

叢書集成續編 第二七八冊目錄

史地類



明稗史

李仲達被逮紀略一卷	明	蔡士順撰	江陰	一
燕都識餘一卷	明	徐應芬撰	昭代	五
仁廟聖政記二卷(明仁宗聖政記)	明	不著撰人	晨風閣	一五
燼宮遺錄二卷	明	不著撰人	適園	五七
民抄董宦事實一卷	明	不著撰人	又滿樓	七一
虔臺節略一卷附彭節愍公家書一卷	清	彭孫貽撰	適園	九七
湖西紀事一卷	清	彭孫貽撰	適園	一一五
山中聞見錄十一卷(原缺卷三至卷五)	清	彭孫貽撰	玉簡齋	一二三
隆平紀事一卷	清	史冊撰	昭代	一七五
建文帝後紀一卷	清	邵遠平撰	昭代	二一九
乙丙紀事一卷	清	孫奇逢撰	昭代	二二三
喀史一卷	清	王煒撰	昭代	二四一
海陽記事一卷	清	袁繼威撰	胡氏豫章	二五七
東南紀事十二卷	清	邵廷采撰	邵武徐氏	二七一
西南紀事十二卷	清	邵廷采撰	邵武徐氏	三七一
金陵野鈔一卷	清	顧苓撰	殷禮在斯	四五九
明季遺聞一卷	清	鄭瀚撰	昭代	四七五

江上遺聞一卷·····	清 沈 濤撰	江 陰	五四九
臨安句制紀三卷附錄一卷·····	清 張 道撰	武林掌故	五五九
殘明紀事一卷·····	清 羅 槩輯	張氏適園	五九五
庭聞錄六卷附錄一卷附校勘一卷校勘續記一卷·····	清 劉 健撰	胡氏豫章	六一九
秋鎧錄一卷·····	民 魏元曠撰		
花村談往二卷補遺一卷·····	民 胡思敬撰		
	清 沈元欽撰	昭 代	六七五
	清 花村看行侍者撰	適 園	七〇三

時解夢

鍾仲

紀卒

光緒十九年仲冬江陰
金氏覆印荆駁逸史本

李仲達被逮紀畧

粟香室叢書

明

蔡士順

李仲達被逮紀畧

一

憲宗朝逆璫害正綏騎四出丙寅三月十四日逮及周蓼洲吏部次早余亟往省已在公廨矣諸友至數百人蓼洲神情意氣不異平時見余卽問兄知李仲達否因出李太監寶疏旨相視則仲達暨高景逸總憲周綿貞中丞黃白安侍御俱在逮中姚琬聞太史在金涇寄言馮世陵促予亟宜往常州視仲達十七

李仲達被逮紀畧

二

未得卽至二十一日見留公聞蘇州筆斃旗校事曾公私語此信上聞朝端或從寬政可望生還忽報南察院前有數千人激忿如雷言李宦忠臣何忍見其就逮與姑蘇不約而同奮臂大呼欲殺旗校府尊卽往曉諭囑余促仲達至余翌日同行填街塞巷馬不能前仲達下馬拜求衆方解散因遷官旗於東院陳兵衛之二十二日開讀尙慮民情洶洶或生變如蘇防禦嚴肅不許一人隨入獨余周旋其間得觀駕帖仲達拜闕畢遂留院署官旗亦知仲達居家孝友人共稱冤未嘗繩以法也是夕父子同宿署中二十三日遂行仲達慷慨就道真有百折不回之氣同行者其兄伯發及友人陸養素陶自然臨別託余謝府尊余不勝嗚咽府尊亦潸然淚下嗣後委曲周旋不遺餘力若曾公者當於古人求之矣蘇州激變一事撫按具題密緝當日諸人而兩三同志皆入網羅賴冠禮亭府尊曲加保全得免鉤黨之禍曾冠二公爲德

於吳至今崇蔭兩地云曾名櫻江西峽江人寇名偵
陝西周安人諸公先後逮到皆奉旨送鎮撫司拷問
許顯純掌事而崔應元副之到卽一夾一拶敲八十
筰四十棍謂之一套拷掠時有名爲聽記者倨堂中
指揮如意又有打事件者絡繹道路必取內意發落
各坐贓四五千不等復奉嚴旨五日一比每比必酷
刑交加至五月中因天變停刑始少緩須臾而繆公
先以四月二十九日畢命矣六月中仍用嚴刑比周

李仲達被逮紀事

三

忠毅周忠介二公俱以十七日報亡黃忠端公以二
十九日左忠毅公以閏六月初三日相繼亡所以致
死之狀不能詳亦不忍詳也其未完贓銀仍行原籍
勘限拘家屬嚴比不赦云

燕都識餘

燕都識餘

別編補卷第四

龔道人述

此余出都門時所記也余以湖海浮蹤適遇乾坤大變目擊心傷所不敢徑施者予奪之文有不終沒者是非之實因爲備述以貽後來非獨余之艱難難已也

癸未秋余熒然草土時左帥叛兵甫戢江路稍通余掌道先生名必泓以記室召余不可辭挾劔縑北上十月晦渡淮已聞潼關失守督師孫傳庭全軍覆沒

昭代叢書

辛集補燕都識餘

一

世楷堂藏板

闖賊乘勢入陷西安仲冬廿一日抵京當道諸大臣舒徐如故也廿八日見晉撫蔡雲怡所投揭并手書始知賊兵勢大猖獗河上我逍遙作好之衆莫能禦竟以臘月中旬蹴冰而濟大河南北蹂躪無完郡矣新推豫撫任濟觀望不前舊撫秦所式以鑄級不候代徑繳敕印去巡按御史蘇京按河北爲賊縛去蒲汾澤潞一帶望風投降新督余應桂領兵南去以避賊鋒總鎮高傑兵叛而南沿途肆掠慘甚于賊賊圍攻太原一月有餘巡撫蔡懋德嬰城固守民無叛志

以援兵不至于今年甲申二月初二日力竭城陷賊怒磔其尸一時官僚遇害甚衆

塘報達京輔臣李建泰自請督師辦賊帝御午門行推轂禮手賜酒三卮且曰先生此去如朕親行建泰頓首受命是日輔臣陳演蔣德璟准致政連日羽書旁午聲言賊兵四十萬刻日來京帝召集諸大臣問計大司馬張縉彥議調邊兵入援司農以兵餉莫措爲憂于是遣內臣傳諭諸勳戚出資助餉大臣承旨亦各率所屬捐助有差五日閒凡三召對督輔李建

昭代叢書

辛集補燕都識餘

二

世楷堂藏板

泰自保定馳奏請乘輿南遷總憲李邦華少瞻項煜等請奉太子南行帝皆不許志曰國事豈遂至此因泣下諸臣亦泣掌道先生歸寓語余故時以科員光時亨持議參駁遂無敢復請者然是時吾鄉戒裝出都者軫相接余以先生朝夕方飲冰僅十歲子依膝下舍此非義躊躇不果行

二月廿五日賊圍真定廿七日知府邱茂華以城降亂兵戕殺保督徐標三月初一日昌平兵變初二日賊破宣府督輔李建泰駐師保定賊兵至遂降報至

令勦衛科道等官及內臣分守九門初四日召對百官遣襄城伯李國楨操練京營兵守城加總兵左良玉黃得功唐通吳三桂俱伯爵劉澤清鄭芝龍並都督世襲時唐通自薊鎮調至京上命通點京營兵三萬出城迎敵賊未至通先使人以書約降

三月十四日起復內臣曹化淳等出鎮十五日報居庸關破十六日因李襄城言守城軍羸弱不用命即日命內侍皆上城是日昌平破巡撫何謙隻身脫走予夜語先生崩解勢成京城必不可守先生猶未信

昭代叢書

辛集補

燕都識餘
卷第四

三

世楷堂
藏板

次早趣余往前門劉完白緞店揭貸三百金以爲儲糧助餉之備是日賊兵已至城下焚掠城上亦亟施礮放槍震聲不絕比余從前門返則市中男女往來走如鶩競傳賊軍師宋孩兒尅定十九日破城廿四日登極及申刻并前門亦下鑊人不得出入矣十八日早于宅門揭一黃帖云西城御史熊世懿受我大順金牌若干面約兵到獻門云云從者欲聞之先生予謂此必奸細所爲置之勿問可也予鄉劉光祿坐守東華門是夜五鼓返寓遣使密語先生皇上太子

三鼓以輕騎逸去先生晨起旁皇覓居于南昌內館有側幽僻處置三如夫人及幼子謂余日子可偕吾兒往吾亦當去此應之曰余止此不害先生第自爲計少頃多騎馳市衢自西而東塵起沙揚則賊兵已入矣纔扇閉宅門聞長班傳呼賊兵入城諭城中官民無遑遽仍復官者官民者民無何市民導賊兵索馬馬廐悉空隨報御史王章爲賊所殺總憲李邦華副憲施邦曜戶書倪元璐掌科吳甘來翰林馬世奇等俱投繯自盡先生顧余曰如何余曰以義食祿者死固當先生曰死不惜此吶吶者安所置蓋指諸內人及子也且謂熊吏部朱刑科皆無捐軀意余曰然則從衆耳然心忤忤泣下不可禁因轉身入內扣宅門者洵洵先生遂越短垣去祇畱兩蒼頭與余俱薄暮則多騎入室矣兩蒼頭亟檢箚中黃白移置之入室者問余何許人是何官宅舍余具以實告戒余勿他往爲首者與余款語且故作好言奴輩私若財第爲余言余還爾及旦兩蒼頭所藏白銀強半入其橐中余戒蒼頭勿復言亡何闖賊李自成以人大內未

見帝蹤跡令諸將南追先入室者竟去別易一人來
益梟健姓孫裕州人僞權將軍劉宗敏之偏裨也兩
蒼頭遂簡宅中所遺又移至他所至廿一日盡爲小
卒搜掘去城中家家用黃紙書大順永昌牌位祀素
人以黃紙書順民二字插髮邊然後出市貿易

是日知帝與太監王承恩同縊于宮中煤山遺血詔
云朕在位十七年上干天譴致逆賊直犯京師皆諸
臣誤朕也任爾分裂朕屍只勿壞陵寢勿傷百姓一
人皇后屍亦在宮中昇出俱停于東華門側棚內羣
臣代叢書 辛集補 卷第四 王 藏板

臣無一往臨者行道之人莫不隕涕
賊出示限三日內文武大小官員俱自出投牒照舊
擢用隱匿不出者罪廿三日文武約三四千人俱褻
服持牒候見僞丞相牛金星匍匐中道牛相席地而
坐逐名點閱人材豐偉及知名者選中七十餘人發
吏政府錄用余鄉吏部熊文舉太僕李元鼎葉初春
咸與焉不用者每名著二兵弓刀押出飛奔僞國公
劉府營房內達旦囚服齊集唱名又分散戈李二將
軍嚴刑拷訊追賊充餉多者數萬少者數千掌道先

生賴熊吏部推引得用然尙羅營房內兩晝夜余鄉
如劉光祿李春坊朱刑科羅庶常俱以剪髮忤賊意
遂不免于三木囊頭矣大抵賊之酷虐諸刑畢具而
夾棒甚厲務以得賞而止一時夾死者若干人不死
而完賊者若干人先生雖未受夾而獲用亦助餉三
百金吾鄉水部李光倬當日夾死御史馮垣登部屬
鄒逢吉張世溶等俱夾傷完賊後死劉光祿朱刑科
羅庶常皆備極痛楚賊完後釋放其與僞吏政府宋
企郊禮政府鞏煥稍有因緣者雖受刑輸銀後亦漸
昭代叢書 辛集補 卷第四 王 藏板

次得用各官私宅皆賊兵盤踞踞先生宅者姓孫部
領十五六人半爲宣大諸處掠來其雄桀數人或稱
走山虎或稱走地龍皆有混號孫賊朝夕必要余共
飲啖余仍坐臥一室亦莫有余悔者巾店熊某爲余
言東城趙旗鼓門首日殺數十人或斫首或支解手
足異處有尙動活者余寓宅在刑部街密邇僞都督
劉所雖室中盡爲攫去至淫奪斬殺之事則猶未見
也
是日周鍾王孫蕙等俱上表獻諛周表內一聯比堯

舜而多武功邁湯武而無慚德王表內一聯燕北旣
歸已拱河山而受錄江南一下當羅子女以承恩俱
大爲牛相稱賞得授美官而楊枝起又獻下江南策
有云伏念臣汝成衰殘無力願爲牧放之牛摩頂何
知甘效識途之馬人皆鄙之閒出探視則本街少詹
項煜通議宋學顯宅俱已扁鑰顏其門或曰大理或
曰驗馬聞先生亦歸南昌館旁小寓余往候之甫行
數百步則馳騎從後來卒不及避蹶地傷膝幾爲馬
踏死自是不敢出衢途一武矣廿四日賊押勦衛武

昭代叢書

辛集補

卷第四

七

世楷堂藏板

職官二百餘員斬于平則門外余與諸賊兵談星說
數滑稽揣摩多中其竅彼此傳播頃刻求推者接踵
而至多寡不等咸有遺贈過午則取得金錢令蒼頭
市中沽酒而飲飲而醉醉而歌賊兵多不識字不審
音余雖歌嘯亦不解爲何義

廿六日僞禮政府出示勸賊登極僞國公劉廷獻率
百官褻衣午門叩請不允廿七日賊押太子驀移帝
后梓宮出城百官并不與聞廿九日賊聞平西伯吳
三桂請大兵十萬入關復讐因令三桂父吳襄作書

招降不從遂禁喪及家口子獄

四月初一日各官復勸進未允僞禮政府已定朝儀
及官職名號士大夫尊卑相接相呼體制刊刻成書
先是賊入秦晉孝廉子衿悉行考試授官旬日內都
下諸生求試者比比初三日于順天府出題考試次
日揭榜取中者送吏政府擢用余以星卜爲僞都督
劉物色從與余赴考欲以禮政府從事相處余以耳
曠不能官兼母制未闋不敢且不忍既又令其記室
王某要余再四余始終固辭劉知余無仕意始不之
強

昭代叢書

辛集補

卷第四

八

世楷堂藏板

初四日各官又勸進不允初六日陳演梁兆陽等又
率百官具表勸進始有允意初十日牛相會同禮政
府出示定于是月十七日登極各官先期習儀三日
新鑄國寶文曰繼天立極天字上一層居中下一層
并列繼立極三字連日李賊與諸賊將不出俱在大
內盤庫將金銀器皿盡行銷燬千兩一錠裝入鞘中
各賊將追完縉紳富室賊銀解進亦如是凡在京大
小官員俱引領闖賊正位有罪加恩十一日驟聞邊

報緊急吳平西領兵殺入山海關賊衆遑遽不知所
爲百官遂大失望日前僞都督劉以李賊不允登極
東報有警召余筮之得坤之剝余曰坤地道臣道宜
其不急爲君也爰辭龍戰于野其血元黃恰當今日
之事兵事宜不解其彖辭曰西南得朋東北喪朋果
師出東邊宜慎之又謂余曰我主夜夢宮門懸一大
趙字主何祥咸謂有趙姓者起而爭衡是否余曰唯
唯否否趙字從走從小月小月廿九小盡也意者戰
我不勝以是日退走乎余亦知賊之必敗而西而詭
昭代叢書辛集補卷第四九藏板
辭以動之也顧劉賊亦默會余意至十二日闖賊自
成誘諸將推諉不前于是點兵十萬親往關門迎戰
雷牛僞相居守是日將大臣陳演魏藻德邱瑜及勳
戚朱純臣等六十餘名駢斬東華門外十三日闖賊
領兵從齊化門出將太子及永定二王擁之馬前而
去百官拜送門外城中所畱賊兵不過十之一二數
日後有在城娶婦者有挾重資而逃者即東去賊兵
往往有脫回者十九日賊與三桂兵戰于永平之沙
河驛大敗殺死無算二十日又敗賊傳令京城折屋

頃刻開彰義門內民房盡燬連日又敗數陣闖賊怒
甚遂斬三桂父吳襄懸首示三桂三桂大慟揮淚切
齒誓必掃賊矣本街王指揮宅內有兵黃某自言河
南宜陽儒家子失身賊中至是以中途受笞先還爲
余備言官兵甚勁賊還必西走當先爲脫禍計是時
掌道先生以直指使巡南城已移家都察院距余不
甚遠予往語之先生不信城中闕傳平西領兵殺入
城來擁太子卽位人情洶涌如鼎沸廿五日囑蒼頭
記室暫往東城偵之則見車馬騾馱捆載宮中錦帛
昭代叢書辛集補卷第四十藏板
紛紛從東華門出黃某來與余言賊首旦夕入城卽
西去余亟爲先生言先生仍不信曰今晨諸同列候
牛相公面詢以西去事相公大詫謂是語從何至上
且歸登寶位諸君勿輕信訛言也至廿六日薄暮則
敗兵皆歸矣寓余宅十六七騎止存其九猶有帶重
創者
廿七日李賊亦入城是夜有數人升都察院屋而呼
先生室中人有投繯而救得甦者廿八日午余往就
先生市民語余賊兵搶刑部衙門內書吏妻女投井

者無數皆井爲之滿院門皆內扇不敢啟少頃門啟而入余就語先生先生謂明晨登極百官且入賀及次早闖賊登極後卽敕諸將士備行裝余起視宅內諸賊兵已羣然束裝秣馬矣趣余從之走不則亟趨避他所屋且火仰礮屋梁則已將椽椅層架自下而上接椽以燥葦實之余亟走衙門涕泣道之先生謂余曰勿懼已約熊吏部討兵政府信票出城去當無我格者是夜止先生所至五鼓賊發大隊出齊化門去宮中遣人縱火各賊兵住居火盡發猶留賊兵萬

昭代叢書

辛集補

燕都叢書

二

藏板

之灰燼中矣

初熊吏部典試陝西門下士多陷賊中至是挈吏部偕去及城門不得出而回先生以是不敢行又恐吳平西入城討僞難久畱傍晚火稍息偵者言平西逐賊而南城門燬先生聽書辦某言可西避是日熊吏部及直指使龔鼎孳二公俱集先生所各攜眷及本衙門書吏眷屬共百餘人衣服器皿俱棄之祇帶隨身軟細男婦各持拄杖一根以五月朔日平明出都

察院衙門市民遵平西令頭裹白巾爲帝挂孝自貫城坊至得勝門各街巷口市民盡將木石填塞兩長班前導而行或僅留穴隙纔容一人或用大石橫攔使行者上越初吏部用一蹇駝載行囊至是亦舍去及出平則門外日已向西矣城中扶老挈幼西奔者絡繹不絕三先生皆短祆微褲雜逐儔伍中余亦從執爨人乞一敝衣服之而走諸內人亦各幅絹蒙首寬易短衣狼狽疾趨獨龔直指夫人美而豔卽舊院顧眉生也恒俯拾塵土自汚于是有掖而行者有倦

昭代叢書

辛集補

燕都叢書

三

藏板

炯炯不成寐

次日傳土寇猖獗前導狼于豺虎停止不敢進向晚聞大兵已入京四出追捕逸賊諸先生慌甚黎明與諸內人避上危樓尋又徙園林僻莽處凡數晝夜不

得暑刻甯至初四日諸從者以久居近地不便謀取
道西往會虛車數乘向西發寺僧謂三先生可命載
諸內人覓輿不得則各以柳筐坐其中使兩人舁之
余亦鼻息車上計出寺門時已向暝矣并以路徑崎
嶇車龜艱如舟歷狂濤閒亟下上比更時約行十五
里許星斗在天岡隴闌寂甫顧僕趣行則綠林一嘯
阻道不得進余俛首睨視見四騎掩至匿影旁逸腰
間尙爲先生強纏五十金一錠已囊約有三十金斜
走里許尤慮賊踵而至因以白蠟穴土中身倚林莽
昭代叢書 辛集補 燕都藏餘 卷第四 主 世楷堂 藏板

坐仰視星漢夜色已分亟趨孔道見三先生與諸內
人僕從等咸席地號歎亡金且遭楚余竊訝獨有天
幸呼一人偕往取所藏則惘然亡應者因獨往迷故
道達旦始至己囊三十金已爲刈麥人掇去僅存大
錠穴中兀然佯爲被盜傷足者跛蹙攜歸奉還先生
先生喜過望余之腰纏化爲烏有是日午節諸先生
向午未飯余亦心煩意亂吸井泉而已
平則門外迤西一帶游騎雜沓而土豪混列其中先
生及諸內人俱坐後園大杏樹下井邊奴子借釜炊

飯至碗盛不給以手搏食余與諸人卽則逐村店市
飯亦鮮有飽者午後不知誰何導一騎入諸先生惶
駭無措騎強牽一婢子令去婢子投井中騎尙盤桓
審視先生跪而進之金始去先生至是始向余泣以
幼子屬余余慰先生此時殞命無爲也且往伺城中
動靜復來爲若計遂入城至劉完白所則 攝政王
已大張榜示與諸朝紳蕩滌前穢亟反報先生會朱
刑科亦遣人持札要先生還次日遂偕熊襲二公俱
挈眷入城先生與吏部并舍南昌內館龔則他往矣
昭代叢書 辛集補 燕都藏餘 卷第四 主 世楷堂 藏板

初八日 攝政王下薙髮之令三日內官民髮盡薙
是時余惡以饕餮累廩人從劉完白于樂平會館旅
食有先生蒼頭某拉余南去余畏天暑匍匐謝不往
渠遂扮乞丐子身去時仲夏早夜苦寒余身衣短袷
衣囊盡亡去前未變時曾以衣衾數事寄族弟應曜
兼委數十金爲製葛服至是以被掠爲辭絲纓不復
還矣

闖賊被吳平西追至定州殺死無算帶敗殘人馬望
西奔走平西還京朝紳俱勸 攝政王正位 王辭

曰國家自有家法非卿等所知自是無敢復言者設
施新政無非解網弛禁期與民更始故朝野一時懽
然服從如大旱之得時雨也數日後吾鄉李太僕李
春坊朱刑科熊吏部羅庶常暨掌道先生並予官如
故但以中城處滿兵諸縉紳率家徙順城門外余驚
魂亦稍定是月終旬長安市上仍復冠蓋如雲矣
賢明側席車乘翹翹搜求遺逸振拔沈淪隨允提學
御史曹溶之請羈旅寒微皆得邀恩食祿熊吏部及
先生推轂及余余謝不敏徙倚都下凡兩閱月同鄉
劉玉爲銜新命牧武定七月旣望遂從之而東先生
餞余邸中驪歌一曲黯然魂消自是遂不復望長安
馬足矣甲申仲秋朔南州聾道人述于無棣公廨

昭代叢書

辛集補

燕都識餘跋
卷第四

五

世
藏板

燕都識餘跋

甲申之變玉石俱焚時聾道人爲涂掌道記室目擊
其事援筆記之自崇禎十六年仲冬起至順治元年
孟秋止是亦明季遺文之類也惜乎所稱掌道先生
者依違觀望方冀闖賊登位以圖保全卒之逃佚平
側門外狼狽不堪聾道人此記其亦有所隱諷與甲
辰三月吳江沈林直識

昭代叢書

辛集補

燕都識餘跋
卷第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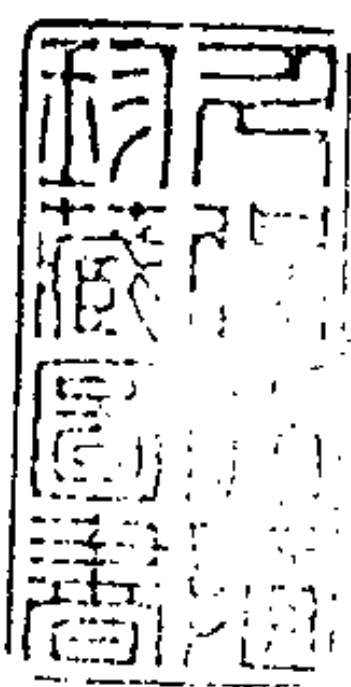
六

世
藏板

明聖二

仁政卷

宗記



仁廟聖政記卷之上

仁宗敬天體道純誠至德弘文欽武章聖達孝昭皇帝

諱高熾

太宗體天弘道高明廣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帝

嫡長子

母仁孝慈懿誠明莊獻配天齊聖文皇后洪武十一年

七月二十三日生於鳳陽是夕

仁孝皇后夢冠冕執圭者上謁寤而生

帝自幼端重沈靜言動有經四五歲宮中聞讀書輒喜

自是書冊翰墨不去手稍長習射數日輒造精藝發

無不中左右問何若是巧也曰心志既正無難者然

仁上

一 晨 風 閣

絕口不自矜蓋於馳射及奇巧玩適之具悉非所好

獨好學問日從儒臣論說不厭洪武二十八年閏九

月壬午授金冊金寶命爲燕世子

太祖皇帝思宗藩之重特召秦晉燕周四世子朝夕親

教訓之歷試諸事嘗命分閱皇城四門衛士

帝還奏獨後

太祖問之對曰旦寒甚衛士方食候其既食乃閱之故

後

太祖喜曰能體恤下人是吾心也又命分閱中外臣民

奏疏獨取其切於兵民疾苦及關

宗社大計者白之

太祖覽之稱善其間有一語一字之謬者悉置之不以

白

太祖指示之曰爾忽之耶對曰不敢忽顧小過失不足

以瀆

天聽

太祖喜曰孫有君人之度哉嘗問之曰堯九年之水湯

七年之旱當時百姓奚所恃對曰恃一聖人有恤民

之政耳自是益見重逮

太宗皇帝舉兵靖難奉命居守時將士精銳者皆從征

城中所餘老弱不及什一旦暮督治守備及禦敵之

具撫綏城中兵民人人欣悅咨求老於兵事及才識

仁上

二 晨 風 閣

文吏與之同事推誠待之皆爲盡心每四鼓已起二

鼓乃息左右或以過勤爲言者答曰

君父身冒艱險在外此豈爲子優逸時且根本之地敵

人所必趨者豈得不爲豫備而凡有所施爲必先稟

命

仁孝皇后無幾李景隆等引兵數十萬圍北平城是時

城中守備已完雖老疾孱弱不及萬人

帝鼓舞激勸下至婦人小子皆奮效力更番乘城晝夜

拒敵雖矢石交下人心不變數夜遣人開門斫敵營

敵驚亂自殺或至明乃定景隆等圍城久不下又兵

士夜不得寢息遂退營十數里無幾

太宗皇帝得報引兵馳歸擊之

帝亦出城中兵夾擊景隆等狼狽大敗散走時二郡王高煦數出從

太宗皇帝三郡王高燧留佐居守宦寺黃儼以高燧之幼鍾愛也爲媒孽奪嫡之計將爲己利使其黨往來飾譽高燧而短

帝又謂

帝將爲朝廷固守北平以拒父也

太宗皇帝以問高煦曰爾兄素孝那當有此高煦曰兄誠孝但在

太祖時果與太孫善也

仁二

三

晨風閣

太宗不答會朝廷用方孝孺之策遣使持書授

帝爲離間

帝得之不啟緘卽遣人齎書并械其使詣軍前白之而儼已先遣人馳報

太宗曰世子與朝中通謀使者持書至矣言未旣

帝所遣亦至

太宗發書覽之歎曰吾父子至愛尙見讒間矧君臣間而姦人不吾毀乎有問

帝曰亦知人所以相讒者乎曰不知曰是可以不知乎曰吾所當知者恭盡子職而已

太宗皇帝旣正大位升北平爲北京以其地大民衆且

藩邸之舊仍命

帝居守而高煦先隨

太宗入南京方潛謀儲位

太宗卽遣之還北京而簡賢才馬京輩數人往輔

帝且諭京等曰此朕之嫡長也永樂二年二月遣隆平侯張信駙馬都尉永春侯王宣召

帝及高煦至南京授

帝金冊金寶立爲皇太子封高煦爲漢王高燧爲趙王國朝廷制中外政務有成式者啓

皇太子施行大事悉奏請時

太宗皇帝欲天下皆歸心於

仁上

四

晨風閣

帝凡有寬貸悉付

帝行之

帝亦孜孜惟仁之施或有水旱饑饉兵民失所未嘗不戚焉思有以賑恤之每諭文武大臣曰卿等爲國柱

石宜深體

至尊聖仁以惠黔黎毋爲苛刻以搖邦本其後監國所惠被下人甚厚故天下咸屬心焉

甲辰永樂二十二年七月辛卯

太宗皇帝以征虜寇上賓於行在先日遣命皇太子卽皇帝位八月甲辰文淵閣大學士兼翰林院學士楊

榮御馬監少監海壽傳

遺命至北京

帝哭慟幾絕強起拜受命既而命尙書總義大學士楊榮楊士奇議一應合行事宜及同禮部尙書呂震議喪禮

癸丑在京文武百官軍民耆老上箋勸進其詞曰自昔帝王之垂統皆傳嫡長以興邦斯神聖之遠圖寔國家之常典恭惟

大行皇帝文武聖神高明廣大爰當卽位之始首爲繼體之圖誠以皇太子殿下嫡長仁明剛健中正實能子育兆姓懷柔百神特命正位東宮以隆國本而渙頒綸詔敷告庶邦受撫軍監國之大權攝

仁二

五晨風閣

尊

祖配

天之大祀

天命允屬人心咸歸於今二十餘年實係

宗社之重茲者

大行皇帝遺命殿下早登大寶表正萬邦蓋其建立於

昔時正望續承於今日今

殿下孝思罔極未卽欽承夫神器不可以暫虛天位不可以暫曠伏望仰遵先志少抑哀情從

天意順人心早臨九五之位闡聖文恢神武益隆繼述之圖箋上令諭答曰卿等惓惓忠於憂國終天之慟

方切予心遽繼統之有聞豈哀誠之能忍所請不允甲寅文武羣臣軍民耆老人等伏闕上箋勸進其詞曰帝王垂統建永世之基圖嫡長相傳嗣萬年之歷數國家彝典古今所同恭惟

大行皇帝德合乾坤明同日月以武功定禍亂以文教致太平經國之謀存於宏遠自登大寶首建皇儲誠以

皇太子殿下聖學日新英資天錫上足繼承於大統下足撫按於生民綸命渙頒輿情允愜伏惟

殿下正位以來問安視膳孝行配於前王贊政施仁令譽達於天下合

仁上

六晨風閣

天心而

郊廟

社稷之俱享得人望而謳歌朝覲之攸同天與人歸二十餘載茲者不幸

大行皇帝賓天四海兆民如喪考妣天下豈可以無主

神器豈可以暫虛合羣庶以順天而應人未賜允俞尙持謙遜雖終天之痛難抑於爲國之計何如願寬

一己之哀情以定萬世之大計臣等俯伏闕門恭候俞旨幸賜睿明之斷以慰億兆之心箋上令諭答曰卿

等盡忠國家經慮宏遠大寶之位雖難久虛今梓宮在庭山陵未畢父子至性其宜忍之所請不允

丙辰文武羣臣軍民耆老四夷朝使僧道人等伏闕
上表言自太禹以來國統之傳必歸嫡長至商至周
賢聖之君率由斯道是以治致隆盛享國久長三代
而下漢唐宋之盛際亦莫不由於斯也我
太祖高皇帝以大聖之資致治保邦率遵隆古承祧繼
統必在長嫡著之

祖訓垂法萬年

大行皇帝以聖繼聖雖一政一令必循舊章而經國宏
謨尤所致慎是以卽位之初首建儲副所以定邦本
所以一人心正國家之大分貽太平於永遠伏惟

皇太子殿下既嫡且長名分已正而緝熙聖學日新睿

仁上

七
晨風閣

德自膺冊寶監國兩京二十餘年孝行通於神明仁
心昭於四海待臣以禮視民如傷燭於物情達於治
體盡四海兆庶咸仰望歸向以爲將來太平之主也
人心如此

天意可知今

大行皇帝上賓遺命屬以繼統係

宗社之重副

天人之心命下累日不聞欽承臣民三上章勸進亦不
蒙允從羣情皇皇實所未喻夫爲天下國家者其孝
在於安宗社固基業以爲重忽其重責又久稽於
遺命聖賢之孝殆不如此伏望

殿下少回聖心早正天位以慰人望臣等倦倦愚衷有
進無退俯伏闕下佇聆德音表上下令禮部臣曰
大行皇帝上賓遺命躬躬俾承大統顧在哀疚不忍遽
承而親王文武羣臣軍民耆老至四夷朝使同秉一
心奉表勸進卻而復至三四未已國之大計不敢以
不從人之忠告不可以終拒爾禮部擇日祇告

天地

宗廟

社稷子卽皇帝位其具儀以聞

丁巳以嗣位遣英國公張輔告

天地定國公徐景昌告

仁上

八
晨風閣

宗廟宣陽侯陳懋告

社稷

上躬告

凡筵卽皇帝位將卽位中官傳旨鴻臚寺百官免上表
賀行拜三叩頭禮赴承天門外聽詔鴻臚寺宣旨訖

上登寶位朝羣臣大赦天下詔曰朕惟

上天生民爰立君主仁育兆庶咸底於泰和統御華夷

同躋於熙暉我

先皇帝奉天撫運治化高於百王文德武功澤教訖於
四海北緣邊警蹕龍馭以親征逮及凱旋竟鼎湖之
升逝遺命神器付予眇躬願哀疚之方深豈遵承之

遽忍親王公侯駙馬伯文武臣寮軍民耆老四夷朝貢之使俯伏闕下奉表勸進以爲天位不可以久虛生民不可以無主長嫡承統國家常經陳詞再三懇懇勤切用是仰遵

遺命俯徇輿情已於八月十五日祇告

天地

宗廟

社稷卽皇帝位奉

祖考之洪祐仰

聖神之永圖屬茲莅阼之初宣布維新之命其以明年爲洪熙元年所有合行事宜條示於後於戲君民一

仁上

孔晨風閣

體愛人必務於寬弘賞罰有經爲國必彰於明信尙賴文武賢弼中外良臣據乃忠貞匡輔不迷用承鴻業隆國家永遠之基嘉惠羣黎廣海宇治平之福敷告天下咸使聞知

八月戊午復前戶部尙書夏原吉官初

大行皇帝凶問至之三日首釋原吉於頸繫慰勞之咨以國事至是復其官賜官衣服被褥幃帳咸備原吉言在繫時喪母未克成服又未殯乞賜歸葬且終喪制臣事

陛下之日未艾也

上曰卿老成人今國大喪正望相與共濟艱難安得遽

去卿云有喪服乎遂留贊輔賜原吉米十石鈔一萬貫胡椒一百斤令遣家屬護母喪歸葬仍命兵部給驛舟有司治葬事

復刑部尙書吳中右侍郎楊勉官

陞錦衣衛千戶畢晟俱爲本衛指揮僉事

徵鎮守大同前軍都督僉事劉鑑鎮守宣府後軍都

督僉事王玉還仍命都指揮使王禮鎮守宣府置太

師太傅太保階正一品少師少傅少保階從一品

上諭吏部尙書蹇義曰此

皇祖之制也

皇考聖明天縱可不置此官乎歷事未廣不無望於保

仁上

孔晨風閣

傅卿等勉之遂命義爲少保仍兼吏部尙書二俸俱給義頓首曰此非愚臣所克勝惟犬馬之誠不敢不盡

陞文淵閣大學士兼翰林院學士楊榮爲太常寺卿

金幼孜爲戶部右侍郎俱仍兼前職左春坊大學士

楊士奇爲禮部左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陞前右春

坊大學士兼翰林院侍讀黃淮爲通政使司通政使

兼武英殿大學士榮幼孜士奇淮俱掌內制不預所

陞職務陞前司經局洗馬兼翰林院編修楊溥爲翰

林院學士前司經局正字金問爲翰林院修撰

錦衣衛指揮使王節奏比來校尉上直屢失所懸銅

牌銅牌所懸關防出入者請治之以懲

上曰昨目下詔赦有罪今日遽罪赦前事何以示信其勿治遂諭六科及三法司曰令信則民從不信則民貳國家使人用信爲本故昨日降詔惓惓在信爾等各務遵守毋致朕食言以失人心

九月癸酉朔禮部同文武羣臣進

大行皇帝

仁孝皇后尊諡議曰伏惟天地之大化育之妙不可得而名然聖人有乾元坤元之稱大哉至哉之贊者所以名其道德功用至盛極大無以復加也維

帝與

仁上

上 晨 風 閣

后上配天地其功德隆盛則尊號微稱告於天而薦之刻諸玉簡昭示無極此萬世不易之大典也恭惟

大行皇帝以正嫡履天位具大而能化之聖聖而不可測之神法天之行與天合德聰明睿智經慮弘遠賞罰之行必信必公奉承

郊廟必恭必誠宣布政令悉循舊章恢弘仁化廣大而無外勵精治理剛健而不息靖內難於幾危保

宗社於再安復交趾郡縣於數千載之後驅漠北殘虜於數萬里之外輿圖之廣曠古無倫綏和靖 悉馴悉服推誠待下任用不疑臨決死刑四五覆奏登才俊以圖治興學校以隆化輯五經四書性理之大全

撫爲善陰陽孝順之明微微顯聞幽垂訓無極制作之備典章之葉雖堯舜禹湯文武之盛不是過也恭惟

仁孝皇后毓自元勳盛德之家齋壹誠莊睿明聖善純平天稟之仁渾平坤德之厚祇敬以奉

宗廟肅雍以表宮壺寬惠以逮下慈愛以及物恭儉勞勤相中興之洪業含弘光大隆天下之母儀內訓之典勸善之書垂範萬年雖姜任之盛無以過也仰惟二聖靈御在天功德高明比隆日月臣等謹遵古典微諡法

大行皇帝尊諡宜天錫之曰

仁上

上 晨 風 閣

體天弘道高明廣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帝廟號

太宗

仁孝皇后尊諡曰

仁孝慈慈誠明莊獻配天齊聖文皇后謹議

上立受之覽畢流涕不已遂以諡議封翰林院撰諡冊以鈔法不通定用鈔中鹽則例初

上諭戶部尙書夏原吉曰鈔法阻滯蓋由散出太多宜設法廣斂之民間鈔少將自通矣其議所以斂之道原吉對曰斂之易者莫若許有鈔之家中鹽

上曰此可一時權宜耳俟鈔法通即止然必稍寬爲則例而後人皆趨向遂命原吉及禮部尙書蹇義等定

各處中鹽例各減舊十四於是原吉等奏滄州鹽每引鈔三百貫河南山東每引百五十貫福建廣東每引百貫輸鈔不問新舊支鹽不拘資次

上曰然其速行之

乙亥陞翰林院侍讀王眞爲本院侍讀學士侍講王英爲侍講學士修撰林誌檢討錢習禮爲侍讀檢討余學夔五經博士王進爲侍講

中軍都督府奏本府歷事監生七人今考所治吏事皆勤慎請如例送吏部循次授官

上曰爲士豈止習吏事而已吏事末也誠能窮經博古達於修己治人之道於吏事何難比士習日下率逐

仁上

三
晨風閣

末以圖進取而昧於大經大法故用之往往厲民而辱國自今監生歷事考稱者仍命還監進學俾由科取進庶幾士皆可用官得其人於是通政司引奏六科辦事監生二十人以滿日例應還監幸逢維新之治願仍就科辦事以圖報效

上進二十人者論之曰諸生不患無位但當圖所以無忝於位者勿徒懷幸進之心士有才德使人求而用之上也而求用於人下也諸生宜立志國家教育爾等固將用之無自汲汲其歸進學有成朕不汝遺時六科給事中多闕諸生萌僥倖之心

上灼知之故有是命

丙子召掌交趾布政司按察司事工部尚書黃福敕曰卿國家老成人久勞於外朕篤念不忘亟欲見卿卽馳驛還京以副延伫之意

癸未禮部尚書兼太常寺卿呂震奏

太宗皇帝遺命喪服一如

太祖高皇帝倣漢制以日易月今已踰二十七日請

上釋衰服烏紗冠素服黑角帶臨朝

上不聽命與六部都察院詳議以聞震與六部都察院共奏

上宜服素冠黑角帶羣臣皆從君服

上曰梓宮在殯朕何忍遽易自是臨朝素帶麻衣麻經

仁上

三
晨風閣

朝退仍衰服

乙酉文武羣臣上表請立皇后

增諸王祿米

上謂戶部尚書夏原吉朕諸叔在者無幾諸兄弟惟趙

王居京師餘皆守藩於外朕旦夕在念蓋帝王之治

莫先親親况朕親嗣大位於此尤當加意其增諸王

歲祿於是周府加米五千石通前二萬石悉支本色

慶府原祿一萬石悉支本色宜府加米九千石通前

一萬石悉支本色代府加米千五百石通前二千石

悉支本色藩府加米七千石通前萬石內本色米六

千石餘折鈔唐府加米千七百石通前二千石悉支

本色魯府加米二千石通前五千石悉支本色遼府加米千石通前二千石悉支本色肅府加米五百石通前一千石悉支本色秦府原祿一萬石內加米四千五百石通前五千石支本色餘五千石折鈔伊府加米千七百石通前二千石悉支本色靖江王加米七百石通前一千石悉支本色漢趙二府各加米二萬石通前三萬石

遣鎮守交趾中山山壽齋敕諭交趾頭目黎利敕曰爾本良善久秉歸向之誠但以有司失於綏撫致懷疑畏潛遁山林未遂素志今大赦之後盡洗前過咸與更新特遣人齎敕諭爾授爾清化府知府撫一郡

仁上

五
長
風
閣

之民宜卽就職以副朕推誠大公之意蓋壽於

上前力言利與己相孚今往諭之必來歸

上曰賊狡詐非爾所知或爲所給則賊勢日滋不易制也壽叩頭言如臣往諭而彼不來臣當萬死遂降是敕

丁亥改淮府右長史王榮爲吏科左給事中荆府右長史曹曼齡爲翰林修撰二人侍

上於春官凡書表奏及機務文字悉專之至是不欲其去近侍故有是命

上謂翰林儒臣曰爲政所大患者上下之情不通比來朝野物議何如凡軍民中利有當興害有當革者卿

等悉爲朕言當審其可否卽行之庶幾稍紓人困

是日交趾都指揮同知陳忠與賊戰死之忠臨淮人

初爲寬河衛副千戶以靖難功積官至綏德衛指揮

同知坐事謫戍廣西從總兵官征交趾於箇招市昇

小船入江劫黎季犛水寨從橫海將軍攻都邦城先

登累戰皆奮身陷陣復職爲交州左衛指揮同知官

軍敗賊於賊子關及諸海口忠皆有勞績安謨海洋

水戰忠聯戰艦斬獲爲多又從敗賊於奇羅荷花海

口及昆侍山等黎賊父子及陳季擴阮帥等就禽忠

悉與有勞陞交趾都指揮同知征東潮州禽僞知院

事龍虎大將軍吳忠至是叛賊黎利寇清化忠與戰

仁上

夫
長
風
閣

爲飛鎗所中而歿事聞命禮部於卹典加厚云

庚寅勅太常寺少卿周訥爲交趾升華府知府訥永

樂中爲禮部祠祭郎中嘗再上疏請封禪

太宗皇帝不聽後以方寶薦入太常未幾親喪丁憂至

是來朝

上曰諛佞之人宜竄遠外不可以玷朝行遂有是命

辛卯陞翰林修撰陳循爲本院侍講行人司行人吳

澤都察院司務吳良及進士夏時得敬焦起良張崇

郭永清俱爲給事中澤任兵科良刑科時戶科敬起

良俱吏科崇禮科永清工科

癸巳宣王權奏欲來朝又言江西非其封國

上遣書答曰叔欲來見感親愛之厚姪承叔親厚有素
今欲見叔亦切惓惓但以

祖訓不敢違也計諒此誠所云寄居江西非所封之國
不與封鎮各王例同蓋江西之地叔受之

先帝已二十餘年爲國南屏非封鎮而何惟叔審之
甲午文武羣臣上表請建

皇太子其詞曰

聖皇撫運寔膺南面之尊長子承祧必正東宮之位所
以立國家之大本繫天下之人心恭惟

皇帝陛下睿智聰明聖神文武承

太宗付託之重隆大孝繼述之誠信義立而禮教行賞

仁上

七
晨風閣

罰公而德施溥天地合德育羣生於覆載之中日月
同明統萬國於照臨之下輿圖廣大亙古所無治化
昭敷於今彌盛而猶虛主鬯未建儲宮曠前代之弘
規稽

聖朝之茂典惟

皇太孫爲聖嗣之長嫡稟睿德之重華績學著時敏之
功修業表日新之實問姿視瞻孝行夙彰恤物愛民
仁聲遠播誠宜早居儲位上副宸嚴將以承

宗廟之明禮傳

祖宗之神器此帝王重計古今通誼而不可以緩者也
臣等俯慙懇忱仰祈俞旨不勝下情惓切之至表上

賜敕答曰覽表具悉建儲國之大事朕不敢私亦何
敢忽願卽位之初恩澤之施未洽家國卿等所請其
姑緩之

丙申文武羣臣再上表請建

皇太子其詞曰聖人居大寶之尊立儲副之位所以正
天倫隆國本繫人心肇自有夏及于成周聖哲之君
承由斯道傳嗣久長萬世不易恭惟

皇帝陛下德同天地明昭日月承

太祖高皇帝之基圖紹

太宗文皇帝之謨烈嗣承大統渙發綸音昭大孝以尊
親敷至仁而及物普天之下歡欣感戴惟儲位未立

仁上

大
晨風閣

邦家之本莫此爲重伏惟

皇太孫以嫡以長既明且仁德業緝熙孝友兼著誠宜
以承宗祧貞萬國凡在中外之臣億兆之眾皆隨
然仰望以居儲副之位臣等近已合詞進奏未賜允
俞謹再竭惓誠冒干斧鉞伏望俯從眾言明詔所司
擇日舉行建儲之禮以定國家之大本副臣民之願
望臣等不勝下情懇祈之至表上賜敕答曰覽表具
悉太子國之大本比者親王固請早建卿等復行懇
奏皆原忠愛之真朕亦惟國家之重寄所繫其立嫡
長子爲皇太子禮部卜日具儀以聞

丁酉進少保兼吏部尚書蹇義爲少傅禮部左侍郎

兼華蓋殿大學士楊士奇爲少保俱兼職如故太常寺卿兼文淵閣大學士翰林院學士楊榮爲太子太傅置謹身殿大學士命兼之戶部右侍郎兼文淵閣大學士翰林院學士金幼孜爲太子少保兼武英殿大學士陞吏部給事中陳山爲左春坊左庶子左春坊左中允張瑛爲左春坊左諭德右春坊右中允戴綸爲右春坊右諭德

戊戌賜少傅兼吏部尚書蹇義少保兼華蓋殿大學士楊士奇太子少傅兼謹身殿大學士楊榮太子少保兼武英殿大學士金幼孜銀圖書各一其文曰繩愆糾繆仍諭之曰卿等皆國家之舊臣祇事

仁上

元
晨風閣

先帝二十餘年又事朕於春宮練達老成今朕嗣位軍國之務重須卿等協心贊輔凡政事有闕或羣臣言之而朕未從或卿等之言朕有不從悉用此印密疏以聞其毋憚於再三言之君臣之間盡誠相與庶幾朝無闕政民無失所而朕與卿等皆不負

祖宗付託之重義等頓首受命

庚子監察御史金庠上言四事一曰任賢賢者國家之利器不可一日而無古之聖王勞於求賢逸於用人古聖尙然况後世乎邇者明詔有云軍民之中有懷才抱德堪任用者所司薦舉以聞夫惟賢知賢今槩令所司薦舉恐未能出於公宜令在內五品以上

在外四品以上文官各舉所知嚴其謬舉之罪如此則朝廷有得賢之實二曰固本蓋京師者四方之本世云鍾山龍蟠石城虎踞眞帝王所都我

太祖高皇帝定鼎於此三十餘年

宗社奠安生民無事且

皇祖陵寢所在宜命皇子之賢者承重兵以鎮之外以杜覬覦之心內以壯兩京之勢他日回鑾亦可以省東南轉輸勞費此古人居重馭輕之策不可以不加意三曰講武蓋兵者所以威四夷安諸夏古人三時務農一時講武以備不虞邇者王師北歸休逸已久宜擇將臣有勇略者承之以時操練精其藝能有備

仁上

辛
晨風閣

如此則外侮不足憂矣四曰裕民蓋民爲邦本今四海之廣寒者欲衣飢者欲食顛連困苦者欲得安逸皆所當恤宜選廉幹親民之官常專撫卹不得數更如此則上下交孚本固而邦寧矣惟

皇上留意

上嘉納之

辛丑加忠勇王金忠太子太保二俸俱支

上諭少傅兼吏部尚書蹇義曰朕嗣位以來文武大臣皆有進職此人在外不無希覬之意亦宜有以慰安其心義對曰漠北歸附之人居京師者甚眾今皆瞻望朝廷待此人如何雖賜賚已厚然名爵亦宜略示

優待此懷遠之道也

上曰然天朝職名渠所不諳虜人所請惟師爲重可與太子太保但不令預職事耳

十月壬寅朔

上御思善門選東宮官屬加安遠侯柳升太子太傅成山侯王通陽武侯薛祿俱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太常寺卿呂震爲太子太師戶部尚書夏原吉爲太子少傅兵部尚書李慶爲太子少保震原吉慶皆尚書如故戶部尚書郭資兼太子賓客刑部尚書吳中工部尚書黃福俱兼詹事府詹事太僕寺卿郭順爲戶部左侍郎及吏部左侍郎郭進俱兼少詹事改進名

仁上

三原風閣

璉陞監察御史黃宗載艾良俱爲詹事府丞曾聚爲左春坊大學士仍兼翰林院侍讀學士王英爲右春坊大學士仍兼翰林院侍講學士王直爲右春坊右庶子仍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周述爲左春坊左諭德仍兼翰林院侍讀林誌爲右春坊右諭德仍兼翰林院侍讀改左春坊左諭德張瑛爲右春坊右諭德戴綸俱爲司經局洗馬刑部主事張宗璉中書舍人張侗俱爲左春坊左中允陞翰林院編修徐永達林長棟俱爲右春坊右中允蘭從善爲左春坊左贊善國子監助教王讓爲右春坊右贊善翰林院檢討蔣驥中書舍人高谷俱爲左春坊左司直郎吏科給事中

蔣先國子監博士張景良俱爲右春坊右司直郎

戊申通政使司請以四方雨澤奏章類送給事中收貯

上曰

祖宗所以令天下奏雨澤者蓋欲前知水旱以施恤民之政此良法美意今州縣雨澤奏章乃積於通政司上之人何由知又欲送給事中收貯是欲上之人終不知也如此徒勞州縣何爲自今四方所奏雨澤至卽封進朕親覽焉又諭之曰爲近臣當究事理恤民難毋徒苟應故事也

己酉遣太師英國公張輔太子太傅安遠侯柳升少

仁上

三原風閣

傅兼吏部尚書蹇義持節及金冊金寶冊妃張氏爲皇后冊文曰朕祗膺景命統紹鴻基永維治教之先宜重彝倫之本家人正內外之位所以定天下關維詠后妃之德所以美王化聖經所紀萬世攸承咨爾張氏淑慎懿恭齋莊誠壹早膺

皇祖之命用登嬪于之選孝事

皇妣秉恭順匪懈之忱於予夙夜備儆戒相成之益有琴瑟和樂之懿有環珮雍容之儀貞靜以率身寬惠以逮下至化興膠木之詠嘉慶衍螽斯之祥協贊春宮二十餘載朕已欽承於大統爾宜正位於中宮特遣使齋冊寶立爾爲皇后於戲配皇極之尊奉

神靈之統表正六宮母儀天下惟純儉可以裕德惟靖
恭可以輔治惟仁可以睦族惟善可以進賢有初匪
艱慎終惟吉遠稽聖后之道欽承

皇妣之規益懋芳猷永膺天祿欽哉命太保宣陽侯陳
懋少保兼華蓋殿大學士楊士奇持節冊郭氏爲貴
妃冊文曰朕惟邦國之治實始於家齊化理之基必
資乎內德茲續承於大統肇建立於中宮茂簡贊輔
之賢爰賁褒崇之命咨爾郭氏毓自動閭選嬪春宮
柔順靖恭齋莊靜壹進退謹珩璜之節雍容著詩禮
之華比德古先爾有葛覃勤儉之美致恭夙夜予有
雞鳴儆戒之資宜升綸翟之榮以冠軒龍之貳特封

仁上

三長風閣

爾爲貴妃於戲統四海而先內治益隆輔佐之誠率
九嬪以副母儀尙仁徽猷之懋惟謙以育德惟善以
裕躬惟順以協睦宗姻惟敬以相承禮祀永綏寵祿
光我訓詞欽哉命太子太保成山侯王通太子少師
禮部尙書呂震持節冊李氏爲賢妃冊文曰朕祗紹
鴻圖恭思化本先聖所訓爲國必始於家王政之經
治內以及乎外肇正中宮之位宜崇二佐之賢咨爾
李氏選嬪春宮積有年歲克謹圖史之誠動循珩璜
之和屬茲序升均宣恩命錫之綸翟俾副軒龍特封
爾爲賢妃於戲帝王統御於邦家宮壺必資於輔佐
惟謙以育德惟善以裕躬惟順以協睦宗姻惟敬以

相承禮祀永綏寵祿光我命詞

辛亥詔天下曰朕惟治理必先正內所以崇王化之
基承統必重建儲所以厚國家之本乃若眾建宗室
式以永壯藩維帝王之大經典章斯在朕祗承天序
君主萬邦顧茲臨御之初方切維新之治念德澤之
未究耿夙夜其靡寧而親王勳臣文武百辟志存愛
國咸懷永圖屢表摠誠請立皇后建皇太子稽率舊
章勉循眾志已於十月初八日冊立妃張氏爲皇后
十一日冊立嫡長子瞻基爲皇太子封次子瞻埈爲
鄭王瞻墉爲越王瞻墀爲襄王瞻塢爲荆王瞻塽爲
惟王瞻埴爲滕王瞻垺爲梁王瞻埏爲衛王漢王嫡

仁上

三長風閣

子瞻坦爲漢世子次子瞻奎爲濟陽王瞻域爲臨淄
王瞻梓爲昌樂王瞻堉爲淄川王瞻坪爲齊東王瞻
塿爲任城王瞻塈爲海豐王瞻邦爲新泰王趙王長
子瞻坂爲趙世子次子瞻塢爲安陽王命秦隱王庶
長子志均襲封秦王楚昭王世子孟煥襲封楚王蜀
獻王嫡孫友埴襲封蜀王肅莊王庶長子瞻焰襲封
肅王遼簡王世子貴烺襲封遼王伊厲王庶長子順
炆襲封伊王封蜀獻王之子悅煥爲永川王孫友埴
爲黔江王友璫爲羅江王代王之子遜炆爲潞城王
遜煊爲山陰王遜燁爲襄垣王遜炘爲靈丘王遼簡
王之子貴烺爲益陽王貴煇爲湘陰王貴賢爲衡陽

王韓繼王之子冲焚爲樂平王濟王之子佶煒爲武鄉王佶燿爲陵川王佶燿爲平遙王於戲惇敘彝倫自家邦以達乎天下鞏固

宗社隆本支以傳於萬年用弘仁厚之風永協雍熙之化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癸丑大理寺奏決重囚

上曰人命甚重帝王以愛人爲德卿等理刑宜贊輔德政罔俾無辜含冤地下傷國家之和氣昔法吏有於死獄求生者天道有顯報不在其身在其後人卿等勉之遂命五府六部通政司六科同三法司於承天門會審特召大學士楊士奇楊榮金幼孜至榻前諭

仁上

三
美
風
閣

曰比年法司之濫朕未嘗不知其所擬大逆不道往往出於羅織煅煉

先帝數切戒之故死刑至四五覆奏而法司略不留意甘爲酷吏而無愧自今凡審決重囚卿三人往同審決重囚必會三學同審

乙卯

上命吏部令在京七品在外五品以上文官及知縣於五品以下見任及軍民中訪舉德性淳篤行止端方或材能出眾政績顯著或文學有稱識見優邃者量材擢用若有蔽賢及濫舉者論罪如律所舉之人後犯贓罪舉者連坐又諭之曰朝廷比年數下詔舉賢

而奉行者率多徇私背公或以賄賂舉或以親故舉所得實用十不三四政事何由而理生民何由而安自今必嚴舉主連坐之法庶得實材

丙辰忽石門衛指揮沙籠加率頭目亦失哈等來朝乞授亦失哈本衛指揮

上諭之曰今一來朝遽授指揮有

先帝時累來朝今尙爲千百戶者其心必不安矣彼既不安汝得此職豈能自安但永堅忠誠不患無官職也遂賜沙籠加及亦失哈等鈔幣有差命禮部厚待之遣還因謂尙書呂震曰

祖宗官職當爲

仁上

三
美
風
閣

祖宗惜之震對曰外夷人授之官而非有俸祿之費似亦可與

上曰

先帝所授外夷人官亦非有俸祿何爲不輕授哉吾重官職以寵此徒而又自輕之可乎且得一人而失衆人亦不可也

丁巳戶部奏京師歲用糧五百萬石今江南歲運裁三百餘萬石不足以供請自來歲於淮安等府增運以備此數從之

戊午免遠安王貴燮巴東王貴燿爲燎人敕曰送終人子之大事爾兄弟父薨不奔喪五刑三千莫大不

孝國之正法朕不敢私今並削爵降爲庶人於簡王墳園居住原授遠安王巴東王冊印封識付使者歸納原隨校尉悉回京其深自脩省改過易行以副朝廷優容之意並二人前嘗誣告其父有不軌謀至是諭羣臣曰正風化當自家族始遂有是命

丁卯禮部引郡縣歲貢生奏送翰林院考試

上召大學士楊士奇等諭曰朝廷所重安百姓而百姓不得蒙福者由牧守匪人牧守匪人由學校失教故歲貢中愚不肖十率七八古事不通道理不明此豈可授安民之寄自今宜戒因循之弊嚴考之本經四書義不在文詞之工拙但取有理致者如或難得卽

仁上

三
毛
晨
風
閣

數百人中得一人亦可蓋取之嚴則無學者不復萌僥倖之望而有嚮進之志矣
戊辰風寒

上御西角門視朝罷顧謂翰林臣曰今日始寒朕與卿等居重城中猶覺凜凜如此守邊將士晝夜嚴警漸不可勝遂命書敕遣使以鈔幣賜緣邊將士戶部尙書夏原吉等曰朝廷待守邊者厚矣旣預給禦寒之具復蒙恩如此昔楚子以寒巡拊三軍皆如挾纊彼徒施溫言人猶感勵况今受實恩敢昧報效但願陛下常推此心不忘耳

上曰人君視天下萬物爲一體况將士爲國家躬勤勞

瘁豈敢須臾忘之朕所行或有不逮須卿等翼輔古人有言爲君盡君道爲臣盡臣道朕與卿等各盡道可也

十一月壬申朔

御劄付禮部尙書呂震曰建文中奸臣其正犯已悉受顯戮家屬初發教坊司錦衣衛浣衣局并習匠及功臣家爲奴今有存者旣經大赦可宥爲民給還田土凡前爲言事失當謫充軍者亦宥爲民

上諭禮部臣曰太學聚天下之士教之以備任用蓋因其已成而益充之今郡縣歲貢生率記誦陳言以圖僥倖求其實學百無二三爾禮部宜敕有司督學官

仁上

三
毛
晨
風
閣

嚴訓誨必通經成才方得充貢蓋學者先立根本於鄉學然後進而充廣於太學若在鄉學全未有成而望有成於國家焉有此理

癸酉

上諭戶部尙書夏原吉等曰田土民所恃以衣食者今所在州郡奏除荒田租得非百姓苦於征徭相率轉徙歟抑年飢衣食不給或加以疫癘而死亡歟自今一切科徭務摶節仍令有司凡政令不便於民者條具以聞被災之處早奏賑恤有稽違者守令處重罪
甲戌

上以在廷文武羣臣進言者寡敕諭之曰朕以菲德承

大統君臨億兆願天下之廣庶務之繁豈一人所克
獨理亦惟賴文武賢臣相與協德共圖康濟矧屬亮
陰之際尤切倚毗之心是以嗣位之初首詔中外旁
求直言此實意也而涉月累旬言者無幾夫京師首
善之地四方之所視法今人困於下而不得聞弊膠
於習而不知革爲國以得賢爲重事君以進賢爲忠
今居官者或廉貪雜處賢否無別其何以望治效典
兵者或部位不實紀律不肅其何以嚴防禦仕者之
祿不足而冗食之員甚眾法吏所尙平恕而罪人或
困於深文推之百司之務夫豈皆適於中近者如斯
何以法遠豈非憲紀不振言路猶壅夫有功必賞有

仁上

元風閣

罪必罰賢者必進不肖者必退至公之典朕不敢私
卿等皆受國家股肱心膂之寄無以直言而慮後譴
君臣同體相與至誠必有嘉謀嘉猷輔朕不逮庶副
倚重賢人君子之意

乙亥交趾參將保定侯孟瑛榮昌伯陳智奏黎利反
事賜敕報曰已有敕赦黎利罪命爲清化知府令內
官山壽齋往諭意待山壽至彼爾等察其近情何如
與山壽計議停當奏來

遣使齋敕諭兀良哈官民曰

皇考太宗皇帝賓

天朕已欽奉

天命繼承大位主宰天下凡四方萬國之人罪無大小
悉已赦宥若兀良哈官民能敬順

天道許令改過自新仍前朝貢聽往生理

上因諭侍臣曰彼有過而不宥之既無所容將來必爲
邊患吾不吝屈己以安百姓 改大理寺卿楊時習
爲交趾按察使司按察使紀諄爲交趾布政使司左
布政使召前峽山縣知縣戈謙爲大理寺右少卿謙
爲監察御史巡按江西言事剴切

上心識之故有是命 復大理寺右少卿虞謙本寺卿

從趙王高燧請去常山左右二護衛趙王高燧先
遣長史趙季通奏云一衣一食皆朝廷所給安坐無

仁上

元風閣

事而虛擁三衛三衛軍士亦虛受糧賜請以常山左
右二護衛官軍助國家戍守止留中護衛供使令足
矣

上不納王遣季通往復再三固執前意至是以書諭王
曰賢弟忠存

社稷憂在國家河間東平之賢無以過矣盛心不可以
固違今從所請令兵部存留中護衛及添設羣牧千
戶一所以賢弟府中惟兄與弟如手如足銘著於心
何日忘之 太師英國公張輔太子少保兵部尚書
李慶等奏請令直隸及近京都司官軍更番於京師
操備可之上諭之曰古者務農講武皆有定期故兩

不偏廢今宜略做此意無廢屯種令畢農事而後來先農事而遣歸庶皆不妨悞

丙子

上召大興宛平二縣官諭之曰朕卽位之初首罷不急之務以紓民爾爲京縣親民官正宜加意撫綏使民先受其惠比聞在京百姓猶有困於徭役者此皆爾等不職之故昨敕羣臣詢民瘼固有知而不言者亦有欲言而不知者爾切近民非不知也而亦不言何也今與爾約三日凡民間何事便何事不便悉具來聞朕爲爾處置若復坐視不理必罪不貸因顧侍臣歎曰朕憂憫百姓蚤暮不忘而一城之中猶上下不

仁上

三農風聞

通如此何況數千里外哉古人所以戒無逸也

庚辰

上謂侍臣曰守成之主動法祖宗斯鮮過舉書曰監於先王成憲其永無愆後世爲嗣君者往往作聰明亂舊章而率至喪敗不救可爲鑒戒朕十餘歲侍太祖皇帝側親見作祖訓屢經改易而後成書是時秦晉周世子皆在

太祖閱暇卽召太孫及諸世子於前分條逐事委曲開諭之皆持身正家以至治天下之要道爲天子爲藩王能每事遵守豈有不福祿永遠者朕寤寐不忘今已命司禮監刊印將賜諸子及弟姪侍臣對曰

陛下此心卽太祖皇帝之心也

內官馬騏傳

上旨諭翰林院書敕付騏復往交趾開辦金銀珠香時騏被詔召還未久本院官覆奏

上正色曰朕安得有此言卿等不聞渠前在交趾荼毒軍民乎交趾自此人歸一方如解倒懸今又可遣耶遣之非獨詔書不信將壞大事此人近在內間百方請求左右爲言再往當有利於國朕悉不答卿等宜識朕意遂止

癸未遣監察御史湯熒等十四人分巡天下考察官吏

仁上

三農風聞

上諭之曰國以民爲本民安則國安比年在外牧民之官不體朝廷恤民之意侵削擾害民不聊生故今遣爾分行考察然人才器不同有專爲脂韋諂媚而政事不理殃及於民者有沈靜篤實不善逢迎而爲政簡易民悅服之者有虐於用刑巧於取索而能集事者有廉潔無私謹謹自守而政務不舉者爾當明白具實以聞無惑於小人無屈於勢要無私於親故詢之於眾斷之以公可也各賜鈔二十錠爲道里費又諭之曰御史朕之耳目當勉副朕心必先自治乃可治人若棄廉恥違禮法則朕亦不汝貸汝往勉之丙戌陞太子賓客戶部尚書郭資爲太子太師命致

仕

上因諭侍臣曰資歷仕四十餘年

先帝舉義之際從朕守城備極艱難事苟有利於國毅然身任不避仇怨今方圖任舊人而資老病朕不欲更煩以政故優之是日賜資白金百兩鈔二萬緡絲幣二十表裏命戶部復其家復賜資敕曰卿事我

皇祖

皇考今四十年歷官中外致位通顯列於六卿遭遇如斯可謂盛矣蓋卿有質實之資剛直之氣志之所驚惟在國家有利於上毅然身任不畏強禦雖怨於己而不暇顧雖害及於己而不知避可爲忠貞篤實之

仁上

事
臣

臣矣朕初嗣大統嘉與老成共圖治理矧肇建儲副兼資贊輔顧卿抱疾累歲步趨維艱不忍強勞以事今特陞爲太子太師俾致仕歸嗚呼念二十年之前與卿同處一城早暮相聚勞勤艱苦何可勝言今太平無事當相與共樂於安逸而卿以疾去能不有感於懷哉今命戶部悉免卿戶內賦役卿歸休鄉里強飲食慎醫藥優遊自適以娛暮齡以副朕眷懷進少傅兼吏部尚書兼義爲少師少保兼華蓋殿大學士楊士奇爲少傅俱兼職如故太子少傅戶部尚書夏原吉爲少保仍兼原二職太子少師禮部尚書呂震爲太子太保仍兼禮部尚書太子賓客都察院

左都御史劉觀爲太子少保仍兼左都御史工部尚書兼詹事府詹事吳中爲太子少保兼工部尚書俱給二俸賜原吉繩愆糾繆圖書諭勉之如蹇義等

丁亥

上御西角門閱京官誥詞顧大學士楊士奇楊榮金幼孜曰卿三人及蹇尙書皆

先帝親任舊臣朕方倚以自輔凡朕所行卿等朝夕共見有未盡善皆當盡言朕見前代人主有一履帝位輒自尊大惡聞直言左右之人雖所親信亦畏威順旨緘默取容或賢良之臣不肯默默言之一再而不見聽亦退而絕口以圖自全君臣之間各謂示久富

仁上

事
臣

貴然未久皆致禍敗朕與卿等當深以爲戒君臣一體務始終同心庶幾可以共圖利安遂取五人誥詞上親御宸翰增二語云勿謂崇高而難入勿以有所從違而或怠曰此朕實心卿等勉之士奇等稽首曰此陛下聖德臣等其敢不勉

上悅

辛卯

上諭戶部尚書夏原吉日古寓兵於農而不奪其時所以民無轉輸之勞而兵食足後世莫善於漢之屯田先帝所立屯種法甚善蓋用心亦甚至祖後來所司數以征徭擾之既失其時遂無其效所在儲蓄十不及

二三有事不免勞民轉輸矣其令天下衛所凡屯田軍士自今不許擅差妨其農務違者處重法

戊戌少傅兼華蓋殿大學士楊士奇密疏言事

上嘉納之御札獎諭曰覽卿所奏導朕以仁助朕爲唐虞之君偕俊良共成王化此金石之言誠忠良股肱之臣也朕朝夕慮卿等以朕尊居宸極畏有譴責不肯進言今覽所奏朕甚切喜足慰於衷但望卿始終如一知無不言以副朕委託之意共成王道之美朕深感卿特賚卿白米十石綵幣二表裏寶鈔二千貫實章眷待非應故事卿其領之

己亥按此下有奪文

仁上

聖恩風聞

上卽位來 朝復其爵至是以疾卒

上悼惜之賜祭賻贈命有司具棺斂給驛舟歸其喪

十二月壬寅朔

庚戌刑部尙書金純太子少保兼都察院左都御史

劉觀等奏刑名呈

上諭之曰朕於刑法未嘗敢以喜怒增損卿等鞠獄之際亦當虛心聽察量其情實有罪不可幸免無罪不可濫刑持法明信則人有所畏而不敢犯若不明其情而任己輕重或迎合朕意使人含冤抱恨者朕之所惡卿等其以爲戒卿等皆國大臣非獨自己當存矜獄之心如朕一時過於嫉惡處法失中卿等更須

執正毋以乖迕爲慮朕不難於從善也

故兵部尙書兼詹事府詹事金忠子達來朝時達甫

十餘歲

上召至前撫問之命左右賜食及衣顧侍臣曰忠事

先帝于兵戈艱難之際又輔朕于春宮篤厚誠謹良有裨益今朕卽位而忠獨早歿因慨歎久之遂命吏部授達翰林院檢討月食其祿俸歸進學俟年長召用是日召故吏部侍郎許思溫之子俊亦至授太常寺贊禮郎俾進學翰林以待用思溫初爲北平按察司副使從

上効守城之勞蓋

仁上

聖恩風聞

上于舊人眷念不忘率如此

辛亥書各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官姓名於奉天門西序先是

上諭吏部尙書魏義兵部尙書李慶曰庶官賢否軍民休戚之所係唐太宗書刺史之名于屏朝夕省覽聞其有善政則各疏乎下故當時所用之人皆思奮勵致治效斗米三錢外戶不閉

皇考亦嘗書中外官姓名于武英殿南廊閒暇觀之今五府六部之臣朕朝夕接見得詢察其賢否若都司布政司按察司朕旣不盡識其人又不悉其姓名雖或聞其賢否邪正旣久不能不忘爲臣有善而上忘

之誰肯自勉有不善而上忘之誰肯自戒如此國家何以望治效爾吏部兵部具各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官姓名履歷揭諸西序朕得閒暇觀之以考察其行事而黜陟焉至是悉書之

上顧義等曰卿等更須用心以副朕圖治之意

癸丑賜咸寧公主驍牧馬五十匹

罷海子至西湖巡視官蓋西湖受房山之水流經城南出注海子凡三十餘里官常遣人往來巡視禁民不得取魚而並緣爲姦者其旁近之草及灌田之水民皆不得取至是

上命吏部悉罷之謂尙書蹇義曰古者山澤之利皆與

仁上

毛晨風閣

民共朕之心凡有推以利民者雖府庫之儲不吝况山澤所產哉

甲寅加太子少傅兼謹身殿大學士楊榮工部尙書一勅曰茲爲胡虜梗化累犯邊疆我

皇考太宗文皇帝爲

宗社子孫天下臣民長久之計不得已躬擐甲冑親率大師往行天討豈期醜虜畏威遠遁班師之日不幸中道

皇考上賓六軍在外朕又遠違膝下及其崩殂兒孫亦莫能知惟卿盡忠爲國報

先皇恩德獨爲果斷致有今日家國寧謐

宗社尊安今辰奏告忽思至此實感不已卿當重資曩者哀悼倉惶之際報卿甚微今追前愆加賜白金五十兩綵幣表裏各十寶鈔二萬貫白米二十石特陞卿爲工部尙書前官如故三俸具支全支尙書本色一切機務皆令與聞時軍行累月尙未抵賊巢而步卒多艱且謀言賊已遠遁遂令班師及中途

太宗疾作頓劇已而崩於榆木川中官馬雲等皆倉惶莫知所措乃密召榮幼孜入御幕中首議喪事榮等言宜循古制用衣衾殯斂庶爲允當衆曰諾或有欲以他事寫勅用寶遣人馳報者榮等曰誰敢爾

仁上

毛晨風閣

先帝在卽稱勅資天而稱勅詐也獲罪非輕衆皆曰此言良是榮等乃令中官備以

大行皇帝崩逝月日并遺命傳位之意啟

皇太子雲等從之旣作啟遂以屬榮及少監海壽馳報

皇太子榮初抵京

上哀慟未及訪問至是有以爲言者

上嘉歎良久乃降勅獎諭云

甲子湖廣布政司左參政黃澤等來朝各上章言事上諭之曰朕所以求言者蓋欲聞民情休戚吏治賢否比來言者多舉末節細務于民情吏治鮮及之蓋文具塞責而已甚非朕意爾等方面大臣常有體國憂

民之心宜爲朕舉其要且切者不然何以稱爾之職
遂命禮部會議澤等所言以聞

仁廟聖政記卷之上

仁上

長風閣

仁廟聖政記卷之下

乙巳洪熙元年春正月壬申朔

上御奉天門朝羣臣命禮部鴻臚寺不作樂羣臣止行

五拜三叩頭禮先是禮部尙書呂震請于

上曰

陛下初登大寶天下文武羣臣及海外諸國皆來朝宜

受賀作樂如大朝之儀不從次日震固請之大學士

楊士奇楊榮金幼孜黃淮進曰

陛下言是

上曰山陵甫畢事忍遽卽吉朕明日亦不欲出見羣臣

震曰四方萬國之人遠朝

仁下

二 晨風閣

新主皆欲一觀

天顏固聖孝誠至亦宜勉徇下情

上顧士奇四人曰禮過矣對曰誠如

聖諭必欲俯徇輿情亦不宜備禮

上從之故有是命

癸酉召大學士楊士奇楊榮金幼孜黃淮諭曰爲君

以受直言爲賢爲臣以能直言爲賢不受直言則過

益增不能直言則忠不盡如昨日朝會從震所請今

悔何及賴卿等同心遂免此悔自今卿等遇朕行有

未當但直言之毋以不從爲慮各賜鈔一千貫文幣

一表裏

乙亥勅諭天下文武羣臣曰朕惟天地以生物爲德
人君以安民爲務設官分職簡賢任能所以相成其
功朕祇紹洪圖仰惟

祖宗創業守成之難夙夜惓惓體

上爲治嗣位之初鑄道資赦有罪不急之務一切停罷

選任賢良共圖維新之治期于天下安今天下庶事

未盡理生民未盡安斯朕之責亦爾文武羣臣之責

尙思勉之咨爾文臣六卿掌國之庶務布政司受任

方隅守令典郡邑大小庶官其竭忠殫慮以安黎庶

銓選必責人賦稅必有常禮教必修明兵政必振舉

刑罰必平恕營繕必撙節凡百政令必勤審度以存

仁下

二 晨風閣

恤爲心內外相承興利除害休息以蕃其生勸課以

厚其本興學勸士以正其俗以成其才必使吾民衣

食充足禮讓成風匹夫匹婦咸得其所斯爲稱職咨

爾武臣都督掌國之軍政都司控制一方衛所邊圉

各有信地其悉力戮力以衛國家簡閱訓練必公必

勤紀律部伍必嚴必肅器械必堅利城堡必脩繕糧

芟儲峙必足于用巡邏瞭望必謹以備使奸宄屏迹

吾民安于無事其要以撫養軍士爲本卹其飢寒念

其疾苦用之萬全斯爲稱職至于風憲爲朕耳目朝

政闕典吏治得失軍民利病百官有司孰賢與否悉

宜廉察必使官得其人政無不舉人咸樂生斯爲稱

職夫君臣一體上下相須朕勉于脩德爾尙勵于忠貞弼成治化以躋斯民于雍熙泰和之盛不其偉歟朕代天子民恪存戒飾不以小人備任使不以浮費傷財力不以刑罰先教化不以貪黷勞士卒爾尙體于至意以稱職任惟忠足以事君惟仁足以恤人惟勤則庶事集惟廉則公道存乃若驕淫縱恣朋比用事貪暴培克漁獵吾民或阿諛面從更務爲容悅庸庸尸位無補于時黜陟之明賞罰之公典章具在爾其欽哉

丙子陞通政使兼武英殿大學士黃淮爲少保戶部尙書仍兼武英殿大學士加少傅兼華蓋殿大學士

仁宗

王

長風閣

金幼孜禮部尙書俱三俸並支仍掌內制陞南京通政使古朴爲南京戶部尙書南京禮部左侍郎蔚緩爲本部尙書南京大理寺左少卿湯宗爲寺卿士奇辭兵部之職不聽
贈故詹事府少詹事鄒濟諡文敏■善述諡文淵濟字汝舟餘杭人初爲縣學訓導累官平度州知州預修

太祖皇帝實錄陞禮部儀制司郎中從總兵官英國公張輔征安南掌奏記還陞廣東布政司右叅政坐事左遷吏部郎中尋擢左春坊左庶子秩滿陞詹事府少詹事未幾卒于官爲人和易不見崖岸于物無忤

兼通老釋之學善伺

上意寵遇特厚善述字好古天台人由桂陽州學正陞國子助教擢左春坊左司直郎陞右贊善以疾卒于官爲人淳厚質實學識端正耿介恬靜不爲阿附官左春坊于文事多所啓沃至是

土追念二人贈官賜諡命有司立祠墓側歲以春秋祭之

丁丑少傅兵部尙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楊士奇及少保戶部尙書兼武英殿大學士黃淮俱奏辭尙書一俸從之太子少保工部尙書兼謹身殿大學士楊榮太子少保禮部尙書兼武英殿大學士金幼孜亦各

仁宗

四

長風閣

辭尙書一俸

上曰卿等事

皇考屢經扈從勤勞多矣况

皇考賓天遠在塞外賴卿等盡力維持朕每瞻奉

几筵未嘗忘之今與三俸豈爲過多卿等其勿辭榮等復叩首請曰臣等祇事先帝莫非職分所當爲若受此厚祿實所不安

上曰朕非有所私所與三俸其勿固辭

戊寅封後府右都督李賢爲忠勤伯賜璽書曰爾昔恭順天道歸我

皇祖繼奉我

皇考之命以書學侍予蚤夜惓惓小心諄切久而不懈予念爾未嘗忘今朕續承天位圖報前勞雖嘗進爾祿位而未愜朕志今特封爾為忠勤伯食祿千一百石勅吏部賜爾誥命尙強醫藥力飲食頤養精神益膺受福以副朕眷待之意賢韃靼人舊名丑驢元末官至兵部尙書洪武中歸附賜姓名李賢以屬燕府譯文侍

上恭慎久而愈篤擢紀善

太宗皇帝靖內難以功累陞都指揮僉事

上卽位再陞後府右都督至是賢年將八十病劇

上聞而憫之遂有是命

仁下

五晨風閣

已卯建弘文閣先是

上諭大學士楊士奇等曰卿等各有職務朕欲必得學行端謹老儒數人日侍燕閒備顧問可咨訪以聞士奇等以翰林侍講王進蘇州儒士陳繼對遂命吏部召繼至是建弘文閣于思善門作印章命翰林學士楊溥掌閣事進佐之

上親舉印授溥曰朕用卿等于左右非止助益學問亦欲廣知民事爲理道之助卿等如有建白卽以此封識進來未幾繼至授翰林五經博士吏部尙書蹇義言學錄楊敬訓導何澄皆敦實卽授敬翰林院編修澄禮科給事中命三人皆於弘文閣與進同事云

辛巳

上諭兵部尙書李慶等曰馬資于國用甚大然官思之當與民同其利民有卽國家之有也漢文景時閭巷有馬千百爲羣蓋民生樂業庶物咸殖焉自蕃息先帝嘗聽民間皆出馬然有急于官馬孳息故民不暇于其私今宜寬恤之使奉公之外有餘力可以及私從容寬假之久庶幾可望民安物阜今後民間蓄官馬者令二歲納駒一匹著爲令又令大學士楊士奇等曰須以詔書行之

壬午勅禮部太常寺臣曰欽惟

皇祖太祖高皇帝受命

仁下

六晨風閣

上天肇興

皇業

皇考太宗文皇帝中興

宗社再奠寶區

聖德神功咸配

天地易曰殷薦

上帝以配祖考朕崇敬

皇祖

皇考永惟一心今年正月十五日大祀

天地神祇奉

皇祖

皇考配神仍著典章垂範萬世如勅奉行

癸未以大祀南郊

上御奉天門文武羣臣受誓戒畢

上進分獻官諭之曰事神之道豈獨臨事之際則致誠敬要其奉天子民之心積累于平日者皆以孚達鬼神所以祭則受福朕以菲德上承

祖宗主典神天所與協恭承

天休者公卿百執事也尙體朕心敬亮天工仁恤斯民蒙福亦昭我君臣共事之美欽哉

甲申勅湖廣都指揮使司曰

皇考太宗文皇帝建大嶽太和山宮觀上以資福

仁下

七
晨風閣

祖宗下以祈福四海近命湖廣右叅議諸葛平提督巡視其免均州一千戶所軍及餘丁雜泛差役存留在州聽參議諸葛平及千戶朱彝提調遇宮觀損壞隨卽修理溝渠道路有壞亦卽整治爾等其敬承之

丙戌大祀

天地于南郊畢

上遣御奉天門文武羣臣行慶成之禮頒詔中外曰朕惟君國之道事

天爲大事

天之寶恤民爲本我國家

聖聖相傳

太祖高皇帝肇基垂統弘靖萬邦

太宗文皇帝繼志守成德威廣被天下無事生民乂安六十年于今矣是皆

禮宗功德之盛

天地祐祚之隆肆及眇躬獲承鴻業嗣位以來夙夜祇慎上惟

天命之重下念生民之艱式嚴昭事庶臻康濟謹于本年正月十五日恭祀

天地于南郊股肱助相羣工駿奔

三寶交悅百順介祥嘉與臣民均應慶澤一應合行事宜條示于後一農桑衣食之本學校風化之原有司

仁下

八
晨風閣

宜加勸課在內從巡按御史在外從按察司巡督毋爲虛文務臻實效一祀典神祇皆爲保庇生民有司奉祭務在誠敬不許褻慢一天下嶽鎮海濱及各處山川社稷等壇帝王陵寢先聖先賢忠臣義士旗纛城隍祠廟務須潔淨遇有損壞隨卽脩理仍禁約樵採牧放一軍民之間有孝于順孫義夫節婦令該上司審覆明白具實奏聞以憑旌表一軍民有鰥寡孤獨及病廢殘疾無依之人所司常加存恤依例廩養無令失所一有廉潔公正賢良幹濟之人未曾出仕或在下僚聽所在官司薦舉務得真材實行以憑擢用仍戒徇私濫舉若驗不中或後犯贓罪舉者連坐

一文職官員自永樂二十二年八月十五日以前有犯事充辦事官及吏典承差者並送吏部隨才授職但犯贓罪不在此例一武職官子孫除應襲外其餘子弟果有德行才識可取者聽所在官司舉薦以爲擢用如有監舉或後犯贓罪舉者連坐一文武官有因公幹在途病故者所在官司卽以禮棺斂遞送還鄉官爲依律應付脚力送回勿令失所一官員父母年七十以上家無丁力或去任遙遠不能就養者許明白具奏放回侍養待親終起用若不得離職願分祿于原籍支給俸養者聽一內外文職官離家年久者許明白具奏挨次給假回還原籍省親祭祖一文

仁下

九
夏
風
閣

職官年七十以上不能治事者許明白具奏放回致仕若無子嗣孤獨不能自存者有司月給米二石養其終身一自洪武至永樂年間有充軍擺站等項後因舉保復起爲官或見任或在任病故或以禮去官皆免子孫補役見任年七十以上筋力衰憊者聽其致仕開豁軍伍於歲郊禋致誠所以仰答靈貺陽春布德所以順體乾元迎導至和蕃育庶品尙養有位咸懋乃官推其仁愛之誠輔我太平之治詔告中外咸使聞知

賜三公及兵部尙書天元王膺祥異賦

上初得此書以示侍臣曰天道人事未嘗判爲二途有

動于此必應于彼朕少侍

太祖每教以慎修敬天朕未嘗敢怠此書言簡理當左右輔臣亦宜知之遂命刊布

上親製序曰在天爲五行在人爲五事五事修則休徵應失則咎徵應天人感應之機神矣惟天心仁愛人君常示變以警之惟明君必敬天于所示警皆有惕勵修省之誠未嘗忽也此編明于天人之際審矣朕嗣承天序祇若天道動靜云爲恒慎諸此股肱大臣與國同休欣戚相均今各以賜之非惟使達夫吉凶之幾亦庶幾其變理之助云

已丑罷給朝覲官孳牧馬初兵部尙書李慶以畿內

仁下

十
限
風
閣

之民困於牧養官馬乃建白請令山東山西河南陝西浙江江西湖廣七布政司及南北直隸府州縣文武衙門每官一員給馬一匹乘坐就令牧馬其孳生准民間無者追陪都指揮使布政使按察使及衛所府州縣各衙門正官給兒馬佐貳首領官給騾馬俱從太僕寺及都司提督考較用寬畿內之民上命與羣臣議之旣而慶復奏羣臣所議皆同遂下令榜示中外凡官員至京者給與兵部給馬時朝覲官在京已給者過半有近臣再三爲

上言事體不便者

上大悟時陝西按察使陳智亦曰按察司官受太僕寺

提督牧馬是風憲受制于人遂勅兵部曰初羣臣所議本欲便民今審思之誠有未當蓋國家以祿待士使牧民也今以馬賣其孳牧非惟失禮臣之體將有虧折貽害無已遂使廉者難保其操行貪者得假此擾民况已下詔寬恤民間牧馬令二歲納一駒豈復于官猶責孳牧縱使各府州縣大小官一皆牧馬總約不及數千其于朝廷補益幾何今朝覲官但已領馬者就依洪武中欽給官馬例給之不問孳息未領者息止勿給

庚寅權增市四門攤課程先是

上以鈔法不通民間交易率用金銀布帛命戶部尙書

仁下

王

晨風閣

夏原吉等會羣臣議革其弊原吉等奏曰鈔多則輕少則重朝廷歛散適中則自無弊今民間鈔法不通蓋緣朝廷散出太多宜爲法歛之請于市肆各色門攤內量度輕重加其課程課鈔入官官取其昏軟甚者悉毀之自今官鈔亦宜少出民間得鈔則自然重矣

上曰然所增門攤課程俟鈔法通卽復舊額毋爲常例

其以金銀布帛交易者暫行禁止

改兵部左侍郎孫時爲南京太常寺卿

上憫時年老以太常寺事簡特優逸之

以廣西按察使曹本爲兵部左侍郎前工部左侍郎

張信爲兵部右侍郎信先坐事謫交趾至是上念其才召還復用

壬辰

上諭禮部尙書呂震曰朝臣在任久者今皆令還鄉展省其得誥勅者足爲家鄉之榮然到家有養祭賓客之費往還道里之費計其在官俸祿給日用外有餘貲鮮矣自今歸者皆賜鈔公侯伯一品二品賜鈔五千貫三品四千貫四品三千貫五品二千貫六品七品一千貫八品以下皆五百貫著爲令

癸巳遣官致祭故工部尙書宋禮命有司治墳禮卒

于永樂二十年七月至是以尙書呂震言朝廷恤典

仁下

王

晨風閣

未行故有是命

乙未勅平江伯陳瑄曰官軍運糧遠道勤勞寒暑暴露晝夜不息既有盤淺之費而糧米耗折所司又責賠償人情難堪洪武中有令許運糧官船內附載已物以資私用今後准此令官府無得阻當

丁酉分南京留守左衛所豁聚寶通濟正陽朝陽太平五門五千戶所官軍設留守左衛左右中前後五千戶所守北京正陽順承二門南京留守右衛所轄三山石城清涼定淮四門四千戶所設留守右衛左右前後四千戶所守北京平則西直二門南京留守中衛所轄金川神策鍾阜儀鳳四門四千戶所官軍

設留守中衛左右前後四千戶所守北京東直門南
京留守前衛所轄江東馴象安德鳳臺方橋夾江上
方高橋八門四千戶所官軍設留守前衛前後中左
中右四千戶所守北京文明門南京留守等衛所轄
滄波麒麟仙鶴坊觀瀛佛寧上元金川八門四千
戶所官軍設留守後衛右前後中左四千戶所守北
京聽信安定二門蓋南京留守五衛官軍皆先調其
半於北京分守城門至是始改設衛所云

戊戌擢解頤期爲中書舍人禎期前翰林院學士縉
之從子縉坐事下獄籍其家產徙邊至是召還以禎
期嘗工書故擢用之

仁下

王鳳閣

已亥遣布政使周幹按察使故胡概叅政葉春巡行
應天鎮江等八府察民利病賜勅諭曰朕祇奉鴻圖
君臨兆庶惓惓夙夜康濟爲心而南方諸郡尤歷念
慮誠以民衆地遠情難上通今特勅爾等巡視應天
鎮江常州蘇州松江湖州杭州嘉興八府其軍民安
否何似何弊當去何利當建審求其故具以實聞爾
等必公必勤毋徒苟應故事庶副朕憂憫元元之意
欽哉

贈故左春坊左贊善兼翰林院編修王汝玉爲太子
賓客賜諡文靖遣官賜祭汝玉長洲縣人自翰林院
五經博士進右春坊右贊善兼翰林院檢討坐事謫

戊邊時

上在東宮特宥之命爲翰林典籍後陞右春坊右贊善
兼翰林院編修坐累下獄死汝玉少從楊廉夫魯道
原治春秋元末嘗舉鄉貢文章筆劄清粹典則然爲
人附勢近利在春坊多所干請

上嘗厭之至是念其文學啓益之功故恩意加厚云

二月辛卯朔頒制諭及將軍印于邊將雲南總兵官
太傅黔國公沐晟佩征南將軍印大同總兵官武安
侯鄭亨佩征西將軍印廣西總兵官鎮遠侯顧興祖
佩征蠻將軍印遼東總兵官武進伯朱榮佩征虜前
將軍印宣府總兵官都督譚廣佩鎮朔將軍印甘肅
總兵官都督費璘佩平羌將軍印交趾參將榮昌伯
陳智都督方政佩征夷副將軍印寧夏叅將保定伯
梁銘都督陳懷佩征西將軍印有舊授制諭者封識
繳回

仁下

王鳳閣

壬寅勅大同總兵官武安侯鄭亨叅將都督沈清及
宣府總兵官都督譚廣曰去冬以來虜寇動靜無聞
朝廷所遣使亦久不回未審此寇今在何處蓋慮多
謠詐卿等宜思患預防往者天象有警已勅隄備今
長安嶺守關指揮奏驍賊人馬約五十餘人直抵隰
寧驛劫掠不審是何部落遼武進伯朱榮亦奏兀良
哈難阻欲來賣馬又哈密進近遣人進疏黃從前不

聞哈密產此物

先帝時亦不曾有進緣此數端皆須計慮慮中既有疏黃則製造火器不患無人猝遇戰鬪亦須有備大同宣府一帶空曠熟經之路宜整樹軍馬晝夜嚴切隄備令各城池屯堡收拾堅固各關隘口用心守把各煙墩仔細瞭望毋頃刻怠忽古云有備無患其慎之慎之庶副朕委任之重仍勅寧夏甘肅遼東山海永平開平諸將一體嚴備

戊申祭

太社太稷奉

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

仁卡

一主農風關

高皇帝

太宗體天弘道高明廣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

文皇帝配神命禮部永爲定式

贈交趾布政使司左參政馮貴爲本司左布政使右

參政侯保爲右布政使貴舉進士初爲給事中

太宗皇帝嘉其才陞交趾布政司參議又陞參政貴在

交趾屢以土兵破賊後土兵悉爲中官馬騏所據貴

追賊戰于隗縣死之保守黃江堡賊犯堡保力拒之

數月不支亦死事具永樂實錄至是尙書黃福聞于

上遂有是命

甲寅改兵部右侍郎張信爲錦衣衛指揮同知子孫

世襲信英國公張輔從兄

上問輔所至親欲加恩輔以信對遂有是命

以久旱得雨封大青龍神爲弘濟大青龍神小青龍神爲靈顯小青龍神賜名所居山爲翠微山命禮部歲以春秋仲月遣順天府致祭遂遣成國公朱勇諭祭神曰朕惓惓一念憂憫黎庶今東作之初雨澤不降春耕不遂何以粒民爰禱于神以祈甘霈曾不踰日雨及公私神之福民厥功烜赫今特封大青龍爲弘濟大青龍神小青爲靈顯小青龍神賜龍所居山名翠微以彰神靈仍勅有司春秋致祭著爲常典尙其益弘顯化永福兆民蓋平則門外三十里廬師山

仁下

一主農風關

有潭世傳有大小二青龍出沒不時遇旱致禱輒雨及是久不雨命劉淵然等禱皆不應遂卽是禱焉雨隨注故有是命

丙辰

戊午陞國子監祭酒兼翰林院侍講胡儼爲太子賓客仍兼祭酒命致仕賜勅諭曰卿以文學事我

太宗皇帝首居翰林繼陞諭德輔朕春宮未幾陞掌監

學

先皇帝之寵儒者與儒者之遇

聖明皆至盛矣而卿居太學不數歲復召入翰林職史事效勞滋多朕嗣位以來篤念舊人而卿以疾不見

者數年昨因命卿侍皇太子講讀乃聞卿疾日增弗任厥勞朕用憫焉特進卿爲太子賓客仍兼祭酒致其事還鄉已勅戶部免卿子孫雜泛差役令侍卿終身卿其端志坦懷以率鄉里優游桑梓以樂餘年用副朕始終禮待之意欽哉

庚申擢蹇荃爲尙寶司丞命食其祿進學于家荃少師兼吏部尙書義季子也

大理寺少卿戈謙言五事涉矯激過中

上覽之頗不懌禮部尙書李震等大理卿虞謙交章論奏謙永樂中過失都御史劉觀又令十四道御史劾奏謙誣罔

仁下

主長風閣

上悉不聽而謙在朝行惴惴若無所容遂命謙專治職事免朝參

丁卯謫兵科給事中劉渙充吏交趾以渙奉命鎮交趾不俟代輒還也

三月辛未朔

壬申陞前光祿寺署丞權謹爲文華殿大學士謹徐州人以儒發身居家事母孝母病顧天求以身代母卒哀毀廬墓三年有司上其行驛召至京

上曰能孝者必忠忠孝之人可任輔導遂超陞是職

擢行人司右司副張洪爲翰林院修撰

上諭禮部尙書呂震曰往年劉備從征交趾陷子賊不

屈而死禮官不言婦人盡節于夫有旌褒之典况大臣捐軀爲國可不加褒恤其贈偁爲太子少傅令翰林定諡遣人祭之翰林奏偁諡節愍

上歎曰忠臣之心皆欲立功報國不能成功則惟守義若身爲大臣惟阿順取容爲保祿固位之計國亦何賴

甲戌

上思先朝舊勞贈故兵部尙書兼詹事府詹事金忠爲少師賜諡忠襄北京行部左侍郎馬京爲少傅諡文簡兵部右侍郎兼詹事府少詹事壘麟爲少保諡榮毅戶部右侍郎王鍾爲太子太保諡僖敏禮部尙書

仁下

主長風閣

鄭賜左侍郎儀智俱爲太子少傅賜諡文安智諡文簡吏部左侍郎許思溫爲本部尙書北京行部右侍郎楊泰北京行太僕寺少卿孫瑜俱戶部尙書前北平布政使司參議贈吏部左侍郎成璉兵部左侍郎盧淵俱兵部尙書淵諡恭順刑部左侍郎盧祥爲刑部尙書工部左侍郎陳壽右侍郎鄭剛北京行部左侍郎康汝楫通政使司通政使賀銀俱工部尙書壽諡敏肅贈應天府丞張執中爲本府尹賜北京行部尙書朱濬諡榮愿命禮部遣官賜祭陳壽趙州人永樂初舉鄉貢下第入太學擢戶部主事陞員外郎山東參政六年尙書夏原吉言其賢召爲工部左侍郎

壽有學術內仁外和居官小心勤慎所至以恤民爲務初侍

上監國南京日以兵民所困入啓

上悉爲寬大壽聞言曰 殿下推廣

上德以及黎庶此當然事惟比來左右干恩澤者多恐累明德宜抑之深見嘉納嘗啓事退

上目送之顧侍臣曰此侍郎中第一人後坐累下獄家具蕭然不給朝夕屬有饋之者拒不受既卒踰年家人啓殯容色如生云張執中山西靈石縣人洪武二

十五年自太學生授前北平都司都事後陞本司經歷永樂元年論守城功陞北京行部郎中尋陞應天

仁下

三晨風閣

府丞其金忠等事見永樂實錄初

上命禮部尙書呂震諭旨翰林定金忠等諡賀銀預焉大學士楊士奇等覆奏

上曰此數人皆在

先朝盡心國事有德行重厚表裏一致者有游歷艱難始終一心者必旌褒之庶幾禮賢厚終之道但朕意未嘗及銀蓋銀之勞可贈官而行不應美諡如加銀惡諡又過不若無諡人不議焉古人制諡正爲定論美惡以示至公卿等宜盡心焉

丁丑冊張氏爲敬妣冊文曰帝王之政必始乎內治平之效必本于家朕恭紹鴻圖致隆化理稽昔如嬪

之淑率由貴德之門咨爾張氏乃祖榮國忠顯公勲行之崇表時碩望乃父太師英國公文武之佐爲今元功肆爾敏秀聞闡稟德柔惠步履中珩璜之節言動謹圖史之規錫之禴禴之榮俾參軒龍之勗今特封爾爲敬妣於戲統御家邦朕有關雎樂得之美輔贊宮闈爾懋雞鳴相戒之賢惟謙以育德惟善以裕躬惟順以協睦宗嫔惟恭以相成禮祀永綏寵祿光我訓辭欽哉

上以災異屢見而進言者鮮勅諭文武羣臣朕以眇躬處億兆之上御天下之大政務之繁殆難獨理是以數詔求言冀匡不逮此朕之實心也自卽位以來臣

仁下

三晨風閣

民上章以數百計未嘗不欣然聽納言之而當卽與施行苟有不當未嘗加譴羣臣所共知也閒因大理寺少卿弋謙所言過於矯激多非實事朕一時不能概之于心而羣臣有迎合朕意者交章奏其賈直請置諸法朕皆拒而不聽令謙就職但免朝參而自是以來言者蓋少豈以爲無事可言歟抑懷自全之計而退爲默默歟今自冬不雪春亦少雨陰陽愆和必有其咎豈無可言而爲人臣者惟念保身何以爲忠朕于謙一時不能含容未嘗不自愧咎爾文武羣臣亦各思以君子之道自勉據其嘉謀嘉猷凡于國家軍民利有未興弊有未革及政令有未當者咸直言

之勿以前事爲戒而有所諱庶幾君臣相與之義代
謙朝參如故

庚辰命禮部以河間忠武王張玉東平武烈王朱能
金鄉忠壯侯王眞少師榮國恭靖公姚廣孝配享

太宗體天弘道高明廣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

文皇帝廟庭

丁亥

上諭刑部尙書金純都察院左都御史劉觀大理寺卿
虞謙曰往者法司無公平寬厚之意尙羅織爲功能
稍有片言涉及國事輒論誹謗中外相師成風姦民
欲嫁禍良善者輒飾造誣罔以誹謗爲說望名于此

仁下

三晨風閣

身家破滅莫復辨理今數日間覺此風又萌夫治道
所急者求言所患者以言爲諱况今所急尤在于通
下情卿等宜體朕心自今告誹謗者悉勿治願大學
士楊士奇等曰此事必以詔書行之

上諭純等曰自宮以求用者惟圖一身富貴而絕其祖
宗父母不顧古人求忠臣于孝子彼于父母尙不顧
豈有誠心事君朕已決意不用此等人然不孝之罪
須懲治今後有自宮者不必貸若加人宮刑者朕亦
惡之蓋宮刑下死刑一等耳亦須嚴切禁止願大學
士楊士奇等曰此事須以詔書行之

三月己丑趙王高燧之國彰德陛辭賜黃金百兩白

金五百兩綵幣九十表裏鈔二萬錠良馬十四鞍二
副賜其衛送官軍鈔指揮人二十錠千戶人十六錠
軍人人十錠

辛卯命安平伯李安爲參將往交趾與榮昌伯陳智
同掌軍務

丁酉以奉

太宗文皇帝

仁孝文皇后廟享及升功臣配享預告

五廟其祝文曰孝曾嗣皇帝敢昭告予

五廟太皇太后曰茲惟孟夏祇循時祀仰惟

皇考太宗體天弘道高明廣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文

仁下

三晨風閣

皇帝

皇妣仁孝慈懿誠明莊獻配天齊聖文皇后禮當廟享
謹以四月初一日恭請

皇考

皇妣同詣

太廟祀禮既成仍請

皇考

皇妣還御几筵稽諸禮典宗廟之祭皆有功臣配享謹
遵成憲參考功行加封榮國忠顯公張玉爲河間王
進諡忠武金鄉忠壯侯王眞爲寧國公加號効忠加
賜榮國恭公姚廣孝爲少師及東平武烈王朱能配

享太廟以爲常典謹用告知謹告預告

太宗文皇帝

仁宗文皇后其祝文

按此下有奪文

遣太師英國公張輔祭其故父榮國忠顯公張玉其文曰朕惟聖君明主之興咸有文武英傑之才相與合德協謀定大難成大功雖或未得生同富貴而殁必陪其祀享此古今之通規也朕

皇考太宗文皇帝以大聖之德順天應人載安

宗社亦賴卿等秉義懷忠一心爲國奉天靖難之際發謀奮勇百戰當前斬將搴旗所向風靡暨大功垂成挺身陷陣惟所生視死如歸忠精貫于日星功烈揚

仁下

三

于竹帛雖在

先朝極其褒卹而考厥勳行未愜朕懷今特加封卿爲河間王進諡忠武散官勳號悉如舊仰惟

皇考聖靈在天茲者致隆

廟祀特以卿配享于

廟英靈如在永永歆承

遣成國公朱勇祭其故父東平武烈王朱能其文曰朕惟聖君明主之興咸有文武英傑之才相與合德協謀定大難成大功故生則同其富貴歿則陪其祀享此古今之通規也朕

皇考太宗文皇帝以大聖之德順

天應人載安

宗社弘靖海宇茂建太平亦賴卿等同心同力輔成大功而永世有賴仰惟

皇考聖靈在天茲者致隆

廟祀特以卿配享于

廟英靈如在永永歆承

遣太子太保成山侯王通祭其故父金鄉忠壯侯王眞其文曰朕惟聖君明主之興詞與張玉文略同雖在

先朝極其褒卹而考厥勳行未愜朕懷

此下有奪文

遣尙書寶司少卿姚繼祭其故父榮國恭靖公姚廣

仁下

三

孝其文曰朕惟聖君明主之興咸有文武英傑之材相與合德協謀定大難成大功故生則同其富貴歿則陪其祀享此古今之通規也朕

皇考太宗文皇帝以大聖之德順

天應人載安

宗社弘靖海宇茂建太平亦卿等同心協贊而永世有

賴今特加贈卿爲少師散官勳爵諡號悉如舊仰惟

皇考聖靈在天茲者致隆

廟祀特以卿配享于

廟英靈如在永永歆承

陞翰林院學士楊溥爲太常寺卿仍兼學士

戊戌命諸司在北京悉加行在二字復建北京行部及行後軍都督府

上時決意復都南京云

改禮部左侍郎胡濙爲太子賓客兼南京國子監祭酒

四月庚子朔

遼東總兵官武進伯朱榮奏廣寧前屯衛刺梨山百戶鮑麟私遣士還家致爲達賊所虜

上命巡按御史詣彼審實處麟軍法降勅諭榮曰夫將者士卒之表率爲將能廉公勤慎紀律正號令肅斯下人有所稟承無敢縱恣總兵又諸將之表若能慎已

仁宗

三
夏風閣

誰敢不慎朕卽位以來夙夜惓惓以邊務爲心屢勅總師嚴督將士用心哨瞭隄備而將士畧不遵承察其所自皆由總兵之人不體付託之重恬然自逸未嘗一出巡視關隘壯士健卒擁衛左右飢寒窮苦無資之人則令備瞭望守關口上下相帥成風軍務都不留意是以寇奄至而不覺人被虜而不知其指揮千百戶固難逃罪總兵之人亦復何顏卿先朝老成朕所倚任但有功必賞有罪必罰

祖宗至公之典須相與共守自今宜加警省嚴號令明紀律遠斥喉慎守備躬勤率下毋蹈前失庶副朕委任之重近陽武侯薛祿等率兵巡邊殺獲虜寇將士

咸論功行賞薊州虜寇入境劫掠人民其總兵官遂安伯陳英及都指揮陳景先等並停俸祿并論卿知之

壬寅免山東及淮安徐州今年夏稅秋糧之半停罷一切官買物料詔曰朕承大統主宰天下上惟

天命之重下念民生之艱夙夜憂勞惟恐一夫不得其所屢詔求言冀達民隱而山東諸郡及淮安徐州之境頻歲旱澇年穀無收今之秋成猶未可必民乏衣食有父母妻子不得相濟凍餒呻吟流于道路郡縣之官漠不留意而又有科買之擾豈稱爲民父母之道可全免今年夏稅其秋糧減半徵收自今年四月

仁宗

三
夏風閣

以前各衙門一應收買及科派物料除京饌仍納外其餘未到官者盡行停罷已到官者從實起解不許欺隱若實無見物而先已虛報在官亦不許再科于民以足其數虛報之數俱宥不問其郡縣之官務盡撫輯安養之道毋縱貪刻以重困之庶幾副朕憫恤黎元之意時有至自南京者

上問道路所過民情何似對曰淮安徐州及山東境內民多乏食而有司徵夏稅方急遂召問少師蹇義所對亦然

上坐西角門召大學士楊士奇等令草詔悉免其今年夏稅及秋糧之半官買物料一切停罷士奇對曰

皇上俯恤民窮誠出于聖仁若斯事亦可令戶部工部與聞

上曰姑待之救民之窮當如救焚拯溺不可遲疑有司慮國用不足必持不決之意卿等姑勿言命中官具楮筆令士奇等就西角樓書詔

上覽畢卽命用璽已遣使實行

上顧士奇曰汝今可語戶部工部朕悉免之矣左右或言地方千餘里其間未必盡無收亦宜有分別庶不濫恩

上曰恤民寧過厚爲天下主與民斤斤計較耶

丙午賜皇太子圖書并書諭曰朕惟祖孫父子于天

仁下

三
晨
風
閣

倫最重是以祖之于孫父之于子其親愛天下莫加焉親愛之而期以富貴壽康蓋天下之同而惟明示以長保富貴壽康之道以期之者聖人之心也爾爲朕嫡長子

皇考太宗皇帝嫡長孫也自幼岐嶷粹美

皇考最所鍾愛鞠育提訓朝夕膝下誠以爾爲遠大之器而可付以社稷人民之重者也故隨事垂訓皆聖人之至道帝王之大經恩德廣厚譬諸天地之化豈易名言迺永樂甲辰之春親征北虜車駕將發子孫咸在

天顏穆清顧爾謂朕曰古之令主于盤盂劒几皆有銘

用自警也人之行莫大于中正况爲人之上者乎吾以人主中正四字爲寶押師還製以賜之俾之自勉逮六師凱旋不幸

皇考賓天朕以承遺命正大統冊爾爲皇太子皇太子者天下之本係主器之重必有令德用克欽承惟中與正爲德之本謹遵

皇考成志製爲寶押以授爾其懋敬之哉中正體用一也不偏不倚無過不及天下萬善皆源於此隆古帝王傳授之要皆在于此人以中正存諸內則發于喜怒哀樂無非道也以中正施諸行則形於動靜云爲無非德也而于君人者之施蓋又廣矣中天下而立

仁下

三
晨
風
閣

以正天下之表其可不敬于內不慎其發哉故以中正誠身則身尊以中正治家則家齊惟中正之人是親則君子益進小人益遠惟中正之言是聽則善道日聞而讒諂日退行賞以中正則恩不濫而人皆懋功行罰以中正則刑不濫而人皆畏罪以中正施政教則治道可成而俗化可興以中正施命令則萬姓服從而四夷效順君人之道莫此爲要爾懋敬之其篤念朕

皇考與朕所親愛期望之心而敬服膺之以係

宗社生民之望于永遠哉

上以親軍諸衛軍士多缺伍守衛皇城者不得更番或

經月不一歸家者命英國公張輔兵部尙書李慶選京師散衛軍之精壯者助親軍守衛親軍專守皇城四門京衛軍助守端門之外及東上等門時守衛軍三日輒有鈔慶言舊制無散衛軍守衛者

上曰大臣執舊制固是朕念人久勞不得息且經月在公不得一見父母妻子皆人情所難今使勞者得更番而助守衛者亦須被賞資此姑一時權宜非爲定制俟親軍伍有人悉如舊慶曰守衛事嚴散衛軍何可盡信

上歎曰人未可盡信亦未可盡疑爲人上在布德施仁以得衆心耳誠得其心仇敵可化爲父子苟失其心

仁下

三
晨風閣

素所親信有反目相噬者古人云舟中敵國蓋既往多有之矣慶不能對遂以京衛軍權助親軍守衛戊申命華陽王悅燿居武岡州悅燿蜀獻王第二子素放肆不順爲父所惡一日擅除所愛卒爲千戶製冠帶給之獻王聞之大怒叱衛士捧至庭罵之曰禽犢爾反耶杖之百餘將械送于朝世孫友堉懇求獻王自治之得免械送猶繫其手足囚之數月友堉又屢爲救解乃釋之會朝廷召友堉詣京師冠已行而獻王薨悅燿竊發府中帑藏悉取貨寶友堉歸典守者白之友堉寘不問悅燿反誣奏友堉悖逆怨誹十數事意在去友堉則王位以次及已勅召友堉廷辨

未至而

太宗皇帝晏駕

上卽位遣按察司副使余信廉察之信還悉出悅燿誣罔因具陳兩人素行且言蜀人老少所共知者

上遂命友堉嗣蜀王而召悅燿既至猶執奏友堉前過上厲色曰爾兩人行事蜀人所共知不可掩况可欺朝廷乎以庶孽而懷奪嫡之志天道果與之乎

宗廟神靈亦祐之乎抵其奏于地叱之下悅燿惶恐而退明日復入奏請授護衛指揮千百戶子弟及女戶官并請以流官爲世襲

上曰朝廷之制護衛官當陞降者從王具奏郡王安得

仁下

三
晨風閣

專之不聽已而

上諭侍臣曰鸞臬不可同處遂賜書悅燿曰爾與友堉本一氣至親理宜同處今旣情義乖違同處必至相傷湖廣武岡州民淳俗厚蓋善地也爾祿米二千石支本色餘折鈔其體朕惇睦之心安意以行仍賜紅絲羅各十五表裏白金二百兩鈔一萬貫勅蜀王友堉令遣人送華陽王家屬赴武岡完聚其平日隨從之人悉遣之須厚資給以盡事叔之道

戊申擢儒士吳訥爲監察御史

已酉

庚戌鄭府長史司審理所審理正俞建輔言伏讀制

勅有曰爲國以得賢爲重事君以進賢爲忠臣竊以進賢之路莫重于科舉近年寶興之士率記誦虛文爲出身之階其實材十無二三蓋有年才二十者雖稱聰敏然未嘗究心脩己治人之道一旦僥倖挂名科目而使之臨政往往束手無爲職事廢隳民受其弊自今各處鄉試乞令有司先行審訪務得通今博古行止端重年過二十五者許令入試比試則務選其文詞典雅議論切實者進之會試尤加慎選庶幾士務實學而國家得賢才之用

上諭禮部臣曰所言當理其卽行之又曰科舉之士須南北兼取南人雖善文詞而北人厚重比累科所選

仁下

三
晨風閣

北人僅得十人非公天下之道自今科場取士南六分北士四分爾等其定議各布政司名數以聞

辛亥命成國公朱勇豐城侯李賢都督郭義李通太子少保兼兵部尙書李慶工部尙書詹事府詹事黃福戶部左侍郎兼詹事府少詹事郭敦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胡廙太常寺少卿徐善淵左春坊大學士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曾榮左春坊左庶子陳山司經局洗馬張瑛戴論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侍讀周述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侍讀林誌等侍

皇太子謁祭

皇陵

孝陵

壬子

皇太子發北京

加贈故文淵閣大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贈禮部尙書謚文穆胡廣爲少師遣官賜祭其文曰卿德行之修文學之懿士林所重時譽卓然事我

皇考太宗皇帝在論思宥密之地十有七年謹慎恭勤始終一節而兼輔朕于春宮小心直諫蓋踰一紀雖哀榮之典已備始終而朕之懷賢未嘗已也今特加贈卿爲榮祿大夫少師靈爽如存庶其歆服仍賜其家白金百兩鈔萬貫紵絲八表裏

仁下

三
晨風閣

甲寅

上念舊勞賜少師兼吏部尙書蹇義勅曰曩朕監國之時卿以先朝舊臣擢兼詹事日侍左右時肇建兩京政務方殷隨事籌畫適中惟難卿以善翊君以義徇國勞心焦思不恤身家載歷艱虞未嘗有咨嗟之意及朕嗣承大統贊襄治理用濟斯民喻朕于道不懈益恭二十餘年夷險一節朕篤不忘茲以已意創製蹇忠貞印一枚賜卿用藏于家傳之後世俾爾子孫知前人顯榮于國者良不易致宜加保守朕之子孫亦知卿弼予于艱體朕愛卿之心以保爾子孫庶幾上下相安與國咸休書曰惟后非賢不久惟賢非后

不食自古君臣相遇難矣往績惟茂永終是圖欽哉
勅少傅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楊士奇曰往者
國家肇建兩京政務方殷朕膺監國之命卿以翰林
親臣兼職春坊留侍左右贊朕庶務敷答章奏籌畫
之際適中惟難朕恒以爲慮尙賴卿一二臣僚同心
合德徇國忘身屢歷艱虞會不易志及朕嗣位以來
嘉謀嘉猷入告于內期予于治以惠黎元正固無二
簡在朕心茲以已意創製楊貞一印一枚賜卿用藏
于家傳之後世惟卿子孫由是知卿克致顯榮不易
惟艱思保守之難朕子孫亦由是知卿弼朕之功以
保全爾子孫與國咸休永世無教詩曰無言不酬無

仁下

三
晨
風
閣

德不報又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尙克交脩以成明
良之譽欽哉

癸亥權七十爲行在鴻臚寺右寺丞七十轡輦人通

蒙古書都指揮李賢言於

太宗皇帝命教習繙譯至是吏部尙書蹇義言七十元
之故臣遂擢用之

戊辰命郎中李子譚等分往總兵官陽武侯薛祿等
處專理軍機文書皆賜勅諭之曰朕命將禦邊其軍
務之殷重在嚴謹而文墨所寄尤重得人今以爾等
重厚達于文理特命往各總兵官處凡其軍中機密
文書從總兵同爾整理必謹慎嚴密不可泄漏其總

兵調度軍馬發號令施等事爾一切不得干預總兵
官宜以禮待爾爾亦宜循守禮法不可輕慢庶幾協
和相濟以成國事欽哉

五月丙午朔

辛未

上諭少師兼吏部尚書蹇義曰御史朝廷耳目之官惟
老成識治體者可任新進小生遽受斯職未達政治
之體而有可爲之權遇事風生以喜怒爲威福以好
惡爲是非甚者貪穢無藉賢人君子正直不阿往往
被其凌辱小人阿順從臾之則相與爲膠漆其于政
事得失軍民利病畧不用心安在其爲耳目也爾吏

仁下

三
晨
風
閣

部自今須慎選擢以清風紀既又嘆曰都御史十三
道之表如都御史皆廉清公正各道御史雖間有不
才亦當知畏憚今之不才者無畏憚矣爾其咨訪可
任都御史者以聞

癸酉勅行在禮部行在翰林院脩

太宗體天弘道高明廣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

文皇帝實錄勅曰恭惟

皇考太宗文皇帝以元聖大德順

天應人君臨萬邦爲臣民之主者二十有三年駿揚武

功則載奠

宗社一清海宇丕顯文教則興修禮樂崇極治化至仁

倅覆載至明配日月上比隆于列聖下宜範于萬年
甫畢山陵永懷繼述仰惟實錄未有成書卿等咸逮
事

先朝職典斯事任集賢俊博稽簡書協恭纂修務盡精
懇用宣昭我

皇考盛德大業光華覆于無窮其以太師英國公張輔
少師兼吏部尚書蹇義少保兼太子少傅戶部尚書
夏原吉爲監修少傅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楊
士奇少保戶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黃淮太子少
傅工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楊榮太子少保禮部
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金幼孜太常寺卿兼翰林學
士楊溥爲總裁

仁下

聖恩風聞

侍讀李時勉侍講羅汝敬俱以言事改都察院掌道
監察御史

庚辰

上不豫召尚書蹇義大學士楊士奇黃淮楊榮至思善
門命士奇書勅遣中官海壽馳召

皇太子

辛巳

上疾大漸遣詔天下傳位皇太子詔曰朕以菲德嗣承
祖宗洪業君臨天下甫及逾年上惟

皇考太宗皇帝山陵未遠迫切哀誠下惟海內黔黎彫

瘵未復憂勞夙夜時邁危疾奄至大漸夫死生者常
夜常理往聖同轍奚足悲念惟

宗社生民必有君主長子皇太子天稟仁厚孝友英明
先帝夙期其大器臣民咸欽其令望宜卽皇帝位以奉
神靈之統撫億兆之衆朕既臨御日淺恩澤未浹于
民不忍復有重勞山陵制度務從儉約喪以日易月
中外皆以二十七日釋服無禁嫁娶音樂在外親王
藩屏爲重不可輒離本國各處總兵鎮守備禦重臣
及文武大小官員亦毋擅離職守聞哀之日止于本
處朝夕哭臨三日悉免赴闕行禮

皇考太宗皇帝服制仍遵去年八月之令嗚呼南北俱

仁下

聖恩風聞

億之勞軍民俱困四方嚮仰咸屬南京斯亦吾之素
心君國子民宜從衆志凡中外文武羣臣咸盡忠秉
節佐輔嗣君永盛我國家生民朕無憾矣詔告中外
咸使聞知 是日

上崩于欽安殿宮中以

皇太子未至未發喪沐浴襲奠飯含如禮

六月辛丑

皇太子還自南京至長鄉宮中發喪宣遺詔文武百官
常服行四拜禮宣畢舉哀復行四拜禮中官同禮部
尚書捧遺詔赴盧溝橋迎諭

皇太子文武百官易素服出迎

皇太子禮部工部先于橋南設幕次香案皇太子至常服詣幕次香案前行四拜禮跪聽宣遺詔宣畢

皇太子慟幾絕強起復四拜易素服墨翼善冠黑角帶還京至長安右門下馬步哭至宮門外釋冠服被髮詣

大行皇帝靈前五拜三叩頭哭盡哀宮中自

皇后以下皆被髮哭盡哀止

皇太子就喪次東見

皇后親王以次見皇太子畢各居喪次大歛畢報訃各

王公主頒遺詔于天下

是年七月己巳上尊諡曰

仁下

三晨風閣

敬天體道純誠至德弘文欽武章聖達孝昭皇帝廟號

仁宗

九月壬寅葬獻陵

上在位十閱月壽四十有八

上天稟純明孝友之行出于至性

太宗文皇帝

仁孝文皇后深所知愛

太宗初舉義靖難也屢請侍行

太宗顧

仁孝皇后曰北平根本所在居守之任匪輕世子能得

人心豈可暫離又顧

上曰汝居守然後吾無內顧之憂遂不敢復言侍行小人或譏之于

太宗未嘗與辦惟動自修而終莫能間高煦高燧有過上每從容導諭使改左右或止之曰吾不為鄭莊愛弟也

太宗皇帝數督過高煦高燧必為婉解釋一日

太宗察見高煦不軌之跡怒甚

上復再三叩頭求解

太宗強從之已而歎曰汝愛弟吾豈不知他日思吾言無及矣

上終身愛之不變于宗室恩義特厚專志愛人始終無

仁下

三晨風閣

間初在東宮備悉民情既即位悉行所志每詔書下軍民歡欣如旱得雨如飢渴得飲食遇水旱必齋致禱郡縣上言飢荒即遣人賑卹寬貸急民之急恒若不及臨政務當大體未嘗計利恒曰能推利以厚百姓國家將享大利焉明哲知人在廷之臣其才行文學高下瞭然子心緩急用之靡不曲當寸長可用咸所不棄苟犯名義雖才必黜未嘗以所愛惡移是非之公於用將師取長棄短嚴謹邊備不忘遠畧邊將陛辭每戒之曰民力罷矣慎無貪功生事夷虜至塞下順則撫之逆則禦之驅之而已毋為首禍違命獲功吾所不賞賞功褒德益過于厚惡賊更屢戒法司

曰賊吏務厲民裕已國家恤民必自去賊吏始故未嘗貸之重學校嚴薦舉每諭所司用人必求實才授官必責實效樂聞直言所言切理多見褒答間有拂逆雖暫齟齬無幾輒悟更加賜賚喜怒或小過未嘗不悔既悔改之不吝雅志儒術務學問諸經皆通于書尤熟嘗曰爲治不本此書雖或小康皆苟焉而已于春秋歎曰先王之禮壞此書所繇作也卜筮不用俗占法必取正周易反覆卦爻象象之辭及程朱氏之說信之甚篤喜考古制度以求聖人之意贊善陳濟博洽冠一時數侍論議退語其僚曰殿下天資明曆非羣臣所及學問所得必見于行爲文章不事雕飾達意而止贊善王汝玉嘗言爲詩有法

仁下

長風閣

上曰三百篇何所法哉無他嗜好初在東宮惟畜經籍法書甚富閒暇手不釋卷被服寬博類儒者少侍大祖曉識天象長益探究或欽天監所陳有諱避者輒見窮詰既卽位作臺禁中時自觀察而預言休咎之應多奇中遇災變必警飭自奉儉薄恒念

祖宗創造之勤每事必問祖法如何又曰循祖宗之法者當明

祖宗之心嘗集侍臣錄太祖親製皇陵碑文授諸子俾熟讀曰知此庶幾知保富貴又嘗命刻眞德秀大學衍義賜諸子曰爲人上不可不知此書爲人臣不可

不知此書在儲位二十年深明君人之道是時天下皆嚮心暨嗣位勵志圖治推誠任人每日爲人君止于仁耳故弘施霈澤悉罷科買已逋責詢民隱急農事褒舊勞舉隆興增文武俸加軍士食米脩舊政賜文臣誥勅予歸省告而歸省者賜資有制禁告誹謗申嚴自宮之禁及禁加人宮刑屢屢飭法司崇寬厚戒深刻惟日以恤人爲念在位僅十月而德政加多故遺詔初下兵民如喪慈父廟號曰仁天下之公言云

仁廟聖政記卷之下

仁下

長風閣

素

錦

宮

二

豐

齊

燼宮遺錄卷之上

勗勤宮上龍潛處也夏日晝寢夢鳥龍蟠柱適大雨驚寤
雨止汲水於井中得金鯉長尺餘日晴轉動再汲亦如之上
命齋之西苑池中勗勤宮在徽音門內

嘉廟大漸前數日上跪牀前問安因言弟弟何瘦須自保重
嘉廟崩大奄魏忠賢謀迎福王懿安召上入繼大統密戒勿
宮中食上從周皇親家作麥餅懷以自餉

嘉定伯周奎以繼室丁夫人生后家貧后尚幼躬操作不苟
言笑嘗歲時出拜親故當之者暝眩不自持貴後始知其異
光廟兩李妃宮中稱西李娘娘者卽康妃也其一爲莊妃奉

神廟詔旨撫上於勗勤宮稱東李娘娘素簡重爲客魏所忌
每爲上道二凶之罪惡相對歔歔繼統後奸邪爲之一清
周后選入宮名在第三懿安見其豐容端麗特拔之爲信王

妃故正位後深德之
上自以少失恃大具儀仗集百官迎孝純皇后御容入奉於
內殿

上旣處分魏奄閣臣僅以四五十人爲餘黨列案以請上諭
以稱頌贊導速化爲題皆列入閣臣以外廷不知內事對閱
日上召閣臣入先有黃袱疊疊指示曰此皆紅本媚璫實蹟

也於是案所羅列者甚廣
舊例上元之前宮眷內臣穿鐙景補子蟒衣於乾清宮丹陛
上安放牌坊鐙於壽皇殿安放方員鼇山鐙元年特盛牌坊

至七層鼇山至十三層十九日乃撤上鼇山山頂之鐙點放
神器三位

袁田二妃同選於朱陽館后親下聘禮迎入宮袁居翊坤宮
在西田居承乾宮在東

后有恭儉之德旣定位首減椒房資用親婦事衣浣衣內治
克修

舊制宮眷自三月初四日至四月初三日穿羅是時觀花殿
牡丹方開每結綵綰爲棚以護之元年花較盛各官相邀宴
賞無虛日先是丁卯春忠賢以二百株獻於潛邸署其名於
長殿前列御袍黃是秋登寶位亦先兆也

上之繼統頗德懿安故逮劉志選梁夢環於獄欽定逆案傾
危國母驅逐戚臣論斬復有都督張國紀爵卽懿安父也慈

慶宮卽端本宮在東華門內張后移居焉改今名上尊號曰
懿安以昭天下

周后舊蘇州田貴妃居揚州皆習江南服飾謂之蘇樣
御用酒肴內臣監餼光祿不得與上喜飲金華露太禧白三

種嘗召之曰長春露長春白蓋內法酒總名長春白以二字
冠之自此宮中不復稱金華太禧矣

田貴妃所居空中常有異香若薝蔔而散又盛暑御體
服不汗上令吸熱羹以試之卒如常

四月一日爲萬壽節舊例於四日宮眷內臣換穿紗衣牡丹
盛後卽開筵賞芍藥花也

四月嘗櫻桃以爲一歲諸果新味之始取麥穗煮熟去芒殼磨成條食之名曰捻轉以爲一歲五穀新味之始每歲聖節必首進於筵間視前此較早爾

田貴妃好變宮中儀制如后妃之輿舊用小黃門舁之妃易以宮婢上以爲知體

禁中有東一長街西一長街等街街有樓樓以石爲座銅爲壁銅絲爲窗戶中設路燈每日晚內府供用庫監工灌油然火忠賢概令廢之以便偵察諸宮諸直房之言動也至是乃復舊焉

上賜袁貴妃父進賢冠百以榮其戚屬

上欲擇隙地爲習射之所命撤玉皇殿像置城外天壇射場

熈寧通鑑卷上

三

西曆一千零九十五年

既闢上率妃嬪置酒殿中是夕風雨大作竟不可居時有天弧引滿狼星易位之異

上聽田貴妃琴忽問家居何師對以母氏所教次日召母入宮與妃一再彈厚賜而遣之自此隸籍宮門出入聽之

一日上御便殿覺香氣異常心忤忤動問之近侍對曰聖駕臨幸之所例焚此香上歎曰此皇考皇兄所以促其天年也

禁勿用

上嗜燕窩羹膳夫煮就羹湯先呈所司嘗遞嘗門六人參酌鹽淡方進御

周后顏如玉不事塗澤田貴妃亦然餘不及也

上雅好鼓琴嘗製訪道五曲曰崆峒引曰敲爻歌曰據梧吟

曰參同契曰爛柯遊命田貴妃操之

凡奉旨點收宮人選年十歲上下者二三百人撥內書堂讀書擇日拜先聖請詞林眾老師從北安門出入每名各具白蠟手帕龍掛香以爲贄給內令一冊并千家詩諸書有犯老師批本監提督責處輕則學長以界方打掌重則罰跪於聖人前每日暮臨散則排班題詩不過雲淡風輕之類按春夏秋冬隨景腔韻而已上以其藝詞臣更用內臣之有年學者掌焉

陳文莊仁錫嘗舍於周皇親家后少時出見焉仁錫奇其容貌謂后父曰君女天下貴人使以通鑑教之后於此書最詳

熈寧通鑑卷上

四

西曆一千零九十五年

袁貴妃善翦綵花每入冬卽製花朶以爲妝助宮中謂之消寒花

上喜讀書各宮玉座左右俱置卷帙坐則隨手披覽嘗作四書八股文以示羣臣

田貴妃雙纏三寸袁貴妃幾倍之上嘗於后前嗤袁而美田后不悅

上元節內官監火藥房製造奇花火爆凡蘭蕙梅菊木犀水仙之類俱備上每諭取水仙花爆來一時點放閃爍如生田貴妃每當風月清美笛奏一曲上極賞之嘗曰裂石穿雲當非虛語

宮中稱清明爲秋千節各宮俱設秋千一架相邀嬉戲獨慈

慶不設坤寧雖設而不御也

乾清宮梁栱之間徧雕佛像以累百計一夜殿中忽聞樂聲鏘鳴自內出望西而去三日後奉旨撤像置於外之寺院上每幸承乾宮夕入供設多江南器玩

凡西苑花開司苑具報后每遣宮婢采折以供賞玩間亦行幸或宣某宮或宣合宮同遊至則聚於花所不過一二時而已

宮眷暑衣未有用純素者葛亦惟上用之餘皆不敢用后始以白紗爲衫不加蓋飾上笑曰此眞白衣大士也自后穿純素暑衣一時宮眷裙衫俱用白紗裁製內襯以緋交襠紅袖腹掩映而已

聖訓錄卷上

五

適園叢書

宮中有夾道駕行幸御蓋行日中田貴妃命作蓮條覆其上從行者皆得休息又駕行宮中例張青羅小繖以蔽日光一日后忤上意上怒詈之后憤甚連呼信王又上嘗在交泰殿與后語不合手推后仆於地后憤懣不食欲自裁上尋悔命中使持貂茵以賜且問起居后勉爲一餐

例選年高有學內官教習宮女率教者陞女秀才女史官等職有罪罰每夜提鈴自乾清宮門至日精門月華門高唱天下太平與鈴聲相應仍還乾清宮門而止一夕風雨中上覺唱聲淒婉命宣至問姓字曰韓翠娥特赦之後爲女史官亦異數也

坤寧後苑有欽安殿供安玄天上帝殿東有足跡二云世廟

時兩宮回祿玄帝曾立此救火五年秋上諭隆德英華殿諸像俱送朝天宮隆善寺等處惟此殿聖像獨存以有靈跡也懿安嘗用素綾作地剪五色絹疊成大士寶相宮中謂之堆紗佛又用素綾與黃縵色綾相間製衣如鶴氅式服之以禮大士宮中稱爲霓裳羽衣後并不用黃縵色

田貴妃性喜甘果亦以非時進上

熹廟手製器物極精巧時有存沈香假山一座池臺林館悉具暨鐙屏香几數種上見之諭收貯曰亦一時精神所寄也司禮監職員例從內書堂撥派名曰正途其或乞恩奏保改陞者亞焉二年冬御前面考隨堂秉筆出事君能致其身題考鄭之惠曹化淳中式前此所未有也

聖訓錄卷上

六

適園叢書

光明殿供安玉帝像正月九日十二月二十五日上並到殿行香其朝禮之詞每自稱兒子

宮中十二月春聯例用泥金葫蘆內書吉利福壽字旁寫送瘟使者將歸去俺家也有一葫蘆以祓除不祥

田貴妃工寫生嘗作羣芳圖進上上留之御几時展玩焉

翔坤宮有放鴿臺每飼善鴿當風日清朗領以一二帶鈴者縱之羣飛盤空而上鈴聲直逼重霄

周皇親每歲進陽羨茶

田貴妃於宮中之西建一臺月夜邀上登之奏酒曰臣妾自發家府錢爲玩月臺也臺下累石爲洞以蒔花藥妃每張帳幄坐其旁

田貴妃燕見首不副次上喜其清真

一日上諭買元宵來即粉圓也所司隨進一椀上問其價曰一貫錢上笑曰朕在藩時每以三十文買一椀今乃一貫耶仍諭准給一貫所司凜凜者累日

上喜琵琶庚午辛未間才人於乾清西暖閣齋曲柄琵琶彈商雜調歌舞太平上傾聽不倦

田貴妃每與上奔輒負一二子未盡其技也

宮中收紫茉莉實研細蒸熟名珍珠粉取白鶴花蕊翦去蒂實以民間所用粉蒸熟名玉簪粉此懿安從外傳入宮眷皆用之顧上不喜塗澤每見施粉稍重者笑曰渾似廟中鬼臉故一時俱尙輕淡

熹宗遺錄卷上

七

適園叢書

周皇親丁夫人之姊適范氏生一子家於常熟後攜一鏡至周皇親家鏡以麥稈絲編成者浼周進於坤寧上見之賞其新異后曰此姨之子范某所進上命賜之冠帶

后妃寶冠舊綴鴉青石間以珠田貴妃易異珠爲珮而後尙之以石望之則有光矣

袁貴妃謹退深得后意凡游賞嬉戲每召與同不召田也

后本大度然以田貴妃固寵欲裁之以禮歲時朝賀輦車止廡下良久方進后御正座受其拜拜已遽下矜重無他言於袁貴妃之朝也預傳免握手於便座甚歡

回龍觀海棠極盛后特喜之每花時排宴於六角亭玩賞累日各官俱至惟懿安數辭焉

六月某日后着眞珠暑衫每珠五粒簇一寶石爲梅花綴於衫上對鏡梳掠上從後調之后展手以扞幾犯上頰適爲進瓜內侍所見后深悲焉

內玉皇殿永樂時建有旨撤像內侍啟鑰而入大聲陡發震倒像前供桌飛塵滿室內侍相顧駭愕莫敢執奏像重甚不可搖動遂用巨絙拽之下座時內殿諸像並毀斥蓋於禮部尙書徐光啟之疏光啟奉泰西氏教以闢佛老而上聽之也既而后知撤像時靈異言於上上深悔而宮眷之持齋禮誦遂較甚於前矣

翊坤宮內侍劉某善治匾食進御者必其手造也

宮中鑲縷金匣以護之田貴妃去其縷三分之一爲方空

熹宗遺錄卷上

八

適園叢書

而幕以輕綃覺倍明矣

元年八月於乾清宮大殿居中向南懸扁曰敬天法祖五年十月懸扁於坤寧東披簷曰清暇居北園廊曰游藝齋

五六年間宮眷每繡獸頭於鞋上以辟不祥呼爲貓頭鞋識者謂貓旄也兵象也

田貴妃父宏遇恃寵橫甚上知之責妃曰祖宗家法汝豈不知行將及汝矣妃懼戒其所親曰汝輩於外犯事已風聞大內矣若上再問吾當自殺耳宏遇震懾稍自戢

一日后與上同看除日后見陳文莊名指之曰此吾家探花也上不悅曰既是汝家翰林莫想得閣老后因言他事以解之

司禮監掌印高時明善學窠書元年五年大內新懸扁額皆其筆也

選侍范選侍薛從田貴妃學琴稱為入室弟子

后喜簪茉莉坤寧有六十餘株花極繁每晨摘花簇成球綴於髮髻凡服御之物俱挹取其香

八年三月后諭蘇州織造太監進草棉紡車二十四具以教宮婢督責甚力無一能者后怒焚之

田貴妃以后故抑之大恨為上泣父宏遇教之上書陽引愆用微詞為構

上與后每月持十齋嫌膳無味尙膳因將生鵝退毛從後穴去腸穢納蔬菜於中煮一沸取出酒洗淨另用麻油烹煮成

饌以進遂甘之也

上喜挾彈故近侍皆習之彈子房備備彈弓所用泥彈大小輕重各有等第黃布作袋盛以供用一日上幸西苑彈落二鳥喜甚左右俱呼萬歲

掌東廠太監盧際九侍上上問爾有幾小廝曰五人曰召至叩頭上指最小者曰是廝小有靈巧姓錢氏守俊名也其人每述宮中事為詳

一日錢守俊侍上天甚寒上顧之曰汝寒否曰寒命取一暖手賜之且諭之曰合此於掌中以籠袖則通體俱暖矣守俊謝恩暖手雄黃之最明透者大如餅重七兩試之果然

按甲申三月九日錢守俊陞官長樂宮金鐘十九日罹國變流落金閨為黃冠後住虞山致道觀與王君露潛往來

錄中事其口述居多云

燒宮遺錄卷之二

燒宮遺錄卷之上終

熾宮遺錄卷之下

舊制聖駕修省宮中官衣青素葢夏用屯絹冬則元色紵也省愆居在文華殿後其制用木爲通透之基高三尺餘下不令牆壁至地四圍亦無比屋熏廟辛酉而降闕陛塵封上遇災異凶荒每臨幸焉

后性慎每裁抑外家恩澤宮中禮教加嚴於舊定位數年矣賜黃乃敢服

西苑黃梅最多上所好也花時臨賞每折小枝簪於小瓶遍置青霞軒清暇居等處几案間

上以寇氛日熾與閣臣某議南遷命無洩俄傳聞於懿安因語后曰南遷避寇此某誤皇叔也宗廟社稷陵寢居此遷將

熾宮遺錄卷下

通鑑叢書

安之且歷言某短上聞之怒索傳語者懿安堅諱上堅請懿安迫欲自殺上不得已遣某督師欲觀其後也

田貴妃幼習鍾王楷法繼得禁本臨摹遂臻能品凡書畫卷軸上每諭妃簽題之

一夕袁妃侍於月下衣淺碧綾卽所謂天水碧也上曰此特雅倩於是宮眷皆尙之綾價一時翔貴

每日暮各宮門掛紅紗籠鐙二聖駕臨幸某宮則宮門之鐙先卸東西巡街者卽傳各宮俱卸鐙寢息承華宮在徽音門內陳妃居之數年止一幸焉

錢守俊初給事承華宮見陳妃之愁坐也曰陳娘娘何不快陳曰人生天也不見有何快守俊曰舉頭便見陳笑曰驂子

劉文烈理順爲御史時上賜以宮花補子精緻異常云出自田貴妃手今猶在雍正文烈祠中

后母丁夫人入宮拜畢始行家人禮后見母之爲己屈也而泣欲太子爲謝左右諍曰此天下主不可乃止

中秋之夕駕幸玉熙宮設宴旣撤樂命田貴妃鼓琴時朗月如霜器和響逸上悅顧謂貴妃卿指法洪纖深得宜也

詞臣某吳人也與周皇親聯姻用吳中風俗行禮有結花制作精巧果實皆以紅錦爲飾皇親送入後宮上見之詢所從來后以結親事對上怒曰皇親不宜與翰林婚姻明年遂以

京察處某

鐘鼓司時節奏水嬉過錦諸戲上每爲之歡笑後寇氛不靖

恒諭免之

熾宮遺錄卷下

通鑑叢書

上嘗試馬於射場知田貴妃之善也命之騎妃姿形旣妙回策如縈名騎無以過之

田貴妃生辰在四月丁丑早上齋宿武英已半月矣至是欲暫還宮妃遣人力辭曰正爲誕日不宜還也

宮中所奉宣懿康昭劉太妃者神宗妃上以主慈寧宮禮之如太母嘗朝歲節畢上就便坐俄欠伸偃別榻太妃戒勿驚

命尙衣謹覆之左右植立以俟頃之上覺起攝衣冠謝曰神祖時海內少事至兒子苦多著枝梧兩夜省文書未嘗交睫

在太妃前惛然不能自持一至此太妃爲之泣下上亦汎瀾久之諸宮人莫能仰視

十一月上宣索桂花於外僅得一枝上賞玩移時命才人爲簪於冠蓋京師居奇者每於花時翦含蕊之枝以泥封甌處插於地窖鹽鹵中歷久花開而顏色不變但乏香爾
田宏遇致楊宛叔於閣中令幼女受學得秘聞宮中事
宮眷歲節朝賀俱穿紵靴或穿緞靴后獨穿棉鞋從不穿靴想以自別也

蘇州織造局進女樂上頗惑之田貴妃疏諫云當今中外多事非皇上燕樂之秋批荅云久不見卿學問大進但先朝有之既非朕始卿何慮焉

舊例秋收時鐘鼓司有打稻之戲駕幸旋磨臺無逸殿本司扮農夫村婦及田畯官吏徵租詞訟等事十年後凡時節遊幸多廢此獨舉行重農事也

興龍宮本名鍾粹爲皇太子所居一日后賜皇太子茶果宮人道經承乾宮戲推石獅子以爲笑樂驚貴妃晝寢幾構兩宮之釁

后嘗以京師急於寇警微言曰吾在南尚有一家居上曰誰與言之固不語

十一年二月某日上幸西苑坐萬春亭宣后暨東西兩宮至投壺責貴妃勝賜銀牌四事

東宮束髮冠纓前一珠碧焰如盤投火中綠煙勃起不知何名其時有大璫翼善冠嵌一珠較巨紫光如蓮花至晚則五彩如琉璃蓋夜光也

宮眷喜蹴鞠之戲田貴妃安雅眾莫能及
萬壽節排宴昭仁殿例有梨園樂人祇應上諭陳伶作西施舞迷罷賜銀五兩

四月八日上持齋近侍吳某捧大龍磁碗以進午饌失足破於階聲震響宮正將治罪上徐曰勿問

上三日一視朝漏鼓四下輒出御殿廷臣多至後期

十二年正月二日洛陽陷福王死之世子與王妃走至懷慶上發御前銀一萬坤寧宮四千承乾宮三千翊坤宮三千慈慶宮懿安后一千慈寧宮皇祖宣懿康昭妃五百皇考孝溫懿妃五百俱命王裕民冉興讓葉高標齎往以慰恤之

福藩陷後有老宮人及見定陵上問以往事稱神宗晚年王皇后稀進見福王辭之國出宮門召還數四期以三歲來入

朝大漸時願貴妃用洛陽爲念果母子專寵天下耶就今以觀亦何益上爲之嗟歎

畿甸大旱后諭道經廠宮女於大高元殿建醮禳災宮女數十人縈服雲璫與羽流無異蓋熹廟時命內官教成者

夏試隨堂秉筆時李承芳署司禮監印其名下顧三聘者亟欲陞遷託己之名下王鼎建代作選於眾舉皋陶文巡綽發

其狀李奏知立將三聘責斃降鼎建淨軍發南海子看守牆鋪其年秋季職逮於獄

上以后之不懌於田貴妃也傳旨妃修省退居啟祥宮上之重大體也如此

宮禁禮重太子定王既出閣非上命不得朝一日上坐便殿太子前致請適案有急奏河南寇以某月日破某城上歎曰若不幾見而母而動關我乎今後勿復泥常也

田貴妃敕居啟祥宮三月不召上於永和宮看花后請召妃上不應后遽令以車迎至相見如初啟祥宮在西二長街螽斯門之西

十三年閏正月后命各宮循例放燈重賞元宵

上敕田貴妃寫蘭於便面攜之懷袖

天啟以前凡聖駕每日三時所進之膳俱司禮監掌印秉筆東廠者二三人輪辦崇禎初改由尚膳監十三年復照舊例挨月供辦

熹宗實錄卷一

二五

通鑑叢書

上以乏餉故諭戚臣輸助首及慈寧之姪命所司下獄嚴追時皇五子病痢一日忽語云九蓮菩薩來即慈寧也蓋慈寧供奉觀音大士以此自號上親祝之語不可止且曰官家薄於戚黨天將降殃於兒女也上遽命停追而皇五子竟歿皇五子慈煥年甫五齡薨於啟祥宮上痛念之十一月追封孫孝悼靈王通元顯應真君

十一月袁貴妃偶忤后意后怒是夜上幸翊坤宮后已聞之次日見上后故問曰昨宿於何處上嚙嚙久之曰袁后佯笑上默然皇五子薨田貴妃遂茹素焚修上亦爲之減膳於宮中大作齋醮蓋自是皇情少懌豫矣

十四年春進東宮田皇貴妃西宮袁貴妃倣萬曆中例也部

具儀注舉行有日矣大瑞復以永樂中坐受長公主四拜爲請下部察議部臣林欲楫等以會典洪武所定皇妃受封謝恩止稱內命婦諸親以次賀如常儀夫於妃曰諸親則與皇后前稱妾者不同故累朝皆遵守之惟永樂五年仁孝皇后崩上追思甚篤不再立中宮故妃禮稍隆而累朝有中宮在上則此禮自不復行今兩宮受封恐非愼夫人卻席之意又永樂時長公主於成祖女弟行也今榮昌大長公主則上親姑也而忽充班首行四拜禮於貴妃之前恐亦未安萬曆十四年進封鄭爲貴妃當時部議儀注亦止照洪武所定且惟天子議禮禮臣守禮未聞內臣議禮者制曰應照會典洪武時例行

熹宗實錄卷一

六

通鑑叢書

五月十一日后宣各宮進見屏左右有密諭也賜宴賜東西兩宮金珠各十二顆銀牌各二事餘俱賜銀牌二事五年皇后千秋節諭沈香班優人演西廂記五六齣十四年演玉簪記一二齣十年之中止此兩次十五年正月初九日后禮玉帝迴宮受各宮朝賀賜坐待茶諭爾輩小心供奉皇上有新進者未諳規矩須教導之蓋盧妃於十四年十一月選入也

三月廿一日冊封皇四子爲永王王田貴妃生年甫十齡妃久病請封且云恐不及見故亟慰之凡皇子十餘歲始留髮約歲餘擇吉入囊囊冬用紵夏用紗闊二寸長尺餘束髮以垂於後時皇四子髮短尙未入囊也

武英殿畫士所畫錦盆堆名花雜果或貨郎擔百物畢陳畫圍屏成架御用監按節安設是年上諭畫郊風圖設於乾清西暖閣

宮花舊無牽牛花嘉廟時客氏自民間傳入其色青紫如初出鑪之銀亦稱爲鑪銀花宮中音譌爲露行花后識爲牽牛也亦喜宮嬪戴之後聞露行之名論盡除去

田貴妃還至承乾宮病篤上數自臨視至七月十六日妃囑託外家兄弟而沒

初田宏遇生兒囑妃求上取名上弗許妃言父艱於得子欲得天寵以壓之爾上因將易經令妃隨手展開得艮之上九遂取敦艮宏遇大喜以告科臣孫承澤澤曰此非佳兆也宏

煥宮遺錄卷一

七

適園叢書

遇叩其故孫未敢言未幾妃薨蓋十五年七月也宏遇又問澤曰艮止也又上九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是實爲妃之兆乎

八月懿安移入仁壽殿風雨連宵不輟

小人屋在御厠之左廊人二夫婦也長尺許屋倍之凡几榻枕席動用之物畢具其中外則遠以闌干其聲啁啾亦時作嬉笑怒罵之狀一日上御厠出臨視焉二人若甚驚恐上大

笑上追悼田貴妃不置時妃有女弟亦美豔上知之竟不求也懿安於別殿供安佛像欲立幡竿於殿前諭所司進估工值奏該銀一千五百兩時工尙某謂司官曰最少也須三千恐

視興作爲太易爾

田貴妃所遺二子託懿安撫養十六年元旦上朝懿安於仁壽殿行四拜禮畢復四拜謝撫皇子也

壬午癸未間國事日棘上日夜憂勤嬪妃稀得進御矣

時有宮女阿奇者能以青梅雕剗脫核鏤成花鳥纖細可愛璧之玲瓏如小盒闔之居然梅也名梅籃

長平公主年十四詔選駙馬凡皇女十餘齡留髮約年餘擇吉打扒角至選駙馬始擇吉上頭

建紅閣於萬壽山復內操

番經廠內官習西方梵唄中元節例作法事放河鐙於玉河

橋橋在乾明門之西石梁如虹直跨金海是年法筵倍盛於

煥宮遺錄卷下

八

適園叢書

舊蓋田貴妃以是月十六薨特追薦之也

乾清宮後廡陳金玉重器於凡忽顛倒雜亂失而復得守者懼得罪伺之見御榻重褥中有溺而旋者狐毛零落其氣尙

溫乃知狐妖也

甲申正月三日召對左中允李明睿於德政殿明睿請屏左右趨近御案與御衣接言良久上退還宮賜宴文昭閣又賜茶再召進上言所奏事即欲行之漏下二鼓命明睿出宮大約爲南遷計也

淨身男子大約閩人居多崇禎十七年中選三次增萬人每歲月米增七萬二千石靴料銀增五萬其未選中者散於皇城城外有堂子之佛寺俗稱無名白

三月十八日更餘上召太監王承恩入整內員爲出亡計已而微服欲奪門出不得望見正陽門城上懸白籠鐙三遂回白籠鐙者自一至三以表寇信之緩急也

上回宮見后曰大事去矣爾爲天下母當死后慟哭曰妾事陛下十八年卒不聽一語今日同死社稷亦復何所恨遂自縊

上命傳皇太子二皇子至猶盛服入上曰此何時而不易服乎亟命持敝衣來上爲解其衣換之且手繫其帶告之曰汝今日爲太子明日爲平人在亂離之中匿形跡藏姓名見年老者呼之以翁年少者呼之以伯叔萬一得全報父母仇無忘吾今日戒也左右皆哭失聲

熹宗遺錄卷下

九

適園叢書

上欲自殉先賜西宮及懿安后白帶各一并宮嬪之承寵者皆令自裁

上入寧壽宮長平公主年十五方哭上曰汝何故生吾家揮之以刃殊左臂又劒斫昭仁公主於昭仁殿年六歲矣

時中璫七萬人皆誼譁走宮人亦奔迸都市

上縊於萬壽山之紅閣所御元色鑲邊白綢半臂有御筆血詔云朕在位十七年薄德菲躬上邀天罪逆賊直逼京師諸臣誤朕也朕無顏見祖宗於地下將髮覆面而死任賊分裂朕尸勿傷吾百姓一人

上與王承恩語良久命酒對酌至三更俱醉上起攜承恩手至萬壽山上崩承恩跪帝膝前引帶扼腕同死

宮人魏氏聞賊入大呼曰賊入大內吾輩必遭污辱有志者宜蚤自計遂躍入御河死頃之同死者百餘人

宮人費氏年十六自投井賊鉤出見其姿容爭相奪費給之曰吾長公主也羣賊擁見自成令內官審之非是賜從賊羅某與歸將婚費曰吾雖宮人實巨家女也今幸事將軍請召諸貴爲嘉會可乎羅喜召諸賊豪飲及醉費竊利刃請羅入舂其喉出請行酒連刺二賊始自剄瀕死呼曰吾之不殺李賊天也

四月初三日賊以帝后梓宮葬於田貴妃墓內移妃於右帝居中后居左

熹宗遺錄卷下

十

適園叢書

長平公主被劒死復甦昇歸周皇親家順治二年主上書求爲尼 章皇帝憫之特訪元配周世顯備物遣嫁卒以憂傷成疾甫週歲而薨葬於彰義賜莊

熹宗遺錄卷之下終

右燼宮遺錄二卷不知作者姓氏專記崇禎一朝宮禁事上
卷尾注云長樂宮宦官錢守俊國變後流落金閭爲黃冠後
住虞山致道觀與王君露潛往來宮禁事皆所口述則作者
似亦虞山人如光廟兩李妃一條迎孝純后御容一條后忤
上意一條后嘗以京師急於寇警一條田妃敕居啟祥宮一
條上回宮見后曰大事去矣一條宮人魏氏一條宮人費氏
一條均與明史后妃傳合勗勤宮得魚一條懿安召上一條
選劉志選梁夢環一條上聽琴一條宮中鐙鏤金一條田貴
妃微詞構后一條后裁抑外家一條議南遷詆周延儒一條
劉太妃一條福藩陷後一條宮禁禮重一條諭戚臣輸助一
條上追悼田貴妃一條均與彤史拾遺記合田袁分住兩宮
一條與玉堂簪記合提鈴一條與酌中志合至見於陳棕宮
詞者尤多殊非小說捏造蜚語流傳可比莊烈帝勤於庶政
不邇聲色用度節儉宮廷嚴肅嘗鑒天啟朝內外交通之弊
有朕兆必痛絕之周后略言鄭鄭而誅之更速田妃薦霍維
華而斥之別宮周后言南邊還有一个家帝立窮其何處得
來后以陳仁錫爲其家門客有吾家探花之語上卽曰旣是
汝家探花莫想作閣老否后亂以他語而罷卽至推重之懿
安后言周延儒之短上怒索傳語者懿安堅諱帝堅請懿安
至欲自殺乃已防微杜漸可謂嚴已此書語語翔實而事迹
較詳則雜紀體製所以異於正史也癸丑四月烏程張鈞衡
識

舊

官

鈔

事

堂

寶

又端接至人屬

霜厓吳梅



益民書局

民抄董宦事實序

幼讀經而至世祿之家鮮克由禮讀史而至高明之家鬼瞰其室輒疑爲憤時之言及稍長涉歷世途又奔走南北逾四十年見夫鐘鼎豪華驕奢淫佚恆不免背禮而馳而華屋山邱之變遷亦數見不鮮乃深信古人之言切中事情曩之疑其憤時者妄矣嘗考近代閭閻之盛必推桐城張氏湘鄉曾氏張文端公有言曰高位者責備之地忌嫉之門怨尤之府利害之關謗訕之的攻擊之場古之智人往往望而卻步又論處里閉之道曰欲行忍讓先須從小事做起自古祇聞忍與讓足以消

民抄董宦事實序

無窮之災悔未聞忍與讓翻以釀後來之禍患也其子文和公亦述昔人之言曰富貴原如傳舍惟謙退謹慎之人得以久居身在富貴中者當時時誦此語曾文正公之言曰近世人一入宦途卽習於驕奢吾深以爲戒又勉其弟曰諸弟在家總宜教子姪守勤敬吾在外既有權勢則家中子弟最易流於驕流於佚二者皆敗家之道也玩諸公之言類皆居高明之地懷盛滿之戒兢兢然以持盈保泰爲心防於微而杜於漸宜其高而不危滿而不溢身名俱泰爲一代之偉人也乃觀於明華亭董氏遘禍始末記則有可驚可愕者案記載董文

敏仲子祖常敏怨鄉里事非一端僕人陳明尤驕縱不守法里人士積怨成憤無可呼籲始則爲檄以討之繼有昌言毀其家以報怨者一倡百和麇集至萬人頓釀焚劫鉅變董氏盡室逃避僅以身免官法亦窮於禁制欲歸罪於士林藉掩眾怒之事實鄉士大夫及合郡孝廉爭訴不平經蘇常鎮三府會鞠而諸生猶呼冤不置此遘禍之始末也夫以文敏之文采風流負天下清望嘗謝絕奄人之求書終得免於黨禍初非不知檢身者徒以疏於治家寬於馭下而子弟僕從踰閑蕩檢遂至叢眾怒而召奇殃幾於闔門俱燼今之人風流文采不

民抄董宦事實序

知視文敏爲何如鑒於文敏之往事其亦有覆轍之懼而思所以防未然乎此卷舊爲江山劉氏彥清藏本今歸長洲吳氏瞿安崑山趙君學南假鈔於吳氏授之梓人篇首闕文悉依原本學南之梓行非揚惡也亦欲使享世祿居高明者悚然於鬼瞰之可畏而曉然於禮之不可不由行忍讓戒驕奢謙退謹慎以免高位之危庶幾遠希桐城近法湘鄉而身名俱泰其警世之意蓋深且厚矣讀是卷者倘僅以稗史視之謂可資茶餘之談助也豈學南刊布之初心哉甲子十二月鳳陽俞錫疇

民抄董宦事實

又滿樓

萬曆四十四年三月初二日華亭庠友范廷芝

名景被鄉

宦董其昌遇死先是四十三年九月內董祖常

其子統

領家人二百餘一更時分明火執仗搶府庠生陸聲遠

名兆家使女綠英英係陸友家人之女承繼於董宦家

人英以本生母病往探未回祖常遂疑有他故輒肆打

搶打擄陸友家資幾及臥內以致通國切齒造黑白小

傳五精八魂記以醜詆之有蘇州人說書錢二者在街

唱說覓錢廷芝從旁竊聽竟爲董僕所見密報其主遂

擒捉錢二鎖打而坐廷芝以主使之罪通跪於庭廷芝

民抄董宦事實

一

不勝憤鬱而死死後廷芝之母馮氏室龔氏與董姨親

而廷芝之子生員范宗文

名啟

妻董氏又係宦族孫女

兩世姻婭且馮氏係萬州知州范訥齋之室人五品命

妻八旬寡母料必無及禍之理故攜媳龔氏帶三四婦

女轎往宦家訴其死之不自痛其死之非命而不意其

昌父子全不顧親誼喝僕陳明董文等將馮氏龔氏揪

髻剝鞋手毆廳前急拖出外二氏且跌且走見而憐之

香扶掖至坐化菴中其使婦四人祖常俱繫縛之於太

史椅上剝去其裙百般辱治有不可出口者又將自破

檯腳每人亂打腿足當時青腫寸許反妄報府縣捕官

謂范氏登門打搶及捕官至只見馮龔二氏毀衣破面
蹲仆菴中羞啼不勝而已嚴知事至宦茶廳之後猶見
縛一少年婦女去裙露醜亟掩面而出噫是尙忍言哉
自是合郡士民縉紳先生俱忿氣沖天罵聲載道而民
抄之禍作矣時初六日也

三月初八日吳玄水聞董其昌赴撫學二院告狀

與書

千思萬思思老先生今日之事不難於動上官之聽而
難於平下民之情人情洵洵僉謂尊從去范氏之裙衣
觀婦女之下體罵婦女之腿足於破椅之上而亂捶掠

民抄董宦事實

二

之街衢萬口詬詈繁言真有一人爲倡萬人爲從風雨
驟至甘心潭府之意誰爲閣下痛切言之者乎今日閣
下只宜返躬引咎愈自抑損以貴族調貴族之壻將尊
從之囉哩者痛加懲治械送公庭庶人心一平大難立
解否則閣下雖往如一家机杼何

馮氏合族冤揭

揭爲毆姊異冤寒宗受辱懇激公憤以翦元惡以扶孤
寡事先父南江公以名御史諫言曾受廷杖卹錄忠臣
先兄敕齋公垂髫救父刺血上言旌表孝子事傳史冊
名著鄉閭詎有一體所遺子女親被凌毆慘酷異常如

姊馮氏范宜人者適州守范訥齋有子生員范景近爲
臬宦董其昌惡孽董祖常父子濟惡自致公論不容傳
播黑白小傳輒聽讒言駕景揚播逼死非命景男生員
范啟宋哭父未醒姊痛年八旬僅存一子陡死無辜哀
痛徹骨遂以母子至情且恃媳龔氏係宦室之妹挈往
同訴豈料其昌祖常狠心不改殘虐愈甚立喝多凶將
妹繫臂毒毆揪髮跣足揪仆泥溝扛推鄰寺百般毆辱
目擊淚零耳聞酸鼻卽今命在須臾醫藥難療繼可等
情關一體誓不返兵用是舉族會盟敢告合郡縉紳先
生五學同袍義士誰無同氣茲且八旬老姊被毆垂危

民抄董宦事實

三

誰無身後茲且五品命妻實填溝壑豈特馮范二氏共
受摧殘卽合郡士紳同遭玷辱今其昌妻氏具在子媳
具在雖福善禍淫他日之顯報必不爽於分毫然濟陽
鉅強今日之公評期共嚴於斧鉞繼可等世奉先規素
甘株守但禍延同室莫比鄉鄰伏冀通國高明各持清
議勿以惡勢退阻誓翦元凶毋令奇冤不白士紳幸甚
世道幸甚先靈幸甚孤孀幸甚

具揭馮繼可 仕可 還可 時可 大登 大受
大咸 大文 大補 大廷 大聲 大盛 大猷
大京 大辰 大業 大勛 大曹 大諫 大酋

大儒 大昱 鼎揆 鼎奎 鼎如 鼎衡 鼎臣
鼎弼 鼎爵 鼎亮 鼎玉 鼎桓 鼎位

五學檄

聞之惡盈而降罰天理之公冤慘而必伸人心之正吾
郡獸宦董其昌稱小有才非大受器諂交奄宦先見擯
於詞林藐視諸生復無狀於學校直至捧頭鼠竄尙貽
笑於楚中方今伸喙鴟張更作威於吳下近得黃緣藩
臬妄圖再入宮僚其如中州撫臣謂此輩宜置之高閣
兼之大梁先達知小人當擠之下流手揭甫行自謂襲
請告活套肺腑畢露竟代題休致虛名不齒於人正宜

民抄董宦事實

四

負愧於己乃反招亡納叛黥徒逋賊盡數養爲爪牙並
無家教義方劣子頑兒多方張其羽翼兄弟濟惡祖和
其昌在彼善於此之聞父子逞兇祖常居殆有甚焉之
上宣淫不顧帷薄共聞同室兩廝聚博不惜衣冠惟冀
千金一擲挫合陳明潛窩死士劫搶徐氏坐獲厚藏凡
可虐士害民無不攘臂稱首如山罪孽罄竹難書如府
學生員陸兆芳吾松良士本郡善門因豪奪其綠英之
女童旁撰得黑白之小傳竟不自羞無辨反輒根究株
連范景之傳書豈其然乎莫君之秉筆吾不信也頃范
景含冤物故直由威逼使然若啟宋瀝血哀鳴實爲慘

但故爾八旬之受封母匍匐於龍門者何事垂命之未
亡人躡踊於虎穴者何因如其昌祖常者謂宜負杖請
刑或可慰孤謝寡豈恣百般之毆辱致兩發婦徒步倉
皇更施淫毒之慘刑將諸隨婢剝視穢虐試聽與人之
誦盡傳元惡之眞嗚呼苟有人心誰無公憤凡我同類
勿作旁觀當念悲狐毋嫌投鼠奉行天討以快人心當
問其字非顧米畫非癡黃文章非司馬宗門詞翰非歐
陽班輩何得僥小人之倖以濫虛名并數其險如盧杞
富如元載淫奢如董卓舉動豪橫如盜跖流風又烏得
竊君子之聲以文巨惡嗚呼無罪而殺士已應避諸四

民抄董宦事實

五

夷戎首而伏誅尙須梟其三孽嗚呼嗚呼昔金閭凌宦只
因一士之仇今日玉峯周家亦非通國之怨較之此惡
不啻有差若再容留決非世界公移一到眾鼓齊鳴期
於十日之中定舉四凶之討謹檄

十五十六民抄董宦事實

董宦父子既經剝視虐辱范氏由是人人切齒痛罵無
不欲得而甘心焉又平日祖和祖常祖源父子兄弟更
替說事家人陳明劉漢卿陸春董文等封釘民房捉鎖
男婦無日無之斂怨軍民已非一日欲食肉寢皮亦非
一人至剝視毒淫一事上千天怨惡極於無可加矣斯

時董宦少知悔禍出罪已之言猶可及止反去告狀學
院告狀撫臺要擺佈范氏一門自此無不怒髮上指激
動合郡不平之心初十一十二等日各處飛章投揭
佈滿街衢兒童婦女競傳若要柴米強先殺董其昌之
謠至於刊刻大書獸宦董其昌梟孽董祖常等揭紙沿
街塞路以致徽州湖廣川陝山西等處客商亦共有冤
揭黏貼娼妓龜子遊船等項亦各有報紙相傳真正怨
聲載道窮天罄地矣時署府黃同知署縣吳推官俱以
公事出外至十三日始歸百姓紛紛將謂府縣風力可
以擒治不知其昌在蘇州先以虛詞與二府尊說過卽

民抄董宦事實

六

諸生進講曉曉無益也自此民怨益甚日多一日又次
早十五行香之期兩府見百姓擁擠街道兩旁不下百
萬而罵聲如沸知民情怒甚因生員之講遂拘陳明責
二十五板羈鋪百姓聚集不散自府學至董宦門首擁
擠不得行罵者不絕口董宦之堂兄董乾庵董光大等
猶持董宦冤揭分送被百姓各出扇於袖中或拾磚塊
亂打一時忿聲徹幾里董僕知事不濟雇集打行在家
看守而百姓爭先報怨者至其門先撤去旗竿防護者
將糞溺從屋上潑出百姓亦上屋將瓦礫擲進觀者羣
持磚助之而董宦門道俱打破矣百姓皆曰陳明橫甚

先破其居可也於是二人揮手羣而和之數十間精華
廳堂俱拆破矣午後稍稍散去至未申時分復集欲起
火燒房而天適雷雨百姓料雨可滅火今夜無益姑止
之至次日十六日百姓仍前擁擠加以上海青浦金山
等處聞知來報怨者俱夜潮齊到於本日酉時雨童子
登屋便捷如猿以兩卷油蘆蓆點火著其門面房是夜
西北風微微火尙漫緩約燒至茶廳火稍烈而風比前
加大延及大廳火趁風威迴環繚繞無不熾焰時百姓
有赤身入火中搶其檯棹廚椅投之烈焰中以助火勢
者東邊唐宅楊宅西坐化庵與王宅俱大書此係某宅

民抄董宦事實

七

房此係某姓房又將鎗籠高揭樹立於屋旁百姓見火
稍侵及他家者卽羣爲救滅只燒董宦一家住宅且拆
且火數百餘間畫棟雕梁朱欄曲檻園亭臺榭密室幽
房盡付之一焰中矣對河陳明之居先經拆毀者亦一
燎而盡明之妻不過一黥刺賊奴之婦乃其死以百金
沙板蓋之被多人舁至火中破而焚其屍孰謂服之不
衷非身之災也噫董宦平日美居室凡珍奇貨玩金玉
珠寶與夫麗人尤物充牣室中今俱一時竄取於他人
之手而若妻若媳若子女流離奔竄聞有竊負而逃前
以此施今以此報天道好還何不爽乃爾哉時海防欲

點兵出救登轎於理刑廳前吳四尊差人稟止曰不必
出救百姓數萬恐有他變也雖云老成之見聞亦云不
滿於董宦虐范之事耳是夜火徹夜不止厥明而祖源
之居又焚矣祖源雄於父貲而其妻又爲徐相國玄孫
女蘇州申相國甥女奩資極盛初闢居時止數十椽以
後廣而大之乃盡拆賃房居民之居而改造焉親見其
未遷居之小戶被董僕揭其屋瓦露居雨立逼逐搬徙
而無奔者造堂房約有二百餘間樓臺堂榭高可入雲
粉堊丹青麗若宮闕此真輪奐之美也乃落成未半載
一炬成灰漸滅殆盡僅成故宮遺趾令人歎息於荒煙

民抄董宦事實

八

斷石之間而已令祖源復過此安勝禾黍之痛哉時祖
和一宅介其間巍然獨存蓋以平日稍知斂戢民怨未
深故也至愚之民報施不爽三代遺直猶可想見斯民
云
白龍潭書園樓居一所堅緻精巧十九日百姓焚破之
拋其樓之匾額抱珠閣三字於河曰董其昌直沈水底
矣
坐化庵正殿上有一橫書大雄寶殿旁寫董其昌書之
匾百姓見之爭拋磚亂擲寺僧慌登殿拆下諸人持刀
碎剗削之皆曰碎殺董其昌也

府學明倫堂有會魁牌匾一座十五早天未明時被人拆下打破其昌事平後復自做安置

十七日有一帶巾穿月白綢衣者年可五十許手持扇遮日扇乃董其昌寫者被一人扯破之其人猶爭嚷不已立被四五十人痛打扯破巾服而去

時董房尚有粉牆未盡倒者被人爭寫淫瀆之言獨有一老翁題詩於其上曰福有胎兮禍有基誰人識得此中機酒酣吳地花顏謝夢斷鴛鴦草色迷敵國富來猶未足全家破後不知非東風惟有門前柳依舊雙雙燕子飛

民抄董宦事實

九

府示

署松江府事海防同知黃 示為嚴禁事照得朝廷立法萬民有怨本府正以行法而伸冤者也除豪奴陳明已經差拏正法爾百姓宜各靜聽如平時受冤許即具狀赴府陳告代爾申雪不得亂行自干法紀牌到即刻解散赴府鳴冤特示

又示

松江府為嚴禁事本府備知陳明貫惡已拏正罪一面通申院道照法嚴懲我百姓各歸家安生不得仍前擁聚自罹法紀故示

又示

松江府示董宦平日斂怨於民陳明昨又肆惡於范本府正痛恨而思大懲創之今爾百姓焚其房屋搬其家資令宦一門鼠竄亦足懲其惡而暴其罪矣今即宜各歸家靜聽院道詳處毋得再擁擠生端致干官法特示

縣示

署華亭縣事理刑推官吳 為禁約事照得豪僕陳明虐辱范婦已蒙本府責監正罪董宦素多招怨致被爾等一夕焚抄其罪兩足償矣聞爾百姓尚未解散喧闐雜遝意更欲何為縱本宦與豪奴尚有未盡之辜本府

民抄董宦事實

一

現申院道另有詳處爾輩止宜靜聽亦非旦暮蜂集所得了也示到即各歸生理若再擁擠府縣捕官帶領兵快一一鎖拏即以亂民論矣毋貽後悔特示

十七日示貼坐化庵

府申各院道公文

松江府為地方事本月十四日合郡士民因生員范啟宋受鄉宦董其昌冤害憤憤不平隨該署印同知黃與同推官吳用言慰諭已各心釋至十五日復稱本宦家人陳明等平時助虐罪狀隨行拘責監候士民旋即解散不意次早午後有平日受害上海人民并衛所軍民復至鼓集三縣百姓喧稱怨填滿街道先燒陳明房

屋後燒董宦兩宅其非係宦房一椽不動各學生員並無一人在彼第百姓眾多恐致激成大變屢經出示嚴諭安輯理合呈報伏候詳奪施行

十七日董求吳玄水書

四宅焚如家資若掃弟業抱恨及見申文與諸告示語語侵弟以弟爲三縣惡人洗宅抄家之外別有鍛鍊弟有死不瞑也兄翁苦心雖軻離卻步至爲弟籌尤出兒曹盛氣雄心之表不謂一念憤激卒罹此殃今幸終教此輩如蛇虎官法所不及者天譴自及之典之用重用輕犯之用眾用寡悉聽之於有司今兩臺必須上疏上

民抄董宦事實

七

疏恐鋪述府文民抄之名易避也今求許陸徐杜諸公之書未求正法先求正名歸其孽孽於學校而寬求於民弟庶有解焉即乞兄翁雄筆屬草以速及兵尊爲貴如其不可另行一路也弟在泖莊小兒亦往報窺初舍姪調停揭到學院爲急倘兄翁有路亦望多方及之總祈不失鄙意不必弟會過也感悚筆不能盡

府學申覆理刑廳公文

松江府儒學爲地方事奉本府署縣事理刑推官吳開奉督學憲牌查爲首講事生員等因奉此遵依就經會同本學訓導馮等從公緝獲查得董宦於舊年八月內

因生員陸兆芳家使女繼養宦僕之家此女探生母未回董僕陳明糾眾打毀陸兆芳家資將女搶去街坊傳聞共忿致有流言黑白小傳並醜冒曲本董宦告府嚴緝並無主名捕得說書錢二口稱生員范景因號呼告冤顛蹶求白董僕又逼至董宅本宦復令跪庭與錢二面對景歸遂不勝憤激而死伊母馮氏因媳龔氏係董宦內親孫媳董氏又係董宦族女帶義婦三人偕往辨誣分理董宦羣奴將馮氏龔氏昇入僧寺其隨從婦女去棍打辱傍人目擊咸切齒不平於是三月十五日生員齊集明倫堂本學行香時眾口一辭歸咎董僕陳明

民抄董宦事實

三

總府究治本府牌拘陳明即時散去並無聚眾扛幫攘臂喧逞等情不意本月十六日三縣軍民烏合萬餘共稱報仇忽於本日酉刻燒燬董宦第宅并家人陳明房屋其時並無生員一人在彼今據始末根由爲生員范啟朱稱冤者五學之生員火燒董宦者三縣之百姓稟府申理並無首難百姓喧聚三日豈由主使今蒙信牌查究生員倡首一二人因事起一時議出眾口並非糾眾狂逞實難妄指首從今將始末緣由合行具覆伏乞照驗施行

府學申覆學院公文

松江府儒學爲地方事奉欽差督學御史王憲牌前事
備仰卑職細查等因到學奉此遵依查得三月十五日
行香時五學生員在於明倫堂爲生員范啟宋眾口稱
冤俱係作揖從容跪稟隨蒙本府許提陳明原無齟齬
顏色諸生亦皆欣然謝散並無閑眾攘臂況董宦及范
啟宋俱不在家彼此已無對理則諸生不過一稟爲了
事治一陳明爲完局而十五日即蒙本府提陳明責過
二十五板又羈候正法諸生咸頌本府昭雪之速矣又
每月朔望諸生集候本府行香時以爲常實無聚眾扛
幫至於傳檄一節或暗貼通衢或撒遺在地此必平時

民抄董宦事實

三

抱怨深者所爲深屬影響無據更難臆及再照百姓放
火在董宦受禍已烈府縣牌禁示禁不下十數次而此
儕猶若罔聞在卑職受事雖淺竊見士子彬彬雅馴遵
奉學規者家至戶到屢奉憲札行查焉敢絕無一報誠
以縱之既未得首事之人枉之適以重濫及之害實難
以爲首曲徇妄報者也今奉行查合行從實回覆伏乞
照詳施行

署府理刑吳初審申文

審得王皮曹辰一係兇徒一係惡少而所謂一條龍地
扁蛇等則皆郡中打行班頭也此輩蜂聚蟻合實繁有

徒幸地方有變以逞其狂葢日夜幾之望也昨歲生員
陸兆芳與董宦家因一婢競口道路輒有歌謠流播無
怪董僕陳明之根究耳及蔓延范啟宋之父范景景故
與董有衿雅心不相甘盟於城隍控於董宦憤鬱發病
而死死之後景八十三歲母馮氏挈景妻龔氏偕三女
奴造董第且哭且冒其被羣奴醜辱要亦自取焉耳董
奴縱不爲無罪告之官府固有三尺在五學輒傳札而
起三月十四日鳴於府十五日鳴於庠若見爲義激然
者時府署印海防廳理論之法疎之拘責陳明下獄以
謝之諸生唯唯斂手而退政堪結局耳而孰意甫越一

民抄董宦事實

西

日王皮曹辰諸人遂乘此爲燒搶之資也因摩而呼先
騁而倡海邦之民輕剽易利剽那之頃聚者萬餘始之
焚陳明之廬起火於貯米之廬席繼而燒董宦之堂屋
蓋自酉戌迄於黎明颺起燄發勢不容撲畫棟雕梁奇
珍祕玩盡爲祝融之所有僅於一宅未及燃毀會本府
差捕官兵快星馳赴救又屢出嚴示高牌大呼禁遏而
後漸次散去此等景象豈清平之世所宜有邪夫董宦
夙有文望名重鄉邦縉紳中咸以爲今之米南宮蘇玉
局物外立襟夷然有所不屑不知何時賈於閭閻而得
此奇禍邪豈真有含冤難復者乘機遣會一倡百應聚

蚊成雷驚司馬之家燕負羈之宮有所不恤邪本職承
憲發問節次嚴審放火蘆蓆者出王皮手當堂質之里
鄰眾目咸識認矣放火董宦房屋者出自多人而縱燕
於雨未冠手其一上海聲音面肥者現緝未到其一華
亭聲音面麻者爲曹辰當堂質之里鄰眾目咸識認矣
鞠王皮向與盛心洲構訟陳明居中受錢擺佈怨之刺
骨曹辰先事前一偶立董門被董僕推跌不遜董僕
擒進持磚剝衣重毆怨之亦刺骨其報復之情可知且
二兇當官不能自辨祇云董宦罪惡深重人久要民抄
非我一二人其爲魁首無疑矣一條龍即胡龍地扁蛇

民抄董宦事實

五

卽朱觀嗜搶如飴走險若驚固其素習尤不足惜如趙
二則董僕執爲戎首本犯訴無干涉金留初審供認已
明及再審含吐不盡董元卽其昌伯祖大理寺少卿之
嫡孫與其昌爲從兄弟因元
平日得罪於陳明計令子婿毒殺之又陷於搶使其
斃於獄中元之堂兄董敬庵再四求救陳明執不放族
人董光等不平痛罵董其昌儲天卿沈石磷此輩皆
至焚寬單於大理公之藥所則或與事而未必搶或搶而未必燒又當細
讞情實再正厥辜討奄宦而無鬚誤誅滅胡羯而高鼻
濫死不可不監矣至於生員宜守臥碑自愛其鼎一言
一動小民將則而象之而一人有譽眾友不平似出狐
兔之悲實類鸛斯之黨雖放火之夕委無一人至者而

肇端之咎將誰執乎范啟未十四日告狀姑蘇十七日
告狀江陰固不能分身號召而陸兆芳先事起釁且據
董僕有暢哉暢哉等語雖審尙未確始禍之端安所解
乎據各學教官所申合郡縉紳所論與諸生了不相干
董宦弘襟廣量亦云冰消霧釋乃本職竊謂作亂之民
固宜誅之以懲悖逆之萌兆亂之衿亦不可不懲之以
杜囂陵之漸也明有法度幽有鬼神通國有公評昭代
有法守殺人媚人有人心者不爲縱奸長惡司法紀者
不敢惟是事關重大非本職愚闇所能勝其任且自爭
婢之初以迄焚屋之後或擗綬遠行或辭篆臥病總未

民抄董宦事實

六

親經其事海防廳時署印務見聞較真查訪必確伏乞
憲臺批示該廳本職會審或委別府精明官一二員前
來會問敬當告之文廟誓之神明於公廨處所集一郡
士民從公處斷庶足以定應重應輕之典而服匹夫匹
婦之心耳至若府縣巡捕陸哨練兵等員役非不共有
守禦之職然哆口既易當局實難兵快幾何不足以禦
千萬人也明甚未奉憲令不敢擅稱兵傷殘小民也又
明甚矧救護心力已盡保全仍有一二非卑職所敢擅
便也

學院駁批道申

據詳行兇惡少不過爲打搶財耳豈可卽指爲民抄此事豈孽原起學校查該府原申十四日諸生稱范之冤已露甘心於董之意十五日持札聲董之罪不挈正其僕不散顯肆挾之詞況暗中搆禍更不可知二三廣文尙欲以空言塞責卽據申文自相矛盾更可異者臨變束手則稱千百定亂正法則以無賴數人了事公堂上持札的是何人一得主名則單札從何而來便確何今月餘未報保奸廢法是誰之責該府且然何況廣文倘再推諉本院素行不孕於士類法故見撓於所司奉職無狀便當自劾而去此察卽欲爲諸執事寬假得乎

民抄董宦事實

該道速行理刑官會同海防并責各教官將兆亂青衿多多開報一面先行報院一面解道確招詳解

兵道駁批

看得董宦被禍之烈其所不甘者民抄兩字卽謂爲士抄亦應坐以確據今據刑官之審已得其詳乃此一變也豈悻悻無賴數人遽可塞責邪況金留當眾誇許自謂葛成因而有乘機肆搶者卽輕重有間不可一執問邪雖鼓倡原非多眾而聞亂實繁有徒此而徒防株累不顧網漏得無諱奸長亂且恐無以謝地方也至生員前一日之聚講觀望者業已填塞惟茲多口乃起戎心

卽曰眾生咸在也而倡首傳札者屬辭動眾者必自有之羣聚頗類扛幫傳札又似挾制學院以學政嚴札查訪寂無一報又難以模稜終局者若以護惜爲作士氣豈其然邪除批該廳會海防細審明確勒限招解覆審另詳

學院奏疏

欽差提學御史王以寧一本士宦因事忿爭棍徒乘機煽禍先據實上聞恭候敕旨以飭法紀以杜亂萌事臣奉命提學江南一稟敕書及欽定條約行事臣既不敢踰法以墮職掌各屬士子亦不得明犯以干憲條此臣

民抄董宦事實

太

日夜所飲冰共矢者乃不意崑山有鄉宦周玄暉之亂紀公行松江有鄉宦董其昌之遭禍慘烈也除周玄暉一事先經撫臣王應麟會同題請伏候聖裁外看得參政董其昌始以女奴與府學生員陸兆芳許訟繼因傳奇小說與生員范啟宋父子爭怨各抱不平遂開釁端二姓越數百里赴職投狀而事外之人輒從中鼓煽搆此奇變狂生發難惡少橫起董氏主僕之住房一夕成燼殺死三命似虛燒陳明之母一棺是實此誠浙省民變以來所再見者臣卽欲具疏奏聞亟查主名無奈有司掣於旁撓轉展支吾除毀始陸兆芳先行黜革同范

啟宋候問外札催再三經蘇松兵糧道高出招詳僅獲兇犯王皮等八人首難青衿無一人詳申駁催而後報有郁伯紳等五生爲首扛幫又提兩學教官面查而後報有姚瑞徵等五生協投冤揭卽無民抄一事應按法行黜矣先將該道開報者分別革問將該學開報者發道覆核定罪至於行兇惡少據報拏五名則脫逃見捕者不與焉是變也白晝大都焚搶無忌非直一方之變所關風俗紀綱甚大職叨司風紀惟應朝聞難而夕正法以早杜亂萌惟是駁行嚴鞠屢催未解謹會同巡撫王應麟先將查報情略據實奏聞至若變起之日束手斂足全不爲地方擔當變定之後半吞半吐只知爲青衿卸脫畏旁掣甚於畏法紀遷延至今該地方有司實不能逃其責者候各犯俟該道招明解到并應參官員另行酌議請旨定奪伏乞敕下再加覆議行臣等遵奉施行奉聖旨已有旨了該部院知道

學院駁牌

督學御史王爲學政事照得本院奉命江南督理學校遵奉敕書與欽定條約頒行恪守甚重也不意松江各學生員弁髦法紀傳札聚眾當堂要挾如董宦一事業已明犯敕旨矣該學教官猶謂與諸生無與不知所

民抄董宦事實

九

職何事所遵奉者是何學政試問考行簿爲何而設札查再三如聾如啞如抗違不報溺職殊甚凡教官不職者輕則戒飭重則提問欽定教條內開載甚明本院豈敢一概姑息廢墜職掌合行提考牌仰本府卽提本府及華亭縣兩學教官限五日內解院考察以憑面審毋得遲延須至牌者

合郡鄉士大夫公書

公啟董思白焚宅一事變實異常然皆三四輩利搶之徒乘機局訂與學校毫不相涉也先是舊年董氏與陸生爭使女尋已中解而陸生含忍杜門矣此一案也久

民抄董宦事實

三

之黑白小傳起莫得其所從來蔓延范景景以憤死景之母妻傷焉泣往而陳明辱之諸生鳴於庠陳明下獄諸生散矣又一案也松之人每遇一奇聞輒聚觀如堵不逞之徒乘觀者爲聲勢焚而抄之勢不可止董宅爲燼矣又一案也夫含忍之陸生於謗書起火無與也倡言之諸生於越宿之焚搶無與也事已三截情各不蒙萬目昭彰已非一日況焚抄渠兇似應嚴緝脅從諸黨易涉非辜而必欲指杜門含忍者爲首事波明倫聚講者爲禍先無論陸生可憫眾青衿可原而揆之事理蔓延株連恐後來終無了局董思白高明閒曠鄉黨所推

安陸生所以安董安學校正以安郡城若台臺不加憐
察奪陸生之衣冠坐諸生於一網甘心士類爲一家全
勝之局則他日有叵測之患生輩居城者置不一言亦
與有責焉向以遠嫌並未通啟茲且事不獲已敢合詞
以請實爲地方非關遊說也倘片涉虛神明殛之謹啟
此張侗初筆

王孫熙 王明時 徐三重 張希曾 許樂善

吳 炯 錢大復 李叔春 陳所蘊 王 焯

李益亨 杜士全 鄭 棟 洪 都 何三畏

陸彥章 張翌軫 莫是豹 徐禎稷 張 鼐

民抄董宦事實

三

陸懋修 陳敏吾 潘大儒 陳國是 王元瑞

錢龍錫 錢士貴 張肇林 以上共二十八人

合郡孝廉公揭

揭爲僭陳輿論上白士寔以全鄉紳以安地方事董宦
焚宅一事實遠近駭聞然禍因利搶棍徒聞有報怨之
民乘機蜂起與學校絕無干涉舊年八月間董宦爲一
使女誤信僕言與生員陸兆芳爲難鄉紳何節推吳祠
部勸解陸生甘心含忍自秋迄春抱病杜門此臨訊時
董僕陳明之面吐可質也迨黑白傳起董宦根究無跡
意疑生員范景景不勝憤懼而死其母妻恃屬姻親挈

三女奴往訴不意遭陳明等刺視醜辱遂致道路不平
諸生義激因十五日升散之期爲范生昭雪之舉隨蒙
府縣署印公祖溫諭且下陳明於獄諸衿旋即解散而
民情尙未釋然三縣軍民各出冤單軍以拖賴三倉糧
爲辭民以攬攬公事爲辭黏貼牆壁窮鄉委巷無所不
到署印黃公祖急命地方塗抹揭去而若要柴米強先
殺董其昌之謠已遍傳閭閻矣時董宦見萬民洶洶禍
在旦夕糾郡中打行惡少扞衛而此輩利於有事先飛
瓦礫撒糞湯致觀者愈眾人情愈憤而董氏父子巨宅
付之一燼矣夫始難爲聚觀奸民已與諸生無涉焚抄

民抄董宦事實

三

在十六酉時其去講期又遠所以本府本學申文皆言
並無生員一人在彼今董宦急欲鳴冤而諱言民變輒
歸罪於學校先加起釁於陸生不知根由釁端一起於
范景之冤死再起於董奴之凌辱而速禍於打行扞衛
之人若杜門含忍之陸生牽連在詞已出不意即吳公
祖庭鞫兩次未有誣執至十三日復審而董僕與硬證
始有暢哉暢哉之語此仇口所誣其爲不足信明矣況
合郡縉紳與董宦豈無狐兔之感反出公言與陸生申
理則起釁不在學校又明矣伏乞台臺稍採末議莫輯
一方俾士民得見天日斯真再造之恩矣若語涉文致

鬼神實鑒臨之謹揭

唐有家 姜雲龍 王獻吉 張汝開 杜士基

張方陞 董中行 曹 蕃 吳克昌 雷 迅

董復初 楊汝成 沈匡濟 姚元胤 張元復

張爾侯 王秉冲 金以魯 謝秉謹 馮明玠

嚴中立 許士奇 何萬化 張蓋臣 金時揚

奚時申 胡開文 姚 鏜 陳所聞 王應伯

倪家泰 沈可紹 宋懋澄 張瀛選 張賓選

王 臺 顧伯騏 張拱端 張軌端 謝應聘

蔣爾揚 王昌會 李繼元 莫道醕 王 坊

民抄董宣事實

高秉經 朱紹元 黃廷鵠 陳肇元 張方建

陸起龍 以上共五十一人

學院回書

伏讀台教深荷發矇匪直計安桑梓所嘉惠於不佞者德意甚厚竊思事之顛末原有三截發從何起難言盡不蒙不佞與董宦向無一臂之交因于役費郡繼接片談諸青衿皆吾子弟而敢左右袒惟是變出創見遠邇駭聞決難草草結局奉行學政豈是甘心三尺未申先坐一網不佞不敢受命云他日叵測而應務姑息以安地方恐斷不可長或亦非名區之福也俟該道詳至諒

有處分敢此佈復

吳理刑回書

恭承隆札見示已晰士民情形但洗冤奉法五載來兢兢自矢寧於茲事而渝之昨申文尾有殺人媚人有人心者不爲縱惡養奸司法紀者不敢句實鄙意所寓矣但學臺怒形於色見問語涉慢罵不肖實不能堪便有頃刻挂冠之念而道尊慈藉甚婉恐此事禍民禍士以致禍官株連蔓衍未有所底也在不肖申文多方調護以祈消之於平化之於小尤祈各位老先生俯垂體察俾立宰平心平理而大難可次第平耳尤次草復其就裏種種非筆所可吐統希台炤不宣

民抄董宣事實

云

又請教各士夫書

昨承列位老先生公札見示所以爲青衿蒼生請命者至矣但通郡公論如此而上司與告者之言又如彼冰火星淵迥不相似且院道開口輒曰誅亂民治亂生不許漏一人是松江合府無可赦之民可赦之士也其責有司不曰蔽護而曰模稜是松江合府無可信之官也稍有骨氣者誰能堪此黃老先生欲去不肖義不獨留未仕者裹足而不敢入貴鄉其爲不守之邦乎有司所據爲公者民情耳士論耳民不足信矣士又不足信矣

幸有列位老先生在事局之外有司縱不信人亦不敢言通郡縉紳盡不足信也謔言先入難於拔山竟使不肖輩何以仰承之今用言求教乞台臺再詳示燒搶之爲士爲民構難之誰非誰是有冤抑之情而下或未伸有幽微之狀而上或未達皆望縷指眉列以剖焉一郡大難在仁人君子決不忍守寒蟬之操視父母之邦胥而爲禍也憲牌一日三四至積威如火謹將四張台覽乞勿靳指陳下吏幸甚地方幸甚

道尊回書

不肖出于役雲間則諸老先生辱臨之而開誠誨督若

民抄董宦事實

三

以出爲可教也者是明不鄙而出之感德可知也董思白事固已聞教於大君子矣陸生之革學臺止據原呈之呈誤而督責未已不肖反覆稟白終不見信迺思白復投一呈又以爲燒三宅殺五命焚二棺種種聳詞其言深有憾焉以致撫學二臺堅信地方爲隱隱鄙言爲庇護而切責深求之札如雨下矣學臺必欲以學政難諸生謂十五之聚講卽坐以毀端安得云無涉不肖備述輿論且道思老平日的有召怨致抄而益不見信也殆不知此局之所終矣至於亂民乘機者原多苟免株累無太網疏且輕重自有分恐數人無以塞四方之口

茲此事之驚傳者大矣敢實佈復仰希裁察願俟嗣音以發愚覆不宣

撫臺回書

恭領大札地方事已若列眉昨卽有數言移會學院料亦無分外之督矣茲巡歷金山一信宿可到貴郡自當面悉覲縷謝教不宣

撫臺示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王爲慰撫地方事照得董宦與生員構訟初俱靜聽處分未欲創起大禍也突有喜亂奸民乘機燒搶事出異常已經札行該府訪得渠魁密拏

民抄董宦事實

三

監候聽道府審明招解外今本院巡歷茲土遍訪鄉紳孝廉及諸父老頗得其概大都修隙董宦者果有其人而聞風切齒者遂擁至千萬雖云奇禍實出無知姑與維新免其查究台行曉諭爲此仰地方軍民人等知悉以後各宜安分守法自保身家毋遇事風生亦毋見影生疑倘有指稱府縣捕差人役前來拘拏焚燒董宦人等民者不拘有無印信牌票許本境里排人等協拏送所在官司審明解院重處決不輕貸其生員亦各潛心肄業本院行卽移會學院必不致爲雉罹之禍也特示

本府覆審申文

看得董宦一事原詞而外青衿之被議者凡十有二郁伯紳張復本翁元升李潛孫肇元則各學教官遵學札開報於本府者也姚瑞徵馮鼎爵沈國光張揚譽馮大辰則兩學教官面報於學院者也姚麟祚丁宣與前張揚譽馮鼎爵張復本翁元升姚瑞徵則又爲首郁伯紳呈報於院道者也以理參之該學與諸生相習其開報者似真矣然就中如孫肇元三月十三日在學院衙門伺候批迴豈十四五兩日遂能越幾百里入講事之列哉原其故緣肇元補考之後與董宦遇於江陰城門疑其護范啟宋告狀口語刺刺聞於衛學學去府遠遠因

民抄董宦事實

三

據宦書以應上之命也卽此一生推之該學之所報者未足盡憑也至郁伯紳自相攻擊者似真矣然就中如馮鼎爵則三月十四日往迎伊叔馮宦於嘉興不在家也合堂諸生俱云十五日鼎爵實未到學也本學教官亦云止見本生曾一日在府與范啟宋同立未見十五日到學也而闢爲毀匾不亦冤哉原其故緣鼎爵眇一目伯紳欲牽以自代爲自全計也卽此一生推之郁伯紳所呈者亦未足盡憑也且不特此也郁伯紳之指馮鼎爵與姚麟祚毀匾也引倪文蛟口供及訊之文蛟則云縣學書手絕不知府學毀匾之事從無一言與伯紳

說及矣伯紳指張揚譽挑激攪婦女也引何邦文見證及鞠邦文則云范婦之往實馮氏命不由人挑激矣郁伯紳之指翁元升倡議引胡教授回文可查及弔胡教官之文卷則止云五學齋集並無一字涉元升矣伯紳之指姚瑞徵丁宣姚麟祚之傳札也引丁繼南爲證及鞠繼南則云男丁宣與麟祚等手只得一札擠擁聚觀並非傳札矣且又不特此也姚瑞徵等極稱札係伯紳手筆萬目共覩矣翁元升等極稱行香後伯紳倡言勿脫公服再進府一稟而百姓王庵萬心齋等刻揭醜詈董宦倡言民抄亦係伯紳慫恿成事矣伯紳男生員

民抄董宦事實

天

郁潛觀面質問不能置辨矣將以爲諸生交惡之語未可深信乃嚴知事係當日往董處救范婦之官亦云揚譽止來府求救未隨到董門伯紳言妄也馮趙等訓導係當日伺候行香之官亦云毀匾係天未明時不知何人打毀並未聞鼎爵在內伯紳言誤矣將又以衛官教官之語未足深信乃持札遞府者明明爲伯紳之手矣本府與眾所共覩也稟府醜詈董宦細述董宦平日父子主僕作惡罪狀者明明爲伯紳之口本府與眾耳所共聞也會審日自供十四日有不識姓名一人持帖一封內寫公札若干乞共聲擊毀宦等句投之伊家者明

明爲伯紳之言本府與眾所共記也何曾有羅織之說乎何可卸罪於人乎伯紳欲卸罪於人諸生尤而效之一卸二卸以至十千百卸將五學人人波及猶未已乎且聞伯紳自恃炙轂懸河之口巧行下水拖人之術以含糊囁嚅作詔脫之符以東扯西攀網漁人之利富生粟監受詐者不少其風詎可長乎夫書生非犯大逆安有十族連坐之條周親苟有急難萬無一足不顧之理其情俱自可原凡學政所宜處者傳札耳扛幫耳以此召罪無如伯紳之甚亦無如伯紳之確其張復本翁元升之流不過隨類進言丁宜姚麟祥姚瑞徵之輩不過

民抄董宣事實

三

因手得札馮大辰張揚譽爲親故受伏糞之災李潛沈國光爲友故召同舟之禍事體皆明情形莫掩謂是無妄則人人若有涉謂是不枉則人人又有詞本職不得不以所聞所見者錄之於後書而以人證文卷資於臺前若應重應輕應昭應晦則自有憲斷非下吏所敢饒舌矣

批中

據中郁伯紳之爲罪魁明矣不惟諸生夾攻卽該府證之甚確百喙難辨倘民抄一事果出其謀卽應從重治罪然得無有溢惡之言乎張復本翁元升既隨伯紳之

類以進言同一首倡無疑矣姚麟祥丁宜姚瑞徵等各訴得札根由明從陸石麟來而府又云出自伯紳之手是何辭有矛盾然亦傳札之的證也矧姚瑞徵本學開報爲首講事罪更浮於麟祥等張揚譽赴府求援是亦一重公案然揚譽馮大辰尙可以親故末減沈國光李潛人人有涉恐非無辜似難與孫肇元同寬者也惟是馮鼎爵可疑如止出伯紳之口以眇目自代似也然而教官開報在先矣本院詰各教官一人未確當註劣考俱云矢心共盟而後開報倘鼎爵可寬則報者奚解須提教官再與董文一對質庶無枉縱據麟祥所供陸石

民抄董宣事實

三

麟既經到官係其傳札嚴查是否造札之人作速提發蘇常鎮三府會審解道確擬詳奪此外非鑿鑿可據者不得再聽轉卸以長刁風孫肇元行令復學肄業

蘇常鎮三府會審斷詞

會審得國家三尺法士與民共之故士範於庠罔敢扞網以犯清議民式於野無敢作慝以干王章自非然者士非士而民非民法均無貴董宦之禍始基於士終兇於民亦甚烈矣事關地方政屬風紀煩煩憲札蓋其慎也其躉孽顛末各犯填詞黃同知吳推官先後申報亦已詳明乃憲猶督過諸生必欲麗於法者夫亦以士首

庶民嚴於民自不得寬於士乎然情罪固殊難以一律齊也除陸兆芳先蒙褫革孫肇元先蒙昭釋外今審得郁伯紳好剛任俠口若懸河率眾鳴學持札稟府人人共見共聞諸生念云無伯紳則無今日雖民抄一刻難以懸坐而首難何疑也張復本翁元升姚瑞徵沈國光皆當先講事鼓如黃之舌而附之翼雖在講事之列然不過逐隊而趨耳若李澹則訴稱茅山進香回過無錫遇啟宋偶語董文兒而憾之因報焉然學師證其同講事矣張揚譽馮大辰均啟宋至戚挾持控告同投冤單事實有之然非傳札講事之列此三生者罪又其次也

民抄董宦事實

三

究陸石麟之札文則自方小一來小一供稱方正學世派十五日行香祖祠從門上揭之歸過文廟遇其師馬或送閱陸石麟姚麟祚從旁接觀之至丁宣遂九而投於河於是逼出莫知所起而此一紙獨出自方小一之手不無可疑乃嚴拷至再不肯招服復拘刻匠顧心陽嚴行對質札文授受來歷亦抵死不認法窮於無可加情亦無可求矣此數子者在姚麟祚陸石麟年少負氣不無喜事之心稍示降懲亦不爲過若丁宣投札於河猶知畏法馬或方小一則朴訥之夫亦非知情是宜並未減者也馮鼎爵則江教官報稱前一日見爵於府門

首十五日未之見亦未聞其講事也毀匾則馮教官稱天未明時不知何人打碎難坐鼎爵則郁伯紳誣攀不足信明矣是宜爲昭雪者也夫董宦夙擅文望名滿寰中今以使女之故被造黑白傳奇玷其闕闕此卽賢者難堪范景以錢二妄指作傳遂誓神忿懣以死此莫致之命於董何尤至其母妻藉內戚之情登門訴罵隨從婢女四五人概被剝打虐辱景之母妻羞窘逃回則奴輩之不法而或董宦未之知也諸生一時過信啟宋之詞以耳伺耳以目伺目忿激成仇揚袂而起五學若狂穢詞加遺騁一時之意氣忘當機之隱禍宜其有今日

民抄董宦事實

三

耳然諸生爲啟宋發憤第傳札講事已耳詣明倫堂詣府堂稟官已耳雖似有甘心於董之意祇爲口說之騰並未至於董之門也至該府責監陳明旋解散矣夫何奸民王昇金留久包禍心乘機而動以報怨爲名以陳明爲指夫明黠奴誠多招怨於外然主未必知抑獨不可鳴官就理乎何乃一呼百應先焚陳明之居繼焚董宦之宅并城外書館打毀殆盡擄奪者數十人而聞風踵至蜂屯蟻聚將至于萬人董氏合門鼠竄毀室攫子禍誠烈矣董宦既受子衿之誦不旋踵而離亂民之殃無惑乎抱恨焦土卽不能忘情於子衿而干憲不已也

參看得郁伯紳等並遊覽序罔守準繩意氣雖激於同袍利害弗顧其所止扛幫傳札似違欽定之條率眾稟官殊符挾制之例狂瀾既逝懲創宜嚴王昇金留等殘賊性成打搶機熟速禍喜亂瞋目而語雖蹈瑕抵隙慙不畏死而與戎魑魅肆逞於青天焚掠公行於大郡此乃非常之變王法所不宥者故論諸生事有因激而招禍首事之郁伯紳與翁元升張復本姚瑞徵沈國光並應杖革李清張揚譽陸石麟馮大辰姚麟祚並應杖降馬或丁宣方小一並應杖懲馮鼎爵似應議釋至焚搶諸犯如王昇董元已登鬼錄金留曹辰皆首惡駢斬不

民抄董宦事實

三

枉胡龍等未與放火之事特乘機搶掠與錢二唱書階厲徒各允宜惟是吳觀寶吸吸稱冤謂係同犯金留伙攀又邱福與邱五爲兄弟當日焚搶邱五在場邱福門外觀望邱五逃而福被獲具訴董宦原而宥之陳明麟福賣田房並銀二百此二犯者相應改杖范啟宋父兩送其昌此揭寬之死非命門庭被辱與被告家人情俱可原董祖常屋被焚搶姑免深求陳明召禍主身亦受殃姑杖之五命俱虛一棺焚燬是實所搶家資法應追給第煨燼中無可究詰眾口苦不招承姑免追未獲兇犯嚴緝另結此一獄也禍雖因士胚胎士實未嘗與亂同事民雖乘機肆

橫罪自不得與士同科既挽風會者防其流杜亂萌者窮其源而定公案者期於得情無枉則何敢徇私情爲低昂借公法爲報怨也謹會鞠具招確詳施行

松江府辯冤生員翁元升張復本姚瑞徵沈國光

張揚譽馮大辰陸石麟姚麟祚丁宣馬或李澹

陸兆芳

訴爲豪宦積怨民抄避名殺士惡彰公道以平學政以服人心事伏讀欽定條約生員罵詈官長者有禁而從容跪稟不激不亢者未嘗禁也鼓噪聚眾者有禁而依期升散不約而集者未嘗禁也言涉利害假公濟私者

民抄董宦事實

四

有禁而事干學校情關孤兔者未嘗禁也況未達之士與已達之士均當奉祖宗之憲章寒素之士與貴介之士均當受府縣之約束未有此獨嚴而彼獨寬者也吾松豪宦董其昌海內但聞其虛名之赫奕而不知其心術之奸邪交結奄豎已屢擯於朝紳廣納苞苴復見逐於楚士殷鑒不遠不思改轍前人欲壑滋深惟圖積金後嗣丹青薄技輒思壟斷利津點畫徵長謂足雄視當路古折柬口用數十張無非闊說公事迎賓館月進八九次要皆漁獵民膏恃座主之尊而干瀆不休罔顧旁觀之清議因門生之厚而屬託無已坐侵當局之大權

謀胡憲副之孫女爲妾因其姊而奸其妹擴長生橋之第宅以居朝逼契而暮逼遷淫童女而采陰干宇宙之大忌造唱院以覓利壞青浦之風聲膏腴萬頃輸稅不過三分遊船百艘投靠居其大半收納叛主之奴而世業遭其籍沒尅減三倉之額而軍士幾至脫巾詐富民邱福銀千兩而一人命也此償候爲彼償此事清院已後復抄搶陷福得銀二許生員蔣士翹銀百兩而一田百兩其昌批揭竟之產也加價浮於原價兼以惡孽董祖常一丁不識濫竊儒巾萬惡難書謀充德行倚藉父勢玩視官常用刺賊陳明等爲爪牙託幫棍施心旭卽代董文夏尙文卽陸

民抄董宦事實

三

兆芳等爲耳目打聽消息包攬居閒或褻服而入後堂或更餘而進書帖或供招已出而覆審或罪名已定而潛移又且招集打行肆行詐害溫飽之家則誣債而盤措其田房膏粱之子則糾賭而席捲其囊橐囹圄怨氣沖霄閭閻怨聲載道他不具論止論其凌虐同袍者卽如青浦生員洪道泰以杯酒不從灌馬糞於府門有卷在府金山衛生員陸調陽以遊園閉門毀家資於白晝成訟被寢去歲九月間復誘淫生員陸兆芳家使女綠英賊獲被計遣奴二百餘人二更時分打進兆芳之內室驚散其家人擄掠其什物以致合郡聞之不平造爲黑白傳諸

書在其昌父子只宜自咎以息謗端何乃信讒而疑內戚捉生員范景於庭喝奴詈罵逼與說書錢二同跪賭誓羞忿成疾不旬日而身死景之母妻恃託姻親造門哭訴揆之情理豈曰非宜況止隨三四婦女寧有他圖其昌父子不思自反輒肆憑陵毀轎於河開門毒打將州守公之命妻推委於溝壑卽景母馮宜人將給諫公之孫女裂去其緋裳其昌妻爲姊妹慘辱隨從之婦女更不可言狀大都剝褲搗陰四字約而該矣打後大開重門祖常南坐對眾呼爲榜樣復將諸婦昇入坐化庵中泥塗滿面上無蔽體之衣血流至足下乏掩羞之布觀者摩

民抄董宦事實

三

肩人人指髮咸謂董氏之惡至此極矣嗟此諸生誰無罔極之愛誰無孤冤之悲以縉紳辱縉紳之妻固鄉評所不齒以生員辱生員之母亦蠻序所不容桀紂之惡至於炮烙未至辱及仕門官府之刑非犯奸淫原無概概視服況龔氏實祖常母姨而可淫刑以逞者乎於是三月十五日在城生員齊集明倫堂候海防黃公祖理刑吳公祖行香畢跪稟平日虐儒數端細陳本日辱范情狀懇正祖常陳明之罪時范嚴未正蒙黃吳二公祖虛心傾聽溫言慰諭各拜謝散去隨因縣學生員郁伯紳入府送札稟拘陳明蒙卽牌拘責監候審合郡歡呼

幸白冤有日矣不意當晚喧傳范母已死董奴聞之慮范氏有登門哭打之事遂招集打行吳龍等百餘人連夜入宅防禦十六日打行之徒自負其勇在門首耀武揚威示莫敢犯而觀者駢集不下萬人壅塞街道遂有拋磚撒糞以逐之者激怒眾心而平日含冤之軍民乘機而起先毀陳明之居外火方起內火應之而祖常祖源之宅俱爲燼矣祖和宅介其間以斂怨未深纖豪不動誰謂烏合之民漫無公道哉若五學生員並無一人至者本府密訪後申文也於士何尤會有盜名小人與其昌同惡相濟者聚謀於泖莊謂殺一百個百姓不如

民抄董宦事實

三

殺十個秀才方免民抄之名又謂借陸兆芳之頭頸略痛一回可免民抄之名又謂出名控告不免對理而人數不多誑上行查可以深居而一網打盡遂虛詞厚幣密揭學院學院乃借咎聚講之故行牌本府以陸兆芳爲起釁先革衣巾又行牌各學開報首事諸人幸賴府學胡師長灼見當日事情委無倡首之迹兩次申文回覆不忍妄報一人及撫臺巡歷雲間遍訪密察亦明知與生員無與出示安心卽台郡縉紳孝廉俱各具揭撫學二院爲諸生鳴冤乃學院不知何故猶屢次移札必欲開報以慰董心不幸斯時胡師長陞任其昌始得以

遂其謀而郁伯紳張復本翁元升李澹孫兆元俱革衣巾矣復提府縣學師督令面報其昌始得以肆其毒而姚瑞徵馮鼎爵馮大辰張揚譽沈國光行道提審矣其昌又以學師開後拊心悔過慮有他變見伯紳素行卑污可以威劫可以利誘於是託令心腹許之重賂許之免罪令其同類相攻始必無寬免而十人之外又波及丁宣姚麟祚陸石麟馬或亦并褫革逮鞠矣雖俱蒙吳公祖審係伯紳誣陷而學院袒奸已深震威不霽解審之日不由分訴並遭杖責矣復將諸生與焚搶重囚同發蘇常鎮三府會審雖俱蒙矜恤然不得不仰承上意

民抄董宦事實

三

而擬革擬杖擬降矣夫學臺之必欲學師開報者以聞見真而查訪確也然就初報之五人則有如孫肇元因江陰考復董祖常遇之於塗疑其幫范而坐名開報矣就次報之五人則有如馮鼎爵自在嘉興迎叔而學師既報以與講又云十五日未之見矣卽此二人觀之學報果可憑乎在城之目擊者如此而況外學之風聞者乎大都董氏之所以寄目耳者不過三四輩豪奴幫棍借此以修怨而其昌因以中傷學師之所以寄目耳者不過三四輩吏書門役借此以要而學師因以開報此局可信則瑣瑣小人皆得以操諸生黜降之權矣若謂

因講致抄諸生亦與有責則自有明倫堂以來青衿之負冤稟事者多矣不聞抄他姓獨抄董氏何也假使其昌父子平日毫無罪狀雖使五學諸生執途之人而號召之其誰與我今其昌之所藉口者不過曰果係冤民報仇何不赴官告理獨不思螳螂之臂果可以當車轍乎且既已抄矣而羅織之慘猶未已況在赫焰之時乎且今范啟宋之狀告學院告撫臺告兵道者非不准矣而剝視搗陰之祖常陳明從來未嘗到官也已抄之後如此未抄之前可知是卽一啟宋而小民之含冤無告者不知其幾何矣今而後得反之其昌又何尤焉而歸

民抄董宦事實

三

咎諸生諸生實有口其誰肯爲百姓代罪哉嗟嗟同此學政也於祖常則聽之處堂於諸生則吹索不已同此王法也於陳明則縱之出柙於諸生則屢訊不休且提學師兩次與董文同跪面質學校夷於奴隸矣羞哉有原無被何以服啟宋有被無原何以服升等隔年舊事指爲起釁何以服兆芳兩造不備何以服聽斷之諸人書生之口可箝而王土王臣之義不可廢也其昌祖常之權可奉而殺人媚人之事不可爲也學政之體面可壞而夜氣平旦之良不可滅也且事已奏聞寧容偏袒若此哉今窮其昌之計大都有四曰遠交而近攻也借

上以虐下也因局外以撼局內也卸其罪於己而歸其抄於士也蕤斐成貝錦之章三言致虎市之信聞者競謂士習之不美莫雲間若也至欲與周玄暉之事同類而共觀之豈不冤哉夫崑庠之公呈有據而松士之風聞不實況彼亦一公舉此亦一公舉也彼無一士之襁革此乃十人之株連寬嚴旣以懸殊權衡寧無倒置升等不敢以己意辯請以當事之文移及合郡之公揭辯夫胡師與馮趙均師長也使諸生果犯學規胡師長何以再三不報而必待於馮趙諸學師也黃吳二公祖親臨而目擊者也使諸生果符挾制何不當時指名申究

民抄董宦事實

四

而必待學院之查報也撫臺巡歷而周訪者也使諸生果干三尺何以不問而反出示以安心也縉紳孝廉又皆與其昌爲同儕也使諸生果似倡率何以不徇其昌之請而反爲諸生稱冤吳爾成其昌之心腹友也使諸生果爲釁始何初八日未講之前卽有萬口誦詈一家抗捏之語也此數者皆不足信而必偏信其昌之密揭董文之誣執何也又況其昌與祖常非官長也跪稟非罵詈也明倫堂非衙門也朔望偶集非聚眾也辱生員之妻與母非民間利病也合郡之公論非扛幫也懇求正法非挾制也而且降之而且黜之而且杖之假令諸

生果犯前項又將何以加之乎況以上數端皆郁伯紳爲倡今伯紳以跪門請罪代董鷹犬反爲之救援僅止杖革而升等止以明倫一講亦遭杖革能無免爰雉罹之悲乎且講事與剝視搗陰之罪孰重觀札與聚斂激變之罪又孰重今講事者黜觀札者降而祖常猶儼然爲學校中人將以聞於朝曰正士風申學政也其孰信之近學院亦見公論不容良心稍悔復行牌有祖常階禍成案無拘之語矣倘亦公道昭明之一機乎伏望當路大人欲正士風勿以縉紳逢掖而分軒輊欲申學政弗以貴介寒素而恣重罪使眾怒之首罪不得漏網於

民抄董宦事實

呈

吞舟無辜之孱儒不致冤沈於肺石庶漢唐黨錮之禍潛消而祖宗培養之意不泯學校幸甚升等幸甚

此本得於奉賢陳禮園家董文敏居鄉頗不理於人口蓋亦是時吳下鄉紳習氣卽徐文貞不免云

戊子正月十七日

附錄權齋老人筆記載定陵紀略董氏焚劫始末

筆記歸安沈炳震書漁著
紀略明長洲文秉孫符著

董其昌登己丑進士由館選授編修歷官禮部尙書仲子祖權倚勢橫行民不堪命同里陸生者先世有富僕陸誅求無厭僕乃投充祖權作紀綱爲護身符陸生復

至需索如舊祖權統根僕攢毆之次日陸生之兄率諸生登其堂面討其罪惶恐謝過乃已又有范某者其昌姻也將此事演爲詞曲被之絃管絲索以授瞽者令合城歌之其昌聞之怒執瞽者究曲所由來瞽者以范對范因稱無有乃共禱於郡神設誓焉未幾范某死范妻率僕婦數人造董訕罵祖權擁諸很僕突出踞高坐閭門執范妻及僕婦裸其體辱之髡其髮并及下體兩股血下如雨合城不平羣聚鼓噪其門約萬餘人董家人登屋飛瓦擲下擊諸人諸人愈忿亦登屋飛瓦互相擊關復有受害者乘機縱火焚其家其昌盡室逃避家業

民抄董宦事實

呈

爲之一空半載之後方得寧息

又御史楊鶴疏言周玄暉事未及於董云周玄暉之事未了而華亭效尤原詞臣董其昌不知何事得罪鄉人縱火燒房幾於闔門俱燼其昌起家中祕列籍清華卽有不赦之條宜赴所在有司官告理或因而奏請處分何至舉家百日盡欲付之烈燄一時洶洶不靖通國若狂放火故燒官民房屋者律有明條不知當事何以處此今三吳世家大族人人自危恐東南之變將在旦夕云云

甲子冬十月崑山
趙詒琛刻於蘇垣

民抄董宦事實校記

誤

正

十三頁前四行范景因號呼 范景景因號呼

十四頁前一行幾之望也 幾幾望之也

十六頁前一行十七日 十六日

又 後九行便也 下空 便也 層層脫卸可泣鬼

十七頁前一行財耳 財物耳 師不忍羅織諸生俱挂冠而去○補雙行小字

又 又三行持札 持檄 凡札字均作檄字

又 又七行便確 立訊便確

二十頁前二行如抗違 如衍

廿一頁前五行倘片涉虛 倘片言涉虛

廿三頁後六行不蒙 不相蒙

廿四頁後二行士夫 士大夫

廿五頁後七行十五之聚 十五日之聚

廿八頁後八行眾耳 耳衍

卅一頁後三行馬或 馬或 凡馬或均作馬或

卅三頁後七行召禍主 召禍累主

民抄董宦事實一卷余得自江山劉氏趙君學南即據以付刻卷首殘缺未全刻成後乍川徐敦亭松江雷君

彥皆以鈔藏全本郵示學南兩本互勘雷本較善繼知徐本出自平湖葛君詞蔚因屬敦亭校正之而此書遂成完璧一書之顯晦固亦有數而學南搜討補葺之功為不可及也明人一人仕版輒魚肉鄉里不獨華亭為然書云世祿之家鮮克由禮文敏治家之道誠多可議者矣昔昌黎送楊少尹云中世士大夫以官為家而明代顯宦則以家為官惟其以家為官而惡遂不可勝書也噫乙丑六月長洲吳梅跋

此書假自吳中吳君瞿安卷首殘闕既刻行乍川徐君敦亭松江雷君君彥均以所藏全本鈔補寄示而

民抄董宦事實校記

二

敦亭所鈔則假自平湖葛詞蔚先生家藏本也雷氏本較善即據以補刻所奇者當授梓時約略空四葉六行待補未依吳氏原本行款今闕文補入適如其數蓋余真誠希望補全之一念有感應之道焉敦亭復依葛氏本校對一過誤字可正者正之脫字衍字則為校記附卷末瞿安自白門還吳聞而喜之為作一跋夫古人思書中誤字為一樂今殘書成為全書宜瞿安欣喜靡已而余為刻書之人則其喜更何如也海內士林藏有初印未全之本者請以此再印本校補完全可也乙丑七月朔崑山趙詒琛識

處

書

錄

時

庚臺節略

淮南彭孫貽拜仁

丙戌先太僕殉節度中亡歸小奚及先還幕客備述二載行閱盡瘁僂力筆其所傳爲湖西遺事一卷今年杪秋貽以負骸度嶺躬詣太僕盡節處登臺悲號招魂東返城經兵火曩日故老已無子遺手蹟灰飛莫留餘燼乃潛行微服訪舊時之部曲詢未死之遺民葺其口碑聞而墮淚隨筆詮次述爲庚臺節略以補前書之未備雖遺文散軼而大烈炳如矣其有逸事未傳片言可述者凡百君子庶惠告貽先大夫死且不朽己丑九日武原彭孫貽拔血書于章貢臺下

卷四

遺事

戊子德安馬丈君質陪度州徐觀卿于南昌談太僕死難甚悉因馳書告貽時江右屠夷道途新闢首秋戒塗涉江踰潞浦幾匝月乃達蒲亭馬丈語貽曰烽火未已山中人方縛萬安令以去湖西道梗矣子姑留此爲子遣一力走度中探進止貽念三年宿草旅骨淹留卽白刃連天亦人子所安義命也遂行

八月至南昌昔太僕守郡地也太僕去豫章二十餘年矣父老尸而祝之乙酉聲桓據江西降大清太僕自湖西移檄討之聲桓乃廢祠爲雩龍地土人竊藏小像于小廨中戊子聲桓反南昌固山兀眞譚泰攻滅之屠南昌余過此潛訪故祠城經兵火彌望瓦礫祠後小廨夷爲平地遺像渺絕餘蹤祠

尙歸然有弓人造弓於祠中詢之南昌遺民也知祠興廢甚詳述惠政不去口僕人指貽告之驚曰若固彭公子耶相對太息余爲泣數行下

附營兵販瓜船至樟樹鎮津頭無舟旁徨岸上有鹽舟上螺川求附載估客不知貽誰何人也不許僕夫既窘稍稍吐蹤跡估客多湖西舊部許附舟舟滿載矣坐舫尾有同舟客周衡止乃太僕舊時牙將周雲弟也深晰度中死難事貽方欲訪故時部曲不知雲所在不意遇其弟問雲何在曰在吉安茫茫天涯忽得指南矣

至螺川寓湖西兵使者署前乃太僕倡義討聲桓地也感憤涕洟令蒼頭訪舊時部曲樣吏無一識者

庚臺節略

遺事

途遇舍人龍躍攜識之龍躍曰收藏舊主遺骨者乃湖西道書記林桂芳舍人杜鳳也桂芳直憲署不得出尋杜鳳遇之詳述葬地及焚燬始末相對雨泣謹備志之 丙戌十月初四日五更大兵潛上小南門辰時大潰太僕殉節自經于章貢臺寶蓋樓下是夕火焚臺廟宇俱盡蒼頭被殺者一人投水者一人死子飢病者一人餘俱被虜營中太僕遺體掩于倒牆下無有識者十二月監軍湖西道黃鼎象以兵五百人按行度中鼎象廬陵人也字商侯弟震象字交侯皆登鄉薦于先大夫爲年家子聲桓至南昌二黃飛書南昌孝廉戴國士介紹拜聲桓門下聲桓署國士爲驛傳道鼎象爲湖西道楊萬諸公統滇黔兩粵兵恢復吉安檄捕二黃甚急將誅之

籍其家太僕力抹之以爲二子吉之望請貸死令其輸餉助軍效命行間以自贖楊公乃勒鼎象助軍一萬兩震象一萬四千兩太僕與屯泰和萬安之間二黃常依幕下以居已楊公復以二黃陰懷二三將誅之爲所覺于萬安一夕逃去吉虔既破鼎象仍以湖西道監軍至虔桂芳及鳳從至虔遇周雲楊大器于營中泣告之鳳偕桂芳上臺啟壞牆檢遺骨已經煙燼兩月餘肌膚委謝惟胸臆以上不壞城中赤地無可櫟殮聚屋薪焚之薪盡心堅如石終不壞因合餘燼函之置石成小冢葬章貢臺上殉節處削寸木書彭觀墓爲識鼎象行鳳謀擄骨東下鼎象不可鳳乃潛挈雲至湖西依黃幕府鳳字鳳林桂芳字九開皆廬陵人

卷四

三

通鑑纂要

周雲字敬夫金陵人也太僕在湖西雲隸標下吉安再陷雲入虔中太僕復署爲標下守備虔陷被虜營中杜鳳擊之下湖西從黃鼎象今隱居吉安郊外離城三四里許其弟衡止導蒼頭至其居貽出郊走訪之相對唏噓所言與鳳略同復備述湖西嶺北軍中庶務隨筆疏之

雲言太僕在湖西聞金陵失守遣雲偵會城消息兼程往省下曠撫軍已棄豫章引諸軍先退屯臨江矣南昌舉人戴國士已飛書款聲桓矣先大夫厲兵秣馬聚士紳畫戰守而國士已約吉人士潛送款矣薦紳陰持兩端稍稍退入山谷已而空國去矣太僕念空城無與圖功者因入虔乞師比兵至而吉人已先導王師入城矣遂屯泰和與楊萬合兵共圖恢復

復

太僕濟師下萬安萬安梁令于浹來謁大言曰明公何事張皇彼聲桓者于浹稔知之苟馳尺書下之倒戈蒲伏至矣先大夫殊不然之于浹見楊公楊公壯之署爲監軍道坐憲院鳴鉦樹牙旗總兵白之裔以兵三千屯萬安城下兵丁強市民閒物民閒怨之裔入城勒餉于縣官于浹風居民閉城鼓譟圍之裔兵丁大譁將攻城楊公及太僕飛檄令開城出之裔門開之裔子軍騎突入鳴礮在門人馬立斃于門中之裔既出劫曠撫軍東下降聲桓後導大兵屠萬安獲于浹囚之拷吏胥搜其所寄家口于焦源洞皆得之對于浹備極淫辱遂殺于浹焚萬安公私廬舍無子遺

卷四

四

通鑑纂要

雲言太僕在圍城羽檄旁午批答纖悉皆出親裁無一字寄人手筆每匝月大小赤牘公移訂藁盈寸惜無存者

太僕守臺上每清風明月多憑几悲吟題詩壁間多述盡忠致命意雲錄小本藏之爲兵所焚百無一憶

太僕守臺每當矢石談兵事則鼓舞色動或勸理後圖相進止必變色不應人人不敢有退志虔初被圍士民咸銳厲戰守後多怠弛太僕每佩刀巡城守陴者熟寐或扶之不起民心已灰知不可爲矣圍城日久外援斷絕自誓必死無去志每日累代國恩三朝知遇一死分也爾曹猶可自爲計雲等皆感奮不忍去

九月圍益逼援師屢覆雲密啟曰虔旦夕不守可聯絡興國

爲後圖太僕曰我奉命守茲土當與城存亡昔之不死于吉者事尚可爲將濟師以圖進取今共主蒙塵八閩淪陷世事可知猶幸茲城未淪異域吾尙得一死所寧復問他圖乎汝曹勿復言

太僕自虔城被圍不復入公署日坐章貢臺臺高于城幾處坐臥皆當矢石蒼頭四五更番上值雲與楊大器書記羅光泰朝夕不離左右咸臥太僕臥榻下

太僕自圍城之日卽佩刀袖一繩左右不知其所用憑几當梁下城旣陷揮雲等皆下臺升几出袖中繩爲縋梁上就几從容而逝其位置乃素所定者

小南門旣陷滇粵兵開東門馳馬過臺下相招出走太僕不

應旌旗

五

通國書

應旌旗漸過臺旁太僕出篋中手書遺表蠅腳數千言長五六尺授家人馮吉曰若疾走倘幸而得出以此奏行在又出篋中手書片紙五六葉分授五家人各一葉曰未必皆生有得出者作吾訃音矣馮吉死于兵遺表烏有五人者止一人生還竟無片紙得達惜哉雲等日侍側竟不知道表及絕筆何時所書也

杜鳳覽一漁舸同貽上虔時泰和新破衝烽火南上灘行九日九月朔至虔遙望臺立飛樓高臺孤樹蒼頭孫正指而告貽曰此龜角尾章貢臺也慘裂腸斷搭帆入湧金門潛詣臺下守兵列礮臺上不敢近退坐靈山壞廟中一蒼頭從鳳攜紙錢上臺尋視初以墜鐘表界鐘移家平不可別識手攜地

不入日暮矣乃出城

晨起杜鳳入營告之宣帥啟玉啟玉遣一丁護視啟攢借鍾上臺大雨貽同鳳及二蒼頭奔走雨中衣履浸淫登臺啟土瘞吐儼然徧覓無跡崩號搶地痛念先人盡忠先帝天地鬼神宜共阿護豈一坏之土不相保全又居官仁愛口碑在人諒無私仇戕及枯骨抑收豎牛羊或相踐毀則碎函餘燼百有一存何至渺絕遺蹤卽刎首臺端終恨百身其贖矣旁皇下臺博詢居人咸知臺上乃府君遺骨時有土人攜香楮拜其下者當無誤攬以傷瘞藏特不知攜去何人耳貽來吉去林九開密書告貽曰章貢臺先公遺骨桂芳屢託人看視有傳云興國毛明卿曾受先公大恩移歸供養未知其實今明

應旌旗

六

通國書

卿起義不知下落到彼若經移動則明卿啟歸信矣丁亥四月貽曾遣蒼頭韓福至興國嶺北道書記蕭良輔興國人也福至其家良輔告福曰虔中新破非兵丁無敢入城汝姑且歸良輔當移骸歸興國異日至此扶喪易矣今已三年豈良輔終踐其言耶若忠魂有靈不爲樵牧所毀幸爲義士所收則移葬先靈者非毛則蕭皆在興國興國方用兵明卿不可物色時嶺北守道移駐南安舊人無一在贛欲往南安則兩粵堅壁大兵俱集嶺上南安客舟斷絕陸行無符驗旅店其留野宿又多虎狼此中人結隊始前乃復謀之鳳鳳復告貽帥給一符令蒼頭韓福往福猶未敢行虔院提塘官郭君見其躊躇問故以實告郭君虔人也素知先大夫深相歎息曰

汝無憂吾日夜擺撥塘兵傳飛報今以一人偕汝行且令鋪兵傳送汝無憂矣劉旭章者與我厚爲作一書到彼托宿可也旭章名應陞太僕舊役背爲門子今新參吏丁亥寒食旭章以杯酒奠章貢臺下哲人之好義者余作書謝之兼以相詢是夕郭君導福宿塘兵家先人忠義感人所在秉彝之好乃如此明日福行

貽至虔臺登太僕殉節地憑高悽愴蒼頭孫正乃自圍城亡歸指點當時戰守地歷歷復訪故老遺民緇流馬卒圍城梗概略具于斯

太僕在湖西募兵有撫義二營六百人都司熊夢虬統之在興國募兵千人守備毛明卿統之夢虬曾以百人夜入吉安縛僞官遂恢復吉安吉安再陷夢虬已入粵東明卿亦起義兵于興國白羊嶼今尚未下

丙戌六月閩中行在敘圍城戰守功先大夫自太僕卿加三級又以皇子誕生京堂三品廕一字入監讀書內外各官俱給應得誥命太僕以兼方伯秩二品應封三代

贛城周十五里貢水流自西北章水流自東南合流至城東北龜角尾直下萬安十八灘城方而長形似元武沙嘴插江若龜尾故名城東北角飛樓三層俯瞰龜角尾曰望江樓東行五十步爲章貢臺臺連城身地全起與雉堞平屋宇出城上佛閣三楹曰寶蓋樓中一楹乃太僕坐陣處也江水繞城臺畫東北江流直望儲潭兵之來路也城四面皆山大兵列

營四山上城中屋廬街街一覽畢見

初守臺城外望見黃蓋矢石攻臺弗絕太僕令植二繳千牌視下令守者皆避難繳所大兵見之益聚攻鉛子如雨集鵲二繳良久不動始知給也嗣後雖擁黃蓋攻臺轉稀

先太僕嘗登望江樓督戰城外鳴大礮擊樓中鉛子墜樓板上巨如升屋穿一角而不傷

大兵渡水向城而礮者適下臺太僕立礮旁令替頭然火一煩迸裂煙燄漲天震死臺下一人太僕及然火者皆無損滇粵兵每出打仗南門謀者以紅布巾共首混入城一人者出城守關者戲批之布墜地則闐然斃殲者也拷得數人皆殺之

虔城水北流故無北門東三門曰湧金門建春門東門南二門曰南門小南門西一門曰西門小南門不開止五門出入楊公廷麟守南門郭公維經守東門知府守湧金門同知王公明倭守建春門太僕守章貢臺姚公奇允守龜角尾二營帥守小南門西門

大兵初至以馬兵屯天竺山斷南安路城中兵民力戰燒其營乃不復屯此

大兵圍東西北三面數匝布帳窩棚綿亘數十里舟師屯七里塔下南畫天竺山爲南安水陸孔道不列營城中久守不下特南方爲之餉道也

高進庫屯城北山上城中覘見布帳牙旗舉礮直擊營中進

庫爲徙帳轉遠

圍賴十營凡十五萬高進庫係高燕故部兵最多次則柯營相亞次則徐營白營湯營馮營白即白之裔諸軍多江右降將旗下老營止萬人戰攻半載物故十六七老營止存二三千

城破自小南門乃營帥所守或云營帥獻城爲內應

破虔先登者柯永盛兵也高營忌其首丁 吳略殆盡柯

帥懸賞先登者銀十金酒一卮止十人應募至 下已四更守陣者熟寐一人先登悄無覺者復下招十人同上遇一官巡城以爲皆守陣者論其嚴守無怠即抽刀殺之十人放火大呼守者夢中奔潰城遂陷

卷一百一十五

九

通鑑纂要

太僕盡節章貢臺同其難者楊公廷麟赴水死姚公有九被害于龜角尾城下王公明汲自盡所守地萬公元吉投東門江中水師救之上南雄病卒郭公維經擁兵出東門走免楊公廷麟骸副將徐日彩密收之姚公王公屍卒不獲賴無薦紳止明經通判羅公衣紅袍全家赴水死羅公捐家貲改府治爲行宮迎隆武主闕陷不果大兵破城拆毀之今知府尙不敢居此民閒名之曰皇城

章貢臺連府治臺上下屋俱毀惟存七姑廟一間神像亦毀太僕自圍城後不居守北道公署行李書籍猶在署中蒼頭更番直守城破大兵焚燬公署殆盡止存大門儀門署後小亭曰紫芝亭雜植甘蕉紫薇亭前石砌小池深闊丈餘

死池中此亭巋然孤立兵丁葺而居之貽遠眺徘徊不敢進開池中枯骨也

初十日韓福自南安歸得劉旭章書曰故主盡節章貢臺應陞亦自臺跳下被虜營中金道主查取舊役于各營口始放人城登臺見殉難地礮石成冢有彭觀墓標題因同李陸等攜紙錢哭拜故主復遇楊大器于營中私計屠地近城恐兵馬往來損動謀移出城藏于天竺山觀音庵空地上未果不知移去何人何地也痛念先人盡忠所事碎骨捐糜碧血難灰丹心不泯固當照耀今古飲泣鬼神不孝貽兄弟罔極徒悲飯含莫及切齒戴天何心食息人世乎此中官民將吏無不歎息追思感恩惠澤而國禁未弛行途多梗因買香爲骨綴帛爲錢紙之行笥招魂東返柳妻不具塗車闕如長叫拊膺祇有吞聲飲泣耳

卷一百一十五

十

通鑑纂要

楊大器金陵人字德山昔從太僕于白下因攜之湖西嶺北同患難險阻楊萬兩公以城守之勞署爲守備太僕殉難大器被虜營中遇杜鳳林桂芳告以太僕殉節地遂收遺骸葬之章貢臺大器屢謀負骨東歸不果居白家邨三耶廟下貽上萬安經此艱舟訪之居人曰大器自戊子五月開攜家返金陵矣貽自虔歸再至三耶廟詢其所往其鄰曰大器擣屑邨中潛與山人往來信豐諸公札授爲副將南昌兵起大器攜年少數人仗矛東下見聲桓今不知其死生是數人者亦無一人還

虔還道螺川遇侵粵之兵至吉因託宿城北淨嚴庵中徑極荒遠幽篁深草杳冥蔽天有元妙觀道士段文錦告貽曰先公在湖西時大兵壓境士民望風納款先公知事不可爲命取文山集一部讀之作盡命歌以自見將死難于吉揮吏樣皆去衣紅袍坐堂上待之已而大兵不至乃往晤楊公廷麟楊公曰事尙可爲毋徒死遂有濟師虔中之行此間士民乃先迎大兵入城矣廬陵諸生胡蓬嶼曾持此歌示文錦惜文錦不能憶也今胡生已死于兵矣文錦字白先

有袁州老人易有志曾任前朝典史謁余庵中曰尊先公任湖西不數月卽遭變革吾儕不能終受德然沐浴餘波者蓋自守豫章時久被之矣貽叩其詳易曰萍鄉人張廷機者某

雲集

士

通國書

至戚也爲糧道吏豐城高安兩縣相接壤二邑士紳條議減進餉勒石永不加徵已而豐城派餉浮于高安豐城鄉大夫楊惟相計之直指以爲糧道吏胥得高安厚賄免加派而獨派于豐城直指以入告方候勘而楊公以工部主事入都連疏劾指廷機等奉旨行撫按究擬解部撫按難之行臬司臬司轉行南昌府先公守南昌遂抗言曰是將起江右大獄也夫錢穀規則加減酌之本縣詳允出自上臺小吏署案牘職會計而已今楊公露章以數吏胥瀆宸聽至奉天威逮繫北上苟遂坐數胥是小吏身家性命不足惜上自臺司下及府縣將坐蒙蔽溺職之罪邇後擊登聞訐官吏短長者無已時也是宜詳豁奏聞報部免解撫按心懸其言而上憚嚴旨內

忌楊公不敢有所左右先公卒力持之不上飛書二邑薦紳置酒相講解公搗上兩臺又書通在都知交言于邵楊公適坐璫案去是獄乃得解廷機既出獄設先公生位朝夕頂祝之乙酉先公至湖西偶顧問諸吏曰若曹有萍鄉人者乎一吏曰某是也先公曰若知萍鄉有張廷機其人乎曩坐豐城高安派餉至奉部逮非我在豫章力持之廷機覆家殺身矣今其人尙存乎吏叩頭曰是某兄也廷機朝夕頂祝豫章使君不意遇公也後廷機市虎皮數物來謁笑慰而卻之廷機弟名廷樞今俱死于兵恐此事無知者故詳告之

雲集

主

通國書

鳳凰一名秉烈吉安人以舍人給事湖西道收葬太僕遺骨鳳實冒險首事焉初滇粵兵獲勝于眞君山斬其帥高友諒戮眾三千人橫屍滿野鳳買薪聚而焚之數千餘軀纏掩之又于山洞中得一人敗兵也餓三日矣哀而縱之給衣食令遠去友諒暴屍眞君廟側是逃兵者識之鳳以棺殮藏廟中比吉安再陷友諒從子高進庫督其兵破吉安訪知之尋鳳給以五十金令重脩眞君廟諸營兵頃刻助工數百金而是被縱歸者亦厚以金帛酬之有廬陵丞死難無人收殮鳳藏其骨山中歲餘其子至搗喪以去鳳亦今之任俠高義者流也太僕殉節度人無一人敢問者鳳以湖西舊恩卒能觸險收瘞義足多矣同貽上下虔州備極勞苦歸款貽于家飲食備具貽有所酬不受也曰願得數言爲重因賦湖西義士行一篇

度臺節略

度臺節略

三

通圖彙考

彭節愍公家書

濟郡第一次書

出山小草辭家兩月自叔父母兄嫂各大人兒姪輩而下想各安於起居太太健飯善頤天和壽徵未央立侯弟泊諸弟婦內外足皆安好惟途次節節有信覆知家中而家信自出門後無從覓一聞問那得不縈懷抱宿遷即陸在四月廿二日至五月初二日至省初三日履任今已畢參謁行香謁廟朝王拜客諸事矣途中黃河沙岸侵月披星山川閒阻登陟淒淡令人步步憶江南幸家人兒女俱習於就程即次安穩爲幸它況不及備述獨廿六日入滕拜府君之生祠廟貌豐碑巋然如故爲之憶生平音容而沾襟灑泣吏人父老率爲

彭節愍公家書

一 濟郡第一次書

感動涕零也邑中傾郊廛城市爲結綵迎道祠前搭殿懸綵邑令君泊學廣文皆來與陪祭之班再四以家祭辭之各官乃皆侍立於墀下諸生旁列禮生引道行初獻再獻三獻祿洗酌釋讀祝備禮如儀亦是不虛府君種德垂後之澤耆舊無多皆來惠顧侯顏兩宦孫杜兩春元於回拜設酒爲舉酒三行而謝別餘文學舊父老人役約略見聞先政者皆來謁送車帷接手本幾滿李緒猶依依舊役周旋梁令君甚致敬盡禮先時已爲整刷祠宇至日祭品籩豆黍稷之儀皆委捕衙一一整備而迎送廚傳率如親臨屬禮可感其意令君云查案已於五年出名宦呈不知皮開何處容且補贖行催弟至兗郡王郡伯亦悉其概大約必能了此未了亦是人子之

心可慰今寄歸祝文一閱車中口占不盡政譜十一不知大兄公車取道於滕否董二兄出二十里鋪外見於野寺相慰想一番梁縣君亦極意寬卹之只撫臺初行甚嚴重故盡難反異坐追賊近千金尙思告減未知得減否即侯樂菴乃孫侯邁亦以上年告密下獄斃命故舊之家念之短氣廿七日至鄒縣因駐宿拜展亞聖先師之廟墓五經博士是六十一代孫迎謁陪拜設酒張戲爲之留連旁晚亦是讀書生平慰心之事鄒縣進學從來止十五名我爲力任懇於文宗以先師發祥教澤被天下萬世不妨加額數名文宗亦爲之首肯矣滕縣新志是張字白先生修所推重府君不啻口可謂直道之不泯三代纔抵任之日而京報人鳴鑼持紅紙來乃厝存翁蔡祖先賜我兄弟之詞語及部覆大意此雖虛紙不係仕品高下但以海內之大而薦人者特及我兄弟兩人何可不自勉砥礪塞邪見邸狀有旨起送赴京酌用則吾大兄必爲郡國勸駕式過其行此亦公車既近自當脂車之期又見有鄉會場試馬步弓矢之旨此則文場之必難行者而明旨一下駭難竟闕奉行者嚮進者鉛槧藥韃安出乎見通行免觀之新旨則弟當在議免之科正亦靜聽之赴京暫弛郡擔亦吾志也衙署儘可容膝尙有餘地只文檄旁午徵輸百出派捐日下公費薪馬皆無所給未免索枯魚之肆耳甫抵任它不能述郡狀若何只以履任平安覆知家中慰懸懸登泰山石刻可刷下一二十張便閒寄來因途間遣回沈誠及其

男此閒甚覺僮僕乏人倘能買僮酌僕因便遣之赴任中更好兒輩志之刑廳陸墨濤文甚精明整練可與共濟殊爲同官之幸弟甫到任三日而刑廳軍廳馬廳糧廳各以事公出郡寄一身子然茫然遺才試微已下自此正填委紛沓之日精神晷刻不支獨有自知懶荒思家總不能縷及諸懿戚尊長親知各致念臨風意塞五月六日午刻濟下弟期生頓首大兄大人四兄大人尊前

留都第二次書

初三日視事司篆又直史堂翁履任之辰僕僕不少休歸而日已冥急遣蔣德從送來曉船歸家中并寒暄起居語不及一詞惟口授家音報履任鹿鹿無分身暇晷而已此時南中

留都書

三

已報南宮捷而浙中無一姓名可探越十餘日不得信正懸懸大伯父捷音然疑喜交戰於胃且旬餘日至十二日之午從拜客回則金雙南年兄遣班役以紅紙一單帖錄吾郡南宮之簡凡十九人姓氏而大伯父遂爲開榜特收中人矣覽之可勝欣喜無量憶乙卯同捷秋闈時閱今且十科而大伯父學業志趣意氣精神豪不退轉今茲晚遇豈非有志者竟成而大器固晚成邪要之祖宗父母世種其德之報而我家福澤自此日永而日新惟舉室大小尊卑長幼同心培植元氣愛惜福分仍互相斂戢管本作減獲務以忠厚退讓雍睦於鄉爲第一延長世澤善不然何以堪此若借此以爲鼎盛得意之地稍稍志得意盈便將福非其福矣我與大伯父時

時存此方寸始願不及此今及此豈非天之不負於人貽兒暨姪輩志之志之諸大人叔姪輩亦素不昧此道所以吾家福澤有自來也吾郡之盛爲從來會榜所無至於吾邑登甲五人而祖父皆科甲世傳尤是難得之數誰謂一姓之業不再興爾曹子弟勉之勉之毋令詩書箕裘之緒難乎其繼於此益深厚望於後之人矣旅邸意況去家未一月而擔心注意者止大伯父捷音與換姪女病體最以屬念已得滿志於報捷矣十五日之午得於布客里人致所寄朔日家書而捷音傳自家閒想見家人聚話忭躍喜溢門閭之景又得換姪女出閣合卺成禮此又一佳話也喜之中又得喜知弗葉吉康且計日待之矣我之赴樞曹尙以官爲副郎事寄可在任讓之閒不意身未履任而內又推正郎已經九月初二日命下矣我初不知此中報人亦未傳報於史堂翁履任二十後因詣私宅講職務首以揭請催補正郎爲言堂翁云久已借重貴司轉正矣淮上見報久何尙未知初猶不信謂堂翁是正副郎之誤閱堂翁謂副郎之後又見新推正篆蚤以爲司篆得人之喜乃始知實推已久頃於望後始鈔報至也同官戲相謂兩喜信一彈冠之喜報自大司馬一登第之喜報自銓曹同年真亦佳話阮年兄以詩見調末句云元方破褐今初釋郎署君何歎二毛良爲之撫掌方司自來繁劇之寄以今寇患方亟管本作改任重責大且左掌科奉命臨京察嚴兵馬錢糧與防守機宜正費料理之會兼以堂翁新莅百務精

留都書

四

明振作搜求職掌典故與近日蠹弊興釐日夜拮据不皇每日進署以辰入以申出且至於辨色舉燭以是例之各衙門勞逸迥別即以本衙門往規言之亦不如是之勞劇矣近日賊信兩寇未殄而闔賊之勢稍殺孫督師之兵氣大振只賊賊蹂躪武漢黃以及岳州長沙聚眾轉盛江右袁州接壤震鄰全省皆爲大震蓋至南昌士夫皆爲出城避兵之舉而賊勢先聲可知已左帥雖遣前鋒收復武漢黃三府而皆是獻賊殺掠管本作略或通搜劫之餘空城僅存委而去之非云戰勝攻取也近報獻賊已破長沙於八月二十五日楚撫聯老亦殞於賊手楚中未盡之餉銀本折皆聚於長沙自此楚遂爲空設矣可爲寒心謀者又云張獻忠已於五月間死

影卷五

五

於羅田今代領其眾之賊首爲馮西兒是楚劇賊其附合者皆楚中羣盜此亦有之總之一賊滅一賊起不加芟夷掃蕩之未有已也九江左帥之兵尙盤桓不去兵以四五萬計舟楫以萬計馬以萬千計跋扈尾大而不可驅新江督呂東者又機略不能駕馭而用之復不能威望懾伏之水火之形已見肘腋之變堪虞兩賊未翦滅更恐九江之左兵再變則金陵江浙之憂更迫切而酷烈矣史堂翁負當世之望彈壓留京大小軍民人心肅然欣然風指所臨不令而行不言而信外若威嚴而未嘗不終寓寬大其屬精職掌曉夜不皇暇逸衡石程書公家之事孳孳知無不爲而好問好察人人得盡所衷來真重臣也其於各曹郎中倚信於我備至堂稿每日

十餘上無不隨行批答施行只我自顧無以副其傾重雅意耳報鈔殿試於十五日傳臚於二十日此時大伯父已注定某甲只不敢望續取大物或以二甲選一部曹可以並官留曹亦一大快事矣否則三甲京秩猶可爲推知於今日始大難爲也吳來之之罹重譴旋已刑斃衣冠之慘未有若斯而營競鬪捷行險乘危罪固自取人乎何尤至兩相君之並選亦是事勢相尋致然而國體元氣爲之大傷矣大伯父同榜中多名士卽曾元陳亦負夙名者五魁中多名士如應天府屬教職何君九雲汪君鉉王君曰俞三君以廣文計偕並捷南宮何則更有乃姪二人王則更有乃郎王禮父子同登此亦首藉中盛事從來未有何爲王子鄉薦與大伯父同庚今且樹旗竿於首善學宮前此三廣文於我舊屬誼極相知俱極力推轂遊揚於當道此番悉爲年籍弟兄諒於大伯父敘年誼間能悉我一段汲引之衷也崔子玉姪婿抱大諱而歸言之慘裂世爲總戎而福澤之不相若若此馮基聖表姑夫家解兵部柴直文批已爲領取庫收託重幸已竣事可卻寄了公旬也去歲留李奔走外郡屬邑不知鞠有黃華今歲服官留樞京北舊人有以鞠餉者得十餘本而日視草兵馬囊韃之役兀兀司馬郎署中歸而燒燭看黃華輒深三徑松鞠之想勞人苦海竟復何益此中見二賊塘報情形頗詳今簡數通近日塘報付歸參閱以悉流氛大概便、可以送胡赤翁老伯覽作此家書於季秋末旬而鄉國乏人便遂闕至冬

候今汝岳家堅候尊舅游留都告歸因此村之堅候舅來顧不遇款招亦見辭總之以廂遠而我又公冗不皇亦大關情矣相聞相晤致此不安傳臚已報鼎甲三人不出二百里之內亦云一時風氣之聚而深陽一邑榜眼探花聯鑣大物尤爲奇事宋年丈之繩卽見任登萊道宋如園之乃郎宋如翁爲我舊相知自爲孝廉時卽以經世自負不得一第而就官仍以材望推它日一邊撫料也乃郎又擢取大物可謂一時榮遇大伯父殿試名次甲分至今未得一閱全錄定想舍中必得傳到矣得免外州邑有司苦否汝於九月十九日寄信南白解鄉人來頃初三日到知家中近況爲慰換姪女迄今未全痊但大勢可保無事須慎醫藥調攝之撫臺公祖爲重

彭榮家書

七

通圖彙書

心葵供引言其因首揆受賄以得撫軍此人爲說合過付此罪恐不輕主上方震怒此案實甚而爲大臣之負罪亦自取之曾二雲年兄又復見逮以所屬失陷數城坐罪然全省失陷五十餘城王鐵山父母且以擢督鎮去而曾二老不免繼騎此中寬嚴愛憎之故又別有操之孤峻寡譽畢竟受禍要之公道殆無可重罪也宗師既先考省郡必繇湖以及嘉吾郡歲試當在明春矣景光可愛兒輩宜一切屏謝塵雜專意經史所以居業卽所以進德每見汝兄弟輩羣集或閒耽博弈以竟日或偶出徵集而忘反或無端集友人家爲不速之酒食此等當深以爲戒卽好逐社會名場吾猶以爲無益有損尤萬不可爲傳單醜社之首恐涉標榜輕薄習氣也時時

耽味經史簡點身心考求經濟典故體貼天理人情固是不出戶庭而友善天下友善千古不然日逐逐名場社會終是三家邨夜郎王分量卽隨方擇善友朋氣誼自不可無要須自己學問有主腦識見有決擇志行有進取不然毋寧絕交書也我輩昔年與大伯父偕師友共業清來館中一時師友如見今林下皆宦達有成未嘗不文章麗澤然覺當年閭閻務實之意多至於自家功課準繩初不以寒暑廢芸窗兩題三題日課以此律之汝兄弟輩覺作輟之時多矣門祚隆替全自汝曹志識學問決進退勉之戒之任兒課習誦讀汝可時刻照看之不可以汎汎視也適作家報而二十五日寄來第三次家信至悉家間平安近狀惟傷一幼孫爲可惜此孫

彭榮家書

八

通圖彙書

韶慧可愛竟以失乳乏元氣以至見疹遂不可支惜哉大伯父名次已於初六之夕寓目全錄在三甲一百四名倘頭選取一百名則爲第二選前列猶可冀京秩不然而或取八十爲頭選或取百二十爲頭選則不免有司格調矣食祿有定分但既在頭二選之列不得給假歸里恐尙當住京邸候十月選期反舍之期在來歲春間耳鴻便勒報平安臨楮意結小春七日留樞署中父字仲兒入覽兩叔祖四伯父暨女兄弟輩知之并送汝

留都第四次書

十六日之晨已封家音待發入樞署中料理公務則聞有秦督喪師之耗聞賊以屢敗誘敵秦師以屢勝輕敵追逐於中

州南陽之界彼乃盡其精銳以迎戰秦師遂至大敗覆沒其全軍此一役也國家安危係焉一敗而天下且大震南中之震更不可言從此益長賊鋒而賴國靈九江跋扈將軍且益輕朝廷而窺畿甸留畿之禍旦夕且被之矣彼逞其凶惡抄掠劫制不減於叛賊而不以叛聲言使我無可加其聲討至於恣睢狠惡極挑釁一旦操戈入室而仍以激變加抗義之文武吏士若何以伐其謀今其叛亂形跡遠近知之即朝廷亦知之乃養癰貽患不惟文武將吏不得然而朝廷亦不得不然論來先發制人乃今猶當有可爲即以春秋苟利社稷專之可也之義斬其帥而撫收其眾誰曰不宜而實實鮮有勁兵戰將可以決策一舉頓收萬全者彼之大欲不必

叛而已全得我之大害不待叛而已坐困凡其挾策者動以百萬數十萬爲詞即盡所在帑藏以飽之而不足姑予其二三而膏脂已竭又且藉寇兵而資盜糧小不如意而瞋目語難血染盈野盈城矣即今彼猶日夜收舟楫治八槳十六槳之飛艦意何爲者但早正一日討叛之名義我於此中悉精合各督撫之兵以先拒之於上游池蕪安慶之閒水陸險阻畢集重兵而江右截之於湖口鳳院扼之於江北或者尙足以拒之則彼必折而合獻合闕爲連衡且即不合而所在又防闕獻之乘我虛也此箸既不能先發則束手以待其兵集石頭城噬臍何及三百年根本開基都會不將盡殘掠於此悖逆手乎言之痛心思之流涕高皇帝寵靈在天或當陰覆

此逆魄外此而以人事揆之無完策矣今晨署中與史堂翁相對欬嗽者移數晷雖見在日日整練兵將而下手尙無着數將領無一人堪當衝鋒陷陣者且軍而爲兵名存實寡一旦欲頓易精銳人情已覺難堪況驅飢卒以禦侮半載缺月糧邪南儲額解百二十萬今止解到數十萬而欠解至七十餘萬以一歲盈縮計之安得不敢告匱況從前積欠至極又非可一歲計也今日之事兵食交訕眞云所爲者極難耳而禍端又在肘腋間且奈之何盡其人事餘以俟之氣運而已感懷時難又復提筆寄語及此天下事如此矣夫復安知所究爲之慨息十月十七日晨留樞署中父字仲兒入覽

留都第十二次書

是月之內數寄家音入里門而里中便音殊少正應企家中大小起居十六日葉青自家中來齎持吾弟暨四兄仲兒以下各手書來慰我馳思無已但攜置多所長物如履屨之類兒姪及兩妹氏各各寄將既爲一介之累復增我行篋之煩纍纍此奚爲者人生能著幾兩屐況我在此中韓之緣分多履之緣分少邪兒輩試事甫竣而宗師遽聞報升萬一推新學使至而復行歲考之事將新進學者便無畢歲善藏之地矣六姪當猛思鞭策理經書記講章爛讀墨卷時文此是下學初進工夫時髦每忽視之究竟下學上達大成就元不越此道也吾弟又有弄玉之喜然兒女之多管本作累似誤亦今改多俟參是它年之累正想果尙未止於此耳寄惠衣履諸物一一封

識如故欲以授葉青持歸而苦以不堪負戴爲辭只得暫留以待它日歸璧矣朱家三姑孀出閣以後家中得和樂其願乎每以屬念江上寇警日來少遠但去來飄忽遊行自如終恐無獨占安土之理聞賊之志大不可量已定秦省尙思耽耽燕晉終爲巨大難剪之憂若獻賊則勢力亞於閩而烏合鳩集乘隙蹈瑕以至所向糜爛今稍伏處於長沙岳州之間畢竟相機再逞已殘破者不作朵頤想必在浙直附近思垂涎矣平日則燕雀怡堂臨變則土崩瓦解所在皆然避地避人若爲站足歲暮有繳奏兵馬錢糧之役有甄別各營衛大小將領之典拮据不皇星出星入戮費半載之閒遂爾皓外白多於黑人生幾何亦何愛此革囊不以化碧報君父但處非其處不能者止惟有乞身堂翁願甘參劾以微罪行便是衣錦榮歸之日矣吾鄉金衢紹興之閒傳聞土賊蜂起殺官據城然邪否邪如此氣運料無一處安穩地將如此有生之患何丁訥菴同寅京兆馬政廳於我寅誼最厚而年少才氣疏縱吾甚憂其不克免茲果爲江臺米青老發難求多矣未知處分輕重若何吳來之已特旨斬決紳衿之禍一至此極誠亦自取而陰誦報果實亦辭相國一案有冥冥不爽者然金雙南年翁卹疏已得堂翁具題縱不得請亦可爲身後之光今以疏稿封歸仲兒可於便閒寄送虞乾賜年伯一覽卽煩轉付金年姪家藏之家乘桂子玉之來意甚迫於孝思而江楚亂後難於問途子玉又質弱不禁勞苦險阻我亦不能

贊決其進止但於此閒少爲給付文照以便世官承襲奔楚不妨再圖之朱子於壻若女爲嗣母畢葬事亦了人子之大事兩次寄書及物品來仲兒可於便閒出家書一道謝實實允不及別札也又於同日得楊家持來家書與葉青同日而至并方外父書入覽矣仲兒亦持過外祖家一道意諸語所不及者崔子玉口能悉我宦署況味矣龐先生承其相依願留伴過歲意殊可感可於家閒厚資送之它不能及兩叔父母暨湯家姑母起居康適獻此增祥惟此企祝四兄諸弟諸妹各述此意仲兒以家書各致問起居餘緒不悉季冬十九日辰刻兄觀民字立侯大弟入覽兩姪共閱之送仲兒傳覽均此葉青歸促諸不及親友一書各晤道念

度中書

自金陵失陷以後海寓鼎沸江省淪胥陷江省者爲虜沒之僞官皆逆左之部曲我於吉中公署六月十一日聞弘光主上之出亡繼而知豫章之失守卽改服出次盟約將士士紳共建討賊勤王之義職於二十四日誓師江干傳脾江省聲討逆賊金聲桓恢復江省以待其主之回鑾於時奉表武林奏事人去曾附以家書投昭慶以達家中亦止書舍生取義數語以與家中大小爲永訣不謂信使赴武林而吾鄉已陷虜矣此信亦遂不得達既而閏六月開會兵臨江峽淦之閒賊氣日張我兵數卻曠撫院引諸軍並退吉安兵民不輯子遺蹂躪儲胥告匱庫藏空虛我乃身赴度中請兵請餉爲濟

師之舉踰旬淹候比兵餉稍集而諸軍已夷毀吉安遇屯萬安矣是時爲七月望前後漸聞閩中擁立隆武主上建號中興注意聯屬江省恢復中原我奉虔院李孝源之分任以控守興國固虔中門戶以聯絡廬豐泰萬士民起義之心八月駐興國控扼累月九月間廣兵虔兵漸整兵而下戰於泰和賊氛氣奪悉眾奔下峽江十月初間我軍悉集吉安我亦從興國反吉轄方安撫叛亂招徠流亡於泰和萬安間而虔院易置改用萬吉老乃推升我以光祿少卿兼少參分守嶺北道是九月推升十月報到者我尙周旋行間未即赴虔十一月望後萬吉老莅虔守催我赴虔居守我遂於十一月二十二日履虔任十二月間朝廷敘屢次捷功加級并奏薦者改我太僕少卿兼筦左布政仍守嶺北道已而改歲入春萬吉老討賊處吉安一以虔中居守事責成於守道一自拮据丘食調輯招降嘔盡心血備嘗險阻二月終朝命有太僕卿之晉秩差慰荼苦一身得邀封典於吾祖吾父亦足慰人子同極之恩然遭國家喪亂之後萬感傷心家鄉隔於異域存亡兩地都不相聞此身之不有何心言名位也三月十八九間省中虜悉聚諸路魁渠及我亂民烏合以數萬計舉取以逆我顏行萬吉老頓師吉安凡三四月前此累戰累捷且數有大捷此番亦殺傷相當而二十四日敵奮力攻吉安城中守者不支遂爲所陷道府或殺或執士民屠戮甚慘我軍之夾河而壁壘者遂皆潰逸而上久役行閱師老財匱一散不可

復收盡奔至虔中而十八灘之險亦不可恃守兵僅千人未免驚心風鶴若敵馬步夾攻而舟師直上將入無人之境虔城旦夕且爲吉安之續矣中興事業根本咽喉實惟此地一旦淪陷從此天下事殆不可爲我惟以身殉封疆城亡與亡而已生亦所欲所欲有甚於生死亦所惡所惡有甚於死初聞國變以來卽擬殉難於吉正謂一死不足以塞責而顧號聯屬拮据馳驅將爲怒蛙螳臂作志士之嚆矢謂大明之正統必不至一旦遂淪於醜虜而今真不可知矣天平謂之何哉隆武主上幣達大度求賢若渴愛民如子且備嘗幽憂患難周知疾苦奮恢復一統之銳志宵衣旰食親征之詔屢下有進死無退生豈非大有爲之資且江浙閩廣雲貴川楚猶在偏安有餘恢復一統亦非不可爲之事何以頻年陽九之厄迄不可轉如斯也我旣以身殉國肉飽烏鳶骨尋蠅蟻亦爲考終而首邱汝輩弗望生還亦無處求歸骨望湖西嶺北而招魂歸故鄉魂氣無不之也妻兮莫望夫子兮莫望父來生業緣當如故每誦此言酸鼻千古不圖吾身親歷之忠信孝弟禮義廉恥訓汝曹童而習之別無遺命卽此是遺命也如大明之正統光復不可期兒輩誅鉏草茅以力耕守先人之邱隴以延子若孫誦詩讀書不工制舉斯已矣三五叔祖起居何似遭患難來不改其常否大伯父聞已挂冠此時何計避地避人欲爲柴桑白社之彷彿亦不同今古時地也四伯父何以藏身汝兄弟奉母而避難能全八口否但守孝弟

禮義之家訓卽是朝夕嚴父晨昏定省矣閒關遺信未知能達與否從此訣矣言念愴然家中諸大人起居及兄弟行中一一道我懸念丙戌四月初八日度中公署父字仲兒入覽并達各位大人聞知五鼓秉燭起而作家報略述年餘宦邸處變情事不盡述者僕輩能言之

右明海鹽彭節愍公家書五函中言流賊之蹂躪左帥之跋扈以及朝政之得失同調之彫殘更于吳來之獄譏其貪貨罪由自取一一皆大公無我之論而尤于訓誨子弟見修身立誠之學其言藹如春風之入人肌膚令讀者如見程門立雪光景真天下之至文也千仲其急付之梓以爲吾儕教訓正俗之具庶幾熏德而善長者眾也遲之望

彭節愍公家書

五

之道光元年春正月上元之夕荆谿後學任安上謹跋時年七十有九

湖

紀

圖

舞

湖西遺事

淮南彭孫貽

癸未獻賊別部突江西破萍鄉萬載袁臨吉三郡望風棄城走左良玉以偏師東援大掠三郡城郭爲墟李總憲邦華吉安人也告當事曰江右實留都上游守者非人殘疆決裂滋甚救此一方非故彭豫章不可請補彭公吉安守是時伯父上海公在公車南昌舒孝廉忠謙先子門下士也因以告伯父走謁李公曰家季守南昌頭鬚爲白偃蹇十五年再典劇郡今老矣幸稍寬其力俾優游南曹乎奈何復以手板困之也事遂寢伯父既登第謁選出都李公卒請於吏部以先子補湖西兵憲且寄謝曰亦知勞苦彭公然爲地擇人不得不爾行矣旦夕煩公節鉞耳

習業

通國叢書

寇之掠袁州也岳兵憲虞繼聞警先去被劾就逮守令以下多以棄城對簿贛撫軍謂袁州嚴司李繩光有幹才表爲湖西道業報可而江右諸公內推轂於銓曹復以先子補湖西一時遂拜二兵憲先大夫曰吾非擇官辭難者彼中已有人矣嚴公好爲之吾得藉手歸我林壑也懸車不復出甲申南都再建江右薦紳之與勸進者姜公曰廣方大拜劉公士禎蕭公士瑋爲卿貳臺省諸曹又十餘人聚謀曰吾地以多難借彭公以彭公爲豫章能得吏民心今嚴公以明經李官職憲節倖矣不卹子遺而揮霍自如殘疆何恃乎相與揭之銓司嚴公摘去諸公又謀曰吾儕隴巖公而逐之彭公

必嫌於扼吭而爭之席也非嚴旨必不起姜公當票擬果得嚴旨單車就道慷慨江干謝送者曰國家多難時事不可爲夫人而知之世受國恩而臨難苟免所不忍爲此行也是吾致命遂志之秋也又顧貽而曰小子識之吾之志昔與若曹言之矣歸事而母無替家風勉之遂西是爲甲申十月之二十七日

吉安爲文章節義鄉地扼楚粵咽喉百貨輻輳戶口繁稠自左兵肆掠竄徙山谷中市井蕭條人煙稀少先子以臘八日莅湖西士民聞風歡動招徠數月稍稍返歸城市

良玉犯闕東下襲九江挾江督袁繼咸與俱江上水師黃蜚鄭彩黃斌卿等以礮擊沈其舟靖南侯得功扼皖口良玉遠

湖西遺事

通國叢書

巡引卻援勦楚豫總兵金聲桓遂據守九江南都既陷聲桓擁兵向南昌南昌士紳將起兵拒之贛撫軍不可將兵走臨江南昌戴國士鏤金爲大字揭諸大紅錦帳率民焚香羅拜迎聲桓聲桓入南昌遂奉江右版圖於豫王豫王以聲桓爲江西總鎮聲桓自以有開創江右功自稱開府軍門據坐撫軍署豫王所署撫按拱手聽約束而已聲桓乃署戴國士爲驛傳道

六月十一日吉安始聞金陵失守聲桓傳檄下諸郡二十四日先大夫建義旗誓師江干草檄討聲桓初傳弘光帝幸浙開道遣使奉表武林浙已陷不得達

閏六月曠昭引諸軍屯臨江峽淦之間遇戰屢卻退屯吉安

七月聲桓進逼吉安諸軍並退屯萬安吉安城中逃竄一空先大夫固留紳士死守無一存者乃往虔中請濟師北兵餉稍集吉人已迎款王師入郡先大夫乃駐泰和楊學士廷磨蕭祿勳士瑋楊御史仁恩咸會於泰和

楊學士臨江人初聞豫章不守諸郡望風俱下將遜跡匡廬郡諸生擁而問曰公何處曰廷磨義不辱將披髮入山無媿晉處士耳諸生曰陶公晉小臣不爲五斗米折腰公大臣也卽事不可知宜以文丞相自處豈得問廬山白社之蹤哉公曰念無與共功者廷磨豈敢愛其死遂起兵與先大夫會泰和深相結納龐子介生嘗以箋乞書於公公曰周介生萬世亂臣賊子也彭公客奈何與之同字改字介之云

通鑑

通鑑

郡縣守令相繼解印遁去從先大夫於泰和者湯文遂良麗子文治及蒼頭五六而已蕭楊二公灑涕語府君曰江右方倚公鎮撫撫軍不戰江省淪沒知公忠義然事不可爲願具道里費送公歸故鄉吾儕從此隱矣府君曰諸公幸愛我我之不死於吉者以爲國家數百年功德在民必不至一旦淪喪遂思舉旗以爲義士先一死不足以塞責也諸公勉之矣因日往來泰和萬安以號召士民之赴義者

烽火充斥先大夫輕舟泊泰和灘上汀蘋沙鳥月色江聲同舟客多淒然故鄉之思咸勸返棹故園追黃冠方外之游先大夫不答徹吟先哲句曰不聽爾言方至此須知吾道固當然諸客雅知其意乃不復言

七月副將白之裔劫巡撫曠昭降於聲桓之裔將兵屯萬安所在淫掠士民閉城拒之兵民交鬪義兵圍之裔將殺之鳴礮擊死之裔子楊學士及先子力解之乃罷之裔陰通款於聲桓挾曠公以獻

七月既望始聞隆武建號於閩中八月李虔督永茂檄先君控守興國興國虔中門戶也蘇閣部觀生以廣兵至陳御史厯以滇兵至李虔督遣虔兵與諸軍皆會於萬安廣兵跣足跳山谷如飛滇兵甲械尤犀利標鎗連弩洞胸穿札九月廣兵虔兵與王師大戰互有殺傷虔廣兵小卻於泰和再戰吉安陳方接滇兵自安福至繞其背王師倉卒大奔斬首三千悉取走峽江南昌大震聲桓具舟將東遁滇兵破老營獲財帛巨萬計戰勝而驕日置酒高會不復進聲桓徐合餘燼兵復振

通鑑

通鑑

九月李公以憂去行在拜楊學士爲督師閣部以萬公元吉代爲虔督以先大夫爲光祿少卿兼江西參議分守嶺北道十月始聞命吾師復吉安先大夫標下都司熊夢虬用開入城爲內應夜率壯士數十人奮刃大呼守者驚潰禽其所設守令斬之遂復吉安先大夫以兵徇所轄諸縣十一月萬公自行在至虔中檄先大夫赴虔居守二十二日赴虔中

十二月閩中敘屢戰捷功御史湯芬等交章薦改授先大夫太僕寺少卿江西左布政使仍守嶺北道萬公引諸軍下吉

安進討一以居守責成先君拮据兵餉不遑寢食

丙戌二月先大夫晉授太僕卿

零都山寇聞王總倚山嘯聚萬人暴掠南贛所部邑官兵不能討舊督李公檄前守嶺北道于公穎撫之將吏咸索原贖賊露刃反攻于公狼狽走免先大夫至虔復遣官招之賊首羅容等咸聽命先大夫同副將劉天驕單車入賊巢不設兵衛伍伯數人前導賊眾數千夾刃十餘里相迎入深山下車勞之勉以大義因承督府令署其魁四人爲參游解紅袍衣之給銀牌花幣以三千金犒所部其魁奉觴上壽厚有所獻卻之驅車引還

萬公引虔兵自正月至吉安累戰克捷滇廣兵初至鋒銳甚

通鑑

五

通鑑

每殲王師一人一騎分其橐少者不下數十金故人樂赴敵滇兵既破老營金寶益多遂無鬪志

本朝益增兵設伏誘滇兵入圍中殲之諸軍夾河而壁者屢戰不利二月移營入城中三月二十四日王師奮力攻城城遂陷道臣守令或殺或執屠慘數千人湖西參將胡長陸走興國萬公引諸軍退屯萬安潰兵俱溯十八灘而上虔中守止千人先是寇犯湖西士民各繕弓弩火器以禦賊先大夫多方訓練之人人願效死力

吉安既屠旋下諸屬縣所至屠夷白之裔導兵下萬安焚燹蕩爲赤地以報怨也四月漸逼虔境湯麗二君勸先大夫謝事東歸不應力挽之拔刀自擬曰吾恨無死所今當與城存

亡若曹俱死無益爲我歸報婦子謹守墓無相念蓋先君已晉太僕卿而守北道已有其人可以謝事卒死不去

八月作書與家人決併寄還瀕行時所借衣帽數事書數十言反覆自矢舍生取義素志因遣家人三隨湯麗二君東歸廬陵令嚴之偉浙東人也攜之自閩開道行十餘月始抵家王師離虔四十里而軍吉安潰兵盡燒船南走城守兵僅千人登埤揚旗招之不顧而士民震恐守令潛出城住天竺山下先大夫策馬勞諸軍士民萬餘擁馬首願效死乃與萬公申嚴號令樓櫓戰棚須臾畢具盡折圻濠民居不及者焚之燒劉兵憲樓船於城下水延建春門煙燭天樓雉俱盡城中驚擾揮兵撲滅之士民蟻附襄版築移時補葺如故是日王師至城下四月十四日也

通鑑

六

通鑑

舟師飛帆蔽江而上列營山下離城二里而軍十八灘怪石嵯峨出沒水底舟行石罅中非熟識此中水道者偶觸立爲齧粉故上灘下灘必募泰和人司舵刺船始得過險入春淫雨水漲江深危礁沈沒水底行無所礙又灘高水迅洶洶崩流更遇南風連旬逆流破浪十帆瞬息利濟若有天助虔守備空虛人心搖動大兵至驟攻一鼓可下王師未審虛實營壘對城山上氈帳彌望數日乃進攻城城中戰守已備飛礮擊之多死傷乃引去

鎮三面距江惟南門小南門枕天竺山路入南安孔道也其東建春門湧金門章貢臺附城屈東北角高出城身俯瞰龜

角尾其地最衝將吏請先大夫守南門計與公署近且緩急可南走先大夫捉刀曰是城惟章貢臺最衝非守道誰堪此卽移守臺上日移二蒼頭坐臥臺顛小寺中

與先大夫同在虔圍城者蘇閣部觀生楊閣部廷磨郭侍郎維經萬制院元吉王同知明汲及副將徐日彩劉天聰文武將校數十人分門而守萬公居中往來策應劉閣部同升奉命贊決軍務先以病卒於虔

嶺北二道守道駐南安巡道駐贛州劉巡道廣胤駐札虔中先大夫應駐南安萬公以居守尚倚重先大夫亦慷慨自任與城同存亡

王師將至盡毀拆城外民居龜角尾橫出江上延袤里許可

七

七

通鑑綱目

千家聚落蕃盛未卽毀撤王師艤舟數十艘隱翳其下伏空屋窺城中夜縋五百人人挾束薪翼以火鎗火筒潛下龜角尾燭之驚跳登舟引去一火精然舟師泊城頭先見之矣每日三四攻城必移時乃卻或五更或晡時或黃昏鳴鼓角張雲梯渡水逼城矢礮雨集城頭亦鳴礮反射之多所殺傷必馱尸以去退軍三五欹斜疏落散走不復給陣畏大礮擊其團聚也

有白馬紅衣略陣指揮進攻畢礮斃之奪氣引去王師營對江山上離城二里有黑將軍敢戰嗜殺日事屠僇浴於幕中適舉大礮鐵彈穿幕中擊墜其首士卒不覺也訝其久不起溥而觀之已碎首僵於澡盆矣

一夕雲梯襲城已登陴守者始覺緣堞蜚呀牙將一人揮刀殊死鬪不退乃手執萬人敵火筒擲之鬚眉皆燼火發桶裂梯菱飛起若火鴉登陴震墜死傷數十人乃走

五月舟師進攻須臾引卻二舟綴沙尾不去龜角尾水淺可涉夜選敢死千人負九龍火鎗人持長矛以短刀縋城下亂流而渡至山下負火筒者俯僂九龍鎗俱向前然火火鎗齊發燒山上帳房王師驚起多中九龍鎗顛踣厓谷若流星之隕照水上下城頭呼噪震天地咸登舟拔營走三十里奪二舟生禽數人殺之於大江中

八

八

通鑑綱目

鳴礮攻臺鉛子紛墜可拾蒼頭張卿攀堞覘之鳥鎗中其股踣於先君側六月創甚垂斃萬公楊公捐金療之百日乃起又令蒼頭馮吉緣望鳥鎗穿其禪而先大夫身當矢石恆不避

劉兵憲廣胤陝西宜川人以明經別駕超擢見圍急赴行在乞師超拜江西巡撫將戰船五百艘載火器甲兵順流至贛屯天竺山下王師偵之僞爲贛州將校持牒迎撫軍劉公不虞也倉卒攻之被殺資裝舟船盡爲所有城中喪氣

姚御史奇胤自行在奉命至虔勢軍因留共守王師至虔先大夫移守章貢臺不復入公署出入佩刀騎一白馬二蒼頭從之日與諸公聚議臺上所居一牀一竈一几或童僕俱下

自取飯於釜中坐臥攜文山集數卷擊節悲吟曰必不慚色
古人也

題公署曰朝廷養士三百年報稱正在今日閤閣承恩十二
世忠孝豈敢讓人所居蕭寺滿壁題詠見志又書絕命詞詠
四五紙藏篋中恒以自隨

初圍贛州數萬人後至益夥連營數十里凡十餘營營近萬
人白之裔亦在其中縱兵打糧山谷村落雞犬無遺

九月貝勒破閩隆武出亡虔中東傍汀韶南連庾嶺汀延既
斷勢益蹙蘇閣部以迎聖駕爲名走粵中

十月四日贛州城陷府君死之先一日鈴下將獻斗酒隻雞
先君曰姚公吾同里久在圍城未得款曲爲我招姚公共晚

留學

九

通國叢書

食酌酒相對歎息曰吾儕堅守危城七月矣主亡援絕城亡
與亡分也與公數千里共危難故鄉已陷卽一死歸骨何途
何時恢復神州同以款段入里門乎唏噓罷飲漏二下因佩
刀登城刁斗嚴肅久之還臺上時外兵已之糧野無所掠攻
圍益急城中守禦糧糧猶不絀而將卒觀望有陰與外兵通
者三面守甚嚴惟南嚮山路不當圍中一副將守之外兵潛
上小南門漏下四更先大夫揮兵馳救之已焚小南門火光
燭天守者散走演廣兵突門南出將吏請先大夫下臺走南
安爲後圖叱之曰此吾死所又安往顧諸蒼頭曰若曹各自
爲計俱死無益也開篋取所書絕命詞五人各一紙曰若曹
各自去不能俱生一人者先歸以此訃報我婦子拔刀自刎

時將吏散蒼頭共抱持之奪其刀先大夫從容諭之曰若急
去吾爲人臣誼也死卽死耳無爲所辱諸人環泣不忍去紿
之偵探遂自縊是日之辰刻也悲乎痛哉兵漸近臺諸人奔
還已自縊倉皇鼠走張卿抱印縋城不得出走署中投池死
僧道頭被創病死馮吉國正被執入營中吉見殺國正在營
數月始逸出開關半載亡歸裸跣黧黑無人色卽父母不之
識所授遺筆在衣帶中裸劫去三人者皆死無一生還絕筆
不傳惜乎痛哉

營師多虔吉豫章人數重府君府君旣徇節營將巡行城上
見壁間題字多歎息忠義已而火延臺上俱燼矣二月湖西
舊人人虔中共收遺骨瘞章貢臺上

留學

十

通國叢書

是日同殉難者楊閣部赴水死姚御史被害王同知自盡郭
侍郎突圍走萬制院或云殉難或云潰圍出文武官吏死者
百十人諸將劉天驕徐日彩等皆降城中室廬焚燬殆盡屠
慘數十萬人士女被俘者數萬其不屈節者填河塞并掠至
舟躍入灘中相望

王同知明汲起乙科金壇人與先君同籍王公子公培以參
戎效力行間王壻呂公子以職方贊軍務皆爲府君年家子
圍旣逼二公子共勸王公去王公曰彭公吾所信重汝曹往
見之二公子俱謁申前意先大夫正色曰干戈滿地恨不獲
死所見危授命死且不朽尊府君已自處百尺樓豈可勸之
墜蜚蜚廟溷乎吾志決矣因指壁間所書曰素患難行乎患

難語示之二公子歸以告王公曰彭公命我矣因先遣家人去卒與先大夫同盡節

湖西紀事

上

通圖叢書

湖西遺事

湖西紀事虔臺節略各一卷彭孫貽昇仁撰昇仁海鹽人爲明太常諡節愍公觀民長子明貢生與羨門少宰並有才名因節愍殉難虔臺杜門奉母終身不出平生耿介自守孝行聞於時鄉人私諡孝介先生節愍官湖西兵備大兵圍贛州困守孤城絕無援應析骸易子百折不回城陷殉難大節凜然昇仁伏處鄉閭仰天泣血迺脫歸之小奚先還之幕客備錄二載行間盡瘁戮力隨筆詮次爲湖西紀事一卷後閱五年昇仁自往尋覓骸骨躬詣太常盡節處高臺猶在慟哭招魂手跡煙飛故居灰燼訪舊時之部曲求未死之遺民其其口陳又爲虔臺節略一卷後二十餘年有萬安義士曾堯昶負遺骸來海上時人莫不重之留數月而去昇仁贈以詩云金風淨埽草堂塵絮酒重來感故人帳下義兒星散盡天涯歸旆雪中新精靈驚見如生面涕淚空霑未死身拜起相看轉嗚咽鷓鴣嘯煞贛江春墓田禾黍枕南阜流水依然鎖舊壕杜宇歸心江月小楊花故國海天高寒瓊自冷亡臣燼戰血猶凝殉主刀欲訪西昌諸義士魚梁城下滿蓬蒿兩書自來無有刻本此本爲拜經樓舊藏梓人叢書俾孝介遺著於茗齋詩餘之外又傳二種亦一快也歲在旃蒙單闕吳興張鈞衡跋

湖西紀事虔臺節略跋

古

通圖叢書

山中聞見錄

山中聞見錄目錄

卷一

建州

卷二

建州

卷三 原闕

建州

卷四 原闕

建州

卷五 原闕

建州

卷六

建州

口目

卷七

戚繼光傳

李成梁傳

徐從治傳

劉綎傳

杜松傳

卷八

西人志

卷九

東人志

女直考

卷十

海西

卷十一

東人志

建州

山目

建州

管葛山人

大清太祖諱奴兒哈赤興於開元塞下用兵最雄所向無敵以後漸并海西建州諸部遂成帝業初甯遠伯李成梁之誅阿台右衛指揮屯王台能虎將軍所屬建州部教場子塔失並從征阿台死於兵塔失有二子長郎太祖次速兒哈赤俱幼李成梁撫之太祖既長身長八尺智力過人隸成梁標下每戰必先登屢立功成梁厚待之太祖亦盡死力成梁俾爲都指揮領祖父遺衆太祖乃將弟速兒哈赤俱走之東方有衆千餘漸北侵張海色失諸部蠶食之初建州貢羹色失殺其弟劄力遺孤英革養於色失長報先人之怨於是弑色失及其妻子四人僅遺一

山一

子咬郎得逃遁阿郎泰英革知之往投太祖合兵圍阿郎泰阿郎泰殺咬郎求解免太祖竟焚其室廬掠其人畜乃去河北部張海亦有怨於太祖盡攜家室奔海西投都督歹商太祖以爲歹商何爲匿我仇讐乎遂大掠海西邊吏檄諭還所囚及獻盜還者太祖謂曩所囚人已殺死不可復生僅獻牛二頭盜還實老鴉堡發納答讚小色失凡永住與佟緯乞借來令誠以終緯乞屬我得嚴約束不復犯塞下邊吏知其詐也不聽當是時海西北關番卜寨那林字羅方西人以兒部攻歹商急太祖怨歹商因合那卜二酋圖歹商李成梁發兵圍那酋寨二酋請降爲平海西二關貢勅以和諸酋令歹商逐張海還建州以弭其釁已而太祖求婚於歹商遂罷兵太祖時於撫順二關諸堡送所掠人口自結於中朝居頃之住收

木札河部桑克五十等掠柴河堡射殺進騎指揮劉斧朝廷宣諭建州即斬克五十頭及被虜人民以獻

萬曆十七年己丑太祖因貢人馬三非述祖父與圖王果阿台有狗國忠今復身率三十二酋堡塞鈴束建州毛憐等衛驍馬起貢請得陞職長東方開原參政成選遼海參政栗在廷合詞上制府稱建州都指揮使某某領勅二十道其祖父嚮導勦王果並死事今某某屢還漢人口斬克五十有功宜陞都督制東方九月總督侍郎張國彥以聞報可太祖自領祖父遺衆蠶食諸部以自強今驟躋崇階與南關將藉中朝名號耀東方勢愈強未幾倭陷朝鮮徵兵渡海救屬國貢人馬三非稱建州與朝鮮錯壤其志忠義控弦數萬可徵征倭不聽會歹商爲那卜二酋所殺南關猛骨李羅勢益孤建州日與北關二酋構訐訟中

山一

朝稱妻安明姐爲那酋所搶請發兵勦捕概報罷然太祖竟攻殺卜寨萬曆二十三年乙未上以太祖保塞功加龍虎將軍秩視王台潛謀吞海西矣萬曆二十四年丙申附貢者奏盛稱太祖總五十三酋捍邊勞苦乞折賞加賜蟒緞及銀五百兩如董狐狸下兵部議萬曆二十七年己亥五月那林字羅窺南關勢孤急攻猛骨李羅猛酋不支以子女質建州借兵那林字羅悉則布飛語謂猛酋且執建州所部以激怒太祖既心利兼并怒執猛骨李羅羈塞中擄其資萬曆二十八年庚子四月太祖惡猛酋射殺之取其妾松代速代邊吏詰之願以其女結婚猛骨李羅長子吾兒

忽答明年三月授室送歸寨先歸其次子革把庫還其勅書及所部百二十家

萬曆二十九年辛丑七月 太祖於撫順關外刑白馬誓撫吾兒忽答堡塞八月及其女送歸那林李羅亦歸原據勅書六十道與 太祖請並補雙貢如故事會禮部以海建兩貢驛驛議照朵顏三衛量裁員數定期減車兩 太祖弟速兒哈赤亦許邊吏驛遞刁勒所賞襖袋監惡願得折價居久之 太祖仍羈吾兒忽答建州寨陽以撫養爲名委爲那酋搶殺來奔那林李羅亦許建州係王果遺孽計殺猛酋又據其子乞論還忽答守靖安關廷議無所可否自是王台子孫不絕者如線南關墟莽矣北關那林李羅白羊骨乃約婚西人宰賽以自託 太祖與海西忽刺溫約婚旁嘴黑龍江上諸部侵朝鮮陷潼關堡朝鮮來告

山一

三

急建州新併南關勢張甚益結西人吞并灰扒諸部寬奠新疆居民六萬餘往逼建州寨種參賣貂與夷狎遼東大帥數更兵不習戰非甯遠之舊李成梁再起出鎮敵勢方張六堡戍士懼其逼皆憚往成梁已老不復振

萬曆三十三年乙巳李成梁令原任恭將韓宗功徙還故土棄新疆爲甌脫復因 太祖兄弟先後請賞攤派驪陽清河沿邊田土以給賞總督侍郎蹇達巡撫都御史趙楫遼海布政使張中鴻及成梁等以招回華人叙功並賜 太祖金

萬曆三十四年丙午 太祖強予清河沿關人參勸參價已復爭入貢車價語甚張邊吏倉皇請益兵朝鮮亦報建州席捲江上并吞及海夷卜占台爲所敗且假道劫回波部落兵科給事中宋一韓乃以棄地啗敵劾李成梁趙楫

等

萬曆三十六年戊申海建修貢禮部議吾兒忽答羈建州建州假勅冒賞宜折其謀尋 太祖日治兵聲掠北關萬曆三十七年己酉五月 太祖遣其子莽骨大以萬騎修南關舊寨已又勒七千騎圍獵入靖安堡聞金台失有備去已又勒五千騎往撫順關脅索蟒蝦牛酒已又勾西人宰賽煖免等窺開原遼陽邊吏日夜告急御史熊廷弼按部遼陽屢上章策建州必反請增募兵萬人及改三協克寺馬屬鎧甲急撫北關收宰煖以攜其交時那林李羅歿弟金台失新立 太祖益航航思吞噬聞中國日治兵 太祖請道諭減車價入貢還張其哈刺佃子即成梁所棄地也巡按遼東御史熊廷弼疏奏佃子地止一山溝不可堡而守舊鴉鵲關與橫江地未歸敵以一峽了棄地之

山一

四

局建州貪我市賞本急於貢我急之彼益驕輒壞豎碑全勒車價邀我年來壯我軍實緩視貢而彼益急此馭敵大機爲合計宜合北關廢西人因招致江上及南關灰扒諸夷來奔者龍以名銜置近地號召遺眾剪其羽翼我又簡戎搜伍嚴爲備敵且在我握中矣科議請釋建州爲外懼姑置棄地先許貢以救甯東方詔下兵部議

萬曆三十九年辛亥六月部議如科臣言覆奏神祖乃許其入貢已 太祖忌其弟速兒哈赤兵強計殺之復耀兵侵兀喇諸酋并圖其壻江桑卜占台急因率部落千餘走北關金台二酋匿之遂藉口索通壻與金台失白羊骨相仇殺邊吏請密諭北關行間建州所并灰扒兀喇諸夷合從以八攻一倚中國爲外援乃可以逞然竟不從事遂已

萬曆四十一年癸丑三月 太祖益壘南關曠七糾西人幸養媛免卜兒亥瓜兒免二十四營馳清河遼東告急徵薊兵五千赴援并禁羅及貂參珠寶 太祖聞我師既集異詞謝邊吏謂撫安等畊牧日久請罷新墾地以求和如約巡撫張濬信之奏曰北關以老女通壻開釁於敵幸賽以金酋殺其外母藉口相攻北關乃怨敵之賄結西人我之潛盟金白私給火器徒示張皇建州遣使于骨里額往畊牧新添者盡撤請以第七子巴卜海入撫順關爲質或居廣甯或留京師示無變中朝譯巴卜海建主妾眞奇生巴卜泰弟也謹聽朝議迫止其北關匿壻卜占台勅發完聚當永紓遼患濬遣通官藉大臣宣諭建州隨奉質子人關濬方疏奏侈東方入質爲曠古盛事 太祖度我弛備卽嚴兵圍燒金白十九寨總督薛三才御史張五典連

山一

五

疏請救北關我援師不時發三才乃疏爭往遼失策棄南關不救苟北關再入建州東方憂滋大先是因遼左孤危發帑金三十萬募兵於開原遼陽各五千騎因缺餉汰額三才請先募各二千令原任總兵麻承恩參將曹文煥分統合四千爲一營屯開原諸堡備緩急頃之御史翟鳳翀新按遼疏稱建州意不在壻與女特假此罪北關似不必逢敵不注意之兩事強北關以必從前遣通事官入建州建州長謾語以所部狐裘充賞駐我已甚長子洪把兒兒一語罷兵隨奪其兵囚之獄度北關勢必不支今日宜急救以完開原請令麻承恩以兵二千七百駐瀋陽別遣他將以千人駐清河撫順直逼敵巢以壯聲援制曰可 太祖聞中朝兵漸集乃始撤兵十二月以五百騎詣撫順關懇負婚明無別意巡撫張濬信之疏稱金白自召兵遽挑

開原先發敵忿兵自此始建州意在老女通壻與北關仇構未已北關圖勦敵以收利江夷開原祖北關趨利邊將妄報未足信也北關初爲西人所掠芻糧既盡苦薦飢部落歸東者衆東方以甘言撫誘之給以牛種金台失從兄亦往投焉邊吏以火器助守北關給以鍋六百穀千石始有固志

萬曆四十二年甲寅清 太祖益勾西人合兵莊南圖北關媛免乘機挾老女北關願與媛免子結婚遼撫諭姑留老女繫兩酋心發薊西春防兵二千屯開原撫順令別將統兵千人屯鎮北堡分防二寨 太祖狙深多智陰陽翕忽每發兵以圍獵爲名不知所向禁所部賣蜂蜜備糗糧積至五六年張濬終謂風聞多妄疏奏曰北關開原本覲東人參貂東珠之利誘匿卜酋成騎虎勢建州富殖遼人

山一

六

久爲所不我師未出彼防已預此亦可以虛聲喝我奈何以極疲之兵極匱之餉爲北關守老女通壻且北酋爲我守二十餘里之邊東敵爲我守九百餘里之邊東敵心失又增遼陽九百餘里之邊患是謂亡策已御史董定策謂濬誤聽通官藉大成之說以質子爲敵所輕聊以解嘲其如邊計何廷議多右聲救者張濬罷去 三月建州復壘前罷畊地開原參議薛國用力主驅逐會巡撫郭光復蒞任薊門援兵踵至發太僕寺金以濟餉敵偵知兵餉俱集稍稍懼巡撫光復廉知指揮佟養性通敵貸其罪令潛往建州說敵復遣備禦蕭伯芝申以文告五月隨統標兵赴遼陽大閱示虛聲 太祖始遵諭退地定界始猛骨李羅遺南關邊外四堡曰三岔撫安柴河靖安及建州爭界執三岔撫安爲舊種止退柴河靖安予秋穫泰議薛國用備

核南關界土王台存日自威達至三岔河猛酋時三岔入於建州以撫安堡爲界猛酋死並歸建州敵結已屬含糊兩關地素沃饒而建州高下不等苦旱澇薄收項生齒日繁計必壅南關以自給我之制敵正在此敵雖強而糧不繼勢不得取給清撫之繼我以清撫制敵之命而開原亦可安枕今日疆界請無枝梧結局因與鐵嶺游擊梁汝貴等按地將前四堡及白家衝松子二堡共立碑六二堡臨邊皆高山未壅故也先復謂白家衝非原題撫安非奉旨驅逐地且私立碑無以服敵行道將撤碑國用抗議撫安要害咫尺鐵嶺斷不宜失會御史翟鳳翀巡清河語敵使照界鐫碑姑給柴河秋獲遂將六堡俱退大書番字碑陰自明年永不越種七月部夷盜襲陽爲建州即修之碑下示恭謹是歲貢者減至十六人蓋其歲變陰驚也若此光

山一

七

復奏請將撫順備禦改游擊與清河游擊分統兵各千人建州一攻北關即移會遼陽出搗鎮北堡去北關六十里以清河游擊移鎮之撤回廢將羅拱極以馬時楠專住本堡練習火器詔下兵部議從之

萬曆四十三年乙卯五月白羊骨竟以老女許婚煖兒子蟒骨兒大且執建州六人開原諭止不聽七月遂成婚太祖發兵三千屯南關巡撫郭光復謂曲在北關我不能禁北關之嫁老女又安能禁建州之攻北關北關自恃力可抗衡而又繫煖煖免吾且聽三方穴中一闕按甲以收刺虎之功因令中協李繼功以一軍駐清撫東協楊德澤援遼麻承恩總兵王構以大營駐瀋陽調度太祖亦設無動乃罷兵

管葛山人

建州

萬曆四十四年丙辰 太祖自稱建州國汗建元天命六月清河守將私出松山採木爲建州部落殺掠御史王雅量泰游擊爲有功戴罪需後效 太祖自吞南關盡并烏龍江上諸部獨擅人參松子海珠貂皮之利日益富強威制羣雄李成梁再起帥遼亦不能制割寬奠六堡界之僅餌之而已成梁死數易將多西人不能得要領 太祖受賞於撫順關遼人士習狎氣凌之宴賚殊草率且負參貂之直亡算敵已生心人參產東北開原清河有兩市敵賄邊吏改北關從間道開原路梗盡并入清河北關生計資落開原牙僧與北關日爲蜚語構建州建州復以北關老

山二

女渝盟改婚煖免子訟之開原開原右北關不爲理建州恨刺骨遼將吏皆言建州必反又不設備 太祖陰遣部勒兵陽貢市如故稍愆期爭不給車價未卽舉兵李氏世世將遼遼東諸部惟知畏李氏自成梁死如柏久廢如積雖提督西司房然自兵柄久謝門庭落落不如甯遠時如積兄弟居約久思再起帥遼東朝臣多右李氏西將鎮遼者十不一全張承胤西將之賢者也當廷推帥邊力辭不赴廷議卒遣之李氏兄弟陰謀曰但勾敵一動於撫順張將軍必無幸我兄弟且再建旗鼓敵固我故部易定也 萬曆四十六年戊午四月 太祖陽令所部赴撫順市潛以勁兵踵之甲辰^{十五}昧爽突執游擊李永芳城陷守將王命印死之永芳遂降 太祖以女妻永芳因以漢字傳檄清河脅併北關巡撫李維翰總兵張承胤移師應援承

胤謂敵鋒方銳未可以戰維翰督戰急承胤以三千騎趨撫順庚戌^廿建兵場退以誘我師我師前趨利建兵以萬騎繞其後承胤與副總兵頗廷相游擊梁汝貴皆戰死一軍盡沒宰煖各營方集遼河西岸虎墩傳調喝炒花亦屯鎮靖邊外東西騰動會正陽門外河水三里餘亦如潰血京師震恐廷議鼎沸謂李氏世帥邊非如柏如積不能弭遼禍上特起如柏總鎮遼東徵廢將杜松屯山海關召劉綎柴國柱等走京起楊鎬爲兵部右侍郎經畧遼東命薊遼總督汪可受先出關調度順天巡撫移鎮山海保定巡撫移鎮易州以便控禦遼報不至三晝夜西人復窺播懿開原告急廷臣請發內帑金百萬救遼上諭內帑無措止予十萬佐軍興建兵退舍三十里復勾西人二萬騎至瀋陽總督汪可受奏東西二敵更番疲我我征調未集請

山二

採土著人自爲守遼產諸生暫停試各倡義旅有功得破格賜科名急通登萊海運濟餉尋以敵警罷薊保撫臣移鎮兵部引征播征倭例用兵十萬需餉三百萬而帑金竟不時發聞四月建州歸我被掠漢人張儒紳等齎國書請和自稱建州國汗備述懣恨七宗大畧以護北關嫁老女及三女柴河退墾爲辭儒紳等爲東廠人員因借以達上聽 廣甯民婦生一猴二角四齒開原殷家莊杆頭火發御史李徵儀請逮治遼撫李維翰 五月戊子朔有黑日掩日日無光占爲強敵侵凌 丙午^十建兵攻尅撫安三至白家衝三堡經畧楊鎬兼程疾馳戊申^廿抵山海關聞三堡陷飛章請就近調發神祖知鎬已至軍中乃罷維翰命鎬兼攝巡撫增設標營游擊 兵部請發餉金二十萬調兵各鎮山西宣大三鎮各四萬金徵兵共萬人延甯甘

固各二萬金合兵六千 上諭總兵杜松劉綎等星馳出關調薊鎮臺兵給太僕寺金六萬市戰馬以御史陳王廷代楊一桂巡按遼東革李維翰職爲民 太祖結婚朝鮮督匠造船烏龍江與八子並登山密謀兵至如風雨與宰煖合衆近十萬北關惴惴不免命借大工馬價銀各五十萬兩濟遼餉 西人乃鑿炒花等進犯長勇堡 七月賜死事總兵張承胤諡加祭二壇立祠名旌忠 建兵勾宰賽入鴉鵲關犯清河己酉二晨圍堡泰將鄒備賢拒守援遼游擊張旆請戰不從敵蒙板文城自寅及日晨墮東北角因積尸上城旆戰死李永芳遙呼鄒備賢脅降之儲賢大罵赴敵死城中兵六千四百餘職焉殺掠萬計三空至孤山並焚燬泰將賀世賢邀擊之於穀陽邊外斬首百五十四級穀陽竟莫望風潰經畧單騎馳河東斬陣逃千總

山二

三

陳大道高炫等以狗衆乃定議從寬莫子女於遼陽會朝鮮遣議政府右叅贊姜弘立等統萬人從征議乃止乞稍黃許之 賜經略尙方劍一以李光榮爲總兵移守廣甯八月以太常寺少卿周永春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設援遼餉司 九月逮援遼總兵麻承恩以觀望失援清河也 建兵復從撫順入戊子初李如柏馳潘陽遇乃蠻數千騎拒却之斬首七十六乃蠻尋受款部下漸離散 庚戌五建兵復從撫順入會安堡殺掠千餘 彗星見東方若蚺尤旗有白氣長竟天星隕地震報相踵 御史陳王廷按開原遣指揮王世忠說北關觀望圖紓禍世忠酋婦世忠姑也建人既連陷內地北關觀望圖紓禍世忠說以虎墩兔愁輩旦夕勦敵蒙重賞千金可立致也 十一月金台失男得兒革台州攻克建州一寨十二月遣使

告捷持賜白金二千兩綵段二十表裏 是月海州見白虹貫日如日並出者三白氣直罩城上

萬曆四十七年己未正月上以我師征調雲集經畧奏報久稽恐師老財匱諭兵部馳議方畧頒賞格大學士方從哲兵部尙書黃嘉善兵科給事中趙興邦等移書趣師期經畧鎬乃決策進兵出塞與總督汪可受巡撫周永春巡按陳王廷等議以二月十一日誓師二十一日出塞 李氏之再起帥遼也以敵其所封植可狎而繼之敵既屢覆我師李氏心畏敵之強度我兵不足以當之猶欲以舊恩泰之幸而就款可因以爲市迫徵兵四集宿將並萃於遼李氏皆易視之惟杜松爲西陲勇將劉綎功冠於西南李氏害其能二將亦落落不相下經畧既比於李氏欲相倚爲功綎卽家赴召止攜家丁七百既行川兵舊隸牙下者

山二

四

絡繹奔赴又數百人至都經奏請喻蜀父老集舊兵所攜佛郎機各火器袖箭藥矢諸械皆舟運未至必兵集始可出關兵部嚴檄卽行杜松聞鎬將出師謂兵餉未充士卒未集不可以戰鎬不聽松密遣人入關徧告當道請緩師期如相忌之遽其使於關外重扶之 二月乙丑十經畧楊鎬誓師於遼陽分兵爲四各將二萬五千人總兵馬林將游擊麻岩丁碧等出靖安堡趨開鐵僉事潘宗顏監之攻其北杜松將都司劉遇節等出撫順趨潘陽攻其西李如柏將賀世賢李懷忠等出鴉鵲關趨清河攻其南劉綎率都司祖天定喬一琦等出晾馬佃趨寬奠攻其東潘陽當敵衝鎬從如柏於清河以松衆當之令總兵王宣將保定兵故總兵趙夢麟將蒼頭家兵並隸松以都司賁永澄督北關金台失之衆爲林前鋒麗兵萬三千都元帥姜弘

立金景瑞分將之以鎮江游擊喬景琦監其軍爲劉綎後援更令總兵官秉忠駐遼陽總兵李光榮駐廣甯甯師已斬撫順鎮逃總兵白雲龍以狗乙亥廿出師大享將士如柏舉酒揖杜松曰我以首功讓汝松直飲不辭 上特簡山東巡撫李長庚以戶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出督遼餉駐天津長庚奏行造淮船通津路議牛車酌海道截幫運疏錢法設按臣開事例嚴防守九事時議歲運米一百八十萬石草二千一百六十萬束銀三百二十四萬兩長庚以度支告匱請留金花行改折借稅課言臣考會計錄每歲本色折色通計一千四百六十一萬有奇入內府者六百餘萬入太倉者自本色外折色四百餘萬內府之六百萬自金花籽粒之外皆絲棉布絹蠟茶顏料諸類此等積之歲久悉皆朽壞若改折一年無損於上有益於下在

山二

五

一轉移間他若陝西之羊絨江浙之織造亦當稍停一年濟軍國之急奏入上不悅言金花籽粒本祖宗舊制內供正額及軍官月俸所費不貲安得奏留所奏悉如舊其以今年天津通州江西四川廣西上供稅銀盡充軍費 戶科給事中宜應薦上言陛下俯允餉臣之請稅銀已借一年獨金花銀則稱爲祖制臣請卽以祖制言之考會典於內庫則云金花銀國初解南京供武臣俸祿諸邊有急亦取給其中正統元年始自南京改解內庫嗣後除武官月俸外皆爲御用是金花銀國初時常以濟邊而正統後方供御用也會典於太倉庫則云嘉靖二十二年題准諸處京運錢糧不拘金花籽粒應解內府者悉解貯太倉庫備諸邊應用是世宗朝金花全充兵餉不知陛下初年何故而斂之於內也今不考各邊取給應用之例而反云正供

舊額何相左若此至武官月俸一歲不過十餘萬乃云所費不貲年深日久顛末都忘非陛下之有意故留乃有所不知耳以臣言之無論今年當借此後年年借用可也無論未來者當濟邊卽見在內帑者盡還太倉可也若夫物料改折隆慶元年曾行之以解部濟邊六年又行於南京監局亦以濟邊此則祖宗之舊制陛下獨不聞耶不報王申八火星逆行甲戌十二京師風霾晝晦黃塵四塞有頃赤光射人如血西長安門樓爲風所折占爲強敵來侵帝傳諭慰勵東征將士兼飭邊備時師期先洩奸謀滿遼陽聞松將前鋒乃暗布奸人爲松嚮導厚集兵力設伏以待松如柏遼巡未發壬午八松與王宣趙夢麟發瀋陽癸未九次撫順越五嶺關向夜宵征三更至渾河敵擁河上流松直前涉淺棄車營趨利半渡敵決上流斷我後軍車營

山二

六

火器爲伏奸所焚松驍果奮擊敵且戰且走誘松深入伏兵盡起松血戰突圍自午至暮力竭被殺王宣趙夢麟俱戰死一軍皆沒馬林別從三岔出塞三月乙酉二初方抵二道關松兵已覆敵乘勝攻林倉卒遇敵陣大亂游擊麻岩副將黃鉞餓事潘宗顏都司賈永澄死之林收殘卒萬餘走入塞劉綎自牛毛寨轉戰皆捷進攻馬家寨董古寨殺敵第二子把免及其壻火獠狸斬首三百餘連克十五寨逼敵巢一百二十里敵設伏誘之阻山爲陣守備馬進忠單騎陷陣入敵披靡莫敢當退屯山箐我兵亦因堅壁相待建州已破杜松兵以降卒張撫順軍旗詐言杜將軍戰勝合兵綎不及據甲開營敵騎四面馳入遂合圍綎揮兵突戰力盡中流矢傷刃創重死義兒劉招孫負綎尸揮刀突擊殺數十人亦被殺都司祖天定守備馬進忠皆戰

死朝鮮兵亦沒姜弘立金景瑞皆被執麗將金玉河依柳樹坐胡床大弓迭射皆應弦斃敵眾從其後潛刺之猶發矢不絕斃乃投弓都司喬一琦力戰不支縊於林間眾救之投崖死惟清河一路不進以經畧令撤兵故獨全是役也將吏死者三百餘喪師四萬五千八百馬駝騾三萬爲數百年未有之失師繼出師之日五星闕於東方松垂發牙旗折爲二大清堡軍庫火器盡燬白氣竟天三匝師期既露敵備已周羣帥不和深入無繼識者知爲敗徵矣劉杜爲近代名將一戰盡覆舉朝震動北關以二千京赴三岔北則王師已陷寶永澄敗沒矣楊鎬飛章劾劉繼杜松等故違節制巡按御史陳王廷乃抗疏劾鎬喪師御史楊鶴言遼事之壞不料彼已喪師尋國罪在經畧不諳進止機宜馬上催戰罪在輔臣調度乖方罪在兵部請正

山二

七

其罪不報 上令總督汪可受移駐山海關以虎檄乘機扶賞申飭薊昌防禦召陝西總督楊應聘甘肅巡撫祁光宗爲兵部左右侍郎起前御史劉國縉爲職方司主事克贊盡以御史熊廷弼爲大理寺丞馳渡遼宣慰軍民兵部尙書黃嘉善率九卿科道叩文華門請發內帑特允發四十萬兩募戰士足議李如柏衰懦不堪登壇是役退還獨全疑有詐巡撫周永春請以李如柏代將命廷臣集議給事中李奇珍力言李氏跋扈如植以弟代兄出土人推戴恐爲唐藩鎮之漸上竟遣如植命如柏解任聽勘經畧鎬戴罪視事趣宣鎮總兵劉孔胤就近出關應援 時辛煖諸酋坐甘敵賄煖免方沿河駐收建州詐令所部降金台失稱損眾萬餘李永芳遣奸人探三岔欲聯船陰圖金酋寨頃之建人以零騎窺藩陽清河等堡金台失以建州王

子貴英把免陣沒來告初我師之出朝鮮國王請親提兵三萬合勦已竟令他將引萬眾從劉繼先驅遇伏盡殲北關以丙戌^{初三}赴三岔則三帥已陷御史陳王廷請獎卹朝鮮諭以一旅屯沿江寨建兵攻寬奠鎮江路并勅北關連屯開原敵犯開鐵卽襲老寨無爲所給 大學士方從哲疏請籍遼民爲兵并捐俸濟餉 上遣使祭陣亡將士御史楊鶴請卹故帥劉繼家屬及墾死事諸臣廟食京師以倡忠義 四月壬戌^{初九}建兵縱掠鐵嶺柴河撫安等堡戊辰^{十五}宣武門外嚮開至京御河水盡赤正陽門外尤甚協理戎政尙書薛三才總督忻城伯趙世新相繼殺人人自危虎墩免恐擁眾數萬臨廣甯宣鎮營兵譁不赴調詔逮總兵劉孔胤賜勅褒卹朝鮮并令經畧宣諭北關河東謀稱敵眾萬人於撫順關外築城修寨添增清河路柵濠五

山二

八

月辛亥^{廿九}深入撫安更以偏師躡鐵嶺撫安堡新帥李如桢既至軍妄自尊重與總督經畧爭禮抗不赴謁朝鮮牒報建州移書稱後金國汗改元天命斥中國爲南朝李如桢屯瀋陽馬林屯開原巡撫周永春令推官鄭之范署開原道乾沒兵餉軍心不附永春檄開原兵分防諸堡之范復散遣防兵村屯牧馬建州偵城守空虛六月丙寅^{十五}將數萬騎夜入靖安堡乘虛薄開原馬林方勒兵巡邊還兵赴城敵眾襲之林戰死長驅攻開原之范棄城走建兵屠開原殺數萬人公私廨舍俱燼建人姦淫縱酒沉醉終日如桢屯中固城觀望不敢進建人捆載徐引去西人適市慶雲堡亦結聚亮子河庚午^{十九}以三萬眾圍鎮西堡藩陽鐵嶺望風奔潰 上超擢熊廷弼爲右僉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經畧遼東兵部奏遣司屬招兵陝浙河南山東廷

弼奏請決策恢復開原賜廷弼尙方劍命刻期進討起泰甯侯陳良弼總督京營從南京兵部尙書黃克纘協理戎政廷弼單騎就道司業張鼎疏請京營選鋒三千壯其行不報命御史張銓巡按遼東廷臣言開原被攻北關先期密報及寇至以二千人赴援而開原已失宜賜勅撫慰且北關新締婚虎首可藉聯屬建州奸細在兩河甚夥可卽用爲間戶部以兵餉無措請令府縣捐助七月炒花攻陷十方寺堡建兵窺鐵嶺左贊善徐光啟願使朝鮮論應援不許命以省稅暫充遼餉遣給事中姚宗文核援遼兵馬其後殺熊廷弼楊錦駐瀋陽令游擊王文鼎守鐵嶺李如楨以兵五千三百屯瀋陽副總兵賀世賢以兵五千七百屯虎皮驛鐵嶺距驛百八十里距瀋陽百二十里特二帥爲聲援乙巳建兵潛師五更入三岔堡懿路

山二

九

備禦左輔羽機報如楨丙午廿昧爽建兵至鐵嶺急攻城踰時陷文鼎棄城走遂屠鐵嶺殺官民二萬人焚衛所解舍軍資倉庫掠車馬騾畜數萬計如楨循汎河而北晡時次新興鋪距城十五里頗兵不進日暮世賢來會師留某壁文鼎奔遼陽經畧熊廷弼聞警疾馳以兵八百抵廣甯羽書旁午西人亦入鎮西堡東西勢迫急已酉廿我師禦之於熊官兒屯却之以捷聞是日建兵盡掠鐵嶺人畜拔寨去西人宰賽爭所掠人畜鬪於柴河沿石嘴頭建人怒殺西人數百人執宰賽以去如楨偵知躡其後割西人尸一百六十五僞報首功八月壬子初廷弼至瀋陽代楊錦受事翌日入遼陽斬陣逃都司劉遇節及失陷鐵嶺游擊王文鼎文鼎燕趙名豪也親知多朝貴受事半日而鐵嶺陷廷弼縛之坐纛下監司諸將長跪請命無所聽竟論斬

諸軍股栗因爲壇祭劉綎杜松諸將躬酌撫清開鐵死事將吏慰勞軍民諭以諸城必復意人心始定上度廷弼已至軍癸亥三十遣官旗逮楊錦入都御史陳王廷疏糾總兵李如楨襲西人殘級爲首功經畧廷弼亦劾如楨敵初陷開原淫酗捆載不能遮擊繼陷鐵嶺與西人爭殺不能乘其敝爲報西人三萬合營致遼瀋驚潰請急調李懷信代如楨建兵謀直搗遼陽防內變盡殺朝鮮降卒北關潛以告辛未廿建州以輕兵陽給我師合數萬騎直走金台失寨雞鳴圍之訖午而陷隨攻白羊骨寨應時火發北關盡沒九月刑科給事中魏應嘉劾李如楨如楨逗遛失陷楊錦已囚柏楨若在事外此而不誅是謂無法戊子初兵部尙書黃嘉善以聞上命逮如柏如楨如柏自縊死上聞北關陷命李懷信刻期赴遼代如楨如楨旋就獄廷

山二

十

弼獲奸謀賈朝輔故撫順諸生也誅之建人既禽宰賽威制煖免炒花數十營懾服不敢動取北關如拉朽謀遼瀋益急帝拜徐光啟少詹事兼河南道御史專練京兵總督汪可受謝病歸建人挾宰賽以連煖免諸營巡撫周永春遣通官說炒花虎墩峽以利遣使弔恤朝鮮將士奏請發內帑二百萬以濟師兵部請釋罪將郭有光劉孔胤麻承恩令納馬贖罪往援遼許之諸邊將多扣空月餉以自肥遼東爲甚廷弼按其尤者斬游擊陳倫狗軍中廷弼奏遼瀋勢難兩全瀋空城難守不如還守遼陽厚集兵力徐圖恢復旨諭廷弼酌緩急爲進退廷弼因決策守遼陽遼陽城匝四十里多崩陷廷弼浚濠築垣整兩河引水環城建開闢之密布火器火軍環城上下遼人始有固志巡撫周永春請增兵鎮江守朝鮮貢道佐聲援不報十月

辛亥^二雷震廣甯謀稱建州遣奸細詭女裝謀焚海州根
草絕我運餉遼地大雪多凍飢廷弼檄總兵柴國柱屯虎
皮驛諸路扼其衝以根盡退屯遼陽就食是役也調兵十
八萬增餉三百二十四萬陸運車三萬七千兩用牛七萬
四千頭費不貲十一月建州擁衆入龍潭口往開鐵馱運
審栗庚子^一已刻日生暈兩耳背氣二道芒色甚異欽天
監失占 建人築城撫順邊外令黃把免等謀入犯朝鮮
亦報建州增守牛毛寨萬遼嶺廣造攻具結蒙古炒花虎
墩諸酋東西分犯已又聲犯寬奠鎮江告急

萬曆四十八年庚申正月遼陽新兵空伍俱逃 建州多
遣奸人潛伺四境市人報伯要兒炒花等與敵掠血約從
三岔河迤東絕漕船 建兵從清撫犯遼陽遊騎往來撫
順三月乙丑^七遼陽火藥局被焚闔城驚擾京師爲之戒

山二

十二

嚴己已^一暴風揚沙僉謂兵占建州按兵不動四月謀稱
建人潛犯海蓋誘總兵賀世賢往援急攻遼陽炒花等詐
稱建州主死以懈我師運鎧甲赴遼河 上因巡撫周永
春疏增兵廣甯已又謀稱建州糾伯要兒歹青等入犯及
收江夷爲用窺海道經畧以兵力稍集進守瀋陽漸逼敵
居建州釋宰賽以連西人喉之擾河西遣其子同李永芳
引輕騎出沒至發榜招降廷弼以聞請恩資將士改贊畫
爲監軍增設金復道並命刻期赴遼六月戊午^二建兵乘
經畧關邊離遼陽以萬騎自撫順關萬騎由東州堡入長
驅至渾河總兵賀世賢柴國柱設防瀋陽却之詔發餉金
三十萬以給軍關陝永保援兵踵遁 上諭經撫嚴檄道
將招撫之罷遼陽巡撫周永春旋被論逮入都遵自用兵
以來米粟踊貴夏大旱赤地千里米一石銀四兩粟二兩

芻粟空竭人馬倒死相枕籍 七月神祖升遐八月丙午
朔光宗嗣大寶甲辰^九以袁應泰巡撫遼東御史鄭宗周
劾楊鎬喪師李維翰削地李如柏如榘失機劉國縉糜餉
袁大有彭象乾紀律不嚴請嚴治正法御史舒榮都請究
保舉楊鎬李如柏鄭之范劉國縉者皆不報督餉御史萬
崇德以遼東飢荒請截漕米二十萬石貯天津轉餉遼陽
給軍民御史左光斗奏各鎮援遼兵夏秋過都衣裳典盡
赤體癯形大類病鶴轉盼寒冬餓死之餘又將凍死請發
帑金二十萬速買花布解遼東以給軍 建兵犯互溝諸
軍逐之出塞復入撫順大掠去自開鐵繼陷河東諸城望
風潰廷弼至遼堅壁勵戰士邊臣多務姑息軍令久不行
廷弼按軍法斬決不少貨遂多流謗廷弼性剛負氣以上
人給事中姚宗文奉命視遼廷弼無加禮宗文欲用敵攻

山二

十三

敵命忝將王猷以金縉許西人廷弼不以爲然宗文怒馳
奏多侵廷弼御史顧慥遂露章劾廷弼隱匿六月村屯焚
掠不以聞賀世賢報斬一級獲一盔奪四馬遂奏以爲功
不足贖損兵殺掠之罪御史馮三元劾廷弼曰遼左發難
大小臣工交章薦起廷弼皇祖寵之異數而兵柄久握以
殺爲威以懷拒諫人心不附乃思卸擔可謂封疆之臣乎
夫善戰者因糧於敵開鐵被陷遺禾滿野窖貯場積皆我
外儲苟能選鋒簡騎倍道兼行輕兵在前重兵宿後畧糧
而返此既已覺我已還矣不然付之一炬毋爲敵資乃恣
敵掘運無謀一也中國之長在火器八萬之資一朝而燼
曾無防閑無謀二也北關爲敵內患爲我外援金白告急
道臣欲以二萬人應援廷弼不能用彼去腹心之毒我失
肩背之助無謀三也四方聚兵千里轉粟府庫內空士卒

外懼惟敵是求又何守之專事乎健兒不以禦侮而以執
土工無謀四也藩陽之犯王大人屯之後我主彼客我逸
彼勞藏形設伏摧鋒制敵正在今日乃聽其蹂躪日堵
回無謀五也所云守者據要害也乃數十一屯數百一聚
如以蛙噉蛇相次俱盡無謀六也人情自爲守者力乎代
人守者力乎行艱於客兵費乎土兵費乎遼人礦兵可用
而不能用乃曰遼東無人無謀七也善用兵者莫如王翦
六十萬今有翦衆三分之一矣而建之地有楚三之一乎
據其取足似乎善用多者而無用多之才據其臨陣或一
百二百似乎善用少者而無用少之妙無謀八也請兵請
餉分固應然動爲要挾之詞曰要遼不要欺君一矣遼左
道將極一時之選而足已自賢曰遼陽止兩監軍欺君二
矣兵未足而言紙上之兵兵將足則言無用之兵欺君三

山二

十三

矣廷弼暴而自用閭而寡謀實無濟國之才而有上人之
氣竊謂廷弼不罷遼之存亡未可知也詔下九卿科道會
議以聞 廷弼亦上書自訟云去秋開鐵委棄田禾臣檄
諸帥收割否則焚之李如楨李光榮賀世賢柴國柱竟不
欲往臣屢見之疏牘三元未及見也石礮火起延燒火藥
六月陷開原七月陷鐵嶺八月陷北關臣始至遼牌行開
原道韓原善駐藩彈壓按院令勿行北關報至藩官軍一
呼而散亟遣分守道問鳴泰往撫之至虎皮驛大哭而返
是時止此兩道三元言道臣欲援金白而臣不能用不知
道臣爲誰臣初至遼而北關陷相去五百里援亦何能到
且鐵嶺不能援而言援北關此道臣欺三元者過也修守
開原所役軍皆其不能戰者柴賀李三帥貼修藩率亦其
步軍各帥自爲營盤戰守計非軍自倣而誰也藩陽王大

人屯之役堵截數萬人而去可以爲難以無斬級功吹索
太過必失將士心清撫陷後遼人能自活者盡移惟二三
窮民誓死不去曰他徙亦死敵來且隨之卽屢清之不得
也贊畫新兵欲回家度歲一日而逃二千贊畫稱王平胡
國臣練成勁兵高麗建州所驚畏王平統一千七百餘兵
選之可得五百人胡國臣步兵二千聞江潮聲謂敵至而
潰東山礦徒趨利則有應兵則無劉光緒陳光裕往返三
月僅鈔一冊回報竟不見一人微三元言不知遼人礦徒
之可用也近年平播用兵二十萬以建視播何勢何地而
謂臣用多也遼人屢趣救遼請問朝廷要遼否情出危迫
豈敢要挾無人臣禮謂臣欺君不敢承也乞罷職行勘姚
宗文亦糾花嶺山城失事經畧與按臣疏多寡不一疑有
增減廷弼亦劾宗文奉命閱師僅住遼城十八日一日而

山二

十四

畢十萬兵馬之數匆匆西去邀游海上燕會賦詩卽文武
將吏功罪有未周知也乞勅監軍御史親詣失事地方以
定尤世功等之罪 遼東總兵李光榮檄報建兵從會安
堡連刀灣深入藩陽城北兵科給事中楊漣奏請命廷臣
集議戰守方畧漣復劾奏兵部尙書黃嘉善用楊鎬李如
柏以敗遼東馬上督戰三路喪師復用李如楨以陷開鐵
柏楨既歸不請正法表裏皇祖彌留嘉善楊前奏曰遼東
事臣雖不才敢不竭力以分憂今既數月不聞簡一將畫
一謀誤疆場欺皇祖乞盡下諸臣論列嘉善之疏立賜誅
殛 已巳四月赤氣亘天占曰臣叛國亂大將死 御史張
修德疏論熊廷弼喪盡遼人生齒竭盡天下財力破壞遼
陽乃乞養病全無統衆禦侮之才徒有報復凌人之氣崇
位隆恩攘爲已有敗着殘局遺之何人乞將廷弼貶竄遼

方擇人交代如付托得人亦須收得一半倘再不得人亦付諸無可奈何矣 廷弼上章自理曰神宗以旦夕待亡之遠付臣保全至今去年開鐵連陷大小諸臣相向而哭今日公私燕處也汎汎蒲瀋空城而逃遼陽人或棄妻子以先去爲幸今去者歸散者聚商賈填街不減五都之市藩奉人跡所不到今亦修守之固商民晝夜通行竟如腹裏買牛至三萬餘車至二萬兩增造火砲數千槍砲二三萬弓矢器械俱備旋造雙輪戰車五千兩火箭火輪無所不備斬貪懦三將而將知畏斬逃叛數卒而卒知懼去年西人住我汎汎棄地日肆劫奪自丁字泊斬捕以來陣擒活口轉發炒花諸營証其入犯招撫援首二十四營頭目各就戎索年來河東秋毫無犯自藩奉戍重兵敵悉與我對壘不敢西窺遼陽南窺南衛東窺寬綬至於近邊村

山二

五

屯勢不能無搶掠而形格勢禁敵亦無如我何無奈二監入臣咽喉掣臣手足雖欲不負先帝厚恩而去亦何可得矣因馳上賜劍屢疏乞骸骨語益忿懇詔令解任 十月以袁應泰經畧遼東 廷弼屢疏陳列御史馮三元張修德給事中魏應嘉交章攻之廷弼乃疏請卽遣應嘉等赴遼行勘上乃命應嘉三元修德往給事中楊漣御史吳應琦疏奏不宜卽以諭劾者往應別遣科道二員往勘戶科給事中張國祥則謂經畧更置乃敵人乘釁之時宜聚精防禦而三臣並出冠蓋絡繹奈何於危難之邦作此擾攘之舉也乃遣兵科給事中朱童蒙往遼東會勘功罪 甲子廿建兵攻撫安守將却之南御史李希孔糾閱視科臣姚宗文哆口以敵攻敵虎慙之部金白之裔既無要領四千金予敵反開其凌侮遼左荷戈者垂二十萬閱視僅一

日而畢將卒勇怯器械利鈍城池堅瑕不置一言一切錢糧不問計臣駁之不知所對聚訟盈庭幾傷國體別遣科臣往勘廷弼誠在局中宗文豈居事外假令前日之閱功過列眉何煩今日之勘乎年來賞罰不明是非倒置失事始禍之李維翰抱頭鼠竊之汪可受不聞逮繫貶削國法安得不弛國事尙可爲哉乞罷斥宗文以爲人臣陰險不忠欺君誤國之戒給事中毛士龍御史方震孺王允成復連疏糾宗文先是宗文爲戶科給事中丁憂起復欲補官而吏部題請率數年不下因借招徠西寇爲名屬當事薦已可使疏屢上不報宗文計窮求廷弼代請廷弼不從由是懷怨後資緣得吏科閱視遼東兵馬意在凌轢廷弼而廷弼亦不爲禮有遼人劉國縉者爲兵部主事贊畫遼東軍務主募遼人爲兵所募一萬七千人逃者過半廷弼聞

山二

十六

於朝國縉亦怨廷弼宗文出國縉門下兩人相比傾廷弼以故宗文閱視還卽疏証廷弼又嘆其黨顧慙魏應嘉郭鞏等交章攻擊必欲去之 十一月前經畧熊廷弼疏言臣蒙恩回籍聽勘卽可行矣但臺省諸臣忝臣以破壞遼遠他人臣不得不將軍中事情一一奏知與新經畧交代明白立案而去然此諸事何一非臣廢寢忘餐吐血嘔心所幹辦年來廟堂議論全不知軍中情實止憑塘報前冬去春敵勢稍緩輒開然言師老財匱馬上催戰及敗劉綎陣又愀然不敢道一戰字比見臣收拾纔定而愀然者又復開然急急責戰矣 先是御史顧謙吉論經畧廷弼出畢竟觀場之人有何真見至於用李如柏李如楨裁巡撫添巡撫起贊畫用閱科議督護皆臺省所建白何嘗有一效地方事聽地方官爲之何用拾帖括語徒亂人意一不從

頓斃然怒若此後議論不省經畧必無所措手足矣此臣
爲經畧與國家封疆慮者也 原任經畧今聽勘熊廷弼
揭請馮三元等會勘揭稱日來見馮道長疏要將臣逮下
法司莫令奸臣脫網張道長疏要用尙方與王忬楊守謙
並論魏掌科疏又舉出一椿逆案極不可解之罪要逮至
闕廷如楊錦例意其急急除奸問罪一得往遼會勘之旨
必朝聞命夕就道不俟駕行矣臣恐掩留關外爲人口實
急望山海進發以便三公出關行事及昨見兵科公疏又
要收回成命爲之留行其若三公問罪除奸之意何察其
留行大旨謂勘者卽言者就令勘得逼真臣心不暇其實
不然原告被告例聽堂上處分臣以封疆大臣甘作被告
聽勘於三公之原告者誠降心以從也假使三公專主勘
得恣行胸臆高下其手葛藤或不得已今同勘者有經畧

山二

七

撫按有部道府廳有總兵諸將軍民審一人有一人口辭
勘一處有一處結狀經一官有一官勘語俱當一一奏聞
三公不得增減一字也印與撫按會稿具覆撫按內憑本
心外憑輿論亦不肯以地方徇三公聽其輕舉筆也誠如
是其逼真也敢不服敢不相下臣意氣雖頽經營久定卽
東方挾衆恃強僻處撫順而瀋奉諸將自能應禦無可憂
也七八九十月分最緊急過至十一月十二月冰凍枯冷
是其緩時道將精神儘能照管若謂臣之功罪爲小封疆
之關係爲大則繆矣使功罪而無關於封疆也何用勘正
惟關係封疆勘而是戰守有所持循勘而非當事急圖改
正勘而功則寬臣以安衆勘而罪則處臣以懲衆如分功
罪封疆爲兩是欲勘臣於封疆外也或謂臣實勞績彰彰
在地方中無可勘者勘而無所得以歸甚不便故三公不

敢來然而來固無妨也昧心違公論以徇科道計承勘者
不肯稍作調停語以存科道體面或所不免況言官有風
聞言事之例卽說謊欺君誣善害賢有此四字護身當今
之時誰敢向兩衙門問妄言之罪而又何踴躍於來勘之
一行哉

山二

九

建州

管葛山人

崇禎十二年己卯正月庚申初清人合兵圍濟南驅士民負土築高臺架大砲擊城中復驅之負土阻河流城中大浸濟人素疾遼人事急募遼人守陣疑之盡遣出已復召入城德王先散金募士以自衛軍信緩責償其金又以苛禮慮諸司百姓怨王無爲守者總兵倪寵援濟南觀望不前遂陷巡按御史朱學朱左布政使張秉文督學副使翁鴻業知府苟好善推官陸燦歷城知縣韓承宣死之盡殺諸郡王虜德王及宮眷載以橐車以車四千兩載子女金帛徐引北去我兵環視無敢邀擊者攻武定州拒守不能克鹽山慶雲望風潰回哨復陷海豐乃去胡馬幾及河上

山六

孔有德將德王北行清人大軍久屯豐潤玉田剖孕婦視胎男則出口利女則否剖至十胎連得三男其酷如此命副總兵祖寬自太山間道扼青州張韜邱磊以鐵騎六百爲前鋒留守鄒平二月清人掘載東歸總兵陳國威擊之喜峰口却之已亥十清人合兵出青山口帝以畿輔名城盡墮親藩失陷乃按軍律先誅吳國俊逮陳祖苞張其平顏繼祖倪寵祖寬內監鄧希詔孫茂霖及失陷州縣李慕昌等置之獄祖苞仰藥死獄中繼祖其平等三十二人俱論死創楊嗣昌官階以冠帶視事請劉宇亮爲民戍趙光朴惟高起潛僅降領兵如故嗣昌建議於薊門保定宣府開三督府抽練精兵六萬騎三步七加田賦六百萬遣科臣四出苛求甚急抽練諸兵離故伍久戍屢聞噪遁七月四王子復渡河攻圍甯錦松杏殺總兵金國奇

八月初六斬其平繼祖等於西市

崇禎十三年庚辰四王子以大衆築義州構屋屯田更番戍守爲持久計以逼我八城三月清兵犯塔山吳三桂擊之殺傷九十餘騎擒其酋長清兵敗走復合西路犯松山吳三桂逆戰破之殺傷千餘西路王子台吉死於兵四月清人以數千騎屯於子瞻我師夜襲之移營東北吳三桂馳杏山劉肇基扼松山五月戊戌十清人以萬五千騎犯杏山深入至夾馬山三桂合步騎擊之清兵退杏山逐之不戰而走己亥十清人合兵分道進薄我師三桂勒兵大戰裨將周祐李德威楊倫哭擊創血戰攢射敵帥墜馬死殺傷無算奪馬六十匹清兵大敗走祐等以創重死六月四王子令九王子麥勒根守義州四王子調蟒官振哈喇禰家八千騎王燒餅家子騎合東西諸部數萬渡河

山六

西侵連營二十里令麗人具舟轉餉以給軍進屯錦州得勝堡以輕騎綴柴樓山全師渡復首山直薄錦州吳三桂祖大壽合諸軍力禦却之已而四王子復以萬騎從治河人王師婆谷劉大人屯至孫官屯立營復進屯羊房南泥河更以萬騎入戚家堡分屯神桃園白陰山爲十五營復以一軍入盤山王家潰夾馬山更從亮馬諸山分軍爲三西行至二郎洞營盤山合兵趨岳家山犯錦州入城俱震十一月戊戌廿命洪承疇出關將抽練諸兵前扼敵崇禎十四年辛巳二月壬子初大甯河清七日偏頭關天鳴三月丙申廿清兵入塞祖大壽合諸軍禦之於錦州旋引退清人既屯義州益攻圍錦州以外諸屯堡錦州樵採路絕九王子將大衆圍祖大壽於錦州洪承疇既出關錦圍累月未解朝議謂關內外勝兵可得二十萬渡河搗

穴則錦圍不戰自解職方司員外郎張若麒侈口談兵事請赴關外督戰趣承疇出師 六月戊辰^{十一}上御平臺召問兵部尚書陳新甲退與侍郎吳玆議遣張若麒單騎出關監承疇進兵 八月承疇連營稍前若麒日請出師承疇合王樸唐通曹變蛟吳三桂白廣恩五鎮兵及抽練諸軍十五萬進援錦州次乳峰山營於嶺上立木城砲架皮申^{初五}步兵萬人循山進騎兵數千直衝敵壘清人三分逆我師騎兵稍引却清人逐之入步營火砲齊發殺傷甚衆清人合步騎萬餘架梁乳峰西山以進我師戰於山巔拒之不得前俯視錦州若咫尺呼噪聲相聞城中出兵夾擊殺傷相當內外終不得合清人更以大眾蹙我師王樸唐通宵遁諸軍潰填海者不可勝計士馬失亡以數萬清人逐之至松山承疇退守堡尚有騎兵七萬清人大眾圍之

山六

士卒一敗不能復戰固守月餘食盡諸將請潰圍走承疇曰吾以十五萬衆救錦州喪師而敗何面目復見陛下乎必死此若曹努力歸報天子諸將分道潰圍出圍三面空其東東瞰海東走者陷於淖矢礮所及百無一免咸棄甲降潰圍出者二萬騎而已遼東巡撫邱民仰死之曹變蛟王廷臣戰死若麒浮海走登州承疇被執松山杏山俱陷錦州路斷祖大壽力竭降於清吳三桂悉力守甯遠清人頓兵不進承疇至北庭絕食數日四王子盛供張侍以降將數十人令曰承疇苟不食死若輩斷腰領矣諸降將日夜涕泣說承疇承疇卒不死松錦既陷舉朝震動潰圍出者俱言承疇死帝頗疑之請卹之章浸不下舉朝爭之幾半載乃賜承疇民仰變蛟廷臣祭葬并及近歲死事大臣設壇都城帝親臨祭立承疇祠於京師日旌忠承疇已委

贊北庭矣 黑雲龍自北亡歸上貨之以爲神機營副將雲龍言強敵犯邊須草茂乃勅邊將燒荒違者以失誤軍機論自是冬春之際患稍息

崇禎十五年壬午四月癸亥^{廿四}清兵襲破塔山城城中士民皆自焚 十一月清人大舉人犯先以輕兵綴甯遠悉衆犯三協已巳^{初三}清人突興水堡辛未^{初五}攻甯遠巡撫黎玉田總兵吳三桂禦却之癸酉^{初七}退屯寨兒山清人合金他失土木寨魚皮韃子四家雜部共十三萬八孤山分將之統以兩王子曰河龍貝勒昭陀貝勒各將三萬騎爲二營降將孔有德祖大壽導之己巳夜漏三十下營於虎石哈石門寨離邊二百里庚午^{初四}界嶺小將出寨燒荒中敵伏襲旗鼓以近寨諸路不覺也清人勒精騎晝夜疾馳二百里辛未^{初五}亭午至塞下分道窺青山冷口桃源游擊簡化

山六

龍守箭捍嶺李如澄守青山口矢石拒之不得入副將胡文顯守界嶺擊之於口外一人潛梯止關城老嫗覺而呼守者墜石焉殺之獲其弓刀唐通亦却之墻子路西窺梨樹灣驚不落皆界嶺地也守將陳聯芳失薊督范志完旨易以副將柏永觀永觀乞餉於永平盡以所部往撤守械封火礮四日不返清人如人之境烽火寂然既入口毀牆數里平夷之先至者二萬騎日夜馳馬多道死剝而食之爲營十三於邊外不穿塹人四爲一竈凡竈四千八百二十四營成分兵紀臺頭嶺總兵馬科馳五十騎搏戰清人圍之殺一副將砲擊敵騎多所傷引去攻撫甯樂亭皆下之飛騎趣後軍悉入向夕拔營而東壬申^{初六}至永平永平之兵潰攻昌黎堅守不下癸酉^{初七}分營東西剽掠逼通州白廣恩守通城門大開寂無譁者清人至不敢攻廣

恩鳴砲擊之傷人馬無算驚引去 清人合兵圍薊州都門戒嚴甲戌^{初八}命兵部右侍郎金之俊出鎮昌平戶部右侍郎王鰲永督治通州起趙光朴於戍籍以兵部右侍郎總督薊門通津命關道總兵黃蜚練水師牽制遼瀋命提督京營恭順侯吳惟英練營兵遠哨深命襄城侯李國禎選官舍子弟六千人爲忠義營給甲仗槍砲弓刀旗幟丙子^{初十}清兵百道攻薊城頭火起遂陷將吏咸被戮屠薊州都門大震清人初屯塞上未敢深入薊遼總督范志完屯山海關按兵不動關丞巡撫馬成名請出師三日始發聞清兵盛頓兵豐潤不進二日復退屯關上軍民環哭請救薊未發薊已陷因進屯玉田檄關甯兵二千人入關時甯遠方急寇退黎玉田令參將潘永昌將銳師千人入關從督師進討丁丑^{十一}上命太監王承恩齎御前銀萬兩蟒紵

山六

五

百色紵三百絹布千新鈔三百錠赴軍前賞有功者戊寅^{二十}詔運通倉米入都分命兵科給事中時敏等巡察諸路堅壁清野詔督師志完薊督光朴東西夾擊命宣大總督江禹緒以兵入衛刻三日至都以姜瑄爲保定總兵兵部尙書張國維徵臨濟應天江浙延綏甘肅甯夏臨洮川苗鎮草南贛兵二十一萬人衛復徵劉澤清兵赴京師 清兵既破薊分兵將所擄子女輜重出塞益勾塞外諸部入黃厓口分屯塞上青楊諸路以防我兵之鈔截清兵行營騎兵在前步兵在後砲車居中我之西洋大砲多爲所得分兵爲三各以降人導之墨勒根蝦引一軍西截通州餉道祖大壽引一軍東攻山永孔有德剛阿泰引一軍中路下山東墨勒根蝦剛阿泰皆大壽子也范志完吹邊化驢奏關外戰守功勛志完以別將守關督總兵白廣恩東協

三屯鎮薛敏忠西協唐通合兵趨薊命中協總兵張汝行守通志完奏敵營多我陷沒將士詔命督師榜諭陷敵將士許其殺敵立功受賞以冒化龍巡撫登萊命西洋人湯若望造撫間銃車 閏十一月丁酉朔清人久息馬於薊拔營而東攻寶城知縣高承燧却之攻香河知縣朱帥欽堅守不下分兵下山東屯長蘆洲哨濶十餘里長五十餘里馬馱輜重子女絡繹東行一晝夜不絕山東巡撫王永吉以兵扼兗州聞敵漸逼東省己亥^{初三}自充間道入濟南畫守禦移濟甯紅夷砲二十二於濟南分致二十於德州助城守王寅^{初六}清人犯河間癸卯^{初七}攻德州武德道僉事雷縝祚禦却之其在畿南者悉衆圍霸州州兵出戰擒四人縛之射殺於城頭清人怒急攻之道將分城守砲石多殺傷攻圍三日外援不至甲辰^{初八}城陷僉事趙輝死之屠

山六

六

霸州遂陷保定縣乙巳^{初九}陷文安縣士民屠慘殆半詔總兵姜瓖東援河間滄景諸兵悉聽瓖節制丙午^{初十}犯臨清清人攻河間城上紅夷砲一發碎五六十騎再發斃百餘騎三發砲裂城崩數丈清人乘勢環攻戊申^{十二}城陷恭議趙珽知府韓增紹知縣陳三接死之揚州解京銀數十萬皆爲所有劉澤清奉檄東歸救臨清乙巳至臨清清人踵至澤清不及入城西走曹歸丙午敵騎盡至臨清戊申肉薄登城僅二人攀堞上守者咸逃新舊二城一月俱陷州爲北方大都會巨賈雲集貨寶億萬皆爲所擄盡剪丁壯髮掠之入營中子女連屬於途立十三營於城東延袤數十里建人三入塞畿南二東多殘破惟臨清獨完富甲海內劉澤清兵八千守之澤清奉檄而北離臨清不數舍清人兼程疾馳乘虛入之方澤清次椎縣清人正趨河間

澤清既南還河間臨清同日而陷論者多咎中樞調度失策云清人破南皮武城其陷河間者分兵犯雄縣砲擊之引去攻陷固安大掠真定諸屬縣攻滄州大城獻縣任邱知州羅燾知縣李松年王奇才宋調元等皆堅守不下清人盡入山東詔東撫王永吉抵青州護藩命楊進移鎮保定賑真定所屬甯晉十四州邑之被殘破者革姜瓖職命立功殺賊以赴救遷延致河間失陷也庚戌十月景州陷范志完將關遼兵至德州淫掠雷演祚閉城不納壬子六月清人人阜城癸丑七月復攻德州志完兵戰城下斬首數級引去戊午二月攻東昌澤清禦却之遂西庚申四月夜半拱極城刀仗有火光二寸許辛酉五月清人自臨清分五道攻掠郡縣志完令總兵李輔明將關東騎兵千五百護充藩士民苦暴掠魯王以充兵足自守檄輔明歸志完癸亥七月

山六

七

輔明遇敵於齊河返走濟南次東關王永吉檄青州護衛藩清人二萬騎自高堂齊河東下癸亥至濟南屯鵲山繞城而東王永吉援甲登陣游擊侯天福發西洋砲驚引去乙丑九月連營逼城西北恭將劉元科三發紅夷砲營中紛紛墜馬引去向東南天福麾士卒矢砲相次發清人知有備拔營而西是日分犯長山鄒平淄川淄川知縣史能仁禦却之孫之獬言漢將關雲長見夢於之獬告以力破敵淄川父老詣祠下見神像面貌汗如雨兵退能仁上其事於巡按御史御史以聞勅祭關雲長官論其妖妄請罪能仁不報清人攻東昌知府宋炳奎扼險襲之飛砲殺其副將加勒阿金拔營走十二月丁卯初清人自長垣趨曹濮戊辰三月初臨淄陷知縣文昌時舉室自焚死己巳四月初清人悉眾至青州屯五里驛癸酉八月初攻拔兗州監軍副

使王維新知府鄧錫藩推官李昌期副將丁文明死之執魯王剪髮囚之以弓弦自縊死世子諸王咸被殺燔邸第夷毀關廂屠兗州丁丑十二至邳州知州決河引水環其城敵馬不得及城下募死士夜渡河入其營焚芻砲敵驚徙去詔志完光林會師南討光林次河間留兵版築旬月不進上降詔責光林督五鎮兵專征追勦宜會督師鼓銃殺敵豈得分兵築城遷延避寇范志完次滄州士民隔河鳴砲以拒兵退屯河西上城士卒飢凍乏食清人陷東光阜城宣大總督江禹緒以馭軍無紀削職去命孫晉代之即日交其軍命京營副將唐班護餉道河西務不得有所更調連順天巡撫潘永圖山東巡撫馬成名以黃厓永圖所轄界嶺成名所轄也以王繼謨巡撫順天李希沆巡撫山東清人分屯甯津陽信一軍分掠山東一軍北向

山六

八

犯大名彰德衛輝攻濟甯副使楊毓楫知府胡鳳閣却之總河尙書黃希憲准鳳巡撫史可法俱將兵北上可法趨濟甯希憲趨臨清庚辰五月會於清江浦大閱軍士清人游騎至宿遷可法飛騎趨淮取火器藤牌分致宿遷流陽資防守丙戌十一月敵騎五百掠魏縣縣丞高爾見却之癸巳八月清人以萬騎攻南樂堅守不能拔焚關廂引去分兵入內黃官吏空城避清人至無所得即日退去官吏復還崇禎十六年癸未正月朝覲入賀各官俱不至計偕舉人及淮而返戊戌三月初白廣恩將兵三千至德州趙光林將萬騎屯德州合廣恩兵自陵縣而東擡敵上維縣清人自郟城拔營一軍自駝峰走候山一軍出留馬莊走紅花鋪趨宿遷副總兵王之仁將吳淞兵入衛次宿遷癸卯八月初清人犯宿遷知縣朱盛濂留之仁其守砲擊敵傷數騎引去

甲辰^{初九}陷流陽知縣劉某不屈死乙巳^{初十}入沂州陷豐縣殺知縣劉光先海州賴榆空城逃清人候騎八人走老鶴亭牛皮集鄉兵圍之殺其六騎二騎亡走丁未^{二十}清人祭旗流陽大風旗北仆占曰南行不利史可法歛舟黃河南岸五里一墩列砲鱗次旌旗相望二百里敵徘徊飲馬黃流風浪排山不敢渡游騎哨澗橋戊申^{三十}別部破蒙陰泗水鄒縣已酉^{四十}清人自河上拔營西北走畢會於沂州總兵楊御蕃逆擊於沂州斬百餘級奪驃駝無算辛亥^{六十}清人之南下州縣望風潰往往村堡圍集自爲守富家莊驛單家橋清人紆道避之攻周家莊小橋合二姓子弟丁佃及經由商旅禦之環攻二日不能拔引去攻曹縣克之館陶冠縣聊城益都皆堅守不下知縣晉調元朱印鏐王健王開期皆以功論薦清人八營屯沂州留二營於沂分道

山六

九

四掠戊午^{三十}自沂拔營東北走關遼諸道兵畢次青濟清人驟遇大兵戰不利走泗水立營息馬二月丙寅^{初二}宣府兵夜襲清人於泗水橋側驚遁走新泰戊辰^{初四}論斬播永圖馬成名柏永額於西市清人分兵北向滄景其自沂州分道者由蒙陰入新泰鄉兵扼險擊之互相殺傷丁卯^{初三}薄城知縣趙應鼎禦之己巳^{初五}雲梯進攻城中鐵鉤鉤入殺傷百餘庚午^{初六}驅所據士民負扉以攻城城上繼巨石擊之死傷數百餘人清人飛砲碎城堞城上更爲重堵鑿交濠於城內以拒穴城者辛未^{初七}別部至自泗水者走新泰東境入萊蕪壬午^{初八}新泰圍益急焚東北樓乘勢雲梯齊樹城上疊發紅夷砲斃敵百餘有明盛而朱甲者黃旗督戰巨砲中之墜馬死乃拔營而西其在濰縣者破壽光昌邑遂分犯登萊攻登州防撫曾櫻城守砲斃攻者

無算清人盡撤淮河以南海豐以北諸營悉會於萊州河南土寇小袁營數萬屯河上擄獲山積清人游騎近賊壘賊夜入清兵營連鉅貫馬羈縱火焚其砲人馬驚起相牽絆奔蹙相殺傷乃移營他徙河南將吏招諸盜擊敵使上功幕府笑曰與其官而制於吏孰若盜之無憂也焉用首功爲丙寅上聞清人犯登州傳諭兵部曰敵已入絕地正天亡之時督師薊督撫鎮諸官宜殫力同心盡殲醜類雪恥除凶端在今日通侯上賞立加有功一切機宜皆不中制特發御前銀四萬蟒紵二百緡一百金花六百銀牌千牛百六十羊千五百煤炒八百石鉛藥二萬斤矢六萬以備軍前征勦立功之用清人陷萊陽邑多擄紳陵鏐小民開城延入工部侍郎宋致吏部郎中宗應亨行人趙士驥盡縣知縣張宏德閭門屠戮諸生死者數百人分兵

山六

十

攻下平度州棲霞文登諸縣惟濰縣昌樂安邱堅守范志完屯青州分兵援三縣清兵之自新泰西走者自兗向濟甯與劉澤清兵遇接戰澤清兵敗弟源清死之失亡士馬千計乘勝趨新城驟勝而驕哨探不設援東諸軍夜襲其營殺五百人其自新泰東走者己卯^{十一}入泰安州濟南推官李自重守泰安州聞敵壓境逃回濟南城空遂入唐通以西協兵圍之壬午^{十八}清人出戰擊敗之斬首二百餘奪輜重無算清人奔肥城破之遂走長清甲申^{十二}長清陷知縣張應徵死之屠長清遂破東平州分略諸縣戊子^{廿四}壽張荏平東阿同日而陷范志完合諸鎮兵悉次於齊河兵淫掠知縣張安豫斂村堡人民聚奮入城閉城止外兵兵無所掠清人攻齊河志完以諸鎮兵戰於橋頭殺傷相當清人走濟南志完以諸軍躡之至濟南戰於西關殺傷甚

眾清兵東遁濟屬新城濟陽鄒平章邱陵縣武定州相次陷三月清人會兵濟南分道北歸一軍出東路破高唐夏津遂自武定暨山吳橋慶雲趨天津一軍出西路自東平州北王瓜園上張秋東昌臨清向大名廣平范志完王永吉合兵北躡敵其出東路者北折向天津上已遣大理寺丞吳履中馳赴天津河西察戰守履中按津門度清人來路靜海楊村諸隘口埋地雷伏火潛令人守之戒軍至則發清人至天津巡撫馮元颺總兵曹友義臨河為營清人不敢逼志完合諸路兵躡之相拒數舍不敢一當敵上數下詔切責行間將吏令其抄前逆擊敵志完兵淫掠所至閉城無所得食又多殺被擄剪髮者為首功民間尤怨之清人阻韓家渡水深廣徘徊不得渡黃蜚以水師列砲於壘中伺其半渡擊之志完欲為浮橋渡河抄其前民間喧

山六

十二

傳志完兵導敵所過斫樹以為志履中力爭止之不聽丙申志完率諸軍從西亂流而渡插葦水中志完兵畢渡清人踵之涉淺遠出韓家壘志完兵至聞有伏機陷人馬縛土人榜之盡告履中設伏處兵過掘發其機清人亦紆道走河西趨霸州其出西路者旁畧磁州河北兵禦却之清人漸逼真保命保督呂大器馳赴保定檄唐通將步騎四千屯保定清人犯邯鄲雞澤堅守不下陷順德府知府古孔嘉死之壬子通州總兵張汝行京營副將唐班夜襲清人於河西斬首三十擒三人其出西路者四月陷深澤唐縣拔冀州惟東鹿守不下進圍保定總督呂大器副使南洙源總兵姜瑄拒却之命金之俊馳還守昌平命順撫王繼謨整飭勦時聞獻陷襄洛敵馬日益南上臨朝震怒召閣部大臣議親御六師南討大學士周延儒倉

卒不敢對目次輔吳甡甡頭首曰陛下為天地神人主奈何以至尊任將帥之事乎臣不肖曾待罪行間請為陛下南討俾諸臣得以專破敵上大喜即日賜尚方劍以大學士兼兵部尚書督師討賊賜文帛廐馬以寵其行清人益逼畿輔勢甚大上切責督撫諸帥必盡滅此輩毋使匹馬出榆關延儒知上憂躬請馳赴軍前監視諸將合兵征勦許之命給事中方士亮郝綱職方司郎中尹民興從元輔視師監諸軍癸酉延儒陛辭出視師詔總兵王定官撫民各以兵五千赴元輔軍前聽節度延儒奏請以劉澤清謀戡下諸軍大集於涿延儒至軍中責諸將逗遛狀縛王定於旗下命尹民興按軍律將斬之定叩頭請死釋之諸軍連營稍進清人自河西拔營而東王定躡之稍有斬獲其出西路者自定州拔營而東向通州督治王鰲永副

山六

十三

使馮師孔禦却之師孔益築砲臺多鑿陷坑埋地雷待敵敵數避之不敢過其出東路者自霸趨涿趙光并督張登科薛敏忠金守亮王豹等戰於涿捕斬畧相當清人西走易州零騎屯天津教場曹友義夜擊之驚而北走清人自楊林河西務扼於曹友義唐班不得渡欲渡蘆溝橋亦阻於諸軍遂自板橋北走犯拱極城西北宣大總督葛汝芝及總兵王承胤參將李士元曹邦傑並營蘆溝橋西北清人數萬騎三分逆我師我師分道搏戰逐之城百劉家峪巨砲疊發清人退屯西南土坡士元發紅夷砲擊破其營棚驚徙去其出西路者自三河趨順義屯牛欄山其出東路者踰保定趨涿東合之詔趙光并以三協之師自涿邀其前范志完會保宣通津諸軍夾擊之諸軍次涿清人薄琉璃河京師戒嚴光并奏請獨當西而令諸軍從督師志

完來擊東道諸敵諸軍前擊清人於順義城下小有斬獲
丁亥^{廿四}王繼謨官撫民以薊兵夜襲之焚其營盡走牛欄
山東路之屯香河寶坻者亦自三河趨順義薊保兵逐之
復東己丑^{廿六}范志完將唐通諸帥戰於了髻山勝之復折
而西三河諸將拒之不得東遂北走牛欄山諸營以精騎
突邊口連營反兵綴密雲王鰲永嚴兵守通州金之俊耀
兵於昌平其出東路者復自懷柔逼近郊諸軍拒之橋北
清人奪路繞山後北走其出西路者踰西山以逆之兩軍
合之辛卯^{廿八}昌平柳溝兵戰於螺山副馬莊敗績恭將張
大受戰死喪師三百是日吳三桂大破清人於灰嶺斬其
頭目楊鶚亦越薊鎮以逐清人破之臺嶺小有斬獲清人
既合營牛欄山分精騎壁螺山延儒檄通保諸軍從志完
搗螺山上趨戰益急趙光朴以通保之兵先辛卯恭順侯

山六

十三

襄城侯以京營忠義營之兵來會趙光朴合白廣恩唐通
姜瓖白邦政和應薦姜瑄張汝行張登科八鎮之兵二萬
人連營決戰螺山下敵馬剽疾騎兵不能當騎兵先退步
兵遂潰清人乘勢逐北至順義殺傷萬餘和應薦張登科
戰歿清人還壁螺山志完反走豐潤王田聲言抄敵前延
儒飛書止之令其間道先扼青山口志完遂巡頭平谷清
人合爲圓大營屯牛欄山連亘數十里我師喪敗之餘不
復敢近其營五月癸巳朔清人以輕騎殿拒我師拆牆子
嶺數里徐擁輜重出關自仙靈寺小園山紅崖子石城興
山堡回故居行二日始盡乙未^{初三}延儒馳順義清人以輕
兵向密雲諸軍拒之徐引去延儒至牛欄山志完偕御史
韓文銓馳赴牆子嶺清人出塞已二日吳三桂馬科出牆
子路唐通出簽兒嶺薊鎮兵出馬蘭分道躡清人皆不及

而還是役也陷畿南山東三郡六十餘州縣諸將徘徊不
戰惟吳三桂入關數戰斬一頭目殺傷畧相當白廣恩唐
通時有斬獲志完兵暴掠民間怨之流言志完兵爲敵嚮
導未嘗一邀擊縱敵出口延儒以門生故爲掩匿不以聞
上滋不悅召還延儒命部院議行間功罪復論兵部敵禍
慘酷皆朕涼德叢愆所致豈得盡諉臣下然邊臣平時無
備臨陣倉皇屢報斬獲終非大創范志完救甯遠四城有
功亦有斬獲兵無紀律淫掠頻聞敵從中協入口豈能辭
責趙光朴雖有斬獲假修城逗遛靡費金錢革職聽議王
永吉失事甚多但兵只三千亦有斬獲留任聽議王繼謨
兵單援寡先功後罪仍以功論史可法馮元翼亦有失事
侯察所由呂大器王鰲永金之俊趙維岳李希沅尹民興
方士亮郝綱陳泰來分別議叙吳三桂斬獲頭目宜優叙

山六

十四

唐通功多罪小以功論王承胤王定唐班應叙錄薛敏忠
雖有斬獲在汎地失守革任聽議陣亡和應薦劉源清等
宜優卹其詳議以聞詔逮所在道將有司失事者入都訊
問卹死難官紳將士盡節婦女上與閣部議官多兵少權
位相掣調度失宜罷督師昌平通保諸督止設薊遼總督
一員遼東山永撫鎮各一員薊密不分二鎮轄於順撫三
屯鎮改保督爲保撫通州止鎮道不置撫昌平設撫鎮不
置督柳溝不立鎮統以副將隸昌平徐標新任保撫黎玉
田王繼謨吳三桂李希沅唐通各如故召同王鰲永呂大
器逮范志完趙光朴薛敏忠下錦衣衛獄以王永吉爲總
督薊遼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以唐通鎮守薊鎮牛
松喜馬石太增曹人路兼御倭總兵官王永吉之驍敵也每
擐甲先登上謂得之故有此命 八月辛未^{初十}清 太宗

以疾疾殂於瀋陽丁亥^{廿六}第二子嗣立年七歲乃西人甥也九王子攝政松杏錦塔既陷清人聚良鐵數十萬斤鑄紅夷大礮百餘筒銳番休屯錦州圖南前益急吳三桂兵精不能驟拔謀以輕兵縲三桂人三協取榆關因出并甯遠既不得志於山海蹂躪南數千里捆載歸更爲甯遠圖九月甲辰^{十三}桂謀聞清主已殂丁未^{十六}勒輕騎五百出紅螺山偵錦義伏騎兵灰山以爲援潛以輕舟四十載甲士入三岔河藏葦中五舟捕魚蕩中流微騎雜呵之地網不顧且行且漁追騎益衆下馬爭趨舟善泅者騰舟伏甲起艖中殺數人擒三人以歸岸騎逐之諸舟出葦中夾舳射之揚帆行追者不及擒大什方清之游獵者也審^一太宗已沒驛書以聞十月戊辰^初清兵犯甯遠吳三桂却之十一月甲寅^{廿四}斬范志完趙光抃薛敏忠於西市并

山六

五

斬吳昌時戊戌^廿於金齒姓之視師也人謂周延儒計擠次輔以去其逼上顏問之不得已有督戰之請遂巡未行武昌陷上怒下^姓於獄延儒既出蜚語日聞謂延儒多受督撫金彌縫其罪狀皆昌時爲之交關上積不能平雷縉祚劾志完縱兵淫掠上怒逮志完并及光抃召縉祚廷質之皆有狀因論斬志完光抃并殺昌時延儒已歸追入都冬十二月賜延儒死籍其家時邊境日蹙清人鑿長濠因甯遠總督王永吉巡撫黎玉田奏關外孤危四城不可守請內徙下廷議廷臣不敢主棄地吏科給事中吳麟徵條奏稱便請徙三桂近圻卽緩急可以西當寇留中不下崇禎十七年甲申三月李自成逼近畿上乃下永吉麟徵疏飛檄趣四城內徙吳三桂以五十萬衆南入關甲辰^{十六}及關門賊已薄都城自成遣使招三桂三桂至永平反走

歸山海馳使瀋陽乞師九王子九王子方勒十萬騎收四城塗遇三桂使疾馳及關賊方攻山海三桂累戰不勝自成益兵十餘萬番休以疲之九王子屯關外三桂出關鑽刀誓潛啟關納清師詰朝復戰三桂縱兵擊賊兵疲復不利清兵以鐵騎衝之大破賊追奔數十里伏尸十餘萬自成棄都城西走九王子遂乘虛入京師

山六

六

戚繼光傳

戚繼光字元敬蓬萊人世官登州指揮使起武科至甯紹台叅將嘉靖初倭擾浙胡宗憲誘誅徐海倭益肆掠浙兵累創繼光新至浙與盧鏜俱敗於龍山倭三分逐我師繼光乘高射之三發皆中乃却九月阮鶚率諸軍戰龍山三勝至縉雲伏兵起雁門嶺諸軍潰繼光堅陣不動阮公知其能以兵三千屬之宗憲復誘誅王直其黨毛烈楊岑港自守繼光壁舟山寇充斥語妻王曰我爲將分效死存鼓移若之郡母爲賊所辱王曰君爲忠臣妾不能爲烈婦乎卒勿徙毛烈圍溫州不克南走台州沿海門楊浦前所爲巢盧鏜劉顯已去軍督府舉繼光分守台州擊破前所倭

山七

倭圍桃渚月餘繼光遣壯士挾烏銃潛入城攻者多彈死又令城頭多張幟行不休倭謂大兵入解圍去倭兵行每單而疎行營遠在數十里戰未合三三五五行一人麾白鎗衆跳而起刀疊雙皆長五尺交臂舞徑一丈餘屢摧浙兵繼光初至浙閱行陣笑曰江南阻澤行不得方軌而方陣同西北宜其敗乃創鴛鴦陣陣十有二人隊長居前決夾盾次夾枝兵次四人夾矛次夾短兵樵蘇居後節短而數明人自相爲戰器互相爲用雖行川澤林阻而不亂募良家子三千習之義烏兵遂強於天下海門柵浦倭合營逼章安悉衆薄我師以鴛鴦陣三勝之潰走葛埠乘之宵遁四月柵浦倭分犯樂清定海象山繼光與譚綸軍松門風雨倭夜襲城緣堞而登三十人寐者驚呼繼光躍起帳中揮雙劍出從者大呼皆先登偏裨雲集殊死鬪倭不能

山七

當反跳走晨斬守陣者以狗倭南奔新河沉舟下椿塞其途倭退泊午橋繼光繞他道掩之倭奔山縱火燔林奔跳水竄太平淫雨沒馬蹙下馬同士卒淖中薄暮及太平倭已趨南灣繼光語譚綸昨我士氣鼓今弛不可行也平明陣東郊斬愛卒弗前者而進及倭南灣倭據山椒墜石間道奪其巔三面奮擊下陷海際長道飲刃涉塗間斬首三百溺死無算盡拔所俘宗憲既逮罷督府毛烈犯台州僉事唐堯臣與繼光駐台州爲三軍軍松門繼光馳新河去太平二十里於台爲適中倭數千犯甯海馳救之及台倭數百復趨新河堯臣曰倭以甯海牽我師兵出彼搗虛於台矣移軍黃岩繼光曰甯海倭衆而新河寡吾自擊甯海而婁南胡守仁備新河也倭明日登桃渚明日登新河明日登折頭二將乘舟再戰於新河圍之乘霧走樂清繼光及海甯倭遁還兵趨新河堯臣馳使曰二將已破賊桃渚倭逼台我兵遠難爭利將軍趣擊之毋還師兩甚城大圯民盡恐繼光不飯而馳五十里期會食城中倭近爭城囂繼光怒曰賊已薄城下乃爭入城其若何必滅賊而食鼓行逆戰於花街倭前乘與挾矛橫兩刀前驅當我軍壯士朱珏瞋目呼短兵斷其矛再擊之刀墜斬之手劍殺七人倭大奔逐之殲走者僅百餘花街去城五里上庶登陴望壯士戲衣倭甲裳且歌且舞懸頭矛顯旗槩咸析肝膂長繩繫倭頭裸辜之夜犒士羅而沸繼光銀鎧直二百金解鎧衣朱珏方揚兵出海烈風雷雨擊城阜仆木植如生堯臣曰戰勝之兆也餘倭二千附他舟遁東登岸伏兵擊殺數百人逐之瓜陵江自沉死折頭倭焚舟萬人逼台繼光簡銳千五百誓曰若每恃衆勝今以寡擊衆毋取輜重毋

尙首功毋殺脅從前驅擊賊勿留後者賊首畢而獻功五百予前驅千金七百倍之千又倍之破賊輜重悉賜軍賊未破取財罪死立白幟脅從者投兵伏幟下悉縱之五月庚申朔及倭大田相持倭知不可犯間道走仙居乃馳上峰山伏甲待之山迤無谷人斬一木自斃蔚然林也倭前行不覺過半棄木乘高下逆之賊登山繼光麾壯士持盾登長矛翼之仰刺一倭顛盾緣而上踴躍殺二人眾畢登跳山奔白水匿高氏樓環火之爭投金圍者不顧燼尸二千臭達十里舟師敗倭仰月沙賊走大嶺台兵夾擊盡殲之甯海賊三千舟載象山奉化子女輜重入長沙更結壘久居四出剽掠隘孤懸長沙外益發松門兵守之繼光屯亭嶺偵舟所攜集諸軍誓曰彼攜皆吾民忍汚異類甯無斬級功必歸之焚火攻毋輕殺懸賞宵征去蓋與兵行雨

山七

三

中雞鳴薄倭巢白旗招攜者盡納之隘頭焚其舟奇兵繞巢後倭戰不勝竄谷中逐之趨舟舟已焚相驅陷海死餘倭出掠者無所歸潛入海舟師逐之九戰皆捷首擄七百餘甲仗三千贖盜殺副使江一中檄繼光征之斬其魁江西平壬戌還新河四月風飄倭舟及盤馬畏繼光走樂清繼光令裨將陳大成陳子鑾夜出水漲絕之倭三分戰大不成不勝合兵再戰子鑾傍出橫擊之斬首六十大雨溪溢擒斬不及者沉溪中戰罷有持頭歸而目不瞑繼光曰冤乎一人哭曰吾弟也傷於倭不死若乃殺之斬持頭者目乃瞑有持童子頭亦斬之軍中懾服餘倭走水桶遁入海不及者皆斬之浙寇平倭犯閩粵檄繼光援之倭破崇安甯德踞海中橫嶼八月麾兵涉海燔木城福清倭築棚牛田亘二十里莆田倭據險林墩師及莆田兵備翁公問師

期日未定而虜之繼光坐飲酒潛令所部夜半破甯德倭巢提閩酒未罷翁公驚不測繼光笑談自如左手持杯視其杯皇皇如墜乘勝戰福清林墩皆破之倭合他部至牛田反兵戰繼光麾兵數十合斬大酋雙劍潭擒敵千九百焚燬萬計拔所擄三千降脅從八百捷奏以繼光爲分守浙江溫處福建興甯副總兵餉盡歸浙倭圍興化府五旬穀騰貴官室徵高價守陴咸怨劉顯軍去城五十里遣五卒入城倭遮殺之衣五卒衣爲顯軍趨而入持刀殺守者驚潰縲曳縉紳三十餘徵賄不得則殺之淫虐甚酷以譚綸爲巡撫復命繼光援之倭據興化二月餘聞兵至出屯平海造舟圖襲去三月繼光將義烏兵萬人人聞過浦城山寇熾父老遮道請殺賊繼光曰奉命征倭不知其他寇偵知不爲備夜半掩賊巢殲之整旅行劉顯久屯莆田倭

山七

四

素輕我軍四月譚綸會師莆田繼光與顯俞大猷兵畢至壓平海倭壘繼光麾將士夜半四圍梯城夾拔之斬首二千五百拔子女三千復莆田諸帥陰令所部入伍中盜所獲首繼光先爲五色煙令人繫一箭於腰獲首卽塗之諸帥乃止繼光每選類已者數人同甲裳出入止宿莫知處臨陣卽士卒不能辨也益練舟師浙兵番休戰屢破倭盡奔泉州詔加繼光都督同知仙遊城小而固倭聚攻二月不克繼光屯莆田聲言兵未集留不進夜率勁兵渡石橋橋狹亂流清薄賊三勝之焚其營追擊於王倉坪蔡陂嶺擒斬二千倭復犯福清漲海壇山沙嶺鉤澳皆破之繼光屯福清石竺山狙千百爲羣窺軍士習火器漸狎捕數百養畜之令習火器以爲常倭至兵伏谷中縱草狙挾火闖其營倭驚顧俄火發震山谷倭亂而奔伏發殲焉海寇

平并擊破岩杜小尤龍頭諸山賊漳南悉定拜繼光福建漳泉延劍邵福甯兼浙金溫總兵時東南畧定土蠻俺答數盜邊薊兵弱多調宣大兵戍內地敵偵知數犯塞大學士徐階請召繼光練京營兵擢爲神機營副將黃台吉犯薊窺山陵乃命譚綸督薊遼以繼光總理薊昌保定練兵事總兵郭琥以下皆屬焉益募江南兵習火攻立三營一軍遵化一軍三屯一軍密雲俱聽繼光節制繼光軍至上言薊之地有三平易交衝內地一里以南之形也半險半易近邊之形也山谷回隘林薄蕪翳邊上之形也敵入平原利車戰近邊利騎戰塞上利步戰三者迭用乃可制勝邊兵僅習騎未聞山戰谷戰林戰之道惟浙兵能之願益浙兵三千烏銃手三十須足馬軍五枝步軍十枝車騎皆給可以合練方今朝議紛曉請設監軍科道督察之庶得

山七

五

展章下兵部奏言權分諸將觀望請獨任繼光無設監軍巡關御史得以時兼察乃召郭琥還京以繼光總理練兵鎮守薊永山海總兵更以南恩功進右都督創立車營築敵臺三千袤二千里車倣偏廂車每二輛中設拒馬槍塞其隙布帷夾絮以障車遮矢石車載佛郎機二飛砲快槍皆十萬曆元年董狐狸長昂入喜峰口以兵掩擊狐狸帶創走乙亥長昂盜塞逐之聶門北生得長禿長昂世父也使使諭長昂趣補三年貢還所攜乃赦長禿不然懸禿首喜峰塞上矣長禿子打伯入長昂營趣如約釋長禿長昂既窮乃率董狐狸等酋長四十人族二百四十人騎二千款塞男婦異行獻所攜謀者七人馬七騎諸將列坐喜峰關上諸酋脫帽叩頭長昂董狐狸卸甲鑽刀誓不犯塞遂釋長禿長禿既出關北向三叩頭雀躍去益增地網柳城

伏機埋礮敵馬踐之機發礮起人馬迸碎曰攬地龍敵騎十年不敢深入薊門塞上嘉其功累進左都督太子太保廕子百戶己卯移鎮廣東踰年謝病歸未幾卒贈少保繼光長不滿六尺多智計能文與海內賢豪者游名益起禦倭經百戰士卒同甘苦身爲大將謙約若儒生故能保功名無忌諱在薊十年敵不入塞無斬敵功故不得侯然西北備邊遺制必稱繼光焉

李成梁傳

李成梁遼東鐵嶺人世官起偏裨莊皇帝時爲大將鎮遼東屢破土蠻者鬼忒於酒望墩卓山逐北至其巢斬首五百土蠻復入塞擊却之輕兵出塞三百里襲速把亥於金線塔奪其騎二百萬曆元年勾炒花犯瀋陽鐵嶺逐之雕背山獲其旗鼓十一月令蒼頭軍李平胡輕兵躡敵中遼

山七

六

河擊殺亡算遼左旣孤懸塞外長嶺張其哈佃之東鄰兀堂北傍王果無歲不當寇成梁請移孤山築寬奠六堡遠傳朝鮮以斷諸夷堡成諸夷不得駐收其中諸質子通市不敢復犯塞自是撫順開原而北屬海西王台制之清河南抵鴨綠江屬建州兀堂制之並有市王台控弦萬騎建州酋王果兀堂毛憐酋逞加奴仰加奴皆隸焉合納二奴妹曰溫姐果榮點解番漢語言文字常醉罵坐撫順市守備賈汝翼答之夷人來力紅追亡入塞守備裴承祖勿與果亦據核桃山夜不收五人承祖將三百騎入來力紅寨果圍之把總劉承奕馳救俱被執見殺因罷果貢市果勾北敵速把亥歹青委正大舉入塞成梁力戰却之諸酋盡入王果寨成梁曰敵方聚可盡殲也以大軍圍之敵趨高臺射我師大風環攻縱火烟四合敵大潰斬首千一百馬

牛甲器亡算來力紅伏誅捷聞告太廟進成梁左都督乙亥春王果匿哈納寨謀犯邊副將曹簠圍之果以蟒甲衣哈納給追者得脫走撫順市購果急不敢北走於是歸王台開原兵備諭台台捕果檄致京礫西市加台龍虎將軍追二子都督僉事丁丑速把亥以三萬騎入平虜堡逐之國公寨敵棄輜重走河溝陷水死者以千計成梁悉眾渡河射傷二千人速把亥復勾黑石炭歹青哈屯炒花三十萬騎寇十方寺以五千騎入長定堡堡幟皆起驚走成梁追斬四百七十級捷奏加成梁太子太保歷子世錦衣正千戶戊寅破土蠻於劈山斬首四百三十五月土蠻速把亥掠錦州已復入東昌堡成梁分道出塞戰團山子斬首百九人獲級八百八十宣捷告郊廟賜成梁百金蟒衣一襲己卯五月封成梁甯遠伯祿八百石給鐵券土蠻遣部

山七

七

下索賞通市邊吏絕之大會諸夷好村並馳錦州營小河口大雪牛馬羸掠食廣甯錦義成梁擊之殺擄甚眾引去速把亥入遼河合營紅土城烟火相望成梁屯大靜堡令曹簠原朴分道出邀敵敵走大靜堡成梁舉火山頭諸軍合大破之斬首四百七十庚寅兀堂部挾賞不遜三月出師討之敵走滾馬嶺分營取暖陽黃兒崗嶺守將戰死復破孤山臺柵屯堡中成梁馳之棄旗鼓奔追至鴨兒匿堅壁寨中噪於山巔投甲塵戰我兵力取之斬首七百又敗之林剛谷兀堂遁伏建州遂哀并論紅土城之戰詔加甯遠伯成梁以原廕并功世襲伯爵予誥券七月黑石炭以兒鄧入長定堡曹簠敗績被獲其眾御史劾成梁尚書梁夢龍請寬成梁其曹簠以下皆對簿成梁勒兵出塞四百里搗襖郎免斬首三百七十詔賜金帛有差辛巳春正速

把亥入錦州裨將周之望馬如龍戰死守將徐恩趙宗伏兵擊敵走遼河三月成梁渡河捕敵斬首三百初副將殷尙質出塞軍陷降夷黃勇沒虜亡所知名復亡入塞鈔兵馬隘塞歸告速把亥則大悅予夷婦李兒亥牛百蹄馬五十騎囊駝二頭彙顏入市速把亥使所部匿其間邊吏覺之縛三百七十人繫獄諭縛賊勇勇伏誅釋所繫壬午速把亥大入鎮夷堡成梁逆之恭將李平胡射速把亥中脇墜斬之更斬河本寨小兒亥生得額得免諸夷啼出塞其妻哈屯妹婿花大葬其尸母戶渡速把亥首大如斗宣捷賜成梁百金紅蟒一甲第一區賜平胡壽三級爲都督僉事時王台虎兒罕相繼死海西益弱二奴及王果子阿台日夜窺遼東入孤山堡成梁破之曹子谷斬首千五百速把亥四子曰卜言免次卜言把都兒次卜言谷次勾里免

山七

八

咸懷先怨阿台亦謀殺父仇癸未大入遼瀋見兵盛引去黃台吉以五萬騎入鎮靜堡巡撫李松與成梁夜馳鎮靜堡旦日成梁松親督戰李甯力擊花大傷額射之中膊大哭引去六月卜言免蟒金兒董狐狸三萬騎犯廣甯風雷大雨諸堡崩軍民內徙副將平胡却虜大靜堡走犯大甯堡射殺守者恭將熊朝臣中伏姜家山敗績平胡馳援敵望見驚走阿台亦勾土蠻黃台吉掠渾河口兵備使靖四方日此逆難在遼瀋未怠成梁乃出邊百里圍古勒寨拔之射死阿台別將秦得倚亦破阿海寨斬之阿海子亦王果子至是無遺種云獲首千三百三十并曹子谷首功三千餘尙書吳兌奏按國典百十級爲上捷遼鎮首功今至三千以上武功之盛前所未有陛下聖武大將軍奮揚國威功大當叙詔增成梁歲祿百石廕子世錦衣指揮僉事

康古陸妻父妾溫姐與猛骨李羅及虎兒罕子歹商三分海西猛骨幻時阿台二奴數犯海西阿台誅二奴侵益急以二千騎叩關索勅書請得部把吉把太猛骨三馬免諸夷守備霍九畢讓之曰若來就撫甲騎數千胡爲者二奴請以三百時詣關門成梁設伏去開原四十里約聞礮乃起巡撫松坐南樓將士伏四隅曰敵入關聽撫按甲無動否則鳴礮皆起毋走二奴二奴入關目不馴九畢讓之急巡撫奮髯抵几九畢曳二奴下馬白虎赤拔劍中九畢臂九畢拔刀反擊一夷頭墜他皆大驚殺傷數十人礮鳴諸軍並起斬二奴及白虎赤仰酋子哈兒哈達酋子兀孫索羅獲首三百十成梁麾兵擊屯塞上敵斬首千二百奪馬千疋追至其巢蜀之諸夷叩頭塞門願從約東海西刑馬鑽刀爲誓盡屬猛骨提聞詔增成梁歲祿二百石錫百金

山七

九

綵段六表裏甲申遂長兔董狐狸緊水河追亡三百里斬首百三十復加歲祿五十石成梁以父子俱握兵重鎮請解將印上不許大學士申時行奏成梁身經百戰屢立奇功功名太盛宜稱聽謙抑以保世勳上乃留成梁聽如松解山西將印二月卜言把都兒速兔兒瓜兔兒以鄧兒合萬騎窺遼河成梁令游擊將軍韓元功治浮橋襲之布一二字陣疊戰敵奔斬首八百獲馬五百捷奏加成梁歲祿百石五月卜言把都兒入開原韓元功戰死九月復犯三岔河李平胡捕斬百餘級引去丙戌二月土蠻挾賞廣甯炒花寇遼陽巡撫顧養謙與成梁謀令叅將黑雲龍出塞當其衝成梁率諸將出鎮遠堡間道繞其後乾餒不火食晝伏夜馳近其營風沙亂人馬聲敵不覺至呵阿母林風息日出穹廬上倉卒格鬪不支騰山走養謙兵至夾擊之

斬酋虎兒處把禿等二十四人獲首九百馬畜亡算丁亥把兔土蠻分道犯黃佃子黑松林盤馬嶺却之走瓦子谷列騎南北山下瞰堡矢注射得全以火箭四射礮擊兩山馬驚下奔攻鎮夷堡萬弩發城頭攻三晝夜度不可下引去逞仰二奴子曰卜寨那林李羅以父怨欲殺猛歹二酋知康古陸怨歹傷結溫姐爲內應猛酋以母故助康古陸擄歹商妻子卜那二酋襲南關借溫姐縱兵開原叅政王緘以兵襲執溫姐而囚康古陸已而皆釋之令諭猛酋還歹商妻子令康古陸保歹商居月餘康古陸病革語溫姐曰我死教兒子毋負中國恩康古陸死猛酋劫溫姐徙北關數月以乳疽死御史許守恩劾王緘不剪二奴遺孽使猛骨數反覆乃革猛酋封賞提騎速緘緘上疏自理言逞仰之役夷不過三百多殺江夷之市參貂者兵備任天

山七

十

昨冒上首功乃逮天祚緘對簿成梁上書乞解兵柄大學士時行奏九邊獨遼東爲難諸將之忠勇亦成梁爲最用兵之際豈能審辨而後誅夷況邊外原非我有萬無殺及良民者今欲泯血戰之績報國之忠邊將灰心不敢言戰戎事日弛豈可問哉已而緘天祚對簿無左驗皆奪職降旨慰成梁是秋猛骨李羅還故寨戍子卜寨勾以兒鄧攻猛歹二酋掠其人畜總督張國彥諭卜那二酋還所擄貢市撫賞如初卜寨如約那林不聽恐養謙以兵三千抵海州成梁日出塞利月明計抵開原月漸沉三月往大勝成梁屯海州養謙屯遼陽成梁月杪乘傳至日可發矣三月初雨雪至南關給歹商白布披肩爲識雞鳴至北關部落羅寨召落羅植一降旗令十人守之拔落羅與俱召二酋卜塞入那林壁與我兵夾道馳我軍欲兵二酋麾甲衝

我軍殺數人乃縱兵敵入壁拒守石城內外環木城鑿濠三重中爲山鑿坂峻絕上築石城而木城傳之半築樓木石盛設諸軍毀機夷城二重中堅不可拔士卒多傷乃收兵立雲梯置六礮其上擊中城鐵彈如升二酋喪魄出城頭首請與南關分勦人貢刑姓盟均南關勒南關五百北關四百九十九差一示右南關也乃班師詔增成梁歲祿五十石賜諸將金有差初清太祖贊畫成梁軍務在幕中成梁使長建州旣以斬叛夷加都督與南關將已已歹商結婚建州庚寅卜言台周入開原成梁車戰鵬背山斬首二百八十詔增成梁歲祿五十石九月臘毛大白洪大入遼東殺將吏八百人給事中薛三才奏遼左多捕降者掘死人爲獲請按驗首功辛卯副將平胡出邊斬獲二百我兵亦喪三百人御史胡克儉劾成梁徵功多損傷成梁謝

山七

十二

病不許乙未成梁請老代將者董一元王保丁酉子如松代爲帥揭敵陷伏死弟如梅自朝鮮歸代之未幾代以孫守廉馬林稅監高淮許林諱戊子青犯錦州大學士沈一貫奏方春胡馬竄敢於入寇蔑視中國甚矣甯遠伯成梁鎮遼二十餘年敵人畏服十年雖鎮大將屢更遼事入懷必令再膺垂鎮方可整理危疆辛丑命成梁以原官鎮守遼東成梁在遼又五年乙巳進太僕時建州已併猛骨孛羅逼寬奠六堡軍民憚往戍或梁內徙軍民六萬人遂棄新疆兵科給事中宋一韓劾成梁棄地資敵成梁罷未幾卒成梁生邊微熟敵情多蒼頭軍立功主將佐者甚眾六子咸佩將印如松如梅如柏如楨先後鎮遼東如松以戰死贈少傅甯遠伯三路喪師如柏不戰而退如楨代將繼之卒陷遼東廷臣請斬如柏如楨以謝遼人如柏繼死

如楨論斬死獄中李氏遂微烈皇帝追念成梁功錄其孫遵祖襲封甯遠伯

徐從治傳

徐公從治字仲華一字肩虞海鹽人居海濱生四歲潮大上沒村落所楊欲沉厨浮出牀下緣坐免家貧力學萬曆丁未成進士知桐城縣爲治畧文法民多安之洪水漲過峽山口刺船巨浸中拯活亡算水退按行圩坡築隄八萬七千餘丈水害熄公居官強直少曲折而桐城多貴冢方御史蒼頭掠奪貧民妻孥令車號而慙之公諭遣蒼頭歸其妻甫出訟庭諸蒼頭叢毆篡奪去公立捕蒼頭杖殺之方御史怒詬厲公封印杜門將去官邑人焚香呼號窒署門不得出環噪御史廬曰必火之選詞實身免事得已積怒中公公治邑五年積薦十九宜臺員之殊擢者也臺

山七

十二

御史以方氏故劾公左遷武學教授歷國子監助教稍遷南京禮部主事陞郎中出知山東濟南府濟南員山阻海憑弓挾矢多大盜公不屑治簿書恒蒐材武驚勇之士得孫玉增等二十三人給裘馬而厚精畜之聞者恠焉公笑曰斯健夫者將有所用之矣舉治郡卓異高等擢山東按察司副使分巡兗東道公攜玉增等赴沂州亡何郕城白蓮教首徐鴻儒反鴻儒祖瓜刀懸鏡之術食菜事魔以幻惑其民貯水於罌聚而鑑其形衣冠裳矣仗矛鉞矣曰夫夫也若善事予予能富貴若則羣然從之錢貨縉帛捆載至蓋驅之填身命蹈刃而不悔也郕城令捕之殺勾逮者攻陷郕城出屯於梁山傍掠鄒滕嶧縣皆下之鴻儒與侯五魏七沈智夏仲進分地稱王掠漕艘海上供龍袍僭服之敗元僞設官爵詔起楊肇基爲平東總兵令分巡兗東

道徐從治分守兗東道王守義並監諸軍進討鴻儒再破廖棟楊國棟兵盡奪其火器甲仗乘勝逼兗州公自沂赴兗擊基轉戰復得縣賊三犯兗州及曲阜擊走之鴻儒分守鄒滕而聚其銳於諸山介鄒滕之中諸軍將攻鄒公謀於肇基曰賊分壁二城而以精銳介其間我旁擊其二城而中應之是故救者逸而攻者勞不若橫絕其中堅而下之賊退保嶧山攻之拔其巢圍鄒滕未下分兵守滕城賊奔兩伏山連營十餘里鳴礮傳呼虎啼兕嘯震山谷肇基輕騎襲燒其糧於山寺賊飢峰高氣塞呻吟夜呼四逸去詰朝大潰擒夏仲進囚之侯五魏七皆降鴻儒奔馬入鄒城圍之數重窮蹙請命械送京師磔於市鄒滕平明年進公山東右叅政濟南兵備道論平鄒滕功加二級爲山

山七

三

東右布政司理漕務鴻儒黨戴世奎再亂鄒滕間復以公爲分巡沂州道誘執世奎餘黨悉散公以東人數反覆非大創之終弗靖而撫按大吏厭兵矣意不合謝病歸居久之復起爲山西布政司薊州兵備道喜峰諸路兵乏餉而譁傳烽下臺連營圍撫道於遵化城公馳車入其營人給三月糧譁立定遂巡未行陰部勒夷丁標兵壁四門彎弓注矢開門而呼曰趨返而汎地吾將擊汝譁然拔營走歸臺伍徐同亂首梟之諸營驛服薊撫王元雅忌公能因請終養去已清兵入薊邊元雅自經死公性疎豁不能事要人屢起屢蹟所拔拳勇孫玉增殺賊立功威奮起偏裨公家居數年辛未再起山東左布政使武德兵備道十一月遼將孔有德耿仲明李九成兵殺於吳橋陷登州執巡撫孫元化乘勢下黃縣山東巡撫余大成檄公監軍趣救登

公將孫玉增八十騎而東北至萊已正月晦聞命拜公爲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拜謝璉爲右僉都御史巡撫登萊公趣總兵楊御蕃將沂營青營鋒營諸軍馳赴黃次於朱橋津將王洪之師潰賊悉眾攻御蕃相持二晝夜御蕃夜退師疾走叩萊門萊門閉兵飢無所食有德乘勝逐我師塵大起御蕃立馬南門外廻策二百騎徘徊不得入公叱門者納我師騎皆入登陴望賊軍一壁奔鬼店一壁福祿山刀鳴馬奔曳柴於濠騰濠蒙盾而攻城公與御蕃麾眾擊走之飛檄召外兵叅將彭有謨以川浙兵六百陷圍入躍噪動城闔賊築三臺俯臨譙高轍女牆上架西洋大礮向樓角鉤般地隤然圯其雉鐵卵穿壁巨如升重者數十斤城頭負板立公身當矢石植柵填壕垣墉墜不得上夜募死士斫其營營中數夜驚益繼健兒焚三臺火鏃貫臺

山七

四

木飲羽五分烟一縷鬱然三臺燼賊穿隧道貫陲陲空其土漸深漸廣若營室承之以巨木秉炬穴中百鏹晝夜不暫息公亦穿濠於城中伏而聽之丁丁不釋也橫竿出女牆緹石場其隧洞爲穴穴中者不出鑿地亦不息飛鉅懸樓於竿杪縋壯士其中下脫隧道擲火器以焚穴中臭達於上咸焚死穴中賊更穿他道深入數丈餘縋石不復陷公更懸雷於堞激水注隧而加洩惡焉負塗者踣踣出擊殺之相持七月餘屍山積殫殲於攻而守者常有餘乃謾書求撫公不顧當是時大發諸道兵命兵部侍郎劉宇烈將之東救萊師次平度州遼巡不進贊畫主事張國臣騰奏中朝請罷兵議撫公函疏力爭曰賊借撫以緩兵國臣遂以誤聖聽援兵裹足職此之由臣甯死爲厲鬼以殺賊必不敢以撫之一字面謾至尊也國臣遺書於公請從撫議

公戟手罵其使有德計不行攻圍益急公厲氣巡城礮石如雨恒不避四月既望公中飛礮於城樓陷顛而隕公既沒撫議成朝命謝璉受其降有德誘執璉并知府朱萬年萬年罵賊死璉亦見殺御蕃急守陣不得入事聞逮宇烈謫戍邊益發關甯兵有德解圍走進兵薄登城有德率萬人結鯨泛海降於清朝廷思公功贈兵部尚書賜葬特祠廕其子同貞錦衣衛百戶虞山錢謙益曰兵部條方畧萊撫守萊東撫駐青調度公不入萊可也不入萊必不死公不死而號於人曰我奉詔駐青不敢失尺寸雖亡萊不任受罪也公之意以爲東撫控全齊駐青不足鎮萊人之心而人萊可以繫全齊之命委一身於孤城示全齊之人以必死而却之以不得不救是公之居萊者所以救萊也賊盡銳合圍累旬浹月慮我師之綴其後必不敢解圍長驅

山七

五

是公之守萊者所以保全齊也賊致死於萊力盡不拔師老形變解圍之後以全力蹙登乃啣尾宵遁是公之固萊者所以復登也雖然世知公以死守萊之爲功而不知其以死拒撫之尤爲功也賊以撫誘登以撫護且以撫護中朝而獨不能護公公死之後至於侮明詔賊命使而萊卒堅守不下公以死持之也故曰其功在萊登之撫疆吏主之萊之撫中朝主之拒求撫之賊易拒主撫之中朝難以死拒賊易以必死拒中朝難故曰其功在社稷其言洵然哉

劉綎傳

劉綎字子綬南昌人年十六從父都督顯逐倭沙門轉關三日夜覆賊舟獲首三百從顯破九絲逐蠻入窮山衆日行矣母爲豺虎食拔劍叱衆有鳥他山集望之鴉也而翅

傷弓綎曰連酋巢其下矣攀藤上大石再上再下綎百人者上蛇行石罅躡巔瞰之見烟火牛羊鳴礮空中下諸蠻驚竄舉麾招之降三萬人關田萬頃鑿山通黔中曰惟石村獠沙氏叛顯命綎擊之獠伏道左以窺綎綎騎行射鵠飛雲中應弦落獠驚搏頸遂平松潘獠又叛顯病命綎驍騎五千先以軍二萬繼之衆獠坐相譴曰都督死矣兒將軍無能爲也綎躍馬免胄示之獠驚羅拜立縛首亂十七人莫敢動二萬人至事已定己卯建昌諸蠻亂綎將廣福倭苗兵討之蠻酋蔡咱加爲三覆於瀘水綎令驍健千人繞伏後聞鼓並出綎直趨瀘水蹙之斬首五百擒百人一人曰蔡咱加方據巢欲望捷至出不意可擒也從之面縛蔡咱加威震巴蜀拜霑平守備扶父喪歸南昌癸未緬甸兵起緬酋莽應裡稱殺隴川宣撫嗣子多孝囚木邦宣慰

山七

六

罕拔盡有其象馬甲兵以隴川小吏岳鳳主隴川木邦所部罕虔主木邦應裡使叔猛別擊破蓋達南甸城弟阿瓦擊破芒市城蠻書遣三宣兵備巡撫劉世曾徵土漢兵以綎爲游擊將軍赴騰永祥將鄧子龍斬罕虔就關下綎募顯故部苗兵千人抵平溪奪尖山獲罕虔子罕色罕招及象十有二斬首五百進壁金沙江蠻酋李牙象二頭古純喇錦二端琥珀二函來降莽大將散奪後謀叛綎直馳入莽壁生得散奪俘六百餘人岳鳳謂綎不足恃遣子囊烏送罕氏金牌勅書及象馬獻軍門初鳳因宣撫多士甯殺其妻子攘符印以奔緬也世曾將上書貨鳳招諸夷鳳聞解嚴綎輕兵入隴川鳳倉卒郊迎因留軍中囊烏窮蹙降檻車傳二酋致闕下賜綎爵二級行副總兵事應裡寇隴川綎堅壁守六月瘴盛緬備弛綎夜斫賊營驚潰棄營走

度莽復來潛伏深箐應裡至寂無見笑曰固知綖怯也砲起谷中兵四出莽大亂遁走綖移守臨沅蠻莫歸細攻猛密乃罷綖回衛乙酉羅雄者繼榮叛榮父溶有妾少而美繼榮逼之不從繼榮怒繼榮遂弑溶繼榮長頭大鼻鳳目手過膝僧王道張道教繼榮練丁甲用處女髻旗鼓黃屋乘輦呼萬歲築寨赤龍山陡拔六十里層樓鳳閣繞以堅城龍潭九口鎖其下東掠馬蓬阿拜西犯六涼綖奉命歸里巡撫世曾留將臨沅土漢兵攻繼榮赤龍寨綖將上十八宿兵五百踏雪至江上繼榮橫槊圍目光如炬綖搏之却走阿姑出執斬阿姑賊潰棄寨走東龍圍之張道禹步吹紙寓甲騎雲中下滿山谷繼渡雞狗血至之雨墜兩崖間繼榮潰圍走守硬寨焚之繼榮遁入不旦者追且及頭陀一人長九尺植鐵棒怒目立隘口眾懼以爲神綖叱曰

山七

七

若何爲者當我道頭陀毘戰張奮擊綖綖奪棒蹴之顛屋下繼榮毒不旦者溪流人馬飲輒死綖拔陀木舌星寨斬王道張道降二千人繼榮走交趾水西兵斬之傳首曲靖綖功第一詔改羅雄曰定雄復綖移守疊茂火落赤犯河州綖輕騎出巴節城去敵帳數里月黑諸酋飲酪吹笛綖令裨將銜枚繞帳後身率降倭夷丁直前撲擊之敵驚上馬關大刀砍紐胷者三人敵小却帳後兵夾擊之逐出塞會甯夏亂綖奉命討噶拜未至而拜平留京師壬辰倭入朝鮮王師敗績經畧宋應昌檄綖及陳璘並濟師封貢議起行長棄王京屯金山綖將兵屯大邱東征將士振旅歸命綖將薊遼川兵萬六千留戍朝鮮石星請盡撤綖兵廷臣爭不聽封平秀吉日本王沈惟敬以倭表至不奉正朔下石星獄復用兵綖與董一元麻貴爲三協陳璘將水

師水陸四道攻之行長據栗林曳橋七月綖以川漢兵六千七百入敗倭鎮安口再破之咸陽九月綖潛窺行長營遇三騎射殺二人生得一人備訊之投岩下乃約行長會曳橋行長陰布蒺藜伏甲橋側以五十騎會綖綖伏道左林樾間令健兒似綖者橫刀旗下行長覘旗下果綖也乃前砲雷鳴百里伏起烟漲天行長躍馬走塵伏亦起短兵接幾射中行長行長棄馬入水關我兵奪曳橋代栗林乘勝度江南新寨營中礮裂兵亂奔還晉州詔斬先潰者諸將俱戴罪自贖平秀吉死清正楊帆歸行長僞乞降綖夜半奪曳橋行長小舟遁石曼子以舟師救行長陳璘焚死石曼子殘倭登岸綖盡擊殺之裨將鄧子龍戰死子龍渡鴨綠江有觸舟者似人首沉水香也愛之夢戴香於首戰死失其元鏤香爲首殮論功首璘次綖又次貴以綖爲都

山七

七

督同知己亥播州復用兵綖以川兵先發諸將俱南征綖既入川火落赤大掠松潘至城下松潘人登城問之火落赤曰曩以飛天雷在河州吾不敢飲馬於河今若何恠焉楊應龍已破綦江綖赴師踰期或言播從征九絲綖與應龍善疑綖得播金乃罷綖都督李化龍表綖威望著四川非綖莫破播乃留綖二月綖兵出綦江入東溪賊據峻嶺伏毒弩洞門綖伐木積草焚山死士緣山巔俯向礮擊石門並破三峒三月朔應龍令子朝棟將苗數萬繞九盤出南川猝遇綖接戰鋒甚銳日暮大風雨翼圍朝棟幾獲之突圍走始綦江諸苗忌綖威名翼首挫其鋒諸軍當不戰走朝棟敗始懼嚴兵自守綖戰九盤奪滴淚三坡轉入婁山關萬峰揀天中通一線綖問道攀緣入戰南溪鬼厓賊數奔至白石口應龍率紅黑脚苗決死戰陰令楊珠繞

關出圍我都指揮使王芬中矢死喪師二千緹援之應龍
張黃蓋督戰緹突前幾獲之賊大奔遂破婁山關壓海龍
固而軍賊窮蹙父子相哭上固死守馳降書緩我師總督
檄斬使焚書虞緹善應龍檄無通賊緹械使軍門自明久
雨霽緹奪鐵柱關破土月二城應龍以數千金募死士無
應者提刀巡壘四營火燭天傍徨泣下謂妻子曰而等自
爲計吾不能爲若主矣明日我師登國應龍縊死播平議
者謂功匹甯遠會獻俘所上惟象牙牀三十六他物率不
稱上疑總督以下有私停賞格不論久之陞緹左都督應
子世指揮使家居十載壬子建南獫狁起緹征之五月渡
瀟大破桐嶺雪峰斬首三千關地數百里遵義知府某負
勇健乘醉與緹角緹拳揮之顛言者劾緹毆郡守無禮不
錄其功稱貸於途斥賣衣甲三年乃得歸戊午遼瀋陷徵

山七

緹赴京將兵出關已未二月火星逆行入軫經畧楊錦分
兵四道令馬林趨開鐵杜松趨瀋陽李如柏趨清河緹東
趨寬奠緹出師五星關東方松垂發牙旗折爲二師期先
洩松陷伏死馬林兵潰緹出塞二百里破十五寨殺王子
把免貴人火獶狸糧盡堅壁守建州已破杜松兵張其旗
詐言松戰勝合兵緹不及援甲開營圍四合奮身突戰殺
數百人面被矢身中數創力盡死劉招孫負尸突圍亦被
殺招孫黑而瘠嘗上馬試矛及鞍墜幾僵仆蹶起上馬運
矛如飛緹愛將也如柏不戰而退故不敗松與緹百戰知
名二將戰歿中原震動遼左亦盡陷昔余游南昌父老言
劉將軍長不滿七尺而虎步顯大閱軍中以漢壽亭侯祠
大刀置地一軍莫敢舉緹舞而趨風軍中驚服呼劉大刀
云父子俱宿將家丁數千倭苗獠獠奇狀駭目將軍深結

之卽椎埋有司不得問故咸盡死力所被甲故徹直千金
能別陰陽禍福以縵胡縵爲識沒於遼年六十七贈少保
特祠磨子世都指揮使

杜松傳

杜松榆林人世爲將松尤驍勇敢戰立功邊陲至大將遼
事既敗於李氏成梁父子擁厚貲善結托朝貴廷臣多右
李氏西將之師遼東者皆得罪去如柏如植相繼帥遼以
至於亡萬曆四十六年大徵天下兵集遼陽是時南北名
將並稱劉杜劉緹多蓄亡命健兒公行剽賊有司不敢問
松以廉勇著聞松將兵赴遼師出路河沿河人聚觀人相
摩揮汗沾驛亭松袒袒示與人刀鏃無完膚其瘡斑斑如
痘疹小兒紅理錯出則良肉也忙忙語人口松不識字武
夫惟不學讀書人貪財畏死耳衆咨嗟有揮涕者松行乃

山七

散去己未二月經畧楊錦誓師遼陽分兵四道時松緹威
聲相亞咸思首當敵立大功緹東出寬奠松西去瀋陽松
久著聲西邊建人憚之緹南將也建人未悉緹威名意輕
之親勒三萬騎當松而使別將將老弱萬人守寬奠以禦
緹松恃勇輕敵先所刻期三日渡渾河已日晨諸將請爲
營駐兵明發東渡松怒曰義旗東指孰敢抗顏行長驅而
前何期之有使前驅測河河流深不遇馬腹河中浮小舟
數十松大喜曰天贊我也松雄猛恥乘舟楫而策馬渡諸
將請衷甲松笑而罵之曰入陣披堅豈壯夫事老夫束髮
從軍不知甲重幾許今日汝曹欲以此相苦耶不顧而渡
諸軍從之渡未畢建人決上流士卒沒者千人師斷爲兩
將士咸懼陣成日已暮黑霧障天建人萬炬齊發乘火光
奮擊四圍合我師暗中不及張弓發矢一軍盡沒建人望

見松旗爭射之松戰死甲騎爭而轡之須臾盡盡獲松軍資是時劉綎已深入寬奠破諸寨殺虜三千餘建人始懼旣破杜松兵併銳迎綎使降人點者詐爲松材官持令箭晨馳綎營告綎曰杜將軍已抵建州深入敵境虞後之不繼敢請將軍會師夾攻之綎遲回良久曰綎與杜將軍雁行安得傳矢是偏裨我也曰矢雖以令偏裨而令偏裨實不藉矢事急聊取信耳綎叱曰出師時約傳礮爲號今師已抵城不聞礮何也曰此地無烽火列騎代斥堠此去建城五十里馳三里傳一礮不若一騎之速也綎乃信之降人馳馬去交河還報建人曰劉將軍聞礮乃行建人令傳礮礮未傳綎已心動恐松獨有其功令拔營而東綎軍令老弱人持鹿角枝繞營如城遇敵置鹿角於地立成營胡馬不能衝突我兵徐列置火具敵人前驅每斃於火攻不

口七

三

能進我師乘間出勁騎格鬪迭出迭入疲則還營少休綎之火器冠絕諸軍累戰恃以無敵者也初聞礮猶結陣而行行未二十里礮益繁心益動恐松之先破敵入城也則宿名頗出其下下令棄鹿角而行行里許伏兵四起綎師遂亂一軍藏焉貽聞杜將軍恃勇而輕敵將戰索酒引滿常至醉束髮引繩刻骨睛怒俱突戰急多裸袒刀矢不避故士殊死鬪所向有功然終以此敗其在遼也二帥恒不相下一言之爭正槩屬屢矣每以解之而罷二將固虎臣哉

元順帝遁沙漠瓦剌地其後世世長沙漠曰瓦剌可汗在宣德時曰普化有大酋長二曰阿魯台曰脫驪皆元宗室子永樂封阿魯台爲和寧王脫驪爲順寧王二酋死脫驪有子曰也先并有其衆部落強盛普化亦娶也先妹以自固也先終弑普化而自立也先死部落離散普化之後曰小王子住牧西北邊美水草富饒快樂帳多珍寶殘元大內物也小王子雖號君長不能攝諸部其支屬曰土蠻世強大曰虎墩兔憨虎墩兔憨者華言可汗也小王子從父曰吉囊曰俺答皆驍勇衆擁大衆分地牧吉囊駐迤西並河套抵關中地肥饒俺答駐迤東自豐州直宣大最貧故

山八

喜爲抄掠俺答復置趕免於薊邊其士馬橫行沙漠矣土蠻駐牧東北邊直關原廣甯土礮不能富強益東北徙駐帳舊遼陽子孫生聚日蕃行衆可四十萬有八大部皆衣皮鬚髮卷磔如蜩毛鬚鬚然邊人稱爲黃毛皮襖達子云吉囊子十人各萬騎俺答亦有十萬餘騎嘉靖己亥辛丑連年入山西太原剽殺吏民以萬計吉囊擄忻代倡伎縱淫樂隨竭死諸子不相屬分居西北邊套中俺答日益強長子黃台吉臂偏短善用兵衆咸畏服之過於父丙午寇宣府總督翁萬達檄大同總兵周尙文禦却之萬達丁艱去尙文亦卒庚戌入塞薄都城威懷校仇鸞議開馬市俺答嗜中國財物互市頗不絕然所易無良馬時時伺隙盜邊仇鸞死罷馬市比歲入遼東殺總兵岳懋殷尙質圍大同總督楊選王忬皆逮繫論死大帥或死或誅十八年

間凡十五更置云其精兵戴鐵浮圖馬具鎧長刀大鎗祭冰雪叛人邱富趙全日夜教之火食屋居攻下諸墩堡俺答終不樂屋居而衆亦畏暑故雖開入而未嘗據之俺答老而荒於色寵二妾妾各子一人棄其舊妻妾與異居子寵妾子各萬騎俺答長疑內有變以故不敢深入俺答長子黃台吉日夜扼腕曰老奴有此衆而稿首沙漠可恥也俺答孫曰把漢那吉俺答第三子鐵皆台吉之子也幼孤俺答故愛之俺答妻尤嗾愛之把漢那吉納妾而妾美俺答奪取之把漢那吉怒那吉有阿爹阿爹胡人曰阿力哥亦有怨於俺答因說把漢那吉率妻奴八人竄走入塞下請內附是時隆慶四年庚午九月也那吉既入塞俺答妻日夜涕泣曳柴以擊俺答頭罵之曰汝不能歸吾孫即中國須要汝頭吾且與之矣宣大總督王崇古巡撫方逢時

山八

飛遞以聞書上閣臣請以那吉易我叛人趙全等大學士高拱貽書崇古曰虜酋款塞乃中國機利也索而與之則示弱損威不歸之與救殺之亦結釁起恨苟明言易叛執還其愛孫易我數叛人是與夷狄爲市也甚失中國之體矣虜難來附自當厚撫之豈其供億俾那吉喜過望彼阿力哥者既能嗾那吉使來其人良可用負罪老酋當不敢言歸推誠以結之令盡力於我予之一官以佐那吉世受賞資爲我屬夷以名號雄沙漠間二酋必悅老酋既聞吾之厚其親也雖擁兵以來我則嚴兵諭之曰我厚撫汝孫汝弗知德而擁兵以來能無愧耶黃台吉素恨老酋偏愛其少子也少子之子南來必咎平昔之偏愛此難也不肯爲盡力老酋愛其孫必歸之勢必弭耳求順吾姑未許之而揚言曰若犯我中國久矣非自效孰信其誠也耶又使

人間諷之曰若苟縛趙全等以獻朝廷信汝誠那吉可歸矣否則無計也老酋果以獻吾乃與之言曰若果誠信也今而後胡越一家吾歸汝孫以娛暮年在我非要挾之求在彼戴天恩之大庶乎其可耳崇古既得虜情驛書上聞請假把漢那吉冠帶示優異以繫老酋心下兵部議廷論洵洵兵部不敢主其事拱力持之乃上悉如崇古言奉詔虜酋慕義來降其授把漢那吉指揮使阿力哥正千戶各賞大紅紵絲衣一襲鎮臣加意綏養以需後命趙全等則嗾俺答擁重兵壓宣府索那吉更召黃台吉犯大同十月朔黃台吉以二萬騎入平虜堡直逼大同頗有殺擄大同巡撫方逢時遣譯者土忽智入虜營諭黃台吉黃台吉亦遣帖木舍來見逢時於城頭逢時犒之諭以把漢那吉所在黃台吉拔營出邊去向洪州巡按宣大御史姚繼可劾逢

山八

三

時通虜下兵部議兵部奏虜酋執叛乞降之時正撫臣臨機設策之日夷情不可盡洩秘計亦難自明但當觀其後效果於事無成自難追罪如於國有益便錄其功豈得先事預責何以善後乃命逢時供職如故高拱力持於中眾議始息崇古遣譯人鮑崇德宣諭虜營備述朝廷不殺那吉之仁及賞賚爵服之恩厚責俺答召黃台吉入犯之罪俺答唯唯崇德更告以趙全等奸逆構亂許以執叛納款可歸汝孫俺答大喜屏左右語崇德曰本國封貢邱富趙全等給與當有天下連年用兵不休幸我孫投順天朝蒙恩不殺加恩賞賚始知中國有道天朝誠許歸我孫願執趙全等以贖罪我今已老天朝封我一王號統攝北邊誰敢不服更量給銅布以爲生永無侵犯長奉職貢矣卽遣二夷丁隨崇德入邊崇古備奏其事詔曰虜酋輸誠願執

送叛人具見恭順其孫准遣還仍賞綵段四表裏布百疋封貢事督撫鎮巡官更詳議以聞十一月旬有三日也據語齎奏者曰那吉是三品官可用緋袍金帶褐蓋朱旗以送之傳語俺答那吉是天朝官人好視之毋聽他人言凌賤之也十九日俺答縛趙全李自馨猛谷王趙龍劉四馬西川呂西川呂小老八人送入邊二十一日督撫承旨遣那吉還俺答見孫相持感泣脫胡帽南向稽顙而求封貢益切崇古以書報拱請斬趙全等於塞上拱語其使日諸叛罪通天當俘獻於朝法司審鞠明正典刑方今忌功者多訛言易起若斬之於邊今日殺全明日多言其僞矣阿力哥亦當留之恐老酋甘心此人有傷國體待封貢成遣之往來諭老酋不得加害庶乎可也乃復與傳趙全等至都獄成上遣官奏告郊廟臨朝受俘磔於市傳首九邊崇

山八

四

古封貢之疏至下兵部議眾論紛然言官多排崇古兵部奏令崇古更議崇古持前議甚力兵部又覆令九卿科道會議各有異詞拱慮虜使候旨不得久或生變乃令中書官簡閣中所藏成祖封忠順忠勇王故事勅諭資錫故草具存召職方郎至閣持以示廷臣拱乃盡紀眾議大言於朝曰今之紛紛動以宋事講和爲辭不知宋弱虜強宋求虜故爲講和今虜納貢稱臣是臣服之也何謂和又謂虜必輸盟累年內犯直抵郊圻豈封貢致之哉諸臣徒見事體重大發言相左倘後不諧云已言之以自卸責豈爲國忠計哉兵部乃如總督疏議上詔下禮部定封爵封俺答爲順義王加昂都力哈黃台吉官都督同知賜獅子蟒衣綵幣表裏有差賜之卽以相傳勅加指揮千百戶六十三員定互市套虜吉能亦欵塞乞封貢三邊總督上其事請

許其封貢不許互市高拱曰三邊宜大一有異同則市於此者寇於彼是兩債也兵部奏如俺答例乃勅賜吉能官都督同知彩幣段衣其餘指揮千百戶二十一員互市如宣大於是俺答率諸酋上表謝恩貢名馬三十銀鞍一上嘉其誠順賚以銀幣有差祭告郊廟大賞賚俺答又擒趙全餘黨趙宗山張哲等二十三人以獻自是邊鄙又安薊宣以抵甘固烟火萬重六十餘年邊氓生息遂長不識金革矣俺答死黃台吉嗣虜俗父死妻其後母俺答妾克兔哈屯號曰三娘子或曰俺答甥女或曰宣大伎黠而媚善騎射俺答死遂配黃台吉黃台吉所奪諸酋婦甚多一朝得三娘子盡棄之黃台吉死子褚力克嗣三娘子又配之封忠順夫人實操虜權褚力克死應卜失兔嗣三娘子垂白然必應聚封事乃可成其支屬素囊撓之數年丙辰始

山八

五

成婚卜失兔嗣封督撫騰奏叙功科臣駁之曰塞外聚虜朝中進爵書之史冊不爲美談乃寢三娘子殊自慚懼首醜孺子頗市塗澤藥物不數年亦死虜因款市久皆柔脆卜失兔貌好弱如書生無祖父風威諸部落如永邵卜等並驚弱不任金鐵西邊稍休矣套虜吉能窺西邊調發頻仍聚兵祭旗聲犯黃裏恫喝以挾賞東路明愛台吉吉能妹婿也次女啞不言養於吉能母太虎娘子許婚火落赤子麻記台吉太虎娘子死吉能以甥女改婿順義王監市頭目爾留招不能子小拓不能爾留招不能獻帶妻子筵席牛羊就明愛帳成婚火落赤夜遣其子抄胡兒把禿兒以二百騎襲之執小拓不能以去明愛台吉將三百騎追之報知吉能吉能遣第三子及吸喇麻僧大小台吉會把禿等共索小拓不能火落赤堅不與爾留招不能以兵走

吉能帳索其子諸酋相持延綏總兵蕭如薰驛書以聞是時土蠻之裔既僻處東北生聚日益蕃不與封貢互市時雜二十四營中出沒爲邊患其後揀漢兒新立爲虎墩兔熬年少嗜酒色已雄視諸夷我三衛屬夷朵顏諸部皆奚契丹種也咸畏服揀漢而清人勃起於建州蠶食揀漢邊界驅掠牛馬亡算天啟元年給事中姚宗文閱視遼陽令監軍王猷以四千金撫賞虎墩兔熬炒花等議以三千人入桃林口朝貢廷臣劾罷王猷遼瀋繼陷西人乘亂抄掠巡撫王化貞以二萬金撫炒花五大營虎墩八大營歹青二千人許助兵攻建州建人入廣甯恭將祖大壽借煖免貴英二萬騎即建人於甯遠城北雙樹子化貞恃西人爲援銳言戰以捷廷弼西人卒不至河西盡沒化貞論死遼自甯遠至前屯朵顏三衛地也甯遠迤東至廣甯虎墩炒

山八

六

花宰賽諸部地也朵顏三十六家倭暈太董忽力煖免貴英他不能索只速讓台吉哈那彥不喇度台吉哈那顏蟒金他不能蘇不的九旦明素又罕索羅世皆宣薊諸虜也又答喇明暗歐兒計台吉王燒并之屬毋慮數十萬部落不相統一以遼左沒賞額無所出各裹糧降屯住口外聲言助兵以挾賞總督王象乾久在宣薊三十年悉虜情虜咸受款虜熬揀漢兒昏於酒色皆叔腦毛太主兵亦毫不能自強熬之幸臣貴英恰其部曰朗素尤桀驁自重不與諸名王狎諸部惟歹青最驍悍建人畏之以黃金二百白金數千參貂數獸結婚於歹青煖太之姪亦塔於歹青抽叩亦剝疾結拱免歹青爲黨宰賽住鎮安炒花部尤逼遼州建州深結之惟哈喇慎三大部自言黃台吉肆不世台吉惡建人之吞遼也將召卜火諸大酋以攻建州建人多

用降人守廣甯已又虞其變也盡遷之海蓋間悉易建人爲守初揅漢兒部落曰把都投哈喇慎營中駐牧哈喇慎死其部酋滿五素幼爲揅漢父老王子義兒撫之成立分領人馬老王子死滿五素以所分部落歸其父世把都兒以故揅漢兒亦索把都所領人馬於自言等酋自言等不與揅漢兒傳調各部人馬十餘萬復使夷人入邊講款云揅漢只有一王子焉有多王子張家口故愁地豈容他人冒賞自言朝兒諸王子沙暈肖那諸酋飛報各邊請兵共拒揅漢既畏建州之強而宣雲互市卜失免主之揅酋利漢財物時私附諸夷入大市市其馬牛皮角種屬俺卜諸部多凌轢之或侵漁其繒絮布物積不能平卜酋久蒙於繒絮繒絮其部落亦稍效板升有誅茅搏土室以居勢益弱揅部久處荒落忍嗜欲惡衣食既爲建人所逼翻然有

山八

七

故土之思焉崇禎元年舉大衆席卷西行殺逐俺卜諸部并其衆朵顏兀慎擺日諸部無有抗者徑駐豐州俺答故地徙帳屋宜雲迤北擁有八娘子各統部落首領曰宰生以不預貢市久居荒落堅忍耐馳逐多士馬蜂屯蟻聚西人皆望風潰哈喇慎好兒趁輩暨三十六家遂披靡以投東人揅漢既居俺答地曰吾亦欲得金印如順義王大市漢物爲面可汗不亦快乎初廣甯塞外炒花煖免貴英諸部薊三協三十六家屬夷皆有實烈皇初服中外迎上旨盡革其賞諸部聞然會塞外飢乞粟上堅不予於是東邊部落盡歸去附建人春揅揅漢遣百人講於新平堡貴英在焉守將醉之神廟中夜燭之揅漢怒五月揅漢宰生等至宣府新平堡脅賞大譚恭將方諸崑誘入薺城殲之六月揅漢講賞得勝口不許因舉衆壓大同殺軍民數萬大

同幾不守廷議以新城王象乾久在邊卯翼諸酋自致籍起督宣大年八十矣召對平臺上問方畧對曰臣能召永邵諸部合從以抗揅乃馳赴陽和遂號召永邵卜與揅漢戰一戰而潰揅漢擄卜失免闕氏與金印各部皆遠走迤西更遣精騎入套吉囊子孫皆頻首屬之東起遼西西盡挑河皆受揅要約威行河套以西矣象乾上書以爲西人諸部弱不能當揅漢揅漢亦思得通貢互市莫若款揅使兵部尙書王洽侍郎熊明遇皆謂禦敵必須款揅款揅非象乾不可上不以爲然令象乾姑予款且責戰象乾出私財市蟒紵鍍金銀酒卮以貽揅漢曰王太師賀可汗且以需後命揅漢亦遣人報象乾以賂漿養牛善馬其胡部皆曰我祖若父世受王太師馬法恩王太師馬法在吾屬甯敢反乎象乾款揅疏再上廷議多異同兵部奏宜聽督臣

山八

八

相機決進止上猶持兩端大同巡撫張宗衡抗疏請戰以爲不宜款以媚敵象乾因謝病上惑於廷論欲命宗衡署總督印而象乾卧鎮於陽和侍郎申用懋攝兵部奏曰虜壓宣雲方藉象乾宿望爲鎮撫上誠聞其病不欲煩以事而留爲坐鎮是也顧宗衡方主戰事須紛更邊人見驟奪總督印必大駭虜情今宜勅陽和遣晨夕入院佐象乾治文書以分其勞以印仍歸總督上從之二年建人薄郊圻梁廷棟爲兵部尙書懼揅漢乘虛自西入力奏象乾款揅議約俺卜諸部賞及虎墩遼陽舊賞合諸部馬價七十餘萬象乾議益入萬共八十萬以舊將王世忠爲撫夷總兵世忠者猛骨孛羅子其妹嫁揅漢爲闕氏世忠故名王子衣冠舉止如中華久在邊識虜情僞移之守宣雲以終款貢事款成刑白馬於關外貢表如式秋防畢上賜象乾馳

傳歸以魏雲中代之捕之抗衡東人者二年西鄙無警四年六月西人犯延綏紅山諸軍拒却之五年正月丙寅套虜以三百騎稱捕漢求款于總李世科被殺總兵曹文詔擊之引去丙子犯宣府甯鎮賀虎臣潰走故總兵杜文煥禦之始退四月建州西王子勒西路降人五六萬西來逐捕獲戰不勝益渡河西徙東人燒絕板升捕獲借套虜走大漠六月套虜犯甘肅涼州副總兵柳紹宗擊却之東人久屯板升地淫雨馬多斃乃整眾東歸癸巳二十七日歷宣大巡撫宣府沈際監視內臣王坤並駐張家口時東人爲前鋒後殿西虜降部咸居中乃令三十六家擺旗備下畢來其中有七慶台吉者教部也王坤與總兵以萬騎營邊外東人五分其兵衷我師師後覆一泰將軍騎馳其營大呼曰我巡邊非相敵者東人亦報曰逐捕過此不相犯

山八

九

也用酪乳來講解營中亦以布物麪糞報之諸部約日詰朝講款市張家口當是時宣大秋禾蔽野六十餘年不知兵東西諸部並集主客不相當沈際見事急出私帑三千金市布絮酒鹽犒之七慶台吉見我舊通官相向哭以爲東人地確不能給我眾苟逐捕俾返我故巢款市如故幸甚乃導東人而去七月丁酉朔督撫監視驛書以聞言官劾緊擅激辱國關臣延儒尙書明遇先後申奏招西路以孤東人屢奉明旨西路故我藩籬吠狗先朝款市有端委今虜得微賞耳款關於國體未爲辱邊臣冒罪以安封疆功過可相準言者攻益力卒逮崇禎論成謫坤守孝陵并罷明遇六年冬諸酋叩關尋舊款驛臣不敢應建人乃勾挾款目哈慎朵顏諸部入宣大邊境萬卒等衛十一城直抵山西逼太原殺士民數十萬七年正月始出塞三月捕

漢亦合套虜犯甯夏河西總兵馬世龍却之四月捕漢犯甘肅洪承疇自漢中西援西人陷保安州及得勝鎮羌二堡五月捕漢犯甯夏馬世龍拒之閏八月洪承疇擊西人於延綏斬首四百西人遁去八年清西王子勒東西諸部自潘陽而西入大同迎恩堡殺掠吏民亡算烽火達於居庸紫荆飽掠搃載東歸復從迎恩堡出邊時捕漢兒已死四王子以二月丙午勒四萬騎西趨河套敗捕漢餘部擒捕漢子黃鶯兒以歸捕漢妻囊台戶率所部降於清四王子以女配黃鶯兒四十萬部落盡歸於東人矣三月戊戌西人四五萬騎出套屯花馬池分三千騎掠鹽池韋州下馬關陝西等土囊諸部皆降於清七月辛亥清兵引還諸酋雖盡折而東隸諸部之爲捕併者復紛紛起東人亦不能盡要約之宣大邊外時而西人乞款亦時而捕部叩關

山八

十

將吏憚於前事未敢應但哈酋屢以馬來市邊臣正需馬故哈市勿絕哈固無所重輕東人所忌者捕也捕折而事之建州無復西顧憂而東謀朝鮮矣

山中聞見錄卷九

管葛山人

東人志 女直考

女直古肅慎國東漢曰挹婁在夫餘東北千餘里臣屬夫餘東漢大海阻山穴居塗豕膏禦寒無君長射用楛矢石鏃長尺有咫產赤玉豐貂所謂挹婁貂也魏黃初中始叛乘舟寇掠景元末以楛矢石弩弓紹來貢歷元魏時曰勿吉延興中遣使乙力支朝獻從契丹西界達和龍其國在高麗北有大水廣三里曰粟米水發原太白山勿吉時從水道侵百濟及高句麗入隋曰靺鞨有七部各勝兵數千而黑水部尤勁粟米部居水上與高麗接頗爲寇稍東白山部臣高麗其俗常以秋月造毒藥傳矢射禽獸立死畜豕衣其皮以溺盥面於夷落爲最穢開皇初遣使貢獻聞

山九

其每寇掠契丹因誠使罷攻唐征高麗靺鞨各部奔散惟粟米黑水獨存粟米一稱渤海更號黑水靺鞨渤海靺鞨貞觀三年黑水酋阿固郎臣附以其地爲燕州開元十年置黑水府賜其酋長姓李氏名獻誠以雲麾將軍領黑水經畧使訖元和朝貢而渤海附高麗者姓大氏高麗滅保挹婁之東牟山武后時大乞乞仲象與靺鞨別部酋乞四比羽東度遼水分王高麗故地武后遣將擊殺比羽仲象亦病死其子祚榮并比羽之衆盡得扶餘沃沮并三韓朝鮮海北諸國地勝兵數萬唐宗遣使拜祚榮渤海郡王以所統爲忽汗州領都督自是稱渤海去靺鞨云天寶末再傳孫欽茂徙上京直舊忽汗河之東寶應元年復王渤海五傳仁秀益拓境遣諸生詣京師習制度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以肅慎故地爲上京南爲中京肅慎故地爲

東京沃沮故地爲南京高麗故地爲西京西京曰鴨綠府遂爲海東盛國世役屬黑水五代時契丹盡取渤海地而黑水靺鞨因附屬阿保機遷其豪數千家於遼陽南曰合蘇館由是黑水部落在南者籍契丹號熟女真在北者不隸籍號生女真後遼興宗諱政女直地有混同江長白山混同江水微黑亦名黑龍江即粟米河也長白即太白山橫亘百黑嶺有水源下注成湖產東珠貴者直千金南流爲鴨綠江北流爲混同江自五國城東入於海其出北山南流入松花江是爲白山黑水金所由開國也始祖從高麗來完顏部部有女年六十未嫁配生男遂爲完顏人自烏古通叛遼節度拔乙門以獻遼主以爲女直節度使至孫阿骨大滅遼爲金祖以始祖地爲會甯府更稱上京元滅金即扶餘故壤改開元路治黃龍府別置合蘭府水達

山九

達等路設軍民萬戶府五分領混同江南北地國初定開元改開原道控帶諸夷自開原東北轉而南抵鴨綠江委蛇八百里皆女直所居女直各部在混同江以東東濱海西接兀良哈南鄰朝鮮北至奴兒干畧有三種自湯站東抵開原居海西者爲海西女直居建州毛憐者爲建州女直極東爲野人女直他種甚夥居開原北近松花江者曰山夷倚山爲寨即熟女直完顏種也又北抵黑龍江曰江夷有灰扒元刺等族皆生女直也並有室廬或以桦皮爲帷止則張之善射馳獵耐飢渴好盜多步少騎上下岩壁如飛建州毛憐裔出渤海事耕紉居處飲食有華風海西則黑水裔也建州於女直爲最強永樂元年遣行人邢樞招諭奴兒干諸部野人酋長來朝因悉境附九年春遣中使治巨艦勒水軍江上召集諸酋廩以官賞於是康旺佟

答刺哈王肇州瑣勝哥四首率眾降始設奴兒干都司自開原東北至松花江以西置建州毛憐塔山等衛一百八十四兀者等所二十官其酋爲都指揮指揮千百戶鎮撫賜勅印各統分部復置站地各七寨一不領於衛所令歲以冬月從開原入朝貢唯野人女直僻遠無常期諸部願內附者開原設安樂州遼陽設自在州處之已又爲海西建州立馬市開原歲時賜予甚厚終帝世奉職謹征發輒赴建州衛指揮阿哈出以功賜姓名李思誠其子釋家奴曰李顯忠顯忠弟猛哥不花亦以內附領毛憐衛累都督同知久之顯忠死子滿住襲求駐收蘇子河而開原降夷楊木答戶率數百騎奔建州寢爲遼患宣德間守臣務招徠請居以建州老營地老營者朝廷以其地歲收人參松子者也所謂東建州四年海西野人女直數寇掠都督巫

山九

凱請討之不許賜勅戒諭令凱厚卹貢夷正統初七姓野人殺建州左衛都督猛可帖木兒弟凡察子童倉走朝鮮亡其印詔以童倉弟董山襲建州衛指揮更給印亡何凡察歸得故印詔上更給者匿不出乃分置右衛各領印董山左凡察右正統末董山與季滿生並附也先抄掠遼東景泰中都御史王鵬諭歸所掠稍甯賊海西諸夷死也先之亂盡失賜勅子孫不得襲以舍人入貢宴賞減曩時不無失望天順二年董山潛結朝鮮授中樞密使巡撫都御史程信令自在州知州佟成陽廉他事得朝鮮授山制書以聞上遣給事中往朝鮮錦衣譯者往建州各支吾出制書始惛服貢馬謝成化二年左都御史李秉言建州毛憐諸部來貢邊臣按驗貂取純黑馬取臍壯否則拒之非厚往薄來意且貂產黑龍江迤北非建州毛憐所有宜勅守

臣驗放無過苛啟曩下兵部議如秉言而董山來朝語不遜糾毛憐海西頻盜邊三年命武靖伯趙輔充靖虜將軍同左都御史秉督漢番京邊官軍五萬往征之山悔自歸詔曩廣甯尋伏法九月分三道搗其巢左軍出渾河越石門至分水嶺右軍由鴉鵲關喜國口踰鳳凰城摩天嶺至潞豬江中軍自撫順經薄刀山過五嶺度蘇子河至虎城刻期會剿朝鮮亦遣中樞府知事康純等佐兵萬人過東走路俘斬千計并誅李滿住會積雪寒裂膚遂班師指揮張額的里率妻孥降且曰此地自漢來人跡罕至唯唐太宗東征抵鳳凰城今大兵及此乃天也上賁不誅安置部夷聞廣我所損士馬亦不賁四年留副總兵韓斌防守築撫順暨陽清河諸堡五年禮部奏勅諭海西女直常貢無進海東青免鵲六年建州夷窺邊慮謀作亂巡撫都御

山九

史彭誼獲其謀檄轉餉實鐵嶺瀋陽三萬諸衛正師出遼陽取潰匿朝廷示羈縻復以董山子脫羅爲指揮他從叛者得降秩襲諸夷復貢然往往聲復董山譬糾掠塞上十四年海西兀者前衛都指揮散赤哈率所部十餘輩由撫順關入守將以非故道卻之固藉忿合建州夷大掠奉集堡鐵嶺近邊蕃戶以提聞更請大發兵太監汪直方用事惑譯者王英言銳請行冀邀功賞詔以兵部侍郎馬文升經畧遼東直亦繼往按事文升疾馳至瀋陽召各酋長撫慰賑以牛布已諜知海西夷反側密檄總兵歐信設伏邀擊大破之海西夷亦就撫比直至家已解散直心害文升功而文升遇直無加禮鐵復搆之以媚直遂奏建州女直諸夷以文升曩在鎮祭易農器放屢入寇上遣直及刑部尙書林聰卽訊文升言所祭鐵器非農器直不聽下文升

獄謫戍重慶是時東甯人劉八當哈以天順間盜馬奔建
州至是與張驢兒等冒虜首阿卜等名朝貢梟首遼東塞
陳鉞希直意奏建州女直伏當加數寇邊請出塞遂命撫
甯侯朱永佩靖虜將軍印充總兵官討建州夷以直督師
鉞叅贊東征軍務直等給執貢夷郎禿等六十餘人并襲
老弱報首功加直祿米進永保國公鉞右御史十六年建
州女直以復仇大殺掠清河諸堡後三年直始敗鉞職
爲民起馬文升左副都御史巡撫遼東建州酋完者禿貢
馬復聽襲修貢塞上寇益稀正德八年海西夷加哈又祝
孔革等爲亂阻朝貢旋就撫諭嘉靖初海西夷速黑忒強
以修貢謹兀捕叛夷猛克特進左都督賜金帶大帽其後
請乞漸煩貢浮額從兵部議勅守臣嚴覈如制二十一年
建州右衛夷李撒赤哈糾衆入寇都御史孫禴禦之多亡

山九

五

失至深入鳳凰城命給事中林廷璽往勘明年廷璽還奏
請稽衛所原額令以次分番入貢庶幾古人質子意并懸
都督重秩以待斬馘奇功亡何以海西夷偵虜功陞都督
僉事其秋建州夷趙那磁等分道寇湯站等堡禦却之李
撒赤哈復盜邊二十四年就擒梟塞上賜總兵趙國忠金
幣頃之都御史于敖減撫賞諸夷譯復詐殺譯者挾憤入
塞殺掠如成化時巡撫相繼罷二十七年女直諸夷及兀
良哈勾虜入邊都御史李珪復罷去遼東大困已復修貢
不絕嗣是而海西建州代相雄長矣以其大者別著於篇
茲蓋志其始云

海西

管葛山人

文皇帝既置塔山塔魯諸衛以備外藩而海西諸夷皆在開原南北所謂南關北關是也永樂初賜都督阿固郎名姓曰李獻誠於是海西都督皆以李爲姓宣德四年海西女直始入寇正德初海西酋速長加數盜邊梟斬開原市正德八年速長加子祝孔革同海西酋加哈義爲亂阻朝貢旋就撫以祝孔革爲都督嘉靖初海西酋速貳黑最強以修貢謹及捕叛夷猛克特進左都督賜金帶大帽亡何以海西酋王忠偵虜功陞都督僉事祝孔革阻兵數反覆王忠執而戮之奪其貢勅及季勒寨王台者忠之姪而速黑貳之孫也能得衆兵益強居開原東北建州王杲王兀

山十

堂鵝頭忙子勝李奴才毛憐李碗刀及祝孔革子逞加奴仰加奴諸酋盡服從台台居靜安堡外有室廬耕植與諸夷異矣修款廣順關地近南稱南關逞加奴仰加奴修款鎮北關地近北稱北關云開原孤懸扼遼瀋背東建州西恍忽太二夷常窺遼臺台介東西二夷間打殺令不得合最忠順因聽襲祖速黑貳職爲東陞諸夷長者凡三十年台嫡二奴妹溫姐爲妾二奴以是浸益驕數勾王杲盜邊開原備兵副使王之弼檄台令杲還所擄掠者台走建州寨得徐成等七十二人馬一疋杲亦獻關三等一百六十六人馬七疋復詣撫順關請通市如故始王台兵強其入貢多奪北虜馬已委正與台通婚媾而土蠻所部小黃台吉以五萬騎詣仰加奴寨爲其子乞婚於台女台懼而許之於是奉台馬牛羊甲冑貂豹皮裘築壇刑白馬爲盟約

毋犯開原塞居亡何小黃台吉勾台犯塞下台不可乃歸明年建州王杲叛殺守備裴承祖遼東巡撫張學顏檄台捕杲台令海西酋加提哈亥建州酋張三挑父先款塞請市游擊丁做語之曰必得杲而後市事可圖也台復率建州大疼克三章忙子索羅卜花色失木同哈那納米叩關乞市甚哀督撫以聞詔許開大疼克等市台遂獻杲所擄掠蒼頭軍入十四人及夷兀黑以兀黑常殺漢官也已而台竟捕得杲檻送之入都伏法上有詔王台縛送首惡忠順可嘉其加勳銜遷二子都督僉事賜金二十兩大紅獅子紵衣一襲兵部尚書譚綸請晉台右柱國詔授龍虎將軍視西人當是時台所轄東盡灰扒兀刺南盡清河建州北盡仰逞二奴延袤千里內屬保塞甚盛台春秋既高始二奴父祝孔革爲台部所戮盡奪貢勅及季勒等寨及台

山一

以女娶仰加奴弟翼之仰加奴復結婚西人哈屯恍忽太勢漸張欺台老日伺其隙會台子虎罕赤殘暴部夷虎兒干白虎赤先後叛歸仰加奴因盡奪季勒諸寨擄兀刺江上夷與虎兒罕赤相仇殺於是仰加奴等十三寨惟把吉把太五寨猶屬罕他如灰扒兀刺及建州夷皆雲翔不受約束南關勢漸蹙萬曆十年七月台以憂憤卒二奴索北關故勒七百道虎兒罕赤曰吾父以二奴故卒用憂憤死今尙問勅書乎竟勿予告哀於朝上嘉台忠特賜祭給絲幣四表裏台有子五長虎兒罕赤次三馬兔次煖大次綱實次猛骨李羅至康古陸則台外子也三馬兔早歿虎兒罕赤常與康古陸爭父所遺業虎兒罕赤怒曰若阿父姦生子也甯得爭父業乎不避我我殺若因亡抵於逞加奴逞加奴以女妻之猛骨李羅母溫姐二奴妹也而故西虜

增因與虎兒罕赤借兵黃台吉復季勒諸寨黃台吉陽助之陰收白虎赤以日益未幾虎兒罕赤殉南關勢益孤孤台諸子皆早夭猛骨李羅得襲龍虎將軍左都督猛骨李羅年十九衆心未附康古陸乘虎兒罕赤發遂來歸妻其父妾溫姐虎兒罕赤有子曰歹商與康古陸猛骨李羅分海西遺業鼎立而爲三康古陸以虎兒罕赤之怒讐歹商猛骨李羅亦以母溫姐故助康古陸攻歹商先是建州酋阿台以父王果故深怨於王台而二奴亦以父怨甘心王台也十一年七月遂加奴仰加奴與白虎赤益借西人援免恍忽太可萬騎攻猛骨李羅及歹商總督侍郎周詠因念歹商弱猛骨李羅嗣立衆未附請加勅部諸酋以重彈壓報可十二月二奴復勾誘可大者兒忙吉萬騎攻猛骨李羅猛骨李羅與歹商以二千騎接戰不勝殺三百人擄盜

山十

三

甲一百五十二奴益借猛骨大那木塞兵盡焚猛骨李羅室廬田禾而去分赴副使任天祚以督撫命齎檄段布錫檄二奴諭其罷兵二奴言必得勅書盡部把吉把太猛骨李羅等然後已居亡何二奴復焚猛骨李羅三馬兔各十庄歹商一庄猛乞台失隨二奴而去者百餘衆已復借恍忽太二千騎馳廣順關攻克沙大亮寨擄三百人二奴挾請貢勒構兵不已巡撫李松與總兵李成梁謀誅之成梁伏兵中固城去開原可四十里約聞礮則起頃之二奴挾恍忽太二千騎援甲叩鎮北關索重賞守備霍九臯遣使讓之曰若來就撫甲騎數千胡爲者二奴乃請三百騎詣圍門李松乃令參將宿振武李甯等攻城四隅伏戒軍中日虜入圍聽撫則張礮按甲勿起不則鳴礮若聞礮皆鼓行而前急擊之勿失李松任天祚坐南樓令霍九臯宣諭

二奴二奴則以精騎三千屯鎮北關而以三百騎入圍門二奴請赦書得部勅猛骨等九臯譙讓二奴急二奴瞋目語不馴李松奮髯抵几叱之九臯牽二奴下馬二奴怒則目白虎赤白虎赤拔劍擊九臯微中右臂九臯反擊一虜墮馬虜羣起攢殺我兵十餘人軍中鳴礮如雷伏盡起遂殺逞加奴仰加奴白虎赤及逞加奴子兀孫李羅仰加奴子哈兒哈麻獲首三百十有一合兵馳赴關成梁先已勒兵馳新寨擊破虜斬首一千二百五十一奪馬一千七十有三騎我兵合營追逐至二奴寨圍之旦日諸虜滿伏出寨門叩頭願從猛骨李羅約束即刑白馬擄刀爲誓自是海西警服者數年逞加奴子曰卜寨仰加奴子曰那林李羅收二奴餘燼日夜謀報怨於猛骨李羅及歹商連西虜以兒鄧侵掠歹商數入威遠堡那林李羅尤狂恃挾索貢

山十

四

勅如二奴時十五年四月那林李羅借西虜恍忽太萬騎急攻把太寨我兵往援圍解乃陰結溫姐爲內應猛骨李羅以母溫姐故助康古陸圖歹商十六年那林李羅借恍忽太五千騎圍歹商猛骨李羅盡擄其家室從那林李羅往北關居十八里寨於是益圖歹商而康古陸誘歹商叛夷阿台卜花反攻歹商擄其資畜那林李羅擄歹商妻哈兒屯姦收之猛骨李羅部夷百餘人亡抵於歹商邊吏議罷猛骨李羅市賞以所部夷反田產棄駝馬牛羊盡屬歹商猛骨李羅不聽復與卜寨那林李羅借溫姐入開原開原備兵副使王綬檄參將李宗召游擊黃庭魁勒兵搗虜營襲執溫姐康古陸以歸巡撫顧養謙諭猛骨李羅亟和歹商還所擄否則斷若母頭矣王綬以爲戮溫姐則猛酋益攜不如釋之而囚康古陸以俟後命溫姐既脫遁歸猛

骨字羅竟從北關夾攻歹商因自焚其巢併却溫姐去御
史許守恩劾奏王綱不勦二奴遺孽致猛骨字羅數反覆
詔遣提騎遠緘鎮撫司即詔緘自訟卜寨那林字羅未犯
邊不可議征猛骨字羅歹商皆年少欲殺康古陸以懼猛
骨字羅溫姐猛首之母也戮溫姐則仇歹商益深釋溫姐
以安猛首所以全歹商也緘復言任天祚貪功要賞逞仰
之役多殺江上耕夷與市貂皮者以爲功詔併逮天祚對
簿皆無驗乃奪緘職十六年二月巡撫顧養謙決策討二
酋總兵李成梁勒兵至海州雪消人馬渚中行馬足膠不
可拔成梁計漢兵擊虜利月明計日抵開原月漸沉不如
三月往於是成梁壁海州養謙壁遼陽會河西大飢斗米
錢三千菽斗二千益發海州遼陽穀以給軍歹商猛骨字
羅告飢各予粟百斛月杪成梁自海州乘傳來日可發矣

山十

五

三月十有三日抵開原以白布給歹商披肩爲志雞鳴出
威遠堡行三十里至北關部夷落羅寨成梁使使召落羅
落羅大驚叩頭馬前以一旗樹寨門令材官十人守之令
軍士秋毫無犯落羅寨挾落羅與其騎三人俱馳三十里
至二酋寨俾諭降二酋兩寨相距可數里卜寨乘其塞奔
那林字羅併兵以守其衆與我兵夾道馳我兵不敢殺一
虜二酋恃險揮其騎突我兵殺三人成梁始縱兵擊虜游
擊將軍吳希漢先驅流矢中其面創甚其弟希周奪身救
斬虜騎之射希漢者亦被創我軍堵牆進虜退入壁守寨
以石爲城城內外疊障以木城鑿濠三重城中有山鑿山
坂周遭陡絕疊石城其上又爲木城而構八角樓置妻子
資財於其中我師環攻者二日破其外柵者二重先登之
士輒死於巨石中堅不可拔成梁乃令斂兵以大礮擊其

城城壞穿樓板斷巨木虜之洞胸死者亡算斬其酋把當
亥獲首五百五十四城中皆號泣我軍車載雲梯直立之
齊其中城欲置大礮其上二酋始大懼即出城乞降請與
南關分勦入貢成梁乃止兵燔雲梯令軍中毋發其窖糧
振旅以還開原兵備副使成遜請併釋康古陸以安歹商
和諸酋總督侍郎顧養謙亦謂歹商弱而多疑即殲諸酋
立之不能有其衆不如釋康古陸使和歹商而王台子孫
皆全矣且歹商新與清太祖婚內倚中國外結建州寢北
關謀實制東陸長策也四月一日遂釋康古陸而諭曰中
國立歹商以王台因汝以助北關侵歹商也汝亦王台子
不忍殺今釋汝和諸酋修汝父業歹商安危汝則任之康
古陸唯唯因令歹商以叔父事康酋以祖母事溫姐刑牲
盟且進卜寨那林字羅使者諭曰往若効順開原朝廷並

山十

六

有賞江上遠夷以貂參之屬至必藉爾通若布帛米鹽農
器仰給漢耕田園獵坐臥不耳松子山澤之息爲利大矣
今首市絕而江夷道塞部夷多怨我第傳檄部虜斬兩酋
頭來立爲長可無煩兵誅也今賞若不誅若何以報遂爲
均兩關勦永樂和給海西屬夷勦由都督至百戶凡九百
九十九道按勦驗馬入貢兩關酋分領之猛骨字羅出歹
商妻子哈兒哈五人部夷三百二十三夷婦子女五百四
十三馬牛羊數百歸歹商康古陸偕溫姐歸故寨康古陸
少而色荒始承父妾溫姐王台死虎兒罕赤逐之亡奔逞
加奴妻其女已結爲實妻孫姐虎兒罕赤死歸妻溫姐有
寵乃棄孫姐奔歹商歹商令三馬兔之子兀把太妻之康
古陸復謀奪孫姐兀把太以橐駝贖乃報罷既歸故寨居
月餘康古陸以殄死將與屬溫姐猛骨字羅戒部曲毋盜

邊以負國恩居亡何猛骨字羅泉圖盡室徙北關度溫姐
不從微告卜案那林字羅勒兵至猛骨字羅縱火焚穹廡
趣行溫姐死不可强扶持上馬驚鬱不自得七月以乳創
死那卜二酋益誘猛骨字羅圖歹商兵備副使成遜因令
卜案那林字羅與猛骨字羅歹商面相結釋憾並入貢而
建州清太祖以姻歹商先入貢矣是後猛骨字羅修貢唯
謹然南關勢孤日益弱而建州清太祖日强攻殺卜案陰
圖海西北關那林字羅糾虜侵猛骨酋不支急以子女
質清太祖借兵那林字羅恐則有飛語謂猛骨且執太祖
部夷以激怒之太祖怒且規坐收其利反執猛骨字羅置
寨中盡虜其貲明年四月誣其姦妄法賴射殺之因取其
妾松代速代朝使詰之願歸猛骨字羅次子革把庫及部
夷百二十家其長子吾兒忽答請以女結婚明年三月受

山十

七

室送歸寨已竟如約二十九年七月清太祖於撫順關外
刑白馬誓撫忽答保塞那林字羅亦歸原據勅六十道請
補雙貢如故事是時南關所遺惟貌孤太祖虎賁實圖先
併南關以次及那林字羅白羊骨盡有海西地居頃之清
太祖遂羈吾兒忽答建州寨聲爲那酋搶掠來奔自是王
台子孫不絕如綫而南關墟莽矣北關那白二酋乃婚西
虜宰賽爲犄角二十六年海建修貢清太祖混入南關勅
三百六十三部案驗得狀檄責無私兼併清太祖益驕張
以萬騎修南關故寨逼開原漸圖吞北關那林字羅殺金
台失新立四十一年正月清太祖圖其婿江夷卜占台急
因率部落千餘走北關金台二酋匿之遂藉索遠相仇殺
清太祖益侵種南關界地結西虜宰賽煖免馳清河廷議
徵薊兵救北關宰賽失利引去清太祖乃以卑詞謝邊吏

乃罷兵遼東巡撫張濬情形上書曰北關近開二營其
一東酋求婚北關老女行陰併猛卜計北關堅拒之東酋
婿卜占台來奔北關即許婚老女卜酋遜謝爲別婚東酋
乃忿爭以匿通婿也其一金台失有女爲兄那林字羅撫
養嫁宰賽反曰金台失故殺那酋妻宰賽首藉口外毋乘隙
挾求老女以釋忿老女矢死守宰酋治兵相攻北關歸怨
太祖之賄結請釋二憾無養繼於東建也時金台自召兵
北關禿勒德九月亡入於東謬稱老母許嫁西虜建人聲
欲前掠北關遂挑開原先發建之忿兵自此始令還質子
關外示譙責以東防爲名移師鐵嶺論建人撤兵建人意
在老女通婿而北關執之堅以此仇構未已總之北關圖
勦建以銳利江夷而開原祖北關以趨利邊報多無足信
也請調宣大延浙兵以麻承恩爲征東副協而統之與李

山十

八

効忠併力先是西人掠北關弱報畧盡苦薦飢部落歸東
甚衆東又甘言撫慰給以牛種金台失從兄亦往投於東
我以火器手三百助守老寨并貸以豆穀千石給鍋六百
北關始有固志四十二年正月清太祖益勾西人合兵莊
南圖北關而煖免乘機掠老女北關願與煖免子締婚當
事諭姑留老女繫兩酋心始發薊西兵二千屯開原撫順
令廢將馬時楠羅拱極統兵千人駐鎮北堡分防二寨清
太祖窺援兵大集乃寢兵四十三年五月白羊骨竟以老
女許婚煖免子蟒骨兒大且執建州夷六人開原將吏諭
止之不聽七月遂成婚清太祖以兵二千屯南關御史王
雅量疏言向救北關恐藩籬一撤東方與煖免合而遼不
支今建虜爭婚勢不驟合北關倚强援於煖免適爲中國
利請設防遼陽以東按甲不動以觀東方進止東或不聽

宣諭我督北關陰約煖免從南關入大兵從清河撫順分道而東東山之民利其參貂咸思甘心於東順呼響應金白角之朝鮮我兵特之東之亡可翹足待矣已而清太祖竟罷兵四十六年清太祖突陷撫順已又破清河堡聞金台失潛襲乃止清太祖既數陷內地北關亦觀望圖紓禍經暑侍郎楊鎬遣守備劉源清宣諭夾攻未決而金台失婦爲指揮王世忠姑九月御史陳王庭按開原遣世忠入北關說以虎墩免愁且旦夕以勦助受賞若千金可立致也金台失子得兒革台州遂攻克建州一秦冬十月來告捷詔賜白金二千兩綵段二十表裏風諸夷四十七年三月我師四路進討都司寶永澄督北關協攻師至後期以二千衆赴三岔北則我師已覆永澄死之清太祖陰遣謀斷遼船圖搶金台失陽令都夷降齊夷文糾合金台失金

山十

九

台失知其謀不應頃之清太祖從開原入犯北關爲出兵二千來援開原已陷時北關新締婚虎墩免愁藉爲輔車又頃之清太祖復陷鐵嶺開鐵既失河東手爲建人據北關與遼隔絕數百里不相屬乃遣夷使借屯開原內地秋八月經暑侍郎熊弼新受事金台白二酋遣夷使期復開原廷弼亦以厚賞報之期必復開鐵清太祖忌北關許先剪之二十一日聲攻藩以綴我師突引數萬騎圍金台失寨各擁兇皮蔽矢石力攻自寅訖午金台失力盡自焚乘勝圍白羊骨寨應時火發請降被殺煖炒免墩諸酋並觀望不救經暑急檄總兵李如楨從撫順張疑兵以解其圍僅襲零級十餘以歸北關盡沒矣神宗命給事中姚宗文聞遼因訪金台白部落聞白羊骨有弟卜兒漢金台失有了得力革羅建人寨而得力革二女長速不他嫁腦毛太孫

桑河兒寨次中根兒娶虎墩免愁會虎酋挾賞乃命按察使宜應泰遣謀勇營并投畫副總兵姜弼傳諭腦毛太及愁酋給二女四千金示優卹以察其意科臣請爲金台白立廟指揮王世忠卽南關裔時隸廣甯加銜游擊將軍實授之以風示外夷初海西兩關互仇構越二十餘年而南關子孫幾盡南關盡而北關孤始歸命中朝兼婚諸酋以自保又二十年開鐵並陷北關不支以及於亡

山十

十

東人志 建州

建州於東方夷部獨居中據要害東接毛憐野人黑龍江諸夷東南瀕鴨綠江距朝鮮東北錯海西諸衛西北鄰兀良哈其地阻萬山林木蔽天五嶺喜昌石門尤阨險騎不得成列大抵女直諸夷並忍詢好鬪善馳射耐飢渴其戰鬪多步少騎建州尤負固解耕紉室居火食有華風自承樂內附而阿哈出以功得賜姓名李思誠宣德時以建州老營地界降人楊木答戶遂有東建州正統時分建州爲二衛童倉弟董山領左凡察領右正統末董山李滿住附也先抄掠遼東頻盜邊成化三年命武靖伯趙輔佩征虜將軍印帥師討之董山滿住皆伏誅自後叛服不常建州

山十一

人王果尤桀驁累殺漢官隆慶二年王師征建州斬其長汪住酋六百至神廟初復拓寬奠六堡據東山要害甯遠封植建萌卒以覆遼用兵四十年征發遍海內大盜乘隙而起建人坐收漁人之利制馭得失並可鑒於前事矣摘其甚者著於篇則首王果

王果建州右衛都指揮使也生而黠慧解番漢語言文字尤通日者術剽悍好亂數盜邊嘉靖三十六年十月窺撫順殺守備彭文洙益桀驁歲掠東州惠安一堵牆諸堡無虛日四十一年五月副總兵黑春搗果巢果誘伏媳婦山生得春磔之由是視殺漢官如莽常深入遼陽掠孤山擄撫順湯站前後戮指揮王國柱陳其學戴冕王重爵楊五美把總溫樂于樂王守廉田耕劉一鳴等凡數十餘人當事者議絕貢市加勦尋請貨果不爲後隆慶末建州人哈

哈納三十人款塞請降邊吏受之果走開原塞索之閉關弗予乃勒千餘騎犯清河游擊將軍曹簠捕伏道左突起斬首五級果遁走撫順當開市前此守備坐撫夷廳酋長以次序立堂上奉土產乃驗馬馬即羸弱癯敗並視善馬價饜欲乃已果尤桀驁往往以箭帽充人至關輒罵坐不敬攫奪驪酒飲飲醉箕踞使酒至備禦使起勿爲止隆慶六年守備賈汝翼新莅事尤厲不可撓以私抑酋長立階下諸酋爭非故例盡階進一等汝翼大怒抵几叱之視戲下筆不下者十餘人驗馬必肥壯者異他時果鞅鞅引去椎牛約諸部殺掠塞下諸堡開原撫順將吏馳諭王台約東果果訟言賈備禦抑辱狀巡撫都御史張學顏及御史朱文科皆劾奏汝翼詔逮汝翼坐罷免學顏等乃令果得出擄掠復市賞於是王台直走建州塞得徐成等七十二

山十一

人馬一騎果亦厭所擄聞三等一百六十六人馬七騎台以千騎帥果三千騎盟於撫順關下而後退萬曆二年七月夷人奈兒禿四人來降來力紅追亡至塞下守備裴承祖弗予乃縱騎三十入核桃山掠夜不收五人以去承祖檄召來力紅趣還我所掠亦弗予承祖怒計王果方貢馬二百匹方物三十包休傳舍度果必不能棄其輜重而修怨於我十九日承祖以三百騎走來力紅寨諸部圍之未敢動果大驚馳歸與來力紅喬郎入謁成叩頭起來力紅陽言當爲馬法往問也失李羅不花然諸部圍益衆王果曰幸毋畏倉卒聞漢將軍至皆匍匐願望見將軍承祖知其詐呼左右急兵之擊殺數十人諸部俱前圍殺傷相當總兵李成梁副總兵楊騰恭將曹簠急馳撫順策應果令其子弟王太等叩關請和千戶王勳聞承祖被圍急執進

貢三十九人繫獄把總劉承奕卽出塞四十里赴來力紅所來力紅執承奕并承祖及百戶劉仲文劍斬之剖腹剗其心巡撫學顏奏絕果貢市八月塞下盡納禾稼果益肆行擄掠兵部尚書譚綸咨撫鎮撤王台捕果及來力紅台卽送果所擄軍士八十四人及兀黑以兀黑嘗殺漢官也果所部諸人以絕市賞頗窘困果益勾北虜速把亥歹青委正圖大舉犯邊潘兵巡副使賀湊馳錦義兵備副使李松馳甯前李成梁馳撫順果以輕騎入五味子衝有所焚殺成梁以一軍屯瀋陽不布諸將楊騰屯鄧良屯王惟屏屯馬根單曹簾馳大衝諸戰諸部合三千騎突入五味子衝我兵四面起敵見兵盛反踵走盡入王果寨果寨阻堅城深其溝塹謂漢兵不敢倉卒犯成梁計諸人方蟻聚一寨可坐縛也十月十日勒兵載礮石火箭火槍疾走圍果

山十一

三

寨巨斧砍其校聯穿數重以入果四面拒敵成梁益揮諸將冒矢石陷堅並登敵以三百人趨高臺鳴鑼射我軍把總于志文中流矢死我軍環攻之縱火焚果屋廬延及芻茭烟蔽天諸人大潰我兵乘勝斬首一千一百有四級往時剖承祖腹及殺承奕者佟保咬當哈王太悉伏誅果遁走亡兵抵高岡我師車騎六萬殺掠人畜幾盡明年二月果復出謀聚眾犯邊督撫使使者微出塞圍果果以蟒掛紅甲授所親阿哈納陽爲果也突圍走諸騎追之果以故得脫走重古路亟治馬牛羊貂皮欲往依速把亥土蠻而會撫順關質市夷購果急果不敢北走欲假道王台以致之乃走歸台邊吏聞之索果於台急七月台乃率子虎兒罕赤往石三頭兒捕果及其家室二十七人縛獻之兵備使賀湊檻車致闕下磔於市關吏覈果貢勅十八道因罷

市賞改名曰科勺使他部詭請勅科勺卽果也餘如王疙疸等四道皆果親族并收其賜勅餘歸之屬夷戚如故王台既殺果之子阿台阿海怨王台之縛獻其父思報之於虎兒罕赤因誘逞仰二奴共侵海西塞下總督吳兌遣守備霍九臯齎賞諭止二奴及阿台不聽將軍李成梁勒兵追之於曹子谷大梨樹佃大破之斬首捕生一千五百六十有三級乃令虎兒罕赤縛阿台以絕禍本明年春正月從靜遠堡九臺入已從上榆林堡深入至渾河已入長勇堡深入渾河東岸已復勾土蠻瓜兔卜言台周黃台吉謀分掠廣甯開原遼河李將軍使裨將胡鸞備河東孫守廉備河西已而東西諸部大會於遼河欲犯遼瀋海州廣甯往來入塞捕殺吏士總督周詠巡撫李松與甯遠伯成梁決策往征之成梁乃勒兵從撫順王剛臺出塞百里直搗

山十一

四

古勒寨寨陡峻三面壁立濠塹甚設麾諸軍火攻兩晝夜射阿台殪而別將秦得倚已破阿海寨誅海海爲毛憐衛住莽子寨與阿台同惡相濟是役也並誅其得級二千二百二十二御史洪聲遠核功次併曹子谷之戰踰三千級以爲前此武功所未有乃擇日宣捷告郊廟錄周詠李松功賜甯遠伯成梁歲加祿米百石果自是子孫靡孑遺東人震懾去一蠹賊云初果自謂精日者術出亡未卽死然竟就縛矣同時蓋有王兀堂去穀陽二百五十里爲王兀堂部穀陽故市地兀堂亦奉約唯謹萬曆元年兵部侍郎汪道昆按邊總兵李成梁獻策曰險山甯東江沿臺大佃子新安地多不毛軍無可耕今長嶺張其哈刺佃子東鄰兀堂北界王果爲諸夷必爭地莫若乘是時展築寬奠六堡移孤山於張其哈刺佃子移險山於寬奠子移江沿臺

於□□朝鮮貢道移甯東於雙堆兒移新安於長嶺移
大佃子□□拓地數百里斷諸部窺塞路會果就戮御
史□□□方修築十至口寬奠堡巡撫張學顏程期按
視王兀堂等十餘酋環跪馬前稱修堡塞道不得圍獵內
地諸部願所在質子通市易鹽布學顏既畢上請於寬奠
永奠得通市謂東夷惟易米布猪鹽無馬疋他違禁物與
開原廣甯撫順異卽以市稅量充撫賞予之便制曰可自
是開原而南撫順清河綏陽寬奠並有市諸部亦利互易
無敢跳梁當是時東夷自撫順開原而北屬海西王台制
之自清河而南抵鴨綠江屬建州者兀堂亦制之頗遵漢
法已漸零竊東州會安堡七年秋數掠寬奠永奠新奠諸
堡無慮數十輩番奠佟馬兒章金等三百餘人不入市牧
馬松子嶺聲言此故我住牧境不與貢者候秋深葉落並

四十一

五

騎馳塞也亡何以五十騎從林剛谷入我師追逐獲二級
蓋先是七月開市寬奠叅將徐國輔弟國臣及蒼頭軍劉
佐等減價強鬻獲毆市夷幾斃以故諸夷忿欲修卻巡撫
都御史周詠等請按國輔如法傳諭兀堂戢諸部然是後
諸夷絕跡開市兀堂與豪酋趙鏢羅骨亦妄覬貢路有違
言譴張遼塞矣八年冬連犯綏陽寬奠已復入犯永奠堡
我師卻敵追奔出塞可二百餘里至鴨兒匱得虜級七百
五十四捷聞會上春祀併叙紅土城功督臣梁夢龍撫臣
周詠及大將軍李成梁各陞賞如格成梁予世伯爵已而
兀堂復以千騎從林剛谷入副總兵姚大節追奔至葛祿
寨獲六十七級爾後兀堂等並遁伏建州部益弱矣餘無
足述者亡何清太祖以枝部勃興

隆平紀事

吳江史 冊義維輯

元至正十三年癸巳春正月張士誠起自泰州士誠泰州白駒場亭人字確卿小字九四少有膂力負氣任俠輕財好施得羣輩心與弟士義士德士信並駕運鹽綱兼船私販諸富家或負其直不酬多加凌侮弓手邱義尤窘辱之士誠忿甚時海內大亂豪傑蜂起士誠乃帥諸弟結壯士李伯昇等十八人殺義滅諸富家縱火焚之跳入旁場招諸少年起兵鹽丁昭代叢書王集隆平紀事卷第十五一藏板世楷堂人苦重役其應士誠推爲主先是州人王克柔家富多結游俠謀不軌高郵知府李齊收捕于獄有李華甫者素感克柔恩謀聚衆劫獄不果李齊招安華甫以爲泰州判士誠陽與華甫合因集諸壯士共殺華甫并其衆起兵至丁溪爲大姓劉子仁所扼多被殺傷士誠怒攻之子仁衆潰入海遂有其資兵勢日盛從者萬餘人

按舊史稱士誠起兵在五月蓋自其據高郵爲始考續宏簡錄稱不數月攻陷泰州俄陷興化入寶

應據高郵則以前起兵多日矣

三月陷泰州元參知政事趙璉死之士誠初攻泰州元遣知府李齊招撫之士誠僞降請授民職且乞從征自効元立義兵元帥府以官其黨且立淮南行中書省以扼其勢以璉爲參知政事移鎮泰州璉趣士誠治戈船趨濠泗士誠疑憚不肯發覘知璉無備乃復叛夜四鼓糾黨縱火登城璉捫佩刀上馬格鬪士誠圍之璉罵曰汝罪在不赦旣宥且爵朝廷何負手汝乃敢復反卽前奮擊士誠以槩撞璉墜地璉瞑目大罵而死其僕楊兒以身蔽璉亦死士誠劫官軍乘勝陷興化

按元明之際紀載多錯陶南村輟耕錄稱趙璉死事在後年士誠攻揚州時南村生值其時所述當核然考璉以行省參政自揚州移鎮泰州泰州陷死之非死于揚州也今據續通鑑綱目續宏簡錄明史諸書訂正

夏五月據高郵士誠陷興化結砦德勝湖元行省以左丞倪哲篤鎮高郵出李齊守贛社湖突有數騎

呼諫入城省憲官皆遁齊急還城門已閉士誠據高郵下令出獄囚蠲民逋凡知名之士取用之

元遣使至高郵招諭淮南行省照磨盛昭高郵知府李齊並不屈死元知士誠不可制降詔赦其罪遣使招安使至不得入城還還詭稱士誠已迎拜但乞名爵行省不虞使欺再遣盛昭往以水軍萬戶告身授士誠士誠拒不受拘昭舟中既而官軍逼高郵士誠授昭以兵使出拒昭叱曰汝拘留詔使罪不容誅又欲我從汝反邪士誠怒磔之行省仍遣使諭士誠

昭代叢書

王集 隆平紀事 卷第十五

三

世楷堂藏板

使至又不得入士誠給曰必李知府來方受詔初李齊撫士誠于泰州被留亡何士誠黨自相戕始縱歸至是復要之往行省強齊往至則囚之乃聲言士誠本無降意特遷延爲繕飭計耳官軍謀知之進攻城士誠呼齊出叱令跪齊叱曰我膝如鐵豈爲賊屈立而詬乃碎其膝剛之

元淮東宣慰司掾納速刺丁會兵擊士誠不克死之士誠屯兵高郵東門納速刺丁以舟師會真滁諸軍討之距三垛鎮士誠軍鼓譟迎擊官軍發火鏃射之

死者蔽流而下士誠兵繚船于背盡銳來攻官軍皆遁納速刺丁與其三子寶童海魯丁西山驢力戰死六月元命淮南行省平章政事福壽擊士誠不克冬十月士誠分兵徇旁縣皆下之

至正十四年甲午士誠自稱誠王僭號大周建元天祐大赦境內設官分截要衝南北道梗

按諸史書士誠僭號改元十三年此據其起兵陷

高郵連書之耳考輟耕錄紀士誠至平江改至正

十六年爲天祐三年則十四年始稱天祐元年又

昭代叢書

王集 隆平紀事 卷第十五

四

世楷堂藏板

史稱士誠自稱王至亡凡十四年吳亡在二十七年是稱王正在十四年也

春三月周令所屬務農桑 令曰元氏之亂多在民

窮夫獨其君之不仁哉良以有司不宣德意妄立科

條志在肥家不恤民隱百姓求生無路引義不能遂

至崩解余起兵之意誠欲出生民于塗炭予所在以

安全食爲民之天農桑爲民事之本有土有財只在

利導既富且教尤要提撕令下之日務曲體余衷相

機度宜俾處處有生養之具毋徒以文具相塗飾也

用命慎擇長吏嗣後以民生登耗爲殿最

夏四月令州縣興學校 令曰風化之本係人倫賢才之興關學校今者豪傑並起相與背叛良由父子夫婦兄弟之道失序故君臣之義不明廉恥道喪王綱解紐實在于斯凡屬州縣聿稽前典務選明博好禮之士朝夕諷誦以修明倫序以興起賢能因命春秋鄉飲博舉明經

六月士誠攻揚州元平章達識帖睦爾總領漢軍蒙

古兵禦之敗績 諸軍皆潰遂破揚州會士義被獲

昭代叢書

王集

隆平紀事
卷第十五

五

世楷堂
藏板

見殺士誠退還高郵尋進陷盱眙及泗州

按舊史稱士義于初起兵時爲丁溪大姓劉子仁所扼中矢死據輟耕錄則士義于揚州之役被獲考楊廉夫毘陵行詩云當時上將陷江都至今莫贖千金軀蓋指士義被獲事也

秋九月士誠復攻揚州元湖廣行省右丞阿魯恢引苗軍來士誠退

元命右丞相脫脫督諸軍擊張士誠總制諸王各省軍馬諸省各翼軍馬號百萬旌旗累千里不絕

冬十一月丁卯脫脫統大軍至高郵與士誠連戰大

破之遂圍高郵 先是樞密院都事石普從守淮南詣脫脫面陳破敵之策曰高郵負重湖之險地沮洳騎兵莫能前願假步兵三萬保取之脫脫壯其言與兵萬人爲先驅行次范水砦日未夕普令軍中具食入夜銜枚趨寶應卽登城樹幟守者大驚潰普乘勝連拔十餘砦直抵高郵縱火燒關門總兵者遣蒙古軍千騎突出普軍前欲收先入功敵兵以死扞蒙古軍卽恇怯馳回普止之不可軍亂爲敵兵所蹂踐率

昭代叢書

王集

隆平紀事
卷第十五

六

世楷堂
藏板

墮水中普獨直入敵陣搏戰被創墮馬復奮起步戰數合力盡與從者三十人俱死旣而脫脫大軍至連戰旬有五日子誠不能支元兵遂圍高郵士誠欲突圍出走卜之謂當固守敵且退乃堅持不動是時脫脫部將董搏霄分下鹽城興化盡拔大縱德勝兩湖間十二水砦又分兵西平六合士誠勢大蹙

按續宏簡錄稱士誠敗不能支與呂珍潘原明等突圍出走與此異紀事本末從信錄直稱脫脫克高郵者誤

十二月元削脫脫官爵安置淮安以秦不花等代領其軍元兵潰去 脫脫攻高郵急礮其外城城且下士誠謂亡在旦夕忽聞殷雷聲賀曰可以戰矣登樓仰視曰龍文虎氣集我營上急擊勿失俄有詔解脫脫兵柄削官爵安置淮安元諸將憤恨鐵甲軍多散去城中乘間開門奮擊元兵大潰走士誠勢復振

按舊史稱脫脫被讒領兵不戰至十五年十月削官爵者誤考順帝信哈麻之譖謂脫脫出兵三月略無寸功下詔削官爵則脫脫出師高郵甫三月

昭代叢書

王集

卷第十五

七

世楷堂藏板

耳今據諸史改正

至正十五年乙未春二月劉福通以韓林兒稱朱帝改元龍鳳號小明王

夏六月明太祖朱元璋起兵始渡江取太平路軍中用龍鳳年號淮東饑

冬士誠遣兵渡江窺平江路 江陰羣盜並起有朱英者就撫復叛奔高郵質妻子乞兵自救士誠初疑之英盛陳江南土地之廣錢糧之富子女玉帛之盛以豔其心士誠亦以淮東饑謀他掠乃遣弟士德率

衆由通州渡江攻常熟

元遣翰林待制烏馬兒集賢待制孫搆至高郵招諭朝廷猶冀士誠有降意乃遣二人齎宣明印牌至既入城反覆開諭士誠佯竦聽已而拘之別室一日饋食欲脅之降搆大詬斥乃令其下捶搆搆不爲動至正十六年丙申春正月朔張士德陷常熟遂進攻平江

三月壬子朔入平江據之 承平日久城中無備士

德兵猝至參政脫寅

一作脫因

統官軍義民捍禦境上達

昭代叢書

王集

卷第十五

八

世楷堂藏板

魯花赤哈散沙領兵出戰總管貢師泰巡守城池士德攻城急分守妻門楊椿督民伍挺身力戰死之城陷廉訪司饒介分守齊門兵亦驚潰哈散沙自溺死脫寅匿叢篠中爲游兵所殺貢師泰懷印遁士德兵僅三千人長驅而入據平江崑山吳江崇明嘉定諸州縣相繼降改平江路爲隆平郡築月城時江南全盛甲仗錢穀如山簡括倉庫足資十年 三月周王張士誠自高郵徙都隆平 服御器用皆擬乘輿以承天寺爲王府遷佛像踞坐大殿中親射

三矢于棟以定都隆平告四方改至正十六年爲天祐三年麻曰明時立省院六部百司以陰陽術人李行素爲丞相弟士德爲平章提調各郡兵馬蔣輝爲右丞居內省理庶務潘原明爲左丞史文炳知樞密院徐義徐志堅典親軍李伯昇節制軍事幕官韓謙錢輔蘇昌齡蔡彥文爲參謀署饒介爲淮南行省參政周仁爲隆平太守凡郡州縣正官郡稱太守州稱通守縣仍曰尹郡同知稱府丞知事曰從事擇寺觀豪門爲省院部司及諸將士所居分奪互易幾月乃

昭代叢書

王集

卷第十五

九

世楷堂藏板

定命籍戶部田賦皆仍元舊悉免風連賜今年田租十之四並賜高年粟帛及貧民粥糜設學士員開宏文館將吏子弟民間俊秀游其中者皆給廩餼歲比其業設禮賢館詔四方明博之士居之命築常熟吳江城又遣將呂珍築嘉定城並易土以磚石

令設郡勸農使縣勸農尉講修水利是月明太祖下集慶路

夏四月遣兵徇松江下之初元元帥王與敬由平

江戰敗趨嘉興與苗軍帥楊完者不協投松江復與鎮守不協乘釁焚掠楊完者遣將率苗軍攻與敬與敬投士誠苗軍括金銀財帛以巨萬計聚于東門士誠遣史文炳部兵馬自泖湖古浦塘進苗軍一矢不交潰散松江遂下以史文炳鎮之分兵下湖州改爲吳興郡以左丞潘原明鎮之遣兵攻常州有黃貴甫者間道歸士誠請爲內應兵至不戰而破改常州爲毘陵郡

元集賢待制孫搆謀復高郵死之

初搆奉使高郵

昭代叢書

王集

卷第十五

十

世楷堂藏板

被拘不屈至是士誠據平江轉掠湖松諸郡搆與士誠部將張茂先謀持搆所授站馬劄子遣壯士赴鎮南王府約日進兵復高郵謀泄遇害後士誠軍中見失節者輒自相嗤曰此豈孫待制邪

六月遣將史文炳攻嘉興大敗還元苗軍帥楊完

者爲江浙行省參政領苗獠猺獠名曰荅刺罕屯嘉興守禦甚堅先是屢攻不克至是文炳大舉兵臨其東門盡爲所殲文炳僅以身免

秋七月張士德率兵陷杭州潰走

士德與王與敬

合兵開道攻杭州元平章政事左荅納失里力戰死
江浙左丞相達識帖睦爾遁入富陽士德入城檢括
擄掠會有萬戶普賢收者年尙幼率兵出戰參政楊
完者領苗兵繼進夾擊州民執挺巷戰士德大潰走
初江南亂達識帖睦爾等屢敗議者謂苗軍可用乃
自寶慶招士官楊完者至淮南殺賊以功累官參政
至是杭州破完者自嘉興引苗兵赴援擊走士德復
杭州達識帖睦爾乃還士德收殘兵攻海鹽爲乍浦
鍾氏所撓不克

昭代叢書

王集隆平紀事
卷第十五

七

世楷堂
藏板

遣使徵元江浙行省員外郎楊乘不屈死之

築土城于平望 楊完者引苗軍屯嘉興之合路故
築城捍之

明叛將陳保二來降 初常州人陳保二聚衆以黃
帕裹首號黃包軍明師下鎮江徇奔牛呂城保二降
至是復舉衆叛降士誠誘執明詹李二將而去

是月明太祖初稱吳國公已亥遣儒士楊憲奉書至
隆平通好 略曰近聞足下兵由通州遂有吳郡昔
隗囂據天水以稱雄今足下據姑蘇以自王事勢相

等五深爲足下喜五與足下東西境也睦鄰保境古人
所貴吾甚慕也自今通使往來毋惑于交構之言以
生邊釁士誠得書以比之隗囂甚恚畱憲不報

周遣舟師攻鎮江明統軍元帥徐達禦之于龍潭焚
其舟殺溺甚衆又攻宜興明管軍總管耿君用率兵
援宜興爭柵力戰中槩死之宜興陷

明遣徐達湯和率師攻常州 吳國公諭達等曰張
士誠起鹽徒誦詐多端宜速出軍攻毘陵先機進取
以沮其謀于是達督兵進薄常州會降將鄧清叔糧

昭代叢書

王集隆平紀事
卷第十五

七

世楷堂
藏板

奔周軍又長興新附卒七千人從其帥叛入周反攻
達營達退營牛塘谷周軍圍之食且盡常遇春引兵
自池州來援擊周軍大敗之擒梟將張將軍達復進
攻未下

八月明益兵圍常州 徐達軍城西北湯和軍城北
張彪軍城東南士誠遣弟士德以數萬衆來援達曰

張九六

士德

狡而善鬪當以計取之乃去城十八里

設三覆以待別遣總管王均用以鐵騎爲奇兵達與
士德交鋒均用鐵騎橫衝其陣陣亂士德退走遇伏

大敗擒其將張虎湯雄殺獲以萬計士德遁

按常州之戰或稱士德遇伏陣亂退走以馬蹶爲先鋒刁國寶王子虎所獲擒其將張湯二人考輟耕錄通鑑綱目弇州史料紀事本末諸書並同此傳聞之誤明史止稱獲張湯二將士德被擒乃十七年七月明兵下常熟時事爲前鋒趙德勝所擒張士誠本傳及徐達趙德勝諸傳皆合攷士德至金陵後貽書勸士誠卽于是年八月降元其時正合又明太祖復士誠書稱常州之師生擒二將不

昭代叢書

王集

隆平紀事卷第十五

三

世楷堂藏板

及士德今据明史改正又陳基舟中看虞山有感詩可證下詩見

冬十月遣兵陷淮安元淮東廉訪使褚不華死之先是不華與判官劉甲共守淮安相犄角旣而總兵者怨不華及檄甲別將兵擊賊冀以困不華至是士誠將史椿攻淮安掘塹相銜捷水寨圍之復據赤鯿湖以斷沭陽一路餉道城中食且盡元帥運米萬斛入河爲椿所抄遣使十餘輩告急總兵者按甲不出攻益急城中羅雀掘鼠及靴皮鞍韉革箱敗弓之筋

皆食盡而後人相食城陷不華猶據西門力鬪中傷見執爲寇所轡子伴哥亦死士誠使史椿爲淮安太守鎮之初元同僉都淮南行樞密院事董搏霄建守禦淮安之策謂速宜布連珠營使屯種而食練兵積穀且耕且種不能用

明將華雲龍王弼敗士誠弟士信兵于舊館擒驍將湯元帥

周遣使至金陵請和 常州圍久士誠遣人奉書請

和曰向者竊伏淮東緣元政日弛民心思亂乘時起

昭代叢書

王集

隆平紀事卷第十五

四

世楷堂藏板

義自泰州取高郵東連海瓊遂有平江諸郡若無位號何以令衆南面稱孤勢使然也伏惟上賢以神武之資起兵濠右跨有江左遙爲左右賀建大業向獲詹李二將禮遇未遣繼蒙遣使通好愚昧不明久稽行李今遣兵偪我毘陵咎實自啟然省已知過欲講和以解困阨願歲輸糧二十萬石黃金五百兩白金三百觔以爲犒軍之資各守封疆永爲盟信吳國公遣孫君壽復書云睦鄰通好有邦之常開釁召兵實由于爾向者用師京口靖安疆場師至奔牛呂城陳

保二望風降附爾乃誘其叛逆給執我詹李二將繼遣楊憲通好又復拘留搆兵開釁誰職其咎我是以有常州之師生擒張湯二將尙以禮待未忍加誅足下誠知悔過不墮前好歸我使臣將校仍餉軍需五十萬石卽當班師大丈夫舉事當赤心相示浮言誇詞我甚厭之士誠得書不報

明復益兵圍常州 常州守將復誘明新附義兵來攻徐達請益兵乃以精兵二萬助之達營城南常遇春營東南三十里外周兵攻達壘急達勒兵出戰遇

昭代叢書

王集

隆平紀事
卷第十五

五

世楷堂
藏板

春與胡大海廖永安來援內外夾擊大破之擒其將張德餘兵奔入城

十一月周將呂珍潛入常州督兵拒守達進逼之

至正十七年丁酉春正月築崑山太倉城禦方國珍初國珍起台州劫掠海上焚蘇之太倉後降元元欲藉其力以攻士誠乃數以海軍犯崑山七戰七捷崑山州治自宋時遷太倉至是復遷馬鞍山下築土城以禦寇太倉去木城改築磚石爲海濱積貯之所旣而士誠遣人說方國珍結爲婚姻崑山太倉始得

寧息

二月丙午明遣耿炳文等攻長興守將趙打虎以兵三千逆戰大敗走湖州戊申長興陷炳文追獲戰艦三百餘艘及其將李福安荅失蠻等義兵萬戶蔣毅率所部二百人降炳文以總兵都元帥守長興

三月戊午明徐達克常州 初常州兵雖少食足堅拒不下及被圍久敵衆糧少不能支呂珍宵遁達督諸將急攻之克常州湯和以同僉總管守之

周殺淮安太守史椿 椿見士誠屢敗諸將驕侈右

昭代叢書

王集

隆平紀事
卷第十五

六

世楷堂
藏板

丞徐義璽加譖毀乃遣人詣金陵歸附事覺被殺

五月明院判俞通海等以舟師略太湖入馬跡山衝水寨周將王貴鉏律降 通海艤舟胥口呂珍以兵猝至明兵欲退通海不可曰彼衆我寡退則情見遂決戰矢下如雨通海中右目不爲動徐令帳下士披已甲立船上曰我俞將軍也珍不敢偏引還通海亦退

乙亥周遣左丞潘原明元帥嚴再興侵長興守將耿炳文擊破之原明等遁

明副使張鑑等攻泰興士誠遣兵赴援敗走周將楊文德等被擒已卯泰興陷

六月戊午明院判趙繼祖元帥郭天祿鎮撫吳良等

圍江陰士誠兵據秦望山以扼之繼祖引兵來攻

會大風雨周兵奔潰奪據其山已未進攻城西門克

之以吳良爲指揮使守江陰復命其弟禎增兵協鎮

士誠據全吳跨有淮東浙西江陰長興二邑乃南北

水陸門戶自長興失則步騎不敢出廣德窺宣歙江

陰失則舟師不敢汭大江上金陵由是侵軼路絕築

昭代叢書
壬集
隆平紀事
卷第十五
七
世楷堂
藏板

城于虎邱命潘原明築吳興城卽舊城而小之務在

堅厚而固諭之曰羣雄角力侵軼殊多吳興城大而

枕湖灌水易圯衛爾室家不得不役爾民然征調屢

煩余實厘念其來役者免今年田租

秋七月明徐達徇宜興未下別遣前鋒趙得勝攻常

熟下之擒張士德士德梟鷙善戰能得士心浙西

地皆所略定旣被擒士誠氣大沮士德至金陵吳國

公欲畱之以招士誠士德不從乃間道貽士誠書俾

降元自助士誠遂決降元之計

八月明徐達常遇春康茂才襲江陰馬駝沙克之獲其樓船

明將費子賢下武康

周王士誠降于元元以爲太尉初士誠兵累敗思

降元及士德貽書勸降卽遣使詣省相請降詞多不

遜達識帖睦爾以其反覆不許復遣周仁往請楊完

者亦固勸乃令承制參政周伯琦至平江撫諭之士

誠始要王爵不許請爲三公不許完者又力勸乃許

之表授士誠太尉開府平江弟士德淮南平章士信

昭代叢書
壬集
隆平紀事
卷第十五
末
世楷堂
藏板

同知樞密院事立江淮分省江浙分樞密院于平江

以處其官屬將吏皆授官有差元以達識帖睦爾有

招安功加太尉士誠雖去僞號奉正朔而土地甲兵

錢糧自據如故以蘇州子城爲太尉府

太尉士誠署周伯琦爲同知太常禮儀院事尋拜江

浙行省右丞

至正十八年戊戌春二月明俞通海廖永安桑世傑

等攻江陰石牌世傑陷陣死永安等奮擊擒守將樂

瑞朱錠盡獲其海舟遂拔之

三月士誠襲建德路敗還 明師初克建德以部指揮李文忠守之士誠遣將與元苗帥楊完者率苗獠數萬水陸奄至城下文忠出奇兵破其陸軍取俘骸浮巨筏上乘流而下水軍見之亦遁

夏六月士誠攻常州守將湯和擊卻之擒獲三百人常與吳接境自陷沒後士誠間諜百出和防禦嚴密敵莫能窺至是力戰卻之

甲午士誠兵攻常熟明將廖永安與戰于福山港大破之

昭代叢書

王集

隆平紀事
卷第十五

元

世楷堂
藏板

秋七月庚子廖永安追士誠兵于通州狼山再破之獲其戰艦而還

九月太尉士誠襲苗帥江浙行省左丞楊完者殺之據杭州 初完者帥元兵屢敗士誠士誠既降欲圖之達識帖睦爾亦厭完者驕橫召士誠兵共圖之士誠遣史文炳呂珍等引兵襲完者圍其居完者戰敗及其弟伯顏皆自殺部將蔣英劉震等率衆三萬餘人降李文忠士誠據杭州完者部將宋興在嘉興閉城自守尋亦攻破降之朝廷詔士信爲江浙行省平

章政事自是方面大權悉歸張氏達識帖睦爾徒擁空名而已

冬十月明徐達克宜興 達攻宜興久不下乃奉太祖諭遣丁德興分兵絕太湖口斷其餉道城中軍士乏食達并力急攻拔之以元帥楊國興守宜興廖永安率舟師乘勝深入擊士誠兵于太湖遇呂珍與戰後軍不繼舟膠淺見執士誠欲降之不屈囚之明太祖欲以所獲將士三千人易永安士誠不從士誠欲以永安易士德太祖亦不許後士德不食死永安亦卒

昭代叢書

王集

隆平紀事
卷第十五

元

世楷堂
藏板

于吳

築湖城 城據太湖之南濱東西亘百餘里號一字城沿城築塹以防明師侵軼又築邵昂土城

士誠遣兵據紹興 元御史大夫拜住哥誘殺行樞密判官邁里古思紹興亂士誠遣兵守之

至正十九年己亥春正月庚申胡大海李文忠取諸暨守將華元帥遁 萬戶沈勝既降復叛大海移兵攻紹興不能下已而士誠遣將呂珍圍諸全堰水灌城大海救之奪堰反灌珍營珍于馬上折矢誓請各

解兵大海許之縱珍還

三月士誠大舉兵攻江陰 艤艘蔽江部將蘇同僉者駐君山指畫爲進攻狀明守將吳良戒軍士勿輕動未幾士誠陣于江濡良命弟禎出北門與戰當其西北面潛遣元帥王子明率壯士馳出南門旣而士誠分兵欲攻東門子明馳擊之生擒五百餘人殺溺甚衆士誠宵遁先是士誠圖復江陰數以金帛啗將士窺釁良謹備之士誠不得逞至是大敗

明平章邵榮攻湖州退屯臨安李伯昇攻之榮設伏

昭代叢書

王集 隆平紀事 卷第十五

主

世楷堂藏板

以待伯昇遇伏敗走

三月士誠侵建德 明守將李文忠禦之于東門使別將潛出小北門間道繞出陣後夾擊大破之尋復攻嚴州文忠遣將何世明迎戰于大浪灘敗之士誠兵據分水嶺世明乘勝逆擊又敗之餓五百餘級夏四月士誠將李伯昇攻婺源明守將張茂先敗之明太祖自將攻紹興拔其城以馮國用守之 旣而國用卒于軍士誠復遣兵陷紹興

秋七月士誠大發浙西諸郡築杭州城壞白塔甃城

九月元徵海運糧于士誠 自中原亂士誠與方國珍分據浙西東江南海漕久不至京師苦飢至是因河南始平士誠與國珍並降南北道通朝廷乃遣尙書伯顏帖木兒曹履亨以御酒龍衣賜士誠徵海運糧伯顏帖木兒等至杭州傳詔命士誠輸粟方國珍具舟達識帖睦爾總督之旣而士誠慮國珍載粟不送京師國珍又恐士誠擊其舟互相猜疑使者往來開諭再三始受命歲輸粟以爲常

士誠遣兵侵常州吳復督兵出忠節門擊敗之吳良

昭代叢書

王集 隆平紀事 卷第十五

主

世楷堂藏板

間道殲其援兵于無錫之三山士誠兵狼狽還

冬十二月士誠復侵建德遣將據分水新水之三溪

李文忠部將何世明擊之斬其將陸元帥花將軍等

一千餘人焚其營明改建德爲嚴州府

明常遇春率師攻杭州圍其城

至正二十年庚子春三月常遇春解圍去

開常熟白茅港 白茅受海潮逆上泥淖壅積海口

湮塞水不得洩農田患之因發卒數萬開浚又議置

爬沙夫以加疏濬歲以爲常自是數郡無水患

夏五月士誠海運糧十一萬石至京師

遣將李濟據潁州 初吳國公起自潁及是爲士誠

所據吳國公問攻取計于劉基基曰士誠自守虜不

足慮陳友亮據上游名號不正且兵力強宜先圖之

友亮平取張氏如探囊物耳吳公善其言姑置之

閏五月陳友諒稱帝于江州國號漢遣使約士誠合

兵攻應天 士誠許之應天大震旣而士誠觀望兵

不果出吳國公患友亮與士誠合曰二寇合我首尾

受敵不如先破友亮則東寇膽落矣急令人誘友亮

昭代叢書

王集 隆平紀事 卷第十五

世楷堂 藏板

速至破之士誠兵不出

按陳友亮約士誠合兵事在二十年友亮初僭帝

號時舊史稱二十三年三月者誤附載友亮書稱

士誠爲大吳王殿下尤謬士誠稱吳王時友亮已

死友亮奉書時士誠官太尉安得有大吳王之稱

又士誠雖許友亮並未出兵舊史稱士誠議應漢

令呂珍張虬以兵十萬從牛渚渡江攻滁州亦非

實錄

秋九月士誠兵侵諸全明守將袁寶戰死又遣呂珍

徐義侵長興自太湖分三路入明守將耿炳文擊破之總管湯全張瑛被殺

開常熟鹽鐵等塘

至正二十一年辛丑開賓賢館立鄉學 開館以禮

賓客躋寓之士所贈遺及飲食宮室輿馬供帳甚盛

凡四方名士避地東南者咸歸焉又立鄉學凡民間

遺子弟入學者予以衣冠月給廩米五斗時外患少

息士誠不復設備識者危之

崑山人郭翼獻策不納 翼見士誠日驕縱上書曰

昭代叢書

王集 隆平紀事 卷第十五

世楷堂 藏板

明公仗馬箠下婁及越數十城望風請服者非能極

慮安危力足勝也人苦元政久守令貪殘不恤其下

故相率離散莫爲之守明公誠反其道休勞之然後

乘時進取則霸業可成若遽慕宴安耽逸樂不惟精

銳坐銷且四方豪傑爭起雖欲閉境自守其終能乎

士誠怒欲殺之妻劉氏止之曰翼策誠善乃得免

春三月士誠海運糧十萬石至京師

秋七月以弟同知樞密院事士信鎮淮安左右司員

外郎陳基參軍事

八月明胡大海攻紹興不克部將張英至城下遇伏死之大海引兵還

冬十月遣司徒李伯昇大舉兵攻長興 衆十餘萬水陸並進直薄城下明守將耿炳文禦之城中止五千諸將陳德華高費聚等三路進援伯昇夜劫營諸將皆潰炳文嬰城拒守遣左副元帥劉成出西門迎擊成兵卻伯昇追至東門力鬪成戰死伯昇悉兵圍之結九寨爲樓車下瞰城中運土石填濠隍放火船燒水關攻甚急城中晝夜應敵凡月餘

昭代叢書

王集 隆平紀事 卷第十五

五

世楷堂藏板

十一月戊午明將常遇春援長興李伯昇解圍遁吳國公在江州聞長興圍急命常遇春兼程赴救伯昇聞遇春至拔營走遇春追擊之俘斬五千餘人至正二十二年壬寅春二月明叛將蔣英殺金華守將胡大海奔降士誠

三月士誠遣兵攻諸全敗還 士誠乘浙東亂遣弟士信與呂珍率兵十萬攻諸全明守將謝再興告急于李文忠文忠以嚴州兵少檄胡德濟自信州往援且揚言徐右丞達邵平章榮將大軍刻日至以恐敵

軍士信果懼謀夜遁呂珍欲退軍五里下營以待決戰德濟乘閒潛入城與分門而守夜半開門帥死士突出砍士信營營中驚亂人馬自相蹂踐大潰走夏四月太尉士誠承制以淮南行省參政饒介爲諮議參軍辟楊基爲丞相府記室

未幾並辭去基轉客介所

五月士誠海運糧十三萬石至京師

至正二十三年癸卯春二月士誠遣將呂珍率衆十萬圍宋劉福通于安豐殺福通據其城

時福通奉宋主韓林兒都

安豐

昭代叢書

王集 隆平紀事 卷第十五

五

世楷堂藏板

三月辛丑吳國公自將救安豐呂珍敗走 初明師起用宋年號及安豐被圍劉福通使人告急于吳國公公曰安豐破則張士誠益強乃親率徐達常遇春等救之比至安豐已破呂珍據城列柵盛兵拒守明將汪元帥拔其中壘左右軍數阻于壘不得出遇春以精騎橫突其脅三戰三勝珍大敗廬州左君弼出兵助珍又敗珍與君弼皆走吳國公以林兒歸居之滁州命達等移兵圍廬州元將竹昌忻都乘閒入安豐

按劉辰國初事蹟稱太祖援安豐士誠遁去劉福通奉林兒退據于滁士誠復入安豐者誤福通爲呂珍所殺安得復奉林兒走滁呂珍遁後安豐爲元將所據士誠未嘗復入王世貞二史考嘗辨之夏四月乙丑明諸全守將謝再興叛降士誠初再興遣人私往杭州販易吳國公怒責之再興懼殺知州樂鳳參軍李夢庚以諸全軍馬赴紹興降左承李文忠聞亂遣胡德濟屯兵五指山以備之

五月士誠海運糧十三萬石至京師

昭代叢書

王集隆平紀事卷第十五

三

世楷堂藏板

秋九月降將謝再興以士誠兵侵東陽明李文忠自嚴州率銳卒馳救胡深自處州來援合兵逆戰于義烏橫突再興陣大敗之去諸全六十里並五指山築新城以胡德濟守之未幾士誠遣李伯昇以十六萬攻圍新城城堅不可拔引去

太尉士誠自立爲吳王士誠拓土日廣南抵紹興北逾徐州達于濟寧之金溝西距汝潁濠泗東薄海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戶口殷盛國用饒富吳國公方與漢主陳友亮相持未暇東顧乃益驕令其

下頌功德脅達識帖睦爾邀封王爵達識畏之爲請于朝至再三元不許士誠乃自立爲王改國號曰吳尊母曹氏爲王太妃太妃賢有知識每勸士誠曰元政貪殘故羣思擇主汝惟愛養百姓保全東南毋使塗炭足矣稱王僭號非吾所樂聞也明祖起兵嘗勸其請和又屢乘閒言吳越王故事士誠難之立宗廟吳王士誠親告廟還祀社稷羣神置王府官屬定約束

治王宮于郡城中

卽舊郡治基拓之廣五百畝中

昭代叢書

王集隆平紀事卷第十五

三

世楷堂藏板

爲殿取宜興嘉興長興土實之初士誠據承天寺爲宮至是令復爲寺

冬十二月元遣戶部侍郎博羅帖木兒來徵漕不與

初士誠之降元也參軍俞思齊勸其漕貢及是不肯與思齊進曰向爲賊不貢今爲臣不貢可乎士誠怒抵几仆地思齊棄官隱東南海運始絕

是年鑿九曲河塞至和塘之尾以障海潮

至正二十四年甲辰春正月吳國公朱元璋進位爲吳王

吳王士誠議開取士科用經藝 今曰有德者有言
士之尊聖賢抱大用者心必和平詞抒渾雅自今所
取務合經術毋採詭奇乃以隆平北爲淮南省南爲
江浙省分命人典試事

按向紀稱陳徵主淮楊維禎主浙考維禎避地錢
塘張吳累使招致不赴且具書諭士誠以順逆成
敗後一至賓賢館旋卽放歸無爲士誠典試事

夏四月明俞通海張興祖率兵掠劉家港進逼通州
吳兵禦之敗院判朱瓊元帥陳勝等百餘人皆被執

昭代叢書

王集 隆平紀事
卷第十五

元

世楷堂
藏板

秋八月吳王士誠逐元丞相達識帖睦爾幽之以其
弟士信代爲江浙左丞相 右丞荅蘭帖木兒郎中
真保諂事吳王媒孽丞相短士信因數達識帖睦爾
罪勒令自陳老病避位又脅將佐上言丞相非士信
不可卽逼取符印幽之嘉興士信代爲丞相

冬十月吳王士誠殺元南臺御史大夫普化帖木兒
及丞相達識帖睦爾 士誠既幽達識帖睦爾遣人
諷行臺使請于元爲真王普化帖木兒不從卽使人
至紹興索其臺印普化帖木兒怒封印貯庫中曰頭

可斷印不可與又迫之登舟曰身不可死義不可辱
賦詩二章從容仰藥酒擲杯地上曰我死矣逆賊當
踵我亡也達識帖睦爾聞之曰大夫已死吾生何爲
亦仰藥而死

冬十月遣丞相士信大發兵攻長興明守將耿炳文
費聚等擊敗之獲其將宋興祖 士信憤益兵圍城
炳文聚悉力拒守湯和自常州赴援合擊大敗吳軍
士信走還吳以芝塘爲行府駐節于山涇口命呂珍
督民夫十萬塹其地爲港長九十里

昭代叢書

王集 隆平紀事
卷第十五

辛

世楷堂
藏板

丞相士信大治第于東城號丞相府司徒李伯昇治
第于西城

至正二十五年乙巳春正月吳復攻長興明守將耿
炳文連破之于城下鎮撫歐大智戰死 長興爲士
誠必爭之地炳文拒守凡十年大小數十戰無不勝
士誠迄不得逞

二月吳司徒李伯昇大舉兵攻諸全大敗還 伯昇
挾謝再興以馬步舟師二十萬圍諸全之新城築廬
舍建倉庫爲持久之計明守將胡德濟遣使至嚴

州求救于李文忠文忠帥朱亮祖等馳救去新城二十里據險爲營德濟曰寇勢盛姑少駐以俟大軍文忠曰兵在謀不在衆彼衆而騎吾少而銳以銳遇驕必克之詰旦會戰天大霧晦冥文忠集諸將仰天自誓張左右翼待之自將中軍當敵衝會胡深以處州兵來援軍氣益奮文忠橫槊引數十騎乘高馳下衝其中堅伯昇揮精騎圍文忠數重文忠縱騎馳突所向皆靡大軍乘之德濟帥城中兵鼓譟出吳軍大潰逐北數十里斬首數萬級溪水盡赤獲將校韓謙等

昭代叢書

王集

隆平紀事
卷第十五

三

世楷堂
藏板

六百人甲士三千輜重鎧仗如山舉之旬日不盡伯昇及五太子僅以身免

按李文忠前後與張吳十餘戰皆著奇功忠勇爲諸將冠國初事蹟稱文忠嘗以事得罪太祖密通好于張九四平章旣得報謀約降旣而悔之乃餞張使醉而縛投于水其說殊誕

冬十月戊戌明下令伐張士誠規取淮東 明己酉平僞漢乃議東伐左相國徐達平章常遇春等先取通泰諸郡翦其肘翼然後專事浙西乙巳達兵趨泰

州遇春分兵海安壩以遏吳軍丁未達圍泰州新城擊敗士誠湖北援兵獲元帥王成己酉擊敗淮安李院判援兵擒萬戶吳聚等

閏十月徐達等克泰州 士誠以舟師四百艘出大江次范蔡港別以小舟出沒江中爲疑兵江陰守將康茂才馳奏太祖諭徐達等曰寇非敢攻江陰沂上流不過欲我陸兵備水我兵旣分彼將棄我水軍疾趨陸寨擣我之虛此一計也又聞遇春出海安彼將誘之深入潛師以趨海安或泰州令我首尾衝決不相救援又一計也今遣廖永忠還兵水寨大軍勿輕動彼徘徊江上自老其師乘其懈而擊之必破矣庚辰克泰州擒守將嚴再興夏思忠等九十四人卒五千馬百六十餘匹船四十艘分兵徇興化守將李清固守不下

昭代叢書

王集

隆平紀事
卷第十五

三

世楷堂
藏板

十一月辛卯徐達進攻高郵未下 太祖恐達深入重地不能策應諸將乃命馮國勝率所部節制高郵軍達還軍泰州

吳分兵陷宜興 徐達自泰州赴救以別將守泰州

自率中軍精兵渡江擊吳軍于宜興城下敗之獲三千餘人復宜興

十二月吳兵攻安吉明守將費子賢擊卻之先是吳連歲出兵侵安吉屢爲子賢所敗至是復遣張左丞率兵八萬進攻子賢堅壁拒守城上設戰車弩以禦之射殺吳裒將二人吳軍驚潰

吳遣右丞徐義率兵援高郵馮國勝圍高郵守將俞同僉堅守不下使人至平江求救乃遣義以精兵三萬救之義觀望屯崑山之太倉三月不進

昭代叢書

王集 隆平紀事 卷第十五

三

世楷堂藏板

至正二十六年丙午春正月吳遣兵趨江陰敗還吳以水師五百艘駐君山又自馬駙沙沂流窺江陰明守將吳良戒嚴以待太祖聞親督大軍水陸並進救之比至鎮江吳兵已焚瓜州掠西津去乃命康茂才等出大江追之至浮子門吳軍遮海口乘潮迫茂才茂才督諸軍力戰吳良出兵夾擊大敗吳兵降其將秦德等獲卒二千餘人

吳遣驍將軍壯從徐義趨淮安援高郵又遣彭元帥由瓠子角趨海安

按舊史此下有王保保將兵南來由天長援高郵之文考王保保嘗受命南平江淮然以南軍方強未嘗南下僅駐軍河南復以一軍屯濟南防遏南軍而已至二十六年春方與李思齊張良弼等交攻相持經年轉戰西北之不暇而暇將兵南下邪三月徐達等克高郵馮國勝圍高郵久守將俞同僉詐遣人約降以推女牆爲應國勝夜遣康泰率兵千人入城城上急下板閉之皆被殺會徐達自宜興還軍泰州攻高郵遣使請以孫興祖代守海安遇春督水軍爲高郵聲援從之且使諭達曰高郵爲士誠巢穴今攻之彼必來救聞徐義已入海或由射陽湖或出瓠子角或由寶應趨高郵不可不備達得書會兵合戰一鼓克之斬俞同僉俘將士千餘人悉遣戍沔辰二州海安孫興祖亦擊敗吳將彭元帥擒之及士卒三百餘人

夏四月徐達常遇春移兵攻淮安吳右丞徐義駐兵馬驃港援淮安達乘夜襲破之義泛海遁去獲院判錢富等及卒三千戰艦百餘艘進薄城下淮安守

將右丞梅思祖副樞唐英蕭成等藉軍馬封府庫出降并獻所部四州達命指揮蔡遷華雲龍守之

徐達還兵克興化 先是達徇興化不下太祖令人圖淮東地形要害見瓠子角爲興化要地命達以兵絕其隘至是克興化

明遣平章韓政收復濠州 初李濟守濠名爲張氏

守實懷觀望太祖命相國李善長以書招之濟不報太祖歎曰濠吾家鄉而失之是我有國而無家也乃命韓政督顧時等攻之城拒守甚堅政用雲梯礮

昭代叢書 王集 隆平紀事 卷第十五

堽 世楷堂藏板

石四面並攻城中不能支庚申濟及知州馬麟以城

降太祖命時守濠徐宿泗潁諸州相繼下淮東悉平秋八月明太祖議大舉伐吳 李善長曰張兵力未

衰又多積儲恐難猝拔宜伺隙而動徐達曰張氏驕橫其將如李伯昇呂珍輩徒擁衆爲富貴之娛參軍

王蔡葉三人皆迂濶書生不知大計臣奉主上威德率精銳聲罪致討三吳計日可定太祖大喜卽飭閱

士卒擇日興師庚戌以伐張士誠祭告大江之神辛亥命徐達爲大將軍常遇春爲副將軍率師二十萬

伐吳太祖親御戟門集將佐諭曰卿等戒飭士卒城

下之日毋肆擄掠毋妄殺戮毋發邱壠毋毀廬舍聞士誠母墳墓在城外毋侵毀復御西苑達等議師行

先後遇春欲直搗平江太祖曰張天麟在杭潘原明在湖彼皆士誠指臂今若遽攻平江兩人必并力赴

援難以取勝不若先攻湖州使疲于奔命指臂既翦平江勢孤立破矣太祖復密諭徐達曰此謀戒勿洩

吾欲遣熊天瑞從行俾爲我間天瑞降非本意其心欲叛今但聲言直搗平江彼必叛往張氏以輸此言

昭代叢書 王集 隆平紀事 卷第十五

美 世楷堂藏板

則墮我計矣癸丑發師

明移檄平江數士誠八罪 略曰余本濠梁之民起兵救亂賴天地祖宗之靈及將帥之力一鼓而有江

左再戰而有浙東陳氏稱號據我上游彭蠡交兵元惡授首其父子兄弟相率歸順既待以不死復封以

侯爵將相皆置于朝班庶民各安子田里荆襄湖廣盡入版圖惟茲姑蘇張氏恃強負固詐降于元坑參

政囚待制害丞相僭號改元錢糧不貢且誘我叛將掠我西邊肆其侵擾此興師之故也凡爾人民若能

歸順卽我良民舊有田廬仍爲產業永保家室張氏臣僚或全城歸附或棄刃投降名爵賞賜余所不吝按祝允明枝山野記載明祖伐張吳榜文稱龍鳳十二年皇帝聖旨吳王令旨時尙用宋主年號

吳王士誠大閱水軍舟艦于胥山 令所在將士皆嚴兵固守赦境內今歲秋糧從左丞潘元紹欲出兵先結人心之請也

明徐達率諸軍發龍江 聲言直搗平江別遣李文

忠趨杭州華雲龍趨嘉興以分吳軍辛酉師入太湖

昭代叢書

王集

隆平紀事

三

世楷堂藏板

己巳吳將尹義陳旺出師湖州港口遇春與戰擒之次洞庭山指揮熊天瑞果叛入吳

癸酉明師至湖州之昆山吳將石清汪海守昆山遇

春與戰擒之張士信駐兵湖上不敢戰而退

甲戌明師至湖州之三里橋 吳分兵三路拒守參

政黃寶當南路院判陶子實當中路右丞張天麟當

北路以同僉唐傑爲後繼明亦分三路兵進攻常遇

春攻南路王弼攻北路徐達自以大兵攻中路別遣

驍將王國寶率長鎗軍扼其歸路黃寶與遇春戰敗

走欲入城橋斷復還被擒天麟子實不戰退吳遣司徒李伯昇來援由荻港潛入湖州與天麟閉城固守達令王國寶攻南門自以大軍繼之吳將俞得全院判張義及陶子實出戰不利達圍其城

吳遣將呂珍朱暹五太子及王晟戴茂李成等率六萬人援湖州 屯城東之舊館出大軍後築五砦自匡達令遇春等以奇兵由大全港營東阡南之姑嫂橋要出其後連築十壘以遮絕舊館之援戴茂李成懼遁去

昭代叢書

王集

隆平紀事

三

世楷堂藏板

吳遣潘元紹屯兵烏鎮爲舊館軍聲援徐達乘夜擊之遁去達復填塞河港絕其糧道

吳王士誠親督精兵赴援與徐達等戰于皂林大敗

逃歸

九月吳遣同僉徐志堅以輕舟出東阡 遇春與戰

于姑嫂橋會風雨晝晦令壯士乘划船數百突擊吳

軍擒志堅降其卒二千餘人吳復遣右丞徐義至舊

館覘形勢遇春扼其歸路義陰遣人約士信引兵來

援乃遣赤龍船親兵援義義得脫與潘元紹率赤龍

船屯平望別乘小船至烏鎮欲援舊館遇春由別港追襲之至平望縱火燔其赤龍船軍資器械俱盡舊館援絕

乙未明李文忠攻杭州 是時別將廖永忠薛顯將游軍攻德清克之遣別將攻紹興

冬十月壬子常遇春攻烏鎮徐義潘元紹敗走 遇

春逐北至昇山吳平章王晟同僉戴茂軍昇山遇春攻其陸寨破之晟茂並降餘軍奔入舊館東壁復攻其水寨部將顧時引數舟繞出吳軍吳船上人皆俯

昭代叢書

壬集 隆平紀事 卷第十五

元

世楷堂藏板

視而笑時覺其解笑率壯士數人躍入敵舟大呼奮

臂諸舟爭進薄之五太子盛兵來援遇春兵小卻薛顯以舟師直前奮擊五太子燒其船吳軍大潰走盡拔昇山水陸寨五太子呂珍朱暹等以舊館降籍其兵得六萬人徐達以呂珍等徇于城下城中大震是月李文忠遣指揮朱亮祖耿天璧分兵攻桐廬守將戴元帥降遣指揮袁洪孫虎圍富陽克之擒守將同僉李天祿遂合兵攻餘杭

十一月甲申徐達下湖州守將張天麒李伯昇降

伯昇協守湖州達百計攻之不能下至是達遣馮國勝以降將徇城下遙語伯昇出降伯昇在城上言張太尉遇我厚不忍背之抽刀欲自殺左右抱持勸曰援絕勢孤可奈何不如降左丞張天麒總管陳旺大哭曰臣負國矣遂降伯昇不得已亦降

按明史李伯昇以湖州降舊史稱湖州下時伯昇遁歸至明年平江將下始降者誤

辛卯李文忠下餘杭守將謝五降 五再與弟也文

忠諭之降許以不死五與再興子五人俱出降文忠

昭代叢書

壬集 隆平紀事 卷第十五

早

世楷堂藏板

進兵杭州

壬辰李文忠入杭州守將潘原明降 時文忠將至

原明遣員外郎方夔詣軍門納款文忠曰勝負未分降無乃太早乎對曰杭雖孤城生靈百萬天兵所至無不摧破特先爲民請命文忠許之令夔還文忠至原明及同僉李勝藉府庫軍馬土地人民錢穀職貢數諸司符印并執叛將蔣英劉震出降以女樂迎文忠麾去之得兵二萬人糧二十一萬石馬六百匹文忠執元平章丑的長壽等與蔣英劉震俱檻送應天

太祖以原明歸順仍授平章守杭州聽文忠節制

李文忠進兵攻紹興守將同僉李恩忠總管衛良佐

降華雲龍攻嘉興守將宋興降浙西諸郡縣皆下

徐達既下湖州會諸將進趨平江至南潯守將王勝

戰敗死之

辛丑攻吳江州駐師城西石里村遣人諭知州楊葵

葵降參政李福死之

癸卯徐達圍平江達軍從太湖至城南鮎魚口擊

吳將竇義義敗走吳遣銳卒迎鬪尹山橋康茂才持

昭代叢書

王集

卷第十五

望

世楷堂

大戟督戰走之焚其官瀆戰艦千餘及積聚甚多大

軍圍城達軍封門常遇春軍虎邱郭子興軍婁門華

雲龍軍胥門湯和軍閶門王弼軍盤門張溫軍西門

康茂才軍北門耿炳文軍城東北仇成軍城西南何

文輝軍城西北四面築長圍困之架木塔與城中浮

屠等別築臺三層下瞰城中置弓弩火筒及巨礮其

上所擊輒糜碎城中大震然堅守不能下明指揮茅

成急攻婁門突至外郭中文死指揮楊國興攻閶門

亦戰死

吳無錫守將莫天祐遣部將楊茂至平江被執茂

善泗水天祐潛命入姑蘇與士誠相聞邏卒獲之于

閶門水柵送達軍達釋而用之時城堅不可破天祐

擁兵爲平江聲援達因縱茂出入因得其彼此所遣

蠟丸書達悉知城中虛實攻圍之計益備

明平章俞通海分兵略太倉州守將陳仁以大舶百

餘艘降崇明知州何永孚昆山知州費復初並率衆

降

十二月宋主韓林兒卒

明太祖令以明

昭代叢書

王集

卷第十五

望

世楷堂

至正二十七年丁未吳元年春正月太湖澄碧三日

庚子吳松江路守將王立中以城降

二月徐達檄俞通海會兵攻姑蘇通海師至與吳

軍戰于滅渡橋搗桃花塢中流矢死

三月吳軍出挑戰于城西南仇成軍小郤

夏四月徐達分兵徇嘉興旁縣皆下之

五月丙子明太祖以書諭降書曰蓋聞湯放桀武

王伐紂漢祖滅秦古帝之興兵勢相加乃爲常事當

王莽之亡隋之失國豪傑乘時蜂起圖王業據土地

及其定也必歸于一天命所在豈容紛然雖有英雄
事業弗成亦當革心以畏天順民爲賢以全身保族
爲智若漢寶融錢儼是也自古皆然匪今獨異爾能
順附其福有餘毋爲困守孤城危其兵民自取夷滅
爲天下笑士誠得書不報

六月己酉吳王士誠親督兵出戰敗還士誠以被
圍人欲突圍決戰規城左方軍陣嚴整不可犯乃遣
徐義潘元紹潛師出西門掩襲轉至閭門將趨遇春
營遇春覺之急分兵北濠絕其歸路戰良久未決士

昭代叢書

王集隆平紀事
卷第十五

墨

世楷堂
藏板

誠復遣參政黃哈刺把率兵千餘助之又自帥精兵
出山塘爲援山塘路狹塞不可進麾令稍卻遇春撫
王弼背曰軍中皆稱爾爲猛將能爲我取此乎弼應
聲馳鐵騎揮雙刀奮擊吳軍卻遇春因率衆乘之吳
大敗人馬溺死沙盆潭甚衆吳有勇勝軍號十條龍
者皆驍猛善鬪每披銀鍔錦衣執大杖出入陣中至
是亦悉擠溺萬里橋下而死士誠馬驚墮水幾被獲
肩輿入城

吳舊將李伯昇說降吳王士誠既敗歸計忽忽無

所出舊將李伯昇遣所善客踰城詣士誠求見士誠
召之入曰客欲何言客曰爲公言興亡禍福之大計
願公安意聽之士誠曰何如客曰公知天數乎昔項
羽暗鳴叱咤百戰百勝卒敗垓下天下歸漢祖此天
數也公初以十八人起高郵元兵百萬圍之此時猛
虎落筭中死在旦夕一旦元兵潰亂公乘勝攻擊東
據三吳有地二千里帶甲數十萬南面稱孤此項羽
之勢也若能于此時不忘高郵之危苦心勞志收召
豪傑度其才能任以職事撫人民練兵旅御將帥有

昭代叢書

王集隆平紀事
卷第十五

墨

世楷堂
藏板

功者賞敗軍者戮使號令嚴明百姓樂用何特三吳
可保天下不足定也士誠曰足下爾時不言今復何
及客曰爾時雖有言亦不得聞也何則公子弟親戚
將帥羅列中外美衣玉食歌兒舞女日夕酣宴極天
下之娛樂猶未饜足提兵者自以爲韓白謀畫者自
以爲蕭曹傲然視天下不復有人當此之時公深居
于內敗一軍不知失一地不聞縱知亦不問故至今
日士誠歎曰吾亦甚恨無及然則今當何如客曰吾
有一策恐公不能從士誠曰不過死耳客曰使死有

益于國家有利于子孫死固當不然徒自苦耳且公不聞陳友亮乎跨有荆楚兵甲百萬與江左之兵戰于姑孰鑒于鄱陽友亮舉火欲燒江左之船天乃反風而焚之卒以兵敗身喪天命所在人力無如之何今攻我益急公恃湖州援湖州失嘉興援嘉興失杭州援杭州失今獨守尺寸之城誓以死拒竊慮勢極患生猝有變從中起者此時欲死不得死欲歸無所歸故竊以爲莫如順天之命自求多福遣一介之使疾馳金陵稱公所以歸義救民之意公開城門幅巾

昭代叢書

王集

隆平紀事
卷第十五

聖

世楷堂
藏板

待命亦不失爲萬戶侯況嘗許以資融錢俶故事乎且公之地譬之博者得人之物而復失之何損士誠仰首沉慮良久曰足下且休吾將思之然卒謝客竟不降時城中飢甚士誠乃集民告之曰事勢如此余復何策將自縛詣軍門降以救汝曹若死守恐城破之日汝曹無噍類奈何民間皆伏地號哭願效死守吳徵援兵于無錫守將莫天祐遣兵陣于望亭

士誠弟士信中飛礮死 壬子吳遣兵突出胥門索戰鋒甚銳遇春接戰稍卻士信方在城樓督戰忽大

呼曰軍士疲矣且止且止遂鳴金收兵遇春乘勢追至城下復築壘逼其城士信張幙城上踞銀椅與參政謝節等會食左右方進桃未及嘗忽飛礮碎其首而死城中洵懼士誠自是不敢出平江圍入城中食盡時海濱尚有儲粟參政王原恭董綬謀欲出決戰引粟入城不果降將熊天瑞教城中作飛礮以擊外所傷頗多城中木石俱盡拆祠廟民居爲礮具明兵爲之退卻徐達令軍中架木若屋狀承以竹笆軍伏其下載以攻城矢石不得傷攻愈急

昭代叢書

王集

隆平紀事
卷第十五

吳

世楷堂
藏板

九月辛巳徐達克平江執吳王士誠以歸 達督將士破葑門遇春破閘門新寨帥衆渡橋進薄城下樞密唐傑登城拒戰士誠駐軍門內令參政謝節周仁立柵以補外城傑敗不支投兵降周仁徐義潘元紹及錢參政等皆納款請降時吳軍大潰諸將蟻附登城城陷民皆慟哭執樞密戰士誠使副樞密劉毅收餘兵尙二三萬親率之戰于萬壽寺東街復敗殺破執士誠倉皇歸從者數騎耳初士誠戰屢敗謂其妻劉氏曰我且死奈何劉曰君勿憂妾必不獨生乃

積薪齊雲樓下以待及城破驅其羣妾侍女登樓促其自盡令養子辰保縱火焚之自縊死士誠歸骸未熄妻妾皆燼左右散走獨坐室中徐達遣李伯昇諭意時已薄莫士誠方拒戶自經伯昇抉戶入令故部將趙世雄抱解之復甦勸曰九四英雄患無身耳達又令潘元紹勸諭之反覆數四士誠瞑目不答乃以舊盾舁出葑門途中易以戶扉至舟中閉目不食遂傳送應天徐達籍所獲官屬平章李行素馬玉麟參政陳恭謝節董綬王原恭右丞徐義左丞潘元紹同

昭代叢書

王集

隆平紀事
卷第十五

聖

世楷堂
藏板

僉高禮內史陳基饒介等所部將校及杭湖嘉興松江等郡官吏家屬及外郡流寓之人凡二十餘萬人并元宗室神保大王黑漢等九人皆送應天先是城久不下常遇春忿曰城下之日三歲小兒亦當斬及城陷達與遇春約曰師入我營其左公營其右且令將士曰掠民財者死殺降者死毀民居者死既入吳人安堵如故

丁亥徐達還師取無錫守將莫天祐降 天祐守無錫達屢遣人諭降俱被殺至是令平章胡廷瑞急攻

之天祐猶堅守不下州人張翼知事急率父老見天祐曰吾民爲張氏守十二年矣張氏已就縛固守將爲誰天祐擲其帽于地曰誰不知降也乃降

按明史莫天祐以無錫降舊史稱天祐出兵高橋戰敗被執自刎者誤

徐達分兵徇南通州 太祖命泰州指揮孫興往取通州比至達兵已至其守將張右丞卽士誠從子所謂大眼張者聞士誠被執亦舉城降吳地悉平己丑吳王士誠至應天自殺 士誠至龍江關堅臥

昭代叢書

王集

隆平紀事
卷第十五

聖

世楷堂
藏板

不肯起昇至中書省與語問所欲不答昇入朝不跪亦不言太祖以其英傑能得民心欲全之反覆與語乃張目荅曰天日照公不照我自好爲之毋多言終不食自縊死年四十七太祖命葬之冬十月明改平江路爲蘇州府明年春吳王朱元璋卽皇帝位國號明建元洪武秋滅元

至正壬辰春城平江古城基內掘得一碑其文云三十六十八子寅卯年至辰巳合收張翼同爲利不在常不在揚切須款款細思量且卜水莫問米浮圖倒

地誰扶起修古岸重開河軍民拍手笑呵呵日出屋東頭鯉魚山上游星從月裏過會在千年頭或謂三十六四九也張翼巳午之交也後一年癸巳張士誠起兵第行九四首亂者十八人

士誠起事義社十八人李伯昇潘原明潘元紹莫天祐莫天錫徐義徐志堅韓謙錢輔宋興祖張天麒云一俞李寧花同僉呂珍五太子及其弟士義士德士信也吳亡士義三人皆前死餘無一人死難者

士誠爲人持重寡言似有器量然無遠圖自專制江

昭代叢書王集隆平紀事卷第十五 兕世楷堂藏板

浙漸驕逸委政于弟士信女夫潘元紹及三參軍等士信元紹尤好聚斂金玉珍寶嗜聲伎日夜歌舞以自娛諸將帥亦偃蹇不用命每稱疾不起要官爵田宅然後強出戰軍中多載姬妾樂器或大會游談之士擄蒲蹴鞠爲戲樂喪師失地士誠皆置不問仍用爲將上恬下熙以迄于亡

張士德小字九六勇鷺善鬪且得士卒心士誠略定江南浙西地皆士德功明師下常熟被執不屈寓書力勸士誠降元以拒明旣歿于金陵元追封士德爲

楚國公立廟崑山祀之徵楊維禎爲楚國公碑文陳學士基有舟中望虞山有感詩云一望虞山一槍然楚公會此將樓船閒關百戰捐軀地慷慨孤忠罵賊年填海欲銜精衛石驅狼願假祖龍鞭至今父老猶垂淚花落春城泣杜鵑此亦感士德被擒事而作按據陳詩知諸史稱士德被擒于常州者誤

士信小字九七性荒淫務酒色逼殺達識帖睦爾代爲丞相吳人側目嘗出鎮淮安陳學士基參軍事有詩云桓桓霍將軍出入光百辟位重言益卑功高志

昭代叢書王集隆平紀事卷第十五 平世楷堂藏板

彌抑蓋諷之也平江之圍爲龍井礮擊死

李伯昇潘原明與士誠同起事伯昇位司徒最用事後以湖州降明太祖命仍故官進平章同知詹事府事又爲征南右副將軍原明以平章守杭州降太祖亦命仍故官後署雲南布政司事與伯昇並歲食祿七百五十石不治事張吳諸臣降明者二人最見優禮云

按翦勝野聞稱司徒李伯昇先以國情輸我師太祖以爲佞臣使斬以示士誠枝山野記亦同皆誤

也舊史稱伯昇至金陵自謂必得重賞太祖曰丁公之僂謂何乃殺于士誠之前蓋亦沿野聞野記之誤考明史伯昇子猶世襲指揮何云見殺

呂珍字國寶泰州人驍勇敢戰與朱暹同爲士誠親信宿將以同僉出守紹興屢敗方國珍兵要其餉精後援湖州屯舊館嘗廓革囊兵宵濟以襲明師每戰輒爲歌令其帳下兒及城中人歌以譟敵兵稱以爲虎將常遇春亦畏其鋒爲之徙營卒敗與朱暹俱降

按史呂珍以舊館降向紀稱珍入衛姑蘇見時勢

昭代叢書

王集 隆平紀事 卷第十五

至

世楷堂藏板

日蹙憂憤成疾而終者誤

五太子姓梁名寄高郵人士誠養子故號五太子短小精悍能平地躍起丈餘善沒水轉鬪無前與呂珍朱暹率兵援湖州屯舊館常遇春攻昇山水寨五太子盛兵來援遇春爲卻薛顯燒其船以舊館降

按五太子與呂珍朱暹同降向紀稱其援昇山水

寨一夕暴卒恐非實錄

潘元紹字仲昭其先本趙氏宋亡避禍易姓潘元紹士誠女夫也爲江浙行省左丞性奢侈耽聲色有姬

七人皆慧麗姑蘇圍急元紹戰敗歸召七姬謂曰我受國重寄義不顧家脫有不誠若等宜自引決毋爲人恥最少一姬段氏跪而請曰毋令公疑遂自縊六姬亦相繼縊至正丁未七月也元紹斂其屍同瘞後團張羽作七姬權厝志高啟作七姬冢詩陳基作羣珠碎詞元紹又嘗納美媚數十有蘇氏絕豔最寵一日醉後忽殺之以金盤薦其首宴客後平江破擒元紹至臺城殺之投其首于濶

莫天祐興化人有膂力善格鬪攻陷盱眙濠泗其力

昭代叢書

王集 隆平紀事 卷第十五

至

世楷堂藏板

居多士誠降元後表天祐同僉樞密院事守無錫州平江之圍天祐令部將楊茂奉蠟書沒水入城通問書中有一成興夏五千復越之語爲徐達軍所獲達屢遣使諭天祐降皆被殺及平江破諸城皆下惟天祐猶堅守明師急攻之乃降太祖以其多傷兵士殺之

按莫天祐與張吳同起事明史稱天祐元末保無錫州士誠招之不從攻之不克及士誠受元官天祐乃降士誠表爲同僉樞密院事未知孰是

徐義典親軍官至右丞爲張吳所倚重然用兵善輒數奔嘗援高郵頓兵不進援淮安遠隨入海援湖州一阨于舊館再敗于烏鎮至平江破被執

賈義字德剛泰州人初從張士德泛海取通州陷太倉諸將多取金帛子女義獨誠其下無秋毫犯遷吳時義力言淮海上游四鄰多勍敵不宜置戶外士誠不能用署參軍進參政守平望明師燒赤龍船義部獨全更率舟師屯鮎魚口兵敗遁去不知所終

史椿字長年嘉興人初士誠設禮賢館椿與弟榮以

昭代叢書

王集 隆平紀事 卷第十五

聖

世楷堂 藏板

文學被寵遇既而署椿部將爲謀主椿說士誠收召豪傑不宜專任所親右丞徐義譜之出守淮安明太祖定金陵椿勸士誠效錢寶故事不聽乃潛遣人納款金陵事洩殺之于舊館城下

王晟官左丞爲吳部將嘗薦席帽山人王逢且贈之馬逢以詩辭又與楊維禎善嘗微行松江步謁草元閣移酒船宴閣所楊贈詩有微行誰識王丞相草履過門如野人之句後與同僉戴茂援湖州屯昇山爲常遇春所敗與茂俱降

周仁山陽鍛工也資性刻深稍習吏事淮張入吳署爲隆平太守與士德同心僇力躬親細故以聚斂功至上卿吳亡俘至金陵仁曰錢穀鹽鐵籍皆在我汝國欲富當勿殺我主者怒曰亡國賊尙敢言是邪速殺之吳人聞之手額謝天曰今日天開眼也

朱英江陰盜也至正乙未江陰羣寇互相吞啖英與江宗三分黨戕殺宗三將入城殺英英時就招安爲判官之僚佐無如之何遂申白江浙行省云朱英謀反省遣元帥觀孫壓境觀孫逗遛不進英乘間挈家逸去過江至高郵求救于張士誠借兵復仇士誠由此定渡江之策後仕吳官平章

昭代叢書

王集 隆平紀事 卷第十五

語

世楷堂 藏板

三參軍者王敬夫蔡彥文葉德新皆書生不知大計又諂佞事蒙蔽時吳中有十七字謠云丞相做事業專用王蔡葉一朝西風起乾癟後平江破俘至臺城明太祖命刻三參軍葉于旗竿之首果如謠云淮張兵起元臣死難者甚多趙璉字國器潁川人以參知政事鎮泰州死之李齊字公平廣平人以進士第一人歷官知高郵府死之時論謂齊與泰不華李

黼爲大科三魁皆不負所學淮東廉訪使褚不華字君實石樓人死淮安淮南行省照磨盛昭字克明歸德人淮東宣慰司掾納速刺丁字士瞻大名人樞密院都事石普字元周徐州人集賢待制孫撫字自謙曹州人並先後死高郵江浙行省丞相達識帖睦爾死嘉興行臺御史大夫普化帖木兒死紹興以上九人死事其餘忠節之士尙多略誌于左

楊椿字子壽吳人以尙書試職于有司屢屈至正丙

申張士德攻平江參政脫寅守吳辟椿爲參謀保守

昭代叢書

王集隆平紀事卷第十五

蓋

世楷堂藏板

其門入幕之明日淮兵卽附城椿戎衣率其卒晝夜守比明守臣皆遁去寇奪門入椿匹馬彎弓督民伍接戰大罵寇以戟裂其口罵不絕而死椿門人陳普居郡城兵至其門使拜不屈且罵曰若所爲寇耳亦死之

楊乘字文載濱州人仕元爲江浙行省員外郎以事免官居松江青龍鎮至正丙申淮張陷平江及松江乘日與故人酣飲每噓唏曰吾知所以自處矣七月士誠遣所署吳縣丞張經松江府判官馬信之具禮

幣致之乘曰吾廢處田里人不足以辱使者請置幣禮門外某氏家當擇日具禮受命經等如其言乘命子卣卓具牲醴告祖禰既竣事復命酒飲逮莫起行後圃顧西日晴好慨然曰晚節如是足矣命卣等治畦處置家事如平時撫其孫虎林怡怡如也歸坐至夜分二子立侍命曰吾將就寢詰旦卣等怪寢門未啟發視已自經得手書言死生晝夜之理且以得全晚節爲快

按此据金網楊員外郎傳及輟耕錄續宏簡錄則

昭代叢書

王集隆平紀事卷第十五

蓋

世楷堂藏板

云淮張下平江有郭良弼董綬者先仕元後從張吳游因盛稱楊乘才士誠遣張經往徵乘乘曰良弼等皆名臣今已失節願欲引我邪且讓經平日所讀何書今日所事何主經曰禮賢下士振窮卹苦莫若張王是以委身乘曰昔周武王慢士虐民而夷齊仇之邪經俛首不能對乘退整衣冠自經死

李棠卿樂平人爲無錫州倉使淮張來攻抱卽避草澤問士誠以倉印故購之急度不得脫遣人懷印聞

道納之行省尋被執誘以仕不屈囚繫死獄中

劉良常州萬戶府知事也淮張圍常州援兵不至良遣其子毅齋蠟書間道抵江浙求救未及還而城陷良不屈閤門赴水死時武進縣尹萬溶率民兵戰于葛橋南死之

尤鼎臣爲嘉定吏至正中海寇數入婁江參政寶哥頓兵無戰意鼎臣從州倅在兵間屢著謀效及淮張入吳倅奉印降鼎臣力阻不得爲其將所執啗以美官不屈杖之百餘終身錮之汪陰

昭代叢書

王集

隆平紀事
卷第十五

五

世楷堂
藏板

張介福字子祺覃懷人徙吳少慕鄉先生許衡以禮自持淮張兵入吳掠其家端坐不動兵脅令導諸富家不從以刀砍其面流血仆地醒復起戴冠危坐顏色自若後因親墓在城西恐盜發之長廬墓側士誠欲強致之不可使其弟往問荅曰無樂亂無貪天禍無忘國家餽之粟力辭及將卒謂其友曰吾志希古人未能也惟無汚于時庶幾哉

月魯不花字彥明蒙古遜都思氏官浙江廉訪使張士誠據浙西僭王號月魯不花具舟載妻子自匿木

柜中蔽以藁秸走慶元時有管軍百戶鄒世聞登州

人戍海寧會張氏陷浙西世聞屏居峽石不食死

張吳開宏文審賢諸館又築景賢樓以爲招賢之所贈遺輿馬居室服食什器甚具吳中才雋及四方文學知名士避兵僑寓者多歸之或居賓位或就僚屬或主謀議或典文章彬彬焉盛于東南用著于左

周伯琦字伯溫號玉雪坡真逸鄱陽人仕元以文學居館閣後出爲江夏廉訪使遇長鎗軍遁入杭至正丁酉行省假伯琦參知政事往平江招諭士誠見之

昭代叢書

王集

隆平紀事
卷第十五

五

世楷堂
藏板

大喜畱之署同知太常禮儀院事尋拜江浙行省左丞後除行御史臺侍御史伯琦儀觀溫雅粹然如玉博學工文章篆隸眞艸尤擅名著六書正譌說文字原二書儒學張賢以賓禮待之爲建第宅于干將坊乘魚橋北號老相公衙厚其廩餼以矜式國中畱吳十年日與諸文士觴詠吳平歸鄱陽尋卒史論謂伯琦遭時多艱善于自保而致身之義闕焉

按翦勝野聞稱太祖平吳見周伯琦先賜大醉三日後殺之考伯琦歸里而卒席帽山人挽周侍御

詩有含悽歌黍離委順正邱首之句可證

鄭元祐字明德遂昌人徙錢塘年十五能詩賦爲文力追古作咸淳諸老皆折節下之再徙平江臺省交章薦不就至正十七年授平江路學教授旋移疾免又擢江浙儒學提舉數日卒元祐居吳依張氏爲賓賢館中第一人詩曰僑吳集

陳基字敬初台州臨海人從其師黃縉游京師授經筵檢討以事引避歸里已而奉母入吳以江浙左右司員外郎參張士信軍事于淮安改參太尉府軍事

昭代叢書

王集 隆平紀事 卷第十五

堯

世楷堂藏板

太尉稱王基獨力諫不聽尋授內史遷學士院學士一時書檄碑銘傳記多出基手基在吳得小圃于天心里以台州有丹邱因號小丹邱吳平明太祖召基修元史賜金而還初張吳與明相持基在幕府爲書檄多所指斥及吳亡吳臣多見誅基獨免世所傳夷白集其指斥之文猶備列云

饒介字介之臨川人自翰林應奉出檢江浙廉訪司事張氏攻平江介分守齊門兵潰城陷介閉門高臥士誠慕其名累使強起之夏自往造請表爲淮南行

省參政署諮議參軍與陳基同典文章家采蓮涇上介豪于詩在吳多羅致四方名士爲幕客日以觴詠爲事吳亡後入金陵見殺

張憲字思廉山陰人號玉筍生學詩于楊維禎負才不羈嘗恣言天下事衆駭其狂張吳辟爲樞密院都事吳亡遁去變姓名寄食杭州報國寺人莫識也旦莫手一編不釋夜卽枕之臥及歿人視之其所作詩玉筍集也乃知爲憲云凡士誠賓客不倍者止憲一人初玉筍生應吳聘楊廉夫送以詩云近報淮吳張

昭代叢書

王集 隆平紀事 卷第十五

李

世楷堂藏板

柱國樓船遣使聘嘉賓漢家自有無雙士趙客何勞十九人天上瓊花回后土江南杜宇到天津若逢呂相煩相問應有奇書痛絕秦呂相指同僉呂國寶珍也

戴良字叔能浦江人仕元爲江浙行省儒學提舉避地吳中依張士誠久之見士誠將敗卽挈家泛海後南還變姓名隱于四明山元亡良不忘故主每形于歌詩明祖物色得之欲授以官固辭忤旨自殺

王逢字元吉江陰人避亂吳中號最閒園丁淮藩徵

爲帥幕辭嘗爲張士德畫策使北降子元以拒明士德用之左丞王晟薦遂擢淮省都事又辭吳亡明祖欲辟用之堅臥不起隱上海之烏涇自稱席帽山人有聞吳門消息詩云層亡遂使諸藩感板蕩將貽上國憂張吳賓客中惟戴良與逢始終心不忘元云孫作字大雅江陰人避兵于吳載書兩簾士誠廩祿之旋以母病謝去衆爲買田築室居之著書十二篇號東家子宋濂作東家子傳後仕明至國子司業

楊基字孟載蜀人居吳遭亂赤山著書十餘萬言名

昭代叢書

王集

隆平紀事卷第十五

空

世楷堂藏板

日論鑒張吳辟爲丞相府記室未幾辭去客饒介所明師下平江基以饒氏客徙臨濠後起累官至按察使

徐賁字幼文蜀人徙居平江北郭與高啟諸人爲北郭十友工詩善畫山水張吳辟爲屬俄謝去居湖州蜀山吳亡謫徙臨濠後以薦起仕至河南布政使唐肅字處敬山陰人入吳居北郭博學無所不通張吳時爲杭州黃岡書院山長遷嘉興路儒學正吳亡例赴京

魯淵字道原淳安人官浙西副提舉張氏稱王擢爲博士

余堯臣字唐卿永嘉人客會稽呂珍羅致幕下與有保越之功後入吳居北郭爲士誠客城破徙臨濠蘇大年字昌齡以字行真定人元末官翰林院編修亂後居吳張士誠開藩特用爲參謀稱蘇學士工詩文善畫晚年自號西城又稱林屋洞主先吳亡卒姜漸字羽儀諸暨人至正間以兵變僑居吳爲諸生張氏辟爲淮南行中書左右司都事未幾以疾辭杜昭代叢書王集隆平紀事卷第十五空世楷堂藏板門以著述爲事

陳秀民字庶子溫州人博學善書至正中知常熟州張氏禮致爲參軍歷江浙行中書省參知政事翰林學士入明後不知所終

陳汝言字惟允本家廬山五老峯下父徵字明善始居吳與兄汝秩並有雋才汝言尤倜儻知兵張氏時客潘原明所辟藩府參謀親信用事聲勢甚盛嘗騎馬過吳市遇王行方徒步汝言不爲下以手招之曰王止仲可來吾家看畫王尾之往勿敢後其矜伉如

此後仕明官濟南經歷坐法死汝言善畫嘗爲王叔明改岱宗密雪圖叔明叫絕以爲神奇及臨難從容染翰墨畢然後就刑

張經字德常金壇人父監字天民時稱張有道至正丙申張士德渡江選令丞簿尉中十有一人經與焉起爲吳縣丞歷縣尹同知嘉定州調松江府判所至有惠政人歌思之經歷任遷轉皆出淮藩時人有詩云楚公賓客誰最賢又曰肝膽豈能酬楚國蓋士德號知人能得士如此

昭代叢書

王集

隆平紀事
卷第十五

奎

世楷堂
藏板

錢用壬字成夫桐川人仕元爲翰林國史院編修歷官江浙行省左右司員外郎移守淮安擢太尉府參軍又參平章張士信軍事于淮安升參政鎮淮徐邳三州後仕明爲禮部尙書

郭翼字義仲崑山人爲文追古作者楊維禎稱其文可方軌西京翼素有大志嘗上書士誠以爲不宜慕宴安耽逸樂士誠欲殺之劉夫人力諫止翼亡去耕婁上號東郭生又稱野翁著有林外野言

按向紀稱郭翼爲同僉院判考盧熊遷善先生郭

君墓誌銘但稱異以訓導老子學官無爲院判事盧熊字公武崑山人少從楊維禎學博學工文詞尤精篆籀張吳時爲吳學教諭奉母居平江平江破熊被創甚例遣赴金陵後起官至兗州知州

尤義字行之長洲人父紀位大司徒開國魏郡公義長身美髯聲如洪鐘膂力絕人沈鷺多韜略江淮兵起義保障鄉里有功授官不拜及張氏據吳薦于朝授浙江宣慰管平江戶府事義懼不敢辭旋以憂卒子國祥博學通經兼善騎射朝廷詔權父職張氏強昭代叢書王集隆平紀事卷第十五

奎

世楷堂
藏板

驅用之平營之戰死焉

按義以武略著迫脅于張氏非周伯琦諸人比然嘗爲張氏用故附列于後

吳開賓賢館貧無藉者亦爭趨之美官爵豐廩祿得志一時或作北樂府嘲之曰皂羅襪兒緊扎指頭戴方簷帽穿領潤袖衫坐個四人轎又是張吳王米蟲來到了至若見幾高蹈之士有張吳所不能招致者今亦著列于左

楊維禎字廉夫山陰人少讀書鐵崖因以爲號又稱

東維子初以進士歷官江西儒學提舉會兵亂避地富春山徙錢塘張氏據浙西累使招之不赴遣弟士信咨訪之因撰五論反覆告以順逆成敗之說且具書復士誠曰閣下乘亂起兵獎王室淮吳之人萬口一辭以閣下所爲有不可及者四兵不嗜殺一也聞善言則拜二也儉于自奉三也厚給吏祿姦貪必誅四也此東南豪傑望閣下之足與有爲也雖然爲閣下將帥者有生之心無死之志爲閣下守令者有奉上之道無恤下之政爲閣下宗族姻黨者無制祿之

昭代叢書

王集

隆平紀事
卷第十五

奎

世楷堂
藏板

法有好位之權假佞以爲忠託詐以爲直飾貪虐以爲廉最可畏者動民力以搖邦本用吏術以括田租銓放私人不承制出納國廩不上輸受降人不疑任忠臣而復貳六者有一足以喪邦閣下不可不省也夫當可爲之時有可乘之勢迄無成效其故何哉爲閣下計者少而自謀者多也維楨老且病爵祿不以干閣下幸采其言小可以爲錢鏐大可以爲晉重耳齊小白否則身犯六畏不有內變必有外禍始憶維楨言嗚呼晚矣士誠不能用又忤達識丞相徙居松

江嘗有上張太尉詩云珍重晉公經濟手中興天子復神州蓋猶以擁戴王室期之也一日偶來吳門士誠強使邀之不得已一詣賓賢館時朝廷方以龍衣御酒賜士誠士誠以康夫至喜甚卽命飲以御酒酒酣以指畫塵几上作一絕云江南日日烽煙起海上年年御酒來如此烽煙如此酒老夫懷抱幾時開張見之知終不就遂放歸後明祖以前朝老文學再遣使奉書幣徵之維楨賦老客婦謠以進安車一詣闕卽還山

昭代叢書

王集

隆平紀事
卷第十五

奎

世楷堂
藏板

顧德輝字仲瑛一名阿英崑山人少豪俠自喜後乃折節讀書築玉山草堂于茜涇西日與四方名士張翥楊維禎倪瓚諸人爲雅集淮張據吳欲強以官乃奉母去隱吳興之商溪尋以母喪歸綽溪士誠再辟之辭不獲乃髡髮廬墓且營壽藏自爲誌銘稱金粟道人題其像曰儒衣僧帽道人鞋天下青山骨可埋若說向時豪俠處五陵鞍馬洛陽街吳亡與其子元臣並徙濠梁

倪瓚字元鎮號雲林子無錫人值元季亂盡散家資

獨往來江湖間初張士信聞瓚善畫使人持絹倩以重幣求畫怒曰瓚不能爲王門畫師卽裂其絹士信深銜之一日與諸文士泛太湖聞小舟中有異香士信曰此必一勝流急傍舟近之乃瓚也士信怒欲手刃之諸人力救乃鞭之倪被鞭不吐一語人問何乃不發一語答曰一說便俗瓚常過蘇臺賦懷古詩以寓意云望中煙草古長洲不見當時麋鹿遊滿目起來溪上水流將春夢過杭州

高啟字季迪長洲人工詩文初居城東北甌張氏據

昭代叢書

王集

隆平紀事

卷第十五

宅

世楷堂藏板

吳啟去依外家居吳淞江之青邱時饒介爲張氏上佐羅致知名士爲幕客啟爲首冠卒不爲張氏屈陶宗儀字九成黃巖人好古工文章避兵三吳閒張氏署爲軍諮不就裁園一區以筆墨自隨輟耕樹陰抱膝而歎每紀一事摘葉書之貯一破盎埋于樹根後累益至數十盡發所埋錄之題曰南村輟耕錄貝瓚字廷臣一字廷珪崇德人士誠據吳隱于及山累徵不就

邵光祖字宏道父宦吳因家焉博學好古尤精研六

書著韻書四卷辟爲湖州學正不赴以布衣終王叔字伯純河東人寓華亭張太尉辟爲常熟州教授力辭

宋克字仲溫長洲人博學工書尤以章草名任俠學兵法周流無所益以氣自豪張吳欲羅致之不就王鑑字明卿真定人少學于虞集父瑁爲吳縣尹鑑省親因居吳日從縉紳諸老講究經義家貧無擔石儲未嘗以私干人士誠入吳造廬訪鑑每導以仁義得民士誠嘉納嘗語人曰明卿高世士吾益友也後昭代叢書

王集

隆平紀事

卷第十五

宅

世楷堂藏板

山焦白字任道淮人流寓吳中以詩畫自適張氏辟爲湖州教授不就變姓名寄食嘉定一夕心動省母吳城爲門校察知有司敦迫至力乞歸養或諷曰君願而長髯黃金加蔽得列侯等不愈于帶索邪白不荅張翼字光弼廬陵人參左丞楊完者軍府事遷杭省右司員外郎完者死翼棄官不出張太尉禮致之不屈居西湖放情詩酒憤張氏擅權策其必敗題詩云

一陣東風一陣寒芭蕉長過石欄杆只消幾度背騰
醉看得春風到牡丹翼嘗奉丞相委入姑蘇索各官
俸米因賦詩呈太尉有相君求米如求雨員外得船
如得仙之句又有辭荅太尉見招詩云中年晚覺壯
心去涉世頗知前事非若使范增能少用肯教劉表
失相依風雲天上渾無定麟鳳人間不受讎殘夢已
隨舟楫遠五湖春水一鷗飛

錢惟善字思復錢塘人號曲江居士善毛詩工書法
仕元官副提舉張氏據吳惟善不屈隱吳江之同川

昭代叢書 王集 隆平紀事 卷第十五

充 世楷堂 藏板

與楊廉夫唱酬有句云笠澤水寒魚尾赤洞庭霜落
樹頭紅又曰漢史丁公那及齒陶詩甲子不書年

董遠字仁仲天台人入吳止天平山復寓松陵之梅
花莊張王奉書幣迎之遠受書返幣使再及門乃避
地錦峯依浮圖以居洪武中以薦爲莆田令

王思忠吳江人雅尙文學張氏據吳屢徵不至率義
勇保障鄉閭後徐達兵下吳江頓師石里村知州楊
彝驚遽不知所出思忠勸彝率衆歸附達嘉之賜思
忠旗號使鎮守焉

秦裕伯字景容大名人仕元累官福建行省郎中棄
官客揚州復避地上海居母喪盡禮張王遣使招之
拒不納後明祖累使徵之強起官至治書侍御史

右皆張吳所不能致者按向紀稱士誠聘陶安及
劉基俱辭不至恐未有據又翦勝野聞稱劉基過
蘇見士誠曰貴不及封侯何可久也登虎邱曰天
子氣尙在吳頭楚尾云云考張吳時基未嘗至蘇
繆孝子倫字叔彝東平人侍父官游寓錢塘至正丙

昭代叢書 王集 隆平紀事 卷第十五

辛 世楷堂 藏板

申淮張兵入杭執其父將殺之倫哀號乞免勿聽傾
家資以贖勿聽乃自縛請代于是殺倫而釋其父
高郵張氏女有豔姿淮張兵破城叩女家索之不得
將害其父母女不得已出拜賊挾之行女欣然從過
橋投水死又同郡高氏婦方攜女從夫出避兵度不
免入道旁空舍脫金纏臂與女且語夫令疾行自縊
夫抵儀真夜夢婦曰吾縊彼舍矣

朱氏杭州黃仲起妻與女臨安奴俱有姿色至正丙
申淮張兵破杭州臨安奴倉皇言曰賊至吳我別母
求一死也俄而兵擄諸婦至其家指朱氏母子曰爲

我守此日莫我當來朱懼辱與女俱縊其妾馮氏亦縊繼而仲起弟妻蔡抱幼子與乳母湯皆自縊士誠表其閭曰一門五烈

劉節婦泰州坂掄人至正丙申隨父居吳門適張士誠部將曹某龍潭之戰夫陣亡劉盲凶赴死所求屍歸葬欲以身殉父不許既而權貴人聞劉美且賢爭欲強委禽焉劉以死誓刮面削髮士誠旌之

王氏吳人楊椿妻淮兵入平江椿力戰死王氏披髮徒跣尋屍三日不得兵欲刃之擗踊抱城門柱大呼

昭代叢書

王集

隆平紀事
卷第十五

圭

世楷堂
藏板

動地訴其魁曰人誰無夫婦汝等專務殺人而來邪

抑欲爲安民計邪其魁義之禁兵勿沮其往來王循河而慟夫屍忽自張香橋下水中躍出殮葬之益哀毀不食夫之神憑王大言曰我死汝無他志期五日當取汝與子女同歸及期王一慟而絕子穎方十五歲女滿奴九歲皆同日死

周烈婦太倉張百夫女贅夫周某淮兵下姑蘇百夫謀刺元帥某事洩被殺并誅其家婦年十七有殊色械武陵橋上將斬之帥誘之曰能從我活汝命婦怒

曰豈有夫死父母死而我獨生者乎又曰苟從我當葬汝夫及父母婦怒罵帥子拔刀磨其頸曰不從斷汝首啖汝肉婦益憤顧謂所親曰我有金若干在某所幸爲我買棺葬父母我則耐夫側遂就殺

梅氏吳縣人浦玉田妻淮兵破城浦逸去兵獲梅將汚之梅探懷中金與之乘閒赴水水淺不溺兵至水側以刀擬斫之梅不爲動兵舍去後至者復欲鉤出之力挽不肯升兵怒以戈撻其腋死高啟作傳

邱端一吳人孀居守節淮兵入吳其父遇害欲汚端

昭代叢書

王集

隆平紀事
卷第十五

圭

世楷堂
藏板

一大罵不辱而死

某氏平江路史后載妻淮兵破城載方行役京口妻亟屬子女于姻曰我夫在遠我不早死不幸被強辱雖欲死不得矣語未絕兵入急趨赴水死

擔夫婦不知姓名夫在官倉擔米至正丁未六月平江圍急擔夫應募充戰士死城西婦號泣城下覓屍得之旣殮焚其骨裹以絛抱骨投水死

張氏據吳時吳中妖異事見紀載者甚夥今集錄之至正乙未正月廿三日日入時平江城中忽聞空中

兵甲聲自東南來漸近但見黑雲一簇中彷彿有人
馬甲騎前後火光若燈燭者無算迺由西北方沒
民居屋瓦揭去牀榻多倒仆或藏米醬諸物皆飛去
其年二月張氏入平江

乙未七月三日嘉興東馬橋上白龍見盲風怪雨黑
雲洶湧暗若深夜萬屋齊飛溪水直立有大木從半
空墜下折爲二經一二時龍由馬橋歷城北望太湖
去是月六日松江見一大星如杯椀尾長四五丈光
燄燭天戛然有聲東北飛入月中而止月如仰瓦星

昭代叢書

主集

隆平紀事
卷第十五

圭

世楷堂
藏板

怡盛其中不一年松江嘉興遭兵亂

丙申春嘉興楓涇鎮有柳樹若牛鳴者三海鹽州有
一栢樹作老鶴聲戛戛不絕頃之衆樹同聲和之一
二時方止是年兩地皆被苗軍抄燬

丁酉年三月上海人家雞伏七雛一雛作大雞狀鼓
翼長鳴明年戊戌春錢塘雞伏九雛一有三足又諸
暨雞伏五雛一有四足皆雞妖也

庚子二月六日浙西諸郡震霆掣雷雪大如掌頃刻
積深尺餘是時杭州方被圍未幾兵退

甲辰四月華亭西清菴廊屋一十九間每間屋柱皆
有聲若以桶覆水面而擊其底者人以手按之則振
掉而起經時乃止是歲六月平江嘉興松江三郡水
忽湧起高數尺若潮漲者雖不通潮處亦然

丙午八月辛酉上海俞店橋南牧羊兒三四人聞頭
上恰恰有聲仰視之流光中隕一魚時方日昃縣市
人闐然指一流星自南投北明年丁未吳亡

再興者命立占之對曰其地六七十年後會見城市

昭代叢書

壬集

隆平紀事
卷第十五

圭

世楷堂
藏板

生荆棘後張氏據浙西杭數燬于兵遂爲墟

杭州自丙申春淮張陷平江後鹽米不通至七月有
運餉至者省臣喜爲之挂紅越三日而淮兵入杭苗
軍赴援繼至城中兩遭劫掠已亥十二月明兵突斬
關入杭州被圍城門閉三月餘糧道不通城中斗米
直二十五緡米既盡糟糠與米價等糠亦盡乃以油
餅搗屑啖之然惟有資力者得食貧者不得乃相率
行乞雖婦女姿色豔麗衣裳齊楚者不暇自愧行乞
不得有合家結袂把臂共沈者至庚子二月圍解餓

死者十六七矣吳淞米船始通民藉以活又大半病疫死杭城劫難如此蓋平昔奢靡暴殄之報也

元發宋諸陵哀遺骸建白塔于杭故宮名曰鎮南以厭勝之後白塔爲雷所震至己亥士誠遣弟士信守杭壞白塔登城塔遂倒

淮張陷平江嘉興告急達識丞相招苗軍帥楊完者自寶慶來守之完者字彥英武岡綏寧之赤水人性貪殘嗜殺所統苗獠荅刺罕等無尺籍伍符無統屬相謂曰阿哥曰麻線其稱主將亦然喜著斑斕衣草

昭代叢書

王集

隆平紀事
卷第十五

圭

世楷堂
藏板

裙草褲以獸皮護項以帛束腰兩端懸尻後若尾晴雨皆被瓊瑱狀絕類犬軍中無金鼓鳴小鑼若賣貨郎擔人所敲者夜遣士卒伏路曰坐草軍中抄掠曰檢括投黨者曰入火擄得男女壯者曰土乖少者曰賴子皆驅爲奴婦人豔者畜爲婦曰夫娘人多至十數婦一語不合卽割以刃男女老弱及色陋者皆殺之完者復以貪殘之性將之不可控制丙申二月入松江焚掠火一月不絕城邑無噍類平江兵至乃遁去夏敗平江兵于嘉興東門乘勢劫掠城以外無寸

草尺木秋援杭州擊退平江兵亦大肆淫掠凡松嘉杭三郡並遭殘燬完者陽尊事丞相實劫制之奪其權時張氏已降元欲圖去完者丞相陰召張氏兵共圍之會士誠遣李伯昇史文炳呂珍等帥兵復建德完者營于杭州北不爲備丞相以其衆襲圍之苗軍潰完者遣使致牲酒于文炳爲可憐之意曰願少須臾無死以底裏上路報不可完者乘騎力戰敗盡殺所有婦女自經死文炳解衣裹屍瘞之祭哭盡哀完者部將宋興閉城自守亦攻降之

昭代叢書

王集

隆平紀事
卷第十五

圭

世楷堂
藏板

丙申松江之變由王與敬與敬淮西安豐人以松江府判升元帥平江破與敬兵敗趨嘉興與苗帥楊完者不協投松江名曰守禦實戀娼婦董賽兒也又與鎮守元帥帖古列思不協與敬下萬戶戴列孫等乘釁引兵焚劫鼓譟而叛官僚潰散寺觀民房悉燬檢金銀財帛滿載出西門完者遣下帥蕭充員成等率苗軍突至與敬北出通波塘投平江降子女玉帛悉爲苗軍有苗復大肆焚掠檢括淫汚居民靡有孑遺月餘平江兵入松江苗潰去先是淮張兵陷常熟松

江府印造官號給吏兵佩帶以防姦僞其製畫爲圓
圍繞以火燄圈內一府字以府印印其上圈外四角
府官花押民間謠云滿城都是火府官四散躲城裏
無一人紅軍府上坐未幾城破悉如謠言

平江承天寺初嘗遭燬僧悅楚南來住持大興土木
金碧殊勝或勸題梁悅曰當有俗人來暫居凡造諸
寺觀必作僞語書梁間記住持檀越主名謂之題梁
惟承天寺獨否後淮張入吳據寺爲宮毀銅佛以鑄
錢降元後別造太尉府于子城乃復爲寺寺中有干
昭代叢書 王集 隆平紀事 卷第十五 宅 世楷堂 藏板
佛閣木上皆鑿萬歲閣三字先是浙省災責有司籍
所在木值官酬以價寺中蓄大木將以建閣一黠僧
于木上鑿萬歲閣三字有司不敢取及閣成其字故
在張氏踞居以僧元鑿字名其閣皆有先兆

蘇州盤門外太妃墳土誠母曹氏葬處也今稱娘娘
墳陸師道弔太妃詩云盤門門南荒草原云是張王
之母太妃墳王師翦偽詔勿毀發邱曾禁徐將軍南
山不足錮石擲寶氣近化陶家氣當時割據誠艸艸
送死豈惜生民勤珠襦玉匣極僭侈至今銀海元宮

分我聞賓賢士如雲不知誰作哀冊文傾碑斷表已
灰滅惟有樵童牧豎躑躅敲斜矚嗚呼墳邊不起萬
家邑一盂麥飯何足云二百年來苟完骨飢魂猶勝
齊雲焚

舊史稱太妃墳鄰吳門橋高大特異當明兵至張
王與達書乞退軍三十里俟葬畢會戰一夕橋成
考明祖遣徐達等伐吳已戒勿侵毀士誠母墳豈
俟兵至平江方葬邪

平江破士誠妻劉氏率姬妾登齊雲樓自焚死吳將
昭代叢書 王集 隆平紀事 卷第十五 夫 世楷堂 藏板
士賓僚無一人死難者天台王澤有詩云天星夜落
水犀軍又見吳臺走鹿羣睥睨金湯空自固倉皇珠
玉竟俱焚將軍只合田橫死國士寧無豫讓存風雨
年年寒食節麥盂誰上太妃墳

金姬李氏名金兒章邱人李素女精于卜士誠起兵
素舉家被俘金兒未及笄侍太妃曹氏帳中高郵被
圍旦莫將下金兒卜之謂當固守敵且退旣而圍果
解號仙姑士誠將遣兵渡江姬卜之吉果定平江及
議移都平江姬獨言江南不可居居且不測隱語託

詩以諷士誠不聽臨行召姬同行問以秣數對曰入吳之後當更爲國家深思耳姬見士誠日驕奢每爲高論以動之又不敢犯士誠稱吳王冊爲金姬日事成當進爲妃姬知不免乃辭太妃出拜天須臾氣絕士誠葬之福山港口悉以珠玉殉一日士誠妻劉氏夢姬泣曰國家舉事大錯難爲計矣他日又夢撫士誠二子曰有不測當陰祐之及明兵攻平江士誠屢敗思姬言加封仙姬祠而卜之今常熟西北有金姬墩俗訛爲金雞

昭代叢書

王集

隆平紀事
卷第十五

堯

世楷堂
藏板

平江園急士誠密以小兒置街上有顧姓收抱之身畔有金二錠其衣則龍鳳文也人知爲士誠子此子每飯必須椅桌方食若席地與之不食蓋習宮中故事也及長冒顧姓宣德間尙在有子都太僕穆尙識之在吳中爲塾師又平江將破士誠妻劉夫人以二子付金姬之母及二乳母匿民舍兵事稍定母潛行出城至姬葬所家先爲亂兵所發屍已蛻去惟衣衾存焉掘其旁則珠玉尙在乃盡收之攜二子還章邱寶珠玉以市產二子長冒李姓洪武末其季領鄉薦

赴都下母囑之曰都中某所有盲母殆八十餘可密訪之尙在寄語吾尙無恙季如其言訪得之盲母聞聲捫其面披二掌曰何物小子聲聲似吾弟也國亡幸畱此孽敢不畏死來此邪卽推出拒其戶盲母士誠姊得赦不死當時與聞託孤者也明日李稱疾亟歸子孫世編章邱籍

按舊史稱士誠有二幼子匿民間不知所終今考都太僕日記稱士誠子在吳中冒顧姓舊史又稱有二子在章邱冒李姓然則士誠有三子也

昭代叢書

王集

隆平紀事
卷第十五

全

世楷堂
藏板

元時無邊警軍需甚富張吳因之錢糧科取皆仍元舊小有水旱卽議蠲賑又時講修水利縣設專官故三吳浙西獨稱殷富洪武三年太祖御左順門問戶部天下民生孰厚產孰優對曰江浙富戶最多張吳出兵有降附者卽命將仍其職兵仍其戶缺者召募補之民間自結義社隨給以廩待調名曰民義張吳旣稱號改元思忠厚立國而失之縱罪人初犯記過大辟或有自赦者卽大將喪師失地亦置不問驕恣成習以至于亡

淮張寇江南日于臨陣之際齊聲大喊阿瘡瘡以助軍威

元宗室神保大王在吳戊戌冬淮藩有朱將軍者宴之于私第時夜雪衆賓執蓋起爲壽神保大王命左右彈白翎雀此元世祖命伶官石德閭所製曲也末有孤嫠悲怨之音神保因述製曲之始令坐客詠之王逢爲之作長歌吳亡神保大王入金陵明祖送之還元

呂左丞珍守紹興日參軍陳庶子饒介在平江一日

昭代叢書王集隆平紀事卷第十五全世楷堂藏板

陳賦詩饒染翰題一統扇以寄呂云後來江左英賢傳又是淮西保相家聞說錦袍酣戰罷不驚越女採荷花詞翰雙絕呂得詩令人讀之忽大怒曰吾爲主人守邊疆萬死鋒鏑豈務愛一女子而不驚之邪見則必殺之又有李元帥者杭州庚子之圍李力禦得解一士人謁見投以詩有黃金合鑄李將軍之句李大怒曰吾勞苦數年止是將軍今年纔得元帥乃復令我爲將軍邪命帳下扶出之二事陶九成並紀之題曰武官可笑

上海有俞俊者性輕薄恃才傲物張吳據平江俞以賄通松江尹鄭煥署宰華亭用酷刑股剝邑人恨之郡士袁海叟作詩曰四海清寧未有期諸公衮衮正當時忽然一日天兵到打碎王婆醋鉢兒或不曉醋鉢之義袁曰昔有不軌伏誅暴尸于竿王婆買醋過其下適索朽尸墜醋鉢爲所壓碎王婆年老無知顧語尸曰汝只是未曾喫惡官司來聞者皆絕倒

至正丙申淮藩將史文炳累攻嘉興不克或撰戲語云史帥一日下令行兵參謀掌史進言自古行兵必

昭代叢書王集隆平紀事卷第十五全世楷堂藏板

先祭旗史曰王元帥破松江時曾祭否荅曰不祭史曰王元帥不祭我也不祭蓋祭濟字同音傳以爲笑又云紅軍與苗軍戰不勝稟主帥曰彼中軍前有十丈大旗旗上篆字大元統兵官五字帥曰我亦效之旗成軍吏稟所寫五字帥曰八分書寫趙王令旣而寫趙字未成才寫得走字傳報苗軍到走走走二說皆可捧腹

姑蘇楞伽山下有李司徒行素墓卽司徒伯昇之父從張吳至平江以陰陽術人爲丞相吳亡入金陵後

歸葬于此薦福山修竹塢有吳平章朱英墓

趙蘭佩原跋曰曩讀元史明史及記載之書記張士誠者夥矣未有綜其始末者也吾里史素心先生彙爲一書名隆平記事隆平者蘇州府也元時爲平江路士誠建都于此改名隆平首記士誠起兵以至滅亡次記輔佐之人與其雜事而他書記載舛誤者辨正之文筆明潔頗合史裁得此而士誠事實瞭然矣先生名冊字義維黃家溪人西村徵士六世孫明季諸生好古力學負經濟才歿于

昭代叢書

王集

隆平紀事
卷第十五

全

世楷堂
藏板

康熙初年七十八著有建文世紀三閩世紀

孫吳
錢吳

張松陵風雅皆散佚惟此書及續吳江縣志尙存

隆平紀事跋

昔元之季世開濂碧池建三浮橋于其上結彩爲樓選學士賦飛樓行樂詞以媚七貴嗟乎身爲人主而可以行樂乎張士誠以義社十八人起事泰州旋據高郵僭號稱王務農桑興學校自以爲出生民于塗炭及至平江旣入江南之甲丈倉庫盡爲所有志得意滿居然帝制自爲矣委政于弟士信女夫潘元紹等聽其貪殘逸樂甚至諸將有喪師失地者皆置不問何其勤于前而怠于後也方是時陳友諒稱帝江州與明勢不兩立太祖方西顧之不暇又何暇東略哉得支持于姑蘇者十餘載不然當李濟據濠之日早爲太祖所撲滅矣卒之平江失守身敗名裂後之覽隆平紀事者能不爲之太息哉辛丑冬日同邑沈琳惠識

昭代叢書

王集

隆平紀事跋
卷第十五

全

世楷堂
藏板

建文帝後紀

仁和邵遠平戒山著

帝諡允攸明太祖之孫懿文太子標之次子生而偏頸性仁孝好詩書典禮有儒生氣象懿文病癰時帝年十四含淚撫摩晝夜不稍間聞父呼痛聲皇皇親吮吸之更二年懿文薨水漿不入口者五日太祖強起一粥欲服三年喪太祖不可帝曰禮可例除情須自致凡三年不舉樂不飲酒有三弟俱幼帝日則呼共餐夜則挾同寢隨事教誨太祖聞之喜曰有孫如

昭代叢書

丁集 建文帝後紀 卷第四

一

世楷堂藏板

何憂乎付中外事聽裁決太祖政尚嚴帝濟之寬奏改律例七十三條太祖曰善吾當亂世刑宜重爾當平世刑宜輕他日遵此足矣太祖嘗退朝怒不息帝問故太祖曰人固有犯法異常者帝曰吾聞諸曾子如得其情哀矜勿喜是或一道耶太祖曰爾能不怒乎有常州陳理子紱父事爾試鞠之帝次日竟審脫蓋理不得於後母其父抱火症誤食附子死母誣成獄太祖拘里鄰及醫者質之果然大驚曰有是哉刑不可不慎如此他日又以大盜七人送帝審帝

一見卽曰首犯非真訊之果富人子偶出莊上而佃客正謀劫商舟脅之行歸欲告已被獲太祖曰何以知之曰周禮聽獄色聽爲先尚書亦稱惟貌有稽攷見其人視聽端詳定不作盜太祖歎曰決獄者何可不讀書洪武三十一年太祖疾甚暴怒少拂輒殺人帝入侍頓悅多所全宥凡捧杖和藥唾壺溺器之類無不手進及崩披髮哭踊哀動左右倣金匱遺制前朝後殿左右角門西宮內寢各設坐如生陳祖訓於東直殿設重器於西直殿哭臨如禮奉遺詔卽位先

昭代叢書

丁集 建文帝後紀 卷第四

二

世楷堂藏板

三年喪有司執例請帝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先太子殂欲終不可得今可矣北朝魏文帝守禮奈何使朕出其下有司復言宗廟郊社朝一獄不可廢帝曰有之蒞事則麻冕麻裳退則齊食則饋粥可也初太祖起布衣以三尺劍定中原計遠慮遠所生二十四子各分茅土如秦晉燕蜀楚湘齊充寧遼谷代慶肅星羅碁布許設三護衛兵俾外屏以蕃王室與帝皆叔父行地大屬尊燕王尤英二屢出塞立功帝畏其威名恐入朝生變乃奉遺

詔止諸王進香哭臨惟在本國燕王來會葬行至淮
兵部尚書齊泰言於上賚勅勒使還國未幾周王子
有燠告其父櫛反詞連燕湘代岷四府帝召太常卿
黃子澄與泰定計命曹國公李景隆即訊於周景隆
大索周賄不應遂坐反執之歸削爲庶人燕王上書
申救帝欲中止泰子澄執不可燕王曰行且及我日
簡練壯勇異人術士多就之有僧道衍與王卜許王
帝王驚道衍曰臣再取決一相者其人曰袁珙王使
人飲珙於肆自微行襍軍中試珙珙趨拜曰殿下何

昭代叢書

集

建文帝後紀

三

世楷堂藏板

自輕他日太平天子王素有大志自是益備兵帝用
齊泰議簡精強有謀畧者爲守臣彈壓乃以工部侍
郎張昂掌北平布政使河南衛指揮謝貴爲北平都
指揮使受密詔誚察燕事王亦使長史葛誠入奏事
覘朝廷動止帝私問誠誠不敢隱泰托誠與伴讀余
逢辰爲內應誠歸燕王疑誠辭色異尋殺之王入覲
行皇道登陟不拜戶部侍郎卓敬御史曾鳳韶上書
論劾帝曰至親弗問賜還國都御史暴昭採訪北平
具以燕事密聞請早設備帝勅都督朱忠調遼兵三

萬及燕府護衛健卒屯開平徐凱練兵臨清耿繼練
兵山海關與昂貴內外聲援名曰防邊約有變先發
有湯宗者北平僉事也首按察使陳瑛受燕府金錢
有異志安置廣西又人告湘王栢殺人帝讓之栢懼
自焚死俄而齊府人曾名深亦上變告語侵及代岷
於是廢齊王榑幽代王桂岷王榑於其國並爲庶人
諸王旣多伏罪直下詔讓燕貴復置七衛兵於王城
盡柵端禮四門昂使吏李友直潛伺府事友直竊其
疏以獻燕王益懼托疾佯狂走大暑圍爐搖顫曰寒

昭代叢書

丁集

建文帝後紀

四

世楷堂藏板

甚官中亦杖而行昂貴謀日急請發符悉逮燕邸官
校王給昂貴界所逮者至則伏甲士擒殺之擲杖起
曰我何病爲姦臣輩所逼爾遂誓師號靖難逢辰泣
諫死之時建文元年七月甲戌也帝命長興侯耿炳
文爲大將軍副以駙馬李堅都督寧忠帥師三十六
萬分道北征禡旗之日帝曰昔蕭繹舉兵入京令其
下曰一門之內稱兵甚不祥也今將士務體此意毋
使朕負殺叔父名且爲書宣示諸王燕王察帝意每
當急卽單騎挺仗前軍中無敢犯者耿師戰于滹沱

河敗績帝患之問誰可代子澄薦曹國公李景隆景
遜性伎而懦又貪黷不與裨將功軍中罪黜者悉走
降燕燕勢日盛景隆大敗于白溝河全軍幾陷召還
赦不誅燕兵下濟南以歷城侯盛庸充平燕將軍與
叅政鐵鉉督諸軍北進夾河之戰庸兵再敗宋忠被
執死朝命魏國公徐輝祖出援何福副之罷齊泰黃
子澄以謝燕燕遣指揮武勝上書請召還諸將帝欲
許之曰燕王皇考胞弟何必用兵方孝孺執不可乃
下勝錦衣獄益厲兵如故敕駙馬梅殷移鎮淮海會
昭代叢書 丁集 建文帝後紀 五 世楷堂 藏板

翰林編修程濟曰天數已定不如出亡太監王鉞跪
進曰昔高帝升遐時遺一紅篋收藏奉先殿封鑰甚
固戒曰必嬰大難乃啟帝急呼出之得度牒三張一
應文一應能一應賢荆具袈裟帽履畢備白金十錠
朱書曰應文從鬼門出餘從水關御溝行薄暮會于
神樂觀帝歎曰數也朕名攸應文者朕也程濟卽爲
上祝髮吳王教授楊應能曰應能臣名監察御史葉
希賢曰臣名賢應賢無疑並祝髮各易衣佩牒在殿
數十人皆哭仆地矢從亡帝曰多人不可有等高官
昭代叢書 丁集 建文帝後紀 六 世楷堂 藏板

小河齊眉山捷書連至廷臣皆曰燕且北奔矣京師
固不可無良將帝召輝祖還福孤軍無援大敗于靈
璧燕師由鳳陽徑趨揚州下儀真帝命燕王姊慶成
郡主如師割地請和不許帝集廷臣議或請幸浙或
曰不若幸湖湘孝孺獨主堅守帝曰方論是燕師至
浦口景隆等往復議和都督徐增壽謀迎降御史魏
冕等抗言不可帝曰御史言是手又增壽于左順門
燕師渡江薄金川門景隆獻城帝盡閉諸內宮縱火
焚之時建文四年壬午六月乙丑未時也帝欲自殺

盛名勢必究詰有等妻兒在任心必挂牽宜各從便
麾諸臣引去餘九人從至鬼門鎮撫牛景先以鐵棒
啟之若不用力卽解者纔出門一舟艤以俟曰臣神
樂觀道士王昇昨夢高帝緋衣御門令兩校尉縛臣
去諭曰明午可於後湖纖舟至鬼門外候洩則難逃
陰殛臣是以知陛下之來也今晚憇息觀中徐議行
止昇起導至觀已薄暮俄應能希賢等從御溝出環
坐地上帝曰自後但師弟相稱勿拘主臣禮衆泣諾
兵部侍郎廖平曰諸臣願隨固也但就中無家室累

并有膂力足捍衛者多不過五人餘則遙作應援可也且事莫大於存嗣臣願力保太子歸襄陽帝曰良是於是酌定左右不離者三人曰比邱應能應賢道人程濟往來道路給運衣食者六人曰刑部司務馮淮中書舍人郭節宋和翰林編修趙天泰欽天監正王之臣鎮撫牛景先時帝欲往滇依西平侯翰林侍書史仲彬曰不可大家勢盛耳目衆多况新主諒不釋然能無見告不若往來名勝東南西北皆家也弟子中有家給而足備一夕者駐錫於茲有何不可帝

昭代叢書

丁集

建文帝後紀
卷第四

七

世楷堂
藏板

任逃臣四百六十三人檄州縣追繳詰勅忽吳江縣丞鞏德來史家問皇帝所在彬未及措對鞏有心人微哂而去帝懼遂偕楊葉程三弟子從六合走襄陽途中值重九天微寒程抱帝足宿野店帝倡詩曰黃花滿地帶霜開三子各成一句十月過襄陽廖平家太子文奎出見執手曰吾僧矣子方七歲太祖曾孫也可變姓名爲僧奎乃由楚入蜀癸未正月至滇投永嘉寺居一歲嘗題詩壁間曰風塵一夕忽南侵天命潛移四海心鳳返丹山紅日遠龍歸滄海碧雲深

昭代叢書

丁集

建文帝後紀
卷第四

八

世楷堂
藏板

先金焦劉伸聚首數月乃還雲南未幾再入蜀抵重慶大竹縣善慶里有杜景賢者隱君子也築室與居久而安焉先是大內之火也文皇清宮問建文安在內侍指馬皇后屍應焉文皇愀然曰孺子無知一至此乎至是聞其出亡舊臣從者甚衆始大疑駭歲乙酉遣給事中胡濙以徧訪張三丰爲名物色帝所在又差太監鄭和頻往叩筮昆明間意以滇土人察滇亡人也濙和數與帝遇不之寤帝覺遂舍善慶里結茆白龍山時時聞戒跬步不敢出且患病會吳成學

昭代叢書

丁集

建文帝後紀
卷第四

九

世楷堂
藏板

陽前後深林密樹匝數里甫落成葉楊二人卒帝手埋于庵東時壬辰三四月也明年夏行至金竺渡馬嶺遇盜幸官軍至得脫歸而學易乙未夏東遊主黃直家數日由衡山還滇丁酉冬濙與和又巡至滇帝聞之走匿蠻峒中作感慨詩曰我行至東山深海窮虎跡蛟踪我行至南地炎河乾偷狹巢環我行至北黑霧毒雪燭龍沉色我行至西陰雨霏霏弓矢野施我悽我惶何地可行庚子秋仲彬復至白龍故道不見所爲庵者尋訪至鶴慶見帝兀坐一室觀佛書悴

昭代叢書

丁集

建文帝後紀
卷第四

十

世楷堂
藏板

台諸勝宏曰小人當具一日之積隨行居數日帝行
戒彬曰有叔在汝勿往宏從之徧歷浙東名山尋渡
海至蓮花洋禮大士更自閩入粵觀南海逾年三月
返吳江聞洪熙升遐帝曰吾賴爾輩周旋患難之間
二十年來戰戰兢兢今吾心安矣爾輩可往來無間
矣別江南諸弟子去丙午秋滇寇亂帝入蜀住永慶
寺題詩云杖錫東遊歲月深山雲水月傍閒吟塵心
消盡無些子不受人間物色侵明年遊黃牛磯題詩

昭代叢書

丁集

建文帝後紀

三

世楷堂藏板

時廖平被許全家徙漢中曾奎出見年三十三已娶
平妹爲婦矣帝曰若他日毋忘廖氏恩也已酉春至
成都六月返鶴慶居久之復往延安過尚書徐貞家
一飯已復歸蜀壬子春入楚宿公安之佛寺有二黃
冠者亦宿焉夜漏微聞啜泣聲旣曙去留姓名於紙
乃知爲中書舍人梁中節郭良也帝作詩曰壬子春
正十三日寺遇黃冠不相識結蒲拄杖坐西偏低頭
不語意自閒襟裾裏袂皆泥水髮黃面皺多愁顏撫
掌一驚還歎惜漏分但聞聲唧唧似懷萬斛愁難傾

哀猿夜叫寒鴉泣晨興往探訊其言兩人踪跡去無
痕空餘蠅頭字一紙依稀恍是亡臣名我欲把毫悉
胸膈永凍雪花寫不得甲寅復遊江南過史家彬已
死彬子晟延之五日遂去自是住粵西橫州壽佛寺
僧徒歸者日衆丙辰宣德晏駕時太監何洲在桂林
見帝謂事更三朝可幸無恙遂動首邱之思程濟屢
筮不吉勉居南寧正統五年庚申五月慨然謀東歸
曰事定矣老夫不言一束遺骨將瘞何所耶爰題詩
寺壁曰牢落西南四十秋蕭蕭白髮已盈頭乾坤有

昭代叢書

丁集

建文帝後紀

三

世楷堂藏板

恨家何在江漢無情水自流長樂宮中雲氣散朝元
閣上雨聲愁新蒲細柳年年綠野老吞聲哭未休見
者多怪之一日與思恩土知州岑瑛遇于道從者呵
之不避詰其牒乃應文也遂自言曰此非吾名乃托
此而逃者也當日金川失守大內火焚吾潛由地道
以出自湖湘入蜀至雲南復至浙閩最後入廣西雲
遊三十九年迤邐至此願送骸骨歸故土瑛大駭聞
諸所司帝直詣藩堂跌坐不爲動事聞許驛送赴京
處之大興隆寺命舊太監吳亮諦視帝一見曰爾吳

亮耶亮詭曰非是帝曰吾昔御便殿食子鵲遺塊肉在地爾戲爲狗餌之今不記耶亮伏地不能仰視反命曰信也歸而自縊更有老閹曾逮事帝知其左趾有黑子摩視之果實於是迎入西內號老佛時年六十四後以壽終葬西山不封不樹詔陞思恩州爲府擢瑛知府事

論曰當湖陸萊撰建文本紀出亡一節置不載謂事近荒忽不可垂信史也然世傳史氏致身錄程氏從亡隨筆劉琳捫膝錄及王詔所得于治平寺之一卷

昭代叢書

丁集

建文帝後紀

三

世楷堂藏板

皆實有其書卽雷尚書大政紀何司寇名山藏皆云懷牒爲僧直書不諱量非好事者鑒空而臆說也明甚觀文皇之對方孝孺曰彼自焚死其遣中使對駙馬梅殷亦曰出亡情辭原自矛盾夫隱巢之事不序於貞觀燭斧之疑不見於興國則是實錄所書原多曲筆且當日胡濙之訪異鄭和之往滇嚴震直之吞金吳亮之自縊先後在人耳目此又胡爲者耶後濙復巡均襄還會文皇駐蹕宣府濙夜馳入謁無他言但曰不足慮也上喜遂不復備在文皇當日豈不能

爲下宮之搜閉關之索而姑縱之去者蓋以不欲殺猶子之意報建文不忍有殺叔父之名爾旣作前紀以傳信不可無後紀以存疑雖疑也而實可以徵信矣

葉希賢浙東松陽人由鄉薦累官監察御史靖難兵起劾大帥耿炳文李景隆喪師失律當明正其罪屢疏言兵事慷慨自負及金川門陷發篋見度牒名有應賢毅然曰與臣名正合卽同吳王教授楊應能共雍髮懷牒從出亡帝稱爲兩侍者朝夕不離其白龍

昭代叢書

丁集

建文帝後紀

南

世楷堂藏板

浪穹諸庵皆二子手建帝每出則命居守壬辰三月能卒四月賢亦卒帝哭之慟手葬鶴慶之平陽庵側每食必奠之諸弟子至悉命舉酒致祭應能河南杞縣人

程濟同州朝邑人幼精於易善卜筮兼通遁法舉明經任岳池教諭岳池隸巴西去朝邑千里而近濟日則視事學舍夜恒就宿於家人咸奇之建文初熒惑守心濟上言明年某月日西北有兵起朝議其妄逮至將殺之濟呼曰明年易埃耳請囚臣至期無變殺

手晚既而燕兵果驗帝出濟獄授翰林編修充軍師
議軍徐州之捷諸將勒碑紀功濟名與焉濟一夕潛
往祭碑人莫測所以後文皇過徐見碑大怒趣左右
立碑碑惟再擊遽止曰錄其姓名來如碑按治濟名
止當惟脫處得免金川失守帝急召濟入濟勸出亡
爲上祝髮自改道人裝從歷江浙楚蜀遠至滇黔遇
險匿輒以術脫去時從亡二十餘人皆離合無定惟
濟隨侍四十年遨遊間關觸熱履冰無稍間每出必
命筮將自重慶赴滇筮得乾之姤曰姤遇也恐有偵

昭代叢書

丁集

建文帝後紀

五

世楷堂
藏板

我者無何果有胡濙鄭和密訪事白龍山之結廬也
筮得小過之旅曰鳥焚其巢後果毀於官浪穹庵成
筮得剝之坤曰剝盡而順吉果安居數年比帝思東
歸筮得兌之歸妹曰上今年六十四與卦氣合季春
木盡入夏火炎子生母死夏其終矣乎乃送帝入京
師居大內濟嘆曰臣事終矣紀其始末曰從亡隨筆
傳於世竟莫知所終

鄭洽金華浦江人官翰林待詔聚神樂觀中時議所
往衆擬至浦江洽曰善吾家素號義門人知忠孝可

居也遂引帝至其家忽堂中扁墜帝驚逸去捕者襍
至無所得洽後訪帝于蜀道病留荊州卒于公安之
茆舍

馮灌台州黃巖人刑部司務也從亡後自稱馬二子
或曰塞馬先生亦曰馮翁流寓夔州以章句教童子
好爲古詩歌每作輒大書壁間比見補鍋匠至卽鏟
去疑者謂馮詩拙於補鍋匠不知當時以此代招之
爾補鍋匠者按察使黃直也先世善補鍋旣從亡卽
假此爲業嘗行夔慶間或與錢布米無所遇直稍積

昭代叢書

丁集

建文帝後紀

六

世楷堂
藏板

卽坐食蕭寺寺中有諸老呼酒聯句直聞之輒然諸
老怒曰汝豈能詩耶其續之應韻而成驚起延上坐
問伊姓名不答一日在市逢灌相顧錯愕牽入深箐
中坐語移日始大哭別去乙酉訪帝于重慶戊子至
白龍山已丑從過襄陽壬辰冬同灌至浪穹帝方獨
處平陽庵流連伴侶最久乙未夏帝來夔州留其居
旬日八月帝遊衡山還時直已偕灌先赴滇帝還滇
寄宿蕭寺見廡下二病者俯視之卽灌與直也尋死
埋于寺東塚曰兩忠之墓直常州人初官侍中後

廉使

郭節廣東連州人官中書舍人少習天官家術從亡後自稱雪翁與同官宋和俱挾卜爲生當日酌定往來道路給運衣食者以節和居首而節又爲駐錫家之一丁亥節同史仲彬訪帝于白龍山和亦嘗同帝遊會稽庚子仲彬再至連州聞節已死和不知所終和撫州臨川人自號槎主

中書舍人梁良用梁良玉刑部郎中梁田玉皆明州

定海人父子兄弟八人同仕於朝自神樂觀散後良

昭代叢書

丁集

建文帝後紀

七

世楷堂藏板

用送帝登舟手棹抵南門舍舟而徒泣曰臣從此別矣朱雀橋下是臣安身立命處也須臾投水死良玉繼城出金陵卽訣妻子挾貨逾嶺南弼書爲活明年爲客死癸未夏諸弟子會于襄陽帝聞良玉死以詩弔之曰子犯歸黃土重耳未還時田王亦髡髮爲僧踪跡無常處同也梁中節郭良亦中書舍人從亡後並棄家爲道士夜宿公安之佛剎帝亦宿焉兩人不和也漏下微聞嘆息聲旣去留姓名于紙帝始知之作蕭寺黃冠夜泣詩

金焦江北貴池人歷官刑部侍郎初劾御史尹昌隆讓位之請已劾曹國公李景隆失律之罪帝嘉其亮節舉朝敬憚之後與出亡甲申重九會帝于天台戊子冬至白龍山已丑從遊蜀還過中州與王資約再往未行死于祥符客舍

王資開封杞縣人少有膂力善騎射官指揮使靈壁之役資護餉在營及諸將敗被執不屈縱還後從出亡與鎮撫牛景先約景先沿途捍衛資爲駐錫家資乃簪冠草履號玉華山樵披蓑力作寄食荒村中將

昭代叢書

丁集

建文帝後紀

六

世楷堂藏板

死屬主人曰歛吾尸懸於林木足矣主人哀而瘞之景先亦易服爲道士從帝遊江南後寓襄陽西山廖平以帝托之而遁遂止山中甲申帝來西山景先從遊吳越死杭州景先沅江人號東湖樵先時以鐵棒啟鬼門出者是也 又鎮撫劉伸亦杞縣人與資同爲道士甲申秋從帝遊天台遂留山中老死帝每日出入擁護賴三武臣之力居多云

廖平湖北襄陽人官刑部侍郎帝之西道主人也往還必經其宅當上祝髮時平請力保太子初太子文

奎以十月晦日生太祖不憚曰日月皆終至是上召
出平取內官帽覆之潛挾走襄陽是年十月上至平
家太子出見命易姓名曰曾奎平出帛爲帝製服帝
曰此非僧所宜易以布因留住西山後平被人訐全
家徙漢中平亡匿會稽山負薪給食自號耶樵嘗畫
詩溪沙上隨自亂之一日爲人所窺從後抱持之乃
識云夢入鴛班慶紫宸覺來依舊泣孤臣半生家國
惟餘我萬里江山已屬人無地可容王蠋死有薇堪
濟伯夷貧伶丁苟活緣何事要了熒熒一點真竟死

昭代叢書

丁集

建文帝後紀
卷第四

亢

世楷堂
藏板

會稽山中 有蔡運者南康星子人由明經起家歷
四川參政以性不諧俗罷歸後起知賓州未赴出亡
時議沿途駐錫處運家與焉後祝髮隱會稽雲門寺
稱稽山主人甲申帝遊天台運往從之庚子史仲彬
過南康聞其已死

王之臣亦襄陽人官欽天監正國初獨重歷官秩三
品之臣感殊遇願從亡帝曾主其家事露走金城金
城當絕塞苦寒之臣恒衣葛呼葛衣翁尋依莊浪豪
魯家爲傭更名河西傭得直買一羊裘蔽體而覆葛

如故葛破縷縷不肯脫曰吾以當衰經也夜靜時聞
悲泣聲有留都官至識傭欲與語卽走匿南山伺其
去乃出或問留都官傭何人者亦不答病革呼主人
謝曰我死勿殮幸西北風起火我吹我灰南去魯家
從其言

吳成學處州松陽人頤形秀質指柔白剪剪舉賢良
授翰林修撰壬午之變家人驚潰相失謂已死成學
慨然爲僧稱雪庵和尚謁帝子吳江帝以詩送之曰
江水無情去不還惟餘兩岸好青山輕雲藏跡能歸

昭代叢書

丁集

建文帝後紀
卷第四

辛

世楷堂
藏板

岫不向東風見素顏越二年走蜀至善慶里有隱君
子杜景賢異之與之遊往來白龍諸山山旁有松栢
灘灘水清駛蘿篁森叢爲構茆與居每誦經多易乾
卦景賢詰之曰相釋而誦儒奈何成學不答好挾楚
詞乘小舟急棹灘中流朗誦一葉輒投一葉於水投
已哭哭已又讀景賢知其意弗問也乙酉帝至重慶
遇成學留止庵中戊子親至滇明年春從帝東下復
止善慶流戀不忍別丁酉秋其徒至滇知成學已卒
帝泣謂程濟曰今又少一托足所矣命立主祀之

史仲彬蘇州吳江人少有大志博通今古時人目爲命世才建文卽位御史劉有年上儀禮十八篇乃彬藏故書也薦彬明經授徐王府賓輔兼翰林侍書靖難兵起彬而斥御史尹昌隆於廷曰天下者太祖之天下非上所得私一人逆命欲拱手而讓之昌隆狂言惑衆罪宜誅帝曰人臣之義當以仲彬爲正命副工部尚書嚴震直督餉山東還改侍讀燕兵陷京城從帝自鬼門遁出明日得舟載帝至黃溪以所居清遠軒居帝凡五日帝往雲南明年正月彬將往謁帝

昭代叢書

一集

建文帝後紀

三

世楷堂藏板

飲甚歡徧遊白龍山諸勝次年三月始告歸彬歸人稍覺或以姦黨挾持之不得已杜門絕客然滇南聲息未嘗不以時通達革除禁網漸寬庚子秋慨然再往雲南裹糧重繭盼至白龍山不見所爲庵者循訪數郡至鶴慶忽一北邱指帝所在比至相見大喜問勞苦畢曰此浪寄地也庵名平陽昔楊葉二子所構迹跡於此十年矣留連竟月始歸甲辰秋彬三往雲南將入楚境投宿店見一僧鼯牀上熟睨之帝也伺其覺謁拜道故同行下江南十一月抵彬家居數日送遊天台雁宕諸勝明年三月帝復來彬送之渡江聞洪熙升遐且喜且悲宣德二年丁未彬爲讐家所訟竟死于獄初彬就獄時授其子晟致身錄十八條曰謹識之他日自有能傳其事者

昭代叢書

丁集

建文帝後紀

三

世楷堂藏板

市客死

論曰古言死易立孤難此二十三人者周旋於屯如

適如之中百折不同之地較之棄簪組捐妻孥以自
潔者固多危疑卽擬之觸怒鱗鬣白刃以自殉者尚
餘委折可不謂難焉者乎當日文皇之暴甚於嬴秦
姦黨之誅烈於東漢而此二十三人究無一死於文
皇之手者是固上天陰佑之俾得忍詬受荼忠於所
事以遂其求仁得仁之心也迄今諸臣後嗣存者猶
能歷言之如謂事近荒忽卒使姓名翳然不登於國
史嗚呼忍矣

昭代叢書

丁集

建文帝後紀

書

世楷堂
藏板

建文帝後紀跋

二十一史惟元史最爲蕪陋宮詹邵戒山先生手輯
類編刪繁去穢州居部次井井有條又旁采稗乘文
集分注其下事增文省頓覺改觀其有功于藝苑良
不淺也茲建文後紀見於戒山文存中流傳頗罕余
惜無好事者爲附梓于類編之後因亟錄入叢書以
備史餘之一丁西春震澤楊復古識

孫
揆嘉肇初校字

昭代叢書

丁集

建文帝後紀跋

書

世楷堂
藏板

乙丙紀事

乙丙紀事

廣編卷第九

容城孫奇逢鍾元著

天啓時逆璫魏忠賢竊柄誅殺異己僉院左光斗吏科都魏大中與副院楊漣同時被逮余不佞素辱左魏之知副院向二君亦有知己言逮未到魏科都長子學涉先至有緹縈上書之志攜其父手札二一寄鹿化麟一寄余大要謂覆巢之下無完卵周文選順昌遣使護學涉亦有字遺職方鹿善繼曰世事如此使人百端交集乃以魏科都之苦節亦竟不免被逮

昭代叢書

已集

乙丙紀事
卷第九

一

世楷堂
藏板

之日士民號泣遮道者數萬計家無百金之產士大夫醵金數百始能啓行冤憤之氣緹騎感動今其長公隨乃翁以行而道孤援絕欲仗公爲之覆庇更厚望于孝廉孫公愚謂兩公皆以千古自期必能左右魏公子不至失所合魏科都得生入里門不至終成漢宋諸賢之禍惟兩公心照臨楮慘然腸斷偶憶昔人一身作客如張儉四海何人是孔融不能不重感足下高誼也時善繼以職方贊孫閣部承宗於山海左魏諸君皆平時契交故鹿太公正毅然爲之設榻

凡脫禍解危不獨破家不恤亦且身命不顧左僉院亦先有使以二札遺余暨鹿化麟略云二君道義之雅須得一人親詣關門知秦廷之哭不同於泛泛翼日化麟暨余季弟奇彥遂入關門余上書閣部略云左魏諸君子清風大節必不染指以庇罪人此何待言獨以善類之宗功臣之首橫被奇冤自非有胸無心誰不扼腕維桑與梓固浮邱舊履地也遺愛在人不止門牆之士興歌黃鳥能不慨然昔盧次楨一莽男子耳謝茂秦以眇布衣行哭于燕市謂元美等曰

昭代叢書

已集

乙丙紀事
卷第九

二

世楷堂
藏板

諸君子不生爲盧生地乃從千載下哀湘而弔賈乎李獻吉在獄何仲默致書楊遂庵求爲引手康德涵義急同調至不自愛其名浮邱廓園之品固當直踞獻吉何次楨敢望某無能哭訴尙負慙于茂秦閣下功德前無蓬庵憐才扶世之感稍一斡旋且有出德涵上者况諸君子以道義臭味之雅受知于閣下最深且久豈無意乎又聞任邱公力可以爲德涵倘閣下以此事屬之當必有濟化麟奇彥抵關善繼與閣部日夕謀所以脫諸君之難後以巡視薊門一帶請

覲君面議方略此亦其意中一事也異已者謂閣部提關門兵來清君側善繼爲謀主逆賢繞御榻而哭夜半差官奉嚴旨止之至通州而返左僉院過白溝先有字遺張果中期余相會余至而胡向化亦至坐間環伺而窺聽者皆緹騎也僉院舉止自若徐曰弟被逮出門八十歲老父母一痛絕地此情何堪言之泣下余曰老公祖朝家大老雨露雷霆總屬聖恩主張須要早定僉院爲收淚以謝謂向化曰僕被逮人多避之公肯來過視便見友誼轉刻不敢勞再顧也

昭代叢書

已集

乙丙紀事
卷第九

三

世楷堂
藏板

邀予再會于公署大門內月下相向謂余曰適大金吾公子云當事定欲死楊大洪大洪死我輩豈能獨生余曰事屬一體義自相關時奉聖客氏弟光先因素不禮于士君子每謂其善者曰被逮諸老一時名賢我若婉轉其中庶幾有濟余時舉此言以告左左曰可向婦人女子求活耶殊非丈夫余曰公不必問第聽之而已左又云有一王姓者相從于患難之中煩覓一枝聊爲棲止余究其人乃云卽其八弟光明也因引與魏學洵同住鹿太公庄余草堂地僻築淺

兩家子弟雖不棄而見過然不肯久留也左過白溝之二日科都魏亦逮至爲詢果中果中正走關門探消息欲假半日遲余而緹騎若不肯容魏厲聲斥之快快而去時余正有事就學洵錯此遂無及再晤矣左魏旣下獄掠追甚嚴三日一比五日一奏意固不止于完贓也學洵每絮泣食不下咽必欲入京伺動靜又苦此身無安頓處乃易姓名爲金子陶攜二僕余仲兄奇遇伴之往洵暫留良鄉道中仲兄暨一僕入都住牛俊臣家其僕自獄中往返朝出暮歸迄今

昭代叢書

已集

乙丙紀事
卷第九

四

世楷堂
藏板

主人尙未知爲魏使也一日魏使過錦衣王泣民王曰令汝小主人自來他住良鄉某處我盡知之但嚴戒緝事諸役不明言耳洵因潛過王王素交左魏乃披赤相示洵歸與余曰王君可稱宇內膽氣男子就中蓋多有周旋之力焉左擬贖二萬魏五千立限嚴比南來者未必卽至且魏介節之士家園蕭索鹿太公率同志者力爲區處炎蒸策蹇贖金于二百里外共得三百餘兩其高義者則有王永吉之百金楊光夔之五十金杜濂崔庚范士楫等數人亦各數金其

餘三金二金者亦不下數十人嗟乎義者寡財財者寡義從古已然又何憾於今之世哉永吉時爲定興令伊曾遺一札余託楊孝廉茂代致永吉因期余過茂處出百金于袖中付余曰金不于此處用便爲天地間無益之物余急付魏使北上隨聞科都斃杖下二日矣伊已踉蹌扶柩去時爲伊下榻者固安有賈三槐定興有許顯達皆取以爲入都便路僉院舊爲屯田使曾以十三場子粒爲定興開永賴之利又曾爲學使者簡拔高等悉知名士太公一集鄉民約凡昭代叢書

已集 乙丙紀事 卷第九 五 世楷堂藏板

十三場子粒每畝捐錢一文便可得數十萬緡一集青衿約各隨心力不拘三錢二錢一兩半兩便可得數百金聲息所通各處俱有任事者任邱若張若邊父兄子弟多者數十金少者數金清苑賈爾霖雄縣蘇湯宇新安李衷實陳謬言李童梁大用容城崔庚胡向化王拱極新城張果中孔心學各集同志各攜數十金數日之內義湊數百果中拱極接替爲送甫至而僉院同科都俱斃杖下矣風聲一播道路哄傳長安中貴有指而目之者曰鹿封君爲左家斂銀若

干恐不利親友中每作危語勸阻之太公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我固籌之熟矣太公時謂余曰左魏二公與小兒素稱道義交今急來相投而中道畏避不獨衰朽不齒于人小兒亦何以立于天地間乎吾嘗見古人以死殉義者未嘗不豔稱之今先事而自作迴避實愧此鬚眉余曰拚此一路便無不可爲之事今日無不盡心免得異日自生後悔左既斃除楊光夔之百二十金仲兄暨王拱極親付盛千齡餘銀各照原單給散各家有情不容已思欲伸一奠于途次昭代叢書

已集 乙丙紀事 卷第九 六 世楷堂藏板

者尚存有五十金逾年而周文選又逮至矣時鹿職方已從關門入里周之友朱祖文字完天攜其手書二一付職方一示余其言曰數年濶別時勞魂夢弟忽罹此所謂雷霆雨露均屬聖恩在臣子只應歡喜順受臣罪當誅今天王聖明古人之言殆非欺我也弱子同來因其中途患病反增一累遂力遣之歸家所仗止一密友朱完天乞兄進而教之知不須弟囑也此事下獄情形俱前番之所已經不必然之頭緒一切可省只有去訪王泣民一著不意王出都而周

亦擬贓五千周之貧固不減于魏也祖文回曩與太公所計畫無遺者職方又熟籌而詳計之那移借貸共湊百餘金又張希皋之八十羅萬象之五十茅元儀三十王永吉二十皆義助也職方又遺字范質公景文亦得二百時朱不耐勞余季弟奇彥暨鹿僕趙順送之京師而周又斃杖下矣嗟乎周之死去左魏僅一年聞其死也齒牙盡落身無完膚諸君子皆當世第一流人致命遂志自足照耀今古吾獨于鹿太公不能不心醉而神服也大凡一時偶激之意氣有

昭代叢書

已集

乙酉紀事
卷第九

七

世楷堂
藏板

利無害之肝腸中士皆可勉能至于實費已之財物而意氣半灰矣實臨已之利害而肝腸全阻矣再至于心力俱困歲月浸淫而意氣肝腸卒不覺其潛移而默換矣太公之周旋三君子也冒暑經寒以至典衣鬻產而毫無轉念至對學涉諸人之喁喁而爲之廢食廢寢枯形傷神眞古仁人之用情哉此皆其小者也周之死實以與魏結親之故職方于三君子皆莫逆而權璫親信之人李朝欽者其家與太公比鄰三君子之子弟故人居者行者絡繹于途且有一二

宵人播傳訛言且暮之禍俱不可測而余微窺太公之神情氣彌銳骨彌勁誠有視死而如飴者學涉有詩百韻以贈亦略見其概矣太公與余相信而過愛三君之難未嘗一事不與謀一言不相商故能深窺其底裏至若職方立朝立身祥麟瑞鳳有目共睹不沾沾以節俠見化麟意氣肝腸不愧祖父初爲左僉院之難走關門後爲周文選醵金奔馳籌畫眞無不竭之心力一堂三世雅有同心余謂江村片地既不

昭代叢書

已集

乙酉紀事
卷第九

八

世楷堂
藏板

受惡璫之污穢又不受惡璫之摧殘可謂以奇人獲清福矣余不佞以一身交鹿氏祖孫父子之間且親承左魏周三君子之盼睐智短才疎灑血無地幸于兄若弟頗具胸臆初仲兄伴學涉入都而苦心極慮不寐者數晝夜再爲僉院公攜金往返於酷炎烈日之中渴熱欲死左公出片紙於獄令其僕囑仲兄面致光夔意欲再爲措處暫免追比仲兄急過商之而光夔以其堂叔生員震宇扮作家人送百七十金于二百里外堂兄光契腸亦熱且慙慙光夔多方湊聚而金無用處矣後季弟奇彥與鹿使送范質公之義

助歸至蘆溝橋遭河水泛漲居人一夜皆葬魚腹中
季弟幾不免絕粒步行道途阻溺余爲偵兄若弟之
微意亦無幾微退轉後完天有字寄季弟云如此酷
暑重勞奔馳復損清士之橐此衷已不安之極乃聞
復爲河伯所困者累日幾爲不免總某之畏縮憚勞
致累知己弟則何以自立矣此事而始終其之者張
果中中住白溝爲通衢諸家子弟必先往來于此諸
家行李必先安頓於此果中暨其弟果正爲之供應
安置俱有作用而心腸皎然此吾燕趙中之劇孟朱
昭代叢書 已集 乙丙紀事 九 世楷堂 藏板
家也又得之王生拱極極于鄉曲中未甚著名然氣
之所激力能孤往一日爲僉院公追比期迫攜金往
送二百四十里一日卽至且出門之時有客滿堂余
爲之代陪極卽就道妻女亦不知所往諸青衿爲左
公義湊完贖極一貧士也爲之質衣并其妻子簪珥
其得十金以助職方曾有聯贈云居君子鄉從容如
入芝蘭室讀俠客傳慷慨猶存燕趙風太公之周旋
三君子也左右夾助之力又多得之杜濂其人固篤
厚君子家又素豐一切緩急之需時取給焉或值其

乏則毅然爲之代處太公猶子善言爲學泐捐金五
兩其銀以賣猪得之而色微不足乃分外加耗二錢
嗟乎魏生瀛海崔產薊門古燕趙之地幾無靈矣然
有鹿太公一流人爲之扶陽抑陰置身家性命于度
外則慷慨悲歌固不盡泯於朝而實留於野者多矣
就中有一念一事由衷而好義者情節尚多遺漏此
其大端云爾率爲之記余於朱完天更不能不再致
意焉夫學泐之隨父光明之隨兄孝子悌弟之情猶
曰天性不可已完天于周非有不可解之誼也以一
昭代叢書 已集 乙丙紀事 十 世楷堂 藏板
顯一晦之交共生生死死之事間關數千里閱盡風
波備經冷暖卒無纖毫灰心後因湊金于鹿定興范
吳橋兩地奔馳遂于周蓼洲之死也未及收屍又未
得護喪慙負之極若不自比于人如完天者古色照
人真不自負以負友者也吾鄉不乏有心人當自有
爲之立傳者附錄于此時戊辰七月
乙丙事歸安茅止生先生有記未詳予大人故復
記此今逾三十年矣瑤禍已歇忠魂久著而當時
急諸忠之難者不必一一皆受知遇之人而素受

知遇者卻多方迴避恐溘沫及之然利則趨害則避古今人情無足異者海內相傳有范陽長者一文亦義之說楊猶龍先生童年於過庭時習聞其事丁酉以豫轄過兼山堂問狀因訪晤張于度果中如見古人焉噫不有避匿之人則急難之人何以見重於世也辛丑夏手錄茲冊因以知秉懿之良縱閱剝復劫數亦有難於盡泯者季男望雅謹識

昭代叢書

已集乙丙紀事
卷第九

二

世楷堂
藏板

乙丙紀事跋

夏峰先生爲理學名儒而少時任俠仍不脫燕趙慨之風意氣如虹肝腸如雪仁者之勇洵不可及已茲紀諸忠之罹禍諸君子之周旋患難歷歷如繪百世之下閱之猶不禁唏噓欲絕矧身當其際者其悲憤何如也丁巳仲春震澤楊復吉識

孫貞起允升校字

昭代叢書

已集乙丙紀事跋
卷第九

三

世楷堂
藏板

塔

史

歙縣王 煒不庵著

趙爾宏

趙爾宏者歙嚴鎮人失其名與程廷尙爲比隣齠齔時兩人卽朝夕晤自分宿外飲食嬉戲必偕廷尙就外傳爾宏貧不能學執書從廷尙問字有所告輒不忘一日廷尙自塾歸母誡毋與趙見近廷尙請其故母曰趙兒幼孤母撫之年十二矣乃以言忤母是不孝敗類者近之何爲廷尙語爾宏爾宏愕然曰是卽

昭代叢書

戊集

略史

卷第二十

一

世楷堂藏板

爲不孝乎疾趨歸牽母衣痛哭拜于地自後遂篤孝其母稍長氣骨挺然學賈維揚爲郭北程氏任饒河塚塲數載橐少潤歸省其母見廷尙廢學家頓落因謂曰旣輟學又不事生業何以安老母盍與吾同賈廷尙從至河塚乃分他塲使任之相去數十里暇輒相過爾宏謂廷尙曰吾常疑儒生所謂學不知其意子試爲我講論語大旨廷尙欣然語之爾宏掉首曰恐聖人不是此意又命講他章纔語輒不肯如是者三四乃掩卷曰待吾自理會廷尙別去爾宏取四子

書晝夜研究月餘忽大悟狂喜執塗人告之曰汝是

聖人與堯舜無異逢人告語人皆謂爾宏易廷尙聞

趣往視見則大喜曰人皆是堯舜孟子乃說可以爲

堯舜子知之乎廷尙察其語非易時已暮曰吾倦欲

睡有說袂明日爾宏已再夜不寢廷尙與同臥酒呶

呶不已次曉謂廷尙曰吾與爾皆是聖人信得及否

廷尙詢其說爾宏曰我實見孔孟落處如此廷尙曰

孔孟執塗人而競告乎爾宏曰吾喜不禁耳廷尙故

不解理學心奇之以其說質人人有習王氏學者驚

昭代叢書

戊集

略史

卷第二十

二

世楷堂藏板

謂世有此人乎就之談歎曰是又一心齋也同里徐生喜談性命學時亦客河塚詣爾宏爾宏曰聖人是何物仁義禮智是何物任汝搬弄好聽耶徐生怒欲以學問窮之輒爲爾宏屈因好謂爾宏曰有具德禪師過此人多尊爲聖賢子能詰之乎爾宏昂然往據賓位揭孔孟之旨禪師笑曰君爲言說耶抑爲性命耶爾宏曰趙爾宏何如人乃與人閒言語禪師曰若如是君更須進步爾宏問如何禪師以杖擊其顙曰向這裏領取是時顙破血被面徐生大駭趣拊煦爾

宏點首推去之曰是是然吾不爲禪徐生初意藉禪師抑之至是茫不知所謂乃愧服爾宏自爾徧閱五經諸儒錄間謂人曰總只說此事更無可疑乃隨處爲人指講其言直捷痛快人皆謂心齋再見有請示儒佛異同者爾宏曰儒是繇身推及家國天下佛是繇身推及無身繇世界推及世界外汝但於日用求自己性命着落處不必他求也凡與人講說不留隻字或請筆之以惠後學爾宏曰五經四子誰人理會要吾說何用其學務躬行踐實同時以理學號召者

昭代叢書

戊集

卷第二十

三

世楷堂藏板

塔史氏曰高忠憲因姚江末流之弊昌言駁之并析其致弊之繇近日學者遂無人不詆陽明陽明其可易詆耶良知出孟子孟子所云不慮而知致之有何

害朱恕以樵韓貞以陶夏廷美以田夫皆可直接孔孟而臯比無人乃以性命爲門戶令人益思陽明之大耳爾宏特起豪傑纔知不孝卽能孝知所以爲聖賢有不能爲聖賢中人乎恨予不及見故紀之以貽郡邑乘史氏毋俾泯滅焉

沙定峯跋曰黃叔度風流蘊藉無片言隻字垂示後人後人謂俾升聖門當在顏閔之列汪汪千頃之量至今可想也吾謂叔度雖豪杰然但天資高耳其胸中未必實見孔孟落處不若爾宏氏之直捷痛快也爾宏知詬觸其母之非孝卽從事於孝知營財逐利拘文牽義之非聖賢卽從事於聖賢與聖賢知行合一之旨何脗合也及其臨終談笑別友曾子之易簣孔子之曳杖從容鎮定爾宏真有得哉若而人者吾直謂賢於叔度可也生子百年之後得孔孟之旨于遺書而不由師傳此其意中且不知有程朱况陽明心齋乎具德一棒掉頭去之曰吾不爲禪後與人論儒佛同異辨之甚精而以性命之旨要歸日用此豈援墨入儒者吾恐

昭代叢書

戊集

卷第二十

四

世楷堂藏板

禪家者流因具德一棒妄謂爾宏從此得悟污鱗
豪杰也故手錄不庵先生斯文而跋之如此

大鐵椎

徐扶令自沛上還爲予述所聞數事予紀其一永平
陳生嘗遊懷慶懷慶人有曰宋將軍者工技擊爲三
河所推且以好客聞客至則置酒高會分室授餐以
爲常陳生主其家未幾有戟髯大漢至布襦不掩髀
脇挾斗大一布裹冒冒而前兩目翕爍有問皆不對
主人揖之坐卽坐坐卽置布裹於側俯首飲噉晷無
昭代叢書
戊集
卷第二十
五
世楷堂
藏板
旁矚一坐愕然與陳生合室終日鼾臥席藁枕布裹
聲如雷吼食至卽起啖啖已復臥鼾聲無晝夜殊厭
苦之客有羣聚喈歎者大漢邁之曰有何事衆以客
久困乏告乃曰易遂出暮則撮其裾角來呼衆客曰
來銀與汝放裾投之榻礮然燦積衆大驚有懼而趨
去者有試攫者有竊議良久後取者大漢一無所問
後有乏大漢輒與之如是者數矣一日謂宋曰始吾
以子爲可語子庸流耳吾有事去矣宋前頗疑大漢
聞此語則大駭請留不可張筵爲別衆客畢集宋奉

觴前曰客之踪跡不敢問願以一言請頃云有事欲
去爲何事耶大漢曰前與衆物皆奪諸探丸者若輩
患子甚結衆期子決鬪某地子將了此一事宋益駭
請集衆往大漢掀髯大噱曰若真庸流耳宋故自負
其技且欲觀大漢所爲固請從則與約第從我前聞
葦葉哨聲急避去吾不得衛若也卽起去視其裝仍
短襦露髀挾布裹與初至無少異宋乃抽矢佩刀以
從與前至鬪所時涼秋欲曉野曠無人忽哨聲出林
間百騎突至大漢出脇下布裹則一大鐵椎鐵絙聯
昭代叢書
戊集
卷第二十
六
世楷堂
藏板
引而長回首遽呼曰去揮椎奮擊風掃電掣塵漲中
唯聞錚磕聲宋伏叢葦精魄無主移時聲定則屍橫
馬斃銳塵一道馳去而大漢不復見矣
喀史氏曰有用之才無不願爲世用初若不欲人知
者其志意所在非有見於千載不自快豈樂庸妄之
推耶大漢所云了此一事直以此亦一事耳必別有
爲其所志者然未及有見使大漢終以此爲見吾又
何必紀雖然世固以此爲一事矣有不爲大漢之爲
而泯無人知者世豈少哉故吾姑與之紀此事

甲寅仲冬予爲大鐵椎紀事欲使海內知其人明年七月讀魏叔子集已有傳事詳於予文復奇肆精悍其人傳矣予何必傳言哉爰識之以存諸麓

談仲和

談仲和者名尙都上海人本名家子高祖彝庵倫官至少司空仲和初業儒一試不偶輒棄去落拓江湖縱酒自快其族王父大京兆自省者別居京口乃往依之京兆以其廢業弗之顧仲和退與諸少年從事弓矢孫吳畧藝既精復棄去再詣京兆與語奇之時

昭代叢書

戊集

略史
卷第二十

七

世楷堂
藏板

中丞王笥張公撫吳適流氛漸逼淮泗大徵武于民間京兆使就選得上雋撥置吳淞總戎許自強部俄而操院吳公閱武海上拔署左營把總所轄三百人皆素翫無法紀仲和既蒞事整其部伍煥旌砥礪朝夕訓練有肅然莫犯之色過其營者但聞衣甲器仗聲然御下雖嚴而廉潔自守撫恤深至故多樂附之爲人短小精悍膽力雙絕軍中號爲談短海寇聞之皆遠避崇禎壬申秋賊犯安慶張公檄調白強進勦是時仲和給假留京口所知自楚歸者知賊氛熾謂

仲和毋遽裝仲和謝而歎曰君輩安足語哉洵爾則朝廷需我何賴常恨東海無足相展今而遭此誠畢志之秋也乃遂往自強以五將爲前鋒仲和與焉至潛山營未定而報警仲和單騎往偵賊偕奸民徐朝兒數十騎自塢間出大呼馳之賊皆披靡走唯一騎甚臬健獨當仲和始合卽擒之則徐朝兒也先是朝兒數引劇賊深入爲患大叅王公見縛至乃大喜曰去此導賊目眇矣磔之於市居民爭啖之賊聞氣奪後二日至宿嵩賊衆大至時未朝食前營游擊張其

昭代叢書

戊集

略史
卷第二十

八

世楷堂
藏板

威者先與五人列侍其勇獨率所部往遇于雙板橋賊銳甚全部皆陷衆遂大潰仲和以數騎衛自強殺追者十二人始得免賊去張公錄諸勞者而儕輩已列名上竟遣仲和賴公素聞之詰所上得實遷劉河把總癸酉夏賊復來寇張公調守桐城仲和至整練如昔嚴加巡警賊號曹操營者悉衆去滁經四日過始盡時居紳阮大鍼偕令楊某議棄城去仲和持不可比賊來盛皆相怨尤仲和哂曰吾在也城中奸輩夜半驚衆希以詭得者仲和擒而斬之一城乃安賊

既不逼去或謂其後輜重可截而獲仲和亦不應賊
退居民爭賣牛酒詣謝皆曰談公所生也駐數月仍
歸劉河未幾爲妻族所誣事白遂棄官歸去之日行
李蕭然至今所歷諸地多說談短云

塔史氏曰仲和多技能善持論彬彬可近也雲間所
珍談箋卽彝庵叔之其法中絕仲和探而會以己意
妙踰于昔一時翰墨所宗如董宗伯陳徵君等翕然
稱之均謂風流儒雅士耳孰知其握槊生風躍馬飲
血哉獲導嬰城其材可用然竟以註誤自廢食貧老
死俾懷才之士聞之氣短故予慨而紀之焉

昭代叢書

戊集

塔史

卷第二十

九

世楷堂
藏板

黃孟通

黃孟通名憲華亭人少卽無賴年十三誤殺人逃之
嘉定日糾里中小兒爲搏戰戲一日羣聚大塚間命
羣兒列于前獨坐石臺上指揮叱咤有老人睨之曰
孺子喜是乎何不從師孟通怒欲毆之近輒顛仆遂
拜于臺側師之盡得其技擊常附一商船舶人盜也
縛其商沉于水語孟通云汝自投死耳孟通視諸盜
中一人持大斧俾甚因僞伏哀請遽起奪其斧斫之

盜墮水死餘皆驚逃孟通起商于水得不死操觚急
去易舟匿蘆葦中羣盜跡至不得乃免商人以百金
謝不受去旣復以殺人下獄暨得出乃從吳淞千總
張裔興挾鹽徒出沒海洋裔興敗孟通潛遯太倉值
觀察沈公選將材拔用劉河中港孟通矯捷過人每
從檣上窺賊能相去數丈持刀躍入賊舟格殺之賊
覘知孟通卽避去又嘗入嘉定訪舊已醉臥主人憑
檣訴其仇孟通默無語數以空拳擊牀旣得其里居
曰吾欲睡卿可去主人去孟通踰垣出及城復擲越
抵所警之居急叩門以他事引出拳殺之明日傳某
死主人奔告孟通謬相稱快竟不言也賊犯安慶孟
通隨總戎許自強進勦宿嵩之敗自強僅以身免孟
通獨將三十騎縱橫賊隊中歸而備兵使者馮公奉
巡撫張公命選將材孟通復就選諸藝過人而不諳
策論視平日之能文者奪其策以獻遂得第一謁謝
時馮公稱其文武才孟通以實告公益喜曰此卽英
雄舉動也白之張公公已前聞宿嵩故因得授把總
後以訐某副將貪污于督撫爲自強所惡斃之海舟

昭代叢書

戊集

塔史

卷第二十

十

世楷堂
藏板

中

喀史氏曰迹孟通之始終蓋一無賴子然其事母孝同官有窺友人室者即怒絕其交則固血性男子也獨惜教未之施耳孟通嘗爲人語曰今朝廷大僚享高爵厚祿誰爲出死力者如憲百夫長耳然自念無愧于心嗚呼此余所以紀之也

蔣龍岡

蔣龍岡名若來太倉人力能舉鼎人呼爲蔣千勛三十無遇合落魄亡命吳撫王筭張公募勇士署龍岡

昭代叢書

戊集

喀史
卷第二十

十一

世楷堂
藏板

爲把總時賊氛四逼公命以三百人備江浦賊至圍城龍岡率兵民登陴號令嚴肅士伍精銳望之若重鎮焉與賊戰傷一臂及口齒盡脫仰臥陴間勺水不受呼之不應衆遑遑無主會當除夕民多趨室風雨昏黑龍岡忽躍起適有賊上及女牆乃搯而擲之並其繼上者俱死城得完又三日南都援至始解圍是役也非龍岡一城糜爛矣事定而文臣竟攘爲已功江浦教授徐可賓揭爭之張公疏於朝得實授守備後以軍功至都督賜璘王吳子湘草爲述其行間甚

悉予不載獨錄守江浦一事其諸始末不備云

內江

崇禎元年延安饑府谷民王嘉允倡亂饑民附之二年高迎祥自稱闖王張獻忠李自成羅汝才羣起爲闖將自秦晉而豫楚毒流天下謂之流賊十三年五月張獻忠羅汝才過天星一斗粟等七股盡入蜀時督師閣部楊嗣昌次荊門監軍萬元吉平賊將軍左良玉川撫鄧捷春石柱女帥秦良玉俱會于夔州以扼賊賊繇大昌開縣達州犯巴州廣元劍州梓潼潼

昭代叢書

戊集

喀史
卷第二十

三

世楷堂
藏板

川昭化直抵綿州城下成都東北之屬邑無不遭其蹂躪十一月賊犯內江內江三面俯中江西接資簡北隣安岳樂至潼川南北富順敘州西南通威遠嘉定東與敘之隆昌及重慶之榮昌大足連實爲全蜀要衝省會之門戶前是內江知縣繆沅已奉行取代者未至以邑城卑薄增築培厚之具樓櫓盾礮火器蓄草積糧爲守禦之計甚備又以邑無額兵據團練鄉兵之旨申保甲之法籍民間丁壯並僧徒之精悍者爲街兵鄉勇僧兵而訓練之選塘兵五十人給之

馬懸重賞以鼓其用命凡賊所欲犯必先得之賊亦恃其奸謀廣布以窺諸路內江人王四者爲獻賊衝鋒守備率其黨四人將入內江爲賊應沅親詰獲之逸其一知爲瀘人沅謂五賊獲其四必顧侶徘徊啄伏未遠檄瀘守擒之賊執鄉民詢知其故因問內江兵馬幾何並火器城池知縣何如人意雖憚然以是邑爲諸道衝必欲破之漸逼內界會川南監軍道魏副總兵胡舜奉巡按御史陳良謨檄調援省沅乃上書請留內江相機進剿駐二日而賊至沅謀諸紳士

昭代叢書

戊集

卷第二十

三

世楷堂藏板

中權沅率士衆壁高橋與賊相望賊營于東家岩連營十七選鋒偏將毛文衡其營賊衆並起楊選王立極趙以旌諸將分截戰于左路楊家灣石棧子等處毛文陣刺賊首墜馬得其級並馬及金銀簪各一賊大集于毛級爲奪去都司馬天閔伏起賊乃退斬獲三百餘級賊退二十里沅畫水而壘明日賊薄東岸不得渡隔江噪罵傷我曹主誓必報索所獲金簪並殺賊之人始知所殺之賊爲曹姓衆遂以爲曹操曹操者羅汝才號也賊乃慘殺鄉民而走隆昌尋破隆昌瀘州南溪榮縣仁壽德陽巴州通江等處隨路大書云少織布多做鞋必殺穆知縣我去還復來又謠曰豆腐瀘州紙糊隆昌鐵打內江沅據賊稱並衆詞卽以殺曹操申報閩部楊以無級謂假冒軍功議重處沅御史陳公爭之曰毛文殺賊萬目共覩且金簪坐馬可證當陣初報止稱賊首自賊營哭祭有稱曹某者遂以申聞謂之輕誤則可本非邀功也沅以行取之令不敢愛死奮身拮据親歷行間不錄其勞而以是爲罪不將隲任事者之心乎楊必欲處之陳公

昭代叢書

戊集

卷第二十

四

世楷堂藏板

爭不得以勅印送楊願罷職去楊乃中止既而代者至沅去任鄉勇僧兵皆散去

塔史氏曰流賊之毒半天下所不被者齊魯吳越閩粵滇黔耳其於漢之樊崇唐之黃巢蓋爲尤烈苟有以一旅抗賊皆史所不沒是時陷州縣十一而繆君著績內江宜爲當事者所念乃更抑之任過即多事之日才智爲先即微武陵之假斷終去而衆非其用矣况可使之解體耶世匪無才固在所以振之時往氣消同於挫折如繆君者寧不傷其所遇哉子故詳昭代叢書

戊集

卷第二十

五

世楷堂藏板

附錄塘報日記節畧

探得九月初六日死賊張獻忠曹操合營在大昌縣地方自小路入川隘初九日寅時扎逼大昌縣有撫院在城親督官兵殺退死賊徑至開縣沖過新寧梁山十七十八日有賊數萬直闖達州賊衆兵寡勢在危急忽然黑風猛雨汎漲各賊難入破我兵殺敗轉奔大昌又走大寧二十七日發總參方國安羅于莘等將連敵追至達州尤溪口被賊

圍伏乘勢越達州河奔巴州過白水江十月初三日副將張奏凱巴州大戰將獻忠左腿中一弩箭十一日過廣元縣渡河走紫蘭場過河十三日寇劍州人民望風先逃署印官並王吏目被害十六日賊自劍州起營闖梓潼縣亦止空城獻賊聚扎本縣至大茅山登華寺打醮十八日賊哨至潼川州桃子園西充縣鼓樓舖等處我兵偵探不的又有蜀人奸細哄誘我兵深入十九日副將羅萬象韓光榮劉貴譚繹等戰歿于廟壩二十一日都院承差加銜游擊覃一樂素在軍中不法本院卽在潼川州梟首訖二十一日陝西賀李馬兵前進交鋒亦被賊誘官兵失利二十四日賊寇昭化縣復至劍州梓潼等處都院調永寧將官寅起高孫逢聖鄒明等前至魏城截殺二十六日至沉香舖遇賊埋伏四起起高等分頭迎敵自戌至丑鏖戰數次賊衆兵寡追至綿州城下起高陣亡曹賊尾接劍潼張賊首抵綿州聲勢聯絡與獻忠同扮者八賊白盛白甲獻忠身騎烏馬銀鬚部下李德忠

昭代叢書

戊集卷第二十

五

世楷堂藏板

過天星一斗粟賽五顯刮地風賽刮地九應龍掃地神等賊內有精銳三千鋒不可當自綿州戰後立刻在王家灘過綿河花子街駐扎一枝養馬不動一枝走羅江縣一枝走安縣二十九日副將羅于莘等徑督官兵迎截又有羅江鄉勇安劉二姓爲勁敵各執大棒刀斧拒其前羅兵追其後前後夾攻死賊戰敗殺賊甚多活綁賊二十餘人騾馬四十餘匹賊走彰明江油一帶十一月初二日又至中江縣藥王寺扎營我兵在漢州中江古店驛昭代叢書

戊集

卷第二十

七

昭代叢書

戊集

卷第二十

六

陣暗繇連山峽口小路徑抵大路至舊淮州扎營火盆山十六日賊至舊州對河老鳳洞柑子園楊村鎮天花觀四處打撈適有侯應啟朱應甲鄧良弼各援兵進省於簡州與賊相遇將塘賊殺死一人搶馬二匹兵卽進扎簡州城內午時賊至簡州觀水填扎營有販油米客船數隻盡被殺搶內有內江商人被賊考問內江路道並縣城虛實問完仍復殺死十八日過河闖周韓二堤黃金寨離資陽二十里本縣督領鄉勇與賊對扎有十二人踰塘被資兵六人奔殺賊各放箭射中鄉兵左腿木人帶箭追殺賊退二十里鄧家橋九嶺山扎營頭走樂至縣二十日至華頭嘴一枝走金家場一枝走朱家場拷逼鄉民財物慘不可言本日酉時卽撥賊馬三十人至安岳縣武隆山哨探尾至資陽四十里普光寺扎營頭隊圍樂至縣東門北有一枝自中江來合路圍北門用銃打城反轉打死本賊一人仍發一枝在橫山子與資陽打陣殺傷相當二十一日至石圍鎮一枝扎孔雀鋪殺人不知

其數二十二日至黃角舖賊馬二十匹進小路闖
大路羅漢寺至安岳縣詐稱監軍道魏塘馬因見
察訊嚴緊仍回黃角舖合哨一枝在資縣李七街
與本縣守備李應學等兵對扎賊馬三十餘騎來
衝當同資兵合圍銃箭齊發賊衆奔潰獲有馬鞍
衣被等物二十三日辰時至內江資縣交界任家
寺一枝扎周李場俱紅旗號一枝扎樊家墳至千
金山俱黑旗號離縣六十里至傅家灣執鄉民傅
君才盤問內江有多少官兵本人說按院昨日調

昭代叢書

戊集

卷第二十

六

世楷堂藏板

有魏道翁統領永寧屯兵馬湖土司猓獬子等
兵二萬監紀朱翁敘瀘胡總爺各領漢土官兵一
萬本縣選練民兵鄉兵僧兵黨兵街兵也有萬餘
又問來去路道仍令領至桑等河放回卽扎走馬
領周家場大通鎮一帶又執鄉民黃么問內江縣
銃子有黑鉛彈子真否本人說果有一銃可打死
數人諸賊搖頭甚爲懼怯又問我先差人到縣怎
不見回來本人回說已被本縣拿獲四人走了一
人又問縣官是那里人這等利害并問路道本人

朦朧答應將手耳割去放回未死二十四日賊差
塘馬三十餘人至雙栢樹馬腳石余家溝等處踞
塘因黨兵首領生員傅納誨劉體德等扎營各山
操練打喊本道鎮揚兵不敢前進二十五日賊移
扎東家嚴離城二十里有安岳大盜投賊鄉導領
賊數千至田家場太平寺三路進兵扎十七營二
十六日丑時賊至曾家沖般若寺三溪口等處隨
報監軍道魏點發永寧將官毛文楊選徐高等領
兵三千同本縣民兵鄉勇于二十七日早過河至

昭代叢書

戊集

卷第二十

七

世楷堂藏板

高橋賊馬三十匹白馬在前先來引誘我兵不敢
追襲卽于山頭與賊對扎安營二十八日辰時賊
衆下山交鋒將官毛文衝殺將賊首一人兩鎗戳
于馬下口叫我是頭人莫要傷我衆兵齊上斬級
頭上金簪一枝又銀簪一枝賊衆大哭奮殺前來
丟去首級馬湖官兵駐扎高橋救應回營奪賊馬
一匹殺死本賊首身穿醬色戰衣內皆金蟒殺傷
賊衆約數百餘人二十九日黎明賊衆臨城隔河
喊罵昨日殺我曹操定要報仇還我金簪等語城

上銃砲齊發調兵出戰賊衆奔潰將東鄉八里鄉民搜殺甚慘本日報有方總兵自樂至會同秦楚大兵追殺前來縣新店子田家場三路齊到賊衆繇本縣小鎮坪觀音堂駱家溝走隆昌縣界十二月初一日破隆昌縣城前在小鎮坪綁去本縣塘兵黃倖至涂家壩逃回稱賊首曹操果被本縣官兵殺死本役在賊營親見通營啼哭張獻忠又病擡著奔走賊黨疲困俱睡中營四圍年少婦女千餘向火瞭望營中養放惡犬夜吠防衛賊欲誘倖

昭代叢書

戊集

卷第二十

王

世楷堂藏板

使降說你要婦女幾箇也有卽與脫去破衣換袖絹衣服置之營中本役三鼓時伺賊防警稍懈跳崖逃回初二日賊在隆昌道冠山設祭殺死曹賊遂奔石堰舖榮昌地方隨路大書云少織布多做鞋必殺繆知縣我去還復來是日有方總兵差都司李斌領後營標兵五百名至縣哨探初三日賊自隆昌走瀘州嘉明鎮本日孔萬二監軍各將兵陸續自小鎮坪等處下隆昌追勦初四日賊扎玉蟾寺又有土寇投入殺掠小市兩岸人民溺死

甚衆初五日詐稱官兵過河襲破瀘州本州蘇知川趙吏目兼有威茂道黃赴任在彼經過俱被殺害城皆拆毀屯扎方山賊口隨路謠傳曰豆腐瀘州紙糊隆昌鐵打內江仍徧處牆壁皆有書寫方總兵等兵於初六日至小市賊遂奔南溪縣地方攻破縣城初八日永石堤過河繇漢亭舖宋王井清客灘至袁家灘近內江二十里富順三十里在黃鎮舖扎營初九日打蓮花寺不破奔營縣攻打縣城走道士橋過黃毛嶺殺鄉官士民不計其數

昭代叢書

戊集

卷第二十

王

世楷堂藏板

是日監軍道今陞撫院廖督領副總郭起柱王之綸等兵三千繇資縣至內江當晚分兵一枝往威遠一枝往井研堵截十一日賊破營縣殺死馬典史繇大路至竹元舖扎營又報資縣拿獲死賊就地滾一名并馬一匹賊衆探聽內資俱有準備不敢入犯十三日監軍道廖起馬前往威富合勦本日寇圍井研縣被銃打死賊三人黨兵獲賊二名奪馬四疋是日有古蘭營副將羅宏政羅宗周侯天錫領兵三千自隆昌轉至內江十四日黎明前

往兩資追勦賊走仁壽縣午後破縣知縣劉三策
因山高千城守禦不及城被陷遂罵賊而死是日
監軍道孔大理寺萬并陳大廳猛總兵等兵俱自
隆昌轉至內江十五日縣內至資尾賊追勦賊復
走方李熊場間有官兵連晚燒藉田舖十六日早
走漆田堪十七日至沙河舖見省城守衛嚴密星
夜竟奔羅江復破德陽縣殺死署縣汪主簿仍從
綿州出舊路二十五日方總兵在桃子園打陣被
賊捲營將官兵圍伏在內我兵奮勇血戰殺出二
十六日夜賊奔下白水江亂石灘我筏渡河過昭
化仍走白羊關二十九日賊騎詐稱楊閣部差兵
進巴州州官攜印走脫州同教官被殺十四年正
月初四日自州起營陷通江縣走達州衝大寧大
昌而去

昭代叢書

戊集

卷第二十

三

世楷堂
藏板

附錄

釋行願不庵傳

不庵傳傳不庵之人之心其心不常故其人亦不常
不常則幻幻則言之傳之固無不可者其人少年爲
任俠爲事功爲名場彥爲節義君子忽又去而爲清
虛元侶爲假道學爲眞迂濶丈夫既而知非盡舍則
又爲瞿曇弟子爲木偶爲有氣死人爲全沒益智漢
舉宇宙俯仰無一可當其心者于是不庵之號從而
立焉其友吳虛壑嘗謂人曰不庵好酒好色而實不
好酒色也讀書破萬卷而實不喜讀書也髫而學於
吳吳之言詩宗竟陵言書宗華亭而竟不屬不宗也
其鄉太函文海內宗之其友浙江畫爲今倪懶而不
庵不太函不浙江也逢騎射與爲騎射逢縱橫與爲
縱橫歷抉鬼科曰吾白眼看青天不識孰爲元象律
窮分積曰吾終日無可事聊以此爲優游曉兵畧而
痛其費人抵從政而斥其翼虎時而痛哭窮山呼阮
籍爲小子時而擊劍大野嗤項羽爲鄙夫管夷吾醒
甌陪臣許平仲猖狂豎子上下數百年屈指於孔明

昭代叢書

戊集

卷第二十

三

世楷堂
藏板

同父伯安三數人耳吾不知其人何人志何志也不
庵聞而大笑曰是烏知我夫不求我心而求吾志不
求我志而求吾人宜乎終昧不庵也吾請與之言心
吾心始如在野燒從風所被觸物生燄燄之所合火
量成焉故其迹爲俠爲名爲事功爲節義旣而心如
在室燈不搖不熾朗明輝輝四壁所及無不明了故
其迹爲元爲理學旣而心如在握炬隨身所往不爲
暗欺然守而弗失時恐遭撲故其迹爲迂濶丈夫爲
瞿曇弟子旣而心如在灰聖視之已燼噓之仍在傳

昭代叢書

戊集略史卷第二十

圭

世楷堂藏板

薪不燎近絮則然故其迹爲木偶爲有氣死人爲全
沒意智漢旣而心如在石火就之則無擊之則出道
有不成道無不得謂人爲心乎謂心爲人乎返觀昔
日之志若夢若幻若滅若沒而更有何常此不庵之
全沒意智不可言心而况言迹乎如以迹求不庵則
亦儻蕩傲倨大妄人已爾豈我獨妄而人不妄乎豈
昔固妄而今不妄乎妄與不妄同一泡幻而謂不庵
豈遂肯之乎請以一言決之曰不

張潮昭代叢書選例

吾友王子不庵所著小品甚富書藏山中未隨行笈
寓漢臯時曾鄂其書目以示及往索之則已客死楚
中矣迄今思之能無浩歎

昭代叢書

戊集略史卷第二十

圭

世楷堂藏板

塔史跋

不庵先生鴻逵堂古文淳茂淵厚實出同時堯峯西
溟之右而人罕有能舉其姓字者真奇殆絕知音者
希良可歎也家本新安羈旅終老其流寓踪跡多在
婁東故此帙于婁東事什得八九云癸卯仲夏震澤
楊復古識

孫揆嘉肇初校字

昭代叢書

成集塔史跋
卷第二十

三

世楷堂
藏板

司事

陽記

巳卯冬月
壬午年

潯陽記事

宜春 袁繼成 季通

某不佞志廣才疎委質二十餘年罹患難者數矣所未涉者國變耳今迺復遭此文謝家三先生外無可自處者獨以此心靖獻九廟曷敢自爲名事關君臣綱常之大人品學術邪正之分紀述失其典司傳聞易於譌謬不昭揭本末正告來許亂賊何繇知懼忠貞何以自白於天下萬世晉事先有紀襄事詳具宗民公疏中姑敘述梗概爲潯陽記事

潯陽記事

豫章叢書

崇禎辛巳年二月總兵左良玉違督師楊公嗣昌令獻賊襲陷襄郡余分信堵卽竹西界賊入自當歸東路罪不在余督師塘報瞭如也部科畏帥悍不敢問又納賂欲庇東路疎守者曲文致余被逮繫楚卽襄宗民萬人伏闕號余枉先帝亦知余無罪同事以失陷逮無實者薄余謹荷戈夜卽壬午冬余抵戍裁月餘卽有廷臣薦以總理河北屯政召余念封大人太夫人春秋暮堅臥不肯出無何京師有邊警鄉先達總憲李公邦華貽書相約爲勤王行余遂投袂起扁舟遲總憲南浦總憲以召募未卽集稍後期左師則

以襄郢摧敗逃闕銳竄踞池皖間上下數百里江帆中斷或勸余改轍浙者余曰某不東左亂未有底也徑趨小孤屬潯將某差人齎書左帥責以大義左帥意悔悟江路稍通余念此兵不措餉雖暫輯剽掠終未可止度總憲李公旦暮至留書具言其故李公言諸潯道府移川黔餉十四萬餉之兵自是不復出掠矣然猶期期江上先帝遣中使宣諭不肯動也三月京師邊嚴解以南寇急特遣內閣吳公姓出視師吳公議創設潯督控吳楚咽喉司銓以余名上報可余行及瓜步聞報疾返金陵與南司馬熊公明遇商方

潯陽記事

二

略總憲李公亦至則云獻賊已于五月初渡江圍楚省矣金陵人情震搖余曰事亟矣坐待勅卽潯危金陵江省俱危迺從門人吳允復貸四千金招致官丁數十名冒險指皖要左師西援有傳楚省已陷者俄而浮屍蔽江下余指告曰大將軍忍見此乎左面發赤仍未有行意余正責之曰大將軍功雖多罪亦不少朝廷不督過一歲中兩次中使宣諭開國徐中山所未有奈何不圖報稱皖道張亮者頗代左支吾余遂厲聲曰公所言非忠人孰無死張睢陽死賀蘭進明亦死某行矣寧爲睢陽死不爲賀蘭生中有陳可

立者明大義自率三百人隨余往左亦不安追二十里具揭請發方國安馬士秀等五千人先啟行自督大兵踵至是時賊距潯百五十里百姓思鳥獸竄余至人心稍定余檄潯司理嚴繩光聯絡柯陳諸大族扼瑞興衝使賊不得下盡捐四千金犒士秀等兵授計進勦屢敗賊收復蕪春治昌諸郡縣獻遂棄楚省趨岳沙左帥大兵隨至潯余爲措給本折安插家口關廂侯勅印至卽偕左帥視賊向追勦無何吳公中譏罷吳公先以疏請馬科兵不肯發遂請陞辭讓者票擬故留之先帝疑以爲逗遛也吳公既得罪余亦

潯陽記事

三

改任還屯田余念屯田雖善政古今時異宜奈何以必不效者嘗試曠官具疏辭且力陳不可屯狀先帝不可召對意震怒傳諭馬上差官督催余不已趣受事未及月新督呂公大器與左帥不相能軍中大閥楚按監以狀聞潯父老亦伏闕請余仍督潯下廷議復傳諭馬上督催視潯事左帥則已奉有世鎮武昌每事與督臣計議行之旨余曰如此是益長驕何節制之能爲也疏以其情密聞得旨仍聽余調度道過金陵與南司馬史公可法語其事史公自云出已議余曰公賢者此議畢竟錯史公默然南中諸公紛言

督鎮相構景甚危呂公至筍輿趨江省避其鋒左帥聞余至稍安迺挈全營還楚蓋甲申二月間事時衡尤袁吉雖收復大賊營尾尙蔓延口荆間江楚蹙脫有所謂天井窩者勢險峻獻留餘黨數千人嘯聚其中爲後應呂公遣李懋功等將六千人討之反爲所敗諸將飾以捷聞呂公以得代不及察捷甫上上高萬載告陷余按兵籍馬科等兵已調還柯陳等兵以不律遣去呂公所帶馬匹四十隨去六七惟郭雲鳳三千人成一旅又皆新募烏合余不得已檄雲鳳行雲鳳故張賊勢余知其膽怯適鄧林奇率所帶家丁三

潯陽記事

四

百人來見余遴選得二百人復以郝效忠部三百人佐之雲鳳迺行余先已密遣人喝賊虛聲且許令自新賊遂詣軍前降余止誅首亂反復盧南陽輩數人餘俱散遣歸農雲鳳之兵固弱而驕部將甘啟明等指良爲賊肆暴邨落間余廉得其實論如法雲鳳方有內援怏怏也聞將鄭鴻達新募到水師頗循紀然無一船余手口拮据造烏船三千號船可容百人改造民船百餘號鑄給紅衣大砲百餘位將率之入楚協同左帥等收復襄郢無何有闖陷畿南之報史大司馬咨會爲入衛計遂不果行差副中軍李瑋持皇

命往督戰左帥時已進寧南爵驕蹇不受制四月北報益急掌科左公懋第以視楚師道潯相對慷慨雪涕掌科願以身任楚事余率鴻達等北援抵皖上南京差官以齋到今上監國睿書知先帝有三月十九日之慘變痛哉痛哉臣子何以生爲哉心念寧南左右無正人聞變必生異議急貽書寧南備道今上倫序之順兼請陛見陳上流情形嗣聞定策時留都先有異議舊督呂公任少司馬持之尤堅史公貽鳳督馬士英書亦有五不可之說馬倚逃將高傑等兵劫史公史公不得已從之馬遂環爲功自來都觀賀不

潯陽記事

五

肯往鳳陽密繕進史公五不可書搖上心已得入內閣總樞部矣有附魏璫阮大鍼者罪鉅久家居素挾黎園出入馬幕中馬首欲引用內閣姜公曰廣持不可馬大恨馬又挾史公晉高傑等伯爵余陛見面奏封爵以勸有功無功而伯則有功者不勸跋扈而伯則跋扈者愈多上領余言歛歛久之曰事已成矣忻城伯趙之龍奏曰臣等亦知成事不說但關繫甚重臣祖一門死事十八口裁得伯爵以後封典還望皇上慎重之龍又奏曰臣昨過揚州親見高傑與黃得功兩家格鬪若不急安輯揚州立見焦爛高傑原是

士英引他過河就該令士英出去收拾余在旁從史趙上曰朕亦說該馬先生去他不肯去沒奈何史先生願去聽他去罷余奏曰皇上卽位之初雖以恩澤收人心尤當以紀綱肅衆志大抵君德以英明爲用伏祈皇上獨奮靈斷申明法紀冬春間淮上未必無變臣等雖駑庸願奉六龍爲澶淵之行以作諸軍之氣上聞頗有難色姜公曰廣出班奏曰袁某所言澶淵之行非遠爲此事却不可不時提此志上又領之余請榻前密奏曰左良玉雖無異圖所部多降將非孝子順孫全要處置得宜月餉尤須湊給上曰頃良玉

潯陽記事

六

奏欠他餉一百二十萬該給他可到閣中議妥行余又密奏曰皇上初登大寶人心未免危疑臣昨馳書良玉意外亦不可不防臣明日不敢面辭星馳回潯料理上允可余叩頭出往閣議事馬聞余廷對語意不平余又責史公不當伯高傑馬益不平余不顧且疏勸上用人圖治薦用劉公宗周黃公道周吳公姓楊公廷麟葉公廷秀等復引宋高宗用汪黃事爲戒馬知余爲已發恨刺骨矣史公姜公議留余覓樞余曰如此是以官來也登極例加恩晉一級俱辭不受以八日夜還潯左帥恢郢者聞北變果自潯寧南接

監國睿書不肯拜嗣得余書逕開讀如禮屬軍容何
公志孔侍御黃公澍入賀實窺伺朝廷動靜侍御乘
衆憤疏劾馬阮十大罪馬與侍御廷開有汝在湖廣
與左良玉做的是甚勾當語寧南聞之心切齒上以
侍御爲寧南來釋不問無何有楚劣宗盛濃劣弁周
維江等承馬指相繼劾侍御職穢侍御逮問寧南部
將乘機羣起譁必欲下南京索欠餉保救黃侍御余
便宜爲截留江漕十萬石廣餉十三萬給之且疏代
黃侍御申理免逮迨靖侍御以候勘故不敢離楚省
時總憲劉公宗周亦三疏劾馬阮罪馬阮疑姜相國

潯陽記事

七

與有力陰喉東平伯劉澤清江宗統誣劾姜相國語
褻媒幾不可舉似余憤激又出疏爲姜相國雪馬
恨余益不可解事事掣余肘所條陳題用道府等官
俱置不覆鄭鴻逵五千人徑留京口不肯發余不得
已議以陳麟加鎮銜代鴻逵料理水師鄧林奇加鎮
銜料理陸師俱寢閣大鉞索六千金始各給一署鎮
劄必再索六千金始肯給劄印也蓋馬阮與其腹書
趙文運等相倚爲姦利白丁皆用重賂踰大帥京師
有職方賤如狗都督滿街走之諸諸將起自行陣者
率缺望解體矣先是余慮左兵悍警難久驕予奏當

陰用形勢相格禁楚將楊國棟張先壁黃朝宣等潰
卒數萬人無所屬剽掠衡九間不急收輯寧南得兼
併勢益觴重不可制迺自收調楊國棟一旅陰以恩
誼維繫朝宣使不爲用疏催湖南新督速任收兵心
馬絕不以爲然反以開藩媚寧南全楚許其駐兵自
是江楚藩籬盡撤寧南果盡收張先壁等兵燄益張
矣馬又忌余得將士心故令所私黃斌卿來鎮潯諸
將既已加鎮銜不肯爲斌卿屈余爲調停遇斌卿加
厚斌卿亦折節講門牆誼然斌卿偵知左難制不肯
久駐潯遂借端爲脫卸地馬顧誣余不肯受斌卿何

潯陽記事

八

說也余又先以江上兵單薄鴻逵兵船留不肯還船
不得不更造潯又無木可採檄潯道于江流截買潯
道葉士彥者家蕪湖與諸商暱潯紳又爲之居間徑
繳檄不往余曰此國事奈何置之士彥口出不遜語
余以江人官江督令不行疏自劾求去繼威揭葉士
總督江楚應院右僉都御史袁繼威爲道臣避危巧卸
微臣節制不靈懇乞聖斷處分并自請罷斥以存憲
體事職江人不應官江督兩受命不辭者緣強寇壓
境國步多艱不敢避私嫌誤公事也前月十八日陞
見星還抵鎮接有左師挫歸武漢之報慮闖逆乘銳
東下料理防剿寢食不遑所冀與職同心共濟者道
將諸臣耳不意新任南九營副將胡以寧因職提兵
北行誤募柯兵守城百姓稍有後言道臣葉士彥素
與以寧有隙從中挑激遍貼柯兵謀反帖子以寧憤

激出城剪髮去官柯兵遂乘賢擄船幾成大變職適
返署受計水師副將陳麟擒拿十名梟斬首惡向董
等示衆其事始定職以上流報急江防當此思倣古
橫流截渡之法行牌該道探買木牌打造鐵鍊此亦
士彥分內之事乃士彥聞聲膽怯計圖巧脫六月初
六日職集鄉紳府縣會議能仁寺士彥首言木牌難
買職稍以職掌相繩即怒形諸色厲聲求去職思與
士彥者亦固守封疆之責探買木牌打造鐵鍊所望於士
彥者亦固守封疆之責探買木牌打造鐵鍊所望於士
題規避爲全軀保妻子之謀耳職每恨年來國事決
裂皆經大吏倡逃不肯爲地方死守使人盡如士彥
之智將京師上游鎖鑰誰爲笄持九江必爲武昌之
續金陵孤注不知置皇上何地如士彥者貪險多端
未暇臚列卽此一念眞人臣不忠之尤也職昨面奏
皇上卽位之始雖以恩澤收人心尤望以紀綱肅衆
志大法若行宜自士彥始伏乞皇上勅下該部將葉
士彥從重處分以爲人臣避危巧卸者戒至職江人
官江督知有朝廷不知有公祖實乖敬共桑梓
之誼合并賜罷斥以謝道臣統惟聖斷施行
溥士

民環泣留余潯紳居間者左袒葉密貽書當軸改余別用書爲潯士民截獲紳又素爲潯士民飲恨迺晉曰吾輩走數千里請來總督爾偏要逐之去羣譟碎其室余方杜門亟傳令擒首亂數十人置之理衆始散去潯紳則反怨袁某不當自効貽累我也益與葉比揚語寧南云江督買木牌不防賊實防左寧南惑之葉又嗾其相厚同年黃耳鼎疏劾余疏皆挑激寧南語明知寧南不拜監國睿書反詞挑之云胡以寧欲援立他宗寧南不從寧南以此益疑畏出疏辯且明與余無隙余曰耳鼎辱臣可也殺臣可也以此間

督鎮之交開釁封疆不可也兩疏求斥潯諸將憤憤私上疏留余余日以鎮將留制督將開挾制中朝之漸不可長疏劾諸鎮將非體自是不便再言去矣朝廷自姜相國與張大宰慎言以謗歸史相國以視師淮南出馬阮益貪橫收逆案楊維垣賊吏張孫振袁宏勳等爲羽翼交通潛邸諸閹豎以聲色壘上心請修要典追論三案晝夜以報怨爲事呂公大器以定策持異議逮周公鑑雷公演祚等以朋黨逮且波及士民數十人余上六治六事疏規切上躬復因元旦上疏力論三案不宜追論及釋定策朋黨株連之獄

潯陽記事

十

以修戰守爲急又貽書新參蔡公責其不宜修怨蔡持論稍和袁宏勳駁余疏致指三案爲上不共戴天之仇請斬吳公牲舊大宰鄭公三俊并罪余大鍼亦疏請斬雷君演祚至以賈充比姜相國嗚呼此國家何等日臣子忍爲此耶暇爲此耶時閹已爲清敗棄陝走余疏闖爲清敗雖可喜實可懼清未及謀我者闖在耳閹滅非江南誰事者長江上下宜蚤爲備馬阮益不悅徑裁減潯額餉六萬責余縮兵就餉額軍中偶語起余疏爭力求罷言朝廷旣不行臣言又不放臣去臣惟有以身死封疆如社稷大計何馬阮終

不省且故洩余前後密疏聞之寧南潯紳黃掌科雲
師書來始知之余自是不敢深言寧南動靜不得已
密東少司農何公楷戶部科倪公嘉慶言寧南雖無
邪心左右骨鯁者少勢已成騎重寵溢不驕賢者所
難朝廷宜稍假督撫以權示相維之勢二公言之漠
然也且改調潯將鄧林奇等別用潯將以此懷疑懼
無何聞東宸逼漢沔寧南告急余躬督鄧林奇等屯
蕪春與楚師聯絡聞扼不敢東迺從潛沔之沙湖出
上簾洲左旅不戒賊遂南渡敗馬進忠王允成等於
荆河口武岳大震余度關避重兵必不趨武必繇岳

潯陽記事

二

犯沙則袁吉復危亟撤回蕪春諸營議以鄧林奇郝
效忠陳麟三將守潯江余自統副將汪碩畫李士元
等援袁吉已登舟矣哭報寧南於三月廿三日起全
營水陸俱下往南京救護先帝皇太子潯士民踴江
干環泣留余余曰袁吉固急九江亦急義不忍臨難
避復入城爲戰守計先正月內黃斌卿來潯語余有
皇太子到南京說余笑爲誕三月初邸報傳皇太子
同鴻臚司高夢箕家丁穆虎北來夢箕以其事聞上
遣韓盧二監往認識二監見卽叩頭嗣士英往見以
爲僞舊講僚方公拱乾出嘆息聲幾得罪廷臣無復

異同者輿論則益沸騰作爲或問以詰士英靖南侯
黃得功首疏昌言其失劉良佐忿士英壘上不認舊
妃童氏亦交章言之辭甚倨寧南十日連二疏初疏
持論頗正二疏有束身赴闕代太子受罪等語余私
念此事廟堂處置失宜必召大覺通疏言皇太子眞
僞非臣等能懸揣眞則望行藩臣言僞則不妨從容
審處多召東宮舊臣識認以解遠近之惑疏未達馬
阮輩交言太子實僞名王之明係附馬王昺孫下錦
衣刑鞠窮詰其之楚之閭狀中外競駭以爲大獄將
起黃公澍等在楚同心銜馬寧南諸部將又畏闖之

潯陽記事

三

逼遂力贊寧南爲此舉余甫入城前部已在河下擄
船縱火鄧林奇擒斬數十人船益增多蓋朝廷悞許
寧南行楚鹽抵餉諸不逞以護鹽爲名者往來潯皖
間不敢詰遂決裂至此余嘆曰亂形著矣急移諸將
家眷入城繫兵心諸將列兵城外拒戰潯士民環集
言衆寡十不及三激之潯禍不可測督台素與寧南
善不若俟寧南至面以理論之爲萬全計潯諸將亦
競言河下爲亂者兵耳寧南救皇太子題目正若遠
拒戰謂先帝何不若且斂兵入守相機行余曰兵入
城示弱不可郝效忠之兵則已不待令隨家口先入

矣寧南舟以四月初一日抵北岸具書言此大事當面請教且願握手一別爲皇太子死潯士民及荆世藩母子泣請余往晤紓潯難余曰寧南語雖順舉動與前殊往必墮其計士民請益堅余曰余不敢不爲百姓行然無濟他日無謂余不智初二日遂同監紀余有灝會寧南于舟中寧南言及太子下獄事且云來早就南岸詳請教初三日早舟果移南令各鎮來參謁余以寧南入城不便不得不往就潯各鎮亦單騎同行答其禮寧南遂袖出皇太子密諭劫諸將盟矣余正色曰密諭從何來先帝舊德不可忘今上新

潯陽記事

三

恩亦不可負寧南悲曰害太子是姦臣馬阮輩所爲與今上何干老先生以爲言余復語寧南鎮將曰師以義動諸公宜愛惜百姓寧南又悲曰我輩做大事行不得小惠與寧南成賓主禮而別歸集諸將城樓洒泣曰兵諫非正晉陽之甲春秋所惡可同亂乎余已說寧南易檄爲疏屯扎候旨且馳疏聞朝廷必有處分諸將宜堅守以待後命不意效忠先陰與寧南有成約適潯民誤殺其二兵借以起釁部將張世勲又固與左部將張國柱善潛縱其兵夜入城縱火撲一火復一火發余念不去世勲亂不定亟手授鄧林

奇密令林奇承令便宜行世勲與效忠遂夜半劈門出與左營合左兵溷入城殺掠潯人不復能辨識諸將懼罪亦遂俱出城合營矣余肅冠帶將就死寧南差鎮將張應元等同黃侍御澍入署請余出余不應侍御拜而泣曰寧南本無異圖公以死成其爲亂國家大事去矣副將李士春密稟曰隱忍到前途王陽明之事可圖也余謬以爲然出城面責寧南寧南疾方刺望城中火光拊臂曰余負江督余負江督是夜死余私謂隙可圖也差人密語鄧汪諸將無應者效忠則盡洩余與鄧李諸將謀輸之寧南諸將將恐

潯陽記事

十四

余圖已秘不發喪共推寧南子夢庚爲留後急移舟東下夢庚伴過稟曰先父不幸去世諸事全賴主持老恩台愛惜百姓湖口至安慶皆前部妄爲事已往老恩台少寬之今暫至池州候旨一遵約束余抵池度亦不得朝命因多方遲其棹使金陵得爲備密以疏聞道梗不得達繼威密報藩師東下並江州被焚寇事務臣袁繼威爲密報藩師東下並江州被焚被焚情形統而聖鑒爲密報藩師東下並江州被焚處荆棘叢中屢疏入告有繕寫而爲其強阻者有已發而爲其中留者致臣一片苦衷未能上徹前奏此卽有公疏而心期濟變事多曲從不敢不補續密奏以明臣心勿欺焉左良玉自奉世鎮武昌之命臣雖無節制之權然肝膽相信已久至各兵士既厭楚地凋殘復畏強寇凌逼垂涎東南財賦就思逞者

久矣如去秋借黃澍為名計圖東下幸皇上俯納
臣言免逮而止冬月借口餉米不繼復欲移營就食
幸江省新漕接濟臣力挽乃止不意本年三月內
州失守聞賊南渡藩標鎮將愈思避銳適逢王之
一案耶報紛傳人情洶湧靖南侯黃得功大發疏
請行左良玉有疏從容處置失宜必召大釁因疏
之明已付藩之獄臺臣審處以服海內之語適其
官日寧南即有詔飛馳關下東身待罪之報再數
七日即差官馳報訖時寧南登舟在二百里外
下官兵或借報訖時寧南登舟在二百里外
接應焚毀關廟擄掠黃上犯判岳莫可罷塘皆沿
日據報將闖賊下走斬黃上犯判岳莫可罷塘皆
陳麟副將李士春督率水陸官兵分防龍坪田家
與楚師聯李士春督率水陸官兵分防龍坪田家
汪碩畫李士春督率水陸官兵分防龍坪田家
之報荆世子與得之紳士民擁署赴江州臣親督
陳麟駐紮只留一帶防賊及左師全營協守仍留
一師

潯陽記事

五

土家口俱住西關暫撤入城以安其心奈各將士
奉臣令借題守城一概移兵江南就臣望其同行
置不較初一日守城一移兵江南就臣望其同行
帝下太子密諭不率何人傳鎮將出城往會南鎮
性與諸將密諭不率何人傳鎮將出城往會南鎮
臣急語諸將南日武人不知春秋大義今上之欣
可負再拜諸將南日武人不知春秋大義今上之
謀陷太子何臣下所為願諸公愛惜百姓南復臣
本心先生何臣下所為願諸公愛惜百姓南復臣
借諸將返署正固嬰城固守以盡臣職不意線標
左翼營將返署正固嬰城固守以盡臣職不意線
夜半火起至四鼓無處不火奇壯碩畫等救滅此
火復燃至四鼓無處不火奇壯碩畫等救滅此
門而出左師環城外應竟爾羣呼合營矣江州數
年居積盡歸燬城外應竟爾羣呼合營矣江州數
雖世謝地方再軍李猶龍亦再回勸勉謂臣徒死
死臣謝地方再軍李猶龍亦再回勸勉謂臣徒死
舟調護兵將監軍李猶龍亦再回勸勉謂臣徒死

益若得中途挽救尚可報稱萬一臣是其言與各
將失心約法首嚴焚殺淫擄之禁寧南與鎮將莫
寧南以久病不忍死須臾翼圖一時當以報明廷
相附號令臣初未及知憤其爽約必死將士元
合詞對臣云此初未及知憤其爽約必死將士元
并云安慶亦已內變在末令之先哨兵丁無知妄
撫臣張亮言之頗悉閱日抵皖上果見哨兵丁無
原許臣張亮言之頗悉閱日抵皖上果見哨兵丁
帶臣密點與守兵格不虞各鎮聞報幸獲安堵各
鎮崇階實出今各鎮聞報幸獲安堵各鎮聞報幸
從崇階實出今各鎮聞報幸獲安堵各鎮聞報幸
奔於此不背南公盡臣高義三字相約各鎮聞
詞於衣帶不從即死力爭之幸而各鎮聞報幸
潘標總領徐金聲桓張應元徐國棟吳學禮惠登
國英盧鼎徐金聲桓張應元徐國棟吳學禮惠登
主倡盛義自當輸忠襄命為報嗣君等情到臣
定奪茲暫屯紮肅道惟命為報嗣君等情到臣
一

潯陽記事

六

後部總兵惠登相適至與臣同心諄諭初七日早
回馬步全營遂相適至與臣同心諄諭初七日早
赴關面陳始末歸命司敗但各兵安插未有定
散堪憂又不敢不歸命司敗但各兵安插未有定
實補贖密聞上不敢不歸命司敗但各兵安插未
調劑身任封疆上不敢不歸命司敗但各兵安插
至臣明從重處分疆上不敢不歸命司敗但各兵
聖明從重處分疆上不敢不歸命司敗但各兵
虞生靈釋不恨炭之諸兵將亦果不復攻池郡無
苦臣膏鎖不恨炭之諸兵將亦果不復攻池郡無
李國英者縱所部下銅陵打糧與官兵格鬪彼此
殺傷諸鎮將將合力趨蕪采余曰如此是終欲為
也面斥黃侍御等誤國書絕命辭衣冠所以不呼
州者三非偷生焉寧南不志先帝疏救皇太子原
東身赴關待罪其辭尚順不忍成其為亂一也諸
為疏緩程候旨冀得從中維挽少報國恩二也諸
面許不再焚殺因勢利導稍活百姓萬分之一三

今池陽幸免攻打疏阻不得入朝命不得出事決裂矣臣心甚苦臣力窮矣以疏救皇太子臣心之所同以兵諫則非臣之所敢知臣語寧南曰先帝之舊德不可忘今上之新恩不可負臣志兩言已決若夫江州之焚臣不敢負江州將士負臣臣願附眞卿之義遲死爲恨耳乙酉四月十七日咸書于衣帶又云救護皇太子者臣之同情也以兵諫非臣之所敢知也先帝之舊德不可忘今上之新恩不可負此敢血時正告寧南語也願諸公愛惜百姓此臣拜諸鎮將語也臣咸自記又云臣不卽死江州原欲從中挽救以紓京師之急幸已還師更欲聯結以收桑榆之效不意清追闔至海諸鎮將甘負國恩遣使投降京師之危若累卵矣臣在坎囿中不能申包生之義惟有矢文山之節以一死報二祖列宗且亦不敢負所學也若江州之潰公論久當自定禾黍之恨則死不瞑目矣臣咸四月二十七日再書又云死事也易成事也難爲嬰弗克爲曰厥艱張死匪先許死匪後臣心靡他諸獻我后嗚呼父母有過則諫諫而不從則號泣昊天埽之不忍晉陽之貽諸將扎譬以大義甲豈可訓哉五月十七日書

十

不聽則赴江流死中有惠登相者係余撫鄖時所招
安是余言諸鎮將乃議還師閱日朝使亦至言清已
陷泗逼儀揚余曰詔書行余言余當安插諸營江上
與下流聯絡以護衛神京迺馬黨張捷先欲迫論三
案恨余格其議出疏肆誣讎余前後兩報疏皆得嚴
旨馬且密以封爵陷諸鎮將購黃侍御諸鎮益不平
陰畫計降清余孤舟困叢棘中不得知問黃侍御曰
無有是余心不能無疑差人語鄧林奇等不可爲此
不忠事鄧汪移舟避皖湖中陰遣人逆余效忠方與
惠鎮合營佯以惠鎮意遣所謂史參謀夙與余監紀

六

善者來言曰登相負忠義氣迎余赴其軍入江省爲後圖余曰或二祖之靈啟之乎遂乘風往將及湖口夢庚遣悍弁李致和挾舟行甚迅距潯三十里則清營在焉八王子遣通事冷大人者就舟請曰八王慕大人名借重仍作總督入江省招撫余曰某國之重臣受累朝厚恩豈肯事二姓勿復言冷曰豈不聞良禽擇木而棲良臣擇主而事余曰此爲未仕者言旣食祿當忠其事獨不聞忠臣不事二君乎冷別去已復請者再三余瞰左右無人具衣冠投江水中爲鄰舟拉起夢庚急挾余見八王子王禮遇優設宴余託

茹素不沾唇且不答一語歸舟夜自縊余監紀覺而
強解脫之冷再來知余終不可奪迺拘於北時李職
方即李猶龍以署皖鉞行黃侍御以署潯道行武昌守楊
啟鳳開送各宗冊獻媚以署皖守行矣舟過金陵夢
庚所遣李致和陰以禍悚余監紀守余不得死余望
闕陵慟哭噤口不飲食者八日亦不死余喟然嘆曰
天不欲余爲疊山敢不爲文山哉淮上遇鄉人釋歸
附書與家大人訣書云兒爲左兵復擁投清誓不事
二姓復挾令東下兒志決死國不
復相見矣高年強自愛不忠不孝負慚天地冥恨何
極閣筆潸然六月初六日兒泣書又寄子書云祖
婆年老憂患風燭旦夕難必囑爾母委曲奉事持身
以節儉謙遜爲本每事請教大伯父細伯父兄弟和

氣內鬱不生外侮自然不入思之思之父詩稿文集
有在夏娘處者有在郭四等身上者集多寫數本
送一本爾公伯選較明白發梓以存父遺跡是亦林
楷之受其江事密奏疏以留都先變未上吳中杰若
寄回稿來可即付刻送同志疏內有患失小人二
句可爲刪抹毋犯時人之忌又父辨袁宏勳疏內有
掩君相之美一語相字可改作父字此皆要緊話
勿以迂闊泛視家中脈氣荷不啼飢仍須勉行二三
年以云三年無改之孝若能竟爾之身則父爲不死
矣又云父已通有騾可僱袁允兄弟不負舊恩可另差
營人同法度來京探我死消息我死即可搬我骸骨
清一法度清楚不比家燭來者不要害怕鄉頭則
貴賤一體不足懼也城不可居屋不必起只起一屋
移居可以避亂圖存可以遠禍全身父死之後只言
爾父自盡臣誰不可一言理怨清朝一字一血慎之
慎之裁渡河舍舟而陸矣余有二僕在湖失散從官次
第脫去獨都司黎鳴盛儀偕行盛則從別道往黎則

潯陽記事

元

在余左右爲張國柱窘辱萬狀服勤無倦色古烈士
不是過也夢庚途次屢逼余從制鎮將張應元多方
相恐喝余怒叱之至良鄉余意此疊山盡節處也是
夕復自縊六月十八夜書云嗚呼余在江州舟中自
死者三矣憾不得死不爲清臣甘爲清民
猶瞻念二人之在堂也寧爲明鬼並不願爲清民不
忍往見九廟之邱墟也吾自盡臣誰豈博忠名哉
繼未絕伴者復強解脫促行行近彰義門望關陵復
下馬哭清亦不余怪是爲乙酉八月初四日事已就
館館供具頗腆余又以茹素置弗用越數日諸降將
朝見有日余明冠服如舊清差詣內院會話時涿鹿
在告當事爲李曲沃寧滿州相見執賓主禮定坐有

劉學士通語曰久仰老先生清白幸得相見余曰某
受明厚恩不能捍禦封疆宗社邱墟君父播越眞仰
慚古人俯慚後世劉曰江南失守非老先生之過我
清爲明朝討賊今闖猶未滅正該朝見微官爲明先
帝報仇余曰清朝起兵討闖改葬我先帝是好處但
忠臣不事二君宏光皇帝何在豈臣子圖富貴之日
劉曰我正要問宏光立得是否余曰神宗皇帝諸子
光宗皇帝居長福王次之崇禎皇帝無後今上爲福
王長子倫叙正順劉曰崇禎皇帝未葬宏光安得遽
立余曰明臣急於定策者爲社稷計耳劉又言宏光

潯陽記事

手

所爲云云余起立曰君父之事非臣子當言既已成
其爲君即吾君也劉曰此亦各持其是不相責備只
是當與諸鎮共朝見余曰吾冠服循明制無朝見理
又語曲沃曰明朝不封拜將二百年左夢庚父受高
爵厚祿朝廷偶有過舉輒爾稱兵犯關豈是人臣大
義某若今日與夢庚同附清何辭于前日與夢庚同
叛明此意公當轉聞劉曰老先生不朝見要怎麼余
曰某在九江求死不得此來原不偷生清朝即不見
殺寧爲民不爲官劉曰只恐老先生民也不肯爲將
欲爲伯夷叔齊乎余曰伯夷叔齊恥不食周粟爲周

逸民清朝若以忠節表厲天下不宜固屈其志曲沃曰此亦自然劉曰老先生念念不忘明朝怎生是好遂各拱手別次日復差官請至內院劉曰有旨宣諭攝政殿下久知清望九江事不必引咎明日可卽朝見做官余慟哭曰宏光皇帝未有着落臣子忍言做官乎國亡與亡古今通義若某今日可以負明異日亦可以負清不忠之臣清朝安所用之劉語塞余復詰曲沃曰昨所言還該轉聞曲沃曰已奏過攝政殿下說已往事俱不論劉又以朝見爲言余曰某不失節于明亦不失禮于清但某是曩臣不是降臣旣不

潯陽記事

三

做官焉得朝見寧滿州不甚曉曲沃稍代宛轉數字滿州佛然曰旣如此且不必朝見越二日改余別館晝夜環守以兵吏部亦差官來請見余不往具揭仍申前說相知者在外爲改易數語雖大體不失殊多曲折矣晉諸門人在仕者聞余不易服危懼甚公見環跪泣曰率土盡入版圖老師欲盡忠如堂上二尊人何余泣嘆不已虛侍御傳者不知何許人偶疏及余名昔賢謂王積翁非知文山者留夢炎爲文山知已誠然哉誠然哉余貽詩相知云云竊附于叔夜絕巨源之意自寒徂暑兀坐讀易春秋史鑑旁及謝皋

羽諸集胸中稍有得輒欲著成經觀史觀二書旦暮死期近度未能卒業每睹文謝家三先生軼事則不禁潸然曰昔張許同一死而遲速不必同文謝家三先生同一忠生死亦不必同吾安適歸乎易困之象曰君子以致命遂志需之象曰順以聽也吾惟守死善道居易以俟云爾二十四日內院又宣諭云前江南有宏光你不從制猶難怪你今已無宏光便是一統如何尙戴着頭髮余曰某死國自是職分只因清朝不肯見殺官不可爲只可爲僧內院云僧安得有髮余云清朝拘留日久似不許爲僧某寧束髮以死

潯陽記事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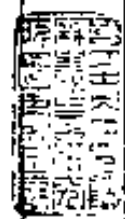
內院云除爲僧肯爲民否余曰某不會種田已奉佛在先矣內院云若不許爲僧如何余曰某非有所憤激只身盡臣子職分若欲棄其生平寧求一死不殺固清朝之仁效死實明臣之義內院無以應遂出二十六日辛未清朝差一大人併五六騎就館辭色不善公知有故遂北面叩辭先帝未至地兩手已爲騎所縛挾之馬上出外城東便門里許至三忠祠則殺而成其志矣寓燕台鄉人某泣記

潯陽記事終

右記事一卷從六柳遺集中摘出遺集共收詩文二十餘篇編次殊無體例此記之外只密報藩師東下一疏爲有關係餘皆不甚經意之作試藝亦雜其中當是臨侯就義後家人隨手鈔綴而成非完書也余既摘刊此記因將集中密疏及揭葉士彥一帖家書三通絕命詞四章一一分注記內使當時情事大白而臨侯之志節益明亦吾黨後死之責也丙辰四月
新昌胡思敬跋

東坡全集

東南紀事目錄



卷一

唐王聿鍵 弟聿鏐 聿鏐

卷二

魯王以海

卷三

黃道周

蔣德璟

路振飛

曾櫻

傅冠

東南紀事

目錄

邵武徐氏刊

卷四

金聲

楊廷麟

萬元吉

曹學佺

姜一洪

吳聞禮

鄭為虹

王士和

胡上琛

蘇觀生

卷五

張國維

徐石麒

熊汝霖

孫嘉績

錢肅樂

朱大典

余煌

陳潛夫

陳爾輝

張肯堂

吳鍾巒

卷六

鄭遵謙

劉穆

王之仁

王正中

于頴

吳易

卷七

東南紀事

目錄

邵武徐氏刊

王翊

王江

邵一梓

俞國望

陳天樞

王善長

章欽鄰

馮京第

卷八

王毓著

潘集

周卜年

倪舜年

高岱

沈之泰

徐復儀

趙天麟

華夏圖

卷九

張煌言 羅綸 葉振名

卷十

黃斌卿 周崔芝

張名振

卷十一

鄭芝龍 鄭成功 上

卷十二

東南紀事

目錄

三 邵武徐氏刊

鄭成功 下

鄭鴻達

東南紀事卷一

餘姚邵廷采念魯撰 邵武徐 幹小勿校刊

唐王聿鍵 弟聿鏐 聿鏐

唐王聿鍵小字長壽太祖第二十四子唐定王之後定王李賢妃出也洪武二十四年封於唐國南陽永樂六年之國子靖王靖王無子傳弟憲王再傳莊王成王復無子傳弟恭王之子敬王敬王繼統三十餘年壽七十一世宗時屢存問再傳順王端王端王之孫是爲聿鍵自定王至聿鍵凡九世初封德昌王父世子義母毛氏端王惑嬖妾因東南紀事 卷一 邵武徐氏刊

義承奉所聿鍵方三歲從之稍長讀書能識大義雖處內難正志不挫義爲弟所毒端王諱之將傳次子守道陳奇瑜入弔謂王曰世子薨逝不明若又不立其子事必發覺王懼始爲聿鍵請名立爲世孫崇禎五年王薨鍵年三十一嗣位七年流寇披猖聿鍵念南陽要衝而城痺薄捐千金謀修築知府陳振豪弗授功聿鍵以爲言崇禎帝震怒逮振豪置理聿鍵又援潞王近事乞增兵三千人設參將一以陳永福充之不許八年冬賊再犯南陽上疏臣府護一千二百人近制以其半爲開封班軍給撫臣以下絲使

無謂惟明詔念臣困厄以全軍見還報曰南陽班軍番直祖制已久朕不敢變時朝廷欲行宗室換授之法陳子壯署禮部事執不可聿鍵貽書子壯相駁難其書稱說典訓援據經傳皆有本廷臣顧弗及知特以爲諸侯王尙氣持異同而已會子壯下獄衆口惜子壯者輒以尤聿鍵聿鍵亦薄公卿不足重而爭宗藩體統勿總督盧象昇不朝其所建請頗多羣臣交忌之九年八月京師戒嚴聿鍵率護軍勤王汝南道周以興止之不聽至豫州巡按御史楊繩武以聞旨下切責會前鋒值寇亡其內豎二人乃還國廢東南紀事 卷一 邵武徐氏刊

爲庶人安置鳳陽高牆使者欲以檻車往聿鍵自裁不殊至鳳陽守陵閹人求賄不得毆鎖困苦之聿鍵不勝辱病幾殆妃曾氏割股進始愈有司廩祿不時資用乏絕時望氣者以高牆中有天子氣言於淮撫路振飛振飛假賑罪宗入牆見聿鍵心獨異之聿鍵告吏虐狀振飛上疏請加恩罪宗贍以私錢且諱其吏之無狀者福王初立大赦聿鍵出高牆封南陽王遣官送寓平樂未行而南都陷南陽王至嘉興前刑部尙書徐石麟淮撫錢繼登等請留監國王不可六月八日潞王監國於杭州王拜陵賀越三日

王出降瑞王惠王亦自紹興降初靖魯伯鄭鴻達邂逅王京師相識至鴻達移軍還閩道浙河王方至戶部主事蘇觀生翰林張家玉等咸以王可濟大業與鴻達奉王南行諸臣慷慨交拜矢獎明室其請王監國王覽啓悲慟進衢州收散卒得千餘人廿八日朝見臣民於建寧閏六月三日次水口驛驛吏具大舟卻之乘民舟不飾綵幔導去鼓吹民人聚觀相慶臨驛解朝謁行四拜禮王答一拜賜坐安南伯鄭芝龍靖魯伯鄭鴻達巡撫都御史張肯堂閩廣督巡劉若金巡按吳春枝戶部侍郎何楷大東南紀事 卷一 三 邵武徐氏刊

理卿鄭瑄左通政馬思理光祿少卿林銘鼎四川按察使曹學佺御史郭貞一諸臣自南都來者皆素服待罪旨弗問時議課州縣修宮學佺曰仁聲儉德王政所先睿駕甫臨而先有茲舉不肖有司因而蠹民無乃彰王過乎亟止之王欲擇戶部尚書咸舉何楷楷辭王諭曰往崇禎乙亥孤聞邸抄得侍郎掖垣諸疏藏之中心已非一日古云臨危杖節必敢諫中求之其勿固辭楷乃受任曹學佺陳三事其一福建正供悉貯兵饟毋或濫支以防不給其一禮成之後即命鄭鴻達抵關相度防守進取事宜以聞其一

禁游兵行剽令舊軍速招歸伍以紓民王曰此海內宿儒也命悉允行初七日王監國於福州祭告天地設行太廟唐國宗廟用太牢駕入城居南安伯府二十七日即帝位詔曰朕以天步多艱王室不靖荷茲監國已及經旬四方懷風勤王之師漸集方躬履行陣莫敢盤居而文武臣僚咸稱漢萃之義責於立君寵綏之功本于天作時哉弗可失天定靡不勝朕自顧闕然未有不續以仰對上帝祖宗自臨安委轡尊攘無期小大汎汎有如河水朕敢不敬承勉從羣望爰稽載籍光武聞子嬰之信六月即位鄒南以東南紀事 卷一 四 邵武徐氏刊

是年爲建武元年誕膺天命昭烈聞山陽之信四月即位漢中以是年爲章武元年立宗廟社稷艱危之中豈利大寶亦惟興義執言繫我臣庶之志以今揆古豈曰不宜其以今年七月一日以後爲隆武元年奉天朔運定難功臣次第進爵稍俟恢復裂土酬庸宣猷守正文臣亦進級孝秀耆宿軍民人俱優給所在山川鬼神除淫祀不在典制者皆遣正官精禋祭告以明朕繼承基緒爲天下請命之意先是張肯堂建議如唐肅宗故事以監國稱天下兵馬大元帥俟復南京然後即位王尚猶豫羣臣多勸進乃從

之以布政司爲行殿門曰行在大明門駕自督府移蹕芝龍戎服前導鴻達以禁旅百官次扈從侍班鵠立始問環佩之聲及寅王御袞冕升殿受朝賀頒詔於各省府州縣大赦是日南郊大風揚沙拔木尙寶卿馬驚玉璽墜地損其一角人咸嘆異上唐國四親帝后號謚改福建省爲福京福州爲天興府府學爲國子監百官俱稱行在論翊戴功封鄭芝龍爲平魯侯鄭鴻達爲定魯侯鄭芝豹澄濟伯鄭彩永勝伯張肯堂爲吏部尙書吳春枝兵部尙書周應期刑部尙書鄭瑄工部尙書曹學佺太常寺卿起蔣德璟

東南紀事

卷一

五 邵武徐氏刊

黃景昉蘇觀生何吾騶黃鳴俊陳子壯林欲楫曾櫻朱繼祚傅冠皆爲大學士閣臣至二十餘人然票旨多王自裁俱閒無事或遠未達軍國大政一委芝龍行朝仰成而已是月鄭遵謙等起兵紹興進守錢塘金聲亦扼徽州阻上江由是閩嶺晏然藉以休甲尋命芝龍兼戶兵工三部尙書開府天興坐見九卿入不揖出不送

大清順治二年乙酉七月朔王下詔親征詔曰朕痛念祖陵閔茲萬姓中心搖搖如在水火擇於八月十八日亭午禱祭親統六師勅平魯侯芝龍爲御營中軍定魯侯鴻達爲左

先鋒尙賴文武諸臣襄力効謀有功者賞朕不爾負命訪求十六朝實錄及古今遺書論行在日用以儉樸爲本有司不得背旨阿奉違者以不敬論勅司禮廳天壽行宮中毋用金玉器帷幔毋用錦繡濃花洒線止用居常銅錫布帛王長齋日御便殿見大臣性好讀書手自披覽常丙夜不休南都之敗馬士英奔浙江潞王監國時猶持故態執黃道周章不下後遇亂軍踉蹌流涕落庭竄方國安營中聞王卽位又謀入覲鄭芝龍雅善之言士英不卽北降亟欲求立太祖子孫罪可貫下其議於朝堂王出獨斷傳諭

東南紀事

卷一

六 邵武徐氏刊

各關軍將毋納士英初王在杭州訪故臣於張家王家玉舉黃道周王曰得此商羹周鼎當爲廊廟羽儀至是道周自衢州入見喜稱之曰眞名相也卽日晉少保吏部尙書武英殿大學士入閣辦事王以家玉直起居注家玉言唐魏謩爲文宗起居舍人文無避諱不令人主見今陛下自待豈當唐宗臣愚亦不肯居魏謩下王嘉納家玉嘗薦句容人何成吾敏吾兄弟天下奇才乃心明室且家近南都可觀覽又句容知縣宗室議縱王心識之及金聲自徽州遣諸生戴明恩齎奏至詔陞聲兵部侍郎僉都御史巡撫

池太徽密因授成吾總兵敏吾爲副與聲犄角共取南京
敕成吾曰兵行所至不可妄殺有髮爲順民無髮爲難民
此十字可切記也敕議從曰朕自許忠孝爲法受過百折
千磨今爲祖宗復仇有進無退宗卿朕猶子行其克悉朕
心出險亨屯助朕以助祖宗於乎欽哉高廟亦孚祐爾于
無窮議從成吾等結七十二村聚衆至八千人卒不就而
徽州告急

大清兵進建昌命永勝伯鄭彩出關援之汀州大旱斗米三百

錢王決意親行乃封弟聿錫爲唐王監國福州某爲鄧王

東南紀事

卷一

七 邵武徐氏刊

協守都城駕發芋江父老遮道泣留復止鄭芝龍沮之也
是月以副總兵施福守崇安關命首輔道周出師江西浙
東諸將奉魯王以海監國於紹興王卽位詔至魯王欲守
藩大臣張國維熊汝霖陳函輝等以爲舉足一動義師星
散浙亡閩亦危願堅奉監國以督厲將士事成入關者王
於是不受隆武年號使者劉中藻廢然而返王心雖弗能
善然猶藉錢塘爲外屏手書致魯王曰朕與王同氣其本
聖祖王無忘朕之焦勞朕無忘王之危厄一誠金石豈惑
浮詞當遣兵赴王上報孝陵王其愛玉體以需天休八月

乙酉以鄭芝豹爲前軍左都督賜總兵黃蜚璽書令屯太
湖收兵聯絡三吳庚寅以黃斌卿爲官義兵馬招討總兵
官帥舟師屯舟山便宜恢復取南京王御門親餞百官郊送
壬辰立妃曾氏爲皇后后性警敏頗知書有賢能聲每召
對奏事后於屏後聽其決進止王頗嚴憚之罪倡逃辟邵
武知府吳文煒絞推官朱健叙廣信知府解立敬鉛山典
史周寅生守城功贛州告急命上游巡撫吳春枝移駐邵
武汀州總兵陳秀援建昌參將周之蕃剿武平以陳豹爲
防海將軍鎮漳泉興汀惠潮授南昌人羅大任少詹事募
兵恢南昌黃雲師大理少卿募兵恢九江南饒贛州人曾
應遴兵科給事中募兵援贛州遣張家玉監鄭彩軍招撫
巨華謝朝恩丁未副總兵楊武烈守備元體中復新城命
都御史楊文聰誠意伯劉孔昭分屯處州王郊天南臺鄭
芝龍鴻達皆稱疾不出何楷劾二勲不陪祭無人臣禮王
賞其風裁既而鴻達扇於殿上楷呵止之楷告歸盜截其
耳於道詔追盜不得時軍興饑亟芝龍請於兩稅內五石
預借銀一兩民不樂從反愆正供以浦城訓導王兆熊爲
御史督義饌不輸者榜其門不義於是閭里騷然芝龍又

東南紀事

卷一

八 邵武徐氏刊

請括寺田王不聽封芝龍子森爲忠孝伯賜姓名朱成功
總督禁旅督師何騰蛟自長沙楊廷麟萬元吉自贛州皆
遣使奉表迎乘輿大學士蘇觀生請先行出屯南安王幸
雍祭酒賴垓進講三品以上官坐聽其餘侍園橋觀者濟
濟遣使冊封桂世子由根爲桂王黃斌卿兵敗於崇明永
寧王起兵復建昌撫州副總兵施福入弋陽

大清

兵大舉臨廣信攻福張家玉使洪旭林習山救之是月靖

江王亨嘉稱帝於桂林舉兵入梧州執巡撫瞿式耜贛州

萬安軍亂九月兩廣總督丁魁楚圍桂林瞿式耜應之執

東南紀事

卷一

九 邵武徐氏刊

靖江王亨嘉送福州廢爲庶人其黨皆伏誅論功封魁楚
爲平越伯晉式耜兵部侍郎副都御史焦璉陳邦傳等加
秩有差亨嘉尋病死王意不次用人擢鎮江諸生錢邦芑
爲御史大學士熊開元爭之不得已而邦芑議開元開元
引退又出內降用王期昇彭遇颺路振飛曾櫻皆言不可
乃已時粵閩之境盜賊蜂起汀州大饑且疫兵民所在鬪
譁兵疲饑饉而出關之議竟同築舍四閩人心遂至瓦解
乙未祭告天地太廟丁酉馮駕出洪山橋祖餞鄭鴻達鄭
彩授鉞是日風雨晝晦二將行數十里仍疏稱候饌皆不

行庚子曾后廟見先一日王遣官用牲預告祇見之意命

勳臣芝龍行禮丙午大祀天地於南郊命兵部主事徐孫

彥頌詔於四方擢浦城知縣鄭爲虹御史巡仙霞關仍知

浦城命太僕少卿林開友巡撫江西諭之曰江西憔悴於

貪政久矣卿往須破情格以朕先教後刑先情後法八字

行之又八字曰小貪必杖大貪必殺能行此十六字始不

負朕親簡耳設蘭臺館纂修威朝實錄以曹學佺領之召

閩縣老人周良屏問民疾苦冬十月

大清

張天祿陷徽州巡撫都御史金聲死之金堡奏言福京倚

東南紀事

卷一

十 邵武徐氏刊

新安爲北門而臣前至仙霞見鄭鴻達方遣兵出關臣度
其駐三衢耳不能長驅也陷既四十餘日矣我師逗留觀
望未有爭先之氣新令日行民心日變異時以精兵數萬
仰而攻之猶當徘徊於衢嚴饒信之間能保其必下乎起
義舉人汪沐日奔走乞援曲折素諸不以此時捲甲疾趨
乃令偕葉向曜借兵借饌待其集事須五十日大事去矣
四方望閩中之兵如在天上今兵力將心臣已窺其大略
上江疑而楚豫斷新安去而三衢危陛下即欲爲王審知
豈可得哉堡數危言王嘉其才氣而鄭芝龍不悅授禮科

給事中出監鄭遵謙軍

大清金聲桓會兵圍撫州永寧王告急張家玉言腹心之患在

南昌咽喉之患在徽州既失徽則饒嚴危失饒嚴則廣信

必不支而崇關不能守陛下大事去矣兵貴速不貴久貴

合不貴分我以待寇之愚長彼蠶食之漸坐而自斃請急

勅鄭彩由杉關出撫建分兵一擣南昌一援饒州再令黃

光輝曾德等由江山直上衢嚴襲徽歛縱不能進亦可自

救諸將施福陳梧等皆善家玉計而彩久駐邵武不肯出

關有詔切責亦不從家玉太息而已是月李自成將賀珍

東南紀事

卷一

七 邵武徐氏刊

擊敗張獻忠兵於漢中十一月十五日監軍張家玉退

大清兵於許灣家玉約陳輝林習山蔡欽三道會許灣夜人定

後火起令堅壁敢救火者斬且搜暗處置伏且兵果大至

四面突擊洪旭爭先斬級兵少卻家玉親立陣前督陳黃

虎李明忠趙珩等出營大戰殺兩總兵獲級四百奪馬四

十匹器械無算午時協將陳有功戰死大軍合數萬來戰

矢如雨下沿山舉火赤地震裂

大清將王得仁鄧雲龍侯天寵等以書來招趙珩令其勸降衆

惶惑多偶語珩懼互相疑忌家玉執珩手拔劍斫案曰行

閒離我兄弟我等益當効力爲國吐氣軍中敢疑謗者有

劍人心始定然猶無戰意十五日于時家玉設高皇帝關

壯繆位率諸將泣拜設賞金於前使郭毓卿李明忠陳良

趙珩分帥死士百人伏谷中遂拔大營走大兵合一萬來

追入伏大軍紛拿家玉鼓譟回軍大破之步兵五千殆盡

騎兵舍馬渡河溺死過半撫州圍解論者以是役爲福州

戰功第一家玉令都司黃瑛齋蠟書間道奔入撫州檄永

寧王部將謝志良閻羅宋蕭聲曹兌光等乘虛襲老營十

六日戰於金坡家玉夾擊大軍死者五百餘人馬死者三

東南紀事

卷一

三 邵武徐氏刊

百餘匹營中婦女三百四十三人就近親戚歸之收其酒

米犒軍得鄉紳諸生書悉令燒毀時

大清兵所至令民薙髮而南軍遇無髮者輒殺不問難民因是

多輸牛酒爲間導南軍咫尺不得虛實饒導俱絕家玉設

小牌免死給與難民歡呼來歸者千百人奏請遣人分入

鄉落解散有能收復州縣者卽以首領官酬之陣沒陳有

功葉壽子祭葬廕謚立祠許灣斬總兵逃者許象乾俱報

可於是軍政明肅人始用命家玉奏功俱歸永寧王詔俟

恢復南昌日卽封親王是月魯王勞軍於西興拜方國安

爲大將統諸營十二月朔日有食之吏部郎趙玉成與尙書張肯堂同籍江南上言臣等生長海濱請以水師千人從海道直抵君山襲取南都以迎陛下計陛下陸行期同會於金陵王大喜命鄭芝龍具艘芝龍笑諾會有言水師諸臣宜留其家口以防逃歸者事不果於是王決意親行是月六日發芋江命芝龍留守福京制置兵饒兼掌宗人府事南平古田縣民遠餽酒米封鄭遵謙爲忠義伯前汝南兵備副使郁啟遣趙貴入賀以啟爲總理楚豫提督軍務討逆安順兵部右侍郎巡撫河南詔輔臣黃鳴俊出轅東南紀事

卷一

三 邵武徐氏刊

州東會王肅衆來朝立春日受百官朝勿賀

大清將張天祿誘執大學士黃道周於婺源生致南京道周死之是月臨安蒙白土舍沙定洲作亂據雲南黔國公沐天波奔楚雄定洲追之天波走永昌

大清順治三年丙戌正月王在芋江初九日夜雨雹如拳唐鄧

二王及居守百官行拜賀禮不受下詔以三大事自責羣臣俱戴罪馬金嶺兵變命路振飛往浦城安撫都御史陸清源撫師浙江魯王使陳謙奉書稱皇叔父不稱陛下王怒下謙獄鄭芝龍與謙有舊錢邦芭出芝龍門而見視於

王密奏謙爲魯心腹與鄧至交不急除恐變生王斬謙浙閩聘好遂絕川陝總督樊一蘅遣官入賀交趾日本皆遣使入貢並手冊答之勅上游巡撫吳春枝簡練壯丁賜松滋東會瀘溪延津四王春宴銀廣東布政司湯來賀浮海轉饒十萬遷戶部右侍郎江西御史艾南英劾來賀奸邪不可信用不報王出師次於延津拜泉州布衣蔡鼎爲軍師召郭燁陳秀引兵赴建寧命朱成功出永定關江西巡撫劉廣序都給事中曾應遴招撫閩寇以黃光輝兵敗貶鄭鴻逵爲少師責鄭彩戴罪上游巡撫吳春枝罷以吳閩

東南紀事

卷一

五 邵武徐氏刊

禮代之賜降將郝搖旗名永忠璽書賜大學士王應熊於四川假便宜舉用大小文武官大雨雹冊皇弟鄧王長子琳羨爲陳世子從征視膳中書官講讀導以禮儀加守金華兵部尙書朱大典閣銜命與方國安和衷同濟時艱十六日鄭彩逃入永定關張家玉曰新城永定屏障福京門戶不可棄也彩怯竟棄家玉逃入關城中兵民皆竄家玉與知縣李翔仰天慟哭誓死不去以鄉兵二百人扼守新城以親兵百人戰於城下數十合殺五百餘人大軍馬步圍家玉三周家玉中流矢墜馬折臂氣絕都司林維冒僕

被入陣殺一將挾家玉還營家人已遇害王聞報大怒曰
統兵大將盡走入關獨令文臣陷陣何以自解家玉乞骸
骨曰臣得從八旬王父母五旬父母生還相見死無復恨優
詔慰答時閩兵在廣昌距新城二百里家玉嚙指血書請
救廿二日閩兵至南豐

大清兵引退是月沙定洲陷大理蒙化屠之洱海道楊畏知起

兵於迤西定洲還圍楚雄二月二日王駐蹕建寧故相何

吾騶入覲以爲首輔閭饒不足鄭芝龍白遣給事中梁應

奇督運廣東奏劾稽饒者數十人命逮問亦莫應劉州知

東南紀事 卷一 主 邵武徐氏刊

府楊球遂止粵界不敢入芝龍令撫按以下皆捐助有官

助紳助大戶助又從李長倩言開事例大醫官醫部司道

三百兩餘百兩武劄數十兩至數兩於是倡優斷齋蔬列

冠裳拜謁官府鞭撻里鄰守令泣訟兩造皆稱職官側立

而語互毆於庭不可制受害者延頸

大清兵謠曰清行如蟹蓋遲其來也晉張家玉右僉都御史巡

撫廣信制曰爾許濶捷而建撫復壯猷追允文采石之前

新城守而杉關寧嘉績在萊公鎖鑰之上今者箭猶穿葉

宗社賴之爾其即日領敕長驅誓於今歲拜我

陛辭言募兵制器非一人一日可理天下盡忠而且智臣

獨忠而且愚他日有急陛下無以尹鐸爲少聞者悲壯其

言先是李自成已死其黨李錦高一功等尙數十萬衆因

湖南巡撫堵胤錫請降胤錫表聞乞封錦等爲侯王難之

家王及檢討蔡之俊合疏言曲突徙薪事幾不再當乘其

銳氣會擣金陵勿令轉合敵人後悔噬臍遂封自成妻高

氏爲英淑夫人錦左軍侯賜名赤心一功右軍侯賜名必

正餘皆封侯軍名忠貞營攻荊州將克會大霧赤心等方

蓐食忽救兵數萬至師大潰胤錫急令楊國棟張光翠分

東南紀事 卷一 主 邵武徐氏刊

守澧州回子河以固湖南晦命輔臣傅冠及朱成功督郭

燦陳秀等拒

大清兵於永定關加謝德溥東閣大學士制置義兵張家玉自

請募兵惠潮王遣之三月奪鄭彩永勝伯爵及黃鉞賜劍

敕書命民被迫剪髮者監義民旗自別白命成功招集鄭

彩逃兵毋令擾民王將取道於汀命募兵汀州施福林順

至建陽以張名振爲捧日將軍副黃斌卿屯舟山贈松江

死事夏允彝沈猶龍章簡李待問侯承祖等官有差吳江

吳易起兵於太湖授右副都御史陳子龍僉都御史湯廷

樞兵部主事廿四日

大清兵陷吉安萬元吉退守皂口傅冠自邵武趨建昌饒燾後

軍不進拔營歸冠乞罷不許夏四月金華行宮成遣官迎駕王諭近臣曰靖義侯方國安江上戰功獨多勲臣劉孔昭世臣中深明大義辭公爵來歸科臣劉中藻奉使開詔挺然義形於色勲臣鄭遵謙起義獨先誠心翊戴勲臣黃斌卿雖未有恢復顯功而拒守舟山相機進取此數臣者朕均倚爲腹心手足在廷其體朕心毋致嫌疑優詔晉貴州巡撫范鏞右都御史諭雲南巡撫吳兆元卿久鎮滇疆東南紀事 卷一 七 邵武徐氏刊

無遺朕南顧憂贈黃士隘死事元體中李茂德等八人黃斌卿襲殺副使荆本微奪斌卿伯爵晉湯來賀兼行在兵部右侍郎便宜恢剿湖東立三御營以郭煒爲鎮武營陳秀爲威武營黃光輝爲勇武營五日王壽節不受賀用太牢遙祭二祖列宗配以唐國祖宗以程珦巡撫惠潮

大清兵薄崇安大學士蔣德璟自請行關詔責施福逗留曰與

張家玉守新城而鄭彩逃入關何異福退死三尺易若前向死敵德璟請告歸泉州六日皂口兵潰萬元吉入贛州故贛督李永茂自南雄遣吳之蕃張國祚帥粵兵五千拔

贛贛城倉皇爭竄元吉欲斬其妾之出署者人心乃定十七日

七

大清兵圍贛州元吉與兵科給事中楊文薦悉力拒守蘇觀生

引所部退走南康王念國家元氣之削由於靖難命追復建文年號立方孝孺祠設姚廣孝像於階下又追復吳王允燭衛王允楨徐王允熲及建庶人封諡冊封趙王命撫臣盧若騰就近行禮擢袁彭年吏科都給事中晉士司沐增太僕少卿沐懿四川右布政以勸義輸以總兵包象乾守汀州籍石寧建瑞亂民之壯者爲兵汰老弱歸農遣黃東南紀事 卷一 六 邵武徐氏刊

興施福守崇安林順曾德守仙霞歲滿更番水軍都督周崔芝遣人如日本乞師王卽位一年無尺寸功羣臣建義者衆兵尙書呂大器言用人太濫所用人又相援引虐民叢盜望治何由御史湯芬言可發海師直擣吳浙主事吳鍾繼言首克南昌選鋒進取爲上策若舍此他圖關門一有騷動全閩震驚矣王皆善之而不能行諭臣民曰爾等立朕爲君志在救民雪祖朕將暫至邵武相機出關古人創業中興誰不危而後濟朕以寧進死不退生六字自誓如有敢請駕回天興及避幸廣東者立斬以殉亡何聞侯

二縣耆老詣延津請駕回福京王太息曰卽位十有一月
日夜所思何事豈得回鑾但恨在閩不能安閩閩民不負
朕朕負閩民多矣建寧諸生請大駕再臨建水王曰朕進
取之志甚銳萬無轉蹕之理鄭鴻達久頓兵關門一日兵
譁誤謂大兵至徒跣棄軍逃歸二日夜抵浦城詔削其爵
芝龍則請閩饟共需一百五六十萬王諭之曰卿兄弟擁
戴朕躬朕所委託但國蹙民貧錢糧止有此數所奏卽竭
三省之力不足從未有關籬不固止於家門堵賊者此理
甚明今議以兵三萬守關一萬守腹不復可增若有別議
東南紀事 卷一 左邵武徐氏刊

首詔解散脅從勿獻俘以示寬仁遣禮部尙書黃錦往潮
州與新撫商度出贛總兵曹志建劾閩兵將領張安兵無
紀律有詔止安入關土賊攻陷詔安知縣田樹死之仙遊
民變檄總兵周仕鳳速提兵援浙西敕唐鄧二王毋私受
官民章奏必由通政司封進方不失藩王體違者輔導官
方士亮何九雲治罪至於詞訟應歸有司通政司不許封
進再錄平靖江庶人功封潯梧參將陳邦傳爲富州伯賜
平越伯丁魁楚鐵券賜西夷安承宗府名頒印以勸來降
者五月諸軍潰於贛州大軍銳甚滇粵諸軍先後至南康
東南紀事 卷一 左邵武徐氏刊

旁撓是彼蒼不助中興朕亦惟有退避賢路而已王聞沙
縣寇患詔錫通賦是月閩中地震撫州陷永寧王死之以
新撫永安沙縣山寇隸陳國祚受朱成功節制兵部侍郎
于華玉以漳州兵入衛至歸化不戢士民閉城拒之命華
玉及羅登輔留止順昌張思道留止歸化俟駕來從行敕
曰朕痛兩京淪沒全非寇敵之故止因兵民相戕致危宗
社今日僅此彈丸冀資民力恢復若復傷民將促國脈新
兵未經節制故譁卿宜振刷務令民安毋徒憂謗廣西帥
長農國琦破縣城遂知縣巡撫晏日曙討平之獲國琦傳

不救良可痛恨。滇兵戰而不勝，猶愈不戰而逃者，爾仍收合餘燼，勿自困挫。諭楊廷麟曰：吉安失守，萬元吉諸兵皆付一擲。今五月初一失機，此番功罪宜明。卿深惟善計，更圖興復。粵饑三萬，與卿召募，但當作何約束？近民苦兵甚苦，寇驅虎進，狼綠林四起，當是統兵者之過。包象乾、張家玉，毋得收聚凶徒，終成潰散。朕將前蹕汀州，面議方略。廣信陷，召羅登輔、謝祥昌兵入守長汀。

大清

兵至常山，敕朱大典、顧應勳馬步兵入援。諭何吾騶曰：田關之兵敢行潰叛，大安關外復有夫挫卿，其強出爲朕分

東南紀事

卷一

三 邵武徐氏刊

憂徐孫彥使蜀還，陸見具列王應熊、樊一衡、李乾德、馬象乾、米壽圖、劉麟長王之瑞、萬年策、鄭逢元、劉泌、范文光、牟道行、田華國、莫宗文、曾英、楊賡賈、登連、譚誼等勦力恢復，奉揚王命，且言張獻忠殺戮川民無孑遺，生民以來未有之禍。王爲之揮涕，封方國安子元科爲定中伯，以周崔芝領水師爲平海將軍，和順王慈煥言建陽百姓因大兵久屯，溪不敢漁，山不敢樵，王曰：如此何以聊生？令兵毋入城，毋入屯犯者，以聞。張安復姓名爲陳丹，引兵迎駕，以爲御營副總兵，尋令復出，鎮州從蘇觀生以周損巡撫廣信，召

武岡守將劉承胤入援，遣撫臣劉中藻賑溫州。永福、雁湖寇亂，知縣田楷平之。聞吳易戰勝於太湖，晉兵部尙書右副都御史加陳子龍兵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復封黃斌卿、戚魯伯以施福爲忠勇將軍，命主事李言撫寧化清流，亂民潮撫劉國柱獲潮陽賊首莊三權、琉球世子，遣使入賀貢方物。江西江黃各砦義師起，特用文臣守關，張調鼎、周道臣隨秉樞守永定，關謝紹芳、周維新守大安，關黃大鵬、鄭爲虹守仙霞關，再發恤民庫銀一千賑溫州。王曰：奇荒至此，千金之寡，安能徧活數十萬人之命乎？命撫臣盧若騰、鎮臣賀九堯速爲設防，毋使甌民重困。山寇入詔安，城夏至祭皇地祇，宗廟命福京太常寺行禮，簡討何九雲進尙書，以其弟九祿爲國子學正。星變，下詔修省，求直言，以李士璉爲討逆將軍，晉太子太傅，設行在御營十標，以郭奇、陳天榜、熊和王秀奇、陳文廉方登夫、巢拱極領之。又遣林奎募兵於福寧，王謂左右曰：延平地窄，朕不欲久居。俟度南收拾當卽發也。時有傳王欲幸廣州者，張家玉在潮州上疏曰：天下形勢關中爲上，襄陽次之，建康又次之，下此則虔州一塊土尙屬興王地也。天下望陛下出江西，

東南紀事

卷一

三 邵武徐氏刊

而忽傳有南幸五羊之說識者懼矣駕出虔州右連三楚左達八閩後屏梅嶂出兩粵之粟前跨章江南九有建瓴而下之勢騎天下之脊而號召之所謂六龍臨江勇氣百倍上策也若暫駐雄州可出江則度庾關下貢水可出楚則遶韶郴出衡岳進止緩急由我中策也若入五羊斯下策矣宋景德間契丹寇瀋淵王欽若江南人請幸金陵陳堯叟閩中人請幸成都臣五羊人計應出此獨恐車駕日南中原失望不如寇準爲卓見高宗南渡李綱宗澤岳飛等疊請還東京而汪伯彥黃潛善力阻之卒有明州之難東南紀事

卷一

邵武徐氏刊

宋之不延由東遷失策也高宗時兩河三吳皆無恙綱等猶以去就爭之況今越在五嶺一失足則大事盡去臣敢不以死爭哉虔城不滅晉陽萬元吉不滅尹鐸乞陛下必以爲歸王終未決贈黃道周爲文明伯諡忠烈官其四子妻封一品夫人立廟福州及漳浦鐸其絕命詞於廟門是月廿七日浙東兵潰方國安入紹興規魯王南奔六月朔大清兵入紹興魯王自江門入海方國安方元科馬士英阮大

鉞皆降

大清大軍至金華大學士朱大典堅守不下周藩安昌王長子

某操浮海來朝封爲安昌王命劉孔昭嚴戢所部毋犯甌土以著臣節命福寧道王芋遣兵一千出援溫州福州宮工成益鄭芝龍歲祿五百石廕一子錦衣千戶陞湖廣監軍道章曠右僉都御史提督軍務恢撫湖北嚴起恒戶部侍郎總理湖廣錢法張家玉招降鄉賊黃元吉降之寧化賊黃通襲執兵部侍郎于華王蘇觀生兵潰于南安賜異人薛通載號廣濟禪師往海外徵兵贈張惟熊右都督諡武襄諭盧若騰賀君堯監守溫州加若騰兵部右侍郎君堯太子太傅王子生大赦福州鄉試取葉瓚等百餘人十

東南紀事

卷一

邵武徐氏刊

六日

大清兵入上杭檄曾德還守仙霞關贛州諸將及

大清兵戰於李家山大軍退屯水西賜贛州改名忠誠府加楊

文薦右都御史是月沙定洲復圍楚雄秋七月湖廣都督

張先壁郝永忠合疏迎駕黃元吉復畔攻破永定張家玉

使賊黨執斬之復招降鎮平賊陳靖之衆十餘萬歸農是

月

大清兵破金華朱大典死之遂至衢州副使秦應科內應城破

守將張鵬翼及楚王晉平王樂安王皆被殺督學御史王

景亮亦不屈遇害

大清兵將度仙霞金堡說上言今日之勢誠能直走湖南用何騰蛟之銳竟搗荆襄傳檄中原北方聞之以爲陛下從天而降此上策也移蹕慶州此中策也并兵出關背城一戰敗不徒死此下策也若往來延建觀望經時輕騎叩城避不暇出爲無策矣王卒出無策而鄭芝龍問使約款於

大清盡撤施福等守關將軍還安平手敕遣中使還之日卿稍遲朕與卿同行芝龍不顧由是

大清兵平行入關至建寧守臣黃大鵬鄭爲虹死之八月廿一

東南紀事

卷一

三 邵武徐氏刊

日王發延平御營皆散猶載書十車以從至順昌聞

大清兵已及劍津倉皇乘馬奔從者何吾驥郭維經朱繼祚黃暉俊吾驥尋去惟經奔贛州王入汀州界不知所之會后被執自投九龍灘八閩皆下大學士蔣德璟路振飛等冠禮部尙書曹學佺先後死鄭芝龍自安平降是年十月四日贛州陷大學士萬元吉楊廷麟兵部尙書郭惟經等死之蘇觀生退保廣州

論曰唐王寬明恭儉親親尊土循良愛民而有撫綏大略識張家玉之奇俊崇黃道周之耆德褒忠行義結於至誠

開江陰涇縣力守見屠曰吾家子孫遇此二縣之人雖三尺童子亦當憐而敬之每誠出兵毋殺難民傷促國脈大小主客文武衆庶恩勤和劑咸出其肺腑瀕死無貳待承明王以大公論羣臣曰大宗適自屬承明朕在此間去承明千里不暇相求臣民救迫勉行卽位然行年四十未耀前星不審承明才度何如良用關切此可見其義矣惟制於鄭氏不獲展尺寸然兩尊鴻禧彩侯伯而諄諄諭芝龍和衷共功消其亢慢使臣以禮降世所難使其遭際中興豈必在令主下哉昔賈生過秦責子嬰以不能救敗未爲

東南紀事

卷一

三 邵武徐氏刊

通達事體唐王在位雖一年而大江以南驕將剽盜望風歸命此其關繫國運亦有由來故特月而紀之使後來者得以考焉

唐王聿錫隆武弟也乙酉七月封唐王監國福州隆武家法嚴不以友愛故假借嘗敕王毋得私受臣民章奏必由通政司封進方不失藩王體王甚率謹在福州一年未嘗有過福州既陷王泛海達廣州時兩廣總督丁魁楚等已奉桂王監國梧州大學士蘇觀生不欲曰吾受大行厚恩死無以報今其親弟在何外求君遂與故相何吾驥布政

司顧元鏡侍郎王應華等請王監國十一月五日卽位於廣州以明年爲紹武元年命觀生專理軍國重事吾騶應華元鏡並入閣辦事是月桂王亦卽位肇慶

大清將李成棟自漳汀入陷潮州惠州十二月二日廣州總兵林察誘敗肇慶兵於海口殺總督林佳鼎觀生戰勝而驕十四日成棟以十七騎晨襲廣州城中兵悉西出宿衛尙萬人不及集觀生急召得百餘人

大清兵下城擊之皆散走王變服踰垣走王應華家不納尋縋城走洛城里爲成棟副將杜永和所獲安置東察院成棟東南紀事 卷一 三 邵武徐氏刊使人餽食王不食曰吾若飲汝一勺水何以見先帝於地下自縊而殂自卽位至是日凡四十日太僕卿霍子衡司業梁朝鐘行人梁萬爵皆死之觀生亦縊十八日殺諸王之在廣州者十六人周王益王遼王皆遇害吾騶應華降顧元鏡先椎髻號於市曰

大清天兵至此汝百姓今安枕矣成棟欲大殺廣民佟養甲曰廣民未迎戰請卜諸天天雨者則止夜雷震雨如注養甲曰天墮淚也乃止猶大掠三日謂之放賞婦女多自殺後二年成棟來歸吾騶復入肇慶爲首相元鏡以反正功復

擢用

黃宗義曰唐桂之排外懼方張又主內變蘇觀生之罪又何逃焉然觀生受前王特達之知其立後王也與荀息之不食言可以並矣豈僅僅修魁楚之隙哉若後王之從容遇難所謂亡國而不失其正者豈可以地之廣狹祚之修短而忽之乎

唐王聿錫亦隆武弟蓋紹武建號口封李成棟陷廣州王得逸率宗族去依虎賁將軍王興于文村興事王甚謹成棟歸桂王入肇慶王奉表稱賀廣東再陷尙可喜累攻招東南紀事 卷一 天 邵武徐氏刊文村文村食盡重困已亥桂王入緬文村始降興自焚死王亦服腦子薨卒不辱

論曰唐王兄弟三人皆儒雅有君人之度與他藩絕殊惠宗之遭靖難紹宗之當末造皆關世運非獨一家之事黃宗義著行朝錄稱壬辰八月刑部侍郎王虞石自五指山至廈門言隆武在彼爲僭賴該熊緯皆從亡信如斯言何與惠宗相類耶又云建寧代死者爲唐王聿劍然則聿劍亦勇而知義其有否未可知要之宗臣多仁賢則雖亡不亡矣又云五指山勅使至故臣皆不能決癸巳二月復遣

使存問諸臣稱離五指駐平遠將起兵故臣乃具公疏請
勅驗視卒不可得當傳疑以俟後之考古有識者

東南紀事卷一

東南紀事

卷一

完
邵武徐氏刊

東南紀事卷二

餘姚邵廷采念魯撰 邵武徐 翰小勿校刊

魯王以海

魯王以海太祖十世孫父壽鏞以崇禎十五年大兵破兗州死焉十七年二月王嗣位尋京師陷南奔順治二年乙酉四月命移江廣暫駐台州及鄭遵謙等兵起議推戴而入浙五王惟王最賢乃選遺元老前兵部尚書張國維迎王於台八月至紹興即監國位以分守署爲行在臣民稱國主詔稱令制稱勅羣臣勸進王固不許曰夷大難須東南紀事 卷二 邵武徐氏刊

命世神聖俟拜孝陵擇宗賢中外翕然有中興誼辟之望焉時浙東盡錢塘江而守號令所行不出八郡乃議列屯以朱大典鎮上游金華方國安當七條沙王之仁當西興鄭遵謙當小巖孫嘉績熊汝霖錢肅樂當瓜里日尊食鳴鼓放舟登岸搏戰復枕還戍率以爲常議分饌以孫熊之師謂之義兵食義饌方王謂之正兵食正饌正饌田賦所出義餉勸輸無名之征實無饌也戶部主事董守諭請一切正供歸戶部覈兵而後給饌所謂義饌者雖有其名不可爲繼戶部主事邵之詹議紹興八邑各有義師專供本

東南紀事 卷二

邵武徐氏刊

郡寧波給王之仁金華歸朱大典五府歸方國安方王不可計浙東田賦六十餘萬悉給方王義師聽自措饌正供不及焉署官爵國維大典宋之普俱東閣大學士國維賜尙方劍督師江上汝霖嘉績肅樂右僉都御史並加督師然實無權起章正宸吏部左侍郎署部事李自春戶部尚書王思任禮部尚書余煌兵部尚書張天郁工部尚書陳函鍾吏部右侍郎封國安鎮東侯之仁武寧侯衢州守將張鵬翼永豐伯鄭遵謙義興將軍議謚號上皇太子曰悼皇帝福王曰報皇帝潞王曰潞閔王未幾起方逢年爲東閣大學士宋之普罷是月國維復富陽金堡姚志卓起兵復餘杭餘杭尋陷堡渡江來歸國維命志卓守分水又復於潛汝霖以五百人渡海寧轉戰數日夜至喬司士卒略盡乃還王雖謙仁少威斷初立之日張國維首跪參馬士英十大罪士英懼不敢入朝與阮大鍼俱匿方國安營中陰敗國事不能執而誅之以此賞罰盡失士氣衰沮而文臣建議者多不知兵鄭遵謙唯畜優伶殊無定志義旅烏合市販原設營兵衛軍皆隸方王國安及其子元科尤悍戾日與朱大典構隙擁百練之卒不肯進取杭州士大夫

沿習承平求官乞廕塗巷之內半腰犀玉至有以白石充之時人語曰帶何挺挺白石粼粼其子弟方髫髻繡衣冠佩傳呼道上又爲之語曰痘兒哥痘兒哥橫街騎馬誰敢何故巡撫田仰來自淮揚與遵謙爭饒謙於朝仰將李士璉拔刀斫遵謙奔殿上呼救我太監客鳳儀助仰兵巷關遵謙脫歸小壘王遣廷臣解之而已其秋饑浙東大水漂沈民舍越人衣食於舟征調既煩皆沈舟束手軍人沿門供億搜牢勒輸文武官符票一日數至奸宄乘時報復民始離怨七月七日海鹽陷守將俞元良死之八月參將姜國臣復入守海鹽故總兵汪碩德集兵雙林來告使移札塘棲會唐王即位福州詔至衆議開讀熊汝霖持不可王意不懌下令返台州人情惶惑張國維星馳入郡上疏福州言逢國大變凡高皇帝子孫民吏當其同心力事成入關者王監國退居藩服禮誼昭然今遂南拜正朔事勢遠不相及唇亡齒寒悔弗可追臣老矣豈若朝秦暮楚之客哉疏出議始定聞使廢然返然是時江楚西蜀兩粵滇黔皆受唐王詔朔獨浙東以監國在先義旗分豎不宜降屈天下多不直魯王後金堡入關復來上啓力爭以爲更始

東南紀事

卷二

三 邵武徐氏刊

稱尊劉縯止居大司馬之位湘陰繼統劉崇亦守節度使之官縯豈甘以賢讓不肖崇豈甘以父讓子哉恐一家之中有二天子卽外患得以相乘也殿下以姪事叔則今上旣非湘陰以賢事聖則今上并非更始卽上表稱臣拜疏迎駕豈遂爲屈已乎兩大相抗必至於離兩離相戾必至於敗使敵國得乘瑕觀變坐而收漁人之效恐文武諸臣不得辭其責矣詩云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今當禦侮之時自啓閭牆之釁竊爲殿下惜之殿下誠能息羣嗟以奉三尊異日光復二京祇謁寢廟今上之功不過漢光武而殿下之德乃過於周文王厚實不虧而顯名爛焉卽今上亦安能屈殿下哉不聽令旨法司究問陳函輝密啓請殺堡堡亡奔衢州十月壬辰方國安及大清兵戰於江張國維引步軍繼進追北至草橋門大風雨火礮弓矢不得發乃收兵

東南紀事

卷二

四 邵武徐氏刊

大清兵營木城沿江以拒南師徽州陷上江告急是月遣使招

杭州義旅陳萬良姚志卓復餘杭十一月王出郡城臨江勞軍晉方國安荆國公王之仁監國公賞倡義者特封鄭遵謙義興伯劉穆威北伯熊汝霖孫嘉績晉兵部右侍郎

諸營皆受國安節制十二月還郡城預明年魯元年大統
恩鑄大明通寶

大清順治二年丙戌春正月朔魯王御殿受朝遣兵部尙書柯
夏卿如福州聘唐王深自抑損手書報王言朕無子王爲
太姪和衷協力共拜孝陵朕有天下終致於王取東浙職
官均列朝籍轉饌十萬稿師王意終不嫌發勅封鄭芝龍
兄弟爲公於是唐王大怒囚使者裴兆錦林必達斬陳謙
浙閩竟成水火二月叛將張國柱劫定海總兵王鳴謙入
掠餘姚其部曲張邦寧掠慈谿紹興戒嚴進調柱勝北將
東南紀事 卷二 五 邵武徐氏刊

軍始返定海總兵陳梧敗於嘉興航海掠餘姚知餘姚主
事王正中擊斬之三月朔鄭遵謙王之仁退
大清兵於江中張國維督諸軍渡江南軍稍振會福州詔使陸
清源至江分饋不平兵譁馬士英唆方國安斬之且出檄
數唐王過國維曰禍在此矣是月威宗大祥王率羣臣朝
堂哭臨軍民縞素王正中率兵渡海鹽復澈浦城五月方
國安叛劫王南奔

大清兵遂渡江兵部尙書余煌密國公王之仁兵部侍郎陳函
璉太僕少卿陳潛夫皆死之時南軍久屯江上無功氣勢

日蹙而

大清貝勒統大軍至各營西望心碎是月廿七日江涸北人試
馬用大礮擊南營碎方國安軍竄國安遽追擾曰天奪吾
食夜拔營趨郡劫王南走侍御狼狽是日學使者方坐試
院較諸生倉卒擲筆研竄軍人騰藉流路於道詰旦江上
諸軍聞報俱潰孫嘉績熊汝霖鄭遵謙錢肅樂劉穆各引
所部兵入海越三日

大清兵始渡江余煌開郡城九門縱軍民出自正衣冠赴水死
前後死節甚衆六月二日

東南紀事 卷二 六 邵武徐氏刊
大清兵入紹興張國維慟哭曰壞天下事者文山疊山也一死
而已乃收散卒追扈及王黃石岩國安斷所過橋用馬士
英計將執王以降會守者病王得脫自江門入海命保定
伯毛有倫扈世子張妃由定海出爲張國柱所劫去國維
歸死義烏國安士英及阮大鍼方逢年皆詣

大清軍降已皆斬於延平

大清攻克金華衢州朱大典張鵬翼死之是時黃斌卿在舟山
兵食殷足石浦守將張名振奉王往投之不納王舟泊外
洋福州既破永勝伯鄭彩亡入海以舟師迎王十月丁酉

發舟山如厦門鄭芝龍使彩執王獻貝勒彩以南夷貌類者服王冠服居舟中謂其人曰事急則縊死以示之會芝龍去乃已朱成功兵起仍奉隆武年號大會厦門王於是改次長垣以明年爲監國魯二年海上遂有二期其冬桂王卽位肇慶尋奔廣西

順治四年丁亥正月魯王在山盤以熊汝霖爲相晉鄭彩建國公鄭遵謙義興侯張名振定西侯楊耿同安伯鄭聯定遠伯周崔芝平北伯阮進蕩北伯崔芝復海口鎮東二月朔壬申克海澄明日攻漳平失利又明日

東南紀事

卷二

七 邵武徐氏刊

大清兵救海澄南師退入於海丙子克漳浦以閩人洪有文爲令五日而陷有文死之四月海口陷守將林喬無趙牧死周崔芝退保火燒壘六月攻漳州七月王親征次長垣會鄭彩周瑞周崔芝阮進之師攻福州敗績鄭西王起兵復建寧八月王克連江十月長樂永福閩清皆下羅原知縣朱丕承寧德知縣錢楷皆以城降晉馬思理東閣大學士林正亨戶部尚書錢肅樂兵部尚書沈宸荃工部尚書余颺左都御史劉沂春左副都御史吳鍾經通政使林幅吏科給事中黃岳吏部郎中初唐王隆武時大學士劉中藻

以忤鄭氏去吏部主事林空解官募兵得千人阻於鄭氏鬱鬱失志散兵入山制棺一具書大明孤臣之柩以待死兵部侍郎林汝嘉亦隱居聞王至皆起兵中藻攻福寧州守將涂登華以城降塗汝嘉合軍攻福清塗陣沒汝嘉不屈死是歲卽桂王永曆始年也

順治五年戊子正月魯王舟次琅琦有傳言唐王未死或云在五指山爲僧議遣使訪迎又議爲思宗發喪同安伯楊耿及大學士朱繼祚攻興化

大清守道彭遇颺使守將出戰而登陴立明幟以城降

東南紀事

卷二

八 邵武徐氏刊

大清將金聲桓部將郭天才來歸鄭彩殺大學士熊汝霖義興侯鄭遵謙於琅琦晉錢肅樂東閣大學士自王入閩先後降克得三府一州二十七縣皆不能守於是給事中林幅守道湯棻死興化大學士朱繼祚知縣都廷諫死莆田給事中鄭正畿御史林逢經死永福御史王恩及死長樂守將王祁死建寧王移次沙埕餘姚人王翊起兵四明遙奉魯王年號破上虞前翰林學士張煌言舉兵平岡以應之御史馮京第如日本乞師冬十月馬思理卒以沈宸荃劉沂春爲東閣大學士十一月王舟退壺江錢肅樂以憂卒

是年

大清將金聲桓李成棟以江西廣東來歸桂王復至肇慶

順治六年己丑正月魯王舟次玉環山張名振白石浦來朝三月王翊徇奉化退

大清兵於河泊

大清兵圍劉中藻於福安中藻食盡不得出戰爲文自祭吞金死城陷部將董世尙等數百人皆死之聞地盡陷浙遺臣南來者多爲鄭彩所害彩亦帥麾下棄去張名振阮進迎王還浙次於南田秋七月王戊至健跳從者大學士宸荃東南紀事

卷二

九邵武徐氏刊

沂春禮部尙書吳鍾繼兵部尙書李向中兵部侍郎孫延齡職方郎中朱養時戶部主事林瑛每旦朝於水殿鍾繼如立治朝所至試秀士入學率以見王欄衫巾條拜起秩秩觀者感嘆鹿頸屯師王朝先來觀封平西伯壬午大清兵聞健跳阮進拒卻之九月命名振進朝先會師討斬黃斌卿王移蹕舟山以參將府爲行在建太廟府東進張肯堂東閣大學士朱永佑吏部侍郎遣阮美如日本乞師是年李成棟金聲桓何騰蛟皆敗

大清盡取湖南江西朱成功使陳士京朝肇慶閩海始用桂王

年號

順治七年庚寅正月朔魯王在舟山謁太廟淚下謂輔臣張肯堂等曰昔高帝起布衣建業先帝憂勤淪陷閔予小子播遷無地不能保浙東數郡以延廟食是以痛心諸臣皆泣頓首待罪二月王翊來朝除兵部左侍郎夏張煌言來朝召兵部尙書留備侍從八月翊復新昌拔許山

大清兵分道入四明翊避入海馮京第遇害九月張名振襲殺王朝先并其兵是年鄭彩爲朱成功所敗具表請援張名振阮進周崔芝擊彩餘衆破之彩還走廈門歸成功冬十月東南紀事

卷二

十邵武徐氏刊

一月

大清兵陷桂林廣州桂王奔南寧

順治八年辛卯正月魯王在舟山秋王翊潰於四明

大清將陳錦合軍攻舟山定西侯張名振英義伯阮駿兵部尙書張煌言奉王先出奔閩海蕩胡伯阮進迎戰於海門死之裨將金允彥縋城降嚮其子傳示四門

大清試舟海口南師以三舟突陣獲樓船戰艦數十餘人縱歸

大清師將退八月丙寅天大霧

大清師悉抵螺頭門守陴者方覺安洋將軍劉世勳都督張名

場以精兵數百義勇數千背城力戰殺傷大軍千餘人九月丙子城破宮眷投井死指揮李向榮朱起元等猶率兵民巷戰

大清師相謂曰吾兵南下所不易拔者江陰涇縣今舟山而三

耳如南京易取也禮部尙書吳鍾繹居普陀聞變毅然曰

吾從亡之臣當死行在渡海入城別大學士張肯堂爲高

座文廟廡下命僕舉火肯堂闔室自經執吏部侍郎朱永

祐令薙髮曰吾髮可薙寧俟今日斫其肩死兵部尙書李

向中居艱廬墓購得袁經翔武就溪流受刃餘死者通政

東南紀事 卷二 十二 邵武徐氏刊

鄭遵儉兵科董志寧郎中朱養時主事林瑛江用楫董玄

朱萬年李開國顧珍顧宗堯楊鼎臣中書蘇兆人工部所

正戴仲明錦衣指揮王朝相內官監劉朝定西參謀顧明

楫諸生林世英暨婦女廝僕或刎或投水火死節之盛爲

中土所未有十一月王舟泊南日山夜遭風失大學士沈

宸荃進次崑頭朱成功自廈門來謁稱主上自稱罪臣從

者泣曰成功卑王矣王處之泊如成功故不奉王送金門

千戶所月節進銀米致賤移名振屯崑頭煌言屯鷺門

順治九年壬辰正月魯王在金門成功使名振總師北行

逼金堂望祭舟山死事者將卒皆哭進至崇明沙登金山

大清江南北戒嚴是年桂王至安龍西寧王李定國克桂林

順治十年癸巳正月魯王在金門始自去監國號冬名振

復及煌言北行敗大軍於崇明之平洋沙殺傷頗衆其年

鄭彩死於廈門

順治十一年甲午正月王在金門名振再入鎮江抵儀真

還逼吳淞關遣使致啟獻捷

順治十二年乙未正月魯王在金門有敕使自安龍來命

王監國冬成功遣阮駿陳六御圍舟山

東南紀事 卷二 十三 邵武徐氏刊

大清將巴臣興舉城降定西侯張名振薨是時成功以計力并

諸鎮緩於攻取有自王意宗藩皆受屈辱王不免饑寒出

無輿導至以名刺投謁賓舊張煌言徐孚遠避形疑不敢

入朝王寄食鄭氏如家人而已至名振遇毒王聞垂淚幾

廢寢膳

順治十三年丙申正月魯王在金門桂王如滇都六月

大清兵圖滬洲成功令平其城至南門得湯信公和埋碑載成

毀年月日八月舟山復陷阮駿陳六御死之

順治十四年丁酉三月魯王在南澳孫可望反貴州降

大清

順治十五年戊戌正月魯王在南灣瀆都使者道安南來廈門授張煌言兵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徐孚遠隨使入覲不至自廣東降

大清是年

大清吳三桂入四川別將入貴州

順治十六年己亥春成功遷魯王於澎湖桂王出奔緬

大清盡取雲南地夏六月成功北舉克鎮江圍南京張煌言先

驅抵蕪湖徽寧池太諸郡皆下秋

東南紀事

卷二

三 邵武徐氏刊

大清將梁化鳳襲破海師煌言亡歸台州

順治十七年庚子正月魯王自澎湖抵金門先是成功潰歸問降者曰南京何以不降曰不聞說起明皇帝故不降耳乃迎魯王歸金門

順治十八年辛丑正月魯王在金門會

大清遷界島上饒絕成功取臺灣宗藩從徙家焉冬桂王被執

康熙元年壬寅延平王朱成功薨世子錦嗣稱招討大將軍部曲攜畔多出降

大清者張煌言移壁沙堤三啓致金門略言去冬緬甸內變致

宗室職官無一得免惟吉王自縊以殉而晉王李定國入

洞郎輩昌王白文選亦遁深山臣聞變之日肝腸寸裂追

惟我太祖高皇帝聖德神功豈意後王禍等徽欽辱同懷

愍臣以爲延平藩王必當速定大計以伸大義而至今寂

寂道路遙傳又有子弄父兵之事臣中夜傍徨恐窮島孤

軍難與相守即今浙閩廣各有招撫二人解散海上若不

先事豫圖則報韓之士氣漸衰思漢之人情將輟臣惟有

致命遂志以了生平獨念主上旅羈島嶼與閩海存亡相

倚萬一變生肘腋退無所往有不忍言臣自顧力微既不

東南紀事

卷二

四 邵武徐氏刊

敢輕爲迎駕又不敢輒行趨扈計惟在閩勦鎮正在危疑不若急用收羅以資擁衛然後速正大號傳檄省直刻期出師雖強弱殊利鈍莫必而聲靈宣布響應可期興滅繼絕端在主上詔書一道惟主上密與寧靖王及諸大臣謀之王覽敢悲慟是秋復遣御史陳脩齋敕至煌言營康熙二年癸卯秋

大清大舉攻金門廈門鄭錦戰不利退守銅山十一月廿三日

王昶於金門東葬臺灣張煌言遣官致祭表文有曰穆王駕駿以來歸已孤此願望帝化鵠而猶在莫慰餘思海外

聞而哀之十二月金門廈門皆破明年甲辰煌言亦被執死杭州又十年癸亥

大清兵入臺灣鄭克塽出降寧靖王術桂死之魯世子及宗室皆北遷分屯田河南

論曰野錄稱何吾驥被唐王之召道出南雄問同知李世輔曰君閩人也閩遂興乎曰可也來兵雖勁皆遼土燕齊人及左良玉劉澤清降卒耳何遽不相勝乎曰然則東晉南宋乎曰未也東晉自永嘉後諸國相吞百年未定王導謝安乘其閒暇資禮賢士修安和寬簡之政卒亦不能駕東南紀事 卷二 五 邵武徐氏刊
賀循紀瞻輩與劉石爭雄長今豈能爲東晉之閒暇南宋有韓岳諸將百戰守禦宗李趙張彌縫補苴故金人屈就和議宋以苟安今踟躕閩中駕馭不遠欲爲南宋豈易言哉曰然則駐虔乎曰其次也實亦置之危地而後安漢高不據關中終難滅項太祖不戰都陽豈能驅元以備亮之才退保益州終不能越祁山寸武況入閩澤國無瞿劍之險乎曰魯藩逼近金衢將爲梗乎曰是所爲中興之藉也根岷蜀諸藩不悉倡義西北耳兵勢有分合彼合亦利合彼分亦利分今聞全力取山陝而分兵取江南我不能分

而禦之使諸藩人自爲戰疆自爲守卽令爲錢鏐爲竇融亦僅爲聖主驅除難耳漢追楚至固陵而信越不會乃從張良計捐齊與信捐梁與越此高祖之大度所以成帝業也今舉朝不惟薪膽仇讐而聚謀蝸角兄弟是倒施也後禍敗竟如其言魯王才望遠遜唐王而孤軍扼守錢江南蔽閩廣亦訖一載其後桂王聲教不及東南賴窮島揚帆猶繫江南義士之氣故特進而記之

東南紀事卷二

東南紀事

卷二

六 邵武徐氏刊

東南紀事卷三

餘姚邵廷采念魯撰 邵武徐 幹小勿刊

黃道周

黃道周字幼元福建漳浦人幼孤好學窮微極博天啟壬戌成進士授編修充經筵展書官故事展書必跪膝行數武道周獨謂膝行非禮平步進監侍駭愕魏忠賢連目攝之不動歸讀書白鹿洞躬執薪爨天下士大夫高推之威宗卽位起原官崇禎庚午主浙江鄉試遷右中允會大學士錢龍錫以袁崇煥事下獄史輩等必欲殺之主之者周

東南紀事

卷三

邵武徐氏刊

延儒廷臣無敢訟冤者道周上疏曰秦漢而下宰相有犯坐請室不過數日非大逆或裁或原人主未嘗不爲引痛今梟輔所坐爲罪督攀援耳昔輔臣高拱嘗以邊功得蔭錦衣辭曰身未臨疆場而受上賞卽一旦有敗何所逃誅臣疑其言不思由今而觀實爲先見漢武帝決意空幕南心疑丞相墜北伐之師一旦破法而戮劉屈氂世宗決意棄河套心疑開隙撓修立之事一旦破法而誅夏言此二子者皆生值明時無故身伏斧鑕今東疆之圖未有定算恢復之計上下持疑未有一男子據鞍而斫騎牆之見者

獨斷然快意於一梟輔梟輔既無斂其引杯之致廷臣又無蹴芻齒馬之嫌遂使三台灰溺於貫城斗柄銷光於理勢每見衣冠相語以目不曰安敢言則曰那得歸天下人心衰颯如此誰復挺脊梁擔安攘之略者乎陛下御極以來輔臣坐重譴者九人矣一代之中有幾宰輔而三年每降愈下至此疏入上感動延儒意亦釋龍錫竟得出戍定海衛五年孔有德反登州連陷州縣而溫體仁當國專輔崇以法律益爲廉謹取媚凡事蒙蔽兵政怠弛道周精易數故以易諫言易以天道爲準以詩春秋推其運候始春

東南紀事

卷三

邵武徐氏刊

秋元年己未加五十有五得周幽王甲子其明年十月辛卯朔日食以是上下中分二千一百六十年內損十四爲洪武元年戊申爲大明資始戊申距今二百六十四年以乾屯需師別之三卦五爻丁卯大雪入師之上六是陛下御極之元年正當師上六辭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凡易一卦直六十七年一百五日一爻直十一年七十七日今歷十分之四矣陛下開承之始曾未四年士庶離心寇攘四起往者敵去遵永已六七日而叙收復者以爲千古奇功近者賊破山東已六七縣而護叛帥者以爲

不犯秋毫凡小人見事智恆短於事前言恆長於事後不救凌城謂凌城必不可築不理島民謂島民必不可用昔有夏肅征仲尼所錄向戌去兵丘明非之臣以爲正功之道在乎定命亂邦之戒止乎小人小人用卽無寇賊亦足以致亂小人不用卽有外憂亦足以致理人主之學一以天道爲師則萬物之情可照斷事一以聖賢爲法則天下之材具服三年以來以察去蔽蔽愈多以刑樹威威愈殫亦反申商歸周孔之秋也臣考自丁卯大雪至戊寅春分凡十一年餘七十七日皆在師上六勿用之防誠不可已

東南紀事 卷三 三 邵武徐氏刊

傳旨明切更奏道周言明切之要莫若用君子去小人自庚午以來爲邊疆之案以陷君子爲科場之案以尋私怨其緒餘爲參罰催科在宋人一看詳條例之司諸臣倚之當匡襄之務宋儒言邊帥之才當於廉幹有識中求之又云直言敢諫之士卽杖節死義之臣萬曆末年如鄒元標趙南星等二十餘人廢棄廿年釀成門戶之禍今又取摺紳有器識者舉綱投弁知其爲小人又以小人矯之知其爲君子又以小人參之天下事尙安望有成功哉因論馬如蛟毛羽健任贊化等被譴而薦惠世揚李邦華梁廷棟

可大用末云昔蘇軾臨行求陛辭不得上書言極泰之世小民皆得上通極否之世近臣不能自達臣今雖乞枯骸猶荷明問死且不朽坐削籍出都爲衛士凌辱作重生詩至杭州諸生築大滌書院於餘杭之洞霄宮從講學焉歸廬墓者三年以原官召遷左中允時五日內繫兩尙書道周上書請慎喜怒以回天再應詔言天下神器爲之有道簿書刀筆非所以繩削天下之具也古者聖人設爲禮樂以治方內設爲征伐以治方外禮樂不足以治其內始有縲紲纓轡纏於君子征伐不足以治其外始有揭竿裂帛

東南紀事 卷三 四 邵武徐氏刊

起於小人共工伯鯀身亮天工使水土不治人民不安雖神明之胄不保幽羽之戮今陛下寬仁宏宥蓋有身膺重寄七八載罔效尙擁權藉自若者天下巉險無賴之徒羣聚京師搢紳俛首屏息以伺動定幸逢陛下好生下詔求言省刑清獄然方求言而建言者輒斥方清獄而下獄者旋聞且以人心時事如此輔臣雖甚清且強寧保天下無一蹴芻蕘馬之事哉上心重道周意其言事頗迂而言醇行清可任講幄累陞左春坊左諭德詹事府少詹事侍讀學士修玉牒充經筵日講官十一年二月上御經筵畢召

道周及詹事顧錫疇庶子黃景昉編修楊廷麟等二十餘人前問保舉考選孰爲得人道周對今人才遠不如古矧屢經摧折如樹木然須養之數十年方得其用世宗皇帝時臣下救過不給然或朝行譴逐暮卽追還上感動已復班更召詢道周言立朝之才存乎心術治邊之才存乎形勢曩來督撫未揆形勢隨賊奔走事旣不效輒謂兵饑不足其實新舊饑約千二百萬可供四十萬師今寧錦三協僅十六萬不須別求增饑至撫賊之法令斬捕自贖使望風解還收其衆分隸諸將以實塞下倘令自擇散地一入鄖陽山中終爲腹心之患上深是之而未能行後張獻忠反穀城卒如道周言楊嗣昌爲本兵主棄義州致寧錦孤危且引漢和親宋納幣稱爲樂天而援孟子善戰服上刑傳會其說嗾遼撫方一藻奏言北朝鐵騎十萬并三十六家之衆十餘萬西并插部及順義又十萬八城之衆不過六七萬人何以禦之請如俺答故事行款撤兵中原討流寇已遣督者周元忠前往論其就撫皆受成中樞與宣督盧象昇密商幸上獨斷道周聞之頓足曰果爾不爲趙氏續乎乃上言俺答之事與今日不同俺答據有河套六七

東南紀事

卷三

五 邵武徐氏刊

十年故漢匈奴河南地非若遼東衣冠之國在我版章一也河套架阻形勢窪曲距三輔四千里必蹂秦晉以寇宣雲非如遼左近我肘腋猝不及制二也答誘我降人如趙全輩不過教以擾邊盜馬今諸叛將猶卒無賴者視取全遼若寄動引契丹蒙古爲雅談不可稍示以隙三也俺答制於胡婦老且倦其今東人狂穉初無撫意我又未得其要領四也答與吉囊共爲雄長恐已死囊并其衆欲及生時借名封以襲諸部收諸邊撫賞之利非若東人盡吞屬國西取順義東取朝鮮桀驁盤踞五也答受撫雖不出套其王庭猶在漠北時射獵貫蘭青海之外東人必不肯棄遼瀋舍固鐵還徙建州與魚皮諸夷爲鄰六也答旣受金印七十年稱外藩一旦爲東人所乘席卷其地我邊臣若罔聞知無由復修東封使還順義七也我雖不築東勝答亦不犯慶延受降兩城東西自若東人卽盡采河中分首山之遼而神京左臂猶未安復八也答卽據套不能斷我屬夷東人旣割遼左必不肯吐諸驛還我朝鮮九也答馬市在陽和天城卽東犯紫荊尙六七百里東人馬市若在張家不百里至宣鎮不二百里踰隆慶屬川迨我居庸且

東南紀事

卷三

六 邵武徐氏刊

又紆道非其所樂必尋遼西舊市屯踞寧錦間以饑食入城窺我左協十也歟必不可成卽幸而獲成寧錦遼薊宣大之師何處可撤不悔罪臣豈不可撤不卻地還巢不可撤不北盡威遠清揚南盡懷陽寬莫不可撤不盡東諸部落不侵不叛不可撤不西還我順義金印名王之封不可撤不盡捉東江諸島孔耿尙沈四酋以謝登萊靖旅順不可撤中原叛帥江南流人未還成籍得出入狡獪其間不可撤馬市數從出撫順又出廣寧求宣口又求中協故例可循而邊隙不塞不可撤元凶猶在蛇豕無懲德明之外

東南紀事

卷三

七 邵武徐氏刊

別有元昊不可撤兀堂再誅京觀屢築而安樂自在之民未還冠帶詩書之舊飄搖風雨其來無方此乘塞關外者可撤乎不可撤乎宋祖欺人孤寡取天下得於契丹蹙蹙之餘不二十五年而爭盟欣然封禪我太祖太宗光還日月誰敢爲不潔之談穆宗不動一旅而收順義神祖不憚大師以復朝鮮之宇今西喪卜部東陷朝鮮中外諸臣恬不爲意臣非謂寧錦六七萬便可殄建州彼旣據瀋陽西而攻略必渡空河出臨潢之外北歷興寧千七百里始至宣口卽中折而回三協諸口亦已七八百里今從錦義至

靜寧堡彼所必經一二百里距瀋陽五六百里耳靜以觀其釁逸以待其歸彼之有虞於寧錦猶寧錦之有虞於彼也彼兵雖盛散於各部不能長聚六七萬人以待引弓彼以一州之衆馳千七百里何必有餘我以天下之力應五六百里何必不足度邊臣之意以久戍之卒當猝至之敵無衆不摧不如以不戰之飽與彼以有生之安與我是不言歟而歟已久猶恐以一朝之戰敗其終年之歟思以其不歟之歟文其不戰之戰光考在御旬日間發帑二十餘萬未底厥成今可以苟簡終之但請立爲搗虛斷後之令敵以數萬騎出千里之外我不能以數千騎搗五百里之內者誅無赦敵以十餘萬騎出千里之外我不能以數萬騎搗五百里之內者誅無赦又爲之令曰敵以萬騎出千里歸我不能以二萬騎邀其輜重者誅無赦如此彼必不敢遠出必憤而與我持於堅城之下我始得斂兵專以老之撓之設奇以致之多方以誤之以八九萬人全力與遵薊相犄角卽錦義之間固已可伏而答其背矣今聽敵入

東南紀事

卷三

八 邵武徐氏刊

平今日日出宣府明日日出大同今日日駐馬蹄山明日日駐青澗口經春涉夏逍遙不歸絕不聞遣一卒擾其虎

穴又烏用是遼撫爲者遼撫既無成謀內受算於樞臣樞臣又無成謀外受算於錦帥款事成則逃管旦夕之間貽釁三年之後不成則謂外有王田之智內無高張之忠委過朝端安受禍敗昔唐憲宗獨斷而平淮蔡然遇藩鎮大事皆咨策杜黃裳謀於李絳詢於裴洎納諫於白居易後乃委心於裴度方今天告災星象示儆宜以實示羣情無以文稽衆論惟陛下發樞臣前後諸疏衆正其罪上方倚信嗣昌議雖不行心術道周會衆昇以憂求解任嗣昌意在陳新甲并推在籍守制者先是嗣昌奪情道周三具東南紀事 卷三 九都試徐氏刊疏以遂事中止至是聞會推宣督之命遂上疏曰臣觀古今治跡其典章法度雖受於先王義不敢改至於事窮勢極亦時通變以盡其神惟綱常所繫爲臣教忠爲子教孝垂憲萬世本於民彝不可易也禮三年之喪君命不過其門兵革鑿凶時出戎有不施於士大夫宋時武弁如田況岳飛皆累乞終制我太祖以劉基宋濂帷幄之任特聽其奔喪嗣後雖有奪情終違物論嘉靖中葉以邊圉事殷特起楊博於宣大還翁萬達於本兵然其時博且禪矣又以夙愿移近雲中萬達以尙書降左侍郎棲遲不數日墨衣

視事世宗亦心非之卒罷閒以去蓋自是非終喪不稱起復也張居正以不守制損其勳名天啓季年袁崇煥冒起於右屯崔呈秀覲顏於樞府身膏斧鑕貽唾西市去今幾何時而士大夫蒙而喪心營帷營復天下無無父之子亦無不子之臣衛開方不省其親管仲至比之殺狗李定不丁繼母憂宋世其指爲梟獍臣前三月在經筵見楊嗣昌吉服應召疑已終制今乃未然嗣昌秉樞已垂二年不知其何時居喪何人推轂而顛越至此陛下聖德孝治天下小遇災眚輒減膳撤膳素服避殿以厲羣臣所以然者陛下爲天之子三辰不輯天有違行猶之父母溫清不安人子爲之不櫛不沐廢寢忘餐以俟父母之平復所以教孝也今督臣盧象昇父殯在途椎心泣血以俟奔喪而羣臣動推濶遠難移之人以緩其事今又有并推在籍守制之旨夫使守制者可推則是聞喪者可不去也是爲子者可不去爲臣者可不去也陛下以日月拂經星辰陵次輝氣遠和尚下詔求言引躬克治明示天下以君臣父子皆受于天禮樂刑政之所從出不可替越而人臣以哀毀不祥之身飛揚暗咤彼此相煽以玷聖明仁孝之治于天地綱

紀之常是不宜使四方聞見也嗣昌張綱溢地之談款市樂天之說才智略見矣更起一不祥之人與之表裏猶狼狽依肩無益負重陛下又何以施其鞭策乎上切責及會推竟以新甲上道周又疏言臣不知新甲爲何如人然聞其丁艱猶未終制也古儒臣專閭能任弘鉅垂竹帛者率皆本道德敦行義根柢甚茂而後枝葉生焉三代而下如趙充國皇甫嵩羊祜杜預裴行儉高仁厚韓琦范仲淹輩皆卓然自豎纖毫不苟其所成就猶未造古吉甫張仲之流今聖主焦勞邊境十年於茲負氣敢諫諸臣半棄不錄

東南紀事

卷三

三部武徐氏刊

欲使軟美容悅者叩頭折枝以倖非常之功微不世之業寧可得乎比寧錦邊遠東人曾未越邊而宣雲警報輒云九營十營衣青蟒者無數中樞且欲以義州馬市權界欸邊中外譁張幾易鹿馬之形盡假叢神之意空破非常之格以授不祥之人傳曰天子守在四夷又曰王者有征無戰誠使禮樂修明舉錯各當忠議在朝貪佞在野以此守何不固征何不服古亦有忠臣孝子無濟於匡攘之用者決未有不忠不孝而可進於功名道德之門者也臣雖孱懦然自二十歲躬耕胼胝手足以養二人四十餘創始徒

步荷擔二千里不解屣履今雖踰五十然非有妻子之奉婢僕之累所纂數卷書已移月可畢筆札千楮均爲報恩天下果無人臣願解清華以執鎖鑰何至使被棘負塗者祓不祥以玷皇化哉方今熒惑漸次箕尾是爲燕分九月交當南斗口雖有道儒者所不談然思患豫防聖人所誠新甲聞報崎嶇秦蜀發表束裝度須百日比其載道已垂半載象昇空以熒熒歸說之身待其遲遲援琴之道所謂乞河神而濡突火也疏入上滋不懌九月御平臺召對謂道周曰朕幼而失學長而無聞賴以講臣之力啓沃朕心少知天理人欲兩端夫無所爲而爲之曰天理有所爲而爲之曰人欲爾前疏適當枚卜不用之時可謂無所爲乎對曰天人義利之辨臣嘗聞之矣臣以綱常名教爲心不以功名爵祿爲心自信無所爲也上曰朝推新甲爾疏又至何也對曰前旨云不拘守制知新甲矣始嗣昌欲用新甲臣參疏夙具適相會耳上曰三疏皆上而云阻於際會何也對曰臣同鄉御史臣蘭友給事中臣楷已有章矣恐涉嫌疑故臣疏未上天下綱常封疆大計若終不言後將莫及且言路未有言者臣之有言非得已也上曰清美

東南紀事

卷三

三部武徐氏刊

德也小乘曲謹非清也且汝言辨而多非前講所云子思一生以誠明爲本是也云誠出於清仁生於誠非也對曰曲能有誠此誠出於清之說也孝弟爲仁之本此誠生仁之說也夫惟孝弟之人能理天下生萬物不孝不弟本實撥矣禮義廉恥盡矣何事之能成嗣昌進曰道周責臣奪情起復是也其謂臣營推營復非也臣不幸遭臣父之艱又遭繼母之憂臣不生於空桑豈不知有父母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古者列國之君臣尙可去彼適此今則一統之君臣無所逃於天地卽臣父母皆受君恩臣於君臣尤重東南紀事 卷三 三部武徐氏刊

於父子況臣乞終制者三矣至奉明旨撫按敦迫自分何能敢復晏然倉皇奔命行至保定猶乞終喪引成化間修撰羅倫事意謂今詞臣中必有博通古義親切論思可代臣直言上回天聽比入京聞道周品行學術士類所宗必有持正之言可以使臣終制而去不謂其疏中自稱不如鄭鄭臣乃太息而絕望也古人有言禽獸知母不知父鄭杖母禽獸不如道周又不如鄭未知道周之於綱常何如也上曰卿爲卿父屢疏昭然數年在外並不攜家人孳養視事朕自知卿耳且道周所言不如鄭鄭朕正欲詰之嗣

昌曰臣以綱常名教所關不容不辨道周實清介人望所歸乞罷臣放還歸田里上溫慰之且斥道周邪說道周曰臣平生恥言人過今與嗣昌爭論於上前非體也但爲天下後世留此綱常名教不得不然上曰對君有體狂言何也道周曰臣疏中惟殺狗梟獍兩語不無過激然遭遇聖明故敢直言夫立言甚難也綱常名教者朝廷之綱常名教禮義廉恥者國家之禮義廉恥假以臣爲一人之私緘默取富貴可矣上曰爾借題汙詆大臣別有所爲耳道周曰司馬光有言臣若有專司則有所不言如爲論思則無東南紀事 卷三 三部武徐氏刊

不可言者臣受論思之職與嗣昌比肩當言而言不得云詆毀大臣讀書五十年無一言一事不可對君親告妻子臣躬耕二十年手足胼胝四十喪親負土作墓畚插皆臣自操故奪情之事所不忍見上曰爾如是云不如鄭鄭何也道周曰臣章棄於通國孟子不失禮貌孔子自云辭命不如宰予臣謂文章不如鄭鄭上曰鄭自絕人倫許曦小臣猶知公論爾曾曦之不如道周曰宋人惡李定不持母服擬賜孝子徐積粟帛以諷之臣奉彈嗣昌則非救鄭矣上曰少正卯亦稱閹人徒以言僞而辨行堅而僻記醜而

博順非而澤不免孔子之誅今之人多類此者道周曰少正卯心不正臣心正者也上曰朕知爾操守雖屢進屢退終欲用爾不圖偏矯恣肆乃至於此念以講官姑寬爾因令之去道周猶不起有所陳上怒嗣昌曰道周所言經也臣拜命權也惟上優容之已出上止諸臣論之曰今者內寇外邊天妖地震朕不能發諸臣公忠爲國之心宣德化戔禍亂所賴諸臣匡朕不逮而乃黨同伐異沮撓朝廷用人之權是外寇易治內寇難除也今有仍前軫者立實重典明日謫江西布政司都事道周既謫而名愈重天下稱東南紀事 卷三 主 邵武徐氏刊

直諫者必曰黃石齋十三年福建巡撫解學龍薦閩中人才以道周爲冠上大怒縱騎連學龍及道周詣北寺對簿是日黃霧四塞日晡無光各杖八十下詔獄入白雲庫獄卒曰此周順昌周宗建畢命所也視北鎮撫司事膝肩王給藉草餽羹饘作重生生詩監生涂仲吉上言道周通籍二十載半居墳廬一生學力止知君親雖言嘗過癰而志實忠純今喘息僅存猶讀書不倦此臣不爲道周惜而爲陛下天下萬世惜也昔唐太宗恨魏徵之面斥至欲殺而終不果漢武帝惡汲黯之直諫雖遠出而實優容陛下欲

遠法堯舜奈何出漢唐主下戶部主事葉廷秀亦疏救俱下獄廷杖初上命天下共表孝經并小學頒行道周於庫中作聖世頌孝經頌頌曰粵稽天德厥貴恒性於皇師天永孝配命師天永孝乃立民極明明我皇允惟天德餘姚孫嘉績亦繫白雲從受易道周刑部尙書劉澤深擬瘴戍再奏不允澤深上言道周之罪前兩疏已嚴矣至此惟有論死死生之際臣不敢不慎也自來論死諸臣非封疆則貪酷未有以建言誅者今以此加道周道周無封疆貪酷之失而有建言蒙謬之名於道周得矣非我皇上覆載之量也且皇上所疑者黨耳黨者見諸行事道周具疏空言一二臣工始未嘗不相與也今且短之既而斥之烏有所謂黨而煩朝廷之大法耶去年行刑時忽奉旨停免今皇上豈有積恨於道周萬一轉圜動念而臣已論定噬臍何及敢仍以原擬上上從之戊辰州自十四年正月入詔獄積十有四月始得出作再重重生詩學龍廷秀仲吉亦戊道周道南都至杭州諸生迎至大滌析鵲鹿疑義示三易指歸詩禮樂春秋及樂律論儒派八月荷受入楚未至上議起廢錮禮部右侍郎蔣德璟言前少詹事臣道周愚懇

之咎實皆自取第半生孤苦子幼家貧萬里投荒深可軫
念德璟旋入閣八月日講上與輔臣從容語及張溥張采
之爲人曰溥小臣且不免偏何以負重名周延儒進曰張
溥黃道周皆有偏惟是讀書博通所以人人惜之上默然
德璟因言前蒙皇上放道周生還渠極感聖恩但子方十
歲得免其永戍量移內地皆出憐才好生之德上微笑德
璟又言道周在獄時寫有孝經百本每本作文一篇是感
頌聖德黃景昉陳演吳姓合言道周事親孝且清苦極不
可及延儒言卽其讀書亦尙可用上不答惟微笑而已明

東南紀事

卷三

七 部武徐氏刊

日手勅曩諸先生面奏永戍黃道周清操博學見今戍遠
子幼朕心不覺憐憫彼雖偏迂此一番懲創想亦改悔
人才當惜宜作何赦罪酌用密議來奏輔臣上言道周向
來未經追琢每有任性率意之咎自蒙恩譴裁抑陶鑄聞
已甚悔前非每日在獄手書孝經極其感佩天恩頌揚聖
德恭睹皇上勤學好問稽古考文臣等自慙固陋未能仰
承萬一因思及道周開雅遂據臆陳伏蒙皇上憐其貧苦
鑒其改悔而軫及於人才當惜赦罪酌用斯真造化生成
之恩天地覆載之量道周原職詹事府詹事今旣蒙恩赦

用似當還其故秩以備史局編摩更足資其一得此又非
止從道周起見也上報可命卽擬旨輔臣復上言皇上此
舉衆美俱備從此知學行之足貴信廉吏之可爲所裨於
作人磨世君德治象非細是日詔復道周少詹事都下臣
民中外相慶道周已至九江朝命敦促就道旋請假歸漳
以學龍廷秀等尙在戍所席藁請命亦得釋道周旣歸漳
浦堅卧不出明年甲申三月京師陷福王立於南京起吏
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時馬士英當國道周入朝無所
爲乙酉三月奉命祭告禹陵舟泊龍江灣夢高皇帝呼曰

東南紀事

卷三

大 部武徐氏刊

卿竟舍我去耶對曰朝廷舍臣非臣舍朝廷時左都御史
劉宗周去國道周祀陵留連紹興彌月三謁宗周固卻不
見曰際此亂朝豈大臣徜徉山水之日道周聞之卽行南
都潰馬士英東奔錢塘道周逢之江上痛言之士英落韓
走及浙省降宗周與門人前吏科都給事中章正宸等謀
起兵求道周計事不獲悔曰石齋夙有淵思吾初不宜拒
之太深唐王在位訪故臣於張家玉薦道周王拱手曰得
此商彝周鼎當爲廊廟羽儀道周來自浙拜大學士兼吏
部尙書位首輔鄭芝龍以公爵班宰相上道周爭之芝龍

不肯出兵道周憤時事不可爲而荷殊絕之知乃自請視
師經略江西芝龍不與一卒道周親書告身獎語號召得
百餘人徑進出杉關衆至萬人田夫荷鋤從之曰扁擔兵
開府廣信與楊廷麟萬元吉爲呼應王命家玉出屯金谿
以爲之援道周遣家玉書曰道周之年不能致遠爲皇上
爲馬道周之力不能任重爲皇上爲牛或者左右拾遺因
事靖獻道周其皇上晨雞平時魯王上書福州稱皇叔父
不稱陛下唐王怒殺其使者陳謙遂積隙道周移書浙東
大臣張國維熊汝霖等解之大略謂東遷以還藉力晉鄭
東南紀事 卷三 三 郭武徐氏刊

葵丘而後推德桓文上愛殿下篤於所生勿以降階之間
爲博達所笑其冬徽州陷道周提兵赴救新守婺源令故
門士以書給約內應抵明堂里猝遇

大清將張天祿被執天祿史可法故將一云道周武關所錄上致書言北軍欲附須單騎撫之公方巾儒服
行從者職方福州趙士超通判六合毛玉潔中書平和賴
繼堂龍谿蔡春溶順治三年丙戌正月七日入徽州元霄
見張燈爲魚龍百戲趨營帳念民爲之位下至南京置西
上門故尙膳監中先後絕粒十餘日作自輓詩書後曰丙
戌就俘以來義在必死未了諸緣無所復憶所憶者爲春

秋表正詩書正二書未就及未登嵩室陟華嶽之巔耳表
正爲少時舊書墜婺源明堂想已廢於兵火無復能讀之
者嘗讀陳無涯兄弟裁其大略不知能竟之否晷正必須
吾自草無復能傳其意者如嵩華二嶽先年欲以黃冠丐
此了願當遣成辰州乞多千里移去潼關爲林讓菴銓部
所尼垂老得此坐華嶽卧王屋執筆以事詩春秋雖禮北
斗受玉虹不爲過矣生平所歷黃山白岳匡廬九華浮丘
龍首穹窿玄墓洞庭三茅天目徑山西陵委宛天台雁宕
羅浮懷玉一十八翁要當一一謝之生死千秋未必再晤
東南紀事 卷三 三 郭武徐氏刊

風雷楮墨載其精神亦使衆山聞之謂我不薄也又云武
夷天姥繫於維桑大滌焦桐爲吾講舍寤寐相繼未之辭
焉三月十五日畢命韓四維子僧某殮而瘞之凡八句中
賦詩三百十一章自名石齋逸詩曰石齋死後世當傳之
以當逸事年六十一贈文明伯立廟福州及漳浦所著有
三易洞璣易象正緇衣儒行坊記表記集傳司經局進呈
諸書行業詠業焚草解遼環解齊瓊格壇問業逆流草駢
枝集新闢策問洪範月令卽義孝經大傳鄒書大滌兩書
逸詩行世夫人蔡名玉卿能做道周書嘗集兵萬人號夫

人軍已而鑲乏解于四子中子成子和子平

論曰莊烈自信王繼統無腹心股肱之助不動聲色而除魏忠賢天下欣然以爲明王復出泊臨御十七載憂勤宵旰終用身殉後之論者不欲以亡國之咎訾之然剛而自賢莫肯慮下展用詔獄廷杖以待言者任人理財每與大學平天下之道反其好惡觀黃道周劉宗周之進退亦可見矣其失天下不可謂已無以取之宗周粹然儒者非一代之士道周說經議事與匡衡劉向相類而直節則李膺范滂之流雖才不及濟亂要亦三百年之元氣所留也嗚呼後之人主無執理任剛決於違諫使君臣俱覆以宗社爲孤注如莊烈者可不鑒哉

東南紀事

卷三

三都武徐氏刊

蔣德璟

蔣德璟字八公泉州晉江人進士崇禎中官詹事侍讀學士遷禮部右侍郎十四年晉尙書與黃景昉吳姓同爲東閣大學士人直德璟明習國典曉練世務立朝持正和而近情上其嚮之左都御史劉宗周以救姜埰熊開元得罪且不測德璟引唐太宗優容魏徵事徵解上頗改齊宗周削籍歸又偕周廷儒因日講進言赦前少詹事黃道周復

其官十七年正月李自成陷山西三輔震恐上罪已求直言科臣光時亨疏陳練饒之害德璟票本謂曩來聚斂小人倡爲練饒搜括諸議以致民窮禍結危及社稷上大不懌召問聚斂小人誰也對卽前戶部尙書李待問乃極言抽練無實空增七百三十萬之饑民安得不困上怒德璟朋比遂引病出直三月八日疏辭去國舟及滄津京師陷時論深惜德璟福王時德璟不起唐王在位應召入直位次黃道周下嘗自請行關相機督戰守關將施福等不受節制德璟知事去太息乞罷職歸泉州

東南紀事

卷三

三都武徐氏刊

大清兵下泉州不食死所著有懋書行世

路振飛

路振飛字見白直隸曲周人天啓五年進士崇禎中官福建按察使晉僉都御史巡撫淮揚唐王在鳳陽高勳振飛入見奇其神宇器識深相結好奉私錢周之由是知府張以謹以下視遇有加吏不侵辱福王立中外洵鎮將劉澤清高傑欲寄家屬於江南左都御史劉宗周劾之并及振飛已廉知振飛公清尋悔曰參兩鎮過責淮撫是余激也乙酉五月南都敗振飛東走及其鄉諸生韓維都等聚

兵大綱不降唐王思舊恩使吳江諸生持勅書訪之勅曰
麥飯豆粥念及欲報既至拜文淵閣大學士入直振飛持
論有執不肯阿上上欲用王期昇爲總督彭遇鵬僉都御
史振飛及曾櫻封還內降上意未釋曰方今多事必循資
格豈得非常之人恐非休休雅量振飛執言臣等無私隙
選降賊乞憐馬士英爲浙撫搜括激變期昇在太湖奉
劍州知州朱盛徵始稱通城王繼稱皇帝貢官奪女百姓
不容故爾逃來若大用此二人無乃傷新政乎卒從其諫
大清兵至延平王乘馬奔振飛追扈不及縊邵武山寺

東南紀事

卷三

三邵武徐氏刊

曾櫻

曾櫻字仲含江西峽江人萬曆四十四年進士天啓中知
常州府時有詔逮高攀龍攀龍自裁縋騎欲載屍察驗并
逮其子回奏無錫知縣吳大朴依阿其間櫻力持不可乃
免與李應昇爲同年生借官帑以給官旂之逮應昇者時
常民集者數千人欲擊官旂櫻再三曉諭而散崇禎十六
年爲登萊防撫

大清兵破萊陽樓霞寧海諸州縣二月廿一日攻登州櫻禦之
乃退嘗爲副使分巡興泉道唐王時拜大學士入直櫻忠

默懇至言語委密處孤主驕臣之間調護上下使無疑忤
上親臣腹心依之鄭芝龍不肯出兵駕往來延建櫻以爲
此非遲久策失海內望請速幸贛州并力出江西湖南卒
不決而敗櫻至廈門依朱成功幸卯春

大清泉州守將襲破廈門成功還救不及櫻自縊

傅冠

傅冠字元甫江西進賢人丙戌二月以行在太子太保兼
禮兵二部尙書文淵閣大學士督師同忠孝伯朱成功大
守永定關尙兵張安丘華俱聽節制前軍方入建昌境饒
已告匱後軍聞警輒歸冠見令不行十二疏乞罷不許後
勅揭重熙佐冠共事冠無心任職日午方起重熙奏之乃
勒令歸九月晦汀州破

東南紀事

卷三

三邵武徐氏刊

大清兵分道自江西入邵武冠避泰寧之分水村村人江亭龍

新執贄縛冠以獻大帥李成棟解縛進曰公大臣釋留當
取令旨但去髮保無他冠厲聲曰汝知千古有文文山乎
吾鄉先進也吾鄉惟有斷頭宰相爾成棟載至汀州飲食
與俱已而成棟入粵東使鎮將李發衛之十一月廿一日
對局奕罷發閱文書曰公必不順令旨收公矣冠欣然曰

早畢我事爾之賜也整衣冠南向拜曰負國無狀死不足
贖復西向拜曰祖父暴骨愧見先人地下初就執日嘆曰
負國重恩永慙地下以足三頓地夜半風雨大作頓足處
崩陷數十丈其首函寄汀獄或無故動搖數見夢於獄夜
嘗有光閃窺鑑者祈卜皆奇驗家人傅國楨等負其骸初
墓汀之羅漢嶺與忠誠伯周之藩相望閱三年冠子號哭
請合身首歸葬舊衣二棄故汀墓旁經年色如新行道指
曰相公衣

東南紀事卷三

東南紀事

卷三

三 邵武徐氏刊

東南紀事卷四

餘姚邵廷采念魯撰 邵武徐 餘小勿校刊

金聲

金聲字正希徽州休寧人從父商武昌以嘉魚籍中天啟甲子鄉試崇禎元年戊辰成進士選庶吉士己巳王師薄都城袁崇煥敗上御左順門問方略聲伏地哭舉同館劉之綸白衣中甫知兵申甫者雲南人初爲僧自言入嵩山遇異人授以書中言車戰乃習之瘞其書嵩山下脫浮屠服遊京師與聲之綸善三人甚相得至是上命甫隨之綸

東南紀事

卷四

一邵武徐氏刊

入對大悅立擢之綸兵部右侍郎甫京營副總兵聲試御史參軍事然實無兵與甫聽召募市人取民間牛車加竹盾給之聲疏陳不可狀而思甫者謀委之餌敵日夜督戰竟敗先一日總兵滿桂戰歿安定門外甫繼出死蘆溝橋越日之綸取遵化軍娘孃山遇伏死戰一晝夜援兵不至流矢貫顱死金聲嚙其鐵出以授其母購喪歸蜀言者論聲書生誤國上遣中使覘聲館布被蕭然爲太息與至郭外得甫屍喜曰甫能死事雖敗舉不失人矣聲自劾上察其清忠贈之綸官予謚祭葬而復聲庶吉士告歸十六年

流寇蹂躪黃將逼留都聲遭父喪蹶起請當事團結鄉勇

守禦時馬士英開府鳳陽募黔兵數千紆道侵掠饒徽界

徽人以爲賊縱鄉兵格鬪脫者奔告士英言金翰林實主

之奏聞逮治聲慷慨就道曰吾不出眾無所恃再疏申本

末上識聲名特旨修撰起用會母喪力請終制明年三月

都城陷慟哭嘔血不欲生甲申五月王師下南京徽民議

降聲奮身出縣高皇帝像于明倫堂率郡人大臨三日起

兵閭中授僉都御史巡撫池太徽寧晉兵部右侍郎假使

宜然池寧太已歸

東南紀事

卷四

二邵武徐氏刊

大清三面敵境獨用徽城孤撐當杭嚴上流凡三閱月會道臣

林貞從福州至主客相疑張家玉請分嚴杭隸貞令徽得

展布無使一瓢百輿張天祿自寧國引兵薄徽聲嬰城守

黃澍由饒州詐言逃歸開門延之是夕城遂陷先是聲知

不濟麾將士曰徽本不欲守吾爲禍始義當死汝曹從吾

死無益多涕泣不忍去至南京洪承疇欣然迎見聲張目

問之曰卿相識否曰爾金正希胡不識復語聲曰爾相識

否聲曰未之識也曰吾承疇耳聲叱之曰承疇登甲第受

神宗皇帝烈皇帝深恩歷重任死松杏先帝震悼輟朝與

祭九壇賜廕二子仍望祭立廟祀春秋此我朝忠義之臣何物么麼敢冒其姓名耶承疇俛首已謂此人老火性未除吾不能再見屢使勸之降不可十月八日死于通濟門外望拜孝陵端坐受刃年四十八子敦涵問道走聞贈禮部尚書諡文毅從死者參軍江天一自有傳一云天一掖聲歷階每佐聲申語辭氣甚厲稍近承疇出袖中硯擲之承疇大怒牽出斬之罵不絕口聲亦于是日遇害

萬元吉

萬元吉字古人江西南昌人天啟乙丑進士崇禎中監大東南紀事 卷四 三部武徐氏刊
學士楊嗣昌軍扼夔門與石柱女帥秦良玉合兵擊賊招降關索惠登相王光思有功會嗣昌敗薄其賞稍遷大理評事李自成陷西安上命大學士吳甞出師以元吉充軍前贊畫尋召還甞不果行元吉在軍中久曉練兵事諸宿將左良玉金聲桓等皆憚之元吉亦見天下壞矢報國乙酉良玉死子夢庚及聲桓等以全軍降

大清南都不守元吉散家貲募兵與清江進士楊廷麟同郡進士郭維經起義師于贛州元吉扼吉安東西犄角軍容甚盛時

大清已命聲桓開府南昌所部皆左營驍將南軍不能進聞福京立君拜表請乘輿親出江西臣等堅守贛州以待王師詔加元吉廷麟並督師大學士維經兵部尚書命鄭彩出杉關蘇觀生出南安進恢湖東援贛彩逗留不行而永寧王招崗兵謝志良等復建昌撫州數月之間湖東屢失屢復丙戌三月吉安陷元吉退守皂口

大清盡下湖東西殺永寧王進逼贛州元吉亦遂入贛贛人將竄見督師移眷入署始定元吉分兵三營番休辟黎遂球等爲監軍以兵科楊文薦任城守而身晝夜督戰下及婦女皆感其意曰甘死無貳援兵累敗六月廷麟等又收散亡及滇粵兵進營城下共四萬餘人元吉欲待水師至方戰王其弘諫不聽八月

大清兵迎擊水師乘勝遂破諸軍自是贛州城下無一斷卒廷麟等入與元吉共死守福州既陷贛州援絕元吉斷指入函請救于湖南廣東蘇觀生在南安觀望不敢前

大清兵築長圍困之自五月至于十月城中食盡斗米至八錢餓死載道人無畔志元吉子欲縋城請降斬之人呼元吉爲萬精忠初三日大兵獲嚮導夜自小南門上鄉勇猶巷

戰及明大兵大集城上舉炮皆裂遂陷元吉廷麟赴水死
維經人嵯峨寺禁死同死者兵科給事中萬發祥太常卿
彭期生主事龔芬林珽子斯昌王其弘黎遂球柳昂霄魯
嗣宗錢謙亨御史姚奇盾舍人袁從諤劉孟鈞劉應泗顧
州同知王明俊推官吳國球知縣林逢春臨江推官胡纘
監紀通判郭寅登鄉紳盧象觀舉人馬芝貢生楊述鴻諸
生段之輝等數十人上氣大喪南中精銳亦盡時議以爲
王亟幸賴則元吉等不死而賴不陷福州亦不亡賴之陷
唐王爲之

東南紀事

卷四

五 邵武徐氏刊

楊廷麟

傳缺

曹學佺

曹學佺字能始福建侯官人萬曆三十二年進士嗜古博
學天啟中以文字觸魏忠賢怒削籍名重海內累官四川
按察使唐藩卽位文臣任事者首張肯堂何楷及學佺而
學佺尤饒大略因事有匡建鄭芝龍以下威敬禮王知其
宿儒言無不從督太常寺卿行在禮部右侍郎署翰林院
事纂修崇禎實錄總裁專設蘭臺館處之編修何九雲等
皆屬焉學佺討論本禮經行朝戎祭封爵贈諡並遣詞臣

咨問倚以取斷始捐家財助軍肯堂等議用水師又括萬
金助海舟天興饑買米以賑時年已七十三歲福州陷沐
浴正衣冠縊於中堂子女被收五日始得蓋棺蟲流于戶
所著有石倉集行世先是

大清兵至延平閩縣貢生齊異中書張份醫僧不空等陰結眾
起義使告學佺學佺資之千金始克召募殺來師之懸民
榜者人心震動永福人黃鼎密報貝勒急下福京遂各解
散閩人皆借異等之志痛學佺

姜一洪

東南紀事

卷四

六 邵武徐氏刊

姜一洪字開初紹興餘姚人鏡之仲子也登萬曆丙辰進
士累官至廣東布政使所在有聲蹟己酉五月魯王監國
紹興毀家助軍饒尋以黃道周薦詣福州唐王問卿來大
不易一洪伏地脫幘曰臣髮故在也上喜手掖之除吏部
右侍郎比

大清兵迫唐王將幸贛州命一洪兼戶部尙書先行集援師未
至而汀州陷贛州亦破一洪次雩都慟哭曰吾聞關萬里
從朱氏子孫今已矣夜赴榔木里水中死賓從皆散獨兩
僕不去哀慟村里諸生鍾國士等爲殮子天植奔討負骸

骨歸葬

吳聞禮

吳聞禮字去非浙江錢塘人唐王時爲上游巡撫自請防禦分水關及敗逃入山寺不肯降順人勸之曰豈有堂堂巡撫而畏死耶復率鄉勇赴敵爲亂兵所殺

鄭爲虹

鄭爲虹字天玉揚州人崇禎癸未進士年少美丰姿初令浦城清操愛民聲冠閩中唐藩入仙霞下令求遺書爲虹進大明會典及卽位召爲御史浦民交章乞留具言不可

東南紀事

卷四

七 邵武徐氏刊

去者十乃卽命爲虹以御史知浦城巡視仙霞關軍人相戒勿犯浦境尋命巡按上游鄭芝龍標將陳倭奪民船爲虹召而叱責芝龍密訴于王王曰干戈未靖全賴文武和衷爲虹叱責亦是代卿爲東芝龍不敢復言丙戌七月

大清兵取衢州將度仙霞潰兵南奔者焚掠爲食人士流離家不相保爲虹閉城發倉米銀布以犒驢呼而去一郡獨全

八月十七日

大清兵至浦城百姓請爲虹出降不可請行又不可軍人擁見貝勒迫之跪不屈勸令薙髮爲虹曰負國不忠辱先不孝

我生何用髮不可斷也明日復見責輸餉爲虹謂清白吏何處得金百姓爭欲代輸爲虹以民窮財盡執不可噴血大罵乃令斬之爲虹大呼奪刀刺胸不殊遂見殺家僕陳龍都督洪祖烈遊擊張萬明父子皆從死建人爲立祠與爲虹同日死義者給事中黃大鵬

王士和

王士和字萬青江西臨川舉人唐王時知延平府居官廉正

大清兵至延平從龍者咸遁去士和曰吾受國命守土不能持

東南紀事

卷四

八 邵武徐氏刊

寸鐵赴鬪死有餘愧忍偷生哉先一日分理家事正衣冠縊堂皇百姓奔哭鳩金殮之

大清兵亦爲嘆息

胡上琛

胡上琛字席公其先直隸山後人永樂中祖失里本以功授燕山衛後陞福建右衛指揮使上琛十八襲職弱不勝體折節讀書唐藩加錦衣指揮從至延平

大清兵至誓必死使人求毒草妾劉氏悲曰君以我婦人不知節義故不使聞耶吾心決久矣上琛喜並坐飲藥酒而卒

時上琛年三十八劉年二十一劉有母亦不奪女志

蘇觀生

蘇觀生字宇霖廣東東莞人福王時官戶部主事遊兵東至杭州與鄭鴻達奉唐王入閩觀生見際喪亂諸王獨唐藩賢可濟大業委心服事唐王即位拜大學士時閣臣多用耆望而觀生新進柄政白首輔黃道周以下皆重其才第乙酉七月領儲賢館觀生以爲非時務所急力勸王幸贛就楊廷麟毋久留福州鄭芝龍格其議有詔觀生先赴南安聯絡江楚王親祖之殿門觀生叩頭出登車慨然有東南紀事

卷四

九邵武徐氏刊

澄復之志丙戌四月

大清師圍贛州觀生退保南康五月援兵潰觀生收散卒及

大清師遇於李家山九牛間數戰皆捷解圍屯水西進復圍之

十月贛州陷廷麟致命觀生棄南安入廣東時

大清師已破汀州莫知唐王音息監紀主事陳邦彥勸觀生疾

走惠潮以扼東兵則兩粵可保觀生不從將至廣州聞桂

王監國肇慶觀生與丁魁楚有隙不懌已從邦彥諫遣詣

肇慶勸進會唐王聿錫浮海達廣觀生意變曰大行皇帝

親弟今在外求君非義遂背邦彥立唐王稱紹武召海盜

石馬徐鄭四姓授總兵使拒肇慶桂王即位詔廣州觀生頗內懼兵部侍郎林佳鼎故監司廣東與總兵林察同姓相善也佳鼎信之至是督西師與李明忠龍倫蘇聘等次三水察令四姓盜迎降覆佳鼎于三山行朝大震觀生由是驕而

大清將李成棟已進陷惠潮廣州未之知城中兵西出十二月

十四日有十七騎且趨會城諜報曰北軍至觀生日潮州文昨夕到胡妄言斬之向午數騎抵東郭市內守門者猶以爲招來海上盜門遂不閉須臾傳令歸順時衛衛尙萬東南紀事

卷四

九邵武徐氏刊

人觀生急收之至者僅數百

大清兵擊走之遂執唐王觀生過給事中梁鑒問計鑒曰死耳

乃大書大明忠臣義士固當死九字于壁而自縊顧元鏡

先椎髻號于市曰

大清天兵至此汝百姓今安枕矣又出示云恭惟

大清皇帝應運而興天兵臨粵逆藩授首大兵之入咸謂元鏡

實召之唐王初走洛城里元鏡家僮跡以獻何吾騶王應

華俱降

論曰嘗見前輩所紀東粵遺事云觀生早立清節筮仕八

載囊無餘金比鎮安南糧運不繼動輒掣肘仰天嘆曰吾年五十未有子老母七十有八今嶺頭幾日地豈不懷歸然身受君命事苟不免有死而已迨羅明受不揣地利水師一戰輒敗諸軍以次潰逃南康重兵聞風驚遁觀生遂度嶺還粵西適指揮使王之臣等至知延邵俱陷失唐王所在觀生揮涕曰使輦早詣虔不致有今日馮兼三嘗投刺謁觀生兼三數爲畫策不合語人曰余死報國家兼三曰嶺外絕好死地已舍卻不知今何地可似贛州也觀生雖作色亦輒改容及

東南紀事

卷四

十一邵武徐氏刊

大清兵入廣州卒不食其言然力小而任重智淺而謀大昧一統而虧大信無以安內而攘外乃其所短也兩粵之陷戎由觀生獨哀其志故立傳焉

東南紀事卷四

東南紀事卷五

餘姚邵廷采念魯撰 邵武徐 幹小勿校刊

張國維

張國維號玉笥浙江東陽人天啟壬戌進士除番禺令以卓異入爲刑科給事中陞太常少卿崇禎七年甲戌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應天府受事而流寇犯安慶參將唐某受賊給全軍覆沒時國維方壯年報至頭鬚一夜頓白親督兵至安慶見道官吏可法異其才具疏請益設安慶巡撫卽以可法任之諸所任寄咸得人撫吳八年賊不敢犯境陞工部右侍郎總督河道山東饑米石八兩而三吳石三兩以應天所屬河工銀盡糴米輸濟寧每石水腳加五錢得美米倍贏遂設粥廠十餘所使官督賑全活百萬計賊李青山眾數萬殺逐官吏國維討平之獻俘于朝廢一子世錦衣千戶十五年壬午冬

大清兵破蘇州南略山東青兗諸府皆陷德王魯王遇害命推

可任本兵者舉國維星馳赴京受事總督趙光抃戰于羅山大敗亡二萬餘人周延儒視師匿不以聞是時兵科員缺國維題龔鼎孳等六人蔣拱宸恨不與及爲御史彈國

維謂西協地六百里而國維設防止五百里疏七上明年

二月與延儒俱放歸十一月追論羅山事被逮舟過吳門

士民號哭寒楓橋大聲前問孰爲錦衣衛官校船者國維

恐有變解纜急去眾乃散詔獄擬辟山東南直百姓叩闕

訟寃遂以原官募兵浙直行十日都城陷國維星夜抵浙

圖舉勤王得精兵三千至鎮江會福王立乃朝留都欲與

史可法合兵北出以國維爲兵部尙書加太子太保協理

戎政馬士英議不合乞假歸葬祖母乙酉五月南都破鄭

遵謙起兵紹興國維至台州迎魯王晉少傅建極殿大學

士兼兵部尙書歸集東陽兵守錢塘屯長河頭首參馬士

英十大罪士英懼不敢入朝時紹興富家以助饟受累國

維不忍用東陽世產都富家者與原券計值令出甲士具

衣械程日給糧總抵價若干以士苦之家養不逃之兵富

人得產而軍興得兵食人情大歡福建詔至加國維東閣

大學士輔魯王監國廷臣多欲開讀國維曰唐王提兵北

伐老臣當效死前驅若止一丸封嶺作天子空以官爵驛

散浙東將士心大敵逼江旦晚欲渡臣不敢奉詔手救七

至竟不發國維深塹堅壘沿江多置木城激厲將士爲取

杭州計而方國安不同心腹鄭遵謙等義兵又多烏合是以不能成功丙戌六月廿八日

大清兵渡江諸營皆潰國維歸東陽守陷院嶺六月貝勒入閩

過東陽將抵陷坑國維請東陽令吳琪滋至曰國維今日死天氣方炎恐腐爛不可辨識將謂吾逃貽禍此地故特相邀令君視吾死耳吳令部泣國維殊容暇取素縑書負國念母誡子三詩又留詩贈故人冠帶北面稽首謂僕曰吾大臣死王事禮也兵將在東陽者因我及難可昇屍詣門一謝之對太夫人勿言我死言遁去坐我中堂俟官來

東南紀事

卷五

三都武徐氏刊

見始可殮耳遂赴水死年五十二騎圍宅見尸坐廳事如生或叩頭痛哭問之則多濟寧人饑年食其粥以活者夜有兵數十人挾婦女宿其殯園見堂皇燈炬國維白髯絳袍南面刀戟列侍兵大呼遂不見亟起叩頭柩前避去桂王立謚文忠長子世鳳挂平魯將軍印封武康伯不受次子世鵬官尙賓司卿世鳳被殺張存仁自閩歸百姓數萬遮馬前請世鵬命存仁曰吾少時即耳若父爲人遂釋之論曰唐魯之議以南稟閩朔而不解兵爲正蓋當其時受兵者魯魯一撤兵卽錢塘不守仙霞尙安蔽乎昔人論南

北之勢守江不如守淮閩之有浙猶江之有淮也若楚蜀江粵皆藉唐王名號維留土無二王魯王自當退居重耳之位諸臣共圖孤趙之勲大邦維屏三百年宗盟不正有賴乎斯日歟故鄭遵謙之拜疏迎駕陳函輝之請殺金堡或激或詭二者均蔽獨張國維適老臣謀國之體石匱書所載似亦未之審也

徐石麒

徐石麒字寶庵浙江秀水人天啟壬戌進士授工部營繕司主事魏忠賢有調發多格之房師黃尊素下詔獄納橐

東南紀事

卷五

四都武徐氏刊

餽募金抵誣賊由是削籍崇禎立起南禮部郎中累遷吏部文選考功郎中佐冢宰鄭三俊掌院范景文主南計奏免七十八人是時主北計者謝陞凡溫體仁私人皆庇之南計不少徇焉遷尙賓司卿應天府丞行尹事時方裁驛遞食縮而馬如故農里重困石麒計救之無若召募且勾胥吏故所乾沒有餘資積患頓解三俊爲刑部尙書以輕比下獄黃道周黃景昉言之于經筵上怒未回石麒朝元旦奏言皇上御極以來麗丹書者多大臣朝士嚴威之下蔓引株連九死一生今又以輕擬深督三俊將來必有承

順風旨以銀鍊爲能事以鉤距爲精神非復愼獄之本意矣疏入上御門口傳出三俊用石麒麟通政使時治尚綜核放棄者多造言語妄陳端末納言承行不給石麒麟斷嚴敏告訐衰息陞刑部右侍郎會推閣員先後二十四人石麒麟與焉稱疾不赴召對故免陳演之譖轉左侍郎署部事尋卽眞爲尙書言邇年刑官擅背律條嚴文刻深使吏胥止下其手撓犂之徒以賄爲市干和召愆其失非細因條上附會律文之謬數十事會清獄石麒麟盡心明允理出冤滯近萬人貫城幾空陳新甲下獄政府以下皆爲營救石麒麟獨言俺答闖入而丁汝襲伏誅沈惟敬盟敗而石星論死惟後此遼瀋廣寧之陷誅止督撫不及中樞故新甲覲引例自寬不知此例乃天啟間陵夷解紐之政非祖制所有也今親藩脅刃百城流血襲星之罪未若是烈人臣無境外交新甲身在朝廷輒擅便宜通款北境辱國無君莫此爲甚上覽疏新甲卽日棄市司禮王裕民私庇劉元斌并逮獄上欲殺之石麒麟上爰書言隱人之惡與身自爲惡終不同律內奏事詐不以實條止擬一配注以其欺君也然則繩欺之法亦止此矣加等至煙瘴已極過此非臣所

東南紀事

卷五

五 邵武徐氏刊

敢擅入上竟以內廷欺罔隱微斬裕民而嘆論石麒麟承疇救錦州東馬未動職方張若麒以中樞私人出關督戰遂大潰精銳喪失俱盡若麒就理而有與援司官遷延不獻石麒麟謂王樸以倡逃誅陳新甲以誤國辟而倡倡逃誤誤國者安得減等論若麒如律左都御史劉宗周以救姜採熊開元革職石麒麟上言陛下求變通趨時之臣舉朝不乏若求廉頑立懦維風易俗之臣舍宗周無選矣上不聽採等自詔獄改刑部石麒麟擬失上意遂罷甲申五月福藩立起右都御史改吏部尙書時江左草創自石麒麟與劉宗周黃道周出始成朝廷而馬阮用事率降中旨銓除不由部推石麒麟爭之不得士英冀以定策封侯中人韓贊周主之石麒麟覆疏昔世宗欲封楊廷和蔣冕伯爵並辭不受今國耻未雪豈輔臣裂土自榮之時侯克復神京成功大定加恩未晚士英氣奪又言皇考福王殉難先帝令勲臣黃門恭視含殮今先帝梓宮何所封樹何似乃遣一健兒應故事示天下無悲思大行之意何以鼓勵同仇不報御史黃耳鼎論石麒麟殺樞臣敗和議石麒麟具陳始末小人賣國情狀始露而石麒麟亦告去自宗周石麒麟去南都竟敗乙

東南紀事

卷五

六 邵武徐氏刊

西四月

大清兵渡淮黃尊素子宗義勸石麒麟避地四明山石麒麟不可曰馬阮已壞天下雖智者難善其後惟有死此一塊土耳會朱大定等謀守嘉興議奉石麒麟爲兵主事未集而敗閏六月二十四日

大清兵圍嘉興石麒麟由村舍叩城下呼曰吾大臣不可野死請入與城同存亡城上人譁曰我公來矣開門納之越宿而陷石麒麟朝服縊天寧寺納其屍櫬中踰三旬始殮如生而是時宗周在越城饑經七日曰此降城非我死所出城外東南紀事

卷五

七 邵武徐氏刊

而死海內高二人之死能盡其義爲作降城嘆我公來樂府美之石麒麟修絕俗弘長後進尤急人之難吳昌時敗後籍沒力言當事止沒田產他爲類免讐昌時者又欲寬其子弟于許都叛黨之內復理而出之孝廉祝淵上書頌宗周緹騎逮問石麒麟囑金吾無殺義士淵得生出生平強記經史尤熟明事章奏精治鑒然可施行石麒麟年六十八無子初以私屬爾穀爲子已二十六年始立柱臣爲後或問後與子異乎曰然子可私後不可私子惟父所愛卽子之後非薦之祖禰而享告之宗族而信不敢後也故詩曰

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是人皆可子之證也傳曰鬼不歆非類神不歆非族是人不可皆後之證也其議禮之精如此唐王贈少傅文淵閣大學士諡忠襄爾穀官御史與同郡錢梅友善後並以太湖事牽連死

熊汝霖

熊汝霖字雨殷浙江餘姚人崇禎辛未進士爲戶科給事中直諫有聲貶福建按察司照磨南渡起吏科論嚴衛告密之弊及阮大鍼不當用馬士英忌之歸里汝霖雅受知都御史劉宗周乙酉南都潰潞王監國杭州

東南紀事

卷五

八 邵武徐氏刊

大清兵且至宗周趣守道于穎城守紹興而寓書招汝霖除姚未得相聞既而杭州降事益迫宗周復令諸生張應輝往說穎使聯絡汝霖計事穎疑未決汝霖報書先生誠用霖計立宗王之才者藉援未孩推轂方藩今閩兵數十艘見屯蛟川檄令移泊錢塘東岸敵必不敢問渡更浙徽寧遼左兵擣虛建業彼必退而內顧東西同膽恢復可圖宗周趣之曰門下有意高皇一綫請急入郡六月十九日通判張慄資版諸生耆老奉牛酒渡江輪降

大清招撫使至汝霖謀爲邑人所覺避之山中閏六月八日戊

子宗周不食卒其明日孫嘉績起兵餘姚又二日鄭遵謙起兵郡中斬榛及攝會稽令彭萬里汝霖募兵寧波來會嘉績合軍軍西陵初宗周臨終謂門人曰我緩死以兩殷諸君不忘明室故今已矣彌留猶取几上硯書一魯字汝霖叩靈牀慟曰先生有命霖何敢忘霖生于三事之以死比方國安王之仁等兵集遂共奉魯王以海監國從宗周志也汝霖已渡西陵札喬司進至海寧召父老諭以國心君殉三百年澤不可負聞者感動拜轅門至萬人以邑進王俞元良指揮姜國臣主海寧事忠義響應所在皆稱熊東南紀事

卷五

九 邵武徐氏刊

綴三將以數百騎趣汝霖親兵胡陞發大砲斃七騎騎東衝孫營孫營砲炸遂敗爭舟墮水汝霖馳刀砍之不能禁諸生趙之堅奮長刀殺六人參將盧璋新至亦奮擊敵辟易簇騎攢之與孫光祖周宗鎬胡陞各被數十刀死汝霖大呼船兵再上矢及身帳下強掖下小舟知戚死者數十人九月諸帥相見于小疊議大舉期以九日會龍王堂風雨阻潮皆失期汝霖獨帥所部至六和塔助王之仁戰于江大砲殺傷甚眾之仁兵登岸焚寨執馘薄暮乃歸十二日再戰牛頭灣時軍饑不繼人心離阻之仁營有逃者汝霖上言臣四月江舟風雨飢勞遂膺腹疾自小疊至西興延袤六十餘里彼方備舟喬司潛謀徑渡臣及嘉績標卒兩家不過千餘緩急何以防禦之仁一腔肝膽心力相違宜溫旨諭留勉圖後效朱大典部內火器最精原任總兵尉允昌文武兼才豈合投閒諸暨救卽統大典兵江上海寧新令已至宜令張名振速渡以固浙東門戶名振違令竟歸石浦福州詔至內外欲開讀汝霖泣阻不聽避之小疊王下令返台州汝霖疏留以爲今日之事殿下宜力疾江干檄閩師刻期來會使浙西克復仍藉廟謨唐王親

卷五

十 邵武徐氏刊

來亦當心折若戀戀宮眷遽返旌旄思爲退保之圖久成日蹙之勢傳之海內未爲克讓又臣標參將張行龍以臣令回籍臨平圖結義兵夾攻內應其家丁陳義入杭偵聽聞已具舟旁結草人思賺我火器而寧鹽義士沈案查繼美陸鳴時等同時具來言起兵家難狀徐出啟疏以近日嘉湖鐵騎盡返武林但得精兵數千直搗嘉興斷其往來饒道杭城自成坐困勝于今日阻江索戰我客彼主勞逸相萬乞優遷案等以彰激勵若王必欲東歸臣亦惟就海島死耳魯王手敕褒美比之韓愈乃不果行十月汝霖移泊龍王堂又疏今日會稽隙地竟作京雒規模諸臣之薪膽未嘗末世之稅政悉踵內員出司軍餉外戚入典禁兵驕卒闕于街衢青衿譁于殿陛行間文武動以朝政爲辭文其退縮惟殿下奮然更始副遠近之望十五日汝霖揚帆渡江奪遵謙所失大舟以歸十八日又進軍都將魏良黃麒吳彪先登北騎六百伺南軍濟突擊良等且戰且退汝霖親督軍中乘小舟對射騎死百餘諸生錢振宗死者亦十餘人汝霖麾下多農井新募徒以忠義激勵屬在浙中凡一戰大小數十戰累遇敗覆而志氣不惰雖方王驕將

東南紀事

卷五

二邵武徐氏刊

悍卒皆畏待如神明陳萬良沈羽箴結寨塘棲臨平間汝霖欲得其兵取北關遣張行龍招之萬良受書泣曰久望熊督師無途自達乃令江東亦知有吾輩矣後萬良西行復城邑

大清兵斷其後不得出死于門中丙戌六月朔浙河新潰汝霖扈魯王沿海南次長垣時唐王已走死閩地內附魯王以汝霖爲東閣大學士因鄭彩抵福州軍聲大振八閩皆詣汝霖請劄起兵先後得三府一州二十七縣戊子魯王在閩安鎮鄭彩專橫汝霖每折以禮定遠伯周瑞惡于彩汝東南紀事

卷五

三邵武徐氏刊

熊汝霖傳後

汝霖初知同安縣有強直聲嘗渡海敗紅毛於廈門入爲戶科給事中辛巳江南疫飢人多死米石直銀四兩轉運

不至出給事中七人分行督漕汝霖當上江遼練正耗二百四十一萬石如期而集民不病時上意廷臣儒懷不次拔授左官外附競張空虛媒進汝霖以量才不如覈勞破格壞典不足以得非常之人祇爲倖階一切叙功御覽名色皆宜報罷保舉大將必連舉主庶杜債帥之門事勢艱危倚督撫爲成敗因條列關督范志完宣督江禹緒鳳督馬士英保督侯恂順撫潘永圖宣撫李鑑泰撫蔡官治皖撫黃配玄保撫楊進才守俱弱合令量力自陳且襄藩南陽淪陷驚震天下而兩撫晏然功罪不明何以懲後又力

東南紀事

卷五

三 邵武徐氏刊

言孫傳庭不宜速戰禍敗皆驗

大清兵畧山東京師戒嚴汝霖分守齊化門召對奏行間諸臣望敵百里未有一矢加遺南去則我隨其後北返則我出其前兵士一聞督戰便洶洶欲叛師不用命將不用兵督師之內其足食乎姜採熊開元下獄劉宗周去國皆極諫尋追論楊嗣昌議及執政上竟惡其切直降福建按察司照磨南渡起吏科給事中上言諸臣爭謬定策圖志復仇處堂鬪穴始之武與文爭既而文與文爭殿廷之上無人臣禮阮大鍼之起陰陽消長間不容髮四鎮每鎮餼六十

萬額必不供卽倣古藩鎮亦當建牙大河以北何遽藩籬堂奧孤海內興復之望先帝十七年憂勤曾無失德惟厥衛一節未免府怨臣民丁茲天步艱難正宜大開文網推誠布公使人人畢忠效節胡得尙沿斯弊馬士英恨新建使門客朱統鏤造飛語于朝汝霖言么麼小臣爲誰驅除指使不由通政告密飛章內外交通神叢互借墨敕斜封端自此始請嚴行詰究用杜將來又言先帝篤念宗藩而聞寇先逃誰死社稷先帝任隆武臣而叛降跋扈曾無一戰先帝委任勲臣而京營銳卒徒爲寇藉先帝寄內臣

東南紀事

卷五

六 邵武徐氏刊

而開門延敵反在禁旅先帝不次用人而邊材督撫首鼠兩端超遷宰執羅拜賊庭思先帝之何以失卽知今日之何以得矣南京雖立君未嘗一事設施而汝霖與祁彪佳章正宸吳适等猶能強諫守職推論善敗不失朝章士氣然卒格不用以門戶覆國

孫嘉績

孫嘉績字碩膚浙江餘姚人崇禎丁丑進士除兵部主事楊嗣昌以其知兵薦爲職方郎中太監高起潛求世廕嘉績覆疏不可起潛恚待士觀德殿閱軍器浸毀下獄學士

黃道周亦廷杖入獄襍被藥物俱不得進嘉績移服用奉之且從受易會諸生涂仲吉上書頌道周上加怒察獄中與道周通者眾多說辨嘉績獨曰昔黃霸受經夏侯勝史傳以爲美談今復何諱刑部尙書徐石麒雅識嘉績清獄出之踰年起九江道僉事未之任國變乙酉六月

大清檄下浙東寧紹望風迎附閏六月已丑餘姚攝印官發閭

左爲馳道扶役者役者反扶攝官眾譁不能定嘉績乘眾怒遂斬攝官邑紳邵乘節陳相才諸生呂章成沈之泰邵應斗率里中從者數千人孫氏自燧以來代以文章忠孝

東南紀事

卷五

五 邵武徐氏刊

顯受累朝恩最深至是建義士民無不踴躍便欲推嘉績爲盟主辭曰舉大事將須其人熊雨殷有執持識兵勢當共請其約束會汝霖募兵自寧波至邑人大安魯王監國晉嘉績兵部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視義師轉戰喬司西與親受矢石號孫熊兵臨敵則汝霖當先嘉績繼之饒不給則毀家產佐軍每對賓佐泣曰身先人餘也義同國存亡惟懼事不集死無面目以見君親耳由是聽者感奮嘉績舉宗報國文士知故爭爲之死浙東本以汝霖嘉績首義營立行朝也將潰兵困弛荷擔後來益眾客反居上方

國安擁重兵孫熊嚴意與同濟難國安逍遙殊無意一年之中糜餼數百萬皆出八郡民貧富交盡卒以是敗丙戌六月魯王移蹕舟山嘉績以軍從六月二十四日卒于舟山子延齡從蹕南至中左所大兵入餘姚焚嘉績祖如游第後二十八年延齡子訥渡海求祖父櫬得于狀元張信墓道歸葬

錢肅樂

錢肅樂字希聲浙江鄞縣人崇禎丁丑進士知太倉州以廉清爲張傅張采所重遷刑部員外郎丁外艱歸乙酉六月

東南紀事

卷五

六 邵武徐氏刊

大清檄下浙東肅樂大會紳士城隍廟痛哭議舉兵謝三賓不欲移書定海總兵王之仁使以兵威脅舉兵者之仁陳兵入郡反合肅樂三賓悵然會孫熊已起餘姚甬西道通遂進軍紹興魯王監國晉肅樂右僉都御史陞右副都御史轉戰喬司及牛頭灣時馬士英阮大鍼入方國安營陰制行朝之政里井邪猶多緣舉義推戴呈身部覆臺彈猶沿舊習富家輸餼動加榜楚內侍客風儀外戚張國俊等氣傾中外咫尺大敵而越城哀衣寬帶歌讀宴會如平常

肅樂條列其弊不能用及浙河師潰浮海隱于福州之化南魯王次左所復入觀丙戌十月魯王在長垣肅樂擬詔預頒魯三年戊子曆浙閩全陷舊人如劉沂春吳鍾繼皆遷不起肅樂移書責之乃就道唐王遣臣稍稍引出明年戊子魯王次閩安鎮晉東閣大學士劉中藻起兵福安攻福寧州將破其帥涂登華欲降不決謂人曰豈有海上天子船中國公肅樂致書謂將軍獨不聞有宋末年二王不在海上文陸不在船中乎登華遂詣鄭彩降彩欲使其私人守之中藻不可彩反掠其地肅樂與中藻書不直彩彩東南紀事 卷五 七 邵武徐氏刊

是也喜羅拜城上開門降凡得新附二十萬人當是時使汝霖能布其威信率之守戰豈獨八閩可全嶺以北亦可出矣顧乃分隸諸將致義士解體驚帥益勢事無成而身隨喪可悼哉昔顏真卿以軍權移于賀蘭進明仁柔之過儒者有之然蕞爾越州孫熊協心孤撐一載卒不負其言而同死島上比于宋之文陸義何忝焉肅樂欲依彩成功亦坐短智而議者謂與殺汝霖之謀不可不爲之白也

朱大典

朱大典字未孩浙江金華人萬曆丙辰進士以章邱知縣行取兵科給事中歷陞至兵部右侍郎總督漕運巡撫鳳陽督剿流賊大典饒有才而性奇貪多行暴虐崇禎庚辰間督師廬鳳守護陵寢括取財賄四府僚屬囊橐皆盡人擬其富且敵國御史姜琛等交章劾之下法司勘問大典不敢對簿自請捐資募兵剿寇戴罪詔許之得脫歸里福藩卽位起原官禦左兵上流乙酉五月王棄留都奔黃得功軍大典詣軍朝請得功被刺自刎王北去大典歸里募士爲城守計而方國安率土漢散卒由杭州東渡擬牧馬金華大典不納國安縱兵焚劫近郊四十里人煙幾絕閩

六月越城師起守道于穎徽國安江于其事國安遂舍金華勿攻大典欲據有全婺嬰城保家故終魯王在紹興止一遣其孫入朝未嘗發一兵至江上丙戌

大清兵渡錢塘貝勒遣馬士英招降國安令其立功自贖國安

從貝勒協攻金華大典堅守三月國安輦九牛銃晝夜攻城大典知不可爲先數月遣其子孫潛遁及期開宅使婢僕各出逃止推墮愛妾一人及幼女井中而自走火藥局縱火死吳邦璿者山陰人大司馬兌之曾孫在大典幕中甲申以萬金託邦璿營幹中途聞北京陷卽橐金而歸自東南紀事

卷五

五邵武徐氏刊

旅費外分毫無私大典駭服謂邦璿不特有行而且有才題授副總兵同守金華邦璿善騎射城守倚之及將陷歸視其妻傅氏傅氏曰城守事急尙顧我耶我惟一死以報君家君可亟去乃以所積金付其子匿之民家候城破潛遁并令諸婢僕急走逃死皆厚資之自服緋衣縊死廳事邦璿已知妻死不歸急走火藥局見總兵何武曰閣部火藥庫今日不能擊敵而留與敵用甚爲非計不如燒之武曰固也少頃城陷大典至呼曰二將軍何不急走邦璿曰璿世受國恩惟一死得隨明公幸矣問武武曰武意已定

願與將軍同日死耳大典笑曰三人同心何復不足但頃見二將軍所商何事邦璿曰火藥如許不甘資敵竟欲燒之方死耳大典出火繩袖中曰所見略同乃盡出火藥三百桶堆一所大典尙有從人十餘麾之曰去從人皆願同死不應大典大聲曰速走吾將有事乃與邦璿武環坐于椅投火繩藥桶頃刻人屋皆燼大兵遍求大典屍不得蓋浙東死事之烈未有如大典三人者

論曰張岱言昔年在淮揚親見朱大典之貪橫眞如乳虎蒼鷹後復見其嬰城守婺破家從忠繼之以死又未嘗不東南紀事

卷五

三邵武徐氏刊

歎息其爲人也夫人固有性之一偏彼其嗜名義與嗜財賄無以異于大典曷怪焉然其時大典將卒頗練又有厚貲不能圖一長慮而閉門坐斃其智短也夫

余煌

余煌字武貞浙江會稽人天啟五年乙丑進士及第一累官翰林院修撰左春坊左中允右庶子兼侍讀日講經筵嘗與修三朝要典崇禎中給事中韓源追論其事煌疏陳本末免歸乙酉王師下杭州檄召越紳渡江煌獨不往魯王洎越起戶部侍郎禮部尙書皆辭不就陳時政馬士

英賣官誤主兵未至而先逃國已亡而復用爲失刑之失
丙戌起兵部尙書言藩鎮各自成軍久不相屬頃田仰與
鄭遵謙爭饗喋血禁庭臣冒鋒鏑幸而解散司馬職統六
師今行朝之官特綴旒也豈能繩以平世法哉煌煌見越事
益急而諸臣文恬武嬉請乞紛然上疏爭之謂請祭則當
思先帝烝嘗未備請葬則當思先帝山陵未起請封則當
思先帝宗廟未享請廕則當思先帝子孫未保請諡則當
思先帝光烈未揚人讀之嘆息江上失守郡城不閉有議
守陴者煌嘆曰臨江數萬眾不能一戰乃欲以老弱守孤
東南紀事 卷五 三 邵武徐氏刊

陳潛夫

陳潛夫字玄情浙江會稽人崇禎丙子舉人授開封府推
官南都錄守豫功陞監察御史巡按河南陞見陳恢復策
爲馬士英所持尋以童氏妄稱元妃潛夫前在道私謁無
入臣禮并逮詔獄南都破脫身航海至越上書願假臣兵
五千直渡海寧斷武林左臂加太僕寺卿監浙西軍募得
三百餘人與孫熊三家兵列舟江上明年軍潰歸山陰之

小緒里呼妻孟氏曰行矣我爲忠臣爾爲烈婦相保泉下
無悔也同上化龍橋赴水死

陳函輝

陳函輝字木叔號寒山浙江臨海人崇禎甲戌進士好酒
色事著述日與客沈飲出酒文傾吐譏切將相誤國搯腕
談至夜分嚙杯碎尤能傾貲急客先人之憂海內稱文章
風流豪蕩者推天台陳君焉筮仕靖江令以不謹罷職魯
王洊越爲兵部侍郎傷二都淪沒哭泣至暗失聲入對行
朝出酬同列必悚言痛哭闕詔至浙眾議開讀函輝與熊
汝霖俱持不可金堡自福州出監鄭遵謙軍函輝密疏請
殺堡堡奔衢州丙戌夏嘆曰八郡敝矣諸軍猶誅糧無厭
是重棄民也北來生兵日益一不知此身何所耳江上潰
有勸魯王嬰城者函輝哭曰民去將孰與守君爲社稷亡
臣請從亡乃從王還台王自石浦浮海竟相失函輝不抵
家哭入雲峯寺卽几上書六月十六日申時卒徧去別友
不及家人一語至其時遂投繯作絕命辭八首自祭文二
理骨記一流傳江表二子臣謙臣詩能識父志不交當世
事

論曰余公開越城縱民出避所謂天下之陰德也未可以
曹彬渡江不殺之義掩之玄倩始與仁和進士陸培爭名
交惡既皆以義死其大致同矣寒山宮室之美妻妾之奉
得我窮乏蓋兼有之既而臨大節視平日嗜好如蟬翼之
振露灑然自得其本心非見道明而去累疾者耶姚江呂
章成有告北園文數千言其聲嗚咽曰北園吾西臺也蓋
以謝翱自方以文山方寒山云

張肯堂 傳闕

吳鍾繼 傳闕

東南紀事

卷五

邵武徐氏刊

東南紀事卷五

東南紀事卷六

餘姚邵廷采念魯撰 邵武徐 幹小勿校刊

鄭遵謙

鄭遵謙字履公餘姚臨山衛人父之尹進士官山西提學僉事徙家會稽遵謙少爲諸生任俠鬪雞擊劍不爲繩墨之士所禮始與東陽許都交好都蓄異意遂與絕自南都多故遵謙陰養健兒市好馬意指莫測奄人屈向忠逃至越遵謙答殺之曰吾聞諸劉先生凡係逃官皆可殺也郡人義之杭州失守遵謙決意起兵之尹屢禁之不可乙酉東南紀事 卷六 一 邵武徐氏刊

閏六月辛卯結郡中少年劉翼明等合眾水神廟告以國難眾皆哭遇會稽令彭萬里受新命歸招搖過市眾怒殺之清風里遂攻郡署獲署守通判張慄傳首卽日檄守道于穎以五百人西扼錢江詰明遵謙戎服坐新司堂悉召縉紳入計事自吏部尙書商周祚以下皂衣由角門入遵謙立語舉兵赴難狀咸悸伏莫敢正視士民環轅門呼曰鄭將軍今爲國諸公覲受大祿有貳議者劍斬之是日禡旗餘姚孫熊之使者已至遂斷江流聲震杭州魯王拜遵謙義興將軍合技勇出屯小登朝議分方國安王之仁等

爲正兵遵謙孫熊等爲義兵義兵新募多市井農賈小民不素練正兵常陵義兵食正饌飽嬉江頭義兵則食義饌率告輸富人常乏食客將陳梧高鶴鳴等冠鈔越城餘姚一年之間公私交盡百姓愁困八月廿五日義兵渡江遵謙戰甚力副將鄭維翰抵太平門被砲死九月及督師汝霖武寧伯之仁期會龍玉堂旦大風雨阻潮遵謙後期之仁等獨進大有斬獲十四日陳潛夫張名振敗於觀音堂遵謙亦失利夜歸小登冬魯王勞軍西興以遵謙首義特封義興伯丙戌三月朔杭州開環放舟遵謙從之仁迎擊獲鐵甲八百與軍資五月師潰于江遵謙將家屬浮海從魯王至舟山

東南紀事

卷六

二 邵武徐氏刊

大清兵入紹興之尹死之魯王南次中左諸臣家琅琦晉遵謙義興侯鄭彩專政以同姓弟畜遵謙使領陸兵牛田聞鄭氏以商船富遵謙強取二船由此交惡及彩殺大學士汝霖遵謙志形言色彩故扑部將吳輝使扶傷就遵謙求書投鄭鴻達遵謙信之過輝船被擒輝伏不出遵謙呼曰汝鄭彩所養殺我豈出汝意而慚相避乎輝出就求隻雞盂黍奠汝霖跳海死其妾金四姐故倡也以殺婢下獄遵謙

破千金出之遵謙死四姐束藁象彩每饋斬藁哭并沈海中軍中慕其義稱金夫人始與遵謙同起者有劉穆

劉穆

劉穆字公岸浙江山陰人貌修偉善大刀及射寬而愛人崇禎中以武進士授上海把總南兵部尙書史可法知其才補應天副將穆雖爲將家貧推食食士有氣節者邑人劉翼明餘姚邵應斗蕭山朱伯玉從知府于穎轉運南都穆深結焉乙酉五月南都敗歸里與穎及鄭遵謙謀匡復聞方國安潰而東抄掠寧國廣德可急撫爲用穆身往迎東南紀事

卷六

三邵武徐氏刊

之未還遵謙已起郡中武進士沈振東說遵謙悉取江北船繫南岸由是杭州兵不得渡國安至義師亦集魯王備物典策築壇西興嶺拜國安大將軍封鎮東侯諸帥藁鞬列山下以次上旌旗數十里戎卒十萬發令聲動江谷杭城望之震駭浙東軍倚以自強由穆始議也穆封威北伯受王之仁節度明年丙戌晉侯爵用翼明左軍都督翼明亦善大刀忠果敢戰嘗爲軍鋒國安愛翼明才勇欲請致之翼明不肯曰吾終不負威北恩且同國事何分彼此穆深得將士心如此穆子九短而悍有膽義得徽人畢昆陽

鎗術穆自以爲不如及兵起九鎗所向無敵戰于清風嶺獨殺銳兵數百人應鎗輒倒後騎益集合圍取九亂斫死南軍爲之奪氣乙酉六月穆東奔舟山是月六日卒葬于岑港口

王之仁

王之仁字□□直隸保定人大監王之心弟也累官定海總兵崇禎十五年壬午海盜顧榮廖二掠崇明知縣守備出戰死賊將窺江淮斷漕饒詔之仁會應撫黃希憲討之遇賊高家口大安河連勝賊北竄漕督史可法迎擊賊復東南紀事

卷六

四邵武徐氏刊

折而南降于蘇松兵備程珦之仁功爲多

大清兵下杭州之仁初議迎降既從錢肅樂之約首帥所部入寧波會孫熊兵俱西東南承平久民不識兵事諸義師多糾袴及市井田野兒眾疑懼比之仁麾下過部伍明整兵甲犀利眾心大安乙酉魯王蒞越封武寧侯晉寧國公壁西興江上宿將推方國安與之仁國安惑于馬阮擁強兵不能用縱其下行剽主客患苦之浙西因是守益堅鄭遵謙熊汝霖等所合義兵無敢抗國安國安兵常陵義兵獨憚之仁嚴支吾依附魯王倚以爲重之仁憤軍政不一上

疏言事起日人人有鼓行渡江之志歷今半載逍遙遊戲
便欲以錢塘爲鴻溝天下事何忍言臣願以所隸沈舟決
戰今日欲死猶戰而死他日卽死恐不能戰也會杭人開
堰入江之仁統水師邀襲之江中是日東南風大起南軍
揚帆奮擊碎其舟貝勒以重兵下浙江乙酉五月江涸只
勒試馬用大砲擊南營碎方軍甌窰國安遂遁夜趣紹興
劫魯王南行江上軍遂潰獨之仁一軍猶在督師張國維
議挑兵五千分守諸壘之仁泣曰國安壞天下事今生兵
數千萬在北岸旦晚畢渡孤軍何以迎敵之仁有船可入
東南紀事 卷六 五 邵武徐氏刊

海公兵無船當速爲計國維追從魯王去之仁度事不支
乃載其妻妾子女婦孫共一大舟沈之蛟門獨至松江義
冠登陸百姓傳駭聚觀之仁從容入見內院洪承疇自稱
前朝大帥不肯身泛波濤特來就死八月二十四日死西
市時人皆爲泣下
論曰鄭遵謙無淵謀長慮遭國大變江干臨敵尙不廢聲
妓故積爲鄉閭所輕然以全盛南都將相師濟長淮爲邊
未終一暮邦其淪喪紹興遠介東表雅無備禦遵謙肉袒
挺劍八郡雲合繫名號亦訖一年唇齒江廣屏翰閩浙此

顧可忘所自哉劉穆雅量有儒臣風父子一心同死兵事
謀雖不就不可謂不幸矣董錫評江東人物官兵將領以
王之仁爲首義師則熊汝霖爲首蓋其心之剛烈餘子不
如云

王正中

王正中字仲塢直隸保定人寧國公之仁從子也崇禎丁
丑進士游高唐州會

大清

兵南下轉運銀杠亦避入高唐大軍圍高唐州守以銀杠
旦晚敵物不若鬻免一州士女屠戮正中與押狀事平論

東南紀事

卷六

六 邵武徐氏刊

死數年得出除知長興縣浙西失守避地紹興魯王泣越
以兵部職方司主事知餘姚餘姚當紹寧山海衝軍將往
來剽奪市販朝得割付暮入根括民舍正中設兵彈壓約
各營取饌必經縣否者以盜論總兵陳梧敗于嘉興渡海
擄掠鄉聚正中遣兵擊之鄉聚犄角殺梧朝議罪正中黃
宗義力爭梧見殺蓋眾怒正中無罪乃止張國柱掠定海
乘潮而西縱兵入姚城圍大姓正中計折諭止之田仰荆
本微先後蔽江下皆帖息去一年之中屢經悍將而邑免
大禍民戴之如父母陞監察御史正中短小敏練喜任事

而措置甚大益募驍勇將從海道取海寧海鹽通浙西路
于是尙寶卿朱大定太僕卿陳潛夫主事吳乃武皆自浙
西來受約束壇山烽火連于武林北門藉無恐隱若敵國
又通律呂星象王遁喜讀實用書乙酉冬進魯王丙戌年
曆及敗逸于民間姚邑遺民沈國模史孝咸韓孔當陳天
恕呂章成邵會可等咸共往來深衣幅巾假醫卜續食一
大清康熙六年八月卒于山陰之陳常堰年六十九

于穎

于穎字瀛長江南金壇人崇禎辛未進士累官工部主事

東南紀事

卷六

七邵武徐氏刊

員外郎知西安府削籍起工部郎中知紹興府截江之役
陞按察副使分巡寧紹道間道歸里杜門終老穎在紹興
甚有威惠越人至今思之

吳易
傳聞

東南紀事卷六

東南紀事卷七

餘姚邵廷采念魯撰 邵武徐 榦小勿校刊

王翊

王翊字完勛浙江餘姚人爲人樸重年四十邑無知者丙戌浙河師潰翊見邑中孫熊起義者皆弗就意憤獨行舜江于自語因私求士家貧授經以所得館穀量貸分給人感其義不爲輕俠行丁亥結壯士十八人起于四明之下管奉魯王年號浹旬得千餘人乃東傍海抄掠發辯士至舟山說黃斌卿同攻寧波寧波諸生華夏以帛書來告內應無何夏等謀泄斌卿至寧波後期斂軍退翊遂入四明先是丙戌之役浙東潰兵散走山澤率以布代胃裹首號爲白頭兵歸安茅瀚晦溪汪涵首以五百人入四明屯于杖錫寺山民苦輸饟夜半焚寺二帥死麾下無一免者及翊至軍令明肅見者皆悅遂結老若休兵求將簡練戊子春入上虞殺攝令戰勝而歸

大清兵夜乘怠還襲城翊出走已丑三月再破上虞走其知縣得縣印是時浙東山寨蕭山有石仲芳會稽有陳天樞王化龍台州有金湯俞國望奉化有袁應彪吳奎明所至民

多叢避而平岡張煌言上虞李長祥單弱不能成軍惟翊一旅蔓延于四明八百里之內任褚九如沈調倫鄒小南等領五營毛明山等領五內司九如用法嚴而屈已讓能憂時憤發帳下士或戰傷矢卽以所乘馬載之已執鞭以從故最得人死力調倫爲沈國模兄子夙向義小南亦書生以故翊軍中多故家相聚講求義烈親故在邑不願留者禮遣之明山懃而敢死率旗摧鋒議事翊前侃侃面折軍中呼爲毛金剛

大清

督撫提鎮以鄉兵四起大軍不能久相持且山險未易攻

東南紀事

卷七

邵武徐氏刊

也下檄環四明紹寧台三郡村落團練自爲戰守于是民始攜貳大兵踰清賢嶺入鄉兵屯丁山以待之待久而弛大兵驕馳之死者四百人有孫悅者聞丁山敗救之中流矢死直立不仆御史馮京第自湖州軍敗間行至四明入翊軍屯于杜輿爲團練所破別部邵一梓見獲縛致上虞寸磔仰首罵不跪剗及臂脛乃倒獨呼高皇帝及關亭侯一梓膽勇冠軍既死山中尊氣翊以四百人走天台翊謂諸將曰是皆團練之罪也鎮兵雖健我視其銳則避之憚則擊之非團練爲之導政走險如平地乎吾卒雖殘破固

練尙有餘力自天台返入四明擊圍練破之隨道收兵民
荷鋤從至萬餘京第亦出勢復大振翊謂京第曰吾始事
託此將以待天下之變而勢不可猝出今與我犄角惟舟
山我滅則舟山無援而舟山危我亦無援欲去經略中土
此固大言人不信前余公煌書生黃斌卿又無謀國誠故
沮乞師日本之行今誠得包胥其人痛告日本以討亂復
仇興滅大義使發兵二道一趣南京一指天津則天下擾
動我悉山中島中軍以掃江東西淮揚以南可坐有也日
本事成割諸島與之夫大海天塹孰與長江彼豈能與我
東南紀事 卷七 三 邵武徐氏刊

山凡在山中一年屢為翊擊退大軍翼明游歷諸營曰俞
將軍文而有禮陳將軍勇而義然俱不及王公厚有大將
才又曰惜王公後時脫以此軍戰曩日西興江上豈不能
奮飛取杭州哉翊眾號一萬實八千任戰者三千以王江
司饒履畝稅富民皆樂輸無強諸所決罰人人稱快自翊
起浙東列城為晝閉吏莫敢下鄉守令爭薦誠講解已丑
自上虞東出徇奉化

大清

兵方攻吳奎明追奔至河泊所翊猝遇之而戰大軍退其

年魯王次健跳授翊河南道御史翊朝行在陞右僉都御
東南紀事 卷七 四 邵武徐氏刊

史已蹕舟山再入朝陞兵部侍郎尋晉尙書大帥患山海
久不寧有為謀曰此皆失職人遺竄若招以官可立解會
稽嚴我公驚猾士也聞其說亟造為告身銀印曰請自隗
始遂授都御史招撫湖州柏襄甫會稽顧虎臣皆降我公
將渡海發使者入明山翊之前營黃中道曰嚴我公動搖
山海寧可使之達行在哉烹其使分羹各營敢受招撫視
此我公踉蹌去庚寅八月翊合俞國望陳天樞之師復新
昌北越餘姚拔諸山紹寧道梗諸帥議大舉將取舟山惡
翊反內地乃分二道金礪自奉化田雄自餘姚會搗大嵐

游騎四出搜伏旗幕三十里翊避之于海京第病不能行
匿鶴頂山爲降將所致死于寧城翊兵日蹙猶大治海舟
期身往崇沙而以西事委翼明從東陽義烏收合金衢嚴
豪俊順流下錢塘會裕九如從弟素先乘翊小敗劫饒金
北去眾心搖散翼明及裨將陳虎侯朱伯玉亦間行抵
家九如逃入天台爲道士氣結死辛卯秋七月翊還山中
所留諸將降殺且盡二十四日大星墜地野雞皆鳴爲國
練兵執於北溪過奉化賦絕命詩在繫日束幘掠髮修容
謂守者令汝曹見此威儀也八月十二日

東南紀事

卷七

五 邵武徐氏刊

大清帥畢集定海陳督諷之翊坐地上曰毋多言成敗利鈍天
也劉帥注矢射之中肩田帥中頰金帥中脇不動如貫植
木絕其吭始仆牙將二人亦不跪掠之則跪而向翊見者
爲泣下曰王公忠宜從者義也王江之母爲金帥所得以
招江江削髮爲僧見金帥于杭問訊而已安置省城母以
天年終江買一妾其妻日夜勃谿江憐妾而遺其妻妻攘
袂數江登肩輿去聞者無不薄江爲人後江出人以其妾
在不疑旣而不返始知向者以術脫其妻也江旣得逸遂
與張名振引師入長江登金山遙祭孝陵題詩痛哭丙申

復與沈調倫聚眾明山調倫見獲江亦病創死小南亡命
後二十年有遇之于金山寺爲僧者自翊被執後一月
大清陳錦遂圍舟山舟山破魯王出奔廈門

論曰金堡言江北不知有弘光江南不知有永曆甚矣人
之識小而蔽也尺寸之外無覩悲夫以王翊之賢而鄉閭
呼以爲賊夫又何怪焉翊頭懸寧波城樓爲毛明山所盜
祀于鄞人陸周明書架周明死其弟開篋乃見此與人求
玉琳首書其義甚烈又何以異哉

隱劉翼明

東南紀事

卷七

六 邵武徐氏刊

劉翼明名光世以字行浙江山陰人佐王翊者一年後老
死于家王翊善下士能立綱紀有監軍道五人其健將爲
黃中道毛明山團練兵望此兩人旌旗皆退走褚九如號
耆舊爲翊延接賓客翼明初入山夜過九如宿九如逡巡
立窗外不去語遂徹旦盡舉所部兵屬之誠其下曰劉將
軍勇無敵第聽約束必有功翼明由是得展所長統兵千
人出屯嵎之東坑及陳天樞同復新昌天樞視火藥焚而
投水翼明迎謂曰得不死否天樞曰兄但急入城理戰守
無憂我月餘而死山中兵初畏鎮兵翼明用忠義鼓舞訓

練旬月間遂得精卒一日平明衝大營踴躍進大兵見進退行列殊異前日知劉大刀在遂潰士卒感翼明威信無犯民舍每移軍民攀挽曰公去則他將來無幸矣裨將陳國寶餘姚人勇而義父奉翼明旦夕侍卧內戰則率其下齊致死嘗至鹿頭顛就糧於平西侯王朝先他部有刈朝先麥者朝先來詰其人語不遜國寶自營中抽刀前曰誰謂我公盜麥者寶請身當之平西無主人禮豈能爲國乎眾皆愕顧使者已遁矣翼明將歸先遣國寶揮淚翼明立山頭送之見國寶行數里尙回顧王翊死國寶不能忍復以數十人起敗死之

東南紀事

卷七

七 邵武徐氏刊

王江

王江字長叔餘姚人名位亞于翊有智謀卒死山中不負其志

邵一梓

邵一梓字端木餘姚人從軍江上還屯四明山有眾萬餘勢銳甚郡邑相戒毋犯邵不林鋒不林其別號也後戰敗被執嘆曰不可破我網巾使我無以見君親于地下兄一柱一槐第一楠一棟先後並戰死

俞國望

俞國望字□□浙江新昌人寬惠長者有眾一萬然不簡練少選鋒嘗以烏銃敗田雄兵于山澗故田兵畏新昌烏銃一日戰被矢仆道傷寡棘間追騎數千過無覺者因得免裨將持尺書入王翊軍越關走翼明棒而遣之詰日國望詣翼明謝軍政之肅其賢如此國望起武生封新昌伯

陳天樞

陳天樞字□□會稽樊江里人丁亥與高宜卿等結壯士走平岡兵少而精張司馬煌言李進士長祥皆依之時寧

東南紀事

卷七

八 邵武徐氏刊

紹義士屯聚四明山左右推王翊爲盟主天樞不欲屬翊自爲一部翊亦敬天樞如兄弟歡先是海舶數艘艤山陰之白洋遇田雄兵百餘騎下堤來攻陳虎侯發烏銃斃其一騎眾爭上騎皆陷于淖盤旋往來竟堤口不得下馬叩頭乞命殺八十餘人天樞實左右之翼明至白洋天樞與深相結比山中兵起人多有道劉大刀名於翊者天樞尤不容口因是必欲致翼明翊規模遠賞罰明肅其部卒視鄭遵謙劉穆時精練是時天目有姚志卓四明有王翊魯王得遷延南田舟山者數年依二人爲右臂焉副將常進

功引兵入山天樞乘其初至夜襲之先盜其馬馬驚眾擾亂山中軍縱擊進功僅以身免

王善長

王善長字□□山陰人少有絕力長而豪蕩鄉里患苦之嘗同少年遊禹陵見窆石大言曰我國不學聞大禹治水有玉簡金書埋會稽豈茲地乎則以手撼之而動意得甚甲申聞煤山之變奮臂言曰京師公侯將相豈皆婦人耶踰年鄭遵謙起善長爲部將及敗歸里又踰年王翊陳天樞起善長亦合驍果得數百人起會稽山受魯王命爲威東南紀事

卷七

九 邵武徐氏刊

武將軍往來山海間因曰吾聞古之立功者不遇異人必見異書往吾撼窆石能動意金書待我發乎乃以大索貫石與數十人轉之莫動也善長則攘袂獨挽索使數人助隨手折掘地及泉下竟無所見善長每戰摧陣郡將戒其下勿與善長遇而使人好語誘以官善長不肯曰吾志圖興復豈假建義爲博官地哉舟山破山海之師皆潰善長聞歸爲人所告捕者數十人善長率仆之卒入獄告獄卒曰吾數月人耳山中頗有所積置之何用當奉爲諸君歡願去桎梏得醉飽待盡遂痛飲日益狎親故亦時留飲

獄中間置刀斧餅爨以進越城東南有稽山門人希往來

一日有大舟載草而溺者以草積城下去門者以濡故弗

問是夜善長飲獄卒侑以琵琶而歌西音皆大醉遂縛獄

卒而告諸囚曰能從我者第先出諸囚皆出善長斧獄門

奔稽山門乘城投草而下道四明航海追騎四出不能及

善長從定西侯張名振戰崇明有功爲朱成功所忌見殺

章欽鄰 傳闕

馮京第 傳闕

東南紀事卷七

東南紀事

卷七

十 邵武徐氏刊

東南紀事卷八

餘姚邵廷采念魯撰 邵武徐 幹小勿校刊

王毓著

王毓著字元趾浙江會稽人性至孝方昏遭父喪三年不居內母沒哀毀傷目年十六始爲文卽工好交天下才士時海內以文譽擅元禮有道之目者蘇州有楊廷樞太倉有張溥張采松江有徐孚遠陳子龍江西有陳際泰而紹興有毓著輩雖在諸生羣推人宗劉宗周講學于古小學毓著及劉世純陸曾皋秦弘佑王朝式秦承顯錢永錫等東南紀事 卷八 邵武徐氏刊

皆執贊宗周甚器毓著毓著願豪邁不爲曲謹小節每燕集坐客常滿風雅諧笑旁及絲竹崇禎十七年四月聞北都之變奔告宗周相視流涕慨然曰毓著之死始此日及明年乙酉南都潰浙東歸歛毓著不欲生作憤時致命篇述意草成而歌歌而慟凡數日兩兄難之毓著曰豎已笑曰是不難聖賢書人讀之此日揚揚里巷不忍見也宅日死更難耳生平不理家兒乳名亦不記是日問兒名抱持之以屬兄越數日府縣具牛酒迎槨毓著方食投箸起大書其門口生員王毓著不降復榜詩文于唐衛士祠

及文廟夏旱出視泮水淺乃之柳橋下坐而死時六月二十二日求其屍色如生留書上宗周曰毓著已得死所願先生早自決無爲王炎午所弔是時宗周既不食十日矣見書傷悼曰吾講學十五年僅得此人門人私諡正義先生後魯王贈簡討死後十三年友人蔣平堦魏芳等葬之于梅里尖西阜其後毓著四日死者有潘集

潘集

潘集字子翔浙江山陰人學不喜章句詩文立就縱橫綢繆若不可止王毓著延吳下名士爲文酒會集方就童子

東南紀事

卷八

邵武徐氏刊

試試又不利每彈駁諸名士文義毓著志絕不與通比聞毓著死狂走大叫曰集故人也必死從王子走哭柳橋上曰先生往乎爾友來矣有解之曰子布衣無庸然天下甚大豈少子集厲聲曰天下人自生集自死集不以愧天下天下亦不以集愧也袖巨石沈東郭渡東橋死集負才任氣酒酣卽罵其座人父爲邊郡小吏以城陷死每語及輒涕不止嘗參沙門雪嶠云有所悟死時年方二十三歲里中私諡義成先生魯王贈禮部主事葬于城南謝堡集後十三日又有死者周卜年亦布衣

周卜年

周卜年字定夫山陰人父孝子文郁永烈母棺七日不食入水負母尸出得疾死卜年少孤嘗赴府試不利憤誓于神曰卜年不得科第揚吾親者死而雷擊其屍越城降卜年哭曰終吾年無以報親矣吾寧赴海與魚鼈處乎作五歌以自哀碎所佩玉雷圈曰寧同玉碎勿瓦全翌日白衣冠哭諸市從鄰嫗乞一鍼紬其衣而遺書第曰吾死矣嫂有遺孤不可不守無則不可不死不能死不可不嫁滔滔大海不復尋吾屍也遂赴海死屍浮白洋之龜山衣紬如東南紀事

卷八

三邵武徐氏刊

故遺一履魯王贈禮部主事卜年死後越數日鄭遵謙等兵起

朱瑋

朱瑋字鴻儒山陰人乙酉六月朔隨父避兵墓所梅里尖間語其舅曰人畏兵吾不畏也吾將得所往耳家人謹隄之比

大清兵下鄉人皆薙髮瑋亦故稱從薙于招提防稍懈瑋既出遽返舍以壤書案曰志不可奪家人慮失瑋索之得壤書曰噫死矣逢野父叩之則見瑋望墓而拜投河渠死瑋父

號于塘曰兵且至吾守汝以及于難乎抑捐爾骨以去乎三終踊而出角巾而立稍引之並岸不仆時年二十四

倪舜平

倪舜平字□□山陰人家貧不娶嘗往來諸暨授書自給或趣之府縣試笑不答

大清兵渡江則以一航載大綱二之祖墓以綱坎墓左置酒召村鄰飲墓下畢擁所攜書卷趺坐其中曰覆吾綱度吾瞑瘞吾土有頃叩之尙嚶嚶有聲呼曰舜平舜平終不答及夕而響絕

東南紀事

卷八

四邵武徐氏刊

高岱

高岱字魯瞻會稽人世襲歷海所百戶而岱爲崇禎庚午順天榜舉人數上公車不得志返越聞城下遂不食及暝呼子朗訣曰吾世受國恩國亡與亡義也朗跪而請曰大人教兒忠孝國不可無臣家亦不可無子請先大人死遂奔徇江兄澄追之曰弟止止余長子當隨父死汝次當奉母朗厲聲曰兄死與養孰難乎弟爲其難者躍入水死之

沈之泰

沈之泰字魯瞻餘姚人弱冠通二十一史忠孝內結同邑

孫嘉靖邵之詹呂章成邵以貫皆與爲執友乙酉恩貢第
一魯王時爲中書舍人江上敗之泰鬱鬱不得志里中人
持其陰事謂入海朝魯王繫會城獄海道王天錫欲出之
之泰不可言蹈海固夙志得死無恨在獄賦詩臨盡神氣
暇適先是有菜傭負巨室逋痛掠以之泰救解至是傭在
武林職納饌食將刑前一日泣語之泰曰吾爲君了後事
乞其屍埋之妻吳氏家居聞之泰嘆息頃訃至矣將收家
屬吳氏曰吾吏部日倪沈公子婦日鑄吳公孫也不可以
辱立自縊弟之益以兄故逃禪間還家展墓鄰里無識其
面者後之泰三十餘年死

東南紀事

卷八

五邵武徐氏刊

徐復儀

徐復儀字漢官浙江上虞人崇禎癸未進士丙戌後哭泣
失志所居下管山中日夕賃賃環山行竟廢餐寐投崖落
深谷死鄉閭哀之

趙天麟

傳聞

華夏

傳聞

東南紀事卷八

東南紀事卷九

餘姚邵廷采念魯撰 邵武徐 幹小勿校刊

張煌言

張煌言字玄箸寧波鄞縣人崇禎壬午舉鄉試時年二十二雋邁自喜常著絳衫已開冠勢迫更刻意勤苦澹泊求論兵事乙酉五月南京敗與同郡錢肅樂沈宸荃馮元颺等倡義奉魯王監國紹興授翰林修撰掌勅令丙戌師潰歸朋父母妻子扈王石浦明年以右僉都御史持節監定西侯張名振軍援吳勝兆於松江龍颺覆舟陷敵中七日東南紀事 卷九 邵武徐氏刊

再戰黃巖北軍射而圍之以數騎突免於是益習騎射又明年丁亥移節上虞之平岡山與王翊等犄角結寨庚寅以平岡兵授劉翼明陳天樞率親軍朝王舟山屢請益兵當定關辛卯父艱計至晨夜痛哭

大清提督田雄海道王天錫以書來說使解兵煌言復書不屈其年舟山破及名振奉王南入金門閩政自鄭氏出煌言和譚調護王賴以安壬辰監名振軍過舟山抵崇明沙指金山江淮響應癸巳上洋山再駐崇沙冬破崇明步騎萬餘於平洋甲午再入鎮江觀兵儀真夏逼吳淞戰捷皆與

名振俱乙未延平王朱成功遣阮駿陳六御與名振復舟山台州守將馬信舉城降使煌言以沙船五百迎之名振卒信棄台州明年丙申舟山再破煌言移軍秦川時魯邸舊臣皆盡而孤軍流寄窮島鄭氏部曲陵暴煌言惟御之以忠誠阮美陳文達爭餉地爲婉解曰大敵在前何暇私鬪美軍有犯輒曰我大臣寧與麾下爭曲直獲內地邏謀亦好語酒食遣之由是主客浹和邊鄙感悅遺黎亡卒多爲耳目者戊戌

大清兩江總督郎廷佐以書陳說天命曉諭利害復之畧曰夫

東南紀事 卷九 邵武徐氏刊

揣摩利鈍指畫興衰庸夫聽之或爲變色而貞士則不然所爭者天經地義所圖者國恤家仇所期待者豪傑事功聖賢學問故每瓊雪自甘膽薪彌厲而卒以成事自古以來何可勝計若僕於將畧原非所長祇以讀書知大義痛恨災氛左袒一呼甲盾山立區區之志以濟則賴君靈不濟則全臣節遂憑陵風濤縱橫鋒鏑之下迄今踰一紀矣豈復以浮詞曲說動其心哉來書溫慎故報數行如斬使焚書適足見吾意之不廣僕亦不爲也煌言勸成功取南京日與偏裨較射鹿頭神氣勃厲羅致中土名士商度

方畧山陰葉振名三渡海從煌言其年奉桂王命以兵部尙書視師浙直同成功北舉復抵洋山遇風碎舟還故廷佐等急招之而煌言措置開廣成功亦以是重之謂其知江上形勢使前驅己亥六日成功師至崇明煌言議崇沙江海門戶懸洲可守宜先定之爲老營不聽

大清於金焦間用鐵索橫江夾岸置西洋大砲煌言次浦口風

急流迅且戰且卻露香祝江神遂鼓棹而入詰旦成功克瓜洲欲取鎮江慮南京援騎至煌言議舟師先擣觀音門則建業震動自守不暇何能分援他郡卽屬煌言西上至東南紀事 卷九 三 邵武徐氏刊

儀真吏民賁版圖迎進次六合開成功已拔鎮江卽作書致五軍張英謂兵尙神速若由水道遲拙非策煌言已抵觀音門令輕舟數十徑抵蕪湖身爲殿自浦口轉戰而前七日掠江浦入之次日成功抵七里洲先所遣蕪湖諸將捷書至蕪湖已降成功趣煌言急趨蕪湖以遏江楚之援于是江南北相率來歸太平寧國池州徽州廣德及屬邑皆下無爲和州含山舒城廬江高淳巢遺吏請降凡得府四州三縣二十四時煌言兵不滿萬船不滿百惟以先聲號召大義感孚騰書縉紳馳檄守令所過秋毫無犯入謁

先聖坐明倫堂長吏故官或青衣待罪或角巾抗禮考察黜陟如州牧行部事父老望其衣冠莫不流涕江楚魯衛豪雄多詣軍門受約束請歸禍旗相應方部署諸軍思直取九江而南京敗書聞先是瓜鎮旣下不出兵攻畧旁邑丹陽句容皆虛無垓蘇松援騎平行陸走南京成功師圍南京二旬卽廷佐哈哈木管效忠等守益堅煌言馳書成功謂頓兵堅城師老易生他變宜分兵盡取畿輔諸郡若金陵出援可邀擊殲之大兵盡出再戰成功大敗煌言在寧國得報急返蕪湖思彈壓上游與瓜鎮犄角鎮江書生東南紀事 卷九 四 邵武徐氏刊

羅子木亦勸成功乘敗出不意轉帆復西成功遽退師并棄瓜鎮上游兵因遂潰太平守將首變志煌言遣兵復取太平斬其將

大清軍水陸邀煌言楚將羅八戰艘數百已渡安慶煌言恐眾寡不敵勒全軍指繁昌欲以艨艟徑趨鄱陽合召義旅回旗再取四郡進次銅陵眾散與麾下數百人至無爲州焚舟登岸歷桐城黃金棚入霍山界以書通于陽山賊帥褚良輔求借屯不納移札東溪嶺思走英山爲追騎所及將士疲困皆竄山谷煌言突圍得土人爲導乘月變服夜行

兩日至高河埠投逆旅有徽豪金某徐某揣知煌言入見曰江上未解嚴誰能爲蘆中丈人者乃匿煌言于家數日由樅陽出江渡黃淦走徽嚴山行道東陽天台以達海壖海濱人傳張兵部得生還相與悲喜久之先是羅子木在江中遮說道路屬目遂奉其父從大軍入閩庚子煌言收燼于浙駐師林門子木復奉父北行至三山父被執去子木詣林門以家國之難慟哭告煌言邀成功再舉兵煌言曰我力不獨克彼意似不欲本朝復興徒以我素謹弱爲彼禦定關通中原音息故不我圖且彼無愛民之心來亦

東南紀事

卷九

五 邵武徐氏刊

正毒百姓姑待之子木遂留事煌言及

大清遷界海上餉絕佐煌言開屯南田順治十八年辛丑成功攻台灣煌言以書力諫是年移軍沙埕康熙元年壬寅聞緬甸信欲復擁戴魯王上啟言莽移漢祚光武中興不廢山陽昭烈踐祚懷愍北狩晉元稱制徽欽蒙塵宋高繼立以視今日誰曰不然願島上勳賞罔識春秋大義而臣實兵微將寡餉匱援窮既見宗國之亡而不能救猶幸舊主之在而不能扶所以中夜椎心淚盡而繼之以血也謹遣官資獻膳銀南望倉皇罔知 措時成功已入台灣僭帝

制王在金門不免飢寒煌言以舊從歲時供億又慮鄭氏見疑十年未敢入覲成功死海上解散煌言益不振眾議入雞籠島煌言謂偷生朝露寧以一死立信卒不行癸卯王殂于金門甲辰移營桃花山買米甌爲補陀僧所獲降人孫執法引張燕兵襲煌言遂被執從者羅子木及守備葉雲王發侍童觀毓七月十九日至寧波方申葛衣轎而入觀者如堵墻張燕舉酒屬煌言曰遲公久矣答曰父死不能葬國亡不能救死有餘罪常進功謂子木海上知我名否子木曰但識張司馬何知常進功他有問大笑不爲

東南紀事

卷九

六 邵武徐氏刊

語至杭州總督趙廷臣禮以上賓聽故部曲來庭謁司道府縣至者但拱手不起列坐于側士民賂守者求視煌言翰墨酬接無虛日九月七日死於弼教坊有絕命詞曰我年四十五恰逢九月七大廈已不支成仁萬事畢候卒致詞請坐與子木同畢命觀毓大聲曰我亦不跪者雲發面煌言跪是日驟雨晝晦杭人知不知皆慟哭同郡萬斯大仁和張文嘉與僧超直葬之西湖南屏山夫人董與嗣子先羈管杭州防久而疏煌言遣力士引嗣子出曰母可偕乎我獨往母必死敬拜力士而辭有勸煌言納賸者曰吾

妻子如是何忍倡義以來未嘗一近女色且死生成敗殊未料多累何爲馬信將陳木叔女奉煌言謝曰忠臣之裔不可以辱吾義不再娶厚贈遣之病不飲藥大洋中能自運舵每嘆曰沿海膏脂盡矣幸其出戰勝則進取否則一跳海中畢吾事耳嘗與葉振名論古今人物曰紹興死節者多吾慕之清夜嘗愧之歷十九載卒踐其言故其經故里詩有蘇武管寧求仁得仁句云自煌言仗節寧波士風振起同時如諸生華夏楊文瓚等皆以死殉義知名當世子木名綸嘗爲書貴成功浙中傳之振名字介紹以隻雞東南紀事

卷九

七 邵武徐氏刊

哭煌言於越王岑其文累數千字死於康熙壬戌窮無子女壽七十餘有張司馬二客傳論曰王文成公有言死天下事易成天下事難此責成於可成之日不以一死塞也若以律文大祥張世傑豈其然哉世傳己亥長江之役有壬午舉人方會試下第歸對其家人如醒如嚔咄咄仰天曰同年生作何等事而我自顧爾乎信由斯言煌言固死而不死不成而真有成也余未得見先生而曾讀冰槎集奇零草悲其志又從介韜翼明兩君悉先生生平乃鄉人尙有不爲徐庶加之罪者於乎

九原可作其可敢辭

附錄逸事

煌言壬午舉人出山陰令吳淞錢世貴之門朱夏夫兆殷曾受知於知府于穎穎遷寧紹台分守與煌言同謁穎以意氣相許談朝政得失朝臣覆餗狀不勝髮指勸穎招技勇備不虞亡何有東陽許都之變事寧肄業駝峯十七年秋至南京交劉伏陽孔昭子永錫見伯溫先生遺書秘記金陵不守于穎移檄浙東煌言來會同盟于學宮誓以死衛社稷至杭候巡撫張秉貞議所立上路王璽綬王長齋繡佛無帝王氣概大失望煌言歸別祖廟聯絡紳士痛哭于王之仁張名振散家財俟大舉田雄導大軍東下潞王率文武降閩六月七日煌言合錢肅樂沈宸荃馮元鵬元鵬全之仁名振舉兵寧波移檄遠近九日孫熊舉兵姚江十一日鄭公子舉兵紹興先是于穎命徐允升募兵金華使夏夫募舡沿海會內臣高起潛引所部五百餘輜重數萬自海道至白洋夏夫留之不果得其副將余應元都司王有功守備孫勇等數十人與遵謙約日舉事于穎駐兵西郭使夏夫促遵謙出兵日公在驛候進發

東南紀事

卷九

八 邵武徐氏刊

今張懷彭萬里已授首事至此寧可緩乎杭城一葦朝發夕至何以處之遵謙以事未集需後期夏夫曰若爾浙東魚肉矣于穎自率團練兵五百道陸至西興而夏夫水師由海道會遂統應元等并鄉兵百餘船百艘薄暮抵錢塘值大軍半渡邀擊斬其前鋒六十餘級而退于穎至又調蕭山團練五百配以中軍郎文明任朝晉張弘兆寧波義師亦來會乃定守江之計于穎督師丙戌移屯三江夏夫以護軍從時大軍在前內多悍將眾嘆悲時事不支煌言獨慷慨必矢興復酒間歌嘯義形詞色侍者莫不髮指衝冠迨五月富春竊渡士卒不戰而潰于穎疾馳留方國安王之仁固守不可煌言與張國維護魯王過曹江歸別父母妻子從駕石浦越日孫熊鄭三家繼至聞于穎以船溺微服去魯王至舟山黃斌卿曰臣受先帝命守舟山主上猶的也的所在思射之矣乃幸補陀夏夫同王有功孫勇聞道歸戊子越中鄉兵復起夏夫使魯恂至舟山候定西肅北二藩進止煌言以定西護軍同肅北護軍曹從龍將軍黃朝先入三江煌言復大會諸將于駝峯亾何二藩構隙阮進護魯王至閩曰迎定西至林豐曹從龍大掠

而歸煌言不得已上會稽山列營平岡與王完勳王虎等思齒以書招夏夫會魯恂被胡錦首死獄中不果行庚寅夏魯王至舟山有旨召煌言歸山中諸將以不相統攝散亾辛卯吳淞定關分道入海煌言同定西護魯王親行先退大軍於崇明以阮進守大泥灣劉世勳守舟山陳錦田雄規知精兵北去乘霧而出進不之覺及至接戰倉卒擲火毬遇桅反擊自焚下水被擒輿之以說城中進至言煌言等已大捷旦夕凱旋令城中死守被圍十日砲火俱盡定西中軍金允彥踰城降具告虛實遂百道攻城夜分星隕如雨九月二日城遂破定西太夫人全家自焚定西聞報急返至火燒門止隔兩潮無及遂護魯王入閩明年春討舟山守將巴臣興降乘勝入長江煌言同英義將軍阮駿先登陷陣崇明鎮江二戰俱捷爲文望祭孝陵三軍縞素哭聲雷震徹城中會以閩師被撤無援而退大軍以巨艦鐵鎖橫金山遏之大戰沈舟截鎖而出是役也以少擊眾士氣百倍明年復統師入江江北豪傑聚眾來歸者接踵適謀者聞於鄭撤回開來歸者俱慟哭別事遂不可爲矣及至與鄭極陳利害謀不可信和不可從鄭避之乃

再引兵北上駐舟山以圖恢復密檄四出招徠人心響應
乙未馬信以台州降值定西以航卒信聞計大慟遂棄城
入海以煌言在鰲挾陳木叔女奉之曰忠臣之裔不可以
辱且室人董爲我陷獄義不再娶厚贈而遣之葬定西舟
山之沈家豐由是權歸陳六御而將士解體 煌言屯鹿
頸頭以書招夏夫由臨山航海至咨以軍旅宜帥出海八
月廿四日大戰於蛟疊阮駿恃勇輕敵陷陣失水自辰至
未大軍番休疊戰遂不支并喪劉永錫張晉爵陳六御張
弘德降顧忠王有才舟山復破夏夫從煌言至沙堤而還

東南紀事

卷九

七部武徐氏刊

葉羅二客傳

越有志節士曰葉振名字介韜山陰湖塘里人少方迂行
六人呼六腐氣獨喜自負家貧居壞室敝帷結席不能拒
蠅蚋旁一土鑪嘗冷不燃几欲朽雜疊爛編數本目不遠
矚行持一短屨藉鄰火煨栢葉代茗餽餅啖客不廢酒客
不飲則白盡之外扉粘心喪謝客實無喪也柱上署聯大
約以死爲樂擇死之最首者迅雷事親孝母吳垂革時泣
曰使名終身困窮可也否則此心之痛何如耶嘗娶婦婦
逝卽不續過人卽索酒取架上書編讀讀竟輒哭能古文

謂自周秦至今不八九家而自謂充其數書法解學士前
無古人已書足紹之冠道士冠行道上穆穆如無人張煌
言屯鹿頸頭渡海訪之煌言曰比年無一端人至君來
吾輩其有興乎攜之觀射酌以大觥因嘆息人才難得振
名謂煌言取人當以守爲尚煌言曰軍中須才智不須道
學道學何與兵事振名曰思道學不真耳真道學必善用
兵且昔烈皇帝尙才劉子尙守其後國破君亡未見才者
之效諸殉難者悉有守清節士豈非明鑒時振名以煌言
委信非宜左右或緣奸僞故語及之煌言作留侯李陵論

東南紀事

卷九

七部武徐氏刊

譏切時輩又欲作陶潛論以斥逍遙泉石無意當世者振
名曰人心胥溺幸二三遺民高尚其事留此面目公論出
無乃激使往乎乃止己亥夏候煌言金堂陳三策大約欲
暴延平之罪擒斬之奪其兵以圖興復言多濶迂不可行
其秋師潰安廬島上未得煌言消息符文煥遣官延請振
名暫護視師之署振名至會煌言返晤于鹿頸辛丑正月
又謁煌言林門至秋而歸其後鄭氏東入台灣煌言竟被
執死杭州振名持隻雞黍酒獨登越王嶺哭祭爲文六千
五百餘言時京口羅子木隨侍煌言同殉節君爲作行畧

振名官翰林修撰兼兵科給事中生萬曆戊午卒年六十有八無子友人王某爲之殮葬

羅綸字子木鎮江丹徒人或曰應天溧陽人性尚義家貧授徒蘇州一日讀史可法安撫疏大恸不止延平王朱成功師度金焦亟往觀變謁張煌言于儀真一見器之命草檄諭江南北煌言欲留之子木曰親在未敢許人也族叔羅蘊章時爲成功左鎮乃入其營不數日成功東奔子木在金山猶疑陽敗已望見大鯨過焦山乃乘小艇徑奔成功船大呼曰我羅總兵姪也超登曰公何以費十年之力東南紀事

卷九

三都武徐氏刊

辜天下望成功不答子木大恸曰公兵勢尙強奈何以小鯁挫志彼戰勝而情轉帆復進南都必破失此事機後欲再振其可得乎持成功手頓足號慟不已成功默然竟令左右扶去乃急入鎮江扶父隨蘊章至溫州尋到廈門中所知成功不可恃復奉父北行至三山父被執去慟哭詣林門叩煌言告難請邀成功北出煌言曰彼力憊而神耗不來也子木曰小子以書請何如煌言曰可遂自作書奉成功不報在煌言帳中遇事直言左右皆忌之會遷界禁下餉絕佐煌言開屯南田甲辰煌言移桃花山賓佐多散

子木朝夕敬護不去左右已同被執入定關常進功欵哀問子木曰海上知我名否曰但識張司馬何知常進功他有問大笑不爲語至杭城會議府不跪次煌言席地坐煌言與總督趙廷臣語次往復子木抗聲曰公先後死耳何必與若輩絮語煌言初欲絕食子木笑曰大丈夫死忠任其處置可也飲啖如平時九月七日死于炳教坊

論曰張公恭以禮士士不憚險阻歸之然所得客獨葉羅二人爲最羅之從死天下業見之矣葉先生無日不以死自處者偶不死也余三過先生湖塘被其容接出濁醪酌東南紀事

卷九

三都武徐氏刊

余語及興亡之際言隱而慮深同坐者不知也朝議方事台灣先生輒上姚督書勸其緩攻事雖不行然于故國之義亦已盡矣附舟人遙示書稿署其函曰葉六腐氣受而展之滔滔萬言不可窮竭其意氣之盛固與羅生同其壯哉

東南紀事卷九

東南紀事卷十

餘姚邵廷采念魯撰 邵武徐 幹小勿校刊

黃斌卿

黃斌卿字明輔一字虎癡福建莆田人其先以禦倭功世千戶

父奢死崇明之難又晉世襲崇禎末爲舟山叅將福王時陞九江總兵改廣西征蠻將軍未赴唐王卽位擢水陸官義兵馬招討總兵官封肅魯伯太子太師賜尙方劍治兵舟山王御門親餞鄭鴻逵解玉帶以贈勅書曰一統未全卽朕不孝三吳未復卽卿不忠斌卿乞周崔芝自副至舟東南紀事 卷十 邵武徐氏刊

山益募丁壯營田故臣遺民南來者皆護導入閩凡北方出兵及吳中有建義輒先奏消息一時倚斌卿爲重鎮然性貪嗇而崔芝慷慨得士由是二帥不合崔芝去別領水師是年八月斌卿敗於崇明以周瑞救還軍奪伯爵會定西侯張名振自錢塘歸石浦斌卿與昏爲逆表福州及名振奉魯王如舟山不納旣又誘擊定海總兵王鳴謙并其眾張國柱因是藉言爲鳴謙復仇攻舟山大戰三日夜斌卿不勝名振裨將阮進以四舟衝國柱乘濤舉砲所向擊碎國柱大敗以身免斌卿得其樓船軍益振阮進者故海

中小盜名振拔領水營斌卿計開進取戰艘數十軍資數萬脫歸閩海名振以故望斌卿魯王次長垣封進蕩胡伯與名振並列五等進亦薄斌卿聞大義復與名振合松江吳勝兆謀歸以蠟書請援島上斌卿猶豫未決時斌卿已晉威魯侯其肅魯伯印放在名振議卽用封勝兆率舟師抵崇明爲援值海嘯踴躍歸勝兆事泄及陳子龍等皆死遠近失望其冬寧波諸生華夏使人走舟山約內應斌卿不時發事又泄島師泊桃花渡聞寧城舉砲遽退夏等被殺收及親黨甬人皆告斌卿斌卿故無攻取圖徒以嗜利

東南紀事

卷十

邵武徐氏刊

諾夏約旣返悔其一出愈急計保聚配民年十五以上皆爲鄉兵男子死妻不得守制田卽入官六十無子收其產別給口食內地大戶不敢渡海盡籍其田爲官田合計舟山之田二屬官一屬民并欲收其一如土司法爲不侵不叛之島民而已喜賊賊氣類內無親信初年殺荆本徹是年賀君堯來自溫州利其貲使盜殺之中途名振喪師歸每事侮之又失歡于平西將軍王朝先名振去屯南田朝先屯鹿頸兩人皆恨斌卿以孥帑在舟山未得聞戊子秋魯王自沙埕還泊健跳令阮進以百艘叩舟山告乏食斌

卿不應亦不使人詣健跳于是名振進朝先上疏合軍討舟山斌卿累敗求救于安昌王恭棨及大學士張肯堂上表謝罪又謀和諸營曰彼此王臣無妄動九月二十四日會于海上各斂兵待命斌卿部將陸偉朱玖背約出洋進謂斌卿遁去遂縱兵大掠斬斌卿投之海中二女皆死王始移蹕舟山賞名振等有差

周崔芝

周崔芝字九元福清榕潭人少年讀書不成去爲盜于海嘗往來日本以善射名與撒斯瑪王結爲父子日本三十

東南紀事

卷十

三部武徐氏刊

六島各有王如諸侯其國主曰京王在東京而大將軍主國權撒斯瑪雄諸島首尾大將軍崔芝既熟日本故在海中無不如意微行至家爲有司跡捕繫獄三年賄吏得解變姓名爲盜如故久之就撫授黃華關把總稽察商船乙酉秋以水軍都督副黃斌卿屯舟山其冬卽遣人入撒斯瑪訴中國喪亂願假一旅以齊之存衛秦之存楚故事望之將軍許諾約明年四月發兵三萬一切戰艦軍資器械自取其國之餘財自長碕島至東京三千餘里馳道橋梁驛遞公館重爲修葺以待中國使臣之至崔芝大喜益備

珠璣玩好物遣叅謀林籥舞爲使期以四月十一日東行籥舞將解維斌卿止之曰大司馬余煌書來此吳三桂乞師之續也崔芝怒而入閭斌卿奏崔芝多盜火器舟楫南來有詔趣還舟山歸斌卿軍實諸鎮皆不平會張肯堂復薦崔芝善用海有兵千人船五十餘號乞隸臣麾下自効乃加崔芝平海將軍分統水師以趙玉成朱永祐監其軍

大清

兵入福州鄭芝龍將降崔芝泣諫曰崔芝海隅亡命耳無

所輕重所惜明公二十年威望一朝墮地爲天下笑請得先死公前不忍見公之有此也抽刀欲自刎芝龍起而奪

東南紀事

卷十

四部武徐氏刊

之丙戌正月魯王次長垣崔芝以兵來會封平魯伯復鎮東海口二城以籥舞及總兵趙牧守海口四月海口陷籥舞牧死之崔芝退保火燒壘更遣義子林臯從安昌王恭棨如日本乞師秋從魯王攻福州張名振阮進等已破黃斌卿迎魯王居舟山崔芝亦引而北與周瑞率樓船三百艘分屯溫州之三盤二將不協王命杭人吳明中往解之明中返益構隙瑞遂南依鄭彩崔芝去北依進崔芝進怨瑞乃會名振擊破彩于沙埕舟山既陷諸從魯王者多潰散崔芝不知所終

張名振

張名振字侯服□□□人崇禎末爲石浦遊擊從魯王戰錢塘加富平將軍命率兵規取海寧不進竟歸石浦因黃斌卿拜表福州加捧日將軍後以舟師扈王投斌卿不納乃更與斌卿有隙王南入閩次中左所名振留舟山丁亥正月自舟山引兵朝王于長垣封定西侯大學士熊汝霖等以舟山指崇明當金焦北門之管非名振不可趣遣舊鎮再出兵援松江值海嘯亡失樓船翰林張煌言御史馮京第問道得脫斌卿因其敗侵侮之名振去移軍南田東南紀事 卷十 五部武徐氏刊

會鄭彩殺熊汝霖鄭遵謙閩地盡陷名振與阮進共迎王至南田尋復健跳所居王

大清兵圍健跳進率樓船數百至金鼓動天大軍解去九月名振進及鹿頸屯將王朝先會師同討斌卿沈之海中斌卿據舟山凡五年自以福州所授不稟奉王約束既與名振爲兒女婚更懷虞詐故及于難朝先故土司嘗受調立功塞上後從王之仁出海斌卿留之麾下失職鬱鬱自請南徇地至奉化之鹿頭聚兵得數千人請命健跳封平西伯斌卿喜收海盜資其剽掠有王大振者善掠獲番船萬

金以餽斌卿未嘗逃匿朝先營用危言悚朝先其謀始合名振等于是合疏奉魯王居舟山尋周崔芝前議復乞師日本遣澄波將軍阮美載普陀山寺慈聖李太后所賜藏經爲質卒不定約鄭彩與朱成功爭中左所大敗泊沙埕具表舟山請援名振以彩殺汝霖遵謙罪大且欲結歡成功遂擊破彩之餘兵庚寅名振襲殺朝先初破斌卿阮進攻其水師朝先收其步卒獨名振無所得及伐鄭彩朝先不會至是名振由南田猝至舟山值朝先散兵居民舍不及集手格殺十餘人而死秋

東南紀事

卷十

六部武徐氏刊

大清兵攻舟山松江張天祿出滌闕金華馬進寶出海門陳錦出定海名振南禦進寶使張煌言等斷北洋當天祿北軍勢盛名振度不支乃與煌言及英義伯阮駿扈魯王發舟山舟泊道頭阮進詣海門求和北軍欲誘之進以數舟脫歸值大帥金礪之舟火毬投礪風反轉擊進創甚投水大兵刺取之進驍捷稱飛將舟山所恃惟進進死城遂陷大學士張肯堂禮部尚書吳鍾繼等皆殉名振以先出得免如朱成功營成功居王金門名振別屯崑頭鄭芝鵠之北也遺書戒成功曰嚴不可散城不可攻南有許龍北有名

振汝必圖之及名振至成功不爲禮袒背見赤心報國四字深入膚寸乃呼老將軍下拜與兵二萬承制諸軍期以收復南京壬辰九月率大鯨過舟山通金堂獲逃卒金允彥斬之祭死事者將吏皆哭進屯崇明沙破鎮江登金山題詩而還癸巳成功以讒撤名振還廈門因煌言及寧靖王和解益兵刻期北伐抵洋山颶風失亡勲鎮多潰歸福寧名振一軍獨全冬再駐平沙崇明步騎萬餘乘凍涉平洋名振欲避其鋒煌言曰此用步地急擊勿失旦王善長姚志卓以數百人衝其左煌言統裨將以數百人衝其右東南紀事 卷十 七 邵武徐氏刊

鳥銃火器犯其中塘如矢左右皆深溝騎不可退北師大敗免者止一騎江東響震成功終忌浙人以事善長殺之甲午春名振再入鎮江觀兵儀真留壁六日五月逼吳淞關獲級四百戰艘三百七十告捷于金門乙未秋成功取舟山十二月廿八日名振卒于軍或云成功醢之先是舟山之陷名振母兄妻奉其父主俱赴火死比復舟山名振縞素入城求母屍行慟既遇遺語煌言曰吾于君母恩俱未報若母屍不獲毋收吾骸起坐擊牀而卒軍中憐之自是浙中建義者皆盡惟煌言以文士科得免東海由

是不直鄭氏

論曰浙海之事以舟山爲終始崔芝之乞師日本名振之三抵金焦皆所以存舟山也古之思保江南者必北守淮西守襄都成都者必趨祁山爭長安況區區懸島如舟山哉崔芝之阻芝龍最有奇氣惜不得尺寸之柄肝膽無所用名振撲斌卿殲鄭彩掩朝先或以爲趨利轉圜挾詐背本然事魯王始終一節出入環衛夷險無貳比于鄴寄之賣友義存君親非阿論也

東南紀事卷十

東南紀事

卷十

八 邵武徐氏刊

東南紀事卷十一

餘姚邵廷采念魯撰 邵武徐 幹小勿校刊

鄭芝龍

鄭芝龍字飛黃福建南安

石升巡司人

父紹祖爲泉州庫吏庫

接太守官舍芝龍十歲時戲投石子中知府蔡善繼額捕

治見姿容麗秀笑曰孺子貴而封釋之不數年流入海島

顏振泉黨中爲盜頗桀黠振泉死代領其眾屢抗官軍會

閩游饑芝龍截商民船多得米粟求食者競往投賊眾至

數萬天啟七年六月遂犯銅山入中左所然芝龍故與他

東南紀事

卷十一

一 邵武徐氏刊

盜異常念求撫所過戢麾下禁侵掠放還所獲軍將每戰
勝追奔輒止兵崇禎元年九月因巡撫熊文燦請降時方
徵天下兵聚遼東不能討芝龍用撫羈縻之芝龍復入海
物奇珍賂中貴人及福省達官多爲之言授遊擊將軍流
寇起中原多事而劉香李魁奇等弄兵橫海外芝龍始皆
與深好既假朝命討之俱授首芝龍兵益盛獨有南海之
利商舶出入諸國者得芝龍符令乃行入閩羣不逞歸之
後又承詔討紅夷累功陞總兵由是起降將如小諸侯權
傾督撫矣松山兵敗大學士蔣德璟言於朝欲令芝龍以

海師援遼有言其人庸鄙不可遇大敵而芝龍亦戀閩憚

行復輦金京師議遂寢芝龍有第三人芝虎鴻達芝豹芝

虎勇前與劉香搏戰死而鴻達亦積勞得總兵福王嗣位

宿將皆例封芝龍爲南安伯鴻達爲靖魯伯鴻達會師京

口明年奉唐王聿鍵奔福州卒立唐王以乙酉七月爲隆

武元年論翊戴功晉南安伯爲平魯侯靖魯伯爲靖魯侯

封芝豹爲澄濟伯未幾復晉平魯侯爲平國公靖魯侯爲

定國公並掌戎事而封芝龍子森爲忠孝伯賜姓名朱成

功又有永勝伯鄭彩彩弟聯皆芝龍支族芝龍距泉州五

東南紀事

卷十一

二 邵武徐氏刊

十里築城安平鎮置第海梢直通卧內積財寶甲兵充實
其中人物麗盛專務豐殖至是開府福州坐見九卿入不
捐出不送嘗與大學士黃道周爭班噤諸生劾道周又逐
左都御史何楷使盜道截其耳朝士噤噤唐王爲壇拜彩
鴻達分道發兵芝龍輒辭無餉行數里罷蔣德璟告病去
道周竟死徽州楊廷麟萬元吉等屢表請駕幸贛卒制於
芝龍不得出丙戌七月王師下浙江芝龍密遣使請降盡
撤守關兵師度仙霞芝龍棄唐王保安平唐王陷於汀州
九月師入泉州芝龍恃撤兵功意得厚賞復猶豫慮以立

王爲罪乃自安平引兵逃入海貝勒令芝龍所親持書招之畧曰所以重將軍爲能立唐藩也若不輔立吾安用將軍哉人臣事主苟有可爲必竭其力力盡不勝天則投明而事乘時建功此豪傑事今兩粵未平令鑄閩廣總督印以待吾欲見將軍者欲商地方人才故也芝龍得書大喜決降臨行成功力諫不聽安昌王恭懷吏部尙書張肯堂侍郎朱永佑忠威伯賀君堯武康將軍顧乃德具言不可

平海將軍周崔芝泣訴芝龍曰誠惜明公二十年威望一朝墮地貝勒接芝龍大飲三日極歡忽夜半拔營挾與北

東南紀事

卷十一

三 邵武徐氏刊

去芝龍哀請子弟不肖在海上恐爲患貝勒曰此與爾無與亦非吾所慮也芝龍已入朝芝豹奉母居安平而成功遂起兵鼓浪嶼鄭彩亦扼廈門鴻達會攻泉州閩海震動

大清順治九年成功進圍漳州芝龍恐禍及陰遣親信回閩勸

成功就撫朝廷冀招成功封芝龍同安侯已知成功果無

意降遂下同安侯高牆及己亥成功圍南京敗歸辛丑冬

斬芝龍

鄭成功上

朱成功本姓鄭氏名森字大木平國公芝龍子也其母曰

本女天啟七年生於日本幼讀書爲南安諸生福王時入國子監師禮錢謙益唐王立召見奇其狀貌賜國姓及今名封忠孝伯貝勒入閩芝龍論成功降成功不從曰父教子忠未聞以貳比行又欲與俱見貝勒叔父定國公鴻達陰令逸去得免遂謀舉兵時諸鄭潰散咸集廈門中左所而成功部旅單弱乃往南粵召募其冬永勝伯彩至舟山迎魯王次中左兩廣督撫大臣奉桂王嗣位肇慶

大清

順治四年成功自南粵回會故臣將吏設高皇帝位矢盟

恢復以故受唐王封賜姓仍尊隆武年號自稱招討大將

東南紀事

卷十一

四 邵武徐氏刊

軍罪臣以洪政陳輝爲左右先鋒楊才張進爲親丁鎮余

寬郭新爲左右鎮移軍鼓浪嶼訓練成功年少有文武畧

拔出諸父兄中近遠皆屬心於是魯王改次長垣晉永勝

伯彩爲建國公彩弟聯爲定遠侯諸附彩者皆奉魯王惟

成功自爲一軍夏成功彩合兵及招討將軍楊耿入海澄

援兵至島人卻洪政中流矢死其秋七月郎西王常湖起

兵襲據建寧魯王兵攻福州失利定國公鴻達攻泉州成

功引兵會之軍於桃花山提督趙國佐率數百騎衝成功

壘張進楊才迎戰鴻達遣林順等夾擊遂抵城下別遣小

師破溜石砲城殺參將鮮應龍軍聲大振所在遙起泉城外號令不行鄉紳郭必昌子謀內應舉家被戮并繫前閤部黃景昉國佐在城中多殺立威泉民日夜惴息會漳州副將王進救至圍解鴻達入據揭陽冬十月成功從大學士路振飛曾櫻議頒明年隆武四年大統曆是年大學士劉中藻起兵福安取福寧州戊子春正月魯王兵取興化三月建寧興化皆破魯王改次沙埕成功取同安以葉翼雲知縣事夏建國公彩殺大學士熊汝霖義興侯鄭遵謙秋八月總督陳錦大軍至同安城陷守將林壯猷邱晉一東南紀事

卷十一

五都武徐氏刊

軍皆沒葉翼雲死遂屠同安成功募兵於銅山已丑遣施琅楊才柯宸樞康明等攻拔漳浦遂下雲霄鎮抵詔安移屯分水關南岡留宸樞守盤陀嶺王師進攻嶺宸樞死其秋七月張名振阮進迎魯王居健跳所成功遣光祿卿陳士京朝於肇慶始用桂王年號九月名振等討斬黃斌卿魯王移屯舟山遣阮美如日本乞師庚寅春正月桂王自肇慶西奔梧州成功入潮州南洋勦楊廣許隆渡達濠誅張禮勦新墟金田等寨皆平之夏六月進攻蘇利於碣石衛施琅來奔秋八月成功襲取廈門殺鄭聯并其軍張名

振阮進周崔芝擊破鄭彩兵於沙埕彩引餘眾逃南海數年軍人星散舟楫損壞成功招之以書喜曰今不歸後無期矣遂還廈門卒於家辛卯春成功南次平海閩撫張學聖使泉州守將馬得功乘虛襲廈門入之前大學士曾櫻自縊死諸紳咸避於浯嶼學聖與漳泉道黃澍登山望島孤懸海外汪洋萬頃慨然曰此絕地也脫緩急豈望救乎遽引還未數日鴻達自揭陽來得功欲退不得渡乃好語鴻達曰我不出島必不全且公家在安平內地請熟慮鴻達縱之出四月朔成功還至島得功去已二日大悔恨按東南紀事

卷十一

六都武徐氏刊

失島罪斬其叔芝筦諸將股慄軍勢復振五月入漳州南溪敗鎮將王邦俊提督楊名高自福州步騎來救迎戰於小盈嶺名高大敗乘勝徇漳浦守將楊世臣陳光策降是年九月陳錦克舟山定西侯張名振奉魯王南奔謀取海壇駐師致書勸成功會師迎駕魯王亦與之書曰余與公宗盟也平居則歌行葦之章際難合賦脊令之什公其無吝偏師拯此同患成功乃令兵科給事中徐孚遠前至魯王行宮面啟永曆見正位粵西宜去監國號王復書叙所以勉從監國意乃使奉迎居王金門如寓公焉名振阮駿

等兵皆屬成功王辰春二月成功進取海澄守將郝文興以城降陳錦來援成功簡精銳待江東橋北錦狃於同安之役意甚輕敵及戰大敗奔回泉州六月成功取詔安南靖平和遂圍漳州兵至二十餘萬同知張箬推官石瑋堅守不下金衢總兵馬晉寶來救成功縱之入城數日出戰而敗復退守陞南軍晝夜百道攻城距漳三十里有鎮門兩山屬岸築斷激水灌城復列柵圍之城中升米銀數兩草木之實俱盡噉弩掘鼠陳錦在鳳凰山爲其下庫成棟所刺以其首奔成功全閩大震漳圍至八閱月中外困隔

東南紀事

卷十一

七 邵武徐氏刊

浙江固山額真金礪固山大溫都力敦章梅勒章京徐大貴總滿洲烏金超哈兵與提督名高由長泰開道直抵漳城北成功營城南鳳窠山乘高壓壘王師銳甚爲兩翼擊島人久傲堅城皆無關志十月三日解圍退屯古縣合戰崩潰追奔四十餘里積屍布野成功入海澄嬰城守守道周亮工收漳城骸骨七十三萬焚瘞一大穴碑曰同歸厥是年秋張名振北師次崇明沙破鎮江登金山江南北戒嚴癸巳夏金礪進攻海澄成功與諸將飲酒敵樓指揮泊軍夜大將王秀奇郝文興聞空砲發曰師臨城矣令其下

皆用斧令曰敵至而斬有頃師盡銳渡海秀奇等大呼登城斧齊下先登悉填濠礪連夜拔圍去是年西寧王定國自武岡還入廣西圍肇慶新泰侯郝尙久以潮州應定國平南王尙可喜救肇慶定國退靖南王耿繼茂將軍哈哈木急攻潮州尙久以鴻達前入揭陽有隙至是因郝文興來乞師成功遣陳六御救之竟疑不敢開城納兵九月潮州破六御乃攻鷺汀埧等寨引還定國之在肇慶也以書抵成功請會師成功得書往報師期并上諸將戰助於行在是年張名振復退大軍於崇明之平洋沙西寧王定國

東南紀事

卷十一

八 邵武徐氏刊

進封晉王八月平國公芝龍遣家僕李德歸閩講撫成功繆諾因以休士觀釁故朝命金礪撤兵還浙而封芝龍同安侯學士鄭庫納賁詔及海澄公勅印授成功封鴻達奉化伯芝豹左都督成功復使者安平辭以未裂土不受爵而遣書總督劉清泰謂數十萬眾按甲待和豈能枵腹欲就漳泉興福各屬權宜借餉不待報遽遣官四出清泰密諭諸城守斂戢避鄭蝦還言成功三議一先割四府二不奉調三不受部撫節制又比高麗不剃頭恐如姜驥金聲桓等降後激變芝龍恐其子不受詔復爲書與弟鴻達使

勸之鴻逵復書述大姪在中左第在白沙兼渠行師所居
靡定相見尤罕其肯聽弟之言乎芝龍悵然無可奈何甲
午成功偽設六官改中左所爲思明州以鄧會知州事月
上魯王豚米及瀘溪寧靖諸宗室禮待鄉紳王忠孝沈佺
期郭貞一盧若騰華朝薦徐孚遠等軍國大事輒以相諮
考諸生學秀者入儲賢館是年張名振阮駿再入崇明所
奪北舟及歸者至五百餘艘別將顧忠至天津邀糧艘百
餘名振登金山望哭崇禎先帝哀動三軍及議和成功以
不便勞師遠征使人召還義師多不欲南半引去其後名
東南紀事 卷十一 九 邵武徐氏刊

振遇壽議者皆咎成功以故失浙海將士心島上軍以科
餉爲名縱橫衍蔓上游延建俱有海兵出沒閩撫佟國器
密疏成功異志恐以撫始終自誤上密勅福省督撫鎮將
嚴飭守備毋墮彼計其年夏秋晉王定國自廉州出師下
高州拔高明圍新會廣東震動定國遣使成功請婚且趣
師十月使輔明侯林察總督南征會晉王攻廣州閩安侯
周瑞憚不敢進於是西師大敗成功怒欲斬瑞諸將爲請
杖八十革其職十一月漳州守將以郡城約降成功自思
明州入海澄夜勒兵諸將未知所向四鼓直抵漳城開門

迎入守將朴世用魏標魏其志知府房星輝知縣周瓊李
奇生范進等降泉州諸縣望風潰成功復取同安未幾甘
輝攻仙遊縣開地道入之屠掠幾無遺和議遂絕

大清命烏金世子統大軍入閩乙未夏五月成功遣忠振伯洪
旭北鎮陳六御取舟山守將巴臣興舉軍降以六御守島
山洪旭攻台溫召臣興歸思明六月墮安平鎮及漳郡惠
安南安同安城撤兵聚思明以貝子將至權清野斂成也
晉王定國復致成功書十二月烏金世子至泉州遣人賁
諭至思明招降不納易函稱書以祖大壽洪承疇爲辭成
東南紀事 卷十一 十 邵武徐氏刊

功依違答之丙申三月貝子會泉州水師攻兩島成功遣
林順陳澤以砲舟出禦大舟先爲颶風所颺多登而遁十
餘人浮至金門斷手斫耳鼻遺之別將攻白沙不克而還
六月前衝黃梧以海澄來降封海澄公海澄軍儲多成功
使王秀奇統黃梧蘇明同守明兄茂先爲施琅副將琅之
得罪也茂寶逸之及茂從黃廷黃梧入揭陽失利遂按軍
法誅茂并梧戴罪故梧明皆怨成功貝子之入閩也漳泉
屬邑皆下惟海澄未復梧明憚秀奇不敢動適秀奇出計
事二人遂舉城降時貝子重兵在漳成功議率眾北向以

肆之尅期解纜聞海澄變諸將皆失色成功奮然曰吾欲圖大豈以澄邑阻事有不行者斬遂揚帆下閩安鎮省會震動督撫出王進於獄使治守具南軍屢攻不利乃城牛心塔以陳斌戍之梧封海澄公明母猶在海上召明入京爲內大臣梧因獻平海策請發鄭氏塚誅求親黨設五商及遷海等事成功用法嚴其下常懼誅禮官陳寶鑰黃開泰先後出降

大清輒貴顯之以招島上人島上人多動心然降將亦慕成功

資子殊渥第宅供帳與已無異以故郝文興等迄死不貳

東南紀事

卷十一

十一 邵武徐氏刊

是年台州鎮將馬信寧波鎮將張弘德降於成功各予白金五千兩蟒衣玉帶一信母妻各白金五百兩珠冠霞帔一是年晉王定國奉桂王入雲南八月大軍復舟山總制陳六御英義伯阮駿死丁酉春正月晉王定國率兵討孫可望可望來奔三月定國公鴻逵卒於金門大軍復閩安鎮島將引還陳斌孤軍守牛心塔不得出遣人招降至福州殺之屠其軍甘輝等還自閩安攻寧德滿將阿克襄赴援恃其驍勇輕進馬蹶襄創步戰爲輝所殺戊戌成功議大舉取南京曰據長江則江南半壁皆吾囊中矣諸將多

言南京道遠城固須數萬人不如近攻完利惟馬信力贊乃以黃廷爲前提督洪旭爲兵官鄭泰爲戶官居守思明自率中提督甘輝後提督萬禮武衛林勝統領余新虎衛左鎮陳魁水陸甲士五萬號十萬舉帆入浙攻陷樂清諸縣將進長江次羊山暴風覆舟亡數千人退泊舟山整固舟楫以圖再舉桂王遣周金湯由廣東龍門航海至思明封成功爲延平王諸將陞擢有差成功以未有恢復功辭王爵稱招討大將軍如故是年

大清師入貴州李定國白文選等皆敗已亥五月成功全軍北

東南紀事

卷十一

十一 邵武徐氏刊

出抵崇明以兵部尙書張煌言嘗從定西侯名振三入長江知虛實用爲前驅煌言請定崇沙爲老營不聽金焦沿江置砲島人乘南風盛徑抵瓜洲城下我師出禦死者千餘乘勝克其城以柯平爲同知守瓜洲成功留攻鎮江令煌言先搗觀音門儀真官民迎降六月廿四日鎮江軍陣江口成功登陸擊之戰未台周全斌率所部先登陷陣時大雨瀝騎皆陷於淖海上軍徒跣擊刺往來剽輕我師竟敗提督管效忠走朱操江被執江南北大震成功入城以全斌違令先動將殺之諸將力請乃免於是全斌帶傷守

東南紀事

卷十一

三 邵武徐氏刊

鎮江七月成功進圍南京移檄遠近張煌言至蕪湖廬鳳
寧徽池太守令將吏日納款軍門凡得府四州三縣二十
四金陵守禦雖堅亦欲議降煌言將向江西馳書勸成功
急攻南京而分兵下甬縣成功因累捷不時發令初至馬
信卽欲揮兵登城成功不許崇明副將梁化鳳先已降又
不時調化鳳偵丹陽無備遂引兵突入南京乘南軍怠夜
開城出大有斬獲次日滿漢軍傾城出戰襲破余新軍諸
軍皆潰爭赴舟溺死無算成功僅得登舟獲都督甘輝殺
之成功收潰軍猶數萬人揚帆出海并棄瓜鎮鎮江書生
羅子木抱成功足涕泣請留不聽奉其父以從成功攻崇
明不克而歸上江軍聞之亦潰煌言跳身間行得達台州
諸納款者屠戮無遺江右義旅陳九思眾數萬保南饒山
中聞金陵之敗乃降是年大軍盡取雲南桂王出奔緬李
定國攻緬迎桂王不克庚子台州守將張承恩書詣張煌
言請降明安達理出浙海士卒病死大半不戰而歸達素
兩道指思明大舡出漳州小舡出同安許隆蘇利等皆以
兵會成功使陳鵬守高崎遏同安鄭泰出浯嶼禦隆利自
率周全斌陳輝黃庭次海門五月十日旦漳州兵乘風順

東南紀事

卷十一

四 邵武徐氏刊

流迫海門成功傳令按舟勿動俟大軍齊出乃擊呼吸間
漳舡已至擊破閩安侯周瑞船瑞與五府陳堯策皆死遂
攻陳輝船輝舉火藥燒之滿兵躍起且戰且卻近午風作
潮湧成功親率巨艦衝之鄭泰自浯嶼引舟合擊大軍敗
橫屍浮海有滿兵二百力戰遺馬信招降乘夜沉之同安
滿兵向高崎陳鵬約降戒所部無動滿兵恃有內應未及
岸棄舟爭前鵬部將陳蟒請曰事急矣豈可待死及殿兵
鎮陳璋齊出大軍皆指言鵬降爭赴之比至戰遂不支蹈
海死者十七八收鵬殘遺以蟒代之許隆等聞敗引還是
役成功空島出禦相持月餘師不渡海辛丑成功取臺灣
初紅夷欲城浯嶼依粵灣互市數以巨艦入犯因泊灣築
三城一曰赤嵌一曰王城餘皆土番立法嚴土番咸奉約
束歷三十餘年無敢犯者成功積苦海上自南都敗回無
經畧中土之志又虞廈門單弱謀所向紅夷譯何斌進曰
公何不取臺灣臺灣沃野千里四通外洋橫絕大海得其
地足以廣國取其財足以餉兵土番受紅夷凌侮每欲反
噬久矣以公威臨之如使狼逐羣羊也陳可取狀甚悉是
年正月成功決意取臺灣諸將謂夾板船多砲火難近鹿

耳門水淺不可渡成功引舟徑進三月次澎湖至鹿耳門則水驟漲丈餘舟大小銜尾而渡紅夷驚謂自天而下先取赤嵌紅夷走王城死守復燒其夾板舡盡殲之圍至十二月紅夷出降生存者僅百數十人縱其歸國乃改臺灣爲偽東都王城爲安平鎮赤嵌號天興府以鄭省英爲府尹省英關草萊興屯聚犯法者親故不假有諫用法宜稍寬者曰子產治鄭孔明治蜀皆以嚴濟事立國之始若先尙寬流弊不可勝極矣遂勒諸將移眷時東荒初闢人不服水土多死又憚法嚴皆遷延不行於是銅山守將郭義東南紀事 卷十一 五 邵武徐氏刊

舉軍入廣州降又忽命戶官鄭泰監殺長子錦泰愕恐獲罪又參軍蔡鳴雪自臺灣來思明聲言將盡誅諸將於是合謀拒命值全斌從南灣還素與諸將不協恐其爲變誘執之壬申五月成功死於臺灣成功感風寒月朔受謁尙坐胡床諸將不知其病數日卒年三十九成功在軍每善處取素自厲氣戾夫宿將避駭不如及南都挫輒經營立國氣頗不振遙傳桂主遇害張煌言每勸成功尊立魯王以存明後成功不欲惟奉永曆年號終身錦在思明稱嗣封世子發喪鄭泰泰弟鳴駿及諸宿將皆懼先後北歸靖南王耿繼茂總督李率泰遂大舉攻破思明金門甲辰春三月世子錦退守臺灣

鞭縛其部卒自恃其勇不肯下化鳳亦怒以是願決勝一
示滿軍先一日出城揭死人以投敵固山等坐城樓噴噴
稱嘆由此遂敬化鳳益與交歡既退鄭軍名其門曰得勝
門今之東南門是也又言甘輝之死北人咸謂烈士其從
鄭始末則未詳云

東南紀事卷十一

東南紀事

卷十一

主邵武徐氏刊

東南紀事卷十二

餘姚邵廷采念魯撰 邵武徐 幹小勿校刊

鄭成功下

大清康熙元年壬寅六月鄭錦入居思明州靖南王耿繼茂總督李率泰遣信史招撫思明思明大臣鄭泰洪旭等議曰先王東征之日猶欲權宜通好今瀕海遷移慘至此極可不爲桑梓計眾意皆合錦下僞教曰先王開國東都草創未半遽爾厭世余將東承遺緒諸君苟能息兵安民無墮先王一生孤忠苦節幸甚泰等乃議照朝鮮例遣楊來嘉東南紀事 卷十二 一 邵武徐氏刊

同入京待命朝廷以錦灰燼垂滅不許于江浙閩廣各設滿漢兵戶郎中一員專司招輯島上人望風投款多張大其事真僞蒙質文武官降者俱降四級用又有武改文之例都督副總改副使僉事參遊改同知其冬十月錦入臺灣討鄭襲執以歸初鄭芝龍有子六人長曰森即成功次曰渡三曰恩四曰蔭五曰襲六曰脉恩夫人顏氏出及渡蔭脉俱死燕市惟襲在家今年春入臺灣以其生事安置之成功歿諸將以錦在遠推襲護理襲謀自立引黃昭蕭拱宸爲腹心諸將多不附錦聞知即引兵東出周全斌爲

五軍以陳永華爲咨議參軍馮錫範爲侍衛十月至臺灣昭約諸將出禦皆陽諾會大霧東軍迷後期獨昭先至衝錦營錦營多新募戰小卻全斌率親兵數十人力戰昭中流矢死俄霧開則日午矣眾驚曰吾君子也並投仗錦入安平遣人請襲襲委罪于僕蔡雲雲自縊死收殺李應德曹從龍蕭拱宸等數人餘悉不問反側乃安康熙二年癸卯正月錦自臺灣還思明以內難既平祭告先王申固守鴻六月殺其伯父戶官鄭泰泰弟鳴駿子續緒來奔泰先有與黃昭書昭敗得書及楊來嘉自北還錦疑泰有異謀泰不自安稱病金門錦率兵將入海澄泰覘知以爲圖已也舉家揚帆出金門有勸泰勒兵入自明者泰泣曰今日殺死耳稱兵重吾罪也或又勸之來降曰先王已誤豈容再誤艦舟待命錦使吳慎齋印諭之曰兩島之地一以委伯余棹欲東矣泰猶豫受印未敢入謝鳴駿勸之入錦待泰如舊明日置酒伏甲執泰泰自縊鳴駿大哭曰乃吾殺兄即引軍踴躍遁周全斌等追之不及以舡二百兵八千文武官四百人入泉州降封鳴駿爲遵義侯續緒爲慕恩伯由是蔡鳴雷陳輝楊富何義先後舉軍降錦勢益衰是

東南紀事

卷十二

二 邵武徐氏刊

歲魯王殂于金門其世子及寧靖王諸宗室悉避亂奔依臺灣十月

大清耿繼茂李率泰大發兵攻兩島出同安令提督馬得功統新降將及紅夷出泉州黃梧施琅出海澄錦命周全斌當泉州兵十九日趨于金門島沙泉州船三百紅夷船十四全斌以二十舟深入北鯨往來衝擊紅夷砲無一中者餘舟望見悉披靡不敢進得功殿後爲全斌所破赴海死眾兵遂潰而同安海澄兵大勝直走島中錦見不敵退守銅山

東南紀事

卷十二

三 邵武徐氏刊

大清師墮廈門金門城焚掠而還甲辰正月銅山糧盡周全斌黃廷復率所部降親舊多散惟洪旭與陳永華永華兄子繩武侍衛左右不去引餘眾東保臺灣僞改東都爲東寧僭置天興萬年二州委永華統庶事分土列屯徵租均役興魚鹽申法禁立學校通市外國安撫土民然自後鄭氏之甲竟不能出東寧閩廣浙瀕海中外殊絕民少安枕矣是歲前兵部尙書張煌言移桃花山被襲檻車致杭州不屈死之南海悉平明年

大清以施琅爲靖海將軍督水師進攻臺灣周全斌楊富等皆

隸之出外洋颶風大作羣舟漂沒引還未幾琅徵入京撤降兵分屯各省嚴戍守界不復以臺灣爲意後四年己酉乃復遣明珠蔡毓榮至泉州加興化知府慕天顏卿銜兩入臺灣許以如朝鮮封貢錦遣柯平葉亨報使議卒不成康熙十二年癸丑靖南王耿精忠懷逆謀內畏太妃周氏未發密遣番譯黃鋪使臺灣請兵援錦艤舟澎湖待之冬吳三桂反上詔平靖王王留舊封精忠謀益緩乃辭錦旋師甲寅春靖南太妃周氏薨反計遂決復遣鋪聘臺灣許歸全閩戈船曰王將水吾將陸江浙不足平也三月望日

東南紀事

卷十二

四 邵武徐氏刊

精忠坐府召督撫以下計事執總督范承謨殺福州知府王之儀巡撫劉秉政請降遂據福州馳檄屬郡自爲總統兵馬上將軍稱甲寅年提督王進功以泉州總兵劉炎以漳浦趙得勝以海澄各舉軍降加進功平北將軍炎寧遠將軍得勝威遠將軍海澄公黃梧已降病疽死封其子芳度爲平和公遣會養性取福寧署平陽平陽總兵蔡朝佐降潮州總兵劉進忠密請兵使劉炎會之攻續順公沈瑞并其軍以進忠爲平粵將軍吳三桂至衡州僭爲號國號周紀元昭武夏四月錦遣禮官柯平加福州報聘精忠始

慮下游不服故藉錦聲援已而旬月之間全閩皆下浙之
溫處江之廣信粵之潮州繼踵風靡意更驕倨乃欲負約
語柯平日師來不惡當分地自戰耳由是兩家兵端起矣
精忠多思以王進功在閩日久恐其爲變誘留福州徵諸
鎮兵出關惟興化馬惟興先行黃芳度遣其兄翼率千人
從復徵趙得勝兵不應以海澄待臺灣錦遣侍衛左都督
馮錫範督諸軍入思明得勝深交錫範會取同安五月至
同安守將華尙蘭降泉州守將張學克家在同安繫之以
招學克學克聞變趨赴不及遂以軍降施鳳亦率舟師降

東南紀事

卷十二

五邵武徐氏刊

下游人心搖動精忠大恐以王進舊將有聲擢爲都尉使
鎮泉州是月鄭錦入思明以鄭省英知州事敘海澄同安
功趙得勝爲興明伯張學克爲蕩滌將軍華尙蘭爲神武
鎮楊威爲尾宿營施鳳亢宿營鄧麟采知同安縣舟航始
集部伍始成舊人鄉戚咸來問勞而耿精忠閉福州會城
稱帝鹵簿警蹕修飾儀衛鑄裕民通寶錢馬九王出仙霞
爲制府李芝芳所遏不得進疆畧日蹙方與鄭氏構兵如
兩鼠鬪于穴中識者知東南事大定矣王進至泉州步卒
僅千人與城守賴玉厚結專行威福任戴國用爲牙爪勒

王進功家屬入福州進功子藩錫與楊青等計曰翁被留
在省聞福州兵又至吾無唯類矣蓋先發六月九日誘王
國用李尙文入軍門執之遂攻王進進意氣自若走登南
門競死嗣提標無統帥相持竟日暮進遙望揚帆恐海船
夾攻乃夜潰圍得省中援軍整甲徐還惠安守將邀走之
殺賴玉于市百姓鬻其肉殆盡絞戴國用泉民德李尙文
爲請乃釋之迎島師入城以藩錫兄弟爲指揮使假理提
督軍務餘官皆復舊職黃芳度在漳州聞風欲降念其父
罪重懼不免死錦使告之曰時際光復事屬爾父果抒誠

東南紀事

卷十二

六邵武徐氏刊

捆當棄前愆乃殺城守劉豹奉啟泉州承制封德化公前
提督有請靡不從芳度終不安間道密表于朝錦亦羈縻
之漳屬皆下獨漳浦爲劉炎所據于是鄭氏據有漳泉二
州及思明金門平南兵圍劉進忠于潮州潮福路斷進忠
由海道獻款思明錦使後鎮金漢臣舟師援之以進忠爲
定北伯兼右提督秋七月精忠兩遣使至思明行和求泉
州九月遣王進自興化別將由上游會劉炎協攻泉錦使
右武衛劉國軒出禦進素輕南兵泉州之役曰是眾寡不
當願益兵期取泉自効步騎二萬鼓行至惠安恣焚掠國

軒嚴陣以待相守越旬進退屯楓亭連營二十餘里軍勢甚盛國軒率輕騎覘之猝遇于塗嶺許耀少卻國軒分諸軍搏戰自辰至巳兩軍殊死鬪進兵遂潰追奔至興化軍郭外三日夜乃還十一月錦以劉炎在漳浦爲右臂患遣與明伯趙得勝侍衛馮錫範由海澄進師炎與雲霄鎮劉成龍福州親軍都尉徐鴻弼合師迎戰于羅山嶺右虎衛何祐揮兵擊之炎等大敗走入漳浦城島師環陣攻圍三將皆出降遂引兵西救潮州先是金漢臣救潮州一軍盡沒會耿鄭禍結外援不至城壞百餘丈劉進忠悉力守禦

東南紀事

卷十二

七 邵武徐氏刊

中外隔絕已半載至是趙得勝統軍入潮與廣兵戰于黃岡破之廣兵燒營而遁潮圍始解得勝班師先是三桂初反遣帛書一入福州一入臺灣會兵錦使監紀推官陳克岐副將陳文煥報之三桂復遣禮曹員外錢黯通問值島師入泉再遣禮曹周文驥來解兵曰天下事重無操同室戈貽敵笑及精忠間鴻弼等敗乃使潘日興修好錦報曰耿王能如約者聽竟未決鄭氏自成功時卽置六官多僭帝制錦再出思明更多設僞官以陳永華爲御史總制留守臺灣以六官協理洪旭子洪磊吏官楊榮戶官鄭斌禮

官柯平刑官楊賢工官惟不設兵官置六科都事察言承宣賓客諸司親軍曰侍衛以馮錫範爲之曰勇衛留守永華攝之曰左右武衛薛進思劉國軒爲之曰虎衛何祐許耀爲之曰五衛施福爲之曰鑾儀艾禎祥爲之又果毅折衝五常五行五兵左右先鋒前鋒後勁中權戎旗二十八宿營制聽五提督節調凡文武事宜皆贊畫參軍陳繩武侍衛錫範主之前取餉于東寧比得漳泉轉運不繼始用六官徵催富民紳士以鄭省英爲宣慰使統督各郡錢糧前昌密道吳慎爲屯田道清收屯租諸縣令以六科都

東南紀事

卷十二

八 邵武徐氏刊

事爲之皆臺灣來者人月輸銀五分名曰毛丁船計丈尺名曰樑頭督造採船料鹽司分筭鹽場以陳達章司泉州馮錫圭司漳州鄭珍英司潮州鹽石直二錢徵餉四錢餉司科雜稅給軍康熙十四年乙卯春正月精忠遣張文韜如泉州賀年以五艘如約遣鄭斌報使立條誓楓亭爲界自是耿鄭交好二月錦殺永春民呂花花恃馬跳地險不服徵索避科歛者依之錦使左武衛薛進思攻圍三月不下永春知縣鄭時英遣人招諭許以不死花出降釘之沒其家產是月續順公沈瑞以饒平降臺灣瑞叔母尙氏平

南王女也降耿時遷至漳浦瑞尚留詔安廣兵圍潮瑞趨饒平及潮州圍解劉進忠移師攻之不克廣兵來援左虎衛何祐遇于百子橋敗廣兵瑞乃降改封懷安侯五月錦率師次于海澄饒平之捷劉進忠密啟于錦請討黃芳度錦亦以黃氏必死之寇終無降理是月六日發泉州入海澄實圖漳州留駐二十日芳度不敢入見遣其中軍朱武奉啟意覘軍勢錦使鄭斌入漳宣慰或率兵從征或束身自詣終不至且召黃翼于關外密使歸漳耿移書來徵又以病辭遂定計攻城是月劉國軒大敗廣兵於巒母山國

東南紀事

卷十二

九都武徐氏刊

軒自塗嶺之役率所部入潮同劉進忠行徇屬縣諸縣堅守國軒兵老糧乏欲退守潮州後圖平南揮步騎來追國軒及何祐等設伏以待會吏官洪磊宣慰廣東厚貲增募驍勇迎戰巒母山伏發廣兵大敗六月黃芳度據漳歸朝錦自海澄移軍萬松關芳度剃髮守陴使弟芳泰入廣告急賴陞守平和爲之聲援島人攻漳城不克後鎮萬宏中砲死何祐自潮州攻平和賴陞降漳屬皆復爲臺灣芳度孤守漳城是歲番船互市于思明先是中左所爲諸洋利藪島破夷船不至甲寅鄭氏復島英圭黎萬還羅安南諸

國皆獻方物互市中左煙火市里幾復其舊康熙十五年丙辰

大清兵入福州耿精忠出降王師進克泉州黃芳度以漳州兵來會劉國軒復來爭泉州攻閩兩月不下芳度遣兵復平和屢攻黃瑞鎮于漳平不克七月將軍喇哈達師次漳平瑞鎮無援始出降喇哈達聞道永安援泉州湖頭李光地練鄉兵自守爲鄉導巡撫吳興祚自仙遊復永春提督楊捷自興化下惠安林賢黃鎬陳子威以舟師出閩安鎮剋期救泉州國軒水陸布禦恐分兵力薄乃引退趨長泰諸縣皆棄還林賢等進復定海島將章元勛戰死蕭琛退泊海山錦召琛還斬以徇遣左鎮陳諒後鎮陳起明督朱天貴等禦林賢九月

東南紀事

卷十二

十都武徐氏刊

大清師敗劉國軒于漳州之溪西國軒自泉退師墮同安城進兵溪西滿漢盡銳迎戰至午國軒步卒饑乏鐵騎橫衝首尾不相顧遂棄長泰出江東扼守三叉河玉洲水頭鎮門王師軍壘相望督造江東橋冬十月督撫遣漳州進士張雄如思明議和時漳泉郡縣皆復獨海澄未下度島人必爭難猝攻乃爲公書以生民塗炭勸令息兵歸臺灣如先

王時雄還又遣泉紳黃志美入議約必得海澄始可成好
錦不聽康熙十六年丁巳春

大清師攻海澄錦復破之遂圍泉州錦下偽教叙諸將功以
中提督劉國軒爲武平伯征遠將軍後提督吳淑爲平遠
伯寧北將軍左虎衛何祐爲左武衛前虎衛林陞爲右武
衛右虎衛江勝爲左虎衛俱授左都督餘鎮營各加級有
差某月

大清師克復海澄擊破鄭錦兵於泉州錦撤兵還思明閩地悉

定十二月詔復遷各省沿海人民於內地置戍禁出入甲

東南紀事

卷十二

上 邵武徐氏刊

寅之亂閩省遷民悉還故地至是閩平復議遷界康熙親王
疏稱遷界累民請罷之已報可後島人就掠內地督撫提
鎮請仍從順治十八年例遷值破海澄圍泉州事暫停及
泉圍解遂行遷界之令益不聊生唯廣東尙王力請不遷
得已康熙十八年己未春正月詔築沿邊界寨自福寧及
詔安率一二十里置寨量地險要截內外濱海數千里無
復入煙二月鄭錦復取海澄以張廷輝知縣事劉國軒使
吳淑率諸軍據果塘寨廿九日大軍敗於定海是日且朱
天貴陳諒自海壇乘南風進泊定海北舟大小百餘艘由

五虎門銜尾而進天貴與陳啟明率煩船先登啟明船遭

風失舵還泊海山三月鄭錦旌思明義輸寡婦辛氏兩島

地狹數戰征輸繁重丁巳之役州民人月輸米一斗至是

月輸米三斗不堪命中提督劉國軒辭月俸自餉轄兵三

月吳淑何祐等皆效之水師五鎮蔡仲墀守惠安駕小舸

逃入泉州投巡撫吳興祚降漳州守備呂翰降於臺灣翰

守江東橋敗歸劉國軒進軍海澄陰以漳郡通款事泄羈

候將入省待理翰遣人要英毅鎮林彪請援行至同安界

彪伏兵取之以歸以爲折衝左鎮移其家入臺灣初蔡寅

東南紀事

卷十二

上 邵武徐氏刊

詭稱三太子起兵耿逆故將紀朝佐同安武生鄭奇勲從
之後同歸臺灣未幾寅死二人請再舉入山召募爲大軍
所困不能出詣總督姚啟聖降鄭氏南北汛防多以缺船
饒爲辭徵調不至於是上及普陀下及廣東平海大蓬皆
遣官監紀歸鹵獲婦女寧民夏四月鄭氏以長子克塽居
守臺灣總制陳永華言克塽長成蒞事明達請循君行則
守之典立爲監國錦從之時年十六僞號監國世孫六月
以屯田道鄭時英監理鹽法駐東石

大清師築靈水寨以逼東石右武衛楊忠率兵趨潯尾南北塲

掘鹽埕食利舍舟開至深滬閱兩日夜泉州大軍侵晨驟擊忠殊死禦不敵中砲沒於海秋七月鄭氏築灣尾寨灣尾在同安咫尺直廈門高崎癸卯之役

大清師從此過島劉國軒請築寨其地一夜成之同安出兵爭

不得築石城一土城一復築兩洲城八月水師提督萬正色至福州初施琅督水師琅徵入京官亦裁丁巳冬以海澄公黃芳世兼水師提督及灣腰樹戰敗病死督撫請琅復任朝廷不許擢鎮江將軍伯王之鼎以嘗任漳浦知閩事也之鼎入閩屢疏不諳水戰更授四川提督以正色代

東南紀事

卷十二

三 邵武徐氏刊

之正色泉州晉江人頂投誠銜劄累陞岳州總兵及湖南平乃有是命初漳浦江機與楊一豹結約聚兵江右耿精忠以爲左軍都督耿敗置壘江西浙閩交界據深險時出酷掠江西制府董衛國屢遣兵討之不克走欸臺灣授征夷將軍機跋號江拐子浙江制府李之芳懸重募解散其黨機引餘衆奔閩中建寧城守劉起龍禦之陣傷而死九月大軍取東石寨丁巳春鄭氏使右武衛林陞守東石明年移陞攻海澄以楊忠代之及大軍設兵防界又欲築靈水寨忠懼兵單難守請檄陞回汛忠死陞復出征以施廷

陳申守之纔餘疲卒二百精銳皆挑以行有降人入泉言東石空虛可取狀發滿步數千以廿六日平明填濠四面環攻廷被創申力戰死遂奪東石增築三寨於是鄭氏失險議守思明調州中鄉兵團練州經殘破新復入籍甫于許以康熙吳桂統之桂北人歸鄭爲亢宿營故守同安思明丁巳之役桂獨斂兵完島授建威中鎮以姻親陳愷叛引嫌辭兵歸其子箕宿營吳天祿至是復起授協理五軍與總監營康熊分督州兵北人畏劉國軒如虎兩軍相持閱歲互殺傷大軍十萬國軒纔萬人營壘咫尺指揮自如

東南紀事

卷十二

四 邵武徐氏刊

國軒以果堂地要夜于其後版尾加築一寨督撫提鎮將軍率滿漢數萬爭之國軒吳淑以二千人依寨進且戰且守害章京巴石免等十一月臺灣後提督平遠伯吳淑卒于營淑前戰創甚版尾新築諸衛鎮畏不敢守淑毅然請自守之大軍築壘環攻砲日夜不絕淑神氣自若會霖雨墻壞淑揮左右使避自據胡床寢竟壓死屍至思明錦親臨哭盡哀以其子天駒爲建威右鎮統其兵是年詔封賀蘭國王請夾板船圖思明初紅毛失臺灣常思恢復癸卯間李率泰使人招撫紅毛許以先平兩島後取臺灣歸之

紅毛喜自備舟仗糧肉助戰且請于廈門互市率泰爲後防不許第令數年一貢至是總督姚啟聖請如癸卯借紅毛合攻事例報可乃遣知府劉仔偕通事林奇逢黃鏞等往封賀蘭并請夾板船會攻十二月鄭氏遣右武衛林陞督舟師出思明時福州造戰艦四百餘艘會江浙舡各一百潮州碇石船一百剋期大舉鄭氏悉發官私及洋艘砲船以陞爲總督江勝朱天貴爲副總督配兵北上先是耿精忠之變漳南道陳啟泰密啟陳耿陰事於范承謨後耿搜得書啟泰懼禍殺其家屬十餘人而自縊鄭氏入漳葬

東南紀事

卷十二

七 邵武徐氏刊

之丁巳大軍復漳啟泰子汝器將入城負骸回京爲東石守將所獲羈臺灣贖以萬金乃始得歸鄭氏之貪利失大體多類此辛酉壬戌總督啟聖巡撫與祚會提督琅正色攻克廈門中左所鄭錦退守臺灣復進兵攻之錦卒癸亥錦子克煥奉表以臺灣降前四日寧靖王術桂謂宮眷曰此地已破更無他往吾以身殉若等可自爲計夫人袁氏王氏及侍姬三皆對曰願從死請予尺帛冠簪先縊王具含殮明日五棺出葬于郡南山校隸扶輿至王翼善冠衣袞腰玉繫綬以寧靖王寶持付克煥拜辭天地祖宗郡人

士無幼老皆入拜王答拜乃登帛自絕面無變容諸宗室隨克煥內遷詔存先代後給屯田種牛占籍河南魯王世子得許州術桂無子繼益王後宗位于儼鈐年七歲屯杞縣術桂死年六十有六與元妃羅氏合葬竹滬

鄭鴻達

鄭鴻達字高儀芝龍親弟以崇禎三年武舉隸天津巡撫鄭宗周爲坐營轉屬都督孫應龍登州反應龍失機從繫天津獄已辨釋隸大同巡撫張廷拱麾下用兄芝龍平紅夷功得錦衣衛掌印千戶復與計偕十四年庚辰成進士

東南紀事

卷十二

六 邵武徐氏刊

故事勲衛射策武甲科加三級進都指揮使十六年授副總兵設南鎮兵三千以鴻達統之十七年正月前兵科都給事中曾應麟薦鴻達緩急可用詔益南鎮兵二千配鴻達鎮守福王嗣位南都檄守采石以左軍都督領水師挂鎮海將軍印封靖魯伯邂逅唐王聿鍵京口心相善及南都敗退走又遇王錢塘江干奉之入閩以王賢明可繼大業遂與兄芝龍及巡撫張肯堂等戴王建號爵鴻達侯尋晉定國公時八閩由鄭氏鴻達不以家勢陵躍同列然性雅懦不能與芝龍立同異唐王築壇具殊禮命與永勝伯

彩督師分道出關竟不進芝龍亦不發餽乃黜鴻達爵彩數敗退又好掠時議多罪彩頗恕鴻達大軍度仙霞芝龍竟賣關且招子成功同北行鴻達陰逸之成功建義鴻達有力焉

大清順治四年八月會成功攻泉州已引兵西據揭陽明年還

廈門會馬得功襲破廈門鴻達軍適至得功不得退以好語來說鴻達因縱之居二日成功自平海還按失島罪斬守將叔芝筦鴻達愧謝退居白沙築寨名曰華角芝龍京師屢寓書使勸成功歸朝否者家屬見屠鴻達復以養病退閒無與人事大姪意堅勸之無益爲說鴻達有足疾修園亭種花木高吟度曲品笙自娛丙申貝子入泉州別將攻白沙鴻達移榻金門明年三月十六日病甚卒年四十五子耀基亦隆武賜姓時稱成功國姓而耀基爲小國姓死臺灣芝筦子省英爲偽天興尹

東南紀事

卷十二

三 邵武徐氏刊

東南紀事卷十二

風車

西南紀事目錄

卷一

桂王由棖

卷二

永寧王周宗

鄖西王常湖

寧靖王術桂

卷三

何騰蛟

堵胤錫

卷四

西南紀事

目錄

邵武徐氏刊

瞿式耜

嚴起恆

卷五

陳子壯

張家玉

陳邦彥

王興

卷六

李乾德

楊展

王祥

皮熊

卷七

金堡

鄧凱

卷八

沐天波

楊畏知

卷九

李成棟

卷十

李定國

劉文秀

卷十一

金聲桓

卷十二

西南紀事

目錄

邵武徐氏刊

孫可望

西南紀事卷一

餘姚邵廷采念魯撰 邵武徐 幹小勿校刊

桂王

桂王由根神宗顯皇帝之孫桂恭王常瀛仲子也神宗五子恭王最少母曰李貴妃萬曆二十九年封桂王天啟七年始就國衡州崇禎十六年張獻忠陷衡州王奔廣西留居梧州

大清順治二年乙酉冬堯韭爲請於福建謚曰恭長子安仁王

由棧先卒以仲子永明王由棧襲爵唐王命曰天下王之

西南紀事

卷一

邵武徐氏刊

天下同濟國難無忘艱危嘗欲立王爲嗣未果順治三年丙戌九月唐王陷於汀州兩廣聞報於是總督丁魁楚巡撫瞿式耜巡按王化澄侍郎湯來賀及故臣呂大器李永茂晏日曙朱容藩童天閔林佳鼎方以智程源等大會於肇慶請王監國前禮部尙書陳子壯趣魁楚遣人入潮惠審唐王存亡十月二日還報諸臣上箋詣王勸進王手書報曰諸先生念高皇帝二百七十餘年之統業及毅宗皇帝一十七載之憂勤一旦滄桑身殉社稷弘光繼立旋復蒙塵今上親征復罹斯難兩年三變四海盡傷諸先生以

社稷爲重不可無君神廟子孫僅存不殺以理而論義無

可辭但自量涼德非才未堪肩仔兼以連遭禾黍之傷復

重蓼莪之慘心荒意謬行坐猶迷地裂天崩何能旋轉嘗

聞治世以倫序而變亂以功德惟諸先生徧訪賢藩續承

大統太妃王氏亦曰吾兒仁柔非撥亂才也願更擇可者

魁楚等固請曰國勢如此強敵將臨殿下親神宗皇帝孫

光宗猶子毅宗之弟宜以生民宗社爲念不宜深自謙退

願早正大位是月十四日監國肇慶時年三十六加上隆

武皇帝尊謚曰紹宗襄皇帝率羣臣大臨三日以魁楚永

西南紀事

卷一

邵武徐氏刊

茂大器爲大學士共典機務式耜爲侍郎羣臣皆晉秩會

聞贛州敗如梧州十一月蘇觀生以唐王聿錫稱帝廣州

監國乃還至肇慶卽皇帝位以明年爲永曆元年追尊皇

考恭王爲恭皇帝尊太妃王氏爲皇太后生母馬氏爲慈

寧皇太后立妃王氏爲皇后遣給事中彭耀赴廣州諭蘇

觀生見殺詔曰閔牆斯極禦侮維艱誰非高皇帝之裔孫

唐王能出長江復南京者願退歸桂卽是月十五日

大清

兵入西充斬張獻忠賊將孫可望李定國奔重慶襲殺總

兵曾英

大清李成棟入潮州惠州魯王次中左所十二月兵部侍郎林

佳鼎攻廣州敗沒以太監王坤掌司禮監大學士呂大器

李永茂罷朱容藩自請經畧四川遣之李成棟襲廣州殺

唐王及周益遼等二十四王蘇觀生自殺王如梧州以朱

治欄總督兩廣留守肇慶是月朱成功起於烈嶼

大清順治四年丁亥春正月王在梧州李成棟入肇慶朱治欄

出走廣東十郡皆陷王如平樂大學士丁魁楚走岑溪兵

部尙書王化澄走潯州成棟至梧州巡撫曹燧出降是月

大清兵畧定兩川孫可望入貴州總兵王祥皮熊皆潰走前督

西南紀事

卷一

三 邵武徐氏刊

師大學士王應熊薨於畢節朱容藩入夔州遣李占春復

涪州李乾德遺袁繼據重慶王祥復保遵義是月魯王次

於長垣以熊汝霖爲相二月王至桂林遣使湖南勞督師

定興侯何騰蛟且徵其兵騰蛟以

大清兵近辭不至大學士平粵伯丁魁楚敗死藤江

大清兵陷平樂王幸全州命瞿式耜兼吏兵尙書留守桂林封

陳邦傳爲思恩侯守昭平武岡守將劉承胤入衛免王坤

封承胤爲安國公杖御史毛壽登等四人賞從駕勞封馬

吉翔爲文安侯掌絲綸房事三月幸武岡以嚴起恒爲大

學士

大清李成棟圍桂林給事中陳邦彥起兵高明遣其將余龍攻

廣州兵侍郎張家玉起東莞應邦彥是月孫可望入雲南

巡撫都御史羅國獻宗室朱壽琳死之沙定洲走阿迷皮

熊收復貴州夏四月

大清孔有德破長沙何騰蛟退保衡州忠貞帥李赤心攻荊州

不克湖南北皆潰騰蛟朝武岡行在是月

大清松江守將吳勝兆謀來歸事泄及遺臣陳子龍等皆死之

五月桂林圍解晉瞿式耜太子太師封臨桂伯總兵焦璉

西南紀事

卷一

四 邵武徐氏刊

富川伯

大清兵入衡州命何騰蛟出扼永州湖南巡撫章曠卒於永安

張家玉自龍門進攻惠州虎賁將軍王與保文村廣東鄉

兵特起是月安昌王恭棹如日本乞師秋七月故大學士

陳子壯攻廣州前御史麥而炫以高明迎子壯焦璉復平

樂陳邦傳復潯州同復梧州遣紳李星一等攻肇慶不克

死是月魯王攻漳州福州鄭鴻逵朱成功圍泉州皆不克

八月六月

大清孔有德耿仲明破寶慶遂乘勝西入王自至武岡制於承

盾太后血詔賜古泥商邱伯侯性告以難性令部將謝復榮先入衛而已嗣後

大清兵進至紫陽河陳友隆阻險相持三日夜尙可喜自道州至合戰夜破柵進抵武岡承盾降兵部尙書傅作霖死之十八日馬吉翔謝復榮奉王及三宮斬關出

大清兵追蹙相距三里復榮斷後與其卒五百人俱死王家堡王徒行三十里兩晝夜不食幾及會性率兵奄至陣峽口大軍乃退由靖州通道歷蠻境五日達古泥普性祥符侯吉翔文安侯哭復榮卹其家明日王幸柳州

西南紀事

卷一

五都武徐氏刊

大清兵入貴州境破黎平盡殺何騰蛟之家是月孫可望遣兵入永昌執黔國公沐天波以歸遂據雲南九月

大清兵入永州何騰蛟及諸將俱南保桂林李成棟入清遠故大學士朱學熙給事中陳邦彥指揮白營燦死之冬十月柳州軍亂王幸象州兵部尙書張家玉敗死增城是月魯王復闖中諸縣故大學士劉中藻起兵福安取福寧州十一月李成棟入高明大學士陳子壯御史麥而炫死之是月三日王自象州還至桂林靖江王亨歡迎王而哭瞿式耜嚴起恒並相中外想望新政命曰卽位一載未有寧居

賴將相大臣和衷匡復凡我故家名族軍伍遺民以及山林川澤之豪挺父建義羌苗氏豹之長解辦歸誠咸與釋愆圖功剖符立誓王寬仁恭默虛已委任無逸豫之過然自常朝召對外羣臣希得接見左右倖倖因爲奸弊文安侯吉翔招權內結宦者外通恩侯邦傳自象柳行在票擬皆出其手比至桂林專與機密式耜起恒雖被敬禮不能與爭朱天麟王化澄繼相僅守故事而司禮龐天壽奉使恭視興陵未還王坤入自武岡復營進用政令紛譁方鎮驕倚由是遠近不服十二月令督師騰蛟帥總兵胡一鎮驕倚由是遠近不服十二月令督師騰蛟帥總兵胡一

西南紀事

卷一

六都武徐氏刊

大清順治五年戊子春正月王在桂林魯王兵復興化鄭彩殺大學士熊汝霖義興侯鄭遵謙二月

大清兵薄桂林督師騰蛟留守式耜禦卻之南昌守將金聲桓以江西來歸封聲桓爲豫國公其將王德仁爲建武侯是月馬進忠復常德閩地復破魯王退保沙埕餘姚王翊起

兵四明前翰林學士張煌言保平岡以應之金聲桓攻贛州安南黎莫二部入寇犯行在夏四月后生男督師騰蛟及焦璉胡一清等退

大清兵於嚴關五月

大清兵還武昌騰蛟收復全州李成棟劫其總督佟養甲以廣東來歸封成棟惠國公養甲襲平伯命吏部侍郎吳貞毓宣諭廣東太僕少卿黃尚賓宣諭江西六月遣留守式耜侍郎劉遠生如全州廣州勞軍黃斌卿使馮京第入日本乞師八月朔癸巳王自南寧還至肇慶惠國公成棟負弩西南紀事

卷一

七部武徐氏刊

矢郊迎百里外副將杜永和以下前驅從騎四萬冊命成棟爲翊明大將軍以其子元胤爲錦衣都指揮掌絲綸房事擢袁彭年左都御史粵東羣盜保山澤者皆入獻請自效王命成棟夾攻贛州以合聲桓同恢南京

大清固山譚泰圍南昌命騰蛟速出湖南援江西十一月騰蛟克永州衡州馬進忠退
大清兵於麻河佟養甲伏誅召故相何吾騶黃士俊輔政十二月湖北巡撫堵胤錫棄常德奔湘潭湖南軍亂命騰蛟帥馬進忠圍長沙胤錫帥忠貞營援江西忠貞營不進是年

封嘉定鎮將楊展爲華陽伯晉錦江侯

大清順治六年己丑春正月王在肇慶罷大學士朱天麟

大清譚泰拔南昌聲桓得仁被殺故大學士姜曰廣死之定興侯騰蛟兵潰死長沙二月罷大學士王化澄惠國公成棟敗死信豐時三喪大將連失江西湖南嶺表震恐命留守式耜督江湖兩廣軍馬以杜永和代成棟鎮廣州聞可義守南雄封李元胤爲南陽伯領兵宿衛人情少定李赤心等潰茶陵行剽走梧州堵胤錫走道州可義尋卒以羅成耀代三月

西南紀事

卷一

八部武徐氏刊

大清兵入衡永諸軍南保廣西封王祥爲忠國公夏四月福安破故大學士劉中藻死之孫可望使楊畏知入朝陳邦傳矯制封可望爲秦王六月杜永和請出師北上不果行左都御史袁彭年以憂去秋七月封孫可望爲平遠王不受是月魯王徙居健跳八月罷大學士何吾騶朱成功遣光祿卿陳士京入朝閩海始奉年號封川守將楊大福作亂討誅之九月魯王討斬黃斌卿移屯舟山遣使如日本乞師冬十一月堵胤錫死於潯州十二月

大清兵分道入嶺孔有德趨廣西尙可喜耿仲明趨廣東仲明

死子繼茂襲爵是月晦入南雄羅成耀棄韶州逃歸是年春李乾德袁韶誘殺錦江侯楊展并其兵

大清順治七年庚寅春正月韶州破王至梧州命李元胤留守肇慶大學士黃士俊免二月

大清尚可喜耿繼茂襲清遠圍廣州杜永和張月李建捷力戰禦之戶尚書吳貞毓禮侍郎郭之奇兵侍郎程源萬翱等合疏論左都御史袁彭年侍郎劉湘客給事中丁時魁金堡蒙正發招權誤國罪王及太后亦意羣臣有黨詔獄竟治以功赦彭年餘皆杖戍大學士嚴起恒伏沙灘求免刑

西南紀事

卷一

九都武徐氏刊

不聽遂罷去以王化澄朱天麟代之王憂廣州進杜永和等爲侯伯永和乞師於碣石鎮蘇利不應二月嶺東道李士璉總兵郝尙久黃應傑以潮惠二州降

大清殺滋陽銅陵興化永豐等八王巡撫王芋逃入山中是月王翊朝魯王於舟山夏五月李元胤及鄧國公高必正興平侯党守素朝於梧州召復大學士嚴起恒命必正出救廣州不奉命安定伯馬寶襲清遠敗歸命故大學士何吾驢督師屯三水秋七月颶風盪舟求直言八月孫可望再遣使求封秦王不許嚴起恒主之也是月

大清田雄會兵餘姚攻王翊翊避入海島魯王將張名振討破鄭彩兵於沙埕九月孫可望襲貴州執匡國公皮熊遂趨遵義王祥走死湖南大將馬進忠張先璧皆歸於可望冬十月朔癸巳日有食之十一月二日廣州破杜永和張月以餘衆保瓊州李建捷奔肇慶肇慶裨將叛李元胤建捷出走

大清孔有德破全州入嚴關諸軍皆潰遂入桂林留守大學士臨桂伯瞿式耜總督兵侍郎張同敞死之

大清兵進克平樂王夜發梧州走南寧陳邦傳劫車駕於藤江

西南紀事

卷一

十都武徐氏刊

殺部郎潘駿觀許玉鳳董英前至潯州王舟衝雨而過得免服御被掠邦傳以鹵簿僭陳營中大學士王化澄吏部尚書晏清等俱走北流不得達二十八日王至南寧馬吉翔李元胤追及從官飢餓無人色括御橐及吉翔所獻得四千金分賜胡一清趙應選帥滇兵屯賓州

大清順治八年辛卯正月朔己酉王在南寧己未祀太廟詔東閣大學士吏兵尚書文安之督師經畧楚粵賜尙方劍便宜行事二月

大清尚可喜將徐成功下高州提督李明忠敗於陽江羅定總

兵郭登第降是月

大清兵襲廈門故大學士曾櫻死之三月孫可望使其將賀九

儀以兵入南寧殺大學士嚴起恆兵尙書楊鼎和給事中

劉堯珍及吳霖張載述等於朝於是封可望爲秦王以楊

畏知爲大學士輔政夏四月皇太后王氏崩

大清徐成功下廉州總兵甯武忠出戰大敗雷州渠帥王翰等

皆降

大清尙可喜使班志富郭虎引兵徇潮惠之未附者都督薛進

戰死海豐嶺東皆入於

西南紀事

卷一

二 郭武徐氏刊

大清五月修中極宮行日講秦王可望召大學士楊畏知至貴

州殺之秋七月祀太廟中元望祭諸陵十八日葬孝正王

太后於兩江之宋村山是月王翊自島還入四明軍潰被

執死之八月

大清陳錦金礪攻舟山張名振張煌言奉魯王奔閩海蕩湖伯

阮進戰死於海門九月舟山破大學士張肯堂禮尙書吳

鍾繼吏侍郎朱永祐等死之冬十月

大清徐成功下雷州南陽伯錦衣衛都指揮使李元盾死之陳

邦傳以潯州叛南寧震動王將奔廣南地胡一清趙應選

以潰兵同馬吉翔抵駐灘請舍舟由土司安平下雷歸順

間道進發諸蠻皆餽餉服徭秦王可望遣其將狄三品以

兵來迎書致從官曰南寧不守當走安隆地從之十二月

安寧破太僕少卿丁元相戶員外郎楊禹甸死之是年秋

冬秦王可望由遵義北擊敗余大海李占春於重慶別將

王自奇劉文秀取川西走袁韜獲武大定以歸總督李乾

德赴水死可望遂據兩川

大清順治九年壬辰春正月朱成功退

大清陳錦兵於長泰二月王至安隆進安隆所爲安龍府以吳

西南紀事

卷一

三 郭武徐氏刊

貞毓爲大學士自是軍國大政一歸可望王居處亦不自

由歲以銀八千兩米八百石上供從官咸取給焉命曰在

位五年二三元臣中湘臨桂寧夏南陽父子心膂左右手

也皆成功無就殉節彌光夢寐追傷煢煢在疚去年南寧

荒遜荷秦王親賢股肱迎朕來此王其厲兵張武以圖中

原大小戰爭誅斬封拜先行後奏連歲播越服御自奉其

損之又損以稱待罪天地祖宗之意是月朱成功圍漳州

大清平西王吳三桂定西將軍李墨勒根暇由漢中入四川守

將白文選走還雲南定南王孔有德自廣西以七百騎出

河池州超貴州後軍屯柳州秦王可望乃馳奏兵分二道使李定國馮雙禮由黎平出靖州馬進忠由鎮遠出沅州會於武岡以圖桂林步騎八萬劉文秀張先璧由永寧取叙州白文選由遵義取重慶會於嘉定以圖成都步騎五萬尅期並進從可望奏封定國西寧王文秀南康王餘皆加公侯夏五月西寧王定國進克靖沅武岡

大清孔有德退守桂林六月將軍雙禮遇大兵於譯湖克全州秋七月定國遇大兵於嚴關遂克桂林有德自焚死俘其子廷訓獲叛將陳邦傳斬於貴州

西南紀事

卷一

三 邵武徐氏刊

大清柳州守將全節梧州守將馬雄及提督線國安皆還廣東定國進克柳州平樂梧州廣西府縣皆復故將胡一清趙應選馬寶曹志建等出自山谷來歸可望獻捷行在王告祀宗廟是月陳錦爲其下所殺以其首奔朱成功八月南康王文秀下四川及

大清吳三桂李墨勒根瑕戰於保寧敗績都督王復臣死之蜀地復陷可望奏削文秀王爵還雲南九月西寧王定國攻衡州

大清馬雄等復取廣西耿繼茂下瓊州杜永和張月以城降將

軍文選取辰州斬其守將徐勇冬十月馬寶曹志建復連州獲守將茅生憲斬於衡州尚可喜使郭虎來救不及十一月三日定國及

大清兵戰於衡州害敬謹親王收兵退屯武岡遣使告捷可望忌定國召還

大清以洪承疇總制滿漢軍經畧南方星夜馳入武昌

大清順治十年癸巳春正月王在安龍魯王次於金門始去監國號西寧王定國自武岡還入廣西州縣多復秦王可望及

西南紀事

卷一

四 邵武徐氏刊

大清佟圖賴戰於寶慶敗績遂棄湖南歸貴州夏四月定國帥馬寶等圍肇慶

大清潮州守將郝尙久舉兵應之尙可喜救肇慶定國解圍還五月朱成功敗金礦於海澄秋八月

大清耿繼茂哈哈木入潮州新泰侯郝尙久死之九月遣文安侯馬吉翔詣南寧祀孝正皇太后陵冬十一月晉西寧王定國爲晉王十二月秦王可望遣兵至行在執行朝使者林青陽周官及文安侯吉翔至貴州下獄釋吉翔殺青陽

官

大清順治十一年甲午春正月王在安龍以馬吉翔爲大學士

三月秦王可望遣兵至行在繫大學士吳貞毓等十六人於朝執太監張福祿全爲國於宮皆殺之晉王定國自柳州奔南寧將軍雙禮攻桂林不克夏四月

大清制漳泉惠潮招朱成功不降五月定國自廉州出師故將張月以高州來歸進圍新會高明秋七月

大清瓊州亂陳武等自稱明將軍合黎岐拒大兵水陸羣盜響應尙可喜使張國柱度海援瓊州九月晉王定國拔高明獲守將郭虎遂合兵圍新會

西南紀事

卷一

五都武余氏刊

大清將許爾顯固守不下朱成功遣黃梧出海道西援十二月

晉王定國帥師及

大清平南王尙可喜靖南王耿繼茂靖南將軍朱馬喇總督李

率秦燾章京東拜戰於新會敗績是月朔朱成功復漳州

大清順治十二年乙未春正月王在安龍晉王定國奔南寧所得廣東西府州縣復破

大清瓊州盜平黃梧兵不利引還秋七月秦王可望遣兵攻常德不克九月朱成功復揭陽澄海普寧徐成功許爾顯來救不及遂城揭陽故總兵陳奇策馮士驢猶出沒雷廉海

中擊殺

大清將蓋一鵬劉良卿冬十一月朱成功遣阮駿陳雪之圍舟山

大清將巴臣興舉城降成功毒殺定西侯張名振

大清順治十三年丙申春正月晉王定國入見奉王如雲南秦王可望遣將軍文選以兵追上及於曲靖文選來歸王至會城黔國公天波南康王文秀率文武將吏迎謁王入居可望府中大赦以雲南爲滇都賜定國晉王冊寶進文秀爲蜀王艾承業爲鎮國將軍理延安王事封文選爲鞏國公王尙禮爲保國公王自奇爲夔國公餘侯伯有差以金維新爲吏侍郎兼都御史龔銘爲兵侍郎猶用馬吉翔爲大學士指揮使如故遣文選還報可望曰誓與晉蜀共獎明室兩無虞許可望榜文選不受命三月

西南紀事

卷一

六都武余氏刊

大清兵復入揭陽夏五月朱成功改廈門中左所爲思明州六月黃梧以澄海降秋七月成功攻福州獲大將張禮八月

大清兵破舟山總制陳雪之英義伯阮駿死之
大清順治十四年丁酉春正月王在滇都歸孫可望妻子於貴州可望舉兵反夏□月可望王爵命晉王定國蜀王文

秀討之秋七月出屯交水賊奴鞏國公文選爲元帥文選
逃歸晉爵鞏昌王八月鄉試雲南士九月賊將馬寶張勝
襲滇都黔國公天波擊走之定國文秀及可望戰於交水
賊將馬惟興馬進忠來歸賊敗走貴州定國還救滇都收
馬寶獲張勝冬十月可望出降

大清其將馮雙禮以貴州來歸論功封雙禮慶陽王進忠漢陽
王惟興叙國公寶淮國公賀九儀廣國公附可望者德安
侯狄三品岐山侯王會荆江伯張光翠皆降謫有差遣使
渡海封朱成功爲延平王十一月延平王成功攻漳州尙
西南紀事 卷一 七 邵武徐氏刊
可喜來救乃還

大清順治十五年戊戌春正月王在滇都二月

大清平西王吳三桂定西將軍李墨勒根瑕由四川寧南大將
軍宗室羅托由湖廣征南將軍趙布太由廣西三道進取
貴州晉王定國使馬進忠守貴州楊武劉正國守三坡紅
關三月三桂入合州總兵杜子香棄重慶逃歸是月延平
王成功帥師北上次於羊山夏四月

大清兵入重慶二十四日蜀王文秀薨夔國公王自奇永壽伯
關有才反定國討誅之

大清兵至三坡正國自水西奔還雲南晦遵義陷信郡王多羅
自鎮遠抵貴州進忠走五月三桂襲破楊武兵於開州之
倒流水水西宣慰使安坤酉陽宣慰使冉奇鏹蘭州宣撫
使奢保受皆降於

大清秋七月新津侯譚弘仁壽侯譚義治侯譚文以舟師攻重
慶不克

大清趙布太線國安由廣西抵獨山州冬十月

大清兵俱入貴州多羅繼至會於平越使羅托還鎮荊州命晉
王定國出師圖復貴州假黃鉞鞏昌王文選爲副定國及
西南紀事 卷一 八 邵武徐氏刊
馮雙禮扼盤江河水選守七星關十二月二日三桂奪七
星關文選奔霑益譚弘譚誼譚文復攻重慶弘誼殺文降
於

大清蜀中兵皆散泗城州土官岑繼祿導

大清兵入安龍懷仁侯吳子聖禦之敗績定國由盤江還戰連
敗遂奔回滇都十五日奉王西奔永昌文選自霑益追及
使留斷後三桂敗文選餘卒於烏撒遂涉河渡橋出交水
會多羅趙布太於板橋

大清順治十六年己亥春正月四日王至永昌下書罪已有曰

死而後已寧爲六出之兵天若不存誓共一舟之覆晉王定國還黃鉞待罪請削秩不許前一日

大清多羅吳三桂趙布太入滇都侯伯鎮將胡一清土司總兵龍世榮迎降閏月十五日

大清吳三桂趙布太至大理肇昌王白文選敗於玉龍關王發永昌走騰越州十八日三桂入永昌二月晉王定國迎戰

大清兵於磨盤山不勝泰安伯賈民望等死之王奔南甸

大清兵入騰越景東土知府陶斗蒙化土知府左星海麗江土

知府木懿及諸土知縣官皆降大學士扶綱兵尙書尹三

丙寅紀事 卷一 元郭武徐氏刊

聘編修劉濬貴州布政使朱企鰲淮國公馬寶叙國公馬

惟興武靖侯王國璽懷仁侯吳子聖宜川伯高啓隆公安

伯李如碧陽武侯廖魚將軍楊武都督王朝欽總兵單泰

徵皆從王出邊前後入降慶陽王馮雙禮渡金沙江奔建

昌狄三品執之以降

大清封三品爲抒誠侯四川守臣及諸將領兵者皆赴雲南降

大清兵盡定滇蜀磨盤之敗王與定國文選相失乃謀入緬二

十六日抵曩本河前距緬關使黔國公天波入告難勒從

官放仗而入晦至蠻漢一月朔緬酋以四舟來迎得從者

六百四十六人十八日至井亘文選自木邦以兵入緬謀

逐駕戰不勝還走孟良文安侯馬吉翔冀悅緬心諭守關

者王航海赴閩兵勿復來故將祁三昇至蠻漢又檄止之

由是內外問絕天波請問道走戶臘亦不許五月八日王

進赭經編竹城草屋十間爲宮以兵百人環衛從官分處

蠻男婦日至市易初至餽頗豐後漸薄前陸行者總兵潘

世榮內監江國泰九百餘騎皆被給土人爲奴多自殺惟

岷王子十八人後流入暹羅六月延平王成功入瓜州復

鎮江秋七月進圍南京兵部尙書張煌言帥前軍先抵蕪

西南紀事 卷一 元郭武徐氏刊

湖徽寧池太府州縣皆下成功以驕敗上游軍亦潰煌言

間脫走台州八月

大清尙可喜遣使招虎賁將軍王興於文村唐王聿錡及興皆

死之中秋節緬酋受諸蠻朝通黔國公天波行禮天波歸

哭而慟馬吉翔李國泰等飲王惟恭家爲梨園舞老妓泣

下曰此何時猶爲歌舞歡耶蒲縷家復縱博聲徹於內王

方臥病嘆息而已天波時獻猷爲王言倉卒入緬本失計

所恃一定國不得合緬意日惡恐禍發旦夕君臣不復相

見臣三百年蒙國恩死無恨王亦泣監御莫能仰視定國

在孟定承制檄加土司勳爵使赴難元江知府那崙起兵
延長伯朱養恩將軍高應鳳總兵許名臣龍贊陽等皆已
降

大清復結謀內應冬十月禮官請造庚子曆從之是月

大清兵北還以吳三桂留雲南十一月三桂克元江總督那
崙死之

大清順治十七年庚子春正月王在赭經晉王定國次於近郊

奉表迎王不克時馬吉翔李國泰相爲唇齒猶然泄泄但
害定國之至二人合奏大臣三日不能舉火王怒以皇帝

西南紀事

卷一

三邵武徐氏刊

之璽擲地卽椎碎人數銖御史任國璽請東宮開講進朱
末賢奸書王覽一日國泰惡而去之太常博士鄧居詔禮
部主事王祖望各劾翔泰又傳禮侍郎楊在講書賜坐在
以東宮典璽李崇貴侍立不敢王并賜崇貴坐對曰雖在
亂亡不可廢禮王爲改容每講崇貴出外講畢復入秋七
月定國文選會兵攻緬迎王不得敗緬兵於瑞陽岳故漳
平伯周金湯聚兵雷廉海上結龍門鄧耀海陵李常榮等
圖復嶺西爲尙可喜所敗常榮降御史連城璧亦自陽春
降王興故將王懋德及李玉黃確鄭球皆敗死金湯被執

可喜水陸並進急攻龍門耀出搏戰大敗走交趾交趾殺
獲耀舟浮屍蔽海耀復走廣西入土司被縛嶺海由是無
用王年號者是年魯王自思明移金門

大清明安達理出浙海達素出閩海

大清順治十八年辛丑春正月王在赭經鞏昌王文選次於近

郊奉表迎王不克晉王定國戰於洞伯文選從之再敗緬
兵緬終不肯出王有欲殺吉翔國泰奉東宮奔者事覺被
害夏四月緬酋莽猛白代立秋七月十八日逼朝臣過河
飲呪水而盟以兵圍殺之死者宗臣松滋王勳臣沐天波

西南紀事

卷一

三邵武徐氏刊

武臣馬吉翔王維恭魏豹蒲縷王啓隆馬雄飛王自京襲
勳陳謙劉相吳承爵安朝柱任子信張拱極宋宗宰劉廣
良宋國柱丁調鼎文臣鄧士廉鄧居詔任國璽楊在郎昌
琦裴庭謨楊生芳王祖望齊應巽潘璜郭璘張伯宗內監
李國泰李茂芳楊宗華楊強益李崇貴沈猶龍周某盧某
曹某等四十有二人從官皆盡遂圍王宮王幾欲縊吉王
與其妃自殺宮人命婦不屈死者及百人緬人馳呼勿害
皇帝黔國公可禮送

大清皇帝處分越日王及侍御二十五人移入天波居秋八月

晉王定國復以十六舟攻緬不克冬十二月朔緬人請移
蹕王及太王后王后王子同行二鼓渡河

大清

吳三桂執王入滇都白文選以木邦降始緬難作都督同
知鄧凱以傷足獨免生還述緬時事言十一月十八日王
召凱入宮論曰太后病矣未知骸骨得歸故里否又曰白
文選未封親王馬寶未封郡王我資之滇黔百姓我師侵
擾多年今又不知作何狀明年壬寅四月二十五日王縉
於滇都并殺王子六月二十四日晉王定國死於猛臘李
嗣興劉震艾承業俱出降其年朱成功取臺灣明宗室多
西南紀事

卷一

三 邵武徐氏刊

依之張煌言遺書勸成功尊立魯王以存明祀成功有異
志託言以永歷紀年不更事二君煌言卒死杭州
論曰明室既亡桂王僑寄滇粵羈命蠻緬何其不振哉良
由祖宗純任法度主權過亢君臣道隔不修尊賢尚功之
意故其極也驕將擅命盜賊公行國勢日孤大臣夫職既
迫喪亂卒至於難爲嗚呼後之言治體者可以審焉

西南紀事卷二

餘姚邵廷采念魯撰 邵武徐 幹小勿校刊

永寧王

永寧王周宗封江西順治二年南都不守江西諸郡多北附

大清金聲桓以重兵鎮南昌王傾家募兵起於湖東禮部侍郎

王廷垣知州揭重熙舉人艾南英諸生楊師古與羅川王

皆就之以是秋八月復建昌撫州知府鄧鼎寶出走饒信

撫建羣盜響應唐王立手書問王遣鄭彩出永定關因王

西南紀事 卷二 一 邵武徐氏刊

兵恢復南昌彩頓不進

大清兵環掠湖東王孤軍督戰親冒矢石是時大學士楊廷麟

守贛州萬元吉扼吉安蘇觀生軍南安遙爲聲援而潮州

五指石帥謝志良願奉節制得兵六萬監軍翰林張家玉

見王計事王執其手托以生死十一月聲桓使王得仁圍

撫州家玉率趙珩李明忠等退

大清兵於許灣遂解撫圍明日謝志良閻羅宋復敗之千金坡

家玉奏上王功請倣漢光武以魯益東海故事或撫或贛

優以大封詔俟南昌恢復卽封親王順治三年正月鄭彩

逃入永定關家玉被圍新城力戰得脫湖東危迫

大清兵遂抵永定家玉請南募兵惠潮

大清兵急攻撫州王登陴死守三月吉安破湖西皆潰王命輔

臣傅冠速出江西前軍方及建昌潰歸四月撫州破王死

之

常湖

鄖西王名常湖楚人順治四年丁亥六月落魄入閩夜宿

荒寺有虎同卧水北源古菴僧王祁奇其貌與俱入古田

境上建陽數惡少從之時癸未進士膠州高簡知建寧府

西南紀事 卷二 二 邵武徐氏刊

爲政嚴刻郡人怨之鎮兵不滿千人方告大桶將激變而

鄉紳陳某與簡隙避之古田遇常湖告以虛實許歸內應

遂以王祁爲左國師李文垣爲右國師招亂兵得萬人七

月五日常湖及竹溪王夜屯於東峯建寧守將曹總兵部

將于應鶴等出城禦戰兵未及交伏起大潰陳某使其黨

大言於衆曰知府貪酷民不聊生城中翕然皆結約圍府

署大索軍人之在城者曹總兵知有變不敢入戰於城下

三日被覆於水西遂開門迎常湖斬簡於市裂其屍通判

唐通降卽以通知府事下檄稱隆武三年初建寧城門鳴

大中寺金剛首無故自折及是人以爲驗八月鄭西兵入松溪知縣張朝國不降斬之北入慶元聲言往浙江然其兵烏合無紀律帥領皆科頭草履所至蜂屯求饌士民逃匿松溪真御史子金鉉使數人於北門外散髮大呼曰大兵至矣各棄兵杖相蹂踐

大清帥馬得功李榮帥兵三萬自浦城抵松溪金鉉出迎

大清兵不入城竟趨建寧襲鄭西王不克屬縣皆復爲鄭西守

大清兵還屯浦城九月六日鄭西兵復將樂十八日復順昌是

月

西南紀事

卷二

三部武徐氏刊

大清兵復入松溪殺鄭西知縣戴應選遺民真照時等皆死真

金鉉自負翻城有功亦以唐王貢僇於橋下十二月廿六

日馬得功夜發騎兵五千步一萬出梨頭且分二道進鄭

西兵不利亡前隊五百餘人

大清兵趨大溪尾斬首數千級戊子正月鄭西王在建寧復遣

曾明遠葉和陳士良等率衆數萬由甌寧政和夾走松溪

得功出兵馳之陣斬千餘人生獲九十餘人明遠等棄甲

遁

大清師追至寨嶺乃還十九日

大清師自浦城道松溪趨建寧攻圍自二月至四月城中百計拒守間出戰勝負相當

大清師掘黃華山龍脉置紅夷砲西門攻裂城垣梯尸而上百姓知城破齊聲大呼曰休矣休矣因合府閉門自焚火三日不滅屍氣聞數百里主事朱喬秀文公死之越二年庚寅五月鄭西王故將毛明卿等復起與

大清兵戰於巖關明卿鄭西驍將也嘗以狼筈獨當

大清兵一隊戰必身先至是集潰衆擾浙閩界又有李希賢奉

桂王年號自稱將軍與范恩郎等焚掠甌浦建松境上恩

西南紀事

卷二

四部武徐氏刊

郎以仙姑占卜無不驗

大清兵潰於東源鄉民應之者數萬至甲午七月乃平

術桂

寧靖王術桂字天球遼王後長楊郡王之次支太祖九世

孫也初授輔國將軍方面偉體美鬚工詩文習韜畧和謙

接人崇禎十五年張獻忠陷荊州王從惠王及本府宗室

避湖中福王立從長楊王入朝晉鎮國將軍居之寧海明

年夏從長楊王至杭州聞南京已破復返台州長楊王率

宮眷入閩王留寧海欲變姓名避世會鄭遵謙起兵紹興

奉魯王監國王亦以一旅會江上時傳長楊王未知存沒遂封王爲長楊王唐王立于福州奉表稱賀仍封長楊聞其兄尙在已晉遼王乃辭爵欲以長楊之封讓兄之仲子進唐王不許改封寧靖王督方國安師知國安難與共事辭督師留居紹興及敗還奔寧海覓漁舟出石浦魯王亦經海門來同至舟山鄭芝龍貳於唐王聞魯王至舟山遣鄭彩以舟師來迎王從魯王抵廈門芝龍已北去明年鄭彩奉魯王攻福州定國公鴻逵迎淮王於軍中請王爲監軍合忠孝伯朱成功兵圍泉州月餘不下退軍南澳聞桂

西南紀事

卷二

五都武徐氏刊

王卽位肇慶王自南澳入揭陽奉表賀命王居鴻逵軍中在所給祿次年桂王命兼督鴻逵成功二軍仍屯揭陽四年冬粵事又敗與鴻逵還廈門遷居金門王初無子在紹興時納袁氏王氏及至金門元妃羅氏舉一女袁舉二子王一女當是時王已息慮不復言事矣成功大軍圍南京不克而

大清兵南入緬國亡諸王在海上者寄食鄭氏及成功取臺灣金廈勢蹙王遂先請東渡甫閱月廈門戰敗又二年成功死臺灣子錦嗣立有傳錦設桂王位俾王左侍立奏事位

前王與諸臣參決之然錦父子實自帝制成功末年命采漢中王卽位事殊無朱氏意壬午年亦向老子女俱殤乃就竹澗墾田自食錦不能修授餐禮且征其賦幾不免凍餒耿精忠之變錦舉兵畧據漳泉王意復動乘舟西來以觀其勢知不足有爲復旋臺灣後錦渡海抽軍王亦按田雇募益困戊午羅妃逝王杜門謝客壬戌夏大霧步禱始出聞

大清師近蒿目獨憂常言臺灣有變我當以身殉癸亥夏澎湖

破六月

西南紀事

卷二

六都武徐氏刊

大清師傳臺灣鄭氏戰敗王語宮眷曰吾死期已至若等可自便袁氏王氏及侍姬三咸曰王死則從死耳請予尺帛並冠笄被服先縊王卮酒舉滿俟合殮明日五棺出葬於郡南前山校隸扶輿至王視之曰未時也卽加翼善冠龍袍束玉佩印綬以寧靖王寶持付鄭克塽拜辭天地祖宗里中人士無老幼皆入拜王答拜乃結帛於梁自磬舉手曰吾去矣遂絕衆扶下坐無變容與羅妃合葬竹澗不封不樹前數日自書曰自壬午流寇陷荊州攜家南下及丙戌避兵入閩遠潛外國今二十餘年六十有六歲時逢大難

事畢矣王故宅改天妃神祠無嗣繼益王後宗位子儼鈐
爲後年七歲居杞縣

西南紀事卷二

西南紀事

卷二

邵武余氏刊

西南紀事卷三

餘姚邵廷采念魯撰 邵武徐 幹小勿校刊

何騰蛟

何騰蛟字雲從浙江山陰人其先戍貴州黎平衛因籍黎平中天啓元年辛酉科舉人崇禎中知南陽縣禦流寇有方畧復從巡撫陳必謙擊賊於安臯斬首四百由是知名累遷武庫主事備兵淮徐平土賊程尙宇王道善張方造等衆數萬南兵部尙書史可法奇其才十六年十月擢僉都御史巡撫湖廣時湖廣新經張獻忠之亂寧南侯左良玉在武昌兵多無紀遠近患之大學士蔣德璟盛稱騰蛟威望爲左師憚服宜用之撫楚以可法遺部臣張伯鯨書爲證上初不聽吏部會推復以騰蛟上上思德璟言卒用之騰蛟自潯陽單舸之任諸鎮軍吏望風嚴戢福藩立進總督乙酉三月良玉問李自成敗將出陝欲東避會王之明自燕來南都詐稱太子收下獄朝野洶洶言奸相馬士英絕先帝後良玉乘是與巡按黃澍上疏以誅士英爲名移檄遠近舉兵二十萬內向騰蛟萬端開說不聽左兵大掠城中城中人數萬避難走督署左兵從之騰蛟手尺刀

西南紀事

卷三

邵武徐氏刊

坐堂皇飛矢雨集不動良玉使人結曰吾欲見公一言公

不行不彊遂挾登舟遠發至楊邏騰蛟罵曰吾封疆重臣

豈相從作賊自投於江逆流數十里遇漁舟不死將卒稍

稍來集家人完印至遂入大冶通山之間左兵東下未十

日聞賊十萬衆潰入楚掠漢武而東銜左兵尾

大清兵追闖者又數萬水陸踵至荆河至安慶數千里接陣格

鬪紛拿散走四月良玉與黃得功戰大敗師潰蕪湖之荻

港數日死子夢庚以全軍降於

大清軍前大清兵追賊急賊敗會大雨四十日百川漲溢所在

西南紀事

卷三

邵武徐氏刊

積尸成邱李自成引數騎馳入通城九宮山行視安營地

村民方耕不知爲自成羣起舉鋤擊之立死擲屍於水後

騎至傳呼萬歲民始驚竄騰蛟獲其屍五月

大清兵畧定漢武屬邑騰蛟自寧州間道走瀏陽向長沙楚人

相傳騰蛟入水浮沈三日夜不死大龜負之登陸皆以爲

神遠近爭附而騰蛟知時事不測先爲善後慮表知州章

曠爲監軍道傅士瑞爲長沙道與督學道堵胤錫各練兵

一萬至是皆會舊鎮馬進忠張先璧盧鼎等亦次第來歸

長沙始立軍府乙酉唐王立騰蛟表聞自成敗死狀進尙

書兼東閣大學士封定興侯督師開府長沙肩錫曠分撫
湖南北駐湘陰常德騰蛟言自成之死天誅非人力臣不
敢冒上賞不許王在唐邸雅識南陽縣何令賢奏陳皆報
可九月闖賊故將郝永忠王有才良玉標將王允成等皆
來降得兵十餘萬李錦高一功等三十萬衆在松滋之草
坪亦請降於肩錫湖南軍勢大振丙戌正月唐王次建寧
騰蛟及贛州督師大學士楊廷麟皆遣使奉表迎乘輿手
勅褒勞卒制於鄭芝龍不得出是年春騰蛟督郝永忠張
先璧等攻岳州傳城大戰又戰於藤溪湘陰皆捷表加承

西南紀事

卷三

王邵武徐氏刊

忠恢勦左將軍先璧右將軍江楚間民多結砦以應騰蛟
喜冀大舉會福州破贛州亦不守兵不果出未幾

大清恭順王孔有德懷順王耿仲明智順王尚可喜與葛喇昂

邦焦奈藍拜統滿漢軍南下度岳州兵勢甚銳騰蛟扼長
沙遏其衝丁亥李成棟入梧州桂王至桂林遣使勞騰蛟
且徵其兵騰蛟辭以方拒三王不得入衛桂王如全州初
武岡參將劉承胤猛而彊常鑄鐵甲自隨號劉鐵棍崇禎
福王聞乘亂截粵饒十五萬選募軍馬遂雄視湖南桂平
蠻將軍印岳州之戰承胤一軍先走抑其賞以是怨騰蛟

王在全州王坤爲王畫計召承 入衛封武岡伯進安國
公承胤始見王猶持正逐坤遣 援器式耜於桂林已而
專橫杖御史毛壽登劉湘客劫 如武岡援桂林者譟而
還而是時騰蛟大軍在長沙湖南巡撫章曠督王有才王
允成等兵二萬扼湘陰之新祥

大清兵相守一年不得進騰蛟又調廣西土鎮譚遇春率狼兵
三千赴新祥至卽挑戰夜襲大營追奔三十里

大清兵退入岳州夏六月狼兵入長沙與有才軍士市肉相競

變作三王長驅破湘陰入長沙諸軍皆潰董英首以劉陽

西南紀事

卷三

王邵武徐氏刊

降傅上瑞王允成皆降盧鼎郝永忠逃入山中騰蛟退守
衡州尚可喜東渡江攻燕子窩總兵陳士明降畧定長沙
諸縣還與有德仲明會於湘潭同攻衡州遇春帥潰兵入
桂林索饒尋歸柳州騰蛟檄守道龍文明計執遇春送桂
林斬之承胤欲因騰蛟敗解其兵柄請召騰蛟入輔諸鎮
皆怒張先璧引兵向武岡請誅承胤會騰蛟至諭解之先
璧掠寶慶西屯沅州騰蛟見王而奏情形檄調馬進忠袁
崇第劉體純張光翠王有才李赤心高必正牛萬才十餘
營可五十萬會衡州承胤終忌騰蛟計遏其事滇將趙應

選胡一清言於騰蛟曰長沙失守非戰之罪乃自開門揖盜今各勦士馬如故望公出不啻雲霓若遲回不行恐動鎮解體騰蛟即日陛辭承盾復以兵邀之從行者僅五百人一清單騎突前斬關而出進駐百牙橋衡州已破諸營四面皆不相聞騰蛟退守永州章曠疽發背卒東安永忠再出桂陽遇可喜自長寧來棄軍走道州總兵張學禮被執八月六日有德仲明規諸帥首尾橫斷督師孤懸不足慮遂合各固山兵西破寶慶陳友隆力戰守紫陽河夜柵內火延火藥局兵遂潰

西南紀事

卷三

五 郭武余氏刊

大清兵抵武岡王奔古泥承盾降進薄沅州先壁走游騎畧貴州界攻破黎平盡殺騰蛟之家還攻永州諸鎮皆散曹志建走鎮峽惟一清以死衛督師不去陳於城下力戰十餘日曰吾外援已絕內儲復置死空城無益遂擁騰蛟決圍出比至全州永忠已集湖南潰兵入桂林城中沸恐騰蛟馳入與留守式耜部署自會城以北盡全州興安靈川駐永忠兵城東永寧義寧駐一清應選兵各給諸將分地乃定時王至柳州譚遇春子鳴珂叩駕言父冤從臣倉皇未詳其始末以不知對鳴珂怒帥諸苗攻龍文明大掠矢及

王舟王奔象州十一月王還桂林丁亥二月

大清兵破全州至興安永忠兵潰掠桂林而南王奔南寧騰蛟方按師永寧聞報急率一清應選兵入會城見留守式耜相持慟哭三月

大清兵薄桂林疑城中空虛直抵北門騰蛟督兵三面禦之大軍知有備遂渡甘棠去騰蛟列師榕江以保會城始靈川團兵殺潰營官頭北走既而歸復式耜持大體不更誅問及潰兵入境居人恐修怨挈妻子爭竄山谷騰蛟傳令不許一人隻騎下鄉均壁榕江軍民乃安是月馬進忠復常德四月騰蛟收潰兵得二萬人復出桂林式耜遣焦璉從行

西南紀事

卷三

六 郭武余氏刊

大清軍容甚盛以四部挑戰應選提五協兵爲中軍一清帥突將持戟當前隊叱咤撼山岳大兵退追至嚴關

大清兵堅壁不退各將猛戰僵屍橫闊自午及酉將士溽暑枵腹請令收兵一清單刀獨殺至興安之三里橋諸將尾其後無不以一當百直抵興安騰蛟報式耜曰初六日嚴關大捷全陽馬到成功矣八日前至鳳凰坪

大清兵三路伏松林騰蛟麾兵四路接戰應選一清及王永祥

吳興朝馬養麟等十餘將往來馳突望之如在電火燭煙中周金湯熊朝佐沿山東下橫擊破陳而出橫屍如山驚橋水赤十六日攻全州

大清乘其師情來襲大戰橋東西甫接

大清兵退一清追至北關乘勝衝入城城頭矢石如注乃收兵五月十日

大清軍益募鉅手二十水陸出戰銳甚應選與朝迎擊斬其一

將黃尙賢裹創疾戰不退騰蛟揮兵渡河以棒棒其左右

冀勅騎乃退鉅手無一遺者十八日治雲梯應選一清親

西南紀事

卷三

七 邵武徐氏刊

修敵樓焦璉分督裨將相視發砲砲無不中者十九日用

占排柵法遏西北門專攻東南演營未至守排者兒戲

大清兵衝柵出各軍驚走騰蛟一馬在後不至於敗二十日立

先登格千金滿纓請登不克更發五鎮兵出東安斷永州

水運勝於石期站林三鼎畧黃沙六塘絕其東南糧道俱

報斬獲城中大懼二十六日應選督演營夜攻北關焦璉

襲南關蒲纓攻西關平明

大清兵棄城退凡八戰五攻克復全州

大清兵還永州騰蛟上疏歸功式耜曰爲陛下以信臣用臣者

式耜一人也式耜亦寄托騰蛟無北顧憂使彈壓勳鎮以圖中興騰蛟督師四年所轄將士土客相雜諸大帥馬進忠等歷百戰不肯輕下郝永忠忠貞營又出盜賊雅性桀驁去止自任而騰蛟尉傳蕭然襁履敝垢幕臺身無僕賸務爲寬大優容平已恕物是以秦楚强悍之士咸就羈絡感其至誠不忍離去應選行軍有紀璉多籌運一清敢戰永祚少練纓熟伍法全州戰勝五人之力尤多焉是月金聲桓自歸於江西

大清三王聞變引還武昌其明月李成棟舉廣東來歸江南所

西南紀事

卷三

八 邵武徐氏刊

在警應屯聚山谷以待命騰蛟喜表達行在請聲桓成棟

戰江右恢復南京而身自湖南取荆襄行朝軍國一委式

耜又請還蹕桂林以圖出楚皆報聞七月騰蛟在全州王

命式耜來稿師八月三王撤師還燕騰蛟圍永州城中援

絕食人十一月朔永州兵遁凡攻圍三月始復曹志建部

將譚國棟等追至冷水灘斬總兵余世忠擒道官林國棟

是月馬進忠襲大兵於麻河斬首七千級二十一年來戰功

第一騰蛟亦克衡州抵長沙始李赤心與進忠有舊怨三

王下長沙湖北巡撫肩錫走永定衛進忠赤心皆潰遁及

進忠既復常德繕城積粟收渠流亡爲攻守計詹錫出就之又密召赤心等來進忠怒焚常德趨湘潭詹錫赤心亦至大鎮屯聚者以十數人情惶惑騰蛟奏言湖北千里一空進忠赤心勢不相下恐變生不測且以數十萬衆共食湖南新定之地兵譁民盡土崩瓦解將在目前欲令進忠等分路立功亟請聖斷處分以彰畫一時金堡掌兵垣與中樞議令騰蛟督進忠及諸鎮圍長沙詹錫率忠貞營援南昌然忠貞營已縱掠長沙大亂趙應選胡一清焦璉曹志建等皆以爲響馬心不可測議棄衡州保老營騰蛟曰西南紀事

卷三

九邵武徐氏刊

事急矣非吾親往不可之湘潭以大義責赤心速出衡州皆拔營去

大清帥徐勇自長沙驟至勇故左良玉將耳騰蛟名聞道使人請附詹錫恥功不已出移軍他徙熊朝佐周金湯未集騰蛟孤軍在湘潭戊子正月烏金王至湘潭進忠一清俱奔潰騰蛟曉起營壁皆空南向慟哭曰臣五年督師心血嘔盡而所成竟如是豈非天平緋衣坐堂上不去烏金王延之上坐勸使降罵曰若不聞何騰蛟乎何惜一劍七日不食遇害且死謂寺僧曰取一粟河水飲我是水從衡來猶

吾君水也進忠前鋒將宣威伯楊某入城中求騰蛟凡七往返戰死諸將爲之奪氣由是并棄全州贈騰蛟中湘王諡忠烈時忠貞營援南昌者竟不進南掠永興郴州民人奔訴曹志建志建遣兵圍堵詹錫于龍虎關而讓曰督師如我中湘王何帥統馭百萬絕不殘害百姓今盡瘁封疆香名萬載汝則臭名萬載也詹錫夜半逃出關入廣西自騰蛟沒之明月李成棟金聲桓俱敗死又有八月孔有德天桂林翟式耜死之又三年李定國克桂林至湖南嘗歛骸謂軍吏使中湘王在瞿留守何遽至此令長衡柳永西南紀事

卷三

十邵武徐氏刊

間置祠歲時祀焉

論曰明末督師死事繫國存亡北有孫傳庭南有何騰蛟功雖不就義烈著矣議者謂傳庭能斬賀人龍立威信騰蛟仁柔短於控馭余意不然崇禎朝聲教雖微號爲一統奉辭杖鉞三軍之士承令股栗而騰蛟當江南離渙之後人懷二心輒爲去就威克厥愛有時不濟此亦各遭其世非獨騰蛟之不幸也金堡稱騰蛟布衣麻冠軍行攜二竹笥晚而患目疏草公移俱出口屬家眷百日寄鄧爲友隆所獻夫人嘗遺其子文瑞至粵王留之奪情拜都御史與

瞿式耜孫昌文同官於粵

堵胤錫

堵胤錫字仲緘江南宜興人父堵翁無子禱於三茅神夢請牧牛兒爲子及產字之曰牧子後自號牧遊生少落魄嗜酒亡賴好大言嘗爲萬言書抵大守自薦邊才欲北詣經畧熊廷弼大言曰熊公雖知兵非我佐之事且敗太守目笑之年三十餘舉孝廉崇禎丁丑成進士自以幼孤不及事父母奏持服三年廬於墓上枯桐載華蛛絲成孝

西南紀事

卷三

三 邵武徐氏刊

字十四年知長沙府山賊蕭相宇擾安化寧鄉數敗官兵率鄉勇破斬之又破醴陵燕子窩賊斬其渠草上飛於是中外稱知兵南都陷武昌兵巡副使改督學道乙酉春承督師何騰蛟檄募兵萬人使楊國棟等領之武漢既失騰蛟退保長沙以胤錫巡撫湖北駐常德先是李自成死其義兒李錦等十八部號三十萬屯澧州界上遠近大震胤錫偵知錦母高氏有智畧軍事取決而高氏第一功所部二萬人爲諸軍最乃單騎走其營錦一功以戰騎數千來迎稱詔賜高氏命服二人蟒玉及金銀器皆踴躍叩首謝胤錫傳檄引卮論列教以臣忠子孝大義纒纒數千言明

日高氏出拜呼錦曰公天人也汝曹不可負別部出見秀劉汝魁賀蘭李來亨等並繼謁受撫表聞閩中封高氏英淑夫人錦左軍侯賜名赤心一功右軍侯名必正餘皆侯號忠貞營加胤錫總督侍郎賜劍印丙戌二月忠貞營攻荊州旬有二日城且陷會大霧赤心等方蓐食忽救兵數萬至飛矢如雨南軍大潰胤錫急令楊國棟張光翠分守澧州回子河以通護忠貞營丁亥三月桂藩至武岡封胤錫光化伯不拜夏

大清師下湖南馬進忠王有才等俱走胤錫亦入永保諸土司

西南紀事

卷三

三 邵武徐氏刊

中朱容藩聞武岡敗自稱監國招討副元帥建行臺於夔州胤錫派三峽西上責以大義容藩愧悔去號胤錫乃還永定蜀中會師討容藩卒誅死戊子春金聲桓反江西大軍自長衡還保武昌胤錫傳檄諸鎮俱出湖南四月馬進忠下常德王有才下桃源澧州石門皆下忠貞營亦克荆門宜城告捷五月進忠兵戰於牛皮灘又戰於麻河俱勝大舉有日矣忠貞營故盜賊性不順約束且畏敵以荊州殘破欲引而南胤錫無勇往往好語羈縻之始自夔還約以騎三千赴常德助戰竟不至進忠既下常德晉封公赤

心乃請取長岳自効進忠惡之十月忠貞營自荆分道南渡高必正率輕騎數百突入常城進忠怒置酒爲宴陰具舟渡老營東去以騎兵自環注矢披甲出城走盡焚常城屋及潞江舡必正亦怒請北還盾錫不能制進忠遂掠益陽諸縣而東常德饑忠貞乏食盾錫乃以監軍毛壽登總兵楊國棟守常德自將標兵二萬及忠貞營東攻長沙不克引去會督師騰蛟於湘潭尋令盾錫率忠貞營援南昌忠貞道掠逗留已丑正月始至攸縣南昌已破騰蛟亦自湘潭被執羣議皆惡忠貞并咎盾錫盾錫遣堵正明尹具西南紀事

卷二

三邵武徐氏刊

大清兵幾獲日午大霧夜螢火數萬從照之以故免晨夜兼行

達桂陽鄞人曹志建以功封保昌伯有衆數萬屯桂陽地險而完忠貞營過之大掠志建恚謂故盾錫招撫因其至阻之籠虎關盡殺其將士廣西明經何圖復結寨楚粵界上盾錫使赴難得間道至賀縣志建擊殺圖復六月盾錫

至肇慶拜大學士在直三月時忠貞營已入廣西抄掠藤鬱兵民厭苦秋加盾錫督師兵部尙書使調護忠貞出嶺經畧湖南盾錫至梧州部下稍復來歸而期赤心等竟不至造其營詰之赤心初敗於郴戰馬鎧仗俱盡將卒疲無意北出更欲盾錫代請高雷休兵盾錫不可別部劉世俊劉國昌願出楚親至潯迎之他鎮遷延不至盾錫悲恨疾亟十一月廿六日舟泊潯江夜半遽索紙筆草遺疏復自題其像擲筆謂左右曰吾荷國重任不獲免胄赴闕至斃命卧榻死誠餘恨豈若葬魚腹中洗此腸胃奮起欲自沈西南紀事

卷三

西邵武徐氏刊

於江從者力抱持之遂以是夜卒於舟子世明先數月死軍前赤心等或死或降竟無成後五六年友人魯釗南求遺骸不得得題像以歸曰吁嗟牧子遭家不造誠身事親遭時多難誠身事君四十九年孤兒述臣聞者哀之釗字桐聲亦狂士盾錫未第時與交如釗輩凡十人號十鈍或曰十遁亦號十癡甲申之變散去多不知所終惟釗存論曰明世士大夫才之不稱其志者皆是矣未可以獨責盾錫竊怪闕獻二賊同屋明社泊乎末路遊魂惴息卒復依命來朝然定國能自拔於汙濁而自成之部無有聞者

豈天種其才以揚亂茲則有餘資廓清則不足乎抑重臣
有如宗澤其人出而紀綱之其悍桀固亦可用哉

西南紀事卷三

西南紀事

卷三

主邵武徐氏刊

西南紀事卷四

餘姚邵廷采念魯撰 邵武徐 翰小勿校刊

瞿式耜

瞿式耜字起田蘇州常熟人景淳之孫也父汝說官部郎時嘗抗內監知名當世累遷叅政式耜少有才譽萬曆丙辰成進士知永豐崇禎元年戊辰擢戶科給事中是時魏忠賢新敗其黨阮大鍼楊維垣等猶陰結朝士幾幸投閒以復東林之禍縉紳上章多用王安楊左崔魏爲對案清議搖惑流品雜進上雖精明未能盡釐式耜意憤惋疏陳

西南紀事

卷四

一邵武徐氏刊

六不平畧曰張差一案以風顛二字抹之乃慈寧召見劉光復詞涉唐突以致幽囚今追錄其忠贈卹葬祭而赤心調護東宮之王之宋無望贈卹復官葉葬城外臣所謂不平者一也紅丸一案聖躬委頓豈臣子嘗試邀功之日崔文昇李可灼優旨放歸彼嫉惡防奸之孫慎行尙推敲啓事而可灼登訪冊與廢棄諸賢並列臣所謂不平者二也移宮一案楊漣左光斗防微杜漸以維護先帝爲心賈繼春之持論自是移宮後處分今漣幸有擊璫二十四罪之疏贈卹從優果如諸臣一偏之見不將與之案慎行同其

西南紀事

卷四

二邵武徐氏刊

沈抑乎臣所謂不平者三也封疆爲重熊廷弼梟首西市傳示九邊而三路喪師之楊鎬與擅離汛地之王化貞竟逍遙福堂且有以化貞登薦牘者人皆知廷弼以門戶殺非以封疆殺何以嚴邊臣失事之禁臣所謂不平者四也楊左羽翼先帝於倥偬之中大權不至旁竊宗社安於泰山非與王安有交結之情如崔呈秀黨附魏忠賢爲不解之誼也今動以王楊崔魏爲對案無論楊不可與崔對卽王亦豈可與魏對一腔忠義蒙此惡名臣所謂不平者五也五虎輩雖罪未盡法賊未籍沒然旣顯暴於天下彼甘作乾兒造意主謀無毒不具之魏廣微固寵逐羶無醜不備之顧秉謙其他馬全田立極等或媚璫而反取憎或璫敗而猶彌縫乃死不僂屍生不穢奪何以爲大臣黨閹戒臣所謂不平者六也疏入報聞後坐其師錢謙益詞連下詔獄免歸終威宗時不見用福王卽位起原官唐王立擢僉都御史巡撫廣西時靖江王亨嘉稱帝於桂林用楊國威等爲將舉兵欲東使人至梧州召式耜式耜密告總制丁魁楚思恩叅將陳邦傳來援未至而梧州破令式耜易朝服朝脅以兵不可乃囚式耜逼廣東魁楚擊敗之還走

桂林圍之式耜授計國威旗鼓焦璉使圖國威邦傳亦至
遂克桂林獲亨嘉致福省廢爲庶人幽死棄國威及其給
事中顏奕等於市唐王封魁楚平粵伯邦傳思恩伯進式
耜兵部侍郎副都御史桂王卽位進吏部尙書兼東閣大
學士首疏言草昧之初宜養聖德修紀綱慎號令挽人心
布威武起用人望招徠賢俊爲首務王虛已聽會唐王聿
錫稱帝廣州遣兵爭三水式耜督師出禦總督林佳鼎輕
進遇東兵於海口東兵皆大艦乘東南風縱火矢砲焚西
舟西兵登岸淖深三尺人馬俱陷佳鼎死李明忠僅以數
西南紀事 卷四 三 部武徐氏刊

十騎免王奔梧州已知閣部師全再下肇慶王爲人仁柔
少斷無雄視經畧之意動止循家人小節聞於知人初正
位號南中兩粵湖南滇黔西蜀均隸版籍舊臣呂大器李
永茂等先後繼至兵食粗足文武畧備而王及太后王氏
皆畏苦軍國冀得無事小逸始議不欲監國強而後立粹
聞風鶴追咎臣下式耜等深以爲憂太監王坤旣亂北政
復自南都走閩奉使在粵王與語說之入掌司禮監由是
內批四出羣小進用首斥諫官劉湘客等大器永茂皆告
去式耜爭之不得李成棟入廣州殺唐王及蘇觀生行朝

震恐式耜議扼峽口決戰坤固請西避

大清順治三年丙戌正月王再至梧州肇慶遂破復發梧州趨
府江於是百官奔散丁魁楚走岑溪王化澄走潯州晏日
曙田芳等走博白獨式耜及方以智吳貞毓吳其靄程源
馬吉翔等十餘人從行成棟進攻梧州巡撫曹煜出降二
月王至桂林式耜肅殿陛敕守禦誕告楚蜀各鎮以朝廷
所在薦賢才之可達桂林者王錫袁文安之爲相周堪廣
郭都賢劉遠生爲六卿丁時魁金堡爲給事皆召用惟錫
袁安之以滇蜀道阻未至進何騰蛟閣學督師倉卒布畫
西南紀事 卷四 四 部武徐氏刊
皆有體要兵氣再振行朝始尊未幾丁魁楚沒於藤江遂
陷平樂桂林震動王坤又議走武岡式耜見王泣曰臣本
以桂林起事願與同存亡況東粵旣失所存惟此一隅棄
之入楚百武岡何益我退一步則人亦進一步我去速一
日人來亦速一日半年之內三四播遷軍民瓦解何以爲
國不聽乃自請留守桂林駕暫駐全州以扼楚粵之中詔
封焦璉富川伯隸式耜麾下同守會城加陳邦傳爲侯守
昭平三月

大清兵圍桂林衝入文昌門焦璉自行在方至從數人控弦提

刃接戰卻敵

大清兵屯陽朔城外俱降式耜與璉危城孤守劉承允兵至式耜括庫藏夫人邵捐簪珥以犒終不肯出戰卒與焦璉兵鬪大掠而去五月桂林積雨城壞大兵四面肉薄急攻焦璉負創奮臂往來馳救呼督師撫按分門守用西洋銃擊其騎卒尋出城大戰日辰抵午士皆致死明日復戰大兵引退會陳子壯張家玉陳邦彥等起兵攻廣州以救桂林於是成棟解而東遂復陽朔桂林被圍三月外抗大兵內防亂卒式耜一手指揮乃得底定焦璉久將桂得桂人心

西南紀事

卷四

王邵武余氏刊

式耜國士遇之故獨得璉死力論功進式耜太子太傅封臨桂伯表讓不許請告自劾言自二月十五至五月二十九此百六日中遇患者三皆極危險變故當前總辦一死字亦遂不生恐怖不起愁煩惟是臣之病不獨在身而心不徒在形而在神身與形之病可療也心與神之病不可醫也時王在位一年未有令聞王坤去後周鼎瀚馬吉翔更進用事行在大權一歸劉承允式耜憂國故以疾喻又請還蹕全陽不報七月焦璉復平樂陳邦復梧州式耜表賀粵西全定大駕早還桂林昭告興陵王心知式耜

忠制於承允不能行八月

大清孔有德入寶慶遂襲武岡承盾迎降商邱伯侯性遣兵赴難王自古泥入柳州式耜疏言乘輿不可他移一步滇黔荒遠忠義心渙三百年上地僅留粵西一綫且山川險要兵馬糗糧俱有可恃惟陛下堅守無爲羣議搖惑以繫天下興復之望會永州郴州破潰兵入桂林者數萬督師何騰蛟新輔嚴起恆俱至式耜修甲兵營芻穀促騰蛟再出全州集郝永忠焦璉等要言於神期以同憂國事皆嘆泣稟令其冬陳邦彥張家玉陳子壯俱敗沒式耜聞之爲位

西南紀事

卷四

六 邵武余氏刊

東向而哭十一月王還桂林式耜與起恆並相中外相慶順治五年戊子二月郝永忠兵潰於興安馳至闕下大掠王欲西走式耜力爭謂督師警報未至營中夜驚無大恐衆意不能止式耜曰果不得已俟督師歸咫尺威嚴士氣百倍若以走爲策桂危柳益危來師今日可至桂明日亦可至南太反覆數百言起恆亦勸王宜鎮以安靜如出恐桂城遂難保事且不測俱不聽夜半王如南甯起恆從夜潰兵四掠職官無一得免式耜傷足被逼登舟遇劉遠生丁時魁劉湘客於樟木港乃入民舍草檄分路四發暫駐

陽朔召焦璉於平樂入援湖南將周金湯熊朝佐亦至檄簡討蔡之俊先入城宣式耜令僉事邵之驊部署璉兵人情始定何騰蛟自永寧馳回集胡一清趙應選等數千人入守三月

大清兵至桂林式耜及騰蛟出禦退之加少師賜精忠貫日金章璉等皆進爵式耜念南寧蠻鄉非駐蹕所日爲迎駕計以

大清兵尙在興安與騰蛟且戰且守謀復全州以恢湖南式耜

爲相持大體雖際喪亂動引古義如立治朝多所匡正廣

西南紀事

卷四

七 邵武徐氏刊

西巡撫魯可藻自署兩廣故例東撫稱制兼廣西西撫稱撫式耜曰方今武人多自署撫軍帥一面帝制輒自命貽遠人笑予代疏請御過不可周鼎瀚以閩部擅竊式耜疏正之武岡之亂言官彈鼎瀚以附承允入直式耜票擬獨不苟曰王沂公言進賢退不肖皆有體瀚係大臣應聽自免陳邦傳據潯梧自稱世守不上供式耜疏駁之曰今日功晉五等尙未裂土且海宇浚剝假粵西一隅爲郊畿百官六師於是取給輒曰世守豈老成憂國之心哉式耜雖在外朝廷之事未嘗不極言力請疏曰臣與陛下患難相

隨休戚與共原自不同於諸臣一切大政自得與聞廟議可否國勢所關本亂而求未治不可得也又念行在久無講官經筵不御石室塵封何由聞得失因手書八箴於扇進之是年春金聲桓以南昌歸孔有德等退軍武昌夏騰蛟復全州李成棟亦以廣東來歸奉表迎乘輿江南響應式耜上疏言行在大政履端謹始不可不慎臣謂廣東軍功爵賞文武署置一歸成棟不宜更易且楚黔雄師百萬騰蛟翹首威靈如望雲霓大駕遽東軍中將吏必謂朝廷樂新復之土成棟亦有邀駕之嫌號令既遙事機便異請西南紀事

卷四

八 邵武徐氏刊

一見東諸侯俾其瞻至尊音容而爲慰勞指屬然後責其盡意於東揣勢量情柔遠能邇道無過此王欲東式耜再請還桂林以圖出楚不報會聞吳貞毓勸王幸廣州式耜急使劉遠生入見阻之成棟自嶺還修行宮且邀駕遠生奉使至廣謂成棟曰今駕駐此爵賞征伐人疑有私不可不嫌成棟乃止八月王至肇慶成棟陛見首言式耜擁戴元臣不宜久勞疆場請召還綸扉以資啓沃王遣官三四輩召式耜式耜念身在西省則東朝重且時事遽難逆覩安危之機在外不在內辭不赴時五嶺道通朝士輻至李

元胤袁彭年新自東來與劉湘客金堡等一見輒契期以肅清綱紀培植善類相勵權幸多不便陳邦傳與成棟爭寵未幾又召何吾驕黃士俊入閣祖用敝政更置臺諫行朝囂然水火日深而式耜以度量包容公忠調護舊人新附皆倚爲重成棟戰亦不利順治六年正月何騰蛟李成棟金聲桓俱敗死王命式耜代騰蛟總督川湖滇廣軍馬賜敕育口得卿在桂朕無西顧湖南進止惟任便宜未幾衡永皆破趙應選胡一清潰入廣西式耜請以兵科給事中吳其震監諸營軍再出屢疏勸王以歲月稍暇財力優

西南紀事

卷四

九 邵武徐氏刊

裕宜一心并力修內治以自固嚴外備以自強且積弊之後易致振興也一才一藝之士靡不收羅幕府每慨人才凋零殆盡凡跼足而至者非懷忠抱義之人亦亂世取功名之士人之精神歲月不用之於正則用之於邪安可驅爲人用故人咸以桂林爲稷下七月式耜遣胡一清出屯全州順治七年正月尙可喜入南雄韶州肇慶大震王欲出奔式耜馳奏言粵東水多於山不利騎戰自成棟歸順始有寧宇財賦繁盛十倍粵西騎士材官南北相雜中興根本難得易失且韶去肇數百里強弩乘城亦可堅守以

待勤王今遂棄之悔可及乎不聽如梧州可喜遂圍廣州三月黨人獄起金堡丁時魁蒙正發劉湘客下錦衣衛式耜奏言倣擾之時宜保元氣勿濫刑詔獄追贓乃熹廟朝魏忠賢竊權銀鍊楊左事何可祖而行之勅班四人罪狀示式耜式耜封還勅書言法者天下之至公不可以蜚語橫加考案且四人得罪各有本末臣在政府不言恐失遠近人望其何辭於後世凡七疏始改命三法司久乃論成秋孫可望襲據貴州十月孔有德破鎮峽曹志建潰式耜遣起恆書曰今東疆危迫天下事大都不可爲吾與公身

西南紀事

卷四

二 邵武徐氏刊

爲重臣遭時板蕩不能拯救徒以一死塞責何面目以見天下士起恆奉書而泣十一月二日廣州陷五日孔有德入嚴關桂林城中大亂潰兵四掠式耜衣冠危坐署中時張居正曾孫同儼爲兵部侍郎監一清軍於靈川聞變南奔曰安可使留守獨殉社稷自江東泗水至直入式耜寓曰事迫矣公將奈何曰今日是式耜死日但陷封疆負國死悔恨耳同儼曰君恩師誼儼當共之詰旦城陷被執有德諭使降式耜不應同儼大罵白梃擊兩臂折牽出共幽一所

八將軍壯其義間餽酒食同敵縱飲和詩歌題牆壁俱滿閨十

一月十七日遇害桂人哀號載道初金堡成清浪阻兵止於桂林爲僧至是遣僧義持書上有德請收葬式相同敵畧曰故督師大學士瞿公總督學士張公皆山僧之友也已爲王所殺可謂得死所矣敵國之人勢不並存忠臣義士殺之而後成名兩人豈有遺憾於王卽山僧亦豈有所私痛惜於兩公哉然聞遺骸未殯心竊惑之古之成大業者表揚忠節如出天性殺其身而敬且愛其人若唐高祖之於堯君素周世宗之於劉仁瞻是也我太祖之下金陵百兩紀事 卷四 十二部武徐氏刊於元御史福壽旣葬之矣復立祠以祀之其子犯法當死又曲法以赦之盛德美名於今爲烈至如元世祖祭文天祥伯顏卹汪立信之家豈非與其植契倫者耶山僧間嘗論之哀國之忠臣與開國之功臣皆受命於天同分砥柱乾坤之任天下無功臣則世道不平天下無忠臣則人心不正事雖殊軌道實同源兩公一死之重豈輕於百戰之勳者哉請具衣冠爲兩公殮瞿公幼子尤宜存卹張公無嗣益可哀矜並當擇付親知歸喪故里則仁義之譽王且播於無窮矣如其不爾亦許山僧領屍隨緣葬揆之情

理亦未相妨豈可視忠義之士如盜賊寇讐然必滅其身狼籍其支體而後快於心耶書未上吳江楊藝衣衰絰挂冥錢衣上號哭於市見文武將吏叩頭請收葬凡兩日見聞者爲泣下令備棺衾殮藝見義索堡書觀之曰傳世文也然吾已得請更上書恐生事若但同我殮兩公於義盡矣并瘞北門之園王贈式耜粵國公諡文忠同敵江陵伯諡文烈桂林旣破而陳邦傳叛以潯梧降尙可喜耿繼茂亦畧定高廉雷瓊兩廣俱破嚴起恆從王入南寧爲孫可望所殺又八年王入緬又二年吳三桂執王去害於雲南西南紀事 卷四 十二部武徐氏刊距式耜之死年十三矣論曰聞之長老唐桂之際相國死義者非一而虞山瞿公爲最以南都全盛文武在位畫江自守僅乃一年方馬百戰精旅望風降附視去其君如塵垢瞿公名爲留守身無見兵徒以忠義激厲二三羈縻強悍之士困守孤城餉絕援窮人無怨叛力竭而死公何憾哉張司馬別山斷臂不屈無忝前人金堡稱其有過人之才氣良然

嚴起恆

嚴起恆字震生一字秋治浙江山陰人從父誼官京衛舉

順天鄉試崇禎辛未成進士授刑部郎恤刑廣東多所平反擢知廣州府餽遺卻絕有自粵西載乳石峯如玉筍者三以獻起恆列之堦前署其堂曰留石及遷斬黃監司石留廣州由是清節大著壬午移上湖南道京師陷歸紹興福王時移衡永守道南都破罷居南寧桂王卽位肇慶知起恆名擢太僕卿尋晉戶侍郎召赴行在改兵侍郎陞戶部尙書再晉吏部尙書

大清順治四年丁亥八月王在武岡晉內閣大學士加太師士

六月王還桂林起恆與瞿式耜同輔政戊子二月

西南紀事

卷四

三部武徐氏刊

大清兵襲郝永忠於興安王幸南寧以起恆從李成棟反正又從王至肇慶孫可望求封親王起恆持不可陳邦傳等竟矯詔封可望爲秦王可望以故深恨起恆庚寅二月尙可喜園廣州王奔梧州黨人獄起金堡丁時魁蒙正發劉湘客下錦衣衛拷問血肉狼籍中書舍人管嗣襄衡州舉人王夫之謁起恆曰國勢如此而作如此事奈天下後世何起恆曰吾亦冤之然無可如何也嗣襄曰誰秉國鈞而令至是相公不可爲此言起恆瞿然索衣冠請對不得入率諸臣伏沙灘求免刑式耜及勳鎮各疏申救堡等卒得不

死起恆亦罷相居平浪頃之王用李元楨請手敕召起恆復入直其冬廣州桂林破王奔南寧起恆從辛卯二月孫可望遣步將賀九儀以兵入衛詣起恆舟所白事陰掣舵牙擊起恆入水左右莫敢救後三旬有青山漁人集網見虎從水次負一冠服人上山譁然登岸相逐虎置其人去冠服不敗面如生舉人杭思齋來視固起恆也密聞於朝葬青山陰賜鑑湖先生號立石可望逆形旣著王追思起恆賜諡忠靖死時年五十二後十四年干文馴走葬所求三日夜不得傍徨哀慟有老父引至識之忽失其人遂改葬桂林文馴奉母居廣西

西南紀事

卷四

三部武徐氏刊

西南紀事卷四

西南紀事卷五

餘姚邵廷采念魯撰 邵武徐 翰小勿校刊

陳子壯

陳子壯字秋濤廣東南海人萬曆己未進士第三人授編修天啓中父熙昌爲給事中論魏忠賢杖戍子壯亦以典浙江鄉試試錄語誹謗坐黜崇禎初官禮部侍郎糾唐王不法事又議宗室不宜授官下獄戍

大清順治二年乙酉春福王起子壯禮部尚書忤馬士英歸五

月南都敗桂恭王寓梧州子壯議以王神宗子光宗弟宜西南紀事 卷五 一邵武徐氏刊

嗣大統總制丁魁楚巡撫瞿式耜等皆是之唐王立乃已王數求舊德徵子壯入閩子壯以閩事制在鄭芝龍辭不赴而香山何吾騶應召復相丙戌秋王奔汀至上杭之白蓮

大清兵追及吾騶走王倉皇馳不知所終吾騶竟歸香山是時

僉都御史張家玉將粵兵數萬將出江西聞上杭敗潰歸東莞桂王由桓監國肇慶聞子壯先王時議卽家拜大學士太保兵部尚書節制江廣圖楚軍務會唐王聿錫至廣州未果行

張家玉

張家玉號芷園廣東東莞人崇禎癸未進士庶吉士李自成陷京師家玉爲賊被縛賊愛其美秀而辨釋之家玉爲文譽賊乘間南走馬士英方與東林構難以家玉爲周鳳翔門人羅織削籍居錢塘與同邑副使蘇觀生等護唐王入閩唐王立爲侍講見政決鄭氏請出效死行間命兼兵科給事中監丞勝伯鄭彩軍先驅抵廣信解撫州圍觀生視師南安丙戌正月

大清兵圍家玉於新城力戰得出加僉都御史尋與彩議不合

西南紀事 卷五 一邵武徐氏刊

請回粵召募兵方集閩敗報至遂潰冬十月贛州破觀生棄南安還保廣州陳邦彥諫不聽

大清將李成棟畧定漳泉將窺惠潮兩粵大震

陳邦彥

陳邦彥字會斌廣東順德人崇禎十七年聞都城陷慟哭走南京上中興政要書萬七千言不報唐王入閩得其草於蘇觀生日奇才也召爲監紀推官詔至而邦彥舉於鄉改職方主事監狼粵兵駐南安數爲觀生圖計不能用及唐王事敗觀生欲度嶺議所立邦彥曰國自有主非閣下

所急今

大清軍全力在閩宜注意東備疾走惠潮因漳泉未潰以控扼之猶可及也若以擁立爲功動淹時月待敵度關而行此土崩之勢難與守矣邦彥請留一軍爲閣下固鎖北門效死以之南安士民遮道請邦彥共守不許遂全軍入廣州時丁魁楚已奉桂王監國觀生故與魁楚隙不憚邦彥引義力爭乃遣邦彥奉表勸進且迎駕已行而唐王聿錫至觀生意變邦彥至梧聞聿錫立頓足曰是尋蹤諱尙亡不日矣告魁楚及都督侯性請王速詣肇慶早正大位屬人西南紀事 卷五 三都武徐氏刊

心擢邦彥兵科給事中賫敕還諭觀生觀生頗不安欲約和會西撫林佳鼎與廣州總兵林察戰沒觀生意又變邦彥乃變姓名逃入高明山中十二月李成棟破廣州聿錫及觀生自殺遣臣子壯等亡匿山谷北撫佟養甲使人召家玉不至土人余龍聚衆二萬屯甘竹灘潰軍亡將多往依焉丁亥春成棟畧定廣東諸郡王棄肇慶西奔魁楚敗死遂破肇慶梧州平樂園桂林瞿式耜焦璉悉力守禦幾陷者再邦彥出自山中晝夜泣念禁旅單弱而湖南疎遠猝不得入援獨乘其未定得奇兵徑襲廣州此孫臏所以

救趙也會東莞莞焦麗到濬二鄉結保害大軍數百人其渠何不凡莫子元迎家玉入居東莞邦彥單舸赴甘竹灘說余龍乘虛攻會城龍帥舟數百道海遇大舟百餘船於東莞焚之遂薄廣州城中民夜掠食且盡養甲遣騎急報成棟揚言便道徑取甘竹龍懼引退成棟解圍東桂林得完於是邦彥起兵高明三月成棟陷東莞家玉斂軍到濬到濬陷家玉祖母陳母黎妹石寶俱赴水死妻彭被執不屈斷支體殺舉人韓如璫家玉走西鄉大豪陳文豹聚鄉兵奉家玉進克新安邦彥遺家玉書曰成不成天也但得牽制北騎數月無西則潯梧之間可完葺是我不收功於東收功於西也成棟自是不能復兩家玉使張元瑩奏事桂王加兵部尙書提督嶺東軍務右副都御史而邦彥遣門人馬應房與余龍攻順德成棟至順德龍敗應房被執赴水死四月龍再戰死黃連江邦彥棄高明收敗卒別徇江門下之勢復振養甲得降人知前攻會城謀出邦彥患之使數十騎掩其家龍山獲妾何氏子和尹虞尹爲書招邦彥不答判其尾曰妾辱之子殺之身爲死臣義不私妻子也養甲猶厚待之會郡紳李星一舉人杜璜起兵攻肇慶

遂殺邦彥家屬瑣等亦死

大清兵攻西鄉不克家玉遣兵入東莞戰於赤岡五月復攻東莞不利退保西鄉成棟攻圍數日家玉走西鄉隨破陳文豹等俱見殺家玉至鐵岡得姚金之陳穀子等三千人攻龍門入居之進克博羅及連平長寧攻惠州不克克歸善還屯博羅

大清兵來攻退走龍門家玉爲人有奇氣少好劍術多結山澤

之豪顧盼自喜以故蹶而復起所至翕然時粵東起兵殉

節甲於他省以家玉邦彥子壯稱首自耕夫女子至於軍

西南紀事

卷五

五 邵武徐氏刊

伍盜賊無不識二人名字邦彥沈練家玉英果其人皆出

子壯上子壯老臣秉直道不苟立議論爲去就朝野瞻望

於家玉邦彥父行兩人倚爲重家玉在龍門分兵列龍虎

犀象四營進攻增城入之所在鄉兵特起故虎賁將軍王

興屯新會之文村高涼崔良標潮陽賴其肖等先後聚衆

攻克州縣夏六月子壯起於南海之九江邦彥來會是時

成棟方東學家玉會城虛故指揮楊可觀楊景暉及子壯

壻前知州梁若衡等結花山降盜三千人謀召子壯定約

子壯攻西南邦彥攻東北以七月七日城中三鼓俱發子

壯意喜謂廣城且唾手得遂先三日薄城家人盛服至城

下張檄被執可觀方與景暉計事聞于壯攻城驚曰死也

奈何必泄矣語畢捕去養甲使引餘人可觀怒曰今日丈

夫斫頭耳終不緩一死殺天下英雄也並遇害花山人皆

死子壯駐五羊驛邦彥後至曰公無再誤今成棟必還救

我伏禺珠葦間火之公大艦嚴陣待其西成棟敗城必下

矣計定成棟過禺珠洲勢甚盛邦彥火舟少衝之焚其數

舟成棟引而西邦彥尾之平明迫子壯軍子壯軍不知邦

彥至望帆檣蔽空上以爲皆北舟陣動于壯倉卒傳令不

西南紀事

卷五

六 邵武徐氏刊

及後軍拔船先走成棟因擊之遂大敗子壯退保九江邦

彥乃收兵攻城城中揭可觀景暉首邦彥哭祭之知事不

濟退破三水會總兵霍師連於胥江前御史麥而炫復高

明以迎子壯湖南道黃公輔御史連城璧亦攻下新會新

寧八月清遠指揮白嘗燦殺知縣何甲迎邦彥邦彥以清

遠廣州咽喉引兵赴之因橫江樹柵絕嶺東餉道九月成

棟水陸二萬爭清遠會北風起師連以火舟出柵大戰成

棟敗走悉舟追之風忽反成棟還戰師連舟迫柵不得入

遂潰師連死精銳盡喪成棟進攻城邦彥嘗燦與大學士

朱學熙嬰城守十日不拔乃穴城及城實以火器戰賊城崩十餘丈嘗燦死城陷學熙自縊邦彥猶率數十人巷戰自辰及午肩受三刃走學熙圍亭題詩於壁赴池水牽出致廣州使作書招子壯邦彥曰陳督師誓扶弱主比之邦彥未敗時有一日則盡臣子一日之責邦彥有死不能爲此也養甲使醫視創膳夫進食並笑卻之九月二十八日磔於市年四十五臨命歌曰天造兮多艱臣也江之濤書生謾談兵時哉不我與我后兮何之我躬兮獨苦厓山多忠魂後先照千古肝忽躍起擊監者面驚怖數日死始邦彥在三水欲練兵足餉大舉倉卒赴清遠布畫未定又大風忽反天敗霍師連故速即於難子恭尹走增城父友湛粹破千金匿之十月成棟馬步萬餘至增城家玉緣溪設險分兵爲三以自救成棟令杜永和閻可義分攻之大戰十日力盡而敗或請潰圍去家玉曰矢盡礮裂欲戰無具將傷卒死欲戰無入丈夫立天常犯大難事勢已去烏用徘徊不決坐待執縛以頸血濺敵乎哉起徧拜諸將自投野塘中死年三十三先後從家玉死者師林海從弟有光有恒及鄧棟材韓如琰楊如遠等數十人父兆龍弟家珍

西南紀事

卷五

部武徐氏刊

爲人藏匿得免於是成棟專圖子壯十一月用四姓盜鄭昌等爲導破高明殺前知縣李實蓮執子壯及麥而炫送廣州養甲厚享子壯曰不處公極刑卽威不立以犯旗示之遂衣以赭舁遊城子壯被數十刃呼高皇帝烈皇帝不絕口而炫從死是日養甲召何吾騶王士俊李覺斯黃應華諸降紳聚觀舉酒屬曰諸公畏否皆鞠躬曰畏已改容詐曰真忠臣真忠臣子壯男上圖被獲家僮伯卿請寸斬以贖主人之孤得免死戊子春贈子壯番禺侯謚文忠家玉增城侯謚文烈邦彥兵侍郎謚忠愍以家玉之封封兆龍家珍上圖恭尹皆贈錦衣官是年六月成棟以廣東歸吾騶士俊復舊緣入內閣每朝會言及子壯未嘗不嘖嘖曰真忠臣真忠臣

論曰董先生瑒與恭尹交詢邦彥遺事言於書無不讀歲授經入以遺昆弟友戚之貧者動止稟庭訓縣令以百金聘典家塾父弗命往弗往也及得馮氏隨筆云邦彥固子壯門人信哉其家庭師友所受不苟然乎家玉神明英暢北都陷賊審權達節已名蓋天下使聲桓舉而揚萬存成棟歸而子壯家玉邦彥猶在事詎可量哉數人者殺身成

西南紀事

卷五

部武徐氏刊

仁然國之元氣於斯盡矣

王興

王興廣東恩平人字電輝故虎賁將軍

大清順治四年丁亥春李成棟畧定廣東進逼桂林陳邦彥張家玉等各起兵攻復廣屬州縣興亦起兵新會新會有地曰文村在萬山中海之濠接於新寧開平恩平陽江陽春連廣肇二郡六邑興以成棟兵盛未可輕克乃入居文村唐王弟聿錫暨宗室皆往依興興奉之甚恭謹成棟來歸桂王至肇慶遣大理卿連城璧資詔勞興將移其兵度西甯紀事

卷五

九 邵武徐氏刊

嶺不果庚寅冬尙可喜入廣州十郡皆附獨文村不下累攻不能克遺臣亡將懷慕興義來附者益衆地既阻險用桂王正朔服色以死自誓不臣於

大清乙未七月可喜大會水陸兵攻興入其境曲屈烏道刺竹叢立多破塘騎不得馳短兵接戰數步一折皆失所長

大清將盛登科等二十餘人戰死可喜乃斷要道重壘壑溝明年八月文村食盡可喜惜興才復招興是時義烏金光爲平南掾有俠氣可喜非光言不從而故相王應華雅善光嘗爲小盜所得獻虎賁營與客遇之令應華作書曰必得

金公綱字光手書來者歸款從之乃遣使賁敕印及于五人

謁可喜可喜厚資使人偕其使還報興終不出見是日宴其吏士諭以釋甲無貽害生靈夜分具衣冠舉家自焚聿錫亦吞片腦卒興又有幼子五人可喜並善待之是歲桂王入緬興以全滇俱破行在無主決意罷兵卒以身殉

西南紀事卷五

西南紀事

卷五

十 邵武徐氏刊

西南紀事卷六

餘姚邵廷采念魯撰 邵武徐 幹小勿校刊

李乾德 楊展

李乾德字雨然四川南充人崇禎四年辛未進士歷官湖南巡撫禦張獻忠於長沙敗之後力不支退屯貴州之婺川以圖興復會袁韜武大定自順慶敗而南乾德承制撫之初獻忠部賊袁韜有罪當斬率數百人亡命聚眾日盛號姚黃十三家所過焚殺督師王應熊授以副將使守順慶小紅狼別部武大定先降於總督孫傳庭傳庭死保南

西南紀事

卷六

一邵武徐氏刊

山戰敗走興安踰廣元與袁韜合眾數萬人謀突秦而西大清兵擊敗之喪失婦女輜重畧盡收餘眾萬餘乘順慶而東過涪入山由武彭以趨麥川歸於乾德初曾英戰沒守涪者為英部下涇陽李占春項城余大海聞袁韜由順慶南下占春等避之東走夔州會朱容藩自肇慶入蜀取道施州衛溯江西上說占春大海將其眾復回時

大清兵迫袁韜等陸行新鎮盧光祖以舟師泊湖灘所將皆曾英舊卒不意占春等猝至戰不利

大清兵以全蜀殘破亦北還順慶占春乘勝復至涪結營忠州

之平西壩號萬姓營大海屯花陵河乾德既得袁韜武大定兵亦獎率之返闕入佛圖關據重慶韜自恃兵強欲踞諸軍上占春宿將耻為之下謀夜襲韜軍取乾德去乾德素善占驗夜觀星象與韜言宜有急兵是夜占春至有備不能克乾德已徙他舟獲其家口旦復還之乾德雖書生負宿望故諸鎮爭得之以為重已進爵至太師咸稱李太師云武岡之變或傳王被執朱容藩在夔自以宗室冒稱楚世子監國招討副元帥諸將皆賀乾德故不平未幾故相呂大器自黔來過占春營具言王無恙容藩僭竊不宜

西南紀事

卷六

二邵武徐氏刊

輒受爵號占春遂不復事容藩於是乾德傳檄聲容藩罪容藩益困乃北依三譚以兵攻石柱司占春救之容藩敗走為追者所殺大器徧慰諸營太息謂乾德曰楊展志大而疎袁武忍而好殺王祥尤庸懦不足仗蜀事其尚可為乎回黔至獨山州發背卒乾德及袁韜等既與占春構隙且重慶乏食乃使人說楊展與合兵

楊展字□□四川嘉定州人崇禎七年甲戌武進士官廣元守備從巡撫龍文光入成都補川鎮中軍張獻忠破成都展被執迸脫其縛入江泗水而下至嘉定曾英等兵起

展亦乘間入健爲殺僞令進攻州城州人開門納之展遂據嘉定獻忠死其黨散走蜀地俱殘破歲復饑

大清兵北還嘉定近省而險展善於撫衆遺民餘寇相率歸展

獻忠將去成都犖金玉沈諸江展使壯士乘巨筏探求之數月獲大鎗鉅萬計民間饑饉厲疫相仍斗米至三十金沿道餓死或父子相烹食展乃遣使百餘輩赴黔楚告糴前後入米數十百萬石自鄉先生以下及弟子員具贍資朝夕與處農人給牛種口米擇田而耕願從軍者補伍百工雜流各以藝就食貧無告者廩之於是巴蜀子遺賴以西南紀事 卷六 二 邵武徐氏刊

全活甚衆是年秋大獲展遂雄視全川川人走四方者述展慈愛莫不流涕順治五年戊子封爲華陽伯晉錦江侯以旌展功乾德使至展意已與乾德俱蜀人又有袁武之助大喜約爲兄弟居之健爲供億相望於道久之展復與占春通問袁武請丐無已展不能悉應遂有隙乾德屢譴展經營川北展不能聽乾德亦薄展終不可與有爲而謂袁武驍勇才氣足資謀欲殺展而并其衆適袁韜生辰展具舟親以牛酒貨幣致祝并犒其師韜治酒高會展以甲士五百人長刀自衛入夜犒從者酒五百人皆醉卽座上

擒展囚之別室尋殺之因發兵圍嘉定諸將奉展妻及子景新誓死以守久之城中飢人漸有異志王祥曹勛李占春等援嘉定者皆敗去於是內應者以城降夫人自縊景新北走展士馬財賦盡歸於韜大定衆論俱不直乾德宜資樊二衛貽書誚讓之詔切責乾德問展死狀諸鎮上書請會師致討會粵東湖南喪師而止庚寅孫可望據黔將圖蜀乃爲展訟冤薛乾德及袁韜等罪遣王自奇將兵三萬由川南進別遣劉文秀精甲萬人由滇渡金沙江踰大小象嶺過大渡河出黎州取曹勛以襲其後韜等不知方西南紀事 卷六 四 邵武徐氏刊

悉力拒自奇川南月餘文秀由黎雅趨嘉定韜等撤師還救六戰六勝自奇自後掩之遂大敗韜遜大定就執乾德全家自沈於水死之可望以白文選鎮重慶守四川

論曰士不講學敦本而競談縱橫功名鮮不敗天下事者蜀遭寇難生民以來所未聞而得楊展爲之安全咻噢豈惟展賢蓋亦有天意焉李乾德虐民而背天是以負展名隳末路功卒不就死有餘恨縱橫之害於茲可鑒矣

王祥 皮熊

王祥四川綦江人崇禎末爲九圍子隘官素號勇悍張獻

忠陷四川惟遵義未附大學士王應熊還自京師承制卽遵義置幕府以滇人馬乾行巡撫事與監司劉麟長王芝瑞等傳檄縞素討賊邑紳刁化神以鬼術募兵甚夥應熊使涪將曾英襲取之遂收復重慶祥亦出師綦江與相犄角祥威望不及英而幕府委任過之順治三年丙戌十一月望

大清兵入西充斬獻忠孫可望等南奔過重慶擊英殺之是月抵綦江明年正月由遵義入貴州祥等走永寧山中

大清兵畧定蜀地巡撫乾於內江被難芝瑞麟長皆從間道歸

西南紀事

卷六

五 邵武徐氏刊

應熊薨於畢節衛祥於永寧赤水間招集潰兵及賊之敗散者聚至數萬人復入據遵義撫諭屬邑及綦江內川皆下遵義地饒而阻士大夫避亂者多歸之戶口充實雄於諸鎮朝廷用御史錢邦芑言封祥爲平寇伯平寇故曾英封號祥得之一時以爲榮而英舊將李占春等弗服也會袁韜與占春爭長相攻祥惡占春之強思與韜合誘占春計事伏甲執之占春殺守者逸歸由是諸鎮疑貳日尋私鬪未幾祥又舉兵攻皮熊於貴州

皮熊本名羅聯芳字□□江西□□人爲貴州偏裨

范鎮薦授總兵孫可望入貴州破熊兵烏江熊走平溪可望旣南趨滇熊再入平越收兵復黔破土賊藍二等封定番伯遵義饑王祥告權於黔熊以爲調已虛實不聽權部下掠奪祥贊祥怒攻熊圍黔省三日敗而還熊陳祥越境見侵之罪請會諸鎮進討大小十餘戰不能克各引去惟黔兵連戰深入相持月餘乏食熊子文英爲兵主不能撫循戰敗退走祥悉銳乘之黔兵大潰爭渡溺烏江死者三萬餘人祥亦上疏自理有詔和解盟於烏江而罷兵於是思南銅仁湄潭各郡邑皆歸於祥時孫可望已畧據全滇西南紀事

卷六

六 邵武徐氏刊

誘致黔國公沐天波土司皆畏迫受約束兵衆日盛將爲西鄙患行朝憂之蜀縉紳程源梁應奇辜延泰等先後赴肇慶言祥雄武可大用乃封祥忠國公熊匡國公並建黔播重鎮以防雲南順治六年己丑冬可望自雲南出犯貴州熊不能禦走清浪可望使白文選追執熊釋不殺因使盟祥祥狐疑未聽可望怒使文選將二千人赴永寧守將侯天錫迎降給報祥曰滇兵二十萬已渡烏江戒期夾擊矣祥懼召諸將謀曉將李定進曰二三年操刀同室雖捷亦耻今拒賊望勝則直規西南不幸而敗不失義鬼仁公

何復疑乎祥終猶豫自計由真安州入隆武彭水間險隘可守引李于爲唇齒無慮乃裹其文繡珠玉金寶使牙將以竹夾三千員之先行賓佐諫曰公如此舉動彭水可得至乎董卓公孫瓚真何代無賢衆心盡解多送款可望可望疾發兵掩之祥夜走牙將已先剽其資去旦失妻子從者纔百餘騎祥大哭追至馬蹶不能行率死士短刀突戰殺百十餘人創重自刎死明年可望將盧名臣下涪州李占春戰敗野豬寺口及余大海俱順流下楚降於

大清皮熊居黔中亦不復仕熊罽張默爲水西宣慰安坤師康

西南紀事

卷六

一 邵武徐氏刊

熙元年壬寅有常金印者自稱開平王後在霑益州被獲詞連坤平西王吳三桂奏請討水西駐師二年執坤并及熊翁罽熊年已八十餘抗節大罵遂自絕食飲四十日而死一時哀之

論曰宋之爲兩川者前有吳璘後有余玠至劉整以瀘州降元遂順流下襄陽江淮俱不可守矣地無險得人而固豈不爲明驗乎桂王之時荆揚雖去蜀黔上游固自在也而謀國者曾不以爲虞置將如王祥皮熊一戰而敗宜也雖然熊之志存故國久而不怠經險乃見鴛鴦棧豆於祥

有之身死爲笑曷足惜乎

西南紀事卷六

西南紀事

卷六

八 邵武徐氏刊

孫可望

西南紀事卷七

餘姚邵廷采念魯撰 邵武徐 幹小勿校刊

金堡

金堡字道隱浙江仁和人任氣敢言學古有識崇禎十三年庚辰成進士知臨清州甫五月落職順治二年乙酉夏

大清師下杭州餘杭人姚志卓起兵復縣城殺新令堡往依之

志卓敗走富陽堡渡江依鄭遵謙是年唐王立魯王猶稱

監國除堡職方郎中不拜間關走福州上書略曰臣伏讀

殿下出師之詔叩頭流血謂殿下立志如此必能光復二

西南紀事

卷七

一 邵武徐氏刊

京逮瞻企逾時翠華未出使觀望者離心卽砥礪者亦懈體故千里赴闕迅請六師甫至金華徽州告陷若兵從淳安順流而下則方國安之兵腹背受敵從開化步騎並發直走諸暨則鄭遵謙之兵水陸夾攻是無浙東也藩籬既撤堂奧震驚臣恐八閩亦難安枕今日爲天下大計兩言而決耳曰殿下出關則混一可期不出關則偏安亦不可保今日爲江左急計三言而決耳曰不復徽州不可以保浙東不復浙西不可以絕杭州不復上江不可以制金陵請命定邊侯鄭鴻達精兵疾走徽州卽恢復國而杭州之

事一委之靖邊侯方國安計國安未能越杭而略浙西則

姚志卓勇而知義有衆七千見屯臨安全營可拔金有鑑

殺妻子而興師力戰三捷威名頓著鄭遵謙列營江上固

守紹興之外猶可出偏師以相犄角三將合勢出沒嘉湖

蘇松之間絕其糧道斷其聲援不過二旬四郡之兵伏而

未發者收之可得十萬卽杭州守兵直游魂耳按臣黃澍

願以身任上流誠能破羣疑以責後效使左帥部曲一呼

而應亦足聯橫江楚與諸將會於南京然後徐圖冀北此

所謂三言而決者也殿下躬擐甲冑祇謁孝陵此自日夕

西南紀事

卷七

二 邵武徐氏刊

瞻薪義不旋踵而尅期屢改計羣臣所以愛殿下者不過曰天子之出宜萬全兵饟未充不敢以君爲孤注而已漢光武騎牛殺尉有何富強之可因麥飯滹沱有何萬全之足恃藉令殿下不階尺土遂不能徒步奮呼建中興之大業乎且宋眞宗據天下之全故奸人得進孤注之論今殿下親高帝之孫身託天南時危勢迫方當自以爲孤注激發忠臣義士之氣何地非饑何將非兵若直爲此遲回坐失大信於天下豈有空言籠絡足以感動人心者臣恐敵國有以窺殿下之淺深事必敗矣此所謂兩言而決者也

王召對嘉其才氣且大用堡見閩事不可爲自請會師錢江經略三吳以禮科給事中兼職方員外郎出監鄭遵謙軍順治三年丙戌正月堡至錢塘江遵謙拜詔將遣子懋繩迎駕越中文武大譁以堡故不受魯王官而從閩復至動搖人心且黃澍已北降

大清復疏聞中願羣上江歸朝并合何騰蛟通劉洪起規取中

原冀前前懸堡信之固謂可用以故羣議不服陳函輝密

啓魯王請殺堡堡上啓以爲更始稱尊劉續止居大司馬

之位湘陰繼統劉崇亦守節度使之官續豈甘以賢讓不

西南紀事

卷七

三郭武徐氏刊

肖崇豈甘以父讓子哉恐一家之中有二天子卽外患得以相乘也殿下以姪事叔則唐王旣非湘陰以賢事聖則唐王并非更始卽上表稱臣拜疏迎駕豈遂爲屈已乎兩大相抗必至於離兩離相見必至於敗使敵國得乘瑕觀變坐收漁人之效恐文武諸臣不得辭其責矣詩云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今當禦侮之時自啓闕牆之釁竊爲殿下惜之殿下誠能息羣喙以奉一尊異日光復二京祇謁寢廟唐王之功不過漢光武而殿下之德乃過於周文王厚實不虧而顯名爛焉卽唐王亦安能屈殿下哉不

冒下法司究問堡奔黃鳴俊於衢州還至行在請終制不許夏浙東陷七月

大清兵度仙霞入閩大震堡以三策說上言今日之勢誠能大

戒文武直走湖南用何騰蛟之銳竟擣荆襄傳檄雍豫中

原豪傑必有響應聞之者以爲殿下從天而降此上策也

移蹕虔州疏通江廣兼顧閩浙丁魁楚後勅於南雄萬元

吉前茅於建撫急呼楚師爲之連臂此中策也撫慰潰亡

并力一戰勝不虛生敗不徒死此下策也若往來延建觀

望經時輕騎叩城避不暇出爲無策矣上不能用堡屢疏

西南紀事

卷七

四郭武徐氏刊

語侵鄭芝龍芝龍欲殺堡曾櫻密奏上請聽堡終制以安全之堡遂去及閩敗卒如堡言是歲堡避地湖南遺督師大學士何騰蛟書言中朝舉動無以大服人心小則有河北方命之憂大則有許下擅權之釁即使光復二京亦非國家之福騰蛟深以爲然丁亥十一月以瞿式耜薦達肇慶行在上疏陳八事一曰朝政不宜獨專也臣謹按祖宗設官雖閣臣不攝部務文安侯馬吉翔護殿下於險阻之中積有功勤賞以通侯誰曰不可前者閣銜之加吉翔陳誼力辭可謂有體然辭閣銜而不辭閣權得無避名而居

實乎勳臣有事則挂印專征無事則理京師戎務其不侵文臣之官者制之也其并不掌衛臣之事者尊之也吉翔督理京營掌錦衣衛則已自褻矣復參與機務是內閣也與會推大僚是六部都察院也章奏進止悉在其門是通政司六科也詰敕經其看詳酌定是翰林院也出入內庭口傳天語是司禮監也舉天下人之分理而一人任之三百餘年無此法三百年亦未嘗有此人權震世者主危威震主者身危度亦非所以愛吉翔也一日勳封不宜無等也恩恩侯陳邦傳攘反正之伐遂晉上公已爲江粵諸勳所西南紀事 卷七 五 邵武徐氏刊

笑一旦世守專恣妄行臣察潯州奉旨則居守耳以居守之旨行世守之敕可乎有此敕是交通于亂政之禁無此勅是矯詔犯不道之誅且朝廷頒賞自有常經功不一人漸何可長使封疆可以割裂則天子將爲寄生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一日罪鎮不宜久縱也闖賊郝永忠本我寇仇暫歸縲索未嘗遇敵一戰而震驚乘輿戕賊內地頃且殘靖州逐勳鎮矣陳友龍反正之後有力恢寶武之功永忠徧布流言謂勳輔騰蛟令其報仇欲以離義士之心敗督師之望永忠降敵不可事主無能勢且白頭作賊而敕

旨煎濡如奉驕子使得借朝廷之刃殺朝廷之人跋扈神飛忠貞解體殿下下一詔削其官聲其罪使天下知其爲國法所不赦卽幸逃斧鉞亦必有斬木揭竿爲萬姓雪憤者永忠特獻忠之續耳殿下何憚而不爲也一日中旨不宜頻傳也臣聞輔臣票擬不當上心駁改再三竟傳中旨者果出自殿下之意乎祖宗朝軍國萬幾上每日御文華或在煖閣召諸大臣面決可否卽廟算確有稟成而票旨仍歸閣下所防在旁之奸絕神叢之借也今外廷之臣脂韋多而骨鯁少大之不能引燭焚詔小之不能叩閣力爭西南紀事 卷七 六 邵武徐氏刊

如果出殿下之意何不一切庶務聽各衙門率由舊章而重大機宜令輔臣上前公擬取自聖裁務求至當殿下既有憂勤之實且得以長料事之智益知人之明奈何使天下之人一疑其斜封墨勅一疑其口勅處分也夫用人而傳中旨雖君子亦謂之進自他途行政而傳中旨雖良法亦等於出之私意也一日貪墨之風不宜自內廷始也納餽得官殃民蠹政殿下旣不能禁之於外矣亦宜謹之於內乃一朱議沆也明旨業云撫按交參贓私狼籍而聽其輸餽令都察院嚴追進解未幾命以監司推用矣未幾

復補平樂知府矣使議沈而賢者則無職可追議沈而不肖僅有罪可贖論語曰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今遂賞其竊矣然則輸饒有異於分贓乎都察院非追贓之官平樂府非償贓之地是一舉而三失也朝廷不以正率安能中飭舉工卽日下哀痛之詔何益於民生吏治耶一日調停之術不宜自言路開也言官者是非可否所從出也天子曰是言官曰非大臣曰可言官曰否言官固未嘗無功罪也潘世琦之與呂爾璵一旨而得兩非吳其璠之與謝昌三疏而未嘗存一是顯示以不明不白之狀而隱示以一輕一重之權則陰陽消息之禍必有不可勝言者矣夫使言路可以調停則天下復有何事可容分別此固巧於立仗焉寒蟬之榜樣者臣不願爲殿下聽之一曰義兵不宜概行摧折也天下之以起義冒官而行私者多矣然在朝廷自有機權以鼓舞開其初以察覈謹其後耳秦皇四海旣一旦以銷兵生草莽之心今戰爭未已每見歸農之令將無早計乎道路爭傳揭示通衢謂破家起義全髮隱山八字見之欲嘔以臣虛公之論行已各經權彼此不容偏廢凡爲國家矢報智以濟忠者上也愚以成忠者次也其

西南紀事

卷七

七

郭武余氏刊

中破家起義亦有用之才全髮隱山不過無用之士然揆之名教未爲得罪亦何至於欲嘔哉夫出於一已者固天理之存亡傳之四海者卽人心之嚮背不可不慎也一日奉使不宜濫及非人也聲教旣阻文告爲先荆棘少通使命特重或以一人規一路或以一路規四方朝望旣輕首尾皆斷今負販之夫苟且得官皇華載道頃聞恭慰山陵令江右賚奏通判吳之俊加以部曹附使前往此何等大事乎南都自有親臣大臣如不可往復安用此謂殿下輕天下可也倘謂殿下輕祖宗可乎周鼎瀚以小人之尤不容於朝姑爲畫錦之計而明旨令以原銜頒勅辱朝廷而羞當世之士夫四方以二祖列宗之歌思未嘗敢有輕殿下者奈何用匪類以自輕也疏入陳邦傳馬吉翔諸用事者皆大愠李成棟使人讀堡疏驚曰朝廷尙有如此人乎卽日以原官掌兵科堡直聲震南中旣受命復上疏臣竊惟天下之勢起於西北而迄於東南今乘輿越在端水尾不可以起春雖運會日新譬之散錢未見能貫夫耳目不限一隅而精神周於六合使英雄競起咸仰天子明見萬里之威然後可以大一統殿下不以臣不肖俾承乏兵垣

西南紀事

卷七

郭武余氏刊

其籌畫固與中樞相表裏則在兵言兵不敢以芻蕘自匿也古之有天下者橫戈躍馬以爭中原則八閩兩粵無暇顧盼乃者警蹕所在卽入閩得爲兩粵之重輕勳臣李成棟以全力下虔期會章門而偏師駐於潮惠則欲使海波不驚亦宜有將伯之助臣昔事思文皇帝矣鄭芝龍欲以私憾殺臣而臣獨知其子賜姓成功樸忠勇敢氣志過人頃聞血戰三年不視芝龍一字蓋匪躬之忠幹蠱之孝未有如是兼至者也臣察閩中兵非寡弱特以兵不一將將不一心彼此相顧無由獨發殿下何不特詔一以其事西南紀事 卷七 九 邵武徐氏刊

責之成功使得合將士之渙離戢宗藩之覬覦陸以通入浙之關水以斷窺粵之路卽自溫寧以抵登萊悉有奇兵並擣之用此當議者一也三吳爲財賦輿區賢士大夫之所聚倡義之烈及今未散殿下慎選大臣勳德才望足以服人心而操大柄者命之督師南京未復則可以宣布威靈奮揚旗鼓已復則可以肅清宮禁祇謁園陵經理征輸疏通師旅然後開府維揚合山東而恢河北此當議者二也湖南諸勳曹志建趙應選等旣至衡陽宜以一往之銳竟出茶陵與豫章合勢湖北諸勳馬進忠張光翠等直走

武昌三路建瓴不期可會然後督輔騰蛟居中節制仍於武昌謹備行宮以待駐蹕此當議者三也制輔盾錫已合夔門之兵矣臣竊意李赤心十一部出河南而譚文等分兵助川督出陝西易地則無功也夫吳三桂之據長安也必一得當以報我矣起而與赤心爲仇則勢不可以速下盾錫之調度故已得宜然後鎮襄陽以結三川秦豫之局此當議者四也夫如是囊括四海之策殿下已運之掌中矣殿下整肅禁旅朝夕組練親御甲冑由楚以恢西北此大聖人之所爲一統之全局也由江以奠東南此中材之所爲偏安之半局也殿下緬思二祖列宗之鴻功知必不以中材自畫矣時李成棟方出江西應金聲桓何騰蛟亦由衡永將規長沙堡志意弘遠謂中興可立待意欲南合朱成功東合三吳之士西合譚文等圖北方次者亦取南京然譚太圍南昌益急而高進庫堅守贛州成棟不能進未幾馬進忠李赤心棄常德來湖南湖南軍亂朱成功譚文等卒無成而吳江吳易松江吳勝兆陳子龍寧波華夏餘姚王翊會稽陳天樞亦已先後敗矣湖南北嶺東西間屢失屢復悍兵驕將剽掠征派彼此設官張吏民不堪命

而黔蜀諸軍無重臣彈壓自相吞鬪所在崩解爲敵所乘
堡痛憤以爲內廷不守法度故外臣不奉節制太阿旁落
故非朝夕願朝廷赫然震怒整率六師申明約束厚集禁
旅以重馭輕高皇帝時命將四征皆聖祖親爲部署可法
也夫朝廷根本豈待遠觀使馬士英不相則左良王安得
稱戈劉承胤不將卽張先璧何辭稅甲惟廟堂之上處置
失宜而邦域之中縱橫並起遂使一家爲鷸蚌之持鄰邦
獲漁人之利覆轍昭然惟殿下留鑒戊子正月陳邦傳修
怨於堡請爲監軍大學士朱天麟擬旨著卽會議丁時魁

西南紀事

卷七

上 邵武徐氏刊

怒曰堡論邦傳卽請監紀堡又論郝永忠若請其頭亦與
之耶率科道官十六人入丹墀大呼繳印於內閣王方燕
語聞變翻茶沾服命李元胤出諭諸臣供職天麟卽日罷
相堡陳謝李成棟金聲桓敗書踵至堡方註籍聞報卽出
上疏言江廣反正在我爲忠在彼爲叛諸臣自計身家退
死進生不待智者而決閭可義出鎮南雄而分李棲鵬守
韶州卽勢益弱則杜永和當移駐也董方策全師而歸銳
氣未挫當扼守英德清遠策應南韶察廣州諸鎮微有不
相下之心樞臣劉遠生將命月餘已著誠信請再勅之往

相機調度布置可周三水一帶必厚集水師今哨船每處
不過千人當增益之聞王興可用請遣連城壁崇陽舊旅
可用請遣朱盛濃至懷集一路直通德慶若以輕騎徑擣
則東西路斷當設重兵戍之葉承恩兵少此當別議徵調
也京營不飭臣曾言之亦未見募練則總督戎政馬吉翔
總督禁旅李元胤之責也今年木星逆行留太微垣熒惑
復犯太微豈有天子所在無精甲萬人可供一戰者乎竇
衡再陷粵西剝牀胡一清新敗之後孤而無援焦璉之力
不能兼顧東事聞劉才鼎有衆三千馬五百匹當別勅調

西南紀事

卷七

三 邵武徐氏刊

之以備緩急之用留守瞿式耜已赴全州西撫當速推定
王諭堡卽出視事堡豹貌癯而行清任剛先物與袁彭年
丁時魁蒙正發劉湘客彈劾依附中外號爲五虎其劾何
吾騶語多過激劾呂爾璵疏有昌宗之寵方新仁傑之袍
何在等語犯上無忌王及慈寧王太后故銜之一日太后
垂簾召吾騶堡爲解釋堡奏對復忤慈寧宮人郭良璞爲
司禮監夏國祥妻有寵於慈寧堡參吾騶及國祥由是禍
機遂烈孫可望使楊畏知來貢請王封堡固爭三百年無
異姓王且可望啓而不臣其心可知惟朝廷裁之以禮無

爲所挾持傳笑遠邇大學士嚴起恆主堡言而陳邦傳矯制遣胡執恭入雲南封可望爲秦王堡論邦傳執恭交通販國罪朝廷不能問是時李元胤善堡諸忌堡者稱爲護法韋馱杜永和雅重堡才望然怪其汲汲持論嘗因入朝請罷六科會議堡爭之己丑正月南韶破

大清兵數道俱進王遽議西避堡固爭東西將士恃乘輿威靈

效死守戰王一動人心搖兩會城必難保且國家更有何地可適邦傳非社稷臣忠貞破亡之餘不可恃舍此而西則依賊望後必悔之不聽二月四日王舟泊梧州江干廷西南紀事 卷七 三 邵武徐氏刊

臣合疏論五虎結黨擅權欺君誤國罪下堡等錦衣獄杖八十堡創特甚碎磁甌出血復甦大學士嚴起恆申救三法司會讞戍堡清浪會阻兵未得達堡過桂林守輔式紹留堡書記辭曰朝廷罪人安可私佐相公且時事已去非敢愛死孔有德破桂林堡爲僧後返浙死於平湖

論曰自萬曆後門戶之禍與國相終始卽五虎之獄舉朝鼎沸越數十年猶傳聞異詞訾譽交半學士大夫動言好古尙論之難若是余纂金堡傳凡數更卒乃存其奏議略其彈文俟後之君子討定焉堡爲僧後當作聖政詩及平

南王年譜以山人稱頌功德士林譽之余利未信及問之長老皆云要之堡之才氣自不可及哉

鄧凱

鄧凱江西吉安人其先自河南新野自言家族雖微受國世恩性粗慇讀書知忠孝節大學士楊廷麟等建義贛州凱從之及敗督師萬元吉吏部龔葵寄孤於凱凱故不死順治四年丁亥冬抵攸縣知其父以去年三月被掠受戮歸舉族爲父復仇九過家門不入久之兵散潛匿吳楚山界時兩廣已破桂王入安籠

西南紀事

卷七

三 邵武徐氏刊

大清繪形購凱甚急凱仰天曰得一面吾君死亦瞑目乃冒險西行丙申十一月入武岡州爲孫可望所阻隱於永寶山戊戌二月始達滇都陞見命守大明門四月

大清兵破貴州十一月七日桂王命內臣李崇貴召凱入諭曰

爾老成忠義可護東宮望發滇都每過關逢險必下馬扶掖明年己亥正月四日王入永昌府留四十日又正月望發永昌十八日至騰越府二十日發騰越扈駕新統武所部皆可望舊兵二十四日將下營尙未炊揚武營到言各營俱散追騎甚迫馬吉翔李國泰趨王卽行夜迷道散走

左右旋及明仍在故所貴人宮女文武資囊盡掠去獨國泰吉翔輜重無恙晨遇孫崇雅亂兵在後者復被害又明日統武間道棄王去二十八日王入銅壁關是爲緬境緬人來約去弓刀勿驚百姓衆不肯吉翔傳旨遂釋兵器沐天波欲奉王子入茶山后不可二月朔至河緬人詭甚以四舟來迎令半從陸路發吉翔等不顧王太后東宮遽開船太后怒王曰老母且不顧及此何怪行延久十八日始至井使緬人止勿進二十一日報

大清兵四路來請勅阻之議可去者各推諉凱奮然曰主憂臣

西南紀事

卷七

五 邵武徐氏刊

辱一死何辭行人任國璽願同往吉翔恐宣其過惡語緬人曰二人無家口在去不來矣會報各營去乃止緬人以勅書與神宗時勅寶差分寸不信出沐國公印乃信天波欲道戶臘走孟養吉翔力阻而先發陸路者以前白文選兵抵亞哇城肆殺掠囊飽去於是緬王悲曰此非避亂來乃圖吾國爲內應外攻兵耳發諸蠻圍之多被其死傷或逃各村者晉王總兵潘世榮降緬通政朱蘊金翔中中軍姜承德各縊死四月蠻漢報有兵來迎駕姓祁名三昇寬不可當遣錦衣衛丁調鼎考功司楊生芳往吉翔矯勅與

緬盛官曰朕已航閩凡有官軍俱斬訖報五月五日發井梗七日至河瓦城八日至者梗奉王居竹城草房十間軍官各架竹屋緬婦日貿易如市人人以爲太平舍禮貌而嬉達官徒跣短衣席地笑語緬官熟視曰天朝大臣行止如此天下安有不失乎八月諸蠻朝緬沐國公過河令跣足以臣禮見歸而泣曰吾爲上屈任國璽及禮部楊任各疏劾留中王病足苦號諸臣酣歌自如蒲櫻居西華門大開賭市晝夜呼盧王親與楊太監爭賭不明拳毆至碎衣帽九月十九日緬進稻穀吉翔宰分私其戚凱不平曰老賊生死尙不知死後厚藏何人惠受翔步將推凱失跌幾斃瀝血陳表追言父死難狀誥贈四代蔭子入衛九月晉王有奏迎駕內有三十餘疏不知曾達上覽否今與緬王約何地交遞諸臣在內但圖安樂全無謀議若何出險等語久之無聲聞又拔營去有潘璜者幼而傾險能緬語緬消息以誣上翔女以女翔牢籠文武求職者俱稱門生湖廣道御史郎昌琦自蠻漢來翔奏曰昌琦忠貞此日行囊蕭條賜金二兩陞河南道掌六科事任國璽欲轉江西道亦稱門生凱譏之答曰吾非爲官居臺中可劾吉翔烏

西南紀事

卷七

三 邵武徐氏刊

撤知府王祖望晉藩下人頗知醫一日中宮病用藥稍愈
翔畏其凶暴以禮部主客司許之初司禮李國泰稱強
翔有過輒舉拳前毆翔謂人渠用拳我止用一勾誘之雙
陸詭以錢輸又向泰貸銀月倍息泰自是歡言無間遂爲
腹心友矣翔泰合奏外有大臣三日不舉火者王怒擲皇
帝之寶命掌庫太監李國用碎之國用叩頭曰臣萬死不
敢碎此寶翔泰繫碎散給次及凱凱泣曰凱無勞於國且
福薄嘗飢而死不受鄧士廉陞吏兵二部尙書敬阿翔每
事必先通翔弟雄飛擬出外任都御史翔壻楊在守正常

西南紀事

卷七

七部武徐氏刊

向人恨翔所爲然事亦須關白亦擬入閣辦事任國璽請
東宮開講有旨秋涼舉行歲餘不舉又私啓翔翔不應國
璽進宋末賢奸書翔見之切齒上覽之竟日國泰抽去東
宮典璽李崇貴益王副承奉也教東宮讀謂人曰自古帝
王壞在吾輩幼侍讀書止誘之作戲後登大位必不明正
道可嘆哉蓋爲國泰發也辛丑二月廿八日鞏昌王密遣
緬民賫奏云恐有害不敢速進期緬人送出爲上策王答
璽書甚切越五日師進距行在六十里作浮橋將渡已復
退內有潛歃血議殺翔泰二人奉東宮奪路出者覺俱見

殺四月蒲縵索翔滇都通賄銀兩以前元江土官圖總督
勅印開緬甸爲省備行在奔幸聽許八千時翔泰同心則
事成矣因翔欲獨肥故遷延然縵已代土官輸百金翔不
應遂發其事衆議償半五月翔泰請開講任國璽不可後
五日傳禮部楊在侍東宮講書賜坐是月廿三日緬酋殺
兄奪位來求賀七月六日緬護守官使通事來言勞苦三
載老皇帝及諸大臣何以答我前年五月我王子欲害汝
我力保之王不能應諸臣亦無與者緬官含忿去十六日
請當事大臣過河俱憚往緬使來曰此行無他故我王子

西南紀事

卷七

六部武徐氏刊

慮汝衆人立心勿恆邀飲呪水可聽貿易出入不然何以
謀日用十九日翔泰勒文武大小并去侍從無留者凱以
傷足蹇行獨免一內臣老亦免旣去緬兵三千人遂圍行
在呼曰若等大漢可共來決死不出亦死衆猶豫延久乃
出出則二十人縛一人如合圍王與中宮將投縶凱進曰
君死固當太后髦將疇依棄社稷不忠舍母不孝乃止緬
兵入宮爭搜財帛二貴人宮女諸臣妻女多自縊累若瓜
果繫木王及太后等二十二人逼斗室始已歷未通事引
護守官至呼曰止止勿害皇帝及沐國公時屍橫滿地緬

人移王沐國公所小大二百餘人并居一樓號哭之聲聞於數里凡三日有寺僧私送飲食乃知前過河飲呪水者已俱遇害惟沐國公及王昇魏豹王啓隆各傷數人死有王親小子來安年十三給擒者曰我授若金罄折作取金抽小刀抵殺人而後死二十一日緬仍修故宮請王入居貢米銅物二十五日又進鋪蓋銀布頗厚乃曰我王子實無此心此吾民怨汝軍將在外殺掠故爲此也王臥疾有醫來治男女病死者甚多凱又曰凱過陳通事家問陸路人消息彼曰有妻小者止二十日路上越四日俱被殺其

西南紀事

卷七

九都武余氏刊

及隨行五百里渡河登岸昏夜不識何兵二更至營始知爲

大清

兵也明日薄暮凱匍匐王帳後曰君幸自決使老臣得死

所王曰然有太后在且洪承疇吳三桂世受我朝恩豈毒及我母子乎六日拔老營復向阿瓦欲攻緬不果九日長發歸滇侍從俱與馬王屬皆金盆進鮮服內官宮女王親妻妾均給衣被康熙壬寅二月十三日入滇進膳服有加四月四日

大清

軍率凱發滿洲鑲黃旗章京朝家凱辭王及東宮太后中

西南紀事

卷七

三都武余氏刊

宮俱默然遂出是月廿五日王遇害凱爲僧昆陽州普照寺不知所終

論曰鄧凱書稱綴衣虎賁之屬依依犬馬之戀其主古者聖王遇臣下小大莫不加敬蓋爲此也明亡流寄蠻甸生民以來所未經但桂王過慈寧斷見小忘大以致諸奸蒙蔽阻賢任邪三尺之童知有今日因作也是錄追錄己亥以後細甚事備後之覽古者想見而悲悼焉

十二葉第十二行豹字衍餘餘識

西南紀事卷七

西南紀事卷八

餘姚邵廷采念魯撰 邵武徐 翰小勿校刊

沐天波

黔國公沐天波黔寧昭靖王英十一世孫也崇禎三年父啓元薨嗣立挂征南將軍印時天下大亂獨雲南遠不被兵號爲安樂沐氏世保爵土得諸土司心明興以來勳臣賢守方面者推沐氏張獻忠既入四川滇黔震恐天波使武定參將李大贊防守會川大贊狙獮數侵元謀土酋吾必奎地遂構亂先是天啓初貴州水西安邦彥反四川烏

西南紀事

卷八

一 邵武徐氏刊

撤酋長安效良雲南土婦設科武定夷目張世臣東川酋長祿千鍾皆應之廵撫沈敬介發必奎兵與諸土司犄角討斬設科等進復炎方松林霑益倘塘四站蜀道復通效良亦縛送賊黨安應龍及烏撒衛各印來獻道被掠怒復合水西犯滇必奎又力戰卻之自是邦彥就撫滇中始有寧宇者數年必奎自以功多而爲大贊虐使積不平故叛乙酉秋據元謀陷武定祿豐諸府縣蒙自土舍沙定洲者父源嘗與阿迷普名聲同調征水西以女妻名聲無子江西賈人萬氏有女倡也名聲嬖之娶焉生祚遠已而名聲

死歸沙氏破數家最後妻定洲定洲年與祚遠相若又嬖萬氏以爲謀主遂兼阿迷蒙自二州稍告訐諸土司侵掠之天波與撫按不能理其曲直定洲南拓地至交關與交趾爲界兵勢既盛遂輕黔國必奎之叛也定洲實與約故決計天波發諸司兵檄蒙自二子定洲赴以五千至省而必奎已誅殊失望留屯城外不去公府饒於財滇人于錫朋饒希之游門下積多逋負懼罪輒見定洲誇沐氏世寶以動其心天波表定洲參將厚犒使歸十二月二日入謝天波因祠祀不即見定洲入門大呼都司阮韻嘉參將袁

西南紀事

卷八

二 邵武徐氏刊

士弘張國用內應甲興沙軍擁入縱火大掠天波自竄走西城太夫人陳夫人焦走北門白吾等命婦不可爲賊汚舉家自焚死弟天澤天潤皆遇害知寧州祿永命帥兵巷戰從官周鼎止天波留討賊疑鼎見給殺之遂走楚維定洲悉得沐氏世寶據會城規廵撫吳兆元檄止救者又上疏南京言沐氏不道賴沙軍定亂狀請陞秩世授以定洲代天波又至祿豐執前大學士王錫襄使居貢院號召明年丙戌定洲追天波於楚雄分守副使楊畏知推官王運開堅守導天波走永昌定洲追至下關遣其黨李日芳陷

蒙化王朔陷大理俱屠之畏知乘賊西加修楚雄城傳檄討賊土司響應賊還攻楚雄自春至夏不能拔始去擊殺祿永命於寧州已定迤東復圍楚雄天波以故得安居永昌崇禎之世石屏土司龍在田及副將許名臣奉總理熊文燦檄援荆襄識張獻忠部將孫可望等於幕府至是在石屏爲定洲所攻聞可望等已入平越使人間道告以亂曰亟趨之借大義滇可定也可望遂詐稱黔國夫人弟焦侯請兵復仇滇人受沐氏世恩憐天波在難唯恐其來不速及至乃可望順治四年丁亥夏四月可望至雲南定洲西南紀事

卷八

三 郭武余氏刊

大清使張勝襲雲南定國文秀俱出屯交水王尙禮謀翻城應天波覺之挾與入朝以宿衛守之天波故善流星鎚常攜袖中是日恐左右有變出鎚舞縱橫盤擊觀者皆披靡尙禮俯首嘆曰吾已爲檻中虎不復煩君侯攘臂也可望降貴州來歸滇都羣臣皆進爵天波辭以世被國恩無以報不敢復受新秩久知國勢去誓身殉使其子分贅各土司盡存先祀焦夫人死侍女夏氏歸母家兩經大亂不辱爲尼天波念其節使任家政遂不復娶已從入緬夏氏自縊時死者擇柱皆爲鴉犬所食夏氏屍棄十日卒得收葬至西南紀事

卷八

四 郭武余氏刊

曩本河緬人聞黔國來猶下馬羅拜至蠻漢天波與國舅王維恭典璽李崇貴謀曰主君入緬我輩宜奉少主進茶山可調度諸營且使緬人有所憚在內亦藉以爲重王后不可而止及井亘緬使傳語出神宗璽書合今篆差一分天波出已印比之乃服蓋緬自萬曆二十二年有內亂請救不應卽絕貢矣居井亘月餘天波與蒲縷王啟隆集樹下議緬意日薄不若及今去戶臘二撤出孟養以圖生路馬吉翔阻之白文選兵至亦爲吉翔所卻進至赭經誅茅以居緬俗用中秋日歲節屬國朝賀強天波往以臣禮見

耀於諸蠻返告從官曰井旦不用吾言致有今日之辱吾
不屈主必不全誰使吾至此耶哭而慟明年己丑七月緬
又來請天波辭緬使曰此行當以客禮乃因李定國等兵
再至穆爲恭敬天波知之愈憤懣又明年庚寅七月難作
緬酋莽猛白要百官計事過河以二十人執一人無脫者
馬吉翔而下文武四十二人惟天波出袖中鎚擊殺十餘
人死冬王入雲南天波三子二先卒惟忠罕在石屏從婦
翁龍世榮出降是年四月有梅道人與張琦尹士鏢等謀
興復假忠罕書與寧州祿昌賢事發琦等死辭連忠罕謂
西南紀事 卷八 五 邵武徐氏刊

其妻龍氏曰吾且履不測汝姪數月脫生子可無絕先人
後令內官滕九德僕白君愛護龍氏進香東岳浮舟至昆
陽州忠罕逮入燕以待婢夏蓮爲龍氏龍氏走匿新興滕
飛熊兄弟所產一子名神保康熙四年乙巳三月新興土
酋王耀祖等爲亂聞神保在作檄移諸蠻迎龍氏母子入
山期事成立爲主戰不利遷之法沖白乃家又令白君愛
匿神保於滕氏俱爲吳三桂捕獲并訊忠罕沐氏遂絕
論曰洪武勳舊同國終始者魏國黔國及誠意數家而致
命竭忠天波尤著方其由永昌還省晦迹十載不見疑於

可望及委蛇緬廷冀免主危雖寧命之忠無以過之然天
道虧盈秦晉楚福諸王積逾千萬身遭菹醢諡爲至愚而
沐氏享祚三百年死猶以忠節著豈非盛德之報哉

崇禎改元河迷州土酋普名聲據州城叛屢征不服三年
庚午廣西知府張繼孟思以計誅之檄州縣稱名聲才能
忠義不應摧折以致召亂皆有其司之過阿迷縣移而
廣西府謂兵備道于臨安路經阿迷得名聲狡往來文移過
州境輒啟視之見繼孟檄大喜思得繼孟守安後繼孟過
謂兵備戒其下過阿迷必晉侯普州牧及至故熟睡與中
者曰我若雷其下不得傳果過十里乃覺不覺與普從
去或不後期名聲急見兵道然普州牧必不覺與普從
覘動靜見繼孟責從者易馬馳還喜過不入願又疑使潛隨
右奉茶繼孟擊蓋大言曰嘗聞普公好以茶酒問人我
不敢飲此名聲驚誓天曰名聲恨不獲爲公氓何有此心
西南紀事 卷八 六 邵武徐氏刊

請先飲遠易蓋飲之而擊蓋時已下鴉茶內矣遂爲具款
客辭以有事謂兵道急入臨安城有備不能疾馳易三馬名
聲藥發遣兵急追已入臨安城有備不能疾馳易三馬名
萬氏狡而有淫德招沙定洲兄定海爲夫稚魯失歡死妻
年欲殺定洲因與萬氏別居焉當事不能問其子祚遠大悲
時欲殺定洲因與萬氏別居焉當事不能問其子祚遠大悲
定洲追天波萬氏猶在阿迷聞之驚曰我家門乃爲此賊
所破謀入省執定洲刺進調撫軍抗禮旁若無人後保給
乃又大喜連與虎刺進調撫軍抗禮旁若無人後保給
革庵并兵頭鐵虎刺進調撫軍抗禮旁若無人後保給
野史氏曰高皇帝開國勳臣以令猷承世者二曰徐中山
沐黔寧中山賜第留都子孫席以令猷承世者二曰徐中山
可矣黔寧守荒微世有師命先猷承世者二曰徐中山
裔矣樂飲食相萬也然黔寧在鎮招徠攜貳顧保家之主
人知朝廷之軍田一也然黔寧在鎮招徠攜貳顧保家之主
澤遠矣死之日蠻部君長號哭深山及遠繼之歷年滋
大惡未嘗輕戮一人又何其寬大長者也不忍加誅將吏非

歷鎮一十六世二王一侯一伯十公四都督家門貴盛即
中山猶嫌焉况其他茅土中絕極風沐雨之澤不託忽諸
君子是以思繼序也當征南將軍與左副將軍三人同下
滇地而願涼二國之肩或斬或不振豈非洪武戊辰王中
開諸蠻月魯之役殺傷過多干違天道以至是乎沐氏自
昭靖忠敬以還若患襄之賞罰明信武襄之服遠忠勤榮
康之制勝好謀武僖之戰守憲道愛在人矣世載德雖
其後亦有一二鮮克由禮者諸夷猶懼其威令賴前哲以
免也及其末世皇降大割國步多艱卒能政舍從亡流離
異域不屈以死見危授命之義其庶幾焉斯亦無愧其祖
宗矣

楊畏知

楊畏知字介甫陝西寶雞人崇禎中舉鄉試第一以保舉
特用歷官雲南副使分巡金滄道駐大理

西南紀事

卷八

七 邵武徐氏刊

大清順治二年乙酉秋武定土司吾必奎作亂連陷祿豐廣通
進攻楚雄府破之畏知監軍復楚雄因留彈壓移鎮焉沙
定洲之亂黔國公沐天波走楚雄定洲追之畏知謂天波
曰郡城新破創夷未復賊以方張之銳來攻必陷同死無
益公不如走永昌據重江之險比賊越楚而西踟躕大理
蒙化間動需數月我守禦既備傳檄四出賊欲越永恐我
斷其歸路欲返攻則公隨之首尾橫擊可滅也天波遂走
永昌定洲至楚雄畏知踞城頭語之曰君定永昌回度朝
命可下當以鎮道禮相見今逆順未分難爲不義屈且君

不憂迤西諸司受黔國檄而合從見討乎定洲恐失天波
與盟而去分兵攻大理蒙化屠之畏知乘間修築陞陴撤
郭外居民入保檄調漢土官姚景等定洲聞之不敢至永
昌還趨楚雄用巨礮擊城樓正罩畏知意必死須臾煙散
顧畏知端坐惟進賢冠失左翅驚嘆以爲有神畏知伺賊
懈出奇兵輒有斬獲至夏引去先是會城變起巡撫吳兆
元陷賊中諸土司以故未敢動及畏知倡義於是寧州祿
永命石屏龍在田嵎峨王克猷等皆聚衆守險遙應定洲
恐阿迷有失東還攻石屏走在田破寧州殺永命至嵎峨
西南紀事

卷八

八 邵武徐氏刊

同回楚雄使迎天波永昌迺西入府得免屠戮爲畏知也
可望既假討定洲名略定滇地羈縻黔國威震諸蠻粵西
被兵號令阻絕臨安任僕乃倡議尊可望爲國主用干支
紀年鑄興朝通寶錢畏知憤甚念已同之死無益獨日稱
道忠義鼓動有忤意輒舉掌謾罵其黨怒欲殺之李定國
劉文秀尤愛之可望遣畏知同永昌翼發奉表肇慶請王
封過貴州爲皮熊所阻久乃得達兵科金堡言本朝異姓
止贈王三百年定制不宜更自今日畏知曰不與無益彼
固已自王也一旦降號公侯而能欣然受命者此純臣之
西南紀事 卷八 九 邵武徐氏刊

號內閣嚴起恆持不可兵侍郎楊鼎和以爲不臣其人則
不受其貢并卻所進白金玉帶物可望滋怨秋九月可望
引兵逐皮熊并據滇黔冬桂林廣州俱破桂王奔南寧更
使劉蒞封可望爲翼王畏知謂可望秦翼等耳願假何如
真可望終不受李定國等咸勸可望趣畏知行以卒成之
畏知念主憂臣辱復奉可望使詣南寧賀九儀以兵先入
殺起恆鼎和舉朝震懼始真封可望爲秦王畏知後至痛
哭自劾遂留作相可望聞之怒使人挾與還黔畏知見可
望大罵曰賊終不可與爲善我爲所賣負不義名於天下
西南紀事 卷八 十 邵武徐氏刊

除頭上幘擊其面可望命牽去斬之畏知爲人忠勇激發
在軍中陳說順逆輒傾一坐雖可望亦諒其無他是日觸
怒意必有救往時戮人距營門十里畏知行數步則坐不
去曰此卽吾死所遂見害可望深悔之杖其左右之不言
并行刑者畏知死桂王幽安龍李定國劉文秀及可望部
將白文選等合謀迎駕入雲南可望衆散來奔

大清雲南相守二年始亡人以爲猶畏知所啓云定國奏贈畏
知少保謚文烈其勳惠尤多在楚雄土人歲時致祀
論曰滇黔之事以沐天波楊畏知爲終始畏知才優於天

波而性剛少容卒先蹈難然李定國劉文秀等劇賊百戰
感其大義毅然歸忠豈非君子豹變道取於革已日乃爭
革而悔亡也乎明世士大夫拘牽文法罔識時務秦封之
爭與南遷之議何殊焉勢不在已而動援舊章難矣哉

朱彝尊曰崇禎十三年庚辰思陵留意人材俾下第舉人
及廷試貢士俱留特用悉寄以民社之任于是舉人史惇
以下一百六十三人貢士吳康侯以下一百人許同進士
出身傳等請援例謁文廟行釋菜禮并立石太學題名閣
臣張四知持不可上特允惇所請大學士周延儒奉勅撰
文太僕寺少卿兼翰林院侍書朱國詔奉勅書丹篆額工
部營繕司郎中王顯德榜有題名而無記及是始記焉特用
錢士升榜至魏藻德榜有題名而無記及是始記焉特用
榜死事者戶部郎中金壇徐有聲兵部員外郎陞貴州安
平道副使臨川曾益金滄道參議寶雞楊畏外郎陞貴州安
西
南
紀
事
卷
八
武進蔡鳳黃州府同知弋陽王府輔國中尉朱統鏞鄒縣
知縣贈河南按察副使安邑李貞佐汾陽知縣西安劉必
達大同山陰知縣慶陽衛李倬羣昌安定知縣鍾祥黃卷立賢
士四川興文知縣漢陽艾岳鼎呈貢知縣鍾祥黃卷立賢
無方未嘗不收國士之報又有嘉定徐時勉克勤復社者
宿注名特用榜中與陳孝廉瑚歸處士莊敦高尚之節亦
不愧名特用榜中與陳孝廉瑚歸處士莊敦高尚之節亦
守野史撰勸餘雜記者即其人也

西南紀事卷九

餘姚邵廷采念魯撰 邵武徐 幹小勿校刊

李成棟 李元胤 杜永和

李成棟字廷貞山西□□人高傑故將也少從傑爲羣盜
乙酉以鎮徐將軍守徐州許定國殺傑成棟舉徐州降

大清既爲將累戰勝有功故趙王由棧與黃蜚起太湖成棟擒

蜚走趙王授松江總兵從定入閩與巡撫修養甲自漳州

入潮惠潛兵陷廣州殺唐王聿錚丁亥正月攻肇慶分兵

下南韶遣楊文甫張月取高廉雷閩可義取瓊州廣東十

西南紀事 卷九 邵武徐氏刊

郡皆破桂王奔廣西成棟尋陷梧州使杜永和誘殺丁魁

楚於岑溪鹵其貲遂攻平樂圍桂林瞿式耜焦璉死守會

陳子壯張家玉陳邦彥起兵圍廣州成棟解桂林東還擊

殺于壯等式耜亦進復平梧高廉雷

大清詔問失地狀成棟懼戊子春金聲桓以江西反布政使公

安袁彭年說成棟曰公爲將畢智竭勞南定閩廣功無與

比修養甲以遼東勳舊晉秩總督位居公上當受節制燕

京本有疑公心聲桓又反江西將益忌漢人今大江左右

延頸朱氏瞿式耜守桂林不滅李綱何騰蛟帥湖南亞於

宗澤將相大臣皆有中興之氣公孤軍陷南中進不爲新

朝所容退犯天下之名義況去年自春徂秋所擊滅粵東

忠義之士以什百計粵人怨公深於骨髓日夜痛念思乘

間爲父兄復仇公持此區區爲北朝之忠身死無名爲天

下笑何不以此時歸命南寧故主得公如得一國單正傾

心怨仇消解合見兵羣盜可得精卒十萬與騰蛟分道出

江楚以恢江南經略西北中興之功可翹足待身名兩榮

顧不美乎智者舉事不可後人養甲不聽一壯士力耳公

其思之成棟念家屬百口在松江不忍其愛妾知其意進

西南紀事 卷九 邵武徐氏刊

曰我敢獨富貴乎請先死公前以成公志遂刎成棟前成

棟驚哭曰我乃不及一婦人與彭年登樓去梯謀時高傑

兄子進庫守贛州爲聲桓所攻急請救廣東養甲趣成棟

出兵布政司移饒入萬彭年故不發由是遷延粵尙多長

髮夏五月旱羣盜滿山成棟陰結其豪傑語養甲曰今出

城數十步皆賊安能遠行計惟急改名號以安人心耳遂

出示直書永曆二年養甲愕然無可奈何兩司官諷養甲

以印授成棟成棟下令文武將吏軍民解辯是日首自加

網職官購及優人服色草草成儀遂以廣東十郡歸王請

大駕幸肇慶表至南寧中外相賀封成棟惠國公養甲襲平伯進兵工三部尙書養甲懼禍悉解所部兵授成棟於是江西道通聲桓使者始至桂王以江廣反正告於宗廟是月命吏部郎中吳貞毓宣諭廣東貞毓留佐軍前請遷都廣州瞿式耜拜疏言任將之道不從中制本朝文網太盛動以內臣監視文臣督師墮戰士心今聲桓成棟皆以全軍歸命天下聳動知明室尙有其主投足左袒攸繫匪細宜有以尊崇而寵褒之願陛下將兩省新附之地捐之此兩人一切軍功爵賞文武署置以及刻期出戰咸決於西南紀事 卷九 三 鄂武余氏刊

外朝廷不問方可責其成功若大駕既東不請則主權不尊請則事機坐失臣以爲乘輿無入廣州駐肇慶使王從之六月成棟使羅成耀以黃金千白金十萬綵紵舟楫具迎王於南寧王至肇慶成棟負弩矢郊迎百里外從騎萬匹拜成棟爲翊明大將軍以其子元胤爲錦衣都指揮掌絲綸房事擢袁彭年左都御史封其裨將杜永和閻可義郝尙久羅成耀黃應杰楊大福張大瀛等七人皆爲伯十月成棟出師北舉取南安進攻贛州時譚太久圍南昌金聲桓不出戰江西諸郡復反爲北而成棟方至興高進庫

遇不利退壁南康縣十一月佟養甲遣間使密表燕京爲成棟所獲伏誅順治六年己丑正月南昌陷何騰蛟亦死湘潭二月成棟敗於信豐身斷後披甲策馬渡河沈死兵部尙書楊調鼎監軍道姚文生俱死亂軍報至贈成棟寧夏王諡武烈成棟上唇微缺號李訶子本以功高恥爲養甲下決計歸命奉舊主恭順待文武舊臣皆有禮迨再度嶺無功倉卒陣沒朝野惋惜敗後杜永和代守廣州又一年而敗王復走南寧

李元胤本姓賈字源白陝西榆林人李成棟養子也爲人修潔有忠孝性居

西南紀事 卷九 四 鄂武余氏刊

大清軍中嘗漢衣僧帽佟養甲承制授以官固辭朝夕侍膳從容乘間數以義動其父成棟歸桂王元胤及袁彭年實使之桂王至肇慶拜錦衣侍衛甚見寵信西朝士大夫皆樂與交時彭年負時望臺綱與劉湘客丁時魁金堡蒙正法等相善持論抗激專主權抑倖授中外號五虎而稱元胤爲護法章賦元胤雖恇雅長斷略數定變事養甲謀覺王命元胤縛而磔之成棟敗沒加車騎將軍封南陽伯領禁兵李赤心之潰於茶陵也由道州入廣西陳邦傳欲

倚其兵力其奪廣東堵盾錫主之元盾詰盾錫曰吾輩在
北朝時公不來復廣東今乃來爭廣東耶盾錫不能答元
盾遣楊大福扼封川赤心西趨潯州大福邀其後隊五千
人而東焚掠懷集四會遠近震駭元盾召大福入肇慶縊
殺之亂始定順治七年庚寅正月三日

大清班志富破韶州遣許爾顯江定國以舟師襲清遠西斷肇
慶路於是桂王發肇慶奔梧州留元盾守肇成耀走高州
將爲亂奉詔計斬之

大清兵追與馬吉翔出屯三水其弟建捷以守廣州功封安肅

西南紀事

卷九

五 邵武徐氏刊

伯五月元盾自肇慶朝行在追訟金堡等冤還出救廣州
廣州陷建捷突圍至肇慶守將宋裕昆叛元盾建捷出走
後四日桂林亦陷王發梧州夜走南寧陳邦傅乘亂殺從
官掠鹵簿元盾兄弟迫及伏地痛哭哀動左右孫可望遣
將賀九義入南寧殺大學士嚴起恆元盾忿甚請出靈山
收高廉雷兵迎駕入瓊州就杜永和會提督李明忠敗於
軒嶠

大清兵已下高廉雷郭登第等皆降陳邦傅復叛南寧震恐元
盾進退失據辛卯九月至欽州之防城爲土兵王勝堂所

執見耿繼茂不屈左右挺下笑曰鼎鑊不懼何有於挺令
作書招永和笑曰杜將軍繕兵窮海差有丈夫氣乃招之
耶繼茂義之使其故人往說君昔未受國恩耶元盾慟曰
我昔不過帥府養子今爵五等司禁旅狼狽被執惟一死
報國豫讓不言之乎吾父俟於九原久矣故人曰成棟果
君父耶曰岐陽黔寧俱以養子自奮子毋多言與建捷俱
遇害部將李用朝亦從死投屍海中

杜永和字□□□□人李成棟部將也善機略矜守

戰威名亞於成棟成棟既沒桂王命兵部侍郎劉遠生如

西南紀事

卷九

六 邵武徐氏刊

廣州勞師以永和代爲總督守廣州間可護守南雄時李
元盾入典宿衛而永和等統重兵分鎮廣東瞿式耜以督
輔留守桂林雖新喪大將備禦尙固乘輿前後安處肇慶
者二年順治六年己丑六月永和聞燕中有變拜疏出師
北舉不果可義尋卒以羅成耀代明年庚寅正月尙可喜
耿繼茂陷南雄成耀望風遁遂失韶州可喜遣其將許爾
顯以舟師襲清遠而自與繼茂陸行會廣州永和與張
月李建捷隨方拒守爾顯載大礮夜進順流入石門之水
南師驚擾失戰艦數十粵中進永和等爲侯命元盾馬吉

邦陳邦傳東救廣州邦傳至三水不進

大清兵乏食就鄉聚和買民多不從鹿步下有龍眼崗五百餘家開若門放礮爾顯攻圍盡屠之鄉聚懼出應羅遂爲持久計總兵鄒文光偵敵被執海盜梁標相以戰艦二百降可喜大習水軍永和懼水路失守遣使乞師於碣石帥蘇利利已發兵聞標相叛復召還嶺東道李士璉總兵黃應杰郝尙久以潮惠降廣城東援遂絕五月廣州兵擊斬靖南遊擊張大奎安定伯馬寶率郭登第等襲清遠不克

大清兵拔三水百道攻廣城張月出戰大軍不利退獲其戰艦

西南紀事

卷九

二邵武徐氏刊

三百餘艘資械無算永和蓬跪自運礮石置白鑼城上每副將予五百金綵緞表裏拜奉月等以金杯犀玉故將卒效命一年之間有戰必勝永和自督整暇於五層樓上張宴設樂無虛日

大清兩王遙望跌足曰不謂吾曹遂死此地十一月

大清兵疫饑決命一戰月等又戰敗之燒其鐵甲兩王方對坐礮碎其案驚怖欲死夜

大清兵復集攻西門城壞數丈月等用大礮殺千人大軍退南軍戰勝下城就飯外人乘空而登城中遂潰死者六千餘

人追至南門逼海墻溺死尤眾永和月吳文獻殷之榮張道瀛舟數百艘奔瓊州總兵范承恩降可喜繼茂屠廣州馬寶馬吉翔攻清遠垂下聞廣州破乃退廣城三面臨水成棟復築兩翼傳江爲礮臺水遠之地勢旣險而永和等力戰自二月至於十一月凡攻圍二百七十餘日始破順治八年辛卯九月耿繼茂下瓊州永和等眾尙數萬以全軍降其年七月西安將軍李定國克桂林楚粵皆復桂王年號可喜懼亟趣茂班師繼茂入廣州張月前降

大清守高州至是復翻城迎定國定國敗月不知所終

西南紀事

卷九

入邵武徐氏刊

論曰李成棟將略在金聲桓上然方度大庾北嚮一戰輒蹶豈非衰運難扶歟抑胸無全局以至此也元胤武人而識大義君子尤惜之杜永和固守廣州使尙耿智勇俱竭雖不能死賢乎以城降者矣

西南紀事卷九

西南紀事卷十

餘姚邵廷采念魯撰 邵武徐 幹小勿校刊

李定國

李定國字壹純陝西延安人初從張獻忠爲盜目張氏獻忠養子四孫可望年長知書數位第一定國以能次之劉文秀艾奇能又次之所至破陣屠城而定國驍勇超逸更稱萬人敵獻忠僭號成都定國爲僞安西將軍既聽汪兆齡謀盡殺蜀人令定國等四將軍分道刈殺以所殺多報功最

西南紀事

卷十

一 邵武徐氏刊

大清兵斬獻忠西充定國等帥潰眾南陷重慶殺如故明年正月入道義始不殺略貴州趨雲南乃去僞號稱明將軍始獻忠死其黨有悔禍之意艾奇能首數汪兆齡罪殺之重慶定國每靜念有明天下自秦州煽亂怙惡不撫決裂至是吾輩膽義素不後人何惜此筋力不以恢廓疆宇歸復明朝劉文秀亦以爲然及入楚雄得楊畏知畏知爲陳說忠義指明邪正時奇能已死定國文秀深悅服獨可望陰賊外唯唯內傲獻忠所爲亡何可望稱國主設六卿用于支紀年定國心非之或齟齬可望縛定國棒之八十抱其

頸泣曰吾以大義辱第幸同心力無慮疑定國頓首謝請擒沙定洲報德由是憾可望其年十月及文秀進討俾革奄斬定洲已丑四月桂王封可望爲遼王賜定國名如靖可望拒命定國因辭賜名可望殺畏知遂遷桂王於安龍定國滋恨然未敢入朝壬辰四月

大清

定南王孔有德逼貴州可望承制命定國文秀經略楚蜀以馮雙禮副定國步騎八萬出武岡辰沅破大軍有德退守桂林定國乃分道自將出新寧使雙禮出祁陽合趨全州復遣西勝營張勝鐵騎右營郭有名率精兵由西延大

西南紀事

卷十

二 邵武徐氏刊

舉疾走嚴關扼桂林要道令曰敵至傳火毋下關須大軍會戰雙禮帥前軍都督高承恩鐵騎前營王會武安營陳國能天威營高文貴坐營斬統武合兵四萬先進至譯湖猝遇大兵萬餘逆戰斬驍將李四乘勝遂薄全州定國帥右軍都督王之邦金吾營劉之講左協營吳之聖武英營廖魚驍騎北營卜寧合兵六萬繼進聞譯湖捷傳令全州傳城者毋急攻懼其奔逸并力於桂林全州已下定國至令急過無入雙禮出城合進有德遣數萬眾奔救全州張勝已營嚴關距大軍十里日且暮大軍引去旦復至勝傳

礮大軍募食而前戰於關下象債歸定國斬御象者諸軍奮進象突陣大軍退天大雷雨橫尸被野追及大榕江又告捷有德急入桂林大軍三日而至守陴者皆潰援梯畢登是爲七月四日定國下令屯城上有德奔入府悵然無語久之曰已矣其妻曰無慮吾不死屬女僕以一子出曰苟得脫度爲沙彌遂與其妻共縊有德舉火自刎投火中獲其子延訓及陳邦傳陳師禹先是有德使提督線國安略南寧右翼總兵全節防柳州左翼總兵馬雄守梧州重鎮皆出桂林守兵援全州三戰皆盡定國行疾是以速克

西南紀事

卷十

三 邵武徐氏刊

安全節帥所部西行是月
大清兵下瓊州杜永和張月眾猶數萬以全軍降
大清兩王得專意廣西九月孫可望使白文選攻拔辰州定國進至衡州長沙岳州從風潰馬寶曹志建亦復連州獲守將茅生憲送定國斬軍前十一月三日
大清敬謹親王兵號十萬至衡州定國遇河上甫接少卻親王特勇舍大軍而追定國設奇擣中堅過險伏發交鎗起害親王軍遂潰定國全師歸武岡可望忌定國召赴沅州議事將殺之定國覺引還廣西可望敗於寶慶湖南復陷癸巳三月定國帥馬寶等自梧州破開建德慶抵肇慶連營據北山別將下四會廣寧前距三水於是岑溪宋福相出掠羅定東安西寧海盜戰艦二百由新會順德盡港入九江口清遣山寇並發聲言導定國渡河走從化襲廣州水陸大震潮州郝尙久隙於郭虎班志富尙可喜以劉伯祿代之調尙久水師尙久怒不受代舉兵稱新泰侯馳檄南韶漳惠
大清遣哈哈木會耿繼茂攻之是月廿六日定國圍肇慶泄其濠三面急攻用布囊盛土爲牆置木柵埃陴藏鳥鎗以拒

內兵陰穿地道城中大懼許爾顯塹濠城中以待縋城奪梯設死守月餘不克

大清兩王謀李定國或從木縣頭度河得合尙久會城危且無北歸路矣乃令繼茂發鐵騎守三水東南鑿側門出奪地道兵多死不能出者焚死地道中定國退軍五里

大清兵潛出西南三門奪龍頂岡營用鑲鉤長鎗獲兵數百人狗於城下於是定國解圍還而郝尙久將攻惠州爲黃應燕所扼不出碣石蘇利以舟師助繼茂吳六奇堅守程鄉饒平待

西南紀事

卷十

五 邵武徐氏刊

大清兵秋八月潮州破尙久父子死定國東行失利由可望貳心無後援而頓兵堅城也桂王自至安龍受制可望大學士吳貞毓太監張福祿等言定國忠勇雖出盜賊實與可望異趨爲國之心如青天白日因手敕密使封定國爲晉王使引兵入衛詞旨哀愴定國叩頭出血曰臣定國一日未死寧令陛下久蒙幽辱幸稍忍待之臣兄事可望有年寧負友必不負君致書貞毓曰粵中未定進退維艱幾事須密責在老先生事泄貞毓等竟遇害可望以是滋恨定國甲午春遣馮雙禮賀九儀以騎兵七千步萬餘從古泥

懷遠追定國於柳州定國奔賓南東略雷廉雙禮等遂擊桂林尙可喜慮可望與定國實合謀陰益兵犄角以圖兩粵懼甚疏請敕湖南經略洪承疇分發滿軍由衡桂入樂昌下廣州漢軍由永州入桂林與粵西兵合趨南寧斷定國歸路粵東兵從高州進夾攻之

大清不聽益兵而遣秘書學士邵廷佐移繼茂鎮福建可喜愈懼疏留繼茂共鎮

大清兩王以定國在廣疲於奔命五月定國發廉州故將張月以高州歸

西南紀事

卷十

六 邵武徐氏刊

大清嶺西道周公軾學道錢朝鼎等皆死秋海北道陳武度海攻拔臨高昌化黎岐蠢動水陸響應儋崖路斷瓊州守將高進庫告急於廣州定國進復陽春陽江恩平前鋒抵肇慶欲大舉發榔桂兵出韶州江楚界上兵入海嶺約閩海國姓攻惠潮可喜畏定國不敢戰又慮兵分則弱謂繼茂且以旁縣餌之於是

大清督李率泰機總兵郭虎副將杜豹守高明可喜遣甲喇章京田雲龍守新會三日滇兵圍新會可喜令右翼總兵吳進功助雲龍守定國以舟師扼江門築礮臺於陸過援兵

兩王親赴江門爭水陸並進滇兵少卻阿達哈哈番劉秉功等得入新會二十日定國復至高明掘地道急攻城壞二十餘丈將陷可喜來救望見滇軍盛遽退定國自帥步騎萬餘追之選精銳五百人急蹙可喜遇伏不利失總兵武君禧遊擊王天才等十六人可喜退晦克高明擒郭虎斬杜豹遂合圍新會分兵出三洲金利富灣羅厝諸口距廣州百里軍聲大振新會饑盡食木根皮及犬馬浮洋百道並攻吳進功等守益堅朱成功遣黃梧道海應定國十二月

西南紀事

卷十

七 邵武徐氏刊

大清靖南將軍朱馬喇囊章京東邦帥滿漢軍會尙可喜耿繼茂於三水同趨岡城十日至三洲南軍接戰不利失副將梁大勲十四日至新會定國嚴陣城北驅戰象列礮兩山峽口以勅兵屯峽左山將乘高馳下可喜遣尙之智盛登科先擊左山兵左山兵潰峽口兵望陣動連得成田雲龍栗養志統步兵合戰象驚礮還走滇兵亂八回山蒙古固山烏金超哈藩下騎兵兩翼縱擊滇兵大崩戈甲棄載道死者無算亡十三象北軍追奔三五里定國有馬三千將戰遣斯養先牽去從者二百騎步兵四萬得脫者半定國

盡撤肇慶高明高州馬步兵戰象皆入鬱林州選斯養得萬餘人自新興南走高州東邦追之不及總兵孫際昌叛奔土司何美璜寨定國使都督吳三省總兵楊成王三才以步騎千餘象一隻追取之與東邦等遇於興業復敗獲象以去東邦留尙之智駐興業自與敖拜來塔等追及定國後軍後軍敗老營妻子衝散蒙古滿洲兵追定國及於橫州南軍亡象二馬二百八十定國燒絕浮橋由賓州夜走南寧

西南紀事

卷十

八 邵武徐氏刊

大清軍以朱養恩鎮南寧久地連交趾內接溪峒不可卒拔乃還際昌及中書楊琳諸將白長王之臣等三十人皆降由是廣東高雷廉三府肇慶羅定屬三州一十八縣廣西橫鬱林二州北流興業容岑溪四縣復歸

大清瓊州羣盜皆降定國力屈不能復出西南之業衰矣乙未正月定國將朝桂王可望懼使白文選以兵逼王移駕貴州宮中皆哭文選感動以定國本無他意還報定國至遂奉王西行文選棄可望來歸至雲南盟劉文秀及王尙禮王自奇等曰同輔朱氏背之者死詔以雲南爲滇都命定國爲輔民大將軍總滇黔楚蜀兵知行在大政定國與沐

天波劉文秀同心明室人心稍定丙申秋可望犯闕上下
震恐時定國新敗文秀所將留滇兵不滿萬行朝百事草
創諸鎮自楚粵至者皆聚於黔定國文秀以眾寡不敵疑
懼詔遣文選宣諭可望可望拘文選奪其兵馬進忠馬惟
興馬寶以同姓相密雅善文選因說可望使文選將兵西
進至交水距三岔二十里輕騎奔定國軍具言人心內向
可望戰定也可望奪氣時進忠以病留安順馮雙禮在貴
州可望乃遣寶與張勝襲滇都自以重兵壓交水日夜索
戰令定國不得還救惟興遣親信夜告定國令速戰是日
西南紀事 卷十 九 邵武徐氏刊

引兵薄惟興軍惟興內應其眾大崩可望奔湖南降

大清定國還至渾水塘寶來歸斬張勝雙禮舉貴州降定國以
黔蜀辰沅並可望故鎮悉調赴雲南核功罪定國仇直小
心臣節進奉極豐不以威凌士類然計慮肇畫什不及可
望記室金惟新滇人也官少宰信任而馬吉翔工齋縫復
入閣舊人失職多怨望於是王自奇等俱疑誅戮頻行內
外惕息丁酉春

大清兵三道南進會文秀卒定國東西獨禦遂不支冬十月貴
州破命定國假黃鉞文選爲副出師恢復貴州定國及雙

禮統大軍扼盤江河據雞公背文選及將軍寶民望等別
將四萬人守七星關進屯生界距遵義百里牽制吳三桂
兵三桂自平越兼程還遵義十一月三桂帥總兵沈應時
馬寧等復發遵義文選自生界退保七星關十二月二日
三桂自水西以烈趨天生橋入烏撒越險扼七星關大道
文選懼棄關走可渡橋尋焚橋走霑益泗城州土官岑繼
祿導北軍入安龍定國由盤江還戰累敗遂回滇都奉桂
主奔永昌文選留守玉龍關戊戌正月三日

大清兵入滇都四日王至永昌詔勤王定國還黃鉞待罪請削
西南紀事 卷十 十 邵武徐氏刊

秩不許聞月

大清吳三桂趙布太陷大理至玉龍關文選帥張光翠陳勝等
與戰而敗由沙木和走石甸鎮康定國退至潞江慮行在
體重難行遣護衛將軍靳統武黔國公沐天波奉蹕先出
騰越而身留磨盤山當敵磨盤陡立阻潞江內箐深屈曲
僅容單馬定國築柵數道左右設伏大營屯山後四十里
橄欖坡炊食饌伏令毋見煙火

大清兵行緩持重伏兵五日夜山深食寒銳氣半銷二十一日
吳三桂趙布太渡潞江前驅遇伏大戰竟日中書盧桂生

自伏中逃歸告爲先備分精甲禦伏而正兵由大路平行
南軍擾亂泰安伯寶民望都督王璽皆戰死定國憤發麾
後軍齊進殊死戰

大清死傷甚眾卻三十里而定國度前軍旣潰奸人有輸敵情

恐孤軍不支遂整旅出騰越追扈行在行在已出銅壁關
入緬緬人請救銅壁關毋納漢兵遣兵守關斬統武奔告
定國定國慮緬情叵測遽入恐激變乃使高允臣馳報爲
緬所殺始未戰時諸營妻子輜重散逸軍士四出求妻子
未得猝集定國令定朔右將軍吳三省斷後收兵自率大
西南紀事 卷十 十一 郭武除氏刊

軍取道孟定白文選自木邦來會定國以文選不與磨盤
之戰見而尤之文選不悅及議所向定國曰我若入緬緬
苦供餽必見拒擊之禍結盍擇險要邊土休士馬相犄角
緬外憚吾二人君在內可無憂且得陰連諸土司覘雲南
動靜文選曰並在外則內危我入衛上王任外事竟異議
別移錫薄所至縱兵大掠定國乃從孟定過耿馬至孟緬
屯數月潰兵相續來歸軍聲稍振咸陽侯祁三昇孟津伯
魏勇自雲南得出從駐耿馬三省來護大營妻子將赴定
國遇懷仁侯吳子聖將軍楊武脅之同降吳三桂三省佯

諾出不意走路江遂棄大營妻子以兵奔定國移營孟連
三昇不欲從矯定國令轉龍川虎喇誘魏勇連兵道遇三
省并誘之行定國召文選故鎮張國用趙得勝等皆以所
部來歸軍勢益振元江土官那崙與降將朱養恩許名臣
高應鳳等謀建義事泄三桂帥兵圍元江崙告急定國方
赴援會孟良酋長患定國在孟連勢肘腋乃糾合眾夷爲
梗定國還戰平孟良元江已陷崙焚死定國度諸土司疑
懼不敢前且休甲孟良令夷目耕田輸糧如縣例廣國公
賀九義自南寧間道來奔三桂令其妻血書招之九義受
西南紀事 卷十 三 郭武余氏刊
書不告定國定國見勢敗下多出降益相疑杖殺金惟新
等復飲九義杖殺之九義裨將何起龍率部眾至蔓谷河
入滇降定國使總兵唐堯宗駐磨乃招納降附堯宗違令
殺商客取貨轉售孟良獲倍價有志士投孟良者誘收麾
下皆引去無入孟良故滇中事機絕不聞而孟良去緬都
阿瓦懸遠亦不知緬瓦事定國惟日夕練兵覲恢復而已
庚子九月文選抵雍會江使使諭緬皆不返乃謀攻阿瓦
阿瓦二城大江出其中緬王都新城在江左舊城名赭磴
安置行在在江右聞文選兵不戢請行在旨論文選毋進

且云老皇帝避難我國極盡主賓禮乃反蹂我地謂我國無人耶文選怒渡江向新城敗緬兵緬給許移新城用大礮擊文選營文選不支還走孟良定國驚曰不用吾言果致緬怨今在內者危若之何文選慚九月八日定國與文選合兵入緬發孟良定國由西道文選由東道張國用趙得勝仍以所部兵從文選期會洞郎初魏勇吳三省連兵轉寇洞郎登三昇意然三昇猶未有降志問定國處賀九蒙而勇又病死遂收勇兵約三省同出降三省復揚許十月以三桂令移駐騰越三省出三昇不意返兵由孟定趨孟良詣定國迨次磨乃定國去孟良已一月唐堯宗不奉定國調遂巡謀降

西南紀事

卷十

三都武余氏用

大清三省覺而收殺之流孟定耿馬間爲游徼而定國等士馬入緬者糧乏道死亡定國先至見江千多船議分兵渡江迎桂王於赭磴身攻圍新城靳統武謀曰兵分力單不如全力搗緬都緬都破上白出乃俱望新城進敗緬入瑞羊岳緬都三面阻江一通陸文選還後并鑿之引水爲湖繞三堤置水城其上定國從南囑喇江爲浮橋以濟馳諭緬王送行在講好緬復云汝老皇帝避難吾國受吾供饗前

番一野王子來反將仇報汝主在我家尙然今送出更何如欲攻城亦唯汝汝等水土不宜堅守二三年無所畏定國度緬人不聽乃進屯洞怕距城八十里文選距百十里屯象腿緬人於木城之外更立木城以兵守之明日復前又立木城逼定國營乃大出兵搏戰前隊皆象定國不利趣文選兵中間橫擊皆殊死戰緬人大敗時五月炎暑我兵渴甚不能窮追緬復入守木城定國獲緬日善待之諭送車駕終不聽復謀渡江向赭磴前洞郎船皆藏匿使人赴上流馬得狼井角造船緬人焚船定國又進擊敗之四而絕其糧道凡三月緬人煮鎧以食要我軍他徙乃出車駕定國不得已唯唯軍吏自相攻殺多出降使人守江橋亦焚橋走定國計竭七月十六日緬人殺我從官四十二人沐天波死之定國以十六舟渡江擊緬不勝覆其五舟八月十八日及文選還洞郎凡行營例定國文選各前行三日時文選軍在後張國用趙得勝等竊語此地煙瘴已傷多人今再深入氣候更熱非盡死不止宣出雲南無作緬鬼部兵聞語皆喜夜束載定二將披甲入卧帳請文選行文選驚起皆曰大事知不成更深入瘴地空死無名殿

西南紀事

卷十

三都武余氏用

下必隨晉王是續賀九儀也文選曰爾等今欲何往國用
曰以此人馬出雲南何向不重曰若皇上何國用曰心力
已盡可見天意遂發挾文選上馬文選不能禁夜退走
七十里比明定國覺曰鞏殿下欲何往耶命子嗣興尾文
選與同行止定國亦緩隨之行五日至黑門限國用得勝
斷後議曰晉世子急歸不去我我軍行疲爲累不若就此
山勢與決戰令彼還方可前進遂阻山齊發矢石嗣興怒
麾兵奔而登定國已至亟呼嗣興與罷戰乃大勦曰白文選
強欲攻緬激壞大事致皇上不還我竭心力勉迎皇上彼
西南紀事 卷十 主 邵武徐氏刊

忍舍去冀彼初念可回故令爾隨行今與我戰是其志決
矣當年同起兄弟今惟伊在何必與彼相攻邀得文選兵
四十餘人悉令放還仍帥所部獨進洞鄔文選行三日遇
吳三省自孟定來營馬盡死軍皆步將入緬文選見之流
涕曰我負皇上與晉殿下矣將軍能帥兵至此使我有太
山之助乎三省度文選眾皆有背意乃揚言雲南降者皆
怨恨不得所人心思明故我輩咸願步來到此文選部兵
見三省並有踴躍狀聞此言各鼓舞國用得勝亦遂轉慮
不復言適雲南會徽人汪公福攜海上鄭成功約師表來

文選遂屯錫薄復遣蘇總兵出木邦會定國進兵留待月
餘報書未至三桂統大兵急追文選度不敵聞道西走孟
養三省在焉三桂抵木邦獲降人得文選情知定國先入
洞鄔文選不降必疾走阿瓦機不可失乃速進兵抵錫薄
文選果行遂分遣八都督馬寧馬寶馬惟興祁三昇高啟
隆沈應時李貴等尾文選令無戰附書招之三桂自望阿
瓦進發傳檄緬王使送行在出城時緬爲晉藩所做適

大清兵至遂將桂王及宮眷送三桂軍前復城守

大清兵既得桂王亦不攻緬卽班師還雲南文選過孟養見馬

西南紀事 卷十 主 邵武徐氏刊

寧等追之不置就山立營欲與戰部下皆挺刃思奮文選
竟怯不敢發詞追將有所善馬寶乃陰與寶語寶持三桂
書單騎入其軍文選遂降十二月十八日由孟密入雲南
明年五月朝燕京封承恩公定國在洞鄔方議再舉已知
三桂入緬行在蒙塵憤懣欲絕曰勢既不敢追無能爲乃
由孟良傍雲南邊伺王動靜四月至猛蜡遣官入車里送
禮借兵復雲南救駕車里暹羅俱使人請入計用兵事宜
尊禮甚殷會定國人馬病死日甚乃齋戒作表告天叙平
生泊反正輔明皆本至誠何皇穹不祐至有今日若明祚

未終乞順定國所爲軍馬無灾俾同心力出演救主果曆數既終乞賜定國一人早死無害此軍民五月十五日焚表六月十一日定國生辰病作旋聞行在及太子遇害仰天大慟遂篤託其子靳統武及馬思良二十七日夜定國卒未幾統武亦卒思良舉軍降嗣興徘徊無所依久之亦自慢怯出降與劉文秀子震艾奇能子承業俱入都受世職

論曰余聞有某妃者亡其姓氏當出邊時兵譟諸營婦女竄奔妃失行在所之入曰文選營文選使內官及營中寡

西南紀事

卷十

三 邵武徐氏刊

婦侍起居自鐵門限與定國辭決每使人勸妃盡節辭曰有君上在妾不敢死非貪生也及文選降桂王入滇遂自縊文選遣官葬之嗚呼文選之爲妃謀則得矣鄧凱也是錄載入緬後婦女死義有姓氏者九人王妃二人餘姓氏未詳者不下百人爲之撫卷憑弔若定國之志久而不渝豈問所從來哉

劉文秀

劉文秀字□□□□人始從張獻忠爲盜以材猛稱獻忠僭號成都文秀爲僞撫南將軍獻忠大殺蜀人文秀

一路殺男九千九百六十餘萬女八千八百餘萬獻忠死孫可望等奔至重慶阻江不得渡文秀素善泅水行如履平地可頃刻數十里沒而往導南岸船渡遂殺曾英已渡烏江亦如之進陷貴州入雲南時文秀與李定國艾奇能俱有悔禍意私約扶明室而奇能遽死兩人制於可望不遂順治四年丁亥八月可望進逼永昌黔國公沐天波遣子忠顯入營計事文秀謂可望曰沐世子來猶沐國公也請以國公禮禮世子比還以二十騎送之忠顯方謁天波有兩人隱階而上忠顯愕然告其父曰此卽撫南劉將軍

西南紀事

卷十

三 邵武徐氏刊

大清兵陷四川文秀先還雲南夏四月詔封文秀爲南康王帥張先璧曰文選等進恢復四川文秀善恤士卒而蜀人饑渴王師多響應於是文秀復叙州文選復重慶嘉定成都皆

下

大清平西王吳三桂定西將軍墨勒根瑕退走保寧南師乘勝追躡惟恐失敵討北將軍王復臣諫曰師驕矣彼方致死以驕兵當死敵能無失乎諸將欲進至保寧復臣又曰毋圍城圍城則師分而弱不聽先壁軍其西南先壁號張黑神軍容耀日然未經大敵三桂登城望之曰獨是營可襲出精騎犯其壘果驚潰轉戰而南值復臣營復臣營爲潰軍所擾又阻水遂大崩復臣被圍數重曰大丈夫不生擒名王豈可爲敵所辱手斬數人自刎文秀徹圍而退可望西南紀事 卷十 元 郭武徐氏刊

定國破

大清兵於廣西湖南害孔有德及敬謹親王可望尤忌之將殺定國定國走廣西追之弗及可望謀逆王密詔定國入衛事泄可望盡殺朝臣與謀者念文秀冲退冀爲已用張其威望與抗定國起招討大都督甲午四月文秀入貴州可望馮旗稱爵相侑期以恢復中原五月七日文秀單騎出

按沅靖諸營周觀險隘勞恤軍吏十日而畢七月擇吉出師由平越道屯於天柱進攻常德不利還鎮雲南而定國亦連敗於新會興業橫州南保南寧可望自是殊無經略之志以定國既敗不足忌謀逆益急然頗疑文秀意趣未敢即發文秀深自引匿行朝及西藩行營無一字往來遺問以故上下莫測乙未正月定國文秀迎王於安龍寧雲南將至文秀陽與可望部將王尙禮王自奇賀九儀等議城守身從數騎馳會定國曰吾輩將以秦王爲董卓但恐誅卓之後又有曹操耳遂揮涕定國指天誓曰文秀乃決於是車駕入會城文秀進封蜀王與定國同輔政明年討可望戰於交水可望還走貴州文秀追及之遂奔長沙時大憲旣去忠義同心方議安集滇黔經略川楚而文秀遽病丁酉夏四月二十四日文秀薨

西南紀事

卷十

郭武徐氏刊

西南紀事卷十

西南紀事卷十一

餘姚邵廷采念魯撰 邵武徐 幹小勿校刊

金聲桓

金聲桓字□□左良玉故將也世爲遼陽人以軍功至總兵良玉與張獻忠戰耶襄間及與羣賊戰聲桓嘗斬帥摧堅乙酉從良玉討馬士英發武昌趨九江良玉死子夢庚及黃得功黃蜚等戰於紫沙洲南陵屢敗全軍迎降英王使率諸將朝燕聲桓不欲往請取江西以獻許之會王體忠爲滿兵所敗追急奔聲桓聲桓乃聲言滿漢馬步二十萬且至江西速降者免屠巡撫曠昭解印走官民亡散六月四日聲桓平舸入南昌諸生數十人迓舟庭謁聲桓方巾青紗金縷酒線蝴蝶披風且笑且摠引諸生起喃喃謙讓從官盡掩口笑既入城與體忠分營而居誅劊豪暴漸假便宜署官屬時體忠兵強而戢少抄掠人心附之其裨將王德仁本闖營選鋒所當無堅陣生而顧二毛軍中號王雞毛聲桓忌王氏未有以發會薙髮令下三日莫應因曰此王兵梗也旦請體忠計事方交揖使曉將鐵嶺白朝佐斬之王營大譁燒德勝章江門格關三日諸金率精兵

西南紀事

卷十一

一 邵武徐氏刊

巷戰且戰且招降而聲桓先已使客說昭德仁許以王營全軍屬之由是遂并體忠軍軍益強聲桓自以單軍傳檄取十三府七十二州縣不費清朝斗糈寸兵功高意旦夕封王公侯已而僅授總兵提督江西大沮氣塞唐王立福建稱隆武命大學士楊廷麟萬元吉取江西扼於聲桓退保贛州永寧王亦敗死撫州明年八月唐王陷於汀州冬贛州陷廷麟元吉皆沒聲桓屢戰勝滋驕多殺人士爲威福病未薙及誣告通明宦閩者輒論殺沒家產江西重足而立乃役夫萬人營府第窮極麗壯北來有司益多挫之德仁亦望總兵提督不得快快使丹容宗超一開天寶洞致物怪檄雷役丁甲所居故宜春王府深八九重燕私或服明製冠衣後堂張飲奏郭子儀韓世忠故事由此兩家怨詞稍稍聞於外初萬元吉以從楊嗣昌西征識聲桓於左營贛州未破時嘗遣使達聲桓說使南歸不報使去聲桓急捕萬僕菁華械庭下夜深解其縛與善飲食勞苦問督師起居未明而縱之菁華後泄其語而諸官閭脫歸者僞知金王怨望各緣所知私覲兩人始圖免禍後乃意立功輒時時微言楊萬未死唐王故在也既益習則間露

西南紀事

卷十一

一 邵武徐氏刊

其關防劄付言唐王屢手詔許公歸明者封江西亦嘗達
一二乎以何聲桓生祠成請冠服像式爲華陽巾羽衣觀
者辭舌客因益極口詭聲桓言明復夫聚先封侯待收京
且分天下而王之聲桓習聞此言喜與元吉語相應及巡
撫李鳳翔死代者章于天過諸將益倨日就求珍寶一日
置宴敷重席各取銀管吸煙已不及諸將割炙蹄又獨與
文官飲食自聲桓以下皆坐旃外酒半酣顧曰王德仁汝
欲反耶德仁歸大愧其從騎聲桓亦失色俛首彈鞭還帥
府七月德仁提兵如建昌于天移票追饒三十萬德仁大

西南紀事

卷十一

三都武徐氏刊

怒椎案曰我王流賊也明崇禎皇帝爲我逼死汝不知耶
聲若獅吼目睛迸出宗超一弟子黎士彥輕帽喜事因聲
桓客黃人龍自薦獨我知隆武帝所在聲桓曰富貴與爾
共之以何士彥夜袖侯伯兩印入及玉剛卯一文鐫精忠
報國曰此上所私賜聲桓喜時佩腕間迨德仁歸以示之
且授伯印曰吾聞烏金王爲何騰蛟所敗使趙旗鼓往視
待歸而定及歸言烏金小失利今日大破明兵於寶慶會
胡以寧死諸客相仗狐疑以故按不發以寧者奇智士向
客左良玉有口斷泄王氏演韓郭諸戲及請生祠像服皆

其本謀因以劫致兩人其從兄澹亦有密慮懷素情嘗爲
諸將圖畫不用巡按董成學覺金王反意有端屢揚言將
奏聞而索德仁歌兒德仁度與歌兒則內狀益泄固不與
戊子正月望日于天率家丁如瑞州捕掠富家有滿兵數
十騎先發或以告德仁恐其伏瑞州須撫按議定脫有尺
一詔公等且見擒德仁益急晦萬壽節前三日王戌習儀
於上藍寺德仁伏軍衷甲往上甬道努喙睨聲桓曰如何
聲桓搖首夜德仁歸勒全營癸亥五鼓謁聲桓聲桓不出
德仁向父事聲桓語其子翁死耳侯亦死非侯亦死何不
西南紀事

卷十一

四都武徐氏刊

決聲桓心薄侯乃曰爲公可遂反旦七門不開絞殺董成
學盡捕逐司道府縣官射奔者纓笠山積追縛章于天江
中先是丁亥桂王立於肇慶稱永曆而越播武岡柳象江
南罕有知者故聲桓與客謀議第以隆武爲言至是兵起
自稱豫國公號德仁建武侯馳檄大書隆武四年襄戴匡
復明室沿江諸郡響震

大清恭順王孔有德智順王尚可喜懷順王耿仲明所謂烏金
王也三王前鋒時已至全州謀攻桂林聞南昌之變乃還
武昌何騰蛟遂出湖南復衡永然聲桓無大略德仁徒勇

臨事不斷從人望迎前閭臣姜曰廣於希湖里資其門生故吏四出號召內任諸金以書記陳方吳尊周爲撫按小大僚署皆其私親客而諸客首言明事者並不及德仁追憐故小妻黃用其兄天雷爲錦衣兵部侍郎客既失望各自稱隆武故官收眾山湖別爲一軍聲桓基王氏日盛德仁則患諸客賣官招兵分權利兩家所爲客或轉譁噪而曰廣亦惡客非制科妄以進士官自居也出示詬之逐客之意遂決自陳大生等皆囊頭箱脰榜掠跋躐出國門旬日間公侯義客分三旅而所遣迎唐王駕丁時遇等趙起西南紀事 卷十一 五 邵武徐氏刊

道中實不知所在或曰邵武或曰安遠並支吾無驗兩人亦覺其詐然事已舉徵聞南來人言唐王已死桂王繼立即爲唐王禪詔進諸官秩文移更稱永曆二年藏表佛經中遣使間道如廣西阻李成棟未得前聲桓意終疑又謀求益王子立爲世子監國諸事唐王而嘗爲魯王官者因亦各謀迎魯王縉紳有識駭其舉動矜乖徐避去東路義旅督師侍郎揭重熙詹事傅鼎銓到城一日並引兵還獨曰廣在城與聲桓德仁調筴兵食二月庚午德仁西略九江胡澹詣軍門說曰君侯擁精騎數十萬指麾顧盼所在

莫不結釐刺網以待義師此下九江奚啻拉朽若能乘破竹之形以清兵旗號服色順流而下揚言章撫院請救者江南必開門納君其將吏文武皆可立擒遂更徽幟播年號祭告陵寢騰傲山東中原當聞風響應夫舉大事必規全利不可爭尺寸惟熟思之德仁破九江珍其擄獲自部護歸以濫謀告聲桓坐客皆曰此實上策不者西取武漢連衡鄂襄與湖南何氏鼎足相援則中策也萬一不然攻城野邑所過不留重爲流賊是爲下策若待粵西帥六師方行北伐持久失時勁兵猝至嬰城坐困斯無策矣宋奎西南紀事 卷十一 六 邵武徐氏刊

光勸從上策黃人龍曰高氏在贛明公獨不聞寧王之事乎乃議伐贛州慮德仁專制會城使偕行三月丙辰出師騎步舳艫旌旗輜重水陸相屬三日不絕先齋冊印封高進庫諭以利害進庫初無意關及見冊印大怒曰金皇帝耶乃敢侯我且桂王安在遂勒兵出戰聲桓使白朝佐衝之約曰戰酣來助朝佐前破建昌得金銀五十萬聲桓出師索之曰久盡矣及戰追奔數十里徑抵城下進庫困迫朝佐亦倦視大軍尙距二十里怒曰此爲彼五十萬欲置我死地也卽收軍歸南昌棄官爲僧進庫得復入城守金

王全軍相持七十餘日會城空虛

大清遣固山額真譚太討聲桓召三王班師四月壬戌譚太破
九江南昌間之城內外皆走雖斬之不能禁五月辛未游
騎至石頭口始議築城大軍東路走南昌而偏師先從麥
源青嵐諸道搜西山而出未下營已血刃數十里陳方吳
尊周束手無策兵民獨倚宋奎光黃天雷守癸酉聲桓兄
成功約降奎光殺以狗夜徹城外屋不及者焚之火光燭
天王營裨將貢釐以其軍叛斬關徑出報至贛州聲桓大
懼徐引軍還高進庫出兵追之頗得其後騎是月李成棟
西南紀事 卷十一 七 邵武徐氏刊

以廣東自歸迎桂王於梧州聲桓表始達因封聲桓爲豫
國公兼兵部尙書遣太僕卿黃尙賓宣諭江西已卯聲桓
前軍至生米遇

大清兵十餘騎放掠爭利踰冷口橋橋斷溺死十餘人驚傳軍
敗後舟遽揚帆退癸未金王太軍接戰於北沙

大清兵退獲大礮三尊以丹帛鼓吹昇置德勝門郭中聲桓意
驕遽勒兵入城郭天才力爭不可弗聽天才自屯西岸六
月二日德仁悉精兵攻

大清壘市列陣

大清兵橫出遮之大敗於七里街

大清兵素忌德仁名雖勝猶時時夜驚曰王維毛來也然城中
自是竟不出譚太築土城東自王家渡屬灌城西自雞籠
山及生米驅掠男女荷畚塹濠深廣餘二丈伐木發屋緣
濠樹排柵發塚斷棺及未葬者悉梟之取其匡郭牆娶爲
濠底又爲浮橋章江廣袤七里起文家坊至楊子洲三橋
上直磯中當洄洑下當湍駛處皆沒水置石下椿爲基度
及沙面且丈餘丈餘之上更累木石平水面後緝船塹板
加土重棧楯爲橋會旱水涸故就時人謂自古未有橋章
西南紀事 卷十一 八 邵武徐氏刊

江者知天道助

大清也周會城數十里田禾山木廬墓四望俱盡先至之兵私
載擄獲連舸下男女斥賣悲號動天浮屍蔽江天爲黃霾
自鄱湖下至儀揚舳艫人貨豔湛千餘里於是河淮南北
驍悍亡命靡不忻健願死江西屬饜譚太營蒲子塘築臺
於永和門東三里登望城中獨留惠民門濠側數十丈縱
人出入亦藉以俘掠吳尊周及諸將多託請援去郭天才
在西岸五戰三勝見城中兵不出亦撤營去所遣買米運
硝黃芻橐先後數百艘俱被遮擊無一還者六月廿一日

大清兵西燒生米明日燒市汶七月六日燒黃土墩八月十日

決松湖水陸道絕而德仁方娶武都司女爲繼室筐篋萬千行親迎禮酒荒日甚兵人窮日夜醕醢聲桓面如土嘆恨而已諸將裨稟問百不一應胡濬上書姜曰廣曰國中擁精強百萬不出寸步日夜荒宴而眼穿外援濬非辭難者故敢與相國訣自金氏入城剝富民誅鋤貞烈殆盡劉天駟家鈔西山解體胡奇章生致李鳳翔欲釋而金竟斬之庾嶺以南腐心郭應銓兄弟不返吉安恨焉支解曾應亨父子臨汝莫不齧齒王氏凡與楊萬同事者宿怨徧西南紀事

卷十一

九 邵武徐氏刊

五千歲議深號召烏合崎嶇武寧谿谷間其實盜耳以當北兵如振落雖萬眾何益且前者摧折義士稍有志識莫不飲恨祝凶今徒假年號種怨自恣上無真主而欲使氣節之士爲金王出死力其誰聽之相國孤城瓦注一帶閉目不見太山豈知重閭之外所在白骨如丘陵環南昌附郭百里村煙斷滅人之不存兵於何有相國無庸談義兵爲也曰廣發書默然聲桓數來訊曰廣起義若何但日與設約待援兵至宋奎光力請背城一戰憤悒欲獨帥麾下出金王固止之斗米至六金有巡按御史詭名摩訶般若若西南紀事

卷十一

一 邵武徐氏刊

以爲二豎子不足惜而徒沮中原之氣病隔噎死其二子被殺百姓爲

大清兵耳目牛酒瓜菜輸販日至然王氏火器多精利

大清兵攻城數爲所困全鳴時亦能軍善守禦故前後相持至八閏月其冬李成棟出師救聲桓取南安進攻贛州與高進庫戰不利退壁南康縣十二月堵胤錫督忠貞營李赤心等分道援南昌至攸縣不進聲桓副將楊國柱私降己丑正月十七日譚太以紅夷大礮攻城聲震山谷闕百餘里亭午城破聲桓赴荷池死德仁突圍至德勝門兵塞不能前三出三入當之者無不殊死與譚太馬首再相值不識太擊殺數百人被執支解後二日得宋奎光於城西空舍諭使降不食殺之陳方黃人龍死亂軍中餘諸將莫知死狀者大率皆爲人所食也姜曰廣死僕家池兵皆降粵西贈聲桓□□王謐壯武曰廣德仁贈謐有差初曰廣之出也道過江上使人邀漢儒齋俱出辭曰三年不入國門矣久無本朝冠服慙見長者何言曰必致之入謁故第媿媿道舊叙一事不可斷如曩時日午客饑起辭去曰止願有教也于今爲之當若何因復坐請問曰明之所以失天

西南紀事

卷十一

三 邵武徐氏刊

下非左與闖耶金左襲而王闖支也公與侯安所受之哉十日之間年號兩易名雖歸明實爲叛耳今擅除爵恣殺人筦利權大更張若明有主不待命是僭也若其無隆武承曆而如此爲之是僞也僭與僞春秋之所不予相國縱與同事無後嫌後世謂相國何如人且兩家與事諸客一以封拜一以歸明互相愚以成斯變而究也實爲兩家所用年號甫更門跡已掃今且內相猜忌公能親於建武之與豫國乎能則攬其兵柄退稱舊輔縞素待罪以告天下令其慚而聽我竭心力爲之不濟則死不能則引身而退

西南紀事

卷十一

三 邵武徐氏刊

歸耕潞水之陽無從叛亂居美名天道所忌也曰廣沈吟無以答後在圍城徘徊日蹙追思其言而悔不用也自南昌既破何騰蛟李成棟同月敗死

論曰世傳聲桓當左夢庚時嘗對南都使者垂泣言吾慚見諸君吾已爲賊固知非負恩者然誠聞八閩有主南合楊萬西引騰蛟事尙可爲何至血戰三載多殺忠義西江之禍于斯爲酷迨汰侈既甚更因私忿假義旗坐困南昌兵民糜爛名義事勢兩者俱悖其被夷滅豈得與死事者同論哉

西南紀事卷十一

西南紀事

卷十一

三 邵武徐氏刊

西南紀事卷十二

餘姚邵廷采念魯撰 邵武徐 餘小勿校刊

孫可望

孫可望字□□陝西延長人從張獻忠爲盜以驍忍助虐獻忠僭號成都爲偽平東將軍順治二年乙酉獻忠思乘李自成之敗北取陝西聽僞大學士汪兆齡謀盡殺蜀人而行令可望及僞安西將軍李定國撫南將軍劉文秀定北將軍艾能奇等分路四殺可望殺男五千九百八十八萬女九千五百萬報功稱最蜀中千里絕煙火邑無居人西南紀事 卷十二 一 邵武徐氏刊

獻忠行至西充遇

大清兵中矢死王尙禮負其屍走追急棄之可望及兆齡猶率僞文武東西鵠立忽萬馬突至塵掩中營方失措驚竄可望等收餘眾數千家口萬餘由順慶南奔所至殺馬而食馬盡食人尙日馳百餘里至渠河遇曾英兵千餘游徼能奇出不意奮擊走之追至重慶江時可望將卒皆殘悸騎不滿千弓刀脫落曾英意輕之盡移江中戰艦於南岸出奇門南鄭坪望見賊眾各下馬偃臥知計已窮或勸英出輕騎數千從下流襲賊大營而正兵渡擊賊當首尾不能

顧縱不盡殲可使落膽去英不聽曰彼死命也急之彼傷吾人第謹守南岸彼將飢死否自遠竄待其奔而擊之易盡耳文秀望重慶車馬輻輳軍人縱飲市肆謂可望曰彼易我而恃長江不設備可乘也且我軍絕粒既十餘日與餓死孰若一戰言訖即手弓矢口銜利刃躍入江履水而行徐湖等五人從之至朝天門忽溺不見南岸兵望見皆大笑以爲自沈水死文秀等從水中斷鐵纜穴艙而入立殺數人出不意盡爲文秀所殲投婦女輜重於江遂掠一大舟而還可望等羅拜稱賀於是選壯士得百餘人披甲執長矛鉤牌弓矢火藥登舟遶江上下衝突轉戰南岸兵望風披靡曾英駕大舸數十繞圍可望於江心自持畫弓立桅後爲王自奇射中洞胸墮水軍旣失帥遂大亂英兵十萬頃刻瓦解賊眾盡渡入城縱殺自經獻忠殘破英所招復戶口二十餘萬至是皆盡賊獲糧食衣物更復飽嬉留數日燒夷重慶城屋望綦江而南所至殺掠如故十二月廿七日在綦江眾無主欲散可望詐言獻忠婢老腳遺腹生子與眾同盟輔孤於是乃相推可望稟其約束惟張成功王十萬關索不附關索先遁收成功十萬榜之百八

十眾遂帖服而獻忠婢所生實女無後順治四年丁亥正月三日可望發碁江下令自今非接鬪不得殺人十日抵遵義守將王祥已走官民迎降入城秋毫無犯進至烏江黔撫范鏞總兵皮熊遣副將楊吉以三千人拒江守營南山文秀復沒而渡直抵南岸吉不戰而潰可望驅兵兩山伐木一夜成浮橋平明盡渡直奔貴陽熊聞烏江兵潰先走平越鏞走定番諸苗乘機入掠會城可望至又大掠三日始招安將犯粵西會石屏土司龍在田爲沙定洲所攻遣間使詣可望求援且告曰黔國公奔永昌已一年矣賊西南紀事 卷十二 三 邵武徐氏刊

袁士弘至楊畏知軍前畏知未信滇人亦失意曰是除狼得虎矣王祥皮熊各疏告行在今之入滇者皆張賊餘孽名雖向正事豈革心朝廷無爲所愚瞿式耜聞而憂之可望使李定國東追定洲拔阿迷定洲走保俾革竜而自與劉文秀入迤西楊畏知迎戰被執可望解其縛坐之上座約以共獎王室使作書通意天波遂同回楚雄西略大理龍在田及許名臣來見諸土司多降附畏知乘間說以忠義陳說邪正稱引古昔其部曲及定國文秀等傾耳聽獨可望性陰鷲外雖唯唯內計兵強根本既堅陰有自據之志聞畏知論議更幸竊名義以附其欲八月可望入鶴慶又分兵入麗江土知府木懿迎降沐天波得畏知書猶不敢信遣其子忠顯入營曰願得守永昌足矣不敢復望故位可望厚禮忠顯悉反所得沐氏世寶天波大喜過望可望陰令文秀以二十騎隨其後名爲送忠顯文秀疾馳奪瀾滄橋至永昌執天波及其子并鄉之宦者龔彞歸大理聞劉廷標王運開死節事嘆異之召運開弟運閔於騰越將官之運閔至怒躍入江水而死可望自號平東王謀稱帝明年定國文秀進討俾革竜執沙定洲及其妻萬氏以

歸磔之悉定滇地前御史昆明任傑倡議尊可望爲國主
可望設六卿鑄與朝通寶錢以千支紀年令傑兼禮兵二
部尙書沐天波楊畏知憤甚其黨亦多不服已而艾能奇
死其將馮雙禮主營事可望寵之以術益兼兩部以事縛
定國教場責百棍示威由是有隙可望患諸帥等夷難制
畏知申前說導以不若歸命粵西則人自稟畏順治六年
己丑四月因遣畏知以南金名馬入貢肇慶襲焚爲副求
封親王辭頗驕悻兵科金堡首言異姓封王違制且觀可
望意不相下從之適足損威不可許大學士嚴起恆主堡
議久不決畏知謂時異勢殊法有因革且國家寧能禁可
望自王耶今若不許阻遠人向化心又生一敵非計堵盾
錫亦以爲言乃封可望爲定遼王賜名朝宗并賜定國名
如靖文秀名若琦畏知未至陳邦傳以南寧與廣南接壤
當先被兵欲自結可望使泗州城守將胡執恭先以書通
約許封秦王可望悅執恭私鑄印填寫敕拜表輒行至雲
南可望郊迎受敕印俯仰甚恭所部皆賀土司修貢獻沐
天波亦謙讓不敢以公爵鈞敵可望大喜始奉桂王年號
比畏知還知其詐深恥之卻不受厚遇執恭竟以秦王行

事諸軍悉曰行營護衛曰駕前軍自稱曰孤曰不穀文書
下行曰令旨上書曰啟稱定國文秀曰弟安西李弟撫南
劉爲張獻忠立廟歲時致祭皮熊在黔畏逼遣官李之華
通好請盟可望致書貴爵坐擁貔貅戰則可以摧堅守則
足資保障獨是不肖有司罔知邦本征派日繁黔中乃兵
出咽喉寧無救災卹鄰之念以爲假道長發之舉若黔若
滇總屬朝廷封疆惟欲與行在聲息相通何可有一毫私
意於其間若止以一盟了局爲燕雀處堂之計非不穀所
望於君子矣熊得書愈懼順治七年庚寅八月桂王在梧
州可望使復至求真封秦王大學士起恆持前議王化澄
朱天麟及本兵萬翱兵科徐極皆請許之文安之郭之奇
是起恆之奇因風變指明得失而籍川黔者希徇可望請
以通道西南起恆難之會內江楊鼎和至行朝力言王封
非是起恆引爲本兵又轉劉堯珍掌兵垣代翱極化澄天
麟議遂格可望由是切齒起恆九月可望犯貴州皮熊不
能禦走清浪可望使白文選追執之奪其兵黔中院司道
皆會請文選入城遂下平越又使賀九儀將兵趨遵義王
祥棄軍挾妻子重貲將奔彭水眾盡散追及自刎死會

大清兵逼武沅馬進忠張先璧等避入貴州皆歸於可望眾至數十萬地與粵西相接其冬孔有德尚可喜破桂林廣州王奔南寧明年春遣編修劉蒞使貴州封可望爲翼王至平越不得入楊畏知請至行在更議可望陽諾先令賀九義張勝張明志以兵至南寧盜殺兵部尙書楊鼎和於崑崙關擊大學士嚴起恒於舟中投其屍劉堯珍吳霖張載述俱見害舉朝悸伏始眞封可望爲秦王畏知見逆節萌芽痛哭曰此乃我負國家入朝自効遂留相王可望怒遣指揮鄭國就行在執畏知還黔殺之自是無一人敢齟齬西南紀事 卷十二 七 邵武徐氏刊

大清兵逼南寧可望遣狄三品陳國能高文貴等遷王於安龍可望北取西川總督李乾德敗死李占春余大海下荊州降王自至安龍可望以兵守之范應旭知安龍府乘輿服御百官餼廩一切關白應旭應旭與提塘章應科造冊稱皇帝一員月支若干皇后一口月支若干而可望上書有云人或謂臣挾天子令諸侯不知彼時尙有諸侯諸侯亦尙知有天子今天子已不能自令臣更挾天子之令以令

於何地令於何人其恣肆類如此夏可望以吳三桂入四川白文選敗決意北舉慨然經略中原使李定國率兵八萬出武岡馮雙禮副之劉文秀率兵五萬出嘉定張先璧副之文秀入四川爲三桂所敗全軍俱沒而定國乘勝獨進克復桂林害孔有德斬陳邦傳九月定國北向衡州可望亦自至沅州使白文選張虎攻辰州拔之殺鎮守總兵徐勇自何騰蛟殺官軍久不至湖南可望定國一旦猝出故將胡一清趙應選馬寶曹志建等皆自山谷來歸民間亦多嚮聚以應長岳一帶俱奔潰十一月定國戰於衡州西南紀事 卷十二 八 邵武徐氏刊

害敬謹親王可望以定國數戰勝內忌馮雙禮與爭擄獲益相搆衡州之戰始嘗小卻將因以爲罪而殺之使召定國於武岡定國覺其意辭不赴引兵從東安全州復入廣西可望自帥兵追之不及有德雖死其固山佟圖賴復進攻寶慶順治九年壬辰春與可望遇於花街子可望將中軍馮雙禮車左白文選軍右楊武馮萬寶在可望後

大清師望見可望龍旗萃攻之殺傷相當可望忽自走入楊武軍諸營見龍旗走俱潰惟雙禮一軍不動

大清師鑒衡州之事不迫各引還以武寶間爲界遂棄湖南定

國攻肇慶亦不克時王在安龍幽閉日甚聞定國在廣西與可望有隙密與太監張福祿全爲國言秦王待朕無人臣禮朕欲撰一密敕齎西藩行營冀其出朕於險汝二人辦得否福祿等涕泣受命以告大學士吳貞毓遂約內翰蔣乾昌李元開給事張儁御史李順胡士瑞部郎徐極楊鍾趙廣禹蔡紬鄭允元周允吉朱議昶朱東旦任斗墟易士佳等與謀以吉翔天壽素附可望議先移天壽於外使吉翔祭陵南寧皆出十一月乃密遣林青陽往廣西封定國爲晉王命入衛尋遣周官申論詞旨哀切定國受讀感激泣數行下軍中皆流涕會劉議新自行營回過南寧爲吉翔述其狀吉翔雖赴南寧留弟雄飛偵行在動靜乍聞議新言大驚曰不早自爲地事發禍且及吾輩矣陰使提塘王愛秀報可望又諷議新具疏安龍爲左驥可望聞之大怒使人要執青陽官并吉翔赴貴陽對理陰厚待吉翔順治十一年春可望使鄭國王愛秀至行在言西府負義國主待渠不薄乃敢私通奸臣要脅封爵今林青陽周官已考訊吐服皇上明知此事出自何人臣等可還報國主桂王謝曰事非朝臣所爲比年外間假寶假敕甚多秦王

西南紀事

卷十二

九 邵武徐氏刊

還宜密訪國等怒目而出至朝房見執政云我等欲回貴州若輩作何語執繫貞毓又以兵入宮縛福祿爲國宮中大震其黨兵侍郎冷孟鉅進曰諸臣不足惜上不亟自言恐并及難桂王曰汝等逼朕朕知是誰汝等知之何不直說悲憤而退貞毓備受楚毒曰我備員宰相凡事自主之上下無與者然天壽雄飛已密探同事者姓名先報可望竟借執請王裁決所司以盜寶矯詔欺君誤國論罪福祿爲國僑凌遲乾昌等十四人棄市貞毓賜自盡皆慷慨賦詩投法以安王意安龍人哀之後爲祠祀稱十八先生焉

西南紀事

卷十二

十 邵武徐氏刊

選率兵移駕貴州後宮皆哭文選亦爲泣下文選雖爲可望用然心不直可望因奏曰上無恐第運行可望使文選追及曲靖文選遂不返至雲南劉文秀率文武官屬出迎王入居可望府封文秀爲蜀王與晉王定國同輔政託沐天波以心膺封文選鞏固公遣還黔召可望令以兵屬定國文秀經略川廣錢糧歸之行在可望以妻子在雲南未敢叛明年正月王復遣可望部將東昌侯張虎護可望妻子赴貴州又賜虎金簪一枝令從中閑論虎至詐言上賜簪密令行刺以媚激可望可望既得妻子無所忌遂大言

西南紀事

卷十二

二 邵武徐氏刊

桂王負義定國文秀謀反奪文選鞏固公印并其兵置營中決意攻雲南馬惟興馬寶陰與文選謀乘機反正從容爲可望言文選舊人感宿恩諸將才望無出其右向特見脅定國使其心果貳必不復來人來而奪其兵失歸附心試用爲總統必能爲國盡力可望信之乃留馮雙禮守貴州而以文選爲征逆招討大將軍統諸將前行自帥大軍後繼九月兩軍遇於交水文選來歸可望聞變卽欲返貴州馬寶切齒大罵曰吾乃爲跛賊所欺要當手縛之生食其肉且豈因一人去廢大事耶文選爲賊時嘗戰傷足截

他人足接之雖愈而跛故寶嘗跛賊可望又信之密使寶與張勝武大定以精兵四千由潯州問道襲滇都而身當定國悉眾出戰陣甫接惟興軍先走眾遂大潰可望夜奔貴州張勝至滇都沐天波恐王尙禮爲變挾與入朝以兵守之使王安等拒戰於城外勝知有備引還至渾水塘爲定國所執寶來歸文秀引兵東追馮雙禮詎可望曰官軍至矣可望知眾心散度事不濟遂挈妻子赴長沙經略洪承疇軍前降雙禮掩其輜重以貴州來歸可望至長沙爲畫取滇黔之策多爲書誘其部曲使內叛吳三桂竟拔雲南可望固有力焉可望封義王傳子至孫降爲公

西南紀事

卷十二

三 邵武徐氏刊

西南紀事卷十二

明人讀書能尙氣節辨義利當南都淪覆鼎命已移故老
遺臣藉閩浙滇粵殘局奉孱王以支撐山陬海澨且二十
年雖跋涉逃竄疲於奔命而忠義感發不計成敗固足以
維繫綱常矣明季野史雖多非限於見聞卽取材龐雜其
開善本蓋寡

國朝纂修明史自有體裁不暇詳爲紀掇餘姚邵念魯先
生康熙時人距明季未遠尙有一二耆老可資諮訪又海
內平一故其見聞亦非限於方隅者可比撰東南紀事十
二卷以存魯王唐王西南紀事十二卷以存桂王辭尙體

東西南紀事跋

一邵武徐氏刊

要無慚作者昔常璩著華陽國志崔鴻著十六國春秋馬
令陸游皆著南唐書載記一類實輔正史並行軼事遺聞
賴以不泯邵氏此書亦其次也惜書成未刻僅鈔本流傳
往年馬端愍公撫浙擬刻此書懸白金求其本不可得
幸得見之遂刊諸梨棗冀勝國諸臣忠義之烈久而彌新
且與華陽國志諸書並傳不朽亦藝林勝事也光緒甲申
九月邵武徐餘識

金陵野鈔

東方學會印

金陵野鈔

吳郡顧 峇

崇禎十七年甲申三月十九日逆賊李自成入京師上及皇后殉宗社皇太子定王永王不知所所在

四月十二日南京百僚守備南京中軍都督府都督魏國公徐宏基家議推戴討賊時福王潞王周世孫各避賊南下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史可法督兵勤王至淮安提督鳳陽兵部左侍郎都察院僉都御史馬士英移書可法及南京禮兵二部侍郎呂大器等請以倫序奉顯皇帝次子之長子福王二十四日南京戶部尚書高宏圖禮兵二部侍郎呂大器都察院右都御史張慎言掌翰林院詹事府詹事兼侍讀學士姜曰廣吏科給事中李沾河南道御史郭維經等及魏國公徐宏基撫密侯朱國弼安遠侯柳祥昌提督操江誠意伯劉孔昭南和伯方一元守備南京司禮監太監韓贊周集大內議未決沾厲聲言今日有異議者以死殉之遂以福王告太廟

二十八日宏基及御史陳良弼朱國昌迎福王於江浦

二十九日南京百僚迎見福王于燕子磯王諱山樞神宗顯皇帝孫福恭王世子萬曆三十五年七月十一日生初封德昌王崇禎十四年五月賊破維陽福恭王遇害世子繼城出奔懷慶十六年六月襲封福王十七年二月賊破懷慶南奔

五月戊子朔福王謁孝陵王至陵避御路從西門入祭告涕泣拜懿文皇太子陵入謁奉先殿止宿內守備府已丑百僚三上箋勸進不允

庚寅福王監國于南京大赦天下諭曰我國家二祖開天昭宣鴻業列聖繼緒累積深仁大行皇帝躬行節儉勵志憂勤宵旰十有七載力圖勦寇安民昊天不弔寇虐日猖乃敢震驚宮闕以致龍馭升遐英靈訴天怨氣結地嗚呼痛哉孤避亂江淮驚聞凶計既痛社稷之墟復激父母之仇矢不俱生志圖必報然度德量力徘徊未堪乃茲臣庶敬爾來迎謂倡義不可無主神器不可久虛因序謬推進章勸進固辭不獲勉徇輿情於崇禎十七年五月初三日暫受監國之號朝見臣民于南都孤夙夜

兢兢惟思迅掃妖氛廓清大難德涼任重如墜谷淵同仇共助猶賴爾臣民其與天下更始可大赦天下

發大行皇帝喪于天下

進南京兵部尚書史可法兼東閣大學士改南京戶部尚書高宏圖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俱入閣辦事進提督鳳陽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僉都御史馬士英兵部尚書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仍提督鳳陽士英貴州貴陽人巡撫宣府以不修邊備任用喇嘛于崇禎五年十月逮訊遣戍十五年四月有罪起用提督鳳陽初士英居南京與阮大鍼善大鍼在天啟間為光祿寺卿以陰行贊導麗逆案為民士林賤之周延儒之再召入閣也大鍼謀復起延儒謝不能則以士英為請竟起用之

以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張慎言為吏部尚書

命兵部職方司郎中萬元吉宣諭總兵官黃得功劉澤清高杰劉良佐得功遼東人以擒叛將劉超獻俘崇禎十七年三月四日與左良玉吳三桂唐通同日封靖南伯澤清山東人以功授右都督充總兵官鎮守山東駐臨淄崇禎十七年三月召入援

野鈔

三月南奔淮安杰陝西青洲人以賊降立功十七年二月調赴督輔李達泰軍前督輔師潰奔泗州良佐徐州總兵官敗土賊袁時中于宿毫蒙城間同得功破賊安慶十七年正月從正陽下臨淮元吉江西南昌人以永州府推官辟督撫楊嗣昌軍前監紀大理寺評事崇禎十六年三月以兵部職方司員外贊畫軍前為人忠義慷慨機敏勤事久歷行間諸將心折之

甲午召理部尚書王鐸兼東閣大學士以掌南京翰林院詹事府詹事姜曰廣為禮部侍郎兼東閣大學士俱入閣辦事鐸河南孟津人與弟鏞子無黨避賊懷慶監國所識也

以南京兵部侍郎呂大器為吏部左侍郎太常寺卿何應瑞為工部左侍郎

召還前都察院左都御史劉宗周為都察院左都御史宗周浙江山陰人以請釋姜鏞開元革職

庚子召募兵江南兵部尚書張國維原官佐理戎政前刑部尚書徐石麒為都察院右都御史前巡撫江西解學龍為兵部左侍郎石麒浙江嘉興人以不訊姜鏞開任學龍以荐黃道周廷

杖遺成

以南京吏科給事中李沾爲太常寺卿南京河南道御史郭維經爲應天府丞以吏科左給事中察核上江水師左懋第爲太常寺少卿順天府丞張有譽爲戶部右侍郎總督倉場

召還各科給事中章正宸開元差探各道御史喬可聘李模等以前兵科都給事中許譽卿爲光祿寺卿

以總兵官鄭鴻達鎮九江黃蜚鎮京口等處

五月壬寅監國卽皇帝位改明年爲宏光元年大赦天下

東閣大學士史可法請督師江北許之

癸卯命提督鳳陽馬士英入直兼掌兵部事

召禮部右侍郎顧錫嘯爲禮部尚書操江都御史高倬爲工部

左侍郎詹事府少詹事黃道周爲禮部右侍郎道周福建漳浦

人初以少詹事召對忤上意謫江西布政司都事巡撫解學龍

疏荐之並逮杖闕下戶部主事葉廷秀國子監生涂仲言各疏

救并杖闕下四人俱戍邊十五年八月召還道周原官

甲辰分設淮揚鳳廬四鎮封總兵官高杰興平伯劉澤清東平

伯劉良佐廣昌伯進靖南伯黃得功靖南侯分領之

進甯南伯左良玉甯南侯世鎮武昌

以忻城伯趙之龍總督京營戎政

乙巳以御史祁彪佳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蘇松等處

丁未吏部尚書張愼言疏薦前大學士吳甡吏部尚書鄭三俊

又條議從賊之臣自拔南來者酌定用之之法

庚戌早朝畢誠意伯劉孔昭呼九卿科道于道罵愼言曰舉朝

宜以全副精神注於雪恥除于防河防江乃今日講推官明日

講陞官結黨行私奸臣誤國御史王孫蕃詰孔昭曰先帝裁操

江都御史歸提督操江亦未見作何事業文武喧爭聲徹殿陛

明日各補疏糾參愼言乞休不允

乙卯進薊遼總兵官平西伯吳三桂薊國公給諸券祿米遣中

書舍人沈廷揚海運漕米十萬石銀五萬兩濟其軍先是三桂

聞京師破投建州女直導之入關賊李自成出禦之四月二十

四日大敗于一片石復入京抄掠焚宮殿三十日西遁

女直墨勒根自稱大清攝政王五月二日示諭南朝官紳軍民

人等義者吾國欲與大明和好永享太平屢致書不答以致屢

次深人期爾爾悔悟登意堅執不從今爲流寇所滅事屬既往

不必論也且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惟有德者居之我今居此

爲爾朝雪君父之仇破釜沉舟一戰不滅誓不返轍所過州縣

地方有能離頭投順開城納款卽與世守爵祿如有抗拒一到

卽玉石不分盡行屠戮可法士英各以聞議遣使女直

以詹事府少詹事管紹甯爲詹事諭德吳偉業徐汧爲少詹事

六月戊午上大行皇帝諡曰紹天繹道剛明恪儉揆文奮武敦

仁茂孝烈皇帝廟號思宗尋改號毅宗陵曰思陵大行皇后諡

曰孝節貞淵肅恭莊毅奉天靖聖烈皇后皇考先福王諡曰貞

純肅哲聖敬仁懿恭皇帝尋改孝皇帝陵曰熙陵尊皇嫡母先

福王妃鄒氏曰恪貞仁壽皇太后上皇生母姚氏諡曰孝誠端

惠慈順貞穆皇太后祖母鄭貴妃諡曰孝宣穆穆莊惠慈懿天

裕聖太皇太后追諡元妃黃氏曰孝哲懿莊溫貞仁壽皇后

己未召前都督陳洪範陛見

壬戌召前光祿寺卿阮大鍼暫賜冠帶陛見士英所請也大學

士宏圖請下九卿科道集議士英求退不允曰廣愼言大器沾

維經給事中羅萬象御史詹兆恒王孫蕃各疏糾不聽大鍼竟

奏對

時賊既西遁總督漕運都御史路振飛擒僞官呂弼周集士民

射殺之巡按淮揚御史王燮擒僞官胡來賀李魁春投之河又

擒從賊僞官武儀以聞濟甯都司李允和起兵殺僞官張問行

因從賊兵備王世英請命河南開封府推官陳潛夫秦勇李知

遇劉洪起等各殺僞官前兵部尚書勸農河南丁啟容以弟參

將丁啟光擒歸德府僞官陳奇等七人獻俘真定府知府邱茂

華守城請救衡王率青州府諸生殺僞官請內徙又聞前巡撫

是加玉田兵部尚書進陞上柱國少師兼太子太保世藩太僕

寺卿各賜救獎諭賞銀幣有差啟容河南按撫前官如故賜知

遇洪起救允和總兵官啟光副總兵

丙寅吏部尚書張愼言致仕資銀幣給應得誥命

以徐石麒爲吏部尚書

召前禮部右侍郎錢謙益為禮部尚書協理詹事府事上崇廟

張皇后諡曰孝哀慈靖恭惠溫貞偕天協聖哲皇后

命太僕寺少卿萬元吉再往臨淮揚州六合調輯軍民時高杰欲入揚州士民拒之進士鄭元勳出羊酒勞其軍因勸揚州人開城納杰民人誦殺元勳於城下督輔史可法入杰軍鎮撫之駐杰城下隸督輔為前鋒置擊瓜州劉良佐攻臨淮不克移駐壽州

戊辰予前大學士劉一燝諡文端賀逢聖諡文忠

乙亥復懿文皇太子諡曰興宗孝康皇帝常妃諡曰孝康皇后上建文君諡曰嗣天章道誠懿淵恭親文揚武克仁篤孝讓皇帝廟號惠宗馬后諡曰孝慈溫貞哲睿肅烈襄天弼聖讓皇后上景皇帝諡曰符天建道恭仁康定隆文布武顯德崇孝景皇帝廟號代宗汪后諡曰孝淵肅懿貞惠安和輔天恭聖景皇后丁丑吏部左侍郎呂大器致仕謝表云臣自此雲游遠涉恐當事者誤以姓名達瀆天聽致行踪無獲臣不敢不預為請明逆賊張獻忠破重慶瑞王遇害前四川巡撫陳士奇等俱被殺

野鈔

五

贈汝陽縣知縣劉士燦山東僉事士燦以女直破沐陽不屈死巡按湖廣御史黃澍入朝陛見對仗斥士英入僞官周文江賄題授參將罪可斬上曰若此事先帝時何不糾舉守備承天內員何志佐澍司禮監太監韓贊周叱退之澍上疏請殺士英上趣赴楚乃去尋革職逮不至

戊寅封福府千戶常應俊襄衛伯應俊從上避賊有翊衛功上即位授左都督進世封

辛巳以御史王燮為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

壬午削大學士溫體仁諡予大學士文震孟諡文肅禮部侍郎羅喻義諡文介少詹事姚希孟諡文毅南京兵部尚書呂維祺諡忠節

甲申以邱嘉充山東總兵官嘉以侯恂再督師奏充山東總兵官尋罷之今以麾下多遼人故有是命

贈舉人張履旋御史前吏部主事程良疇光祿寺少卿舉人張中錫知州諸生楊之金教授履旋以賊搜捕不屈投崖死吏部尚書慎言之子也良疇工部尚書註子與中錫之金起兵討賊

不克死之

召對大學士宏圖等議使女直

七月丁亥祀高皇帝后以下於奉先殿以五行皇帝后祠戊子予前督師兵部尚書盧象昇諡忠烈象昇與女直戰賈庄死

庚寅起復丁憂應安巡撫左懋第為兵部右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經理河北聯絡關東加前兵部主事馬紹愉太僕寺少卿兼兵部職方司郎中前都督陳洪範太子少傅往奠先帝山陵訪東宮二王齋大明皇帝致北國可汗書酬銀十萬兩幣稱之并賜吳三桂詔款女直懋第山東萊陽人崇禎十六年七月以兵科左給事中察核上江水師十七年五月遷太常寺少卿尋巡撫應安丁母憂疏請與陳洪範偕義山東圖恢復兼負母骸骨不許及議擇大臣偕洪範北使復上疏請行吏兵二部酌議許之紹愉于崇禎十五年為兵部尚書陳新甲遣與女直講款以知縣加兵部主事革職士英薦起之懋第疏言不願與紹愉同使士英請改用王永吉不許

野鈔

六

壬辰追諡繼妃李氏曰孝義端仁肅明貞潔皇后

甲午召陳洪範馬紹愉及廷臣入對左懋第以丁憂不召

庚子萬壽聖節上御武英殿受朝賀

以開封府推官陳潛夫為江西道御史巡按河南

予隨州知州王燾諡忠愍山西巡撫蔡懋德諡忠襄

癸卯追諡潁國公傅友德武靖宋國公馮勝武壯

戊申與平伯高杰發兵守泗州及徐州先是六月十二日女直檄至濟甯一固山額駙石為傳奉事一平西親王吳為撫安殘

黎事平西親王者吳三桂也七月二日賊檄稱統兵勦洗濟甯

杰聞發總兵一人率兵赴泗州參將四人赴徐州

乙酉上傳以戶部左侍郎張有譽為戶部尚書大學士高宏圖

封還御札爭之不聽

辛亥上諭羣臣曰朕痛六九之運方資羣策旋慘故都乃自殿爭成毀穴門成風封事雖勤廟算安在先帝神資獨斷彙納衆流天不降康咎豈在上朕本涼德冀爾文武大小諸臣鑒於前車匡復王室昔漢宣起于艱難丙魏合志唐肅興於靈武李郭

同心今若但分左右口構元黃天下事不堪再壞茲特諭爾諸臣和衷集事列頸之交仇忘廉而同車之雅嫌泯復恂朝廷以此望爾諸臣爾諸臣以此體朝廷意否則祖宗成憲弗尚姑息特諭

盡釋高墻罪宗復庶人聿鍵爲唐王王崇禎間疏請除君側之惡指溫體仁及諸內臣九年十二月遂以越國出境及斃兩郡王上命革爵禁錮

以葉廷秀升都察院堂上官徐仲吉諸永明授翰林院待詔廷秀於崇禎時救黃道周廷杖監國起補吏部史官仲吉永明皆諸生以道周被累皆解學龍所荐也

巡按淮揚御史王燮奏據北京逃回未任陽春縣典史顧元齡稱傳言皇太子卒于亂軍定王永王俱于賊走之日遇害于王府二條巷吳總兵宅內老吳總兵亦被殺吳總兵三桂也老吳

總兵名驤
壬子開經筵以魏國公徐宏基知經筵大學士史可法馬士英高宏圖姜日廣王鐸同知經筵協理詹事府禮部尚書錢謙益

等充講官簡討張居展書
八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丁巳上幸國子學祀先師孔子
建安王府鎮國中尉吏部侯考朱統額疏糾大學士姜日廣迎立時有逆謀其疏不由通政司入禮科給事中袁彭年疏稱祖制中尉有奏請先令長史司具啟親王參詳可否然後給批資

奏若候考吏部則與外吏等應從通政司封進今何徑何資直達御前臣禮垣也事在宗藩皆得執奏通政司通政使劉士禎疏糾統額越奏求斥不聽

戊午以楊鶚爲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總督川貴湖廣廣西軍務

己未浙江總兵官王之仁請開屯金塘大樹許之
壬戌召還丁魁楚爲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提督楚豫諸軍巡撫承德襄陽等處魁楚前督失事遣戍

甲子逆賊張獻忠破成都僭稱王蜀王不知所終
辛未皇太后至南京先是二月上自懷慶避賊與皇太后相失

既即位密遣內員諭河南參將王之綱迎皇太后于郭家寨李際遇等護行百僚迎於江干上跪迎洪武門內各泣下

壬申召還越其杰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河南樊一蘅爲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總督川陝等處恢勦軍務其杰先以僉事遣戍一蘅前甯夏巡撫

乙亥上傳以張捷爲吏部左侍郎
丙子以兵部職方司主事凌嗣爲浙江道御史巡按山東贈甯遠總兵官掌中軍都督府都督吳驤遼國公諡忠莊妻祖氏贈夫人給祭葬驤三桂父也不降賊三桂起兵故殺之妻及

二子一女皆遇害
丁丑封鄒存義爲大興伯皇太后弟也

戊寅以王永吉戴罪總督山東軍務給國書同陳洪範等料理議款事宜永吉以薊督失事南奔上疏待罪赦而用之

己卯贈巡按湖廣御史劉熙祚太僕寺卿諡忠毅廕一子熙祚爲賊張獻忠所執不屈死
壬午加前東閣大學士王應熊太子太保改兵部尚書總督川

湖雲貴廣辦蜀寇賜上方劍便宜行事以內閣中書舍人劉泌改兵部職方司主事宣諭之
封福建總兵官鄭芝龍南安伯

癸未以應天府丞郭維經爲都察院左僉都御史
召還前戶科給事中瞿式耜爲應天府丞

乙酉以阮大鍼爲兵部添設右侍郎
九月丙戌予前總兵官杜松諡武莊松于萬歷四十七年二月與劉綎李如相相等從遼陽誓師分四路出松越五嶺關渡渾河

伏發力戰死
靖南侯黃得功趨揚州興平伯高杰伏兵上橋邀擊之得功僅以身免杰復遣兵襲儀徵不克太僕寺少卿萬元吉解之各罷

兵
丁亥考選博士行人推官知縣授蔣鳴玉秦鏞等各料道部屬外府同知等官凡十九人

鑄宏光通寶錢
壬辰例選戶科給事中陸朗上留用之吏部尚書徐石麒論則

明遂疏攻石麒麟及吏科都給事中章正宸

癸巳禮部尚書太子少保文淵閣大學士姜日廣致仕賜銀幣
馳驛遣行人護行日廣以票擬失事內臣孫呈琇上批留用又
票擬許御史郝彪佳請革詔獄緝事廷杖發改票揭稱皇上不
以臣爲不肖使供事票擬即不敢奉詔上不以為忤及朱統額
以迎立異議攻日廣上諭士英曰潞王朕叔父立亦本分耳

予祭酒陳仁錫諡文莊贈詹事府詹事

甲午都察院左都御史劉宗周致仕賜馳驛給極等恩典

調閩浙總兵官黃斌卿駐九江九江總兵官鄭鴻達鎮京口京

口總兵官黃蜚駐蕪采

例選御史黃耳鼎江西按察司僉事分巡南昌道

戊寅予禮部尚書董其昌諡文敏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張瑋諡

清惠前督師大學士孫承宗諡文正太常寺少卿鹿善繼諡忠

節建祠賜額承宗子孫死難者祔承宗善繼高陽人崇禎十一

年女直破高陽承宗合門與善繼死之

庚子予都察院右都御史沈子未諡恭靖工部尚書沈儆烺諡

野鈔

襄敏

追予建文死節文臣文學博士方孝儒諡文正贈太師兵部尚

書鐵鉉諡忠襄禮部尚書陳迪諡忠烈刑部尚書暴昭諡剛烈

俱贈太保翰林院纂修周是脩諡貞毅贈詹事府詹事御史大

夫練子常諡忠□御史大夫景清諡忠烈俱贈太保都御史禮

部侍郎黃觀諡文貞贈太子太保戶部侍郎卓敬諡忠貞贈太

子太保戶部尚書副都御史茅大芳諡忠愍贈太子太保都御

史大理寺少卿胡閏諡忠烈贈刑部尚書翰林院修撰王叔英

諡文忠贈禮部侍郎刑科給事中黃鉞諡忠獻贈太常寺卿御

史高翔諡忠敏御史曾鳳韶諡文毅俱贈太僕寺卿浦縣知縣

顏伯璋諡忠惠贈太僕寺少卿子有爲諡孝節贈翰林院待詔

浙江按察使王良諡忠毅贈副都御史蘇州府知府姚善諡忠

惠贈太僕寺卿濟陽縣學教諭王省諡貞烈贈禮部員外郎谷

府長史劉璟諡剛節贈大理寺少卿金川門卒龔翊諡安節贈

翰林院待詔武臣魏國公徐輝祖諡忠貞贈太師都指揮羅能

諡襄烈贈平陽伯都指揮朱鑑諡莊烈贈舍山伯燕山衛卒儲

福諡忠義贈指揮使又予侯泰諡忠貞齊泰諡節愍俱贈太保

張易諡忠愍郭仕諡清毅盧迴諡貞達邊昇諡果愍胡子昭諡

介愍金有聲諡翼愍俱贈太子太保尚書陳性善諡忠節贈太

子太保都御史周際諡肅愍贈都御史林石諡貞穆贈吏部尚

書連樞諡剛烈贈詹事府王良諡文節陳忠諡文愍俱贈禮部右

侍郎鄒璉諡貞愍贈大理寺卿黃子澄諡節愍盧原質諡節愍

廖昇諡文節俱贈禮部尚書龔泰諡端果陳繼之諡莊景韓永

諡莊介葉福諡節愍戴彝諡毅直陳本諡忠介俱贈太常寺卿

魏冕諡毅直甘霖丁志方俱諡貞定王彬諡忠莊王度諡襄愍

謝昇諡貞勤林典諡毅節林嘉猷陳彥回俱諡穆愍俱贈太僕

寺卿譚翼諡貞愍巨敬諡毅直樊士信諡莊愍徐子權諡貞確

俱贈光祿寺卿高巍諡忠毅贈太常寺少卿周繼瑜諡莊愍鄭

恕諡惠節張彥方諡莊恕向樸諡惠莊鄭華諡貞莊俱贈太僕

寺少卿宋徵諡直愍贈光祿寺少卿唐子清諡義節黃謙諡果

毅俱贈工部員外郎陳思賢諡貞愍贈禮部郎中葛誠諡果愍

贈大理寺少卿俞逢辰諡忠愍石撰諡貞愍程邇諡端直俱贈

苑馬寺少卿杜奇諡貞直贈翰林院檢討武臣俞通淵諡襄烈

贈馬國公楊嵩諡莊愍贈重邱伯謝貴諡勇愍贈英山伯彭二

諡武莊贈舒城伯馬宣諡貞莊贈全椒伯宋忠諡莊愍贈壽昌

伯孫泰諡勇愍贈象山伯莊得諡勇愍贈分水伯張皂旂諡英

烈贈淳安伯俞瑱諡翼愍贈東陽伯俞瑄諡果節贈西甯伯張

倫諡貞勇贈保昌伯崇剛諡莊愍贈清伯婦女方孝儒妻鄭

氏諡忠愍贈夫人黃觀妻翁氏諡貞懿贈夫人曾鳳韶妻李氏

諡貞愍贈淑人王良妻□氏諡貞烈贈淑人儲福妻范氏諡孝

節贈淑人胡閏女郡奴諡孝貞外贈文臣王魁尚書方孝友俞

貞木俱贈翰林院待詔黃彥清錢芹俱光祿寺少卿黃希范楊任

葉惠仲俱太僕寺少卿武臣廖鏞德慶侯彭聚下萬楚智俱左

都督滕聚小馬王盧振俱都督同知廖錦錦衣衛都指揮倪諒

楊本周供元曾溶罷能子俱都指揮共建一廟凡死者俱耐祭

壬寅改清浦縣知縣陳曉爲中書科中書舍人

甲辰追予開國名臣李善長諡襄愍章溢諡莊敏唐鐸諡敬安

府同諡□憲劉嵩諡恭介解縉諡文介桂彥良諡敬裕葉居昇

論忠愍何真諡恭靖陶安諡文憲孫炎諡忠愍胡深諡襄節王

禮諡莊愍許陔諡忠節又予正德諫臣蔣欽諡忠烈陸震諡忠定何遵諡忠節劉較諡

孝毅孟陽諡忠介李紹賢諡忠端俞廷瓚諡忠愍陸寅諡忠憲李翰臣諡忠毅

周起元諡忠惠禮科給事中周朝瑞監察御史周宗建李應昇俱諡忠毅黃尊素諡忠端袁化中諡忠愍工部郎中范燦諡忠貞刑部主事顧大章諡忠愍

以甯南侯左良玉子夢庚爲左都督掛平賊將軍印予大學士何如龍諡文端

贈北京死難文臣東閣大學士工部尚書范景文太傅諡文貞戶禮二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倪元璐太保諡文正都察院左

都御史李邦華太保吏部尚書諡忠文戎政兵部侍郎王家彥太子少保諡忠端刑部侍郎孟兆祥刑部尚書諡忠貞都察院

左副都御史施邦曜左都御史諡忠清太常寺少卿吳麟徵兵部右侍郎諡忠節左春坊左庶子周鳳翔禮部左侍郎諡文節

左春坊左諭德馬世奇禮部右侍郎諡文節左春坊左中允劉理順詹事府詹事諡文正翰林院檢討汪偉詹事府少詹事諡文烈太僕寺少卿申佳胤太常寺卿諡忠貞戶科都給事中吳

十三人武臣六人內臣二人立廟京師賜名旌忠以長洲縣諸生許珍贈翰林院五經博士順天府布衣湯大瓊賜中書舍人

從祀賜成德母張氏劉理順妻萬氏姜李氏並淑人金鉉母張氏汪倬妻耿氏並恭人馬世奇妻李氏朱氏陳良謨妻時氏並孺人

周遇吉妻劉氏夫人各建坊旌表又贈開國功臣德慶侯廖永忠慶國公諡武勇定遠侯王弼濠國公諡武威長興侯耿炳文興國公東勝侯汪興祖勝國公並

諡武愍予馮國用諡武翼丁德興諡武襄桑世傑諡忠烈茅成俞廷玉並諡武烈丁普郎諡武節韓成諡忠莊花雲諡忠毅

戊申進武甯侯朱國瑞保國公己酉以前兵部侍郎張鳳翔爲添註兵部右侍郎鳳翔東昌人東平伯劉澤清疏稱同顧光祖會監軍凌亂擒僞官十五人也

女直遣書督師大學士史可法曰攝政王致書史老先生予向在瀋京卽知燕京物望咸歸司馬及人關破賊與都人士相見

識介弟子清班曾托其手勒平安奉訴衷曲比聞道路紛紛多謂金陵有自立者夫君父之仇不共戴天春秋之義有賊不討

則故君不得安葬新君不得卽位所以防亂臣賊子法至嚴也闖賊李自成稱兵犯闕毒及君親中國臣民不聞一矢加遺平

西親王介在東陣獨效包胥之哭朝廷感其忠義念累世之夙好棄近日之小嫌嚴整貔貅驅除鴟梟入京之日首崇懷宗帝后諡號葬山陵悉如典禮親郡王將軍以下仍故封號不加改削文武諸臣咸在朝列恩典有加耕市不驚秋毫無犯方擬天

重誅川爲前導夫以中華全力受制潢池而欲以江左一隅兼
支大國勝負之勢無待著龜矣予聞君子愛人以德小人則以
姑息諸君子果識時知命切念故主厚愛賢王宜勸令削號歸
藩永綏福位朝廷當待以賓賓永承禮物帶礪山河位在諸侯
王上庶不負朝廷中義討賊興滅繼絕之初心也至於南州諸
君子貴然來儀則爾公爾侯列爵分土有平西之典例在惟執
事實圖利之晚近士大夫好高樹名不顧國家之急每有大事
輒相棄舍昔宋人議論未定兵已渡河可爲股鑒先生領袖名
流主持至計必能貫察始終甯忍隨俗浮沈取舍從違應早審
定兵行在即可東可西南國安危在此一舉願諸君子同以討
賊爲心無貪瞬息之榮致令故國有無窮之禍爲亂臣賊子所
笑予尚有厚望焉記有之惟善人能受盡言故敢布腹心仁聞
明教江天在望延仁爲勞可法密以上聞介弟者可法弟癸未
庶吉士史可程也時已南歸答書云南中自接好音隨遣使問
訊吳大將軍未敢遽通左右非委厚誼于草莽也誠以大夫無
私交春秋之義今倥偬之際奉琬琰之章真不啻從天而降也

野鈔

諷讀再三殷殷至意若以逆賊尙稽天誅爲貴國憂且感且愧
但左右不察謂南國臣民倫安江左敢忘君父之仇敢爲殿下
一詳陳之我大行皇帝敬天法祖勤政憂民貞堯舜之君也以
庸臣悞國有三月十九之事法待罪南樞救援無及次舟淮上
凶信突來地折天崩川枯海竭嗟乎人孰無君雖肆法於市朝
以爲泄泄者戒奚足慰先帝于地下哉爾時南中臣民哀慟如
喪考妣無不撫膺切齒欲悉東南之甲立剪凶仇而二三老臣
謂國破君亡宗社爲重相與迎立今上以係中外之望今上非
他神宗之孫光宗猶子大行皇帝之兄也名正言順天與人歸
五月朔日駕臨南都萬姓夾道歡呼聲聞數里羣臣勸進今上
退然不自勝謙讓再三僅允監國迨臣民伏闕屢請始於十五
日進位南都從前鳳集河清瑞應非一卽告廟之日紫雲如蓋
祝文升霄萬目共瞻欣傳盛事大江湧出梓數萬助修宮殿
是豈非天意也哉越數日遂命法視師江北刻日西征忽聞我
吳大將軍借貴國之兵破走逆賊殿下入都爲我先帝后發喪
成禮掃除宮殿撫輯羣黎且免薙髮之令以示不忘本朝此舉

動也振古燦今凡爲大明臣子無不長跼北向頂禮加額豈但
如明諭所云感恩圖報也哉謹於八月薄具篋篋遣使犒師請
命鴻裁連兵西討是以王師既發復次江淮乃辱明諭引春秋
大義來相詰責善哉推而言之此義爲列國君薨世子應立有
賊未討不忍死其君者之說耳若夫天下共主身殉社稷青宮
皇子慘變非常而拘率不卽位之說以味大一統之義中原鼎
沸倉卒出師何以維係人心號召忠義紫陽綱目踵事春秋其
間特書莽移漢祚光武中興不廢山陽昭烈踐阼懷愍亡國晉
元嗣基徵欽蒙塵高宗繼統是皆於國仇未報之日亟正位號
綱目未嘗斥爲自立卒以正統予之至於元宗幸蜀太子卽位
靈武議者察察亦未嘗不許以行權幸其光復舊物也本朝傳
世十六正統相承自治冠帶之族繼絕存亡仁恩遐被貴國夙
膺封號載在盟府殿下豈不聞乎今亦痛心本朝之難而驅除
亂逆可謂大義復著春秋矣昔契丹輔宋歲利金繒回紇助唐
不貪土地況貴國篤念世好兵以義動萬代瞻仰在此一舉若
乃手足膺難視同秦越規比幅員爲德不卒是以義始而以利

野鈔

終終貽賊人竊笑貴國豈其然歟先帝軫念潢池不忍盡戮勦
撫兼用貽誤至今今上聰明天縱刻刻以復仇爲念廟堂之上
和衷體國介冑之士擊楫枕戈忠義民兵願爲國死竊以爲闔
賊之滅不越於此時矣語云樹德務滋除惡務盡今賊未伏天
誅卷土西秦方圖報復此不獨本朝不共戴天之恨亦貴國除
惡未盡之憂伏惟堅同仇之義全始終之德合師進討問罪秦
中共梟逆賊之頭以雪敷天之恨則貴國義聞千秋本朝亦惟
力是視從此兩國世通盟好傳之無窮不亦千載一時哉若夫
牛耳之盟則本朝使臣久已載道不日抵燕奉檄孟以從事矣
法北望陵廟無涕可揮身陷大戮罪應萬死所以不從先帝於
地下者實爲社稷之故也傳曰竭股肱之力加以忠貞法處
今日鞠躬盡瘁免盡臣節所以報也殿下伏賜垂鑒
甲寅吏部尚書徐石麒致仕石麒乞休閣臣擬旨甚嚴上曰家
臣猶家子也當以優禮遣乃賜馳驛給覃恩
例廢王鋪王無黨錦衣衛指揮世襲大學士王鐸弟及子也
十月戊午以太常寺少卿李沾爲都察院左都御史

己未以兵部尚書張縉彥總督河南河北山東便宜行事縉彥
南奔至河南疏稱義兵復城寄學南京月給其家米五石
召還前御史張孫振爲四川道御史掌河南道印
戶部尚書太子少保文淵閣大學士高宏圖致仕賜銀幣馳驛
行人護行宏圖以爭用阮大鍼請召史可法入直上召對宏圖
宏圖持奏臣死不敢將順尋乞休疏四上允之
壬戌予禮部侍郎張邦紀諡文懿
癸亥贈大學士孔貞運少保諡文忠
甲子鳳陽地震
加湖廣巡撫何騰蛟兵部右侍郎巡撫全省尋命總督川湖雲
貴廣西
附祀死難內臣王之心張國元高時明方正化等于旌忠祠
丙寅遣內臣田成往杭城選淑女尋及紹興嘉興
贈北京死難武臣成國公朱純臣鎮遠侯顧麟迹定遠侯鄧文
明武定侯郭培民陽武侯薛濂永康侯徐錫登西甯侯宋裕德
懷甯侯孫藩彰武伯楊崇猷宣城伯衛時春清平伯吳遵周新
建伯王先通安鄉伯張光燦右都督方履泰錦衣衛千戶李國
棟十五人官予祭葬廕子有差附祀旌忠
己巳鳳陽地震
癸酉以提督楚豫丁魁楚原官總督兩廣
復宣廟吳賢妃尊號上諡孝翼溫惠淑慎慈仁匡天錫聖皇太
后建文故太子文奎諡恭愍復皇弟允熾吳王諡悼允熾衡王
諡愍允熹徐王改諡哀追封皇少子文珪原王諡懷諸公主駙
馬俱復舊號
庚午上御武英殿受皇帝之寶百僚朝賀先時以金代時刻玉
未成也
甲戌上傳以吏部侍郎張捷爲吏部尚書
丙子上傳以兵部職方司主事彭遇颺爲御史巡按浙江
男子王喬改名王重儒詐稱定王入境伏誅守陵內臣谷應珍
知其詐冒
丁丑召還前太僕寺少卿楊維垣爲通政使司通政使維垣以
交結近侍逆案遣戍

5776 5775

戊辰復率職御史何綸例轉御史黃耳鼎原官
壬午予湖廣殉難楚府長史徐學顏武昌府通判李毓英長沙
府推官蔡道憲嘉魚縣知縣王良鑑鍾祥縣知縣蕭漢藩圻縣
知縣曾拭均州知州胡永熙衡陽縣知縣張鵬翼興都留守沈
壽崇經歷任文熙陝西殉難秦府長史章尙綱商維道監軍副
使喬遷高祭葬自行建祠
贈殉難保定巡撫兵部右侍郎徐標兵科給事中顧鑑工科給
事中彭瑞貴州道御史俞志虞戶部郎中徐有聲大名道副使
朱庭煥官予祭葬廕子
又四川殉難瀘州知州蘇瓊妻舒氏吏目趙階升河南殉難南
陽府知府邱懋素左鎮監軍兵部主事余爵在籍翰林院檢討
馬剛中山西糧道周剛中途中殉難主事劉大年南京給事中
張焜芳河南兵備道趙挺各贈官祭葬
又北京殉難成德父桂德妻蕭氏童氏妹季白先事殉難贈桂
如子官婦女旌表附祀
十一月丙戌以前刑部侍郎蔡奕琛爲吏部左侍郎奕琛德清
人爲刑部右侍郎崇禎十五年爲吳中彥納賄薛國觀被糾逮
訊爲民
戊子桂王薨
己丑鳳陽皇陵災居民遙見陵中二人一衣青一衣朱相殿擊
號泣入視二犬踉蹌走
予翰林院修撰沈懋學諡文節焦竑諡文端
庚寅予死事彭文炳贈官祭葬建一門忠烈坊
甲午諭吉王曰貞
丙申予薨選總兵吳阿衡論忠毅祭奠廕子建祠阿衡於崇禎
十一年九月女直入腦子嶺被殺
丁酉巡撫蘇松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祁彪佳稱疾去官山東總
兵官邱繼述保定總督侯恂渡河恂山海道入燕磊回安東
索餉史可法刺得其不軌狀執之獄以聞遂死
贈巡按山東御史宋學朱大理寺卿廕一子學朱長洲人崇禎
十二年正月女直破濟南死之
女直陷衛遷史可法救之女直引去

辛亥監京口軍兵部職方司主事楊文聰請城金山關山許之
十二月丁巳進誠意伯劉孔昭誠意侯夷平伯劉澤清夷平侯
孔昭辭許之

辛酉命湖廣巡撫何騰蛟以原官總督川湖雲貴廣西等處
王戊與平伯高杰駐徐州通賊程繼孔斬木編筏將勾引女直
杰擒斬之事聞加杰太子少傅賞銀幣先是巡按河南御史陳
潛夫探得女直于十二月十五日發兵一赴徐州一赴河南將
從益縣過河杰與澤清書云陳東明自北歸二十日抵徐云隄
虜發一王子領兵駐濟甯近日河南撫按接踵告警虜在開封
上下窺渡甚急澤清以聞東明洪範字也士英疏言賊勢尙張
虜豈無後慮豈敢投鞭問渡乎杰于是遣女直肅王書請合兵
勦賊報書招杰杰不從

女直至夏鎮丙寅鎮守河南總兵官李際遇叛降女直女直入
河南杰澤清告急

戊辰女直陷海州阮大鍼築蠟磯堡板子磯堡
己巳都督陳洪範自北歸十二月十二日洪範懋第至張家灣

野抄

貽書女直攝政王請迎御書女直遣禮部官具鼓吹導懋第等
奉御書入正陽門館鴻臚寺次日女直內院剛林入寺問懋第
今上即位故語畢令通事勿受御書次日索金幣去邀懋第朝
女直懋第不可留半月聽歸去至滄洲追懋第紹倫北去洪範
歸洪範已降女直女直諭洪範速南行以圖大事定欲一統天
下傳播招撫使人心悅服歸順功成之日量功大小破格升賞
子孫奕世蒙休恩澤永垂帶礪至是獨遣洪範歸懋第密疏云
臣所奉敕書慰告十二陵奠安先帝先后山陵因彼不受御書
遂至相格不能赴昌平一步遣加銜游擊楊三泰等密往山陵
一帶探問得其回報內稱四月初二日賊奉先帝先后梓宮至
昌平州州民出錢開翠華山田貴妃坟內隧道有昌平州知州
及駐劄昌平州戶部主事孟某供事於初四日葬先皇帝在中
皇后在左移田貴妃于右隧道寬二丈深二丈五尺云至東宮
二王消息或云賊向山海時挾二王子行者或言賊西遁時挾
一皇子在馬上者十一人二十三日有稱先帝皇太子者皇親
周奎辨其非是下獄有公主在周奎家先帝升遐時手斷一臂

不死年十四而洪範疎則言賊聞虜至先殺皇太子挾二王上
馬行兵敗永定二王遇害遣使時命與吳三桂議款三桂竟不
見時女直沿河窺渡溺死者千餘

賊兵突至河南襄城禹州等處河南總兵官王之綱斬賊偽都
司虞世杰巡按御史陳潛夫擒偽太康知縣安中外等河南副
總兵劉紘郭從寬等殺賊六百餘級奪羸馬七十餘匹擒鄆陵
偽知縣王度許州偽巡捕王法唐援勦總兵官劉洪起擒汝甯
府偽官祝永苞上蔡偽知縣馮世遇斬賊三百七十級奪馬騾
十餘匹又擒賊二百三十名斬賊一千二百七十六級于襄城
縣奪賊馬騾四百三十四頭加洪起實職二級

丙子予翰林院編修胡守恒諡文節
復從逆兵科給事中時敏原官開屯大瞿山敏例轉金華府知

刑部上從逆諸臣六等罪案除陷虜何瑞徵楊觀光張若麒方
大猷黨崇雅熊文舉龔鼎華葉初泰戴明說孫承澤徐必泓周
祚劉漢儒薛所蘊趙京仕劉昌張鳴駿高爾儼黃紀孫襄二十

庚申金

人或甘心仕虜或不忘本朝別有報効姑俟三年定奪第一
心從賊應礫十一人宋企郊牛金星張麟然曹欽程李振聲喻
上游黎志陸陸之祺高翔漢楊王休劉世芳第二等應斬擬長
繫秋決四人光時亨聶精周鍾方允昌時亨阻南遷汙偽命精
昌勸進議僭位儀鐘過先帝梓宮不下馬家書稱賊新主允昌
開闢催漕也第三等應絞擬贖七人偽編修陳名夏偽文選司
郎中楊枝起齋偽詔監運司王承曾偽天津道原毓宗偽宏文
院學士何允光先下獄賊至受職廖應遴偽太常寺卿項煜第
四等應戍擬贖十五人偽鹽運司王孫惠偽政府侍郎侯恂偽
直指使陳羽白偽宏文院學士裴希度偽吏科給事中田芝生
偽諫議大夫金汝礪偽直指使張懋爵降賊被黜梁兆陽黃綠
求進錢位坤檄州縣繳印王秉鑑獨先受僞命劉大業首謁偽
吏部受職郭萬象偽巴縣知縣吳達偽中江縣知縣黃繼祖
髮被執楊廷鑑第五等應徒擬贖十人偽兵部車駕司沈元龍
偽國子監學正廖沅偽職方司從事吳剛思仍原職傅鼎銓張
家玉偽四川同知傅振鐸偽通政使逃歸宋學顯偽成都同知

逃歸呂兆龍未就職方以智未從賊方拱乾第六等應杖擬贖
八人被執受偽淮安府尹王子曜被執受偽揚州防禦使周壽
明被執仍原職向列星被執受偽官潘同春受偽職未任李桐
徐家麟偽四川同知未任吳泰來偽梓潼縣知縣先逃張琦存
疑另議者二十八人翁元益魯卓郭充吳爾璵史可程左懋泰
王自超王之牧白允謙龔懋熙王阜梁清標楊棲鵠□□李化
麟張元琳呂崇烈侯左吳之琦鄒明魁姬現朱國壽許作梅吳
顯趙顯吳嵩允劉廷琮朱積已赦用者八人張紹彥衛允文韓
四維時敏蘇京黃國琦施鳳儀龔懋熙已赦未用者三人姜奎
林張玉聲顧大成報已故者二人吳家周魏學源奉旨所擬陷
虜諸臣姑暫免收掣限三年定奪現在從賊的候緝獲正法光
時亨應否仍須緩死陳名夏等贖絞果否蔽辜侯恂封疆未結
又汗偽命宋學顯以待從之臣爲偽通政吳剛思受僞命而揚
揚得意方以智定王講官今定王安在止擬一徒且潘同春等
既受僞官豈可但擬一杖癸未庶吉士爲何瑞徵引見人人汗
僞令豈可復玷館閣方拱乾原朱從賊者與雷耀龍吳履中另

野金

十九

議于是保國公朱國弼等疏糾刑官六失革尚書解學龍職方

拱乾雷耀龍吳履中俱革職

皇太后移居興慶宮命婦朝賀

戊寅魏國公徐宏基卒贈太師諡莊武

己卯贈甘肅巡撫林日瑞兵部尚書廕一子日瑞死于賊也

壬午以兵部尚書張紹彥巡撫開歸河南三府總督如故

以應天府府丞翟式耜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廣西

改巡按山東御史凌嗣巡按河南兼理河北山東招撫陳潛夫

另用

山東士民丁耀元等起義兵督鎮相機應接

宏光元年正月乙酉朔上御武英殿百官朝賀

庚寅雷內閣中書舍人林翹言正月初六日雷聲自北而西占

在趙晉之野有兵日在庚寅主口角妖言

癸巳興平伯高杰提兵趨開歸請調靖南侯黃得功廣昌伯劉

良佐赴邳宿防河得功良佐不赴調

丁酉鎮北總兵官許定國叛降女直賊殺太子少傅前總鋒兵

官興平伯高杰于睢州餘兵潰還興平夫人邢氏率子元爵請
以部將李本身爲提督領其衆士英請加監軍侍講衛允文兵
部侍郎督其軍得功聞杰死趨揚州可法馳歸請上勒得功回
汛乃去加本身太子少保左都督赴歸德中權總兵官楊承祖
赴夏邑副總兵官劉應虎赴真城苗順甫赴碭山後勁總兵官
李嗣雲赴雙溝左協總兵官胡茂貞右協總兵官郭虎赴泗州
駐防良佐疏言藩臣潰兵不宜授本身提督欲併其衆而甯南
侯左良玉疏言忠允將同壓卵江楚總督袁繼咸疏言興平伯
有可念之勞贈杰太子太保再蔭一子錦衣衛百戶從優議應
得葬祭以子元爵襲興平伯

甲辰進史部左侍郎蔡奕琛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

丙午上迎皇考御容于大明門外百僚班侍

二月甲寅朔提督勇衛太監李國輔請開采浙江雲霧山許之

戶科給事中吳适疏言正統間開采致鄧茂七葉宗留之亂國

輔請罷不許馳視竟罷之先是督理蕪采太僕寺少卿宋訪請

開采銅陵許之言利之徒紛起卒皆不效

諡桂王曰端

甲子諡皇太子慈煥曰獻愍皇三子定王慈燦曰哀皇四子永

王慈煥曰悼

考選授林有本等科道部屬官有差

以黃端伯爲禮部祠祭司主事端伯江西南城人杭州推官丁

憂奉佛以削髮被參聽勘遇赦入京公言去輔姜日廣逆謀有

狀以媚士英士英喜令與考選許以言職令力攻日廣及考選

文字不中程式士英亦知其不可恃不得已補部屬

丙寅遣禮部尚書黃道周祭告禹陵

逆賊李自成棄西走襄陽

丁卯予殉難陝西巡撫馮師孔按察司黃嗣長安縣知縣吳從

義渭陽縣知縣楊喧商維道黃世清蒲城縣知縣朱一統榆林

右布政都任中部縣知縣朱新越副總兵惠顯潘國俊李國奇

游擊將軍姬維新陳二典劉芳馨劉廷杰文經國守備左勉惠

漸賀天雷楊政倬指揮使李文焜前總兵官尤世威侯世祿侯

拱極王學書王世欽王世國李昌齡前總兵尤翟文常懷德李

登龍張發揚明前游擊將軍孫貴尤養昆前守備白慎衡李宗叙慶陽道段復興慶陽府知府董統商州在籍前吏部尚書南企仲前副都御史朱景德前巡撫焦源清焦源溥山東巡撫王道純山西參政田時震禮部主事南居業蒲州在籍前磁州道祝萬齡慶陽在籍前太常寺少卿麻禧咸甯縣舉人朱詒象等贈廕有差先是御史霍達于崇禎間具題下部未覆至是再請得之都任尤世威皆合門自縊朱新未趨娶妾投縊死檢林以抗賊故自指揮千百戶及士民死者數萬人不及考矣

戊辰予奉使兵部右侍郎左懋第母陳氏卹典銀用其兄吏部員外左懋泰

辛未予東平侯弟劉源清諡武節源清以戰死

癸酉檄高杰兵回揚州命廣昌伯劉良佐率兵赴防歸德

保國公朱國弼疏糾前漕運總督路振飛稱鳳陽有天子氣懷逆謀命部院看議

丙子日月赤無光

丁丑贈死事重慶府知府王行檢光祿寺卿予祭葬廕子潛山

縣知縣李佳厓太僕寺少卿廕子

予南京吏部侍郎顧起元諡文莊廕一子

戊寅逆賊李自成兵至承天府

御史周昌晉補糾從逆漏案楊汝昌宋之繩曹溶等命法司并

戮

壬午更鑄各衙門印去南京二字先是吏部失印更鑄去南京

二字以別舊印至是遂悉去之及印成而南京失矣

三月甲申朔日上御經筵

乙酉妖僧大悲伏誅大悲徵人忘言先帝封齊王不受又封吳

王命府部科道法司會審又妄言錢謙益申紹芳于孔聖廟中

謀異圖又言諸王施恩百姓等語御史張孫振疏請究主使上

不問召大學士馬士英等于內殿命卹棄市

丁亥復大學士溫體仁諡

戊子上海武英殿召保國公朱國弼大學士馬士英等前東宮

講官劉正宗入諭曰鴻臚寺少卿高夢箕疏稱有北來太子朕

念先帝之子卽朕之子況朕尙無子眞眞東宮卽朕東宮矣但

昨遣內臣李承芳盧九德前去審視面貌不對語言閃爍可會

府部大小九卿科道舊日東宮講官前去辨認回奏先是夢箕

家人穆虎自北來挾一男子云是先帝太子舊年十二月夢箕

送之杭州既渡錢塘往紹興夢箕復密疏以聞上遣內臣馮進

朝迫回至京寓興善寺承芳等回奏依錦衣衛掌衛事都督同

知馮可宗私屬堂屋三間一十六歲男子踞上座兩面百僚

服錦繡東宮講官革職方拱乾奉特命平頂巾直衣領大帶各

先後至參差堂室屋戶間噴噴語非是士英鐸既至正宗拱乾

近前立鐸拍拱乾問曰是何人曰方先生以正宗問不識也正

宗問講讀先後曰忘之矣又問書做字句曰忘之矣問講案上

有何物曰不知刑科左給事戴英趨上曰先帝廷鞠吳昌時于

左中門攜皇太子出視所立何地有何事何語曰誰吳昌時又

曰忘之矣英乃抗聲曰汝是詐冒以實告當據汝卽跪地曰求

救命授以紙筆供稱高陽縣人王之明駙馬都尉王昺姪孫家

破南奔遇高夢箕家人教以詐冒東宮左都卿史李沾受之午

後羣臣入朝回奏上御武英殿大學士士英鐸奏畢左都御史

沾持王之明手供跪奏上不省泣曰朕念先帝身殉社稷側耳

宮中望卿等奏至果眞卽迎入宮中仍爲太子誰知不是聲淚

俱出慨傷久之沾再跪奏乃命法司再審夢箕具疏言妖奸已

露士英正宗各具疏請嚴究主使

己丑甯南侯左良玉告急請發兵會勦

女直至郾城又抵西平

辛卯女直至上蔡

壬辰革鴻臚寺少卿高夢箕職同王之明穆虎集百官廷訊在

京士民俱得入夢箕仰天嘆曰不意爲無賴子所誤一念疑忠

天地可鑒更勿借題甘心一死而已靖南侯提塘官忽於訊所

出黃得功刻揭云先皇帝子卽皇上子若速處治卽東宮諸臣

認識亦不敢出頭取禍上命兵部傳諭得功毀之尋命該衙門

將王之明加意護養勿驟加刑俟明告海內然後正法先是有

婦人從河南來自稱上元妃童氏廣昌伯劉良佐命其妻迎之

稱年三十六歲十七歲入宮有曹太監册封東宮黃氏西宮李

氏李氏生子玉哥寇亂失所在童氏生子金哥今在甯家莊四

歲矣良佐信之送入京士英亦信之擬具疏請迎皇太子于河
南詢從龍內臣皆云潛邸宮人無生子者乃止上曰朕前如黃
早妖繼妃李殉難且朕初封郡王安得有東西二宮宮闈風化
所關豈容妖婦闖入送鎮撫司命錦衣衛掌衛事都督同知馮
可宗同內員屈尚志鞠之不服加以刑訊又曰周王如聞周王
立錯認耳周王以崇禎七年至淮安薨矣矣世子先薨世孫未
嗣何得有周妃乎而良佐復言太子先帝遺血童氏皇太后宮闈
譏涕泣保留乃命以王之明童氏審明略節傳播中外
逆賊李自成至潛江
戊戌予禮部侍郎贈尚書瞿景淳一子入監讀書
總督河南河北山東兵部尚書張紘彥復南陽府
以九江總兵官黃斌卿掛征蠻將軍印鎮守廣西
己亥頒獻感皇太子定哀王永悼王及孝哀慈靖恭惠溫貞偕
天協聖哲皇后諡于天下
追封成國公朱純臣舒城郡王鎮遠侯順啓述鎮國公永康侯
徐錫登永國公西甯侯宋裕德甯國公定遠侯鄧國明淮國公
懷甯侯孫維藩懷國公彭武伯楊崇猷安鄉伯張光燦俱進侯
南和伯應襲方履泰南和伯襄城勳衛衛衣千戶李國祿贈中
軍都督府僉事
壬寅上癸先帝先后于奉先殿舉哀百僚望祭于大平門外東
宮二王附祭臣皆哭誠意伯劉孔昭哭畢曰光時亨阻先帝南
遷致先帝殉宗社今霜露已移視息尚在何以慰在天之恫言
已又哭將散阮大鍼傳呼而來曰致先帝殉社稷者東林諸臣
也不盡殺東林諸臣不足以謝先帝今陳名夏徐汧北走虜矣
馬士英急止之曰徐九一現有人在何得有是言九一訝字也
補詹事府少詹事以病請告名夏實北走
癸卯前左中允李明睿爲女直禮部侍郎被黜歸東平伯劉澤
清以聞明睿江西南昌人素與姜日廣有怨士英邀之令攻日
廣明睿不應去後明睿語人曰在禮部時大學士王鐸遣人投
降表于女直女直命明睿受之
甲辰甯南侯左良玉再告急
丁未叛賊許定國朱際遇引女直兵破歸德巡按河南御史凌

嗣不屈死之有姪潤生隨行亦死女直厚葬之盡殺道府以下
官事聞贈嗣兵部侍郎潤生河南道御史
戊申世鎮武昌太子太傅甯南侯左良玉奏爲逆輔廢制無君
朋害皇嗣謹聲罪致討提師在途臣恐震驚宮闕且聲其罪正
告陛下歷數士英罪七條卒曰皇太子授受分明士英與阮大
鍼一手拏定付諸幽囚臣謹束兵計劃以待傳檄遠近舉兵反
焚武昌東下
壬子女直破潁州太和縣
四月癸丑朔男子詹自植闖武英門坐御爐出妄語杖殺之又
男子自應元闖皇城以風煽杖逐
丙辰逆賊左良玉至九江要江楚總督袁繼咸入其舟詐稱皇
太子密諭與盟繼咸不從歸入城良玉縱兵焚掠繼咸復而責
良玉良玉大哭曰我負臨侯侯繼咸也既而嘔血數升屬
部將惠登相奉其子夢庚爲副元帥是夜死祕不發喪南京是
日始聞良玉反城中戒嚴命兵部尚書阮大鍼誠意伯劉孔昭
帥師禦之
野鈔
女直陷泗州
丁巳逆賊左夢庚破建德縣
予劉廷元呂純如霍維華徐紹吉黃德完黃克繼王永光楊所
脩章光岳徐景濂徐大化范濟世徐揚光岳駿聲許鼎臣徐卿
伯劉廷宣姜應麟陸澄源喬新甲王紹徽徐兆魁二十二人贈
祭葬復官有差
戊午逆賊左夢庚破彭澤縣沿途殺掠
己未逆賊左夢庚破東流縣
督師大學士史可法入衛奉詔還揚州
命阮大鍼會黃得功禦賊
庚申從賊光時亨周鍾武懷伏誅餘擬斬者發雲南金齒衛所
擬絞者發廣西地方各充軍以下爲民
殺前禮部郎中周鍾武漢黃德道僉事雷繼祚于獄鍾先以朱
統額參日廣逮訊續祚以阮大鍼參疏定策時續祚謂日廣福
王不可立下獄兩人皆大鍼所怨遂賜自盡
甲子擇十五日建中宮

乙丑逆賊左夢庚破安慶

召廣昌伯劉良佐入衛

戊辰女直分道南下督師大學士史可法請召對不許

辛未逆賊左夢庚抵池州

癸酉上御武英殿召對羣臣大理寺卿姚思孝御史喬可聘成

友謙乞無撤江北兵士英立御前厲聲指諸臣曰此皆左良玉

死黨爲游說當可君臣皆死于虜必不死于左良玉之手

上曰淮揚還不可棄禮部尙書錢謙益奏曰陳洪範還該收他上曰

國家收人皆不得其用憂形於色不樂而罷

女直圍揚州又入瓜州

甲戌逆賊左夢庚掠銅陵部將惠登相引兵還夢庚從之靖南

侯黃得功以大捷聞進得功左柱國齎銀幣慰一子錦衣衛指

揮簽事

加六安州總兵官黃鼎太子太保先是賊狄應奎率衆數千自

固始欲投與平伯高杰降杰遇害走六安殺賊將僞權將軍路

應樛挈其印降鼎鼎報聞授應奎副總兵齎銀幣

督師大學士史可法以血書投兵部告急禮部尙書錢謙益請

督救揚州不許命山東總督王永吉帥兵救之

乙卯女直破揚州知府任民育江都縣知縣周志畏死之總兵

官劉肇基前兵部侍郎張伯鯨江都縣縣丞王志瑞遇害督師

兵部尙書武英殿大學士史可法不知所終

戊寅以御史崔達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蘇松

己卯革兵科右給事中吳适職下錦衣衛獄适據黃得功塘報

荆鎮卒文綬之兵掠東流建德鎮南將軍方國安之兵焚劫銅

陵四關南陵城外疏參二將大學士蔡奕琛疏劾适黨叛革職

下獄

五月壬午朔以監軍兵部職方司郎中楊文聰爲都察院右僉

都御史巡撫常鎮

進靖南侯黃得功靖國公

丁亥女直渡江京口總兵官鄭鴻逵禦之以捷聞

庚寅女直至鎮江鴻達軍潰楊文聰走

辛卯閉京城各門夜半上開通濟門出狩

壬辰兵部尙書武英殿大學士馬士英奉皇太后奔浙江總督

京營戎政忻城伯趙之龍復閉各門吏部尙書張捷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楊維垣中書科中書舍人陳鏞及其子舉人伯僉欽

天監五官掾陳子階死之先是士英調黔兵入城百姓苦之

于是盡殺黔兵于城內諸生數人呼市人出王之明于獄納諸

宮登殿鳴鐘三日之龍斬首事者三人執之明歸獄

上離太平府二十里駐蹕巡撫應安兵部尙書都察院右副都

御史朱大典掛征南將軍印扼防池口總兵官方國安兵部尙

書阮大鍼靖國公黃得功來朝奉土幸太平不納

甲午上幸蕪湖御無采水師副總兵翁之祺舟

是日女直定國大將軍豫王多多以兵薄南京洪武門廣昌伯

劉良佐迎降女直臨上駕于蕪湖禮部尙書錢謙益總督京營

戎政忻城伯趙之龍奉書女直以南京降

乙未上在蕪湖大鍼大典國安奔浙江

丙申良佐挾二女直共三騎下赫山得功鳴鼓欲戰衆皆散良

佐立馬呼得功得功從舟中出方襄甲良佐令人遺以胡服得

功蹴入水忽中一矢拔箭自刎死其中軍官逆賊田雄奉上還

京翁之珙投水死

丁酉女直入城

戊戌上至自蕪湖僧帽青衣巾車而人女直出爲太子王之明

于獄令並坐上食刑部尙書高世倬戶部江西司郎中劉成治南

京國子監生吳可箕死之

癸卯中書科中書舍人張廷祥投秦淮河死出差戶部主事吳

嘉鼎自縊死司禮監太監韓贊周投閣死江甯縣武舉黃金璽

自縊死不知名者小馮內侍投秦淮河死乞兒題詩百川橋上

自縊死餘未出城者皆報職名降女直

女直多多入皇城日令王鐸蔡奕琛唱附降職名聽點殺不降

禮部儀制司主事黃端伯又殺唱名不到禮部郎中劉萬春

六月女直入蘇州先是楊文聰奔至蘇州女直遣前鴻臚寺少

卿黃家鼎安撫蘇州文聰殺之女直兵至文聰表長洲縣學諸

生顧所受要知縣李質同死質不從所受獨投泔水死府

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徐汧吏部主事華亭夏允彝赴水

死

女直入浙江巡撫浙江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張秉貞都督陳洪
範以皇太后及潞王降之士英等走行人司行人錢塘陸培自
縊死殺錢塘縣知縣崑山顧咸建
禮部尙書文淵閣大學士膠州高宏圖都察院左都御史會稽
劉宗周各不食死巡撫蘇松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予告山陰祁
彪佳投池死會稽縣學生王毓著布衣潘集周卜年各沉水死
閏六月戊戌經理河北聯絡關東兵部左侍郎都察院左副都
御史左懋第不屈死之兵部司務陳用極游擊將軍王一斌都
司張良左王廷佐守備劉統皆死于是女直多多奉上挾王鐸
等貝勒奉皇太后潞王女直英王某從九江挾左夢庚北去至
北平江楚總督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袁繼咸不屈死之上及皇
太后不知所終

野鈔

野鈔

明季遺聞

明季遺聞

補編卷第

江左鄒 荷流綺輯

崇禎帝卽位勵精圖治軫恤民隱憂國用不足務在節省于是給事中劉懋上疏請裁駙遞計歲省金錢數十萬上喜著爲令有濫予者罪不赦部科監司多以此獲譴去天下惴惴奉法顧秦晉土瘠無田可耕且其民饒膂力貧無賴者藉水陸舟車奔走自給至是竟無所得食未幾秦晉壘飢斗米千錢民不聊生上命御史吳姓資銀十萬兩往賑然不能救又失駙駙代叢書二集明季遺聞卷第十三 一 世楷堂藏板

站生計乃相聚爲盜給事中許國榮御史姜思睿等具言駙站不當罷上皆不允眾共切齒于懋懋以是自恨死二年己巳

大清兵薄畿內徵四方援兵勤王保定兵首潰餘亦多中路逃者因與飢民嘯聚山澤秦中鎮將守臣議蹙賊于險據隘而殲之三邊總督楊鶴獨力主招撫議賊出險遂橫不可制鶴以此被逮下詔獄上欲用其子嗣昌故賞其死然首嗣實自鶴云賊既蔓延秦晉間五年壬申登萊兵變調關寧兵馬步二萬討平

之朝議欲乘戰勝精甲渡河進勦兵部尙書張鳳翼家本山西慮其驅賊入晉也阻之盡放遼兵出關賊遂渡河而南入豫入楚入安廬賊首之有名號者在秦則稱紫金梁滿天星蝎子塊老猢猻一字王那管隊領兵王整齊王闖場天過天星南營八大王八爪龍西營八大王五隊八大王不沾泥混世王曹操亂世王八隊闖將張飛九條龍五條龍賀雙全高總管等二十四營晉豫則稱英王王鎮虎朱溫趙令軍曹操吳計過天星混天星荆聯子過江王混世王大膽昭代叢書二集明季遺聞卷第十三 二 世楷堂藏板

王征西王福壽王齊天王密靈王閻和尚老猢猻黑心虎樓山虎新一字王西營八大王南營八大王北營八大王混天王紫金梁正天王領兵王殺盡王老邢四隊六隊八隊闖場天順義王等三十二營各擁眾數萬少者萬計蹂躪直省無虛日李自成初名鴻基陝西米脂人祖海父守忠世農頗饒自成幼好勇與姪李過卽一雙虎爲暴于鄉娶妻有淫行手刃之以負債故受責于父同知并殺父逃入甘肅爲兵以功升把總又殺王參將遂爲賊依閻王高氏與劉良佐自

結一隊號鬪將六年癸酉賊在河南沿山州縣無處
不到正月副將芮珂戰死武安二月中軍曹鳴鶚陷
歿趙寨三月賊入清化游擊越効忠登屋擊賊墜地
死游擊陶希謙在武安出禦賊視水日莫移營賊乘
之落塹死總兵左良玉馳救清化賊方去復馳武安
勝之于三夫獲賊首小秦王總兵曹文詔自晉來援
涉勝于毛嶺五月賊盡至磁衆十餘萬長可五六十
里總兵鄧瓚與良玉會兵彭城尾至林縣之清池柳
泉擊敗之殲其尖騎九天聖等八十一人其分股犯
耶代叢書 三集 卷第十三 三 世楷堂 藏板

衛輝者巡撫元嘿自乘城以卻之六月參將湯九州
領昌平兵至豫時流賊爲鄧左周 三家兵所迫方
從林走輝九州自涉來林鬪賊之中堅勝于馬鞍山
斬賊首混天王賊從林奔懷濟鄧左追擊大敗之賊
奔潰沿河從溫孟至武陟遁入山復同林湯九州駐
兵水冶居安林磁武四邑之要路八月有湯邑鎮林
泉渚涼山九龍山王凱寨原康村湖南七捷斬獲賊
目混天猴等左有河村柿黃山八特三捷俘斬新立
一字王殺盡王等周有都里馬鞍山二捷是月京營

副將倪寵王樸以禁旅六千至彰德九月有原康營
底涉三捷斬獲飛天聖等兵執大振賊棄妻子走北
奔五臺山既而復回京營尾于後湯左扼于前京營
勝之于石坡牛尾湯兵勝之于清店沙岡賊執窮迫
十一月賀雙全新虎等因京營乞降然焚掠如故九
州在林縣連戰三日勝于西岔口又勝于安陽夏村
又勝于旁坐寨清涼山共擒斬四百餘級左良玉勝
之于早生斬二百級晉兵曹變蛟亦勝之于涉守備
許志忠托道興等併力進剿賊前隊已連夜走濟源
昭代叢書 王集 卷第十三 四 世楷堂 藏板

垣曲遂以二十四日乘水渡河二十六日破澠池又
破盧氏伊陽賊渡河後殺掠更慘初止左師一軍尾
後雖有盧氏銀河溝刀環川柳泉之捷而賊衆四掠
雒陽新安永寧陝靈寶閿鄉盧氏汝魯山葉舞陽遂
平確山信陽南陽桐柏浙川新野內鄉等州縣賊無
不至十二月十九日賊至郟城執逼開歸會日莫雨
雪巡撫元嘿起九州于床曰事急矣宜乘夜襲之卽
晚勝之于吳越鎮追賊五六十里殺賊盈野斬四百
餘級明日又追及橫山鎮斬六百餘級是月廿日左

帥有保安有趙莊平上關黑山之捷七年甲戌正月
初一日巡按劉令譽督京營在牛蹄峇出其不意斬
級踰千得此三路大捷賊始狼狽走楚河南乃寧賊
最畏曹文詔其標將曹變蛟更驍勇時爲之謠曰軍
中有一曹流賊聞之心膽搖次左良玉湯九州若京
營心甚輕之時賊大夥在秦朔撫未定諸督撫前後
數十輩或被譴去或逮繫去或死西市或戰死逃死
不可勝計惟秦督洪承疇勦禦有方遂自秦撫晉五
省總督承疇廉勇精于鎗鈴率總兵曹文詔曹變蛟
左良玉賀人龍等凡破賊于寧塞西安延北西濠莊
浪斬賊袖一魁等招降中斗星等每逐賊奔馳往還
數千里所在官舍過門不入士卒感其義爭爲効死
楊嗣昌在樞部忌其才績會賊在江北安廬者以茨
山霍山爲窟穴既野掠黃麻閒久破隨羅田潁和廬
霍相繼告陷鳳陽無城可守雖有總漕楊一鵬駐札
兵不過二千餘皆市人不習戰賊至隨破焚皇陵燒
享殿一鵬逮斬給事中許譽卿四疏糾劾沮體仁擬
旨准撫不必移鎮以致悞陟給事中何楷以一鵬爲

甲仁叢書

王集
明季遺聞
卷第十三

王

世楷堂
藏板

輔臣王應熊座師并糾應熊應熊竟以此罷相指揮
包文達脇中流矢揮刀陷陣賊迫令卸甲降文達怒
罵賊砍其左臂斷頭而去和州知州黎宏慧學正康
正諫總營周廷儒訓導趙世選霍山教諭龔元祥訓
導姚允恭死之兵部尙書張鶴鳴賊索金幣入其室
見皆古玉及陶器遂刀劈其頂達踵原任御史馬如
蛟與兄運尹如虬諸生如虹一門戰歿原任副使盧
謙諸生韓光祖葉漳等俱死惟江浦斗大孤城知縣
李維樾登陴防禦追賊鏖戰奮臂大呼所向辟易賊
眾宵遁是時殺戮之慘天地爲黑有縛人之夫而淫
其妻然後殺之者有驅人之父使淫其女然後殺之
者甚至裸孕婦于前卜其腹中男女剖而驗之以爲
戲者以鍋煮油擲孩子于內觀其跳躍以爲樂者鄉
人于地剗其腹而實以米豆羣羊飼之取人之血
和米麥爲粥以餵馬驢使之腹壯而冲敵者擄人子
女百千臨行不能多帶盡殺而去或殺人而間以薪
木堆城下焚之令穢氣烟焰薰逼城上守兵立仆上
震怒勒限六月平賊齋居武英便殿減膳撤樂青袍

甲仁叢書

王集
明季遺聞
卷第十三

王

世楷堂
藏板

視事以示行間文武甘苦與同之意朝議命盧象昇
爲總理象昇初備兵天雄寇興馳行郡內嚴檄州縣
繕城治具率衆往遇賊數萬象昇弗卻中一矢傷額
又一矢僕夫斃馬下象昇提刀戰益疾賊乘高臨後
兵至乃免賊分黨趨城下潛發兵攻滑象昇知賊計
戒守城士勿動選騎出前伏草莽賊至卒發大敗之
斬級數千賊相戒曰此盧閣王遇卽死不可犯象昇
以是有能兵名賊懼南渡河河以南所至殘燹是年
鄭破命象昇撫卹卹大治八年乙亥命象昇撫楚賊
時代叢書王集明季遺聞卷第十三 七 世楷堂藏板

去會九年丙子夏六月休兵象昇疾走秦關與總督
洪承疇議事時秦中之賊方熾豫中之賊又來凡臨
潼邠渭南韓城華等處承疇隨地嚴兵阻賊象昇又
屢獲奇勝釜魚阱獸旦莫可平乃溫體仁忌功象昇
忽受命勤王未幾改宣大總督而以姚文燦代之文
燦惟迎合中朝爲事一意招撫賊執復烈益體仁以
象昇爲南人不習邊塞改置重地增其擔負緩則敵
之急則殺之此其積念也後象昇果戰死松杏承疇
尋亦改督薊遼時賊往來不定豫中尤稱要衝關陝
時代叢書王集明季遺聞卷第十三 八 世楷堂藏板

又懼流河南總兵祖寬于雒陽等處三戰三捷斬級
二千軍聲大振象昇晉兵部侍郎總督七省會歲杪
攻潞甚急知州劉大鞏馳檄請救疾走援奮擊賊大
敗象昇會諸將口兵貴神速今賊氣已衰失此不擊
長患安窮趨兵乘其後又大敗賊遁承襄象昇聞以
數百騎入賊陣中賊困二日賊不敢犯象昇與諸將
約曰食盡道窮爾此死擊不勝亦死吾當力衝之乃
率騎往擊殺萬人斷食道越三日賊投戈請降及之
于潞將盡窮無遺顧以淮督朱大典莫爲堵截復逸

以東黃河以南襄漫以北延袤數千里所在馳突先
是乙亥巡撫元嘿罷去代之者陳必謙必謙與象昇
協力剿賊部領諸將左良玉陳永福趙國柱等斬與
世王于郊聞世王于白沙整齊王于宜陽埽地王于
郝豫患少息已而赦詔到豫必謙知其詐欲令面縛
詣軍門副將王進忠勸賊無功思以款自効單騎入
賊營爲賊所殺必謙以此罷賊又破盧氏陷陝攻圍
永寧破冀莊馮莊等寨及岫峪等十三村丙子用經
略侍郎王家禎巡撫河南時宛南裕舞一帶巨寇鳴

張盤踞龍山負隅爲執不一年家禎旋罷去升河北道常道立代之蓋道立幼自楊鶴衙齋與嗣昌善嗣昌時以本兵入閣也上憂賊不卽平命內臣於九德劉元斌率禁旅出討八月抵河南九德勤幹諳練兵機其把牌中軍黃得功宋紀皆驍勇絕倫官兵勦賊于真陽之張家灣追至光山千總張國柱被圍游擊苗有才救之而山下積雪坑深方欲收兵賊大隊齊發呼囉囉爲號四面合圍官兵大敗賊人有副馬疲則易之躡捷如飛官兵以步卒尾之重趲而至賊已

昭代叢書

王集 明季遺聞 卷第十三

九

世楷堂藏板

逸去喘息未定他警又告故將士不勝勞苦終無成功是年賊益熾其在楚者自秦翼明陽世恩應山一捷斬級五百而後旋遶麻黃一股西犯德安一股東趨江北破英廬圍安慶副將程龍以火藥含笑自焚守備陳于玉等俱戰歿十月入舒城參將張一龍勝之于咎家園獲其頭目播天動等副將孫應元勝之于烏紗山斬五十餘級太監劉斌率京營兵鏖戰竟日追殺七十餘里號哭震天殺賊五百四十二級賊遁入山而秦撫孫傳庭破殺闖王高氏自成入西

川十月初四日冲梨樹垭口等關副將孔全斌等遁于是破寧羌攻廣元逆宗朱廷一者時爲參軍株守保寧坐視不救遂直犯成都蜀撫王維章聽其突入不能扼禦自成往來階徽間維章逮問伏法十一年戊寅巡撫常道立奏賊犯鄧焚毀周八王塋總理姚文燦報賊困英山合九路之兵會勦賊從德黃一路潛遁楚撫俞應桂逮問豫撫常道立招撫闖塌天等闖塌天本名劉國能性至孝就撫乃奉其母命也晉撫宋賢奏混十萬等乘虛窺渡攻克五塔圪塔等寨

昭代叢書

王集 明季遺聞 卷第十三

十

世楷堂藏板

及陝等處官兵禦卻之賊拔營遠遁二月官兵三戰三捷敗賊于鎮平生擒草上飛獨腳虎等斬扒天虎等四人賊渡河開光山等處結連曹操及託天王整齊王混世王十天王紫微星過天星飛虎八家大賊來商城固始界欲上潁霍等處爲度暑計太監盧九德分佈官兵迎擊大敗賊于山石橋擒賊託地虎黑旋風等三月巡道張大經敗賊于黃福店斬獲無算招降賊首飛天師等五月總兵左光先三敗賊于大寨地方六月陳永福大敗之于饒良鎮嗣是官兵又

敗之于宜陽連家莊雍家莊林家莊等處左良玉又敗之于高坡混十萬

本名孫世範

帶傷遁妻子囚執入省

混十萬旋降九月內臣盧九德扼之于襄撫臣常道

立擊之于鄧監軍張大經總兵劉澤清左良玉張任

學擊之于襄承隨棗汝許十月張任學敗之于高莊

賊南北無路轉戰敗逃凡曹操橋裏眼託天王過天

星等在豫在楚無不分頭鼠竄十二年已卯三月漕

撫中軍劉良佐有光山之捷安廬巡道湯開遠有舒

城三捷賊漸西奔張獻忠曹操入房竹山中獻忠榆

昭代叢書

主集

明季遺聞
卷第十三

士

世楷堂
藏板

林人初爲小賊號黃虎後爲賊帥稱八大王假官兵

旂襲南陽屯南關左良玉適至疑而召之獻忠逸去

良玉追及兩馬相望一箭中其眉心一箭釘其中指

于弓靶正倉皇間良玉舉刀劈其面血流被甲孫可

望力前格之得免逃至麻城左帥追勦之一晝夜行

七百里至穀城戍寅正月初九夜破之出示民曰本

營志在匡亂已逐賊兵遠遁今欲釋甲歸朝乃拘耆

老具結遣可望以碧玉長尺餘者二方圓徑寸珠二

枚賄文榮請降許焉以僉事張大經監其軍文榮庸

鄙無能駐節襄陽于後園種蔬日用數十人灌溉時

旱郡邑申文祈雨批云園蔬苗茂禾苗何以獨枯不

過奸民爲逋糧地耳其設施如此左良玉謀于巡按

林銘球巡道王瑞旂欲誘執獻忠文榮曰殺降不祥

力庇之穀城諸生徐以顯一見如故教以孫吳兵法

又乞職銜索月餉且請澠陝盧靈閿五州縣屯馬步

兵六千十二年已卯春獻忠叛尤愈著良玉請討之

文榮故彰露其事使獻忠知之強留良玉飲餞稽延

時日獻忠盡運兵械入房山文榮始催出兵則已叛

昭代叢書

主集

明季遺聞
卷第十三

士

世楷堂
藏板

矣是時招撫十三家賊蜂屯蟻聚中州一帶旋撫旋

叛巡按徐一范謂可勦之機會與能勦之物力卻從

撫裏錯過良不誣也穀城令阮之錕瀝血書絕命詞

死之良玉聞變曰經略縱虎負隅使我獲之不去必

以逗遛罪我令旂至卽昌暑進兵遇伏大敗良玉列

其狀文榮死西市命嗣昌代之上寵餞甚至親賦饒

歌二首贈行御史張肯堂請著爲令有勦爲撫說者

議出編氓行伍以奸細論議出道將紳衿以通賊論

云云嗣昌對守年餘一籌莫展自撤白虎之險縱賊

入川賊執愈張嗣昌妄聽楊卓然之說謂獻忠難圖革左易撫輒思舍難就易檄左良玉趨皖駕言川中零賊不足復煩大兵軍中咸知失計良玉探識其奸率兵竟去連發十九檄追之不返賊復出無當關者矣且賊由西北陸走襄陽而嗣昌由西南水走夷陵歧路相避飾稱鞭長不及甚至地方失事匿不上聞而又虛設捷級動云寇不足慮瀘州知州蘇瓊等死于賊嗣昌復砍其頭充級報功羣賊愈無所憚十三年庚辰六月左良玉遣降將劉國能圖獻忠于瑪瑙昭代叢書王集明季遺聞卷第十三
世楷堂藏板
山獻忠食盡分兵四出抄糧不得糧歸盡殺之未歸者詣嗣昌降良玉使國能將之前行詐稱糧至獻忠開營延入遂埽其營壘擒其妻孥與徐以顯潘獨鰲等送襄陽獄獻忠攀藤越嶺逃去襄陽知府王承曾素縱酒漁色見獻忠妾悅之故疏其防嗣昌檄至獻忠邀于路取檄遣賊偽爲公差夜叩襄陽城門巡道張克儉見符驗延之入時辛巳二月初五日也漏四下賊攻襄王府焚端禮門等執襄王殺之破獄出以顯獨鰲等獨赦者應山諸生富而吝縣令焚其財使

人訐其不法敖憤甚越獄投賊獻忠之文移皆出其手署襄陽事李天覺城破北面叩首置印于案自縊推官鄺曰廣被執大罵不屈死之已而破隨知州徐世淳埋印署後勒馬巷戰矢貫于頤刀屬于顏眼鼻橫斷墜馬右手握印箱左手執佩刀賊鉞刀交下陷胸穴股以死子肇梁亦遇害嗣昌在荆慙憤縊死廷臣交章論劾上下其議禮部侍郎蔣德璟謂其奸欺誤國請用嘉靖中仇鸞例斲棺戮屍上置不問嗣昌之在蜀也安坐順慶公署題扁自旌大書鹽梅上將昭代叢書王集明季遺聞卷第十三
世楷堂藏板
追瀘破後連陷數邑嗣昌猶在醉夢命多備索子綁賊蜀中爭傳笑之上以襄陽破故逮耶撫袁繼咸繼咸立朝負直聲督學山西備兵淮揚武昌所至以清惠稱吏民歌思之至是合辭叩閣繼咸手書明已無罪尋察其枉赦之獻忠與曹操九股之在房竹山中也李白成往依焉獻忠謀殺自成自成覺而逃去入蜀曹操者本羅汝才與自成同依高氏高氏被擒汝才走楚已卯自成自川潛渡入豫取洛陽殺福王內官崔升甫十三歲勸福王寧死勿屈抱王不去并見

害又破永寧殺萬安王事聞上震悼吏科章正宸奏
闖賊從四川來兵部陳新甲急奏自秦來蓋嗣昌方
奏阨賊于川言自川來則責在嗣昌也又破葉降將
劉國能守葉自刎死其妻先死其子八歲闖賊入城
抱置膝上欲收養之不從自解所佩小刀亦刎死自
成既入洛撰九問九勸諸僞詞號召羣盜勾引飢民
遂爲闖王十四年辛巳自成獨雄一部汝才改稱曹
營自成進圍汴梁總兵陳永福從城上射自成中其
左目幾死督臣卞啟睿率諸將左良玉虎大威等集
昭代叢書 三集 明季遺聞 卷第十三 主 世楷堂 藏板

王革則賀一龍老狗狗則馬守應胡闖則蘭養成爭
世王賀錦治世王劉希堯皆爲闖偏裨及破襄陽下
荆合兵鄖陽闖令狗狗守夷陵以犯澧常革趨德安
以窺黃麻十二月陷承天賊遣僞將王克生扶顯陵
求寶僞陽五知縣張聯奎多備餼餉獻策求歡賊方
舉事歟風雷雨大作晝晦聯奎見金甲將手持金瓜
當頂一擊卽昏迷跌地口鼻流血一夜而死聯奎宜
城諸生其妻何氏以貌爲賊所執守節不從慷慨遇
難克生孤去不知所終衆賊驚散闖大懼不敢動曹
昭代叢書 三集 明季遺聞 卷第十三 主 世楷堂 藏板

兵朱仙鎮與自成戰全師皆潰六月闖曹分兵東南
下敗官兵于棗陽復回豫破南陽總兵猛如虎與官
兵戰于鄆城賊折傷適秦撫汪喬年敗于襄城喬
年死之賊資其甲馬火砲乘執破歸德復圍汴官軍
敗績于水坡賊巡撫高名衡巡按黃澍固守不下十
五年壬午五月自成決河灌汴城中諸貴官欲爲自
脫計亦繫堤引水汴梁陷名衡與澍等乘舟潰圍出
走餘淹歿死者數十萬版上念防守勞苦不深罪但
罷名衡官而已靳黃之寇復與闖合諸渠帥皆戴闖

自成設酒縛革明日猝至曹營斬羅羅部將楊承祖
素驍勇率衆盡走鄖陽投守臣徐起元起元守鄖數
年竟保殘疆無恙皆羅兵力也狗狗在澧聞變闖調
其兵回襄不從闖既廣收部曲設僞號自稱倡義大
元帥爲一品權將軍二品制將軍三品果毅四品威
武五品皆將軍七品掌旅八品部總九品哨總所受
將帥田見秀劉宗敏賀錦張孫黨守素辛思宗各可

成李友任繼忠吳光義劉芳亮劉希堯李過等共二百三十餘隊總計馬步兵六百餘萬每隊立一標旗行營望之而走標營用白旗纛皆用黑左右前後分用黑白紅黃色而纛隨之自壬午夏破荆初改防禦使府尹州牧縣尹至癸未正月欽天監博士楊永裕投闕更設六政府侍郎郎中從事諸官屬則喻上猷陳蓋牛佺劉茂先等二十一人又使任光榮守荆蘭養成守夷陵王文耀守澧白旺守安陸葉雲林守荆門謝應龍守漢川馬世大守景陵高一功守信陽周昭什叢書 王集 明季遺聞 卷第十三 七 世楷堂 藏板

鳳梧守禹兵鋒所至人心惶惶皆棄城奔走大江南北人無固志獻忠因得乘機攻取先是壬午六月破黃安十二月破黃梅癸未正月破荆承荆王播遷道臣張鳳翥鍾祥知縣蕭漢死之三月蘄水鄉宦周之任勾賊破城道臣許文岐死之已而破黃及黃陂鄉宦歐陽玖迎降惟樊維城殉節維城孝介公玉衡姪其父玉衡以御史抗言國本被謫者也貢生馮雲路力學著書精禪理徵辟不就賊慕其名強起之雲路不屈而死其門人諸生汪陞延亦死諸生易爲瑚父

道暹名重海內前已與次子爲璉罵賊死至是爲瑚亦死之四月破麻城從賊大逆則劣生周文江居首爲賊兵部尙書有原任錦衣衛遣戍劉僑託文江進二美妾併金銀器皿玉杯古玩數萬金于賊賊用僑爲錦衣衛都督教諭蕭頌聖自殺賊從鴨蛋洲渡武昌知縣鄒逢吉死之五月破武昌殺楚王驪平民三十餘萬溺之江中故輔臣賀逢聖朝服投江死門生大冶諸生尹如翁從之楚府長史徐學顏方署江夏與賊格鬪爲所支解都司朱士鼎執手罵賊爲賊斷昭什叢書 王集 明季遺聞 卷第十三 太 世楷堂 藏板

手而死嘗武衡桂在在告陷衡陽知縣張明翼罵賊不屈縛擲中流獻忠大肆殺戮積尸浮江江水爲赤八月破岳復陷長沙巡按御史劉熙祚罵賊不屈血面剝腹橫曳倒磔以死長沙推官蔡道憲殉義最烈江西袁吉一帶面面與楚相通賊從萍鄉萬載承新三路突犯吉安安福廬陵吉水俱破後由湖南復入川據險設官僭大號改元義武置左右丞相以徐以顯爲右丞相潘獨鰲爲中書舍人築宮室臺觀置酒自誤不復出上命江鳳黔粵各督及邱皖江沅各撫

合兵勦賊方獻忠之破武昌也左良玉避其鋒擁兵九江不敢逼及獻忠入蜀良玉略定武昌澧陵長沙湘潭湘陰并湖南一帶又復岳監利石首上安德安隨等處總督呂大器復袁州萍鄉萬載吉安廬陵吉水永新太和安福等處大器沉毅知兵當入援時路過峽江城門四閉問是官兵反行遮殺詔以入王兵到開門出迎手持縣印口稱于歲備有大馬二十五匹糧草無數新舊知縣俱已拏下聽候發落大器立取奸民梟示之次第恢復時自成已據全洛直窺陝

昭代叢書

子集

明季遺聞

元

世楷堂藏板

兵援勦進士程源疏言殲大寇必圖大舉合數十萬之衆八面而齊攻之誰應援誰聲實誰牽制誰批腹著著照應使之疲于奔命應接不暇然後可一鼓而擒乞敕傳庭憑關固守勿事浪戰書奏不省十月初六日傳庭開關延敵賊伏精銳關前引傳庭出遂奪關入三秦頓失改西安爲長安府十一月考校州縣生員一等與六政府屬二等與州縣三等與佐貳是月攻榆林不利再攻乃克又攻慶陽亦克一時死職者巡撫馮師孔按察使黃綱長安知縣吳從義渭南

昭代叢書

子集

明季遺聞

三

世楷堂藏板

人夙負才學習知地利上特用之十一月初三日上
召對諭以有真勦方有真撫有好將乃有好兵有好
有司自有好百姓在爾實心爲之命達作速前去料
理達痛哭敷陳言西安若在臣不惜死以報皇上比
至則僞官充斥赴任無地脫是時中樞稍知兵當賊
困榆關勿狃小喜預請濟師爲犄角可令賊奪氣去
卽不然堅壁死守勤王兵集賊亦烏奔獸散乃一籌
莫展束手待斃迨十七年甲申春正月大司馬張縉
彥方奉召至雖拮据綢繆而賊已由秦越晉直薄畿
南執如破竹莫有當關者矣元日大風震屋揚沙咫尺
不見時

明倫彙編

王集

明季遺聞
卷第十三

三

世楷堂
藏板

新朝建國號曰

大清改元順治而賊僭位西安妄稱大順僞號永昌
恣掠河東河津絳一帶初二日上特召左中允李明
睿陞見明睿南昌人公忠練達以總憲李邦華總督
呂大器特薦召起田開明睿初欲勸上西遷長安一
以親征挫賊之鋒一以就甘肅寧夏之士馬一以就
咸陽之王氣比聞賊入關念惟有南遷可以圖存至

是召對德政殿上問禦寇急策明睿請屏左右趨近
御案曰臣自蒙召以來探聽賊信頗急今且近逼畿
甸此誠危急存亡之秋皇上不可不長慮卻顧只有
南遷一策可緩目前之急徐圖征剿之功上曰此事
重大未可易言以手指天言上邊未知如何明睿曰
天命微密全在人事人定勝天皇上此舉正合天心
知幾其神況事勢已至此極詎可輕忽因循一不速
決異日有噬臍之憂當局者迷旁觀者清皇上可內
斷之聖心外度之時勢不可一刻遲延者也上四顧
昭代叢書
王集
明季遺聞
卷第十三
三
世楷堂
藏板
無人曰我已久欲行因無人贊襄故遲至今汝意與
朕合此計決矣但外邊諸臣不從奈何爾且密之上
復問中途接濟明睿曰沿途接濟不如四路設兵四
路者東山東西河南旱路也登萊海船通州運河水
路也然皇上應從東小路輕車南行抵淮上二十日
文王柔順孔子微服此之謂也上曰然然此事重大
不可輕洩明睿曰臣不敢洩惟祈聖斷皇上但出門
一步龍騰虎躍不旋踵而天下運之掌上若元坐北
京堅守危城無益也上曰朕知道了隨退還宮賜晏

于文昭閣日午召對內殿明睿極陳枚卜攷選之弊請著爲令不立邊功不許枚卜不許攷選又言兵餉缺乏民窮財盡目前只有速發內帑足濟然眉上言內帑如洗一豪無措明睿奏祖宗三百年來積蓄度不至是上曰其實無有命出外賜茶未幾夜漏初傳又召進內問所奏事卽欲行之誰可接濟途間用何等官員領兵措置上曰何等地地方明睿曰濟寧淮安俱緊要地方不可不設官須擇重員上曰領餉皇上雖閒道微行此兩處扼要不可不豫防又問是何等

昭代叢書

三集

明季遺聞
卷第十三

三

世楷堂
藏板

官衙明睿曰須戶兵二部堂上官上曰此時兵俱在關門大將俱在各邊調遣甚難奈何明睿曰近京八府尙可召募皇上此行京城尙須人料理關門兵不可盡撤各邊大將不可輕調惟有在內公侯伯及內閣六部文武大臣皇上不妨召至御前面試其才能推轂而遣之上曰然明睿復奏內帑不可不撙節上服御外一豪俱是長物當發出犒賞軍士皇上行至中途賞賜不足區處甚難畱之大內不過朽蠹先時發出一錢可當二錢之用急時與人萬錢不抵一錢

之費上曰然戶部也著措置明睿復奏靠不得外邊如今三空四盡戶部決難湊手乞皇上自爲宗社計決而行之無待臨渴掘井上皆額之須臾漏下二鼓令明睿出宮大學士李建泰自言西人知賊中事請督兵眞保以扼賊衝上壯之命爲督師擇吉二十六日寅時告太廟卯時行授鉞禮殿梁響聲大作如摧折然已時駕登正陽門樓親餞官軍旂旛十餘萬自午門外排至正陽門外旌旂金鼓甚盛文武百官聞召俱至上慰諭建泰再三曰先生此去如朕親行賜卹代叢書

三集

明季遺聞
卷第十三

三

世楷堂
藏板

日克之進退無措惟遂巡畿內而已賊移檄遠近有云君非甚黯孤立而煬蔽恒多臣盡行私比黨而公忠絕少甚至賄通官府朝廷之威福日移利入戚紳閭左之脂膏盡竭又云公侯皆貪肉執袴而倚爲腹心宦官悉齟齬大豚而借其耳目獄囚纍纍士無報禮之思微歟重重民有偕亡之恨人讀之無不扼腕先是賊破榆關長河二千五百里之防晉獨當之賊衆航航窺渡巡撫蔡懋德南北策應大慶鳳陵兩挫賊鋒等以保德告急邊省巡按御史汪宗友特糾其

昭代叢書

二集明季遺聞卷第十三

三

世楷堂藏板

儒以郭景昌代之未至副將陳尙智投賊爲前驅總督俞應桂畏賊甚遲回河上一無所爲二十九日賊從沙渦渡三晉遂成破竹之勢既陷平陽直圍太原賊馬步兵號五十萬懋德誓衆死守登陴拒敵矢石火藥傷賊甚衆裨將朱孔訓牛勇力戰死之已而城東南角樓砲裂焚毀風沙陡作對面莫辨守門將張雄爲賊內應城陷時二月十五日也懋德草遺疏授贊畫知縣賈士璋欲自刎爲衆所奪中軍應時盛扶上馬欲衛出城懋德曰吾封疆之臣應死封疆汝輩

自去豈欲陷吾不忠乎遂至書院三立祠惟時盛相隨懋德南向自縊軀輕氣未絕時盛解鐵甲覆其身候氣絕亦東向自勒死時盛遼諸生爲懋德識拔摩下見草遺疏卽歸寓殺其妻妾與十四歲子期以死殉布政趙建極巡按陳純德等同死四十六人十六日賊到忻進攻代五臺知縣投降地方官有載牛酒以迎者有備子女以獻者上集府部九卿翰林科道等官會議禦賊借餉長策令各書單進呈內言措餉如贖罪勸輸及勲戚人等多貯本邑近海州縣各輸

昭代叢書

王集明季遺聞卷第十三

美

世楷堂藏板

本色裁冗將急屯壘鹽鑄海運言勦寇如鼓勵士寨收拾技勇攻復潼關令畿內州縣各自扼守徵遺逸以收人才倣鎮藩以省兵費皆切實可用踰日又召對上手摘總憲李邦華密疏內云輔臣知而未敢言其試問之上問何事陳演對中允李明睿疏少詹項煜議單先是邦華與明睿私議南遷上親行與東宮孰使明睿曰太子少不更事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敬不若皇上親行爲便于召對後卽繼以疏大略謂今日所最急者無如親征一事京營甲兵不下數十

萬近畿召募可得數十萬但得聖駕一出四方忠臣
義士英雄豪傑必有聞風響應者昔太祖高皇帝戰
鄱陽成祖文皇帝戰漠北世宗肅皇帝幸承天祖宗
勦業艱難櫛風沐雨披荊棘斬草萊皇上欲安坐而
享之乎此何時也而敢爲迂濶不切之論乎黃帝曰
日中見慧操刀必割言貴時也時難得而易失山東
諸王府皆有宮殿聖駕可暫駐蹕焉待大兵雲集勤
王之師畢至然後徐議西征賊聞天子自來神武先
已伐謀勢必倒戈相向而運河設船登萊跨海山東
昭代叢書 王集 明季遺聞 卷第十三 毛 世楷堂 藏板

上吉日啟行畱相臣魏藻德方岳貢護衛東宮輔導
起居料理居守兵事三韓重地皇上自爲督率六飛
親駕萬姓雷動兵士氣鼓軍中皆呼萬歲眞定以東
順天以西可無慮賊氛之充斥矣不然日逐一日優
柔不斷天下大事尙可爲哉疏入上深許之下部速
議兵科給事中光時亨首參明睿爲邪說言不殺明
睿不足以安人心明睿復上疏言臣勸皇上親征非
臆說也古人已行之矣有爲弔民伐罪而出者湯武
是也有爲復仇雪恥而出者光武是也有爲整旅以
遏敵而出者文王是也有爲蚩尤逆命而出者黃帝
是也此皆聖帝明王英君誼辟不忍天下之阽危冒
白刃犯鋒鏑以身先士卒非好之也有所大不得已
也昔之開天闢地者無如漢高祖唐太宗宋太祖有
一不從戰爭撻伐而出者乎我朝開天闢地者無如
高皇帝有不從衝鋒陷陣而成者乎若使鄱陽一戰
或命將出師而不親歷戰場將見僞漢立奪南昌而
東南半壁之大事去矣皇上一言一動無不法祖而
謂今日之舉有拂于高皇帝之心乎且今日臣之進

言爲親征也而諸臣妄意以爲南遷就使皇上發策南遷此亦救時急著唐室再遷再復宋室一遷南渡傳國一百五十年若唐宋不遷當時已早繫組北轅又何有于靈武武林之恢復又何有于百年百五十年之運數哉上簡閱嘿然卽召光時亨入面詰曰一樣邪說卻只參李明睿何也顯是朋黨又曰光時亨阻朕南行本應處斬姑饒這遭然而南遷之議寢矣事介呼吸一失莫追分勅太監高起潛等十人監制寧前通津各鎮兵部尙書張縉彥疏言今日糧餉中昭代叢書

王集明季遺聞卷第十三

完世楷堂藏板

學士蔣德璟予告回籍癸巳發內帑十萬遣太監杜之秩總兵官唐通協守居庸關封疆重犯俱許蠲贖又加太康伯張國紀嘉定伯周奎侯爵各蠲萬金太監王永祚曹化淳蠲至三萬五萬兩特賜建坊廕子以示優異又設黃綾冊募百官蠲助有以衙門分任者有以省直彙集大小不遺一人甲午封唐通定西伯吳三桂平西伯黃得功靖南伯左良玉寧南伯劉澤清東平伯乙未賊陷大同巡撫衛景瑗死之丙申陷寧武總兵周遇吉死之遇吉夫婦臨陣殺賊無數昭代叢書

王集明季遺聞卷第十三

完世楷堂藏板

賊誘其降不從及力盡全家赴火賊屠其城是日隨至宣府宣府人無固志巡撫朱之馮自殺總兵姜勳降丁酉陷陽和己亥至居庸關杜之秩唐通降巡撫何謙遁隨破昌平總兵李守鐫自殺辛丑兵部尙書張縉彥克期調勤王兵壬寅頒罪已詔大略云朕爲民父不得而卵翼之民爲朕子不得而徭祿之坐令秦豫邱墟江楚腥穢貽恥宗社負疚黔黎罪非朕躬誰任其責所以使民罹鋒鏑陷水火血流成壑骸積成山者皆朕之過也使民輸芻輓粟居送行齋加賦

急無藝之徵預支有稱貸之苦者又朕之過也使民
室如縣磬田盡汙萊望煙屋而無門號令風而絕命
者又朕之過也使民日月告凶旱潦洊至師旅頻仍
疫癘爲殃上千天地之和下叢室家之怨者又朕之
過也至于任大臣而不法用小臣而不廉言官首鼠
而議不清武將驕懦而功不舉皆由朕撫馭失道誠
感未孚終夜以思跼蹐無地用是大告天下痛加剗
艾要在惜人才以培元氣守舊制以息煩囂行不忍
人之政以收人心蠲額外之科以養民力用兵征餉
昭代叢書 王集 明季遺聞 卷第十三 世楷堂 藏板

八日入城至幽會同館繳都人駭之甲辰日脯賊犯
十二陵焚享廟伐松柏分兵掠通州糧儲是夜賊自
沙河直犯平子門竟夜焚掠火光燭天乙巳出巡撫
董象恒會纓鄭二陽于獄已刻召對上歎息言朕非
亡國之君諸臣皆亡國之臣拂袖而起賊遣叛監杜
勲縋城入議讓西北一帶并犒軍銀百萬無以應隨
縱去賊衣黃甲四面如黃雲蔽野炮聲轟轟不絕守
陣軍皆貴近家詭名冒糧臨時倩窮人代役僅給黃
錢五十文雖外城二堵置一卒內城五堵置一卒率
昭代叢書 王集 明季遺聞 卷第十三 世楷堂 藏板

原非得已各撫按官亟飭有司多方勸輸無失撫字
倘有擅加耗羨朦混私徵又濫罰淫刑致民不堪命
者立行拿問其有流亡來歸除盡豁逋賦仍加安插
賑濟毋致失所至于文武罪廢才果堪用著吏兵部
確核推舉若草澤豪傑之士有能恢復一郡一邑者
與分官世襲卽陷歿裔從之流有能反正來歸者准
與赦罪立功有能擒斬闖獻仍予通侯之賞起復太
監曹化淳守城又命收葬魏忠賢骸骨時日色連旬
無光是夜風沙刮天癸卯賊權將軍發僞牌定于十

成國提督內外諸軍夾輔東宮已而微服欲奪門出
不得望見正陽門城上懸燈籠三碗知大事已去卽
刻還宮白籠燈自一至三以表寇信之緩急也上乃

先殺公主

或云未死

次殺袁妃周后返坤寧宮自盡上然

後走煤山縊死外人喧傳以爲駕已出也十九日丁

未黎明內門大開宮人狂走錦衣衛方僉牌禁詔言

而城中坑厠俱賊矣京城壁立千仞賊砍楊樹爲雲

梯滿下五鼓使孩兒軍從東北猱升以上孩兒軍者

賊中年少童子習殺掠閱不畏死者也城中火起順

城齊化諸門一時俱開日午賊擁百餘騎直入紫金

城僞軍師宋獻策示城人長不滿三尺軍中呼爲宋

孩兒僞內閣牛金星河南人乙卯孝廉僞將軍正則

昭世叢書

三集

卷第十三

藏板

上卷

劉宗敏李牟副則田化龍李巖等分將各兵百姓操

香伏迎門俱粘順民字賊兵恣行殺掠婦女淫污死

者井汚梁屋皆滿賊縣萬金賞購先帝未幾得太子

諸王幽宗敏營中內庫尙存鎮庫金銀無數掌書宮

人杜氏陳氏實氏爲賊所錄明日出示安民午刻得

先帝囚問縊于煤山之紅閣紅閣者先帝爲內操而

特建者也司禮太監王之心跪帝膝前引帶扼胆而

死所御元色鑲邊白綿紬背心有御筆血詔云朕在

位十七年薄德匪躬上邀天罪至內地失守逆賊直

逼京師亦諸臣誤朕也朕無顏見祖宗于地下將髮

覆面而死任賊分裂朕尸勿傷我百姓一人初燕都

之遷鼎也大內有密室劉誠意畱秘記鑄鍵甚固相

誠非大變勿啟矣未

大清兵圍城上啟視室中惟一櫃發之得繪圖三軸

第一軸繪文武百官數千俱手執朝服披髮亂走上

詰問內臣荅曰或恐官多法亂第二圖繪兵將倒戈

棄甲窮民負襁奔走狀上又問內臣荅云想軍民背

叛也上勃然變色再展第三圖圖像酷肖聖容身穿

日七叢書

三集

卷第十三

藏板

世楷堂

白背心右足跣左足有襪履披髮中縣子今日分豪

不爽賊命以雙扉昇帝后于東華門側歛以柳棺覆

以蓬廬莫有敢往哭者命百官次早入朝又拘各衙

門長班報名先後死節最著者刑部侍郎孟兆祥死

正陽門下子進士章明閣家自殺大學士范景文先

不食三日城陷號泣投井死尸部尙書倪元璐紗幘

絳衣以酒奠漢壽亭侯南面自縊死翰林院簡討汪

偉貽書戒子以忠孝引鄉先輩趙昂發夫婦爲比大

書壁上身不可辱志不可降夫妻同殉節義成雙同

妻耿氏正位就縊死吏部員外許直賦詩六章有願
侍吾皇遄諸帝祈哀仍賜國威揚丹心未息生前恨
青簡空留死後身之句冠服自縊死左都御史李邦
華聞變拜闕自題壁曰堂堂丈夫聖賢爲徒忠孝大
節之死靡他走文丞相祠自縊死左諭德劉順理題
壁云成仁取義孔孟所傳文信踐之吾何不然科名
既古豈肯苟全三忠祠內無愧前賢與妻萬氏妾李
氏及僕人俱縊死兵部主事金鉉易麻素加冠袍躍
入皇城御河死母章氏妾王氏弟琮同時赴井死大
昭代叢書 子集 卷第十三 世楷堂藏板

明生平文山之志寄諸子則教以讀書明理投繯死
右諭德馬世奇沐浴衣冠捧所署司經局印北面再
拜付僕間赴行在復南面拜母與二妾朱氏李氏同
盡其未死前荅兵部成德書云吾輩舍一死更無別
法吾不爲其難誰爲其難者御史王章與光時亨巡
城賊奄至此下馬時亨降王章不屈賊砍三刀墮城
下死戎政侍郎王家彥督守安定門門破以不得追
隨乘輿觸死輦前爲恨走民間空房縊死副都御史
施邦曜太僕寺丞申佳允刑科都給事中吳甘來御
昭代叢書 子集 卷第十三 世楷堂藏板

史陳良謨俱自縊死甘來先期託子與友賦詩云君
臣義命乾坤晚孤鼠干戈風雨秋邦曜賦詩有云慚
無半策匡時難惟有微軀報聖恩良謨妻時氏從之
勲戚則新樂侯劉文炳擇一大井合男女十六人盡
投其中縱火焚宅慷慨躍入就義最烈惠安伯張慶
臻盡散財于親戚置酒團飲四面積薪全家共焚東
宮侍衛周鏡母妻一門俱殉附馬都尉鞏永固子女
數人悉繫公主樞前縱火焚宅大書世受國恩身不
可辱八字然後就縊他若中書舍人宋天顯衛經歷

施溥順天府學教官五人工部郎中李逢申主事王鍾彥順天府推官劉有澗光祿署丞于騰蛟副兵馬指揮姚成錦衣衛指揮李若璉街道房千戶高文采英國公張世澤清平伯吳遵周陽武伯薛濂博平侯郭振明永寧伯王長錫彰武侯楊某太監王承恩王之俊俱死之江米巷口有傳神者夫婦同縊又有童生周姓憤激撻胸嘔血數升一慟而絕布衣湯文瓊自刎死生員曹文曜居民田氏李小槐閭門俱死文瓊書其身曰位非文丞相之位心存文丞相之心識

昭代叢書

王集

明季遺聞
卷第十三

三

世楷堂
藏板

者哀之在外則蘇州諸生許刻問變不食號呼先帝以卒襄城伯李國楨請勿犯陵寢改殯先帝后勿害太子二王三事賊竝詔乃易他棺葬以帝祭以王數日後葬于田貴妃之斜惟國楨一人往送國楨隨自殺各官皆責助餉極刑拷掠陳演獻至銀三萬兩金三千兩珠三斗邱瑜初被執卽自縊爲賊救醒後服冰片死其未執前卽書絕命詞有云百歲春秋強過半匡時力短愧鳴珂詩書萬卷都無用惟有先賢正氣歌又諄諄勉子之教以忠孝有到處青山可埋吾

骨何必故鄉等語方岳貢魏藻德俱被執藻德自勒死岳貢不食死其餘或用或逃或刑姓氏未詳兵將充塞街巷恣意淫掠惟殉難諸臣門賊令不許騷擾盡放貫城罪囚是時畿內各屬望風歸順惟保定猶誓死拒戰至四面環攻力竭不支二十四日方陷一時在京諸臣則有甫到未任知府何復親放藥礮被火燒死同知邵宗立卽時投縊太監方正化城頭殺死鄉紳則光祿少卿張羅彥自縊進士張羅俊罵賊被殺武進士張羅輔巷戰手刃數人而死以致婦女

昭代叢書

王集

明季遺聞
卷第十三

三

世楷堂
藏板

幼子張氏一門死者二十餘人御史金毓峒分守西門城破一門十人俱投井死都指揮劉忠嗣舉人張爾翬河閒知府方文耀俱不屈死明朝制度賊任意紛更內閣科道翰院寺司府縣俱改職名公服領尙方以雲爲級一品雲一二品雲三乃至九品雲悉如之帶用犀銀角三等廢輿乘馬大篆曰符小篆曰契先鑄永昌錢字不成文又鑄九璽不成每升御座輒目眩頭暈見白衣人數丈長者前立四月三六九日官民三次勸進其文有云比堯舜而多武功邁湯武

而無慚德賊命毀太廟神主遷太祖神主于歷代帝王廟中擇二十九日登極受朝賀庶吉士魏學濂死之濂固忠節公大中之子孝子學伊弟也先是濂遣聞使走溶城聯絡義旅冀得一當翊輔皇嗣既而聞太子二王俱爲賊得知事不可爲遂就死其絕命詞云忠孝千古事于我只家風一死輕鴻毛臨難須從容有血灑微軀官卑非侍中吾舌且存之并遜常山公因約同志友延頸受霜鋒不能張空拳與彼爭雌雄不能奉龍種再造成奇功死且有餘罪何敢言丹

耶代叢書

王集明季遺聞卷第十三

完

世楷堂藏板

孤縣三百里外四面阻敵防禦極難且寇氛日迫三輔震驚宜撤寧遠并守關門挑選銳士西行遏寇卽京師猝驚關門之援旦夕可至上下其議給事中吳麟徵言撤之便一時廷論羣嘩諸閣臣方相左其言三桂之調不調視寧遠之棄不棄無故棄地三百里臣等不敢任其咎事遂寢迨寇患急朝廷悔之屢下旨撤督臣永吉以三月初旬出關徙寧遠五十萬衆日行數十里十六日入關二十日抵豐潤京師陷矣三桂聞變憤甚頓兵山海往

耶代叢書

王集明季遺聞卷第十三

卑

世楷堂藏板

大清乞師許之四月初賊命三桂父驥作書招桂資銀四萬兩遣唐通牒之別以賊兵二萬守邊三桂佯受銀而出不意盡行砍殺賊將負傷逃歸三桂致書絕父云兒以父蔭熟聞義訓得待罪戎行日夜勵志冀得一當以酬聖眷屬邊警方急寧遠巨鎮爲國門戶淪陷幾盡方力圖恢復以爲李賊猖獗不仆卽當撲滅恐往復道路兩失事機故爾暫稽時日不意吾國無人望風而靡吾父督理御營執非小弱巍巍萬雉何至一二日內便已失墮使兒捲甲赴關事已後

期可悲可恨側聞聖主辱駕臣民慘辱不勝毗裂猶
意吾父素負忠義大執雖去猶當奮棧一擊誓不俱
生否則刎頸闕下以殉國難使兒縞素號慟仗甲復
仇不濟則以死繼之豈非忠孝嫺美乎何乃隱忍偷
生訓以非義既無孝寬禦寇之才復愧平原罵賊之
勇父既不能爲忠臣兒亦安能爲孝子乎兒與父訣
請自今日父不早圖賊雖置父鼎俎旁以誘三桂不
顧也自成怒卽于十三日往戰盡戮吳驤家口三十
餘人三桂痛哭誓師令其兵皆薙髮尅期勦賊軍聲
昭代叢書
壬集
明季遺聞
卷第十三
世楷堂
藏板

門外比初三日駕至則
大清朝攝政王也王登武英殿受朝賀問漢官何人
最賢庶舉李明睿對命爲禮部左侍郎明睿以病辭
王曰爾朝皇帝尙未收斂明日欲令京城官民人等
哭臨無神主何以哭臨無謚號何以題神主明睿聞
言大慟王義之卽命議謚于朝房謚先帝爲懷宗端
皇帝周皇后爲烈皇后安奉神主于帝王廟初六至
初八三日萬姓哀號如喪考妣尋命造陵以田皇妃
墳宏做壯麗明睿經營相度厝先帝于中台周皇后
昭代叢書
二集
明季遺聞
卷第十三
世楷堂
藏板

居左田皇妃居右不十日竣事王出示京城令官民
除服薙頭衣冠悉遵

大清之制自是京城內外盡皆薙髮

崇禎十七年三月李自成逼京師南京兵部尙書史
可法督兵勤王四月十二日聞京師陷先帝殉社稷
南京府部科道等官會議推戴討賊時惠王桂王道
遠難至潞王福王周世孫各避職舟次淮安潞王人
望所屬倫序稍疏鳳陽總督馬士英移書可法及署
禮部兵部侍郎呂大器等請奉福王爲帝可法與兵

部侍郎呂大器持不可二十七日右都御史張慎言
戶部尚書高宏圖詹事府詹事姜曰廣吏科給事中
李沾河南道御史郭維經誠意伯劉孔昭司禮太監
韓贊周等復集朝內會議獨大器後至議不決沾孔
昭贊周力持之遂以福王告廟五月初一日王入京
以內守備府爲行宮各官朝見議先監國後登極孔
昭請卽正位祁彪佳言監國名極正益彰賢德且示
謙讓使海內知無因以得位之心俟發喪擇吉登大
寶布告天下爲當禮部魏國皆然之乃定以初四日

昭代叢書

王集卷第十三

三

世蕃堂藏板

監國十五日卽位改元宏光召可法宏圖入閣辦事
又用姜曰廣王鐸俱爲大學士改慎言吏部尚書士
英掌兵部宏圖掌戶部事可法請督師江北士英專
國升大器吏部尚書沾太常少卿維經應天府丞進
贊周司禮秉筆王心一何應瑞劉士禎楊時化李謨
張瑄鄭友元徐汧曹勲吳偉業喬可聘李長春四十
餘人原官起用名賢濟濟布列朝端于是設立屏藩
升左懋第僉都御史巡撫應安田仰僉都御史巡撫
淮揚調總兵官鄭鴻達黃蜚鎮守鎮江鄭彩分管水

師吳志葵駐防吳淞黃斌卿駐防上江敕御史祁彪
佳等分行安撫江浙設淮揚徐泗鳳壽滁和四鎮以
總兵官劉澤清轄淮海駐淮北海邵肅貢十一州縣
隸之經理山東一帶總兵官高傑轄徐泗駐泗水徐
泗宿毫豐碭十四州縣隸之經理開歸一帶總兵官
劉良佐轄鳳壽駐臨淮壽穎等九州縣隸之經理陳
杞一帶靖南伯黃得功轄徐和駐廬廬巢無爲十一
州縣隸之經理光固一帶每鎮領兵三萬人本色米
二十萬折色銀四十萬悉聽各屬自行徵取晉得功

昭代叢書

王集卷第十三

四

世蕃堂藏板

侯爵封傑與平伯澤清東平伯良佐廣昌伯得功素
忠勇建功河北與寧南伯左良玉先得封良玉恢復
湖廣并晉侯爵傑之降賊也有驍勇名稱翻山鷄舊
與闖賊同夥闖掠得邢氏以貌美嬖之屬傑護內營
傑與氏通挈之來降陝督洪承疇撫御有恩能得其
用及孫傳庭繼任令傑與白廣恩爲前鋒二將各不
相下遂潰潼關不守傑由山西河北率兵南下大肆
劫掠抵揚揚人罷市登陴死守傑攻之多殺掠淮撫
黃家瑞守道馬鳴騷集眾議事進士李元勲與傑善

爲言當事請放高兵入城衆譁甚指元勲爲高黨謂不殺元勲城不可守遂段斬之于城樓傑恨攻益力可法曲解之久之始移駐瓜良佐開鎮臨淮士民不服互訐得功薄廬又提兵與傑爭淮揚戰不勝以太僕少卿萬元吉監江北軍解之元吉貽得功書期其戮力王室得功自明無他欲聯絡各鎮鼓勇殺賊元吉以得功書馳示傑等始罷兵隸傑可法標下爲前鋒總兵官吏部尙書張慎言薦用原任大學士吳甦吏部尙書鄭三俊詔赦姓罪陛見三俊候另議二十三日早朝劉孔昭約諸勲臣呼大小九卿科道于廷大罵慎言欲逐之去謂雪奸除兇防江河舉朝臣子全副精神宜注于此乃今日講推官明日講升官不及武臣結黨行私所薦吳甦有悖成憲又言慎言原有二心告廟定策阻難奸辨不可不誅慎言立班不辨御史王孫蕃訐孔昭先帝裁文操江歸武操江亦未見作何事業且吏部職司用人除推官陞官外別無職掌喧爭殿上高宏圖言家臣自有本末何遽殿爭明日孔昭補疏糾參慎言具疏求去李沾又言

昭代叢書

士集

卷第十三

聖

藏板

聖

藏板

聖

藏板

孔昭擁戴有功文臣啟事屢登武臣封爵未定所以有殿上之爭兩解之于是高宏圖姜曰廣相繼乞休言文武官各有職掌卽文臣中各部不得奪吏部之權今用人乃慎言事孔昭一手握定非其所私卽謂之姦臣等皆贅瘤矣慎言薦甦勲臣知爲不可臣不能知票擬實出臣手又三俊清剛係五朝人望臣終以爲不可不用是臣罪不減慎言竊念朝廷之尊尊于李勉天子之貴貴以叔孫臣忝輔弼坐視宸陛幾若訟庭愧死無地請賜罷斥各奉諭畱六月命禮部鑄國璽以金代之史可法馬士英各奏吳三桂殺賊功封三桂薊國公世襲遣海運中書沈廷揚運米十萬石銀五萬兩濟其軍召原任都督陳洪範陛見遣同兵部主事馬紹愉賁國書使燕應天巡撫左懋第以母變請北行加洪範太子太傅懋第兵部侍郎經理河北聯絡關東紹愉太僕少卿給路費銀三萬兩以往命僉督御史程世昌巡撫應天時山東河北殺偽響應德諸生謝陞與原任遼撫黎玉田御史盧世淮殺偽防禦使閻傑等十八人奉宗室朱帥欽稱濟

王淮揚漕撫路振飛巡撫王燮擒原任河南參議偽
官呂弼周王富率士民射殺之又擒偽官胡來賀等
沈之河癸未進士偽官武愨解京宿遷百姓擒偽將
董學孔殺之濟寧都司李允和殺偽官劉濬張問行
傅龍等九人囚原任充西道副使判官王世英解京
獻俘開封推官陳潛夫劉洪起等各殺偽官南附原
任河南勸農兵部尚書丁啟睿命參將丁啟光俘獻
偽官陳奇賈士俊等七人陛見四川巡按御史劉之
渤奏報合江仁懷擒殺賊楊騰鳳張見揚等擢王燮
昭代叢書
三集
明季遺聞
卷第十三
聖
世楷堂
藏板

朝大駭高宏圖請下九卿會議士英曰會議則大鉞
必不得用宏圖曰臣非阻大鉞舊制京堂必會議乃
于大鉞更光明士英曰臣非受其賄何所不光明宏
圖曰何必言受賄一付廷議國人皆曰賢然後用之
耳宏圖出卽乞休士英復爲大鉞奏辨言魏忠賢之
逆非闖賊可比且攻宏圖曰廣諸人護持朝局而謂
于所愛而登之天者卽曰先皇帝無成心也于所忌
而錮之淵者卽曰先皇帝定案不可翻也欺罔莫甚
曰廣奏言臣前見文武紛競旣慚無術調和近見欽
昭代叢書
三集
明季遺聞
卷第十三
果
世楷堂
藏板

案掀翻又愧無能預寢遂使先帝十七年之定力頓
付逝波陛下數日前之明詔竟同覆雨梓宮未令增
龍馭之淒涼制墨未乾駭四方之觀聽惜哉維新遂
有此舉臣所惜者朝廷之典章所畏者千秋之清議
而已郭維經奏言案成先帝之手今實錄將修若將
此案抹殺不書則赫赫英靈恐有餘恫非陛下所以
待先帝若書之而與今日起用大鉞對照則顯顯令
旨未免少愆并非輔臣所以愛陛下也惟願陛下愛
祖宗之法因愛先帝并愛先帝之經綸呂大器奏言

先帝血食未寒受書凜若日星而士英悍然不顧請用大鉞不准視吏部如芻狗抑且視陛下爲弁髦給事中羅萬象言輔臣薦用大鉞或以愧世之無知兵者然而大鉞實未知兵恐燕子箋春燈謎未見枕上之陰符袖中之黃石伏望許其陛見以成輔臣吐握之意禁其復用以杜邪人覬覦之端御史詹兆恒疏言欽案諸人久圖翻局幸先帝神明內斷確不可移陛下蹕御龍江痛心先帝異變與諸臣抱頭號哭百姓聞之莫不灑血搥胸願思一報近聞燕齊之聞士昭仁叢書三集明季遺聞卷第十三 男 世楷堂藏板

紳皆白衣冠額先帝而呼天驅殺偽官各守險隘此誠所謂先帝德澤在人國憤非常有以激發其忠義耳今梓宮夜雨一抔未乾太子諸王六尺安在國仇未復而忽召見大鉞還以冠帶豈不上傷在天之靈下短忠義之氣懷遠侯嘗延齡太僕少卿萬元吉御史陳良弼王孫蕃左光先兵部尙書尹民興等皆連疏糾不聽大鉞召對稱旨復具陳聯絡控扼進取接應四著又陳長江兩台三要十四險遂用爲防江兵部侍郎吏部尙書張慎言工部尙書程註乞休去贈

愼言子舉人履旋爲御史履旋以聞賊拷銀義不受辱貽書愼言謂與其虧體以辱親不如殺身以明志投崖而死者也陞何應瑞工部尙書徐石麟吏部尙書召劉宗周爲都察院左都御史宗周屢疏論時事不署銜稱草莽孤臣首言大鉞進退關係江左興亡又言討賊之法一曰據形勝江左非偏安之業請進而圖江北今淮鳳等處各立重鎮尤當在鳳陽駐以陛下親征之師東扼徐淮北控豫西顧荆襄而南去金陵亦不遠以此漸恢漸進秦晉燕齊當必響應兼昭仁叢書三集明季遺聞卷第十三 五 世楷堂藏板

開一面之網聽其殺賊自効賊執益孤賊黨自盡矣一日重屏藩地方之見賊而逃也總由督撫非才卽如淮揚數百里之間有兩節鉞而不能禦亂卒之南下至淮北一塊土拱手而授之賊尤可恨者路振飛坐守淮城人以家眷浮舟于遠地是倡逃之實也于是鎮臣劉澤清高傑等遂相率有家屬寄江南之說尤而效之又何誅焉按軍法臨陣脫逃者斬臣謂一撫二鎮臣皆可斬也一日愼節賞今天下兵事不競極矣將悍兵驕已非一日請陛下親征所至亟問士

卒甘苦而身與共之乃得漸資騰飽徐張捷伐一面
分別各帥之封賞孰應孰濫輕則量收重則并奪軍
功既核軍法益伸左之右之無不用命夫以左帥恢
復也而封高劉敗逃也而亦封又誰爲不封者武臣
既濫文臣隨之外廷既濫中璫從之臣恐天下聞而
解體也一日覈舊官燕京既破有受僞官而逃者有
在封守而逃者有在使命而逃者于法皆在不赦急
宜分別定罪至于僞命南下徘徊于順逆之間者實
繁有徒尤當顯示誅絕行此數者討賊復仇法略具
賸什叢書 王集 明季遺聞 卷第十三 聖 世楷堂 藏板

是若夫邦本之計貪官當逮酷吏當誅循良卓異當
破格旌異則有安撫之役在而臣更有不忍言者當
此國破君亡之際普天臣子當皆致死幸而不死反
膺陞級能無增益天譴除濫典不宜概行外此後一
切大小銓除仍請暫稱行在少存臣子負罪引慝之
誠又疏言賊兵入秦踰晉直逼京師大江以南固晏
然無恙也而二三督撫曾不聞一人一騎北進以壯
聲援賊遂得長驅犯關坐視君父危亡而不之救則
封疆諸臣之坐誅者一既而大行之因聞確矣數天

痛恨奮戈而起決一戰以贖前愆又當不俟朝食方
且仰聲息于南中爭言固圉之策卸兵權于閩外首
圖定策之功爲督撫者仍復安坐地方不移一步則
封疆諸臣之坐誅者二然猶或曰事無稟承迨新朝
既立自應立遣北伐之師不然亟遣一介使資臘九
閒道北進或檄燕中父老或起塞上彝王共激仇恥
哭九廟之靈奉安梓宮兼訪諸皇子的耗苟效包胥
之義雖逆賊未始無良心而諸臣計不出此又不然
亟起閩師鄭芝龍以海師直搗燕郊令九邊督鎮卷
甲叩枚出其不意事或可幾而諸臣又不出此紛紛
制作盡屬體而天假之靈僅令吳鎮諸臣一奏燕京
之捷將置我南中面目于何地則舉朝謀國不忠之
坐誅者三而更有難解者先帝升遐頒行喪詔何等
大典而遲滯日从距今月餘未至臣鄉在浙如此遠
省可知時移事換桀驁錯出卽成服祇成名色是先
帝終無服于天下也則今日典禮諸臣之坐誅者四
至罪廢諸臣量從昭雪自應援先帝遺詔而及之乃
一概竟用新恩卽先帝誅璫鐵案前後詔書蒙混執

必彪虎之類盡從平反而後已君父一也三年無改之謂何嗟乎已矣先帝十七年之憂勤念念可以對皇天而泣后土一旦身殉社稷羅古今未有之慘而食報于臣工乃如此之薄仰惟陛下再發哀痛之詔立興問罪之師請自中外諸臣之不職者始澤清傑等公疏糾宗周稱草莽孤臣有不臣之心請加重懲又糾宗周勸上親征以動搖帝祚奪諸將封以激軍心不仁不智獲罪名教黃得功又疏辨實不與聞馬士英陰尼之不得上宏光諭憲臣平日以議論取重

昭代叢書

王集明季遺聞卷第十三

聖

世楷堂藏板

蓋刺之也史可法以廷臣論是非疆臣論功罪兩解之起錢謙益陳子壯轉黃道周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補華允誠吏部員外夏允彝吏部主事允彝盡以家產籍于官以助兵餉討賊御史李模疏曰今日諸臣能刻刻自認先帝之罪臣方能紀常勒卣蔚爲陛下之功臣夫擁立之事皇上不以得位爲利諸臣何敢以定策爲名而甚至輕加鎮將于義未安鎮將事先帝未聞效桑榆之收事陛下未聞有汗馬之績按其罪亦在戴罪之列倘謂勸進有章足當夾輔抑

以勗勉敵愾無嫌溢稱然而名實之辨何容輕假願陛下敕諭諸大臣立志以倡率中外力圖贖罪勿但炫功必大慰先帝殉國之靈庶堪膺陛下延世之賞一概勦爵俱應辭免以明臣誼至絲綸有體勿因大僚而過繁拜下宜嚴勿因泰交而稍越繁縷可惜勿因近侍而稍寬太僕少卿萬元吉疏主術無過寬嚴道在兼濟官常無過任議義貴相資先皇帝初泣海宇懲逆璫用事斷削元氣委任臣工力行寬大諸臣狂之爭意見之元黃略綢繆之桑土賊近郊圻束手無策先帝震怒一時宵旰遂乘間抵隙中以用嚴之說凡告密廷杖加派抽練新法備行使在朝者不暇救過在野者無復聊生然後號稱振作乃中外不寧國家多故十餘年小人用嚴之效彰彰如是先帝悔之復崇寬大悉反前規天下以爲太平可致諸臣復思競賄賂恣欺蒙每趨愈下再搜聖怒誅殺方興宗社繼歿蓋諸臣之孽每乘于先帝之寬而先帝之嚴每激于諸臣之玩則以寬嚴之用偶偏也昨歲孫傳庭擁兵關中識者俱以爲不宜輕出出則必敗然已

昭代叢書

王集明季遺聞卷第十三

聖

世楷堂藏板

有逗撓議之者矣賊既渡河臣卽謂急撤關寧吳三桂俾隨路迎擊可以勝賊先帝召對亦曾及此然已有蹙地議之者矣及賊執薰灼廷臣勸南遷勸出儲監國南郊亦權宜應爾然已有邪妄議之者矣由事後而觀咸追恨違者之誤國設事幸不敗必共服議者之守經天下事無全害亦無全利大率類是當局者心休無全利之害誰敢違眾獨行旁觀者偏見無全害之利必欲強人從我私意徒滋實著未講國事因之大壞則以任議之途大畸也又疏言賊今被創

昭代叢書

王集

明季遺聞
卷第十三

臺

世階堂
藏板

養國母一訪小東宮二王一祭燕山寢陵未言今日在君父力自貶損尊養原非樂受在臣子痛加悔艾富貴豈所相期茅茨雖陋可勿剪也有以勞人費財導者勿聽經武以外可概節也有以處優晏衍進者勿聽刑部侍郎賀世壽疏言刑賞宜慎如吳三桂奮勇血戰李郭同功拜爵方無愧色若夫口頭報國豈其遂是千城河上擁兵曷不以之敵愾恩數已盈勲名不立冒濫莫甚疏上俱報聞而已釋高牆罪宗七十五案凡三百四十一名爲庶人遣太監王肇基督

昭代叢書

王集

明季遺聞
卷第十三

臺

世階堂
藏板

催閩浙金花銀兩肇基原名坤卽崇禎朝肆惡淮揚者大學士高宏圖等諫止之上先帝尊號曰思宗烈皇帝周皇后曰孝節皇后忻城伯趙之龍言思非美字尋易爲毅宗烈皇帝尊建文君爲惠宗讓皇帝景帝爲代宗景皇帝復懿文太子爲興宗康皇帝尊皇考福恭王爲恭皇帝尋改爲孝皇帝立專廟削溫體仁文忠諡尋復之予大學士文震孟諡文肅劉一璟諡文端賀逢聖諡文忠禮部侍郎羅喻義諡文介詹事姚希孟諡文毅兵部尚書呂維祺諡忠節山西巡

撫蔡懋德諡忠襄尋奪之湖廣巡按御史黃澍同承
天守備太監何志孔入朝求召對既入面糾馬士英
奸貪不法淚與語下志孔復前佐澍言其無上諸事
士英稱疾出直而以金幣餽福邸舊閹田成張執中
等兩閹向宏光曰主上非馬公不得立茲逐馬公天
下皆議主上背恩矣且馬公在閣諸事不煩主上可
以優閒自在馬公去誰有念主上者宏光嘿然即賜
諭留澍復連上十疏稱自古未有奸臣在朝而將帥
能成功于外者必陛下內秉精明外採輿論國人皆

昭代叢書

王集明季遺聞
卷第十三

毛

世楷堂
藏板

曰可殺則殺之毋因一時之才情博辨誤信小人使
黨羽既盛禍患驟至又云正人君子乞陛下師事數
人以樹儀表使輦轂之下貪污結舌邪佞閉氣無所
容其樹黨庇奸之私而後討國門以外之賊無難又
云自魏璫窺竊神器以來實釀今禍附逆之人與薦
逆之人皆有賊心乞陛下縣諸日月以除魍魅宏光
屢諭趨澍赴楚乃去先是六月初二日

大清傳檄至濟寧一固山額貢石爲傳奉事奉攝政
王令旨各調兵馬前往山東等處所過地方官民出

郭迎接違者以抗師治罪一平西王吳爲安撫殘黎
事稱攝政王簡選虎賁數十萬南下牌仰山東等處
速速投誠等情至是七月初三日又有部文索取朋
籍時山東服欵盧世淮降李建泰謝陞馮銓皆爲

大清內院大學士濟王走死而畿輔重地兵民不輯
鎮將于永綬駐鎮江會與浙兵鬪殺浙營守備李大
開中矢死之邊兵焚民居數十里邊兵有云四鎮以
殺搶封伯吾輩何憚不爲事聞命赴史可法軍前核
治與平伯高傑疏曰目今大執守江北以保江南人

昭代叢書

三集明季遺聞
卷第十三

毛

世楷堂
藏板

人言之然從曹單渡則黃河無險自穎歸入則鳳泗
可虞猶或曰有長江天塹在耳若何而據上游若何
而防海道豈止瓜儀浦采爲江南門戶已乎伏乞和
盤打算定斷速行中興大業庶有可觀傑發總兵李
朝雲赴泗又發參將蔣應雄許占魁郭茂榮李玉赴
徐防守寧南侯左良玉報稱副將蘇薦遊擊朱國強
斬賊四百餘級獲偽官江一洪獻俘京師又獻賊遣
偽將馬科至四川招安保寧一帶原任兵部主事卞
獻珂起兵戮于桃園賊兵潰追獲偽將朱朝臣斬之

遣御史陳盡募兵雲南廣西巡撫方震孺松江知府
陳亨給事中李維樾與兄僉都御史李光泰先後各
捐餉募兵入衛而建陽知縣蔣芬捐俸資造火器募
勇士朱千劬劉鐵臂等三請勤王其詞有曰幸而微
天之倖逃掃狂氛指日奏凱社稷之福否則惟有斷
脰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視以明國家三百年養士之
報無以負職三十年讀書之志識者壯之命總兵官
王之綱迎太后于郭家寨常守義家以僉都御史劉
之渤巡撫四川范曠巡撫貴州時獻賊在川陷涪再
昭代叢書三集明季遺聞卷第十三 堯 世楷堂藏板
陷瀘順流下重慶破成都取壯男子去耳鼻及兩臂
驅至各州縣言兵至而不下者視此但殺王府官紳
以待秋毫無犯由是所至如破竹巡撫龍文光舊撫
陳士奇俱死瑞王蜀王閻門遇害總兵趙光遠降賊
士英未降敕獎之考選游有倫朱統銓吳适吳春枝
等爲科道部屬官起補張采禮部儀制司主事熊汝
霖戶科給事中章正宸吏科給事中正震疏言兩月
以來大吏錫鞶矣不聞獻俘武臣私鬪矣不聞公戰
老成引遯矣不聞敵愾諸生捲堂矣不聞請纓如此

而曰是興朝氣象恐未然也臣以進取爲第一義進
取不銳則守禦必不堅比者河北山左忠義響應各
結營寨多殺僞官爲朝廷効死力不及今電掣星馳
倡義申討是廟天下之氣而坐失事機也宜亟檄江
北四鎮分渡河淮聯絡諸路齊心協力互爲聲援使
兩京血脈通而後塞井陘絕孟津據武關以攻隴右
恐賊不難旦夕殄也陛下何不縞素親率六軍于淮
上且陛下親征豈必冒矢石履行陳哉聲靈所震人
切同仇虎豹貔貅勇憤百倍也今都門部院寺司各
署不稱行在而工作儀文陛下赫然欲爲中興令主
宜嚴敕諸大臣速簡爾車徒某舊額某新增水幾何
陸幾何速備芻糗幾何本幾何折主幾費客幾費選
爾將帥某堪登纛某堪分閫審爾形勢某地建鎮某
地建堡某地埋伏某地出奇修爾戈矛繕爾城塹進
寸則寸進尺則尺扼險處要大勢已得天下大矣臣
未見張韓劉岳之杰不應運而出也中旨傳陞吏部
侍郎張有譽爲戶部尚書有譽清望素著者士英借
以開傳陞倖門也正宸封邊力爭不聽封太后弟鄒

存義爲大興伯內批陞原任戶部主事葉廷秀爲都察院堂上官監生徐仲吉生員諸永明爲翰林院待詔廷秀仲吉永明者皆先帝時申救黃道周下獄杖成者也補陳子龍兵科給事中子龍疏請廣忠益謂黃道周觸忌權佞構陷至深先帝震怒既將不測羣工百官相戒結舌獨徐仲吉以孤童擔囊走萬里外上書北闕予杖下獄獄吏希迎拷掠荼酷至死不屈以明道周之冤此雖王調賞械以訟李固杜仲殺身以救李雲亦不過是幸先帝聖明得以俱免憲臣劉宗周以廷諍去國孝廉祝淵毅然請留先帝已輕議罰迨後奸臣挑激復徵檻車雖與仲吉得既輕重有殊然爲國惜賢舍生取義其揆一也當仲吉赴戍之時祝淵被逮之日臣皆與接對仲吉凝靜深遠絕不以立名自喜祝淵謙抑溫恭惟以出位引咎間有投贈錙銖不納若置之臺諫之班必有以上補衮職下剔奸邪又疏請慎名器謂陛下開闢南近從官幾何衛士奄尹寥寥無幾今天位既登來者何衆不遏其流何所底止必將人誇翼贊之功家切從龍之念傷

昭代叢書

王集

明季遺聞
卷第十三

空

世楷堂
藏板

體害政非國之福夫勸功誘善惟在爵賞一爲輕濫後將無極豐沛故人文墨小吏自昔爲嫌朱紫盈門貂蟬滿座尤乖國典惟願陛下慎持之嗣後果係服勞有功但當賞之以金帛不應授以爵位以貽曹風不稱之譏犯大易負乘之戒又疏請用賢勿二爵人以公一在憲臣之宜召也憲臣老成清直海內盡知今入國門寄居蕭寺不得一望天顏在陛下以方論大臣和衷共濟恐憲臣慙直奏對之際復生異同然臣以陛下疑畏君子之機從此而生恐君子有攜手同歸之志黃道周之流皆躑躅而不前矣陛下誰與共濟天下哉一爲計臣之特用也計臣清端敏練百僚所服但古制爵人子朝與衆共之墨敕斜封前車可鑒萬一異日有奸邪乘閒左右先容銓司不及請宰輔不及知而竟以內降出之臣等不爭則倖門日開爭之則已有前例惟願陛下慎持之疏入俱不聽大學士姜曰廣疏曰祖宗會推之典萬世無弊臣觀先帝之善政以堅持逆璫爲盛美先帝之害政以頻出中旨爲亂階用閣臣部臣勛臣山傳矣選大將言

昭代叢書

王集

明季遺聞
卷第十三

空

世楷堂
藏板

臣亦內傳矣他無足數論其尤者所得閣臣則逢君殃民奸險刻毒之周延儒溫體仁楊嗣昌偷生從賊之魏藻德等也所得部臣則陰邪貪猾之陳新甲等也所得勛臣則力阻南遷盡撤守禦稚狂之李國禎也所得大將則紈袴支離之王樸倪寵輩也所得言官則貪婪無賴之史堃陳啟新也此皆力排眾議簡自中旨乃其後效亦可觀矣且陛下亦知內傳之故乎總由鄙夫熱心仕進一見擯于公論遂乞哀于內廷線索關通中自有竅門戶摧折巧爲之詞內廷但見其可憐之狀聽其一面之詞遂不無聳動聞以其事密聞于上又得上之意旨轉而授之于是平臺召對片語投機立譚取官有若登場之戲先帝既誤陛下豈堪再誤哉天威在上臣安得事事爭之但願深宮有隙溫習經書閒取大學衍義資治通鑑視之如周宣漢光何以恢復遠烈晉元宋高何以終徂偏安武侯之出師征蠻何倦倦以親君子必遠小人爲說李綱之受命內廷何切切以信君子勿閒小人爲言反覆思維必能發明聖性點破邪謀御史祁彪佳疏

論時政謂洪武例官民有犯或收錦衣衛高皇帝因見非法凌虐二十年遂焚其刑具移送刑部審理是祖制原無詔獄也後乃以鍛鍊爲功以羅織爲事雖曰朝廷之爪牙實爲權奸之鷹狗口詞從迫勒而來罪案聽指授而定卽舉朝盡知其枉而法司誰雪其冤酷慘等于來周平反從無徐杜此詔獄之弊也洪武十五年改變儀司爲錦衣衛專掌直駕侍衛等事未嘗有緝事也迨後東廠設立始有告密之端用銀而打事件得賄而驚刑章飛誣多及善良赤棍立成昭代叢書 壬集 明季遺聞 卷第十三 奎 世楷堂藏板 巨萬招承皆出于弔拷怨憤充塞于京畿欲絕苞苴而苞苴託之愈盛欲究奸宄而奸宄未能稍清此緝事之弊也若夫刑不加于大夫原祖宗忠厚立國之本及于逆瑾用事始有去衣受杖者刑章不歸司敗撲責多在直臣本無可殺之罪乃致必殺之刑況乎朝廷徒受拒諫之名天下反歸忠義之譽蓋當血濺玉階肉飛金陸班行削色氣短神搖卽恤錄隨頒已魂驚骨削矣是豈明盛之休風大失君臣之分誼此廷杖之弊也伏乞陛下嚴行禁革馬士英阮大鍼授

意建安王府鎮國中尉候考吏部朱統鎮疏誣姜曰
廣穢跡顯有逆謀詞連史可法張愼言呂大器等禮
科袁彭年據祖制爭之云中尉有奏請先令長史司
具啟親王參詳可否然後給批資奏若候考吏部則
與外吏等應從通政司封進今何徑何寶直達御前
微刺顯攻捕風捉影陛下宜加禁戢臣禮垣也事涉
宗藩皆得執奏吏科熊汝霖言統鎮含血噴人不顧
拔舌如此不駁朝廷之設立言官何用通政使劉士
禎亦言曰廣勁骨戇性守正不阿居鄉立朝皆有公
昭代叢書 王集 明季遺聞 卷第十三 奎 世楷堂 藏板

廷杖緝事三大弊許禁革發改票同官王鐸言吾輩
志在報國若苟且因循害民誤國孰可斷此旨不可
擬也曰廣揭稱臣所守者朝廷之法度一官之職掌
臣死不敢奉詔不聽鐸又疏言國家新造人心易渙
當以安靜為主嚴衛應行禁止不聽宏圖票擬正宸
等爭中旨傳陞有譽事發改票再擬再發改又揭爭
統鎮糾曰廣事應究治亦再三發改票及陳設嚴衛
爭用大鉞請召可法入直數事宏光召入厲聲責宏
圖把持宏圖言臣死不敢奉詔不聽復具疏辨尋予
昭代叢書 王集 明季遺聞 卷第十三 奎 世楷堂 藏板

論統鎮何人揚波噴血掩耳盜鈴飛章越奏不由職
司此真奸險之尤豈可容于聖世皆不聽先是李沾
攻呂大器懷二心劉澤清亦請誅大器指其誣殺總
兵柴時華起用王重掌選及比雷續祚大器訐奏馬
士英醫官賈爵敗法亂紀諸罪且言吳姓鄭三俊輩
豈無一事之失而清直剛介輿望攸歸馬士英阮大
鉞等亦有一技之能而貪鄙險邪羣情共恨大器予
告去尋削職刑部提問曰廣票擬降調封疆失事太
監孫呈秀內批予原官又票擬御史祁彪佳論詔獄

告去例轉科道陸朗為僉事黃耳鼎為副使內批畱
用徐石麟言朗耳鼎交通內臣倖畱非法朗耳鼎疏
攻姜曰廣徐石麟劉宗周結黨欺君把持朝政無人
臣體曰廣石麟宗周各予告去御史游有倫奏今日
國事淆亂不知禮義廉恥為何物明知君子進退不
苟故以含沙之口激之速去甚至常人所不忍道者
瀆于君父之前科道微有糾劾則指為比黨相戒結
舌真所謂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也吳适疏
言曰廣宗周歷事五朝貞心亮節久而彌劬應亟賜

留不聽吏科熊汝霖奏朝端之上元黃交戰卽一二
人之用舍而始以勛臣繼以方鎮固圉恢境之術全
然不講惟舌鋒筆鏑是務初以匿帖而逐舊臣俄以
疏藩而參宰輔繼又喧傳復厥衛而人心皇皇矣輔
臣曰廣忠誠正直海內共欽乃么麼小臣爲誰驅除
爲誰主使且聞上章不由通政納結當在何途內外
交通神叢互借飛章告密墨敕斜封端自此始事不
嚴行詰究用杜將來必至厥衛之害橫者借以樹威
黠者因以侖利人人可爲叛逆事事可作營求縉紳

昭代叢書

王集

明季遺聞
卷第十三

李

世楷堂
藏板

慘既所不必言小民雞犬亦無安日先帝十七年憂
勤曾無失德一旦受此奇慘止有厥衛一節未免府
怨臣民今日締造之初如育嬰孩調護爲難豈可便
行摧折陛下試思先朝之何以失卽知今日之何以
得始先帝篤念宗藩而聞寇先逃誰死社稷保舉換
受盡是殃民則今何以使躍冶不前而維臣有賴先
帝隆重武臣而死綏敵愾十無一二叛降跋扈肩背
相踵則今何以使賞罰必當而惠威易行先帝委任
勛臣而官舍選練一任飽颺京營銳卒徒爲寇藉則

今何以使父書有用客氣是屏先帝簡任內臣而小
忠小信原無足用開門延敵且噪傳聞則今何以使
柄無旁操而恩有餘地先帝不次擢用文臣而邊才
督撫誰爲捍禦超遷宰執羅拜賊廷則今何以使用
者必賢而賢者必用疏入內批重處用御史鄭友元
言削故大學士周延儒蔣國觀溫體仁總督姚文榮
官銜蔭典國觀尋以兵科戴英訟寃下部議復予湖
廣巡按劉熙祚諡忠毅宣大總督盧象昇諡忠烈復
御史毛羽健原官贈吏部侍郎葉盛爲吏部尙書史

昭代叢書

三集

明季遺聞
卷第十三

矣

世楷堂
藏板

稱葉盛博學宏才文武並濟憲宗朝名臣也戶科錢
增疏請修水利言蘇松常鎮杭嘉湖七郡之水以太
湖爲腹以大海爲尾間以三江入海爲血脈蓋自吳
淞淹塞東江微細獨有婁江一派而婁江之委七十
里曰劉家河乃婁江入海之道東南諸水全恃此河
歸墟不至橫溢泛濫者則帶水靈長之利也勝國時
劉河深厝運艘市舶走集于此今日漲沙淤塞于是
東流之水逆而向西涓涓不入灌溉無資兼之歲歲
苦魃平疇龜拆人牛立槁雖復桔槔如林何從乞靈

海若而救此瀾轍之民乎然此猶就早暵言耳萬一大浸稽天七郡洪流傾河倒峽震澤不能受散漫橫潰必以七郡之田廬爲壑而城郭人民益不可問東南數百萬財賦盡委逝波其如國計何哉蘇松巡按周元泰亦言劉家河急宜開濬俱下該撫察議先是馬士英疏請誅從逆諸臣強半素是正人君子之流禮科袁彭年駁之言從逆姓名傳播不一在樞輔義憤填胸或不覺言之偶激然恐僉人乘閒陽爲正人口實陰爲逆黨解嘲甚且借今日討逆之微詞爲異昭代叢書

王集

明季遺聞

卷第十三

究

世階堂藏板

日翻逆之轉語不至清國是而傾善類不已則其害有不可勝言者八月命錦衣衛都督馮可宗遣役緝事禮科袁彭年疏言高皇帝時不聞有厥相傳文皇帝十八年始立東廠命內官主之此不見正使惟大學士萬安行之亦不聞特以緝事著嗣後一盛于成化然西廠汪直踰年輒罷東廠尙銘有罪輒斥當時不得稱純治矣再盛于正德邱聚谷大用等相繼用事皆倚逆瑾煽虐釀十六年之甌天下騷然三盛于天啟逆魏之既幾危社稷近事之明鑑也自此而外

列聖無聞夫卽厥衛之興廢而世運之治亂因之頃先帝朝亦嘗任厥衛訪緝矣乃當世決無不營而得之官中外自有不脛而走之賄故逃網之方卽從密網之地而布作奸之事又資發奸之人以行始猶怕儀交際爲人情所有之常後乃賄賄萬千成極重莫返之執豈非輿援之途愈秘而專傳送之關愈曲而費乎究竟刁風所煽官長不能行法于胥吏徒隸可以迫脅其尊上不可不革疏入謫浙江按察司照磨時太妃系自河南宏光諭戶工部限三日內搜括萬昭代叢書

王集

明季遺聞

卷第十三

主

世階堂藏板

金以給賞賜太監諸朝進請給工料錢糧數十萬又詔選內員選宮女問巷騷然科道李維樾陳子龍朱國昌各疏諫不聽詔議前任巡按左光先罪令在朝浙臣具奏情形光先在浙風裁清卓以光斗弟故與阮大鍼有世仇又首劾士英大鍼故借事陷之朝右無敢爲直言者蘇松巡撫邢彪佳獨力爭之于是大鍼并切齒彪佳起丁魁楚巡撫承襄陸王深巡撫登萊越其傑巡撫河南各僉都御史其傑鄉科罷閒以士英妹夫故起之以保國例晉東平伯劉澤清侯爵

又晉誠意伯劉孔昭侯爵孔昭不受又封福建總兵
官鄭芝龍南安伯賜葵衣國弼薦用欽案楊維垣爲
通政使起蔡奕琛吏部右侍郎內批補張捷吏部左
侍郎等晉尙書補張孫振爲御史掌河南道印孫振
論劾蘇松巡撫祁彪佳貪奸且定策有異議詞連吳
牲鄭三俊劉宗周等彪佳罷去九月予北京殉難諸
臣諡大學士范景文諡文貞戶部尙書倪元璐諡文
正左都御史李邦華諡忠文副都御史施邦曜諡忠
介戎政侍郎王家彥諡忠端刑部侍郎孟兆祥諡忠
昭代叢書 王集 明季遺聞 卷第十三 主 世楷堂 藏板

貞大理寺卿凌義渠諡忠清太常寺卿吳麟徵諡忠
節庶子周鳳翔諡文節諭德馬世奇諡文忠中允劉
理順諡文正檢討汪偉諡文烈太僕寺寺丞申佳允
諡節愍給事中吳甘來諡忠節御史陳良謨諡恭愍
陳純臣諡恭節王章諡忠烈吏部員外許直諡忠節
兵部主事成德諡忠毅金鉉諡忠節觀政進士孟章
明諡節愍立祠賜名旌忠順理順妻萬氏妾李氏德
母張氏淑人鉉母章氏妾王氏偉妻耿氏恭人世奇
妾李氏朱氏良謨妾時氏世入建坊旌表又予勛戚

惠安伯張慶臻諡忠武襄城伯李國禎諡貞武新樂
侯劉文炳諡忠壯左都督劉文耀諡忠果駙馬都尉
鞏永固諡貞愍太監王承恩王之心諡忠愍李鳳翔
諡恭壯鳳翔以降賊被殺者大同巡撫衛景瑗諡忠
毅宣府巡撫朱之馮總兵官吳驥俱諡忠壯特贈遼
國公周遇吉諡忠武工部主事王鍾彥經歷施溥中
書舍人宋天顯各予祭葬贈刑部郎中李逢申太僕
寺卿諸生許刻翰林院五經博士布衣湯文瓊中書
舍人又先後補予開國諸臣諡郢國公馮國用諡武
昭代叢書 王集 明季遺聞 卷第十三 主 世楷堂 藏板

翼濟國公丁德興諡武襄德慶侯廖永忠諡武勇定
遠侯王弼諡武威長興侯耿炳文諡忠愍潁國公傅
友德諡武靖朱國公馮勝諡武壯永義侯桑世傑諡
忠烈河門王俞廷玉諡武烈東勝侯汪興祖諡武愍
熟姑郡公陶安學士詹同俱諡文獻又補予正德朝
死諫諸臣諡御史蔣欽諡忠烈兵部員外陸震諡忠
定工部主事何遵諡忠節刑部主事劉較諡孝毅大
理評事林公黼諡忠恪行人孟陽諡忠介李紹賢諡
忠端給事中周璽諡忠愍指揮張英諡忠壯又補予

天啟朝死璫難諸臣諡副都御史左光斗給事中周朝瑞御史周宗建袁化中李應昇俱諡忠毅黃尊素諡忠端工部主事萬燝諡忠貞副使顧大章諡忠愍蘇松巡撫周起元諡忠惠又補予建文朝死難諸臣諡文學博士方孝孺諡文正兵部尚書齊泰太常寺卿黃子澄刑部侍郎張昺太常寺少卿盧原質給事中葉福俱諡節愍禮部尚書陳廸御史大夫景清大理少卿胡閏俱諡忠烈兵部尚書鐵鉉諡忠襄修撰王叔英諡文忠禮部侍郎黃觀諡文貞戶部侍郎卓昭代叢書

三集

明季遺聞
卷第十三

七

世楷堂
藏板

梁應奇爲給事中王儉鄭瑜爲御史召賄降獻賊錦衣衛都督劉僑至京仍補原官初左良玉恢復靳黃僑送馬士英赤金三千兩女樂十二人土英笑曰此一物足以釋西伯遂誑先帝復職至是用之以陳盟謝德溥爲禮部右侍郎兼詹事府詹事余颺吏部文選司主事晉何騰蛟兵部侍郎兼僉都御史巡撫湖廣追奪川撫張論平奢西捷功加淮撫田仰兵部尚書世蔭錦衣指揮使仰屢疏請餉宏光以東南餉額不滿五百萬江北已給三百六十萬豈能以有限之財供無已之求命仰與澤清通融措辦時澤清大興土木造宅淮安極其壯麗四時之室俱備僭擬皇居休卒淮上無意往北仰與共事但知請餉不知餉之所由仰故馬士英私人也禮科沈允培疏請立中宮舉經筵定朝儀謂今永巷無脫簪之儼崢嶸鮮問道之謔噴笑或假借于從龍而廉遠堂高之義不著是非或淆于傳虎而陰陽消長之關可虞陛下誠思此身爲祖宗付託之身先帝之大仇一日未復卽九廟之神靈一日怨恫而正朝廷以正百官正萬民先是

昭代叢書

三集
明季遺聞
卷第十三

七

世楷堂
藏板

宮闈始則選立中宮爲第一義經筵業奉明旨尤祈汲汲舉行或召詞臣詢經史或召部臣考政治而時令臺諫之臣陳得失宮中萬幾之暇披覽資治通鑑及本朝寶訓等書以知前代興亡之跡祖宗致治之由至于朝儀多闕大典未光如朝門不應奏樂而奏樂各衙門應奏事而不奏事凡若此類竝宜申飭戶科吳适疏請憂勤節愛言國恥未雪陵寢成墟豫東之收復無期楚蜀之摧殘彌甚舊都草創一事未舉萬孔千瘡憂危叢集臣鄰消長多虞將帥元黃構釁

昭代叢書

三集明季遺聞卷第十三

書

世皆堂藏板

地有都督滿街走監紀多如羊職方賤似狗廕起于年塵拔貢一呈首掃盡江南錢填塞馬家口奉化布衣方翼明抗疏上言政禎克終著送刑部問罪又有布衣何光顯疏請誅馬士英劉孔昭詔戮于市籍其家遠近爲訟寃云

十月朔命鑄宏光錢時廟門災

昭代叢書

三集明季遺聞卷第十三

書

世皆堂藏板

有加耕市不驚秋毫無擾方擬秋高氣爽遣將西征
傳檄江南聯兵河朔陳師鞠旅戮力同心報乃君父
之仇彰我朝廷之德豈意南州諸君子苟安旦夕弗
審事機聊慕虛名頓忘實害余甚惑之國家之撫定
燕京乃得之于闖賊非取之于明朝也賊燬明朝之
廟主辱及先人我國家不憚征繕之勞悉索敝賦代
爲雪恥孝子仁人當如何感激圖報茲乃乘逆寇稽
誅王師暫息遂欲雄據江南坐享漁人之利揆之情
理豈可謂平將以爲天塹不能飛渡投鞭不足斷流
昭代叢書 王集 明季遺聞 卷第十三 毛 世楷堂 藏板

翩然來儀則爾公爾侯列爵分土有西平之典例在
惟執事實圖利之晚近士大夫好高樹名義而不顧
國家之急每有大事輒同築舍昔宋人議論未定兵
已渡河可爲殷鑒先生領袖名流主持至計必能深
維終始寧忍隨俗浮沉取舍從違應早審定兵行在
卽可西可東南國安危在此一舉願諸君子同以討
賊爲心無貪一身瞬息之榮而重故國無窮之旤爲
亂臣賊子所笑余寔有厚望焉記有之唯善人能受
盡言敬布腹心佇聞名教江天在望延致爲勞書不
昭代叢書 王集 明季遺聞 卷第十三 毛 世楷堂 藏板

宣意可法荅書云南中向接好音法隨遣使問訊吳
大將軍未敢違通左右非委隆儀于草莽也誠以大
夫無私交春秋之義今倥傯之際忽奉琬刻之章真
不啻從天而降也循讀再三懇懇致意若以逆賊尙
稽天討煩貴國憂法且感且愧懼左右不察謂南中
臣民偷安江左竟忘君父之怨敬爲貴國一詳陳之
我大行皇帝敬天法祖勤政愛民真堯舜之主以庸
臣誤國有三月十九之事法待罪南樞救援無策師
次淮上因問遂來地拆天崩山枯海泣嗟乎人孰無

君雖肆法于市朝以爲泄泄者之戒亦奚足以謝先
皇帝于地下哉爾時南中臣民哀慟如喪考妣無不
拊膺切齒欲悉東南之甲立剪凶仇而二三老臣謂
國破君亡宗社爲重相與迎立今上以繫中外之心
今上非他神宗之孫光宗嫡子而大行皇帝之兄也
名正言順天與人歸五月朔日駕臨南都萬姓夾道
歡呼聲聞數里羣臣勸進今上悲不自勝讓再讓三
僅允監國迨臣民伏闕屢請始以十五日正位南都
從前鳳集河清瑞應非一卽告廟之日紫氣如蓋祝
昭代叢書 王集 明季遺聞 卷第十三 藏板 世楷堂

此文爲列國君薨世子應立有賊未討不忍死其君
者立說耳若夫天下共主身殉社稷青宮皇子慘變
非常而獨拘牽不卽位之文坐昧大一統之義中原
鼎沸倉卒出師將何以維繫人心號召忠義紫陽綱
目踵事春秋其間特書如莽移漢鼎光武中興丕廢
山陽昭烈踐祚懷愍亡國晉元嗣基徽欽蒙塵宋高
續統是皆于國仇未剪之日亟正位號綱目未嘗斥
爲自立率以正統興之至如元宗幸蜀太子卽位靈
武議者庇之未嘗不許以行權幸其光復舊物也本
昭代叢書 王集 明季遺聞 卷第十三 藏板 世楷堂

文升霄萬日共瞻欣傳盛事大江湧出相梓數十萬
章助修宮殿豈非天意也哉越數日遂命法視師江
北刻日西征忽傳我大將軍吳三桂借兵貴國破走
逆賊爲我先皇帝后發喪成禮埽清宮闕撫輯羣黎
且免薙髮之令示不忘本朝此等舉動振古鑠今凡
爲大明臣子無不長跪北向頂禮加額豈但知明諭
所云感恩圖報已乎謹于八月薄治筐篚遣使告師
兼欲請命鴻裁連兵西討是以王師旣發復次江淮
乃辱明誨引春秋大義來相詰責善哉乎推言之然

國介冑之士飲泣枕戈忠義民兵願爲國死竊以天
亡逆闖當不越于斯時矣語曰樹德務滋除惡務盡
今逆賊未伏天誅謀知捲土西秦力圖報復此不獨
本朝不共戴天之恨抑亦貴國除惡未盡之憂伏乞
堅同仇之誼全始終之德合師進討問罪秦中其梟
逆成之頭以洩敷天之恨則貴國義問昭耀千秋本
朝圖報惟力是視從此兩國世通盟好傳之無窮不
亦休乎至于牛耳之盟本朝使臣久已在道不日抵
燕奉盤盂從事矣法北望陵廟無涕可揮身蹈大戮
昭代叢書三集明季遺聞卷第十三 全 世楷堂藏板

罪應萬死所以不卽從先帝者實爲社稷之故傳曰
竭股肱之力繼之以忠貞法處今日鞠躬致命克盡
臣節所以報也惟殿下寶昭鑒之可法又上疏言三
月以來陵廟荒蕪山河鼎沸臣備員督師而河上之
防百未料理復仇之師不及于關陝討賊之約不達
于北廷一似君父之仇置之膜外者憶北變初傳人
心震駭臣等恭迎聖駕臨蒞南都億萬之歡聲動地
陛下初見臣等言及先帝則泪下沾襟次謁孝陵贊
及高皇帝高皇后則泪痕滿袖曾幾何時可忘前事

先帝以聖明罹慘既此千古未有之變也先帝崩于
賊恭皇帝亦崩于賊此千古未有之仇也先帝待臣
以禮馭將以恩一旦大故在北諸臣死節者寥寥在
南諸臣討賊者寥寥此千古未有之恥也宜速行討
賊之詔嚴責臣與四鎮悉簡精銳直抵秦關縣上賞
以待有功假便宜以責成效絲綸之布痛切淋漓庶
海內忠臣義士聞而感奮也國家遭此大變陛下嗣
承大統原與前代不同諸臣但有罪之當誅實無功
之足錄今恩外加恩紛紛未已武臣腰玉直等尋常
名器濫觴于斯爲極以後似宜慎重待真正戰功庶
行閒猛將勁兵有所激厲至兵行討賊最苦無糧宜
將內庫本折概行催解奏濟軍需其餘不急工役可
已繁費一切報罷朝夕宴衍左右獻諛一切謝絕卽
事關典禮萬不容廢亦宜概從儉約乞陛下念念思
祖宗之鴻業刻刻憤先帝之深仇振舉朝之精神萃
四方之物力以并于選將練兵一事庶乎人心猶可
救天意尙可回耳疏入不省時灾異疊見二十九日
東方長庚星光芒閃爍有四角或五角中有刀劍馬

影旂幟似閨闈象且倏大倏小倏長倏縮又廟門告
災鳳陽祖陵疊火地一日三震有聲如吼自秋至冬
烈日如夏在在赤地而宏光深居禁中惟漁幼女飲
火酒襍伶宦演戲爲樂修典寧宮建紫禧殿大工繁
費宴樂賞賜皆不以節國用匱乏搜括殆盡佃練湖
放洋船瓜儀製鹽蘆洲升課甚至沽酒之家每觔定
稅錢一文益馬士英濁亂國政內則田成兩宦外則
楊阮諸奸兼有與平東平遙制內權忻城撫寧侵撓
吏事邊警日偪而主不知小人乘時射利識者已知
昭代叢書

王集明季遺聞

卷第十三 世楷堂藏板

不堪旦夕矣可法統兵抵白洋河十一月十二日

大清兵入宿遷可法救之隨拔營去十三日高傑抵
徐州先是河南巡按陳潛夫探得

大清于十月二十五日發兵一往山西一往徐州一

往河南豫王將從孟縣過河傑與劉澤清書云

大清發一王子領兵號二十萬實七八千齊駐濟寧

近日河南撫鎮接踵告警一夕數至開封上下北岸

俱是兵衆惟恐彼一越渡則天塹失恃長江迤北盡
爲戰場時事到此令人應接不暇惟有殫心竭力直

前無二千萬難之中求其可濟以報國恩而已澤清
以聞澤清又言

大清總兵楊方興屯兵宿遷鑄造鐵條爲紮筏用大
學王鐸疏請視師江北以報國仇不允士英疏稱

大清兵雖屯河北然賊氛尙張不無後慮豈遂投鞭
問渡平強弱何常赤壁三萬淝水八千一戰而江左
以定況國家全盛兵力萬倍于前廓清底定願諸臣
刻勵之也傑遺

大清肅王書云聞逆犯關危及君父痛憤于心義不

昭代叢書

王集明季遺聞

卷第十三 世楷堂藏板

共生關東大兵能復我神州葬我先帝雪我深怨救
我黎民前有朝使謹資金幣稍抒微忱不足答高厚
千萬一茲闖逆跳梁西陲未及授首傑猥以菲劣奉
旨堵河不揣綿力急欲會合勁旅分道入秦殲闖賊
之頭哭奠先帝始終成貴國恤憐之名且闖逆凶悖
貴國所甚惡也本朝抵死欲報大仇貴國念其忠義
亦所必許也本朝列聖相承原無失德正朔承統天
意有在三百年參養士民淪肌浹髓忠君報國未盡
泯滅伏祈貴國垂鑒

大清報書云肅王致書高大將軍果能棄暗投明擇主而事決意躬來過河面會將軍功名不在尋常中矣若第欲合兵剿闖其事勿與余言或差官北來余令人引奏先是

大清副將唐起龍其父唐虞時致書傑勸其早斷速行有大者王小者侯之語傑皆不聽身先士卒沿河築牆專力備禦時有徐州通賊程繼孔斬木編筏引兵渡河偽投傑降傑誘斬之收其衆加傑太子太傅可法太傅內外文武得賞有差

昭代叢書

三集 明季遺聞 卷第十三

全

世楷堂 藏板

大清兵至夏鎮別由濟寧南下又從維陽渡河攻海州圖徐州可法傑澤清等各告急不應十二月十八日都督陳洪範南還先是洪範與左懋第等至德州大清撫臣方大猷示以攝政王令有來使不必敬語止許百人赴京朝見十月初一日至張家灣懋第欲先謁陵後進見攝政王不許乃遙祭先帝于二日入京館鴻臚寺越一日內院剛林來登堂上責懋第等江南不應更立天子懋第不屈洪範降懋第請祭告諸陵改葬先帝皆不許乃陳太半于寺堂哭祭之二

十七日放歸十一月初四日至滄州復遣兵追執懋第等北去改禁太醫院放洪範至是歸稱

大清兵萬分緊急旦夕南下馬士英惡之曰有四鎮在何慮焉時賊窺突禹州襄城等處各鎮擁兵不進惟興平伯高傑提兵二萬與張縉彥直抵開維間縉彥聯絡寨勇鼓勵進取乃分寧陵以東至歸德屬王之綱寧陵以西至蘭陽屬許定國祥符以西至汜水屬劉洪起河洛屬李際遇總兵王之綱斬賊都司盧世傑巡按陳潛夫獲太康偽知縣安中外等副將劉

昭代叢書

三集 明季遺聞 卷第十三

全

世楷堂 藏板

鉉郭從寬等殺賊六百餘級擒鄆陵偽知縣王度許州偽巡捕王法唐總兵劉洪起獲汝寧府偽官祝永芑上蔡偽知縣馬世遇斬三百七十級又于襄城斬賊二千二百七十六級擒賊二百三十一名總兵許定國獲陳州偽官惠在公等以洪起斬獲獨多仍加二級晉丁啟睿太子太保丁魁楚兵部尚書仍總督兩廣軍務洪範又請加恩使北勞臣兵科戴英劾止之晉練國事兵部尚書白貽清太子太保戶部尚書贈尙寶司卿許士柔詹事兼侍讀學士士柔正色立

朝與溫體仁不合因摘其舊誤高攀龍詰語降調朝論不服至是賜卹命李永茂巡撫南贛張秉貞巡撫浙江各僉都御史加左良玉太子太傅予世廕指揮使開藩武昌子夢庚都督僉事挂平賊將軍印授楚宗朱盛濃池州府推官先是盛濃疏誣監軍御史黃澍毀制辱宗貪黷激變士英喜特擢之內批刑部提問澍不至贈故舉人歸子慕張世璋顧雲鴻翰林院待詔山東巡按御史朱學朱大理寺卿學朱戊寅死節卹典爲楊嗣昌所抑至是給之予大學士孔貞運

明代叢書

二集明季遺聞卷第十三

全

世楷堂藏板

諡文忠勳遼總督吳阿衡諡忠毅檢討胡守恒諡文節貞運以國變痛哭不食死守恒阿衡皆死難者命致祭故兵部尙書于謙封謙爲臨安伯二十日刑部尙書解學龍上從逆諸臣六等罪除在北京何瑞徵等二十二人俟三年後定奪一等應礫宋企郊等十二人二等應斬擬長繫秋決光時亨等四人三等應絞擬贖陳名夏等七人四等應戍擬贖王孫蕙等十五人五等應徒擬贖沈元龍等十人六等應杖擬贖潘同春等八人存疑另擬翁元益等二十八人保國

公朱國弼等合疏糾刑官六失御史張孫振言刑官賣法侮文革學龍職以高倬爲刑部尙書吏科張希夏吳迨鈔參忻城伯趙之龍薦用人才疏謂陳爾翼頌逆有據且薦崔呈秀爲本兵不可復用忻城再疏爭之迨特疏言祖制惟科臣專封駁之權未聞勳爵而參駁正之司勛臣黨邪求勝將部科俱可不設不幾背明旨而蔑祖制乎是時張捷秉銓部務皆阮大鍼一手握定而選郎以貪黷濟之吏道靡穢已甚迨辦事垣中鈔駁侃侃不憚權貴若安遠侯柳祚昌薦

明代叢書

二集明季遺聞卷第十三

全

世楷堂藏板

幻想僥倖上賞欺君孰甚若不一爲點破開門大典
不幾爲燃灰之地邪保定侯勛衛梁世烈請襲祖爵
科參國難以來雖王侯戚里咸餒虎狼華胄重臣悉
罹鋒刃而其間脫身圖存埋名溷俗者固亦不少該
勛何以逆料其家必殲而忍以子嗣乎萬一本宗匹
馬來歸將奪諸該勛以授乎抑姑仍之且兩封之乎
該勛世受國恩誠恢復有志何難倡諸勳舊破家從
軍自當直搗燕雲上爲先帝復仇次爲諸勳雪恥爾
時訪問本支有無存否然後請諸朝命光復祖爵可
昭代叢書
王集
明季遺聞
卷第十三
癸
藏板

仲勸農知縣夏萬亨計處吏部聶慎行副使曾名瑞
知府郭正中職驕營陞或疏劾或鈔參不少假借無
奈人心日競啟事日稌雖經封駁銓部竟置高閣旋
駁旋用使職掌埽地而宵小盈庭矣除夕宏光在興
寧宮色忽不怡曰梨園殊少佳者韓贊周泣曰臣以
陛下令節或思皇考或念先帝乃作此想邪明年乙
酉稱宏光元年實
大清順治二年也元日日有食之吳适上維新五事
一曰信詔旨二曰核人才三曰儲邊才四曰伸國法
昭代叢書
王集
明季遺聞
卷第十三
乙
藏板

也遂安伯勛衛陳溶疏請襲爵科參自都邑變遷河
山阻絕世次無憑單詞莫信業奉明旨嚴覈該勛一
請再請若不能待直視五等之封祇同土塊之乞亦
與萊儲都督一醉告身爲可乘時拾芥而攘取乎況
遂安勛衛今或逕跡閭閻或從容歸國安可縣坐鬼
錄使後來鞍馬逍裔執途人而攀髯孤忠也中書舍
人張鍾齡請給部銜科參職方何官監軍何事妄行
陳請若果報國有心何官不可自効而藉口費畫輒
請部銜躁進尤甚他若革職司務朱濟之參議陳之

五曰明言責疏入不省都督李際遇降
大清高傑昌雪防河疏請重兵駐歸德東西兼顧聯
絡河南總兵許定國以奠中原定國在睢傑遣定國
銀千兩幣百疋初十日傑抵睢州明日定國享傑夜
半伏兵起殺之親兵遇害者過半餘衆潰還定國奔
大清加監軍衛允文兵部侍郎總督傑軍傑妻邢氏
率子元爵請卹宏光命所部將士仍聽邢氏統轄史
可法請以傑部將李本身爲提督宏光以興平有子
朕豈以兵馬信地遽授他人不允黃得功復來與傑

爭揚州宏光論大臣當先國事而後私憾得功若向揚州致高營兵將棄信東顧設使渡河咎將誰任命可法鎮撫之得功同汎加李本身太子太保劉良佐見傑死欲弁其衆疏稱潰兵不宜授本身提督澤清得功又合奏傑無寸功加恩大重臣等不能相安而寧南侯左良玉有忠允將同壓卵之疏九江總督袁繼咸有與平伯有可念之勞之疏贈傑太子太保許其子襲爵再贈子一錦衣衛吏戶從優議予祭葬調湖廣總兵官方國安駐防江浦授降將狄應奎副總

明代叢書

三集明季遺聞卷第十三

三

世楷堂藏板

徐揚先劉廷宣等五人各贈官予祭葬王紹徽徐兆魁等四人各復原官袁洪勳唐世濟水佳允楊兆升吳孔嘉等九人先後起用維垣請重頒三朝要典言張差瘋顛強坐爲刺客者王之案也李可灼紅丸謂之行鳩者孫慎行也李選侍移宮造以垂簾之謗者楊漣也劉鴻訓文震孟只快驅除異已不顧誣謗君父此要典必須重頒也袁洪勳請追論焚要典諸臣罪左良玉力言要典治亂所關勿聽邪言致興大獄宏光以此朕家事不必擬揣袁繼咸亦言要典不必

明代叢書

三集明季遺聞卷第十三

三

世楷堂藏板

重陳宏光云皇祖妣皇考无妄之誣豈可不雪事關青史非存宿憾羣臣當體朕意吳孔嘉奏三朝要典須備列當日奏議以存其實允之陞維垣都察院副都御史監生陸溶源借題三案疏糾光祿寺少卿許譽卿譽卿一代正人疏言當日諸臣以翊戴光廟爲正今日諸臣以翊戴陛下爲正俱從倫序起見光宗母子無閒先帝身殉社稷何嫌何疑而小人無端播弄假手溶源先帝从任體仁養寇釀禍使得生榮死寵竊謚文忠陛下追削萬口稱快溶源滿口頌其平

章之功甚矣若輩之敢于黨邪欺上也陞阮大鍼兵部尚書賜莽服中書舍人林翹疏稱正月初六日雷聲自北至西占在趙晉之野有兵日在庚主口角妖言翹江浦人善星宿馬士英在戊日卜其大用士英薦授中書尋躡一品武銜蟒王趨事未幾獲妖僧大悲僧係齊庶宗妄稱定王下法司會審棄市遣太監李國輔開採雲霧山給事中吳适疏言雲霧山即名封禁山縱橫數百里北通徽池南連八閩東抵衢嚴西界信州唐宋以來每爲盜藪其開深谷窮淵虎狼昭代叢書
王集明季遺聞卷第十三
世楷堂藏板

接跡險阻極目無徑可攀且地接祖陵龍脈爲神京右臂歷朝禁止樵牧英宗初年遣官採木于是地方訛棍互相煽惑而狐假之輩因之攘奪小民招引匪類大肆劫掠兼多內外官屬供億之費數邑坐囚民不聊生近山良民遂鳥獸散大盜殫茂七等聚眾數萬藉以爲窟攻城殺令合四省兵力討之十四年乃戡定奉旨照舊封禁往慨盡可鑒也國輔亦疏請中嚴俱不許馳視如适言報罷國輔係大司禮韓贊周養子贊周闍寺中正人也傷心時事杜門休沐國輔

時在宮中每有匡救人以張永目之馬士英視爲眼中釘因屬所私以開採事誑國輔具疏請往其實士英意不在開採也國輔提督勇衛營操練禁旅及奉命往浙士英竟奪其營篆授其子馬錫以乳臭兒縮兵柄時事可知适疏出土英恨之起用范鳳翼陳洪謚爲少卿攷選林有本沈應昌張利民等爲給事中王錫衮劉勳夏繼虞郝錦王大捷等爲御史陞瞿式耜爲僉都御史巡撫廣西王驥爲副都御史巡撫湖廣馬乾僉都御史巡撫四川廣昌伯劉良佐等合詞昭代叢書
二集明季遺聞卷第十三
世楷堂藏板

薦朱大典爲兵部侍郎大典久任鳳督毀家起兵屢著戰功御史鄭瑜劾其侵賊百萬宏光以大典勦立軍府所養士馬豈容楊腹詔勿問戎政兵部尚書張國維予告歸御史張孫振劾在告禮部尚書顧錫疇險邪有玷秩宗以其請削溫體仁謚而謚文徵孟也命錫疇致仕去外轉給事中馬嘉植御史沈震荃吏部余颺爲司道等官以與士英不合故也禁宗室入京師時自二月以來日月色甚赤欽天監占候以聞朱國弼疏論原任漕撫路振飛稱鳳陽有天子氣懷逆

謀宏光詰振飛意屬何人原任杭州府推官黃端伯
先以無故削髮奉先帝旨勘問至是入京稱姜曰廣
逆謀有狀援引鬼神上英喜令與攷選以其試卷多
西域語得禮部主事禮部侍郎管紹寧請上先帝太
子諡曰獻愍皇太子永王曰永悼王定王曰定哀王
未幾鴻臚寺少卿高夢箕密奏先帝太子在浙三月
初一日命太監李繼周密捧札召至寓僧寺令內員
迎入宮內員歸報不實尋命移寓錦衣衛都督馮可
宗家傳文武官識認各冠帶往攜吉服朝服備朝賀
昭代叢書 三集 明季遺聞 卷第十三 藏板 世楷堂
見其人南面坐大學士王鐸指原任講官方拱乾問
曰此何人對曰方先生而講官劉正宗趨上不識也
正宗拱乾問講讀先後及書做字句皆曰忘之矣給
事中戴英問先帝親鞠吳昌時于延東宮立何地對
曰誰吳昌時英乃直詰之曰汝是詐冒以實告當救
汝卽跪請救命授以紙筆供稱高陽人王之明係駙
馬王忬侄孫家破南奔遇高夢箕家人穆虎教以詐
冒東宮王鐸等面奏狀宏光流涕曰朕未有子東宮
若真卽東宮矣明日正宗英各具奏王之明係偽太

子非稚年所能辦必有大奸挾爲奇貨宜敕法司根
究中允李景濂御史陳以瑞皆奏宏光諭將王之明
好生護養勿輕加刑俟正告天下然後申法有內員
上密疏宏光令持示士英士英言細閱密疏其言雖
似疑處實多旣爲東宮幸脫虎口不卽到官說明卻
走紹興可疑一也東宮厚質疑重此人機辯百出可
疑二也公主現養周奎家而云已死可疑三也臣愚
以爲宜行嚴審越三日集文武百官舉監生員耆老
于午門外鞠之夢箕穆虎皆具服如之明言下之明
刑部獄傳諭穆虎若非奸人豈敢挾王之明冒認東
宮正月二日所成何局往闕往楚欲幹何事主使附
逆實繁有徒著法司窮治蓋士英意在姜黃輩而京
師士民謬以太子爲非僞也十三日有故妃童氏自
越其僎所至命付錦衣衛監候初宏光爲郡王娶妃
黃氏早逝旣爲世子又娶李氏洛陽之變亦亡童氏
本周府宮人逃亂至蔚氏縣遇宏光子旅邸生一子
已六歲賊破京師宏光南奔太妃與妃各依人自活
太妃之南陳潛夫奏妃故在宏光弗召至是自請其

傑所來宏光弗悅也劉良佐言童氏知非假冒馬士英亦言苟非至情所關誰敢與陛下稱敵體宜迎童氏歸內密諭河南撫按迎致皇子以慰臣民之望以消奸宄之心童氏在獄細書入宮月日相離情事甚悉求可宗呈覽宏光弗視可宗辭審命屈尙忠嚴刑酷拷氏號呼詛罵尋瘦死獄中未幾左良玉具疏謂東宮之來吳三桂實有符驗史可法明知之而不敢言滿朝諸臣但知逢君不惜大體前者李賊逆犯尙錫王封不忍遽加刑害何至一家反視爲仇明知窮

明代叢書

三集 明季遺聞 卷第十三

卷

世階堂 藏板

獨知其僞既是王昺侄孫何人舉發內官公侯多北來之人何無一人確認而汎云自供高夢箕前後二疏何以不發鈔傳江督袁繼咸言太子非外間兒童所能假襲王昺原係富族豈無父兄僕從何事隻身流轉到南旣走紹興于朝廷有何關係遣人蹤跡召來詐冒從何因起望陛下勿信偏詞使一人免向隅之恨則宇宙享蕩平之福宏光以王之明白供甚明命法司將審明略節各諭之原任中允李明睿汎海南歸宏光以忠節深嘉之十九日設壇太平門外百

明代叢書

王集 明季遺聞 卷第十三

卷

世階堂 藏板

官素服望祭先帝獨阮大鍼後至哭呼先帝而來曰致先帝殉社稷者東林諸臣也不盡殺東林諸臣不足以謝先帝今陳名夏徐汧等俱北走矣馬士英急止之曰徐兀一現有人在大鍼與楊維垣謀必欲盡殺復社諸人大獄將興尋以上游告警姑緩或夜半書士英堂中闖賊無門匹馬橫行天下元兇有耳一兀直搗中原倉場尙書賀世壽僉都御史郭維經告病去維經江右正人羣小指爲南昌私黨大鍼密遣兵于江中劫之陞何騰蛟兵部侍郎兼僉都御史總

督川湖雲貴陝西軍務楊鶚同部管事時鶚撫湖南

士英慮其人情不調疏令同部鶚抗疏言人情極調

且臣與良玉旗鼓相當英雄本色丈夫肝腸青天白

日伏乞以後申飭臣工收斂精神用之勦禦釋此不

必然之疑省此不必然之事若知之不明處之不當

聽細人之言薄勞苦功高之士識者灰心人人解體

殆非所以鞏朝廷而鼓忠勇也戶部吳适亦言鶚與

良玉慷慨同仇共矢夾輔沆沆數月酌定營制經理

屯田業有端緒不允撤同大業弗竟臣恐湖南自此

昭代叢書王集明季遺聞卷第十三 劣世譜堂藏板

瓦解而楚事不可爲矣夫大敵在前屢易大師軍法

所忌寧擇而後用致審于任事之初無用而後擇輕

重于受命之後疏入不省劉良佐奏報許定國引

大清兵入儀封李本身劉洪起馳斬定國先鋒劉道

行

大清兵入考城加洪起太子太保

大清兵破歸雖巡按御史凌嗣死之侄潤生自縊嗣

遺

大清書有云願堅盟好勿輕南下否則揚子江頭凌

御史卽錢塘江上吳相國也事聞贈嗣兵部侍郎潤生銜史

大清兵進逼江北直下徐穎總兵李成棟南遁四月

初一日命盡去各衙門印文南京二字因禮部管紹

寧印被竊馬士英請改鑄另給也初四日寧南侯左

良玉舉兵東下馳疏上云竊見逆賊馬士英出自苗

種性本兇頑臣身在行間無日不聞其罪狀先帝皇

太子至京道路洵傳陛下屢發矜慈士英以真爲假

必欲置之死而後快臣前兩疏望陛下從容審處猶

昭代叢書王集明季遺聞卷第十三 劣世譜堂藏板

冀士英剔腸悔過以存先帝一綫不意奸謀日甚一

日臣自此義不與奸賊共天日矣臣已提師在途將

士毗目指髮必欲快食其肉臣且聲其罪狀正告陛

下仰祈剛斷與天下共棄之自先帝之變人人號泣

士英利災擅權事事與先帝爲難欽案先帝手定者

士英首翻之要典先帝手焚者士英修復之思宗改

謚明示先帝不足思以絕天下報仇雪恥之心罪不

容于死者一也國家提衡文武全恃名器鼓舞人心

自賊臣竊柄以來賣官鬻爵殆無虛刻都門有職方

賤如狗都督滿街走之謠如越其僕以貪罪遣戍不
一年而立升部堂張孫捷以賊污狡犯不數月而貢
緣僕少袁洪勳與張道濬皆詔獄論罪者也借起廢
復原官楊文聰劉泌王燧黃鼎趙書辦等行同犬彘
罪等叛逆皆用之于當路凡此之類直以千計罪不
容于死者二也閭臣司票擬政事歸六部至于兵柄
尤不得兼握士英已爲首輔猶復掌樞是弁髦太祖
法度且引其腹心阮大鍼爲添設尙書以濟其篡弒
之謀兩子梟獍各操重兵以爲呼應罪不容于死者

昭代叢書

三集明季遺聞

三

世楷堂藏板

三也陛下選立中宮典禮攸關士英先擇其尤者以
充下陳又私買歌女寄養阮大鍼家希圖進選計亂
中宮罪不容于死者四也陛下卽位之初恭儉神明
士英百計誑惑進優童豔女損傷盛德每對人言惡
則歸君罪不容于死者五也國家遭此大難須寬仁
慈愛以收人心士英自引用阮大鍼以來睚眦殺人
如雷續祚周鑣等煅煉周內株連蔓引尤其甚者借
題三案深埋陷阱將生平不快意之人一網打盡罪
不容于死者六也九重秘密豈臣子所敢言士英徧

布私人凡陛下一言一動無不窺視又募死士竄伏
皇城詭名禁軍以觀陛下動靜曰廢立由我罪不容
于死者七也率土碎心痛號者先帝殉難皇子猶存
前此定主之事海內至今傳疑未已況今皇太子授
受分明臣前疏已悉士英乃與阮大鍼一手拿定不
畏天道神明不畏二祖列宗不畏天下公議不畏萬
古綱常忍以先帝已立七年之嗣君付之幽囚天昏
地慘神人共憤凡有血氣皆欲寸磔大鍼士英等以
謝先帝此非臣之私言天下忠臣義士愚夫愚婦之
昭代叢書

三集明季遺聞

三

世楷堂藏板

公言也伏乞陛下立將士英等肆諸市朝傳首四方
用抒公憤臣等束兵計刻以待又傳檄云蓋聞大義
之垂炳于星日無禮之逐嚴于鷹鷂天地有至公臣
不可罔也奸臣馬士英根原赤身種類藍面昔冒九
死之罪業已僞妾作奴屠髮爲僧重荷三代之恩徒
爾狐窟白門狼吞泗上會當國家多難之日侈言擁
戴勸進之功以今上秣數之歸爲私家攜贈之物竊
弄威福煬蔽聰明持兵力以脇人致天子閉目拱手
張僞旨以瞞俗俾兵民重足寒心本爲報仇而立君

乃事事與先帝爲仇不祇矯誣聖德初因民願而擇主乃事事拂兆民之願何由真麗羣生幻蜃蔽天妖墓障日賣官必先媚姪試看七十老囚三木敗類居然節鉞監軍漁色罔識君親託言六宮備選二八紅顏變爲桑間濮上蘇松常鎮橫征之使肆行構李會稽妙選之音日下江南無夜安之枕言馬家便爾殺人北斗有朝華之星謂英名實應圖識除誥封贈之餘無朝政自私怨舊仇而外無功能類此之爲何其亟也而乃冰山發燄鯉水興波羣小充斥于朝端賢良竄逐于厓谷同已者性侔豺虎行列豬猡如阮大鍼楊維垣越其傑等數十巨惡皆引之爲羽翼以張殺人媚人之赤幟異已者德竝蘇黃才嬖房杜如劉宗周姜曰廣高宏圖輩數十大賢皆注之爲朋黨以快虺如蛇如之狠心道路有口空憐職方如狗都督滿街之謠神明難欺最痛立君由我殺人何妨之句嗚呼江漢長流瀟湘罄行盡此之罪豈其極與若鮑魚蓄而日羶火木重而愈烈放崔巍之瘕狗遽敢滅倫收闔獻之獼猴教以升木用腹心出鎮太尉朱

明倫彙編

王集 明季遺聞 卷第十三

重

世楷堂藏板

泚之故智幾幾殆有甚焉募死士入宮宇文化及之所爲人人而知之矣是識河山爲之削色日月倏以無光又況皇嗣幽囚列祖怨恫海內懷忠之臣誰不願食其肉敵國向風之士咸思操盾其家本藩先帝舊臣招討重任頻年痛心疾首願爲鼎邊雞犬以無從此日履地戴天誓與君側豺狼而并命在昔陶八州靖石頭之難大義于今炯然迄乎韓蘄王徐苗氏之奸臣職如斯乃盡是用礪兵秣馬討罪與師當鄭畋討賊之軍憶裴度閉邪之語謂朝中奸黨盡去則昭代叢書 三集 明季遺聞 卷第十三 重 世楷堂藏板 諸賊不討自平倘左右兇惡未除則河北雖平無用三軍之士戮力同仇申明仁義之聲聞首嚴焚戮之隱既不敢妄殺一人以傷天心不敢荒忽一日以忘王室義旂所指正明爲人臣子不忘君父之心天意中興必有開世英豪矢翊皇明之運泣告先帝揭此心肝願斬賊臣之首以復九京還收阮奴之黨以報四望倘惑于邪說誑謬流言或受奸臣之指揮或樹義兵之仇敵本藩一腔熱血鬱爲輪囷離奇執必百萬雄兵化作蛟螭妖孽玉石俱焚之慨近在目前水

火無情之時追維心痛敬布苦衷願言其事嗚呼朝
無直臣誰斥李林甫之邪奸國有同心尙懷鄭虎臣
之素志我祖宗三百年養士之德豈其決裂于僉壬
大明朝十五國忠義之心正宜暴白于魂魄速張殪
虎之機勿作逋猿之藪燃董卓之腹膏溢三旬籍元
載之厨椒盈八百國人盡快中外甘心謹檄又沿途
徧張告示稱本藩奉太子密旨率師赴救士英懼京
師戒嚴士英專禮部事不入直江督袁繼咸請赦太
子以遏止之宏光切責時左兵由九江安慶至建德
順流而下調黃得功劉良佐離汛遣劉孔昭阮大鍼
方國安朱大典同禦之升大典兵部尙書國安挂鎮
南將軍印劉澤清亦託勤王率兵大掠南行揚泗徐
邳執同鼎沸史可法連疏告警宏光曰上游急則赴
上游北兵急則赴北兵自是長策可法曰上游不過
欲除君側之奸原不敢與君父爲難若北兵一至宗
社可虞不知輔臣何意蒙蔽至此乃移書士英懇其
遣將添兵大聲疾呼士英惟以左兵爲慮不應劉洪
起奏

昭代叢書

王集
明季遺聞
卷第十三

聖

世楷堂
藏板

大清兵直下無人敢遏恐爲南京之憂王永言奏徐
鎮孤危執不能存必保徐州方保江北可法請面朝
處分東宮以息羣讟宏光諭西警方急卿專心料理
待奏凱復見可法歎曰奏凱二字譚何容易誠如上
言面君不知在何日矣又連上二疏一劾各鎮擁兵
糜餉一劾李成棟避敵南奔士英亦不應宏光惟以
選淑女爲急先是應天府選三名不中司禮監選六
名亦不中特遣太監田壯國往杭州選到陳氏王氏
李氏三人著于十五日進元暉殿命戶工部各委官
一員採辦中宮珠冠禮冠三萬兩常冠一萬兩殺從
逆光時亨周鍾武愷又殺原任武德道僉事雷縉祚
禮部主事周鍾鏞與鍾從兄弟也負時譽與阮大鍼
有隙士英參鍾從逆謂鏞當坐照磨張明弼奏鏞僉
惡朱統鑽復撫鏞他事論劾提問縉祚亦與大鍼有
怨澤清疏攻大器及縉祚大鍼復奏縉祚不忠不孝
吏科林有本繼之有旨從逆各犯及雷縉祚三案著
法司速行訊結光時亨者與李明睿不同聲氣阻駕
南遷者故與四人同死改王永吉總督淮揚應等處

昭代叢書

三集
明季遺聞
卷第十三

真

世楷堂
藏板

錢繼登巡按揚州時

大清兵已徇徐揚下毫泗乘熱渡淮如入無人之境十九日召對馬士英力請亟禦左良玉大理寺卿姚思孝尙寶司卿李之椿等合詞請備淮揚工科吳希哲等亦言淮揚最急應亟防禦宏光諭士英左良玉雖不該興兵以逼南京然看他本上意思原不曾反叛如今還該守淮揚不可撤江防兵士英厲聲指諸臣對曰此指良玉死黨爲游說其言不可聽臣已調得功良佐等渡江矣寧可君臣皆死于清不可死于

耶代叢書

三集明季遺聞卷第十三

夏

世楷堂藏板

左良玉手瞋目大呼曰有異議者當斬宏光嘿然諸臣咸爲咋舌禮部尙書錢謙益言陳洪範還該收用宏光諭國家何常不收人只是收來不得其用希哲退曰賈似道棄淮揚矣給事中吳适疏參方國安牟文綬言文綬本無寸功驟列大帥乃復縱兵譁掠摧陷建德東流大屬非法國安受國厚恩乃銅陵西關南陵城外聚兵攻擊赤子何辜遭茲塗炭益之深熱其與叛逆何異殿下宜加禁戢蔡奕琛等票旨文綬人在南康國安現在勦逆吳适謬言亂政爲逆臣出

脫是何肺腸明日奕琛具疏特糾逮适下獄先是左光先按浙會鞠奕琛一案适時爲衢州司理與紹興司理陳子龍共成是獄及奕琛入相與阮大鍼同心排擠光先以致褫逮并及于适實借題以快夙嫌而國事封疆俱置不問御史張孫振又有疏糾吳适爲東林滴派復社渠魁宜速正兩觀之誅二十四日大清兵攻揚州史可法禦之血奏請救不報可法開門出戰

大清兵破城入屠揚州可法死之原任尙書張伯鯨

耶代叢書

壬集明季遺聞卷第十三

夏

世楷堂藏板

被執不順身被數創自刎死妻楊氏媳邢氏從之明日宏光召羣臣問遷都計錢謙益言不可馬士英請調黔兵入衛辦走貴陽工科吳希哲等力諫乃止召黔兵千二百名入城命住雞鳴山房良玉舉兵不數日病死其子夢庚東下至采石爲黃得功方國安所敗尋問

大清兵信急引還捷聞封得功靖國公并晉大鍼大典太子太保總兵張杰等各加級有差五月以巡漕御史霍達監軍僉事楊文聰分設蘇松常鎮巡撫各

僉都御史初五日百官進賀宏光以演戲不視朝馬士英傳令各門下開辰開申閉封鄭鴻達靖南伯世襲賜蟒衣金幣

大清兵既破揚州沿江問渡惟鄭鴻達一旅守京口初八日

大清兵編筏張燈向鎮江而別由老鵲河渡初九日盡抵南岸鄭兵揚帆東遁初十日閉京師各城門晝晦大風猛雨午後猶集梨園入內演戲宏光與諸內臣裸坐酣飲二鼓出奔五鼓士英奉太后召黔兵護昭代叢書

王集

明季遺聞卷第十三

覓

世權堂藏板

衛走浙黎明內門不閉宮女裸走于是各官奔竄十一日析城伯趙之龍閉各城門以待大清兵居民競殺城內外黔兵無有逸者午刻有監生趙某率市人百眾出王之明于獄擁入宮中登殿鳴鐘百官無有至者吏部尙書張捷副都御史楊維垣自經死妾朱氏孔氏從之王之明粘示皇城略云先帝不承大鼎惟茲臣庶同共甘苦胡天不祐慘罹奇蹇凡有血氣裂眦痛心泣予小子分宜殉國思以君父大仇不共戴天皇祖基業汗血匪易忍垢匿避

圖雪國恥幸文武先生迎立福籙予惟先帝之哀奔投南都實欲哭陳大義不意巨奸障蔽至櫻極枯余雖幽獄無日不痛絕也福王聞兵遠遁先爲民望其如高皇帝之陵寢何泣余小子父老人民圍抱出獄擁入皇宮余身負重寃豈稱尊南面之日乎謹此布告在京助舊文武先生士庶人等念此痛懷勿惜會議余當恭聽共抒皇猷勿以前日有不議余之嫌惜爾經綸之教也十二日欽天監挈壺官陳于階自經是日宏光駐太平府二十里外黃得功阮大鍼朱大昭代叢書

三集

明季遺聞卷第十三

草

世權堂藏板

典方國安等來見欲入太平太平民不納十三日往蕪湖總兵官黃斌卿遁登中軍翁之綱舟十四日將往浙時大清豫王已薄都城趙之龍同王之明出降豫王加之龍興國公賜金鎧鞍馬貂裘寶帽設牛酒軍中晏之十六日豫王入京百官朝見百姓設香案投誠豫王出示曉諭大略云福王僭稱尊號沉湎酒色信任僉壬民生日瘁文臣弄權只知作惡納賄武臣要君惟思假威跋扈上下離心遠近仇恨時劉孔

昭往浙劉澤清入鴻劉良佐降奉 豫王命引兵追
宏光至蕪湖于十五日及之且召黃得功不從良佐
伏弩射中得功喉得功創甚拔劍自刎良佐挾宏光
去宏光見 豫王于內守備府王責其僭稱尊號荒
酒好色及謀害太子等事宏光嘿然隨囚于江寧縣
刑部尚書高倬戶部郎中劉成治自經十八日國子
監生吳可箕經死二十三日中書舍人龔廷祥投河
死死不知日者中書陳燠戶部主事吳佳允死不知
名者馮小璫百川橋下乞兒也小璫以色幸卒以身

昭代叢書

王集
明季遺聞
卷第十三

聖

世楷堂
藏板

殉乞兒題詩橋上云三百年來養士朝如何文武盡
皆逃網常畱在卑田院乞丐羞存命一條禮部郎中
劉萬順主事黃端伯以不朝斬之 豫王分兵略定
各屬命御史王儀劉光斗鴻臚丞黃家鼎等分往招
撫家鼎至蘇遇害蘇州諸生顧所受服儒服哭文廟
投泮池死原任少詹徐汧沉虎邱後溪死元廟觀前
賣麪人夫婦對經死常州石生及賣扇歐姓者投西
廟池中死一鄉民賣柴入城聞安撫使至棄柴船躍
入文城壩龍游河死五牧有蓄鵝鳥薛叟及常熟諸

生徐懌以確髮自經死諸生項志寧不食死武進諸
生董元哲痛哭死各處起兵見殺則貴池諸生吳應
箕宣城諸生麻三衡徽州鄉宦金聲武官陳有功余
元宣萬會吳國禎而蘇州原任游擊魯之璵及韋武
韜俱戰死嘉定原任通政使侯嗣曾城破與子諸生
侯元演侯元潔被殺進士黃淳耀與弟黃淵耀及舉
人張錫眉龔用圓俱死常熟諸生徐守質戰死崑山
貢生朱集璜城破被執不順死故將王公揚年七十
戰死諸生陶城城破自刎死原任狼山總兵王佐才

昭代叢書

王集
明季遺聞
卷第十三

聖

世楷堂
藏板

爲亂兵殺死全家被戮松江原任中書李待問博羅
縣知縣章簡城破被殺總兵吳志葵黃蜚駐兵豆腐
浜被執解至南京殺死華亭教諭睦明永被執不順
死常州諸生吳福之徐安遠入太湖從黃兵兵敗福
之投水死安遠被殺諸生張龍文率鄉兵薄郡城殺
死江陰屢攻不下至三月乃克遂屠其城典史陳明
遇閤門投火閤應元不順見殺訓導馮某自縊明倫
堂上中書戚勳全家焚死及兵下嘉湖吏部郎中錢
棟戰歿震澤原任吏部尚書徐石麟自縊其僕祖敏

徐錦從死兵至杭州潞王以城投順杭州原任行人
陸培縊死錢塘知縣顧咸建不順被殺其前遣使左
懋第在北聞江南陷七日不食攝政王召見蘇衣草
屨向上長揖南面而坐攝政王數以偽立福王勾引
土寇不投國書擅殺總兵當廷抗禮五大罪懋第抗
詞惟請一死命雍髮堅不肯于閏六月十九日殺之
張良佐王廷佐劉統等五人從死忽沙風四起捲市
欄于雲際屋瓦皆飛一時罷市 豫王既定江浙尋
歸北京挾宏光王之明去不知所在

昭代叢書

壬集 明季遺聞
卷第十三

三

世楷堂
藏板

乙酉五月

大清兵渡江南都不守總兵鄭鴻逵鄭彩撤師回閩
會唐王從河南來奉之俱南至福州與福建巡撫張
肯堂巡按御史吳春枝禮部尙書黃道周南安伯鄭
芝龍等共會議立唐王本封南陽初以父歿失愛于
祖兩叔謀奪嫡未得請名及祖端王薨守道陳奇瑜
知府王之柱爲之請嗣後以統兵勤王擅離南陽銅
高牆會救出性率直喜詩書手草傳檄洒洒數千言
鴻逵請正位以壓衆心芝龍意別有在固諍以爲不

可諸大臣多言監國名正出關尺寸建號未遲而李
長倩有急出關緩正位示監國無富天下心一疏不
報擁入者豔翊戴功不數日定議卽帝位于福州時
閏六月十五日也是日郊天大風震起拔木揚沙及
駕回宮尙寶卿坐馬忽驚躍起玉璽墜地損其一角
人咸異之改福州爲天興府以布政司爲大內大赦
改元隆武封鄭芝龍爲平粵侯鄭鴻逵爲定襄侯鄭
芝豹爲澄濟伯鄭彩爲永勝伯設六部九卿以張肯
堂爲吏部尙書李長倩爲戶部尙書曹學佺爲禮部
尙書吳春枝爲兵部尙書周應期爲刑部尙書鄭瑄
爲工部尙書馬思理爲通政使鄭廣英爲錦衣衛都
督以天建延興四府爲上游汀邵漳泉四府爲下游
各設撫按縣陞府府陞道道轉內卿一命以上咸予
寵錫于是敷求耆碩起蔣德璟黃景昉黃道周蘇觀
生何楷陳洪謐林欲楫朱繼祚黃鳴俊皆爲大學士
改庶吉士爲庶萃士命觀生主之以招選賢才又起
會樓何吾騶郭維經葉廷桂以次至皆入閣辦事其
遠不能至者如王應熊楊廷麟等僅列其名閣臣至

二十餘人然俱閒無事不令票旨皆隆武親爲之德
璟景昉欲楫皆力疏辭行人以死請乃至德璟陛見
首以清屯練軍告然竟築舍不成時内外文武濟濟
然兵餉戰守機宜專諉之芝龍芝龍泉州人泉州郡
城南三十里安平鎮芝龍府故在焉芝龍幼習海知
海情凡海盜皆故盟或出門下自就撫後海船不得
鄭氏令旗不能往來每一船例入將三千金歲入千
萬計芝龍以此富敵國自築城于安平海梢直通內
臥可泊船徑達海其守城兵皆自給餉不取于官旗

昭代叢書

壬集 明季遺聞
卷第十三

臺

世楷堂
藏板

幟鮮明戈甲堅利凡賊遁入海檄付芝龍取之如寄
故八閩以鄭氏爲長城芝龍有弟芝虎勇冠衆軍昔
征劉香歿于海次鴻達次芝豹一門聲勢烜赫東南
芝龍開府于福州坐見九卿入不揖出不送集廷臣
議戰守兵定二十萬自仙霞關而外宜守者百七十
處每處守兵多寡不等計十萬其十萬今冬精練明
春出關一枝出浙東一枝出江西統二十萬之兵合
八閩兩浙兩粵之餉計之尚不給而粵西有靖江王
者八月稱監國隆武詔至不服舉兵將東廣西巡撫

瞿式耜移書總制丁魁楚爲備又檄思恩參將陳邦
傳陪梧再檄星調兵止狼勿靖應靖遣桂平道井儕
促式耜入式耜不允未幾靖提兵至梧命式耜易朝
服朝式耜不從且以兵脅之卒不可奪靖兵尋爲丁
兵戰敗返桂時宜國公熊璉爲粵西總鎮楊國威旂
鼓式耜授計于璉而邦傳亦應檄統兵至并受令隨
擒靖江王及國威與吏科給事中顧奕等械至福州
王與國威奕俱斬于市以擒靖功封魁楚爲伯晉式
耜兵部侍郎兼副都御史是時浙東亦奉魯藩監國

昭代叢書

壬集 明季遺聞
卷第十三

臺

世楷堂
藏板

先是
大清兵入浙潞藩以城降貝勒散布官吏至浙東且
令薙髮山陰原任蘇松巡撫邢彪佳赴池水死原任
左都御史劉宗周不食死有絕命詞云畱此旬日死
少存匡濟意決此一朝死了我平生事慷慨與從容
何難亦何易門人會稽諸生王毓著投柳橋河死儒
士潘集奔東渡橋袖石自沉死周卜年赴東海死原
任大學士高宏圖流寓紹興城外逃至野寺不食死
時馬士英亦率所部奉宏光母妃至紹紹人士猶未

知宏光所在原任九江僉事王思任上疏請斬士英言戰鬪之氣必發于忠憤忠憤之心必由于廉恥事至今日人人無恥在在不憤矣南都定位以來從不講求報雪主上寬仁有餘剛斷不足心戒奸相馬士英將天下大計盡行交付而士英公竊太阿肆無忌憚窺上之微而中之上嗜飲則進醪醑上悅色則獻妖淫上喜音則貢優鮑上好玩則奉古董而以封疆將子推與史可法又心忌其成功絕不照應每一出朝招集亡賴賣官鬻爵四方狐狗輩願出其門下者昭代叢書三集明季遺聞卷第十三 聖世楷堂藏板

得一望見費至百金得一登簿費至千金以至文選職方乘機打劫巡撫總督見兌卽題其餘編頭修腳服錦橫行者不在話下矣所以然者士英獨掌朝綱手握樞柄朝廷篤信之故也茲事急矣政本閣臣可以走乎兵部尙書可以逃乎不戰不守而身擁重兵口稱護太后之駕則聖駕獨不當護邪一味欺蒙滿口謊說英雄所以解體豪傑所以灰心及今猶可呼號泣召太后宜速趣上照臨出政斷酒絕色臥薪嘗膽立斬士英之頭傳示各省以爲誤國欺君之戒仍

下哀痛罪己之詔以昭悔悟則四方之人心士氣復振而苞桑可固也又上書士英言閣下文采風流才情義俠職素欽慕卽當國破衆疑之際爰立今上以定時局以爲古之郭汾陽今之于少保也然而一立之後閣下氣驕腹滿政本自由兵權獨握從不講戰守之事而只知貪黷之謀酒色逢君門牆固黨以致人心解體士氣不揚叛兵至則束手無策強敵來而先期以走致令乘輿播遷社稷邱墟閣下謀國至此卽喙長三尺亦何以自解以職上計莫若自刎以謝昭代叢書三集明季遺聞卷第十三 聖世楷堂藏板

天下則忠義之士尙爾相亮無他若但求全首領亦當立解樞權授之清正大臣以召英雄豪傑呼號惕厲猶可倖望中興如或逍遙湖上潦倒烟霞仍效賈似道之故轍千古笑齒已經冷絕再不然如伯嚭渡江吾越乃報仇雪恥之國非藏垢納污之區也職當先赴胥濤乞素車白馬以拒閣下上下干洪怒死不贖辜以國法處之則當束身以俟縱騎私法處之則當引領以待鉏耨原任山西僉事鄭之尹子鄭遵謙殺招撫使于江上與張國維方逢年柯夏卿宋之普陳

耀熊汝霖孫嘉績等迎立魯王子台朱大典亦遣孫
珏上表勸進魯王監國紹興國維首疏參馬士英悞
國十大罪士英懼不敢入朝時逢年國維之普大典
俱爲大學士封方國安荆國公張鵬翼永豐伯鄭遵
謙義興伯王之仁武寧伯國安守嚴州鵬翼守衢州
國維督師江上賜上方勦行事子世鳳爲平楚將軍
補御史陳潛夫原官加太僕寺少卿命監國各藩鎮
兵馬七月復富陽八月復于潛時兵馬雲集人治一
軍不相統一部曲騷然國維疏請刻期會戰則彼

昭代叢書

三集明季遺聞
卷第十三

亮

世楷堂
藏板

出此天我有休番之逸而攻堅搗虛人無應接之暇
此爲算勝必連諸帥之心化爲一心然後使人人之
功罪視爲一人之功罪十月
大清兵至國安嚴陣當之國維率王國斌趙天祥接
應追戰于草橋門值大風雨火炮弓矢不得發遂收
兵

大清兵營木城于沿江會閩中頒詔至諸富貴者爭
欲應之監國下令返台士民惶惶國維星馳至紹上
疏隆武謂國家大變凡爲高皇帝子孫臣庶所當同

心并力成功之後入關者王監國退居藩位禮義昭
然若以倫敘叔侄定分在今日原未假易且監國當
人心奔散之日鳩集爲勞一旦南拜正朔鞭長不及
猝然有變唇亡齒寒悔莫可追疏出議始定而浙閩
成水火矣閩餉不足芝龍遣給事中梁應奇入粵督
餉應奇往參遲悞者數十人命提問亦莫應潮州知
府楊球遂止越界不敢入芝龍又令撫按以下皆損
俸助餉官助之外有紳助紳助之外有大戶助借徵
次年錢糧剔括縣庫積年存銀釐豪皆解又大醫官
爵部司價銀三百兩後減至百兩武割僅數十兩于
是倡優厮隸盡列冠裳然無俸無衙空名而已其黠
者倩軒蓋雇僕役拜謁官府鞭撻里鄰晉江令金允
治泄訟兩造皆稱職官立而語互毆于庭不可制受
害者延頸

昭代叢書

王集明季遺聞
卷第十三

專

世楷堂
藏板

大清兵誦曰清行如蟹易遲其來也然猶苦餉不足
所招關門兵不過疲瘵數百人耳時廷臣請出關者
章滿公車隆武亦欲躬履行間而芝龍以缺餉爲辭
十月會會后至迎入宮乃暫止初隆武孤身南來鴻

達以所掠美人十二獻及后至乃大興將作擴構宮殿厄匱之器悉用黃金開織造府造龍袍后服下體皆織龍鳳形后性微敏頗知書有賢能聲每召對奏事于屏後聽政聽之共決進止隆武頗嚴憚之而隆武未有允芝龍乃令子森賜國姓改名成功每隆武意所向成功輒得以告芝龍由是廷臣無敢異同者宰相半出門下何楷與芝龍爭朝班不合乞歸中途盜截其耳詔追賊不得兵科給事中劉中藻亦以作鄭氏去或密以攬權告隆武隆武輒責芝龍芝龍怒

明代叢書

王集明季遺聞卷第十三

臺世楷堂藏板

壓衆心乃分兵爲二聲言萬人實不滿千人以鄭鴻達爲大元帥出浙東鄭彩爲副元帥出江西隆武倣淮陰故事築壇郊拜而送之既出關疏稱俟餉駐不行月餘內催二將檄如雨而切責鄭彩畏縮不前自有國法在不得已踰關行四五百里而還仍疏言餉絕留如故于是黃道周以師相請募兵江西江西多其子弟願俱效死軍前芝龍不與一錢隆武給空割百兩爲行資而已道周以劄號召門下得百人居吉安縣與楊廷麟萬元吉爲呼應出兵徽州爲

明代叢書

王集明季遺聞卷第十三

臺世楷堂藏板

玉成與尙書張肯堂同籍江南疏言臣等生長海濱請以水師千人從海道直抵君山襲取金陵以迎陛下計陛下陸行期同會于金陵隆武大喜亟催芝龍造艘芝龍笑諾會有疏水師諸臣宜留其家眷以防逃歸者事不果隆武乃決意親征二月駐建寧楚撫何騰蛟江右楊廷麟皆有疏迎隆武隆武意欲往江右猶豫未定而芝龍固請留省省中人數萬呼擁謂絕天下望因駐蹕劔津而任兵部尙書吳春枝留守晉大學士辭不受畱駐浦城六月吳炳自江右單騎入關命以布政提調棘闥而以編修劉以修爲主考官取中舉人葉瓚等百餘人猶雍雍太平象也皇子誕生羣臣賀表有日月爲明止戈爲武語隆武嗟賞大赦覃恩鄭氏廝養俱得三代誥誥敕者織軸者日不暇給當是之時兵羸餉絕當事無譚及兵事者大清招撫江南者內院大學士洪承疇招撫福建者御史黃熙允皆晉江人與芝龍同里芝龍密遣使通款而隆武獨與魯王爲仇都督陳謙奉營使與行人林塗至關及關趙起未敢入芝龍以書招之乃入陛

昭代叢書

三集

明季遺聞
卷第十三

聖

世階堂
藏板

見啟齒稱皇叔父不稱陛下隆武大怒下廷議皆下獄芝龍具疏救不許陳謙者武進人乙酉春齊宏光詔封芝龍爲南安伯比啟讀券乃誤書安南謙曰安南則兼兩廣南安僅一邑耳請畱券而易詔更晉伯爲侯芝龍大喜厚贈而別及半途而南京變芝龍素德之有鎮江錢邦芑者召對中旨擢爲監察御史實出芝龍門下而與隆武親量蒙信任密啟隆武陳謙爲魯心腹與鄭至交不急除恐有內患或以告芝龍芝龍謂刑所必經其門臨期救之未晚至夜半內傳取什叢書三集明季遺聞卷第十三壽世階堂藏板片紙別移謙斬之芝龍聞伏尸哭極哀以千金百布葬謙爲文以祭有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之語而疏稱海寇狎至今三關餉取之臣臣取之海無海則無家非遄征不可拜表卽行中使手敕云先生稍遲朕與先生同行及之河則飛帆過延平矣芝龍旣去守關將施福盡撤兵還安平聲言缺餉蓋微聞錢塘信也錢塘自丙戌正月至三月各營皆西望心碎王之仁上疏監國言事起日人人有直取黃龍之志乃一敗後遽欲以錢塘爲鴻溝天下事何忍言臣

今日計惟有前死一尺願以所隸沉舟一戰今日欲死猶戰而死他日卽死恐不能戰也三月初一日

大清兵驅船開堰入江張國維命王之仁統水師從江心襲戰是日東南風大起之仁揚帆奮擊之國維督諸軍渡江會隆武使陸清源賁詔至江犒師馬士英唆國安斬之且出檄文數隆武過國維曰既在此矣四月杭州固守堅不可克魯王議抽兵屬國維西征以禮部尙書余煌兼兵部尙書事督師江上

大清貝勒王屯兵北岸以江涸可試馬用大炮擊南

昭代叢書

王集
明季遺聞
卷第十三

龔

世楷堂
藏板

營碎方兵中厨鍋灶國安曰此天奪吾食也更念隆武曾以手敕相招入閩必大用卽不支便道可入滇黔五月二十七日夜半遂拔營走至紹陳兵劫盟國南行二十八日江上諸師開報俱潰鄭遵謙攜貲入海二十九日王之仁軍尙在將由江入海國維與之仁議抽兵五千分守各營之仁泣曰壞天下事者非他人方荆國也

大清兵數十萬屯北岸倏然而渡孤軍何以迎敵之仁有船可入海公兵無船速當自爲計國維乃振旅

追扈監國禮部尙書余煌大張硃示盡啟九門放兵民出走畢正衣冠赴水死六月初一日

大清兵渡江國維行至黃石岩方馬阮兵斷所過橋橋下刻大字二行云方馬至此止阮兵往前行國安士英決計獻監國爲投降計乃遣人守監國守者忽病監國得脫登海舶傳命國維邊防四邑遂過東陽治兵再舉時六月十八日也二十五日

大清兵破義烏衆勸國維入山國維曰誤天下事者文山疊山也一死而已二十六日

昭代叢書

二集
明季遺聞
卷第十三

龔

世楷堂
藏板

大清兵至七里寺國維具衣冠南向再拜曰臣力竭矣作絕命詩三章自述曰艱難百戰戴吾君拒敵辭唐氣厲雲時去仍爲朱氏鬼精靈當傍孝陵墳念母曰一瞑纖塵不挂胸惟哀耄母莫途窮仁人錫類能無意存歿啣恩結草同訓子曰夙訓詩書暫鼓鉦而今絕口莫譚兵蒼蒼若肯施存恤秉耒全身荅所生赴園池死興國公王之仁載其妻妾并兩子婦幼女諸孫盡沉于蛟門下捧所封敕印北面再拜投之水獨至松江峩冠登陸百姓駭愕聚觀入見內院洪承

疇自稱仁係前朝大帥不肯身汎波濤願來投見死
于明處承疇優接以禮命薙髮不從八月二十四日
就戮西市兵部侍郎陳函輝哭入雲峯山中作絕命
詞八首云生爲大明之人死作大明之鬼笑指白雲
深處蕭然一無所累子房始終爲韓木叔生死爲魯
赤松千古成名黃蘗寸心獨苦父母恩無可報妻兒
面不能親落日樵夫湖上應憐故國孤臣臣年五十
有七回頭萬事已畢徒慙赤手擎天惟見白虹貫日
去夏六月廿七虛度一年世法但嚴心內春秋莫問

昭代叢書

王集明季遺聞
卷第十三

事

世譜堂
藏板

人間花甲斬盡一生情種獨畱性地靈光古衲共參
文佛麻衣泣拜高皇手著遺文千卷尙存副在名山
正學焚書亦出所南心史難刪慧業降生文人此去
不畱隻字惟將子孝臣忠貽與世閒同志又作自祭
文一埋骨記一扃戶自經死禮部侍郎王思仁不食
死太僕少卿陳潛夫偕妻孟氏妾孟氏夫妻姊妹聯
臂共沉河死兵部主事高岱絕食死通政使吳從魯
不薙髮死原任山西僉事鄭之尹沉水死諸暨諸生
方炯山陰諸生朱瑋赴水死蕭山諸生楊雪門自縊

死醫生倪舜年正襟危坐磁缸內命人掩覆朗聲誦
佛死

大清兵至金華大學士朱大典固守攻月餘不下用
紅衣大炮破之大典閤門縱火焚死其子師鄭邠武
進人亦死總兵張鵬翼守衢州標下副將秦應科等
內應城破鵬翼及樂安王楚王晉平王皆被殺督學
御史王學亮被執不順遇害馬士英阮大鍼等猶擁
殘兵數請入關隆武以其罪大不許士英遁至台州
山寺爲僧隨爲

昭代叢書

王集明季遺聞
卷第十三

事

世譜堂
藏板

大清兵搜獲阮大鍼迎降貝勒隨令內院辦事方逢
年方國安及刑部尙書蘇壯等俱薙髮投順是時舊
撫田兵及方兵鄭兵號三家兵或離或合逶迤而南
所至劫掠或挾婦女坐山頭呼盧浮白漫衍嶺界者
四五日後關門無一守兵亦無一敵兵寂如也又數
日

大清騎數千從容過嶺然
大清兵入閩或由建或由汀或由福寧俱走山谷閒
道不必仙霞也潰兵先奔者焚掠爲食至建寧科臣

黃大鵬按臣鄭爲虹閉城發倉米庫銀以犒懼呼向
去一郡獨全八月十七日

大清兵至浦百姓請出降爲虹不可再請行爲虹又
不可未幾

大清兵至擁見貝勒衆迫跪爲虹不屈貝勒嘉其節
不忍殺且勸薙髮爲虹曰負君不忠辱先不孝忠孝
俱虧我生何用但求速死髮不可斷明日復召見責
輸餉爲虹謂清白吏何處得金百姓爭欲代輸贖以
不死爲虹以民窮財盡持不可噴血大罵貝勒下令

昭代叢書

主集

明季遺聞
卷第十三

稟

世楷堂
藏板

斬之大鵬同爲殉難爲虹義僕陳龍與標下中軍游
擊原某浦城千戶張萬明其子都司張翹鸞都督洪
祖烈從死百姓爲之祠焉隆武自芝龍去後乃定計
幸贛八月二十一日啟行猶載書十車以從二十四
日抵順昌聞

大清兵已及劍津且踵至倉皇易騎而奔從行者止
何吾騶郭維經朱繼祚黃鳴俊數人已而何與郭亦
散去

大清兵至順昌搜龍扛得馬士英阮大誠方國安父

子方逢年連名請駕出關爲內應疏在已降後大誠
方遊山自投崖死仍戮尸士英等四人駢斬于延平
城下家眷百餘口悉給賜兵丁

大清兵過延平而東獨陳謙之子帥數騎追駕爲其
父報仇及至贛州時隆武將入贛因停一日曝龍鳳
衣是以及于難并擒曾后及護駕官朱繼祚黃鳴俊
械至福州貝勒斬隆武及后于市繼祚勒致仕旋爲
亂兵所殺鳴俊許授五品官以老疾辭免禮部尙書
曹學佺通政使馬思理俱繼死別遣李成棟韓固山

昭代叢書

王集

明季遺聞
卷第十三

稟

世楷堂
藏板

略定興泉汀邵漳州等處九月初入日入泉州德化
知縣陳元青迎降大學士蔣德璟絕食死之十五日
至汀州十月十九日入漳州漳州道傅從龍知府金
麗澤以城降皆仍舊職任事不三日鄉兵起殺從龍
麗澤初

大清兵未至泉州鄭芝豹先至閉城大索餉計鄉紳
家財勒取不應卽梟首至縛親家母子庭抵莫得數
萬又其火手五百將盡焚城中宮室以餉未足遲至
明日俄報固山兵將至乃奔安平芝龍保安平軍容

炬赫戰艦齊備炮聲不絕以前遣洪黃之信未通猶豫未敢迎師又自恃先撤關兵無一矢相加有大功而兩廣素屬部下若招兩廣以自効閩廣總督可得猶南面主也貝勒令泉紳郭必昌與芝龍最厚者招之芝龍曰我非不忠于清恐以立王爲罪耳會固山兵逼安平芝龍怒曰旣招我何相逼也貝勒聞乃切責固山令離安平三十里勿駐軍而遣內院二人持書至安平略曰吾所以重將軍者以將軍能立唐藩也人臣事主苟有可爲必竭其力力盡不勝天則投匭乞養請

三集明季遺聞
聖世楷堂
藏板

明而事乘時建不世之勛此豪傑事也若將軍不輔立吾何用將軍哉且兩粵未平今鑄閩粵總督印以相待吾所以欲將軍來見者欲商地方人才故也芝龍得書大悅其子弟皆勸芝龍入海而芝龍田園徧閩粵秉政以來增置莊倉五百餘所驚馬戀棧遂進降表過泉州大張播告誇授誠之勛猶持貝勒書招搖得官者就議價十一月十五日至福州朝見貝勒握手甚歡折箭爲誓遂命酒痛飲三日夜半忽拔營起遂挾之而北從者五百人皆別營不得見亦不

許通家信芝龍對面作家書數封皆囑無忘大清大恩語謂貝勒曰北上面君乃龍本願但子弟多不肖擁兵海上倘有不測奈何貝勒曰此無與爾事亦非吾所慮也芝龍旣行鄭彩鄭鴻達鄭成功皆率所部入海張肯堂沈猶龍等往舟山依魯王芝豹獨奉母居安平芝龍至京陛見奉朝請鄭彩鄭成功復殺掠漳泉諸縣皆破之汀邵竝亂據建寧閩郵爲阻戊子夏

大清兵再入閩破建寧屠之直抵漳泉鄭兵皆遁入

耶代叢書王集明季遺聞
聖世楷堂
藏板

海先是福州旣失兩廣總督丁魁楚與廣西巡撫瞿式耜會議監國而閣學兵部尙書呂大器自閩至原任兵部尙書李永茂以守制并至式耜首言監國永明王賢且爲神宗嫡孫應立永明王諱由榔桂王之子初封衡陽以寇亂徙寓梧桂王薨永明在衰經中也于十月十四日監國改元永祚以肇慶府署爲行宮推置僚署魁楚大器俱爲大學士式耜以吏部右侍郎兼閣學掌銓事魁楚兼戎政大器兼中樞永茂請終制而福建舊相蘇觀生何吾騶俱遁回廣東與

布政使顧元鏡于十一月擁立隆武弟唐王聿錫監國年號紹武以都司署爲行宮會贛州敗書至司禮太監王坤趣承秣移梧避之式耜謂今日之立爲祖宗雪仇恥正宜奮大勇以號遠近東人復不靖苟自儒外棄門戶內燬蕭牆國何以立爭之不得遂移梧尋還肇慶故大學士陳子壯書達式耜請力馘蘇而趣兵東承秣遣兵科給事中彭耀往諭之耀粵東人舊爲秦令有能聲譬曉倫序監國先後國家仇讐利害觀生等殺耀于市日集兵向肇慶右司馬林佳鼎

昭代叢書

三集 明季遺聞 卷第十三

臺

世楷堂藏板

督兵靖東郊東將詐降陷佳鼎于水東人益獮式耜疏言草昧之初惟養聖德修紀綱慎政教挽人心布威武起用人望招徠賢俊爲首務王坤者固北闕自南都失而入閩隆武遣出茲用司禮秉筆有戶部郎中周鼎瀚內批改給事中瞿式耜力言不可不聽以粵巡使王化澄陞粵督尋代佳鼎晉少司馬掌中樞呂大器先以病去矣內批陞化澄爲大司馬式耜疏言化澄誠賢有廷論糾封墨敕何足爲例請補部疏尙得體蓋汲汲爲閩預慮也晉承茂大學士茂守制

僉請專知經筵不入直茂疏薦十五人爲十五省鄉望疏上王坤啟視殊不悅未幾十四人皆殊之山西道御史劉湘客一斥承茂怫然曰朝廷方以經筵責茂茂以十五省人進非私也斥湘客者斥茂也卽日解舟去式耜疏言大臣論薦新朝盛事司禮輒去取其間無以服御史何以安大臣王坤復疏薦海內碩卿數十人式耜又疏言司禮抑人不可薦人更不可吏部都給事中劉蕡等疏論坤內臣不得薦人承秣怒叱逐蕡等式耜力持之得復用御史童琳參都御

昭代叢書

三集 明季遺聞 卷第十三

臺

世楷堂藏板

史周光夏越資序題差用私亂臺規非法命廷杖琳式耜力救得免陞翰林檢討方以智爲中允改御史劉湘客爲編修充經筵講官坤不悅湘客且疑劉蕡疏出以智手以智放舟去時十二月十五日大清總兵李成棟兵薄廣州命前鋒數十人以紅布裹頭扮作廣軍直至城下奪門而入副將永和擒紹武并周王益王遼王等盡斬之蘇觀生等伏誅顧元鏡何吾騶投誠百姓離後歸順時有石馬徐鄭四姓聯鯨海上花山楊光林亦擁眾數萬水陸交訌民不

聊生成棟相機勦撫于二十三日發兵往南韶親下
肇慶二十五日間報式耜請視師督戰士駐峽石王
坤復請永秣西避之式耜爭之不聽遂駕小艇上西
峽丁亥正月朔至梧州時丁魁楚惑于奸弁蘇聘從
梧西走岑溪王化澄走潯州隨行者止式耜一人是
月十六日成棟克定肇慶隨發副將楊文甫張月領
兵克取高雷廉三郡卽于二十九日一鼓而入梧州
廣西巡撫曹奕出降梧屬俱徧令納印及南雄韶州
二府報捷別遣副將閻可義等前赴瓊州二月永秣

昭代叢書

三集
明季遺聞
卷第十三

臺

世楷堂
藏板

抵桂林式耜肅殿陛敕守禦誕告楚蜀各鎮粵西居
山川上游桂誠可都疏請道里之可達桂林者王錫
袞文安之爲相周堪賡郭賢劉遠生爲六卿時給事
中丁魁時疏論新政煇煇石劄召掌禮科給事中金
堡素有清直聲終制敕召還何騰蛟晉閣學督師而
丁魁楚在岑溪屯兵千餘

大清朝招之不服乃水陸設伏丁兵戰敗魁楚中箭
死之陞江平樂相繼授順高雷廉三府報捷四月
大清兵渡海克定瓊州方警報之疊至也王坤又趣

永秣往楚式耜上疏言勝敗存亡山川要害甚激切
略曰駕不幸楚楚師得以展布自有出楚之期茲半
年之內三四播遷民心兵心狐疑局促如飛瓦翻手
散而覆手合又曰在粵而粵在去粵而粵危我進一
步則人亦進一步我去速一日則人來亦速一日又
曰楚不可遽往粵不可輕棄今日勿遽往則往也易
今日若輕棄則更入也難又曰海內幅幘止此一隅
以全盛視粵西則一隅似小而就粵西恢中原則一
隅甚大若棄而不守愚者亦知其拱手送矣擊跪涕

昭代叢書

王集
明季遺聞
卷第十三

臺

世楷堂
藏板

泣不可挽無已請身畱桂乃命式耜畱守桂林各路
悉秉節制式耜仍疏請暫駐全州以扼楚粵之中當
平樂之不守也

大清兵直薄桂林三月十一日衝入文昌門城中大
恐時焦璉自全甫歸從數人控弦提刀與
大清兵接戰稍卻之

大清兵屯陽朔徧野俱薙髮式耜與璉危城孤守疏
詣全徵安國公劉承允兵承允初從武崗入護猶持
正守法遂司禮王坤爲弄權而叱周鼎瀚爲奉寺鼻

息故推重式耜發兵數千援桂未幾承允請金吾郭
承昊馬吉翔嚴雲從封伯御史毛壽登駁參金吾無
矢石功何得援邊鎮例晉五等吉翔等疑疏出湘客
指鼎瀚造蜚語爲董卓淮汜之議激承允怒偏承秣
立命廷杖而縛壽登湘客及御史吳德操給事中萬
六吉于午門外會諸臣申救得免壽登等俱落職承
允益橫脅劫承秣幸武崗式耜疏留全陽曰臣聞郊
社禮成卽圖移駕以下文闕遂各分路駐全全州戰
勝諸帥連營而軍

昭代叢書

王集 明季遺聞
卷第十三

臺

世楷堂
藏板

大清兵因次楚十一月承秣自象州抵桂式耜與嚴
起恒竝相司禮龐天壽七月請催兵下梧久在粵舊
司禮王坤被承允逐者復入自武崗至柳至象票擬
皆金吾吉翔手也式耜疏請承秣攬大權明賞罰嚴
好惡親正人間正言威德兼行以服遠近時謂名言
勝蛟再督師出全兵益不睦璉不平樂承忠壁興安
未幾承忠營被襲疾至關欲撤左右禁近刻期欲承
秣遷式耜持不可言督師警報未至營夜驚無大恐
二百里外風塵而遠使主露處邪播遷無寧日國執

愈弱兵氣愈難振民心復何依潮回波逝雖長年三
老能逆挽其戩枚哉左右禁近周章不能止式耜又
請曰無已候督師歸果急甲士正山立觀兵督戰咫尺
威嚴勸激將士背城借一勝敗未知若以走爲策
桂城危柳城益危若今日可到桂明日亦可到柳反
覆數百言泪下沾衣嚴起恒曰遲至厥明五鼓乃甫
夜半而承秣已行矣是戊子二月二十二日也時潰
兵肆掠蹂躪公署職官無一得免式耜被偏登舟黎
明刑部侍郎遠生給事中丁時魁萬六吉及湘客俱
昭代叢書 王集 明季遺聞
卷第十三 臺 世楷堂
藏板
至蓋湘客奉命安撫亂亡及勸餉糈而遠生時魁以
召將入也遇式耜于漳水港式耜集遠生等入民屋
立草檄分路四發暫駐陽朔催璉兵上援楚鎮周金
湯熊兆佐亦入桂又檄翰林檢討蔡之俊大理寺評
事朱盛潔先入桂宣式耜令檄按察司僉事邵之驊
邵璉兵定人心式耜于初一日復入桂督師勝蛟自
承寧至滇鎮胡一青統兵至璉自平樂統兵至
大清兵疑桂城空虛直抵桂北門三月二十二日勝
蛟督師三面禦之

大清兵渡甘棠去督師列營榕江永祿詔旌式耜賜
銀幣賜精忠貫日金圖書一枚式耜念主宵衣南寧
蠻鄉不可久駐日爲永祿清道前日所憂在內者今
更在外督助鎮將士直取全州侃巡撫魯可藻下梧
會東人有反歸信令可藻繕兵以待會可藻銜自署
兩廣舊例東撫稱制兼粵西西撫稱撫式耜曰方今
武人多自署撫軍帥一面帝制輒自命貽遠人笑余
代疏請銜曷不可周鼎瀚以閣部擢式耜亦疏正之
常武崗之亂言官彈鼎瀚以附承允入直式耜司票
印代叢書

三集明季遺聞

世楷堂藏板

式耜念無講官經筵不御石室塵封何由聞得失手
書入箴于扇進之督師騰蛟復全陽是五月二十七
日也督師報功疏不肯自爲功有曰爲陛下以信臣
用臣者式耜一人也六月粵東李成棟有反向明朝
報至先是成棟下廣收繳印信凡五十餘顆于中獨
取總督印藏之有愛妾某松江妓也揣知其意因朝
夕慇懃成棟撫几曰憐此雲間眷屬也妾曰我獨取
富貴乎先死尊前以成君子之志遂自刎頸成棟抱
尸大哭命左右掩之

以下文開

印代叢書

三集明季遺聞

三集

世楷堂藏板

明季遺聞跋

有明馭天下三百年殘慘忠良不可勝數國家之元氣剝落殆盡莊烈帝雖勵精圖治晚矣獻賊蹂躪于蜀聞賊恣睢于豫生民塗炭卒之京師逼陷悲哉福王繼立又任用馬士英劉孔昭輩滿朝搆釁不復以勦賊復讐爲事而明之天下遂以淪亡此明季遺聞所由作也庚寅仲春吳江沈林憲識

正 經

上 冊

秋七月
朔戊子
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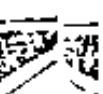
江上遺聞

栗香室叢書

江陰 沈 濤 次山

乙酉夏五月我兵南下破金陵宏光走江陰縣令休之
驥參將張宿解印綬海防程縣丞吳相繼望風遁御史
劉光斗迎降有安撫常州之命主簿莫士英綴印策獻
善馬于劉遂命攝縣事六月二十日新令方亨到任嚴
飭雜髮令民情恂恂聞六月朔亨出謁文廟諸生請寬
限期方詞色甚厲懼以死出示云留頭不留髮民益恂懼

江上遺聞



一

下午北門外鄉兵奮袂起蜂擁至縣署亨大怒命執首
事者治罪眾直前裂衣冠毆其從人斃拘亨于賓館抵
暮執送孝廉夏維新家是夜諸生沈日敬等十三人集
議覆上臺次早聽亨還署然是時也合邑聞風響應拒
城之勢已成城鄉居民咸分隊伍樹旗幟集教場議戰
守者填塞道路亨皇遽失措乘肩輿登君山安民詭稱
江陰義勇向誤于陸承差殺一警百之語眾即入陸家
毀其居址什物一空秋毫不染指有人竊一鼎遂懸高

皇帝係于明倫堂誓眾起師亨不得已亦出誓主其事
者現任典史陳公明遇名選者也公寬仁得眾心民從
其令明日兵出夏港蒞橋相地勢札營忽傳 大兵由
楊舍入眾奮勇往拒至東城知偽傳適遇本營守備陳
端之乘馬向東關眾知其納款營陞且代方亨申文乞
兵怒逐之殺其負囊二人馬二匹端之乘夜踰城逃次
早執其妻孥囚于獄隨獲端之父子亦杖禁之由是城
中嚴守恐外兵乘虛曉夜盤詰漏二下果獲細作時隆

江上遺聞



二

初六日黎明陳公同游巡守備顧元泌會鞠方亨不降
招稱伏兵在城四十餘人奉太守宗灝令每人給火藥
四觔銀四兩開元錢一百二十約于初八夜分舉火迎
外兵因往各庵院空隙地搜獲桌人六十有奇隆辭
連武弁王龍亦執龍黨戮之因往雋山焚龍居執其妻
妻妾是日王龍家口并陳端之皆見殺陳公下令城中
有能獲一細作者賞銀五十兩越日有青衣人行于市
跡甚詭眾迹之搜出地圖一紙上書兵馬從人之路及

諸山瞭望埋伏處拷訊之乃方亨令他出乞兵者中書家人復供沈曰敬及吏書吳大成任粹然等曾于

馬三家協謀屠洗眾執大成等磔于市曰敬僅以身免

初七日 大兵馬步千餘出常州水師統兵官王良亦

帥舟師進發城中巡守愈嚴西門月城獲細作二人審

視門鍵鎖鑰俱壞執守門兵訊之得通謀狀俱斬城下

初八日城兵出迎敵惟北門驍勇自立衝鋒營嚴隊先

行至中港方造飯忽訛傳 大兵相距僅六七里乃奮

江上遺聞

三

呼而前行六七十里抵暮方遇敵腹餒力乏兼以馬步

不敵失利返舟師經雙橋田夫怒詈之士卒憤欲登岸

擒斬之田夫羣拔青苗擲船上泥滑不可駐足大半墜

水死其得登岸者俱爲糧糶所擊無一脫者浮屍蔽河

而下水爲不流城中以中港敗軍行無帥進退無所稟

承欲推舊游擊徐觀海爲將觀海病不能勝以款人邵

康公嫺武事眾立爲帥觀海命其弟造令箭十枝用大號人執爲信防塘報訛傳

也夜二鼓殺方亨莫士英并其家口以斷內應莫父潛

逃三日搜得斬之次早元泌登城請舊任都司周瑞龍

往吳淞營借兵于吳志葵時瑞龍帥舟師百人駐瑞龍江口聲言願出兵協助

不應但言兵久無糧索犒千金約邵康公會戰城中如

數給之邵兵未出城瑞龍遇戰不利返初十日 大兵

札營南城張孝廉園次早退至麻皮橋密遣二人入城

偵視城中獲之呈示陳公亦遣一人偵敵至葫橋見外

兵列砲嚴禦伺其懈悉取而投諸水竊其一礮歸外兵

三日不至是日因城中內應劣生尹吉斬其僕康賓素

江上遺聞

四

不執謀爲內應一日暴雨震其家眾聞嘯城中守禦益

聲打入內室搜獲馬二匹鎗刀器甲無數固十五日傳淮撫田示至統兵卽日赴援印押不爽城

中疑喜交集復有執信孚旗一人渡江而來自稱沙兵

曾破高杰騎卒刻日來援因遣貢士章經世孝廉夏維

新具犒金酒食往迎之兩領兵官果帥師南來而賭博

酗酒人無固志遇戰于南城大挫而遁當是時兵亂日

久刑法不脩各鄉叛奴乘釁索券焚主弑主者絡繹而

起煙光烽火相雜蔽天大家救死不暇外兵乘之先至

西城移兵至南關康公往禦不克以其無功置之

燒東城城外富戶鄉兵戰多敗復乘勝至北城鄉兵三

路禦之其兩已潰餘數十人據閘橋力戰殺其騎將外

兵乃退次早偵鄉兵不備復進攻多所殺獲大橋東西

灣二保奮力抗拒殺外兵騎將二員泗善港兵五百人

自負勇悍赴城爲援但其衆素爲鹽盜好劫掠其領兵

人葛輔弼父子又不諳紀律至三官殿遇敵勉強出戰

衆盡殲外兵乘銳東下至大橋周莊等處鄉兵知外兵

江上遺聞 五

不可勝悉避竄周瑞龍以兵勢不敵亦揚帆去外遂得

專意攻城矣七月初五日城中勢益棘陳公乃端使人

縋城夜出請舊任典史閻公麗亨應元主盟閻公崇順

十九年嘗帥鄉勇平鹽盜百餘艘威望素著本年三月

遷廣東韶州英德縣主簿以母病未行避居沙山之麓

變作時合邑紳士百姓擬卽合辭敦請顧元泌百計撓

之至是覺其有異志乃誅元泌迎公義史云劉良曾攻

射敵矢每不及敵而下疑之其劫用馬俊子爲大藥

閏六月初敵嘗由文田進原文猶在寓也遂誅元泌并其劫用數十人內應遂

絕茲據黃子新聞田淮撫以移文勸勉初九日鄉兵五

千人擐甲帶刀護公至城下公以鄉兵裹糧來勢不能

久且烏合之衆不足制勝乃厚給酒食遣之獨與王進

忠等家丁四十人入守公之始至發原任兵憲徐公世

蔭曾公化龍所造火攻器具爲用次傳檄巨室勸輸輸

助不以白銀爲率泉貨百物估值充數于是圍城中

火藥三百囊鉛丸鍊子千石火炮百位鳥機十張錢千

江上遺聞 六

萬貫帛絮布萬端醋干釀粟萬鍾芻稿千萬束鹽萬觔

銅鐵器萬枚牛千蹄羊豕千雙乾魚千包蔬干哇豆千

斛然苦乏矢公命月黑夕束草爲人披軍士服人持一

竿竿挑一燈植立雉堞士卒伏垣內大譟外兵望見矢

如雨下獲強矢無算又苦乏油命健兒取椎車納城中

給以藏豆干斛膏火自是不絕公乃大料居民盡知城

若干保保若干戶若干口丁壯老弱婦女各幾人悉

書冊收其驍勇謀麾下卒賴其力以挫敵命章經世夏

維新王華主芻糧每旦人給米鹽薪菜若干每夕給油
火若干四門城堞各給油蠟若干并井鑿鑿纖毫不亂
于是城守事嚴密而無可乘矣後王華夏維新刻減命
賞銀公立案斬之

武舉王公略守東門把總汪某守南門陳公守西門公
自守北門而公與陳公仍總督四門晝夜巡歷陳公寬
仁每事平心經理遇戰士勞苦撫慰至流涕有倦極假
寢者以利害勸戒不輕加呵叱聞公號令明肅凡偷安
不法者必鞭背割耳示眾雖豪右不少貸然戰士困頓

江上遺聞

七

必手自注湯酌酒遇害者立治棺槨具衣冠哭奠而斂
之接見敢死士不名每稱兄弟遇一事必徇于眾曰我
兄弟誰當任此事有一人號于路曰我往殺敵苦無短
刀公所佩刀直三十金親解佩之其與士卒同苦樂類
此故民畏威懷德專意守城瀕死不悔上舍程璧于勸
助時首輸三萬五金爲倡富室聞風繼之外兵乃作
招降書從城上射入許璧以州縣事璧答之侃侃無屈
詞乃伏砲攻北城第四舖內禦之矢集如雨外不敢近

有一將特勇駕雲梯獨上城內用長鎗拒之其將以口
嚙鎗挺刃連砍內一童子以鎗中其喉遂墮城上餘兵
始退招青陽居民黃明江與其徒數十人入城守明江
善弩長尺餘竹箭五寸百步外命中如志淬以毒藥着
人立死又出陳端之子于獄命製木銃銃類銀銷以木
爲之伺敵至投下火發木裂內藏鐵鳥稜觸之即斃聞
公自造擲弩每用鐵一塊旁設數鉤以綿繩繫擲著人
即鉤進斬之又仿舊製造火球火箭曲盡其妙太守宗

江上遺聞

八

瀨聞大懼請兵羽檄旁午兵赴江上者日以千計劉良
佐納款爲上將軍帥眾來攻設牛皮帳攻北角城上故
避去索巨石盡力投下壓死數百人繼由西門經石橋
依君山爲營城上俟其半渡發砲擊之應聲遠仆或用
木門蔽體卒不獲全後大作浮橋由黃田港暗渡登山
瞰城中亦爲砲所中移營去城中遣使往義陽王營乞
兵王與李太監溫辭慰勞僅以空文塞責後命其將
其忠帥陷兵
數百人赴援紫營沙進士嚴斌與時敏守常熟亦往乞
山由交鋒即遁去

援敏等具酒饌飲食之不發兵有海寇帥舟師數千駐江口偵外兵不可破留三日竟去孤城死守大兵日增依鄧墓深林以避矢石取門窗屋木爲浮橋渡河逼城下城中協力拒戰外兵欲退其將斬先渡二人復驅使前發一號砲吶喊一聲質雲梯一架至城下凡三十餘處城上望見力愈奮發砲橫擊之外兵走內繼人下城收其鉛彈刀箭衣甲因渡河伐鄧墓木使敵無所蔽拆取浮橋以供薪外兵大失利良佐駐兵十方巷乃令

江上遺聞



九

庵僧望城跪泣陳說利害勸降城上以效死勿去大義諭僧明日僧又至却之如前良佐因踞坐吊橋約城上毀弓釋矢而語云宏光已走江南無主識時務者何不早降聞公答曰應元一典史尙知忠臣不事二君將軍非士分茅國家重鎮上不能恢復中原下不能保障江淮有何面目帥衆見我忠義士民乎良佐慚退命兵東下劫掠祝塘民拒之兵焚之慘甲于他鎮貝勒既破松江濟師來攻縛降將吳志葵王蜚至城下長跪請降聞

公叱之曰朝廷大臣一朝就縛理應速死報國何以生爲二人再拜泣去外兵見城中守義不可動至七月十七日攻益急砲聲徹夜城垣五處崩裂內以鐵葉裹門板貫以鐵繩代之又用空棺入土障其垂壞者又用絮衾百領漬水覆城以禦火攻十八日鐵丸着閻公左臂猶手握刀架連斃數人陳公此時亦計不旋踵期以身殉日夜臥城上日中衆方下食公聞城垣錚錚有聲往探見外將六人奮勇先登接踵上者無數皆鎖鐵介冑

江上遺聞



十

刀斧擊之不能入公立命長鎗刺之聯斃城下二十日以後風雨連夕四城火不可燃衆大懼呼神祈哀哭聲達殿壁忽神光四起城上燈火徹夜朗然外無可乘每昧爽聞公巡城令人執大刀以隨外兵望之驚疑爲神助益公軀幹豐碩雙眉卓豎目細而長曲面蒼黑有鬚頗似關壯繆公義史云臨陣時敵見一少年將持鐵鎗進鋒不可當罷戰不知所往衆疑爲神陳烈士之助悉往虔祀又見掛衣將三人登城指揮敵憚不敢進執劍人問姓名不知所對遠近皆傳爲神助二十八日砲擊城北角裂公右臂受傷左手握刀又格

殺數人二十九日外兵復攻北城公命人納大石一塊頃刻山積斃石城一重于內外知不可破徙攻南城一晝夜費火藥萬五千觔城幾陷外兵乘勢上內力不能禁因發砲猛擊傷數千人積屍橫野外亦發砲攻之砲回擊反斃其馬步無數有一將張黃蓋高坐十方轎後指揮間爲砲所及身首分爲三外兵驚皆易服退昇尸至山里山焚滅失聲大哭八月初二夜周祥金漏等四人復乘黑繩城燒外營外兵忿甚因四散殺掠民不聊

江上遺聞

十

生有先薙髮赴營歸順者城上望見必怒詈楊舍守備沈廷樸大斂民錢資牛酒赴良佐營脩款祈免一方死良佐許之給大清旗四面懸四門廷謨披髮乘馬游歷各城勸民速降城上將發砲擊之過去貝勒使人緩言來說進旗四面言城上易此卽不薙髮亦勅兵返或斬四城首事者首餘悉不誅問公曰甯斬我一人百姓無罪何可殺也議不決因遣諸生朱暉吉耆老王靜吾等四人詣外營方繩城外兵遽策馬迎入良佐營留飲

款洽良佐與暉吉等約曰歸順後誓不誅一人令官上城驗卽收兵覆命恐老師無功也臨別各贈五金使歷各營觀隊伍器械訖約定三日定議吉等人城立議主降衆不從至期外兵臨城大呼曰暉吉等安在備言留款贈金事內立斬四人示之復嚴守後吳軍門督師至江宰牛與諸將誓歸順後不許殺掠王海防自恃居郡有恩信臨城招撫內皆力拒不聽初九日再納石焚城南高于舊三尺十二日又薙北城十三日閻陳二公給

江上遺聞

三

民間賞月錢計至十七日止百姓攜壺觴登陴分曹快飲諸生許用效楚歌作樂府五更轉令善謳者登高唱和以箏笛簫鼓其聲悲壯時四野皓月當空清霜薄露劍戟有聲忽聞鼓聲發於城上奏曲甚悲外兵皆爲之泣下越二日外兵招降不已北城誓死益堅衆意益決貝勒從四十餘騎登君山青龍庵左相地形城上望見砲弩齊發騎皆蹂踐貝勒僅以身免因伏金陵守門大砲二十四於城隅

一船僅容一砲一密作士籠避城中

矢石將攻東城機泄移至東北隅是夜大雨如注砲聲不絕震驚二百里持至二十一日午刻有紅光一綫從土橋直射城中城遂陷先是城上畏外砲猛烈見其燃火悉伏避垣內炮聲絕周麾而登外兵覺遂從煙焰中蜂擁突上出不意眾遂不支城既破大兵圍之數重禁不得出北城人猶巷戰殺傷數十人善政橋蔣家巷居民多力戰死陳公引刀自刎燬室焚骸閭閻變帥兵千人上馬格鬪奪門西走不得出勒馬巷戰者八殺

江上遺聞

三

傷無數自度不濟躡身投前湖烈女祠前池中良佐自言與公有舊令必生致公竟於水底被縛良佐踞坐乾明佛殿見公至躍起兩手拍公肩而哭公曰何哭事至此只有一死良勒在縣署急索公公見之挺立不屈一卒鎗刺公脛血沸涌而仆日暮擁至棲霞禪院院僧夜聞呼速砍我不絕口心知是公久而寂然天明公已遇害有唯心上人在圍城中與公曉夜共事公所紀和眾乘城畧一書唯心以授黃子新二十二日眾猶巷戰不

已大兵用火攻敗之城中駢首就死無一順從者中書舍人戚勲舉家三十七口自焚死尤烈其餘多不及載云是役也城守八十一日而破大兵至城下者二十四萬攻城死者六萬七千有奇巷戰死者七千有奇名王騎將不與蓋計我朝死事者不下七萬五千有奇而吾邑城內外殉節被難者且數十萬矣程璧先事出爲僧徐堅而死黃明江爲我朝購得刼之北行中道殺騎卒逃卒死牖下其餘不即死者兵炙其財而後

江上遺聞

古

戮之婦女童子畧爲奴婢二十四日勅兵北上新任縣丞卞化龍命昇尸至城外焚瘞道旁白骨如山積九月初武進姦民入城搜劫後又有惡弁指拒殺官軍爲名敲骨炙髓慘不可述民間因訛言再欲屠洗惴惴不敢入城各官招撫勤切不得已來歸薙髮之夕哭聲徧野嗚呼方吾邑之未變也得一良吏撫諭得理可以無事乃一言之激遂致百萬生民塗原膏草傷矣由今日言勢類螳張愚同犬吠亦何所濟由當日閭閻陳二公慷慨

守義于上合邑士民甘心殉節于下區區一邑將舉天下抗之蔽遮錢塘南下之師扞衛閩廣新造之國不可謂非竭忠于所事也洛邑頑民 聖天子必樂得而臣之矣

江陰縣志政績傳

沈濤字次山乾隆丁巳進士知江西長甯縣其俗好勇喜鬪每歲春正爲石戰戲南北各列隊伍持石朋相飛擲勝者逐負者毆人至死不問濤坐城門下呼其黨陳說利害其俗遂革邑乘缺畧濤廣詢博采纂長甯縣志著有念山堂詩集

臨

帝

安

記

司

丁酉二月

惟琨題



泉唐丁氏重刊

序

嗟乎織人之工於販國也鬻一國不已復賣一國如市桃梨隨手而輟窺其中則無有人之宗社存焉者彼不知有興何顧及於敗哉卽至勢敗而踴躍狂竄忽降忽叛舉趾奔棋終無定局彼諸姦豈不曰國之存亡無與於我第富貴不失則願已慊耳然烏知天奪其魄取彼血脂膏斧鑕而塗石莽哉於戲彼不知人國之敗亡又焉能逆觀其身之不保而卒殞喪也潞王監國之舉非馬阮朱袁之議不及此蓋馬阮既賣福藩擁兵入浙恐江東士大夫有修願賀禊日之

臨安旬制紀序

一

事者於是復以虛器捧潞邸其意以爲庶幾昔者南都立主異議之隙得弭市潞邸德而給諸舊臣而王亦貿貿聽之受其播弄如牽絲之傀儡然諸姦護持敗局守門戶之見甚堅視捍禦殘疆爲力百十倍故劉戢山黃石齋諸公柄鑿水火勢不克兩立而無所於救卒之諸姦倉皇恣睢驚然蓄威以延喘於旦夕而所措施者第詭言遣使割地請和以誑潞邸誑江左蒼生且以自誑而已夫當日大兵渡江而後勢若驚風摧枯拉朽遇無不靡而欲行建炎之策不亦僥乎且福藩初立亦嘗遣使矣苟事得就則爾時半

壁版章指拄較易爲力亦何至青衣出奔而尺組就縶也顧於山河牛角海腹天殘冀泥馬之効靈向湖山而媵息雖途人婦子亦竊姍笑之矣卽使

皇

仁俛俞簽表列藩諸姦能保其必無啟衅乎則其紿弄之意不待智者始營也洎夫天戈震臨瓦解冰泮諸姦棄主如敝屣鳬竄鳥散蔽於江流以圖苟全甚矣賊臣之禍人國也然且賣福不已降而賺潞賺潞不止兼欲劫魯劫魯不獲遂至噬唐終之七尺與國俱滅而袁宏勳以逆案稔惡之魁伍姦黨佞驍竄聯鸞極於蒙面惟朱未孩濁流自拔與婺並燼蓋愆

臨安旬制紀序

二

滌瑕君子取焉而婺州之陷實懷寧執父先登則賊臣不特賣國抑且賣友矣嗟乎諸姦何足責所惜者以潞藩之親且賢夙爲姜劉史呂之所屬意而事幾及身縮跼如蝟迨至敗蹙復不能扼吭飲刃以謝天地九廟之靈顧乃銜壁道旁爲降王長殊可惡已夫明室之季自思陵身殉社稷天潢屏翰聞風興起雖逆顏行未嘗貶節閩粵稱制之藩就義尤烈卽不肖如服王亦不聞手曳降帆稽顙階城其餘玉葉疏屬撐蟬臂以拒神戈莫不赴鋸如飴銜刃恐後而王顧始慕康王終踵瀛國豈非高廟之所惆怨湖山之

所羞汗哉雖然使王躬際盛明則卽彈琴詠歌則關
佞佛亦上與河朔東平媲美爭懿近亦與鄧世子靡
仙之流分烈比微而運會陽九逢斯百罹是則王之
不幸而亦明社之玷也僕生長錢塘每嗜搜訪郡國
掌故藉以消遣荒江支撐病榻而二百年來文獻湮
墜詞人野老與之談監國時事邈如漢魏幾無以舉
其蹤跡者於是取其行事編而次序之亦曰述墜緒
於什一云爾顧終弗能詳也歟噉士君子讀史至廢
興存亡成敗之際未嘗有不動於心者薰諸賢之遺
烈誅羣姦於千秋翰墨之光踰於組纁於世道人心

臨安旬制紀序

三

未始無毫髮之補抑使後之讀是書者庶亦知南渡
五百餘年之後鳳闕龍船銷沈歇替而江城鼙角復
有聚槐國之冠裳冀賜秦於天醉者則憑弔歔歔不
能已已以視夢梁舊事之編雖未敢望其項領蓋亦
猶是史氏之附庸也夫咸豐五年太歲在乙卯立秋
日雪煩道人

考異

潞王監國之事彰灼昭著載於羣書李于玉南

臺繹史撫遺於馬士英傳云士英請潞王監國

不受太妃召王泣拜之終不受是未嘗見他編

也其疏如此魏氏錢塘縣志順治二年王師南下潞藩在杭州時方馬阮王諸

議者潞藩不可與李氏同

黃梨洲弘光實錄以監國始事繫於六月乙卯

按是月爲壬子朔則乙卯乃四日也然黃忠端

集中所紀俱云六月八日且其七事疏明著其

期又躬與其事當以忠端之言爲正

臨安旬制紀考異 一

馬阮及朱未孩實始創議監國者也李子玉於

馬士英傳旣以王爲不受監國之議故阮朱二

傳於此節遂俱脫略

割地請和之使其遣時在監國前後俱無確據

然夏彝仲幸存錄云監國後所使則其言猶可

信也

于九瀛請誅馬士英疏李于玉於穎傳繫於士

英挾太妃入浙後然據劉戡山監國舉動語則

穎疏上監國非上太妃者李氏於監國一節總

在所略耳顧穎誅姦疏凡再上或其首疏先上

太妃耶

溫氏南臺繹史敘南都降臣於御史則曰張孫

振徐復揚袁宏勛則宏勛已迎款矣豈降後復

脫竄至浙耶不可知已

康熙錢塘縣志王昭平傳云與陸行人培同日

縊死時乙酉閏六月初三日則王未監國也

臨安旬制紀考異 二

二

臨安旬制紀卷一

錢塘張道少南稿

崇禎十七年六月丁巳朔甲子福王命護送潞王於杭州丙寅王至杭州

時福王稱制於南都令約束其從人蓋馬士英輩意無日不在王也王諱常涉字敬一穆宗之後是歲四月以避寇抵淮上無何而莊烈凶問至南都諸臣倉卒議立君未有所屬而王與福王俱寓淮以王夙有賢聲諸臣如史可法呂大器雷演祚意多屬王且以福王立恐修三案衅

臨安旬制紀卷一

而馬士英言福王爲神宗孫倫序當立遂與諸勳臣援立監國未幾遂稱制於是可法大器諸臣以定策異議事事受制於士英而逆案阮大鍼遂借是以速翻三案府獄於周雷刺刃於姜史朋姦報復以底於亡王文弱如書生恂恂儒雅好鼓琴嗜釋氏言杭人有謬佛子之稱

皇朝順治二年四月癸丑朔丁卯王上書請僻靜一郡

五月壬午朔辛卯 大兵入鎮江福王夜奔壬辰馬士英奉鄒太妃出奔由廣德趨杭州

士英以黔兵五千人爲衛聲稱護太后駕渡江由蕪湖抵廣德州牧趙景和曰彼不奉君而奉太后詐也拒不納士英攻破之執殺景和道有所沮輒大言曰誰敢危懿駕者太妃京師人爲福恭王次妃洛陽陷逃入尉氏福王立迎於郭家寨上尊號曰恪貞仁壽皇太后居慈禧宮癸卯馬士英以太妃至杭州

太妃既抵杭巡撫張秉貞命錢塘令顧咸建往迓咸建力請士英駐師城外於是士英遂擁兵駐淨慈寺而守臣以總戎府爲行宮舍太妃潞

臨安旬制紀卷一

二

王及羣臣往朝且令士民入謁賀太妃出服赭一紫衣女官侍及士英而已太妃儀度褊陋出詞頗不類東朝諸臣有以南中事請者則愕無以應士英多代之答潞王雖迎入第中亦無以別其眞贋也或曰眞太妃於 大兵入南都時毀容易服溷諸宮人中被驅以北及渡淮乃乘隙墮水死監者方知爲太妃士英所挾乃一老宮人受士英指而然或曰疑卽士英母然究莫之詰云是日靖國公黃得功殉難先是王與太妃實同出都門士英挾太妃與其母並與渡溧

水爲土兵所掠而士英子鑒統家兵八千人遠擁王西行抵杭之日諸士民向士英問王士英祕不道王出奔事但云聖駕在靖南軍中早晚親征將奏捷矣何皇皇爲

太妃以江北巡按彭遇颺爲僉都御史募兵兩浙時遇颺適奔至故有是命

命召用在籍諸臣

如戎政尙書張國維禮部尙書黃道周俱召入宿衛時道周方入金華募兵道途梗絕皆無出聞命道周抵雙溪遇國維流涕道宗澤故事國

臨安旬制紀卷一

三

維亦唯否設數說相難曰君思之未熟耳道周曰此事奚煩熟思半壁大勢恃寶婺東陽猶漢人之恃淮南晉人之恃江州也公不自決卽一日有檄從張少傅覓橫磨劍公何以應乎

左都御史劉宗周給事中熊汝霖入朝

宗周汝霖素服渡江朝太妃謁潞王於第汝霖請發羅木營兵拒戰且守獨松關不能用復就坐面責士英當從王曰聖駕親征重事也何首輔不知而專屬之乃子耶士英俛首無以應惟日盼江上之捷宗周日士英亡國之罪可勝誅

哉古來豈有身爲宰相棄天子挾母后而逃者當事旣不能正名討賊國人曷不立碎其首乎昔賈似道死於鄭虎臣之手今求一虎臣亦不可得何怪乎國之傾覆也是時舊輔高宏圖避地寓越中聞之歎曰天之喪明若稽夫徒苦江東父老復何益吾籌之熟矣遂絕粒死

逆案阮大鍼袁宏勳至杭州

諸姦至與馬士英合偃蹇自如

東閣大學士朱大典總兵方國安擁兵至杭州

先是己亥福藩謀奔杭州令大典國安以所部

臨安旬制紀卷一

四

兵先發至是入浙國安兵尤橫錢塘令顧咸建謀於上官先期賂之兵乃不入城得無擾而鄉垌悉被淫畧矣

原任九江僉事王思任上疏請誅馬士英

時士英謀趨越思任乃具疏劾士英曰戰鬪之氣必發於忠憤之心忠憤之心必生於廉恥之念事至今日人人無恥在在不憤矣所由然者南都定位以來從未嘗眞實講求報雪也主上寬仁有餘剛斷不足心惑姦相馬士英援立之功以天下大計畀之耽於逸樂而士英公竊太

阿肆無忌憚窺上之微而有以中之上嗜飲則進醴醪上悅色則獻妖淫上喜音則進優絕上好玩則奉骨董以爲君逸臣勞而以疆場擔子一肩卸與史可法又心忌其成功而掣其肘每一出朝招集無賴賣官鬻爵攫金輦銀四方狐狗之類願出其門者得一望見費至百金得一登簿獻及千金以至文選職方乘機打劫巡撫總督交兌卽題其餘編頭修腳服錦橫行更不待言矣總之士英獨掌朝綱手握樞柄知利而不知害知存而不知亡朝廷信之篤所以覆之

臨安旬制紀卷一

五

逸茲事急矣試問相臣之尊司馬之重而可以走乎不戰不守而身擁重兵口稱護太后駕則聖駕獨不當護乎一味欺蒙滿口詭給此英雄所以解體豪傑所以灰心也及今猶可呼號泣告之際太后宜速趣上照臨出政斷酒絕色臥薪嘗膽立斬士英之頭傳示海內以爲誤國欺君之戒仍下哀痛罪己之詔以昭悔悟則四方人心猶可復鼓時越中尙未知福王就禽也思任又遣士英書曰閣下文采風流才情義俠職素欽慕卽當國破眾疑之際援立今上以定時

局以爲古之郭汾陽今之于少保也然而一立之後閣下氣驕腹滿政本自由兵權獨握不講戰守之策祇知貪黷之謀酒色逢君門牆固黨以致人心解體士氣不揚叛兵至則束手無才強敵來而先期竊走遂至乘輿播遷社稷邱墟謀國至此卽喙長三尺何以自解以愚上計莫如明水一盃自刎以謝天下則忠憤氣節之士尙爾深諒無他若但求全要領亦當立解樞柄授之才能清正大臣以召英雄豪傑呼號惕厲庶幾想望中興若仍逍遙湖上潦倒煙霞效賈似道之故轍則千古笑齒已經冷絕再不然如伯嚭渡江我越乃報仇雪恥之邦非藏垢納汙之地當先赴胥濤乞素車白馬以拒上千洪怒死不贖辜閣下以國法處之則當束身以待緹騎以私法處之則當引領以待鉏耨士英愧憤不能答時有都督同知張國紀者白長史請誅士英不獲歎曰壞天下事者必此人也慟哭而去

臨安旬制紀卷上

六

六月壬子朔乙卯禮部尙書黃道周上慰興居述義師情由并趣馬士英迎駕二疏

道周遇張國維後還出蘭溪渡錢塘求福王耗乃上疏慰太妃興居曰臣老矣雙親違捐一意君上自天啟策仕以來二十四年雖優蹇閒僚三遭廢黜身經百折萬死復生不敢以怨誹餘情著於心繫何者臣之事君猶子事父生殺廢置無有二心若偷榮以承歡遭危以自逸亦仁人所憤心慈子所唾面矣恭聞皇太后陛下自五月十一日與聖駕分離南渡漂水過獨松關遂涉餘杭東至臨安此閒鳥道崎嶇居人曠絕不知何以仰慰乘輿俯愜安膳臣子造孽遺憂

臨安旬制紀卷一

七

至此蓋自晉宋以來於今再見而皇太后驚危與聖駕相失尤古今所無有也天祚明家大統不墜孽臣狂寇久當自滅江南清淑王氣所鍾衣冠文物早於天下收拾泮渙足以中興伏惟皇太后強飯自慰臣自三月初八日祀事已完具疏請旨候命假歸棲遲兩月至五月十五日始聞播遷之言臣驚痛在心舉止無措私揣敵軍未有南下之期臨安亦非駐蹕之地太祖定鼎鍾山功在萬世聖主復基載毫理不驟傾雖諸臣造孽拂性逮災而聖主寬仁萬方所諒誠

能下詔罪已擯黜諸臣更求賢哲別與維新雖少康共和之業進於夏周猶未可量也臣幸廁詞林遠稽典故如貞元罪已之詔切所當行除具稿進呈候聖明採擇駕至施行外臣先至金華嚴衢等處召募義兵遠檄虔鎮閩廣相爲應援自金華永康東陽義烏等處有鄉紳太子太傅戎政兵部尙書張國維所募鄉兵四千名金華守道王調鼎知府王禮所練原兵一千八百名永康知縣朱名世所練原兵一千二百名舉人龔廣生秀才王同庚朱萬化所募義兵二千

臨安旬制紀卷一

八

名皆自備糗糧聽候命旨早晚調度如手足之於頭目毛翮之於鳥獸生而具之可撫掌得也江西爲宇內右臂晉宋以來豪傑匡贊全藉江西之力臣所識原任翰林楊廷麟劉同升皆秉性忠義閭里所宗又贛州撫臣李永茂敏練多能心存王室可晨夕被旨與金華義師相爲應援約其往還不過一月敵非秋後不驟窺江誠得聖駕速還整此六師恢復舊京爲之非晚乞先下懿旨召張國維楊廷麟劉同升朱名世龔廣生等使速將金華江右兵來集江口取進止

調度其間中潰兵尚可著聞將再收立功自贖
與翰林院待詔涂仲吉商具方畧東出鎮江西
上溧水爲定鼎善後之圖誠不宜拘守舊說迴
阻義兵使天下臣子銷其覲土之心隕其効忠
之氣也其請趣馬士英迎駕疏曰臣至愚劣立
朝未五十日奉祠請假在外自三月初一以後
不知朝端何故召靖南廣川之師盡數過江使
賊臣假敵得尾其後奔突京口又不知江上水
師尙八九萬賊臣假敵不過數千何故輕離宗
社使鐵騎躡於郊壇兵氛侵於寶座且以大臣

臨安旬制紀卷一

九

侍從早夜圖維宸陛承歡起居定省何至三輔
遠於六飛龍車違於鳳輦開關載道險阻多嘗
此誠臣子之積愆黔黎之巨創也自五月十一
距今已越二旬士民未知行在而首輔馬士英
擁兵自衛近憩西湖士民詰問空言聖駕在靖
南軍中馬輔誠知聖駕所在而輕離左右則有
不臣之心誠不知聖駕所在而託言厚載以保
其家人則罔上苟媮神人所共憤也馬輔居平
仗靖南廣昌爲左右臂廣昌已披髮投北靖南
擁兵不動而馬輔獨至西湖盤踞淨慈寺意欲

何爲陛下宜速出懿旨令馬士英仍統黔兵前
至黃得功軍中羽翼聖駕直趨南京恢復大業
或聖駕尙在太平甯國之間宜盡蠲輜重收拾
士卒乘敵人未集軍勢閃爍之時驅逐塵氛誅
鋤叛逆稍留面目以見神人若必雍容袖手俟
聖駕有定自還臨安則臨安婦女行道者皆能
之無所用糊面喪心之馬輔爲矣臣知臨安士
民憤憤欲甘心於馬輔馬輔泄泄夷猶亦以聖
駕朝夕卽至臨安然舍南京而圖臨安未爲上
策拂輿情而偷旦夕亦非永圖若聖駕自還臨

臨安旬制紀卷一

十

安又無所措置馬輔者宗社安危繫於呼吸惟
陛下亟留意焉時太妃惟士英是依卒無能用
其言也

戊午禮部尙書黃道周至杭州

士英旣賣主情窮欲自託於王乃約阮大鍼朱
大典袁宏勛議奉王行監國事道周至將復以
迎駕討賊爲請大典云吾奉詔以所部導駕先
發安知聖駕所在士英云小兒亦導駕去今不
知小兒何在遂無由復知聖駕時士英已注意
監國不復言駕在靖南軍中矣惟大鍼猶愧惡

自稱死罪耳道周凡草諸檄及諭數千言娓娓
不已然疏請雖切而事幾闕然無所動

臨安旬制紀卷一終

臨安旬制紀卷一

十一

臨安旬制紀卷二

錢塘張道少南稿

己未潞王監國於杭州

時唐王在杭州亦勸王監國馬阮遂以虛器擁王是日禮畢羣臣俱朝王素服過謝慈禧宮士英大鍼大典宏勛及浙撫張秉貞御史何綸十餘人各綵服黃蓋腰黃白隨王入謝慈禧宮時太妃服淡黃衣白襦侍女衣素葛者數人而已獨禮部尙書黃道周素服角帶與士英並立王問爲誰道周袖中出名刺王欣然曰先生真一

臨安旬制紀卷二

一

代忠良今日幸其任大事旋執士英袖云先生每事與黃先生商量士英傲然不屑也大興遽云黃道周不知事吾從行在爲聖駕開道而來曷不詢我道周云旣爲聖駕開道今日聖駕安在大興默然遂散出道周復入朝時馬阮朱袁俱未至王遽請見令坐賜茗問今日何以教我者道周云用賢才收人心破故習行王道爲今日要務王曰和氣致祥家不和事不成今日之事先生與馬輔議之道周曰事有思量不得者如黑黃蒼素迥不相入今日在兩浙宜用兩浙

入望劉宗周爲江東老成何堅不召用王曰馬輔恐劉先生來又分別門戶耳道周云祇爲門戶兩字破我乾坤今奈何復入其邪說耶君子有賢姦而無門戶小人無賢姦而有門戶然而門戶之談君子不能避也王曰今馬輔握重兵勢不得不與馬輔議道周曰此非職意想所及時士英議且監國後卽眞以俟敵動靜道周語何綸曰如敵人便欲北面君輩復何面目自存乎綸曰吾明日赴越中措置行在矣道周因入問士英士英曰越胡可居否則金華耳道周曰

臨安旬制紀卷二

二

金華水西流山川平易國初守不踰月已喪胡武襄文弱之國也士英默不答道周云不復建業不守常鎮僕終不能與諸公共事也內侍孫元德李進錯愕曰一杭州尙恐不能保安望他乎道周拱手曰如此則諸公爲之耳退乃上疏曰多難興邦殷憂啟聖維大有爲之君應不世出之運所以匡植宇宙奠安宗社爲四海蒼生造福無窮非獨以慰後后之情絲未墜之緒也我太祖高皇帝祚胤乾坤功德邁於千古綱維江漢下厓過於成周暨我穆宗神宗深仁厚澤

在宥天下施於啟禎之際雖有兇醜不廢雍熙
徒以師律不宣養寇怙亂朝紳淆濁醜正崇回
兩載之間二京繼陷實史策所希聞晉宋所未
有也天命未改祿數有歸恭遇殿下元德格於
重華仁風洽於四表帝眷早定立此丕基凡有
血氣之倫俱仰神明之表感時識機慕義企踵
者額上穹而懷今日固已久矣臣自三月奉祀
禹陵請假入山心虞朝家或有非常動靜普天
率土舍殿下誰歸所以徘徊江上廢餐忘寢以
期一當自五月間變以後臣躬入金華召募義

臨安旬制紀卷二

三

旅開出嚴衛收拾餘燼所得東陽義烏永康向
義之士可成一軍如原任太子太傅戎政尙書
張國維所募四千人永康知縣朱名世所募二
千人金華道臣王調鼎知府王修所素練千八
百人舉人龔廣生秀才王同庚朱萬化所新募
二千入舉皆有勇知方可資一割之用又聞宇
內右肱常在江右晉宋之間賴其雄風如原任
右庶子楊廷麟修撰劉同升往年召募常有五
六千人合虔鎮撫臣李永茂所素練三千人臣
雖未與約誓而克復之業早有同心皆喁喁引

傾以待殿下誠得黃鉞一麾應期畢集上清鐘
山之塵次復燕京之業以仰附鱗翼傳世無疆
臣申 大兵抵嘉興馬士英遣陳洪範使 軍前
請割地講和

洪範坐艦懸旗書奉使 清朝四字
禮部尙書黃道周上表勸進

時諸臣噂沓無遠志道周乃上表勸進曰正位
凝命其道尙賢戡亂復仇惟元克建況當屯險
之際經綸起於立君在此草昧之間需遲非以
濟變以親以長以貴民獻俱有一心曰德曰位

臨安旬制紀卷二

四

日時天人既以交應殿下乘眾志以御六龍應
元良而當全璧用賢去姦以復神宗之治攘亂
卻敵以紹太祖之勳下慰士民上承帝眷不可
緩矣昔孫權匹夫拔刀斫案而開三世之疆晉
元儒主舉酒覆杯而立百年之統況以殿下盛
德令聞著於海內啟邦載毫適在臨安續十二
宗之丕承申八百年之吉祥雖少康宣王不足
專美於前又何建炎建武之足誦乎昔光武肇
造實承蕭王之勳乾五飛天亦當乙酉之祿遠
稽南頓俯溯瑯琊知國運之將隆屬一人之有

慶恢此遺緒光被前徽臣等已同諸臣講求經
苑卽當擇日共贊郊壇然諸臣弗是也

前南國子監司業吳太冲三上牋請誅姦不報

其第三牋略曰黔賊逆黨朋姦誤國罪宜寸磔
今又奉殿下監國豈其本心特藉此虛名巧爲
脫卸以自全耳此眞古今姦賊所未有者職不
知國家與諸姦種何冤孽而慘毒至此乞明正
典刑懸首藁街以洩神人之憤夫誅若輩直如
狐豚幸勿與諸臣謀謀則不能殺矣王際不敢
發

臨安旬制紀卷二 五

黃道周上七事求賢逐姦令師四箋

其七事箋曰臣聞人心爲立國之根至誠爲致
治之本邇來京師重陷皆由士志先殯民心喪
失焚香載道迎賊迎敵非爲邊境疏虞將帥不
競勅敵之勢不可遏也今當凝命之初衆志歡
忭鼓舞胥慶實祖宗神靈憑依有道爲帝天之
所眷顧而諸臣沈污牽於故習所坐講力行皆
年來敗局不足爲興主道也臣愚以殿下清明
在躬爲神聖之表宜捐十日精神惕厲振頓與
士民相見使海內聞之以爲聖人復出江南父

老見之以爲禮樂復興而後天下事可爲也臣
略爲敷陳凡有七事行之十日可爲王道之端
殿下設誠行之弗爲異端所阻臣幸甚一自六
月八日以始天地鬼神咸肅穆以觀興主之作
用宜齋心夙夜求賢訪問省覽章奏凡所批發
皆精意新采以動人心監國後一日宜集百僚
郡守縣令問民所疾苦先爲何事亟與改除臣
往見臨安人民繁庶今閭井蕭條民居皆爲兵
舍殿下宜乘板輿文武縱騎先幸南郭召問百
姓父老蠲除其苛令縣官贈卹鰥寡孤獨自南

臨安旬制紀卷二 六

而西自北而東所召問蠲除皆使細民得聞天
語或一日未畢則兩日畢之是爲王道之始此
一端也又後一日宜集百僚召府縣教官集士
民於郡學殿下親臨郡學問諸士民耆老家有
長年九十以上者賜帛二疋米二石肉二十觔
其八十七十以上者以次隆殺百歲以下皆親
揖而問之是卽辟雍養老之兆此一端也又後
一日宜集百僚撫按郡縣教官訪問譽髦有孝
有德素行端謹者爲一班有學問宏博文辭敏
妙者爲一班有兼通騎射儀觀雄駿者爲一班

略引數行優給筆札其特達自著者殿下亦親召而問之是則射宮選士之兆此一端也又後一日宜集南京逃回諸臣僚及新至將卒問宏光皇帝的信如何或飛遞或蒙塵或銜璧殿下卽踊足興哀羣臣遏密銜恤告先帝懿宮宜著誤國諸臣及叛逆諸臣罪狀或可含忍聊示筆誅是卽興師致討之兆此一端也又後一日宜徵附近十郡耆宿臣僚大者安居小者饋食六七日內一齊陛見其江右廣福以旬朔爲差有召命者不得稽留未有申命者皆奉朝請聽撫

臨安旬制紀卷二

七

按疏薦敘用此一端也又後一日召諸將領本處五營及收散潰水師殿下親於武場百官騎從分部閱視給賞其雄駿小弁有技勇者卽授以告身如定難勳裔之類察其畧寡情實以爲簿書卽命掌兵大僚分洗扼塞要害如丹徒南口常州北關溧陽獨松關之類止留杭衛老營以備郊天扈蹕之用此一端也又後一日宜就南郊壇壝或鳳皇之陽埽地郊天告於皇皇上帝申誓百官迴鑾告廟正位登極使羣臣百官有所瞻依天地神祇有所昭格昔光武皇帝以

乙酉夏六月己未卽位於南郊是卽殿下監國之日也以此十日祇見郊廟與今相符以此數日精神綱維百世昭示天下從此禮樂可以相起次第先後率而行之可也臣考易象春秋厯數之說我國家與周室皆以土德王二百七十五年而一中絕故先周亦二百七十五年遂有厲王之事然又續而五百五十積德有隆污則顯示有遠近亦惟在殿下自強而已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殿下勉自強天地祖宗實呵護之勿以臣言爲迂曰是守令撫按之務

臨安旬制紀卷二

八

不必以至尊下親細事也臣之學術志行不過如此他無可效其微忱惟此七端淺近明白爲萬民四裔之所共曉仰冀殿下略行王道以振人心而新聽觀其求賢箋曰臣以草野過承隆眷賜茶命坐親被訓示知聖德宏恩有覆載之量睿慮深長非凡近之所能窺然以臣迂愚私揣人心憤悶已極譬之琴瑟風雨之後必須更張猶之棟梁傾覆之餘須加補治昨經面諭往見馬輔與商大略臣初至未暇出城但晤御史臣何綸見監國詔書所擢用諸臣未有劉宗周

名慮浙中人心繫於蒼輿斯民直道不可重違
雖善政不在於調停起衰必先乎物望人見宗
周與姜曰廣高宏圖不在召用之列必疑當仁
尙有誠心救亂仍是敗局無以彰求治之誠開
維新之化幸因懿旨所未及別出明綸待召宗
周以收江左再召楊廷麟劉同升以收江右不
出十日四方觀聽自然一新若仍貫以膠柱猶
藉薪而救火書曰有忍乃有濟有容德乃大容
忍雖今日之要務而渾沌非幹蠱之良圖易曰
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先甲取其改新後甲取其

臨安句制紀卷二

九

丁寧若復以不別賢姦禁談門戶爲今日之鍼
砭則時事悠悠終不濟矣今日宜常州爲重鎮
設一督府徵閩廣之援師抗衡江上兩者而外
惟有求賢圖治以收人心諸賣國賣君者雖未
能討聽其自替在殿下遵養以待純熙在微臣
敬慎以防敗類天祚皇家必有見覲之期濟濟
師師乃成和平之福也其逐姦箋曰治先固本
道貴自強敵人不可漫嘗姦回不可共事聊抒
孤忠以決去就臣孤立獨往道與時違見宏光
元年諸臣用事措置乖方蒼素變色鹿馬易形

私心危之不敢苟廁朝班之上出都四十日而
陵谷變遷宗社顛覆中夜起立未嘗不痛恨飲
泣於諸臣也今當乾坤失據之時諸臣私相約
誓以殿下爲孤注必阮大鍼朱大典袁宏勛諸
人齊集始舉監國之事人心已失物望大乖馬
輔兵將紛塞道路狐兔豺狼共爲一穴鄭鴻達
師過而不敢問高起潛兵散而不敢追又稱方
國安兵回須索四萬見餉以爲供億國安固卽
蕭山之人家貲鉅萬還家衣錦何所需此又聞
馬閣臣自言南京之事已遣陳弘範入北與講

臨安句制紀卷二

十

不知弘範所講何事如宏光迴鑒自關宗社非
弘範之所得講如殿下登極此天地祖宗之所
式憑億兆蒼黎之所共戴非敵人之所當聞也
凡人欺弱而畏強茹柔而吐剛許定國所假借
報讐之騎不能數百餘皆叛降蒙面之徒多不
踰萬獨以人心旣失卷道壅滯使塞塵目爲王
師鞏固坐成揖讓不知馬士英阮大鍼朱大典
平生所仗靖南廣昌之兵竟成何物而賣國賣
君一至於此今諸姦所在寇敵指名以國託於
諸姦猶以薪投火也今洪範已行勢必復蹈建

炎之事胡銓有言焉能向小朝廷求活魯連亦云有蹈滄海死耳臣繫孤舟見四面潰兵恐不得正命於殿下左右適會今日免朝有懷莫達謹含涕再陳以補前疏七事之遺其命將賤曰先師有言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殿下之宜有天下隄之天地承之祖宗卜之臣庶非在今日但以稽遲數月時勢倥偬不得晏然以觀謠歌之盛而過自虛挹讓再讓三諸臣遂生異議或襲建炎之謀或進句踐之策臣愚以爲帝命傳之皇家人心屬於有德建武太元

臨安旬制紀卷二

十一

之際不聞通命於匈奴景炎咸淳之閒猶且自正其位號若講無成謀則情窮勢絀若因講成事則蒙面喪心臣揆國家禍敗之故皆由大臣養姦蓄亂驕將寵極心媮從古迄今豈有宰相擁兵橫行都市臧獲俱爲總兵子弟徧稱顧命而見賊不鬪賣主挾君猶有騎虎不下之理今馬兵尙有數千方國安兵猶滿萬朱大典眾亦千餘合金華新至者虛聲近萬諸臣皆受國恩蓄威自衛不肯進前而攜妻抱子藏馬於舟掠貲於道意欲何爲臣細問敵中來者皆云敵騎

不多合叛降者不能四五千以馬閣部之英武朱大典之福相阮大鍼之敏練使統率三軍北行阨塞出奇設變大有謝元之功小有祖逖之效而談笑廟廊養威都市終夜喑吡謀竄謀奔不可聽聞殿下誠毅然發憤收東南之人才用東南之民力棄諸故習敗局一切不道以名則甚正以言則甚順以事則甚成如必無一戰之勞據甚下之勢與敗類而圖興邦與憤悶而圖成事畏首畏尾媮死媮生臣不知所終矣臣孤旅子生徒步難進發語煩瀆惟殿下優容詳察

臨安旬制紀卷二

十二

速令諸臣扼要破敵立功自效功成別敘以慰神人之心王皆不能用時士英方遣陳洪範使北議割江南四郡以講和顧洪範前與左懋第使燕懋第不屈死而洪範輸國情歸則士英之以宗社爲戲罪不勝誅矣厥後導大兵下臨安賊臣之甘心賣國如此是日午王賜食太監高起潛孫元德李進侍筵而元德脫巾狎坐起潛作恣睢語又宛然曩時光景矣道周欲謁王議諸事宜進辭以發駕在內遂不果辛酉命黃道周入閣辦事不果

是午王傳令旨命道周入閣內商畧諸大政士英恐奪其政柄繳回不下

壬戌 大兵抵塘西王令頒行黃道周疏請七事卒不果馬士英阮大鍼棄王走

時敵信甚迫諸臣度臨安必不能孤存俱紛紛奔竄馬士英謀奔金塘乃上內閣印大鍼亦上兵部印不辭而去既士英欲附靖南伯鄭鴻逵舟而南適方國安兵至索餽遽上鄭舟挾士英去士英踉蹌揮涕墜水中一足單跣入方營道周知羣姦不可共事而王閉閣修齋亦度不能

臨安旬制紀卷二

十三

修康王故事決計趣歸與涂仲吉移舟上富春聞岸上鼓吹聲喧甚則朱大典阮大鍼翺翔從富春拏舟欲入婺州者也

癸亥

甲子台紹道于穎上疏請誅馬士英不報

時士英入方國安營王亦無如何也後劉宗周遺穎書曰監國舉動尙無足恃此等疏卽宜朝上夕下何至四五日全無行止景泰初王竑捶殺馬順而監國規模次第可觀惜無其人耳今明府立發第二疏不必候旨隨發三疏必行其

說而後已卽宗社自此邱墟亦可下見高皇帝於九京於臣子分義亦浩然於天地閒矣宗周復遺穎書曰明府竟申大義於天下可矣穎自以外臣未可擅殺宰相事卒寢

大兵徇杭州王率羣臣詣軍前降錢塘令顧咸建死之

大兵抵武林關巡撫張秉貞恇擾不知所爲陳洪範勸之納款錢塘令顧咸建力爭不獲秉貞將挾王出降乃遣咸建犒師咸建復命卽棄官去王倉卒與秉貞詣軍前降先是貝勒博洛以

臨安旬制紀卷二

十四

書招王王度力不能拒又不忍殘民故決志銜璧及詣營請弗殺人貝勒許之杭州之免屠戮王之惠也閏六月魯王監國於越不知王之猶存也上諡曰閔王未幾偕宮眷及鄒太妃北去將渡淮太妃伺閒奮躍墮急湍死明年五月王與福王並殂咸建字漢石號如心崑山人崇禎癸未進士令錢塘有惠政至是焚册奔吳江追執以還令薙髮易冠服咸建曰不仕以完臣道不髡以完于道終不屈閏六月朔殺於忠清坊士民徒跣號泣懸首城樓一蠅不集州人收而

殯之閭中贈太僕寺少卿諡忠節賜祭一壇建祠行都

閏六月在籍左都御史劉宗周行人司行人陸培兵部職方司主事原任邵武同知王道焜殉節宗周聞潞王出降方進食推案慟哭曰此余正命時也及越州迎款乃朝於先祠出避郭外門生秦祖軾以袁閩文謝故事勸宗周曰北都之變不死者以身在田里尙有望於中興也南都之變主上自棄其社稷僕在懸車尙可以死可以無死以俟繼起者有主也監國降矣普天無

臨安旬制紀卷二

十五

君臣之義矣尙冀吾越爲一成一旅耳而吾越又降區區老臣何之乎若曰身不在位不當與城爲存亡獨不當與土爲存亡乎故相江萬里之所以死也世無逃生之宰相豈有逃死之御史大夫哉若少需時日以待有疊山之聘而後死疊山封疆吏非大臣比然安仁之敗不死終有遺憾及宋亡矣猶然不死亦以九十三歲老母戀戀不決耳我何戀乎今以爲可不死可以有待而死隨地出脫終成一貪生畏死之徒而已乃繫以詞曰信國不可爲媼生豈能久止水

與疊山只爭死先後若云袁夏甫時地皆非偶得正而斃焉庶幾全所受扁舟辭墓舟過西洋港再拜叩頭躍入水中水淺不得死舟人扶出之遂絕粒久之渴甚口吻瘡發其女進茗飲精神頓生蓋葭液也宗周擲杯於地自後不復飲矣宗周語門人曰吾今日自處無錯否門人曰雖聖賢處此不過如是宗周曰吾豈敢望聖賢哉求不爲亂臣賊子而已或傳娶中建義公曷少緩之宗周曰吾學問千辛萬苦做得一字汝輩乃欲我做兩字耶竟以閏六月初八日卒前

臨安旬制紀卷二

十六

後絕粒幾四旬勺水不入口者十有三日培於大兵至浙時謁巡撫張秉貞請兵拒守而秉貞已與陳洪範謀挾潞王降令曰太后在此危駕者誅培慟哭去曰事難立矣吾不死無以報國乃攜家避橫山之桐隄嶺道遇其友陳廷會語以故廷會曰君職行人無守土責且天下事未可知無已國亡與亡不亦可乎培仰天歎曰需乃事之賊後日將有求死不得者子不見北都某某乎長號而別俄聞潞王降索酒飲將自裁其妻規防甚嚴乃止一日給其妻他往鍵戶自

經妻兄子破壁救之培大恨曰奈何苦我越夕
爲書三緘辭母作絕命詞冠帶叩頭北向五南
向三以結韉繩掛二僕曰我爲烈士若輩宜成
我志坐方牀從容就縊死年二十八江東贈尙
寶司少卿謚忠毅道焜聞潞王降語其子均曰
北都之變我受先帝知遇恩當死久矣所不死
者俟將有爲也南都之立羣小盈朝往必不得
志故濡遲至今今更何望且向者銓曹以故事
格我卑我官也今不死天下將謂屬吏中固無
人矣乃投繯死江東謚節愍宗周宇啟東山陰
人學者稱念臺先生培字鯤庭道焜字昭平俱
錢塘人培道焜以同日殉時有錢塘諸生方天
眷巾服再拜自刺死仁和諸生諸復詣羅木營
死

臨安甸制紀卷二

七

臨安句制紀卷三

錢塘張道少南稿

潞王佚事

潞王好鼓琴其所製前委兩角材特精良崇禎年愍帝嘗出宮中古琴賜之後流落人間並稱潞琴毛西河有公望遺姓以潞國之琴賦滿庭芳詞云漢室淮南藩封澤潞紅絃久擅空桑攜來海甸寶匣散珠光碧軫瑤徽瓊額龍門樹斲羽鏤商人傳是乾清供奉曾遺賜諸王崇禎題啟月橫紋印綠蘇帶流黃自王孫散去淪落江

臨安句制紀卷三

一

湘故國軒懸何處燒桐好付與中郎誰知得紅絲繫足還是舊宮妝又西河同王徵士聽楊太常彈琴篇詩有毛姓家蓄潞國絃諸王頌在崇禎年句後此琴入杭州汪氏金江聲有集汪秀峯飛鴻堂觀潞琴同賦詩云高堂置酒延眾賓鼎彝圖史左右陳素琴三尺橫斐几酒半拂拭開龍唇珠微的礫寒光膩蛇腹千絲斷紋細篆書鳳沼辨題名知是前朝潞藩製當年愛弟獨承恩寵樹皇枝望最尊賜出良田連汝水特開朱邸並梁園風流好古東平亞託玩宣情致閒

暇良工斲就嶧陽材韻磬號鐘詎相下承家嗣子更溫文書畫臨池妙軼羣嗣王常涉善筆集大書光工畫閣子家舊藏手撫焦桐調雅奏思隨翔鳳崇禎帝協御琴名南薰豈知戎馬紛蹂踐憂國愁聞宮徵變陵廟俄看劫火飛宗藩竟類屠羊殄請封南徙到錢唐佛子家家祝瓣香百萬生靈全性命不辭銜璧作降王此琴流落從茲久故物何年入君手愛惜重裝古錦囊摩挲時把于闐帚拂軫抽絃感慨平醉聽滌硯喜神清鏤餘靜聽能忘味試鼓松風一再行

臨安句制紀卷三

二

王精通內典一日於大鼉腹中獲觀音一尊四面莊嚴悉具於是遂修佛長齋工書畫尤精於畫蘭曾刻石置虎跑寺好收蓄珍異有舍利子一每晦輒有光視其燥潤可占晴雨有呂真人畫像風左則鬚飄而右風右則鬚飄而左相傳仙筆也有沸水石置水中水沸如潮有竹節盆大如輪有碧草上有小龍大如指長踰三寸淡金色鱗爪具備繞指盤屈氣色若新後俱不知何屬矣

潞王既北去其宮眷匿塘西孟氏錢塘張紘與

王氏謀首之既而悔不與名後王氏首者五人皆暴死絃踰五年亦死

附朱督師及馬阮諸姦事蹟

潞王既降士英與國安尙駐錢塘距杭州城十里立五營大兵追躡之斬其眾五百級乃竄餘杭復敗適魯王監國越中張國維劾其誤國十大罪懼不敢入朝走依國安於嚴州未幾士英姚江之師復敗而國安亦敗於富陽時大鉞已先竄金華往投大典大典方募義旅爲固守計因與其事士民檄逐之大鉞怒走詣國安軍與

臨安旬制紀卷三

三

士英遇掀髯抵掌日談兵自負國安信且喜已復煽方朱兩軍交惡大典幾爲國安所窘顧士英以南中之敗半出其手而已受惡名至是有所論辨頗與牴牾無何士英率國安軍渡江窺杭州沿江列陣大敗溺死無算乃收合餘燼於江東諸山朱橋范村諸處縱肆掠劫明年正月國安與鄭芝龍合疏薦士英於閩王令士英爲辦事官俟克復杭州始許復職六月大兵渡江深銜魯臣弗納之怨密與國安謀劫監國來獻監國覺脫去而國安一軍卒盡殲遂與其父故

大學士逢年雍髮降而大鉞先已納款至八月遂偕謝三賓宋之晉蘇壯等詣江干降自言願破金華自効初大鉞在金華大典與閱城指西門戒其下曰此新築土未堅當嚴備具大鉞心識之至是以巨礮攻是門卽陷恣屠僇以報檄逐之恨大典自焚死方大典之去杭也復與江上諸臣奉魯監國偕張國維主金華兵時孫嘉績熊汝霖主紹興軍錢肅樂主明州軍江東之軍推此三府監國以國維輔政加大典文華殿大學士建行臺督師國安封荊國公父逢年亦

臨安旬制紀卷三

四

拜大學士尋議分地食餉以金華蘭谿湯谿浦江隸大典而國安方以潰兵列江上縱暴無狀馬阮沓至人心岌岌故未嘗越嚴州一步先是在淮撫時唐王禁高牆大典爲白其冤及王稱制遙授文淵閣大學士封婺安伯督師浙東屢書招之大典日錢塘一江扼要吾去誰爲司餉脅亡齒寒閩何能固或勸其以孥先行爲善後計曰吾孥去則一境無固志是教之叛也爲天下者烏得及其家比國安聞其饒於貨聲將索餉四萬酬士英引擢尙書之德遽率眾往襲閩

攻市月殺掠甚慘監國召諭至再至閏六月二十五日始解散後以事勢日非葺公廨爲行在將迎監國駐之或曰江上危婺州得安枕耶乃廢及大兵渡江國安與大鉞俱降導攻金華大興執招撫使烹之嬰守凡三月閒出奇兵大兵死者數萬外無援兵而部下無一叛者義烏御史傅巖大典姻屬也爲強宗請盡以子弟兵爲援泣許之巖夜縋而出還至義烏以死部將吳邦璿何武雄健多智素倚之國安以大礮攻城急城中亦以火器禦之煙燄張天口隅如雷

臨安旬制紀卷三

五

大兵稍卻乃日夜濟師守者漸疲紛投坑塹城遂陷大典子萬化尙巷戰力盡見執大典麾其妾女及萬化妻投井中邦璿曰城中火藥尙多不可資敵不如焚之爲吾輩死所大典袖中出火繩示之曰此固吾意也卽環坐庫中竇從之願以死侍者得二十餘人頃有告者曰公子死矣大典亟命舉火藥發大震如霹靂大兵反走多蹂踐死大鉞既獲破婺功復隨軍入閩至仙霞嶺有微疾同行者曰子老矣母苦跋涉盍留此調攝子虬徐徐來大鉞艷然曰吾雖老

尙能彎強弓騎壯馬且今欲收七閩舍吾其誰奈何言若是旣而曰咨此必東林復社間我也軍中初弗解東林復社爲何語日子行矣非敢有撓也翼早全軍度嶺大鉞下馬步行趨捷若猿猱以鞭梢指騎者若輩少壯男子顧不及一老禿翁矜盼矍鑠軍中頗壯之旣過五通嶺則喘急氣息不相屬蹲一石上死其僕自後至見之復下嶺購婢時干戈遍野人民一空顧無所得木越數日始昇板扉以上會天暑尸蟲四出溢於路僅存腐骨而已或曰方其自矜得意時

臨安旬制紀卷三

六

爲軍士擠之墜崖死或曰大鉞登嶺時忽頻首大呼曰介公饒我卽自撻其面墜馬墮崖下身首異處其奴尋得之繫其頭於馬上求棺三日始殮云介公雷演祚字也士英於國安敗降後將朝唐王於閩擁兵求入關王以其罪大不許乃遁入天台山寺爲僧大兵搜獲之與總兵趙休元駢脛於市時丙戌六月也或曰閩拒不納乃竄入太湖投長興伯吳易軍易敗奔新昌山中丁亥就擒斬之市人鬻切其肉以飼犬或曰丙戌八月大兵獲吳易并執士英同就脛

或曰士英與國安父子同時降或曰大兵至
台州士英始出降唐王被執於順昌搜龍槓獲
馬阮及方氏父子連名請駕出關爲內應疏事
在已降後大鉞已墜厓死仍僇尸而斬士英等
四人於延平城下妻子給披甲爲奴或曰爲雷
擊死或曰大兵渡江士英國安合兵奔天台
詢之士人云山西有徑可通楚粵入滇閩緣眾
未聚稍憩以俟山有石橋恐敵人之襲之也斷
之出石碑有文曰方馬之兵至此而止二人大
驚以爲天意也遂留不去乃遣人詣杭降貝勒

臨安旬制紀卷三

七

令大鉞遺書以異其禮二人大喜卽遣將謀劫
魯監國其將入魯營卽病昏魯監國亦覺之逸
去二人既至杭只勒令盡挈親屬及所部健將
入城居月餘貝勒宴二人盡歡出不意驅其部
將四十八人駢斬之遂囚二人檻車入閩繫一
室中士英惟日吟詠自遣忽一日引至洪塘與
總兵數人同被戮時有黑氣從西南來云
論曰當潞王時輿圖半壁如閩浙江右楚粵蜀
滇黔之地猶疆舊索所不及建炎者僅失江南
十餘郡耳使王廟志中興獲賢良將相與之圖

存則其能立國與否尙未可知雖然監國非王
意也馬阮脅之耳夫馬阮豈誠有意入國哉彼
其戀富貴私身家盜柄權之念未嘗須臾舍去
南都半載腹金蟒玉如俳如優生殺恣心如蝎
如虺一旦長江飲馬王氣頓消而富貴身家柄
權俱去矣不得已挾太后而南以爲不如是則
吾之宰相大司馬如糞土也假護擁東朝之尊
威以恫嚇臣庶且冀赧王未成禽則犄犂而犢
至繫轡而覓來君相重逢湖山坐翫格天之閒
半閒之堂可再構也及夫王馬朝周長驅北去

臨安旬制紀卷三

八

宮聲不返咽並寒流而遺老舊臣責言沓貢沉
潞藩所在人望攸歸設或捷足先登落他人之
牛後則太阿墮地爲組上肉矣故監國之役雖
非本衷而亦出於萬不得已者也善乎黃忠端
之言曰馬阮既賣吾君恐臨安更擁潞藩妄云
靖南素捷六飛無恙至敵抵塘西才議監國使
半壁餘生竟淪微管猶且餘息奔逃真豺虎之
所避食也亦可爲劑其肺腸而誅其心者矣歟
後閩關不納江東復拒事權一失奔竄無門出
此觀之彼所爲亟亟援立者豈不自以爲先見

之智乎迨夫反面倒行逆施而富貴身家柄權之念猶若膠藕著身不能暫釋以冀溺灰之復然仆柳之再起差幸天誅冥殛赫然相加而餘毒始息則彼自以爲智者何在也若夫忠烈報國之士不獲手劍諸姦而徒以身殉志尤可哀當是時守土而死者僅一大令而峩峩巨僚望風迎款矣居鄉而死者僅二三君子而濟濟國楨奉表歸誠矣之數臣者雖曰不盡屬心乎潞王而皆感王之降而興者也繫其事而表其烈豈有強辭乎哉故夫僕之爲是書也非惡馬阮

臨安甸制紀卷三

九

也亦非痛潞邸也以爲吾臨安山房水儒之所而猶有鯢庭昭平及方諸數先生以閒官冷籍青衫賤貧之身與漢石戟山支撐正氣則其光吾壤不亦多乎且以滌降王啓關簽表之恥也至於監國典禮荒促無幾而曰甸制者以爲時未及旬猶以甸統之舉成數也荒朝無他制設絕把旄猶有所制也其未始事以前敘諸姦之挾太妃入浙者以明監國之所由始旣歸命以後附馬阮敗亡之蹟者以明姦倭之所由終然而弗得詳焉則是編者猶僅存乎其畧者也

臨安甸制紀卷三終

臨安甸制紀卷三

十

臨安旬制紀二卷附錄一卷錢塘張道少南撰明末
潞王常潞監國事明史諸王表傳均不載惟張國維
傳云南都覆踰月潞王監國于杭州不數日出降馬
士英傳則云士英請潞王監國不允與張傳自相牴
牾蓋潞王常擾攘中爲諸遺臣擁立旋即納款爲日
無幾事不甚著故諸家野史亦罕及之張氏因爲此
紀以表章其事仿編年體按日繫事因事增人排比
頗具條理惜徵引未博且有失實處如劉子全書附
錄年譜載劉宗周驟聞福王臨幸欲趨會城既知馬
士英擁太后抵浙憤然曰士英棄君上挾母后而逃

臨安旬制紀卷三

十一

某恨不手刃國賊豈涉江而迎之耶不果行年譜爲
其子鈞撰所記當不誣是紀乃云宗周偕熊汝霖入
朝且有面責士英語蓋襲他書之訛未及攷正耳又
如顧炎武聖安本紀載宏光元年四月徙潞王于湖
州王初至杭適海甯百姓羣訴陳之遴于撫按王得
其揭偶向布按三司言之之遴懼及起官同御史彭
遇颺召對力言當日大臣意在潞王杭城省會非所
宜居恐有他變故有湖州之命是紀僅載王上書請
僻靜一郡而遺朝旨移從事亦失之挂漏他若潞王
既監國拜巡撫張秉貞爲兵部尙書使治軍見馬如

龍杭州府志南關樞署爲潞王舊邸見張廷謨杭州
府志唐王有與太后暨潞王書見黃漳浦集潞王所
著有古今宗藩懿行考十卷見明史藝文志更有韻
石齋筆談池北偶談及近人吹網錄所述潞王諸佚
事皆是紀所應采錄者而張氏概未之及甚矣著述
之難言賅博也同治丙寅春日大興傅以禮識

臨安旬制紀卷三

十二

臨安旬制紀附錄

仁和羅集榮臣輯

大清兵破揚州逼京城五月三日王出走太平奔黃
得功軍明日馬士英奉王母妃以黔兵四百人爲衛
走浙江經廣德州知州趙景和疑其詐閉門拒守士
英攻破執景和殺之大掠而去走杭州守臣以總兵
府爲母妃行宮不數日阮大鍼朱大典方國安俱倉
皇至知黃得功已兵敗死王被擒次日請潞王監國
不受未幾大兵至王率眾降尋同母妃北去定明史欽
許琰字玉重長洲諸生也聞北變自縊於福濟觀道

臨安旬制紀附錄

一

士解之又投胥江會潞王泊舟使人出之終以嘔血

卒黃宗義宏光實錄

馬士英挾皇太后渡獨松關至廣德州州人拒之攻
入城知州趙景和被殺死者甚眾杭州民間之懼撫
按等先遣官往迎住兵城外請士英寓臨湖小瀛洲
五月二十八日皇太后駕至以城中總兵府爲行宮
羣臣及潞王往朝入見儀衛蕭條疑爲士英母所假
蒲蓐城中豐寧太平二坊民競以爆竹投樓外樓士
英方宴驚走以二樓船繫湖心亭至曉人朝用精甲
百許日衛請太后出服赭一紫衣女官侍令官吏士

民入見朝罷傳旨召用在籍諸臣獨不及劉宗周章
正宸時江北巡按彭遇燧適奔杭命以僉都御史募
兵兩浙錢糧憑取用皆士英意也翼日宗周與熊汝
霖入朝汝霖詰士英聖駕安在輒來此士英無以應
然猶盼上江捷不數日阮大鍼朱大典方國安俱倉
皇到則得功兵敗死以次日請潞王監國不受太后
召王泣拜終不受惟迎太后入府從張秉貞陳洪範
等計迎款而已楚藩一鎮國將軍慟哭解衣冠投地
去時楊文驄鄭鴻逵亦自海入錢塘請王入閩王終
不許至十三年 天兵至士英等方與按撫飲江干

臨安旬制紀附錄

二

因急渡錢塘按臣何綸鹽臣李挺亦行惟撫臣張秉
貞縋城入偕王出迎貝勒錢塘知縣顧咸建亦伴迎
旋遁執至迫之降不從見殺越月餘貝勒挾太后潞
王等北去洪範先計劃地封藩故王爲其所紿也甲申

記

潞王居杭時嘗命內官下郡邑廣求古玩又指甲可

長五六寸以竹筒護之上同

乙酉五月南都敗士英出逃至孝陵詭飾其母爲太
后召守陵黔兵自衛所過劫掠一空從廣德州走安
吉知縣黃翼聖埽衙舍以停僞太后及士英家眷浙

撫張秉貞下檄安吉問太后真偽翼聖啟云閣部既真恐太后亦非假張遂備法駕迎入杭州僞太后駐朝天門東李總兵宅士英屯兵湧金門外王氏園潞王恭謁太后如常禮辭之已令妃具宴送入妃恭詣陪侍復峻辭之曰夕惟與士英後妻及婢數人相處人始疑其僞查士璵人海記

潞藩述古書法纂敘曰述古書法纂者乃孤學書之暇隨筆集錄者也事皆雜出語次不倫聊以適志非敢曰學古有得云然也矧乎書法之淵源字學之精蘊前賢議論業備大全靈資孤之纂集哉雖然道以

臨安句制紀附錄

三

互證而益明理緣採擇而加密千慮一得弋亦時獲則茲集也或亦好古者所不棄歟語有之世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者集眾以成其美也天下之理固應如是則孤又何必不述古以廣識人諒必不以述古爲孤嗤因不揣固陋而壽諸木蓋欲望同志君子增廣而潤色之以爲清時雅尚云爾崇禎丙子七夕日潞國敬一主人中和甫識第一書制源流贊曰自古及今歷世綿邈聖哲代興書契異制可謂繁矣厥用弘哉雖搜奇括異若無益於今然邇流窮源足有鑑於古亦學士家博古通今之一助也第二愿朝

書體贊曰混沌既分純樸日散奇人異撰接武繩風精神獨擅者代有厥英美善兼收者指難多屈鏡茲質文世道升降見矣鑑其工拙人性漓漓形焉乃若人著書傳固足徵奇即使書亡人逸闕之何害此亦觀世者之一機也第三名書形勢贊曰兩儀闢而品數異八卦分而體勢生觀其形則萬有備於毫端極其至雖造化悉歸肖似規摹妙合準擬精詳可謂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雲變態中者矣第四名書筆法贊曰粵自高卑定位其間時行物生天機鼓暢神化洋溢莫非毓秀呈芳孕奇敷美蓋惟陶冶定於一

臨安句制紀附錄

四

真故爾變化形諸萬有書之爲法道準諸此故聖神肇制賢哲日新用能收法象於毫端走風雲於筆底垂憲無窮流光有據謂書法卽小造化也亦可第五名賢書論贊曰夫言以傳心筆以宣志故制書契以代結繩立文字而揚奧蘊討論所關機緘愈細是以闢玄晰隱議擬斯彰剖秘搜奇精微乃露試思文章性道非談吐何以得聞固知學問思辨必印證方能盡變雖大道不落於言銓然妙理終需大論議研幾極致邇流窮源恐於書道未可輕視第六名家書學贊曰古人凝聚精神發於毫楮後學慇懃摹擬期效

馳驅自非刻心於深造口口舉手而逢原乎是知道
雖始於師傳進口口於已習誠愚公精衛以爲功將
神動天隨而自得洵哉草聖草賢匪皆天縱允矣絕
倫絕世總在人修心堅石穿語豈虛哉第七古書法
帖贊曰古人萃精神於翰墨作世楷模藉金石以流
風用垂教化遺跡具在人擅一長後學操觚派宗百
出遂使前人面貌一一如生俾令後代源流繩繩弗
絕仰筆畫而神遊三昧思功德而起敬千秋誰謂墨
池之技藝無關參贊之勛猷也耶第八名書姓氏贊
曰且自人爲道寄是以道藉人傳物理皆然聖凡悉

臨安旬制紀附錄

五

準故夫統系之所出可見源流之自來邇觀作述淑
慝之分益鏡世運瀉滴之異是知標題姓氏雖列案
夫六書然而剖判妍媸亦差等乎品第誰云字學之
微無關氣數之大也耶第九書學須知贊曰文房四
寶利用天下所從來矣雖云各擅其長究竟互濟其
美挾造化之精微補天地之陷缺立不朽之盛事昭
可傳之懿美以至物因人重人以物傳猗歟盛哉蔑
以加矣可云一物之微而無關三才之鉅者乎第十
纂古書志贊曰字以傳心書以明志志之所在吾事
形焉事之所形吾志寓矣夫道原一貫初無大小之

分而學總三才亦具精粗之致然藝乃道中之藝何
必不游道有藝中之道惟精乃善余志蓋有在矣游
藝其何害焉

原書

余早年失怙恃未遑學問迨就外傳始親筆研偶於
暇日簡有湯煥書軸見其圓熟流麗染翰之念遂爾
淳然自是始就臨池矣湯煥者乃不穀先王之侍書
也因其雅擅書法是以神廟選侍先王於京邸故彼
之真草隸篆諸書本藩藏蓄最廣藩務之暇日臨數
幅迄今十載始稍有所入繇是篤好益深法帖雖多
然皆後來臨本且贗者甚多求一真帖殆如披沙揀

臨安旬制紀附錄

六

金何可得乎孤僻處一隅卽欲廣募之有志而未能
也。余自學書後卽搜集古今諸帖以求法則見人
人自具一鑪冶而總不出右軍範圍謂之書聖洵矣
哉自是稍以臨湯考法王矣。余性好靜逸然於藩
務之餘卽埽地焚香翻閱奧典染翰自娛每日習以
爲常頗覺心神暢快此外則不堪煩擾矣。余閱法
帖廣本內間亦有筆意佳處第未免露本色耳然所
謂頭頭是道擇其善者而從之抑亦披沙索金之意
也學士家宜識之。余竊祿藩封廝名玉牒雖則食
租衣稅實爲尸位素餐每一念及輒深惶汗意除好

學守禮之外別無可以仰報君親者故孜孜黽勉不敢後於他人苟能一得自長庶無漸於參養耳因集述古書法以自娛而廣所識 余於學書之暇翻閱典籍以求書法家姓名事實因讀二十一史見古來藩王侯服勳力朝廷者儘多名世然無不自學問中來故有古今宗藩懿行考之集蓋欲自勵而因以勵人共著天潢之美以垂不朽之盛云爾若曰沽名釣譽則余豈敢 余以穉年寡學恐蹈面牆之誚頗刻意典籍故雖未能旁搜博採以極其致而時有契悟處輒書之以誌循習凡有關字學者更隨目隨錄之

臨安旬制紀附錄

七

亦曰求免於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之譏耳 宗藩家派衍天潢名尊玉牒食租衣稅既安且榮受享可謂至矣乃不知循禮守法好學明理使無虧天地賦予之仁君親生成之德願縱恣於聲色貨利甘蹈夫蕩矩敗闕真天地間戮民也余每孜孜在念雖未能克廣此心而收斂頗自刻勵卽如字學雖未能窺其藩籬然出規入矩頗不敢自作聰明也余矢志如此因漫筆之以自警 崇禎壬申癸酉河北流寇披猖衛郡城門晝開四郊火光燭天荼毒不分玉石予於此際頗覺鎮靜方手不輟書以定眾志今返思之自覺

迂闊可笑亦繇余所樂有在也魯論云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詎不信矣夫 語云寧爲太平犬毋爲離亂人信哉斯言人不可不知也余憶於癸酉春日方捉筆臨帖興正酣恬而忽報流警一時數至余雖未閣筆而想見小民焚劫之苦也因爲口號以誌其感日喜見春光暄麗日忽驚烽火時煙塵可憐鐵馬金戈下多少焦頭爛額人繇是觀之太平犬之食息自如離亂人之身家莫保蓋霄壤矣彼幸亂者抑何心歟

定審鼎乃宋器之最精者成宏開藏吾邑河莊孫氏

臨安旬制紀附錄

八

曲水山房有李西涯篆銘鑄於爐座曲水七峯昆仲乃朱陽賞鑑家嘉靖閒值倭變產日益落所蓄珍玩俱以轉徙茲鼎爲京口靳尚寶伯齡所得唐太常負博雅名從靳購歸自是海內之評審器者必首推唐氏之白定鼎云後潞王過杭聞定爐名遣承奉俞啟雲諮訪遇王廷珪於湖上出廣鼎誇耀把臂甚歡恨相見晚引謁潞藩醢以二千金承奉私得四百以千六百金昇廷珪潞藩時在播遷乏主藏吏命一廚役司管鑰其人頗椎魯居無何王欲觀鼎廚役啟鑰取鼎戛然有聲忽折一足廚役懼投水死 清兵入杭

路王赴北承奉沈廢鼎於錢塘江中

姜紹書韻石齋筆談

幽蘭石刻詩幽蘭生深谷馥馥有國香能令人服媚

無人亦自芳敬一前後有路國親筆之寶崇蘭軒寶

明崇禎十三年印

虎跑寺石刻

吾杭南關樞署爲明潞藩舊邸見張廷謨府志本朝

定兩浙潞王首先投誠救免一城生靈杭人德之呼

爲潞佛子王平生善音律嘗製潞琴編列字號余曾

藏一張乃第十三號西齋李堂有清平樂詞詠之

王兩殿秋雨菴隨筆

上道焜燁囑曰適有承差至喚汝受職汝受卽我受

臨安甸制紀附錄

九

何以見祖宗於地下是我死期至來票乃催命符矣

余年六十不短家貧勿厚殮三日卽權厝我於父墳

之側亦勿開喪家屬勿至已死虛文無益聞六月午

時父昭平遺囑後有內姪孫林璐跋曰此王節愍公

乙酉年閏六月二十一日絕筆也訓子數語紙上霜

寒昔建炎時婺州掠二女一姊不屈死一妹不得已

從之有人問曰何不學姊死憮然曰難難難展先生

遺翰而附述於此

陳焯湘管齋萬賞續編

仁和翁以明王昭平先生小傳曰先生姓王氏諱道

焜字昭平浙之錢唐人也自大父以下世仕明累至

千石先生舉孝廉仕延平佐郡以清節顯名當時居

家有日矣歲乙酉大兵南下有司舉城降奉賢王

令諸薦紳先生受朝請無敢後者方是時先生家居

罕得覲其面子均亦孝廉也雜稠人眾中拜賢王用

朝請禮王乃以爲才將擢之視有司事家人遽以聞

先生方據牀臥急起北向慟哭敕家人具筆研筆研

且至乃伴語家人曰汝等去我將作書行自樂耳公

素善右軍書法於是且笑且泣命筆作書與千曰汝

往朝請且受官汝受卽我受何面目見先人地下乎

我逝矣汝好爲之擲筆遂扼喉死家人視之則偃然

臨安甸制紀附錄

十

臥矣葛巾野服具衣冠盛夏三日不腐蓋明日而薤

髮之令遂下也仁山氏曰方先生殉節時余適至墨

迹在几上未燥而先生已氣絕家人未有知者余枕

尸而哭哭已熟視先生言知先生之意如此先生風

雅爲當世宗非先生所以傳不備述述其所由死者

上同

錢塘顧卣字山臣與吳中允太冲友善南都旣破馬

士英欲強起先朝諸老以兵衛至中允宅適卣在伏

帳中聽中允與士英爭論怒執古硯欲中之數舉而

不發士英去憤而出曰便宜此老賊某之所以欲發

而輒止者非借此身恐累公一門俱盡耳遂以研斲地碎爲數十片

黃士珣北隅掌錄

吳農祥賦潞府金佛紫府旌旗映碧空退朝寶輅謁齊宮摩挲紺髮于尋外尙勒藩封小篆紅芍藥開時浴佛晨太妃玉燕鬪車輪水晶簾捲沈香冷纔說前朝淚滿巾椒塗蘭榭限秦關玉盃金魚總不還不改恒河三歲見可知流落在人間西來天竺舊袈裟瑞應祥雲六象牙積劫已知還默禱悔教生在帝王家

梧園詩集

又澤潞曲四海橫流日君王罷早朝前驅關吏問匹

臨安旬制紀附錄

七

馬過河橋鄉國何堪問川原落日斜梅檀仍禮佛生在帝王家易地稱僑寓移居賦式微白頭吳父老雙擁畫輪歸河朔中原春流離斗柄春酸風吹客髮都是斷腸人

同上

又湧金門時馬貴陽相國寓此開國從龍第中朝逐鹿家啟門留鎖鑰來探六陵花賸水殘山破何人夢舊都靈和無限柳嘶煞白門烏湖水平於鏡多年少五兵城樓哀角奏一半雜邊聲閣下施長戟車前列健兒相公防意外走馬夕陽時

同上

又從郡人迎潞邸羽書日夜急兵符僻處風塵無日

無豈意滔天橫賊壘遂令溥海盡窮途豺狼坐嘯窺三輔雁鴛行飛愁五湖詔許旄邱占越絕暗留野井近吳趨太妃紅袖依門側世子朱衣立路隅首上宮妝盤翡翠腰間國寶失珊瑚恩須少府傾朝稅祿假神倉贍市租離別他鄉經患難寄生何地驗榮枯迫隨璽綬傷諸吏奔走壺漿泣腐儒淇水春流浮玉輦蘇門旭日隔金鋪神宗母弟原天屬穆廟兒孫與眾殊三百年來消息異延秋啄殺白頭烏

同上

又潞府調寄惜餘春慢穀璧移封桐圭曾戲遠渡江南青草強藩跋扈逆賊張羅何處欲投劉表還記緣

臨安旬制紀附錄

七

陵楚邱烽火秋宵風颺春曉歎維城磐石宗枝瓜瓞破巢多少銅輦下哀賦流離英姿隆準各拜鸞旌前導仁慈愛物節儉持身又說世經天寶樓底吹笛小兒聲應鼓鼙愁腸如擣望金陵雄劍澄清妖魅故園歸早

同上

又乙酉弔潞邸調寄虞美人旌旗十萬來江渚獨上瓊車去君王隆準最聰明此別延秋門外少人行白頭父老攀車數柳絮歸何處沈香小像重題名繡佛堂前再拜懺前生

同上

故明潞藩敬一主人風尙高雅嘗造琴三千張予猶

見長安市上售其一有隸書中和二字又常仿宣和博古圖式造銅器數千枚瘞地中予昔在金陵登宏濟寺見臨江石壁上刻其畫蘭極工

王士禎池北偶談

黃道周擬思文皇帝與聖安皇太后書皇帝書奉聖安皇太后天步多艱神京再圯屬權奸之煬竈致海宇之瞻烏方此六月棲棲之時正當震來虩虩之候宏光皇帝已蒙塵於姑孰太后懿駕亦傳警於臨安而馬士英阮大鍼諸臣猶云靖南奏捷聖駕萬安使天下臣民無所繫屬九廟社稷無所憑依直至敵迫塘西馬腥湖水乃謬附景泰監國之謀遠襲宋朝隆

臨安旬制紀附錄

三

祐之事欲以欺罔羣心陰圖異志方斯時也祖宗神靈憂憤於上江左黔黎騰沸於下朕以區區仰蒼呼籲誠冀高皇一綫得保血食雖身為布衣還耕南陽固所願也而閩粵將士赳赳桓桓咸援春陵奮蹟之文瑯琊渡江之典以爲時不可失天不敢違大小勸進至三百餘箋朕亦思神器難虛敵氛未殄必欲掃除羣醜肅清廟社續太祖高皇之緒酬宏光主上之恩非勉順輿情亦無以克襄大業所以納馬武之說於平陵追耿純之規於鄒上也秋風已勁六師屆期朕將親觀孝陵收拾二京問坂礪所以不復懿駕所

以南征已先於登極之日遙尊宏光陛下爲聖安皇帝卽尊皇太后爲聖安皇太后已告海內慰其懽呼皇太后能御慈輿使朕脩其晨昏亦所以報聖安皇帝於萬一也臨風北望曷罄瞻依

黃道周漳浦集

又擬思文皇帝與潞王書皇帝書達潞王自六月舟屆錢塘躬睹監國相翊相推之意亦旣揭蜺遠近矣蓋私心籲天謂宗社有主兆民胥賴冀得引領旣驚以就藩服雖忝叔姪之序所不計也而風雲乍變戎馬腥穢已至臨安權奸遺種壅塞上下朕無昆陽之甲銅馬之師卽欲取日虞淵支天西極何可得乎朕

臨安旬制紀附錄

四

行過胥江閩粵諸將士堅引蕭王之義於天下而敵勢日播嘉問未通迨至三江士民勸進者十日之內可至三百餘箋朕引泣推誠無以避之雖諸熊羆龍驤自圖其主亦皇天高祖默誘厥衷也朕披輿圖未當半壁欲申討伐尙乏同仇雖敷天存左袒之心而六馬有朽索之意推賢則眾志難移持久則匱祀足慮已勉狗黎獻以慰同人嗚呼祖功宗德在乎人心遺大投艱亦關天意古不云乎有天命者任自爲之書曰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朕持此兩端以告諸宗天地日月或聞斯言惟賢王幸惠炤焉微禮出自

肫懷非止以例相溷途艱多不易致故引沼沚之義以致乎神捷握惟王亮之上

同上

明潞王畫蘭石刻虎邱塔下有畫蘭石碣銜壁間高三尺餘闊不及尺花葉紛披摹鑄工妙爲明季潞王遺墨欸題庚辰秋仲寫於萬卷書齋後署敬一兩字起首長印曰大明崇禎十三年後方印二一曰蘭花道人一曰潞王敬一主人中和父寶按王名常芳父簡王穆宗第四子就藩衛輝王襲封後值崇禎中兵事起能急國難帝甚嘉之甲申之變避兵南下史閣部議立不果流寓杭州降於大軍杭人得免兵革甚

臨安句制紀附錄

五

感之稱爲潞佛子性耽風雅善鼓琴製琴數百張傳

世名潞琴

王士禎池北偶談作三千張恐是三百之訛故今以數百渾言之

兼工畫

蘭是幅作於庚辰秋時猶未去國也余以拓本乞覺阿開土祖觀題長歌曰幽蘭一叢花兩箭清露盈盈香可嚙摩挲石墨潞王遺響搨何人來古殿神廟之姪穆廟孫紹封茅土輩行尊平生事佛耽禪悅翰墨絲桐結習存猗蘭一曲知音少復爲美人寫香草尺土雖邀雨露恩孤芳爭奈荆榛繞貞珉摹刻重琳瑯七級浮圖虎阜藏得近祇林依淨土願除愛草事空王中原盜賊紛多故百里藩封豺虎踞國香零落遠

流離欲把杭州作南渡地覆天翻痛甲申南都議立事紛紜鋤奸未滅馬瑤草扶弱深憐史道鄰

原注史部閭欲

立潞王爲馬士英所阻不果

天兵飛渡長江水半壁湖山安足恃

降幡早豎闔城全贏得杭民稱佛子北去蒼黃行路難託根無地怨摧殘誰知玉葉金枝貴竟作飄蓬斷梗看青桐碎後湘絃裂蕙折蘭焚空太息王孫芳草綠天涯血染鴟魂歸不得瑤華片石藝林傳款識庚辰尙紀年當日寫蘭何喜氣近畿擾亂多烽煙滄桑已換紅羊劫龍種五王從此絕哀怨難招屈子魂潞河流水聲嗚咽絮果蘭因問世尊生公石畔墨留痕

臨安句制紀附錄

六

紅閨畫竹飛英塔

原注湖州飛英塔有管夫人墨竹

夫婿天潢何足

論余亦有二律云玉殿清閒藝事工愛將翰墨伴絲桐自撫朱郎幽花格許傍緇林忍草叢弱植難扶南渡後孤芳甘落北風中湘蘭從古多哀怨感到滄桑更不同天涯芳草泣王孫何處春風可託根集蓼早憂家國難分茅空負祖宗恩心皈古佛香留影淚灑遺民墨染痕片石長期依淨土免鋤非種在富門杭州西湖虎跑寺亦有潞蘭石刻貝子木青喬嘗拓以寄余花雨叢詩二十字同爲庚辰年作子木有詩詠之又王漁洋記金陵宏濟寺石壁刻潞王畫蘭甚工

今不知尚存否余謂王避兵南來時必無暇鐫留墨
本當是在藩之日畫幅流傳人爲摹刊名勝地故金
陵蘇杭皆有之此亦恆河浩劫中一段墨禪公案也
葉廷琯
吹網錄

周錫潞琴行涼堂雨過開夕陰挂壁瞥見龍脣琴云
是前明潞藩作中和小篆填黃金憶昔南都更新主
抱琴來竄臨安土遺愛猶傳佛子名新聲定有家山
譜西湖慘澹青燐煙枯桐罷響啼杜鵑阿誰拂軫試
一彈滄桑舊事同流傳續山
文集

厲鶚潞琴行爲汪秀峯賦高堂試解囊琴縛梅花紋

臨安句制紀附錄

七

斷龍池薄指爪拂觸鏗有聲云是前朝潞王作神廟
之姪穆廟孫衣租食稅活中原承平無事尙雅樂桐
枝斲就除哇繁一朝劇盜秦川起福藩兵死周藩水
流離不惜青珊瑚攜琴南向杭州止忽驚帝座隕天
狼又見金陵有立王擇長幸寬貶尉氏無人更肯奉
貞陽史可法欲立
潞王不果天兵破竹長江渡蒼黃寧免崑
岡懼面縛開門救一城至今稱佛猶如故杭人尙呼
王爲潞佛
何處青燐泣野煙人亡琴在歲時遷吾儕共飲申時
酒此地仍傳戊日弦小篆銘文藏在腹兼金得自街
頭鬻誰將舊事譜滄桑彈出酸然不成曲樊榭山
房續集

陳文述杭州弔潞王不堪半壁小朝廷野草空憐戰
血腥繫組淒涼秦軹道簽名彷彿宋皋亭民生永奠
天應許兵劫能消佛亦靈留得枯桐寫哀怨滄桑一
曲感西泠西泠懷
古集

宏光元年五月大兵南下福王東閣大學士逃詭裝
其母爲太后家丁百餘人以守黔陵兵自衛趨廣德
所過村落劫掠一空廣德閉門不納士英怒督兵攻
破之殺其知州趙景和至安吉貽書知州黃翼聖曰
廣德見拒正是從權用兵首先倡義當有不次之擢
翼聖於是率士民肅迎道左掃公署以待僞太后及

臨安句制紀附錄

六

士英家眷其隨行者亦皆有酒食之獻士英大悅浙
撫張秉真下檄安吉問真僞翼聖啟曰閣部既真恐
太后亦非僞秉真遂備法駕迎入杭州施文銓靜
學廬筆記

鮪琦亭外集跋三垣筆記後云氣節之士雖於清議有功然亦多激成小人之禍使皆如斯記者黨禍可消矣其中力爲宏光洗雪其誣至於主立潞藩諸君皆絕不計及又言仁慈勝而決斷少當時遭臣中不沒其故君者有幾人歟宏光且不可沒則雪煩道人之爲斯紀者其有同心也夫鄂中刊有巾箱細字本而在武林中亦一掌故也乞羅子渠臣校刻之渠臣更從墜簡中鈔撮若干條附錄於後亦可見仁慈勝而決斷少也丁酉上巳丁丙識

臨安旬制紀附錄跋

一

臨安旬制紀附錄終

宣統辛亥

殘

明

記

事

上海國學扶輪社印行

殘明紀事原序

嗚呼國運至變遷之際如漢之建安唐之天復宋之炎景讀史君子未嘗不爲之歎歔慨惜三致意焉前明列聖相承世無失德迄於天啟之季凶閹內擅流寇外訐明之宗祀不絕如纒至烈宗皇帝宵旰勤勞徒以求治太急責效太速忠奸弗辨以察爲明一時臣工救過不暇遂致上下相迫以文法弭盜而盜愈張文恬武嬉將驕卒惰加以水旱相仍饑饉頻告天災人殃天之亡明豈待再計哉卒之兵變極禍及生靈郡邑丘墟神州蕪蕪福王有可爲之時而首壞於馬士英阮大鍼唐王有可爲之資而再壞於鄭芝龍分符之勳鎮盡屬叛臣列土之公侯俱爲逆黨緩則競寵以邀榮急則賣降而鼠竄雖曰奉主實則營私明之天下洵無一片乾淨地也福府既陷制閩諸臣援立永曆於搶攘之秋區區嶺表欲作南陽不其艱哉大厦云傾非一木所

殘明紀事原序

張氏適園遺書

能支況太君非句踐無臥薪嘗膽之志臣非種蠡無撥文奮武之才而一二閹嬖倖又從而撓敗之武夫悍卒大肆騷擾左右侍從乃恣黨比其事亦何足述第以地不大於曹勝民不衆於郝葛崎嶇跋涉奔走嚴疆托食蠻邦有同寄寓茹荼集蓼亡國之苦未有甚於永明王者也嗚呼傷哉愚嘗聞明紀編年則并隆武而遺之閱明季遺聞則南寧駐蹕以後無聞焉嗟乎興亡之際先正所嚴孰謂奔播之餘其事不足錄乎僕以當年播遷越在南服常欲蒐摭遺文以備纂脩明史之闕嚴亂臣賊子可謂執邪崇雅之誅初得也是錄既序而識之已茲避兵陽武復得殘明紀事一編記載雖無義例而自監國以迄賓天始末整然具備而姦邪罪狀叛逆情形昭然可觀爰錄而藏之時

康熙庚申春王正月元且古滇桐山元益甫羅謙敬識

殘明紀事

古滇羅謙本

崇禎十六年未發桂藩自衡州移蹕粵西

桂藩自神宗末同瑞惠二王就封建邸衡州恪守藩服稱賢王妃王氏貴人范氏後嬖選侍孫氏孫氏行巫蠱厭勝衛王不入王范二宮者數年及巫蠱事敗孫氏坐死王始還宮生世子六長次俱歿崇禎壬午三世子與四世子及冠會督撫臣疏請勅宗人府纂人玉牒序名咨行禮部具奏得封三世子爲安仁王西戌年九月病薨四世子爲永明王是爲永曆帝時流賊張獻忠陷湖廣蹂躪全楚勦鎮左良玉統重兵號百萬聞賊熾不前總制何騰蛟偵賊既去隨在規復桂藩出鋒鏑之中移駐西粵既發世子官屬宮人舟阻永州浮橋下賊從陸掩襲悉掠入營安仁永明二王亦被獲拘禁永

殘明紀事

張氏適園遺書

州備隨進木簡令僞湖南道監押赴衡陽時僞道爲衡陽令壬午舉人徐某密啟二王云臣係新科舉人爲賊迫至此今屬臣起發王駕伴藉撥夫緩期預已馳啟殿下宜有策應幸王靜俟之又飭守者都司王有成不得令賊將擾二王賴以獲安桂藩既至桂林得衡陽令密啟遂與征蠻將軍靖江藩及廣西總兵楊國威等謀急徵狼兵七萬兼程而下以十二月進復永州二王獲免徐某竟死亂軍中獻忠聞永州失守知西粵有備不復東顧遂去楚入蜀

崇禎十七年甲申三月安仁永明二王至廣西桂藩移蹕桂林

廣西總兵楊國威既復永州急迎二王還廣西留官安撫永州五六二世子相失求之不復得廣西撫臣瞿式耜按臣鄭封與國威等議以桂藩避兵東來宜條處錢糧安置但桂林爲靖江藩封壤不便同城湖南諸郡殘

破已甚不可驟還惟梧州倉廩稍實宜請王還蹕就餉徐以上聞桂藩然其言登舟從府江順流而下

六月桂藩至梧州

時文武俱集俄福王監國詔至繼復得大行烈皇帝哀詔具言三月十九日流賊李自成陷京權難桂藩慟哭投地自辰迄酉絕而復甦者數得疾遂以不起

八月桂藩薨於蒼梧

桂藩驚憂致疾既薨葬於藤縣城北陵工甫竣看陵提督及巡視各官日見五色雲覆陵上羣相取賀又有五色雲照王墳歸南土自永明之諸遠近兒童聯臂踏歌莫知所自時邊隅擾動倉廩空虛二王貴襲搜括畧盡府僚妃嬪宮眷等尙千餘人內外不給安仁王性復殘刻凡永明王衣食

張氏通國叢書

二

張氏通國叢書

所需動不稱意一日安仁王忽遣內侍周明昇四衣箱貽永明王舟中王大喜取視則皆精黃袍絕無可常御者永明王不憚周明進曰願王勿煩惱天命有歸便足供將來服御也後果然

大清順治二年高平都統使莫敬耀反南太恭將成大用擊走之

敬耀既反廣西土府思明龍州明江江州諸處皆叛歸交趾南太恭將成大用督兵力戰敬耀退走高平

湖南礦頭蔣魁楚反按標中軍曹志建敗滅之

湖南寧遠綿田二縣錫礦礦頭蔣魁楚引礦夫數千攻破恭城賀縣粵西隣境俱爲搖動適湖廣按標中軍曹志建爲獻忠追敗率標兵數百進駐鎮陝關招集義勇自稱總兵因聚衆至萬餘大破礦賊至秋悉平

八月唐藩監國福京詔至征蠻將軍靖江藩自稱監國徵兵勤王兩廣總制

丁魁楚逆擊大敗之被執詔貶爲庶人死於博羅

靖江藩之分封西粵也以近處猖獗賊藪非有提調征剿之權不能制故特加以征蠻將軍銜時聞兩京陷沒密與參謀孫金鼎定計勤王傳檄遠近徵發漢土各兵勒令撫鎮三司罷式相于元燁張同敵鄭封楊國威等勸進監國諸臣皆力諫不聽又慮遲疑生變不待所徵兵集止憑藩衛城守及先至狼兵二萬人遽召各條於靖江府臨朝稱賀以參謀孫金鼎爲參贊軍機大學士恭將嚴天鳳范友賢爲將軍總統左右前鋒留楊國威爲城守卽日褫旗山水路出平樂抵梧州會兩江兵齊下廣東所過州縣殺官劫庫塗毒生靈安仁永明二王舟泊梧州對岸勢甚危迫兩廣總制丁魁楚聞報輒疏奏隆武卽日發兵西上兩軍遇於梧州靖江藩方以徵兵不至傍徨失措東師驟以巨艦臨之一鼓之間全軍覆沒魁楚起居二

張氏通國叢書

三

張氏通國叢書

王以捷告遂進兵追襲靖江既敗輜重寶盡失於水左前鋒嚴天鳳僅十餘人駕舫舟飛渡入桂林城堅壁不出金鼎倉惶急遁止拾一王命牌自持之由左江奔潯州謀集兵再舉及至潯見兩江兵艘如櫛問之云南太恭將成大用三里恭將陳邦傳柳慶恭將陳可觀皆奉調出梧勤王之師也金鼎大喜蓋謂靖江所調之兵已集又恃陳邦傳爲兒女姻隨赴邦傳舟具告靖江敗沒狀且議進止時邦傳贊畫胡執恭毛可求同在席邦傳起更衣招執恭謂曰靖江無爲我等不早計禍及身矣今金鼎自速其死擒而殺之可以邀大功乃出謂金鼎曰今日之事大人知之乎金鼎曰已知之不必言速沃我酒痛飲沉醉以繩繫足投之水既死邦傳取其屍剖腹實灰下令各軍盡易劍逆紅幟乘夜下梧謁魁楚魁楚大喜錄其首功署征蠻將軍協同東師前定桂林及臨城植楊國威旗鼓焦瑾與國威

不協密縛國威並執靖江藩嚴天鳳械送軍前邦傳入城安撫時撫按諸臣雖實不與國威之謀然無解於靖江藩之變同執送魁楚營遣兵衛赴福京嚴天鳳楊國威皆棄市而貶靖江藩爲庶人安置博羅縣既至隨死於是封恭將陳邦傳爲富川伯晉都司焦勉爲都司使先朝遺舊紛紛羅織一時殆盡

大清順治三年丙編京陷元隆武豐國於弘光永歷監國於廣東

總制丁魁楚聞閩京失守密同聯絡閩粵三省總監龐天壽謀會同湖廣廣西將撫臣何騰蛟盟式相及先朝輔臣何吾驥王仕俊等咸言社稷爲重不可無主會安仁王病薨於蒼梧乃合疏推永明王由以十一月十九日監國於肇慶改元永歷以丁亥年爲元年郊天告廟頒詔天下定文武衙門聯絡動鎮陞賞有差特諭不立東殿不選宮人諸臣出朝喜相謂

發明紀事

四

張氏通國彙纂

日中興美政始基之矣時王太妃召諸臣溫語曰朱家存此一縷負荷大統殊不易願諸先生盡力輔之諸臣皆感泣思奮百姓喁喁望治矣

鄧藩監國於廣州

隆武內閣蘇觀生當破閩時收集潰卒數千人迎鄧藩航海出惠潮至廣州擁立監國改元紹武遂遣林佳鼎抵三水進兵犯肇慶王敕兵部尙書丁魁楚嚴師禦之

大清順治四年丁正月大清師入南韶

鄧藩屯兵三水城中無備惟存守塘兵數百大清師偵知一夕掩殺十三塘兵無一得脫者遂易鄧兵旗甲先據守城門大軍隨至直入紹武宮盡被擒有報觀生者觀生尙語其人曰是誰家兵敢來鼓噪言未竟大清兵已入城捉之出

二月大清師入廣省

廣城陷警報入行轅上下憂怖連勅丁魁楚整兵守禦下詔移蹕桂林時侍郎東莞陳子壯方家居以廣城不守退居陽春九江間同詞林張家玉悉散家財招義師一時山海響應集兵得七萬餘與大清師相持半載殺傷凡萬餘人時王在端州賴子壯等牽制大清師乃不得西卒以勢孤援絕被獲不屈大清怒磔之臨死罵不絕聲

三月王至桂林

王至羊湖縣諸臣來迎卽舟中行朝賀禮於是命富川侯陳邦傳鎮守梧江安國公劉承胤南陽侯張先璧鎮守湖北湖南改封興國侯河騰蛟爲武威侯曹大鎬爲定南侯收復江西加盟式相爲視師閣部又勅補府部等衙門如吏部尙書李若星戶部董天財禮部吳炳兵部傅作霖刑部呂

發明紀事

五

張氏通國彙纂

大器工部侍郎嚴起恒司禮監內監王坤京營戎政內監龐天壽等皆倚爲股肱又封王親王國璽爲武靖侯王惟恭爲華亭侯侯性爲簡丘伯令都督王惟讓馬承祖姜佐周兼攝五府陞郭承吳錦衣衛掌堂馬吉翔僉書任子信樞同一時翰林科道則鄭封鄭逢元吳貞毓王化澄張佐宸扶綱王錫賓堵應錫尹三聘於元燁張同敵蔣錫周等皆先朝舊臣彬彬在列號稱得人

四月安國公劉承胤率兵入觀奏請幸楚從之

承胤從武岡入朝奏請移蹕下諸臣議皆便之疏奏報可命改武岡州爲奉天府承胤先還運餉備迎法駕寶慶駐鎮南陽侯張先璧怒承胤迎駕擅功發兵拒戰兩軍陳於白牙橋擊殺互損萬餘衆屍骸委積水爲之赤至六月王幸其營親解之兵始罷然先璧終恨承胤又內不自安遂移營

近蜀後卒歸孫可望承胤則迎駕入城禮儀甚設王乃稍安

六月總制何騰蛟率標鎮郝永忠領標曹志建各以所部兵入覲

永忠爲李自成舊部新降志建爲鎮陝關守將各率部卒從騰蛟入朝適偏沅撫臣陳璘以雲南巡按調陞亦率演營標將趙印選胡一清來覲蓋故與騰蛟有隙兩軍猝遇即郭外列營攻擊王命李若星董天閔費勅解之二臣皆免冠謝罪王乃大犒兩軍封郝永忠爲益國公普趙印選胡一清爲都督少保各收兵還汛

特封故鎮臣楊國威子楊奇爲祁陽伯陞都司王有成爲京營總兵

七月大清師過湖南

警報踵至朝臣咸咨安國公劉承胤奏請遣官勸各勦鎮會兵堵禦又請勅戎政總監龐大壽聯絡西粵

殘明紀事

六

張氏遺國叢書

八月加安國公劉承胤爲大將軍總統全楚恢復事務兵敗王出奔承胤死之

承胤拜命後遣官促師則一日三至承胤以調兵措餉爲辭遂遲月日自秋徂冬大清師已從長沙常德分道而進銳不可當所過州郡勢如破竹承胤知事急乃遣其弟懸伯承爵統兵一萬應衛留守自率精騎四萬人前禦至衡陽與大清師遇接戰大敗全師潰散承胤率殘兵七千人奔還行在勢窮無策惟會議移躡避兵遣承爵督輕騎三千於十一月十二日護駕出城王與百官慟哭就道臣民宮嬪擠死溝渠者無算王有二王子方襁抱同乳母樊氏墮馬求之不復得王至五鼓偕三宮就靖州開道去是日大清師即至武岡城下執承胤索帝所向承胤答曰昏夜出走不復相聞予我三日限當得信大清師喜厚遇承胤令還本衙門任職如故承

胤乃書大牌遍傳云有知永歷皇帝去向者賜萬金至五日無應者大清師訪知王之去也即承胤之兵隨行從古泥渡江入廣於是大怒械承胤送京師行至漢陽承胤投水死時兵部尙書傅作霖亦被獲不屈械項遊營道遇閹臣吳炳方乘輿而來作霖叱曰爾復作內閣耶何不識廉耻至是炳慚歸而自縊作霖不食死

大清順治五年子王至南寧

靖州接壤粵西之慶遠爲楚粵分界有間道曰古泥中阻大江素險僻無舟楫往來先是總監龐天壽奉聯絡兩粵之命王密諭之至桂林令商丘伯侯性於古泥造舟數百艘以備非常至是得徑渡前次柳州天壽始從桂林率勇衛營四大鎮林時望等統兵迎還遂駐蹕南寧

正月以南寧城守署爲行宮命以王化澄入閣辦事分補嚴起恒等掌部寺

殘明紀事

七

張氏遺國叢書

各衙門事

時奉天諸臣有得免者尙未赴行在乃召點王化澄入閣辦事以嚴起恒爲吏部董天閔爲戶部馬吉翔爲金吾起用蕭如韓爲兵部黃其晟蔡世承爲侍郎封陳邦傳爲慶國公恢復兩粵陞左江道趙崧爲巡撫徵發土司兵餉加趙印選胡一清懸伯守楚門戶時羣盜滿山谷永淳土寇李雅橫舟土寇徐彪皆以飛標藥弩阻截江道初遣陳邦傳督領進勦全軍陷沒再遣趙臺標兵援之亦失利王乃發禁旅三千令京營總統林時望征之出不意追殺十寨悍賊千餘時望亦被重傷本軍自亂徐彪忽從老皆哨賊數萬鳴金蜂擁而前幸大雨如注得乘夜擊兵自後莫可誰何惟就其請撫不致阻江而已

六月大清廣東固山李成棟叛歸永曆

成棟反正遣官至行在奏請幸廣東上下疑懼未敢輕信隨召對所遣官賜宴頒賞乃奏云總督修養甲本滿人率滿兵三千節制固山李成棟取廣東五日泛龍舟大會諸營酒罷復至成棟署張劇甚歡將二鼓成棟忽指優人謂養甲曰此冠裳服飾為何王之制養甲告以明代所創成棟曰此我冠博帶豈不具有威儀因自指其衣曰此何為者養甲曰朝廷制度代有不同安足羨也成棟忽怒曰大丈夫處世須立名千載安能鬱鬱受制於人我今欲反正歸明知公意與我合耳即引佩刀自去其辮髮隨以刀授養甲曰請公亦去此數莖髮養甲驚起曰此何事須商量成棟曰所不與我同心者我刃飲其頸血矣安川商量遂拔劍擬養甲養甲懼亦自割其辮成棟乃歎之營下令次日兵民盡行去辦復衣冠全省貼然遂定蓋養甲御成棟素傲成棟積不平故有是舉今奏請鑒與臨幸志圖匡

張氏通國通書

八

張氏通國通書

復實無他心於是議遣宗人府王國璽兵部尚書蕭琦內監沈嘉熙賈昇等賞勅先赴成棟軍慰勞而商丘伯侯性於成棟為里人請往察虛實命從之

七月王國璽侯性等疏報李成棟實心遂移驛幸粵東

國璽等疏至君臣交慶隨命議移驛事宜成棟復遣鎮臣羅成耀以兵來屬即命為前導八月朔發南寧順流東下勅趙臺留守南太餘臣俱隨東行商賈人應從而從之者甚衆

十五日王至封川

成棟改肇慶府為行宮傳令諸軍盡新其甲仗旗幟每十里為一營自肇慶至封川兩岸相聯續文武具漢官威儀肅然伏謁兵士山呼聲如雷動成棟自率水師至封川朝見即慰驛同行

十八日王至肇慶行宮次日設朝行郊告禮大宴羣臣封拜有差

於是封李成棟為惠國公陞修養甲為兵部尚書起何吾驤王仕俊復入內閣其各營領杜永和李元胤楊大甫羅成耀馬寶張仕新車任重郭登第周朝佐等俱叙封成棟率各鎮謝恩後即進呈兵冊並以一切錢糧請歸朝廷勅部奏銷王命仍令勳臣成棟總理俟恢復之日徐議成棟復貢金寶儀物及膳羞銀六萬兩王優詔答之

九月惠國公李成棟上表出師

成棟表上王命行推轂禮賜上方劍於次月六日督師宴賞畢成棟還舟忽震雷折其中軍桅杆人皆驚異成棟諭衆曰此桿頭必有毒物雷乃擊之何足怪然衆志回惑頗自此始矣

金聲桓叛大清歸自江西

張氏通國通書

九

張氏通國通書

聲桓奏至即封為豫國公命與惠國公成棟合營遣使同所遣官賞封前諭不報

惠國公李成棟招諭贛州固山高進庫歸永歷不從

進庫居粵豫兩省之中聞成棟聲桓俱叛大清方懷猶豫值成棟遣人持諭入見勅令歸永歷進庫怒曰李固山歸便得國公我若歸亦即國公爾此帖將誰誰耶因碎帖而遂其使即日為城守計

惠國公李成棟移兵擊贛州

贛州使寇成棟即進兵贛州至中途獲奸細訊為修養甲所遣得密書約進庫進兵襲粵養甲應於內成棟大驚率數騎奔還行在具奏其事因定盡誅滿兵之計時養甲雖在朝其所隨滿兵皆就糧梧州成棟乃遣都督張世新張祥等賞餉銀十萬兩至梧以上命犒軍糧有水井寺者甚寬大

世新令滿兵集此親領而預伏所部於寺傍小巷命已給者即從此出三
千人次第就戮無一免者養甲先因召對知事覺即晚登舟欲遁入梧爲
拒守計成棟率兵追之養甲行次適與世新等回兵遇以標刺之洞背而
死成棟還奏云今內患既除臣免心腹憂矣復督師進贛州

惠國公李成棟兵潰於信豐死之

成棟將至信豐阻於大江下令渡江入信豐縣安水營以決死戰進庫堅
壁不出遣人約歸永歷以緩其師遲延日久成師老且懈先是縱兵掠廣
省廣省饒富囊橐盈積至是臨敵人無鬪志進庫潛約江南湖廣援兵夜
劫成棟營成棟無備大軍潰沒盡死信豐水中成棟手携小號燈夜半渡
江至中流忽不見

大清順治六年己二月流寇平東帥府孫可望遣其僞戶部襲擊僞總兵潘

癸卯紀事

十 張氏通國叢書

世榮等詣行在上疏乞封爵

先是張獻忠入蜀死於西充其黨分號四帥爲平東孫可望安西李定國
撫南劉文秀定北艾能奇可望以丁亥乘亂入滇黔得監國詔知王在端
州於是遣龔彝等具奏入貢乞封王爵王令羣臣議或謂賊初歸正不宜
遽予封爵且本朝無封王之例不當聽或謂先封侯伯等爵以羈縻之紛
然不定不敢具覆久之龔彝等知事不就遂遁歸

四月追贈惠國公李成棟爲江夏王晉封杜永和楊大甫等官爵

帝聞成棟敗沒痛哭減膳者旬日詔追贈成棟爲江夏王祭卹有加禮諸
鎮將沒於王事者俱厚其贈卹成棟義子李元胤請治喪勸成棟妻妾四
十八房盡死於廣署成棟敗回之卒不滿萬人勸南陽侯李元胤統之保
護行畿陞杜永和爲兵部尚書總督兩廣軍事又封楊大甫爲樂安伯羅

成耀爲宣城伯馬寶爲安完伯四路援勦又加都督車任重宮保令鎮守
惠湖總兵張世新張祥等各分汛要害勦內監黃河清掌司禮監調司禮
監龐天壽總督勇衛營提調恢勦加馬吉翔爲文安侯兼戎政收川海上
四姓餘賊訓練水師又封新會士鎮王興爲高明伯與細小印所稱繡花
針者又加勇衛營總統林時望爲勇毅將軍時人心尙固事尙可爲乃不
閱月而有密奏車任重反者即令擒殺遂分其兵未幾羅成耀又密奏楊
大甫反亦令擒殺而分其兵又數日李元胤密奏羅成耀反亦令擒殺而
分其兵羅月之間互滅三大鎮於是人人自疑不復思用命矣

秋七月忠貞營大掠梧州

忠貞營者即李赤心高國勳等所謂高李十三家者也本李自成黨魁後
就撫於何騰蛟騰蛟奏請封赤心爲興國公國勳爲助國公並陞黨守素

癸卯紀事

十一

張氏通國叢書

等爲各督鎮協守湖南時忽擁兵數萬驟至梧州縱兵大掠百姓驚竄男
女溺死梧江者以千計慶國公陳邦傳疏報王遣內監楊守明資勦赴忠
貞營召之入衛赤心乃移屯三界嶺之後山山在梧州惟上疏貢獻不肯赴
關後軍營向廣西南太等路入山縱掠屢調不至

八月以蠟勦分遣封拜諸勳鎮並聯絡反正諸帥俱不報

以黃綳五寸川御寶爲勦命外封以黃蠟如藥丸狀遣內監李輔國資封
國姓成功爲延平王遣誠意伯劉孔昭資封薊國公吳三桂爲漢中王遣
太監馬鳴圖資封聯絡山西總兵姜瓖鳴圖漆身吞炭而行遣諸氣將軍
王叔猷資勦聯絡江西金聲桓遣閣部文安之資勦聯絡演黔孫可望等
諸臣既去無一還報者

冬十月大清師破南韶廣省告急

調永國公曹志建入衛屢徵不至又調高明伯王興入援興入山不出乃發勇備營龐天壽戎政馬吉翔約李元胤馬寶等水陸並進協同守禦廣省時兩廣總制杜永和以孤城當大清師靖南平南二王重兵圍擊且戰且守者又垂一載

大清順治七年庚辰春正月王重輝薨

卽舟中爲行殿文武咸從調慶國公陳邦傳分兵援廣陞其子口朝爲錦衣使入朝扈蹕

三月左都御史袁彭年等劾龐天壽等未報未幾中旨罷斥之

時龐天壽王坤陳邦傳馬吉翔等擅權內外樹黨相排擊正人日遠國步日促於是左都御史袁彭年侍郎劉湘容修撰劉遠生吏科都給事金堡兵科蒙正發俱疏列天壽等罪狀不報已而特出中旨以彭年等爲五虎

悉斥之自是臺諫諸臣鉗口不復言得失矣

夏五月錦衣衛使張鳴鳳卒

鳴鳳臥病半月忽恍惚見青衣四人求與之坐隨示以大牌云天子將至聞維處查驗兵冊因先取官四十八員聽分職事迎候故來奉迎耳遂展牌歷數之果得四十八人與鳴鳳熟識者凡十八人皆行在文武也鳴鳳默識之及覺卽口疏姓氏命錄諸格則內閣王化澄兵部程源國舅王惟讓王親姜佐周提督太監徐元尙寶太監周進賢錦衣王之臣京營總兵劉大川張應舉禮垣朱士鯤清匠司陳家桐勇衛旗鼓沈天德西寧侯宋國柱祁陽伯楊奇藩鎮軍門朱容藩朱盛濃援勦督鎮成大川及鳴鳳也聞者咸以爲病嚙至是鳴鳳果死餘皆次第病亡獨宋國柱楊奇藩無恙至辛卯冬扈從入滇出康過洋遇颶風舟覆二人皆溺於海

秋七月陳邦傳矯旨封孫可望爲秦王

邦傳以兩廣日迫知事不可爲內懷貳心然無可自托欲輸心於可望又恐無因乃與贊畫武康伯胡執恭密謀私填原簡空勅矯上旨封可望爲秦王並歸王寶令執恭率所部兵資勅印至滇聲言奉詔勅封可望遠迎拜受宣諭演說厚遇執恭執恭遣使賀可望謝表先還願留滇與可望合營可望許之留爲總理提塘協同僞將安傳遇兩廣聲息

冬十月大清師入桂林廣州

大清恭順王於初三日破廣西桂林初五日靖南王亦破廣州三日內兩省皆陷梧州適處其中若兩軍合兵進攻勢同穴蟻遂不及徵調止令勇衛戎政二營潰回之卒扈從於十二日五鼓王同二宮御舟重輝南甯勇衛提督周金湯縱火焚燒梧州內外城中男婦與江中官軍婦女哭聲聞

數十里

王至藤縣

王至藤慶國公陳邦傳追及入謁旋不知所之其營鎮哨兵肆掠甚至劫王檣擄宮人莫敢詰問王乃易小艇棹行從者惟龐天壽馬吉翔馬雄飛及內監李文芳李國泰沈嘉熙賁昇等數人而已

王至橫州入忠貞營

王至橫巡撫趙臺迎謁遂易大艘前進召忠貞營李赤心等入扈赤心等聞王將至卽夕拔砦由滇境出川去自此聲問遂絕乃諭馬吉翔撰勅發二十四土司徵兵入援勸陳邦傳守禦潯梧趙印選胡一清守禦柳慶冬十二月將軍林時望募兵赴行在馬吉翔矯上命殺之

先是諸臣追扈於十一月皆至獨將軍林時望以京營兵馬空虛散財招

集遊兵數千於十二月方至戎政馬吉翔因本標營四散忌時望握重兵私與龐天壽李國泰等謀譖其逗留反狀及時望至矯旨犒軍令其黨即演武場執之以弓絃勒死併縛火器鎮王忠投之水體二鎮兵有變請勅勸衛將軍張應葵總統本營安撫之時望本王得功偏將貌絕偉體有胆力自入行役保越功最著強悍如郝永忠曹志建趙印選及忠貞營高國勳李赤心等皆嚴憚之及遇害禁旅廢弛紀綱倒置不能復振矣

大清順治八年辛卯正月開國公趙印選率兵括餉

印選兵退崑崙關親率營鎮入行在鼓譟索餉盡括宮中簪環器皿僅準銀八千兩立迫文武諸臣借銀二千兩湊給之又搜取行在布帛綢緞棉絮等物爲營中馬屨棉甲之需公私殆盡始引兵去

殘明紀事

十四

張氏通國叢書

二月僞秦王孫可望遣其總兵常榮率兵三百至行在奏謝進貢

可望具奏直書秦王行在諸臣不知邦傳矯勅事謂可望既來歸正不當擅自稱王因召對常榮榮而奏奉旨遣武康伯胡執恭親賞勅寶封國主爲秦王故遣臣奏謝耳在廷始知爲邦傳矯旨因議秦王乃親藩上十王之首輕犯宗牒有違祖制但國家多事正仗演習兵力豈可過惜名器今惟易字樣改封方可耳上命閣臣及部科等擬呈遂改封爲翼王別遣勅寶遣內監夏國祥賞勅先行宣諭演習未幾聞國祥被賊死於養利州橋下又遣司禮監趙進賢領既至黔爲兵士所掠勅寶盡失可望驅趙進於營後復遣御史姜爾文入黔聯絡道經可望營亦繫留之不遣蓋可望已知邦傳矯封不欲令人知之故所遣之使不密殺之則留禁之也

春三月僞秦王孫可望遣其安定僑僑將軍賀九義按漢語入衛

九義統兵三千赴南寧入衛朝見出即登閣臣嚴起恒舟率至船頭以白梃棒之墮水隨殺兵科給事張載述劉堯珍志作吳霖等於各本署舉朝驚怖龐天壽馬吉翔詣問之九義曰日者國主請封力阻不行者此數人也故奉命來殺之耳天壽等具告皆爲邦傳矯旨今已改封翼王冊寶俱成不日賞頒矣九義點首唯唯而去起恒死三日屍浮青山江中有大虎涉江負之入山以足跑土方爲埋葬葬者咸見因報諸衙門時九義在司理署聞其事遣人往察之土墓已成虎尙在旁見人且踵至始搖尾緩步去既還報九義亦爲之嘆異焉

夏四月遣兵部尚書楊鼎和賞勅寶入滇封孫可望爲翼王鼎和被殺因更補封可望爲秦王

鼎和受命羣臣遠饑之去三日將至崑崙關夜半忽兵圍所宿處執鼎和

殘明紀事

十五

張氏通國叢書

並從者共百餘人盡殺之行在君臣聞皆股慄上傳府部諸臣同九義會議仍封可望爲秦王另鑄金冊一通賜名朝宗於是即令九義偕朝使賈之往可望乃大喜遠迎拜受隨遣其僞中書楊惺奉表先還內稱秦王朝宗遣臣赴關奏謝且云臣自入滇以來紀年而不紀號稱帥而不稱王正欲留此大寶以待陛下之中興此臣耿耿孤忠矢之天日者也疏奏內外傳述於是人心少定

五月左江新寧州妖賊倡亂

新寧山中有妖賊稱新天子出嘯聚土兵數千能以術飛走沙石攻城劫村先是有野苗無姓氏身長三尺不通漢語嘗於土司山後放牛妖賊誘之入洞中禮爲王因以妖言煽惑愚民信之遂成烏合及是王遣勸衛將軍張應葵靖東將軍魏豹戎威將軍姜承德懷定將軍宋德亮合兵進

勦師至皆倒戈迎降惟妖賊數百潛遁入駝丁寨後一洞內悉就俘縱火燒之斃其脅從人民皆釋去于是遂得安堵

秦王孫可望遣其侍郎楊畏知入朝奏事

畏知於崇禎朝爲洱海分守道流寇陷滇抗節不屈後以留黔國公及保全通省民命除土寇沙定洲三事爲約得許乃降後授爲侍郎至是遣至行在奏請幸滇王命部議而留畏知於朝特陞學士入閣辦事畏知三疏力辭不許既入直欲抒忠悃拳拳以尊朝廷爲念未幾與賀九義不合九義陰譖其背主反噬可望深恨之

秦王孫可望執大學士楊畏知還滇殺之

畏知之隨可望入滇也勸其翌戴永歷語甚切至可望忌之以其爲民望不卽加害故遣詣廣西及王留畏知入內閣又屢忤九義九義密譖不已

殘明紀事

十六

張氏通國遺書

可望遂大怒諭令九義遣兵械送畏知還滇及見可望叱曰孤遣爾至彼所行何事且做爾內閣耶若爾如何做得內閣也畏知對曰此蒙主特恩畏知三疏堅辭苦不見許耳且殿下業已歸正方遣畏知近駕畏知卽在朝亦是爲殿下行尊周盛事若畏知做不得內閣殿下安在獨做得秦王於是可望愈怒立命牽出牽出可卽朝門外殺却畏知昂首卽行時安西撫南威在坐因謂可望曰我等欲圖大事如此人還宜留之可望隨諭且免其死及宣諭畏知已被戮矣畏知素有勇畧尤侃侃以忠義自矢卒死於賊人皆悲之

六月慈寧太妃王氏崩

相地楊美江口遣欽清宮提督魯奇督造陵工以八月葬勅借薪司太監楊宗華華陵工提督

大清廣西固山綠國安破梧州慶國公陳邦傳舉兵降

時開國公趙印選衛國公胡一清俱久退崑崙關梧州敗報至召對移蹕人心惶惑有議請航海者有議請入黔者有勸請出幸交趾者又有請就國姓延平王者紛紛不決惟龐天壽馬吉翔久與賀九義約力主入滇諸臣皆以爲不便於是九義入朝謂廷臣曰昔秦王請移幸滇黔故令我扈從今諸公既相疑貳我豈敢獨擔此重任乎我亦從此往矣至明日盡撤其營而去王遣使奉勅追留卒不返

冬十一月開國公趙印選衛國公胡一清兵敗王出奔

先是文安侯馬吉翔具疏力請幸黔南陽侯李元胤具疏力請出海王審知可望不可近然舍黔又無可往天壽等陰持之王不得已令羣臣更議匝月不能定及是印選等戰敗奔行在請急遷移王倉猝與諸臣山水路

殘明紀事

十七

張氏通國遺書

戴星前進土司唯勅印選一清斷後

十二月王至瀨瀾

王遜行以初十日抵瀨瀾印選等復馳報大清師從陸追襲已過新寧州去瀨瀾止百餘里王遂以十一日五鼓登陸盡棄船隻輜重諸臣及登陸從行者不數人餘悉四散奔竄骨肉亦不暇復顧王嫂桂恭王妃並相失不知所往王山土司入黔中路是日午後至瀨江界已三十餘里大清綠國安來追塵土冲霄君臣相顧失色國安方提輕兵踵至途遇土人勸馬問曰答見永歷乎今且安往答曰頃見瀨江土官迎入土司去矣復問去此當幾程答曰可半日程耳但山峻而途窄恐馬騎不能馳爾國安迎視日色且暮遂傳駐營協鎮馬雄進曰永歷去此不三十里窮追可力擒也國安曰我奉王命取南寧未嘗令入土司也若乘夜進兵管中徑維一旦

有失咎將安歸雄亦唯唯遂同撤兵還南寧明日土人具報大清師已退
君臣始稍安及過邕江至龍莫值可望所遣天威營高文貴外後營狄三
品勦滅土司方去於時土司積屍滿山腥惡不可嚮邕乃重行至廣南時
已臘盡得土官僮紹周者輸餉進貢賴以免饑色後文貴等亦往廣南迎
謁王特發璽書及各營勅諭付之即還滇乃移蹕進安隆

大清順治九年壬辰春二月王幸安隆所

時西勝營僞總兵張勝屯大營於安隆城外王至迎謁可望諭令移營易
安隆爲安龍以所治爲府治所署爲行宮奏王即此駐蹕未幾遣僞駕前
督捕張應科爲總理安龍提塘駐鎮事務一切陰制王令不得自展議者
私謂可望既迎王來黔何以止令安龍駐蹕其意得毋以安龍爲安龍乎
夏四月秦王孫可望赴黔將入觀任僕止之遂不果

發明紀事

十八

張氏通國要書

可望自滇下黔道由普安欲詣安龍謁王僞兵部任僕進曰國主欲進安
龍二龍豈便相見可望遂止僕博學善大乙六壬常語人曰明運終矣意
蓋推戴可望在滇因可望所建宮殿畢具啟勸進可望喜深任之故聞言
遂止惟諭張應科每年進餽銀二千兩食米六百石於府庫倉開報僞
知府范應地署其簿曰皇帝一員后妃幾口月支銀米若干又倉官陳姓
者故雲南傾銀匠人皆以陳銀匠呼之遇散米後其開銷冊報亦云可望
及諸臣見之絕不爲異也

五月秦王孫可望設府佐等官於安龍

王自入黔無尺土一民而從臣日惟告艱請俸王不得已爲銷金銀器皿
濟之及入手即以呼盧酣飲爲事否則灌園怡情無復有計軍國一事者
於是八方聲息俱泯勢成孤立及可望入黔假天子號令生殺予奪一手

握定凡調兵徵餉絕不奏聞至是僞補安龍知府任之聰通判朱用九推
官譚江藩俱於五月赴任動庫帑五千兩建各署於城關東北隅王初不
知也

六月秦王孫可望遣安西李定國恢復湖廣

定國率兵而前植大清烏金王進兵衡州接戰烏金王大敗定國襲殺之
衡陽時敬謹王者聞烏金王死傾兵前援定國逆之祁陽相持一月餘勝
負各相當定國乃計令與國侯馮雙禮率精兵退伏永州僻道而身與敬
謹王搦戰兵既交定國佯北退走抵寶慶乃還師殊死戰雙禮從永州夾
攻殲其軍過半及收兵驗所獲兜鍪始知敬謹王亦死於亂軍乃圖烏金
敬謹二王像及鎧冑器仗之形露布奏捷且刊示遍傳楚粵定國威名遂
大震中外

發明紀事

十九

張氏通國要書

安西李定國進復桂林

時恭順王南王孔有德亦發兵進嚴關定國至關斬將率旗勢如破竹
有德敗走定國遂北至桂林大清師倉惶入城堅守定國圍之數重後驅
大象倒坐城門門開有德知不能守封其宮門合家焚死僅存一子執訊
知爲三桂女夫因留之營安定伯馬寶率兵千餘伏山中聞定國已破桂
林遂舉兵降定國即令入黔可望重用之并搜獲陳邦傳及其子于朝咸
傳送黔中

七月劉文秀兵敗於保寧尋走雲南

大清吳三桂取叙州其都統白含真取重慶劉文秀援之幾獲含真三桂
都統楊坤力戰救免文秀窮追之三桂乃還兵擊文秀文秀大敗自斷浮
橋走可望聞怒奪其軍文秀惻稱疾還雲南

八月秦王孫可望誅慶國公陳邦傳及其子于朝

可望生剝邦傳于朝皮傳其屍至行在揭高牌於後書云逆犯陳邦傳先經肆劫王損掠宮人大罪滔天不思立功自贖輒行背主叛降今拿解軍前立即剝皮傳示以警大逆云云初不具疏奏聞惟令鄉夫逐村傳送至安龍遂擲其屍而去

山東道御史李如月疏糾秦王孫可望乞定陳邦傳罪案疏留中革職廷杖如月東莞人性磊落負膽氣因可望殺邦傳父子上疏糾其不請廷旨擅以非刑殺勳爵僭妄無君罪同操莽請按王章以除國患又乞定邦傳罪案加之惡證以懲大逆疏奏留中帝召如月詰責之以其越典妄言革職廷杖提塘張應科聞詣垣中閱抄科臣以留中告應科即至如月署索奏稿如月笑曰自當有揭帖發來須稿何爲明日遂遣人投揭直署其封曰

幾明紀事

二十一

張氏通國

大明山東道御史揭帖遞至偽營提塘當官開拆應科得之大怒馳報可望

九月秦王孫可望殺御史李如月

可望得應科報即遣諭應科令殺如月剝皮營衆應科遣卒執如月方詣闕奏聞值如月已被執至朝門外隨有負石灰稻草置如月前者如月問曰安用此答曰即是道公皮所用之具如月叱曰臨奴此株株是文章節節是忠義已而應科出朝立右門角捧秦王令喝如月跪如月大叱曰我朝廷命官豈跪賊令乎乃步至中門向闕哭拜呼太祖高皇帝曰我皇朝從此無諫臣矣於是大罵可望不絕應科令人裂其衣加刃於脊下剖及尾閥如月大聲曰渾身清涼死得快活又大罵可望奸賊不止及斷手足轉剝前胸尙微聲極罵至絕脰方止聞者莫不痛心隨實以灰線縫之更

入草束掖之如生人昇至北門城懸通衢閣上過夜輒寃號不已後可望遣人賫令過此屍忽墮馬首入馬皆驚狂奔而仆

十一月張應科私通宮人郭良璞事覺命杖殺良璞賜巴東王同妃死

王初監國有詔不選宮人其侍直者皆原藩府舊宮人也後播遷在途每與外庭相隨遂無顧忌因令每一宮人以內監一員爲伴遇登水陸程即各以其伴行遂同飲食寢處如夫婦及至安龍行宮隘甚於是內監宮人皆居於外內監夏國祥所伴常在郭良璞者當在女官衙名年十九貌美而聰能爲詩歌作鍾王書亦嫺熟馬試劍時居城西門提塘張應科嘗因朝罷經此見良璞於樓頭方據案作書問其僕曰此何衙門乃有此殊麗其僕以告時國祥已死而良璞素與巴東王妃善結爲姊妹嘗過其第適應科居與巴東王第密邇因殷勤通使問久之約爲兄弟王妃亦出見以嫂呼之

幾明紀事

二十一

張氏通國

既而以良璞爲請妃許之誘良璞與應科通情好日密下直即數至巴東第夜則轉入應科所無復忌憚有告司禮龐天壽者以聞王令執良璞入宮嚴鞫之具得實杖之至一百五十斃內監李定國以知情同杖死賜巴東王同妃皆自縊應科聞大怒知爲天壽奏聞引卒數十人佩弓刀欲入城會幕城已闔乃仰城下趣呼開門門者以禁城昏夜不敢擅開辭應科憤誓不已明日直入司禮署謂天壽曰夏宮人得何罪而遽殺之死天壽曰此主家事與若何預而窮詰之應科語塞設罵按所佩刀欲殺天壽者三以從者有備不敢發俄而文安侯馬吉翔至力解之乃去時行在勅諭下滇黔者必由應科驗看方發良璞既死特以璽書告可望密遣戎標參將張隆衣賈人衣賫往至盤江橋驗無駐鎮牒不得渡已而有驃騎營兵之從曲靖下黔者隆托故舊得雜伍中抵黔發璽書應科先已馳報可望

謂隆曰朝廷爲一宮人何至壞如許人命孤當有處分耳次日遣傳宣王愛秀同隆至行在卽令愛秀掌提塘事而杖應科於朝門外革職押還及應科至黔可望任用如故

大清順治十年已亥安西李定國恢復柳州慶遠諸處秦王孫可望徵還其兵不赴遂敗可望之師於柳州

安西李定國既定桂林會兵取廣東興國侯馮雙禮以破桂林時所獲金帛率歸定國意不平遂引所部還黔謂之可望可望亦因定國屢立大功恐威重難制頗擬奪其兵及入雙禮讒卽連發三矢調定國還密令雙禮往統其軍而遣僞都督關有才等率兵蹙其後令相機擒殺定國會安西中書與銘奉定國使在黔偵知之遺急足由間道告變時定國率師過左江克復柳州慶遠南寧太平諸處鋒莫可當可望所遣使一日三至定國

殘明紀事

二十二

張氏通國遺書

不疑將回兵及得銘報大驚乃陽諭各軍刻期還軍令所遣使先回而集兵以待雙禮等已雙禮等果至定國伏兵柳州江口蒞秋中縱其近過遷江來賓等縣乃出精騎逆戰雙禮等知泄事急退兵伏兵起前後擊殺雙禮兵咸投於水定國傳令勿殺雙禮有才使其還報於是不復與可望通日以誅逆爲事移師東下行在君臣聞之皆額手相慶遂謀通好定國八月遣使通安西李定國

諸臣謀通定國而懼馬吉翔龐天壽敗其謀會將遣使祭告南寧陵遂勅吉翔代詣於是始撰勅並繕屏翰親臣金章一遣主事林青陽孔目周官從間道資赴柳州十月始達定國悉令軍民郊迎受詔痛哭涕泣一軍奮勵因孫密勅不卽奏謝慷慨以恢復東粵還迎永曆爲任青陽等亦不敢還行在山連州泛海去

大清順治十一年甲午春二月秦王孫可望殺朝臣大學士吳毓良等十八臣於安龍

當定國之受詔也可望僞總兵朱養恩者在南寧遣人偵知其事馳告之可望可望大怒遣僞指揮鄭國至行在問之朝廷迄於文武諸臣皆伴言不知鄭國言有金章密旨并使臣姓名詎可諱諸臣曰昨遣文安侯馬吉翔詣南寧謁陵意者先年視師嘗有空勅未繳或卽就被填發未可知耳鄭國卽下南寧以鄉鎗繫吉翔頸回朝而質於是職方郎中張鐫江西道御史周允吉吏科給事徐吉等相謂曰此事皆我等所爲本圖藉安西兵力足以制逆賊而延國祚不幸事敗天也生不能戮力王廷死當爲厲鬼殺賊奈何惜微軀以貽主上憂乎乃抗言同爲此謀者閣臣吳毓良南直人印綬太監張福祿北直人御前管事隨堂太監全爲國徽州人大理寺丞楊鍾

殘明紀事

二十三

張氏通國遺書

人湖廣吏科給事徐吉江右檢討蔣乾昌福建李元開長沙御史周允吉江右人李順南直朱議展江右武安侯鄭允元徽州太僕少卿趙庶禹徽州郎中張鐫南直蔡縝九江朱東旦四川中書易士佳江西任斗墟浙江太常博士胡士瑞江西等一十八人也鄭國悉械繫之又兵科劉議新於南寧見馬吉翔爲鄭國所執卽入朝欲爲吉翔辨及至安龍卽同毓良疏糾吉翔并郎中裴廷謨乾清宮提督李寬然皆繫爲權黨所忌喊令執付禁守復挾王令發錦衣衛掌刑康永寧會勘諸臣皆備極五刑國問誰爲勅稿者鐫曰我爲之允吉曰改定者我也復問何由得聖張福祿曰我乃尙寶寶自我監國曰此事必有主使意指王也復用酷刑鍛鍊鐫曰誠有主使者國問爲誰鐫曰逆賊孫可望也國怒置鐫亦嘗之十八臣同聲不屈國復問李寬然裴廷謨爲誰肅肅翁豈得云不與謀隨復夾訊至五次終以

不知對又問議新既久離行在何復黨同統貞安効無辜實一百棍皆因
以待命具報可望可望令磔張鐫張福祿全爲國條皆斬而釋議新廷謨
及寬然帝諭鄭國統貞係輔臣宜減絞鐫等從容入獄帝就刑顏色不少
變俱口占絕命詩詞已復相向謂曰吾等死後勿散去須協力擒奸獻之
闕下始向闕叩首就死後建十八先生祠以祀今存

附與就貞絕命時九世承恩未盡願忠孝兩虧良謀遠慮故國長依漢
夢遠高堂愧報劉百歲親仇無恙忠孝兩虧良謀遠慮故國長依漢
辛苦難忘破生前猶爲忠奸辨身後家知小立碑報國心終不絕
不夢難忘破生前猶爲忠奸辨身後家知小立碑報國心終不絕
今已矣矣問千恨何心一片孤魂何處歸已失巢穴作山河壯帝
時撫髮千年恨何心一片孤魂何處歸已失巢穴作山河壯帝
白竹寒微蒼如可叩封事死猶得之句餘皆不傳
忠貫日吞河嶽傲骨崢嶸死猶得之句餘皆不傳

六月秦王孫可望至滇謀僭號不果復如貴州

殘明紀事

二十四

張氏通國嚴忠

可望自黔入滇亟謀僭號至期冤小不可御自貢至未雷電大作驟雨傾
盆可望不憚而止遂還貴州時薦紳無耻者屢表勸進及敗滇人以詩譏
之末云秦宮火後收歸猶見君家勸進書
秦王孫可望令以安西李定國并諸臣眷口分配各營將卒僞固原侯王尙
禮止之

鄭國既戮十八臣還報可望猶深恨定國乃令雲南城守僞固原侯王尙
禮籍定國眷屬并文武兵士婦女配營卒之無室者尙禮猶豫時撫南劉
文秀爲吳三桂敗于漢中奔還滇民皇皇尙禮遂以虛生內變爲辭三敗
止之可望乃汰定國大營糧餉尙禮密以金幣致定國夫人賴以無匱乏
八月秦王孫可望開科於黔
可望設科取士以慧光寺爲棘闕取中陳士基等五十四人

大清順治十二年^{未乙}安西李定國兵敗於新會退兵走南寧

定國以癸巳冬入廣所至聞風倒戈時潯梧肇慶高雷等皆大清師屯守
悉通款來附約恢復廣城日會兵及定國至新會怒其降少後欲屠其城
新會人乃復堅守密通大清師平南王夜襲定國營定國無備大敗散走
自相追殺定國僅以殘兵千餘退奔南寧後天威營高文貴屬衛新統武
等率潰回之師來會合之僅六千人南寧駐鎮朱養恩初不知定國之敗
以爲來攻也驚竄還黔聞於可望可望大驚遂恐定國直抵安龍亟令關
有才總統劉鎮國劉啟明等十三營之師凡四萬人進拒之令有才燒絕
安龍以^缺西所蓄軍資以阻定國之來

八月關有才棄軍於山州

有才既悉燒經過漢土屯積偵知定國無入黔意乃於山州結營然清野

殘明紀事

二十五

張氏通國嚴忠

之後無從得食因縱兵劫掠山近及遠漸至二三百里外所存空營令數
官守之山州至南寧計程十站定國遣謀者偵得其實兼程以三日夜掩
至山州入有才營有才意爲劫糧之卒還營也設視之及見旗甲有異遂
大驚倉皇同劉鎮國等乘空馬馳去定國不令窮追惟整兵按隊而前令
前騎傳呼曰西府駕來有才營卒之守哨把隘者罔知所自皆跪迎於道
定國傳諭曰若等無恐吾於秦王兄弟也以細人之言相問今已無他若
等歸營吾將勞汝於是兩兵相遇歡欣如父子兄弟明日定國發銀二萬
兩犒之且令休息諸軍皆呼千歲

十月秦王孫可望遣白文選率兵至安龍

可望恐有才等有失遣白文選率所部爲援文選至安龍謁王後即聞有
才等棄營而逃乃馳報可望身待命於安龍

十二月秦王遣僞百戶葉應禎至行在迫王入黔

可望令駐鎮周自貞徵民夫爲移蹕計而命葉應禎董其行應禎入朝即向自貞索夫自貞徵至旋逃其後非無至者時已歲暮自文選伴謂應禎曰周駐鎮殊不諳事主在途須刻期前進今乃用此猥獩夫若在道逸去更安所徵此公資也宜亟謀之應禎懼乃令自貞前往普平新城間募漢民夫遷延遂度殘臘矣

大清順治十三年丙寅安西李定國遣傳宣恭將楊祥以密本慰安正月達王所

祥賣密奏至坂屯河去安龍僅五十里將渡江爲劉鎮國所獲鎮國自田州收還即留坂屯河守江道也遂送祥至文選營文選解縛與語曰若西府使也爲官乎爲兵乎祥曰我傳宣恭將楊祥也奉主令督催道府以下

殘明紀事

二十六

張氏通國遺書

預備糗糧芻麥以待藩主之下貴州耳即於所衣甲縫中出大牌一具如祥言文選復問然則若主當以何時至祥曰尙須一月餘文選令具餐歛祥既而脫走入司禮廳天壽署復解所衣於甲後心出密奏授天壽天壽以聞王親開視大略云臣今統兵迎扈不日即至行轍先遣奏安願陛下勿輕信奸逆輒行移蹕王心喜令召楊祥祥已變服由山徑還報定國矣行在諸臣俱聞定國使至然所進密奏絕無知者王亦秘而不宣也

正月十六日葉應禎迫王赴黔文選說緩之不果行

應禎聞定國使至而不得見周自貞募夫復不即還憤甚遂令一軍皆甲露刃直入宮門迫王同三宮乘馬赴黔兇暴之狀幾欲灑血宮寢於是宮中哭聲如沸俄文選至見應禎徐以手招之曰兄弟且來今日國主盧安西順清所以遣爾迎扈本是好懷事須緩議似此逼迫以朝廷玉葉金枝

豈同爾我性命萬一變生意外咎安歸乎我今當親爲往探如安西而果通大清我等即奉髮輿而東如止安西回兵入滇仍是一家何須促迫也應禎俛思良久因諭其下歸傳再議文選率馬騎百餘出郭數日不返安西李定國入朝謁王遂議移蹕幸滇

時周自貞募夫得三百人於二十一日始至安龍方促裝戒行夜將半忽文選同劉鎮國率騎數百至城下大呼城守者謂曰若等趣報城內慎勿輕令萬乘啟行安西統全部之師立時至矣語訖即策馬馳去城中聞者無不慶更生皆相率登城西望北將曉於大霧中一騎馳至大呼開門我西府長隨夏太監也於是即令入朝而奏曰定國已至先遣臣奏聞以慰聖念蓋兵經陳酒等爲秦兵伐大樹塞路故行少遲耳俄聞遠城馬嘶砲聲震山谷定國屯兵城外入謁王相持慟哭王曰久知卿忠義真相見恨

殘明紀事

二十七

張氏通國遺書

晚定國奏曰臣蒙陛下知遇之恩欲取兩廣後恭迎聖駕既不克稱臣之願更貽陛下憂危臣萬死無以謝遲至之罪王慰勞至再定國退朝問文選向所遣傳宣夏太監等飛騎追之及於普平市中邀還安龍即夕同定國入朝密計幸滇

二十六日王移蹕

王自安龍移蹕進次普安定國遣師堵盤江以禦可望

二月王次曲靖

定國發前導後備馬軍各三千爲嚴備而親同自文選居中扈行自新城及普安行竟日先置行宮於曲靖比至奏請王入居之身率精兵先赴雲南時撫南劉文秀標下營鎮及扈衛陳建高隆張明志等有兵數千又可望恩備固原侯王尙禮及各標營之留守者亦數千人楚雄則駐僞將

軍王自奇兵凡五千武定則駐僞將軍賀九義兵亦如之合計共馬軍二萬及聞定國至安龍方遣謀往偵俄聞王已至曲靖撫南劉文秀及王尙禮等相聚而謀或願出師前進定國或議調集自奇九義等營直趨曲靖或議堅守省會不令定國入城築室道謀莫有主者忽報定國已抵楊林遂倉皇無措議令黔國公沐天波出境遠迎文秀尙禮等亦出次城東歸化寺逆之定國至聯轡入城兵民安堵市不易肆及後始知定國所有止馬步卒六千然事已大定勢不能制定國遂與文秀天波及各鎮營等合兵得三萬餘軍威大振惟王尙禮有異心而所部止千人俛首聽令而已

三月李定國遣兵迎王入滇
定國與文秀等議遣新統武陳建各率所部赴曲靖迎王入滇改定北府爲行宮暫爲駐蹕王入宮之日龍見于城中菜海子萬目共覩無不嗟異

殘明紀事

二十八

張氏趙國遺世

六月王召安西李定國撫南劉文秀定議封賞應迎諸臣爲公伯等爵有差遂封可望僞將軍白文選爲鞏國公固原侯王尙禮爲保國公僞將軍王自奇爲夔國公僞將軍賀九義爲廣國公可望屬衛張虎爲淳化伯水軍都督李本高爲崇信伯餘各犒賞有差

王遣使以璽書招孫可望不從
王欲可望與定國和衷乃遣白文選張虎賞璽書往諭各賜金篋一枝宴文選等於廷而諭之曰卿其善道朕意俾兩藩務敦舊好事事爲祖宗社稷起見卿之功垂竹帛矣文選等頓首謝及見可望其言定國兵敗之後孤立無援且曰國主倘以舊好爲念則大度置之若欲擒之假臣精兵二萬當立致定國於麾下耳可望以爲詐欲殺文選衆力救乃杖而囚之令張虎還報曰必令定國親自來謝乃可王遣王自奇同張虎再往自奇至

亦謂定國孤軍易擒可望以其言與文選合遂釋文選密與自奇約爲內應自奇還滇奏可望必不能和堅辭赴楚雄

七月光祿少卿高勛御史鄺昌期疏劾李定國劉文秀詔予杖勘死之

勛等上疏言馬吉翔龐天壽以讒邪擅權定國文秀乃與交密恐奸弊滋復蹈可望故轍疏上定國文秀聞而皆不入朝王以爲妄言詔削官廷杖之定國中書金維新謂定國曰奉旨廷杖高鄺二臣罪固當矣恐藩主則不宜留殺諫臣之名定國悟趨救之至則勛已斃杖下昌期得復原官封安西李定國撫南劉文秀爲王

帝遣華亭侯王維恭賁賈封定國爲晉王文秀爲蜀王兩藩文武俱以次陞賞定國感激與黔國公沐天波同矢心夾輔

八月王移居秦王孫可望宮

殘明紀事

二十九

張氏趙國遺世

晉王李定國請送可望宮人等往黔遣僞總兵王麟護行定國親餞之郊外於是諸王入御可望宮以是月十一日莅朝晉王蜀王左右侍文武諸臣濟跽在列時復見二龍於菜海子軍士踴躍呼朝賀龍成喜而相謂曰今日乃見皇帝自有真耳是日王親爲定國文秀割襟訂二姓之盟

十月祁三昇歸滇王封爲威寧伯
初定國舊標有龍驤天威二營爲左右翼祁三昇領龍驤最驍悍及定國出廣後三昇在川奉秦王可望令調鎮遵義定國還滇遣使徵其兵適可望遣調之使亦至三昇集其衆謂曰國主與西府皆舊主也今西府尊奉永曆帝我等做官做事方有實効我當遵西府之調爲正諸君以爲何如衆皆曰惟將軍令遂却可望使可望使急之三昇怒將殺之使乃逃可望於是發數營襲三昇三昇且戰且走得率兵入滇盡失其輜重入謁王王

隨封爲咸寧伯以獎其忠正

大清順治十四年丁酉正月孫可望奏請舊標營歸黔許之

可望遣僞官程萬里奏請舊標兵并大營之在滇者還貴州帝令給夫起送

二月起雷躍龍入閣辦事以金維新爲吏部尙書龔銘爲兵部侍郎

躍龍於崇禎朝爲宗伯後爲可望任用值假在滇特起用入閣

龐天壽死

天壽以可望黨自疑見定國不協於可望懼禍及憂病而死遂勅乘筆李國泰掌司禮監事

三月復以馬吉翔兼內閣

吉翔黨於可望自知不爲朝議所容因金維新龔銘方爲定國信任遂詔

張氏通國

三十

張氏通國

事之維新銘言於定國定國奏請仍以吉翔入閣辦事從之

謫僞戶部龔銘爲印局大使

龔以進士爲崇禎朝侍郎可望川爲戶部尙書帝入滇仍令掌部事龔辭

曰臣受泰王十年知遇之恩未報不敢受定國文秀劾之謂龔止知受可

望十年之恩獨不思祖宗父子受朝廷三百載之恩而反不知報効乎有

詔議處龔赴闕免冠謝罪姑謫之數月仍還原官

晉王李定國追論僞兵部任僞罪惡詔戮其屍

可望在滇時官任僞兵部尙書龔銘具表文勸進王居安龍又止可望入

覲時已病卒定國上疏追論之詔戮屍籍其家子孫皆還戍

四月魯王遣使至行在

魯王以遣總兵何達武賁表詣滇請王會兵出吳楚

王自奇叛

自奇反於楚雄率張明志關有才二鎮營兵歸同上永昌

八月舉雲南鄉試

時貢院已改爲定北府遂權以演武場爲棘闈取中王際興等五十四人孫可望舉兵入犯

可望自定國入滇後久欲稱兵畏定國強不敢發至是程萬里使滇還具言滇城兵寡人心不定遂決計入犯聚兵十萬令與國侯馮雙禮爲總統雙禮力辭遂命留守而以白文選代可望恃兵衆謂以十人之力擒一人詎不甚裕乃預製拒敵三百副曰破滇之日用以因永曆並定國文秀諸文武解黔耳雙禮屢諫不聽既出師城外雙禮又諫曰今師出而果勝已難辭犯闕之名若有一挫失則黔土非復國主有矣悔將奚及痛哭而還

張氏通國

三十

張氏通國

及在途大雨一月兵卒處泥濘中不堪其苦營馬十斃五六以月杪抵交水定國先遣崇信伯李本高廣昌伯高文貴屯兵曲靖禦之及可望兵至定國入奏議以黔國公沐天波保國公王尙禮平陽伯靳統武分兵留守定國文秀親督各鎮兵出迎王御五鳳樓賜餞親爲定國文秀簪花大犒征卒是日忽值晴霽入皆鼓氣天波統武亦嚴爲城守備召尙禮入朝收其從者兵伏留於朝房出入閑之惟謹尙禮雖蓄異志不能展也

九月朔晉王李定國蜀王劉文秀大破可望之師露布奏捷

定國等兵抵曲靖屯於三岔與可望接戰不利退守曲靖可望索戰不出守十八日鄂國公馬進忠密遣使告定國曰秦兵以曲靖堅守選精騎三萬遣張勝馬寶山尋甸別徑徑取雲南矣若其回軍夾擊公且不爲釜魚乎定國大驚即以五鼓發兵諭令至僞營方施炮遂山進忠營入可望營

後內外夾攻可望大敗退走白水所隨僅二三百人可望急問左右馬國公白總統安在左右曰吾兵未敗白馬二營已合晉師矣可望於是大哭曰馮雙禮屢諫與師孤重違其言以至於此白文選懷二心以給孤孤復委以重任昨嘗遣訪仙臺山前知老僧曰軍中不用白馬自可全勝用令一軍中勿乘白色之馬豈謂墮此二賊術中乎言已復大哭值大雨行泥淖中狼狽甚切齒定國復謂其下曰向者有石碑見其文云去是觀晉而來是老僧頭今爲李定國辱孤至此孤不惜此數莖頭毛行當投清師以報不世之讐耳於是左右亦失聲哭值李本高率數十騎追及引槊直刺可望過馬首可望大叱曰本高非孤舊臣耶不知報恩而來殺主乎本高曰既爲王臣豈不知君臣大義本高非殺主乃殺背主者耳言未已流矢中本高項遂墮馬死定國收撫可望潰兵發露布告捷

張氏通國遺書

三十二

張氏通國遺書

晉王李定國班師

定國欲親追可望下定黔中念張勝方入寇王自奇又窺伺於西二賊素驍悍非文秀所敵遂議令文秀追北定國卽夕班師還滇

張勝入犯薄城敗走俘磔之馬寶降

張勝馬寶等潛師至滇入郭將入城沐天波斬統武先得捷聞至是軍馬驟至以爲定國還軍也不爲意及臨城始知爲賊兵遮閉門已突入二騎執訊云是張勝等統師而來及勝至不得入遂大呼王尙禮至數十聲無應者勝心疑退走時已就恨還經金馬坊有紅帛大書數行揭居民問之告曰是晉王破秦師露布也勝令誦其文乃知可望以十九日敗矣椎胸嘆曰大事去矣遂欲屠郭外馬寶阻之猶縱火焚房舍兵民婦女皆被擄辱去至橫水塘適與定國大軍遇馬寶迎降勝與定國戰互傷千餘人俄

有馬卒入晉營將刺定國左右覺驚呼卒爲發矢中定國兜鍪穿之斃定國怒奮擊勝勝大敗奔亦佐縣山谷中餓甚求食爲邏卒所獲磔於市王尙禮懼仰藥死帝勅部議加贈卹予祭葬葬東門外大清師至滇掘之開棺暴屍三日

晉王李定國還朝

定國還朝大臣郊迎王爲設朝受賀已而蜀王劉文秀亦於水西獲張虎獻俘闕下命長繫之

蜀王劉文秀追孫可望縱之可望降於大清

可望自交水敗走所隨僅二三百騎晝夜不敢少駐至普安人馬困餒不得食文秀追兵復至可望急馳夜半入貴州城向馮雙禮大哭方議所將忽城外發大炮三蓋雙禮密令本營燃炮以速可望之行不忍其就俘也

張氏通國遺書

三十三

張氏通國遺書

可望卽夕携家口輜重走鎮遠於途徵駐守各營自衛一無應者惟楊惺先康國臣鄭國張應科葉應等數人從之至湖南遂遣惺先納款大清當文秀之追至貴州也兵行稍緩欲縱可望及聞可望去遠始入城與雙禮議以黔中一切軍務委雙禮卽班師至十二月始達行在

冬十月晉王李定國上疏請出師定永昌王自奇自刎獲關有才等誅之

定國師至永昌念自奇老於行陣且年力尙壯不宜急戰遂遣使招之自奇不應令關有才出拒定國陣擒之自奇敗奔騰越勢窮自刎死張明志請降定國令收集潰兵自贖迤西悉平師還詔磔關有才張虎於市軍民咸大悅

大清順治十五年戊辰正月發孫可望偽宮密金詔給軍餉

劉文秀追可望時獲其馬騎一人爲可望親軍告以可望密金處文秀奏

聞諭令晉蜀二王同發之凡得銀二十九萬兩金犁一重三百觔定國等奏請充內府之川帝諭分給二王軍餉

大封則逆各勳鎮白文選等爲王侯遣官賞頒勅印

於是封黎國公白文選爲榮昌王鄂國公馬進忠爲漢陽王

進忠爲李自

以刑卒於縣城所興國侯馮變禮爲慶陽王安定伯馬寶爲淮國公興山

伯馬惟興爲叙國公平陽伯靳統武爲平陽侯成寧伯祁三昇爲成寧侯

廣昌伯高文貴爲廣昌侯其餘諸鎮將俱陞賞有差

二月賜故演黔總制范鏞贈卹

初鑼總制演黔駐貴州孫可望入滇遣李定國與之盟共扶明室鏞開陳

大義且曰假可望渝盟奈何定國曰扶明我則奉之渝盟我則殺之及定

國人粵西可望無人臣禮鏞憂憤死及是王念之特予贈卹

殘明紀事

三十四

張氏通國遺書

賜故輔臣嚴超恒楊長知及張載述劉燾堯吳霖等五臣贈卹賜吳毓貞等

十八臣贈卹

孫可望殺毓貞等於安龍北關之馬場至是各賜贈卹詔立碣以表其地

銘曰十八先生成仁之處

夏四月蜀王劉文秀薨

文秀自黔還朝以縱可望故默不自安既而定國誅滅王自奇等人皆斃

稱其功更嘗議文秀爲懷二心文秀聞益憤懣癰發於肺漸不起王親臨

問且責醫調治及是病薨遺表有清兵日逼國勢日危臣請入蜀以就十

三家之兵出營陝洛庶幾轉敗爲功之語未幾薨王詔以親王禮贈卹之

文秀儀度溫雅柔和謙謹入滇之初嘗屠武定一城自後不妄殺一人保

寧敗歸從谷委蛇而已

平陽侯新統武陰殺奸人賈自明督王李定國命秘之

西安人賈自明者自言知象緯及奇門遁甲並製木牛流馬火攻之具又

能驅走砂石往來秦隴諸山中無所遇忽云旺氣在南遂變服入黔遇蜀

王劉文秀客之至滇未有所試會文秀已病因時時爲定國言之既見大

喜以爲異人也具以上聞命之爲雷擊將軍令先治火藥試之良效乃製

連牌檣木遇晚設之周匝連環如木城可戰可守遂檄遠近輸林具百姓

苦於夫徭道路怨咨或言自明爲大清所使或言可望故人將陰賊定國

傳者籍籍新統武遣人陰殺之其後乃知果爲洪承疇所遣爲緩兵計也

定國聞命秘其事勿令人知

孫可望降於大清封義王督大清師取演黔

大清師漸近行在震驚定國恐可望親熟識險隘又思各汛駐兵多可望

殘明紀事

三十五

張氏通國遺書

舊人悉行更調於是人心離異值黔撫冷孟鉅遣報大清師抵貴州請亟

議堵禦上下益皆惶惶主兵者亦絕無長策矣

夏五月大清師入黔巡撫冷孟鉅被執不屈死之

大清督師洪承疇下黔執孟鉅以客禮優遇勸令歸誠且許仍以黔撫用

孟鉅曰寧爲明鬼留芳不作清臣遺吳也乃械送覺羅貝勒王軍更諭以

禍福孟鉅不答亦不屈膝強之至再不從及就刑挺立不跪遂衆刃之其

屍糜爛王聞痛之遣禮部尙書程源文安侯馬吉翔諭祭贈兵部尙書廕

其子冷之旭世襲錦衣僉事

六月晉王李定國表請出師

定國上表請移鎮安順以選黔師令榮昌王白文選移鎮七星關以禦川

蜀傳檄迤西地夫運糧安順迤東氏夫運糧烏撒日用萬人值天雨泥深

數尺計程嚴督稍後輒管至死填溝壑者無算冤號之聲徹於遠近至有怨大清師爲騎板鏡之語蓋謂其來之緩也

秋八月晉王李定國率勦鎮出師

定國將行王御五鳳樓宴饌未及解掛忽大雨傾盆軍士散走觀者亦爲氣沮及師行在途連雨艱行日行不及二三十里人心失緒進次關索嶺定國瀝酒神祠誓曰定國奉命興師有不竭力効忠以佐成中興者神殛其首因顧謂各鎮曰諸君素矢報國定有同心諸將欣然次第設誓遂爲歃血之飲定國大喜還營

冬十月晉王李定國禦大清師於安龍兵潰奔還

慶陽王馮雙禮屢請兵欲定國速襲黔會定國得洪承疇書畧曰某本待罪先朝志切同舟惟俟吳三桂兵至卽當拱聽麾示不煩王師之遠出也

發明紀事

三十六

張氏通國叢書

定國信之遂按兵不前時大清師初入貴州遠來疲乏既逾月兵氣大振隨賄通水西泗城約川中之兵三路並進報至定國乃悔墮承疇術中方飛檄整兵親率三軍過安龍與大清師對壘數戰未決勝負適有傳大清師前導爲可望寇備康國臣者始交相疑畏蓋軍中多可望舊將慮生內變也於是接戰輒敗復燃巨燄迴風反擊本軍一軍擾亂定國不敢再戰率騎卒奔還諸勦鎮亦一時散走不可復止

十二月晉王李定國還行在

定國以初六日僞爲營鎮入滇城密奏請急移蹕有勅令黔國公宣諭緬甸發官旌隨在開路迎扈諸臣咸束裝惟行人任國璽疏請留滇曰君爲社稷死臣爲君父亡宜也何可還辱乘輿仍投不測王令廷議衆以君臣死國固理之正但前途不乏生路搥土重來再圖恢復亦未爲失策於是

國璽之疏留中方有策從交岡渡海及往迤西出走外國又議從建昌幸蜀者紛然不一至十三日定國諭令滇民遠避云本藩駐滇日夕與爾民相親愛如家人父子今國事艱危朝廷移蹕勢難與衆庶偕行所恐清師一至殺掠塗毒有不忍言者宜乘鑾輅未行各先遠徙以避兇鋒其或觀望遷延恐貽噬臍之悔於是城中哭聲如鼎沸時秋糧已徵定國諭大小營鎮不得焚燬恐清師索食不得重累我百姓也或曰王諭定國令傳之各營云

十五日王出奔迤西

大清師三路會於曲靖時議所向猶未定有陳建者舉劉文秀遺表中語請入蜀而馬吉翔恐蜀將奪其權力阻之黔國公沐天波言走迤西地近緬甸急則退保阿瓦太公諸城緩則據大理兩關猶不失爲蒙段遂可其

發明紀事

三十七

張氏通國叢書

議是日王發雲南從之者數十萬人既至碧雞關兵民呼哭聲振山谷王令止釐立起手扶天波左肩回顧城中官闕泣曰朕行不遠軍民之慘已如此以朕躬一人而苦萬姓何若還宮死社稷免此生靈塗炭乎諭已大哭天波奏慰問定國馳至請王安釐以安衆心王不得已復前進從者既衆日行不過三十里兵皆乏食過楚雄展轉至大理慮從諸臣於途相失已過半矣時艾能奇子承業與狄三品謀劫王事泄定國嚴備身自斷後承業不敢追

大清順治十六年己亥正月王至永昌

先是定國欲堅守大理兩關以決死戰自文選不從請王幸永昌文選殿後大清師已抵滇城兵不血刃進東悉定遂分兵三路趙布太同多羅貝勒自省會吳三桂自羅次合兵鎮南州追殺總兵王國勦於普湖驛三桂

之兵至大理王龍關白文選還戰不利大清師獲其象馬傘印王至永昌定國先行預備行殿駐蹕月餘整兵備糧始進騰越及聞文選敗走急請渡潞江據磨盤山距險設伏以待大清師

司空王應龍及其子追扈至永昌不及同死之

應龍聞王奔迤西伺追扈及至永昌而王又前矣應龍孤身自度不能於亂軍中間關以從乃謂其子曰我以草茅微賤荷天子知遇洪恩授官至司空前既不能匡扶社稷今復不能忠難從君尚可視顏視息人世乎計維一死報國耳因自縊其子泣曰臣父殉君雖子承父志宜也亦同縊死

二月晉王李定國兵潰磨盤山王奔緬甸

磨盤山即古羅峨山也有石門一道長且五里許曲而險隘定國令設三

張明紀事

三十八

張氏通國叢書

伏以待初伏爲寶名望中伏爲高文貴三伏爲王國璽埋地雷谷中約曰敵盡入初伏乃發然地雷二三伏乃發首尾擊之敵盡矣大清師至山下定國中書盧桂生密泄其謀於三桂而前鋒已入三桂急令搜伏名望不得已發礮出戰中伏亦發大清師前鋒失利固山額真沙里布及貝勒王等皆陷沒三桂布太力戰流矢中名望左目名望自刎死定國坐山巔聞信礮失序大驚曰兵敗矣遽走將士皆散既而問主安在對者曰將至茶山定國僥倖良久曰君臣俱死無益也姑他往以圖再舉遂率兵走孟良白文選亦走猛緬至次月二十四日王始知磨盤山之敗惶懼以行昏夜失道迷大谷中比曉猶在故處輻重宮人悉刎於亂兵屈爾新統武旗鼓孫崇雅掠王槓奔大清營文武諸臣自相讐殺王乃以二十八日出鐵壁關即緬甸界也緬甸遣使來迎具言天兵壓境諸將驚畏從臣幸釋

佩兵乃可入國馬吉翔矯詔從之羣臣力爭不得是日抵芒漢緬人復遣其頭目來云緬土小邦世爲天朝貢臣今天皇帝玉趾式臨自宜謁請入城若屬從諸王及勳鎮將軍實司戎索恢復堵禦是其職也入我小邦不惟無益且損上將威名奈何時君臣南北阻絕一江聲聞俱泯黔國公沐天波與妃兄華亭侯王維恭謀奉世子山茶山轉奔緬甸謂可在外圖存亦可遙爲聲援請之妃妃不許王曰興廢山天非人力所能爲也相與哭別緬人乃迎王同三宮世子諸臣等入關各營鎮皆鼠去男女在途相失不可勝計

二月王入緬城

緬甸遠迎朝見執禮殊謹未幾會弟弒其兄篡立國中大亂沐天波與馬吉翔謀謂有可乘之機具密疏請遣閣標副將張隆潛出關諭關外營鎮

張明紀事

三十九

張氏通國叢書

爲外政內應計隆既行爲緬兵獲送其酋殺之秘不令人聞於是謀盡殺諸臣之計益急矣

大清順治十七年壬子王居緬城

大清順治十八年壬子緬甸盡殺從臣黔國公沐天波等

緬甸設酒於海中對山之望海樓詭辭以召行在諸臣爲觀海之飲及揚輝伏兵起促諸臣盡殺之黔國公沐天波覺有變袖亂石擊殺數緬人被執縛大樹下擗射以弩所存惟王及三宮世子矣其未得扈從之閣臣雷躍龍吏部尙書張佐宸戶部尙書龔彝兵部尙書孫順刑部尙書尹三聘左都御史錢邦芑等或投疾投大清或被緬荷活至王親武靖侯王國璽且盜太妃金寶以報大清國公祁三昇馬寶等亦率全軍歸附至十二月吳三桂大軍臨緬緬人執王及世子以獻王復還滇壬寅四月二十五日

三桂以帛進王王薨王世子王姪俱殉焉時晴霹靂震雷暴雨二龍冲天復大晴朗

殘明紀事終

崇禎甲申烈皇殉社稷我

世祖章皇帝入主中夏天命攸歸大統已定福王係優章

王永明王雖勝國之裔然燈背當車徒致戕身之禍曷若紆

聖朝永作白馬之客與國咸休之爲美耶此書係明代遺臣所著故於

明王稱帝而以永曆編年於理則乖於義則背第所載不過永明王之

始末並無悖逆故改正而存之是本卽是

聖天子 御覽亦洞鑒其爲下不倍之忱也已王漁洋識

庭

聞

錄

丁卯冬月
五華四眼圖

庭聞錄序

先中憲公居永昌曾著吳三桂傳及滇變記二種已未歲封稿於壁中入寶台山避兵踰年返求故居滿目蓬蒿南中雜說雖行世視所失稿僅存十之一耳滇變距今四十餘載談往事者無稽之言人各一說無他地遠事久以訛傳訛故也不孝健當日趨庭所受教懼久而忘因舉所聞猶能記憶者書之於冊粗分六卷錄其大概雖略而不詳然以視耳食之談竊自以爲有間惜乎逮養之秋不能珥筆致使今日欲聞其事而無從繼自今網羅軼事勒成一書誅亂賊於旣死以報先人於地下健雖不敏不敢不任其責也

庭聞錄序

一 豫章叢書

康熙五十八年歲在庚子春三月劉健

庭聞錄目

卷一

乞師逐寇

卷二

鎮秦徇蜀

卷三

收滇入緬

卷四

開藩專制

卷五

庭聞錄目

一 豫章叢書

稱兵滅族

卷六

難錄備遺

附錄

平定緬甸

庭聞錄卷一

南昌 劉健述

乞師逐寇

吳三桂字月所先世出徽州至高郵州流寓遼東因家焉父驤母祖氏祖大壽之同懷也三桂自少爲邊將勇而敢戰嘗逐一騎射之騎墮地作死三桂下馬欲取其首騎揮佩刀刃三桂中鼻血流被面卒斬其首攜之歸總監高起潛三桂義父也大壽曰真我兒也上其功得優叙自此累遷至總兵鎮宣遠

吳驤字兩環以宣遠前屯中後所籍登天啟二年壬

庭聞錄卷一

豫章叢書

戌科武進士累官都指揮使鎮宣遠崇禎四年遼東巡撫邱永嘉請城大凌河朝命遼帥祖大壽帥勁旅護版築役八月我大清兵大至圍大凌河絕大壽餉道邱永嘉督總兵宋偉及驤救之二十七日戰于長山大清兵先突偉營營固攻不能入前鋒多死移攻驤師濱南奔偉力戰至哺亦奔治敗軍罪驤坐削職是冬閏十一月登州游擊孔有德帥兵援遼兵謀于吳驤反昭登州圍萊州固守五年六月戶部右侍郎劉重慶四川道御史王萬象並疏請關廬兵援萊州初九日詔總監中官高起潛督總兵金

國奇等勦賊令驤從征立功八月十九日驤從諸將敗賊於沙河三十日又敗於白馬入登州九月初一日圍登州十一月復驤原官金國奇卒卽以驤代之六年二月十三日孔有德遁出海外六日復大城十八日復水城七月叙功授驤都督同知廕一子錦衣百戶世襲十七年春流賊李自成自秦犯晉所至皆破畿輔大震二月初二日薊督王永吉請撤關外四城謂前後屯失守宣遠孤懸二百里外四面阻敵防禦極難且寇氛日迫三輔震驚宜撤宣遠令吳三桂統邊兵守山海關卽京師有警關門之援可旦

庭聞錄卷一

二

夕而至也帝問閣臣陳演魏藻德等演私念上有急故行永吉計事定而以棄地責我又奈何且揭持一寸山河一寸金之說帝諭演曰棄宣遠守關城誠屬下策然非得已于是復集科道九卿會議德政殿聚訟不能決主永吉議者惟大學士范景文兵部尙書張縉彥兵部侍郎金之俊左都御史李邦華翰林學士倪元璐吏部給事中吳麟徵爭尤力謂宣遠孤城其勢必棄今日棄之爲棄地他日棄之爲棄人棄地已不可棄地兼棄人更不可吳三桂勇將宜收用委之敵人今寇旦夕至若使來捍京師一舉兩得又疏

邊城臣不可令有懼心尤不可令有死心臣讀三桂疏言切情危若有格格不忍言之意臣知其有懼心始以畏屨自任終爲父弟乞恩臣知其有死心今寇勢方張不早徙近捍禦京師何所恃乎疏再上閣中堅執如初時吳驥爲中軍府都督羣臣請召見熟計其宜驥備陳邊兵精銳三桂才可辦賊狀帝欲從之而廷議不一永吉之策竟格不行及賊鋒日逼始決計調兵三月初五日封三桂平西伯詔徙宣遠之衆入援京師數十萬累日行數十里十六日入關二十日至豐潤聞變還師山海關吳驥既降賊三桂亦以所

庭聞錄卷一

三

部之衆西行赴降道遇家人來自京師者詰問得父被執狀莞爾曰此脅我降耳何患復問陳姬無恙乎陳姬名沅字圓圓吳門名妓得之戚晚田宏遇者也色美而善歌三桂嬖之賊執驥圓圓爲僞將軍劉宗敏所掠家人以告三桂怒曰大丈夫不能保一女子何面目見人耶遂揮衆返縱掠而東

陳沅之事言者多殊陸次雲陳沅傳以奪沅者爲李自成不知其爲宗敏也傳文雖詳考究未確其點綴處尤多已甚之詞又有云崇禎辛巳年田宏遇進香普陀道經蘇州購沅以歸三桂奉命出鎮

宏遇餞之出沅佐觴三桂悅之以爲請宏遇許俟終年後果送至驤宅驤不敢受仍歸田氏而客以報三桂時有入衛之命疾馳赴京欲乘便取沅中途聞劉宗敏踞宏遇宅挾沅日事酣宴遂大怒出關乞師又有云吳妓陳沅願壽並名噪一時田宏遇以重價市壽而沅名更高不易得會其婿以細故得罪欲求好無以通媚百計購沅以獻宏遇善之如初未幾宏遇卒驤入都三桂使人持千金隨驤市沅既得驤遣送宣遠京師陷劉宗敏踞宏遇宅聞沅壽名索之壽從優人私逃而沅先爲三桂

庭聞錄卷一

四

購去宗敏于是斬優人七而繫驤索沅驤具言送宣遠已久宗敏不信拷掠備至二說彼此微異至謂三桂入衛之時方欲取沅與謂沅在宣遠者皆非也惟吳梅村圓圓曲爲得其真當日梅村詩出三桂大慙厚賄求毀板梅村不許三桂雖橫卒無如何也

自成聞三桂之來而復返也命僞相牛金星假驤書招之曰爾以皇命特簡得專閫任非有累戰功也不過謂強敵在前非有異恩激勵不足以誘致英士此管子所以行賞罰之令而漢高見韓彭則予重任之

類也今爾徒飾軍容怯懦觀望使李兵長驅深入既無批吭搗虛之謀復無形格勢禁之力事勢已失天命難回吾君已矣爾父命在須臾嗚呼識時務者可以知所變計也昔徐元直棄漢歸魏不爲不忠伍子胥違楚適吳不爲不孝然以二者揣之爲子胥難爲元直易我爲爾計不若反手叩壁負鎗昇棺及今早降不失通侯之位而猶全孝子之名萬一徒恃憤驕全無節制主客之勢既殊眾寡之形不敵頓甲堅城一朝殲盡使爾父無辜並受僇辱身名俱喪臣子均失不亦大可慟哉語云知子莫若父吾不能爲趙奢

庭聞錄卷一

五

爾殆有疑于括也降將唐通亦遺書招之三桂不答上書于父略曰桂以父廕熟聞義訓得待罪戎行日夜厲志冀得一當以酬主眷屬邊警方亟寧遠爲國門戶淪陷幾盡桂方力圖恢復以爲李賊猖獗不久卽當撲滅恐往復道路兩失事機故爾暫稽時日不意我國無人望風而靡吾父督理御營勢非小弱巍巍萬雉何至一二日便至失墮使桂捲甲赴闕事已後期悲恨何極側聞主上宴駕臣民僇辱不勝毗裂猶憶吾父素負忠義大勢雖去猶當奮槌一擊誓不俱生不得刎頸闕下以殉國難使桂亦縞素號慟伏

劍復仇不濟則以死繼之豈非忠孝媲美乎何乃隱忍偷生訓以非義既無孝寬禦寇之才復愧平原罵賊之勇夫元直荏苒爲母罪人陵苞二親並著英烈我父矯矯王臣反愧巾幗女子父旣不能爲忠臣兒安能爲孝子乎桂與父訣請自今日父不早圖賊雖置父鼎俎傍以誘之桂不顧也傳檄遠近討賊復仇招集潰散及唐通降兵約二萬人以眾寡不敵爲慮有進乞師策者遂遣副將郭雲龍楊坤孫文煥請兵於大清時和碩睿親王湯鸞泰行九稱攝政王西征師次翁後得三桂請大喜許諾四月十三日自成命牛金

庭聞錄卷一

六

星居守自率劉宗敏等以精兵數十萬東擊三桂并挾永王定王及吳驥以行十八日賊兵犯關城圍之數匝關東二里許有羅城外拒賊慮三桂東遁出二萬騎從關西一片石轉東夾攻關外城三桂堅壁拒守遣人趣大清援兵府王兼程進命英王蟒蛇塔行將萬騎爲左翼由西水關入豫王阿吉奇行將萬騎爲右翼由東水關入自以大兵隨後繼使宿將祖大壽帥精甲駐秋喜嶺高張旂幟爲聲援三桂選死士五百人突圍出謁睿王情詞懇切聲與淚俱一軍爲之動容三桂卽壁中薙髮與睿王鎖刀定盟而返

二十一日開關出戰敗之賊分道並進會日暮乃罷
二十二日復戰賊知邊兵勁成敗待此一決驅其眾
死關三桂悉銳而出無不以一當十殺傷過半賊恃
其眾鼓勇迭進挾二王于廟岡立馬觀戰賊眾我寡
三面受敵我兵東西馳突賊眾亦左縈而右拂之陣
數十交圍開復台自成接轡岡上見有騎兵出三桂
旁突陣而入者自成麾後軍益進或曰彼騎兵非關
寧兵必滿洲兵也宜避之騎兵銳甚所至莫當自成
策馬走諸賊畏令嚴未敢退忽塵開見辨而甲者咸
驚呼曰滿兵來矣拉然崩潰是日戰初合滿兵蓄銳

庭聞錄卷一

七

不發苦戰至日昃三桂軍幾不支滿兵乃分左右翼
鼓勇而前以逸擊勞遂大克捷陣斬賊大帥十五人
殺賊兵數萬奪軍資無算自成潰敗奔至永平使降
臣張若麟詣三桂軍議和明日三桂追至永平又敗
之自成殺吳驥於永平城西二十里范家莊二十六
日狼狽近都門盡戮吳氏家屬三十四口尸諸王於
二條胡同二十七日行遁二十九日餘黨焚宮殿及
各城門樓出阜城門西奔五月初一日京城爲大行
發喪設位都城隍廟諸商人合資爲吳氏發喪遣屍
悉以厚槨殮之是日輦下喧傳三桂從賊中奪太子

以入入卽太子嗣立延頸以待而三桂兵至榆河屠
王樞其追賊請入都不許乃于道中命人求陳沅而
自從蘆溝橋逐賊而西初二日過琉璃河追及慶都
又敗之又及于正定自成暫駐玉皇閣方具食聞三
桂追至不食而走逐北至固關班師是月初七日
國朝勅封吳三桂爲平西王

移兵部咨爲查取應敘官員事准貴部咨前事內
開凡副將以下守備以上前關門對壘有功各據
實詳開送部以憑覆敘等因准此勘得本年四月
內逆閹馬步數十萬長驅窺關本藩忠義激昂誓

庭聞錄卷一

八

不與賊俱生父母身家舉置度外不待言矣仍多
方鼓舞聯絡幸遠鎮文武官兵同心協力倡之于
前而關門各將士並能協和鼓勵應之於後四月
二十一二兩日戰者守者均矢肝腦塗地之心用
能摧堅破壘淨掃妖氣此一役也立肇造大定之
基揆厥勛勞原非淺鮮今貴部移咨覆敘本藩轉
行確察據各鎮協冊報前來謹備冊咨送內如總
兵何進忠捐軀突陣血功特懋應與格外酬異此
外如副將楊坤游擊郭雲龍叅將孫文煥効力最
多並應優異敘陞又如監紀同知童達行陳全國

推鋒借箸以文吏而兼武弁之勞其功更難泯滅業經揭送內院轉送吏部擬與優加京銜在案茲特再爲拈出用邀破格陞賞之聖恩又查游擊魯澄副將陳時登夏登仕胡亮保關禦寇宣力並著而登仕胡亮富關門撫道投賊求生之時獨能同仇戰守忠義可嘉且四弁智勇兼資俱屬有用之材今均置空閒之地更覺可惜天造草昧需人孔亟查缺優補亦以酬前驅後之道也統祈貴部立予優酬擢用施行

又查爲敘功事准貴部咨開云云等因准此照得

庭聞錄卷一

九

我國家應天順人定鼎燕京不期月間率土來王已成車書一統之治揆厥始基實肇造于關門之一戰而慶都之追勦觸暑星馳推鋒陷陣亦不可泯之勞勛本藩謬荷天恩已叨王爵矣願一時同心協力共成其功者查遼鎮文武將吏諸生千有餘員其間有同謀歸命者有遠請王師者有當先迎駕者有陷陣先登者有効死守禦者又有以一人而兼數勞者雖功有大小秩有崇卑其歸命投誠以宣力于朝廷策勛於開朔則一也計功行賞均宜叨沐榮褒第念寵襲殊恩不敢多冒目前本藩

就文武將吏中拔其功績之尤著者造冊先咨貴部用邀不次之賞其稍遜于此者正在另冊咨請此皆本藩特疏奏明奉有速與酌議之諭旨前咨內預行拈出在案今復准貴部移咨欲本藩分別同謀先迎與戰守各款項具初其難其慎不僭不濫之至意查當日同謀歸命又兼督戰守者則同知童達行也前冊另款開列矣又遠請王師兼任戰守者則副將楊坤郭雲龍孫文煥也前冊亦另款開列矣此外冊開之總兵副將叅游都守等二百四十八員同知叅謀三員則皆順天歸命先登

庭聞錄卷一

十

血戰應居首功者也至云某年月日某地戰守此在攝政王目擊亦貴部之所心悉本藩不敢贅陳瑣屑若夫各官之職銜文武大小本藩一照各官歷題實銜分別開列間有部冊不符者亦係本藩御加蓋當日明祚斬絕本藩總統兩鎮值人心皇皇靡定之秋其與本藩同肝膽而歸順清朝捨性命而捍禦逆闖倘非動以望外之功名萬不能濟今追溯成功之機全賴此著本藩又不得不申說明白仰邀同仁之視也總之關門慶都之役人人用命戰係實戰功係實功既開國首功又與

尋常戰守之功大有分別破格陞襲賞一勸百關
係重大貴部必能見及于此矣除續敘有功各官
應加流銜者另冊敘送外今再備造文武清冊二
本擬合咨覆爲此合咨貴部請照事理宜賜題覆
應與優陞世襲撰給敕書者卽與世襲敕書文職
應超等擢用者卽與轉咨吏部超等擢用施行

庭聞錄卷二

鎮秦徇蜀

南昌 劉健述

順治二年三桂帥師入陝西出西安駐漢中三年
流賊張獻忠踞四川西充縣日逞殺僇將士人人自
危其下劉進忠導我師擊之肅王豪格射獻忠中其
乳墜馬死其養子孫可望李定國劉文秀艾能奇等
收敗卒奔重慶四年可望等自綦江奔遵義三桂
偕肅王入川分兵徇地下重慶及遵義可望等由黔
入滇賊眾雖走川中兵四起最强如楊展王祥李占

川市

庭聞錄卷二

一 陳章叢書

春余大海袁韜武大定曾公子等各有眾數萬擁兵
聚餉互相聯絡我師亦以川中殘破北還順慶三桂
仍駐漢中五年大同鎮總兵姜瓖反兵勢甚盛西
連榆林直夏甘肅三總兵同時並起全秦震動榆林
兵南下西安時秦督孟喬芳年未三十請師漢中三
桂倍道赴援不旬日而至西安屯營南教場喬芳託
疾不出見厚犒師三桂笑曰疑我矣夜半拔營北行
與榆林兵遇於蒲城遲明合戰殺傷相當日午三桂
率鐵騎數百冒矢石摧鋒陷陣榆林兵敗走三桂急
追之不數日至城下又急攻數日而拔屠其城榆林

大姓尤杜种皆世將也殺僇殆盡得士大夫所與瓖
等往來書按誅者又數十家楊展等始相睦後有隙
日治兵相攻孫可望既入滇盡收雲貴之眾勢復大
震竊川陝六年袁韜武大定殺楊展七年可望
使白文選攻遵義拔之王祥又聲殺楊展之罪使劉
文秀王自奇擊袁韜武大定擒之八年可望使盧
名臣取涪州李占春余大海拒戰敗績遂來歸可望
習兵守川西九年二月三桂偕定西將軍墨勒蝦
自漢中發兵分東西兩路入川屯川南時御史郝浴
巡按四川三桂挾王曾驕恣部下尤淫殺不法浴性

川市

庭聞錄卷二

二

嚴正三桂忌之輒禁止沿途塘報浴疏言臣忝爲朝
廷耳目而壅遏若此安用臣爲三桂益銜之四月孫
可望使劉文秀白文選張先壁寇四川十月大敗劉
文秀於保寧初三桂取敘州都統白含貞取重慶含
貞及總兵白廣生被擒文秀犯敘州三桂以其勢盛
不敢戰比戰圍三桂于陣中數匝都統楊坤力戰救
免三桂奔綿州文秀乘勝由嘉定直犯成都追三桂
於保寧至梓潼劍閣總兵嚴自明回軍力戰先擊張
先壁先壁敗退入文秀軍袁韜武大定亦退軍軍亂
遂大敗奔潰

庭聞錄卷二終

庭聞錄卷三

收滇入緬

南昌 劉健 述

順治十五年春三桂請南征初張獻忠死餘黨推孫可望爲長受約束獨李定國常與之抗可望惡其傑強常以事故杖之百定國恨甚定國字一人緩德州義讓里棘鍼人爲人勇幹剛直目不知書有昆明金公趾者知其可動取世俗所傳三國志演義時時爲之誦說定國樂聞之已遂明斥可望爲董卓曹操而期定國以諸葛武侯定國大感悟謂公趾曰孔明何

庭聞錄卷三

豫章叢書

敢望關張伯約之所爲不敢不勉自是益與可望壬辰歲入廣西不復稟命可望遣馮雙鯉襲之定國覆其軍乙未歲定國攻廣東新會爲南平王尙可喜所敗走南寧時永歷在安隆可望患定國之入安隆也遣關有才等以精甲四萬拒之田州定國襲破有才收其兵丙申歲至安隆奉永歷入雲南丁酉可望大舉擊定國其部白文選馬進忠馬惟興馬寶等密與定國約陣而不戰俾定國全力擊中軍以故可望舉軍皆沒定國使劉文秀追可望文秀繼之可望得旋貴州走湖南詣經略洪承疇投降入都封義王具

言雲南可取狀三桂欲自以爲功上疏曰孫李治兵相攻今可望投誠歸化變亂之際人心未定大兵宜速進貴州此卞莊刺虎之時也疏上報可乃分兵三路中路經略洪承疇信郡王鐸尼由湖廣入東路征南將軍趙布太固山綠國安由廣西入西路三桂由四川入二月二十五日三桂發兵漢中府三月初四日至台州四月初三日重慶二十五日至三坡紅關石臺關將軍劉鎮國踞險設伏以守賊之晦日克遵義獲糧三萬餘石招降郭李愛等得兵五千有奇象一五月十一日入貴州時貴州飢糧餉不繼士馬

庭聞錄卷三

二

疲困還軍息鋒十七日敗總兵梁亦英於開州倒流水得象二馬五百有奇六月望水西宣慰司安坤蘭州宣慰司奢保受降二十三日興寧伯王興將軍總兵劉董才王劉蒼王明池朱守全友臣朱尙文張伏成楊士誠李友才張宏羅志奇李貞虎周永福馬成德等以七千餘人降時白文選率文安伯賓名望荆江伯張光翠將軍鄒自貴張國用王安趙得勝王汝霖塔新策高應鳳劉之復總兵周名望高正魁潘正龍陳發秦斗金王有德鄒先祚高世傑張斗霖黃之宮陳勇武國用王國勛等以兵四萬守七星關文選

令王興等還駐舊營於是興等來歸七月三桂還遵義督師大學士文安之劉體純袁宗第李來亨譚詣譚宏譚仁等一十六營以水師襲重慶三桂還禦之白文選以三桂之還遂自七星關進營生界窺遵義十月大兵三路俱集戒期入滇李定國以西路已有白文選乃令祁三昇出東路壁鷄公之背而自出東路扼黃草壩十一月初十日三桂自遵義進兵白文選保七星關十二月三桂敗白文選於七星關地險峻前臨麻哈江兩岸石壁陡峭中僅一小橋以濟其南岸石城木柵編排巨炮積糧以守三桂知其險不

庭聞錄卷三

三

可攻乃由水路西至西溪河得捷徑初二日至以烈凌晨渡關下流至天生橋抄出文選背文選驚潰追至烏撒降兵千餘獲象六馬寶守可渡河文選敗走馬寶亦與俱奔李定國軍盤江泗城土官岑繼祿導大兵入定國回軍拒戰敗績祁三昇亦奔定國等奉永歷西走十六年正月初三日三桂入滇城信郡王鐸尼將軍趙布太會師二月初三日三桂發羅次西追初九日至鎮南州初十日敗總兵王國勛於普棚山擒十一人獲馬四十四匹李定國之奔也以白文選斷後文選度不支率張光翠等西走十三日距玉

龍關二十里我師追及擒呂三貴獲鞏昌玉印一孔雀尾繖銷金龍繖各一象三馬一百四十五日自永平疾趨至鎮索橋橋爲文選所斷明日爲筏以渡十七日渡瀾滄江十八日至永昌二十一日過潞江江水彌且多瘴氣越江二十里爲磨盤山

一應高黎貢本高崙岡之僞也高四百里踰而陟巔可望崑崙視星宿海大僅丈許宛如在山下者然

徑隘箐深屈曲僅容單騎定國思三桂累勝窮追必不戒立棚數重設伏其間以寶名望爲初伏高文貴

庭聞錄卷三

四

爲二伏王璽爲三伏令曰俟敵至三伏山巔舉炮首尾橫擊之片甲不令其逃也三桂逐北數百里無一夫守以爲定國去遠渡江上山隊伍散亂將入伏中降官盧桂生以有伏告而前驅已入二伏三桂急退以精甲隊伏兵名望不得已出戰二伏亦趨下應之戰于山間短刀肉薄固山額真沙里布等數人俱陣亡寶名望王璽亦戰死

寶名望斬水人短小勁悍每臨陣輒飲酒數升去兜鍪而出是日戰酣謂人曰我姓寶而山名磨盤天下有豆入磨而不腐者乎今日是我死日也復

飲酒免胄而出手刃百餘人乃死

定國坐山巔聞信炮失序驚駭忽飛炮落其前擊土塊滿面乃奔時伏兵僅六千人我兵上山者已萬二千餘及搜伏兵矢炮兩發伏兵不得號不敢發死於林箐中者三之二號發而起僅二千人而我兵上山殺慘盡絕二十三日三桂西追二十四日至騰越二十五日過南甸至孟村

距騰越一百二十里有關日朝天中原地盡于此懲磨盤山之敗不復追二十六日定國走銅壁關永歷先行入緬與定國相失定國遂收餘兵走孟定三

庭聞錄卷三

三

月李定國聞白文選在木邦移兵與會率廣國公賀九儀等入緬迎永歷時在阿瓦舊城阿瓦新舊兩城中隔一江相去七八里攻其城外城已破緬爲乞降而陰調兵修守具文選不能攻乃返仍駐木邦定國移猛緬金騰道張應井來歸以原官用總兵曹廷生來歸改瀾滄兵備三桂還駐姚安以王在極爲金澹守道盧桂生爲大理府知府倪巽生爲姚安知府米總爲順寧知府閏三月十八日延長伯米養恩總兵龍海副將吳宗秀以三千人自嘉定出建昌詣羅次軍前降又建昌德安侯狄口三品將軍艾承業張

明志丁有才總兵陳萬保執慶王馮雙鯉以兵二千人來降四月十一日副將孫崇雅游擊陳報國郭之芳張玉葉世先張應虎以兵二千餘人自南甸來降十六日降將王安王汝霖黃之寶叛走建昌三桂返滇城五月十六日敘國公馬惟興淮國公馬寶與將軍塔新策李貴焦宏曹賀天雲曹福德單泰徵以眾四千三百三十七人馬一千四百七十一匹自瀾滄江外來降又漢陽王馬進忠子自德來降二十八日公安伯李如栢宜川伯高啟龍總兵劉鎮國都督僉事王朝欽各以眾二千餘人馬三千匹自麗江邊外

庭聞錄卷三

六

來降六月奏留西洋大炮以滇中初開窺伺猶多請留炮以備不虞懷仁侯吳子聖孟津伯魏勇襲永昌執張應井岐山侯王會總兵楊成趙武史文鄧望功萬致元王敬韓天福王朝興曠世宰胡九鼎以眾四千一百十五人來降又東閣大學士張佐宸戶部尙書龔燾兵部尙書孫順侍郎萬年策大理少卿劉泌兵科都給事胡顯降七月元江土知府那嵩謀反嵩字維嶽元江土司之族屬世掌他郎寨土司絕嗣嵩殺其族之長老末龍遂襲知元江府性淫侈好兵遣尙侵緬之普洱遂踞其地永歷入緬又欲平緬甸爲

一省有不測可爲御步計文安侯馬吉翔扼之不果
永愿如嵩巡撫以其子燾襲知府加其弟嵩佐明將
軍嶧懷明將軍黔國公沐天波又以次子忠亮贊嵩
之女嵩感激誓以身許至是與燾等定計舉事招留
總兵孫應斗賴世勛陰約降將高應鳳朱養恩及石
屏總兵許名臣士官龍贊揚及迤東土司八月初七
日將軍都督楊國明以眾千餘降二十一日朱養恩
叛走二十四日揚武伯廖魚以兵六百馬一百五十
匹降九月那嵩反高應鳳許名臣殺石屏知州奔元
江嵩遂舉兵初十日發兵攻石屏時提督張勇駐臨

庭聞錄卷三

七

安距石屏僅七十里名臣患其來援僞爲三桂檄召
勇赴昆明勇欲往而名臣怨家發其事合篆文果小
異遂止不行二十一日三桂發昆明二十六日至曲
江驛名臣與龍贊揚奔元江二十八日將軍揚武劉
履明以官九十兵三千八百九十六名馬二千二百
象四自騰越遠外來降十月朔三桂至石屏那嵩遣
朱養恩屯兵老武山爲外援又設伏大竹箐以待石
屏士官龍世榮知其謀導大兵別取道荊竹林繞出
伏兵後初九日至元江壁於江東我兵勢甚養恩不
敢援十二日夜嵩出兵劫營鏖戰而退遂掘濠立水

城困之又造浮橋過水路二十一日總兵馬秉忠出
西門搏戰二十八日懷仁侯吳子聖以兵六百十四
名馬二百五十七匹降十一月初四日攻元江不克
初五日嵩出兵戰於城下初六日攻城東北破之初
三桂使降將楊威立城下說嵩令獻高應鳳許名臣
許仍故爵上名臣請自縛出就死嵩不可曰吾三人
共事豈以生死易心乎積薪樓下雜以硝磺引火物
以死自矢三桂射書江干令兵民縛嵩出降否且屠
城嵩亦射書至城外備列三桂入關以來罪狀且署
其舊衙曰山海關總兵吳三桂開拆三桂大怒奮力

庭聞錄卷三

八

急攻城破嵩自北門馳歸與妻妾登樓舉火自焚那
嵩次忠亮亦各赴其室自焚那嶧許名臣許世勛許
甲貴俱自殺生擒高應鳳孫應斗周長統馬秉忠四
人嵩之初反也應鳳請約李定國兵至永昌三桂往
禦然後糾合迤東土司以襲其後則三桂腹背受敵
而滇城可得也嵩不從及嵩遣人報定國定國方與
景線構兵跌足嘆曰何不稍待耶蓋怪其早也經
略洪承疇東還三桂請自固之策承疇曰不可使滇
一日無事也三桂頓首受教十七年正月三桂受總
管命鎮雲南上疏乞沐氏舊莊

二月二十日奏曰臣三桂請進緬奉旨一則曰若勢有不可行慎勿强行再則曰斟酌而行臣竊以爲逆渠李定國挾永歷逃命出邊是滇土雖收而滇局未結邊患一日不息兵馬一日不寧軍費益繁瘡痍益切臣荷恩深重叨列維藩職守謂何忍以此貽憂君父願臣向請暫停進緬者蓋謂南服新經開闢人心向背難知糧食不充事多牽繫在當日內重而外輕也乃拜疏之後果有元江之事土司偏地動搖仗我皇上威靈一舉掃蕩由此蓄謀觀望之輩始知逆天之法難逃人心稍覺貼然

庭聞錄卷三

九

然逆渠在邊終爲隱禍在今日內緩而外急也臣恭承上諭一則曰若勢不可行慎勿强行再則曰務必籌畫斟酌而行大哉天語詳慎備至臣智慮粗疎言無可採惟是再三籌畫竊以爲邊事不殄實有三患二難臣請畢陳其說夫永歷在緬而僞王李定國白文選僞公侯賀九儀祁三昇等分駐三宣六慰孟艮一帶藉永歷以惑眾心倘不乘此天威震赫之時大舉入緬以盡根株萬一此輩立定脚跟整敗亡之眾窺我邊防奮思一逞比及大兵到時彼已退藏兵撤復至迭擾無休此其患在

門戶也土司反復無定惟利是趨有如我兵不動逆黨假永歷以號召內外諸蠻餌以高爵重祿萬一如前日元江之事一被煽動遍地烽起此其患在肘腋也投誠官兵雖已次第安插然革面恐未革心永歷在緬于中豈無繫念萬一邊關有警若輩生心此其患在腠理也今滇中兵馬雲集糧草問之民間無論各省銀兩起解愆期難以接濟有銀到滇召買不一而足民室苦於懸磬市中米價日增公私交困指餉之難如此也凡召買糧草民間須搬運交納如此年年納歲歲輸將民力盡用

庭聞錄卷三

一

官糧耕作半荒于南畝人無生趣勢必逃亡培養之難又如此也臣徹底打算惟有及時進兵早收全局誠使外孽一淨則邊境無伺隙之患土司無黃惑之端降人無觀望之志地方稍得蘇息民力稍可寬舒一舉而數利存焉竊謂救時之方計在於此謂臣言可採敕行臣等遵奉行事臣擬今歲八月間同固山額貞卓羅統兵到邊養馬待霜降瘴息大舉出邊直進緬國明年二月百草萌芽卽須旋師還境但自省城邊上一路糧草應於雲南設法支給又在邊上養馬必得四五十日儘力喂

養圖標須供得兩月路程方可行動出邊之日每人自捐一月口糧臣通計大兵緣旂兵投誠兵土司猺羅兵及四項苦特勒約共十萬餘口以在邊養馬出邊捐糧作八九十日算各支不等約該米七萬餘石此內如投誠官兵與隨帶人口先于安插之日已給月米節次題明又經戶部撥給官兵十六年餉銀在案今應一例隨軍支給糧餉其餘緣旂苦特勒原不支糧今出兵遠征官兵必帶苦特勒隨往邊外無糧何以養活應于出邊之日爲始將苦特勒照例給米俟回到滇省再行停支又

庭聞錄卷三

十一

有土司猺羅目兵原未食糧餉應于調到之日照例給米并酌給鹽菜銀兩與所帶苦特勒一例給米以屬其行回日方行停支此兩項雖算在十萬口之內但原非食糧之數米係外增自出兵之日起支之糧又在到邊七萬石之外此蓋就出邊外而言也如明春回兵除馬匹仍須收放積下一月口糧在邊接濟大約前後共得十萬石此項糧米不敢外請發銀專待戶部原議撥給雲南十六年買米銀兩并十七年俸餉豆草銀兩催解到滇臣分發邊上召買以備支給另行開銷外至於滿漢

約共有馬六萬餘匹作喂養五十日算以米豆大麥三色兼搭每馬日得倉升八升共該二十四萬石若以今市價論需銀無數如穀熟收之日市價稍平臣大約酌量米豆大麥各價不等多少牽算每斗約作八九分該銀二十餘萬兩又馬日支草二束共該六百萬束若以今日市價論每束該七八分一錢不等需銀甚多俟秋成後臣鼓勵土民召買每束量給草價腳銀二三分約該銀十七八萬兩大約此舉共得銀二百二十萬餘兩乃可以告成事雖所費如此然一勞永逸宜無不可也

庭聞錄卷三

一二

又請給印劄邊外土司收爲我用又請錄用投誠將官總兵十員以馬寶李如壁高起龍劉之復塔新策王會劉傳馬惟興吳子聖楊威等充之遊擊十員以曹福德蔡得春劉國泰王然羅思忠韓天福王朝興張善張從仁鄧望功等充之守備十員以賈文學顧進陞余應偉高明何祥圖鄭啟明孫志高江瓊田可久馬之貞等充之 那崙自曹洱遣子那燕那烈來降 西番大寶法王因構訟被逐移居麗江中何遣喇嘛由滇通求入貢四月十八日岷藩朱企鏤明宗皇親武靖侯王國璽兵部侍郎尹三聘編修劉港尙

寶楊祖幹知府范春鰲自邊外詣騰越來降降將楊武獻皇太后金寶一武靖侯銀印一鎮北將軍鍍金印一定夷將軍銀印一晉藩親軍右翼衛銀印一兵部銅印一貴州布政司銅印一寶司銅印一兵仗局銀印一協將關防二神寶監銅印一五月初五日咸陽侯祁三昇率魏勇之子君重及總兵王有功等以累七千九百三十一人馬一千三百四十六匹象三隻來降六月十六日李定國杖殺賀九義九義初守南寧大兵入滇歸路斷絕遂由南寧走元江出邊外偕定國駐孟良其家在雲南三桂使其僕李登雲招

庭間錄卷三

十三

之事洩定國斬登雲杖九義百四十次日死

九月既望三桂疏曰楊武原守倒水經臣戰敗至滇祇領殘兵二百奔逃邊外因潰亂之際兵多無統楊武攬歸部下又李定國下廣昌高文貴染瘴身死楊武盡收其兵共有三千餘人挈之投降要住騰越乃自降以後專行殺僇同降將官藉故誅鋤利其妻財不勝暴戾欲撤赴內地恐其心疑欲分其兵勢又必生變騰越偏處三宣舉足即入逆黨未可法取唯以羈縻而已今用援剿後鎮此處疑有脫文

九月初五日李定國焚孟良營趨景邁景線會白文選初六日賀九義部將何起龍楊朝欽等六人以累七百三十八人馬一百二十一匹來降初八日李定國約白文選分兵兩路入緬定國由右文選由左期以冬會於洞武十一月初一日李定國由潞江趨洞武進瑞羊岳大敗緬兵進屯洞怕村白文選亦進屯象腿十一月太白經天十八年正月初六日緬酋奔達喇乞援

四

庭間錄卷三

十四

行兵之時雖機會甚佳而時序已過未便用兵惟是緬人以此爲詞丐求救援若不徇其所請緬或能自守李白遠逃將來貢緬不送永歷則緬必以請援不至爲詞何以答之臣反復計算緬求不應固爲不可應之以貢尤爲不可惟有用術而已欲遠發兵馬必不濟事惟將永昌大理防邊兵就近裹糧出邊大張旗鼓號作先鋒僅至隴川干岸地方而止不時差放撥馬到緬境蠻江上促令緬人備船稱臣統兵繼至虛張聲勢所謂應之以術也麻乃麻衣土司龍吉兆龍吉佐謀反伏法是月太白

經天二月李定國大敗緬兵緬之阿瓦城甚高大城外二江大曰蘭鳩小曰南噶喇環城三面皆水惟一面通陸自白文選旋師後并鑿之引水爲湖留堤三道置水城其上距城四里定國使前驅楊成叩水城下諭送出永歷不聽又使靳統武諭之終不聽於水城之外更立木城出兵守之有間木城兵前又立一城出兵駐守口步步前趨漸逼定國營乃以夷目邊牙鮮邊牙猓爲大將大發兵出戰前隊皆象中有花象善笑陣爲羣象先定國視戰地當象來處有石橋橋下水深恐不測象將及橋自持長刀迎之象鼻捲定國

庭聞錄卷三

十五

定國躍起避之隨其鼻入砍之象鼻方反捲迎刃鼻斷負痛反奔羣象俱奔定國與文選鼓噪擊之陣斬邊牙猓殺緬兵以萬計三月朔北勝邊外達喇喇麻干都台吉以雲南平定遣使鄧幾墨勒根賚方物及西番蒙古譯文四通入賀求於北勝州互市茶馬三特以聞部議北勝州無開市之例但滇省新闢時事不同請敕該藩酌議三桂奏馬市原在陝西西寧從無雲南北勝州開市之例但北勝州乃雲南北微其外接壤西番又其外卽爲蒙古所產馬匹與西寧邊外相等明畫疆界以守彼此不通設防多係步卒不

用番馬互市未開故會典不載今皇上威宣中外統馭萬邦蒙古西番悉爲臣僕有干都台吉及達喇喇嘛感皇上推誠之恩特以互市爲請此遠人向風宸衷之所嘉許非往者可比況今滇中需馬每年請給部單遣官遠赴西寧購買滇秦相去數千里必經年累月跋涉之勞撻楚之費殊非易易假令近邊無馬遠市于秦亦不得已今既願通市臣愚以爲允開之便上可其奏部議會典所載招商中茶每七斤蒸晒一篋運至茶司官商中分官茶易馬商茶給賣查市馬則例戶部給引與茶馬五司五司招商發引產茶

庭聞錄卷三

十六

地方採買茶商到司半貯茶庫以備易馬半聽商人自賣並不動用公帑今北勝開市其需用茶勛或本省採買或別省採買應否照西寧例請敕該藩酌議三桂又上言北勝不通江道遠省商賈必不願來至本省普洱地方產茶不多別省採買則肩挑背負跋涉萬山爲數有限難以比照西寧亦不能告領戶部茶引或令商人於雲南驛鹽道領票往普洱或川湖產茶地方採買赴北勝互市官爲盤驗聽與番人交易每兩稅課銀三分如貿易虧損番人者許互市官解處若夾帶私茶及私買馬匹者國有成憲奏上俞

允准行

二十六日防守大理永昌副都統何進忠馬宣沈應時班師入邊是月楊武毅將軍高龍總兵周名望等八人于騰越四月初八日張琦等伏誅琦昆明人孫可望時爲餘慶知縣家漢城南門外道人梅阿四自言能煉神火鬼火指木成林化水爲江金刀變一成一十之術琦惑之三月中遂同諸生尹士德及阿四弟子繆士鴻等以賄黃敕書調各土司兵又以沐天波子忠顯書約寧州土官孫昌賢期以四月十二日夜半舉事昌賢首報皆礮市准忠顯以家人潘高明自

庭閣錄卷三

十七

認免死十二日李定國遣新統武造舟於馬得狼江遣彭應伯造舟于井角定國時駐碎養雍爲浮橋于南嚨喇江游騎時至緬木城外五月初八日李定國遣將軍王天才副將涂繼泰丁仲柳以兵三百人守江橋十八日又遣長寧伯雷朝聖副將黃朝用高三允以五百人往馬得狼造舟調新統武還是日定國以舟師十六艘與緬戰於蘭鳩江覆五舟仍返洞怕村二十二日緬酋爲其弟莽猛白所殺而自立晦日丁仲柳斷所守橋以眾一百六十八人馬十三匹來歸十二日副將黃朝用等焚所造舟二十七艘以眾

三百四十二人馬四十一匹象一來降朝用謀殺雷朝聖朝聖走免七月十九日緬酋盡殺永應從臣八月十八日李定國以糧竭約白文選移營洞武二十三日同次漢門坎或言于文選以定國不可與居以賀九義事戒之文選心動遂引兵而北二十四日三桂與白爾黑圖愛星阿信即艾分布滿漢兵入緬以前鎮馬宣右鎮王輔臣爲總統總兵馬寶高啟隆塔新策王永祥王會馬惟興吳子聖由姚關鎮康孟定進沈應時祁三昇由南甸隴川猛卯進十一月二十八日三桂出邊至騰越宋賓遣人諭緬以出邊之故令

庭閣錄卷三

十八

獻出永應卽撤兵十一月十二日至木邦伏兵擒白文選部兵馮國恩國恩願爲嚮導十五日至木邦兼程進十八日至錫波江初白文選之與李國定異趨也還錫波江爲浮橋以渡偵知大兵入緬遂斷浮橋趨茶山三桂恐文選至木邦以襲其後遣馬宣祁三昇馬惟興沈應時馬寶高啟隆分道追之二十五日馬宣追及于猛養距錫波江八百餘里文選以眾一萬一千七百四十九人馬三千二百六十四匹象十二隻降十二月朔三桂至舊晚坡緬相錫真約我兵往迎永應錫真持貝葉緬文納款譯其文有愿送永應出城

但求退兵札錫坡等語蓋恐大兵襲其城也

次日遣高得捷官國泰盛有功徐伯率兵百人往又遣吳國貴率兵二百人為繼漏下二鼓緬獻永歷井太后馬氏后王氏太子慈炬公主及宮女十四人太監七人又華亭侯王惟恭之妻妾子女十人文武官妻女百餘人是日日辰緬給永歷曰晉王李定國至矣今送帝出就晉王軍縛竹椅為肩輿與永歷入舟及岸水淺舟膠高得捷負以登岸永歷問其名曰臣平西王前鋒高得捷也永歷曰平西王吳三桂也今來此乎遂默然初三日永歷至舊晚坡初十日三桂

庭聞錄卷三

十九

擁永歷班師康熙元年正月李定國自景線移營猛勇二月初五日三桂還至騰越

尋奏曰提督張永報稱李定國兵馬五六千在景線砍竹木搭浮橋過江此通南掌走交趾之路臣思定國若從車里出普洱元江邊界走交岡則調兵迎頭截殺若由老揭走交趾則去邊甚遠此時邊外瘴生非復用兵之日未宜勞師遠涉以期難必之功惟有用間招撫以重賞土人賁諭招安又行間計使之相疑云

三月十二日李定國自猛勇移營欲就糧猛心十三

日三桂擁永歷還滇城

永歷儀觀甚偉還滇居四十日冠馬紫瓦楞帽衣純絹大袖袍束黃絲帶舉止有度有甲士往觀端坐不動亦不問其姓名甲士歎曰此真皇帝也出聚眾謀反事洩死

四月二十五日三桂殺永歷于滇城篋子坡內大臣爰星阿議送永歷入都三桂謂道遠恐有不虞爰星阿曰然則如何三桂曰驛首爰星阿以為不可安南將軍卓羅厲聲曰一死而已彼亦曾為君全其首領可也三桂乃命楊坤夏國相進帛時日在禺中風霾

庭聞錄卷三

二十一

突地屋瓦俱飛霹靂三震大雨傾注空中有黑氣如龍蜿蜒而逝太子及惟恭子皆繼翼日送太后入都五月奏加雲南鹽課銀十萬九千六十三兩二十二日遣白文選入都六月二十七日李定國歿定國自九龍江走景線至車里之猛腊欲由交岡走交趾入廣東聞永歷訃遂哀憤成疾死

始初葬地至今寸草不生夷人過必拜而後去後改葬順天府蘆溝橋西胡家港

七月二十七日將軍馬思良副將胡順都督王道亨以兵二千餘人自思茅來降

思良爲李定國表弟因定國托孤於靳統武統武專權思良不平遂降

統武亦旋死十月議賞緬酋三桂奏罷之十一月李定國子嗣興率長監伯雷朝聖等自慢法來降又劉文秀子震率總兵谷友等自猛汪來降

十二

庭聞錄卷三

三十一

庭聞錄卷三終

開藩專制

南昌 劉健 述

康熙元年十一月十一日詔加吳三桂爵平西親王
二年奏繳大將軍印有內大臣諭三桂子額駙應
熊曰他日永歷在緬邊方多故故予若父將印重事
權也今天下大定矣據之不還何爲者三桂不得已
具疏上之快快不釋 三年水西土酋安坤謀反
順治十五年坤既歸命至康熙元年有常金印者自
云開平王後自粵至與坤謀不軌又有劉永宣倪生
庭聞錄卷四

龍丁調鼎李化龍等至阿堵牛場言海上已立新君
國號平順晉王李定國尙在諭令起兵坤聚眾數萬
以叔安如鼎爲總統通貴州土司羅大順等約取雲
南坤師張默之妻父皮熊

皮熊本江西羅聯芳也僑居國公爲孫可望所敗
遂視髮水西可卜河

亦使蜀人陳進才等各路給散劄付總兵沈應時獲
進才以報三桂督雲貴兵兩路進討三月初一日自
率滇師由畢節七星關取道米羅歸宗直入果勇令
總兵劉之復駐兵大方遏其衝檄貴州提督李本深

統貴州四鎮兵由大方之六歸河會剿屯糧三岔河
期首尾夾攻而檄貴州進兵文誤書六歸爲陸廣於
是本深駐兵陸廣黔蜀所調糧儲亦盡屯陸廣鎮西
以致兩路聲援皆隔絕不通三桂軍於龍場見糧將
絕外援不至承順總兵劉安邦力戰死軍亂夷勢益
張通水西土目安如鼎遣人偵黔營虛實爲本深所
獲始知滇兵被困乃使爲鄉導鼓勇進兵副將白世
彥手斬夷目以罵于陣以罵者坤之驍將也既斬夷
眾遂潰總兵李如璧亦率精兵直入兩路始合爲一
既敗之于阿作峒又敗之于初得峒九月又敗之於

庭聞錄卷四

二

紅巖峒坤率其妻子奔奔箐由烏撒至烏蒙烏蒙不
納坤遣漢托曾經賁印請降三桂不許分兵追擊生
擒坤于大方之杓箐十月又擒皮熊于烏撒時皮熊
年已八十餘面責三桂三桂不能答皮熊絕食十五
日而死是年吳應熊給假省父四月至滇十月還都
有錢邦芑者字開少丹徒入官都察院初由閩至粵
既由粵至滇滇破祝髮爲尼山號大錯和尚應熊省
親遇之於貴州道中出語不遜應熊執之以見三桂
三桂笑曰是欲辱我以求死所耳吾兒正應其計矣
命亟釋之四年正月誅安坤及張默丁調鼎倪生龍

等水西既平奏請建郡

疏曰竊惟南方蠻種惟滇黔最多而貴州土司獨水西最大按水西古號羅甸鬼國相傳始自唐堯明臣王守仁辨爲僞象遺裔雖未詳孰是大都享有茲土傳襲已深生聚相沿至漢寢大厯唐宋元明之世日益以繁緣其地廣族多遂得雄長諸部溯稽往代叛服無常三省接壤苗蠻莫不稟承順旨此于滇爲咽喉之病於蜀爲戶牖之狼于黔爲盤結腹心之蠱毒也先是故明天啟年間蠻長安邦彥構難發端因黔一載城中殺人爲食市坊壘

庭聞錄卷四

三

骨如山酋西寇馬龍志欲洗兵滇海東抄遵永更圖牧馬成都是時六詔如坐井中聲氣終年永絕滇人不得已之計乃請開間道粵西往事之害如此顧當年曾謂六七省兵馬費千百萬金錢大加勦伐先後垂二十年竟未能克邊臣失策始以撫終以叛致蠻酋滋長養成禍沐由此負射陀王粵之志懷夜郎小漢之心蔑視紀綱全無顧忌至我朝開拓黔地安坤荷寵獨優詎吠曉之犬頓生變志謀禍封疆臣奉張天討之靈直搗老狐之窟渠魁斯禁羣羽全芟是役也告成事于一年銷憂危

于三省良以兇蠻餘孽至安坤而罪始盈科顧如屢代難除俟我后而功成伐暴從此南方永靖實蒙皇上恩施拜手揚休歌咏罔替矣惟是武功已奏京觀已土其土斯人其人盛世開疆常典設流之制臣請得而陳之議照滇黔十郡要不過中通一線此外則皆生苗部落是故有常之賦無多誠以水西絕長補短較之約敵全黔十分之六今裂其土以爲郡撫其民以供耕可增如許軍糧聊佐公家萬一之計卽黔之爲省亦得稍展幅員是向之害黔者今且益黔矣此則全盤形勢之大概也

庭聞錄卷四

四

查水西地有十一則溪度量延袤之形其地可置四府州縣但恐大創之後人民死損甚多兼值草昧之初一切尙難臆揣今應先設三府以試其治可乎臣擬將龍勝的都塚你阿架四則溪設爲一府治於此喇將法戈大著水勝架勒四則溪設爲一府治于水西城各領以流目知府悉隸貴州布政司倘後地廣人多三府難治或應再爲添設臣當另議具題此則創制設流之概也若夫應設官員與其冗也宜簡但期足供職事而已除原設分巡畢節道原以控制各土司今水西已平應改爲

整飭三府分巡貴寧道兼管永寧赤畢等衛駐劄
比喇外其三府臣擬每府各設知府一員通判一
員經歷一員司獄一員儒學教授一員內比喇一
府再設推官一員承理三府刑名大案俾有責成
庶綱舉目張事無缺略於是乎列郡之制已成至
於酌時宜以定賦因地利以科糧與夫衙門經費
之需郵驛夫馬之額此當徐爲措置容臣次第奏
聞此則建官分治之概也恭請廟謨俯垂鑒定俾
後世遵爲成憲遐邇奉作大經所有文武職官恭
候命下另爲題請再所設三府不便以比喇大方

庭聞錄卷四

五

水西爲稱宜改新名用示我朝展土之烈恭懇皇
上每府賜定一名聽部臣鑄給關防印信頒發轉
給施行

三月遼東土酋寧州祿昌賢新興王耀祖岢峨祿益
王揚祖王弄山王朔蒙自李日森李世藩李世屏八
寨李成林糾合納樓普率教化張長壽枯木龍元慶
儻甸某向陽葉正昌石屏龍龍飛揚元江那烈路
南索祖招陸涼資洪彌勒昂復祖維摩沈兆麟及王
承祖王義王先任王先倫等因三桂征水西未返乘
機欲由潞江廣西諸路襲雲南先分兵掠地祿昌賢

陷寧州執知州曹誠犯昆陽晉寧三泊王朔李世屏
普率李成林張長壽犯臨安秦祖耕擁開國公趙印
選彌勒龍龍飛揚犯石屏李世藩犯蒙自執知縣
潘訓祿益王揚祖陷岢峨與舉人董奇馨楊細暗通
執知縣孫行慶祿昌賢復遣夷目犯河西於城外呼
舉人蘇若頤諸生蘇若頤爲內應守備嚴有義知縣
胡時翺擒斬若頤等餘酋分犯廣西維寧等處滇城
震動總督卞三元巡撫袁懋功提督張國柱發兵分
討復陷岢峨祿益等遁走擒奇馨及其父三桂亦自水
西遣趙得勝援石屏王輔臣援彌勒生擒趙印選四

庭聞錄卷四

六

月宜良竹子山賊李忠義等聚眾犯城三桂使都統
何進忠副都統高拱震總兵趙得勝三道進剿平之
王耀祖僭稱大慶元年遣姪先任王義招江外僞興
陽侯齊正總兵馬麟甲李明陽等犯易門有奸民徐
元勛楊佩遠等爲內應城陷執知縣胡邦靖靖被害
三桂將討寧州以耀祖殺戮諸酋最先剿之陣擒耀
祖其弟揚祖自岢峨據鉢爐關堵扼滇省要道三桂
遣副都統石圖柱敗揚祖自以大兵馳易門陣斬馬
麟甲李明陽遂困其城十七日復易門擒齊正王義
斬僞軍師蓋傳信及徐元勛楊佩遠等五月三桂返

雲南七月再剿迤東叛酋易門寧州嶠峨雖復李世藩李日森仍據蒙自祿昌賢祿益依之沈應麟據維摩龍韜入樂育與那烈龍飛場合王朔據老寨李成林據八寨龍元慶據枯木葉向陽葉正昌據儋甸聚眾相結約攻滇城三桂留左都統吳應期同巡撫袁懋功居守使副都統高得捷高拱震王屏藩總兵王輔臣閩鎮等剿蒙自使總兵沈應時馬惟興等先討沈應麟次進老寨諸酋逸後路使總兵趙得勝等由元江落空討那烈龍飛揚三桂親率大兵與卞三元張國柱從臨安阿迷進十七日高得捷等進師蒙

庭聞錄卷四

七

自敗李世藩葉正昌復縣城得知縣潘訓又敗李日森于發果山八月初五日遣左肅章京胡國柱直搗老巢敗王朔祿昌賢王朔走霧露結昌賢走入寨二十八日三桂由王美山抵教化是月以藩下人眾食鹽不足議每月增煮黑井鹽十二萬五千斤加課二千兩九月十二日三桂由枯木進取牛羊龍元慶遁依土酋償得功遣兵追之又遁入交趾高拱震追剿蒙自諸夷李世藩葉向陽葉正昌走大江沼李日森走打巫白箐旋被擒吳國貴由大江沼追賊至勒占簿擒李世藩斬葉正昌沈應麟至維摩自度不支從

法古龍城突沈應時要擊擒之十月趙得勝師至落恐龍韜等納更山得勝掩擊斬韜擒那烈龍飛揚馬寧兵至八寨祿昌賢據龍蔭山守備儋發奪路登山斬昌賢吳國貴王朔於霧露結馬惟興斬張長孝于邱北李成林走交趾交人殺之迤東悉平逮沐忠顯妻龍氏并子神保赴京初天波以長子忠顯贅石屏土官龍世榮第三女隨世榮居又隨出降居滇城張琦之獄詞涉忠顯忠顯知不免謂妻曰我今貽不測汝孕已四月善自保倘生子可無絕先人後矣令內官滕九德僕白君愛引之出以三月二十八日許言

庭聞錄卷四

八

東岳進香逃匿昆陽州忠顯雖免死亦赴都龍氏攜婢夏蓮偕行人莫有知者居昆陽六日走新興匿九德兄飛熊家飛熊死又徙其弟飛豹家其年八月龍氏生男九德等名之曰神保王耀祖反使段尚賢以衣幣迎之及戰不利從之法冲白乃家已又令君愛匿之滕老五家耀祖敗得其聯絡諸酋書有令沐氏有子在事成奉以爲主之語三桂始知土酋之反爲神保也令新興知州楊彥榕捕獲神保母子斬九德君愛及滕老五楊滕龍礫王耀祖沈應麟于市忠顯先在都無恙妻子至遣戍宣古塔是年作新府三桂

居劉文秀故宅以其狹小是年填萊海子之半作新府萊海子者三桂繼永歷既死復焚其屍揚灰之處也 五年雲南鄉試平西藩下中式者一百六十三名後奉 旨准三名附雲南舉人末三桂自諱藩下子弟彬彬多文學之才主司迎合其意有口尙乳臭未入棘院填榜署名而登賢書者初三桂入滇羽書旁午 朝廷假以便宜不復中制用人吏兵二部不得掣肘用財戶部不得稽遲是年截其用人題補之權遷除悉歸部選轉餉雖如故額不得仍前之多除吏亦具疏伴謝中實怨望至部選官皆指爲外人云

庭聞錄卷四

九

六年三月奏蒙古干都台吉聚兵麗江北勝請移兵捍禦閏四月 詔圈撥雲南府屬州縣衛所給平西藩下兵丁口糧圈地之役百姓例應他徙開墾明年巡撫袁懋功奏稱滇服極薄百姓極貧今一旦驅往別境窮困顛連不可盡狀請令其佃種原田照業主例納租免其遷移疏上報可五月奏蒙古干都台吉遣人至北勝州乞赴滇通商六月蒙古據麗江中甸地西番二寶法王哈馬臨清搭丁等來奔令居南關外古城九月巡邊

疏稱蒙古移兵奪的離麗江北勝不遠另自中甸

出麗江或由永寧走北勝偪我門戶一舉足而入堂廉我兵既少萬難捍禦若待蒙番壓境方議發兵相去一千四五百里安能救危疆於一日乎萬一事出意外敵人闖入邊境不惟省城動搖全滇土司未免各懷幸亂之心一旦變從中起內外受敵兼辦殊難計宜先發制人庶幾事當有濟今擬留都統吳應期固守省城臣親到彼中酌形勢相機堵剿二十八日啟行

十一月至大理

奏稱蒙古撤兵奪的分扎三道隆冬冰雪已深敵

庭聞錄卷四

二

人料不能至已分布各營官兵固守門戶臣暫旋師十七日班師洱海

七年請以原賜沐氏莊田七百頃并入圈內七月奏蒙古據中甸執麗江土知府木懿奏其受蒙古僞封遷赴省城以其長子請嗣職人以爲寃 八年營新城 九年巡撫都御史朱公國治蒞任遼東 十年巡邊北勝鎮將趙報西番人入寇雲南自土酋平後內地宣謐諸番部落治兵猜怨不過自相仇殺初無有犯中國心邊將生事挑衅番人游騎間至邊外亦未嘗大舉深入也趙某輩阿三桂意妄報邊警三桂

挾封疆以重張皇邊事自負萬里長城鎮將欺督撫
三桂欺朝廷懷藏弓烹狗之慮深市權固位之念
重勞王師傷財所不顧矣 十一年先中憲公以東
鹿知縣擢雲南府同知十一月蒞任新任官知縣以
上例謁王府有才望素著及儀表偉岸者百計羅致
令投身藩下蓄爲私人先中憲受事三日後循例入
謁侍便坐細問家世履歷已而然目屬先公不轉
瞬顧謂胡國柱曰科目中有此一人大奇命具飲饌
坐踰二十刻乃出明日國柱代王報謁隨遣客道意
先公曰我投身久矣若不知耶客愕然問故先公曰

庭聞錄卷四

十一

己亥年廷試之日太和殿中投身矣客掩耳走當客
來時袖出馮某投身契一紙云立賣身婚書楚雄府
知府馮某本籍浙江臨海縣人今同母某氏賣到平
西王藩下當日得受身價銀一萬七千兩後署媒人
胡國柱

先公未至滇馮某等已先以才品告三桂故禮待
優異凡賣身者皆師事國柱先公嘗言滇中有三
好吳三桂好爲人主士大夫好爲人奴胡國柱好
爲人師

冬至後三日雷電雨雹風雪一時兼作西北方天門

聞中有人馬紛紛格戰之狀 十二月按察使李公
興元蒞^{遼東}十二年正月奉 旨平西藩下逃人俱
歸有司審理章京不得干預平西勦莊寨布管莊員
役盡屬豺狼殺人奪貨毫無畏忌訟牒命盜兩案甲
兵居其大半有司不敢問又勒平民爲餘丁不從則
曰是我逃人也誘人稱貸責重息稍有毫髮負亦以
逃人誣之有司俱不敢問中丞朱公欲大振作而屬
吏因循不之應新任臬司李公素以風力自持部檄
既下稔先公強項屬爲審事官凡甲兵有罪輒論如
法不少貸平民判使歸農者數百人三月初五日北

庭聞錄卷四

十二

門城樓東脊鴟吻中出白烟高五丈濶四尺察之乃
蛟也以泥塗乃絕是時物異最多西寺塔頂銅鳳有
聲呼叫數日不止斷其首方已又來一異鳥展翼方
丈餘三桂遣排鎗手擊殺之狀貌怪異博物者不能
知其名又羅次縣山素無野獸登牧忽見羣羊數百
徧散嶺谷嘯者奔者卧者各自爲偶縣人怪之上山
競觀萋草蒼然一無所見七月初三日疏請撤兵
三桂專制滇中十有四載位尊權重收召人才樹
立黨羽命吏不爲用者輒厄去之凌虐諸土司草
薶禽獮陽居拓地之功而陰擅其利諸水陸要衝

偏置私人權斂市貨潛積硝磺諸禁物詭稱邊警要挾軍需以示餉不可裁日練士馬利器械雲南十鎮大帥及貴州提督李本深四川總兵吳之茂陝西提督王輔臣輩皆舊部將爲之腹心應熊尙主京師朝事大小飛騎報聞久益跋扈所爲多不法朝廷患尾大稍示裁抑仍不自責輒生怨望三月十二日平南王尙可喜請還遼東許之三桂不自安亦具疏僞請天子知其奸溫旨答之曰王自歸誠以來克竭忠盡修力行間功績茂著鎮守巖疆宣威歲久覽奏撤兵安插恭謹可嘉今雲南已經

庭聞錄卷四

十三

底定藩下官兵家口作何遷移安插戶兵二部確議以聞部議三桂及所部五十三叅領佐領兵家口應准遷移疏下議政王貝勒大臣集議一議吳三桂宣勞已久今已具疏請撤應將所屬官兵家口俱行遷移至于雲南有苗蠻土司雜居且係控禦西陲要地應遣滿洲官兵鎮守俟駐防官兵到日三桂起程一議三桂鎮守雲南以來地方寧謐若將三桂遷移必須遣兵鎮守兵馬往來驛遞必致苦累且雲南有苗蠻土司雜居若撥滿洲官兵鎮守必須四千少則力薄多則京城兵力又減相應仍令三桂鎮守可也

上命議政王貝勒大臣同九卿科道確議盡一會議仍以前兩端具奏奉旨吳三桂請撤情詞懇切著率所屬官兵家口俱行搬移其滿洲官兵不必遣發如有用滿洲官兵之處該藩奏請於是兵部言三桂所屬綠旗援剿前後左右四鎮官兵一萬二千名仍留武定曲靖楚雄等處令督臣統轄報可三桂本挾雲南要旨慰留冀得世守藩封如沐氏故事永居滇中命下愕然氣阻其黨憤憤不平謂王功高今又奪滇慙慙舉事三桂亦自負才武不世出地險財富所屬親軍與兩逆諸將健卒皆百戰之銳素得

庭聞錄卷四

十四

其死力卽他直省平日所植黨兵起當無不從命且開國諸宿將多先後物故無足抗顏行者遂決計反八月十五日欽命禮部侍郎折爾肯護理三桂移家

詔曰自古帝王平定天下咸賴師武臣力及海宇寧謐必振旅班師休息士卒俾封疆重臣優游頤養賞延奕禩龍圖江山誠鉅典也王夙篤忠貞克抒猷略宣勞修力鎮守巖疆釋朕南顧之憂厥功茂焉但念王年齒已高師徒暴露久駐遐荒眷懷良切近以地方底定尤王所請搬移安插茲特遣

禮部侍郎折爾肯等前往宣諭朕意王其率官兵
趣裝北上慰朕眷注庶幾旦夕覲止君臣偕樂永
保無疆之休至一應安插事宜已飭所司籌度周
詳王到日卽有匾字毋以爲念欽哉

九月 詔預給藩下官兵六月俸餉初七日 欽差
折爾肯至兩迤勛莊民迎於歸化寺以保留請折宗
伯曰吳王自請移家若輩何人敢云保留屬有司捕
責倡首者三桂集謀士議舉兵之名劉茂遐謂明亡
未久人心思舊宜立明後奉以東征老臣宿將無不
願爲前驅矣方光琛曰出關乞師力不足也此可解

庭聞錄卷四

十五

至明永歷已竄蠻夷中必擒而殺之此不可解矣今
以王兵力恢復明土甚易但不知成功之後果能從
赤松子游乎事勢所迫萬不能終守臣節飽子坡之
事可一行之又再行之乎三桂聽之悚然遂不從茂
遐策十月朔三桂鑄印其文曰天下都招討兵馬大
元帥鑄工乃清軍廳吏畢某之子也先中憲公知之
密白中丞朱公曰事急矣宜商之折宗伯會疏展期
以緩其反密請重兵速扼川西鎮遠常德等處擠之
山中使不得爲出柙虎縱有不測亦易制也中丞不
能用十一月三桂佯示行期雲南知府高顯辰

字欽
思深

州人出交水爲夫馬芻糧備十八日遣騎執高公於交
水

庭聞錄卷四

十六

庭聞錄卷四終

庭聞錄卷五

南昌 劉健 述

稱兵滅族

康熙癸丑十二年十一月廿二日三桂反是日昧爽召各官赴王府會議中丞朱公率眾往賊黨不候令害之刃三下乃死餘皆被執朱中丞李臬司及先中憲素爲賊黨切齒三桂使其子飛騎傳諭不得輕殺至則中丞已身首殊臬司與先公衣冠皆毀將加刃矣聞令乃止有頃國柱出曰各官釋縛供職臬司軍廳二人押赴審事堂先公曰死則死耳何事可審

庭聞錄卷五

一 豫章叢書

國柱笑曰需後命至審事堂與僞刑曹楊彥光傳奇棟列坐李公恍惚激烈罵不絕口彥光曰公休矣且俟劉先生一言奇棟曰先生與族員異先生明朝世家今日恢復宜勅命先公曰若誤矣順治元年若輩迎王師入關迨十八年又執永歷於緬甸前明之亡誰實爲之在明亡明事清叛清兩朝亂賊天地不容我恨力不能誅乃欲我汚此七尺哉初公之入滇也三桂愛其才因不入其黨是以啣恨及爲審事官執法不撓賊黨側目日譖于三桂恨益甚至是籍先公晉圖書之外惟衣二笥米二石錢三千文馬一匹蒼

頭二人餘無有也三桂怒責左右曰汝曹素訟此人貪今貧如是幾爲汝曹所誤謂國柱曰劉某廉幹行大事不可無此人其爲我諭降中夜使至審事堂諭意先公怒叱之使日不從禍且不測先公瞋目大呼揮劍索擲之不得已反命三桂愾曰囑疆至此耶謂國柱曰是當予以殊苦而降之二十七日逮赴三市街與知府高公並杖四十戌高公永昌衛先公騰衝衛繫李公於獄僞署郭壯圖爲雲南留守大將軍胡國柱吳應正金吾左右將軍高得捷左右翼將軍吳國柱張國柱親軍前後將軍吳應期夏國相親軍左

庭聞錄卷五

二

右將軍王屏藩衛樸驃騎前後將軍陶繼志張足法驃騎左右將軍馬寶杜輝驃騎前後將軍王曾高啟龍驃騎左右將軍線維明田進學鎮騎前後將軍范齊韓廖進中鎮騎左右將軍解布政司崔之暎印以楚雄知府馮魁代之以項井提舉來度爲糧儲道彰化南爲雲南知府使吳國貴夏國相領步騎前驅滇中先有謠曰不是春不是秋提刀斷盡道僧頭十二月初一日三桂東行是日營歸化寺初五日貴陽兵譚總督甘公文焜自度不支謀東扼鎮遠知府張惟堅副將江義先已受逆命阻公毋東兩人猶豫不決

有守備某以考試懷恨力勸從賊且自請阻公公之未顯也會問終身於朱山人山人曰一路功名到吉祥公被阻遂迎度橋見吉祥寺愕然曰前定矣遂自縊子筆帖式雅圖華善從死二十六日詔削三桂爵諭雲貴文武官員軍民曰逆賊吳三桂窮蹙來歸我世祖章皇帝念其輸款投誠授之軍旅錫封王爵盟勒山河其所屬將弁崇階世職恩賚有加開闢滇南傾心倚任迨及朕躬特隆異數晉晉親王重寄干城實托心膂殊恩優禮振古所無詎意三桂性類奇窮中懷狙詐竊極生驕潛圖不軌本

庭聞錄卷五

三

年七月內自請撥移朕以三桂出於誠心且念其年齒衰邁師徒遠戍已久遂允奏請令其休息仍飭所司安插周至務俾得所又特遣大臣前往宣諭朕懷朕之待三桂可謂隆情至德蔑以加矣今覽川湖總督秦毓榮等奏疏稱三桂徑行反叛背累朝豢養之恩逞一旦鴟張之勢橫施兇逆塗炭生靈理法難容神人共憤今削去官爵特遣宣南靖寇大將軍多羅順承郡王勒爾錦統領禁旅前往撲滅兵威所至剋期蕩平但念地方官民人等身在賊境或心存忠義不能自拔或被賊驅迫畏

罪懷疑大兵一至玉石不分朕心深為不忍爰頒敕書通行曉諭爾等各宜安分自保毋聽誘脅即或誤從賊黨但能悔罪歸誠悉赦已往不復究治至爾等父子兄弟親族等現在直省出仕居住者已有諭旨俱令各安職業並不株連爾等毋懷疑慮其有能擒斬三桂頭獻軍前者即以其爵爵之有能誅縛其下渠魁及以兵馬城池歸命自効者論功從優敘錄朕不食言汝等皆朕赤子忠孝天性人孰無之從逆從順吉凶判然各宜審度勿貽後悔地方官即廣為宣布施行

庭聞錄卷五

四

二十八日三桂馳至貴州以貴州提督李本深為貴州總管大將軍巡撫曹申吉先削髮遁召見與潘超先張文惠等俱以原官用十三年正月三桂自稱周王有某生者上書極諫大略謂宜奉明朝稱前平西伯縞素待罪以告天下則忠臣義士孰不傾心令義旗甫舉便以開國是解天下體也自此人窺王志無復望其景從矣遣吳國貴等犯楚王屏藩犯蜀十二日三桂發貴陽二十日至鎮遠二月賊師入湖南廣西撫蠻將軍孫延齡反應三桂孫延齡妻孔氏四貞定南王孔有德女也有德歿南廷以延齡為將

軍機理王府事

有德子士訓三桂之婿爲李定國所戮故以延齡
攝軍事

延齡起家素微庸劣無能懼婦威不敢抗又時擅殺
人犯法十二年春都統王永年發其罪狀詔奪其
官延齡後上復以廣西境鄰貴州重念有德舊勞特
起延齡統兵固守延齡既恨永年刺骨又怨前之奪
爵也受三桂命二月十八日詐集諸將議事殺永年
於坐及副都統三十餘人遂勒兵圍巡撫署以偽命
脅中丞馬公雄鎮降公字錫藩遼東人朝服北向再

庭間錄卷五

五

拜曰臣無狀謹以一死謝國卽拒戶自經家人踴屏入
救之得不死已乃遣其子世濟詣闕上變有聞又遣
客攜次子世永孫國楨乘夜穴垣出間道赴都賊知
公不可屈而子孫入朝乞師者且相繼益患且懼賊
兄延基率兵排闥入環立露刃睨公公引所佩刀自
刎不殊血流被體賊率前抱持救之奪其刀刀創救
者右手墮三指賊解公出並驅其家屬幽別室中賊
遂發兵寇平樂三月初九日兵部尚書王熙請誅逆
子

疏略曰逆賊吳三桂負恩反叛肆虐滇黔毒流蜀

楚散布僞制煽惑人心今大兵已抵荆南刻期進
剿元兇授首在指日間獨其逆子吳應熊素憑勢
位黨羽眾多擅利散財蓄養亡命依附之輩實繁
有徒今既被羈守凡彼匪類蔓引瓜連但得一日
偷生豈肯甘心受死卽如種種流言訛傳不止奸
謀百出未易周防大寇在外大惡在內不早爲果
斷貽害非輕爲今之計惟速將應熊正法傳旨湖
南四川諸處老賊聞之必且魂迷意亂氣阻神昏
羣賊聞之內失所援自然解體卽兵士百姓聞之
公義所激勇氣培增至應熊親隨人等繫累之中

庭間錄卷五

六

益成死黨聞發禁刑部者不下五六百人眾則
難防時久則易玩速救法司訊別情罪重則立決
次者分給各旅消除內變之根源掃蕩逆賊之慮
禍洵今日第一要著也

疏上應熊伏誅三桂善持兩端反後頓中悔及聞應
熊計時方飲停杯酒淚曰今日乃真騎虎矣廣東副
總兵張星耀反附三桂縱兵大掠副都統麟吉圖自
肇慶北行以所將卒五百人被之星耀走江西五月
夏國相昭江西萍鄉縣縣爲湖南入江西之要道賊
窺江西先陷之九月先中憲公抵騰衝衛衛守備楊

某編入沈大伍中 十四年郭壯圖括莊民爲兵夏國相築土城於萍鄉又環城築炮臺十餘所發掘冢墓暴骨如莽高得捷寇吉安其屬二千人副將韓大任陳堯元各二千皆選鋒也城守單弱遂陷 七月十三日高公顯震卒於戍馬雄自廣西犯廣東陷高州府又陷電白縣廣東總督金光祖帥師禦之軍於儒岫十二月儒岫師潰春江副總兵于奮起叛降賊恩平陽江相繼陷沒 十五年正月十六日馬雄兵至新會躍兵于圭峰諸山平南王尙可喜遣標員趙天元謝厥扶等以水師拒之於江西 二月十二日

庭聞錄卷五

七

安親王復萍鄉大兵至賊拒戰於城東流江橋把總張德以奇兵三百人由間道襲城夏國相奔湖南安親王追及于長沙 馬寶拒守三桂自將援長沙十五日趙天元劫諸將降馬雄時總兵張偉駐新會游擊芮夢龍叛以城降三月初一日安王進師逼長沙賊卒九千人營于瀏陽門外大兵先與王緒結陣自固我師繞緒壁烟塵蔽日三桂坐樵樓遙望諸軍如已歿倉皇莫爲計有頃聞緒壁發炮三壁中湧起白刃排空濤翻雪舞呼聲動天地軍威大振賊宿衛兵氣驕甚爭出赴戰我師大敗之追薄城下賊游兵力

戰始退是日勝負略相當逆姪吳應正中矢死馬雄屠新會各村殺掠男女無算勢且逼廣州尙可喜子俺達公尙之信被廢怨望矯父命叛降賊殺父客金光以謂向之抗衡久持不下者此人爲之也上表三桂自稱暫署輔德將軍移檄郡縣使皆納款而馬雄移駐肇慶遣將分守衝要趙天元裨將黃有功大掠番禺謝厥扶殺之天元訴於馬雄與厥扶治兵相攻之信石厥扶陰助其餉由是雄與信有隙不敢窺廣州八月頒僞敕移置先公於永昌是年高得捷死於吉安得捷老於兵間所將卒銳甚能以少擊多孤軍

庭聞錄卷五

八

踞吉安間以百餘騎出戰我師輒挫一日於副將色勒故宅獲窖金數萬兩大任以告胡國柱國柱遣書得捷曰我兵乏餉公所得幸假以佐軍公立大功何患不富他日償公者且百倍也得捷快快恨大任賣已先是得捷主兵大任等奉令惟謹已賊進大任爲揚威將軍位與得捷並遂不爲下得捷受侮於後進營成疾死 十六年四月我師復吉安高得捷死韓大任專柄日以詩酒自娛口不言兵簡親王率江西總督董衛國等十萬之眾環城而軍城外眞君山天華山城岡山螺子山壁壘旌旗連雲灌水大任震懼

兵威嬰城自守久之我兵進逼大覺寺城中飢勢且不支賊眾忿激請戰大任不許請療兵又不許總兵魯某固請大任許以百人出試奔大覺寺往觀勝城中見先往勝不俟令鼓噪而出直奔螺子山簡親王不意賊猝至倉皇棄營走賊入壘掠飲食縱酒大醉捆載而返將及城賊驢中訛驚曰追兵至矣踉蹌而奔踐踏死及墮壕死者無算驚潰之後不敢復出三桂聞其急遣馬寶陶繼志王緒以九千人援之馬寶先遣謀從水關入報大任謂謀曰我聞馬帥已降清汝來真偽不可知謀曰馬帥慮此矣臨行囑以棒槌

庭聞錄卷五

九

二字示信大任默然良久曰馬帥如真赴援者至城下免肖有髮在我當出會遣之出寶等進師阻水不能達城下城中寂然無一炮相應疑不敢前退師安福將軍尼楚帥師三萬追之尼楚名敢戰先擊王緒軍斫營直入寶與繼志救緒敗厄楚還師湖南夏四月大任宵遁夜分渡河既濟發炮嚴鼓我師以爲劫營驚擾終夜平旦始知其遁以其兵精不敢追大任至寧都上鄉土賊謝士禮等附之已皆潰散十月十四日拔營走福建詣康王軍前降吉安之寇召之者郡人劉某令大任之降康王則

孫旭爲之也旭湖州人少而機警稍知書入武學中某科武舉耿精忠反總督姚啟聖募士入閩旭往應募貌既修偉又有口才啟聖悅之旭請招某山寇寇受撫借旭至縣縣令以資禮待之縣有捕役素恨旭自令曰旭所招盜名在捕中有年矣按縣牘良然于是執旭及盜鞠訊具服解赴浙省臬司獄時軍旁午囚多淹禁旭與解役私相結之移旭還縣出北新關遂與解役逸凡七日而至建昌府詣樂燦軍樂燦者取逆之大帥也奉逆命寇江西旭改姓名爲王懷明自言聚兵爲義師不幸而

庭聞錄卷五

十

敗燦及泰軍周發祥信之爲具衣冠署僞職燦敗發祥以殘卒千人歸大任大任求幕客發祥以旭應一見相契遂用事權傾一軍大兵圍城簡王安王皆招降大任猶豫時康王偕姚啟聖經略閩事旭欲大任就啟聖諸招降者皆阻不允賴州折爾肯遣魏祥來招降祥字善伯寧都人號易堂負重名旭忌其才恐大任爲所動則奪我閩約構祥於大任大任入其言怒曰二王招我我且未許折爾肯何人乃欲以藩臬爲餌乎命旭收祥榜掠慘毒發祥爭之不能竟殺之旭日說大任入閩大任亦

以諸招降前已皆不允非聞不可遂從旭言降于
聞旭以招降功議敘當以道員用給假歸里一門
血屬死無子遺廬舍亦焚燬一空旭自傷遂視髮
爲僧號諦暉住持浙江靈隱寺雍正三年以募化
入關死

秋七月胡國柱馬寶等犯韶州鎮南將軍麟吉圖都
統穆成格帥師擊之賊遣張星耀爲鄉導領兵數萬
與糧攻具甚備志在必得麟吉圖自廣州馳視北城
爲最衝厚築土牆造一軍駐白土村以衛廣州餉道
又檄江寧將軍額楚赴援部署略定賊師至晝夜急

庭園錄卷五

一一

攻城中固守賊不得入軍糧復從廣州至吉圖夜縋
民出城浚濠通水以爲固守眾志益堅賊踞筆峰山
俯瞰城中炮丸下屋瓦皆震女牆墮壞守陣者無容
足處而新築土牆甚堅兵皆退保穆成格又使聯竹
急護之自七月至九月賊攻城不拔慮援兵四集乘
夜渡江襲蓮花嶺以遏援師會額楚將萬人北來與
賊遇大戰麟吉圖將兵自城內出與夾擊之總督標
兵亦至橫衝其鋒遂大破賊山爲之赤賊潰還大營
渡江爭舟墮水死者數千十月吳世琮帥兵入桂林
初孫延齡詔事三桂無所不至後有隙三桂僞寵之

而延齡不知也是月世琮執延齡殺之徙其家於昆
明遂收廣西巡撫馬鎮雄及其幼子家僕公之被拘
也坐臥土室者四年三桂以書招公公手裂書抵之
地及是見收世琮責公降公怒叱之世琮移之他所
令人更相說誘公瞋目不應予以飲食則傾食擊器
罵不絕口世琮怒令牽去以刃夾諸人坐之地先殺
其幼子世洪次世泰家僕諸元以下九人次乃及
公公恬然引頸受刃時十月十二日也夫人李氏與
二女二姐五姐及妾顧氏劉氏子世濟之婦董氏妾
苗氏聞變皆自經開門先後死者凡四十三人公既

庭園錄卷五

一二

死賊怒猶不解暴其屍田野中四十餘日賊將趙天
元過之胆公面勃勃如生驚而拜曰忠臣也解衣覆
屍瘞之廣福寺後守備某亦以李夫人及其子女遺
骨獲其旁十七年正月撫蠻滅寇將軍廣西巡撫
傅宏烈與寧南將軍麟吉圖都統王國棟總兵班際
盛恢復梧州乘勝下賀縣富川昭平進攻平樂僞總
兵魏某王某等率兵拒敵見我師眾不敢戰退守入
城十六日大兵至城下賊堅守又發裸羅兵伏西查
街詭開南門樵汲我兵攻之伏發反爲所敗乃環城
築壘以困之分屯西北岸十二日僞將軍吳世琮率

兵五千來援時我大兵屯鰲魚堡列營凡六世琮對江列三壘二月初一日賊前鋒劉士龍由荔浦江乘小舟突至南江口我兵始猶堅壁不出賊奮力環攻諸營乃稍出敵羅定協都司吳錫綬以孤軍扼更鼓灘挫其鋒殺傷相當而他營之出敵者忽先退錫綬獨帥所部力戰眾寡不敵與千總謝得功等七人及步卒八百皆戰死滿漢大兵遂駐北岸以江水湍急竟莫敢濟於是賊兵縱火連燒七小營平樂副將徐援列陣滙塘灣他營兵俱棄柵奔竄援勢孤亦走是夜各營退出榕津明日賊收所棄芻糗輜重無心追

庭聞錄卷五

十三

襲我兵復退至鍾山鎮招撫督捕理事官麻勒吉挽留諸軍不得走梧州世琮遣李自安復陷富川賀縣將世傑復陷昭平又遣徐援之子招援復降於賊僞水師將軍林興珠自湘潭歸正三月三桂僭逆號久駐衡州欲直北而前則荊州武昌已爲大兵駐守不可犯西招張勇不應東招耿尙二藩皆不得志徘徊日感悽慘悲傷賊黨哀其意相率勸進三桂自念日暮及未死姑稱帝以自娛議既定卜吉三月朔晦日大雨鹵簿儀仗泥污不堪藉松針於大廂以待行事味爽天霽五色雲見三桂大喜以爲得天是日乘馬

出僞宮冠翼善冠衣朱衣登壇行袞冕禮畢乘輦返大有奇書云衡山岳神廟有小白龜大僅如錢多歷年所土人以爲岳神使者敬而祀之藏之神幃中藉以占卜消吉祀神呈輿圖於神前視龜所向龜蹠蹠循走總不出長沙岳常之間復至瀕而止再三拜禱三復如之

僞國號周僞元昭武改衡州爲定天府冊妻張氏爲后應熊庶子世璠爲太孫加郭壯圖大學士仍守雲南設雲南五軍府兵司馬改留守爲六曹六部晉胡國柱吳應期吳國賢吳世琮馬寶等大將軍封王屏

庭聞錄卷五

十四

藩東寧侯予尙方劍餘晉爵有差

僞詔至永昌先公謂安福伍柳曰僭元昭武析昭字爲斜日刀口斜不久刀口不祥武之文止戈也賊亡無日矣

八月舉雲南鄉試中式僞舉人七十三名十八日三桂死時吳國貴軍口口胡國柱軍郴州賊眾圍喪不發尙衣尙食如平時召國貴國柱返衡州推國貴總軍務而使國柱入鎮迎世璠奔喪國柱至滇郭壯圖等以滇爲根本重地力阻世璠勿輕出國柱大哭於東郊數日卒不許

僞中書盛王臣侍左右自僭號以及病死嘗與健言其詳今滇志作十月三桂死此因匿喪之故而誤作十月也當以王臣之言爲確

三桂既死吳國貴謂諸將曰從前所爲大誤今日之計宜舍滇不顧北向以爭天下以一軍圖荊州略襄陽直趨河南一軍下武昌順流而下經畧江北吾輩勿畏難勿惜身寧進死毋退生拚死決戰剗中原之腹心斷東南之漕運卽令不能混一黃河以南我當有之諸將俱重棄滇馬寶首梗議一唱百和計遂不行九月僞后張氏死十月衡州發喪十一月世璠僭

山文三

庭聞錄卷五

十五

號郭壯圖等奉遺令立之築壇於古城國柱代祭陰風疾起燈燭俱滅世璠召顧命大臣曹申吉等入滇輔政皆托故不行惟申吉入滇後潛謀歸正事洩死十六日僞將軍杜輝謀歸正爲吳應期所僇十八年正月世璠僭元洪化十六日我師敗吳應期於岳川岳州恃湖爲險每歲秋冬水涸大兵樓船不能入賊得出沒湖中故不卽敗林興珠降進策決新堤灌水以通舟於是綏遠將軍蔡毓榮偕提督周邦寧萬正色等大會舟師棋布洞庭又於布袋口樹柵截湖絕其餉道水陸聯營綿亘百里賊兵赴援者皆不敢

進初賊糧甚豐應期擁倉庾不發折價縮值以給軍而轉買高值入私橐長鬪既合糧盡軍饑應期潰圍奔常德是春大兵復平樂五月郭壯圖歛民戶錢給軍需按戶加徵富者酷刑拷索怨聲載道初三桂專制各直省協餉歲四百萬兩其籍沒諸土酋財物及遣私人貿易四方之所得不可計數以此得結客養士及後用兵所費不資前積既竭所獲黔滇賦稅不足以充軍興每有調發往往以餉絀掣肘財匱師老以至於亡六月大兵進南寧二十七日敗吳世琮於新村山吳國貴死于黎平獲井鋪時賊營山上國貴

山文三

庭聞錄卷五

十六

將中軍馬寶王緒分列左右味爽大兵整眾出距賊里許而陣馬寶謂以高臨下往無不克請出戰國貴不許閉壘休士日中大兵人馬俱疲不可進又不可退王緒復請戰國貴熟視方許之鳴鼓勒兵忽飛炮中鎮死王屏藩死於保寧初屏藩入蜀陷夔州聞我師大集于保寧遂舍舟而陸直犯保寧將軍瓦爾喀駐兵城外蟠龍山屏藩遣將絕我師餉道我師棄城走屏藩率眾分道追剗乘勝襲昭漢中府平涼提督王輔臣逆黨也驍勇敢戰士馬情強與甘州提督張勇並稱陝西名將輔臣受三桂命反應屏藩十二月

二十六日詔諭陝西總督哈占提督張勇王輔臣云逆賊有偽劄偽書潛行煽惑者當曉諭官兵百姓令其首舉汝等皆朕擢用股肱之臣捍禦邊境緩輯軍民惟汝等是賴其悉知朕意詎輔臣受逆將軍印竟反屏藩雖踞漢中大將軍圖海堅守寶鷄屏藩不能北越合輔臣賊將高拱宸等先後犯秦皆敗而還王公良入漢中屏藩舉爲四川總督屬其調川中兵以定三秦期之以鄧侯故事而公良不能也屏藩大失望先是輔臣反陝州縣西陲震動張勇以邊兵討之勝負畧相當輔臣恃勇易視大兵被陷各州邑相繼

庚辰錄卷五

十七

克復毫不介意大兵進逼平涼十萬之眾環於城外畏其勇不迫輔臣日飲酒高會嘗巡城舉足加馬鬣視外壘曰是何能爲姑緩其死稍遲當盡了耳其驕如此亡何糧盡軍饑屏藩遁陸道清陳國良援之兵敗就擒既食盡平涼軍民開門降輔臣敗屏藩氣索大兵既平隴得專力南征三桂死賊謀日亂川中餉援不給屏藩不能支遂偕吳之茂陳君樞等盡棄前所得州邑南走保寧奮威將軍王進寶等提兵恢復保寧屏藩與陳君樞自殺吳之茂王公良譚洪楊來嘉等俱以次降川中悉平王輔臣之敗也自刎未

死大將軍圖海馳入城救之得不死後畏誅卒自殺

十九年世璠東行駐貴州大兵恢復川楚郭壯圖使綠域留守自扈世璠出貴州世璠僞后郭壯圖女也世璠年少國事決於壯圖壯圖挾椒房之密專權用事眾多不平二月舉會試於貴州以陳循爲第一甲第一人綏遠將軍蔡毓榮自武陵進師三月甲午次靈香館分兵五道一由辰州坪一由巫溪一由蒼溪一由郭家溪自以大兵進攻辰龍關關勢險峻李本深扼要以守我兵不能仰攻許以平照破嶺後卽以平西王爵之本深悅出降我師入關乘鋒逐北磊

庚辰錄卷五

十八

石關馬鞍關馬湖關芙蓉關一日而復別將從武岡進者由黃茅嶺蓼溪泡口瓦塘從辰河進者由麻一沱清浪白溶俱克捷癸卯毓榮師次灰窑舖甲辰至辰州四月丁丑賊守沅州者奔還鎮遠爲死守計五月范齊韓拒戰陶鄧山我師敗之獲齊韓六月四川提督王之鼎援永寧被眾我寡被圍數匝三閱月糧盡援絕重九日賊以火藥轟陷之鼎被執自刎不殊昇至貴陽夏國相等說降不從被害此門川主廟前同時死者總兵何成德等十二人田進學起兵進學蒙古人以天津鎮總兵貶騰衝營副將逆反降之僞

永昌鐵騎前將軍線維明統兵苛虐部下李成材鼓噪殺之成材敗死進學代維明爲前將軍鎮永昌窺逆勢已頹謀與周元同反正娶元女爲其第四子婦元字孟祥上饒人累官參將三桂反調兵逗遛不赴削其柄九月二十五日進學以元爲中軍起兵反正十月甲午蔡毓榮師次周倉坪賊兵憑高拒守分道攻之賊夜遁壬寅我師進重安二十日臬司李公興元率繫獄六年世璠立成業化郭壯圖忌之檄偽總兵張光令偽同知胡溥游擊文安世殺之籍其子蔭秀萃秀奇秀家屬九十六人歿入昆明時蔭秀有子

昆明錄卷五

十九

繼祖十歲奇秀有子緒祖生方三日有左從甫者哀之與其內兄弟熊奎章熊奎聯匿二子于他所後蔭秀奇秀俱被害惟萃秀得免而二孤亦以從甫無恙也十月朔永昌有白氣二丈許見於西南月餘而沒二十日田進學敗偽將軍趙某至進學不能禦周元被執死進學遁入某土司趙大索土酋以進學首獻趙疑不信逮其第三女驗之女捧首大哭乃歛兵世璠還雲南大兵鼓行而前韓天福拒戰平越敗績世璠遂遁十二月郭壯圖殺偽楚王吳應期世璠還滇應期亦奔曲靖居常嫉壯圖專橫忿有詞謀入滇城

則廢之壯圖遣線城援黔至交水給應期勞師而繼之并縊其子世琚世珪於昆明二十年正月線城拒戰江西坡是役也提督桑格前鋒陳珀中炮折足將士損傷過半大敗不能軍而其實未交鋒也江西坡崇隆險峻曲折盤旋繞山而上如螺紋然賊負險山以象迎戰我師見象出即驚潰蔡毓榮遣紅旂督戰象奔不可止紅旂亦返奔走兩日夜方止死屍山積大約死于賊者十之二三頭蹄死踐踏死自相格殺死者十之六七今坡下鋤犁往往見白骨云二月初二日我師大破賊于黃草壩正月之戰我師雖挫

昆明錄卷五

二十

諸眾繼進者日多線城不能支棄險西走偽將軍何繼祖等振黃草壩以守而我征南大將軍賴塔偕副都統勒貝都統希福馬齊趙連護軍統領額黑里副都統洪寶錄祖植椿兩廣總督金光祖福州將軍馬九玉等由泗城州奪石門坎拔安籠所繞出賊後遂大破之十九日定遠平寇大將軍固山貝子章泰率大兵至雲南賊眾議堅守俟迤西援至然後一決壯圖不聽時貝子章泰營歸化寺寺西北金馬山正北鸚鵡山寺左右石虎岡城北陞山皆我師壁壘壯圖出兵重關遣李沒牙胡國柄等悉選精甲過河犯貝

于軍甚銳將軍賴塔總督趙良棟等縱兵夾擊將軍穆占尤奮勇力戰賊隊中象忽反踐其軍於金汁河官兵從之陣斬胡國柄於金馬寺門外壯圖歟兵僅存二十七人入城四月初四日先公詣軍前巡撫伊

伊闕字昆來山東新城人順治乙未進士

問下城策先公曰公用人太寬投誠之人盡于原任今安寧晉寧昆陽呈貢四州縣悉以舊員領之此皆逆黨子弟也昆池南北百里往來舟楫絕無查詰豈有父兄受困于內而子弟不爲之轉輸者乎闕曰謹

處聞錄卷五

二十一

受教越一日四州縣皆委隨營之人自此賊餉遂絕六月胡國柱等自殺國柱走姚安部卒潰散不能軍都統希福提督桑格等逐賊王永昌國柱同王緒李匡由金沙江至永順之交窮荒乏食將死決之王愈擴愈擴曰君侯不見落花乎或狼紛柵席之上或狼藉泥塗之中語未畢國柱遽曰是是先生愛我敢不受命明日引帛謂其家人曰吾備位大臣死國當雖然吾懼人之索我不得而累及無辜也命從者出告於眾其屍既絕王緒舉奠盡哀遂傾私財散從者揮之去積柴置火藥其下與李匡登柴縱飲飲酣緒謂

其僕曰若告我二妾彼可以無死者也宜速去僕致命二妾已先懸帛爲環兩端並縊死緒聞狀慨然曰彼亦能死耶趣僕曰可矣遂發火

王愈擴字若先廬陵人爲韓大任乞援入滇遂客國杜幕先國柱一日死死後二十年廬山隱士查輒請仙仙愈擴忽附輒再拜曰先生死于滇何以至此判曰星子已歸我骨矣訪之信然星子其僕名也

七月擒馬寶寶自遵義走尋甸奔楚雄都統希福提督桑格敗之於呂合寶走姚安山中領兵數窘我師

處聞錄卷五

二十二

我師恨入骨欲生得之以甘心桑格遣說客招降備儀從以迎之寶出至姚安府城幅巾深衣八人扛輿過市大言曰我不出爲我累者必累我不惜一死救此一方民色厲詞壯儼然丈夫迎者稍失意輒筆立下如治其部卒赴楚雄桑格郊迎謬爲恭敬寶喜不勝居數日桑格夜飲寶忽心動停杯而泣涕淚沾鬚以子自奇爲託明日改服入滇即逮赴京處以凌遲極刑噤嘿受刃及洞霄始大呼一聲死夏國相高啟隆王永清廖進忠俱被擒伏誅八月各路兵會雲南宣威將軍紀哈里副都統希福賡羅西布勇署將軍

雲貴總督趙良棟自金沙江來會鎮安將軍都統噶爾漢護軍統領佟雅副都統傅爾德翁艾張長庚自永寧來會十月初八日攻城賴塔進兵銀錠山蔡毓榮奪重關及太平橋穆占趙良棟巡撫王繼文奪玉皇閣遂至東西二寺二十二日余從龍吳成鰲出降城中饑人相食余吳二人降益知虛實趙良棟攻得勝橋蔡毓榮攻大東門林興珠攻草海賴塔等分兵攻華浦四面逼城復令余從龍入城招撫二十七日世福袁冕御傷殿自刎不死自抉喉管再刃乃死傷后郭氏殉焉偽宮中從死者百餘人城中亂線城等

庭間錄卷五

二十三

擁兵入郭壯圖第壯圖與于宗汾舉火自焚壯圖母不死後爲尼二十八日線城吳國柱吳世基何進忠黃明等開門降三十日貝子章泰遣穆占馬齊入城大兵分守各門籍沒逆產具疏以聞

庭聞錄卷六

雜錄備遺

南昌 劉健 述

三桂巨耳隆準無類瞻視顧盼尊嚴若神雞鳴即興夜分始就枕終日無情容鼻梁傷痕右高左低中有黑紋如絲非諦視不見忤意即自捫其鼻與人語如疾言則意無他或中變則閉唇微咳聲出鼻中以此兩者測之百不失一

好輕財士人有一長即收錄無棄與人計事相對如家人父子或有詰難益喜與相往復娓娓不倦生平

庭聞錄卷六

豫章叢書

非盛怒無疾言遠色也

初入滇請開局鼓鑄疏曰雲南市肆所信惟錢一日無錢即稱不便今蒙頒新製樣錢到滇方與鼓鑄旋行停止在滇省所鑄無多寶泉江寧之錢無能轉達而至不足以供人民日用之需是以該司有懇請鼓鑄之議也以臣愚見滇省懸遠天末錢法通滯自與別省無闕況今省中漢土樂行新錢此於交易所涉尙淺而於督教遠被所關甚大鼓鑄誠不宜缺合無將雲南省城與大理府之下關現爐十八座減去八座量存十座於省城設七座下關設三座鼓鑄新錢

給散使行俾人民有交易之便遐荒仰國寶之尊似於錢法有裨也云云

平西府制擬於帝居千門萬戶極土木之盛又造亭海中名近華浦又爲園於西郊名安阜園園內書屋一所名萬卷樓古今書籍無一不備刻開疆疏草自修平蠻功績期垂永久塑像於保國寺在左廡布袋和尚下像將巾松花色衣錦邊右手撫膝左執卷面左顧

修玉皇閣獲窖金五十餘萬兩老君殿圯捐資重建易神座獲窖金百餘萬兩其他十萬兩以內因土木

庭聞錄卷六

二

而發者甚多

西寺落成大亨文武官鹽道趙廷標平日好爲詩三桂請咏金剛廷標口占曰金剛本是一團泥張拳鼓掌把人欺你說你是硬漢子你敢同我洗澡去三桂大笑亦心知其諷已也

作白牡丹詩記室代筆也特示朱中丞中丞亦乞人次韻三桂歎賞以爲奇才且屬中丞更爲索和首及李臬司臬司謝不能中丞強之臬司曰公之不能文無異於王我之不能文無異於公中丞赧然而止三桂有三奇物一虎皮一大理石一帽頂虎皮白章

黑漱得之遠即驕虞皮也大理石屏二沐氏舊物也一高六尺山水木石渾然天成似元人名筆一差小木巔一鶯水溪一虎上下顧盼神氣如生帽頂大紅寶石徑寸長二寸許光照數丈炎炎如火大禮公出乘輦開行多騎馬宮中乘女轎應熊歸省亦出郭迎

福金張氏關東人自奉儉約常歎曰昔作嫁衣裳吾母嘗吝一紅褰今若此豈非命耶應熊張氏出福金貌寢而性妬三桂願憚之布政司崔之瑛亦同病常侍坐便殿言及家事彼此相憐之瑛哽咽三桂亦歎

庭聞錄卷六

三

八面觀音與圓圓並擅殊寵故宗伯南昌李明睿妓也宗伯侍兒十數輩聲色極一時之選面八面爲之魁其曹四面觀音亦美姿容亞於八面先公會於宗伯第見其歌舞果尤物也宗伯老爲給事高安所得以奉三桂辛酉城破圓圓先死八面歸綏遠將軍蔡毓榮四面歸征南將軍穆占

三桂少時曾爲毛文龍部將入國朝與毛氏不相聞聞浙帥李強奪毛氏宅毛氏無如何一老僕素狎三桂赴滇訴其事三桂令李還宅且賁輸金謝毛氏傳宗龍亦三桂舊帥也其子汝視之如親兄弟王府門

禁甚嚴汝非時出入侍衛不敢詰問都督應遵於三桂有恩其子孝廉傳燦遊滇三桂以十四萬金贈行既貴不忘故舊三事可以愧世之薄夫

湖廣曾元曹石霞省親雲龍州返三桂令扶督學何宏中視歸里贈金三千兩并遺宏中子千金其以利誘士心類如此

自督撫以及守令時有餽遺袁巡撫懋功內召程儀十萬兩揮金如土爲防口也

李巡撫天溶嘗有疾三桂往視曰李先生清貧不可以口腹相累自携茶食往

庭聞錄卷六

四

康熙九年中丞子告饒贖三萬金中丞不受三桂亦不強也及抵鎮遠侍衛賁原贖以待委之舟中疾馳而返

與督撫用年家弟帖司道用侍生帖

朱中丞入滇之初爲蠹役沙象德所蠹以賄聞又事三桂禮遇及後惜力改前轍遂爲所疾

胡國柱字擎天號怡齋順治甲午舉人與夏國相衛模郭壯圖皆三桂婿吳應期三桂姪

吳國貴從守寧遠日嘗力戰被傷而血不出歸營乃仆有老人郭某言人休咎往往有驗軍中呼爲郭見

鬼先數日募人拾石子十餘担人莫知其意至是置國貴於地仰臥壓以石子越二日血出而甦

吳國貴所將卒正甲一名副甲五六人不等皆以年二十以外四十五以內者充之非風雨無三日不訓練所造皮盔皮甲刀矢小鉛子皆不能入行營如需確曰卽仰盛代之

馬寶字城璧秦人少小時卽力敵成人父令牧羊有同牧者攘其羊寶怒幾之拳下有司收逮訊寶曰我童子也焉能斃彼有司見其幼亦疑死者不由寶置獄中不加桎梏先有巨盜在獄中寶脫其械同逸爲

庭聞錄卷六

五

盜爲人反覆號兩張皮狡黠善戰唐初有驍騎將馬三寶人羨其勇亦以三寶呼之寶雖起羣盜好與士大夫遊次子自援恂恂儒雅諸韻學有詩集行世韓大任字非有能詩好食雄黃

胡心水字太乙國柱之叔父居京師散財結客專刺密事報漢

王緒字繼志美丰姿垂髮委地溫雅如書生及疾呼搏戰丈八蛇矛盤旋若飛無不辟易

陶繼志其年最老部卒精銳冠諸軍

吳三枚三桂從弟也滇城探丸胙篋之徒皆以爲淵

藪

馬雄陝西回種僞授廣西提督張宣公

劉茂遐字元初四川諸生劉文秀得之以爲僞中書將軍劉之福卽茂遐子也

方光琛字獻廷明禮部尙書一藻子城破擒斬

王公良遼東賣菜傭也初以隊長從三桂後僞授仁威將軍自蜀返與先公善使其子爲弟子先公嘗以反正說之公良歎曰我自知旦暮死願人遇我厚義不可負耳大兵至自焚死

蹇而泰字文定昆明人本邑庠生少爲孫可望所聞

庭聞錄卷六

六

可望敗削髮安宦虎邱寺名著不能匿復入平西府而泰博學善談諸三桂或盛怒而泰微詞解之恆米釋在府中專管圖籍漢破趙良棟携之入都曰此吳逆宮中賬簿也以故諸將所攫取者皆不能匿

王四吳商也恃三桂勢在貴州所爲多不法總督甘公理其罪逐之出境盡反所奪廬舍子姪三桂勿能留也

旗員多領資貿易王章京以私鹽過彭澤縣令李遙持之三桂備極調停鞭王一百事乃解

藩下甲士嗜利無恥其術百出有某甲士者叩一所

識富翁門自謂早孤年少不諳事欲拜翁爲父受教誨翁佯遜謝而心實喜冀藉藩下以自壯終許之擇日拜父執禮甚恭事翁若眞翁益喜並資給之久之並挈其婦來又久之一切所以往來之人皆至矣翁日費不支謝遺之不可哀懇厚贈乃去此風一開滇城錢奴半受乾兒之累卽城外富猥亦有墮其術者府廳公出甲士街道而行甚且跳躍旋舞故作狂態先公始至甲士扭故習先公怒叱隸扑之甲士罵曰汝何官敢辱藩下人先公曰若藩下耶加扑十自是先公出不敢無禮或誤犯恐多責甚有自諱爲藩下

庭聞錄卷六

七

者

三桂父子異趨父蓄異謀而應熊則欲終守臣節保全祿位所以規諫無不至康熙九年黃甸赴滇稱觴應熊患其憊思逆謀使人遮之於鎮遠三桂聞而止之黃口中道返

反計決遣李烈張鎮召應熊應熊徘徊不果日飲泣不止怨與鎮以其側室子世璠奔雲南

招江西巡撫董衛國三遣使不返

招甘肅提督張勇勇之在滇也三桂待之有加禮藩下諸少年不平召勇食烹野雞麇中戲之勇以是怒

使至中軍王進奮然斬使焚書絕三桂

徵各土司兵滇中土酋多富于財三桂每年勒助餉

金銀以皮盛爲量至是又勒助兵士酋不堪命

使人僞爲永歷獻骨之議卜地營陵又修永歷嫡母

陵王氏墓南寧三江口先有寶城三十步許隴山城

高不及背三桂外築土圍周一里許建寢殿三楹及

寢門

平時文職官有公事謁王府府中必具食反之日各

官釋縛後仍予食如舊日一官戰慄齒相擊格格有

聲竟席手不能握箸三桂聞之笑曰何膽薄至此耶

庭聞錄卷六

九

李泉司劉同知眞漢子也

先公被執審事堂項及手足徧體縲綬每夜甲士二十人張燈以守二十三日夜寢覺通體脫然呼問甲士大驚覓鎖鈕諸物得之釋下

大兵逼雲南世璠潛易祖柩自郭壯圖數人而外無

知眞骨所在者城破後掘逆塚知其僞徧求之一日

而得十三屍盡焚而灰傳聞眞骨瘞銅壁閣外

僞宮財物充斥籍沒裁紙折疊小刀多至於數庫

三桂祖塋在關東下地時形家曰此於地理貴不可

言所惜者一脈三斷簡耳吳氏自吳驥以下惟三桂

以疾終他皆非命死說者謂是斷節之應

滇中以瀾滄江橋爲最李定國燒斷以拒我師吳三桂用竹筏過兵至永昌既逐定國始動帑修之

附錄

平定緬甸

緬甸古朱波地宋寧宗時始通中國元世祖遣兵三征之責其貢賦而還明初設宣慰司嘉靖萬歷有莽瑞體者漸強盛傳及其子莽應裏世爲邊患泰將鄧子龍游擊劉綎各率兵五千入平之而其雄長於南徵如故明初所設邊外三宣六慰諸土司大抵皆服屬於緬矣殘明僞永明王由榔竄其國緬酋莽應時陽款而陰拘之李定國率兵入欲護王以出莽應時弗與定國肆焚劫應時乞援於我朝約大兵至卽俘

庭聞錄附

一 豫章叢書

永明以獻時吳三桂以親王鎮雲南偕將軍愛星阿率兵萬餘入莽應時送永明於軍時順治十八年也是時三桂未及爲善後計邊外木邦猛密大山諸土司聽其仍爲緬屬不復能如明初之衆建而分其勢由是緬甸竟國於西南 乾隆十九年緬酋莽達喇與得楞錫箔諸夷構兵爲所殺緬國無主有緬屬本疏土司豐籍牙起兵聲言爲故主復讐擊敗得楞諸夷遂自竊據緬酋位初在其木疏築城繼乃徙於故緬酋所居之阿瓦城凡緬國舊所屬土司皆降服之酋不服者輒治兵攻擊無虛日貴家者隨永明入緬

之官族也其子孫淪於緬自相署曰貴家據波革廠採銀向有歲幣輸緬璽籍牙僭位後貴家不服輸璽籍牙擊潰之貴酋宮裏雁猶糾合餘眾以拒此乾隆二十三年事也而木邦土司罕莽底亦不甘爲璽籍牙屬遂與宮裏雁合兵襲籍牙又遣其土目落覺攻攻之罕莽底遁於孟坑二十五年璽籍牙死其子莽紀覺嗣構兵如故二十七年宮裏雁亦避於孟坑而我孟連土司刀派春者素嗜利聞宮裏雁之竄於近邊也遣人招之宮裏雁疑未決而其妻囊占先率眾來附刀派春勒索其資財婦女殆盡囊占怒襲殺刀

庭聞錄附

二

派春而去宮裏雁不知也而永昌守楊重毅誘致之至則坐以擾邊罪肆諸市於是緬酋益無所忌浸尋而及我耿馬土司矣耿馬雖我土司而於緬亦舊有歲幣至是莽紀覺遣其目普拉布率兵二千來索先闌入我孟定執土司罕大興使爲鄉導入耿馬土司罕國楷邀之於滾弄江擊斬普拉布餘賊遁去二十八年冬緬賊復至我遮放邊外揚言來索木邦官會罕莽底病死賊乃退三十年莽紀覺死其弟嚮駁嗣卽今緬酋也三十一年賊復索幣於我孟連土司相傳孟連之先本緬支子有緬酋所賜象及金刀爲重

器每替襲必封上舊所賜而更請新者至是刀派先嗣緬酋遣人來索舊物揚言有眾六千已至騰城又千餘人各帶船釘十枚將造舟渡滾弄江訛言流聞邊民一日數徙此永昌邊外之擾也蓋我諸土司之近緬者往時皆於緬私有年例自木疏據位號諸土司以其故夷等不復予而木疏方與貴家諸夷相攻未暇遠問及貴家木邦相繼爲所并乃漸及我土司此起衅之由督撫大吏尙以此情入奏上自有裁度其時普洱邊外雖有匪徒倏擾而永昌邊外或不必用兵也普洱之役自乾隆三十年始車里土司忽

庭聞錄附

三

有賊百餘突入爲土目刀洗等敗去其冬又有賊數千掠九龍江小猛崙諸處初不知爲何賊也督臣劉藻親往勘亦莫得要領傳聞孟良土司之族人召散者糾緬賊爲助據孟良導賊擾邊於是遣總兵劉得成泰將劉明智等分路堵截而泰將何瓊詔失律敗歸三十一年春劉藻自劾死大學士楊應琚來滇辦賊會賊漸退得以其間平整次以土目叭先捧守之又平孟良以土目召岡守之部署粗定而永昌邊外適有緬賊徵索孟連之事撫臣常鈞奏請普洱畢後當即移永昌邊外賊上是之於是楊應琚移

駐永昌而僚屬之喜事者輒爭言緬甸可取狀楊應琚初弗聽曰吾官至一品年逾七十復何求而以貪功開邊壤乎有副將趙宏榜者少爲波竜廠丁頗悉緬事曰願假某兵數百可生縛緬酋於麾下矣騰越州知州陳廷獻曰并不煩官兵某已集土練四千以待矣楊應琚遂心動欣然許之於是趙宏榜率兵二百襲蠻暮之新街一鼓克之以蠻暮土司瑞團來降陳廷獻遣人招猛密土司不聽則誘致其所屬之猛密土目線官猛來降而木邦故土司罕奔底之弟線表團及其子線五格猶在孟坑緬密通守富森亦招

庭聞錄附

四

之降降者曰我地若干人戶若干願內附歲輸糧若干楊應琚據以拓地千收人戶數十萬歲輸糧數萬石入奏而其地其人其糧則固尙在邊外我初未嘗得而有之也新街者南大金江水口緬人與中國市易處順流而下六日可至阿瓦爲賊最要地賊聞其入於我也率數萬眾來爭趙宏榜出拒之特勇不設備全軍皆覆於是新街失守賊尾而入直薄龍川之虎踞關提督李時升檄諸將禦之戰於楊木戰於嶺岡寨互有勝負輒以大捷奏賊復分兵繞入萬仞關掠達達越龍川而出會賊遣人議和約各退兵毋相

犯諸將許諾賊渡猛卯江去李時升復趣諸將哈國興等追之被圍於猛卯城救至圍始解先是楊應琚見賊勢大知事未易就乃以得不償失奏請棄新附諸土司地有旨切責至是楊應琚以爲賊已遁也檄總兵朱崙等進據木邦木邦空無人野無所掠自宛頂運糧以給天漸暑瘴癘方興人多病將軍楊宣後至甫數日而賊大集我師遂潰而歸木邦失守時三十二年四月十八日也楊應琚及李時升等皆獲罪上命明瑞以將軍兼總督給滿洲兵三千調川貴及滇兵二萬餘大舉剿賊至則簡軍實練士卒議分

庭間錄附

五

兩路兵進明瑞由錫箔路參贊大臣額爾登額由猛密路約相會於阿瓦以九月二十四日出師會大雨三晝夜不絕人馬俱立泥潦中糗糧盡溼至芒市易糧以行而負糧以牛不能速十一月二日始出宛頂越八日整隊入木邦軍容甚盛留參贊珠魯訥守之給以兵五千俾爲聲援明瑞自率萬二千人抵錫箔江結浮橋以渡至蒲卡始遇賊之前哨橋數人詢知賊於蠻結遂進蠻結賊果立十六棚以待領隊大臣觀音保麾眾先據山之左臂賊來爭不得上翼日兩軍相持未決而顧賊柵甚堅其法立木爲柵聚兵於

其中我槍礮僅及其柵而賊從隙處發鳥槍擊我兵輒中此賊之長技也哈國興請分三路登山俯趨而薄之軍士皆奮時出邊已逾月未見賊至是始與賊遇無人不欲殺賊也一呼而直逼其柵時黔兵王連者先躍入十餘人繼之賊恆亂不知所爲多被殺遂破一棚乘勢復攻而得其三而十二棚之賊乘夜盡遁蓋賊自新街交兵以來從未經此大創已首鼠喙伏不敢抗矣會明瑞一目中傷幾殞越數日始稍愈乃復進兵至象孔迷失道而軍中糧已匱集諸將議進止諸將莫有敢言退者明瑞念糧既斷勢不能復

庭間錄附

六

進而又慮猛密路之師或已先入而將軍轉退兵則法當死聞猛密有糧且其地近猛密冀可得猛密路聲息於是定計就糧猛密賊探我兵不復向阿瓦又我病兵有被掠者詢知軍糧盡乃糾眾來迫及我於章子廬自是無日不戰明瑞及觀音保哈國興更番殿後至猛密果多糧軍士賴以濟會歲暮卽其地度歲而猛密之信杳如三十三年春乃取道大山土司以歸猛密糧尙多而牛馬俱盡無可駄運人各携數升餘皆火之將至大山又有蠻化之捷先是賊之綴我也每夕駐營猶相距十餘里不敢逼至是我兵營

於蠻化山嶺而賊即營於山半明瑞謂諸將曰賊輕我甚矣若不決一死戰益將肆毒於我無噍類也賊久議我軍號每晨與我三吹波倫而起行賊亦起而追我明日仍吹波倫者三而我兵盡伏於箐以待毋得有一人留營者令既下翼日三波倫畢賊果謂我兵已行也爭蟻附而上我兵萬眾突出槍礮聲如雷賊惶遽不及戰輒反走趾及頂背自相踐踏死者無慮二千餘人我兵乘勢擊殺又一二千坡澗皆滿自是賊不敢近數日每夜在數十里外轟大礮數聲而已而賊之先一日過者已柵於要路明瑞留蠻化五

庭間錄附

七

日以所得牛馬分犒軍士畢行至其處則已攻不能拔有波竜人引以問道始得出過波竜老廠貴家所採銀處民居遺址徑數里計當日厥丁不下數萬已俱爲賊衝散盡然者久之而賊復增兵追至賊之分路襲木邦者正月十八日已潰我木邦之師殊魯訥自到死叅軍楊重英被執於是木邦之賊亦至額爾登額之進猛密也道聞老官屯有賊欲先取之既至而攻柵不克頓兵者數月上以明瑞久絕軍報趣額爾登額援之於是老官屯之師既撤而老官屯賊亦至明瑞行抵小猛育賊已蜎集不下四五萬人

我兵尙分七營而環視四圍皆賊也而額爾登額之援不至明瑞遣卒探路曰路旁已有賊柵矣乃令諸將達興阿李進忠等率軍士乘夜出而身自拒賊相從者領隊大臣觀音保札拉豐阿總兵哈國興常青德福及巴圖魯侍衛數十人新兵數百人及晨血戰於萬賊中無不一當百已而札拉豐阿中槍死巴圖魯侍衛皆散觀音保發數矢連殪賊尙餘一矢欲復射忽收而策馬回草深處以其鏃刺喉死恐矢盡無以自戕而被執也明瑞身負數傷亦慮落賊手力疾行距戰處已二十里氣僅屬乃從容下馬手自割辮髮

庭間錄附

八

授家人使歸報而縊於樹下家人以木葉掩其屍而去二月之十日也計自章子壩與賊相接賊日增我兵日少孤軍無援轉戰五六十日未嘗一敗明瑞每晨起卽躬自督戰且戰且撤及歸營率以昏時勺水猶未入口糧久絕僅啖牛炙一嚙猶與親隨之戰士共之所將皆饑疲創殘之餘明瑞體恤備至有傷病者令士練昇以行不忍棄故雖極困憊無一人有怨志其死也非不能自拔歸蓋以阿瓦未平懼無以返命上亦有全師速出之旨而路阻不得達遙望關廷進退維谷故徬徨展轉決計以身殉而又不忍將

士之相隨死也結隊徐行持重自固使賊不能覆我直至小猛育距宛頂不過二百里度將士皆可到然後遣之出而自以身死賊中嗚呼此意良可悲矣方軍勢日蹙時關愈力嘗謂諸將曰賊已知我力竭然必決死戰者正欲賊知我國家威令嚴明將士用命雖窮蹙至此無一人不盡力則賊知所畏而後來者易於接辦此其謀國之深尤非徒慷慨赴死者所可同日語矣然明瑞之死緬人不知也而餘威猶震四月中緬酋遣我兵之被俘者許爾功等八人貢貝葉書求和副將軍果毅公阿里袞奏其事上慮賊

庭聞錄附

九

非出於至誠不可輕許戒勿答冬阿里袞駐兵於邊上命鵬剿以休之於是遣侍衛達里善等搗南坎殺二百餘人海蘭察等搗頓拐亦殺二百餘人會副將軍阿桂亦至營兩將軍合將八百人襲戛鳩殺六七百人三十四年春上命大學士公傅恒來滇經略兵事以四月朔至永昌越八日至騰越州兩阿將軍及將軍伊勒圖偕至南徼地多瘴羣議宜俟霜降後出師經略避之謂若是須坐守四五月既糜餉且軍初到當及其銳用之久則先懈非計也其進兵之路以阿瓦城在大金江之西若從錫箔路進則阿瓦

仍隔江外惟騰越州西有戛鳩江即大金江之上流過江則為猛拱猛養兩土司前明王驥征麓川追思機發至此刻石江邊所謂石爛江枯爾乃得渡者也由猛拱猛養可搗緬酋之木疏老巢由木疏至阿瓦又皆陸行步騎可直抵城下乃定議大兵渡戛鳩而西其偏師先議在普洱遙為聲勢後改從猛密路夾江而下造舟於蠻暮以通往來部署既定七月二十日經略大兵起行阿里袞從留阿桂於蠻暮督造戰艦經略至戛鳩集舟結筏凡十日乃畢渡師次猛拱土官渾覺先通繫其小妻招之乃來降獻馴象四貝

庭聞錄附

十

葉書一

夷語謂之標格丁蓋編年紀候之書

牛百頭糧數百石至猛養亦有牛米之獻於是所歷二千餘里皆不血刃而下惟途間忽雨忽晴山高泥滑一馬倒則所負糧帳盡失軍士或枵腹露宿於上淋下潦中是以多疾病猛拱猛養雖緬屬非緬腹地故緬酋不遣兵來而緬俗以八月前刈禾至中秋則集兵出九月下旬阿桂造百船成所調閩粵習流之士亦至將由蠻暮江出大金江賊以列舟扼江口阿桂擊敗之賊目賈雅得諾被創死由是江路無阻伊

勒圖往迎經略遇於哈坎經略以十月朔渡江回鑾
暮緬賊尋以大眾水陸來犯阿桂將步兵哈國興將
水兵陸路之賊先沸骨至旌旗蔽野勢張甚阿桂麾
兵以鳥槍連環疊進弓矢繼之騎兵又從旁蹂之賊
不支遂大潰我兵追殺無算哈國興率舟師順流下
賊猶列艦以拒有閩兵躍入賊船一賊泗水遁閩兵
卽入水斬之賊駭奪氣我軍謹而奮因風水之勢蹙
之賊舟自相撞擊多覆凡殺溺死者數千江水爲之
赤江之西亦有賊結棚自固阿里衮提兵往攻連破
二棚餘賊皆遁是時諸路軍皆大捷會經略已病諸

庭間錄附

十一

將欲遂以此歲事阿里衮曰老官屯有賊棚前歲額
爾登額進攻處也距此僅一舍不往破之何以報命
策馬先行經略以下皆隨之賊棚據大坡過二里許
自坡迤邐下插於江棚木皆徑尺埋土甚深遇樹則
橫貫之以爲柱棚之外深濠三層濠外又橫臥木之
多枝者銳其末而外向名曰木簑守禦甚備我軍阻
旬餘不得進先用大礮擊之棚木堅不折有折者賊
輒補之哈國興斫管中老藤長數百丈繫鐵鉤於端
募敢死士夜往鈎其棚三千人曳藤以裂之爲賊覺
斫藤斷而能經略又命火攻先製礮牌礮槍礮一牌

可護十數人以兩人舁而前十數人各挾薪一束隨
之百餘牌同時並舉如牆而進拔發越濠至棚下方
燃火忽西南風起火反燒我軍遂却回最後遣兵穴
地至其棚底實火藥轟之棚果突然起高丈餘賊驚
擾喊聲震天我軍皆挺槍抽刀待棚破而掩殺無何
棚忽落而平又起又落如是者三不復動棚如故蓋
立棚之坡斜而下而地道乃平進故坡土厚不能迸
裂也然賊自是懼其棚之插入江者開水門以通舟
運糧械不絕阿桂謂如是賊終無坐困之口也撥戰
糧五十越過其棚截之時阿里衮已病甚猶力疾督

庭間錄附

十二

攻棚視槍礮最多處輒當之經略慮其傷令統舟師
以息勞戰艦整列賊糧械不得入棚由是益懼其酋
帥曰眇旺模者遣人來乞和願結棚於兩軍適中地
請將軍等往莅眇旺模親來面受要約經略不許諸
將以兵多染瘴日有死亡爭勸受降撤兵乃遣哈國
興往責眇旺模以進表納貢進士司地諸事議未決
眇旺模左顧而去哈國興單騎入其棚責之眇旺模
不敢見別遣人出請如約適緬酋憐駁亦遣使貢貝
葉書來乞降乃取其成而還緬甸平

庭間錄附終

庭聞錄校勘記

卷三 四頁

一應高黎貢 應誤疑作名或作呼

二十頁

馬桑瓦楞帽 原作馬瓦楞帽

日在馬中 禹疑誤

卷四 四頁 八頁

水西地有十一則溪 所設三府不便以比喇大方
水西爲稍

按疏內祇叙兩府凡八則溪未及大方一府缺三

庭聞錄校勘記

豫章叢書

則溪治于比喇或治于水西城下應遺文一條

六頁

呼舉人燕若類諸生蘇若類爲內應 兩類字必一

誤

庭聞錄校勘續記

卷一

首葉十八行固守上疑脫有德二字 二葉十九行

收用下疑脫不可二字 三葉首行城字衍 七葉

十六行近當作進

卷二

首葉四行陝西下脫尋字 二葉五行王祥上脫殺

字十九行退下重一軍字

卷三

二葉八行石臺一作石壘十三行奢保一作屠保十

庭聞錄校勘記

豫章叢書

四行友臣上脫王字 三葉二行安之下脫率字六

行背上衍之字 四葉三行爲上脫已字五行彌一

作深六行名誤應露誤贈自六行至八行均當改小

注十一行璽上脫國字下同十三行守下脫者字去

下脫已字遠下脫乃字自十八行至下葉首行當改

小注 五葉五行兵下脫之字六行殺上脫者字八

行當改小注十行歷下脫已字十五行升誤井下同

十八行總誤總朱誤米 六葉首行陳當作馮九行

龍當作隆下同十三行威誤成十四行志誤致十八

行寨下脫會字末行崙上脫弟字 七葉十九行甚

下脫盛字 十葉十一行官上脫於字自九葉一行至十二葉十行均應改小注 十二葉十九行通下脫路字 十三葉首行頑誤祖四行實上脫尙字八行儀誤義下同十四行國字下疑脫部字自十二行至末行均應改連正文 十四葉十八行蠻下脫暮字自九行至十九行均應改連正文 十五葉四行武誤成六行前上脫復字七行守下無缺文 一七葉末行歸字下一本有六月初八日賀九儀舊部都司李維賓守備唐得勝來降凡二十二字 十九葉二行伯下脫謙字九行吳上脫乃字自十三行至十五行均應改連正文 二十葉自二行至五行應改小注十二行太子下脫王與二字 二十一葉首二行當改連正文

庭聞錄校勘記

二

卷四

首葉十三行約下脫共字十五十六兩行應改小注十六行可下脫渡字 二葉十一行奔下脫木字十二行把誤托 三葉十一行首當在酋下 四葉四行已下脫成字五行十郡下脫提封二字十五十六兩行府下均脫建府二字自三葉二行至五葉十三行均改小注 六葉六行諸生下若字係似字之譌

九行父下脫名臣二字十二行拱震當作拱宸下同十六行黠下脫爲字先下脫計字十七行其上脫會字十九行困疑當作圍 七葉八行進下脫文山二字十一行馴誤訓十四行王美一作王弄十八行沼一作沿下同十九行占一作古 八葉首行突下脫出字二行等下脫奔字四行貴下脫斬字孝一作壽六行天波上脫沐字十一行亦下脫逮字十七行在下脫滇字 九葉十四行服一作土 十葉七行酌下脫察字自九葉末行至十葉八行應改小注十葉十行至十二行同十二行旋師一作旋省十六行遼

庭聞錄校勘記

三

東下脫人字此三字當改小注十七行邊下當有以字趙下脫某字寇下脫故也二字 十一葉首行重上脫自字十六行至十九行應改小注 十二葉二行蒞下脫任字十二行塗下脫之字十七行觀下脫則字自十八行至下葉六行均改正文 十三葉十行奏下脫請字十二行領下脫官字 十四葉九行奪下脫王字十行領下脫戰字十一行黨下脫羽字十四行家下脫冀北二字 十五葉十行此下脫尙字

卷五

二葉四行使原誤彼以意改十四行忠誤中英誤映
十五行至十六行滇中先有謠四句當改小注 三
葉五行至下葉十行均改小注 四葉十六行國下
脫爲名二字 五葉二三行應改小注十行字錫藩
遼東人六字當改小注十二行得不當作不得末行
至下葉十四行均改小注 六葉十六行廣東下脫
韶州二字 七葉五行宸誤震十三行馬寶上不必
空字十五行安下脫親字十六行大兵當作賊兵
八葉八行信上脫之字十二行大任上脫韓字十七
行鬱下當重鬱字十八行專下疑脫兵字 九葉四

庭閣錄校勘記

四

行往下脫者字七行及原誤尺以意改十七行追下
不必空字 十葉七行軍下脫書字結下脫久字十
六行號易堂當作在易堂一本無此三字末行能下
脫得字 十一葉首行招降下疑脫者字入行馳下
脫至字十一行吉上脫蟬字十二行通下脫江字固
下衍守字十三行丸下脫雨字 十三葉七行百下
脫人字十二行得下脫直字十七行三桂下脫亦字
十八行暮下脫途第二字死下脫時字朔下脫先是
二字 十四葉首行行袞冕禮當作袞冕行禮禮下
當重一禮字四行卜下脫三桂二字六行禱下脫白

龜二字自二行至六行均應改小注九行改留守爲
六曹六部當作改留守六曹爲六部十二行至十四
行均改小注 十五葉首三行改小注 十六葉十
五行王屏藩死於保甯瀚書月日末行屏藩下脫先
是癸丑四字 十七葉十二行不下脫敢字十八行
恢下原衍川字今去 十八葉三行絨誤域下同郭
下脫氏字十九行田進學起兵當著月日末行逆上
脫吳字 十九葉五行柄上脫兵字八行卒下脫公
字十五行敗下當補通字十八行南下脫時字 二
十葉五六行險山當作山險 二十一葉首行軍下

庭閣錄校勘記

五

脫鋒字六行改小注 二十二葉四行至八行改小
注十六行寶下當重一寶字 二十三葉八行攻下
脫近字

卷六

首葉九行好輕財士當作好士輕財 四葉十四行
與原誤予以意改 八葉五行陵字當移在王氏下
附錄

二葉十七行官上疑脫逃字 三葉十七行整次原誤
整久 五葉十七行哨下橋字疑涉上文而衍十八
行於字疑當作聚 六葉十五行草子壩下文作童

子燭是 八葉六行萬下疑脫山字十二行去下疑
脫時字十四行撒疑當作退 十葉十二行當改小
書既刻成得雲南備徵志節本覆校一過除改
補外脫誤尙多悉條記如右原刻附乾隆平緬
事一篇較魏氏聖武記爲詳不知何人所著姑
存之以備參考丙辰八月胡思敬記

庭聞錄校勘記

六

庭聞錄傳本甚稀然各書多見引用子友胡瘦篁收
得一帙板已漶漫且多謬脫惜無他本可校明季潯
滇之變紀載者亡慮數十家當時身親其役備嘗艱
險言之詳而確然可信者只袁臨侯潯陽記事及汝
嘉此錄而已據汝嘉自序言先中憲公居永昌曾著
吳三桂傳滇變記避兵後稿失僅存十一懼久而漸
忘因舉所聞者書之於冊致中憲公名崑字西來順
治十六年進士三桂叛時官雲南同知脅之降不屈
削髮遁居寶臺山蓋亦慷慨好尚名義之流宜其言
之足以徵信也嘉來別有梓材集極淹雅彭文勤嘗
欲搜刻之今不傳丙辰八月里人魏元曠跋

庭聞錄跋

豫章叢書

秋鐙錄

釣雪灘漁者沈元欽鈔

自臺灣蕩平之後薄海內外皆爲一家江浙閩廣設立海關裕國便民誠萬世之利也然濱海諸郡縣時有賊帆飄忽往來內地姦民不無勾引而出洋船隻或被劫掠不可不預防余友姜西銘編修云寧城近海城外江東皆海船畢集自閩廣來者又日本往來商船甚多烏言夷服佩刀往來者千百爲羣八城不禁恐有意外之虞當事者宜爲未雨綢繆土計同年平

昭代叢書

癸集

秋澄錄
卷第十七

世楷堂
藏板

切膚錄于此

前代倭患在嘉靖閒不僅被于湖邑卽以湖邑論倭屯清溪不過沈氏兩宅非有樓櫓之設墉塹之防可以堅守而力拒卽如邑志所載虛張倭勢不過千人而召集官兵則有七萬三千之衆是以七十三人擒一人而不足有是理哉況父老相傳眞倭止一十八人耳徐海以新安無賴貿易貲本蕩然遂與其黨汪直葉麻輩誘入倡亂驅煽沿海貧民聚而爲寇吳越

財賦之區承平既久民間累世不睹干戈豈能單衣而扞鋒刃至于汎地水哨皆如兒戲調至客兵土兵不諳川原形勢而且先有肌肉居民之心無異于賊將不識兵兵不識伍宜乎曠日糜餉縱賊流毒于數郡數十縣之閒釀成東南一大害也而其原不過起于通洋貿易之徐海一人甚矣通洋之利小而害大利在下而害在上不可不預爲之憂也或曰氓之蚩蚩鮮不謀利通洋亦生財之一途貿易什伯其羣皆挾貲求贏以自贍其父母妻子安得慕人徐海是大不然凡人之有恒產與恒業者守墳墓樂廬肆有田者供租稅有丁者供力役皆良民也卽逐末而從事于商販南走閩粵北走燕秦遠者至于溟池遼海而止亦足以權子母而收息倍蓰矣何至泛不測之淵入鯨鯢蛟蜃之窟以求贏餘此其人必素行無賴者也必生計涼薄不豐于商販之貲者也必嗜利忘禍貪狠而不仁僥倖于一獲者也必斷梗其身視其父母妻子如路人者也通洋之徒本非良善而往來數數玩易波濤又聞日本風俗出入佩刀男女雜沓飲

昭代叢書

癸集

秋澄錄
卷第十七

二

世楷堂
藏板

食之費倍于中國妓館博家比比而是貿易者本少
利多又素性狼籍不自惜其貲卽所獲甚饒而挾妓
呼盧同胥及溺是以贏餘之財得于彼仍失于彼或
至盡喪其所有如向之徐海輩嗟乎夫人而嗜利忘
禍輕其身路視其父母妻子貪狠不仁試不測之險
以僥倖一旦之獲則亦何事不可爲且涉大海如衽
席習見夫獷悍佩刀之俗浮浪倏忽若鳥獸之聚散
不以故國鄉井爲念久相忘于法制禁令之嚴又且
喪其所有窮困無歸更何所不爲而尙有忌憚哉彼
昭代叢書 癸集 秋鑑錄 卷第十七 三 世楷堂 藏板

徐海者始不過一通洋貿易之人非素有不軌之志
樂與島倭爲伍逞其邪謀入寇內地祇因貪利而進
喪其所有窮困無歸乃激而爲盜耳而謂凡今之人
通洋貿易必無若徐海輩者疇敢信邪或又以爲倭
俗饒于貲財未嘗闖入爲盜此亦不可恃也良楮其
產易地皆然中國嗜利忘禍之人可以聚類而往則
彼中桀黠者流交相煽誘亦可以因導而來向所云
眞倭一十八人者非其故轍邪然則戢亂于旣熾弭
亂于未萌利害較然可見廟堂之上遠而未周身任

封疆者不宜晏然而處堂也封疆大吏周而未悉各
任濱海民社之寄者不宜忽焚如之灾而待焦頭爛
額之客也康熙初年以海島游魂未滅沿海防兵糜
餉日久立界遷民禁及採捕議者或謂損魚鹽之利
絕貧民衣食之原然不出數年投誠者踵武海氛遂
息以所損之利較所省之餉果孰贏而孰詘邪寇在
海中不能自耕而食必資內地之粟以爲生濱海姦
民受其白蠟聚米于家刻日相濟反以被掠報官官
日夕惟盜是諱而何暇詰其姦食不乏寇不消自遷
昭代叢書 癸集 秋鑑錄 卷第十七 四 世楷堂 藏板

界禁筏粒米不得盜入于海而海寇悉爲安插之編
戶此計之最得效之已收者也海寇旣弭
朝廷乃下寬大之詔復其遷界許令結筏捕魚可以
厚民之生矣而言利者遂進通商貿易充裕 國課
之謀于是洋禁大開富家巨室爭造貨船游手惰民
競充販客微貲所挾倍息相期往而獲利則貪進而
不肖休苟失其資則流蕩而不能返或豪門重息之
債或親戚義助之財負者莫償索者愈迫相迫不已
至于相仇凡爲此者皆所謂素行無賴嗜利忘禍忍

蹈不測之險而路視其父母妻子者也其情其勢不
易驅而爲徐海輩哉夫開洋之利稱貸于豪富者羨
餘于持權者侵蝕于胥吏者各取什之三其歸于
國課者僅什之一而已下取其九上取其一利無幾
也數傳之後承平相習脫有不虞如嘉靖既故患則
徵兵調餉費數十倍悉所入之課而不償而黔黎有
殘害之厄地方多蹂躪之禍所謂利小而害大利在
下而害在上不大彰明較著哉愚謂封疆大吏能直
陳利害破羣情而罷其役但許濱海細民結筏捕魚
昭代叢書 癸集 卷第十七 五 世楷堂 藏板

凡通洋船隻一切禁之則內地之姦謀無自生海外
之邪衅無由召此上策也否則顯立條約檄諭所屬
有司察覈地方通洋貿易之人照山海關例報明姓
氏居止編爲一冊冊內注明某人于某年某月某日
置買某貨向某海口登某戶船逮其歸也又一報
明而編注于冊取其里長兩鄰結狀其隻身無賴貴
本不足者不得偕往則來去可稽虧盈可驗放蕩之
心有所顧畏而姦慝之志未敢萌芽雖非永安長治
之良規或亦防患詰姦之中策然而杞人之憂終未

能已也

倭寇之起嘉靖間新安人徐海同其叔惟學友人汪
直葉宗滿等往嶺南市易貨物飄洋到日本等國貿
易折閱計窮惟學將海質于倭主貨賁易貨回復勾
其夷入寇嶺南惟學被指揮黑孟陽殺之倭立責海
償貨海約內掠以償癸丑六月八嘉興海鹽仁浦等
處甲寅二月劫海鹽龍王塘轉攻嘉興三月從峽石
至崇德過石門鎮西去五月又從石墩涇至崇德殺
掠而去乙卯海偕酋辛五郎八浙西據柘林仁浦其
黨葉麻向在崇德貿易知崇德城備寡擁眾數萬人
薄城下城陷俘戮數千人莫屯郵舍令妓王翠翹歌而
行酒時胡御史宗憲方巡浙東星馳至崇德取酒百
餘瓶置毒藥誘之倭中藥死者過半餘出王江涇仍
督參將盧鏜總兵俞大猷率浙直狼土兵大敗之朝
廷遂拜胡爲中丞海等久屯柘林仁浦丙辰出寇嘉
興皂林時中丞又奉命伐張督府甫入日麾下兵止
三千及參將宗禮所部兵八百人事急檄禮與裨將
霍貴道率五十人突至殺倭百餘禮令嚴肅自崇德

至阜林未及炊兵皆枵腹忽疾風傷火藥又外無應援禮與貴道皆陷倭乘勝圍桐鄉胡督府引兵至崇德集諸司問退倭計崇德呂希周歸安茅坤議遣辨士下海諭汪直直遣養子毛海峯欵定海開謝罪督府又遣華老人說海降海怒將斬老人所幸妓王翠翹解其縛老人歸告督府狀乃又遣羅中書詣海說降陰賄王夫人翠翹令慫恿之海遂遣囚自謝因邀督府攜遂解桐鄉圍上南至崇德而去會葉麻與海爭一女子有隙復遣諜說海縛葉麻陳東以獻諸酋

昭代叢書

癸集

秋鑑錄
卷第十七

七

世楷堂
藏板

所賣負海意不自安海死王見執督府欲以賜順義酋長王辭曰我所以不卽死者爲爾負約未與爾聲言之也今旣如此寧爾負我我不可負海赴錢塘江而死

蒲州朱牧所撰關侯祖墓碑奇而文不雅馴以示吾友馮子山公山公走筆作記一篇庶足與侯竝不朽

云天之生聖賢也必鍾祥于世德之家故大孝尊親

咸里貽父母令名余嘗慨漢壽亭侯生而忠貞沒而

明神廟貌徧宇宙血食縣千古而其祖若考名氏獨

昭代叢書

癸集
秋鑑錄
卷第十七

八

世楷堂
藏板

關軼無攷侯在天之靈必有盡然念痛者余每遇河東博聞之士必周咨之不可得康熙十七年戊午解州有常平士于昌者讀書塔廟塔廟侯故居也昌晝夢侯授以易碑二大字驚而寤見濬井者得一巨磚碎之磚上有字昌急取合讀乃紀侯之祖考兩世諱字生卒甲子大略循山而求得墓道焉遂奔告解州守朱旦朱旦作關侯祖墓碑記記中載侯祖石磐公諱審字闕之和帝永元二年庚寅生居解州常平村寶池里公冲穆好道以易春秋訓其子卒于桓帝永

壽三年丁酉享年六十八子諱毅字道遠性至孝父歿廬墓三年既免喪于桓帝延熹三年庚子六月二十四日生侯侯長娶胡氏于靈帝光和元年戊午五月十三日子平其大略如此昔趙宋時劉廷翰官貴當追封三代少孤其大父以上皆不逮事忘其家諱太宗爲撰名親書賜之載在宋史以爲美談亦以教孝也而況侯之祖若考皆有名氏載壙石章章可考者顧忍軼之哉朱旦又言桃園結義之俗說宜闢伏魔大帝之稱號宜更其論甚正商邱宋公牧仲嘗

昭代叢書

癸集卷第十七

九

世譜堂藏板

言壯繆惡諡當易以嘉名侯既殺身成仁矣尙可以成敗論乎余竝存言以俟議禮君子

華亭周宿來秋部

茂源

以恤刑駐節雪苑有山人得

罪別駕者別駕怒欲加以刑山人倉卒中託言我秋部執友冀緩其責實未嘗謀面也別駕詣秋部問之秋部曰此余生平好友幸君相諒山人得無恙一時推秋部爲長者秋部曰昔余鄉錢鶴灘先生福傳臚後名噪海內一老學究冒稱先生業師教授旁邑富翁家富翁以先生故大敬重之五年致資頗裕一日

先生假歸道過旁邑富翁代學究治具甚恭曰錢先生至矣必謁君幸以賤子爲言學究佯應之而惴惴恐事泄乃乘夜迎先生數十里于道旁叩首流涕而言曰某不才託公二天感且不朽但罪有難追特來請死先生備問其故笑曰此易事急返勿使人知當有以處此學究潛歸德憲富翁掃徑以待先生至造學究門執幣請謁拜座下委曲盡禮曰某遠涉京邸不獲晨夕杖履負疚良多賴賢主人代爲周旋誼最高亟請富翁出再拜稱謝富翁狂喜事學究倍加恭

昭代叢書

癸集卷第十七

一

世譜堂藏板

謹先生之雅量高致傳于今百餘年未衰也區區向別駕脫山人敢誇忠厚哉

王尙書阮亭嘗述高公念東三事一公少宰家居時夏月獨行郊外于隄邊柳陰中乘涼一人車載瓦器抵隄下屢擁不得上招公挽其車公欣然從之適縣尉張蓋至驚曰此高公何乃爾公笑而去一達官遣役來候公公方與羣兒浴河內役亦就浴呼公爲洗背問高侍郎家何在一兒笑指公曰此卽是役于水中跪謝公亦于水中荅之一公賦詩兀坐齋中一無

賴子與公族人相角走訴公且以頭撞公家人奔赴
勸之去公徐問曰此爲誰所言何事蓋公酣吟毫不
挂念其胸次爲何等邪

祥符周雪客在浚晉稗載二事其一正統朝于忠肅
謙巡撫太原有憫農采桑婦二詩先文康于天啟朝
令陽曲手書刻縣治屏上至今猶存憫農云無雨農
怨嗟有雨農辛苦老夫出門荷犁鋤村婦看家事縫
補可憐小女年十餘赤腳蓬頭衣藍縷提筐朝去莫
始歸青菜挑來半粘土茅簷風急火難吹旋蕪山柴
暗代叢書 癸集 卷第十七 世楷堂 藏板

帶根煮夜歸夫婦聊充飢食罷相看淚如雨將奈何
難論辛苦多嗟爾縣當撫摩采桑婦云低樹采桑以
高樹采桑難日出采桑去日莫采桑還歸來喂葉上
蠶薄誰問花開與花落二眠纔起近三眠此際祇愁
風雨惡割雞裂紙祀蠶神蠶若成時忘苦辛但願公
家租賦給一絲不望上儂身丁男幸免官府責脂粉
何須事顏色收蠶猶未是閒時卻與兒夫勤稼穡其
一陽曲縣治有先文康詩板云黃口兒依母賣兒完
母錢分明割己肉何待別人憐此詩家集未載敬爲

補入知公詩文散佚者多矣

流賊之起始于裁駙遞驛遞之裁倡于御史毛羽健
成于科臣劉懋羽健娶妾其嬖其妻乘傳至立遣之
來速不及預防羽健恚極遷怒于駙遞倡爲裁駙夫
之說而懋附和成之駙遞一裁游手千萬人倚駙遞
爲生者無從得食相率爲盜遂至滋蔓闖賊得以招
集之流毒中邦覆滅宗社兩人首禍萬死不足贖而
實釀于一婦人嗚呼女禍之酷伏于衽席可不慎哉
宜興陳一教礪雲廉憲也二子長于泰大來次于鼎
昭代叢書 癸集 卷第十七 世楷堂 藏板

琪華次先戊辰入翰林長後辛未登狀元一門富貴
盈滿已極其家人致民變兩翰林湔職未幾礪雲捐
館于泰亦不久繼之于鼎以父兄不合于鄉儻居京
口已亥海寇上金山于鼎則手書招戚友慫恿彈冠
後海寇就戮修隙者達其字跡于當道逮繫詔獄以
所禁之室沿出入路人聲嘈雜日難靜坐夜不成寐
百計營求無略幽邃處苦口懇提牢主政爲指獄底
空地乃自搆小精舍一椽以居之初入之夕時值新
年張燈遣典賜飲更餘就枕之後僻靜深遠夢魂甜

適日高方起時爲辛丑年正月某日也徐出視外寂
無人聲異之四顧四監各厥房閫如矣更異之急前
趨叩獄門門亦反鍵益駭焉呼門外人人反驚訝獄
內何尙畱人昨夜三更時分恩詔大赦在獄犯人無
論已結未結盡行驅釋齎詔官猶恐遲悞出入高呼
者三豈獨無耳邪曰移入後室肆赦高呼夢沈不覺
也然獄門不得擅開罪犯不得再出會須上聞再免
提牢具情說堂大司寇勉爲具疏敘述前因爲海寇
事旨意嚴重卽日處決矣一晚之安息竟成百年之
昭代叢書 癸集 卷第十七 世譜堂 藏板
大夢孔子曰素患難行乎患難須再讀也嘗聞陳礪
雲盛時族姪陳于庭報陞都察院左堂礪雲聞之曰
左堂右堂不如我家三郎四郎蓋泰鼎將露頭角時
也由今觀之鼎元翰撰駢發一時父子兄弟科甲蟬
聯反非吉兆昔有尊宿赴湯餅之宴席中傳抱新生
之兒尊宿熟視舉杯祝之曰後日必定做教官主人
微有不愜之色尊宿曰教官自然有壽耳戴官帽掛
錦繡張藍蓋體統不與貲郎吏員爲伍又壽而官者
自能教子孫讀書書香不絕寧非好兒孫邪合座首

何旨哉尊宿之言也陳氏之狀元翰撰不及一教官
萬萬矣
客氏者光宗乳媪也光宗少長客氏先導之淫宮中
舊例內監與宮女各配夫婦謂之對食宮女藉內監
買辦內監藉宮女縫補偶俱相比無異民間伉儷客
氏姿色妖媚卽中宮張皇后端麗非凡客氏且能間
之客氏心喜魏忠賢之狡黠先與之私通蓋忠賢得
奇術生啗小兒腦陽道復生忠賢又引宦者魏朝共
私客氏熹宗于夜半特給客氏與忠賢爲妻二人在
昭代叢書 癸集 卷第十七 世譜堂 藏板
帝前後左右播弄非一又況外廷紛紛其爲招權納
賄熒惑聖聽多矣善乎御史周宗建之疏曰昔漢楊
震于靈帝初年爭執王聖之弄權左雄于安帝初年
極諫宋娥之專寵齊世祖天祐初以陸令萱之熾惑
卒至亂其國凡此三君召尤致禍皆由保婦其言可
謂深切矣天啟二年九月賜魏忠賢客氏各金印一
顆方二寸四爪龍紐玉筋篆文每印九字分作三行
一曰欽賜顧命元臣忠賢印一曰欽賜奉聖夫人客
氏印每顆金二百兩御用監製造中書篆文內官監

製置金龍印盒一時伺旨獻諛糜費數萬金褻越名器無所不至又非止一印矣萬曆二十四年乾清坤寧兩宮次皇后寶璽焚于其中及四十二年分封福王之國例有皇后及本生皇妃戒諭一道須用寶璽鈐識神廟軫念財用匱乏命御用監以梨木雕刻皇后寶璽施用之中書謝稷摹篆上木終皇后身不補鑄造乃客氏以一乳媼特鑄金印賜之賢于皇后遠矣如此舉動安得不亾

木中董姓老人京都人也其妻乃明季宮人因闖賊

昭代叢書 癸集 卷第十七 主 世楷堂 藏板

犯門逃竄民間得自從人董老挈之南來入籍嘉興今老矣然能言明季宮中事崇禎帝每晨起盥漱四宮女捧紫金盆四鑲以八寶一初盥手徑二尺一漱口徑一尺一浴面徑四尺一再洗手徑一尺五寸盥畢櫛髮宮女與帝櫛髮者爲最尊稱管家婆櫛畢冠帶朝天乃易便服御早膳羅列丈餘宮中皆豐美其食唯心所欲頃刻卽至日費三千金爲例至于燕會無不上壽先皇后次太子次諸妃次諸王次宮女次諸宦官亦有尊卑次序自皇后以下皆行朝拜禮爵

用玉或金或金嵌珠寶每爵容斤許副之以匭皆八寶鑲成極其工巧飲饌之物極天下之珍品每宴以十數萬計元宵放燈真珠燈有高大四五尺者珠皆顆重分許華蓋飄帶皆眾寶所成帶下復綴以小珠燈大尺許者四十九盞宮中諸殿殿各有數燈雖與正殿稍殺然貴重則不異也自殿陛甬道回旋數里悉有石欄欄有蓮檣檣各置琉璃燈約數萬盞遇宮中成羣嬉戲觸陛十餘盞頃卽宦官易去矣冬天處處設爐合宮之中約有數千具皆金銀爲之至于皇后甚尊而甚勞晨先起請安俟帝起又請安行禮晚必令宮女至帝所設拜具繼至而拜俟帝卧然後辭去敕免則不至矣若帝入正宮必須迎拜唯謹若妃子宮女輩則甚逸樂皇后平居則選能詩畫博奕彈射蹴鞠等藝及工絲竹歌唱者約三十餘人自隨帝則方巾朱履隨意往來語言嬉笑與常人同宮人食不隔宿衣不見水金珠盈囊服飾不記其數迨宮闈大變亂竄而出無敢有所攜者回首當年如同一夢今日至此悲感何極遂流涕不能復言

昭代叢書 癸集 卷第十七 主 世楷堂 藏板

崇禎帝踐祚六七年後朝局大異于初年至十年春夏間臺省又交謫溫體仁事權線索三變兩乘除矣烏程卽體仁引疾歸里先是陝西西安府韓城人已未進士薛國觀號賓廷性褊急出詞過刻諫垣幾年不避諱不擇言人謹畏之烏程素爲援引都人士羨其騎馬入閭蓋起司李擢入省轉奉常躋僉憲卽大拜自十年六月登政府巴縣王應熊等相繼罷黜韓城得陟首輔頗用納言十一年舉攷選改授例行人吳昌時于門戶聲氣中稱魁首外定銓曹會內旨別昭代叢書

癸集

秋鑑錄
卷第十七

七

世楷堂
藏板

淡背駭極恨極昌時又與化民久結義盟憂喜相商于是內外耽目專伺韓城之陰韓城恃帝寵以坦衷處之亦無有格心之孚回天之術不過入仕途來未敢爲之忤齟者耳又一日召對帝慮匱乏言司農所入不償所出思出借助韓城曰外庭縉紳臣等可任內而戚畹必須審斷因言李武清富厚神宗母家爲世勛最上亦久聞神祖幼時太后運出內帑語遂傳密旨借銀四十萬充餉李氏危恐安敢列現鏹以上輪乃盡鬻其室中所有又欽限追迫時奉嚴綸棟昭代叢書

癸集

秋鑑錄
卷第十七

八

世楷堂
藏板

奉旨擬諭九邊鎮將欲加獎勸反爲督責詞大失聖意詆訾之聲外傳于是科臣袁愷臺臣郝晉等數其擅權罔上納賄有據并及其黨憲副葉有聲市權通賄害法徇私葉則卽日下獄又逮大司農傅永淳侍郎蔡奕琛係韓城左右手悉繫獄隨頒嚴諭五府六部大小九卿議處薛國觀回奏各存大體得致仕歸十二月抵里後謝恩奏辯云臣之得保首領還故土皆荷皇上之生成但袁愷等計奏實出吳昌時指使并訴昌時致憾之由謂聖操緝獨裁怨毒則歸臣下昭代叢書

癸集

秋證錄
卷第十七

九

世楷堂
藏板

臣死亦無敢怨等語奉有聖旨則嚴切殊甚奏內事情著赴京訊理其中機局凶多于吉矣十三年五月韓城來京候審有內閣舉人中書松江人王陞彥向爲韓城心腹以舊日情誼至寓問安稽事密談厥役希旨伺薛邸適遇彥擒奏下獄此化民昌時陰謀險策設弄構成在韓城又別生一事以供人指摘按律疑罪當年構成者韓城在省在閤以刻薄從事時無援手可知三法司亦希旨超時嚴訊煅煉加國觀候審鑽刺罪惟聖裁陞彥以職侍內閣泄漏機密律擬

大辟八月國觀賜縊陞彥棄市陞彥係昌時嫡甥臨刑大呼叫冤曰此我吳家舅所作之孽我若說出大傷名教也正法後俱籍沒

昌時失銓部而韓城死昌時得銓部而宜興亦死韓城之死王陞彥到四牌樓對行刑官尙不忍輕吐恐傷名教宜興之死吳昌時在文華殿對崇禎帝盡傾底裏不顧名節矣十七年三月初一上遣內監徐羔諭嘉定伯周奎后之父助餉金謝無有羔跪泣哀懇再三捐一萬兩上少之再往又一萬上怒奎密奏后

昭代叢書

癸集
秋證錄
卷第十七

十

世楷堂
藏板

后付五千令足三萬奎存二千止我三千後闖賊夾打追出金銀各五十二萬珍幣茶酒食盂金銀器百餘萬追完殺之又首相并研陳演賊用極刑獻銀三萬金三千珠三斗金銀犀玉器皿大小八千件亦幾夾死後出城時殺之又太監王之心常侍中稱首富上諭助餉獻一萬後賊打夾追出十五萬金銀貂緞等物過之

宜興再召通內而贊幣帛者別有大力出貲而任支費霞城賀氏與虞城侯氏兩家又奔走而靈線索庶

常張溥天如祠祭主事吳昌時來之也擘畫兩年徵召之綍始下時爲崇禎十四年二月六日陛見相得甚懽呼先生而不名時朝政嚴切歲事凶荒兵餉復患提衿臺省是非訐直是尙尙起沃再趨峻削盈廷重足而立無樂生懷矣宜與憂思惟濟之以寬復註誤舉人廣天下取士額薦引先朝故老次釋漕白欠解戶并蠲民間積逋會夏旱禁獄遣戍以下悉還家再陳兵殘歲歉革減現年兩稅將佐功罪賞罰不踰至昭忠銘節事向期期不余以限于格式以分委責

昭代叢書

癸集

秋錄錄

卷第十七

三

世楷堂藏板

于會典致幽明向隅茲則沛然弗吝人人盡曉忠孝事聖天子所樂聞天下仰望丰采如久汚新沐宿鬱臨風之快昇平玉燭拭目在望考選四十六人悉登臺省以示寵又特請撤回邊鎮瑞差命旨卽日沛降此尤不易得之數使天意向明安在非救時宰相卽祖宗朝三楊當國暨江陵震刷燮理之術亦不過是時昌時已職儀郎必欲調文選握百僚黜擢奈正郎從無調部例昌時挽首揆如駙子乞乳母棗栗必得而後已廣爲查例嘉靖時選郎卒武庫郎調入又天

啓朝鄒維璉服石以職方郎調稽勳援兩故事冢宰鄭三俊元岳不可依違于首揆者以昌時故而具題十五年之八月入司時當年例臺省甄別故事省一臺二外遷司道無踰額者昌時素恨臺省諸人有口無胃特爲擢舉省六臺十省爲范士髦韜菴李士焜又白等臺爲陳盡鳴遲姚應翀磊齋等一時哄然昌時棘手初試首揆主裁于上惟弭耳就職耳昌時事權獨操呼吸通天爲所欲爲人言不足卽矣又冢宰得心應手向因初入都門訪時賢于劉宗周念臺理

昭代叢書

癸集

秋錄錄

卷第十七

三

世楷堂藏板

正徐石麒虞求皆曰君子人也遂信之昌時于銓除補調開方欲憑臆行權爲荆見趨新事會十月二十日爲首揆半百誕辰擬舉觴大內周后以皇親嘉定伯雲路公奎新通族譜亦備壽儀外庭則盡文武不爲首揆添一籌者非情也不意初十日下午有邊牆失守之傳言首揆不信曰塞鄙將卒爲糧儲欠發誑造浮言以劫司農套也十一十二兩日果寂然首揆恃寵宴樂以坦衷處之非別有折衝之能運握之妙不過謂庚造中不信遂此坎塢耳十三日清晨薊州

難民踴躍而來知保定告陷矣蓋北入勁兵果係初十進口五更破薊城即謹開其四門內不得出外無馳報故京中以進口爲浮言十三日五更肅所掠而出口者向北方發矚而揚刃者馳南畿輔左右獸駭禽飛崇禎帝震怒謂邊將不足恃邊撫無可依更恨郵牒不傳塘報無聞兩撫馬成名潘永圖一鎮唐鉞咸逮而誅之怒未霽也御文華殿敕凡獻策陳言直入無禁布衣董廷獻亦得親承聖語後有一逃奴紹裘錦衣入對妄言主係勳衛當獲特奏梟之而止特

昭代叢書

癸集 秋鑑錄 卷第十七

世楷堂 藏板

論事非機密不得上奏與部覆昌時雖私計欲逞不得不暫爲斂手于是首揆之華筵綺席亦變干戈鐵馬九門晝閉大小文武分撥坐門外八羽書一日曾陷名城二十六首揆爲之無色聊效楊嗣昌故事使僧道百人建大道場于石虎衝衝口上喲法華第六卷十一十二月滿城人如處甕中十六年正月朔禮應輯瑞十三省方岳無一至者二月春闈并無人言及至三月中外來者聯鑣路慶平安內應出者有三選文武俱已給憑又外轉司府等官五百餘人俱結

隊而去遠近日有次涿鹿等信路店雖兵毀竝無兵馬相值爲不更事之說者傳宜興之言謂舊冬勁入之兵已潛出塞外人皆駭疑至四月初一孟夏祭享後赤羽反自南來舉朝宴安將已兩月又復大驚大恐如上年十月中蓋北來大兵自十月入內至今四月身不解甲馬不離鞍困乏思蘇乃于三月初一入莒州養馬人皆休卧所獲所歸再爲束縛部次如是匝月所以出入人俱未遘莒州地境四面皆山春莫草茂宜牧馬云四月初五下午帝臨平臺召三相國

昭代叢書

癸集 秋鑑錄 卷第十七

世楷堂 藏板

詞氣甚厲朕欲親征首揆跪奏臣願代往上不宣上視仰首側搖首揆起陳演繼之云首揆閣務殷繁臣可去仍側搖不言陳起蔣德璟下跪臣實可去復如前蔣起首揆不得不再跪請出帝回顧冷笑曰先生果願往朕在宮中看過奇門正在此刻一朝出門直上東行慎勿轉西知首揆寓西當時一無料理又不得不謝恩而出東至齊化門權坐城樓題請隨征科道部屬方士亮御史蔣振辰職方尹民興戶部劉嘉績及勤王已到四鎮劉澤清唐通周遇吉黃得功初

六日至通州駐城內北返勁兵自南而來踰河越城者東起津門西至涿鹿亘三百餘里橫排齊擁車載牛駝不盡自蘆溝橋一處渡河也遠近城樓之砲日夜不絕首揆在通城一無事事唯內驚面諭之諄切四鎮亦不出通城一無事事惟外驚出口之驕嘶隨征四臣伴首揆四鎮更一無事事唯近驚城垣之脆薄再驚兵將之寡懦聚晤間瞻望側耳時棄武講文尊師呼弟迭爲賓主宴飲博奕歡聯彼我早晚二時隨事隨聞必進二疏皆飛報大捷實未出城一步一

昭代叢書

癸集

秋鏡錄
卷第十七

聖

世楷堂
藏板

矢相加後人有賣口放出之說以誣首揆不亦冤哉大抵四鎮怯勤王本意主靜不主動隨征四臣無敢擲言出戰見鎮臣蹈履反過雍雍從軍指示自應嘿嘿首揆休休容容從來不强人所不能不陵人所不欲況開隙圖功便是暴虎馮河此所以靜守一月回翔內外衷腸不知幾萬結也倉卒視師可以御將遣兵乎宮中看奇門揮閭臣向東不敢不從閭外慮荷戈北走又是難局幸不出耳出則必敗所損所責又當何如五月初六日烽火宴息各處解嚴通城文武

又慶太平停越四日整旅還朝作勝歸狀時爲初十之上午先入文華殿陛見歡迎親手扶握慰勞備至告假休沐不允十五日賓閣臣羊酒陳蔣二相國懇辭陳伴食無狀貽我皇憂方負慚愧願收成命首揆亦辭時涪州知州武進吳方思入覲在京見邸抄頓足致慮曰聖眷替矣十八日諭吏禮兵三部查閣臣視師凱旅優禮之宴如何隆重各兩進其儀俱駁情禮未盡二十三日午刻傳諭大小九卿申刻平臺候旨屆時接出則議處首揆之嚴諭謂首輔周延儒姦

昭代叢書

癸集

秋鏡錄
卷第十七

聖

世楷堂
藏板

貪詐僞大負朕躬著各議處面奏時首揆尙卧內閣兩人扶出小轎而歸明日各臣會集西掖門右府之空室向得顧盼而驕語中庭者今不啻口言之筆殺之亦不知如許議論三年來藏于何所競發鬪勝以至如是旨意落于勛臣疏亦略存體餘皆已有旨了六月初一辭陛于棋盤街仍與路費一百兩後參者日甚在當年之最暱左右手者詞更慘毒如袁彭年等各自爲地恐人論及自別非周之黨故蔣拱辰考選時意欲得省時值及萬蔣具未半以西臺與之憾

焉亦以同鄉及門之誼過望宜與也朋比爲姦一疏
事款多實吳昌時七月二十五文華殿新讞卽日逮
首揆十月初八抵京寓順城門外之二廟自疏願戍
衝邊不報同朝同鄉無敢下一援請語十二月初七
五更吳昌時棄市首揆賜緡齋敕大金吾醫養性向
在閣時金吾必拜首揆爲師以便稱呼今首揆囑付
後事不了駱欲回奏恐遲限時刻則問其稿而跪于
中庭高聲大呼曰老師天明矣老師天明矣同奏卽
得旨解紼收其帛焚焉十三年之薛國觀停解一月

昭代叢書

卷第十七

秋登錄

世楷堂

藏板

蟲出戶外宜與再召之局方結

明萬秣啓禎三帝揆席紛囂忤擠成風有市道所羞
稱者十年遲拜之憾三年伴食之誚與世日遷矣如
琴川錢謙益牧齋與苕雪溫體仁員嶠踰天踏地終
身沒齒受壓無柰勢局有不能擺脫者溫登戊戌科
進士選庶常錢庚戌科探花皆年少登科錢以甲第
傲門戶勝視溫蔑如計宣麻大拜但守歲月無歧路
軼異人翦錢之局過盛于溫而錢之貳于浙也有故
神宗尸位殿試後小璫官報辰昏錯出大內首臚業

已定錢甚至司禮謹身俱飛帖致意傳臚前夕戶外
轍不停也錢亦過喜而安心焉天曉後湖州韓敬求
仲其進呈讀卷官望尊力勁又乃翁紹約齋廿年廷
諫司禮多莫逆交且錦步帳實可關石崇首臚竟易
矣原有官報錢遂憾極木天同署自宜修鼎甲權敦
同榜誼不二年韓羅察典黜閒散韓亦自憾極辛酉
夏大宗伯題直省典試位錢湖廣懇辭謂楚贊涼薄
地遠情疏近求兩浙亦以素與浙人齟借此德加并
自尊臨耳時求仲林居思計多暇泛擬七字經詭託

昭代叢書

卷第十七

秋登錄

世楷堂

藏板

牧齋友使徧東西浙之入聞時髦人各私與戲以觀
其去取嘉禾錢千秋得一朝平步上青天之句千秋
獲雋浙人皆慶名士不終詘謂牧齋得佳士求仲力
主撫按讚今科文盛將全場硃卷限刻登梨表彰人
文冬末春初京省廣布禮垣張允儒魯齋係江右辣
手磨勘平步青天等字浙人復爲慙慙亟人告幸票
擬容情下撫按究擬千秋實貧而才非僥而財擬停
會試經房總裁與監臨俱不染議東林品候蒸蒸釜
上氣浙人斂衽避牧齋歷宮坊裕如宴如屈指端揆

虛左無疑不三年信王登極羶穢盡掃首舉枚卜牧
齋列名第一此金甌必得夔伯所首尊也員嶠爲時
局不與資望雖深竟未掄及憾極焉乃與對壘之師
亟發青天舊案謂結黨欺君翫法徇私應置重典帝
喜索癥不下部院乃集大小九卿中左門召對面詰
時法令初整天威嚴變錢謙益口訥氣阻故無詞以
對唯叩首委云不知溫體仁抗詞質辯且聳帝顧左
右禮部侍郎周延儒上言閹節自眞大學士錢龍錫
爲辯云關節或有與謙益無涉帝有怒容曰關節旣
昭代叢書 癸集 秋登錄 卷第十七 三 世楷堂 藏板
眞彼爲主考豈得脫卸龍錫不敢再陳遂命擬旨一
番廷議大分庭遲帝心已許溫體仁剛斷後六年眷
寵基于此矣翊日奉旨謙益既有物議著回籍聽勘
千秋法司嚴審後千秋遣戍謙益聞住于是牧齋里
居築東西阜爲菟裘與同邑省垣瞿式耜稼軒矜尚
名節慎立交與撫按督學交重之公私事呼吸相通
耆皆曰正人未幾龍錫罪遣員嶠特召典樞密東林
講學氣不揚有常熟地棍張漢儒者望風生事起釁
賣刀竟赴京訐奏謂錢瞿二臣橫恣江南喜怒操人

材進退之權賄賂握訟獄生死之柄三黨九族無不
詐之人興販通番無不爲之事侵國帑誦朝廷壞漕
儲危社稷門生故舊列于要津鳴冤無地官幹豪奴
滿于道路攫奪公行等語時烏程正陟首揆票擬十
分嚴重緹騎紐解法司勘問抵京下獄矣先是常熟
又有姦民陳履謙以門族爭產事在撫按二院免錢
瞿關說峻卻不允因懷恨伺隙計唆漢儒思探大利
在京候審志得氣揚罔有忌顧捏造款曹和溫謠語
朶頤不手知錢瞿祕密不惜重費兩保無虞似萬金
昭代叢書 癸集 秋登錄 卷第十七 三 世楷堂 藏板
可飽行案其所云疑曹者牧齋曾爲故太監王安撰
奉旨建祠記東廠曹化淳出安門下內侍極重衣鉢
自誣牧齋宜款之求其力主斯事和溫者牧齋與烏
程宿有舊隙宜有以和潤之令其于票擬間寢致斯
事款和二說播傳輦轂東廠訪奉其實摘發姦狀一
并會審大司寇鄭三俊元岳力主劄鄂秉公實究奉
旨下部張陳各一百棍立枷三月錢瞿釋放第四日
張陳二姦俱斃于枷猶掘地立埋枷仍滿日始去則
骨肉與水土同腐矣在牧齋雖于名節無虧而圍屏

半載營費幾萬與虎狼騎卒同寢食于青齊道上刀
筆吏擎拳報太平甚非所樂見聞也向以爲局甚于
溫畢竟命不及溫溫首相寵任五載有餘錢惟抱膝
行吟擁柳如是選刻明季詩文雌黃古今人物而已
後接韓城三年宜興三年并研一年以迨國亡牧齋
無門出山直至宏光踐祚奮袂彈冠少窺黃閣之選
士林卒以此少之

項煜字水心蘇州府吳縣人乙丑進士文章名世時
尙六朝子書項則靈空清轉堆砌之風應時丕變賢

昭代叢書

癸集 秋盤錄 卷第十七

三

世楷堂 藏板

宮與校學使從不擲三人外子丑聯捷皆掄魁選庶
常清華中又特文彩異衆閩試館課出必紙貴誥敕
詞命拜恩家以得水心應制爲榮兩入春闈甲戌榜
元李青竹君癸未榜元陳名夏百史皆出本房望重
識尊月旦之所宗也崇禎十七年春已進宮詹築沙
秉鈞意中事亦撚指閒事三月十九流賊破帝都傳
聞李闖登極詔噴血語一夫授首四海歸心比堯舜
而多武功較湯武而無慚德吳門友謂非名筆不能
未幾聞賊驅勦江以南擁立宏光金闈士民習俗雖

靡一種貞心勁骨素最赴義爭先聞又有請下江南

疏擁子女以承權之句不問捉刀人氏將水心華椽
廣厦烈付一炬至水心數十年來門生年故非不徧
滿天下斯時回首乃誤與門生癸未新庶常介生周
鍾潛匿金沙係介生世居地柰介生與梓里多齟齬
最悍訐又專以事外身議成敗者先聞介生從賊宗
新郛社方振拳拳聲嘶喋躑躑第慮接見無期不謂
攜侶而歸遂聲罪致討并項擒解囚服泥首禁陷金
陵詔獄一月餘西蜀高倬枝樓以南岡卿會推大司

昭代叢書

癸集 秋盤錄 卷第十七

三

世楷堂 藏板

寇蒞任三月披牘見情恨介生平日談忠說孝假仁
義以罵天下者二十年乃提出會獄開新毛板選勇
力卒痛責三十以快人心卽日題請同光時亨武愔
三人肆市正法周鑣雷演祚勒令自盡亦緣左右無
匡救之策故耳時瑤草馬士英秉政事皆游移功令
雖著五等從賊罪水心援助餉例近地門生斂集三
千金上戶部得出獄高係乙丑同年特開一網云貧
夜過金闈踰西越投四明之二馮元颺元颺又伊弟
元颺係新科癸未門生館之鄉莊成韶晦毋示人影

柰所攜僕從不飭縱恣絃歌跳舞罔忌月明夜靜呼
觴揭調聲徹遐邇慈水子衿積怒欲言者已久會雍
髮令下遂號黨揭竿趨項寓而甘心焉擁送入縣獄
意亦無甚深仇縣令爲癸未科維揚王玉藻散獄無
力庭訊無詞肺腑殊甚絕無發揮復擁出斯時不
免拳勇交加矣繫西門外之太平橋自土擲下橋高
數仞潮水湍激亂石硤研索端仍挽于眾衿之手抽
拽數過顛觸于波洄石嶺者數刻眾爲鼓掌曰真是
項水心也元翼聞信急奔救解已氣絕不及矣歌舞
昭代叢書 癸集 卷第十七 世楷堂 藏板

飲俟醉自裁身後事痛哭流涕奮書已盈握陽呼鬼
錄頃刻分途矣忽有甲戌門生黎志陞子方馳馬排
門大呼入朝今日魏徵非老師無人黎則山西學道
隨賊進京者水心怒恨矢口毒罵彼竟挾之上馬其
僕素與介生之僕爲好友喜顏奔告黎亦遣兵促周
勢押而去傳聞從賊皆後來轉境然亦從未入朝志
陞報名銓職刻入縉紳而已志陞對闕賊反云項周
是彼門人項周在志陞寓慘顏痛飲呼天噓氣項書
柰何柰何周書如何如何者幾匝月酒後清晨哭聲
昭代叢書 癸集 卷第十七 世楷堂 藏板

多子強笑卽登極詔詞皆家鄉新友冀其死難生光
梓里爲不克副望借以汚蔑然百口莫爲之辯也臨
難時明曉大體愛人以德難其人矣周則誤于友僕
之救解項則幾成于蘇友之慫恿一壞于門生之馳
援再壞于家奴之嘯歌使兩人遂其初志文清文忠
之謚美當共倪馬諸公輝映千古矣未嘗不認識其
理未嘗不身爲其事天不可以全福余人也生爲名
士死爲忠臣文章節義若倪馬諸公三代後有幾人
哉

崇禎帝踐祚壬戌以後兇惡警報司禮內閣想不盡傳帝負氣疾羣滿目姦貪盡人攜貳曾見兩次廷獻俱以怨恨悲泣傾翻舖座揮淚回宮述之真堪浩歎十六年六月初一日宜興周相國歸里西臺蔣拱辰疏糾文選吳昌時同內閣周延儒朋黨為姦七月二十五日帝御文華殿親鞠情事宜取錦衣衛全套刑具前延儒視師通州題請隨身各官兵科方士亮兵部尹民興皆與審名皆疏中所及也昌時受刑銅夾折脛通賄招權一一承認當見氣絕方止刑乃呼延昭代叢書 癸集 卷第十七 世楷堂藏板

儒門客布衣董廷獻怒聲下訊周延儒在閣日得銀起用為幾人為何如人曰不記也時御几有緝紳一簿自上擲下則福寧道施元徵一葉向上遂指奏曰福寧道施元徵是也時遂縋騎南下昌時醒回亦撼拱辰曰羅山大敗皇上發銀三千往邊口收贖難民難婦兵部又差護救官兵三千名後兵銀俱無隻影爾固隨征亦仍以飛報大捷奏非欺君而何拱辰曰羅山敗北初交兵時固有失銀等事後各將用命仍復大捷帝為震怒恨聲高喝曰那有敗而再捷之理

賊聲打司刑璫寺將拱辰當頭一擊官帽破裂拱辰亦悶絕伏地時帝憤恨氣塞拍案歎噫推翻御案迅爾回宮跪審諸臣罪案未定錦衣堂官慮即覆審悉登名繫獄至十月初七五更昌時棄市延儒賜縊董廷獻與方士亮尹民興并後逮施元徵羈獄候命流賊破城後各逃出又本年九月鳳督馬士英奏解土堡鄉勇劉鞭子擒獲李闖所選起任偽官八人士英時畱活口解京獻俘帝欲親訊賊中情事于中左門臨御獻決先問何府縣人氏對以湖廣荊州府人居昭代叢書 癸集 卷第十七 世楷堂藏板

多帝曰荊州不破何皆從賊內萬姓者抗聲上言曰荊州城池舊年十月失陷今皆為賊巢矣帝驚訝急問曰惠王安在王係親叔時復應曰先已出走今不知何往張獻忠弑襄王于襄陽楊嗣昌服金自盡此扶本王者倡言獻賊必來荊州城中極富宗室為以全性命竟先潛逃撫臣王永祚懲嗣昌之死以其事啓惠王王亦即日出城避入深山中恐為王故賊兵入搜迫之他往乃登舟挽泊江詩有舊臺中喻上猷率荊州士民帝大駭頓足掩淚哭失聲推翻案桌而進竟忘為獻俘事矣行刑各執事以不得旨而散賊官八人仍繫獄後警報日甚大司寇不復題

請明年三月十九日城破釋獄八人去見李闕訴言
前因自成曰崇禎帝爾等之大恩人也今梓宮在東
牆快去哭臨復令押赴有不拜哭者囑付殺之內有
一辛酉舉人姓鄧哭之極哀賞焉

廷臣待漏待天子也仍恐天子早臨先天子而待漏
也待漏之時鼓未嚴鼓嚴而班肅矣班肅而鐘鳴鐘
歇而聖駕登殿靜鞭响矣鞭响之時刻兩班文武有
容無息有氣無聲仰瞻陛殿祇見千百紅袍掀袖傳
令耳聽鴻臚聲鼻心驚科道糾喝而已惟癸未年正

昭代叢書

癸集 秋錄 卷第十七

三

世楷堂 藏板

月之朔聖駕升殿文班惟一首揆武班止一勳臣首
揆面奏諸臣以坐門勞苦起稍遲又爲鳴鐘舊例鐘
鳴東西長安門俱閉今朝臣自皆擁積在外因傳諭
啟門到者仍寥寥鴻臚未可唱齊班久之來者喘急
神驚作倉遽奔走狀十少四五勉成禮焉首揆上揭
曰政本怠弛以致羣臣慢悞乞奪俸自臣等始得旨
姑免甲申正月朔聖駕更早止一大金吾立班鐘聲
已絕金吾啟奏朝臣不聞鐘鼓聲來者益遲今再鳴
鐘遠近聞之自皆疾趨乃諭鳴鐘扣且不啟門永不

閉又久之卒無至者乃欲先謁太廟然後受朝呼駕
鑾輿時久一無所備駕馬與立仗馬約用幾百忙取
長安門外諸臣坐來之馬悉皆驅入端門備駕鑾輿
將登輦矣司禮又恐外入之馬不馴有嚙蹄之恐奏
止之再傳諭朝賀後拜廟仍升座以候文武官從東
西長安門入者竟不得過中門以天顏正視也文則
直入武班從螭頭下偃僂而入東班武亦直入文班
從螭頭下蹲俯而入西班以文寓多西城武居多東
城之故成禮後聖駕入廟六品以下不與陪祭者馬
昭代叢書 癸集 秋錄 卷第十七

三 世楷堂 藏板

以掠入率皆攜手步歸不祥極矣不滿百日此座已
讓自成可慨也夫

康熙丁巳五月朝廷寬尙之信從逆之罪仍命襲父
爵爲平南親王率師討孫延齡駐宣武縣有藩下人
張伯全素不悅于之信而張士選者之信弟之孝之
私人也亦與之信有隙至是之信忽召伯全至軍伯
全懼禍密約士選入京告變謂其心懷怨怒放言訕
上有

旨遣宜大人同伯全至粵勘問是時藩下人兵悉隸

于固山王國棟國棟方與巡撫金僑交懽僑授意國棟偕尙之璋資詔至廣西之信聞命卽解王印還廣

州待罪羈留五仙門提督行臺設兵嚴衛適李天植憤殺王國棟僑遂以反狀聞庚申八月十七日賜死于府學名宦祠焚屍揚灰沈上達家人鍾姓者收其骸骨餘燼瘞之西園報資寺

昭代叢書

癸集

秋鑑錄
卷第十七

三

世楷堂
藏板

爲藩下總兵李天植密與府中人謀曰王國棟與吾輩同起廝養沐恩日久游加拔擢位至固山兵樞歸其掌握寶貨充其帑藏王之所以待國棟者不可謂不厚矣俺達公納款僞周曾無一言諫阻亦受輔翼將軍之秩今公已棄邪歸正承襲王封因二三宵小讒構致見羈執爲國棟者自宜剖肝瀝膽力白其誣否則繼之以死此正竭忠效命之秋也乃陰陽其間冀賣主以易富貴忘覆翼之洪慈肆反噬之慘毒王之抔土未乾而使全家骨肉危如累卵國棟之罪其可逭乎不若誘而殺之庶足慰在天之靈而紓合門

之憤因傳福金令召國棟入商移家還京之計先伏武士于兩廊及至共擒之之信之子剝去其兩目睛天植與尙之節等寸割其肉投與羣犬噉之國棟之從者奔告金巡撫捕同謀者皆慷慨就縛天植對獄無諱詞意氣甚壯巡撫以其狀聞坐反伏誅同死者百八人卽俺達賜劍之日也當天植受戮之時其妻舒氏盡出其家財散與親舊及其部卒復檢取篋內券約聚而焚之手執白刃呼二女至前告之曰汝不幸生我家命不得長與其汚而生不若潔而死揮刃

昭代叢書

癸集

秋鑑錄
卷第十七

三

世楷堂
藏板

各劈其首而殞又顧諸侍妾曰我夫以死報我主我輩可不以死報我夫乎閨中之姬十人皆令自裁乃立刎于堂上其凜凜義烈粵人嘗豔稱焉
俺達公之信尙可喜之長子也酗酒嗜殺壺樽杯竿與弓刀矛戟之屬隨其所至必兼攜以行坐則輒飲飲醉則必殺人深宮靜室無以解醒卽引佩刀刺其侍者雖寵僕豔姬瘡痍滿體性喜蓄狗築狗房設狗監監之下隸以健兒數十人閤旬必縱之出府所過屠肆例應各給豕肉飽之街中人狗塞途行者辟易

一夕聞有闕聲亟呼監往視監遇瘼狗而奔不敢復往之信大怒命左右割監肉啖狗肉盡而止又取民間子十五以下爲把竿之戲竿長二丈以篋管爲之磨節瑩皮其光可鑒教之攀援上下盤舞竿頭之信把盞觀笑以爲樂其習技未熟者多至顛殞或穿腹折肢恬不介意

金光字公紉浙江義烏人知書有權略尙可喜從遼陽入聞得光甚喜置之幕下凡有計議必咨于光而後行然光頗自負意不欲屈人下乘閒潛逃可喜遣

昭代叢書

癸集 秋燈錄 卷第十七

聖 世譜堂 藏板

健卒追還挾其足筋令不可走而禮愛益加于是跋金之名遂著順治中可喜入粵進爵平南王其長子俺達公之信酣酒暴逆王之宮監適有事于公所偶值其醉忽指監曰汝腹何大也此中必有奇寶我欲開視之以匕首刺腹應刃而斃王之堂官王化者年已六十餘盛夏苦暑袒而立于庭之信憎其年老笑謂曰汝髮眉太自我當黜之遂縛化曝日中自己至酉百計求免始得脫王大忿恚呼之信杖三十而專恣益甚光因乘閒言俺達公剛而多虐勇而寡仁

若以嗣位必不利于社稷請廢而立次子固山王深然其說因循猶豫終未卽行光窺王無廢立意恐謀洩見疑遂曲順之信所爲凡鑿山開礦煮海鬻鹽遺列郡之稅使通外洋之賈舶無不從光擘畫以是藩府之富幾甲天下而光之富亦擬于王丙辰三月鄭錦下東莞馬雄入南海趙天元謝厥扶俱以舟師迎降之信計無所出乃殺光以辭于敵謂向之抗衡上國久持弗下者此人之爲也遂納款僞周時可喜屏居舊府聞之深悔不用光言以速光之死流涕太息

昭代叢書

癸集 秋燈錄 卷第十七

聖 世譜堂 藏板

者累月不久亦歿

雲南五華山永祿故宮在其上順治乙亥洪承疇督師由貴竹大路取滇李定國拒戰曲靖吳三桂由廣西四川旁搗其虛至黃草壩入省城永祿遁至阿瓦三桂重購得之縊于貴陽府三桂以功封平西王遂據山上故宮增修二十餘載備極崇麗康熙癸丑三桂反出攻長沙抗

命乙卯僭尊號丁巳病死僞周洪化其孫也戊午諸王貝勒駐軍曲靖賴將軍平耿精忠由福建征西粵

亦由四川黃草壩直薄省城俘僞周洪化斬之滇南
大定

密雲汪參將廣陵人也有僕王忠常往來酒肆李家
久之相善李以女雲娘歸焉年十八矣汪解任將還
維揚呼忠謀備輿具并所以載雲娘者雲曰主之行
李甚壯取道河北征途不靖請效軍人裝執弓矢以
戒不虞可乎汪聞而異之召雲娘至授五石弓折之
如斷梗凡易數弓悉不稱意意謂忠曰須取我家弓
來遂腰簾插矢乘駿馬以從時歲在己卯羣盜塞路

昭代叢書

癸集

秋錄錄
卷第十七

呈

世楷堂
藏板

行至一荒原雲縱馬而前遙見十餘騎擁塵突至飛
矢拂雲袖雲揮袖矢落又一矢到雲隨手承之即發
而發騎駭反奔中項仆地又以簾中出矢斃一騎餘
皆散遁由是參將抵家無七箸之失雲貌殊醜參將
子一見心動欲狎之雲曰妾下走陋質不意爲公子
憐然有忠在何忍及此無若遺忠而納以禮我乃從
公子喜過望遂厚給忠雲指示令去公子治吉席將
爲小星催粧雲易戎服掣所佩刀出立堂上責公子
曰爾家忝建高牙不能出奇報國偶遇崔荷蘭焉脆

慄妾以一婦人奮衛長途迄于安吉所以報公子者
至矣乃恣行不義玷我貞素邪遽以刀擬公子且前
且卻曰有追我者我即斬其頭如河北盜矣公子驚
悚喪魄雲娘行及門門外已有碧衫奴控馬以待遂
馳去永不復返燕市旅舍有廬陵貢生述其故事云
歐陽文忠公爲其考崇公及太夫人撰瀧岡阡表成
勒諸石遣吏齎之歸并檄郡守董墓事渡江風濤大
作有龍蜿蜒夾舟舟欲覆篙師呼曰客有寢實者乎
請授之以襪此厄客曰無之惟碑在焉因共擠龍乃

昭代叢書

癸集

秋錄錄
卷第十七

呈

世楷堂
藏板

冉冉而去波亦平遂得竟渡吏持檄以實告郡守守
訝之令吏祭墓且以告則碑已歸然植于側矣守墓
者曰昨夜震電發土碑于是出薄視之見表文中獨
以殊圖祭而豐不如孝之薄八字滴水淋漓自額至
跌不絕祿亦炳然閱數百載如新嗟乎椎牛而祭不
如雞豚之逮存昔賢著之矣而發之自公有甚痛于
中者故言之足以動鬼神致靈異若此夫非盡人之
子與讀是文者其尙有感于斯

李通判者山西汾州人其前世爲鄉學究年踰五旬

閒居畫臥夢二卒持帖到門云吾府延君教授請速往挾之上馬不移時至一府第如達官家青衣者引之入重閣煥麗曲檻迂回最後書室二楹坐頃兩公子出拜錦衣王貌皆執弟子禮日夕講課不輟書室外院地逼廳事時聞傳呼鞭笞之聲特不見主人爲怪且不曉是何官秩請于二子二子曰家君卽出見先生矣未幾主人果出冠帶殊偉晤語閒禮意款洽學究因言晚輩承乏幕下久且閱歲不無故園之思主人微哂曰吾至此已不可言然自後當有佳處幸勿復多言學究凄然不樂竟忘其身在此府也一日主人開燕邀學究共席辭以寒素不敢與尤輩抗禮強之乃行廳事設有四筵掃徑良久一僧肩輿而至極駟從之盛日大和尚又一僧如前日二和尚直據南面兩筵學究主人依次列坐主人與二僧語學究都不解肴果亦並非人間物酒半忽見一梯縣于堂簷二僧出躡之冉冉去主人促學究從而上攀援甚苦倏然墮地則已托生本州李氏矣襁褓中能語如成人但冥府有勿言之約不敢道前世事生四歲握

昭代叢書

癸集 卷第十七

聖

世楷堂藏板

筆爲制義評騭其父文可否悉當後登崇禎一榜順治初通判揚州

天兵南下出迎 裕王王手掖之如舊相識曰當時事猶能記憶邪一笑馳去潛窺 裕王狀貌卽所見二和尚也而大和尚未知出世爲何人

闖賊之黨袁鸞兒屯衆河北亦時時渡河焚劫去陳州二十里州民黃鳴梧之父爲其所殺梧年方少日夜思報父仇念衆寡不敵遂單身投賊梧能騎射善琵琶賊愛而容之居賊營七閱月陰求殺父者則鸞

昭代叢書

癸集 卷第十七

吳

世楷堂藏板

兒之弟袁三也鸞見遣三入陳偵官兵梧從之因潛至其家約其族黨敢死者八十人乘夜劫賊營縛袁三歸時官兵適至餘賊各散去梧見三佯爲不知者曰何驚吾主也急解其縛以好酒食啖之直遇其父死日梧怒目持刃前曰袁三爾非去年此日之殺吾父者乎殺人者死遂剗其上下衣網束如祭豕狀貯柳筐中陳于父墓側醴酒灌袁耳痛哭祭告畢剗其腹握心肝焚瘞之去梧家三里許有一柳樹其下卽殺梧父處梧乃挈袁首挂柳樹乃歸半載後家產一

驢其色純黑甚健且良有以十金易之者梧愛不與一日跨是驢自州還家行至前柳樹下驢忽作人語曰我袁三也我殺爾父我死宜矣何割腹屠腸之酷也隨嚙梧左股墮地自肩至背嚙無完膚復折其臂偶欹帽掩項未至斷喉得不死適旁有枯井急轉身入之然驢猶望井跳躍不已旋舐其井旁血至盡里人過其地見梧遂昇以歸療治數月乃愈梧復欲殺驢有識者謂曰冤冤相報何時了也不如舍之梧是其言命奴率去醫于市獲銀六兩今梧見存猶折一

昭代叢書

癸集

秋鑑錄
卷第十七

聖

世楷堂
藏板

肱
項城王爾固允貞好學能詩以副車貢入太學與余友善自言康熙癸丑之冬遘疾幾殆至明年上元日午僵臥榻上忽見一隸戴白宣帽衣藍布半臂露肘及足乘小赤馬于草堂西北隅冉冉自壁間下揖王而前曰請若官裏去王笑應之曰世豈有秀才仕宦者乎隸曰第去則官可立致當時室中的人不聞其應對語卽王不知隸爲鬼也適其母夫人以茶來呼之乃晤因話其事閤室悲啼請命上復見隸似憫之

者曰若辭以母老子幼多焚楮帛可免此行薄莫盍少飯我湖邊幸勿于家于路恐爲他神所攪因索紙商辭職之狀揚鞭破壁而返是夜二更忽前隸見于燈下津津有喜色曰得所請矣手探夾袋中取稟帖一幅示王竝無人名其詞則曰稟爲薦才事役自掌文案以來已經九十餘載蒙更換情實可矜今項城王允貞年少老成堪掌文案伏乞俯准更換庶寒儒不致淹滯而下役得以超升矣帖尾作行草大字挑曰據稟王允貞近方立志從善前此之心豈可問乎

昭代叢書

癸集

秋鑑錄
卷第十七

聖

世楷堂
藏板

文案之掌夫豈細故所稟不准王始自信無恙因問稟我者誰隸初不荅三問之乃曰蓮池東岳廟東廊第一殿判官衣青衣者是又問汝爲誰曰我則土地祠隸也遂去蓮池集在沈項之交廟中果有青衣殿判如隸所言

宋景祐初龍圖梅公摯以殿中丞出知昭州著有瘴說鑄之崖石曰仕有五瘴急征暴斂剝下奉上此租賦之瘴也深文以逞良惡不自此刑獄之瘴也昏晨醉宴弛廢王事此飲食之瘴也侵牟民利以實私儲

此貨財之瘴也盛揀姬妾以娛聲色此帷簿之瘴也
有一于此民怨神怒安者必病病者必殞雖在轂下
亦不可免何但遠方而已仕者或不自知乃歸咎于
土瘴不亦謬乎夫梅公所指五瘴切中仕者膏肓苟
其知而反之非止卻瘴亦以延生則真療瘴之良方
也余仕粵載餘五者幸無一犯身泰心閒極于平善
然是說也中土之人既遠不獲聞而仕茲土者又或
非所樂聞誰復捫石剔苔以傳于世已卯潘太史稼
堂從西粵來以揭本見示余亟錄之不敢自秘用以
昭代叢書

癸集 秋鑑錄 卷第十七

吳 世楷堂 藏板

公諸仕于瘴土者

河源縣藍口司巡檢王學貢浙江山陰人康熙戊寅
十一月卒于司署有女長而未字以哭父成疾踰月
亦夭就木之頃忽蹶然起坐俯視其體曰我固王巡
司也何以作婦人裝遂解其足紉投于地復命左右
薙髮畱辮索戴纓笠披袍曳履若患狂譴者內外胥
僕無不愕駭良久漸已豁悟乃呼其子宗昌來言曰
我陽壽未終幸邀冥王慈命復來人間惜汝姊心傷
失怙悲慟而亡今假其宅舍以託餘年然壯行之志

尙熱于衷未知可聞之上司還我微秩否因欲往謁
縣宰宗昌止之不能竟持手板入見肅行曲肱不愆
曩儀縷指輪詞猶誌陳牘宰爲順天劉肇珉心訝其
事座次酬荅形貌妍媚戲語之曰貴司行年幾何則
拱而對曰卑職犬馬齒五十七矣職既返生尙祈還
秩惟堂公實主之劉微笑而已維時隴千殷公建牙
惠州宗昌冠帶其姊侍叩軍府殷公爲歎異贈以多
金而遣之還里已卯二月二十二日也

昭代叢書 癸集 秋鑑錄 卷第十七

辛 世楷堂 藏板

頗贍于財危樓高臺構至百楹周以繚垣甃甃甚固
佃戶之依以居者茅舍三十餘家一日大雨中忽見
莊東北有巨人長十丈許去莊前半里地拔一大柳
樹望空旋舞狂風刮地其聲若雷孫姓之屋蕩掃無
遺摧壓而斃者九人僞居佃戶完然如故是日孫氏
有一甥爲巨人掣置別村樓脊見其兩掌如箕風定
後居人量所履之跡長有五尺八寸時康熙十三年
七月初八日事

秋鐙錄跋

此書所載多明季佚事筆墨淋漓議論警切非特大快人心并大有裨于民政但不知出自誰何之手觀其稱先文康余友姜西銘潘太史稼堂康熙戊寅康熙十三年則知其爲近日之世家公子也得諸江城沈氏小園故紙堆中係鈎雪灘主人所鈔而未署其名今錄入叢書以俟知之者壬寅秋日雪溪沈樸惠識

昭代叢書

癸集

秋鐙錄跋
卷第十七

聖

世楷堂
藏板

談

齋

一

佳

餅

齋

二

鼎

花村談往卷一

花村看行侍者偶錄

門額兆識

漁溝曉月爲畿輔八景之一三百年來貨財輻集出入停駐
園園區也自崇禎踐祚日漸淩夷至八九年間竟成瓦礫荒
卑建議者曰南北咽喉又東西遼曠宜設兵以守橋更築城
以衛兵於是當橋之北燒甌運石規里許爲斗城局制雖小
百雉甍甍屹然大鍵關矣其創造營建爲十年之四月中設
參將府以控扼自朝至暮爲榮趨赴任爲述職還朝與夫商
賈輿販驢馬車輿悉貫中街而驅馳仰見拱北之門題曰順
治祝民也向南之門題曰永昌祝國也當日人情初無驚異
殊特以爲新奇有創初無駭目震耳以爲休祥有別不出幾
年璇樓鳳閣變爲荏苒潢池帝隨城殉永昌兩字李國襲之
改元茂崇禎而弁置之奇矣

清朝順治又大一統而定河山追隆古而列漢唐宋與明洪
武等爲之識者寧不令人咋舌而三歎也今永昌之額雖已
鏟擊前明鞏固憂思兩題預識不能爲子孫侈億萬載之宏
謨專代爲繼周寫春王正月之新編數之奇兆之先默默彼
蒼視朝端碩畫眾庶觀瞻如自替乎曾飾禱爰所載五代時
汴梁建業等處小民口語矜尙一趙字凡應答之間必大聲
曰趙當時疑訪致殺趙運樞一門後見陳橋兵變方知爲兩
宋發祥也今崇禎末年京師與吳下市廛口語皆曰送阿瞞
後至李賊破城帝后並殉竟以天下送之李之小字曰瞞兒

訛言傳送阿瞞者以上聲讀去聲也寧非天已默定固知謠
歌非無謂而發

風雷疫癘

崇禎十六年七月二十三日雷震太廟電霆風雨終夜不息
明辰柵欄毀裂鑪燭臺座無不傾倒并龍內神主亦俱隕跌
在地主牌以寶金造成后冠係珠寶結就外有雕龍沈香匣
套額費三萬金時素擲顛倒中簡出兩空匣英廟與張后者
皆係司之者私竊藏家斬之敕禮工二部重葺廟宇太常祭
告以安先靈識者知爲不祥又八月至十月京城內外病穉
瘍瘡貴賤長幼呼病即亡不留片刻兵科曹良直古遺正與
客對談舉茶打恭不起而殞兵部朱希萊念祖拜客急回入
室而殞宜興吳彥昇授温州通判方欲登舟一价先亡一价
爲之買棺久之不歸已卒於棺店有同寓友鮑姓者勸吳移
寓鮑負行李旋入新遷吳略後至見鮑已殞於屋吳又移出
明辰亦殞又金吾錢晉明同客會飲言未絕而亡少停夫人
婢僕輩一刻間殞十五人又兩客坐馬而行後先敘話後人
再問前人已殞於馬鞍手猶揚鞭奮起又一民家合門俱殞
其室多藏偷兒兩人一俯於屋檐一入房中將衣飾疊包遞
上在檐之手包積於屋已累累下賊攀一包託起上則俯接
引之擊者死俯者亦死手各執包以相牽又一長班方煎銀
蹲下不起而死又一新婚家合登坐帳久不出啟幃視之已
殞於牀之兩頭沿街小戶收掩十之五六凡楔杆之下更甚

街坊閒的兒爲之絕影有棺無棺九門計數已二十餘萬大內亦然張真人輯瑞入都出春明不久急追再入詢其施符噴咒奉經清解眠宿禁中一月而死亡不減發內帑四千三千買棺一千理藥竟不給十月初有閩人補選縣佐者曉解病由看膝彎後有筋腫起紫色無救紅則速刺出血可無患來就看者日以萬計後霜雪漸繁勢亦漸殺閩醫以京銜雜職酬之明春爲流賊所殺十二月初六夜崇禎帝親祭穀神於社稷壇秉珪就位陳詞方啟欲行初獻禮忽暴風自地震發庭燎祭燭一時傾滅不得亞獻終獻竟不能成禮帝於黑暗中恐有不測急扶上輦迅爾回宮陪祭文武各執事員役攜手扶肩如瞽者引裾叫喚及出兩長安門星月仍然皎朗

孟夏護日

癸未年四月初一日日有食之是日雨後初霽天清氣朗最爲和暢百官護日在禮部大堂之月臺堂係坐東向西官皆側立向南其班行前後照朝儀排立周宜興站第一班之第三位上兩位勳臣也簪纓佩笏朝服朝冠儼同丹陛欽天監堂上官報蝕之次第每一報各官皆叩拜恭謹端莊以候明復在辰之下刻與巳之上刻爲時頗長宜興時側其笏於額以窺望又指點形似以示眾諷之者曰和易近人訕之者亦可曰天威罔忌至左右與後之就言孟子右師往弔兩言盡之矣可見千百世以上之人情與今日同惟冢宰鄭玄岳三俊站第二班之第一位白鬚鶴髮卓立如山敬慎之思徵於

衣表自初至末未嘗寸步移少抒袖毅然截然之象望而知爲典聖大老也第五六班之部屬前不能攀援宜興遠接一談後皆爲教坊司噴呐與鑼鼓喧鬧同班中亦嘈雜嘩囂之極人眾語煩故也堂之東與川堂叢聚僧人道人約五六百率經聲木魚聲如野田中百萬青蛙耳爲之聾報復明後仍四叩易吉服大宗伯林欲楫時年雖八十六耳目行動閑絕不作老狀肅就主位揖進升堂金玉橫腰絳緋奪目威儀態度彬彬雍雍之極猶然禮樂衣冠之盛會也誰知明年此日李自成盤踞皇極殿牛金星叫號宗伯堂一片清涼竟成炎海今日面日叩拜諸人竟有一半在內仍是奔馳不遑真所謂廉恥道喪人心昏昧終古如長夜矣

上陵看祭

癸未年二月已禁足在京一百五十日矣緣九門晝閉出入非令箭則詰問居住爲某事至何所晤何人詳登之食城內方幅地將城門闌板橫平列架爲經摺正字紋出入人必歷東西曲轉依方環遠頓食候功也蓋曰防勁兵直擣奸細暗窺設此則畏懼而不敢前皆坐門文武之經略繪圖以達御覽者故人之出入也甚艱天壽山上陵之期清明與十月朔今值清明主祭遣三品堂官陪祭六品以下司官又勳臣一員十二陵皆然余隨少司馬馮鄴仙始得出城上德陵天將入紅門輿騎俱輟總鎮戎裝率萬二千兵卒跪迎軍容壯麗營伍嚴整觀美則無踰擊撞恐未任也以精神全注衣甲故

耳紅門之左設兩鑼徑有五尺聲發如雷入後反得乘馬神

宗定陵歷最近外凡入者先瞻焉外豎大方石碑一座細脫

之四面無一字諸陵皆然進陵門有饗殿九間殿內祭品盛

以長方匣東栗黍粟等可容石許豐潔整備悉覆以黃紗籠

罩硃紅龕座金龍繞護供正中以安牌位兩旁樂器龍頭鳳

嘴錦繡繡帶與辦磬懸鼓鐘笙簫管之類以千百計後則露

臺一座高丈餘東西如殿基之長上設銅鑪銅燭杆三事鑪

有五圍燭杆高二丈玄門向之玄門梓宮所從入入則扇閉

不得開者也陵門在西側白石琢成闊五尺高約丈五厚及

尺向外釘舊即從本石鑄出突起二寸許位置星列每屬約

二百加墳之士即預堆於此一木担一土簍皆紅抹祭畢勸

臣親自肩乘凡三上餘則本陵副鎮繼之則六上正總鎮獨

效力於長陵樂永陵門之內拾級而上玄門之頂爲玄宮有殿

五楹中立硃漆方石碑高丈有五闊四尺金書神宗皇帝之

定陵七字爲地爲壁爲四面城柴皆竹葉瑪瑙石甃成後爲

寶頂草樹閉塞禁不許入足下停梓宮也出由西行經長陵

爲主穴居中再西爲永陵嘉靖殿墓規式各陵無二惟永陵之

松多偃地游行若藤蔓過河越湖入蹤馬跡跨履其上皆剔

牙松松鼠羣行其捷如飛獐兔跳躍鵲鶴驚投如連昌久閉

爲鳥雀走獸場耳康陵正德在三十里外三面皆邊牆凡上此

陵必先一日行翊日遊玉泉寺山以泉石勝西十里遊香山

山以殿刹勝來青軒可坐觀九門雙闕偉觀也下山遊碧雲

金翠輝煌川巖峯嶺兩兼之觀止矣

置陵寢於邊陲與留金陵之空質由今日觀之一無深意

韓城賜綬

崇禎十年六月臺省交謫溫烏程體仁盡發其庇私排異引

疾歸里先是陝西西安府韓城縣已未進士薛國觀字賓庭

性褊刻諫垣幾年不避諱不擇言人多畏之烏程每爲援引

都人士羨其騎馬入閣蓋起家司李擢諫垣轉少常躋僉憲

卽大拜也自十年八月登政府西蜀王應熊等相繼罷黜韓

城得陟首輔頗向用之十二年舉考選改授等例嘉興吳昌

時於門戶聲氣中稱魁首外定銓曹會上方欲示不測不依

外擬顛倒更換別出手裁時黎玉田以臺易同知許自表以

同知易臺不止一人獨昌時改祠祭司主事極極謂韓城作

祟愠恨日深京邸清議辭或有失必宣指之或挑釁或加詞

水火實甚也時上方嚴切曾於平臺召對閒語閒上爲言曰

目今朝臣焚賄外致東西廩餉內致吏兵徇私國事顛倒民

生塗炭奈何憂形於色韓城聊爲解嘲曰使東廠得人舉朝

何敢贖貨苞苴之來或有所自時廠臣王化民適蹲御座後

聞之汗出浹背駭極恨極昌時又與化民久結義盟憂言相

聞於是端伺韓城之陰韓城恃帝寵以坦衷處之亦無有格

心之孚回天之術不過入仕途來未有敢爲之枝梧者耳又

一日召對帝慮匱乏言司農所入不償所出向韓城畫策借

助韓城曰外廷摺紳臣等可任內而城晚必須嘗斷因言李

武清富厚爲世臣最上亦久聞神祖幼時太后運出內帑語遂密旨借銀四十萬以充餉李氏危恐之極安敢列現餼以上輸乃盡鬻其室中所有至棟宇巍峻田園袤遠無人敢居種也又欽限嚴迫不得已將小房從屋拆毀木石驟載車裝停貯街市零賣民間體甚褻矣世勳舊戚人人自危於時爲不祥然無敢爲皇上道也十三年六月小皇子熱證陡發出譖語云吾乃九蓮菩薩也皇上薄待祖親行將折絕其子孫矣合宮驚怖李太后存日禮佛讚揚每尊稱九蓮娘娘云上親見之悔懼殊甚速停借助之令王化民知之最早密聞於昌時則徧愆言官毀斥韓城矣又奉旨擬諭大失旨意督責之詞傳外於是科臣袁愷臺臣郝晉等計其擅權無上納賄有據并及憲副葉有聲葉卽日下獄又逮大司農傅永濟侍郎蔡奕琛韓城之左右手也悉繫獄隨嚴諭府部大小九卿議處群國觀回奏各存大體得致仕歸十二月抵里後謝恩奏辨云袁愷等訐奏皆出昌時指使併訴昌時致憾之由且云操縱出於聖明豈期怨毒歸於臣下等語奉有聖旨則嚴切殊甚著入京訊理其中機局凶多於吉矣十四年五月韓城來京待問有內閣中書松江王陞彥向實爲韓城心腹以舊誼至寓密談廠役希旨密伺群卿適遇陞彥奏下獄此化民昌時設筭構成者韓城在省在閣以刻薄從事時無援手可知三法司亦嚴刑鍛鍊以職侍內閣洩漏機密律擬大辟加國觀候審鑽刺罪惟上裁八月國觀賜縊陞彥棄市陞

彥係昌時嫡甥臨刑時大呼叫冤曰此我吳家舅氏所作之孽我若說出大傷名教也群王正法後俱沒其家

昌時失銓部而韓城死昌時得銓部而宜興亦死韓城之死王陞彥略爲訟冤宜興之死吳昌時盡傾底裏百口莫辨矣

宜興再召

宜興之再召也通內而贊幣帛者別有大力奔走而靈線索者太倉張溥嘉興吳昌時也肇畫兩年人事盡而徵召之綽始下時爲崇禎十四年之二月六月陞見相得甚歡呼先生而不名時朝政嚴切歲事凶荒兵餉復爾襟肘臺省計直相尙倘啟沃再趨峻削盈廷無樂生懷矣宜興重慶之思惟濟

科舉

之以寬首復註誤舉人廣天下取士額於宗室及保舉破格拔異才引薦先朝故老次釋漕白欠解戶并蠲民間積逋會夏旱禁獄遣戍以下悉還家再陳兵殘歲歉地減現年兩稅將卒功罪賞罰不踰時凡門戶學問許彼攻此借公擊私者無不極其討究極爲調劑至望恩請卹昭忠銘節等事向期期不予覆覈已無遺議猶以限於格限於分委責於會典阻滯停擱致幽明向隅者茲則沛然弗吝人人盡曉忠孝節義事爲聖天子所樂聞天下仰望丰采如久汚新沐宿鬱臨風之快昇平玉燭拭目在望考選四十六人悉登臺省以示寵人亦樂歸之誦太師者無開口又特請撤回邊鎮瑞差俞旨卽日沛降此尤不易得之數使天意向明安在非救時之宰

相卽三楊當國江陵震刷變理之術亦不過如是時昌時已
職儀郎必欲調文選擬百餘黜陟權奈正郎從無調例昌時
挽首揆如驕子乞乳母聚粟必得而後已首揆查例嘉靖時
文選病故武庫正郎調入冢宰鄭三俊素不肯依違於首揆
者向因初入都門訪時賢於總憲劉宗周念臺理正徐石麟
虞求皆曰君子人也遂信之以昌時故特爲具題八月入司
時當例轉臺省故事省一臺二外還司道無踰額者昌時則
省六臺十省爲范士髦等臺爲陳璉等也一時聞然然昌時
辣手初試首揆主裁於上惟弭耳就職耳又冢宰得心應手
於是昌時事權獨操呼吸通天爲所欲爲其斷絕張博之志
遂矣昌時與博同爲首揆畫策立功之人惟安道士博患破
腹一劑投入逆下九泉忌首揆密室有第二人也其忍心如
此壬午年十月二十日爲首揆半百之誕辰擬舉觴大內周
后以皇親嘉定伯雲路公新通族譜亦備壽儀外庭則盡文
武徧海內不爲首揆添一籌者非情也不意初十日下午有
邊牆失守之傳言首揆不信曰塞鄙將卒爲糧儲欠發詎造
浮言以劫司農套也十一十二兩日果寂然首揆恃宴樂以
坦衷處之非別有折衝之能運幄之用不過謂庚造中不信
逢此坎珂耳十三日早辰薊州難民踉蹌而來小保定告陷
矣蓋北人勁兵果係初十進口五更破薊城卽謹問其四門
內不得出外無馳報故京中以進口爲浮言十三日五更薊
所掠而出口者向北方發矟而揚刃者馳南畿輔左右獸駭

禽飛崇禎帝震怒以爲邊將不足恃邊撫無可依更恨郵牒
不傳塘報無聞兩撫馬成名一鎮戚繼光咸逮而誅之怒未獨也
日御文華殿敕凡獻策陳言直入毋禁心葵董廷獻之類親
承聖語後又有一逃奴貂裘錦衣入對妄言亦蒙賜坐賜點
主係勳衛當獲特奏梟之而止首揆之華筵綺席變爲干戈
鐵馬九門晝閉大小文武分撥坐門外入羽書一日曾陷名
城二十六首揆爲之無色聊做楊嗣昌故智使僧道百人建
道場於石虎衛衛口上奉法華經第六卷十一月間十一月
十二月滿城人如處穽中十六年正月朔禮應輯瑞十三省
方岳無一至二月春闈并無人言及至三月初外來者聯鑣
路慶平安內應出者有三選文武俱已給憑又外轉司府等
官不下三百餘人亦俱結隊而去遠近日有次涿鹿等信路
店雖經焚燬並無兵馬相值有爲不更事之說者謂舊冬勁
入之兵想已潛出久也人皆駭疑至四月初飽麗之眾反自
南來蓋北來兵自十月入內至今二月日將二百身不解甲
馬不解鞍困乏思蘇乃於三月初一日入薊州城養馬於野
人皆休臥所獲所歸再爲束縛部次如是者匝月所以出入
人俱未與之邂逅遇見也薊州地境四面高山春暮草茂特
宜牧馬云四月初五日下午帝御平臺召二相國詞氣甚厲
朕欲親征首揆跪致臣願代行上不言上視仰首側搖首揆
起陳演繼之云首揆閱務殷繁臣可去仍側搖不言陳起肅
德環跪奏臣實可去復如前蔣起首揆不得不再請出帝回

顧令笑曰先生果願往朕在宮中看過奇門正在此刻一出朝門向東行慎勿轉西蓋知首揆寓西也當時一無料理又不得不謝恩而出東至齊化門權宿城樓題請隨征科道部屬兵科方士亮御史蔣拱宸職方尹民興戶部劉嘉績及勤王已到四鎮劉澤清唐通周遇吉黃得功初六日至通州駐城內北返勁兵自南而來踰河越城者東起津門西至涿鹿亘三百餘里橫排齊擁車載騾駝不盡自蘆溝一處渡河也遠近城樓之礮日夜不絕響首揆內驚聖諭之諄切外驚出口之驕嘶坐守通城一無事事受四鎮之拜師四鎮亦不出通城一無事事輪設絳帳之脯席隨征四臣伴首揆於通城一無事事隨首揆而傳食於四鎮四鎮又赴隨征四臣而陪酌於首揆首揆之客席已徧先主爵於勤王四鎮祝凱歌屈四臣佐四席歡後洗盞於隨征四臣祝紀錄再屈四鎮暢四席情筵以閒日而設聚以達旦而散宴飲之先後俱博弈點綴歡聯彼我情朝晚二時隨事隨聞必進二疏題皆飛報大捷實未出通城一步壯濠上觀一矢相加更未夢見後人有賣口放出之說以誣首揆不亦冤哉大抵四鎮膽怯力弛勤王本意主靜而不主動隨征四臣亦無敢創言出戰見鎮臣蹈履反過雍雍從軍指示自應默默至首揆相度休休容容從來不強人所不能不凌人所不欲況開隙圖功便是暴虎馮河此所以靜守一月雖雍容師弟之閒周旋主賓之地回翔內外衷腸不知幾萬結也倉卒視師可御將遣兵平宮中

看奇門揮閣臣向東不敢不從闕外出轅門慮荷戈走北慣之難之但不出耳出則必敗所損所失又當何如哉五月初六日烽火晏息各處解嚴通城文武再慶太平停四日方整鞭還朝時爲初十之上午先入文華殿陛見親手扶握慰勞備至告假休沐不允十五日資閣臣羊酒陳蔣二相國懇辭謂伴食無狀貽我皇憂方負慚愧遂收成命首揆亦微辭竟同準允時入觀知州武進吳方思在京見邸鈔頓足曰聖眷替矣十八日諭吏禮兵三部查閣臣視師凱旋優禮之宴如何隆重各兩進其儀俱較情禮未盡二十三日午刻傳諭大小九卿申刻平臺候旨屆期接出則議處首揆之嚴諭謂首輔周延儒奸貪詐僞大負朕躬著各議處回奏時首揆尙臥內閣兩人扶出小轎而歸明日各臣會集西掖門右府之空室向得其願盼而驕語中庭者今不啻口晉之筆殺之亦不知如許議論三年來藏於何所一旦競發鬪勝以至如是旨意落於勳臣疏亦略存體餘皆已有旨了六月初一日陛辭於棋盤街仍予路費一百兩去後參之者日甚在當年之最醜最爲左右手者詞更慘毒如袁彭年等各自爲地恐人論及自別非周黨也蔣拱宸考選時意欲得省時值及萬蔣具六千以西臺與之憾焉亦以同鄉及門之誼過望宜興也朋比爲姦一疏事款多實吳昌時七月二十五日文華殿親職卽日逮首揆十月初八日抵京寓順城門外之二廟自疏願戍衝邊不報十二月初七日五更昌時棄市首揆賜緡齋軟

大金吾駱養性也向在閣時金吾必拜首揆爲老師以便稱呼時首揆囑乃弟後事絮絮不了駱欲回奏恐遲所限時刻則闔其榻而跪於中庭高聲大呼曰老師天明矣老師天明矣回奏即日得旨復來解縊收其帛焚焉十四年之辭國觀暑天停解一月蟲出戶外也宜興再召之局方結

七月二十五日親詣時宣取錦衣衛東廠全套刑具吳昌時及宜興視師時隨征官方士亮尹民興皆卽訊皆拱宸所糾也昌時銅夾折脛通賄招權一承認至氣絕方止刑乃呼宜興門客布衣董廷獻怒聲下詢周延儒在閣日得銀起周爲何人爲幾人曰不記也時御几有指紳一冊

自上擲下則福寧道施元敬一葉動土卽指紳一冊

是也緹騎卽時南下矣昌時氣回亦據拱宸曰羅山大敗皇上發銀三千往邊口收贖難民難婦兵部又差護救官兵二千名後兵民俱無隻影爾固隨征亦仍以飛報大捷奏非欺君而何拱宸曰羅山敗北初交兵時固有失銀等事以後各將用命仍復大捷帝震怒恨聲高喝曰那有敗而再捷之理喊聲打司刑璫寺將拱宸當頭一擊官帽破裂悶絕伏地時帝憤恨氣塞拍案歎噫推翻御案迅爾回宮錦衣堂將昌時等繫獄候覆審後昌時棄市諸臣仍繫獄至流賊破城後各逃出焉蓋是時警報頻聞姦貪滿目帝亦負氣疾羣滿腔悲怒煤山之恨所由積也

江夏三異

大學士賀逢聖對揚湖廣江夏人癸卯科早發於鄉癸丑年授應城縣教諭課士供職之外於聖殿几筵每晨必躬親拭掃焚香四叩風雨無間三年如一日也公未第之前一年山東有老儒夢至聖先師云今秋享祭在湖廣之應城儒學醒回稽儒林便覽知爲賀公秉鐸明年丙辰公次臚春榜楚人言其在學三年敬慎如此崇禎十一年大拜原未躋首揆十二年乞骸歸里舟行至安慶鯨魚嘴江頭初則風靜滯澀次如膠定不移舟子汲水尋察有兩棵連枝帶根樹交附夾持於舟傍如生成環抱固不可解乃宰牲祭告江夏肅衣冠而致詞忽焉兩樹浮起天矯猗猗如虬龍蛟螭之狀枝如四足飛騰根如盤柱回旋便可異者枝節盤錯諸處多米豆糧食蓋輿波作浪於巨浸者已幾十百年運甓之商遭之傾覆短造之夫因喪厥躬更不知幾多若也土人鼓舞引之登岸爲立廟以崇祀之至今香火不亞天如與金龍大王歸卽隱於武昌之南城下竹籬茅舍望而式爲高賢之廬其自題堂聯云當年雞豆未忘念此日兒童莫妄思蓋公未遇時除夕無米一雞換豆聊以卒歲故舉以爲勵也十六年六月張獻忠破武昌城中士民驅殺無遺公聞卽備小艇載家口騰入墩子湖心後數日寇復水陸並進公知不可捍禦整衣北向四拜誓舟自沈同溺者至親十二人七八月閒獻賊殺戮愈慘死者漂流生者逃徙至十一月公見夢於在籍之家人曰我在某橋下須來接歸如言往覓果見水中直立一人舉之卽

是越殉節時已百七十餘日不變不腐神色凜凜如生僅失一手蓋精誠所結有如此者其一生三異如此

文定三生

李文定公春芳興化人號石麓嘉靖丁未狀元大學士解組林居一閒僧坐門求募久之不去問所欲曰上曾賜公金盆意欲一觀聞人爲報乃延見於後圃請屏左右公出盆僧令注水公照之見千巖香媚萬壑澄澈中坐老衲肅襟禮誦僧曰此公之前生日夜啼經苦行也傾水復注公再鑑見殿吻嗟峨廊檻遠繞內坐紫袍玉帶劍佩珠璣僧曰此公之今生黃閣崢嶸氣象也公曰余亟欲見來生又令傾水再注公見著絮貧寒雙盲病臥悲泣棲遲於廢草荒田中頓足太駭作何追業僧曰惟有積德行善康樂可返然暮年失目已不免矣再欲懇求僧指人來公一回首僧不見矣由是討田廬之未得直者悉爲增價日費數萬金民情政事不便於上下者潔已拯救幾年來日夕不懈奈兩眸昏究至雙瞽數年而殂自悔之極也二子顯貴孫曾孫玄孫文章科第爲江南第一家今瓊南之耶昆有文定之師李高學博義產義室實著官籍不得私售者蓋學博原耶昆產於成弘間秉鐸興化文定父係學宮掌史公年八歲能屬文李公延入署教養之夫人親爲櫛沐後鼎元宰相置產室裕其子孫奈多棄才三置三廢因會同院司道府昭存典冊子孫止可居食其中變賣授受有罪亦報師之厚者矣

牧遊來錫

堵胤錫字仲乾號牧遊母臨盆時夢一牧童入室也宜興之鄉里人四歲讀書過目成誦習字不用做落紙便入格父村學究七歲時攜之赴館適雨阻陳氏之門見所懸壽章仰而朗誦珠玑詞句一如其語主人異之父曰已熟記矣笑令之背不失一字陳喜留宿夜以女字之後歲歉家益窘復疾疫繼連醫禱事歲月無閒年十八父母俱喪隻身究喪喪室盟而未聘性又嫺宕不羈欲襲父業爲村師無肯就乃渡夜船來無錫進北關見有閩閩門舉幼喪用者紛至視門狀堵姓也心驚曰錫邑固有我姓而巨室者乎亦具愚姪東入用其主人堵維垣太冲公歷官右藩時已告老喪其孫媳也老翁無事恆步入喪房檢帛帖訪來人適仲乾方出見簡異之堵族甚少往還問無不知名者問何品曰少年因日或自鄉來可追轉留飯詳詢之來自宜興覓蒙館太翁曰且宿此喪房效勞及登簿書帖二王妙墨也太翁喜喪事畢後課其一藝秀亮多驚人句太翁更喜乃請中橋之族姓號之白者引見敘叔姪禮鼎峙坐爲午飯太翁謂之白曰老姪佳麗盈房弄璋有兆乎之白搖手曰全未全未太翁曰吾有一言欲商可乎之白曰叔命無不從者太翁曰親生之子教養尙需歲月舉杯指仲乾曰此子無父母兄弟且筆墨秀好青青子衿特細事也盍與齡之之白本以戶役煩身況承太翁之命色喜首肯太翁曰吾今消吉卽在此拜見可也遂叩額呼嚴同舟

入室矣而之白有兄曰念恆有二子長伯楨次仲榆方幸乃叔無子日親耽耽今恨引外來之子以爲繼百計驅之忌太翁所植不敢出之口一年後諸妾中二娘者最麗而娘生一子之白之喜伯仲之不喜也妻菲之謂非叔氏嫡血然亦無實證婦人女子中日爲讒言明年夏仲乾應六府大收試文宗取其卷爲第一之白又喜又伯仲之大不喜也妒刻之私日夕彌刃矣後獲二娘情書會太翁已故投之親族爲驅逐之盟詞投之縣邑爲繼嗣之張本投之學師爲行劣黜革之網羅仲乾在之白家不得安身矣乃託跡於崇安寺鐘樓下之僧房一年許之白又故不得不還宜興勉力完娶後三年歲試名落五等益無顏再造無錫文宗將劣等卷各發本學

卷一

七

仲乾常州府學生府學師範鎮江右甲榜擊節賞仲乾卷另爲謄出凡正卷直抹處悉爲圈點批評注明其用意用筆之所在因呼門斗亟請晤言仲乾無蹤可覓至答其役而始來至則衣衫藍縷巾履幾幾不全取卷示之撫肩賞曰子其吾輩中人也毋驕乃志時已升任日錄遺事吾當囑之吳司理兆堅贈銀二兩爲燈火之需仲乾泣拜後果得吳力而觀場雋矣癸酉科也丁丑成進士廬墓一年改號牧遊授南部收北新關稅升長沙知府癸未年入覲輯瑞遲至六月初一日七月出春明門再欲抵任長沙已於六月爲流賊所陷時朝政孔棘無暇遠計三楚明年弘光朝升湖廣學道正室陳夫人留家攜之白子與已子同之官乙酉以後閩越玄黃流賊

之長向橫行於中原潰京蕩陵如曹允建李赤心之類爲大兵所驅逃逐湖南尙擁眾數萬初奔入境猶斂牙戢爪度虎狼之性必至如在晉在豫之狂暴湖南五府紳衿慮之小民患之牧遊挺然力任曰吾責也乃單身匹馬直抵曹李之營激之以忠義勸之以因果引言岳武穆收服楊么亦於此地後楊么改名王貴隨武穆底定中原遂爲千古名將又馬殷亦據茲土延祚四十年湖南一片地正英雄出世展略揚聲之籍況赤眉當年亦思爲賊二字名稱污穢覓一劉盆子爲帝主況今福京現有隆武中興建都設官號召天下以將軍之大力反正從王再造皇室他日凌煙閣上標名第一湖南百萬生靈皆誦將軍生養恩德也曹李遂泣拜就撫即以十萬之兵屬牧遊并散西秦燕晉楚豫川蜀之所擄掠交易貨賣爲地方利更撥派鎗斧手馬兵弩箭驍勇素號臨陣奮擊者各湖口山陬險要處防守捍禦長沙衡永辰寶一帶屹然重鎮於是在閩則有功罪奏章兵馬奏章到閩在粵則有勦撫事宜升黜事宜到粵爲閩爲粵加之督撫加之宮保晉之五等之爵曰文成伯所轄之兵賜號曰忠貞營從龍諸臣亦倚之爲淮陰之韓信河朔之子儀湖南半壁四五年不受兵戈爲隆武永歷稱西北保障者不得不誦堵牧遊之力也已丑年三月牧遊疏永歷欲將家口寄安肇慶隻身提兵控禦西楚舉朝重其事時李成棟反叛後永歷再駐肇慶府時也奉旨發帑帑室設帳待遣少司馬程恂前往封川接候兩

卷一

八

艇兩交物多於人於曠野處爲獵獵士蠻劫殺無遺程恂亦殉命其中又四月二十五日梧州府城忽然突入亂兵幾萬自言忠貞營殺敗而來眾且十萬擄掠淫屠慘毒無聞官民討口糧討駐地聲言卽下肇慶爲行在禁軍又言主帥堵關部不知何往其姪寅叔已殺死在長沙府東門之白子也在軍中稱姪今乃郎正孫在此行在上下憂恐殊甚遲疑至六月初六日選道總憲劉湘客詣梧州安撫以其關中人可與眾兵話鄉曲至則忠貞營兵眾已於五月二十四日流入梧州府萬山中矣湘客徘徊河上方無以報命梧屬文武尙逃竄遠鄉無一爲主人見府江中半葉破船順流浮下中坐一人科頭跣足自喊自言吾乃湖南忠貞營主帥堵閣部也

附錄卷二

通國集卷二

劉爲挽舟細詢云爲清兵衝散數萬營兵豕突而去止存隻身開關至全陽再達平樂獲此片板縱流而下反問此爲何府湘客先令進飲僕具衣冠然後拜謁接談易舟並下到肇慶之晚爲六月十五日閣臣嚴起恆秋治公係舊薦主相見益歡明日陛見永歷帝極意荷賴賜飯賜寓三日後滿朝人易視之矣逼其出城收拾忠貞營亂兵堵以空拳從何招集疏凡五上閣臣又爲特請議於學道李綺友三署支撥納秀銀三千兩已昇至寓忽爲反正大功臣李成棟養子賈姓者攫之而去僅領布繪龍旗一對八月二十四日含淚辭陞同湖南新撫馬光洩庵攜手上梧州府時伊子正孫已先故潯州府不一月亦染瘴而殂有太僕卿潘曾緯二岳以史其

文所遺之妾之子贈之子方四歲題請準與襲蔭偕之同去後亦不知所終

踰錢相國

天啟朝崑山顧相國秉謙林居在邑邑尊入見臨別足不出堂闕竟率意不恭任邑尊自去邑尊患之謂必有不滿於已卽入郡謁巡道訴言情事轉求解釋已甚有所費巡道係相國之門生可以曲詢特遣崑山晤公公曰非有他也時見闕下有一錢不知誰人所遺我將一足踰之若移步必爲童奴所拾是以不送出闕邑尊何多疑也後爲民變百萬之蓄燬搶一空止存黃物幾箱奮身護伏其上眾拳搥槌命立殞矣箱復空焉嗟乎相國此品國運民生安能復長久乎事又有類此者松江董平泉范中行庚子科同鄉試寓金陵聽榜董范二僕私擬主人必中遂以中之前後爲賭如後一名輸錢一文揭榜之辰二僕看榜董中第五范中十一董僕遂索錢六文逍遙而去范僕先同方入門歎恨曰何命窮晦氣如是將茶壺重擲於桌聲剗然中行聞之謂必不中矣反解之曰不中亦是常事何消恨毒僕曰非是不中累我輸去六文錢耳詢其故董范大笑時尙無馳報卒也

勢逼事逼

天啟四年閒高忠憲公攀龍位總憲嚴覈諸御史崔呈秀巡兩淮鹽課賄賂彰聞高以重法懲之已奉旨逮問矣崔急趨魏忠賢弁置總憲所嚴仍入道更掌河南印卽升京堂驟躋

大司馬高爲所傾以致畢命水沼中此勢逼也又聞人陳保泰代巡粵東從來粵東米價不逾四錢時忽翔至六錢地方貧民以爲非平價即禁糴方可延性命大意蓋恨福建漕船海運興販也於按臺行香日矜民叢集人以萬計聲言歲荒穀貴民不堪命若按臺善於詞命原一言可了或云上疏減稅或云出示禁糴以一兩句軫卹語慰安之湧呼之人散矣乃厲聲宣問曰米價貴至幾多而如此喧嚷眾應曰六錢一石矣冷笑曰六錢一石我福建常價何云貴極也內有不好靜者高叫曰正爲閩人興販過多以至騰貴今若此廣東人皆死矣適有傾牆在地即舉甓亂拋府州縣官之頭已破幸亡齋夫力負按臺逃入教官內室藩臬兩司在外聞變搶入

急欲尋護按臺反爲亂民擲破頭面冠翅靴帶斷裂糜爛講書禮樂之會俄頃而成殺官瓦礫之場撫院據實上奏意指保泰一言激變保泰亦回京聽勘乃求援於崔呈秀得奉俞旨歸罪於藩臬二司謂不善撫字斥之保泰仍入道候差適南直學院周邦基緣道學黨就逮補差焉此事逼也三月前有訓導夜視天文熒惑犯粵百日內應上揭總制笑之至是代巡出奔特薦升授知縣

拆毀東林

東林無錫東城隅地名也左有楊時龜山先生祠道學之所聚道學仕宦中名公也無論在朝在野入道學者皆曰正人君子也崔呈秀魏忠賢之拆毀東林蕩除東林解宇猶之削跡伐

檀之意也東林之盛始於萬歷中年遠則趙南星李才暨職近則顧憲高攀爲主東林道學行皆實也狹邪姦諂之徒見之色阻貪繩墨綻之後望之遠趨以行範世更以實行自守在鄉曰德星道紀在國曰威鳳祥麟潛見卜天下之休咎者天啟委政崔魏專國曰東林道學影附名也爲參語曰聚不三不四之徒作不深不淺之揖講不痛不癢之話啖不冷不熱之餅相對片時便云講道學名噪實鮮迨逐其人宜也實非道學而借底道學又東林爲巢穴拆毀之宜也拆毀之令不容片刻留竊假威力時勢與事權也當其盛時門楹榜曰東林書院入爲麗澤堂進爲講堂凡六楹榜曰依庸講堂後榜曰燕居廟祀至聖雍和肅穆入焉起敬廊後精舍書室爲遊學孤寒饗殮宿地雞鳴風雨詩書聲不少輟坊外之榜東曰洛閩中樞西曰觀海來遊講學則每年一大會每月一小會先兩月啟知有事赴會者復不因大小與遠近如日之中如月之盈自不爽期也會必有一主外則知賓二人坐次會序賓東主西各以齒坐定聞磬聲四書五經通鑑性理陳說隨意啟難尋源亦隨人答問坐久歌鹿鳴章時萬歷帝廿年不視朝國是每求諸野故東林講堂奔走天下迨其敗也逆閹亂政鉤黨陷興天啟五年八月十九日無錫知縣河南人吳大朴奉旨遵憲拆毀東林從御史張訥言也時方下午一刻閒廟貌灰飛廊房電掃碑坊寸斷書籍風翻并沿隄松柳盡遭斫伐禮樂道義之場入則名高出則影魄者一旦化爲

瓦礫灰燼奉令者又惟恐稍延時刻輕染謗議重來罪禍其
木石甃椽悉聽居民塞入牀底突穴搶多搶少不爲禁蕩爲
平地矣崇禎改元奉旨修復諸生吳桂森重構麗澤堂三楹
視向日規模十未逮一矣

高陳同命

無錫高忠憲公攀龍崔魏橫時殉節池沼後崇禎朝卹贈宮保
謚忠憲得兩蔭兩郎君伯珍仲敘分授之仲敘諱世學以家
窘先就職時爲辛未年筮仕都察院經歷三年例得升部屬
戶刑工隨缺授癸酉年大司農李日宣爲忠憲故友特留主
政缺以待又特留蕪湖差以待瓜期甫介院咨銓司農咨缺
卽例題從此亨途矣忽南來之信太夫人歸天也在京三年

花柳雜錄

三言

百費預支以候此缺此差奈何惟歸耳服闋再指輿馬之費
時爲丁丑年之六月適堂弟世泰傳臚授主客司主事因捧
忠憲公卹贈宮保誥敕領授璽寶蓋誥敕用寶一年僅有兩
日三月二十五九月二十五也於未近三九月給得者領歸
竟無璽亦容後補此爲定例世學七月抵京世泰爲之介紹
家宰之供已到司農之缺已咨題定山西司主事擇八月初
十莅任前到京之明日卽送忠憲誥軸彙集內閣中書房數
亦盈百八月初一日忽有內寺廿人急呼世泰寓索齋忠憲
誥軸人謂有萬世一人字句在內且詞語踰千非誥體大機
聖怒也世學手足無措因出疏言恩賜誥軸時里居苦塊固
知句語卷軸亦從都察院勘合下撫院然後領入故至今尙

無璽寶又奉旨查責撰文詞臣爲常熟之許士柔以諛言爲
誥降三級調用伊子世學冒受無知亦降三級調用時已十
月矣忠憲誥文著另撰進遂於原誥中盡去其讚言頌詞寥
寥數語敘晉官加秩激烈情事略爲點綴時已過九月仍不
得璽徒滋一番降黜百日奔馳寧非出於意外世學於十一
月終得授五城兵馬司吏目守俸年半始轉上林院署丞皆
苦守清閒已卯年七八兩月點入鄉場效勞無績九月終承
俸方滿三年以來米珠薪桂菜形於色年家故舊多爲惜惋
司農乃留四川司缺管收江浙六府白糧者幸李日宣已轉
家宰林咨過銓卽日具題甫三日中瘋殞矣旨下已四虞靈
輅已鑿入通河又同邑陳常順治乙未進士少年也

花柳雜錄

三言

例前科歷選伏櫪里居者五六年不等咕嚕之業快矣束之
高閣聲伎之華焦焉想之宦成如蟻熱帆轉胸與蹤似也陳
常殿試名列二甲應選部屬於戊戌之春脂車北上候選可
暫此下脫二十二字記邸歲以幾易計今且隨驢尾而南下
不啻落第心況兼陟屺慘懷也歸況實苦況矣勉支三年服
闋補選連宵進發并攜家室萬無他故致虞中阻身到就職
官待人爲矣不意抵京之明日親知爲告南撫奏銷欠糧紳
衿列名上奏且削奪擬罪永錮示儆部亦不收供正不必解
裝惟束之歸耳悶以酒遣不能千日醉事關宸斷又何能百
計營如年之時刻慘加讀禮望恩之懷想情迫登科乙巳春
莫聞有肆赦懸想奏銷一案自當首及興多於足信倍於疑

請須先趨以拜恩挂帆之夕夢呂祖手示遇珍珠泉而止六
字比至東省知赦款尙未普及未可冒昧入都乃浪遊濟南
徙倚房師之門閒步白雲樓處向德府禁中也仰見一楔
大書珍珠泉三字前夢乍驚心遂不快返寓而假寐醒回日
博西山矣旅次蕭然悔出之非是前途又杳然疑夢之不祥
弓蛇杯影暗鬼生疑兩日而入病鄉三日而整歸鞭四日五
日於臨清舟次易簪而長眠矣爲二泉之主不耐爲珍珠泉
之客不終躁心使之與有數存焉與高世學同命

崧陽事會

天下事起於微渺而情涉婦人者其禍發也最大而烈如鄭
崧陽之敗名喪家毀親傷身是也崧陽諱鄭進士鄭振光之

世修家範

三

姪進士鄭振先之子大宗伯孫慎行之甥大學士吳宗達之
甥督學周詩雅之壻門戶嫺戚無敢視爲第二乘者幼穎異
善屬文十九歲壬子舉於鄉二十九壬戌成進士選庶常佐
文震孟參魏忠賢一時聲譽俊峭而宏遠百年後非文正文
清易名不稱也乃因驕而來譏因貪而來忌而來恨蚊聚成
雷蟻集成山信有之也崧陽幼時心非母氏之妬及其長也
見母氏之虐於婢尤虐於垂髫之婢益甚非之甚至不欲見
不欲聞棄家離母躡足深山者三年不窺園然俚言俗說亦
於是焉而染入有巫媼者能降神爲來生禍福挽休咎婦女
篤信之婦女之老而性頑癖而心忍者亦向化之接其人奉
其言觀音之愛菩薩之敬閻羅之畏崧陽豈不心非之哉然

欲挽其母氏之殘而卽於慈格其暴而敦於寬非可口舌諍
非可是非說非可利害陳惟借神道設教因果報應之恆談
常語言入而信從之心真再就村媼野婦之所羣欽羣仰六
婆三黨之所驚傳驚駭教顯而改革之心速遂敬延其媼以
與母相見安在非張子房四老入東宮之策媼則設壇升座
兩炬熒煌初憑而俯繼呻而噫忽張目突睛雙掌震几漠語
而呼曰鄭門吳氏還不速跪崧陽欲尊其說而聳母氏之聽
也急先母而致跪母又以崧陽讀書明理素嫺強於鬼神之
說今且懾服悚跪敬信之心頓起悔禍之心更大萌矣亦繼
兒而跪漢女之媼且歷言虐婢之含冤其訴之多詞母則不
欲其繁指也媼則漢語揚聲指事以實之又嚴察速報指期

世修家範

三

指驗以恐之懼之崧陽急下轉語曰固知罪矣今惟求解罪
漢語者固不可也母則俯其額至地沾其淚於襟衫矣崧陽
則下直語曰陰司現今作何果報漢語曰准罰十幾世爲苦
婢虐死之婢作夫人以莅之亦各還其向日之慘毒耳於是
母額之下數以百計聲從淚出惟命求解崧陽又下轉語曰
果報與現報孰重漢語曰現報十倍之矣崧陽曰今求現報
以消冥愆可乎漢語曰折算耳大限卽在眼前可也母懇求
漢語曰惡疾耳瘋癱之類可也母懇求漢語曰減食失目無
生人之樂可也母又懇求崧陽爲之中解曰現前賜杖受責
之後不蹈前非可乎漢語曰子係貴人說準允從爾母過世
仍爲一品夫人諸婢亦超生樂界去母則喜從天降俯伏請

杖雖百奚辭漢語曰應杖八十心服改過折去一半子貴親榮再饒怒一半痛杖二十以贖前罪而執杖爲峯陽出自漢語於是杖母傳說親族共知遂成鐵案時在十八歲辛亥之四月中旬事至其媳也爲辛未進士韓鍾勳之女鍾勳授楚之湘潭縣三年中飲冰茹檠所謂非翰銓科道不足償其四年四月之矯行飾名也瓜期望邇上府考察小轎出委巷導前繼夫冲入刺史節隊刺史怒責二十韓亦不介意復回寓所更其從役再詣巡方之轅門凡知推候考者蜩集已久其駭何遲對以前故時辛未榜有入人在內蘇常居其六皆忿然震怒曰老頑一麾而欺吾將行取之知推乎非明朝官制杜絕矣彼吟在此各督率決取其吏書重責四十板以倍之

受責者反有五人眾以爲大暢乃知府不能海涵先傳鼓哀稟哭訴辭官後隨班進謁獨湘潭縣還其見揭不得同與考察停府三日方浼巡守二道從中調解知府實係年邁以氣厥而仙逝子竟出執命狀巡方乃欲白簡從事韓遂回縣因此杜門悶躁之極恨事出無端日惟書空咄咄夜惟夢覺清

清正在無聊無賴夫人忽發舊疾數日而殂原止一子年已數齡聰慧勤讀亦於斯時殤於痘疹韓則困守內衙鼓盆之戚喪明之痛接踵而來直不欲有其身也數日閒果不有其身矣其女向允峯陽公耶之聘今自湘潭歸來雖無父母兄弟之可棲尚有乃祖之可恃也自宜聽祖翁鞠育再需年歲以成婚娶之大禮峯陽則以湘潭之歸帑爲子舍之裝匱年

尚未笄聲言童養訓習女紅遂埽室以居之從來隨嫁之婢女理所應備然必年卑於主妝亦必選擇勤慎如嫻於禮誦於口敏於事方得相宜遣侍外此決不敢冒昧罔率以貽我變季憂也今則闔門從進根莠無分矣今則遠歸從嫁姦貞莫辨矣今則船載捆攜多寡咸入挾貲有恃矣李下之嫌固當嚴如秋肅隨來婢女自應異路趨方難養之歎尙不宜親形口角無主嬌娃何得同堂希寵峯陽於此中當未楚楚也繁言之興有自來矣使新臺有因峯陽別室豈乏如玉之肌含花之貌而必屬意於不順情之嫠女未合番之冢婦也哉且蛇行龜步於多耳目別尊卑歧老少之庭將爲乞憐媚臉措詞耶將爲賣俏挨身調戲耶自經溝瀆匹雛之量使然眞爲峯陽之不幸矣然則韓女之不壽踵父母兄弟之劫運峯陽之被讒緣妾婢奶媼之雜處若曰因姦致死天下有是情理乎至姦妹之說峯陽不幸有此妹又不幸而此妹復適於錢氏之門婦人無行何所不有況生於逸樂之鄉富貴之家無艱衣苦食之煩心操作中饋之賤職飽玉錦衣聽小說淫詞以導情妖僮冶少看挑簾借茶以誘慾不甚限之以禮義鮮不大潰其步趨者又人之好談閨闈自兒童婦女販夫走卒消閒佐酒新說資談何所不加何所不節歐陽永叔因一詞而嘗其大行自古然也若爲峯陽白此議也必須當鏡之神明必須隨地當鏡之神明天下有不問諸人而問諸天者是也然在峯陽亦何苦爲此以無瑕之玉碗而故拋擲於危

殘礪石中恐亦無此狂悖之人情以上三案吾非私爲之洗釋也三十年來知其事而敘之原其情而諒之天理人心之際所關者良非細故寧謂覆盆之不足論乎吾再爲詳次其後登陽登文震孟榜進士震孟上聖學疏留中登陽繼論之謂留中不發必有伏戎援奧之姦時魏孳初萌文鄭俱降級調各閒居就里後崇禎帝以信藩嗣賢位俱還職文已大拜鄭猶伏處總計後日登樞要在廷在野歲月均也家居鱗角不無太露兩院留都之線索千金萬金之關說方面有司之黜陟覆命大計之推敲非請正之不敢行至諸生科歲儒童泮取督學之所以嚴重其關節者片紙靈於詔敕矣名高厚實兩踞其巔天且忌之其所以不就職者以伊舅孫淇老屢

徵不起需之偕行耳壬申年七月淇老以大宗伯召擬出山由水程進登陽則從陸先行忌孫者因而忌鄭先參鄭以孤孫之黨即以杖母參鄭以削孫之色主之者烏程竟繫詔獄時大金吾吳孟明即於獄中引二子受教登陽擊歎決其必售後果庚辰聯捷其幼者亦已叩舉人孟明極意奉贍八口之費日必營六金淹至三年無人訊讞孫亦病故於京丙子孟夏京師亢旱諭在京衙門各陳弊政宣冤抑以沛德化吳孟明則遵旨出奏曰臣衙門事件自有法司平允非敢聞涉但有幽禁三年無人爲之雪理如原任庶吉士鄭鄭者或當釋放以召天和疏入則蒙極嚴之旨謂杖母逆倫干憲非輕如果無辜何無同鄉同榜爲之申救著常州府在京人等從

公回奏時臺中有三人劉光斗劉呈瑞王章也正在憂虞回奏難於措詞而光斗內艱之信適至於是乎時局益復一片矣適又有武進落魄生員許曦與翰林修撰管紹寧同入泮無聊至京會考取武英殿儒士管因取之未授中書實職無守無責非官而似官者主計者代爲草疏實杖母之事再以姦妹姦媳兩情佐之許曦之後又綴十六人爲公疏先一日進於劉覆疏則曰臣本世家子父母課讀寸晷爲惜自六歲從師至二十歲聯捷從不敢片刻出書館鄭鄭之事窗外無聞也于王覆疏則曰臣本鄉村農家子離城百里鄭鄭係宦室閨門草野耳目實未聞見兩疏俱後一日上預囑政府於許疏則票法司嚴訊二疏則曰已有旨也初審爲十年九月

三法司主筆仍以事屬影響言出謗忌革職太輕遣戍太重惟候聖裁旨復嚴切謂刑杖未加責飭徇禡問官繼則嚴苛索詳事因破情面衡律例逆情罪款法無輕貸矣旨下猶謂親族未經面質議擬尙然疏縱獄案未定前奪降罰仍次第於西曹至十二年八月初六日凡詞中男婦老幼悉聽勘於公庭韓媳之祖以望八之年簡簡嚴刑之側詢其姦媳但云一惡法臺明斷餘皆不敢出誣枉二字大辟竟成矣韓公甫出殯絕於寓輿屍歸也至二十六日黎明斃割之旨下頒外擬原不至是三千六百刀爲柳葉剛飛報大內之紅旗如兔脫燕掠擁擠之人以幾百萬計天亦暗慘之極即有旨驅逐聽審家屬不許容留在京至下午賣生肉以爲外科藥者徧

長安市二十年前文章氣節功名清顯竟與參朮甘皮同奏膚功爲人世用亦大奇矣

陳眉公讀書鏡曰宋趙叔平與歐陽文忠公同館趙厚重少文歐陽意頗輕之未幾公甥女事罔疾公者竟上聞仁宗怒舉朝莫爲公辯趙獨上言修以文章爲近臣不可以閨房曖昧事輕加汙讎臣與修蹤跡素疏修之待臣亦薄所惜者朝廷大體耳公賴此浮議以息國家隆盛之時自有此忠厚之論惜崇禎朝竟無其人也撫無影之事形於奏牘媒孽至尊點辱清班亡國之徵此爲第一又唐李公異奏寶參交結外鎮德宗怒陸贄解之曰參之貪縱天下共知至謂之潛懷異圖加以重辟駭動不小乃貶司馬當時以爲得情又宋邵伯溫論元祐紹聖之政曰公卿大夫當知國體蔡確姦邪投之死地亦何足惜然旣爲宰相當以宰相之體待之彼應得之罪猶有此論況風影之謗乎吾所以筆之津津者總爲朝廷地方鄉紳之故冀留忠厚之道於人心使千百世以後人景蘭陵爲禮教之邦鄉紳之在朝在野者多道德文章之彥云爾豈有所私愛於峯陽哉

鵬舉同途 隱地隱名

江南京口有金鵬舉太學生也鵬舉之父習之爲孝廉孝廉之父桂軒公爲大司農大司農之父萬枝公萬枝少孤家貧未冠爲童子師於宦室母居鄉之北門外一日五更早起攜

布奉母道遇一暴客萬枝膂力過人相搏而致其命還爲館東言之讚其孝諭鄰里呈之官給扁旌門後登進士第生平繩趨矩步眞道學也桂軒公宦久家富習之則奢侈豪悍女優爲江南最鵬舉又執袴不更視庭前歌舞盈筐珠翠金銀米粟計萬千歷紅朽以爲家常事不了期迷樓剪彩鄙爲酸腐讀書事以國學謝之乃構宅另居獨抒適意伎倆峻宇雕牆妖童媚婢與夫饌食服用賓朋紀綱選俊選時惟恐輸乃翁一著有門工女髮方覆額態致盈盈偶進習之內室習之呼曰停幾日訓爾旦曲未幾門工以女受聘礮三響聲觸習之之耳晚宴方濃偶問及坐中有知者云大房門工女受聘習之怒曰方欲用訓紅娘何自擅乃爾當卽去打之斟酒之童與有瓜葛速爲馳報門工乃謹鍵正門爲防禦計時爲旣望後一日更餘酒闌月色如銀習之發步月興陪客奚童隨行者十餘人於路爲采蓮歌及昭君出塞歌每人手持者樺皮所護之鐵棍駕言防身迂拙遊衍經鵬舉新第習之駐足高喚開門左右則羣而佐之叫門聲嘈雜矣鐵棍在石街作戛戛響甚驚耳門工在內方懷來打之恐急趨入內誑言大盜臨門時鵬舉正在把盞演習淮陰點將其戲帳中斧鉞皆係乃祖宦署攜歸臨陣截殺所用眾皆酒後聞盜反喜各持器械恃利恃勇謂須洞開禦之門外奈月色一時爲雲所掩內外皆漢語聲呼兵刃既接習之傷耳及足幸門工之婦急止之曰老房相公也亟各停仗而被傷者坐地呻吟笑罵半

遣鵬舉又呼酒悅客再爲十面埋伏之歌以謔乃翁看月歡情仍然不減不意明日殺父之說徧滿街衢矣京口故南北咽喉地未及兩月京師傳會鄭峯陽事聖怒方新省中言事者竟以爲江南風化杖母之外尙有殺父之子指名入告遂奉嚴綸逮京勘問撫按起解限日就程如此風波寧非青天霹靂路近山東怕入春明於青兗路店見一孤客鬚眉形體逼肖鵬舉草莽諸葛遂起代替之謀問其腳夫之騾價倍價償之潛令逸去則孤客有騾而無飼騾之人苦矣鵬舉之騾夫爲之飼之朝夕上下爲之左右之樂矣行止不得不同孤客既藉其飼騾之人鵬舉則弁其坐騾之客飯食房銀給與俱同又不另立孤客之名目日夜概已先給一家俱同孤客之行止遲速又不得不同同矣一日同未甚暱同兩日同猶未甚褻同三日同則請與屋舍之左右俱同行道之前後俱同飲食之坐次俱同衣履贈之色質之長短大小俱同僮僕上下相公稱呼指示店家相公排行色樣俱同兩人也竟可混而爲一矣迨鵬舉淹淹病臥起居又不與俱同族寓又不與同飲食又絕不與同不與同也而所同鵬舉之客之僕又日夜與客俱同同則同飲同醉醉而又飲飲而又醉孤客蓋沈於酒困於酒不知天之高地之下鵬舉之客之僕之沈醉又不與孤客俱同孤客於此時亦不甚知爲同其所以爲同也鵬舉之病不起押解者告之官官爲撥醫生病更甚押解又告之官官爲親自督醫令理藥調治限速愈出境毋留

地方累再越日鵬舉死矣押解又告之官始爲驗取家人口供繼爲殮取店家結狀山縣申府而道而撫按具疏上聞前初參之省臣爲十可疑奏又奉嚴旨下該撫按嚴提訊質拘地方拘歇店拘解差拘家人拘伴客拘騾夫各受嚴刑騾夫招賣騾之騾夫賣騾者以初情告飼騾者以起事告解差以知情告家人以下手告伴客以與謀告歇店以容留告地方以事後不首先不知情告縣官以疲軟不堪句逐去之定案回奏再逮鵬舉於家鄉矣鵬舉來家未及兩月棲於洞庭之西山雖藏匿深遠而神思恍惚手足拘攣酒甫入脣便顛倒不勝食始下咽便飽噎難堪又夢寢驚狂急呼我來想已爲孤客冤魂所縛緹騎著撫按撫按著府縣府縣著習之從來有云知子莫若父於洞庭山之祕室竟取之而去梟首西市蓋償孤客者十之七八爲殺父者十之二三也倘當年徑入都門以實情上告大司農之年家故舊尙列津要家藏之珠翠紅朽十損五六自無典刑之事執袴子不學無術可憐又可笑又更可恨殺之允當揆厥所由禍始於女優爲江南最也

曾祖斃一孤賊而旌孝曾孫斃一孤客而誅不孝曾孫自爲孤賊之轉世孤客又乃祖之轉世也何者乃祖不應積多金使乃郎乃孫奢淫也客曰乃父何人轉世曰高祖母轉世富貴孝廉女優領袖償其半生寡貧之苦客又曰乃祖轉爲孤客似乎以怨報德曰非也厚積之人多殺其身

今得殺於轉世想不甚逆取也客又曰然則將何以處厚積曰主寬厚以義德廣施予以培元則厚積皆精神否則糟粕也糠粃也糟粕糠粃而可以養精衛神乎皆殺身之具矣

飛黃作略

鄭之龍號飛黃福建漳州府之漳鎮人離城六十里濱於海祖父兄皆府掾飛黃年十八早緣缺上役進房已擇有期矣父多妾媵內有最嫵麗者一日爲飛黃理髮一手插入裙腰調情正密伊父忽自後入提縮出手勢急拔重裙帶爲絕父目擊情事持棍怒逐奔上洋船時蓋泊其舍傍也知父怒嚴篤急未可歸船又刻期挂帆乃懇巨商攜往海外飛黃固

卷一百一十五

美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姣媚嫵順音律樛蒲之類無不精好愛之者非一遂同抵口本後各商有脫貨置貨之煩飛黃獨無事事日就島主宴飲歌舞時主室有文君悅之即國姓成功生母也贅入爲婿來艦已返留焉生一子鄭成功也再一年前艦復至乃附歸所娶所生姑留日本至中途爲海盜劫奪飛黃隻身亦隨艦貨作千金分與主寨之首座海有十寨寨各有主飛黃之主又主中主也停半年主有疾疾且銅九主爲之宰牲療疾飛黃乃泣求其主曰明日祭後必會飲意欲求眾力爲我放一洋獲之有無多寡命也煩緩煩懇之主如言眾情樂允劫得四艘貨物皆自暹邏來每艘幾廿萬九主重信義盡畀之富逾十主矣海中以富爲尊主亦就租飛黃升爲十寨中之一時

則通家耗盡金還家置蘇杭細軟兩京寶玩及古今書畫骨董輿販流球眞臘日本朝鮮占城三佛齊等國度兼於東粵八閩沿海郡縣搶擄竊發裕海島中之酒米此天啟年間事也後兩廣總督熊文燦會同閩粵兩撫密畫剿除以靖海隅各遣一道康承祖張一傑先駐潮州之海角調集獐獍蠻黎與土漢軍勇入海會禽不三日兩道臣爲飛黃取入海寨兩撫悔恨無策剿撫並疑乃蒙其詞會稿上奏飛黃亦日醉二道臣於洪波巨浸中恐之侮之絕不甚危之三月有餘主撫之旨下頒且設漳州參將府之座以待飛黃從歸者次第給恩飛黃挾二道臣登涯就職矣兩撫敘功加宮保飛黃貽倭夷產爲贊見禮腰金黃蓋出自欽授戚里爲榮地方有司荷賴以無恐其在海未服九寨首傑爲劉香蹈飛黃故轍仍爲海邊患飛黃知其技力窘之視風色之東西窮逼迫擊幾無挽泊處香甚恨焉訪飛黃在漳鎮選遣心膂直搗飛黃之室或殺或禽期了絕以杜後患飛黃突見即歎曰我自就撫上岸爲貪官污吏束縛無奈正欲仍來入夥今眾義盟來邀喜不可說即遣家口眷屬細軟珍重悉登所來之船并鍋鐵器械海中所需必欲取之涯市城店者無不席卷歸船飛黃曰室中酒肉甚多何不暢飲啖空而去速令治具取精腴豐美者恣爲飽渥後則數指衡拳高歌坦腹更爲碗酒塊肉極量忘懷海中來黨至醉至酩酊矣醉而酩酊者腰刀快斧各各挂壁倒地或眠或坐笑謔罔顧醉人情態俱有欲眠君去

之意忽躍震如雷門皆反鍵銅頭鐵額生力勇猛自屋而下
斫殺支解酩酊頭顱菜瓜落地無倖脫者飛黃仍向舟中取
上眷屬家口搬回什物解來人衣甲以衣家丁駕彼來船飛
黃挺立桅下開洋迅往劉香遙望本船旗號舟人服飾再脫
船前獨峙果係飛黃大喜而呼曰來矣飛黃拱手而應曰來
矣立躍上岸乘其不備舉刀奮斫劉香既殺精勇敢戰之士
又隻影無歸餘皆膽破拜跪願降因席卷香之所蓄復來漳
鎮其八主皆爲飛黃勁旅從此海島寧靖通洋販貨內客夷
商皆用飛黃旗號聯帆望影無傲無虞如行徐淮蘇常之運
河半年往返商賈有廿倍之獲撫按又爲報功再升漳潮副
鎮後崇禎末年欲得全閩正鎮齋銀十萬賂京師大小司馬

花村談往卷一

手

國朝

手長膽怯無敢啟齒弘光朝馬士英進之以五等之爵封靖
海侯意不甚貴也至福建隆武朝倚之爲尙父疏陳有一子
在日本隆武立爲己子賜國姓朱名成功不久飛黃歸授
本朝赴京師

魁楚厚橐

河南永城縣丁魁楚丙辰進士薊遼失機遣戍五羊丁丑年
省臣條議凡大臣緣事在遣許助餉三千得還里魁楚自羊
城歸壬午年十一月永城有在籍總鎮劉超以私仇擅殺丁
艱侍御魏景琦又射殺巡按御史王燮乘京師九門晝閉竟
懷負固志劫魁楚與丁啟睿練國事眾紳於一室勒令具疏
代爲訟冤魁楚潛令子姪輩以計縛之癸未年三月解京獻

俘敘功復魁楚巡撫銜敕於本省歸德等府督理屯政計功

授職明年弘光朝馬士英以兩廣總督昇之乙酉年南都破

魁楚約桂林府靖江郡王舉事靖江王於六月十五日下午肇

慶府率桂林府推官蘇州人顧奕爲相國臨桂縣知縣溧陽

人史其文爲大司馬同赴魁楚之定約不謂先一日魁楚已

拜福建隆武登極詔卽禽顧史二人併同郡王加詞叛逆囚

解福京駢首正法邀封靖粵伯子孫世襲所搜取靖江王三

百年儲蓄金珠珍寶不計數庫銀窖積亦不可以萬計丙戌

年九月初八日復擁戴桂王第二世子山柳爲永歷皇帝以

肇慶府爲行宮自居首相兼吏部兵部尙書都察院左都御

史總理事宜十二月十五日 大清兵下廣州府永歷於二

花村談往卷二

美

國朝

十四日逃上梧州再進平桂魁楚不從將百萬厚橐裝入四
十梢船遷延於岑溪縣之裏河先遣家幹齎多金潛上廣州
省城資緣征廣主帥至丁亥年二月方得叩陳固山李成棟
前達魁楚歸順迎降意成棟手書招之大喜過望卽解維移
舫仍來肇慶成棟亦率兵來會相見歡笑頓足恨晚知有公
郎亦亟請見敘誼敘情無異一堂骨肉云以兩廣事仍煩督
理明日黎明受事舉令旗令箭令牌與舊日符驗印信悉爲
手付具疏亦在明晨魁楚父子銘感喜樂非可言喻當餽見
面禮一萬珠寶稱是成棟原有轉敬歡顏暫別未及三更成
棟戎裝秉鉞昂坐將船之露臺列炬如晝刀戟森立喚請丁
家老幼魁楚方入夢以爲到任何早或者爲拜表出疏必宜

致跪云又聞併請耶君想亦另以官官之耶肅衣而前尙擬
揖禮相趨見成棟正坐不動料局已變急跪下乞饒兒子成
棟曰先斫兒子左顧已獻首級隨驅殺魁楚焉當即拘撥其
家人分置各營再取其眷屬一妻一媳三女二妾寢臥已船
四十稍船之厚藁原封未啟亦寸楮不失拱手而歸之李矣
聞其中精銀八十萬金珠犀珀三倍之惟妾女過船時有一
揚州豔婢投入江水爲李成棟之失財

從來百萬厚藁封之一人啟之者正不知爲誰人卽遺之
子孫亦決不爲居室衣食幾兩幾錢之用

袁馬同鄉

明末之袁崇煥馬士英兩重臣也袁爲崇禎朝之大司馬馬

袁崇煥

馬士英

袁崇煥

爲弘光朝之大柱國袁係廣西梧州府藤縣人已未科進士
馬爲貴州貴陽府新貴縣人丙辰中式亦己未進士馬之原
產亦係藤縣居同里爲北門街生同歲爲辛卯年馬年五齡
爲販檳榔客馬姓者螟蛉而去本姓李也馬則新貴人耳袁
拜經略遼東時賜宴文華殿親許三年內挈全遼還陛下崇
禎帝爲之下拜後言不應口己巳年五月另爲殺毛文龍之
謀以解嘲實則胸中絕無定見文龍之犄角於海島未必無
用此又華亭相國錢龍錫出山時陳眉公指教代朝廷惜費
秀才家酸齋計較也袁又誤聽喇嘛僧人和好息兵之說後
皆策說罔效本年十一月烽火逼京總兵滿桂盡發其姦崇
禎帝震怒庚午八月詔檄西市時畿輔百姓初罹兵火恨入

骨髓爭噉其肉皮骨已盡心腑之閒叫聲不絕眞所謂活剮
者也馬則獨攬國柄豎黨狎邪肆貪導欲喪身亡國之事故
蹈無忌言之污口筆之汚史未及一年不突鼠竄逃過浙東
爲福建亂兵活剝其皮以代天誅此二臣者二祖列宗九原
見之自當寸磔而後快者然誕育於一鄉亦必上天所降之
狼穢以喪亡三百年之基業如安史二賊同生一營四望如
火固知亂世之姦雄與佐治之能臣天皆有以命之絕不與
腐草樗木榮枯比類但袁馬二人本無姦謀惡術辣手剛腸
如杞檜諸凶惟是手長智短耳軟眼瞎酒色貨利而已

魏客始末

魏忠賢初名進忠河間府肅寧人少黠慧善賭博喜馳馬能

魏忠賢

魏忠賢

魏忠賢

左右手穀終日不識丁亦有脆遇事擅用曾娶妻營室因負
博籌窘甚自宮萬歷十七年司禮太監孫暹收用供事皇太
孫天啟也導引遊宴甚得歡因資入太孫生母孝和皇后宮
職辦膳事扶掖介紹者太監魏朝朝爲老監王安名下一人
安剛直泰昌三十年東宮悉爲主持朝與太孫乳母客氏有
姦然朝日夕侍安多不暇忠賢乘間得通焉後天啟登極數
月一夕朝與忠賢爭擁客氏於乾清宮之暖閣醉置聲聲達
御聽令跪榻前詰問不罪一魏反問客氏意所喜乃退朝而
進忠賢不數日忠賢矯旨發朝鳳陽編殺之時王安奉旨掌
司禮套辭未赴太監王體乾欲攘之因忠賢客氏從中附和
革安職降南海淨軍勒令自裁進王體乾掌司禮印務忠賢

提督東廠又使舊監李永貞爲司禮贊畫布置李實李明道
崔文昇等於司局探旨得動靜以爲姦大婚禮成廢忠賢姪
二人錦衣千戶陵工成廢一弟錦衣千戶開內操廢姪一人
都督僉事建坊肅寧縣賜額忠惠加祿一千二百石賜金印
文曰顧命元臣營造三殿晉崔呈秀工部侍郎授黨人姓氏
謂之天監錄首列東林葉向高韓爌孫承宗劉一燝趙南星
高攀龍楊漣左光斗孫居相李邦華喬允升王治曹于汴李
騰芳錢謙益姚希孟孫鼎良徐彥良熊明遇沈惟炳熊喬渭
侯恪鄒元標孫慎行馮從吾余懋衡繆昌期袁化中惠世揚
毛士龍鄒希迪鄧漢盧化龍夏之令周宗建房可壯章允儒
侯何文震曹學佺李三才顧大章周起元李應昇黃尊素

卷一百一十五

三

通鑑纂要

張慎言成基命何如寵陳子壯等又列眞心爲國不附東林
顧秉謙魏廣微周應秋等五十餘人爲削除起用底案封忠
賢姪良卿肅寧伯世襲又賜忠賢養贍田七百頃良鄉請宅
第給帑銀一萬九千兩以武清伯西朝房改付王恭廠災降
賊賈忠賢撲滅功又逮吳養春其祖守禮曾助餉二十一萬
因官中書至是叛奴吳榮首稱養春歲收租稅六十餘萬又
變賣程夢庚山場三十餘萬俱助大工嘉忠賢發姦廢姪一
人錦衣指揮三殿工成晉忠賢上公加恩三等原封肅寧侯
魏良卿進寧國公賜世襲鐵券又莊田二千頃祿米照魏國
公例歲支五千浙江撫按爲忠賢建立生祠賜額普德山是
各省撫按爭先建祠但乞賜額孝陵仁溥南京崇勳又懷德

蘇州普惠松江德馨淮安贈德揚州沾恩蘆溝橋隆恩崇文
門廣仁宣武門茂勳濟寧州昭德河東襄勳河南戴德又成
德山西報功大同嘉德登萊報德遼東元功又茂德湖廣隆
仁四川顯德陝西祝恩徽州崇德北通州懷仁又崇仁昌平
州彰德延綏祝恩密雲崇功大和山昭德上林苑感德林衡
署永愛嘉蔬署洽恩良牧署存仁江西隆德監生陸萬齡請
建祠國學當與至聖並祠謂驅擊道學比誅少正卯東帥報
捷較孔子以筆削尊宗周尤多顯功也至各處祠中獻媚曲
意爭奇朝夕上食饗祀一如王公像實用沈檀香木口眼手
足宛轉運動服飾巾履四季更易腹中肺腸綴以金玉珠寶
髻上簪花日必兩換守祠之人叩拜問安無間歇又以邊功

卷一百一十六

三

通鑑纂要

加恩三等封姪世襲錦衣指揮魏鵬翼安平伯加寧國公魏
良卿太子太保世襲伯爵進錦衣指揮魏明望太子少師封
魏良棟東安侯時良棟僅三歲鵬翼二歲俱世襲七年七月
二十二日天啟崩崇禎帝登極九月魏忠賢有罪免寧國公
改錦衣指揮安東侯改指揮同知安平伯改指揮僉事十一
月安置忠賢於鳳陽籍其家行至阜城尤家客店自縊下良
卿鎮撫獄伏誅良棟鵬翼嬰兒無知祿睡未醒俱受戮五等
定罪文官崔呈秀田吉吳淳夫李夔龍倪文煥爲五虎武官
田爾耕許顯純孫雲鶴楊寰崔允元爲五彪魏忠賢與崔呈
秀戮屍示眾生祠俱毀莊田鐵券盡行追入撰敕獻諛諸臣
列名欽定逆案爲一代之信史客氏皇太孫天啟乳媼也眞定

府定與人侯二妻年十八生子國興選乳母入宮又二年侯
二物故在內而後利與太監魏朝通謂之對食人盡曉魏忠
賢則私竊焉天啟登極客氏喜忠賢上亦明與之用毒計殺
朝并殺持正不撓之老監王安客氏遂與忠賢恣意弄權大
婚禮成封奉聖夫人賜莊田二十頃爲護墳香火用子國興
世襲錦衣指揮又賜金印文曰欽賜奉聖夫人敘邊功賜金
幣加恩三等侯一子錦衣指揮準世襲凡忠賢所爲如開內
操殺泰昌寵妃趙選侍殺天啟孕妃李選侍削國丈張國紀
擢通正后幾致投繯逮東林各止人殺強諫諸君子追賊定
三朝要典賜詔諡祠額專任顧秉謙崔呈秀等人及旨意朝
令夕改縱騎徧天下皆客氏呼吸相通爲之左右忠賢之肆

書卷之六

甲

通鑑纂要

威肆虐若無客氏未能如此之甚也七年七月二十二日天
啟崩崇禎帝登極九月遣客氏出居外宅籍其家得宮人之
妊身者八人欲爲呂不韋之事未及月耳聒遂之命浣衣局
掠殺客氏子國興下獄伏誅兒子錦衣指揮客光先客璠俱
戍客氏在宮中乘小轎內官輿之如如嬪禮誕日上必臨幸
恩賜無算據西宮爲巢穴出入往還惟其所便每歸私第繡
幃牙橋內寺數百緋袍玉帶乘騎驅擁由嘉德門經月華門
過乾清宮亦不下輿出西下馬門威儀隨侍呼殿傳宣擬過
鑾駕抵家升座宮人家人依次跪叩稱老祖太太千千歲千
千歲聲震里許各以銀幣重加犒勞有路人聞聲進拜賞亦
如之或往一兩日多則三四日治肴設宴日夜不停侯伯臺

鼎挨次進謁內旨趨入日夕必幾次至忠賢矯旨特促必備
駕入朝矣忠賢私第與之同里土木繁華聲伎精選四方貢
獻夜不停軌勢燄烜赫古未有也客氏奉敕歸第之明日復
衰服赴梓宮前出一小匣內有黃龍袱包裹皆天啟胎髮痘
痂及幼時剃髮落齒退甲等哭叩焚化而返其子國興愚蠢
昏濁與人對坐不能發一言輒欠伸入夢云

閹獻始末

從來有云天下無窮驛蓋指旱驛而言也官客往還資用役
卒所養不耕而食不織而衣之貧民驛遞中收拾動以幾百
計自魏璫崇國裁扣充餉緣是驛舍傾倒人夫散佚又值凶
荒驛夫變而爲饑民陝西邊陲遂起不粘泥王嘉胤之流賊
爲詞以感召曰大戶欠我錢小戶各自眠若肯隨我走強種
一年田趨而從之者以萬千是時巡撫胡廷晏庸而髦尤惡
聞盜恆杖報盜者以故盜益恣劫宜君獄聚延慶之黃龍山
釀禍二年洛川漳化三水略陽清水成縣韓城中部石泉綏
德茂耀靜寧潼關金鎖關等處漢南一帶徧地皆賊所流矣
有延安府米脂縣農家子李自成小字素兒幼與姪李過試
力關帝廟舉鼎自豪又厲志不欲因人成事立名曰自成又
不欲娶室女謂宴爾時羞澀狀可憎年十九娶三醮之韓氏
未幾月韓復有外遇手刃之韓父訟於縣署事府同父淑年
逾戒得因門役通賄釋自成家得釋獄甫歸三日吏胥欲未
厭復籤拿再審治前會飲堂事遲而竟醉矣兩言勘詰挺刃

殺署官與經承一堂披靡遂走甘肅投伍食馬兵糧會朝廷
允言官議挑選九邊精銳實京師陝西三撫四鎮共得二百
八十人自成與焉統轄參將王斌老疾而憫行至臨洮府金
縣支行糧縣令素不甚出堂至邊兵過往尤局戶諸兵哨於
門擲瓦礫於內署參將知之將爲首一二穿耳示眾自成獨
不甘與同伴五六人掉首去之遂入王嘉胤黨又延安府谷
縣鐵匠子張獻忠者祖籍承值官差鑄造軍器從來官吏率
多陋規然煤鐵有餘今則煤鐵日減陋規反增匠戶不堪命
矣獻忠家已傾官差追捕復不支亦走入王家胤黨此皆崇
禎初年事李自成主搶掠姦淫不甚殺戮稱闖將有先自成
而強者爲高汝岳稱闖王起陝西過山西入河南破湖廣江
北八府流入南直安慶并維揚界會合張獻忠陷鳳陽焚泗
陵寢殿燬伐松栢三十萬餘枝殺守陵官監百六十人縱放
高牆罪宗登府座知府顏容暗先因服匿獄底搜出跪之堂
下數其罪痛杖二十而後殺推官萬文英死之士民被殺者
數萬剖孕婦卜男女爲勝負注嬰兒於藥爲笑樂焚燒公私
邸舍二萬二千六百餘間趨廬州府陷巢縣掠霍丘合肥圍
六合聚嬰兒數百環板焚燒號哭以爲樂又裸婦女數千
向城穢罵稍有媿色對眾磔之攻三日而去朝廷正值經筵
接報痛哭連撫臣楊一鵬棄市案臣吳振纓戍邊復西入河
南連破河南等府屠殺荆王福王又荒旱頻仍豫晉秦楚赤
地千里賊以人爲糧肥者爲白米所歷城池必夷爲平地十

四年春夏志欲得汴梁百計攻圍周王協力固守乃決黃河
以陷之時總督孫傳庭扼守潼關在豫之賊楊腹徒手有死
之氣無生之情矣七月中大司馬陳新甲移檄傳庭督催出
戰甫離關三日傾盆霖雨十日不止衣甲透漉以久解膠幾
百輛軍糧車輪陷沒沙土者三尺餘自成率眾唾手而取馬
勝人飽北入潼關仰天大笑改爲古今關無一人扼截也第
一縣渭南楊暄守拒三日屠之即破省會撫馮師孔臬黃炯
鄉紳焦原溥原清南居益王道純俱罵賊死進殺秦王存樞
據有秦宮發窖得二百萬珍寶不計數後新甲雖正法無益
於事矣甲申正月朔自成僭建國號大順年號永昌渡河而
東山西城郭如破竹自成性鄙嗇食不兼味無子以養子李
雙喜爲子改名洪基移檄遠近有君非甚暗孤立而煬蔽恆
多臣盡行私比黨而公忠絕少甚至賄通官府朝廷之威福
日移利入賊紳閭左之脂膏盡竭又公侯皆食肉執袴而依
爲腹心宦官皆齧糠犬豚而借其耳目獄囚繫繫士無報禮
之心征斂重重民有偕亡之恨如此逆檄直達御案三關不
守昌撫何謙詐死逃歸十二陵灰燼三月十九日自成之箭
上貫承天扁額帝后投縊並殉賊眾系突深宮禁內闕突無
阻真闖賊哉自成之也兩月後清兵剿除向西退遁奔過山
西再入陝西時賊藁饒溢多私逸不從及清兵逼入陝西自
成又出潼關見勢去力單投林懸縊其黨劉宗敏勸解鼓勇
盡計南取金陵兩浙遂由荆黃過江覬武昌欲暫思駐足湖

廣清兵復擊敗之左右散盡隻身奔竄裂服毀容作乞兒狀潛逾洞庭湖匿入辰州山谷爲農夫所疑舉鉏擊斃焉乙酉年四月也張獻忠陰謀多智性好殺賊中稱爲八大王自號西王愛一細狗食寢與俱自元年至六年橫行秦晉七年始入河南會合李自成寇安慶府鳳陽府廬州府連營數萬攻滁州行太僕李覺斯知州劉大鞏督士民固守賊列雲梯衝輜弁穴地填濠百道環攻城上火輪石礮續發討轟死者雖眾皆係難民復掠鄉村婦女環賊城裸體而省淫之又斷其首刳其腹倒埋於地露私向堞穢血淋漓以厭礮城上守卒掩面不忍視礮皆迸裂礮卒橫散覺斯搜斂民家園脩亦環城向外然礮擊礮得如式賊始畏避如此三晝夜幸總理盧

北齊書卷之

卷之

象昇救兵忽至戰於城東五里橋賊大潰斬首一千二百級追逐五十餘里回河南屠滅三十六城以鑿眼砍手爲寬赦十年又直抵南直之儀真尋轉湖廣盤踞於黃麻光固開食盡趨鄖襄十一年七月總督熊文燦撫之獻忠疏求襄陽一郡地又乞餉十萬以爲耕牧資廷議俱不允止許其株守穀城縣城內出則有禁十二年五月獻忠舉穀城叛逮文燦九月拜楊嗣昌督師會剿十三年二月嗣昌督總兵左良玉大破獻忠於太平縣之瑪瑙山斬首萬級精銳悉亡良玉連營百里爲困守計獻忠於興房走白羊山後潛循澗洛從巫山隘盡入蜀楊左於秋初搜山山空無賊方知西遁九月統兵追入十四年正月獻忠復出蜀假充楊左官兵夜襲襄陽踞

襄王殿坐立王於前曰吾不殺爾楊嗣昌無死法今奉一杯酒借汝頭有用處遂殺焉向瑪瑙山大捷時禽獲獻忠妻妾子女監禁襄陽獄底楊左亦以家口輜重頓寄襄城至是悉爲獻忠所淫殺監禁者宛存守道張克儉推官鄧曰廣皆死之發襄王之窖銀得十五萬廣濟飢貧嗣昌聞信由川江至荆陵服金屑而死良玉戴罪嗣是獻忠益橫凡人未殺盡有糧可資之處雖遠必到速忽千里官民俱不及防入河南再破洛陽轉入荊州官民逃徙僅存空城開科取士狀元姓易本姓楊因獻忠極恨朱楊左三姓見無不殺故去木旁以避之也十五年湖北八府并豫晉漢南方規五六千里寸地爲賊巢紳士軍民非附賊不得活穀麥麻豆幾絕糧米價六十兩一石無盈斗賣者十六年獻忠過江破武昌禽楚王以竹篴盛之凡王族及合城士民約六十餘萬盡驅而投之江鐵騎後圍行稍遲緩利刃亂砍趨如赴家江魚致不可食初獻忠將計渡江撫按向楚王急貸十萬贍守城軍卒王笑而辭焉謂城守事非王府責也及城陷發王窖得銀一百萬輦載數百車不盡賊喜過望從此而南自岳至沙常辰寶衡永再東南下袁瑞吉安幾及於贛所在殘破所在設官特未建號立年仍稱癸未復聞李自成據有西秦傳檄有能斬獻忠頭來者予銀十萬獻忠亦懼乃棄舟楫率步騎數十萬西向入夔州陷重慶瑞王合宮死并殺舊撫陳士奇再陷成都府蜀王合宮死并殺撫臣龍文光西蜀盡歸獻忠矣爲獻忠善後

計者保土愛民建邦立國金牛沃壤安在非李特王建奈彼殺心愈熾縱虐爲威城陷無遺子過墟不留種黃巢八百萬今且十倍之四川一省天地爲虛矣全蜀鄉紳以索銀有無皆被殺懸榜試士遠近爭赴冀全性命以兵圍殺咸諫策握筆而死直至辛卯年四月日清朝收蜀獻忠猶踴躍成都左右報言大兵已至且信且疑城垣瞭望一箭斃焉已後李自成七年死矣此二賊者覆明朝亂天下中原之大愆也然而有明之天下不亡於二賊而亡於殺二賊之兵將不亡於殺二賊之兵將而亡於內外當事之大臣也可慨也夫

明朝開科

余於讀書家見明朝首科試錄冊係洪武四年知貢二人右丞相汪廣洋左丞相胡惟庸主文官二人禮部尚書陶凱侍讀學士潘廷堅考試官四人侍讀詹同司業宋濂吏部員外郎木鮑恂第一場先經一四書一共二篇題名四書疑二場論語詔表各一篇無判三場策一篇四書疑云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夫禹皋湯於堯舜之道其所以見知聞知者可得而論與孟子又言伊尹樂堯舜之道中庸言仲尼祖述堯舜夫伊尹之樂仲尼之祖述其與見知聞知者抑有同與請究其說

天下會試舉人共止二百中式者一百二十人狀元吳伯宗授員外餘二甲及第進士出身俱授主事三甲同進士出身授縣丞會元俞友仁亦授縣丞朝鮮人金濂三甲第五名授安丘縣縣丞後告歸本國即拜相此第一科制式也嘗考宋制科舉內閣士子有疑難事許叩問主考以五代干戈後人以識字爲罕耳後主司避嫌多自峻不敢啟啟亦不答歐陽文忠同梅聖俞知貢舉每事復古制策崇舊體因宣諭諸生坐待啟問至日午猶喋喋不已退食後又有叩簾者問堯舜二字并董仲舒何代人聽者哄然文忠不動聲色爲之講解復曰似此尙疑不用可也他日言及憫然憐之其矜惜人才如此後金人中國今科科舉罷後即曉示後科於某經某

史中出題天文地理兵農禮樂皆然中原士子寒窗靜案得以窮究極至不出數科經史政事各得精要元朝初年多出異材金人所以養之者有素也至前明立法主司出題必欲乘人所不知所未習故於經史政事一無考訂一無究驗文則空牽白戰勦襲套話人則庸腐無知蠢然要錢而已

明朝以不肖之心待士子士子惟以爲己之念待朝廷試問未進時有一念不爲身家者乎既進後更有一念肯爲君國者乎報效事明朝獨少求全事明朝獨備如四書五經論表詔判天文地理兵農錢穀往古來今三教九流無一不通方稱入式天下幾見有此全才至末運幾年欲兼騎射而有之天下之應之者一無所能而已矣

功名奇巧

萬歷丙午北場龔爲光幼時夢先有司三句題須串做後童試於院爲舉賢才題憶幼夢於入題處承上二句文宗於此特密圈得入泮後錄科爲赦小過二句竟串做之謂賢才原不能無小過必先赦而後可舉文宗以爲奇領案觀場聞中題先有司三句益憶幼夢入股串做房考韓仲雍擊節加賞首薦中式又丙子科南場七月中文宗徵蘇常二節推較闢錄遺卷一日下午兩推剪紙基對弈文宗忽於屏後步入急搜一卷掩之笑問曰得佳卷否倉卒答曰正看此卷時取字木印在案曰既好取之可耳遂手印之即便出外兩推方取同閱疏弱殊甚曰彼之命也記其破承竣事出署一生送卷

卽其人也爲松江上海之張汝聰二推又同入秋闈期取積學適看一卷似前倖得遺才之筆氣去之念已二十四分忽倦甚攜之入袖閒步總考簾外遇前推捧兩卷呈薦聚觀片刻司門者疑並入竟擊雲板兩下不得不同進彼推兩卷俱入式問及同進無聊出袖大加讚賞謂必英俊特令加圈點拆號中出果卽汝聰又一生應試在寓夢祖先告曰封銀五錢書己之名於貢院前送人可保必中連三夜皆然勉爲之不意受銀者神樂觀道士喚入貢院以備寫榜踉蹌而趨得銀視名感爲恩人填榜至末大總裁持四卷在手欲較取一卷口微吟曰沈景華道士所得封銀名也心熟手便疾書之急欲止易已上榜矣遂爲鎖榜舉人又丁卯南場簾考書三房河南人某誓不閱卷候至二十日問殊卷進完卽焚香叩天先宣頂上一卷主必中以爲頭卷乃上下顛倒者三取出第一卷後信手抽五卷前後次第亦隨之皆密加圈點無錫唐損占士在內五人爲沈胤培等俱中進士惟第一卷爲上江人已耄矣此損占親口自言者又天水某榜眼也幼不甚穎年十七擲管不能盈二篇縣錄考題分東西己未日過午滴滯枯槁落想爲艱乃向牆角再小遺見有黑綫垂壁拽之抽不了未得一紙包卽其題之文傳遞人所爲也急騰上卷取覆試共二十名以覆卷不稱殿之府錄則儘縣案二十名候考澄江時賜羨李蘭皋癸未科李用楫之父年望四素號通童亦府取在寓課小題甫脫稿天水適至懷李作而去朗誦記之及

入棘竟是其題不遺一字直書上卷李意天水必爲此事恐涉雷同月搆一義拆卷時天水入而蘭皋不入天水因心感執贊蘭皋門下戊午年南場入彀矣時方二十二歲向因家業中微植產計勇於誦讀每見閒談某以舉人知推致厚橐輒傾耳某以舉人知推幾年居善地行善政播善名輒神往某以舉人知推截俸行取擢諫垣擢西臺查太倉庫差茶馬鹽鐵輒自許冀一日焉得其時莅其任樂可知也三科後已不耐公車之極辛未榜發乞恩就選果次知縣例樂甚遙憶三年後綰綬琴堂栽花海嶠震旗鼓看排衙平生志願足矣恨不能縮日就癸酉中秋乃爲虎丘之遊又獨自爲虎丘之遊一葉孤舟泊於人所不到處十五日爲詞林項水心搖春上京之日趨之者船以百計優酌以候之膳之者席亦以百計望見顏色寄語長安或驕語鄉曲者人又以百計項以不耐人事挽舟南岸天水隻身既無朋又無酒操手閒行往來於斟酌橋至普福橋獨步徘徊者幾上下項則假寐艙中冷眼觀視疑宦後何獨行疑未達何魁梧遣僕偵之乃知爲老孝廉再遠詳閱非孝廉結局者請其登舟此時仰望水心如在天上帝以乞恩就職項曰無煩此也卽簡經義十首昇之日明春大業在是矣甲戌四經題果在其中雋矣卷出項房師生誼先於虎阜訂後廷試對策又蒙崇禎帝特簡爲鼎甲中人俱大違其知推之願於五雲多處猶懊恨之可見讀書士子埋頭刺股與傍花泛酒未必若爲有用若爲無用儻天

水發憤憾五科之不第當中秋賞月時閉門禁足安能身登帝庭天人策蹇然爲天下第二人耶故知落霞孤鶩原非千秋絕調只少八百里一日之順風耳雷捷薦福安可以成敗論英雄雖然求苦中之苦方得人上之人惜陰繼晷立品成人之所必道且天之所報視人之所盡不爽秋毫若所見聞之天湊功名彼自有夙世因緣或前生苦讀終身不得一青其矜或錦繡盈篇爲盲主抹擲爲勢利擠棄天蓋以儻來榮貴償其勤苦故甘寂守戒之禪僧恆爲太平宰相有由來也

京師會遇

吳晉叔祁門人又云江右人幼孤貧不認字能腹記萬言一切錢穀瑣務年二十四爲閩客負荷建扇入都自渡江登陸

五

五

五

日所履之地步有數廿年後猶能歷指壬戌之春爲四公車主爨自辛酉十一月至三月米鹽腐菜事零費錢七十千至分手時倩一人主筆彼自口憶不錯一鉢四舉子日夕所誦前後場及古今文耳聆心解皆成誦盈篇魏璫最喜不識字而有心計者知其人使主記室轄三殿大工料役支放皆關白主裁空憶忖記萬千端緒始末井井偶有簡舉追數了徹絲隙無漏亦刻晷不差片以姓名入仕版加至宮保知係冰山不欲以真氏籍染也大工甫成即逸去爲藥餌客徧走江湖其貨物多寡視外囊裏便悉中之數目袖底素無簿牒眼爲筆而帳藏腹也性最戒慎自知福薄故雖大遇而不濫富卒又能遠害潔身智士也傑士也鼎革後尙走蘇杭崔魏時

炙手可熱事亦絕口不談又上海張電號賓山工草楷以布

衣從陸文裕入都夏文愍公言見而賞之授以武英殿中書

局儒士屢蒙獎賞卽實授中書進供奉局序班擢太僕寺少

卿晉正卿遷司經局正字通政司使歷工部右侍郎禮部左

侍郎食二品服俸所著事蹟書太廟金額仁壽殿永福殿二

額獻皇帝銘旌獻皇后神主皇天上帝玉冊文表九廟神主

牌額御製碑文寶軸平邊告廟文表至書銘書屏與扇軸掛

屏春聯等件不悉紀其寵幸特命等事隨駕承天往還日夕

謹身路經六千時將及歲護行景仁殿奉慰仁壽宮拜瞻永

禧殿賜偕輔臣進香武當賜偕輔臣人苑賞荷並席泛舟賜

偕輔臣坐賞龍山三賜御製褒文四賜御書平安特賜慎勤

六

六

六

忠誠圖記額牌特賜道德經斗母像至上方新茶牽羊酒果

御前尊爵御用服帛與雲鶴麒麟飛魚繡補等件無算又特

賜銀瓶綳袋祭品醢醢閣臣經筵勞臣所不易得者又輟箸

賜饌者五銀如意金丹生脈散香膏飲者四內帑金銀十兩

至五十兩幣帛白一表裏至四表裏者三十有七例賜歷扇

外面賜手賜者各六錢鈔以百貫計者三十有三若筆墨看

核鮮果時烹以日賜以時賜者又不計寶訓日錄告成賜宴

諸身殿尤二祖列宗來之曠典內殿竣工脩一子考成又陰

一子一孫給三代誥命地恩前母偶疾賜藥特遣太醫日數

次問詢內閣上寢食狀母卒賜祭葬馳驛守制服闋召用後

卒贈禮部尚書蔭子祭葬一品禮此布衣之極榮矣初入中

書局未甚寵幸時嘉靖帝曾賜一札與文愍公偶醉後漫評
數字於札尾數日後內復索此札夏驚懼召電曰此事煩爲
擠認慨承之跪跪御前請死上熟視良久曰此夏言筆也電
伏地不敢言即叱出後西市之緣根實種此電非有意擠之
也張在雲間日寒寢殊甚備書於沈水南書館得俸不滿六
金以糊家口一日水南率及門五六與張出西關亭橋有星
相僧迎顧時徐文貞公階年方十六恭手尊之曰宰輔大器
也眾失笑又恭手於張曰此位遭遇特隆品亦不下一二級
眾益以爲妄指水南曰多寒氣非科甲中人然官亦登大夫
眾又佛然外王白谷顧豫齋王左山歷指皆兩司張白灘非
科卽道眾復大噱以爲同學數人豈能盡入朝班且賞賓山

卷之三

七

通鑑纂要

爲大貴貴從何來不再詢去之後水南年老出貢賴及門多
顯爵扶掖至郡丞晉階中順大夫餘皆如其言亦神相矣

兩元書院

杭州孫兩峰先生大銀臺政歸里素恃先達傲視後輩然
鑒識時流或爲大器或爲小就或朝鮮而夕媽縷縷指也家
延一師講貫爲紹興之李旻句讀爲餘姚之王華卽新建伯
文成公之尊人年將登四貌拙氣鈍小試多不利兩峰每狎
侮之呼爲落魄老儒王亦不較成化庚子之春節歸就試候
案一月名復不錄兩峰不悅其久荒童課也初到之席演蘇
秦劇本謂之王愠不形色館政之外自理正業循常格而已
中元錄遺幸附觀場更幸復領鄉薦兩峰仍然蘇秦劇本賀

之謂其掛名浙榜便可稱掛印榮歸之蔗境杯箸票簽金書
桂折驚落魄鵬搏望老儒王亦無喜無怒舉杯飲醴舉筋食
饌而已李以同館情深把臂噫吁雪涕而別明春辛丑王以
狀元及第報矣兩峰舌愕始悔從前畢竟非月旦眞主東幣
附其家訊中不報再端作抵京師止獲一單名東乃遣子入
都申賀惻王以故人相待情誼諄篤及歸書金篋贈之曰好
去殷勤謝爾親莫教童子謂蘇秦丹庭獨對天人策便是當
年落魄生兩峰見之大慚嗣後語言晉接之閒厚奉李師李
亦於三年中咄咄徹晝夜癸卯春掀髯自命必期繼王公去
八月果雋於鄉謁兩峰索演蘇秦扮兄嫂與乃母之奚童遞
罰大觥醉極幾不任衣冠李亦呼酒大樂明春甲辰亦狀元
及第兩峰喜以書館另闢其門於正街顏曰兩元書院後王
公冢宰家居有星家推乃郎新建伯之造曰必定跨竈王公
微哂曰我竈恐亦難跨星家曰狀元冢宰不過百年之富貴
此造主匡扶社稷整頓乾坤與國同休劉誠意之流也時新
建方在童年後卒如其言王李二公相較李又遜王萬萬矣
李之氣豪王之氣和其亦局量之有別乎

卷之三

八

通鑑纂要

此二公之元志於元而得元者也迨後嘉隆以至天啟諸
朝傳臘次第悉依進呈前後其中機局天工少而人事多
矣卽鄆夢之演劇憾詞也然狀元爲天下之福主裁自宰
相豈卽造福之人耶此皆齊東諸語草野村談安可妄聽
而筆之書但就我目擊而灼知者一一志之辛未科爲宜

興之陳于泰當時諱有長安莊之說此以小人之心度首
揆之腹也首揆爲同邑之周後密聞周意甚忤忌之則當
日無引掖之情可知或言其廷對之卷預備其二入內正
卷反係在外倩人者綫索直通司禮與朝廷之左右併周
亦不得而知之則固大力者也至甲戌科則有異矣廷
對詞策悉用駢語以引端後則敷陳題旨以頌聖算定字
句揭出第二葉皇帝陛下四字作第一行凡有志於進呈
或遵是式又有牛衣對泣時煽心知推故不整飭其卷願
填三甲以快生平聞向隆萬年間竟有不構一筆但書聖
學淵深臣愚不敢妄對十字則必歸之三甲矣此其志趣
之卑下可知崇禎帝於是科之卷取呈至再尙未愜意閣
臣無奈盡將一榜卷送入遂於卷之不矜意以求工者節
取焉去麗而存率略博而收平中州之劉理順入彀矣鼎
甲三名俱出聖裁若丁丑科則內外預定者無錫之高世
泰也傳臚之一刻與前一晚及傳臚一刻以前之半日皆
高世泰也至殿呼聲裏爲江右之劉同升矣說者謂烏程
忌忠憲公之姪其然豈其然庚辰科又訛言無錫之鄒式
金人謂其多金也偵卒詭其說以取之此亦錫人目未盈
寸之言長安輩金山積貂尾通天屈指當未及鄒也北通
之魏德藻卷有滅賊中興字橫列在上御筆點之遂定其
元癸未科春闈愆期秋暮始舉臨軒繙閱囑審至午章絕
意嬾尙無專屬午門外馳報者指松江之朱又忽指淮安

之王江右之張御几已兩盡一榜卷可稱萬選青錢矣得
武進之楊廷鑑遂爲八十九榜之殿焉甲申以後病臥蓬
窗足不踰闕十年後又爲餽口見壬辰科狀元則爲無錫
鄒忠倚卽前式金姪也係已丑進士補殿試元宵日啟行
在途殊無吉兆輿夫逸於中途貂帽失於酒店衾褶竊於
僧房是科庭試錫邑其十一位凡有親知俱於西長安街
接候見簪筆出宮者已數其十遲之又遲鄒始出焉眾祝
之曰詳慎如此鼎甲在握矣鄒曰狀元如後數起或者有
望也然守部又無此大力是日風砂晝暝晦塞異常又爲
避痘令嚴廷試進士改集承天門下墨池土漬筆尖砂飽
一字作四五字潤書其點畫方全不然一豎止見上下一
畫止有兩頭令觀者月露生憎鄒則字全行直於靡靡中
赤幟易拔其得元以此己亥科於八月舉會試以丁酉鄒
場主考簾官正法懲創南直舉子未與戊戌春闈 章
皇帝月試示恩狀元爲崑山之徐元文是科能書者無錫
華亦祥爲第一卷爲大宗伯領讀玉質金容銀鈎鐵畫朝
廷展玩亦不忍釋手崑山之所以得元者 上意不欲於
進呈卷內取元示帝簡特恩一日知遇之意崑山無領卷
官遂定第一人華次之華若不爲宗伯所呈魁天下無疑
矣後亦同鄒俱不享命也所見六科中以未進呈得元者
過半固知宰相原不能爲人造命也人宜安命矣

錫山三富

無錫古泰伯地基在延祥鄉嘉隆間有三富翁世所傳安國
鄉望華麟祥也安號桂坡東鄉膠山人離城六十里既富後
思貴以耀宗子如山原俊偉苦讀謀之堪輿氏必期來科聯
捷方聳觀瞻遂覓三吳兩淮有其地無其速有其速又不可
得其地再四圖維政不必遠求本處膠山寺殿基催官速發
可期許也私相籌議桂坡曰若先明告寺係古刹志書所載
決不得者勿動聲色則就緒矣選擇破土造墳安葬掩壙吉
期然後敦請主僧告欲修齋萬祈誠敬齋宮亦月建更新功
德幾日內外迴絕雜人不進雜念不起寺中房屋所有纖悉
任之還須主伯亞旅闕九則消吉舉行矣功德二十四日完
滿桂坡率友進宮拜佛謝僧之後葷葷醇酒極量酩酊及至
酒各不勝憫其徒步僧眾上下俱用轎轎送歸主僧入室視
舊日所藏所設不異也執爨下廚視舊日存柴存米不異也
檢舉服用鍼刺於窗帶懸於椅不異也言念事物瞭如指掌
盆蓄花果俱不異也酒既沈酣惟展食撫枕脫腳就睡而已
明晨日高未起有住持老僧先啟內戶禮佛焚香前闢山門
昂頭一望向占丑未正對龍山今則敬右向更子午矣異之
俯視田圻向豎墜以縱今順寺而橫矣異之前望喬木向直
遠村今抵曲埭池塘迴徑矣益異之左顧里許巍然隆起者
墳也而丹堊未乾煥然更新者寺也而基址右移趨就細睨
爲安桂坡尊人亟步歸告閭閻黎幼小輩尚然夢中囈語爲別
話相酬亦有驚起訝問拭眼四顧見一切戶牖窗櫺舊式舊

製反叱告者爲眼花見怪嘆聲奉答者追道童釋侶奔訴同
詞各相顧曰事已成功若云不可先遷寺乎先遷墳乎聲言
擅佔聲言不先預告告之官乎訴之鄰里鄉黨乎不如且已
方在擬議開桂坡復率幾友來謝方丈之肴核已滿再爲盡
歡一日敬奉百金爲佛殿慶會僧喙於是永息明年子如山
果聯捷桂坡則爲天下名山游并鑒賞秦漢彝鼎築菟裘以
娛歲月如是者幾廿年至閭閻阡陌粟紅貫朽不必指也孫
希范少年科甲從孫廣居明末舉人文章名世者更多俊髦
子姓如螽斯居然晉室王謝鄉號東湖邑之泰伯鄉人會計
簿編號至六百米穀數彙儲至百萬錢不索而厥銀不匣以
室至櫃藏於牀前阿堵零賸物也曾與顧尚書榮僖公構訟
郡城內外十里悉令罷市榮僖在寓幾無菜腐魚肉以爲殮
衛僧胥役呼命不應鈔酒無靈以饜足於鄉者過多也崇僖
諱可學關節圖章金提玉質繫於袖腕日夕弗離一日欲致
札郡伯啟出視之一塊瓦礫祕不敢發明晨再啟紙緘識
大書鄒望封三字榮僖警駭曰吾頭可斷也卽與之平錢能
使鬼如此子二來鶴來鵬聞牆招贅親朋分黨百萬家資斷
送衙門想貽未讀書之故華號海月父本有家諸生也嘗館
於京口時京口地無紅菱使館僮僕販於錫之菰漬卽海月
本居地六七日往來利可十倍又於館政暇縱步金山江口
同牙行人等商南北貨物之翔沈億則屢中意念勃如也子
雲露俱早慧慨然曰黃甲科名事可付兒曹知父翁處有契

二百封頓年餘乃竊之往館徊翔百貨問立志

積久無用者方爲收置牙行人忽指曰有一物矣

年久儲非一家荆湘川蜀遠下客商所帶板枝花俱結

鼻在主撥除飯食牙用向無定價大約百斤一包作四錢可

也海月曰此有收之日無發之時者付實銀二錢可乎眾各

欣然以爲良腐神奇矣蓄貯四厥固封焉未閱月正德帝爲

宸濠反叛督兵親征已有旨由金陵至武林登太和山從嵩

岱而還凡所經歷州縣備供帳設衾褥皆需板枝花價已昂

極一斤對兩迫無貨見也販賣遠商蟻舟蜎集海月徐發匣

月方完實銀幾百萬矣此方謂臭腐神奇捆載而歸訓二子

讀書雲成進士露亦舉人享福廿年德澤廣布爲義莊田以

舊藏書

三

贈族園亭幽潔建劍光閣以蓄書沈石田文衡山輩經年主

其家時值倭亂月造城郭以鞏固其家孫玄禎進士名御史

也從孫琪芳曾元鼎甲也子姓雲初與蕩口興道並埒

庸醫苦樂

常州府理刑陳式匡子丁丑進士杭州人戊寅年選授刑署

清肅莅任年餘天歿一子蓋其子也年僅二七聰慧勤讀本

領已升堂二人矜寶之又止獨子二人憐惜之不料欲賣早

甲綢繆於妖婢曠奶間疋羸漸露中槁可窺矣二人以爲童

年也投以祛驚消疳之劑悅以洗兒逐舞之懽師傅疏而溫

柔邇病寔反有以濟之先是無錫有庸醫術不能糊口有親

識久充司李樣乃開設於府橋南街司李以兒病在念遇醫

室必式瞻小兒科尤注意見錫山某之招牌新煥奪目問術

將退對眾樣詢之親識亦順口讚曰極有斟酌司李即發束

延入告以兒病診脈時睡一藤坐甚短小也遂毅然主童子

勞之說開陳藥品在署炮製火候生熟之間故爲矜張內署

家人叱之詈之終無一是甚至謗譖於司李之前筆之氣喪

者比比又承露以涼入地去火停挨四五日方稱道地一劑

入而殂矣合衙男婦皆謂命送此醫之手司李亦哀苦無抒

聊向醫生發洩憤則跪而拜拜而泣欲求脫身出外不得也

暗受家人老拳已不知凡幾自日中至夜再候至天曙殞殮

事方完司李呼至前曰吾亦知爾非有意也苦不讀書耳有

小兒書數部可持去熟讀每晨進背十葉如錯一字掌嘴一

在村塾書

古

下限再明日爲始庶後人不受爾害差兩早押出取保所薦

親識各五十革役至第二日早晨押早催促進署司李不得

見面二家人督背二家人持木掌第一行中便經兩掌三葉

未完兩臉疼痛舌不辨音叩哭告歸自限明晨補背來寓卽

遞病呈速通家信罄其所有典賣現物央巨紳達情逐出府

城以爲慶幸此庸醫之苦也又和州一庸醫無聊之極卜休

告於關帝因遷過蕪湖東下馬頭半閒陋室內外中分月餘

之後益甚無聊一日下午見舟子收縛左腿發腫蓋難也口

呼痛極步履艱難醫謂曰吾能藥之舟子以無錢對醫又曰

吾不汝較也先與活命飲一劑代爲烹製就室而服之復聞

以越蠟膏舟子原乘醉而來卽睡於門首醒來腫者軟痛者

癢矣四叩首去日夕感念神仙手也未出一月留都大司農
畢東川公自患痢劇篤公郎自徽州出寧國駕船長江順流
至水西門使舟子負送行囊至父署見數十醫生默坐廳事
廳事之東帳幃嚴肅云尚書公病臥彼舟子即前生癰者胸
中止有此醫不覺高聲自言曰若得蕪湖某醫來立刻愈矣
畢公係老人極肯聽事外之言再詢之舟子更神異其詞當
差飛馬屬蕪湖縣尊如風順用快棹風逆多撥夫輿之而來
外又肅名帖具聘儀敦致醫生縣公則差吏書船隻偕下留
都奈此醫生亦患痢坐家不敢出口隨之而去甫下幾里正
在揚帆忽而風來去路畢之家人日期定明早進城今宜從
陸於邨落中覓一椅以爲輜連夜進發將近城三十里已夜
半人皆憊極經一孤村啟門強入就釜造粥家止一老嫗起
爲執爨食粥時眾乞小菜嫗指煙櫃處鹽菜乾醬生取其二
莖連粥啖下腹鳴百聲私自付曰此佳兆也菜餘把許并取
入袖升輿再行原有煮軟烏梅乾藏袖沿裂菜乾爲細段外
圍以烏梅比及進城已成六十餘九自痢已止診脈之後宣
言造粥糝二十九丸於粥面令畢公乘熱徐呷將及其半問曰
腹中轉動否公曰小腹氣攻又曰響動矣醫大喜曰響即效
也再下二十九盡其粥喉嚨大噫急索淨馬見糞而痢愈矣
醫生日後不須用藥調理脾胃可也公實爲煎劑洵苦大喜
立贈五百金又各衙門延譽款留一月滿千金而送回此庸
醫之樂也

狀元旗扁

嘉興錢御令士升與弟士晉同胞也士晉癸丑先發揭旗扁
於門首旗已定石爲礎扁已釘盤上桁御令夫人出視怒形
於色謂不留長兄地趨移旗於兩傍次扁於後桁明年御令
恩貢出學士晉之夫人嘲伯姆曰聊以貢生旗扁懸掛亦不
枉留空地待也御令夫人益怒竟已之御令入京廷試後部
例有考職之舉此非預屬不可者御令以必不落第二乘冒
昧入考發榜則主簿銜也京報仍馳告於家其婦又譁伯姆
曰天下有主簿旗扁乎御令夫人更怒曰如投過主簿連夜
移爾之旗扁於正中不然尚有北監可待乙卯丙辰聯捷御
令狀元及第矣中掛狀元旗扁姆婦悉無言以意相答也後
御令大拜夫人誥封一品又嘉靖帝夢見饌饌二字時松江
徐文貞公當國傳旨宣問文貞徧集大小京官與寓京文墨
之士查考篇海內典諸書並無其字已竟日矣二鼓歸寢夫
人見公神情不適問之夫人曰我見道藏法海玄珠有此二
字乃鬼來求食之意稽之果然明晨捧玄珠經入對大喜詔
祠祭司於在京在外各處壇壝悉爲祭告文貞恩眷始於是
舉又一口忽傳內旨云卿齒與德何如文貞不能解似非溫
諭亦內外徧集莫有釋得其指者夜分就寢口吟前旨夫人
曰德或指一人其爲家宰歐陽德乎公恍然明晨以兩人年
齒入對果稱旨君子曰兩夫人之機智作用自是不凡然而
獅吼之漸矣用於家且用於國律以無非無儀之訓其謂之

何

封君公子

松江陳洪字諸生也子早卒幼媳能守流佐里與同庠呈舉貞節因乞鄉紳緩頰於當事爲此徵逐公庭叩乞吏胥道府縣準行之官府亦識熟其人洪字以爲官府與有厚情也公私大小事叨承陳乞不已至地方有公典必欲與名謂可廁身縉紳一席時因號曰節婦封君又陳眉公長君性慤曾夜深酒歸路逢捕幕巡街怒其不下馬極聲喝詈幾欲銜之以拳捕幕亦以爲貴顯子弟也急立地讓之遣役細詢大海過謙明晨憤訴堂尊時因號曰山人公子然口舌之價利風氣原開於先達董玄宰三楚督學歸怡情赴宴一舊族子驟富

在軒窗卷二

七

通國叢書

倣名公家營構精舍中藏書畫鼎彝琴棋玩好之物充牣無序又與算格法馬帳簿等交互錯置因邀玄宰眉公與張何初輩花會談敘飯後引入清談主人各爲誇指某物矜所自來某爲的係真蹟某件價值多少玄宰閉目搖首曰太多太多穢雜矣主人領意急令各去其半又問玄宰眼前清曠否仍曰正未正未再爲割情裁減幾至於無復問如何玄宰目眉公曰兄意以爲暢適否眉公曰畢竟不潔淨玄宰曰曉人主人曰如此尚多乞示何法玄宰曰更無別法如吾兄亦去之可耳滿室大噪又進墨池乞書堂額玄宰書曰南有堂主人本意欲求褒美眾不知所指但胡口稱少獨眉公曰儻彼伐去如何玄宰曰此時不妨再來奉邀眉公點首不過取南

有喬木之句耳初無讚獎之意蓋入門時二公見南鄉有大樹也又玄宰過吳玄水家適一僧父來爲挽玄水力致乃耶入泮送謝儀四百金因留酌坐次與玄宰聯席無聊閒問尊庚僧父曰癸亥生接口曰小兒今已進學玄宰仰首自言曰癸亥則與今上同年僧父遽問曰令襟丈何姓玄水解之曰非也今上乃皇帝也僧父又悚然曰萬不及一玄宰亦遽止之曰豈有此理他令郎還未進學一坐絕倒

輕儇風氣畢竟凶年之玉甲申三月十九日一字用不著也

海氏死節

海氏徐州產也夫陳有量懦而貧歲饑隨族武弁往江陰弁

在軒窗卷二

六

通國叢書

隨調他所因棲毘陵日給幾不周氏固美姿容深自飭匿酒備楊二偶伺見乃結交於有量稍資贖乏乘閒挑氏氏怒恨痛哭備知不苟意絕丁未春運河水涸糧艘滯集有艘卒林顯端者飲於備告以麗姝在邇引林竊窺魂蕩然備曰彼夫婦歸徐念切吾能說之附君舟恣君爲也林喜乃書帖聘會計士值三金使備馳有量云尊嫂可附舟歸有量喜過望備亦索積逋清之歸言於氏氏曰備非良人事從所來決非其圖盡返之正擬議閒林率衛役登舟矣居桅艙氏益顧敏林於人艙後不得再見計持廿金使有量往蘇氏知決不可正擬議閒呼登舟聲甚急去矣氏徬徨殊甚即日祭金龍江神刑牲時舟卒藍九捧盤載血脩而厥覆林怒揮以拳甚

毒九忍之令戲臺設於艘傍便氏眺睨復垂簾揭彩于氏之
船門遣平日所私外婦攜酒饌叩窗扉曰神惠也氏峻卻并
不視劇林怏怏又使外婦贈金五錠絮列氏前款語曰奉娘
子至維揚市珠帛氏揮之厲聲達外林亦不顧二更餘穴艤
板而入欲掩其睡也氏猶危坐大呼殺人同舟盡知屏息不
言持之益急喊聲愈厲驚鄰舫林沮喪逸出微聞內有哀泣
詞久之使外婦再窺投綴暝矣急匿屍於糧米中思渡江時
拋之江心禁舟人勿洩閱二日慮有量自蘇還又計懸千金
能至前途殺之者賞之藍九應募懷金而去密首監兌司理
朱某鐙前閱牘大驚立傳經歷司繆瑞啟城謁眾弁云有逃
人在旗甲中亟呼點名按籍喚唱至林顯瑞繆曰是矣喝鎖

名錄卷二

九

轄之林方肆辨鐙光之下藍九躍出抗言逼死烈婦屍現在
某船押林檢出勃勃如生衣雖鶉結衿衽上下連綴縫綴蓋
有量去後自紉以備倉卒者論法斬林林振酒備楊二二早
欲逃眼盲無去路至則先爲艘人市人共毆隨受官刑不數
日斃於獄酒撫以其事上聞合郡士民建氏祠於龍舌尖詩
詞弔之者不計數江陵黃光業立傳

冰花非吉

崇禎初年嘉興葉紹袁昆仲文彩茂著甲第蟬聯又見其家
刻集妝閣珠璣閨垣錦繡離鴻別鶴之操不足數也最可
異者庚午辛未二冬室女漱盟之殘水每晨起視結爲冰花
山川花鳥人物神仙朝不雷同又必先爲兆示略似其家之

所事或親朋讌集則竹林七賢西園雅集等或佛懺經典則
達摩草渡紫竹大士等或官職拜遷結姻考試則待漏賜詔
射屏雙鸞首臘歸第蟾宮攀桂等其嫻麗纖巧極古今所未
有至一種磅礴蜿蜒開宕聳峙董北苑不是過也清晨求閱
者車馬填街蠹夫僮兒趾不敢前雅墨鉅筆贈賦盈筐竟有
不遠千里而至者公祖父母冒嚴寒修謁時構李繁華以事
功著以文章著園林聲伎著幟各爭標惟葉氏以冰花奪韻
誤之者曰神仙窟宅靈氣瀦物人值之懷蛟吐鳳物值之亦
鏤金錯采水尤易染理固然也抑知豫大之業履實爲先冰
花燦發以後女先溘逝家隨國傾人懷忠殞不出十年冰花
皆離黍矣又北宋萬延之亦錢塘人性昂不仕規畫田畝甘
年後致租萬斛前赴銓時汴京銅禁甚厲十文錢置一瓦缶
以備沃盥今乾擲者已廿年偶供客類面水已覆去略存餘
滴時值隆冬成桃花一枝異之再爲注滿少頃間又呈並頭
牡丹次日又成寒林衰草水村竹樹斷鴻翹鷺之遠景自後
遂寶其缶以白金外護適微廟繼極普及覃恩萬以致仕例
遷一秩膺宣德郎詔到之日又屆生辰則凝結冕服老人山
巖正笏龜鶴在側桃杏滿枝如廳事親朋所獻之壽圖莫不
驚喜誇炫以致聲徹時相竟爲人挾勢歸祭京不幾年壽終
子爲副車王晉卿孫壻亦早歿萬頃家資盡爲王氏席卷眾
始悟冰花非堅久之物五百年後復有葉氏情事合轍即在
百里內總不祥之兆云

名錄卷二

十

古玩致禍

萬歷末年婁東有一白定鑪鄉邨老嫗佛前供養不知幾世年矣下足微損偶有覓古者一金易之嫗過喜以爲送終之寶覓古者則爲拂拭碾去損處錦襲以藏售雲間大收藏家顧亭林滿願得四十金其人更喜以爲終身娛老之資亭林又售董玄宰貨物相值價已翔至一百二十金玄宰不甚喜玩視歲餘售樵李項氏墨林寶銀二百五十兩玄宰以百金賞與事之人其人一室爲之小康新安大俠程季白聞之自負鑒賞先請瞻視項氏幾爲消吉設幔鋪錦優酌廣筵費將百金季白神往焉後輸入百現鑑延推日月猶以爲情讓季白捧至吳閶珠寶飾玉以爲匣外復蜀錦重襲攜入京師其珍奇貨原係文華中翰宴客賞視必月設卓重褥繡圍崇尊於上香非海外名品禁內異製不入燕季白聲譽因白定而清高雅俊非華貴之極親友之至不得窺望一班時崔魏已嫉忠賢欲求識面季白素往還於東林驕不與暱又慮一入不再出吝之端怒牽入東廠叛逆黨下詔獄緹騎擒拏時正對白定拭案焚香挺棍交下揮掠階下粉齏矣不知事緣所起特爲此也忠賢知之仍令拾碎片再三詳視爲之大笑後季白久羈於獄瘐死焉又宋徽宗御前有玉杯三進一爲教子升天二爲八面威鋒皆溫潤潔白螭龍纏繞三則單螭作把外碾細花迴紋瑩白甚於二杯神光稍遜世寶也雲間大宗伯朱大韶旅谿公得之門生所奉後家孫中落以教子杯

典吳門王氏三百金從兄大司成文成公贖歸并以重價得八面單螭文成故無嗣立弟文泉子三杯皆文成夫人陸氏甕藏文泉子太學生也外盡陸氏嗣母之孝養惟日伺三杯所在全歸後搜得之陸氏宗黨素亦垂涎此三杯內有顯者以忤逆誑情訟太學於平湖縣屬令逮入圜扉時太學生三杯密藏於圜室太學之夫人胡氏曰何愛三杯而以性命爭耶亟取歸以解之杯到之夕胡氏憤泣謂禍從此崇睨之欲擲左右失色急勸曰解難目前非此不可固止之胡曰縱不毀擲亦當羞辱一番問爾在御前金盤跪捧甘露瓊漿歌舞而進者今以四文錢沽極薄酒使奴婢輩席地滿斟作偷飲狀以壓之明日裏以獻顯者太學出矣出復邀歸即以三杯款飲明示此寶非貴顯莫得懷之之意也亦驕惡無忌之至矣後四十年太學子本吳本洽俱成進士陸氏顯者之孫名鍾奇者染馬道英叛逆案松守張宗衡亦置之圜扉一月後仍歸三杯於二朱鍾奇得免死太夫人接三杯在手泣然告二子曰四十年前吾已欲碎之今復來吾家毋爲子孫禍也時太學久故出家醺手自漚獻泣告靈前各爲再進割然一聲碎之階下又鼎革初年文震相國之婿常熟嚴叔子張聞步吳趨見錫工鋪一方壺囑之一角微損二金易之蓋三代時物那侯爵也其來於錫鋪武弁曹虎下松江時所掠銅錫貨於鋪家上見質白爲雪亦以爲錫也一椎折角內非錫體姑置之耳不意獲二金實過望嚴復倍所值以修之珍藏密

室方以爲百世藏寶閉門兀坐妄議纏涉家幾罄三年後始得冰釋乃再索朱提并罇以贈當事介紹子則匪罇於家不一年當事與介紹又別案債裂歷歲月牽纏介紹之身家不保伊妻爲糊口無資舉罇與注錠等物質之典室又視罇爲錫器類矣

金壇海案

金壇風土沈摯而篤銳絕無蘇常曠逸靈虛之致其趨於名利也一往不返故周介生家同祖七進士兩解三魁文章制藝直欲上逼歐蘇俱以美錦而多染糞穢虞來初同胞嫡弟兄一榜兩會魁文章材幹負朝野重望後因京計兩典俱掛彈章遂自蹈瑞禁而甘心今又緣海寇一案迷入霧網屠戮

七

三

通國書

滅門流徙遣戍幾及千人起禍之因亦惟放利自尊而已矣鎮江之屬邑凡三二丹一金金爲最僻吏胥之舞文也特甚如馬草米豆等項常以該府總數朦派催徵不知其弊者三倍完納知其弊者不特免除木戶且索重賄於吏胥鄉紳之有力如王重袁大綬王明試等是也曾爲馬草分過賄銀七百兩云知其弊而復不寬恕其限數役重而且冤則叫號於縣門布揭於通衢如生員蔣太初蔡勳于厚等是也惟此叫號布揭之諸生吏胥恨之鄉紳欲專利也亦甚心憎之又金壇典舖俱係徽商利息雖曰三分成色稱兌之閒幾及五分諸生條陳呈縣求減半分各典銀八百兩王袁幾紳入縣調酌兩外二分五釐兩內則仍三分諸生復叫號於治前日

求減典利爲貧民也貧民有兩外之質乎且吾等窮儒爲公白好開陳利弊反爲富紳關說居閒獲取厚賄情不甘也王袁諸紳又深惡之矣紳矜交哄玄黃而水火者已非朝夕鄉紳通吏胥每思覓一事以難之會海寇既潰二丹諸生多罹於法思羅織此網不但可以箝其口而且可以絕其影刑名家所云致命傷也獨不思諸生固多降海鄉紳豈真無一降海者諸生之降海散漫而無稽鄉紳之降海實有議單花押之可據也不恕之甚竟先發於陶海防指其名者十人蔣太初蔡勳于厚居前餘皆平日曉曉多口者又不三思之甚指名之揭次第上臬司矣海防以法重獄繁且海寇已剿除年餘內地方賀昇平難忍之臬司更原情寬恕亦不欲於無事中生事更不欲以滅門事起費官恐株連甚盛心也王重獨深嘆膺之恐適巡方馬騰蛟按臨封翁馮徵元伊子馮班西臺也重以危詞恐聳徵元曰不速殺此十生金壇之禍端百出而釐且先中於鄉紳矣亟宜致意按君嚴鞠真情毋使倖脫巡方因同臺之父見屬謂事非誣罔嚴刑極訊承認之詞後先箠楚之聲而應不得已也仍批臬司定罪郵未發馬院以別事就逮赴西市臬司益疏縱此十生然情勢雖寬尚未出獄內中周某之父亦諸生名勉素與王重諸紳相往還因泣浼王重重則不欲寬其案者委曰其權在袁大綬我不得而主也勉再叩袁袁與王明試雖朝夕聚首中有私讐日欲寬此案須扳下現任有力鄉紳在內問官方有忌器之

嫌彼紳必力爲自全之策十生荷賴矣勉曰當日降海無有不與若云有力王明試其人乎袁喜應之曰是也勉即手書二呈云我等窮措大安能爲投誠降海之大舉惟現任兵部王明試倡降有議書名親押有據云云一付大綬一懷歸投縣附中六案此爲十生計則善矣禍已移入鄉紳時明試現在袁之密室赴馬弔酒會乘四賞開莊時撫其肩曰亦毋過喜大事涉身矣以勉呈密示明試乍驚彼於投誠單內果係書名畫押中實歉然即煩大綬力寢其事許以百金又曰我已消吉北上家鄉既有此浮議明日行矣身到京師十生之口風撼泰山也亦何足較明日袁於舟次送行促其所許王以小半畀之袁曰一入都門懇屬巡方早結十生之罪萬事瓦解王領之時順治辛丑之春初也不一月又有馮標未進京袁大綬特寄一函於王明試馮於途中私拆內云邇來劣衿惡少挾制官府侮慢鄉紳若不速置之死地種禍金沙現在幾紳無噍類也更有老而不死之餘孽如李恢先明戊辰曹宗璠明丁丑二賊亦斷斷不可輕恕等語標與宗璠子鍾浩明乙未兒女至戚現任在京抵寓之夕即對言之鍾浩欲索其書標曰彼寄吾者安可竟與鍾浩曰明日購新邑尊於二廟使价持來奪而看之可耳標如其言王曹爭奪以致內語大露鍾浩恐家中與京中是非纏涉商之馮班班曰若出己口是難措詞盡使省臣風聞入告可平省中係際昌極肯直陳在對戶住鍾浩訴際昌孫云我未悉顛末做疏稿來鍾浩又往

商馮班班曰詰王明試迎風以馬弔微詞激之委曲自露矣鍾浩發簡并請同邑三四盡一口歡明試果來馬弔之興頗高至午餘負及百金頗有不悅之色鍾浩挑之曰聞年臺在家得虞來初家弑主之僕侯大經銀一千兩又得降海秀才毛于王銀五百兩皆儻來意外物何些須介意明試曰此王重主裁我無染指又有餽之者曰投誠降海實首倡乎曰海寇王再興齎令進東門王重袁大綬先降我派守南門何曾首倡一番閒論曹馮略爲次敘密遞際昌明辰照詞入告奉旨拿究王重袁大綬差尼馬二大人審質王重首先受刑扳指曰投誠降海非我本心係知縣任體坤強逼時體坤爲錢糧羈禁亦復嚴刑訊問體坤曰現有眾鄉紳兩次投誠議單可據一在明倫堂會集一在魯山堂書寫俱有親書花押大人盡將有押姓名另奏報問隨奉嚴旨再拿究矣共十人王重明進士王夢錫明進士段冠明進士江潢明進士馮徵元清進士袁大綬清進士李銘常清進士史承謨清進士縣史洪謨清進士王明試清進士九人皆在金壇惟王明試現任兵部在京先將九人用刑眾因明試不在與密皆扳指其爲首倡投降移文提明試大司馬方有差委欲發文到南侯差竣另結明試未見全鈔亦未悉就裏情事反云非我自去謀叛十生必致倖脫須親赴審既下江南亦受嚴刑又獨扳指王再興進東門的係王重袁大綬先降王袁則將周勉首呈供出明試投降十生現在可質明試無詞大人按律定

罪王重袁大綬李銘常馮徵元四人斬段江史王等絞王明
試因扳指後後出流徙其知縣縣丞教官守備及吏書里老
人等分別不等又復奉 嚴旨謀叛降海不分首從皆斬惟
知縣任體坤絞其斬六十四人家屬男女沒入流徙大小親
丁共二百七十六人蔣蔡于周等十生釋放寧家回學肄業
曹鍾浩父子出首免罪馮班亦流徙段冠夫人年已望七久
臥牀褥參膏果餌度日粒食不入口者幾年昇至江寧起解
內院之辰忽然體骨健旺步行就紐點名出署腹空思啖連
噉糙黃米飯三碗羈繫東人之室朝夕磨腐兩年而卒

蘇常風土爲錢糧吏胥事鄉紳必佐諸生吏胥故不至十
分放膽其猶道學之遺教與聞辟方山先生居鄉之日恆

志本義卷三

三

通國彙書

以葛巾布袍趁坐航船或雜稠眾聚集處聽有談及衙齋
宦僕地棍悉心訪確一函達兩院不三日嚴刑正罪其孤
寒儒童艱於府取不使聞知立拔院試至徵收利弊名節
公典苦心苦口爲上臺開陳絕無名利兩字膺胸此真道
學也地方荷賴多矣

傳遞領批

崇禎末年間廣東雷州府有流寓人吳仲芬蘇產也天啟時
候缺巡檢後遂居府城幼曾習舉子業先攜二子後又生一
子一女因入籍品簫善謳口滑稽雷人質蠢對之雅俗逗庭
罵廬臨往瓊正路瓊屬一府十三州縣文武莅任年約及百
凡與馬過門多邀入款坐敘鄉曲或年家故舊設點設酌所

不吝因而道風土說利弊初來瓊者胸懷恐亦樂聞色喜再
閱月履其治爲秋風客以故交日廣家日裕長兒換錢銀并
私典次兒開京貨店於觀音閣下雷之蘭閣處也三兒年二
十尙未冠掛名儒童每縣試府錄多前列功備於傳遞倩代
盈其卷窗而苦索恆剽竊襲倣倣人目棘場伸紙露肘難堪
故幾試道而不得青其矜想仲芬在蘇亦熟其技故縱子爲
之乙酉年五月按院劉達按雷弔瓊聞弘光已敗有意遷延
乃於六月初十日觀風童生仲芬三兒名國瑞已與考倩友
捉刀矣至晚瓊州二府蘇人馬光過雷仲芬素往還者月下
趙侯馬日今日按君較童公郎入試否仲芬諱言小恙未赴
且日今卷發瓊推李用楫署未知可袖致一卷否馬日可疾

花柳雜記

三

通國彙書

歸屬兒竭一夜力卷名吳傑馬以授李閣兩日繳取十名按
君復去其五第一名吳傑國瑞又第四滿城華傳謂必進學
廣東舊例按院領批學道所必遵者仲芬亦居之不疑開宴
延賓接帖受賀因而媒妁議親誇富誇貴聞於家者將十日
按院以開極忽親覆試仲芬三兒自頂接第一卷第四名國
瑞缺焉當日發落止取三名吳傑屏黜孫山底裏無文滿城
又復譁傳仲芬亦杜門禁口然此未云禍事臨門也九月學
道行歲考事吳傑之名先難於縣勉續進府府尊痛恨絕之
資緣亦不靈然此猶未云禍事及身也十一月初學道坐高
弔雷有慫恿仲芬曰公郎曾叨按院領批學道豈無耳屈考
之辰正案點完儀門叫喊自無不收功名之會不可失也聽

之欣然路遙五百果躡躑前行青衣簪筆恭立儀門時雷州府學三教官同海康縣學兩教官代正印送考見吳傑在外私商約語吳傑爲仲芬之子富戶也以按院領案之說稟宗師不但收考可望大就乃先誑言吳傑曰吾五人已力稟宗師討爾進學今立稟與我即領入矣傑亦心喜遂付稟云雷州府吳傑爲考試在高急借府縣學五位學師處白銀三百兩候發案有名一頓交還如不進學此票不準各師收執領進上稟實以按院第一爲詞宗師亦唯唯給卷同試時吳仲芬在雷留一宗師處真綫客在家置買海南香料爲名乃忽來道試之報以爲必因叫喊而入誰料五學師爲之指引子向未歸竟對綫索客乞其情強其意止半價一百五十兩與之立議仲芬意中有伽楠香帶一團沈速几架事成之後舉以相質初無意以白銀奉酬也見其發書附入買辦帳中揣人隨郵事實不誑又以名入費宮卽有富姻招贅念望闊奢幾日聞前人反逗留於途書未入而案發吳傑又落孫山外此猶未云禍事剝膚也五學師與綫索客當皆灰冷仲芬父子亦以爲前議無用票俱未索仍享無事之福而已時按院久駐高州府雷府理刑蕭中瓊府理刑李用楫於十二月二十日進別言歸按院撫言曰兩兄相隨一年本院衙門苦無事件相贈若學道處有情可轉致也二推一時愕然李忽憶曰雷州有大人觀風案首力能舉三百金俾得續取亦誠美事按君曰此易易者兩位暫留半日手書一函傳鼓而進果

見殊批懸牌續取雷州府儒學童生一名吳傑齊文到學之承差與飛馬馳報之走卒二十二之五更到雷仲芬廬舍道報府報縣報又京報并兩學報聲高氣揚填門塞座以爲喜從天降內外鼓舞有志事成樂莫踰焉乃日方出土綫索客日畢竟於買辦帳中簡到前書故特發一名也此銀刻欲繳進幸早笺封五學師曰五老人叩頭乞恩當蒙面許今年終想及故特懸牌幸速見惠以成文宗大人恤貧憐老盛念居功之聲通銀之面勢盛力宏仲芬父子手口難支應接不暇欲爲詞說支吾不容詞說支吾也一係仲芬親做一係吳傑親做日夜叫喚主僕嚎呼衙役擁擠親朋說處飯食酒費日踰數金長兒私典不過百金次兒京店亦不滿百盡其所有而與之仍不收貨物二十二至二十六五日之間羅雀掘鼠山枯海竭猶欠百金八分帳小結約限正月初十日完足公私上下幾及百人影方離闕蕭李二節推先各差馬快二人竟入吳家發票三百兩急置卒歲禮儀云爾家吳傑進學乃按院大力送與二位爺者今帳已發非可時日延挨致蒙取究也訴與五日以來事情笑爲癡談叱爲夢話少頃蕭李將到又各籤上加籤紅衣人盈門塞戶遍勸哄鬧擲臺碎椅吳傑曰爲我秀才受苦如此安用生爲懸梁投井刻刻密做嫂妹幾人分救不遑臨晚蕭刑廳進署又籤捉仲芬長次二兒監禁追銀仲芬情極亦爲懸梁投井父子二人分更忙做馬快籤差見此光景代爲中解幸仲芬富饒聲名尙然外著照

兩理刑單帳使之相隨滿城撮借俱甘明日午刻非現銀即原貨清足支還約百金一處各各繳進兩子始得釋放舉家聚首痛哭一場即於午夜罄室遠逃長兒隨仲芬上廣西潯州府次兒人碣石海島三兒吳傑同母妹過海下崖州二嫂各寧家至明年二月初長兒信到父親進潯三日而祖喚三弟領匿彼往南寧府催顧華峰子妹丈成姻不謂傑領匿至電白縣界吃煙延火爲軍丁毆打未抵室而祖長兒入南寧亦三日而祖次兒亦於是月殞海島母攜孤女仍來故居欲有收拾一病而殞止存未嫁女隻身時已亂極爲軍丁所占不知所終

兩廣勒劫

蘇聯卷三

三

通國叢書

天下風土之惡莫甚於兩廣疾貧好勇之徒設心制行詭譎無恆全以偷盜劫勒爲主故凡有身家子弟出入不顯言日期衣帽必轉換黑白所到之處必舛指東西與村郭防勒贖也曾經勒贖之害者十人而七八雖陳秋濤之公即亦在所不免襁褓幼穉多有負之而趨所勒之幽禁一入其手必蒙錮其兩眼昇之而行即在一室中故爲升陡下坎之形聲以竹筒條括其耳云入深山也每至夜半刑炙其所有勒招已定則致書於其家約某處某日交銀若干三期不至則竟殺之曾有一人坐涯候渡爲勒贖人取去押入船頭誡勿出聲稍賊即殺矣後爲逼取銀數艱難未足在船四閱月有餘歸云曾到本村幾次遠望家人不敢聲喚也又有一人縛置

祖祀神龕事完後竊一主牌即隔鄰至親人也告官正法當於城市稠廣中兩人挾之而走反高叫逃奴欠債之類廣人最無義絕不之救故庶民之戶牖必設於委巷敗之遲闔之早視爲常規暮夜酒闌侵晨往晤無有也又曾有兩宦盜劫最爲盡情蘇州陸世廉字起頑拔貢授廣州府別駕莅任之後兩院三司海道學道皆荷賴其筆札得蒙寵眷五大縣番禺新會印篆遞經署箱所取不資百踰甲榜之蓄矣獨無香山順德印篆遞經署箱所取不資百踰甲榜之蓄矣獨無所用故也後升梧州府知府鼎革後方離任囊皆隨身票拘一船盡所有而入焉行至封川地界見涯上飛馬而來持大字名帖口稱請上老爺廟中會話船亦隨泊不知其爲盜也衣冠而去兩价相隨彼則讓馬坐之經轉村落約里許有餘至則彼復乘馬云即邀來不意馬再來船滿船人露刃矣厲聲對船中曰奶奶相公急速上船我這裏要殺人也遂立殺一价夫人公即輩不得不奔上涯船即順流縱力奮棹馬亦隨去待轉覓起頑猶然兀坐空廟訴言所以頓足奈何而船已不知順下幾百里七八人一雙空手五六年兩袖清風向思踰嶺計腳費今嗟度日再仗筆耕活矣後復仕至光祿卿歸家壽九十天仍有以報之又常州府癸未科李用楫字武舟授瓊州府司李乃翁蘭皋公一生刀筆隨任內衙悉爲綜理武舟不得私一錢乙酉丙戌兩年閒察盤廣惠潮肇四府凡有所入悉寄佛山戶侍李待問之孫門生李向榮家丙戌冬日考選禮科給事中逗留肇慶思欲將此宦囊載入瓊

州時將鼎革各處俱兆亂端有兩英俊來拜門生贊見頗豐
文復雋永愛之因留小酌云時事倥傯欲歸瓊臺海外恨無
舟兩生曰門生現有一舫任供師用移來則極華極敞之座
船器用無不周備武舟同弟及二親與四五僕盡入焉兩生
又時進飲饌武舟則遣親僕日取佛山寄棗裝入本舟然此
舟高大而水淺不得上鬱林至藤縣極矣再須兩哨船駁進
鬱林至徐聞過海止三日陸程所用車騾腳價猶甚省簡又
謀之兩生兩生曰哨船極易耳當即遣來然此地上藤縣
尚有八日行何苦踟蹰處自困仍坐大舫哨船尾之至必欲易
之處換船可耳武舟更喜二生遂別惟存八九駕船武夫日
夕效用至十二月二十八日達藤縣兩親幾僕盡將大舫所

荷村雜錄卷二

三

通國書

載二運入哨船時已薄暮廣土炎熱眾以衣飾被褥兩船分駐
空身於大舫夜飯暗色已起忽見哨船移動驚叫曰纜脫也
亟趨視之第二哨船亦移下再呼曰何人弄船則箭弩齊發
風狂雨驟而來不得不避入艙門覓後駕船閫無一人乘此
大舫而去矣八九主僕單衣禿頂驚喊地方擊鼓鳴官俱云
人船係自帶來不得而知復怒言相強差捕役駕船同親僕
五六向東迫下約行六七十里見前船火發視之即兩哨船
也物盡運去焚燬空船已絕追尋之念捕役亦不肯再前曰
此去皆白晝殺人之處且來此已遠上水極難明日直須一
日到縣也黑夜轉棹傍晚方同具言所以長歎咨嗟無可奈
何而已武舟則向藤尹借五十金與弟僕先返瓊臺留徐姓

之親候比捕役至明年二月杳無影響乃零拆大舫板木陸續
賣得銀二十兩武舟日四五萬金之腳力也又己丑年二
月武舟將瓊臺家眷載入肇慶路過德慶之三洲崖順流揚
帆時值午後人皆醉臥忽有數十小艇扳附而乞錢米猶猶
之流也少停變乞臉為殺手出刃亂砍奶姆抱幼女墮河身
死滿船男婦驚戰自東眼見其搜取橫索片刻間盡所有而
去一任兩舟悉為盜竇又取之東粵失之西粵何仇東而恩
西也雖然冰玉素著原未有空發之盜綠林之側目追隨非
一朝一夕可知矣至下蠱之說此唐宋以前事今則絕無但
瘴氣易染稟質脆薄與色事過多之人忍勿早起便為居廣
之要術矣

荷村雜錄卷二

四

通國書

罷市留賢

廣州瓊州府風習之惡備諸慘鄙惟罷市留賢一節尤為可
憫府前積棍同劣生幾人凡道府州縣大小文武有謝職回
家者其楔杆與黃布旗皆素所藏貯即張旗立楔於府前曰
罷市留賢又倩做紙劄匠以蘆竹為幹紙裱於外裝一極高
極大之去思碑文亦套構隨官易姓氏幾日前劣生刀棍昇
碑哭泣正拱於庭曰呈樣必哀聲震內官為詢故曰合城子
民不忍捨我老爺也跪而求賞猶未饜欲也頃而至機卓甕
碗之類如所願而出樣碑昇之去矣曾於丙戌年九月見知
府三楚人李春泰弘光朝升授者到任半年許丁亥秋知福
閣已敗杜門思歸登旗昇碑故事到堂賞賚之後眾復恐之

日但恐出城時自有幾萬百姓擁塞城門轎仍不得出也李
鐸之幾日曰吾有策矣乃於去之前一晚往浼參府述昇碑
人之言求撥兵六十於城門三十在前拽其轎三十在後擁
其損雖有數萬百姓可以強奪也參府如其言明晨轎去城
門內外並無一人攀轅惟有營兵六十一半在前速拽轎而
出一半在後竭力聳損而去反若恐知府再留一步者六十
兵求賞爭多弗獲所欲備加詬罵焉武林朱旋庵生祠詩曰
循良直待去思遲廟貌忙營未去時寶錄若同周八百兩峰
飛去築生祠一後賢追誦白蘇癡湖涸堪爲畏壘基香火若
無下柱處石梁跨水梁生祠二庚桑戶祝不如茲募簿沿門
獵觀施可怪古人多關事召公尙少一生祠三或曰生祠亦
有用處當爲易其末句云救荒奇策醫生祠大是快意

西山佈施

釋道二教色戒最嚴酒色財氣四事色事無施與獨每年三
月二十八至三十日京師西山有大佈施之舉妓之蠢劣與
夕陽景迫之流擇林蔭深處巖阿寫匾張葦蓋設肴食頑少
僧道羣而笑譁其閒入室寢牀不避人皆牽裳引眺亦惟僧
道足求故京師罵婦人之辭曰是可充大佈施用也而訛言
謂此先朝太后懿旨弛禁三日如元宵金吾蓋又訛之訛者
矣原其始也倉庚鳴樹農作方興貨販客商擺集以賣農器
農器集聚無正人士宦可知借集場以規利則頗不刺之類
弄粉調朱大肆其面目於當道矣集既離城在山林僻野僧

道胡言祝此倚門賈僧竟爲彼設無忌無恥謂三辰狂聚思
出朝廷又有遊手閒徒結黨趨伺窺聽僧道之所爲以爲一
年無悔憶西來本意作此想乎然釋氏之說又有不解者唐
大歷中延州流入異方婦人姣嫵有姿往來無室薦枕之歡
盡人而狎不利資財不擇妍陋惟所慕而順焉數年而歿人
爲葬忽有胡僧云來西域跌坐墓側焚香讚誦曰此鏤骨
菩薩也慈悲喜捨順緣以盡聖功者眾以其淫縱不信僧爲
開棺徧身鏤子骨鉤結如鏤以杖挑起升天而去抑色空兩
字又仍合講耶

神木顯靈

京師有神木廠一木橫互在地長二十四丈高則騎者過左
右不見其頂徑二丈餘經幾造殿工師繩度再四爲楹爲桁
爲梁爲棟無其匹姑置之蓋二百年矣始正統初年采木於
山西懷來武弁報有巨材在土木地界爲三代時物土人奉
以爲神祈禱香火不絕恐不可伐內瑞率黨閱之索居民百
金且限日以充其橐不果獲遂以可采聳主瑞是夜武弁夢
至一廟正座無神傍立勇士甲冑森嚴如開府衙門式一吏
謂曰大老爺爲朝廷采木解冊案玉帝親諍去留聞爾妄報
此事大關利害朝廷有千日災爾命不保矣醒同令汗淋身
遂得疾不十日殂內瑞則指日伐樹宰牛以祭風雨驟至不
能成禮破土之役即殞絕仆地忽張目狂叫兵馬散了皇爺
搶去了內瑞怒愈督工人爲斫伐計更先具疏以長大丈尺

報獲命旨矣半月之功幾百人僅仆於地內瑄於仆樹之刻
急病身亡其隨行副瑄又亟欲攘功以啟行舉之竟無其策
為滾木為繩拽為木船為木橈夫則集萬而號呼如風撼山
如蟻聚石有司文武之祭告太牢少牢之陳薦靡所不盡不
能寸步移也乃申請督府躬往拜祝始就行自朝至暮去不
里許口糧索損日費四五百金民閒猶佐其半至上陡踰嶺
日以尺寸計英廟帥師出狩時遇見於大同之西命羽林萬
夫加力其襄反傑然昂若土木變日萬夫野宿於傍皆聞涕
泣聲邸邸攝政後遂寢其事至天順復辟諭仍輦入所過地
方許竭庫藏濟所需三日一祭告隨地文武肅衣冠在前力
夫從役羣而拜於後者必萬人呼聲震山谷共在途十幾年
數公私所費如木之高大不啻也入京貯山西大木廠夜有
鎗光時聞呵叱聲人或犯之輒得病若失運人以苦難告必
立起亭途中非少牢祭又必誠敬病不瘳也崇禎時就地下
半有朽蠹意靈感亦鮮嘗問矣然則正統之蒙塵神木無扞
禦故有千日之厄既儲京二百餘年不受斧鑿殘傷豈非神
木尚能自衛其生也俗稱神木洵神矣故龐涓之死也馬陵
之樹招其魂苻堅之敗也八公草木壯其威自古有然者矣
誰謂樹固木偶也哉

魚鱗驚聞

瓊州府在大海中每年清明前後有海龍王巡海之舉海龍
王者莫大之魚也自東而來環瓊四陲翱翔一周而去大魚

居前之中頭背互起五六尺七八尺浮落不一狀亦未得定
竟其尾不知幾千萬斤也兩傍次之者各一參前夾輔而游
泳亦不知其幾千萬斤也後而隨之如前大者如左右大者
翻天卷地而來更不知其幾千萬頭尾也雖航海之船亦必
遠避其波濤惟文昌縣人歲必邀截一尾以足一年油火之
需造謀之始必先問筮於天妃筮許方具呈告縣縣給印票
主其事者縛縣票於鐵椎背負葫蘆從人之椎悉貼天妃神
馬蹲處小舟候龍王過後數人鼓棹而前為首者奮身躍赴
望略後大魚揮椎一擊其魚便不能急追大隊餘人將天妃
神馬之椎亂擊數百魚則如醉如癡隨人鉤入淺灘恣意撻
割其肉以為油艇載擔負遠取近取亦不知其幾千萬斤也
得油滿量更不問魚之生死去留海潮大至彼復鼓鬣而游
於東洋又海洋之東涯腥聞逆鼻者及月遙望小山自遠日
近至則已斃之大魚長五里腹皮有破處想為龍鵬之類所
啄露出船板登其腹蒸熱不可履窺其中皆胡椒也為吞航
海之船人物財貨銷鎔淨盡惟存中艙之胡椒發熱太甚以
致其命胡椒之數土人分得千石有餘也吾聞飄洋之船人
非三百不克駕行走番巨商主伯亞旅動以百計猪羊酒米
鹹脯宿肉人各料千日糧此一啖也餽則過豐所苦辛辣過
多蒸泄並行耳鄉黨章有十不食朵頤不慎厥躬不保吾為
此魚下一箴云又紹興俞拱辰萬歷中為惠州府某縣丞押
解協餉至廣西平樂界因炎熱每早行一日乘霧上騎行不

數里皆山巖密箐中忽熱氣橫衝如屋下罩目不辨色腥臭異常騎遂離坐知爲巴蟒所吞急抽出利刃飛刺亂斫覺移動甚捷併力揮刀砍穴一處見外有光冷氣透入頭面耳鼻痛不可忍勉力從穴中透身而出死於旁不知也隸僕呼覓日近中而得幸稍醒耳鼻俱銷鎔其稜角手腕露骨見巴蟒如崗死山窩離前相失處已數里矣再窺所乘之騎頭足半銷尚未入腹利刃正刺其喉故當卽斃之也後俞爲布客往來金 五茸間人多識之從來吞舟吞象確有其事也余於丁亥年在梧州府陸川縣萬山中見一半面人詢之十五歲時入山斫柴上緣枯樹忽見掌大紅舌伸下一饅面遂去半當卽跌下死於地不知何物也人見負歸兩日而甦亦危矣

舟次談虎

庚子秋日自通州解維同舟之人南北不一餘暑未退搖扇閒談天時朝政風土經商說各不倫唯擊節談虎有吉有凶差足書紙以助談資江陵之黃曰有一漁翁在冰次摸魚以右手伸入岸之石坎盡其臂而頭則挨岸矣不意岸艸叢中一虎適伏其處張牙而吞其頭漁翁幸戴毡帽帽頂絨毛刺虎之喉一噉而漁翁之頭出矣卽沒水而浮於彼岸背覺痛甚兩牙齧人寸許也虎於隔岸咆哮片刻而去又有五六人同赴親筵去約里許一人指路側曰何爲老人牽狗而嬉眾皆不見正質問問主人迎入酒至半席各起小遺時已更初再邀入酌獨少見狗之客門又投轄下鍵者秉燭徧索見牆

有新缺處啟戶遠探於一里外虎食其半矣嚴州之商曰一婦就甕洗釜偃俯其躬虎入後而不知竟扞爪爬其背幸衣絲絛半臂著爪處布碎而絲頭絮絮漾出虎遂停爪婦回首見虎適持竹筍一握盡撒於地其聲朗然虎驚躍去又一流棍久在地方肆虐忽營郡伯委管遂安典史事於舊識斂分爲衣飾臨別時吉服拜眾方出城不五里尚未易服也一傘夫導前同輿夫肩之於山坡下遙見傘夫擲傘而橫逸流棍於轎中聳肩探出方問爲何一虎奮爪直撲轎衣輿夫亦棄轎奔命虎則橫趨流棍之腰急跑過山身上猶穿紅衣也此皆現今戊子己丑年事又江西之朱言南昌西門外撫州街長五里南北貨擁癸未年九月中早晨開入廳事見一虎踰伏香几卓下急掩門而出將後屏門敲擊呼喊虎遂躍上臨街之屋人驚駭傳呼聲沸如雷虎於屋上東西閒步殊無恐狀口惟哈哈有聲無敢犯者一人計議可取鉛彈斃之時亦無此器其人雜處眾中虎忽從屋巔躍下噉說彈之人於曠野嚼爲兩截眾因虎下地各還杖棍直立而死後戊子年金王兵亂撫州街前後焚燬片瓦無存火蓋起於虎蹲之廳也又宜興之周曰南岳山麓一民負薪爲業有母無妻母常病子爲滌淨器無怨言口所供不乏葷一日晨起忽得豬猪於客次因爲母洗桶時頗早稍遲爲他人取矣亟負歸視其腰虎齧痕四五喜告母可爲百日餐晚方闔扉戶外躑躅聲觸耳微啟視一虎前去門外人聲呻吟叫救乃婦女音異之

扶起見母云長興山中入午餘登廟爲虎嘯來詢其詳尙未
有家母曰天賜也取晨肉祭先遂合登焉後生五子通母家
往來今其母尙存又湖州之許言庚寅年二王南征廣東十
府俱選已丑進士爲司道知府過吉安府後武將在前文官
在後三軍進領過嶺文武家屬俱挽舟十八灘有一知府延
幕賓在舟先一夕賓夢變一白羊爲主人言之主人曰廣
州爲五羊城佳兆也晚飯後月色甚白賓以內通欲登岸舟
子戒毋去遠賓曰數武耳候久不歸高呼不應持炬徧覓見
隻履危矣再前聞兩虎爭食聲鳴鑼叱之惟存衣帽而已昨
宵之夢想已非人也又有爲禽虎之說者曰索釣藥餌俱無
可用彼性最靈有械必知足不誤蹈惟有黏之之策不煩力
而逸致以糯米三五升煮濃汁一大鑊用麥殼或米穀殼石
許人米汁而拌勻之牽一二十餘斤之大羊擔殼同人山視
虎跡往來處縛羊於樹散穀於草人則歸家更餘羊以餓而
叫虎聞叫而來飽啖之既飽必巡視淺草爲反身舒體之樂
一轉而殼黏其毛再轉而殼愈多黏毛三轉而眼耳尾項俱
蒙殼如雨打城牆不得騰起虎性躁烈高叫躑躅三躍而斷
其腸俎矣明晨取之又行爲捉熊之說者熊力最大其走如
飛月箭所不得加網罟所不能施則有弄之之策彼性喜食
松子以小籠貯松子懸於樹夜自來食食完卽於枝上跌地
以試身之肥瘦肥則骨不疼如此五六日後下爲深弄弄覆
茅草一跌卽下弄矣於弄中取之

明末西湖

西湖至明末絮著之裘商長之馬矣何者昭慶回祿遊舫沈
糜珠桂湧翔盜賊充阻四難駢集西湖便僻曠不前人生此
時不得不慨慕乎南宋之西湖也武林舊事有言曰宋孝宗
淳熙間金人和好歲熟政平都城自過賞鑑貴游巨室爭先
出郊謂之探春春衣飄曳駿騎騁馳六橋新柳煙眉酒艸綠
岸天桃香維寶馬舟制之精雅寬深與夫層樓邃閣華情非
同俗豔新裁另出巧思如十樣錦百花寶勝明玉等何啻數
百曾經御座者主舟之人花帽繡衣以別於眾士庶之因事
會集如締姻賀社會盟弔殯闔義樂神經營接送以及仕宦
歸託臺司恩慶貴璫盛事豪雄俠盟與買笑千金呼盧百萬
又密約幽期井產室契照無不在焉竟日絃歌大半連宵達
旦日費金錢靡有紀極故諺有銷金窩之號不特此也京兆
尹爲立賞格育核之新美器御之貴重歌喉手技之出色超
羣服役停挽之適意象旨內瑄新貴必加犒添彩初登舟也
先南後北午餘盡入西泠橋裏湖既而次序斷橋橋畔左右
多少子競縱紙鳶以相句牽起輪走綫地鼠水球花爆煙
火等事多設於此迨花暗月升絳紗籠燭燦若繁星矣又每
日賽社輪勝湖隄二月八日張王誕辰爲始珍玩充途鑒賞
家品題置買目無空過戲妓競集游俠子勝會豪舉齎擲傾
囊如緋綠社 雜劇 遏雲社 唱賺 同文社 要詞 角觥社 相撲 清
音社 清樂 錦標社 射弩 錦體社 花繡 英略社 使棒 雄辯社 說

書翠錦社 行院繪草社 彩戲律華社 吟叫雲機社 振弄各各

闕異逞能供人識賞器用華美服飾鮮麗不必言矣外又有七寶瀉馬二社非富貴之極者不能舉玉山寶帶尺璧寸珠璀璨奪目驕嘶蹀躞絳錦勒神駿駭觀或單馳或並驅或五馬齊駕或十馬穿梭是日湖船價昂十倍好奇以趨奉者前寸毛爲花朵人物以貽贈至廚工果局窮極珍錯精緻品核有所謂意思作者悉以通草羅錦雕嵌爲樓臺典故綴以珠翠尺盃價費萬錢然皆浮靡無用不過資一噱耳外此奇禽則紅鸚白雀水族則銀蟹金龜又高麗華山之怪松交廣海嶠之奇卉并商彝周鼎秦鏡漢匣與晉書唐畫非不列架盈眸而眞質混淆收藏家反不貴總皆動心駭目之觀也然

老學庵筆記

望

通鑑紀事本末

此屬民間之西湖耳至孝宗皇帝奉光堯太上皇帝及德壽三宮游幸西湖更爲天上僅有人間絕無者矣輦轂齊駕與騎星從水面湖堤變成一片錦繡珠玉遠望如天半靄霞二聖三后各御龍船親王宰執京兆巨璫亦分乘畫舫華舸許水陸游觀諸士女大小貨賣諸商民無有迴禁同民歡笑驂駟彩樂如織如飛至於果蔬羹肴糖魚粉餌以及畫扇花籃戲具泥嬰謂之湖中土宜宮女虔嫗無不罄資置買思爲回宮賞予又有珠翠冠梳銷金髹漆以及纖巧玩具紅綠畫篇係供取笑博耍妃嬪王孫無不齎予千百貧兒多驟富者又歌妓舞鬟品簫寫畫之妖冶豔妝執扇坐以小艇守候招呼俗名水仙子其投壺花彈蹴鞠泥丸傀儡術數爆竹沈沈諸

老學庵筆記

望

通鑑紀事本末

事藝羅列炫送趕逐求售總謂之趁鬧人求賞錢帛與酒饌耳耳目實不暇及焉至龍舟游衍花簇蘭浮光騰彩繞外望之珠簾錦幌流蘇寶結風開時金鑪腦麝玉拂晶池隱隱祥雲覆設遠遠天香四溢天上人也散耍雜扮時有宣喚擲賜萬千額項叩呼而出市食漿架亦偶進御金珠對付萬倍得直而還宋五嫂魚羹暫經御獎人共爭趨遂成富媼小貨兒糖餃一枚得賞金釵一枝又有供獻草花一罇亦得賞金卮一執如此之類不一而足又一日二帝游行散步斷橋見有酒肆清雅忽共步人太上皇視屏上一詞調係風人松注目良久宣問何人所作乃太學生俞國寶醉筆也詞云一春長費買花錢日日醉湖邊玉聰慣識湖邊路驕嘶過沽酒樓前紅杏香中歌舞綠楊影裏鞦韆暖風十里麗人天花壓鬢雲偏畫船載得春歸去餘情付湖水湖煙明日重攜殘酒來尋陌上花鉤太上笑曰惜未句寒酸應改爲明日重扶殘醉爲得即日命解褐云俞生遭遇亦倖矣每遊湖徧後率幸御園南有聚景珍珠北有延芳玉壺等又多幸聚景以便歸途二更筵散萬火熒煌照耀天地簫鼓笙歌以至教坊樂部音連山谷驪山夜遊馬上奏曲當亦不過如是此眞西湖千載一時也所記如此明末西湖有澆杯酒以酬湖光者乎有燒殘燭以增夜色者乎淡妝濃抹一聽西湖自爲主張焉而已客日子但言遊人之鬧西湖而未審西湖之宜遊人也余愕然請詳客日子於朝雲暮雨斷橋殘雪處訪西湖之眞面目則

人之宜不宜自得矣余曰唯唯

花村談往卷二

花村談往卷二

四三

花村談往

花邨談往補遺

花邨看行侍者偶錄

說鈴本

改元宜慎

國家以改元爲重然歷世無窮美名有限遂有前後相復之嫌最可鄙者晉惠六同漢號一同吳號漢哀之太初晉元之建武魏孝之永興唐肅之上元皆自同一代之號乾德蜀號也因宮人鑑背而始知隆興僞號也因曾布日錄而後見然所當避不止重複一節如諡法康定靖康之類是也如陵名熙寧崇寧皆同劉宋陵名是也又不可蹈襲宮名如宣和乃契丹宮門之名徽欽至彼見額而始悔是也是以當國改元最宜博洽之士如永樂乃前涼張重華宋方臘及南唐賊張遇賢所僭年號而正德亦西夏僭國年號隆慶乃金國宮名當時無一人記憶何也宋太宗謂宰相須用讀書人豈虛語哉又當詳考國運如宋改治平而說者謂火德不宜用水則我朝土德不宜用木犯之有耗損元氣之嫌又當察國姓如周高祖姓宇文改元宣政當時以爲亡日是也又當詳避國號如唐僖宗改元廣明當時以爲唐去其口而著黃家日月後果爲黃巢所篡大率離合之識深微而難逃最宜熟察桓玄改元大亨議者云一人二月了果二月而乘輿反正於江陵梁豫章王棟武陵王紀皆改元天正說者謂二人一年止齊後主緯改元隆化以爲降死隋煬帝改元大業以爲大苦來齊顯祖改元天保謂一人只十果十年而終宋徽宗改元

宣和云一家有二日果徽欽同帝欽宗改元靖康謂十二月果周歲爲金撈云

持錢造鈔

明朝京師錢價紋銀壹兩買錢六百其貴賤在零幾與十之閒自崇禎踐祚與日俱遷至十六年癸未竟賣至二千矣夏秋閒二千幾百矣宣問由來云私錢攬入過多乃於九門特點御史嚴察督理街坊錢桌有私錢一文笞三十二文徒一年三文遣戍四文斬首其價額遵隆萬以來舊例多一文亦斬復敕工部設石臼鐵杵一見私錢不暇入鑪鎔化卽刻擣碎以滅其影恨之也九門搜簡有挾入進城必斬小民貿易存贖敕令送入御史臺獎之令至嚴也白設於門杵懸於白官坐吏守自朝至暮半月來小民無捨錢之俠腸販商無觸網之癡棍清對無聊西臺正務各欲自幹巡方乃出自已橐買私錢擣之辰出午飯必欲班役持錢四五千擣確兩番將碎錢銅末積於杵臼之閒爲人觀看匝月後各舉報命云私錢收盡額外一文不敢增民皆遵制矣然皆塞責之詞民間之錢價下趨更甚也凡賣換錢鋪對面現付必如欽限如一兩應買二千四百其一千八百則於桌下私授或少轉再取以廠衛多人曾有照常交易禽去梟首故耳時有保舉生員蔣臣盛言錢鈔因召對中左門奏行銅鈔每重半斤準富銀壹兩帝以爲費乃決意行紙鈔時有省臣條議紙鈔有十便十妙之說一曰造之之本省二曰行之之途廣三曰齎之也

輕四曰藏之也簡五曰無成色之好醜六曰無稱兌之輕重
七曰革銀匠之奸偷八曰杜盜賊之窺伺九曰錢不用而用
鈔其銅盡鑄軍器十曰鈔法大行民開貨買并可不用銀銀
不用而專用鈔天下之銀竟可盡實內帑聖旨嘉允立刻造
鈔押令工部領取儀制司所藏鄉會中式硃墨二卷與直省
文宗科歲解部優劣試牘爲鈔質之資本限日搭廠撥官選
匠計工如有阻其事者法同十惡罪款工部查二祖時故則
造鈔工料紙六皮四皮者樺皮也產於遼東有紙無皮無從
起工乃令工部召商工部仍以庫洗爲辭正擬議間忽報流
賊決意渡河欲犯京師已之此崇禎十六年十二月中事也
科臣建議一二襲取三四實政五六民不欺七八世無盜

九富十強策果大奇

兩朔無臣

廷臣待漏待天子也乃恐天子早臨先天子而待漏也待漏
之時鼓未嚴鼓嚴而班肅矣班肅而鐘鳴鐘歇而聖駕登殿
靜鞭響矣鞭響之刻兩班文武有容無息有氣無聲仰瞻殿
陛祇見千百紅袍掀袖傳令耳聽鴻臚聲衷心驚科道糾喝
而已惟癸未年正月之朔聖駕升殿文班止一首揆武班止
一勳臣首揆面奏諸臣以坐門勞苦起稍遲又爲鳴鐘舊例
鐘鳴東西長安門俱閉今朝臣自皆擁積在外因傳諭啟門
到者仍寥寥鴻臚未可唱齊班久之來者喘急神驚作倉遽
奔走狀十少四五勉成禮焉首揆上揭云政本怠弛以致羣

臣慢誤乞奪俸自臣等始得旨姑免甲申年正月朔聖駕更
早止一大金吾立班時鐘聲已絕金吾啟奏朝臣不聞鐘鼓
聲以爲聖駕未出來者益遲今再鳴鐘遠近聞之自皆疾趨
乃諭鳴鐘扣且不歇門永不閉又久之卒無至者乃欲先謁
太廟然後受朝呼駕駕輿時久一無所備駕輿馬與立仗馬
約用幾百忙取長安門外朝臣坐來之馬悉爲驅入端門備
駕駕輿將登輦矣司禮又恐外入之馬不馴有齧蹏之恐奏
止之再傳諭朝賀後拜廟仍陞座以候文武官從東西長安
門入者竟不得過中門以天顏正視也文則直入武班從螭
頭下偃偃而入東班武亦直入文班從螭頭下蹲俯而入西
班以文寓多西城武居俱東城之故有新科榜眼宋之繩其
武之父名劼召對稱旨寵任職方贊畫品最高偉爲龜行而
過東班成禮後聖駕入廟六品以下不應陪祭者以馬掠入
率皆攜手步歸不祥極矣不滿百日此座已讓自成鳴鐘伐
鼓改國改年兩班文武仍是擁簇不去今日之晨星視他日
之彈冠爲嬾爲勤爲玩爲愼皆一人爲之也何二心若是故
詩曰毋貳爾心朝綱廢弛至此已極天下安得不壞
兩讞兩朔血性男子讀過當爲淚下而掩卷長歎也

地壇社祭

壬午四月初行大社禮方澤在城北艮方先一月掃除十日
前位置各當凡簠簋簠豆鼎爵鼎羊與笙磬鐘鼓俱用黃紗
籠覆恐人指膩近染也薰沐處亦先十日試湯問禮之士縱

往觀焉至期稅樓房於東華門外北大街初五日辰刻與觀
盛事者束身登樓肴核酒米衾褥器用件件齊備午未二刻
坊官內官本城西臺於大房小房有戶通出入處悉緘紅封
跨其兩楹門仍可啟名色也先三日正街兩旁五府撥禁軍
戎裝執刀齊肩對立自大明門至地壇約三十餘里約用軍
士六十萬中闊四丈爲街道稍有高低俱填平滿上復鋪細
黃泥人不得行牆壁窗牖塗抹紅紙紅泥一切街巷衙寶堆
當戰車禁六畜行人藏樓上者爲小飲爲細語敢論者高腳
牌與口宣室主人不停囑也更初馬駕先過卽太祖之神位
樂器如民間噴吶以二十四馬駕輦而行執事人役皆紅笠
軍帽隨後接踵舉朝之勳戚文武瑞寺金吾燈光照曜擁囂

花部談往錄

五

通國叢書

沸騰如浪潮湧順行向北無一逆行亦無一刻停止二更餘
函簿大駕過矣萬火閃爍塵埃蒙混不甚辨五色欲觀駕者
各養精蓄銳注視回鑾就枕求寐至街坊終宵喧鬧與馬不
歇初六黎明馬駕先回卽灌以降卽徹行旋廟朱鉞黃麾錦
旗繡幢約千餘人少頃八象蹕蹕而來霞帔被身寶帶圍腰
大小明鏡垂懸項側背負灑金朱漆胡蘆巍然雅步故爲震
蕩其音珊珊鏗鏘令人喝采以爲喜過此勢將極開報入大
內之飛騎如燕掠地刻過四五軍戎儀衛各爲飭整坊官甲
長復灑黃沙裨將騎逐叱戒轄屬兵丁侍立對偶凝儼端肅
有如土範木妝千官百長介冑班行甲馬仗馬結隊鶴立各
依位次各執器械旌旗辟易劍佩雍和黃金肘後白玉腰垂

時旭光初出目力渴燥一物一事情與神會如山陰道上應
接不暇也祇見自北而來天樞地軸日幢月麾山旌海旆穀
璧金精寶頂九檐深傘珠纓聯結璽繡聲呼悠遠節號絳長
朱棍藤條之甲士提鈴喚號之紅軍介夾其間又龍旛鳳帶
虎蘇豹尾青萍朱戟金鉞銀牙鎗杖骨朵響節儀鎧奚啻萬
對人各捧一行行隊簇簇陣陣聲從履出氣從鼻息遙聞
蕭韶之奏中和之樂餘響先聞沓雜入耳華其器而華其飾
選其聲而選其人不知幾千百偶跨馬行奏過此皆爲宮扇
方圓正側長短橫斜制度不一粉白玄青嫣紅閃綠色澤各
別龍翔鳳舞梭織絨繡至於日月鏤銘山河繪藻彪虬飛走
仙佛離奇風雲聚會金片銀絲形變萬端工奇百換接見辟
寒茵香諸具商彝周鼎金貌碧疊與夫獅犀梟雀供置尊崇
几桌捧昇貴執寺瑞雖未可云萬千而過目不了但見氤氳
升天光浮燦爛觸鼻原非入腦聞馨絕不聞香此係外國貢
獻又異方奇料合成者也至軍器特臨又作改觀弓弩劍戟
明炫奪目復累千成隊集對多儀有云凡近鑾輿之斧鉞皆
本質金裝以備美觀事未可知鼓聲漸嚴玉輅大輅步輦象
輦皆黃絹爲幌有兩墨色曲柄小傘在前爲朝廷所坐大鼓
旗幟在後按步疾行如水面平移下用一百六十輿夫肩背
無高下三里一更其力前有數十中涓扛捧金龍紅橋一座
爲輦前升降所由前後兩旁宮扇斜掩羽旛對障非樓觀不
可後則內豎貂璫擁簇追隨如紅雲蔽天更不知幾千百也

花部談往錄

六

通國叢書

龍輦塵遠兩街萬戶漸次開闢主客賓朋征逐四散如春社酒闌矣

好奇滋弊

癸未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崇禎帝於大雪中御皇極門朝儀已畢聖駕不興異之乃召吏兵二部堂上官宣諭曰文選職方文武用人之地今文選用沈自彰職方用張法孔兩尚書承旨聖駕方旋宮不知沈張何如人也亟查履歷沈為辛丑進士字方揚戊辰年以同鄉致仕本京人猶在二十七日見朝二十八日莅任焉張為庚戌進士字九劬丁丑年以四川左藩拾遺者雲南人存亡未卜方郎現有王永積竟不為永積地另銓一人矣十二月初七日召對兵部堂司官為

通國廉書

七

通國廉書

司禮筆筆王之俊弟之仁欲得浙江總兵大小司馬已延挨一年之俊促聖駕臨中左門成其事也傳下喚職方司郎中時御几上已黏張法孔名字不顧雲南遠在萬里王永積承旨跪上問曰浙江廣東兩省總兵為何許久不推永積震恐惶悚操吳音對曰無功夫聖上復曰浙廣兩地雖係腹裏總兵原一日不可少著即推上來又復言曰著即日就推如是便退無甚過責時為上午至申刻忽接嚴諭下部會推總兵郎兵部緊要事何云無功夫三字是何言語著回話此王之俊又恐兵部將之仁事閣置聖上大為所朦朧即此上諭未知曾經御覽否王永積無奈當晚三更同堂司官科道幾人曾推具題浙正則列王之仁廣正則孫某陪為宋駒聊舉職

級近似不知其為誰品者停內六日浙點正推廣點陪推為雖示不測聖上罔覺其中之故也宋係鳳陽帶街副總一文不破天降粵鎮亦夢想所不及者矣至沈張特用之由方岳貢初大拜進閣面聖以小招開天下清官三十人沈張承首故有二十六日之面諭又楚人言此沈張兩位一為方禹修父諸生之恩主一為禹修白為諸生時之恩主原非無為而發

庚辰科廷試放榜後召對二甲進士觀相貌質籍欽定四衙門即日任

簡討原部屬姚宗衡葛世振孫一脈劉瑄原知州趙玉森嚴似祖

花朝卷四

八

通國廉書

六科原部屬宣國柱黃雲師胡周肅原知州周正儒

十三道原部屬馮垣登陳羽白魏景琦陳純德原知州吳邦臣

吏部原部屬驗封司董國祥稽勳司顏渾

兵部原部屬武選司葛奇祚職方司張朝紘蔡紘明田有年武庫司盧若騰錢志騶陳纁原知州呂陽

公座爭軋

崇禎帝差司禮監張彝憲總理工部時司空之員侍郎高弘圖上言臣部衙門公座次序中則尚書旁兩侍郎禮也今又奉差總理似宜另設衙門臣部無兩尚書之理奉旨切責謂工部營造皆軍興重務彝憲總理正須日夕同堂宮司查核

料理豈容另設仍開推諉弘圖又以體統禮制所關疏凡七上終格不允彝憲限日到任矣弘圖於兩日前修葺公座椅案採以不乾之油漆一堂兩侍椅卓儼存其如不可以衣冠就手腕按何彝憲無奈於川堂後升座舊小椅卓無陪無侍一人獨到任焉弘圖於是削籍聲稱亦大著又寵用三科武舉陳啟新特授吏科給事中時掌科福建人顏繼祖上言吏科祖制諫臣七員公座椅案亦七副無容增減從來新授科臣到任必共陪坐其間新舊坐次必上頂其原缺從未有空位無敢越次祖制體統然也今科臣七人適又盈濟皇上欲添設一人到科合敕禮部撥制戶部發價工部差工造成椅卓一副啟新方得安身於科房從事奉旨舊套該部議奏而已若候三部奏覆啟新畢世不得入科宦心殷熱又聽班役慫恿冒昧而來繼祖七人先為據坐無餘案科廊甚窄無隙地啟新無奈聊取低臺馬檣挨檐側座繼祖與六人俱正位而西談論不休啟新默坐半日無一人與接談長安中一時稱快此皆十年閒事在陳啟新既登首垣自宜以軍國大政開談或參一大貪大姦之八座以見丰裁數日閒嚙舌寒蟬平素無積壽可知時為祖陵地陷土阮嚴諭廷臣禁止宴會穿素服彼獨遵制不茹葷酒朝服煩耳俱以青布為之然人猶有嚴憚之意一日忽具日擊駁奏一疏謂今早入朝時當五鼓見科臣章正宸赴筵席散打恭上馬身備禁臣先為不遵聖諭恣情酒食宜加處分以儆官邪旨則著某自行回話

章正宸奏曰打恭上馬有也非席散送客飲酒一杯有也非赴筵款賓啟新但見微臣片時酒意而未審微臣從前之謹格也臣量涓滴一杯竟醉臣心最小每當朝期五夜不寐趨朝太早知朝門未啟於素不識面之家立片時霜寒露冷之甚見早上有酒偶飲一杯聞有環佩聲來待漏有人矣急趨出戶適遇啟新以實事告臣以實情奏兩無歉也但貪杯兩字臣不免耳奉聖旨姑免究自此以後為滿朝人窺測底裏不過三家村伎倆與乳口臭之識見帝實誤用天垣寵錫負乘貽羞後以匿喪拏究逃入海涯亡國而止

票擬部覆

永平府北鄙一帶右古曹牆等處皆衝邊督撫道鎮鱗集櫛比崇禎十五年十月初十日牆子嶺汛將旬日餘壽誕會飲致北兵闖入保大廣河屬城連陷兵垣曾應選時最鉅鉅首建策航海攻心等事謂造船三千選兵六萬由登萊徑入三韓虜在內知之必速歸救實勝算也端揆票擬奉旨下部嘉計畫之妙制敵之奇該部看議速奏此疏到科例應分鈔工兵二部時少司空陳必謙署篆司官呈覆曰科臣建策安邦臣敢後時供令但會典舊例因兵事興工者同兵部分理其役今計造船三千裝載貔貅六萬踰海收功其船隻臣部應認造船一千五百餘乞嚴飭兵部協力襄舉以便揚帆云云端揆票擬奉旨下部準照會典著同兵部分頭起工而擔責料費半卸於兵部矣然估計營造仍是工部職掌造船三千

每隻該銀二千其應支六百萬因上價值疏曰船用航海內
又屯兵須萬分緊急臣部與兵部朋肩營造亦需三百萬金
錢奈今外輸途梗內藏洗竭日夕躊躇事又在必行計有河
南開封歸德等府積欠本部料價銀五百萬合將此項聽臣
挪借以爲造船工本可也時河南等處城郭人民蕩析無存端揆票擬奉旨
下部特嚴馬士差人限日起解其勦軍國大事依允其挪借
以供造船之費工部移咨兵部謂奉造船航海攻心應挪貼
本部料食工價估計銀三百萬兩今限日起工直辦需候乞
早爲撥付萬毋稽遲致誤軍機等語時大司馬張國維號玉
簡方日夕召對慮禍不測方司案呈亦照工部覆奏日用兵
造船臣部自應趨先但三百萬金錢非燃指可就臣部庫藏
原無積儲況今外解阻絕巧婦不能爲無米之炊臣查鳳陽
徐州等處積欠臣部馬價四百餘萬兩催其陸續先解以應
工部然肩此係現在正額無煩設處更欲需遲數月者陽等處
陽等處端揆票擬奉指下部允其督催鳳陽馬價立限起
解即日撥付工部協助船工之費矣工部初意欲向兵部撮
移幾萬爲賞軍募士等事別項支用不謂兵部亦奉俞旨止
照題覆旨意付一空文竟同本部之游戲閒談乃乞憐大司
農回咨謂山東路梗刻有庚癸之虞自救不暇轉叩問卿
又以勦王四集同藏與麻肆皆空乃告窘於江米荳油店各
商令執票與本州縣官庫兌銀應者及百上下書簿而已亦
以零星而止時爲閏十一月中旬山東連破東兗二府州縣

在所不計造船工價兩奉俞旨毫無著落事則究歸工部又
恐建議省臣責其泄泄從事乃爲脫卸之謀以神變化另上
疏曰造船之費兩部雖有成議奈九門畫閉工商裹足油釘
板木無從置買工匠舵工亦無覓顧而行兵之事又刻不容
緩如之奈何即造於津造於通奈路絕往來無從下手處爲
今之計臣部適題都水司主事前往淮安船廠督造漕船合
無敕令帶往廠中則物料現備匠工叢湧計日蒞任可以指
日造成省臣不徒託空言也端揆票擬奉旨下部又允其就
便鳩工課督營造著另加敕以重事權矣時爲十二月初旬
聖旨與部覆將三千號海船並未給付釐毫資本事已責在
船廠主事一身若非金蟬神脫寧不畏科臣糾揭計固有最
玄虛而切理者談之侃侃聽之鑿鑿更非若司馬司空之畫
餅充飢其疏言曰造船攻心省臣妙算同仇之恨素所劇心
但臣所督造者由閩運糧腹裏之船非衝風破浪航海之船
也海船與腹裏板木不同釘銼不同樣式不同帆舵不同索
纜器用不同操駕運動不同今欲造此必須資材於閩廣營
造於海崖端救彼處兩撫勒限督程即從海上駕往而北震
起國威實觀中興盛舉因材因地因人理勢之所必然非敢
膜外視卸擔避也端揆票擬奉旨下部準移救兩廣總制與
福建巡撫著即選材集匠計日報工以抒西北之憂京師倒
懸之急舊例臺省奏疏不踰五日得旨部屬言事定須候旨
匝月此旨得之於十六年二月初旬都察院請救移咨又爲

二月終矣是年九月初開廣兩院沈猶龍張肯堂會疏中極
讚省臣之策極妙後言臣等拮据料理庀材畧谷選工蠶戶
一勞永逸灑雪從前爲皇上煥中興之業省臣建不世之功
正在造船雷注似無容中止但今北地寧謐海宇澄清閩粵
荒疲難堪重役造船浩費極爲勞民傷財不必行可也端揆
票擬奉旨下部聖旨是臺省之條議部曹之覆核與內閣之
票擬相爲遊戲以度歲月當此一席直愧偶耳

福祿豪飲

崇禎十四年正月李自成勦兵飢困逼河南府城福王桐
封在內王係萬歷第三太子鄭妃所生諱常洵晚年最愛幾
欲易儲者河南八府惟汴梁與洛陽未破自成就食無所志

毛宗漢

述

通國叢書

在必得攻擊甚勁福王出宮帑募死士力戰斬獲頗多賊昇
各府大將軍砲環城密布迅發如雷守埤將士不爲少退三
日後賊勢稍殺王亦慶幸宴賞三軍傍晚總兵王紹禹帳下
新兵馳哨城垛外多呼而應諸監紀王昌胤聞聲驚詫追究
欲責兵反扭執胡言紹禹亟馳往解情勢凶劣奮號攘臂謂
賊在城下我等出力死守勞苦不錄敘功無分若撒手放開
破陷與我何干那怕兵爺總爺卽橫殺守垛一人餘卒驚走
外賊已知揮刀提戟緣堞齊上城陷馳殺縱火喊聲震天福
王及由松世子卽弘光與鄒太妃俱縊城走一更至五更搜
人所殺天明滿街屍積丈高道府縣官家屬盡被繫拘留
活口拷炙官帑惟一典史抗節見殺飢荒人相食通判白尙

文墮城死不須與爲仇民鬻割自成搜括福藩倉庫得窖銀
錢米各數十萬大振飢貧時殿基下響如牛吼掘下幾丈見
有大古鼎昇之不動仍掩焉識者謂周公定鼎郊鄆埋鼎以
鎮正其地也應時而吼亦天崩地裂之兆歟先是陝西有弑
主逃兵數百流入河南巡撫楊維岳留之使屬紹禹撥付守
城巡撫會橐山陝總督以事上聞奉有嚴旨究追首惡十名
內者限刻赴京梟首傳示機復外洩逃兵大懼乃勾賊於外
潛爲內應頃刻城潰福王軀復肥重不能遠行黎明後猶藏
匿附郭民居賊兵搜執牽入城內舊紳大司馬呂維祺亦被
執遇見西關王良呼曰先生救我呂曰我命亦在頃刻但名
義甚重王無自辱兩欲再言各迫牽去王見自成詞色悚怖

毛宗漢

述

通國叢書

泥首乞命自成縱肆橫惡數責其罪賊中持刀撫肌垂涎咸
叫一塊好肉遂殺焉稱重三百六十斤鬻分肢割與圍中之
鹿同烹列賊臚食謂之福祿酒飯獨維祺罵賊氣節不少挫
死之巡撫隱其情罵言兵寡餉乏以致城陷王死帝聞報大
驚大哭御袖爲溼逮王紹禹磔之籍其家贈維祺御史

烏程壓錢

明高祖罷設丞相朝政大端事歸六部權尊天子二祖時勤
勵無旁落迨其後萬幾不獨斷睿智不恆操無相名而勢有
所趨仁宣二代太宰第一楚義華蓋學士次之楊士奇大宗
伯次之夏原吉謹身殿又次之楊榮正統景泰間太宰宗伯
權相似楊溥張輔然在正統中貴王振專內在景泰司馬于

謙專外內閣尙然無體天順復辟武功氏徐有貞專政雖不久輒蹶而相端萌成化中相權首次之局大形萬安李賢劉吉弘治間首次以官敘不以權異正潛劉大夏其治世之象歟正德不親政大閣劉瑾介胄馮昂爭操閣臣房儒李東陽焦芳甘爲之役嘉靖入紹秉歸內閣首次大分永嘉張孚敬貴谿夏言分宜嚴嵩新鄭高拱華亭徐階江陵張居正輩首次懸天壤又極冰炭而用各水火此王世貞鳳洲憤其乃翁忸怩公之典刑敘成首輔傳而冠之曰嘉靖以來也至萬曆啟禎三帝揆席紛囂忤擠成風有市道所羞稱者十年遲拜之憾三年作食之誚與世日遷矣如琴川錢謙益牧齋與茗雪溫體仁員嶠踟天躋地終身沒齒受壓無奈勢局有不

右部前科進士

五

海國叢書

能擺脫者焉溫登戊戌科進士選庶常錢庚戌科探花皆年少登科錢以甲第傲門戶勝視溫蔑如計宣麻大拜但守歲月無歧路軼異人剪錢之局過盛於溫初錢之貳於浙也又有故神宗尸位殿試後小璫宮報長昏錯出大內首臚業已定錢甚至司禮謹身俱飛帖致意傳臚前夕戶外轍不停也錢亦過喜而安心焉天曉後湖州韓敬求仲其進呈讀卷官望尊力勁又乃翁紹約齋廿年廷諫司禮多莫逆交且錦步帳實可關石崇首臚竟易矣原有宮報錢遂憾極後木天同署自宜修鼎甲歡致同榜誼不二年韓罹察典黜閒散韓亦自憾極辛酉夏大宗伯題直省典試位錢湖廣懇辭謂楚賁涼薄地遠情疏近求兩浙亦以素與浙人齟齬借此德加并自

尊臨耳時求仲林居思計多暇泛擬七字經詭託牧齋友使徧東西浙之入闈時髦人各私與戲以觀其去取嘉禾錢千秋得一朝平步上青天之句千秋獲傳浙人皆慶名士不終訓訓牧齋得佳士求仲又力主撫按讚今科文盛將全場硃卷限刻登黎表彰人文冬末春初京省廣布禮垣張允儒魯齋係江右辣手磨勘平步青天等字浙人復爲怨思亟入告幸票擬容情下撫按究擬千秋實貧而才非僉而財擬停會試經房總裁與監臨提調俱不染議時東林品候蒸蒸釜上氣浙人歛衽避牧齋歷宮坊裕如晏如崔魏時稍露鮮角得擬職編氓聲價更燦如煥如屈指昭雪端揆虛左無疑不三年信王登極殖穢盡掃首舉枚卜牧齋列名第一此金甌必

右部前科進士

六

海國叢書

得夔伯所首尊也員嶠爲時局不與咨望雖深竟未掄及憾極焉乃興對壘之師亟發青天舊案謂結黨欺君執法徇私應置重典帝喜索癢不下部院乃集大小九卿中左門召對面詰時法令初整天威嚴赫錢謙益口訥氣阻故無詞以對唯叩首委云不知溫體仁亢詞質辯且聳聽帝顧左右禮部侍郎周延儒上言關節事自真大學士錢龍錫爲辯云關節或有與謙益無涉帝有怒容曰關節既真彼爲主考豈得脫卸龍錫不敢再陳遂命擬旨一番廷讞氣盈氣歉大分庭巡帝心已許溫體仁剛斷後六年眷寵基於此矣翌日奉旨諭益既有物議著回籍聽勘千秋法司嚴審後千秋遣戍謙益閑住於是牧齋里居築東西皋爲菴裘與同邑省垣瞿式耜

稼軒矜尚名節慎立交與撫按督學嚴重之公私事呼吸相通者皆曰正人崔魏黨錮羽潛窺不敢問時朝局又變機穀龍錫罪遣員囑持召典樞密東林講學氣不揚有常熟地棍張漢儒者望風生事起釁賣刁竟赴京訐奏謂錢瞿二臣橫恣江南喜怒操人材進退之權賄賂獄生之柄三黨九族無不詐之人興販通番無不爲之事侵國帑謗朝廷壞漕儲危社稷門生故舊列於要津嗚冤無地官幹豪奴滿於道路攫奪公行等語時烏程正陟首揆票擬旨意十分嚴重緹騎紐解法司勘問抵京下獄矣先是常熟又有姦民陳履謙以門族爭產事在撫按二院挽錢瞿關說峻卻不允因懷恨伺隙計唆漢儒思探大利在京候審志得氣揚罔有顧忌捏造款曹和溫謠語朵頤下手知錢瞿祕密不惜重費兩保無虞似萬金可飽行囊其所云款曹者牧齋曾爲故太監王安撰奉旨建祠記今東廠曹化淳出安門下內侍極重衣鉢自德牧齋宜款之求其力主斯事和溫者牧齋與烏程宿有舊隙宜有以和潤之令其於票擬閒寢致斯事款和二說播傳輦轂人皆疑嗤東廠訪奏其實摘發姦狀一併會審大司寇鄭三俊玄岳力主鋤邪秉公實究奉旨下部張陳各一百棍立枷三月錢瞿釋放第四日張陳二姦俱斃於枷猶掘地立埋枷仍滿日始去則骨肉與水土同腐矣在牧齋雖於名節無虧而園扉半載營費幾萬與虎狼騎卒同寢食於青齊道上刀筆吏擎拳報太平甚非所樂見聞也向以爲局甚於

溫畢竟命不及溫溫首相寵任五載有餘錢惟抱膝行吟擁柳如是選刻明季詩文雌黃古今人物而已後接韓城三年宜興三年并研一年以迨國亡牧齋無門出山直至弘光踐祚奮袂彈冠少窺黃閣之選士林卒以此少之

倭寇始末

倭寇之起嘉靖間新安人徐海同其叔惟學友人汪直葉宗滿等往嶺南市易貨物飄洋到日本等國貿易折閱計窮惟學將海質於倭主貨質易貨回復句其夷入寇嶺南惟學被指揮黑孟陽殺之倭立責海償貨海約內掠以償癸丑六月入嘉興海鹽乍浦等處甲寅二月劫海鹽龍王塘轉攻嘉興三月從硤石至崇德過石門鎮西去五月又從石墩涇至崇德殺掠而去乙卯海偕酋辛五郎入浙西據柘林乍浦其黨葉麻向在崇德貿易知崇城備寡擁眾數萬人薄城下城陷俘戮數千人暮屯郵舍令妓王翠翹歌而行酒時胡御史宗憲方巡浙東星馳至崇德取酒百餘瓶置毒藥誘之倭中藥死者過半餘出王江涇仍督參將盧鏜總兵俞大猷率浙直狼土兵大敗之朝廷遂拜胡爲中丞海等久屯柘林乍浦丙辰出寇嘉興阜林時中丞又奉命代張督府經甫八日麾下兵止三千及參將宗禮所部兵八百人事急檄禮與裨將霍貴道率五十人突之殺倭百餘禮令嚴肅自崇德至阜林未及炊兵皆枵腹忽疾風傷火藥又外無應援禮與貴道皆陷倭乘勝圍桐鄉胡督府引兵至崇德集諸司問退倭計崇德

呂希周歸安茅坤議遣辨士下海諭汪直直遣養子毛海峰款定海關謝罪督府又遣華老人說海降海怒將斬老人所幸妓王翠翹解其縛老人歸告督府狀乃又遣羅中書詣海說降陰賄王夫人翠翹令懇惠之海遂遣囚自謝因邀督府犒送解州鄉園南至崇德而去會葉麻與海爭一女子有隙復遣謀說海縛葉麻陳東以獻諸酋遂怨且疑矣海見眾酋解體自念縛麻東有功率酋百餘酋而入平湖城求款督府厚犒之出居沈家莊復遣謀為詐書遺其黨曰徐海受朝廷大官即日約官兵盡勦倭酋自出降矣其黨果大亂明日督府出官兵縱火焚之海沈河死諸酋殲焉官兵執兩侍女一卽翠翹一名綠妹卽海與麻所爭者也指海沈所斬海首以

通鑑紀事本末

元

通鑑紀事本末

獻先是遣譯下海厚賂王夫人使說海降日奏朝廷封爲大總兵鎮海侯王爲一品夫人故翠翹誠心欲降勸海就撫後以計殺海翠翹深知爲督府所賣買海意不自安海死王見執督府欲以賜順義酋長王辭曰我所以不卽死者爲爾輩負約未與爾聲言之也今旣如此寧爾負我我不可負海赴海塘江而死

前朝宮女

永中弟姓老人京都人也其妻乃明季宮人因闖賊犯關逃竄民間得自從人董老挈之南來入籍嘉興今老矣然能言明季宮中事因言崇禎帝每晨起盥漱四宮女捧紫金盆四鑲以八寶一初盥手徑二尺一漱口徑一尺一浴面徑四尺

一再洗手徑一尺五寸盥畢櫛髮宮女與帝櫛髮者爲最尊稱管家婆櫛畢冠帶朝天乃易便服御早膳羅列丈餘宮中人皆豐美其食唯心所欲頃刻卽至日費三千金爲例至於譙會無不上壽先皇后次太子次諸妃次諸王次諸宮女次諸宦官宮女宦官亦有尊卑次序自皇后以下皆行朝拜禮爵用玉或金或金嵌珠寶每爵容酒斤許副之以匱皆八寶鑲成極其工巧飲饌之物極天下之珍品每宴以十萬計元宵放燈眞珠燈有高大四五尺者珠皆顆重分許華蓋飄帶皆眾寶所成帶下復綴以小珠燈大尺許者四十九盞宮中諸殿殿各有數燈雖與正殿稍殺然貴重則不異也自殿陛甬道回旋數里悉有石欄欄有蓮椿椿各置琉璃鏡約數萬盞遇宮女成羣嬉戲觸墜十餘盞頃卽宦官易去矣冬天處處設火鑪合宮之中約有數千具皆金銀爲之至於皇后甚尊而甚勞晨必先起請安俟帝起又請安行禮晚必先令宮女至帝所設拜具繼至而拜俟帝臥然後辭去敕免則不至矣若帝入正宮亦須迎拜唯謹若妃子宮女輩則甚逸樂皇后平居則選能詩畫博奕彈射蹴鞠等藝及工絲竹歌唱者約三十餘人自隨帝則方巾朱履隨意往來語言嬉笑與常人同宮人食不隔餐衣不見水金珠盈囊服飾不記其數迨宮闈大變亂竄而出無敢有所攜者回首當年如同一夢今日至此悲感何極遂流涕不能復言

心葵囁語

董心葵名廷獻武進人農無力商無本工無藝土無學見貧賤人憐之富貴人傲之性好賭呼盧客盈座以朱提之多寡次上下客謝之曰爾見吾有銀百萬與皇帝坐金華殿講語也其嚙語如此年逾三十餬口幾不週不屑向勝己者作乞憐計視延陵尺土非彼結宿場偶代友人坐糧艘至京且攜家室數口寓長巷時在天啟初年與篋頭劉姓者各內室而合外戶兩內人結為姊妹歡彼有一女董有一子締婚媾心葵則浮浪以度日給口之外不能贏一銖以心葵材智欲佐東林如汪文言效奔走勞取中翰拾芥耳揆朝端局將中變置之至如崔魏客三氏敦索智囊士懸厚幣高爵若心葵躡座自尊珠履上賓又付冰山不久已之寧白眼操手視彼炎

才子外史

主

通鑑叢書

涼候忽榮枯且暮如雁鶴徊翔審矚下界也劉姓者魏璫微時曾為櫛沐幾次作世外談稱知識得時後無敢望見顏色一日瑞遊海甸為野便於郊劉適遙過其旁亟呼劉篋頭何不來服事我劉趨近側跪稟不敢魏最喜與故人話舊亦喜所識窮乏示恩施予乃問曰爾認字否對曰不能曰數目字可曉曰幼曾讀千字文百家姓十百千萬字能握管為之魏曰可矣吾欲於琉璃橋北蓋造無梁藥王廟一座爾土收塲收次發價記數明日進衙門領銀是矣劉復叩頭而去歸商之董心葵因其肩其任為之召密戶課灰商構石作與木工畫規定式呈正魏璫璫俱依擬營繕董率期年而後成在魏支費二萬餘收放領取劉悉自為主裁不與心葵分權計羨

入事成之後劉仍為舊業而已心葵亦不著聞姓氏於其間時京師有姓冉者家頗豐人命事詞涉東廠魏璫心豔其富欲下手難其局冉走別質劉篋頭介紹通冉駙馬為族兄弟稱以駙馬力致意東廠遂寢所欲魏心銜之細訪來因劉篋頭指教也因怒喚入廠陰令拳勇一揮而致其命屍亦不得歸心葵與劉妻實無從詢耗一月後劉妻亦病殞於室心葵囊理喪葬併其室為一家不意味下賈金一釜計三千兩心葵乍驚方悟劉為大有人以我為浮浪不羈共事一年而不同心以示也然劉亦未識董之叢晦養潛董念家計維窘若輕發京人側眼疑不祥且亦僅此三千且慎之後見兩局顛覆崇禎登極時事更新線索改觀計聲施遐邇必附青雲

才子外史

主

通鑑叢書

士偶過石虎衛衛有延陵會館門敲牆缺入內縱觀草滿階除壁掃龍蛇坐屋見天傾廊積地蓋綠萬歷四十餘年宦局世風崇尚樸素貪索名高寓此館者初則門樞為薪繼則椽樑佐爨前人葦席遮穿後人則拆三并兩更為一至於廣延長夜之器用主以情借僕以姦賣空空如也燕居趙女之密貯內妬不容外瞻不敢冷冷然也清淡簡率儉嗇鄙陋官於此屋爭品屋亦因此官而告頽風雨之際反應走出以避狂驟更防顛覆以全性命心葵私計曰此奇貨可居也乃罄其三千金飭除整葺焉門楣輪奐堂宇弘深邃室仍分內外繡榻各有東西秋壑半閒牙籤之架可抽彫鳴金穴百萬之藏莫窺真是金馬玉堂之紫府宣麻調鼎之沙隄延陵尊爵屈

指伊誰時陽羨之周將介枚卜敦請而奉爲主室始而駭繼而感後則安焉敬之愛之尊之信之千金萬金之託一言九鼎之信內外事委任而授教焉此真奇賈哉三千金買一狀元宰相由是三公八座上揖其履翰銓臺省恭聽其音戚畹勳班常爲好會之主爵廠司璫衛時領擣蒲之旺稍考選講盈千盈萬金諾有神手挽回廠審係出生入死當場憤微言解散凡進長安札牘必投之爲主人庭脫之轄晚設之衾室爲窄而借廡於寺院者幾半城竣局領音與解鞏陳情者趾相錯也然心葵立品溫溫自守絕不作矜張狀大小禮節必曲致以友朋之誼造其家和好如歸宿之再宿必再懇留窮途亦肯贈仕宦中往還多有負其千百者又寬解廠衛遲卒

老婦述遺

三

通國叢書

之密網毒刺救滅門殺身者甚多幹辦之能周后知之內庭衣飾事宜與宮闈位置時遣尙衣局巨璫咨其料理皇親嘉定伯雲路周公倚爲左右手如是者幾二十年又最不可及者不欲一官羈身布衣而已十五年十月初十日烽火照京崇禎帝御文華殿許直言入告心葵以布衣廷對賜坐賜點問修練儲備四事外州縣有司果否實效作何堵禦趨勤王兵心葵雖無奇策奏進亦稱臣拜賜曲盡溫和不叩辭時仍慙勤宜諭事或危急須不時進講雍雍成禮與盡辭聖容多怒茲則齊顏目送向日嚙語果如其願也斯時若以塵情世俗之見處此隨事叨任內省西臺可卽刻授廷獻又惡蹈三科故轍仍以布衣謝恩歸家而已宜興再召曾兩遣棄抵里公

郎亦大痛懲賁賁之僕謂助致多金必奴輩誑誘後遂留京盡寄心葵家三年中亦不計數矣後流賊進彰義門不數武便得此種旺財爲之齎者何巧耶宜興於六月出都後心葵爲蔣拱宸疏繫獄候審十七年三月十九日城陷至順治三年三月有外入之兵不過三四十人宿其外廷索食索料心葵適從外歸因與爭鬭謂供應不及時心葵曰我非當官應值有無多寡係我賠出若竟不與何如兵曰不與殺爾心葵曰爾敢殺我眾兵曰便殺何如遂殺焉兵亦他去不知何來何將也

董心葵脩葺會館實爲道學之功臣較汪文言依附道學反啟道學之禍端損益萬倍之與爲汪也寧董

老婦述遺

三

通國叢書

附記汪文言初名守泰歙縣門役長貯充庫胥竊藏擬戍逃入京父事太監王安內外交通事敗又擬配改今名納中書爲左光斗魏大中之幕賓後典刑

西洋來寶

大西洋十字架教主利馬竇也萬歷三十年由廣東東莞率其徒龐迪峨龍化民等五六人至五羊城轉入八閩遞上金陵自言來自大西洋國路遠十萬泛海九年海水崇卑有上陞於天下及於淵之高下亦如地之低昂初出千里鏡自鳴鐘舉重算法諸事件較大明國賢愚萬倍更出歐邏巴輿地圖接大明國僅掌中一紋東南大海固不如也留都臺省駭極喜極口讚力勸心版意愛尊爲西儒至稱爲西土聖人再

出渾天儀量天尺句股法算時測度卜影景星諸談玄說奧更莫能識其隱又曰大統歷已壞會須修之更是驚奇胸包天上之天目廣地外之地因咨送燕京引之達御覽遣大宗伯馮琦琢庵叩所學疏曰歸化陪臣再曰西儒來賓又曰鼓吹休明觀文來化利馬竇等非臣非民而曰賓也改歷之議談不齒寒適承首善書院之室主爲門戶被擊顏其門曰修歷局畢竟修之一字爲改字之底本宜其三十年後遂爲通微教師之尊主嘗見千古來掛冠東門瞻視異常重華二千年享福無不歷驗明末幾年夢夢之人征逐夢夢之天惟此利馬竇一人實爲清朝領歷之人非明朝修歷之人君臣上下未見有鑒識品題畢竟定爲何如人者則竇之而已又萬歷末年至泰昌天啟并崇禎御宇一十七年在京師遙望東北夕陽時候紅霞照地光燄騰燦無日不然愚夫俗子訝爲牆外燒荒文人墨學占爲亢旱風霾又云蒼龍黃潤十年後五穀豐登皆非也今日思之物華天寶猶然彩炳薇垣出震發祥寧不燦儲東海清興以來邦國祥禎匪可言紀至侯王宰執岳牧將帥以及郡伯郎官偏裨執戟何一而非誕育於遼東握符乘勢於中原吳粵等處者則當年之紅雲覆蓋同吉星官曜降生出世或尊或卑或先或後三十餘年而絳絳常縣致今日僭主執爵者雲蒸泉湧無艾無息也常讀稗史北宋政和年間轉運使蔣穎叔謁秦明徐神公慨論世事紛紜神公曰天上也不靜將遣五百星下界分作宰官二

十年後果有靖康之變又劉誠意少年時赴西湖友人之約有異雲起西北劉詳視久之忽大言曰此新天子氣在徐淮間二十年後吾當輔之同飲者駭狂妄觀此一代之興自有代之天一代之人勝國之耳目自噴耳明季無人於西洋利馬竇來賓徵之

附記利馬竇大西洋人奉耶蘇教十字架者耶蘇爲仇人殺身之具也奉其教而必著架圖於門首思其難而以敬天爲事也教無父母惟尊天竇入京師建天主堂於宣武門內堂制狹長上如覆幔旁綺疏藻繪詭異供耶蘇像像係彩飾平畫望之如塑貌三十許人左手執渾天儀右又指若方論說狀鬚眉豎者如怒揚者如喜耳隆輪鼻隆準目若矚口若聲右聖母堂貌若少女手一兒耶蘇也衣非縫製自頂被體所供香盞蓋幃修潔精美其入京爲萬歷之辛巳卒於庚戌年奉旨以陪臣禮葬阜城門外三里許

項周惡遇

項煜字水心蘇州府吳縣人乙丑進士文章名世時尚六朝子書項則靈空清轉堆砌之風應時丕變賢宮與較學使者從不擲三人外子丑聯捷皆掄魁選庶常清華中又特文彩異眾開試館課出必紙貴誥敕詞命拜恩家以得水心應制爲榮兩人春闈甲戌榜元李青竹君癸未榜元陳名夏百史皆出本房望重識尊月旦之所宗也崇禎十七年春已進宮詹築沙秉鈞意中事亦撝指開事三月十九流賊破帝都傳

聞李闖登極詔噴血語一夫授首四海歸心比堯舜而多武功較湯武而無漸德吳門友謂非名筆不能未幾闖賊驅勦江以南擁立弘光金閭士民習俗雖靡一種貞心勁骨素最赴義爭先聞又有請下江南疏擁子女以承歡之句亦不問捉刀人氏將水心華椽廣廈烈付一炬至水心數十年來門生年故非不徧滿天下斯時回首乃誤與癸未門生新庶常介生周鍾潛匿金沙係介生世居地奈介生與梓里多齟齬最悍訐又專以事外身議成敗者先聞介生從賊宗親鄰社方振拳拳咥喋蹴踖第慮接見無期不謂攜侶而歸遂聲罪致討併項禽解囚服泥首禁陷金陵詔獄一月餘西蜀高倬枝樓以南岡卿會推大司寇莅任三月披牘見情恨介生

花部雜錄

三

通國叢書

平日談忠說孝假仁義以罵天下者二十年乃提出曾眾開新毛板選勇力卒痛責二十以快人心卽日題請同光時亭武愷三人肆市正法周鑣雷演祚勒令自盡亦緣左右無匡救之策故耳時瑤草馬士英秉政事皆游移功令雖著五等從賊罪水心援助餉例近地門生斂集三千金上戶部得出獄高係乙丑同年特開一網云寅夜過金閭踰西越投四明之二馮元颺元颺又伊弟元颺係新科門生館之鄉莊戒嚴晦月示人影奈所攜僕從不飭縱恣絃歌跳舞罔忌月明夜靜呼觴揭調聲徹遐爾慈水子矜積怒欲言者已久會雞髮令下遂號黨揭竿趨項寓而甘心焉擁送入縣眾意亦無甚深仇縣令爲癸未科維揚王玉藻散眾無力庭訊無詞肺腑

殊甚絕無發揮復擁出斯時不免拳勇交加矣繫西門外之太平橋自上擲下橋高數仞潮水湍激亂石硤研索端仍挽於衆矜之手抽拽數過顛觸於波洄石嵌者數刻衆爲鼓掌曰真是項水心也元颺聞信急奔救解已氣絕不及矣歌舞僕從自爲奔竄無有顧問主屍若何者此癸未進士南京刑部主事寧波水榮旭雲壑兩事皆經目擊之言也至周項臨賊初念甚有足取者周主王百戶家王擬同周巷戰而死事迅不及主人自縊周亦投繯是矣徐爲一友與僕解焉固守泣勸以爲萬萬不宜不可今已造成中興世界何苦以中興名宦甘讓別人周猶擲身倒牀顧友人曰吾豈前世殺爾父母奈何不成我之大美其痛言如此項則與倪元璐鴻寶

花部雜錄

天

通國叢書

難其人矣周則誤於友僕之救解項則幾成於蘇友之憊恩一壞於門生之馳援再壞於家奴之嘯歌使兩人遂其初志文清文忠之溢美當共倪馬諸公輝映千古矣未嘗不認識其理未嘗不身爲其事天不肯以全福予人也生爲名士死爲忠臣文章節義存歿爭光若倪馬諸公三代至今有幾人哉死爲忠生爲逆命也欲死不死既生又死皆命也文章名世命非好也春秋責備纔見命之不好也亦皆命也到此地位功名富貴不欲聞父母妻兒不欲見惟願即刻赴冥哭叩彼蒼縱付我上半世之福慧者何心桎梏我片刻不欲視世者何律殺人多術此爲極刑人孰無死死所不甘

項水心縱不死難成大名若使無黎周二門生安知今日

不猶然享福周介生縱或從賊彼之力量有餘功名自在只因誤歸故鄉便走絕地致累房師孔子曰危邦不入金填固是羅利地試看壬寅年合城縉紳盡皆滅門可知

甘夢泉首

宜興陳一教礪雲廉憲也二子長于泰大來次于鼎琪華次先戊辰人翰林長後辛未登狀元一門富貴盈滿已極居鄉不飭其家人致民變兩翰林滿職未幾礪雲捐館于泰亦不久繼之于鼎以父兄素不合於鄉儼居京口已亥年海寇上金山于鼎則手書招戚友憊恩彈冠后海寇就戮脩隙者達其字蹟於當道逮繫詔獄以所禁之室沿出入路人聲嘈雜日難靜坐夜不成寐百計營求無略幽邃處苦口懇提牢主

政爲指獄底空地乃自構小精舍一椽以居之初入之夕時值新年張鐙遣興暢飲更餘就枕之后僻靜深遠夢魂憩適日高方起時爲辛丑年正月某日也徐出視外寂無人聲異之四顧囚監各廩房闌如矣更異之急前趨叩獄門門亦反鍵益駭焉呼問外人人反驚訝獄內何尙留人昨夜三更時分恩詔大赦在獄犯人無論已結未結盡行驅釋肅詔官猶恐遲誤出入高呼者三豈獨無耳耶曰移人後室肆赦高呼夢沈不覺也然獄門不可擅開罪犯不得再出會須上聞再洩提牢具情說堂大司寇勉爲具疏敘述前因爲海寇事旨意嚴重即日處決矣一晚之安息竟成百年之大夢孔子曰素患難行乎患難還須再讀也

嘗聞陳礪雲盛時族姪陳于庭報升都察院左堂礪雲聞之曰左堂右堂不如我家三郎四郎蓋泰鼎將露頭角時也由今觀之鼎元翰撰駢發一時父子兄弟科甲蟬聯反非吉兆昔有尊宿赴湯餅之宴席中傳抱新生之兒尊宿熟視舉杯祝之曰後日必定做教官主人微有不愜之色尊宿曰教官自然有壽耳戴官帽掛錦繡張藍蓋體統不與貴郎吏員伍又壽而官者自能教子孫讀書書香不絕矣寧非好兒孫耶合座首肯皆尊宿之言也陳氏之狀元翰撰不及一教官萬萬矣

鐙廟二市

明朝京師鐙市廟市卽西北中原等處俗說趕集東南閩廣

等處趁墟是也。鑾市向設於五鳳樓前後，徙東華門外。廟市則起自刑部街之東，彌敦坊下，繞北延至都城隍廟，縣亙十里。其期鑾市則每月之初五、初十，與二十。廟市則月之朔望，與二十五。鑾市先爲鑾設也，正月起於初八，至十八，再過晚始散。鑾賈大小以幾千計，鑾本多寡以幾萬計。自大內兩宮與東西二宮及秉刑司禮世勳、現戚文武百寮，莫不挾重貨往以買之多寡，角勝負百兩一架，甘兩一對者比比。鑾之貴重，華美人工天致，必極塵世所未有。時年所未經目者，大抵閩粵技巧，蘇杭錦繡，洋海物料，選集而成。若稍稍隨俗無奇，不敢出也。至珠寶古玩、香綢磁錦等貨，貿易售市，動經千百豪華局面，富貴氣象，人欽帝都如此。自世道變古，將三釐銀

置一盞梅花紙鑾堂前，清供家無優宴，夜不設席，自以爲道心不亂。冰操可掬，鑾賈由是解體。鑾本達此，虧折皇店酒樓，氣索神冷，止舞大頭和尚，以鬧街遺興。此非樸茂乃衰薄也。所謂金吾不禁，徹夜遊行之事，無有矣。鑾市窮京師，遂慨然無色。廟市乃爲天下人備器用，御繁華而設也。珊瑚樹走盤珠，祖母綠貓兒眼，盈架懸陳，盈箱疊貯，紫金脂玉犀角，伽南商律周鼎，秦鏡漢匣，晉書唐畫，宋元以下物不足貴。又外國奇珍，內府祕藏，扇墨箋香幢盆鏡劍柴汝官哥，猊獬璫洋緞蜀錦宮妝，禁繡世不常有，目不易見。諸物件應接不暇，維彼碧眼胡商，飄洋番客，腰纏百萬，列肆高談，日至市期，官爲給假，使爲留車行行，觀看列列，指陳後必隨之以扶手昇之。

以箱匣率之以紀綱戚友，新到之物必買，適用之物必買，奇異之物必買，布帛之物必買，可以奉上之物必買，可貽後人爲鎮必買，妾媵燕婉之好必買，仙佛供奉之用必買，兒女婚嫁之備必買，公姑壽誕之需必買，冬夏著身之要必買，南北異宜之具必買，職官之所宜有必買，衙門之所宜備必買，朱提稱兌不避人見，置辦山積，無人敢議。自世道變古，有其用有其力，不欲有其名，心所愛風所訪，至期必欲置，又不欲露人之耳目，窺見其好，尙當日不出者，十之七八，曰不見所欲，此心不亂，偶出而遊行，低頭清看，問價飽眼而已。使坐賈巨商，怒目怨視，算格法馬高閣束置，由是遠近興販之人裹足不前，鉅本深藏之客聞風先遁，惟有本處二三老圃荒場廢

墓種，值胡瓢纏葺匡籃，充塞街衢，卽有一二擺設，俱已破爛，雜碎物不成器，價不盈貫者，廟市窮京師，遂大窮欲如漢之瀟上唐之曲江，宋之上河，千百不及其一。卽金人之蔡州猶藉商賈貨物，元兵攻圍，百計支應，固守三百七十日而後散，非若明朝之京師軍民官宦皆爲朝不謀夕，聊且苟存之營業，宜乎流賊一到而崩潰掉首不顧，棄之與夷狄也。有清明上河圖之想。

花柳談往補遺

右談往二卷補遺一卷不知撰人名氏說鈴止署花村看行
侍者而已專紀明季朝野事跡其開黨禍之傾軋言路之攻
訐內外之推諉仕路之倖進譏刺慨歎文筆亦冷雋異常疑
是遺老所爲而及見康熙登極者大是蘇州嘉興人口吻說
鈴本一卷止有二十六條豐順丁氏鈔本二卷共四十一條
除重見七條實得六十篇是爲最足之本孟夏護日風雷疫
癘韓城賜死宜興再召崇陽事會五條則與南都事略同古
玩致禍則與韻石齋筆談同冰花非吉則與葉紹袁年譜別
記同則同時人錄同時事不必疑其互相襲也歲在甲寅二
月初吉烏程張鈞衡跋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丛书集成续编231

作者=

页数=782

S S 号=0

出版日期=